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史部第四四冊目次

元史二百十卷目錄二卷（三）　（明）宋濂　王禕等撰　明洪武內府刻明遞修本　〇〇一

元史二百十卷目錄二卷（三）

（明）宋濂　王禕等撰

明洪武内府刻明遞修本

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臣宋濂翰林待制承直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臣王禕等奉
勑修

徹里

徹里燕只吉台氏曾祖太赤爲馬步軍都元帥從太祖定中原以功封徐邳二州因家於徐徹里幼孤母蒲察氏教以讀書至元十八年世祖召見應對詳雅悅之俾常侍左右民間事時有所咨訪從征東北邊還因言大軍所過民不勝煩擾寒餓且死宜加賑給帝從之乃賜邊民穀帛牛馬有差賴以存活者衆擢

利用監二十三年奉使江南省風俗訪遺逸時行省理財方急賣所在學田以價輸官徹里曰學田所以供祭禮育人才也安可鬻遽止之還朝以聞帝嘉納焉二十四年分中書爲尚書省桑哥爲相引用黨與鉤考天下錢粮凡昔權臣阿合馬積年負逋舉以中書失徵奏誅二參政行省乘風督責尤峻主無所償則責及親戚或逮繫隣黨械禁榜掠民不勝其苦自裁及死獄者以百數中外騷動廷臣顧忌皆莫敢言徹里乃於帝前具陳桑哥姦貪誤國害民狀辭語激烈帝怒謂其毀詆大臣失禮體命左右批其頰徹里辯愈力且曰臣與桑哥無讐所以力數其罪而不顧身者正爲國家計耳苟畏聖怒而不復言則姦臣何由而除民害何由而息且使陛下有拒諫之名臣竊懼焉於是帝大悟即命帥羽林三百人往籍其家得珍寶如內藏之半桑哥既誅諸枉繫者始得釋復奉旨往江南籍桑哥姻黨江浙省臣烏馬兒蔑列忻都王濟湖廣省臣要束木等皆棄市天下大快之徹里往來凡四道徐皆過門不入進拜御史中丞俄陞福建行省平章政事賜黃金五十兩白金五千兩汀漳劇盜歐狗久不平遂引兵征之號令嚴肅所過秋毫

無犯有降者則勞以酒食而慰遣之曰吾意汝豈反者耶良由官吏汙暴所致令既來歸即爲平民吾安忍罪汝其返汝耕桑安汝田里毋恐他栅閒之悉款附未幾歐狗爲其黨縛致于軍梟首以徇脅從者不戮一人汀漳平三十一年帝不豫徹里馳還京師侍醫藥帝崩與諸王大臣共定策迎立成宗大德元年拜江南諸道行臺御史大夫一日召都事賈鈞謂曰國家置御史臺所以肅清庶官美風俗興教化也乃者御史不存大體按巡以苛爲明徵贓以多爲功至有追子證父弟證兄奴訐主者傷風敗教莫此爲甚

皆為我語諸御史毋庸效尤為也帝聞而善之改江浙行省平章政事江浙稅粮甲天下平江嘉興湖州三郡當江浙什六七而其地極下水鍾為震澤震澤之注由吳松江入海歲久江淤塞豪民利之封土為田水道淤塞由是浸淫泛溢敗諸郡禾稼朝廷命行省疏導之發卒數萬人徹里董其役凡四閱月畢工九年召入為中書平章政事十月以疾薨年四十七薨之日家貲不滿二百緡人服其廉贈推忠守正佐理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徐國公謚忠肅至治二年加贈宣忠同德弼亮功臣太師開府

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武寧王謚正憲子朶兒只江浙行省左丞

不忽木

不忽木一名時用字用臣世為康里部大人康里即漢高車國也祖海藍伯嘗事克烈王可汗王可汗滅即棄家從數千騎望西北馳去太祖遣使招之荅曰昔與帝同事王可汗今王可汗既亡不忍改所事遂去莫知所之子十人皆為太祖所虜燕真最幼年方六歲太祖以賜莊聖皇后后憐而育之遣侍世祖於藩邸長從征伐有功世祖威名日盛憲宗將伐宋命以居守燕真曰主上素有疑志今乘輿遠涉危難之地殿下以皇弟獨處安全可乎世祖然之因請從南征憲宗喜即分兵命趣鄂州而自將攻蜀之釣魚山令阿里不哥居守憲宗崩燕真統世祖留部覺阿里不哥有異志奉皇后稍引而南與世祖會于上都世祖即位燕真未及大用而卒官止衛率不忽木其仲子也資禀英特進止詳雅世祖奇之命給事裕宗東宮師事太子贊善王恂恂從北征乃受學於國子祭酒許衡日記數千言衡每稱之以為有公輔器世祖嘗欲觀國子所書字不忽木年十六獨書貞觀政要

數十事以進帝知其寓規諫意嘉歎久之衡纂歷代帝王名謚統系歲年為書授諸生不忽木讀數過即成誦帝召試不遺一字至元十三年與同舍生堅童太荅禿魯等上疏曰臣等聞之學記曰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故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為先蓋自堯舜禹湯文武之世莫不有學故其治隆於上俗美於下而為後世所法降至漢朝亦建學校詔諸生課試補官魏道武帝起自北方既定中原增置生員三千儒學以興此歷代皆有學校之證也臣等今復取平南之君建

置學校者爲陛下陳之晉武帝嘗平吳矣始起國子學隋文帝嘗滅陳矣俾國子寺不隸太常唐高祖嘗滅梁矣詔諸州縣及鄉並令置學及至太宗數幸國學增築學舍至千二百間國學太學四門學亦增生員其書筭各置博士乃至高麗百濟新羅高昌吐蕃諸國酋長亦遣子弟入學國學之內至八千餘人高宗因之遂令國子監領六學一曰國子學二曰太學三曰四門學四曰律學五曰書學六曰筭學各置生徒有差皆承高祖之意也然晉之平吳得戶五十二萬而已隋之滅陳得郡縣五百而已唐之滅梁得戶

六十餘萬而已而其崇重學校已如此況我堂堂大國奄有江嶺之地計亡宋之戶不下千萬此陛下神功自古未有而非晉隋唐之所敢比也然學校之政尚未全舉臣竊惜之臣等嚮被聖恩俾習儒學欽惟聖意豈不以諸色人仕宦者常多蒙古人仕宦者尚少而欲臣等曉識世務以任陛下之使令乎然以學制未定朋從數少譬猶責嘉禾於數苗求良驥於數馬臣等恐其不易得也爲今之計如欲人材衆多通習漢法必如古昔偏立學校然後可若曰未暇宜且於大都弘闡國學擇蒙古人年十五以下十歲以上

質美者百人百官子弟與凡民俊秀者百人俾廩給各有定制選德業充備足爲師表者充司業博士助教而教育之使其教必本於人倫明乎物理爲之講解經傳授以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其下復立數科如小學律書筭之類每科設置教授各令以本業訓導小學科則令讀誦經書教以應對進退事長之節律科則專令通曉吏事書科則專令曉習字畫筭科則專令熟閑筭數或一藝通然後改授或一日之間更次爲之俾國子學官總領其事常加點勘務要俱通仍以義理爲主有餘力者聽令學作文字日

月歲時隨其利鈍各責所就功課程其勤惰而賞罰之勤者則升之上舍惰者則降之下舍待其改過則復升之假日則聽令學射自非假日無故不令出學數年以後上舍生學業有成就者乃聽學官保舉蒙古人若何品級諸色人若何仕進其未成就者且令依舊學習俟其可以從政然後歲聽學官舉其賢者能者使之依例入仕其終不可教者三年聽令出學凡學政因革生員增减若得不時奏聞則學無弊政而天下之材亦皆觀感而興起矣然後續立郡縣之學求以化民成俗無不可者臣等愚幼見於書聞於

師者如此未敢必其可行伏望聖慈下臣此章令諸老先生與左丞王贇善等商議條奏施行臣等不勝至願書奏帝覽之喜十四年授利用少監十五年出爲燕南河北道提刑按察副使帝遣通事脫虎脫護送西僧往作佛事還過真定箠驛吏幾死訴之按察使不敢問不忽木受其狀以僧下獄脫虎脫直欲出僧辭氣倔強不忽木令去其冠庭下責以不職脫虎脫逃歸以聞帝曰不忽木素剛正必爾輩犯法故也繼而燕南奏至帝曰我固知之十九年陞提刑按察使有訟靜州守臣盜官物者靜州本隸河東特命不

忽木往按之歸報稱旨賜白金千兩鈔五千貫二十一年召參議中書省事時權參轉運使盧世榮阿附宣政使桑哥言能用己則國賦可十倍於舊帝以問不忽木對曰自昔聚斂之臣如桑弘羊宇文融之徒操利術以惑時君始者莫不謂之忠及其罪稔惡著國與民俱困雖悔何及臣願陛下無納其說帝不聽以世榮爲右丞不忽木遂辭參議不拜二十二年世榮以罪被誅帝曰朕殊愧卿擢吏部尚書時方籍沒阿合馬家其奴張散札兒等罪當死繆言阿合馬家貲隱寄者多如盡得之可資國用遂勾考捕繫連及

無辜京師騷動帝頗疑之命丞相安童集六部長貳官詢問其事不忽木曰是奴爲阿合馬心腹爪牙死有餘罪爲此言者蓋欲茍延歲月徼幸不死爾豈可復受其誑嫁禍善良耶急誅此徒則怨謗自息丞相以其言入奏帝悟命不忽木鞫之具得其實散札兒等伏誅其捕繫者盡釋之二十三年改工部尚書九月遷刑部河東按察使阿合馬以貲財諂媚權貴貸錢於官約償羊馬至則抑取部民所產以輸事覺遣使按治皆不伏及不忽木往始得其不法百餘事會大同民饑不忽木以便宜發倉廩賑之阿合馬所善

幸臣奏不忽木擅發軍儲又鍛鍊阿合馬使自誣服帝曰使行發粟以活吾民乃其職也何罪之有命移其獄至京師審視阿合馬竟伏誅吐土哈求欽察之爲人奴者增益其軍而多取編民中書僉省王遇驗其籍改正之吐土哈遂奏遇有不臣語帝怒欲斬之不忽木諫曰遇始令以欽察之人奴爲兵未聞以編民也萬一他衛皆倣此戶口耗矣若誅遇後人豈肯爲陛下盡職乎帝意解遇得不死二十四年桑哥奏立尚書省誣殺參政楊居寛郭佑不忽木爭之不得桑哥深忌之嘗指不忽木謂其妻曰他日籍我家者

此人也因其退食責以不坐曹理務欲加之罪遂以
疾免車駕還自上都其弟野禮審班侍坐輦中帝曰
汝兄必以某日來迎不忽木果以是日至帝見其癯
甚問其祿幾何左右對以病假者例不給帝念其
貧命盡給之二十七年拜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
修國史二十八年春帝獵柳林徹里等劾奏桑哥罪
狀帝召問不忽木具以實對帝大驚乃決意誅之罷
尚書省復以六部歸于中書欲用不忽木為丞相固
辭帝曰朕過聽桑哥致天下不安今雖悔之已無及
矣朕識卿幼時使卿從學政欲備今日之用勿多讓

也不忽木曰朝廷勳舊齒爵居臣右者尚多今不次
用臣無以服衆帝曰然則孰可對曰太子詹事完澤
可嚮者籍沒阿合馬家其賂遺近臣皆有簿籍惟無
完澤名又嘗言桑哥為相必敗國事今果如其言是
以知其可也帝曰然非卿無以任吾事乃拜完澤右
丞相不忽木平章政事上都留守木八剌沙言按
察司害廉訪司不便宜罷去乃求憲臣贓罪以動上
聽帝以責中丞崔彧彧謝病不知不忽木面斥彧不
直言因歷陳不可罷之說帝意乃釋王師征交趾失
利復謀大舉不忽木曰島夷詭詐天威臨之寧不震

懼懾竄則噬勢使之然今其子日燇襲位若遣一介
之使諭以禍福彼能悔過自新則不煩兵而下矣如
或不悛加兵未晚帝從之於是交趾感懼遣其偽昭
明王等詣闕謝罪盡獻前六歲所當貢物帝嘉曰卿
一言之力也即以其半賜之不忽木辭曰此陛下神
武不殺所致臣何功焉惟受沉水假山象牙鎮紙水
晶筆格而已麥术丁請復立尚書省專領右三部不
忽木庭責之曰阿合馬桑哥相繼誤國身誅家沒前
鑒未遠柰何又欲效之乎事遂寢或勸征流求及賦
江南包銀皆諫止之桑哥黨人納速剌丁等既誅帝

以忻都長於理財欲釋不殺不忽木力爭之不從日
中凡七奏卒正其罪釋氏請以金銀幣帛祠其神帝
難之不忽木曰彼佛以去貪為寶遂弗與或言京師
蒙古人宜與漢人間處以制不虞不忽木曰新民乍
遷猶未寧居若復紛更必致失業此蓋姦人欲擅貨
易之利交結近幸借為納忠之說耳乃圖寫國中貴
人第宅已與民居犬牙相制之狀上之而止有譖完
澤徇私者帝以問不忽木對曰完澤與臣俱待罪中
書設或如所言豈得專行臣等雖愚陋然備位宰輔
人或發其陰短宜使面質明示責降若內懷猜疑非

人主至公之道也言若果屈帝怒命左右批其頰而
出之是日苦寒解所御黒貂裘以賜帝每顧侍臣稱
塞咥旃之能不忽木從容問其故帝曰彼事憲宗常
陰資朕財用卿父所知卿時未生誠不知也不忽木
曰是所謂爲人臣懷二心者今有以内府財物私結
親王陛下以爲若何帝急揮以手曰卿止朕失言三
十年有星孛于帝座帝憂之夜召入禁中問所以銷
天變之道奏曰風雨自天而至人則棟宇以待之江
河爲地之限人則舟楫以通之天地有所不能者人
則爲之此人所以與天地叅也且父母怒人子不敢

疾怨惟起敬起孝故易震之象曰君子以恐懼脩省
詩曰敬天之怒又曰遇災而懼三代聖王克謹天戒
鮮不有終漢文之世同日山崩者二十有九日食地
震頻歲有之善用此道天亦悔禍海内乂安此前代
之龜鑑也臣願陛下法之因誦文帝日食求言詔帝
悚然曰此言深合朕意可復誦之遂詳論歟陳夜至
四鼓明日進膳帝以盤珍賜之三十年帝不豫故事
非國人勲舊不得入卧内不忽木以謹厚日視醫藥
未嘗去左右帝大漸與御史大夫月魯那顔太傅伯
顔並受遺詔留禁中丞相完澤至不得入伺月魯那

顔伯顔出問曰我年位俱在不忽木上國有大議而
不預何耶伯顔歎息曰使丞相有不忽木識慮何至
使吾屬如是之勞哉完澤不能對入言於太后太后
召三人問之月魯那顔曰臣受顧命太后但觀臣等
爲之臣若誤國即甘伏誅宗社大事非宫中所當預
知也太后然其言遂定大策其後發引升祔請謚南
郊皆不忽木領之成宗即位親政皆迎於上都之北
丞相常獨入不忽木至數日乃得見帝問知之慰勞
之曰卿先朝腹心顧朕寡昧惟朝夕啓沃以匡朕不
逮庶無負先帝付託之重也成宗躬攬庶政聽斷明

果廷議大事多采不忽木之言太后亦以不忽木先
朝舊臣禮貌甚至河東守臣獻嘉禾大臣欲奏以爲
瑞不忽木語之曰汝部内所産盡然耶惟此數莖耶
曰惟此數莖爾不忽木曰若如此既無益於民又何
足爲瑞遂罷遣之西僧爲佛事請釋罪人祈福謂之
秃魯麻豪民犯法者皆賄賂之以求免有殺主殺夫
者西僧請被以帝后御服乗黄犢出宫門釋之云可
得福不忽木曰人倫者王政之本風化之基豈可容
其亂法如是帝責丞相曰朕戒汝無使不忽木知今
聞其言朕甚愧之使人謂不忽木曰卿且休矣朕今

從御言然自是以爲故事有欲告主者主被誅謫郞以其主所居官與之不忽木言若此必大壞天下之風俗使人情愈薄無復上下之分矣帝悟爲追廢前命執政奏以爲陜西行省平章政事太后謂帝曰不忽木朝廷正人先皇帝所付託豈可出之於外耶帝復留之竟以與同列多異議稱疾不出元貞二年春召至便殿曰朕知卿疾之故以卿不能從人人亦不能從卿也欲以段貞代卿如何不忽木曰貞實勝於臣乃拜昭文館大學士平章軍國重事辭曰是職也國朝惟史天澤嘗爲之臣何功敢當此制去重字大

德二年御史中丞崔彧卒特命行中丞事三年燕領侍儀司事有因父官受賄賂御史必欲歸罪其父不忽木曰風紀之司以宣政化勵風俗爲先若使子證父何以興孝樞密臣受人玉帶徵贓不叙御史言罰太輕不忽木曰禮大臣貪墨惟曰簠簋不飾若加笞辱非刑不上大夫之意人稱其平恕四年病復作帝遣醫治之不効乃附奏曰臣孱庸無取叨承恩渥大限有終求辭昭代引觴滿飲而卒年四十六帝聞之驚悼士大夫皆哭失聲家素貧躬自爨汲妻織紝以養母後因使還則母已死號慟嘔血幾不起平居服

御素不尚華飾祿賜有餘即以周親舊明於知人多所薦拔丞相哈剌哈孫荅剌罕亦其所薦也其學先躬行而後文藝居則簡默及帝前論事吐辭洪暢引義正大以天下之重自任知無不言世祖嘗語之曰太祖有言人主理天下如右手持物必資左手承之然後能固卿實朕之左手也每侍燕閒必陳說古今治要世祖每拊髀歎曰恨卿生晚不得早聞此言然亦吾子孫之福臨崩以白璧遺之曰他日持此以見朕也武宗時贈純誠佐理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魯國公謚文貞子回回陜西行省平章政事

巎巎由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入爲翰林學士承旨

完澤

完澤土別燕氏祖土薛從太祖起朔方平諸部太宗伐金命太弟睿宗由陜右進師以擊其不備土薛爲先鋒遂去武休關趨漢江略方城下比破金兵于陽翟金亡從攻興元閬利諸州拜都元帥取宋成都斬其將陳隆之賜食邑六百户父線真宿衛禁中掌御膳中統初從世祖北征四年拜中書丞相與諸儒臣論定朝制完澤以大臣子選爲裕宗王府僚屬裕宗爲皇太子署詹事長入參謀議出掌環衛小心愼密

太子甚器重之一日會燕宗室指完澤語衆曰親善遠惡君子之常行今如完澤者群臣中豈易得哉自是常典東宮衛兵裕宗薨成宗以皇孫撫軍北方完澤再從入北至元二十八年桑哥伏誅世祖咨問廷臣特拜中書右丞相完澤入相革桑哥弊政請自中統初積歲逋負之錢粟悉蠲免之民賴其惠三十一年世祖崩完澤受遺詔合宗戚大臣之議啓皇太后迎成宗即位詔諭中外罷征安南之師建議加上祖宗尊謚廟號致養皇太后示天下爲人子之禮元貞以來朝廷恪守成憲詔書屢下散財發粟不惜鉅萬以綏懷百姓當時以賢相稱之大德四年加大傅錄軍國重事位望益崇成宗倚任之意益重而能處之以安靜不急於功利故吏民守職樂業世稱賢相云七年薨年五十八追封興元王謚忠憲

阿魯渾薩理

阿魯渾薩理畏兀人祖阿台薩理當太祖定西域還時因從至燕會畏兀國王亦都護請于朝盡歸其民詔許之遂復西還精佛氏學生乞台薩理襲先業通經律論業既成師名之曰萬全至元十二年入爲釋教都總統拜正議大夫同知總制院事加資德大夫統制使年七十卒子三人長曰畏吾兒薩理累官資德大夫中書右丞行泉府太卿季曰烏尼赤薩理阿魯渾薩理其中子也以父字爲全氏幼聰慧受業於國師八哈思巴既通其學且解諸國語世祖聞其材俾習中國之學於是經史百家及陰陽曆數圖緯方技之說皆通習之後事裕宗入宿衛深見器重至元二十年有西域僧自言能知天象譯者皆莫能通其說帝問左右誰可使者侍臣脫烈對曰阿魯渾薩理可即召與論難僧大屈服帝悅令宿衛內朝會有江南人言宋宗室反者命遣使捕至闕下使已發阿魯渾薩理趣入諫曰言者必妄使不可遣帝曰卿何以言之對曰若果反郡縣何以不知言者不由郡縣而言之闕庭必其仇也且江南初定民疑未附一旦以小民浮言輒捕之恐人人自危徒中言者之計帝悟立召使者還俾械繫言者下郡治之言者立伏果以嘗貸錢不從誣之帝曰非卿言幾誤但恨用卿晚耳自是命日侍左右二十一年擢朝列大夫左侍儀奉御遂勸帝治天下必用儒術宜招致山澤道藝之士以備任使帝嘉納之遣使求賢置集賢館以待之秋九月命領館事阿魯渾薩理曰陛下初置集賢以待

宜擇重望大臣領之以新觀聽請以司徒撒里蠻
領其事帝從之仍以阿魯渾薩理爲中順大夫集賢
館學士兼太史院事仍兼左侍儀奉御士之應詔者
盡命館穀之凡飲食供帳車服之盛皆喜過望其弗
稱旨者亦請加賚而遣之有官於宣徽者欲陰敗其
事故盛陳所給廩餼於內前冀帝見之帝果過而問
焉對曰此一士之日給也帝怒曰汝欲使朕見而損
之乎十倍此以待天下士猶恐不至況欲損之誰肯
至者阿魯渾薩理又言於帝曰國學人材之本立國
子監置博士弟子員宜優其廩餼使學者日盛從之
二十二年夏六月遷嘉議大夫二十三年進集賢大
學士中奉大夫二十四年春立尚書省桑哥用事詔
阿魯渾薩理與同視事固辭不許授資德大夫尚書
右丞繼拜榮祿大夫平章政事桑哥爲政暴橫且進
其黨與阿魯渾薩理數切諍之又與乖剌惟以廉正
自持桑哥奏立徵利司理天下逋欠使者相望於道
所在囹圄皆滿道路側目無敢言者會地震北京阿
魯渾薩理請罷徵利司以塞天變詔下之日百姓相
慶未幾桑哥敗以連坐亦籍其產帝問桑哥爲政如
此卿何故無一言對曰臣未嘗不言顧言不用耳陛

下方信任桑哥彼所忌獨臣臣數言不行若抱柴
救火秖益其暴不若彌縫其間使無傷國家大本陛
下久必自悟也帝亦以爲然凡曰吾甚愧卿桑哥臨
刑吏猶以阿魯渾薩理爲問桑哥曰我惟不用其言
故至於敗彼何與焉帝益信其無罪詔還所籍財產
仍遣張九思賜以金帛辭不受二十八年秋乞罷政
事許免太史院使詔以爲集賢大學士司天劉監丞
言阿魯渾薩理在太史院時數言國家災祥事大不
敬請下吏治帝大怒以爲誹謗大臣當抵罪阿魯渾
薩理頓首謝曰臣不佞賴陛下天地含容之德維萬
死莫報然欲致言者罪臣恐自是無爲陛下言事者
力爭之乃得釋帝曰卿眞長者後雖罷政或遇夕召
入論事知無不言三十年復領太史院事明年帝崩
成宗在邊裕宗太后命爲書趣成宗入正大位又命
率翰林集賢禮官備禮册命明年春加守司徒集賢
院使領太史院事初裕宗即世世祖欲定皇太子未
知所立以問阿魯渾薩理即以成宗爲對且言成宗
仁孝恭儉宜立於是大計乃決成宗及裕宗皇后皆
莫之知也數召阿魯渾薩理不往成宗撫軍北邊帝
遣阿魯渾薩理奉皇太子寶于成宗乃一至其邸及

即位語阿魯渾薩理曰朕在潛邸誰不願事朕者惟
卿雖召不至今乃知卿眞得大臣體自是召對不名
賜坐視諸侯王等嘗語左右曰若全平章者眞全材
也於今殆無其比大德三年復拜中書平章政事十
一年薨年六十有三延祐四年贈推忠佐理翊亮功
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趙國公諡文定
子三人長岳柱次久著終翰林侍讀學士次買住僉
卒岳柱自有傳阿台薩理贈保德功臣銀青榮祿大
夫司徒柱國追封趙國公諡端愿乞台薩理累贈純
誠守正功臣太保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趙國公諡

通敏
岳柱字止所一字廉山自幼容止端嚴性頴悟有遠
識方八歲觀畫師何澄畫陶母剪髮圖岳柱指陶母
手中金釧詰之曰金釧可易酒何用剪髮爲也何大
驚即異之既長就學日記千言年十八從丞相答失
蠻備宿衛出入禁中如老成人至大元年授集賢學
士階亞中大夫即以薦賢舉能爲事皇慶元年陞中
奉大夫湖南道宣慰使日接見儒生詢求民瘼延祐
三年進資善大夫隆禧院使七年授太史院使英宗
視其進止整暇顧謂參政速速曰今院使眞故家令

子也泰定元年改大常禮儀院使四年授禮部尚書
領會同館事俄授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天
曆元年進榮祿大夫集賢大學士至順二年除江西
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時有江右富民與永寧王
官帑錢八百餘錠者中書遣使諸路徵之使至江西
岳柱曰事涉誣罔不可奉命僚佐畏忤宰臣意岳柱
曰民惟邦本傷本以斂怨亦非宰相福也令使者以
此意復命時燕帖木兒爲丞相聞其言感悟命刑部
詰治得誣罔狀罪誣告者若干人宰相以奏帝嘉之
特賜幣帛及上尊酒桂陽州民張思進等嘯聚二千

餘衆州縣不能治廣東宣慰司請發兵捕之岳柱曰
有司不能撫綏遠民乃欲僥倖興兵以爲民害邪不
可宰執皆失色即同列亦以興兵不便爲言岳柱終持
不可遣千戶王英往問狀英直抵賊巢諭以禍福賊
曰致我爲非者兩巡檢司耳我等何敢有異心哉諭
其衆皆使復業一方以寧三年遷河南江北等處行
中書省平章政事旋以軍事至揚州得疾明年十二
月端坐而卒年五十三岳柱天資孝友母弟久住早
卒哀之甚至尤嗜經史自天文醫藥之書無不究極
度量弘擴有欺之者恬不爲意或問之則曰彼自欺

也我何與焉母郜氏亦常稱之曰吾子古人也子四
人長普達同僉行宣政院事次安僧爲久住從童佩
監丞次仁壽中憲大夫長秋寺卿

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臣宋濂　翰林待制承直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臣王禕等奉　勑修

速哥

速哥蒙古人父忽魯忽兒國王木華黎麾下卒也後
更隸塔海帖哥軍以善騎馬有口辯慎重不泄令佩
銀符常居軍中奏白機務往返未嘗失期太宗以爲
才賜名勳哥居密勳哥居奏事朝至朝入奏夕至夕
入奏嘗出金盤龍袍及宮女賜之憲宗時以疾卒速
哥亦以壯勇居軍中歲甲寅憲宗命從都元帥帖哥
火魯赤等入蜀之外萬戶劉七哥阿剌魯阿力與宋
兵戰巴州失利陷敵中速哥馳入其軍奪劉七哥等
以歸以功賜白金五十兩馬二疋紫羅圓甲一注又
從都元帥紐璘敗宋將劉整破雲頂山城紐璘受詔
會涪州至馬湖江速哥以革爲舟夜渡江至大獲山
行在所陳道梗失期帝慰遣之未幾復自涪州入奏
事遇宋軍於三曹山速哥衆僅百餘奮兵疾戰敗之
奪其器械旗鼓以歸己未宋兵攻涪州浮橋部將火
尼赤戰陷速哥破圍出之又以白事諸王穆哥所復
敗宋軍於三曹山還至石羊與劉整遇復擊敗之世

祖即位賜白金弓刀鞍勒中統二年賜銀符命[illegible]獮軍至元二年四川行省遣速哥[illegible]降民得三千人三年從行院帖赤戰九頂山四年行省也速帶兒署爲本軍總管從征瀘州取瀘[illegible]五年立懷州以速哥爲達魯花赤擢陝西五路四川行省左右司員外郎從也速帶兒入朝賞賚加厚[illegible]年從也速帶兒敗宋軍于馬湖江用平章政事賽典赤薦遷行尚書省員外郎九年建都蠻叛詔諸王奧魯赤及也速帶兒討之速哥將千人爲先鋒破黎州水尾砦攻連雲關克之軍至建都戰於東山斬其酋布庫復與元帥

入兒禿迭合別軍于不魯思河所過城邑皆下十年討碉樓諸蠻襲破連環城還敗宋軍于七盤山薛新軍萬戶十一年賜虎符真授管軍萬戶領成都高唐哥等六翼及京兆新軍教習水戰也速帶兒進圍嘉定速哥率舟師會平康城修集懷[illegible]等砦守其要害十二年遣兵敗宋將昝萬壽於麻平既而行樞密副使忽敦等軍至與也速帶兒會於紅崖遣速哥守龍垻城中大震宋將陳都統時于[illegible]率舟師逆速哥追擊溺死者不可勝計遂與中使沈答罕徇下流諸城紫雲瀘敘皆降進圍重慶速哥以所部兵鎮白[illegible]

馬湖江口十三年帝遣脫木教化的持詔諭其守臣使降不聽乃分兵爲五道水陸並進攻之衆軍不利惟速哥獲戰艦三百艘俘其衆百三十人涪州守將遣昔納降速哥率千人往察其情僞速哥至涪州果降遂入其城重慶守臣張萬率衆來襲速哥一日夜出兵凡與十八戰斬首三百餘級萬敗走未幾萬復以積兵三千人來攻又戰敗之十四年行院辟爲鎮[illegible]總管府達魯花赤時瀘州復叛速哥從大軍討平之重慶受圍久其守將趙安開門出降制置使張珏遁速哥追破之虜百餘人及其舟二十餘

艘以功授成都水軍萬戶尋改重慶夔府等路宣撫招討兩司軍民達魯花赤十六年除四川南道宣慰使依前成都水軍萬戶鎮重慶夔施黔忠萬雲涪瀘等州十九年亦奚不薛蠻叛置順元等路軍民宣慰司以速哥爲宣慰使經理諸蠻二十四年遷河東陝西等路萬戶府達魯花赤播州宣撫賽因不花等赴闕請留之降八番金竹百餘等砦得戶三萬四千悉以其地爲郡縣置順元路金竹府貴州以統之東連九溪十八峒南至交趾西至雲南咸受節制二十九年入朝加都元帥改河東陝西等處萬戶府達魯花

赤三十一年僉書四川行樞密院事詔開土番道土
番叛以兵圍茂州速哥率師敗之元貞元年行院羅
速哥家居數歲卒子壽不赤襲河東陝西等處萬户
府達魯花赤

囊加歹

囊加歹乃蠻人曾祖不蘭伯仕其國位群臣之右祖
合折兒管帳前軍兼統國政仕至太師太祖平乃蠻
父麻察來歸太宗命與察剌同總管蒙古漢軍由是
從世祖伐宋破阿里不哥於失門禿從諸王哈必赤
及闊闊歹平李壇皆有功賞賚甚厚賜金符後以子

貴贈太傅追封梁國公謚桓武囊加歹幼從麻察習
戰陣有謀畧佩金符爲都元帥府經歷從阿术圍襄
陽襄陽降以功授管軍千户從丞相伯顏攻復州與
宋人戰敗宋兵于風波湖渡江後伯顏南攻鄂州阿
术北攻漢陽分戰艦五十囊加歹與張弘範等焚其
蒙衝三千艘兩城大恐皆出降伯顏軍次安慶留似
道督師江上遣宋京來請和軍至池州遣囊加歹偕
宋京報似道似道復遣阮思聰偕囊加歹至軍中仍
請議和時暑雨方漲世祖慮士卒不習水土遣使令
緩師伯顏阿术與諸將議乘勢徑前遂進軍至丁家

洲似道師潰大軍次建康帝開囊加歹親與賈似道
語召赴闕具陳其說遣還諭旨於伯顏以北邊未清
勿輕入敵境而大軍已入平江矣宋遣柳岳及士材
呂師孟劉岊等踵至皆命囊加歹同往報之師過臨
安復遣囊加歹入取降表玉璽檄宋將相文武百官
出迎王師宋主乃遣賈餘慶等同囊加歹以降表玉
璽至皋亭山伯顏遣囊加歹馳獻世祖還傳旨遷
宋君臣北上賜金符授懷遠大將軍安撫司達魯花
赤與阿剌罕董文炳等取台溫福州尋領蒙古軍副
都萬户江東道宣慰使佩金虎符加故擢江東道按

察使復爲本道宣慰使領萬户如故召爲都元帥管
領通事軍馬東征日本未至而還詔以元管出征軍
與孛羅迭兒見管軍合爲一翼充萬户守建康改賜
三珠虎符拜雲南行省參知政事討金齒緬國得疾
召還京師授南京等路宣慰使改河南道宣慰使特
旨命襲父職爲蒙古軍都萬户武宗在潛邸囊加歹
嘗從北征與海都戰于帖堅古明日又戰海都圍之
山上囊加歹力戰決圍而出與大軍會武宗還師囊
加歹擊海都遮道不得過囊加歹選勇敢千人直前
衝之海都披靡圍兵乃出旭哥耳溫稱海與晉王軍

合是役也囊加歹戰爲多以疾而歸成宗崩昭聖元
獻太后與仁宗在懷州太后召囊加歹不憐吉歹脫
因不花八思台等諭之曰今宮車晏駕皇后欲立安
西王阿難荅爾等當毋忘世祖裕宗在天之靈盡力
奉二皇子囊加歹頓首曰臣等雖碎身不能仰報兩
朝之恩願効死力既至京師仁宗遣囊加歹與八思
台諧諸王禿剌議事宜時內外洶洶猶豫莫敢言囊
加歹獨贊禿剌定計先發歸白仁宗意猶遲疑因問
可否對曰事貴速成後將受制於人矣太后與仁宗
意乃決內難既平仁宗監國命同知樞密院事武宗

元史列傳卷十八　六

即位眞拜同知樞密事階資德大夫賜以七寶束帶
鞍勒衣甲弓矢黃金五十兩以旌其定策之功尋授
开縣萬戶府達魯花赤仍同知樞密院事仁宗嘗語
近臣曰今春之事吾與太后疑不能主賴囊加歹一
語而定吾聞周文王有姜太公囊加歹亦予家姜太
公也其見稱許如此尋以老病乞骸骨不允仁宗即
位以其家河南特授河南江北行省平章政事佩金
虎符終其身封浚都王子教化山東河北蒙古軍都
都萬戶執禮和台河南江北行省平章政事孫脫歡
山東河北軍大都督世襲有位

忙兀台

忙兀台蒙古達達兒氏祖睿思火兒赤從太宗定中
原有功爲東平路達魯花赤亦位在嚴實上忙兀台事
世祖爲博州路奧魯總管至元七年又爲監戰萬戶
佩金虎符八年改鄧州新軍蒙古萬戶治水軍于萬
山南岸九月以兵攻樊拔古城繼敗宋軍于安陽灘
轉戰八十里禽其將鄭高十月大軍攻樊分軍爲五
道忙兀台當其一率五翼軍以進焚南岸舟豎雲梯
于北岸登櫃子城奪西南角入城命部將趣倉粟功
在諸將右賞金百兩襄陽降同宋安撫呂文煥入覲

元史列傳卷十八

賜銀五十兩及鎖根甲等物十一年從丞相伯顏平
章阿朮南征命與萬戶史格率麾下會盟山嶺遇宋
兵忙兀台突陣殺一人諸軍繼進與戰敗之自郢州
趨家原避舟入湖至沙洋堡立砲座十有二豎雲梯
先登焚其樓櫓拔羊角壩破沙洋堡擒宋將四人直
抵新城鏖戰自晨至晡大敗之宋復州守將翟貴以
城降將由漢口入江至蔡店聞宋兵屯漢口乃率舟
師經關龍口至沙步入江遇宋兵二百餘艘分道來
拒進擊走之次武磯堡宋將夏貴堅守不下十月乙
卯平章阿朮率萬戶晏徹兒史格賈文備同忙兀台

四軍雪夜泝流西上黎明至青山磯北岸萬戶史格
先渡宋將程鵬飛拒敵格被三創喪卒二百人諸將
繼進大戰中流鵬飛被七創敗走舟泊沙洲宋兵阻
水不得近伯顏復遣萬戶張榮實等率舟來援夏貴
率麾下數千將奔大軍乘之人敗走貴川遂拔武磯
堡斬守將王達阿朮既渡南岸翌日丞相伯顏視師
渡大江南北皆北軍旗幟宋制置使朱禩孫遁還江
陵語在阿朮傳乙亥伯顏次鄂州遣忙兀台諭宋守
臣張晏然以城降程鵬飛以本軍降知漢陽軍王儀
知德安府來興國繼降乃留軍鎮鄂漢率諸將水陸

東下十二年正月忙兀台諭蘄黃安慶池州諸降官
下之次丁家洲宋賈似道孫虎臣來拒忙兀台擊之
奪虎臣所乘巨舟與宋降將范文虎以兵五百諭降
和州及無爲鎮巢二軍九月攻常州拔其木城宋降
將趙淮敗於溧陽伯顏命忙兀台擊之戰於豐登莊
斬首五百餘級擒其將三人復招降湖州守將二人
十二月行省第其功承制授行兩浙大都督府事十
四年改閩廣大都督行都元帥府事時宋二王逃遁
入海忙兀台奉旨率諸軍與江西右丞塔出會兵收
之次漳州諭降宋守將何清十五年師還福州拜參

知政事詔與唆都等行省于福鎮撫瀕海八郡十月
召赴闕陞左丞十六年七月沙縣盜起詔忙兀台復
行省事討平之初忙兀台北還左丞唆都行省福建
一日帝命召唆都李庭言若召唆都則行省無人宜
令建康阿剌罕往帝曰何必阿剌罕其命忙兀台即
往俟唆都還則令移潭州可也未幾中書言唆都在
福建麾下擾民致南劍等路往往殺長吏叛及忙兀
台至招來七十二寨建寧漳汀稍獲安集若移之他
處而唆都復往恐重勞民有旨忙兀台仍鎮閩十八
年轉右丞時宣慰使王剛中以土人饒貲頗擅作威

福忙兀台慮其有變奏移之他道二十一年拜江淮
行省平章政事初宋降將五虎陳義嘗助張弘範擒
文天祥助完者都討陳大舉又貲阿塔海征日本戰
艦三千艘福建省臣言其有反側意請除之帝使忙
兀台察之至是忙兀台挈義入朝保其無事且乞寵
以官爵丞相伯顏亦以爲言乃授義同知廣東道宣
慰司事授明珠虎符其從林雄等十人並上百戶二
十二年脫忽思樂實傳旨中書省令悉代江浙省臣
中書復奏帝曰朕安得此言傳者妄也如忙兀台之
通曉政事亦可代耶俄以言者召赴闕封其家貲還

使按驗無狀朱幾拜銀青榮祿大夫行省左丞相還
鎮江浙時浙西大飢乃弛河泊禁發府庫官貨低其
直貿粟以賑之浙東盜起獨田租以紓民力二十三
年奏以販鬻私鹽者皆海島民今征日本可募為水
工從之賜鈔五千貫役既罷請以戰艦付海漕又言
省治在杭州其兩淮江東財賦軍實既南輸至杭復
自杭北輸京城往返勞頓不便請移省治于揚州復
言淮東近地宜置屯田歲入粮以給軍所餘餉京師
帝悉從其言二十五年詔江淮管內並聽忙兀台節
制二十六年朝廷以中原民轉徙江南令有司遣還

忙兀台言其不可遂止閩越盜起詔與不魯迷失海
牙等合兵討之御史大夫玉速帖木兒奏宜選將帝
曰忙兀台已往無慮也未幾悉平之畱以病上疏乞
骸骨乃召還二十七年以江西平章奥魯赤不稱職
特命為丞相兼樞密院事出鎮江西謹約束飭綏暴
尊卑殊服軍民安業威德並著在官四十日卒忙兀
台之在江浙專愎自用又易置戍兵平章不憐吉台
言其變更伯顏阿朮成法帝每戒敕之既死臺臣劾
郎中張斯立罪狀而忙兀台追死劉宣及其屯田無
成事始聞于帝云子三人帖木兒不花李蘭奚襲萬

户別剌出中書參知政事

奥魯赤

奥魯赤札剌亦兒台氏曾祖鎔火察驍果善騎射太祖出
征每提精兵為前鋒祖卯魯罕有膽力嘗被讒太祖
入見一日使者七至卯魯罕前曰臣無罪若果有罪速殺臣
臣將從征帝命入不然故臣願得自効帝笑而復
用之會太祖與人戰于野狐嶺中流矢戰愈力克之
既還拔矢血出悶仆帝親撫視傅以藥竟不起帝悲
悼曰朔魯罕朕之一臂今亡矣賜其家馬四百匹錦
綺萬段父忒木台從太宗征抗里部保部長以勞復

從征西夏有功特命行省事領兀魯忙兀亦怯烈弘
吉剌札剌兒五部軍平河南以功賜户二千嘗駐兵
太原平陽河南土人德之皆為立祠奥魯赤性朴魯
智勇過人早事憲宗帶御器械特見親任戊午扈駕
征蜀攻釣魚山至元五年攻襄陽授金符蒙古軍萬
户明年賜虎符襲父職領蒙古軍四萬户十一年春
詔丞相伯顏大舉伐宋以所部從渡江圍鄂宋兵固
守奥魯赤白丞相可遣使諭降乃遣許千户同所獲
宋將持金符抵其城東南門懸金符以招之其夜守
門將詐立降門出迎引之見丞相復遣入城諭守臣

張□□□□日晏然以城降還與奧魯赤昭毅大將軍將郡望風而靡分兵出獨松關宋兵堅守奧魯赤令將校益樹旗幟於山上率精騎突之守兵散潰奪關追逐百餘里斬馘不可勝計十三年宋主降分討未下州郡詔加鎮國上將軍行中書省參知政事未幾以參知政事行湖北道宣慰使兼領蒙古軍時州郡初附戍以重兵民驚懼往往逃匿山澤間奧魯赤止侵暴恤單弱號令嚴明民悉復業會詔所在括逃俘有司拘男女千餘人時軍士已還部所括者無所歸衆議悉以隸官奧魯赤曰斯民不幸被兵幸而骨肉

完聚復羈之是重被兵也不若籍之爲民衆從之俄徵詣闕賜賚優渥及還帝曰武昌襟帶江湖寔要害地朕嘗用師于彼故遣卿往治爲朕耳目陞驃騎衛上將軍中書左丞行宣慰使十八年詔移行省于鄂宣慰司于潭時湖南劇賊周龍張虎聚黨行劫詔宜招捕梟二賊首餘悉縱遣復召入見拜行省右丞改荊湖等處行樞密院副使二十二年春拜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夏四月赴召上都命佐鎮南王征交趾帝慰諭之曰昔木華黎等戮力王室祭名迄今不朽卿能勉之豈不能美于前人乎仍命其子脫

桓不花襲萬户至交趾從王分軍爲三因險制變蠻不能支竄匿海島餘寇挽師歸路奧魯赤轉戰以出改江西行省平章政事二十六年以疾求退不允俄拜同知湖廣等處行樞密院事成宗即位進光祿大夫上柱國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大德元年春三月卒年六十六贈金紫光祿大夫大司徒上柱國追封鄭國公謚忠宣子拜住昭威將軍蒙古侍衛親軍副都指揮使脫桓不花驃騎衛上將軍行中書省左丞蒙古軍都萬

完者都

元史列傳卷十八　三

完者都欽察人父哈剌火者從憲宗征討有功完者都廣顙豐頤鬚長過腹爲人驍勇巧樂善好施聽讀史書聞忠良則喜遇姦詐則怒歲丙辰以材武從軍己未從攻鄂州先登賞銀五十兩中統三年從諸王合必赤討李璮于濟南凡兩戰皆有功至元元年合必赤因樞密臣以其武勇聞帝特賞賜之四年十月從萬户木花里略地荊南還至襄陽西安陽灘遇宋軍敗之既而從丞相阿朮圍襄樊水陸大戰者四皆有功嘗梯樊城焚樓櫓勇敢出諸軍右萬帥上其功十一年授武略將軍爲鄧德南京□□户九月從

丞相伯顏南征十一月攻沙洋新城始授金符管相帳前合必赤軍十二月從舟師由沙蕪口渡江十二年春與宋將孫虎臣戰于丁家洲大捷進武義將軍攻泰州戰揚子橋戰焦山破常州十三年春入臨安下揚州皆有功江南平入見帝顧謂侍臣曰真壯士也因賜名拔都兒授信武將軍管軍總管高郵軍達魯花赤佩虎符既而軍升為路遂進懷遠大將軍高郵路總管府達魯花赤十六年授昭勇大將軍遷管軍萬戶漳州陳吊眼聚黨數萬劫掠汀漳諸路七年未平十七年八月樞密副使孛羅請命完者都往

討從之加鎮國上將軍福建等處征蠻都元帥率兵五千以往賜翎根甲面慰遣之且曰賊苟就擒聽汝施行時黃華聚黨三萬人擾建寧號頭陀軍完者都先引兵鼓行壓其境軍聲大震賊驚懼納款完者都許以為副元帥凡征蠻之事一以問之且慮其姦詐莫測因大獵以耀武適有一鵰翔空完者都仰射之應弦而落遂大獵所獲山積華大悅服乃聞于朝請與之俱討賊朝廷從之制授華征蠻副元帥與完者都同署華遂為前驅至賊所破其五寨十九年二月追陳吊眼至千壁嶺擒之斬首漳州市餘黨悉平

還至揚州奉旨賞賜有差至高郵病七月入覲帝嘉之賜鈔及銀金綺鞍勒弓矢復授管軍萬戶高郵路總管府達魯花赤有虎為害完者都挾弓矢出郊射殺之二十二年八月以疾召入朝帝屢遣中使存問仍命良醫視之疾平帝大喜賜驛券鈔萬貫拜完者都驃騎上將軍江浙行省左丞兼管軍萬戶初浙西私鹽吏莫能禁完者都歸諭松江上海收鹽徒五千隸軍籍九月授中書左丞行浙西道宣慰使二十五年遷授尚書省左丞二十六年陞資德大夫江西等處行樞密院副使兼廣東宣慰使疾復作召還成宗

即位入見賜玉帶授榮祿大夫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大德二年十一月卒年五十九贈効忠宣力定遠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太尉上柱國追封林國公諡武宣子十四人皆仕而帖木兒古思別里怯都老顏孫二十四人仕者亦多云

伯帖木兒

伯帖木兒欽察人也至元中充哈剌赤入備宿衛以忠謹授武節將軍僉左衛親軍都指揮使司事二十四年征叛王乃顏隸御史大夫玉速帖木兒麾下敗乃顏兵於忽爾阿剌河追至海剌兒河又敗之乃顏

金家奴別不古率衆走山前從大夫追戰于札剌馬禿河殺其將二人追至孛哥山并擒金家奴二十五年超授顯武將軍冬哈丹王叛從諸王乃麻歹討之至斡麻站兀剌河等處連敗其黨阿禿八剌哈赤軍轉戰至帖麥哈必兒哈又敗之進至明安倫城哈丹迎戰敗走追至忽蘭葉兒又與阿禿一日三戰手殺五人擒裨將一人至帖里禍突擊哈丹挺身陷陣身中三十餘箭而還大夫親視其創而罪濱軍之不救者車駕親征駐驛兀魯灰河伯帖木兒以兵從大夫至貴列兒河哈丹拒王師伯帖木兒首戰却之獲

其黨駙馬阿剌渾帝悅以所獲賊將兀忽兒妻賜之至霸郎兒與忽都禿兒干戰殺其裨將五人生擒曲兒先九月大夫令率帥從納兀河東等處招集逆黨乞荅真一千戶達達百姓及女直押兒撒等五百餘戶二十六年春正月師還復還戍也真大王之境五月海都謀擾邊有旨令伯帖木兒以其軍先來行至怯呂連河值拜要叛伯帖木兒即移兵致討擒其黨伯顏以獻帝深加獎諭賜以所得伯顏女茶倫是年冬立東路蒙古軍上萬戶府統欽察乃蠻揑古思那亦勤等四千餘戶陞懷遠大將軍上萬戶佩三珠虎符二十七年哈丹復入高麗伯帖木兒奉命偕徹里帖木兒進討二十八年正月至鴨綠江與哈丹子老的戰失利伯帖木兒以聞帝命乃麻歹薛徹干等征之仍命伯帖木兒爲先鋒薛徹干軍先至禪定州擊敗哈丹踰數日乃麻歹以兵至合攻哈丹又敗之伯帖木兒將百騎追至一大河虜其妻孥追奔逐北哈丹尚有八騎伯帖木兒止餘三騎再戰兩騎士皆重傷不能進伯帖木兒單騎追之至一大山日暮遂失哈丹所在乃麻歹嘉其勇賞以老的妻完者上其功于朝賜金帶衣服鞍馬弓矢銀器等物并厚賚其軍

二十九年關叛王揑怯烈尚在濠來倉伯帖木兒率兵擊虜其妻子畜產追至陳河揑怯烈以二十餘騎脫身走遂定其地得所管女直戶五百餘以聞帝命以充漁戶伯帖木兒度地置馬站七所令歲捕魚馳驛以進成宗即位俾仍其官車駕幸上京徵其兵千人從歲以爲常云

懷都

懷都斡魯納台氏祖父阿木魯與太祖同飲黑河水屢從征討賜銀印總大軍伐遼東女直諸部復師師討西夏大戰于合剌合察兒擒夏主太祖命盡賜以

并主遺物繼總軍南伐攻拔信安下沿河州諸王塔察兒以阿术魯年老俾其子不花襲職中統二年不花卒子幼兄子懷都繼領其職中統三年春李璮叛詔懷都從親王哈必赤討之圍璮於濟南夏四月璮夜出兵四面衝突求出懷都兵前奮擊斬百餘級俘二百餘人奪兵仗數百璮退走入城懷都晝夜勒兵與戰秋七月破濟南誅璮哈必赤第其功爲最詔賜金虎符領蒙古漢軍攻海州累進南廬州至元三年充邳州監戰萬户四年領山東路統軍司從主帥南征至襄陽西渡漢江宋遣水軍絕歸路懷都選士卒浮水殺宋軍奪戰艦二十餘艘斬首千餘級六年軍次淮南天長至五河口與宋兵戰敗之七年詔守鹿門山白河口一字城九年春懷都請攻樊之古城堡堡高七層懷都夜勒士卒親冒矢石攻奪之斬宋將韓撥發擒粲路鈐襄陽既降帥師屯蔡息出巡淮安還城正陽累功安豐獲生口無算十一年從宋將夏貴來攻正陽懷都領步卒薄淮西岸至洪河口逆戰退之九月略地安慶十二年北渡江拔江堡伍宋軍三千餘懷都與戰敗之後南渡江駐兵鎮江諜報宋平江軍出常州懷都領兵千人至無錫與宋兵遇大

戰殲其衆秋七月行省檄懷都領軍護焦山江岸仍往揚州灣頭立木城以兵守之九月權樞密院事復守鎭江宋殿帥張彥安撫劉師勇攻呂城懷都與萬户忽剌出帖木兒追戰至常州奪舟百餘艘擒張殿帥范總管冬十月從右丞阿塔海攻常州宋朱都統自蘇州赴援懷都提兵至橫林店與之遇奮擊大破之十一月取蘇州徇秀州仍撫諭臨安迤東新附軍民十三年秋同元帥撒里蠻帖木兒張弘範徇溫州福建所至州郡迎降十四年授鎭國上將軍浙東宣慰使討台慶叛者戰于黃寄嶺又戰于溫州白塔屯寨轉戰至于潭泉興化平之十六年召至闕下賜玉帶弓矢授行省參知政事至夔州以疾卒子八忽台兒官至通奉大夫浙東道宣慰使都元帥平浙東建寧盜賊數有功不花子忽都答兒既長分襲蒙古軍千户從平宋有功授浙西招討使改邳州萬户後加榮祿大夫平章政事卒

亦黑迷失

亦黑迷失畏吾兒人也至元一年入備宿衛九年奉世祖命使海外八羅孛國十一年偕其國人以珍寶奉表來朝帝嘉之賜金虎符十二年再使其國與其

國師以名藥來獻賞賜甚厚十四年授兵部侍郎十
八年拜荆湖占城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招諭占城
二十一年召還復命使海外僧迦剌國觀佛鉢舍利
賜以玉帶衣服鞍轡二十一年自海上還以參知政
事管領鎮南王府事復賜玉帶與平章阿里海牙右
丞唆都征占城戰失利唆都死焉亦黑迷失從鎮
南王請屯兵大浪湖觀釁而後動王以聞詔從之竟
全軍而歸二十四年使馬八兒國取佛鉢舍利浮海
阻風行一年乃至得其良醫善藥遂與其國人來貢
方物又以私錢購紫檀木殿材并獻之嘗侍帝於浴

室問曰汝踰海者凡幾對曰臣四踰海矣帝憫其勞
又賜玉帶改資德大夫遙授江淮行尚書省左丞行
泉府太卿二十九年召入朝盡獻其所有珍異之物
時方議征爪哇立福建行省亦黑迷失與史弼高興
並為平章詔軍事付弼海道事付亦黑迷失仍諭之
曰汝等至爪哇當遣使來報汝等留彼其餘小國即
當自服可遣招徠之彼若納款皆汝等之力也軍次
占城先遣郝成劉淵諭降南巫里　木都剌不魯不
都八剌剌諸小國三十年攻葛郎　降其主合只葛
當又遣鄭珪招諭木來由諸小國　遣其子弟來降

爪哇主婿土罕必闍耶既降歸國復叛爭並見弼傳
諸將議班師亦黑迷失欲如帝旨先遣使入奏弼與
興不從遂引兵還以所俘及諸小國降人入見帝罪
其與弼縱土罕必闍耶沒家貲三之一尋復還之以
榮祿大夫平章政事為集賢院使兼會同館事告老
家居仁宗念其屢使絕域詔封吳國公卒

拜降

拜降北庭人父忽都武勇過人由宿衞為壽潁州鎮
將分守开縣後從世祖南征年幾七十每率先士卒
冒矢石身被數十瘡戰功居多徙居大名路清豐縣

卒贈廣平路總管封漁陽郡侯忽都卒時拜降生甫
數月母徐氏鞠育教誨甚至每曰吾惟一子已童丱
矣不可使不知學顧縣僻左無良師友遂遣從師大
名城中郡守每旦望入學見拜降容止講解大異群
兒甚愛獎之比弱冠美鬚髯儀表甚偉丞相阿术南
攻襄陽江陵諸郡以偏裨隸麾下軍行至安陽灘與
宋軍遇宋騎直前突陣陣為却拜降即躍馬出陣前
引弓連斃數人宋騎稍卻復率衆戰良久宋師大潰
至元五年圍襄樊戰有功十一年從阿术渡江水陸
遇敵常先登陷陣勇冠一軍宋平以功授江浙省署

閩官時事方草創省臣有所建白及事有不可便宜
自決須奏聞者以拜降善敷奏數令馳驛往咨于朝
及引見世祖遥識之喜曰黑髯使臣復来耶其見器
使如此二十七年遷江西行尚書省都鎮撫適擢按
擾邊拜降從丞相忙兀臺討定之二十九年遷慶元
路治中歲大饑狀累上行省不報拜降曰民饑如是
而不賑之豈爲民父母意耶即躬詣行省力請得發
粟四萬石民賴全活元貞間兩浙鹽運司同知范某
陰賊爲姦州縣吏以賂咸聽驅役由是數侵暴細民
民有珍貨腴田必奪爲己有不與則捕結無賴妄訟

以羅織之無不蕩破家業者死徙纍人人咸側目里
人欲殺之不果頗被誣訴逮繫者亡慮數十人俱死
獄中蘭溪州民葉一王十四有美田范欲奪之不
可因誣以事繫獄十年不決事聞于省省下理問所
推鞫之適拜降至官冤遂得直置范于刑而七人者
先瘐死矣惟葉一王十四得釋時論多焉大德元年
遷浙東廉訪副使令行禁止豪强懾伏同寅有贪穢
者拜降抗章斆之于臺遂免其官後轉工部侍郎賜
侍燕服一襲陞工部尚書有能聲至大二年仁宗奉
皇太后避暑五臺拜降供給道路無有闕遺恩賚尤

渥比至都改資國院使以母徐氏卒遂奔喪于杭時酒
禁方嚴帝特命以酒十罌官給傳致墓所以供奠禮
初徐氏蚤年守節教子甚嚴比拜降貴事上于朝特
旌其門及老且卒拜降歷官有聲譽曰有子如是吾
死可瞑目矣拜降居喪盡禮未及起復延祐二年卒
于家贈資政大夫江浙左丞謚貞惠

元史傳卷十八

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臣宋濂翰林待制承直郎同知制誥兼修國史臣王禕等奉
勅修

杭忽思

杭忽思阿速氏主阿速國太宗兵至其境杭忽思率
衆來降賜名拔都兒錫以金符命領其土民尋奉旨
選阿速軍千人及其長子阿塔赤扈駕親征既還阿
塔赤入直宿衛杭忽思還國道遇敵人戰殁物其妻
外麻思領兵守其國外麻思躬擐甲冑平叛亂後以
次子按法普代之阿塔赤從憲宗征西川軍于釣魚

山與宋兵戰有功帝親飲以酒賞以白金阿里不哥
叛從也里可征之至寧夏與阿藍答兒渾都海戰擧
先赴敵矢中其腹不懼世祖聞而嘉之賞以白金召
入宿衛中統二年扈駕親征阿里不哥追至失木里
禿之地以功復賞白金三年從征李璮平之至元五
年奉旨同不答台領兵南征攻破金剛臺六年從攻
安慶府戰有功七年從下五河口十一年從下沿江
諸郡戍鎮巢民不堪命宋將降洪福以計采醉而殺
之世祖憫其死賜其家白金五百兩鈔三千五百貫
并鎮巢降民一千五百三十九戶且命其子伯答兒

襲父千戶佩金符時失烈吉叛詔伯答兒領阿速軍一
千往征之與失烈吉剌只兒脫台軍戰于押里復與藥
木忽兒軍戰于禿剌及斡魯歡之地十五年春至伯
牙之地與赤憐軍合戰五月駐兵阿剌牙與外剌台
兒赤哥思等軍合戰其大將塔思不花樹木為柵積
石為城以拒大軍伯答兒督勇士先登拔之伯答兒
矢中右股別里吉迷失以其功聞賞白金二十年授
虎符定遠大將軍後衛親軍都指揮使兼領阿速軍
充阿速拔都達魯花赤二十二年征別失八里軍于
亦里渾察罕兒之地與禿呵不早麻軍戰有功二十

六年征杭海敵勢甚盛大軍乏食其母乃蠻真輸己貲
及畜牧等給軍食世祖聞而嘉之賜予甚厚大德四
年伯答兒卒長子斡羅思由宿衛仕至隆鎮衛都指
揮使次子福定襲職宣懷遠大將軍尋改右阿速衛
達魯花赤兼管後衛軍至大四年兄都丹充右阿速
衛都指揮使福定復職後衛僉樞密同僉命領軍一
千守遷民鎮尋授定遠大將軍僉樞密院事後衛親
軍都指揮使提調右衛阿速達魯花赤二年進資善
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後至元間進知樞密院事

步魯合答

步魯合荅蒙古弘吉剌氏祖按主奴大宗時率蒙古軍千人從諸王察合台征河西至山丹攻下定會階文諸州以功爲元帥佩金符駐軍漢陽禮店戍守西和階文南界及西蕃邊境換金虎符真除元帥父車里襲職從都元帥紐璘攻成都宋將劉整以重兵守雲頂山車里擊敗之進圍其城整遣裨校出戰敗走追至簡州斬之殺三百餘人遂拔其城攻重慶車里將兵千人爲先鋒渡馬湖江敗宋兵于馬老山俘獲百餘人戊午諸軍還屯灰山宋兵夜來劫營車里擊敗之斬首三百級世祖即位賜金符爲奧魯元帥又改征行元帥至元二年車里以老疾不任事諸王阿只吉命步魯合荅代領其軍至元八年制授管軍千户佩金符宋將昝萬壽攻成都僉省嚴忠範遣步魯合荅將兵七百人禦之于沙次流矢中右頰拔矢戰愈力大敗其軍十一年行院汪田哥以兵圍嘉定步魯合荅即率其衆攻九頂山破之嘉定降進攻重慶宋軍突圍出走銅鑼峽行院忽敦遣步魯合荅追之至廣羊壩斬首二百級瀘州叛還軍討之步魯合荅以所部兵攻寶子寨歲餘不下乃造雲梯先登急擊遂破之殺虜殆盡十六年取重慶以功遷武畧將軍

征行元帥二十一年命統蒙古探馬赤軍千人從征金齒蠻平之都元帥蒙古歹征羅必甸步魯合荅率將兵先行江水暴溢率衆泅水而渡去城三百步而營居七日諸軍會城下乃進攻之步魯合荅先登拔其城遂屠之又從征八百媳婦國至車厘車厘者其酋長所居也諸王闊闊命步魯合荅將游騎三百往招之降不聽進兵攻之都鎮撫侯正死焉步魯合荅毁其北門木遂入其寨其地悉平賜金虎符授懷遠大將軍雲南萬戶府達魯花赤卒子忙古不花襲管軍千戶初按主奴三子長車里次黑子次帖木兒黑子別賜金符爲奧魯元帥兼文州吐蕃達魯花赤卒其子那懷幼以帖木兒攝其官那懷長辭職授之遂改授帖木兒隨路拔都萬戶後移鎮重慶卒

玉哇失

玉哇失阿速人父也烈拔都兒從其國主來歸太宗命充宿衛歲戊午從憲宗征蜀爲游兵前行至重慶戰數有功嘗出獵遇虎於隘下馬持虎虎張吻欲噬之以手探虎口抉其舌拔所佩刀刺而殺之帝壯其勇賞黃金五十兩別立阿速一軍使領其衆從世祖征阿里不哥又從親王哈必失征李壇俱有功賜金

符拔本軍千戶從下襄陽又從下沿江諸城宋洪安
撫既降復叛誘其入城宴乘醉擒之長子也速歹兒代
領其軍從攻揚州中流矢卒玉哇失襲父職爲阿速
軍千戶從丞相伯顏平宋賜虢縣二千五十二戶只
兒瓦歹叛率所部兵擊之至懷魯哈都擒其將失剌
察兒斬于軍其衆悉平諸王和林及失剌等叛從皇
子北安王討之至斡耳罕河絲舟躍馬涉流而渡俘
獲甚衆時北安王方戰失利陷敵陣中玉哇失從諸
王藥木忽兒追至金山玉乃得脫歸賞白金五十兩
鈔二千五百貫改賜金虎符進宣遠大將軍前衛親

軍都指揮使諸王乃顏叛世祖親征玉哇失爲前鋒
乃顏遣哈丹領兵萬人來拒擊敗之追至不里古都
伯塔哈之地乃顏兵號十萬玉哇失陷陣力戰又敗之
追至失列門林遂擒乃顏帝嘉其功賜金帶只孫鐵
幣甚厚乃顏餘黨塔不歹金家奴聚兵咸捏該從大
軍討平之既而哈丹復叛於曲連江追擊其軍渡河
而遁又與海都將八憐帖里哥歹必里察等戰於亦
必兒失必兒之地戰屢捷成宗時在潛邸帝以海都
連年犯邊命出鎮金山玉哇失率所部在行從皇子
闊闊出丞相朶兒朶懷擊海都軍突陣而入大破之

復從諸王藥木忽兒丞相朶兒朶懷擊海都將八憐
八憐敗海都復以禿苦馬領精兵三萬人直趨撒剌
思河欲據險以襲我師玉哇失率善射者三百人守
其險注矢以射竟全軍而歸帝嘉之賜鈔萬五千緡
金織段三十匹海都朶哇以兵來襲擊走之武宗鎮
北邊海都復入寇至兀兒禿玉哇失敗之獲其駝馬
器仗以獻時札魯花赤索羅帖木兒所將兵爲海都
困於小谷帝命玉哇失援出之帝喜謂諸將曰今日
大丈夫之事舍玉哇失其誰能之繼以黃金包其身
猶未足以厭朕志武宗南還命玉哇失後從敵懼莫

敢近因留之戍邊賜以金察剌二玉束帶渾金段各
一乃賜秫米七十石使爲酒以犒其軍後海都子察
八兒等遣人詣闕請和朝廷許之遂撤邊備玉哇失
乃還帝錄其功賜鈔五萬貫進鎮國上將軍仍舊職
大德十年五月晝寢于衛舍不疾而卒子亦乞里歹
襲亦乞里歹卒子拜住襲

麥里

麥里徹兀臺氏祖雪里堅那顏從太祖與王罕戰同
飲班真河水以功授千戶領徹里臺部征討諸國卒
于河西父麥吉襲職從太宗定中原以疾卒麥里襲

職從定宗略定欽察阿速斡羅思諸國從憲宗伐宋有功世祖即位諸王霍忽叛掠河西諸城麥里以為帝初即位而王為首亂此不可長與其弟纍忽答兒率所部擊之一月八戰奪其所掠扎剌亦兒脫脫憐諸部民以還已而纍忽答兒為霍忽所殺帝聞而憐之遣使者以銀鈔羊馬迎致麥里賜號曰答剌罕卒子禿忽魯

探馬赤

探馬赤禿江不帶人從諸王沒赤征蜀後以兵從塔海紺卜火魯赤紐璘諸大帥歲戊午紐璘攻涪州還至馬湖江宋兵連艦絕江不得進探馬赤率精兵二千擊

之奪其舟以濟又於橫江嘉定宣化三縣造浮橋以達成都紐璘以為能命將千人從萬户昔力答器地碉門黎雅土蕃昔力答死行院帖赤以探馬赤為萬户領其軍中統四年授蒙古漢軍萬户至元九年從行省也速帶兒征建都獨以銳卒千五百人與建都兵戰于擀子嶺大敗之夜駛與速哥會立擣其營斬首數十級生擒百餘人獲其輜重以歸復益兵三千人與左丞曲立吉思乘勝進擊建都勢蹙請降又從行院汪田哥忽敦等攻嘉定重慶瀘敘諸州以功兼崇慶府達魯花赤十九年卒子拜延襲蒙古軍萬户戍甘州

拔都兒

拔都兒阿速氏世居上都宜興憲宗在潛邸與兄兀作兒不罕及馬塔兒沙帥衆來歸馬塔兒沙從憲宗征麥各思城為前鋒將兵中二矢奮戰拔其城又從征蜀至釣魚山殺千軍拔都兒從征李璮圍濟南身二十餘戰世祖嘉其能賞納失思段九命領阿速軍一千常居左右尋於阿塔赤內取怯薛百户後從塔不台南征與敵軍戰于金剛臺又以功受賞師還言於帝曰臣願從軍為國效死世祖留之仍命兄子可孫兼領阿速軍衛馬必令鞋引至元二十三年授廣威將軍後衛親軍副都

指揮使賜虎符明年夏從征乃顏于亦迷河擒其家奴塔不台以歸賞鈔及衣段加定遠大將軍大德元年卒子別吉連襲至大四年河東陝西華昌延安燕南河北遼陽河南山東諸翼衛探馬赤爭草地訟者二百餘起命其究之悉正其罪積官懷遠大將軍致和元年從丞相燕鐵木兒擒倒剌沙黨烏伯都剌等領諸衛軍守居庸關及諸要害地天曆元年十月王禪兵掩至羊頭山攻破隘口勢甚張別吉連從丞相擁衆奮擊之突入其軍[illegible][illegible]賊走文宗賜御衣二襲三珠虎符及弓矢甲冑金帛等物以旌其功尋以疾辭子也連竹[illegible]

昂吉兒

昂吉兒張掖人姓野蒲氏世爲西夏將家歲辛巳父甘卜率所部歸太祖以其軍隷蒙古軍籍仍以甘卜爲千戶主之從木華黎出征病卒昂吉兒領其父軍從征諸國有功至元六年授本軍千戶佩金符俄略地淮南所向無前時國兵初南戰馬當暑往往疲癘昂吉兒以所部馬入太行療之所病良已由是軍中馬病者率以屬焉歲療馬以萬數宋輸糧金剛臺意將深入昂吉兒將兵馳往斷其輸道因上言河南邊郡與宋對境宋兵時爲邊患唐州東南皆大山依陽往蔡州南南直九里武陽平靖五水等關宋兵少經諸關以入信陽實其咽喉守禦要衝爲往年金亡朝廷得壽泗襄鄧而不留兵守卒使宋得之請城信陽以扼宋得旨令率河西軍一千三百人城之城成九年加明威將軍信陽軍萬戶佩虎符分木華黎及阿朮所將河西兵俾將之加懷遠大將軍丞相伯顏渡江留阿朮定淮南東道其西道則屬之昂吉兒駐兵和州宋淮西制置夏貴遣使都統將兵四萬來攻有諜內應者悉誅之潛兵出千秋澗塞其歸路因出城奮擊大敗之獲人馬器仗以萬計宋降將阿速軍戍之人

不堪其橫都統洪福盡殺戍者以叛昂吉兒攻拔其城擒福及董統制譚正等遂攻廬州夏貴使人來言曰公毋吾攻爲也吾主降吾即降矣宋亡貴舉所部歸款昂吉兒入廬州民按堵無所犯遷鎮國上將軍淮西宣慰使宋丞相文天祥復起兵海道訃民張德興應之襲破興國德安諸郡還擢司空山詔昂吉兒攻之一戰而定殺張德興執其三子以獻江左初平官制草創權臣阿合馬納賂鬻爵江南官僚冗濫爲甚郡守而下佩金符者多至三四人由行省官舉薦超授宣慰使者甚衆民不堪命昂吉兒入朝具爲帝言之曰牧衆不循資歷而驟陞者數人帝驚曰有是哉因謂姚樞等曰此御史所知而不爲朕言昂吉兒顧言之邪即命伯平章哈伯左丞崔或翰林承旨和魯火孫符寶奉御董文忠減汰之選曹以清仍詔諭江淮軍民俾通知之時兩淮兵革之餘荒蕪蔽野昂吉兒請立屯田以給軍餉帝從之既而阿塔海言屯田所用人牛農具非衆今方有事日本若復調發民兵將不勝動搖矣議遂寢未幾宣慰使燕楠復以爲言帝乃遣數千人即芍陂洪澤試之果如昂吉兒所言乃以二萬兵屯之歲得米數十萬斛加輔國上將

軍河南行省參知政事淮西宣慰使都元帥進驃騎衛上將軍行中書省左丞加龍虎衛上將軍行尚書省右丞兩官皆兼淮西使帥日本不庭帝命阿塔海等領卒十萬征之昂吉兒上疏其畧曰臣聞兵以氣為主而上下同欲者勝比者連歲外征三軍屢衄不一以言氣海內騷然一遇調發上下愁怨非所謂同欲也請罷兵息民不從既而師果無功昂吉兒屢為直言雖帝怒甚其辭不少屈臣屬昂吉兒雜制以牙以迷失不畏強禦奉為本道按察使以察之牙以迷失時捃摭昂吉兒細故以聞及廷辨帝察其無他錄還其官後覺以微過罪之元貞元年卒子五人其顯者曰昂阿禿廬州蒙古漢軍萬戶府達魯花赤曰瑞普海北海南道肅政廉訪使孫教化的世襲千戶

哈剌䚟

哈剌䚟哈剌魯氏初從軍攻襄樊蒙古四萬戶府辟為水軍鎮撫至元十二年從丞相伯顏渡江改管軍百戶賞甲冑銀鞍十二年秋從丞相阿朮與宋兵戰焦山敗之獲舟卌二阿朮與王世強招討造白鷂海船百艘就四十一萬戶翼摘遣漢軍二千五百新附軍一千五百俾哈剌䚟王世強并統之攻宋江陰許

浦金山上海崇明金浦皆下之獲海船三百餘艘遷戍澉浦海口十三年春行省檄充沿海招討副使宋將張世傑舟師至慶元朐山東門海界哈剌䚟追之獲船四艘上其功行省增撥軍七百并舊所領士卒守定海港口秋七月宋昌國州朐山秀山戍兵舟師千餘艘攻奪定海港口哈剌䚟迎擊虜其裨將并海船三艘八月宋兵復攻定海港口哈剌䚟擊退之行省撥充蒙古漢軍招討使十月哈剌䚟引兵至溫州奇龕門遇宋兵奪船五艘遣使諭溫州守臣家之柄以城降十一月至福州奪宋海船二十艘擒毛監丞等十四年賜金符宣武將軍沿海招討副使行省檄充沿海經畧副使仍與劉萬戶行元帥府事於慶元鎮守沿海上下南至福建北至許浦六月行省檄充沿海經畧使兼左副都元帥將沿海船千艘八月有旨江西省右丞塔出等進兵攻廣南哈剌䚟以兵從十月進昭勇大將軍沿海招討使時宋[illegible]州兵復溫州哈剌䚟率兵復取之進至潮陽縣宋都統陳懿等兄弟五人以舍兵七千人降塔出兵攻廣州踰月未下哈剌䚟引兵繼至諭宋安撫張鎮孫侍郎譚應斗以城降六年從攻張世傑于大洋獲其軍資器械不可勝計

論南恩州宋閤門宣贊舍人梁國傑以舟軍萬人降
十五年隨忙兀台入覲帝問曰汝何氏族對
曰臣哈魯人賜名拔都擢昭武大將軍沿海
左副都元帥慶元路總管府達魯花赤將所部軍戍
海口十六年日本商船四艘篙師二千餘人至慶元
港口哈剌歹諜知其無他言于行省與交易而遣之
海賊賀文達劉潤等旅掠海島哈剌歹諭降之得舟
六十餘艘十八年擢輔國上將軍都元帥從國兵征
日本值颶風舟回明年二月還戍慶元二十二年還
都元帥改沿海上萬戶府達魯花赤二十四年入朝
帝問日本事宜哈剌歹應對甚悉令還戍海道授浙
東宣慰使賜金織文段玉束帶獎勵甚至又有差二十
五年浙省以水軍乏帥奏兼前職冬徵入見明年拜
金吾衛上將軍中書左丞行浙東道宣慰使領軍職
如故大德五年徵入見擢資德大夫雲南行省右丞
偕劉深征八百媳婦國至順元年宋龍濟等叛喪師
而還深誅哈剌歹亦以罪廢十一年以疾卒于汝州
皇慶元年贈榮祿大夫平章政事魯國公謚武惠子
哈剌不花襲沿海萬戶府達魯花赤

沙全

沙全唐兀曾氏父沙的世居沙漠從太祖平金戍河
南柳泉家焉全初名抄兒赤甫五歲爲宋軍所虜年
十八留劉整麾下宋人以其父名沙的使以沙爲姓
而名曰全全父歿宋險固備知之中統二年整以瀘
州來歸全與之同行宋軍追之全力戰得脫授管軍
萬戶至元三年整出兵雲頂山與宋將夏貴兵遇全
戰殺甚衆五年命整領都元帥事出師圍襄樊以全
爲總把撫整遣全率軍攻仙人山陳家洞諸寨破之陞
千戶賜銀符敗宋將張貴於樊城與劉整軍會修正
陽城引兵渡淮與宋將陳安撫戰敗之十二年從丞
相阿朮與宋將張世傑孫虎臣大戰于焦山水陸並
進宋人不能支棄鼓旗走獲其將士三十三人從
攻常州克之乘勝下沿海諸城至華亭戒士卒毋殺
掠士卒城出降以功授華亭軍民達魯花赤時民心
未定未附鹽徒聚衆數萬掠華亭全擊破之籍其
名得六千人請于行省遣屯田于淮之芍陂行省以
爲人新附時有叛側委萬戶忽都忽等體察欲屠其
城全言鹽卒多非其土人若屠之枉死者衆以死保
其不叛遂止賜金符加武略將軍兼領鹽場職如舊
尋陞華亭爲府以全爲達魯花赤賜虎符時鹽賊

[illegible]最盛者有衆數千人全悉招來之境內得安人
松江萬戶府達魯花赤始專領軍政二十二年召見
陞隆興萬戶府達魯花赤得請復舊名曰抄兒赤未
幾帝以爲松江瀕海重地復命鎮之賜三珠虎符卒
于官

帖木兒不花

帖木兒不花荅荅里帶人父帖赤歲乙未同都元帥
塔海紺卜將兵入蜀并將蒙古也可明安和少馬賴
及砲手諸軍攻下興元利閬成都諸郡所降宋將小
王太尉之衆悉隸麾下中統二年賜虎符授西川便

宜都元帥徵進行樞密院率諸軍略定西川未下郡
邑至元元年遷益都等路統軍使死軍中帖木兒不
花中統初入備宿衛至元七年授虎符代張馬哥爲
淄萊水軍萬戶將其衆赴襄陽與宋將范文虎戰于
灌子灘俘殺四十餘人奪其戰艦追至雲勝洲大敗
之行省上其功賜白金五十兩衣一襲鞍轡一副九
年改益都新軍萬戶十一年改益都淄萊新軍萬戶
從丞相伯顏伐宋敗其大將夏貴於陽羅堡大軍渡
江論其功最多賜白金五百兩又從下鄂漢黃江建
康[illegible]平蘇杭諸郡累加昭武大將軍從參知政事阿
剌罕略定紹興溫台福建諸郡授台州路總管尋遷
魯花赤遷廣東宣慰使十六年加都元帥追宋將張
世傑於香山島世傑死降其衆數千人廣東諸郡及
海島皆平領諸降臣及將校之有功者入見於大安
閣命大府監視其身製銀鼠衣成親賜予之授中書
左丞行省江西其餘爵賞有差二十五年拜四川等
處行尚書省平章政事兼總軍務改行中書省平章
政事其兒帖木兒幹初以蒙古軍千戶從代蜀有功
行樞密院承制授萬戶并將列別木塔海帖木兒也
速帶兒匣剌撒兒四千戶軍從大軍攻重慶重慶降

收其衆徇下流諸城留鎮夔門兼本路安撫司達魯
花赤進懷遠大將軍蒙古軍萬戶遷定遠大將軍兼嘉
定守鎮萬戶本路總管府達魯花赤尋陞鎮國上將
軍諸蠻夷部宣慰使司都元帥亦奚不薛蠻畔與烏
剌海會[illegible]兵討[illegible]以征緬都元帥死于軍子忽
都荅兒副[illegible]

列傳卷第十九

列傳第二十

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臣宋濂翰林待制承直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臣王禕等奉

勅修

塔出

塔出蒙古札剌兒氏父札剌台從太祖憲宗歲甲
寅奉旨伐高麗與宋吉思剌出諸王並聽節制其年
破高麗連城其王遣入海島己未正月高麗計窮遂
內附札剌台之功居多塔出以勳臣子至元十七年
授昭勇大將軍東京等路總管府達魯花赤十八年召
見賜鈔六十定以其廉勤陞昭毅大將軍開元等路

宣慰使改遼東宣慰使二十二年入覲帝慰勞之
且問曰太祖命爾父札剌台與爾能記否塔出應
對周旋不爽帝甚嘉之賜以玉帶弓矢拜龍虎衛
上將軍東京等路行中書省右丞復授遼東道宣慰
使塔出探知乃顏謀叛遣人馳驛上聞有旨命領軍
一萬與皇子愛牙赤同力備禦女直水達達官民與
乃顏連結者塔出遂棄妻子以麾下十二騎直抵建州
距咸平千五百里與乃顏黨大將太撒拔都兒等合戰兩
中流矢繼知其黨帖哥抄兒赤等欲襲皇子愛牙赤
以數十人退戰十餘合遂從皇子渡遼水乃顏軍來

襲塔出轉鬬而前射其酋帖古歹中其口鏃出於項
墮馬死追兵乃退遂取懿州州老幼千餘人焚香羅
拜道傍泣曰非宣慰公吾屬無遺種矣塔出曰今日
之事上賴皇帝洪福下賴將士之力吾何功焉至遼
西罵山北小龍泊得叛酋史禿林台廣全等納款書
則而不至塔出即遣將討擒之又獲其黨王賽哥復
與哈丹逃兒大王等戰破之將士欲停掠塔出一切禁
止與僉院洪爪難司脫脫台追乃顏餘黨北至金山
戰捷帝嘉其功名賜黃金珠璣錦衣弓矢鞍勒二十
八年賜明珠虎符充蒙古軍萬戶是歲復領軍討哈

丹於女直還攻建州逐阿海投江死明年哈丹涉海
南襲高麗塔出復進兵討之入朝世祖嘉其功眷遇
彌渥復賜珠珠上服拜榮祿大夫遼陽等處行中書
省平章政事兼蒙古軍萬戶卒于位子荅蘭帖木兒
中奉大夫遼陽省參知政事

拜延

拜延河西人父火奪都以質子從太祖征河西太祖
立質子軍號禿魯花遂以火奪都爲禿魯花軍百戶
太宗朝都元帥紐璘承制以爲千戶從征西川忽都
叛於臨洮世祖命火奪都等以蒙古漢軍從大軍往

討之火奔部卒拜延[illegible]八[illegible]同授征行千戶佩
金符十一年宋師侵成都四川僉省嚴忠範遣拜延迎
擊大敗之又從行省也速帶兒攻嘉定從行院忽敦
下瀘敘及重慶以行戰功十二年行院承制以為東
西兩川蒙古漢軍萬戶總帥汪田哥閫兵忠州命拜
延將兵二千往洽州策應之宋人伺知田哥以舟
師順流而下遂于青江拜延引兵馳赴擒其部將李
秀等十七人得其軍資焚其戰艦十二年瀘州叛
行院遣拜延領兵招撫之[illegible]陳保殺其將王世昌俘
獲其民人孳畜多矣戍重慶宋合州兵來援拜延

士卒戶口人數之衆尤瀘州行院承使卜花進兵圍
[illegible]延行兵將援大良平等三城遣諜者四
[illegible]軍蒙古[illegible]十九年從
[illegible]入[illegible]萬戶改賜金
[illegible]谷兒嗣授明威將軍[illegible]元金州萬戶府
[illegible]
也罕的斤哈剌魯人祖匣答兒密立以斡思堅國哈
剌魯軍三千來歸於太祖又獻牛馬以萬計以千
戶從征西域諸國又從睿宗及拔都別兒論河[illegible]

城後從攻臨洮死焉父字立火者從太宗伐金又從
憲宗攻蜀為萬戶府達魯花赤歿于軍中中統二年也
罕的斤為千戶數有戰功下五花石城白馬等砦至
元七年宋兵入成都也罕的斤以兵四百人與之相
拒四日宋兵退追擊於簡州大破之授蒙古匣剌魯
河西漢軍萬戶戍眉州從圍嘉定築懷遠砦以守其
要害宋兵出戰輒敗十二年入朝賜對衣玉束帶白
金百兩加昭勇大將軍上萬戶益兵萬人會圍重慶
盡督馬湖江兩岸水陸軍馬十四年從圍瀘州攻神
臂門先登拔之從行樞密副使卜花攻重慶拔佛圖

關屢戰有功移屯堡子頭宋守將趙安開門降重慶
既平復將其衆略地思州得降將百餘人加昭毅大
將軍帝以西川新附選能鎮撫之者授嘉定軍民西
川諸蠻夷部宣撫司達魯花赤增戶萬餘進奉國上
將軍四川宣慰使都元帥十七年征斡端拜雲南行
省參知政事二十一年與右丞太卜諸王相吾答兒
分道征緬造舟于阿昔阿禾兩江得二百艘進攻江
頭城拔之獲其銳卒萬人命都元帥袁世安守之且
圖其地形勢遣使詣闕具陳所以攻守之方先是緬
破江頭城遣裊的兒楊林等諭緬使降不報而諸蠻叛

蠻擾建都六公城以拒大軍彼遣僧諭以禍福反爲所害遂督其軍水陸並進擊破之建都金齒等十二城皆降命都元帥合帶萬戶不都歡等以兵五千戍之二十八年改四川行樞密副使子二人火你赤的斤雲南都元帥也速沙襲蒙古軍萬戶

葉仙鼐

葉仙鼐畏吾人父土堅海牙以才武從太祖太宗平金及西夏俱有功仙鼐幼事世祖於潛藩從征土蕃雲南常爲前驅歲己未伐宋至鄂州先登奪其外城中統元年從征阿里不哥與其黨遇大呼馳擊之其衆駭潰賞白金鞍褒明年討李璮以功賞白金五百兩授西道都元帥金虎符土蕃宣慰使仙鼐素熟夷情隨地阨塞設屯鎭撫之恩威並著頑獷皆悦服賜金幣鈔及玉束帶爲宣慰使歷二十四年遷雲南行省平章政事尋改江西行省平章政事贛寇鍾明亮積年爲害仙鼐討擒之至元三十一年成宗即位召還賜玉帶改陝西行省平章政事以疾歸居十年卒贈協恭保節功臣太保儀同三司上柱國冀國公謚敏忠子完澤太子詹事進金紫光祿大夫中書平章政事

脫力世官

脫力世官畏吾人也祖八思忽都探花愛忽赤國初領畏吾阿剌温滅乞里八思四部以兵從攻四川殁于軍父帖哥术探花愛忽赤憲宗命長渴密里及曲先諸宗藩之地渾都海阿藍荅兒叛執帖哥术械繫之帖哥术破械脫走入覲世祖賜金符襲父職命率所部兵就征之以功賜衣服弓矢鞍勒又命從諸王奧魯赤討建都平之陞昭勇大將軍羅羅斯副都元帥同知宣慰司事至西蕃境上蕃酋必剌充遮道不得進帖哥术戰却之道遂通事聞賜金虎符賞白金及衣二襲卒子官脫力世官襲職爲武德將軍羅羅斯副都元帥同知宣慰司事其所部有産金戶叛服不常脫力世官往討平之定昌路總管谷納叛與其千戶阿爽謀率衆渡不思魯河脫力世官引兵戰擒阿爽殺之德平路落來民又叛脫力世官又討平之亦奚不薛地未附民多立寨依險自保詔雲南行省調羅羅斯蒙古軍四百人羅羅斯六百人屬脫力世官從左丞愛魯往討之脫力世官先至拔其寨愛魯命率兵攻羅羽抵落穿奪其關獲馬牛羊以給士卒又命與萬戶兀都蠻攻怯兒地其酋長阿火據山寨

不下脫力世官先登破之愛魯遂令脫力世官總左
手四翼兵討平亦奚不薛又有嶺子童者立寨于納
土原山行省復命脫力世官以蒙古爨僰軍與行省
叅政阿合八失攻之子童窮蹙來降進兼管軍副萬
戶竈細狗折興等及威龍州汁官阿遮皆憑險爲亂
脫力世官夜入據其寨賊散走遣兵搜山谷獲阿遮
於米青斬之籍其民五百餘戶爲農脫力世官入覲
授三珠虎符加懷遠大將軍羅羅斯宣慰使兼管軍
萬戶既還治括戶口立賦稅以給屯戍昌州蘇你巴
舉等作亂脫力世官以雲南王命討降之從其衆於

昌州平川鎮守千戶任世祿以所部二千人乘間遁
去屯威龍州脫力世官先據其要路阨之世祿降未
幾入覲卒於京師子唆南班由宿衛襲職佩二珠金
虎符官至鎮國上將軍

忽剌出

忽剌出蒙古氏曾祖阿察兒事太祖爲博兒赤祖赤
脫兒從太宗征欽察康里回回等國有功爲丞川達
魯花赤卒伯父哈蘭朮襲職佩金符以功稍遷益都
路蒙古萬戶沒於軍忽剌出襲哈蘭朮職初授昭勇
大將軍至元十二年攻宋六安軍行省命領諸軍戰

艦遇宋軍敗之有旨襃賞軍次安慶忽剌出及參政
董文炳領山東諸軍與宋孫虎臣等戰于丁家洲大
敗之俘其將校三十七軍五千船四十戰于朱金沙
又敗之七月及宋人戰于焦山江中時丞相阿朮督
戰忽剌出與董文炳冒矢石沿流鏖戰八十里身被
數傷與劉琛死戰宋張毅帥攻呂城忽剌出與萬戶
懷都生擒之從下常州略地蘇湖秀州至長橋大敗
宋軍大軍至臨安伯顏命忽剌出守浙江亭及北門
敗揚州軍于揚子橋又敗真州軍追李庭芝至通州
每以盡降淮東諸州江南平加昭毅大將軍尋遷湖

州路達魯花赤十四年進鎮國上將軍淮東宣慰使
奉旨屯守上都改嘉議大夫行臺御史中丞陞資善
大夫福建行省左丞遷江淮行省除右丞拜榮祿大
夫江浙行省平章政事以疾卒

重喜

重喜東呂紇氏祖塔不已兒事太宗爲招討使征信
安河南授金虎符改征行萬戶卒父脫察剌襲職歲
己未從南征破十字寨時重喜從行戰亦屢捷左足
中流矢勇氣益倍世祖親勞之曰汝年幼能爲朕宣
力如是深可嘉尚父卒重喜襲職中統三年從征李

璮有功四年命領兵鎮莒州至元十二年奉旨築十
字路城備守宋重嘉常率兵游擊四年從抄不花征
四州時蔡千戶爲宋兵所圍重嘉奮戰救之五年入
覲帝嘉其功賜白金令殺守久修正陽城十一年宋
兵圍正陽從大軍戰敗之十二年從下漣海諸城又
敗宋將李提轄遂駐兵瓜洲十三年夏六月宋都統
姜才率師來攻迎戰卻之秋七月從大軍襲擊宋將
李庭芝于泰州進昭勇大將軍婺州路總管府達魯
花赤卒子慶孫襲

旦只兒

旦只兒蒙古答答帶人至元七年從征蜀敗宋兵於
馬湖江斬首百餘級九年從征建都蠻十一年從攻
嘉定敗宋兵於夾江又從攻下瀘敘諸州進圍重慶
敗宋將張萬瀘州叛諸軍將攻瀘旦只兒先擣其衆
擾紅米灣與宋兵戰敗之進至安樂山復敗宋軍斬
首五百餘級獲戰艦四宋兵邀漕舟於安樂山擊走
之遂破其石營寨十四年春拔瀘州奪其戰艦五艘
還至安樂山復與宋兵戰殺數十人從諸軍拔瀘州
張萬舉兵欲向合州旦只兒以銳卒千人邀擊於龍
坎斬首百餘級萬引卻賜銀符授管軍千戶從征斡

端至甘州賜金符陞總管十九年從諸王合班元帥
忙古帶軍至六盤與叛王兀盧等戰勝之二十年諸
王八巴叛以兵來攻旦只兒獨破其五百餘衆援亡
卒二千餘人以功進副萬戶遷戍長寧軍宋好止寨
以兵來襲旦只兒擊走之斬首百餘級生獲三十餘
人二十六年賜金虎符授信武將軍平陽等路萬戶
府達魯花赤卒子建都不花襲

脫歡

脫歡札剌兒台氏祖荊者父脫端爲萬戶從皇子闊
出忽都禿略汴宋唐宿等州歲癸丑鎮蔡州脫端卒
子不花襲不花卒弟阿藍答兒襲阿藍答兒卒弟定
壽襲定壽爲千戶守蔡長壽卒脫歡襲加武略將軍佩
金符從丞相阿朮攻陽邏堡累有戰功渡江攻鄂漢
諸州下之會宋軍于丁家洲脫歡突入奪戰艦數艘
攻建康太平等郡下之宋都統姜才攻揚子橋堡脫
歡率精兵出堡東逆之斬獲殆盡俄而宋軍復集堡
北遂奮擊走退至揚州殺傷甚衆會萬戶昔里罕入
朝道徐州爲宋兵所邀擊攻宋兵出昔里罕從攻揚
州至泥湖遇宋軍奪三十人而還遂進兵邳州與宋軍
戰偷郯參使至元十三年大丞相遣脫歡援高郵軍

未至二十里會宋將率兵來渡高郵粟與戰擒之有頃宋高郵都統從率二萬人至擊敗之十四年春授懷遠大將軍太平路總管府達魯花赤會只里瓦帶叛北邊帝命脫歡往討之戰左臂中流矢二帝慰勞之賜鎧甲弓矢鞍勒鈔千五伯緡十五年春從親王斡魯忽台丞相李羅西征有功加定遠大將軍福州路總管府達魯花赤平閩盜改武昌路卒

完者拔都

完者拔都欽察氏其先彰德人以才武從軍歲己未從世祖攻鄂州登城斬馘賞銀五十兩中統三年從

諸王合必赤征李璮於濟南力戰有功至元四年從萬戶木花里掠地荊南至襄陽與宋兵戰屢勝之遂爲梯登樊城焚樓櫓勇冠三軍十一年授武略將軍從征南京新軍千戶攻沙洋新城始授金符領丞相伯顏帳前合必赤軍渡江論功改武義將軍戰于丁家洲及揚子橋焦山破常州入臨安攻泰州新城皆預焉江南歸附入見賜號拔都兒佩金虎符遷信武將軍管軍總管高郵軍達魯花赤首以興學勸農爲務四方則之郡有虎傷人手格殺之既而高郵陞爲路進懷遠大將軍高郵路達魯花赤十六年進昭勇大將軍管軍萬戶十八年閩賊陳吊眼作亂擁衆上將軍福建等處征蠻都元帥賜釧根甲命往討之破其營擒吊眼至漳州斬以示衆加管軍萬戶兼高郵路達魯花赤尚賜與第二十三年進驃騎衛上將軍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左丞仍管軍萬戶遷浙西行中書省右丞行浙西宣慰使二十七年轉資德大夫江西等處行樞密院副使兼廣東宣慰使元貞元年入朝拜榮祿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卒于官年五十九贈效忠宣力定遠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太尉上柱國追封林國公諡武宣

失里伯

失里伯蒙古人祖抄兒赤從太祖經略西夏有功又隸諸王术赤台領寄兒亦與金人戰歿于陣父莫剌合嗣從征阿藍答兒亦有功世祖賜以白金五十兩失里伯世其職由樞密院斷事官爲河南行中書省斷事官至元七年佩金虎符引水軍四萬攻襄陽八年七月宋將范文虎來援失里伯敗其軍進圍樊城先登戰于鹿門與諸軍擒其將張貴十年遷昭勇大將軍爲耽羅國招討使奉旨入見上都改管軍萬戶領六衞諸路新軍從丞相伯顏等渡江破獨松關

下長興取湖州行安撫司事十四年授湖州總管府達
鎮國上將軍淮西道宣慰使十八年卒子塔剌海
靖等路宣慰使

孛蘭奚

孛蘭奚雍吉烈氏世居應昌祖忙哥以后族備太祖宿衛父律實狀貌魁偉有謀善騎射太宗常問以軍旅之事應對稱旨即命為千戶尋以為齊王府司馬後從睿宗伐金有功詔還宿衛以疾卒孛蘭奚幼有父風幼孤能自刻厲如成人暇日習弓馬從則誦言其母嘗訓之曰汝父忠勇絕人天不假年汝能自立則汝父殁無憾矣孛蘭奚由是感激期以成父之志從軍有功襲父官為齊王司馬世祖親征乃顏以齊王兵從兵始交孛蘭奚躍馬陷陣斬其旗所將披靡世祖遙望見壯之有頃乃顏兵遁走孛蘭奚追歸以捷聞世祖大悅勞之曰無忝汝父矣賜黃金五十兩金織文二匹授宣威將軍信州路達魯花赤時江南初附布宣上意與民更始期年郡中大治部使者以聞帝獎嘆久之即遣使賜以上尊儀以□卒年三十三贈河間路達魯花赤追封范陽郡侯子□初溥化歷監察御史河南廉訪副使彬州路達魯花赤

怯烈

怯烈西域人世居太原由中書譯史從平章政事賽典赤經略川陜至元十二年立雲南行省署為幕官諸洞蠻夷酋長欲附怯烈功居多十五年分省大理□緬人入寇怯烈即以戰功資軍士討之授行中書省左右司員外郎十八年平章納速剌丁遣詣闕敷奏邊事世祖愛其聰辯練達錫虎符□鎮西□□川等路宣撫司達魯花赤兼管軍招討使□戚部□家諸驛阻絕怯烈市馬給傳往來便之□改召□京開以征緬事宜奏對稱旨賜鈔帛及□□□諸王相吾答兒右丞太卜征緬命怯烈率兵船為鄉導拔其江頭城復旋而還從雲南王入緬總兵三千屯鎮驃國設方略招徠其黨由是復業者眾後入覲世祖慰勞之詢以緬國始末擢正議大夫僉緬中行中書省事佩金符頒詔于緬宣布威德緬王稱藩謝遣世子信合八的入貢遷通奉大夫雲南諸路行中書省參知政事進資善大夫雲南諸路行中書省左丞大德四年以疾卒

暗伯

暗伯唐兀人祖僧吉陀迎太祖于不倫答兒哈納之

也太祖嘉其效順命為禿魯哈必闍赤兼怯里馬赤
父禿兒赤襲職事憲宗累官至文州禮店元帥府達
魯花赤暗伯弱冠入宿衛性嚴重剛果有大志嘗覲
迎于燉煌阻兵不得歸乃客居於于闐宗王阿魯忽
之所世祖遣薛徹干等使阿魯忽以通好阿魯忽留
使者數年弗遣暗伯悉以己馬駞厚遺之令逃去薛
徹干等得脫歸具以白世祖世祖稱歎久之既而命
元帥不花帖木兒等征于闐暗伯乘間至行營見薛
徹干於帳中薛徹干曰公之忠義已上聞矣不花帖
木兒遂承制命暗伯權充樞密院客省使俄有旨護

送暗伯妻子來京師未幾宗王乃顏叛世祖親征暗
伯在行間屢捷命為克流速不魯合不同兀等驅萬
戶又諸王哈魯駙馬禿綿答兒等叛暗伯率所部兵
戰于克流速石巴禿之地身中七創所乘馬亦中二
矢自旦至晡奮戰愈力剌禿綿答兒殺之生擒哈魯
以獻世祖嘉其功命長唐兀衛兼僉樞密院事凡分
立諸色五衛軍職襲替屯戍之法多所更定歷同僉
副樞同知至知樞密院事以疾終于位贈推忠保節
功臣資善大夫甘肅等處行中書省右丞上護軍寧
夏郡公謚忠毅子阿乞剌知樞密院事亦憐真班湖

廣省左丞

也速解兒

也速解兒康里人父愛伯伯牙兀太祖時率衆來歸
初以五十戶從軍西征力戰而死也速解兒世其官
從丞相伯顏經畧襄樊攻百丈山鵰子雞功居最及
襄樊圍合即被甲先登賞銀鈔百兩明年破復州殺
其將以功陞百戶主帥言賞不足酬其勞世祖賜金
符加為千戶督五路招討至元十六年改金虎符管
軍總管江南平錄功進懷遠大將軍管軍萬戶領江
淮戰艦數百艘東征日本全軍而還有旨特賜養老

一百戶及般乃反鞍轡有加二十二年移鎮泰州時
籍民丁為兵得萬人以也速解兒為欽察親軍指揮
使統之大德三年以疾卒子七人曰教化的曰黑厮
襲父職以疾卒曰明的牧馬同知曰延壽襲兄職曰
拜顏領哈剌赤曰完澤帖木兒廣德路萬戶達魯花
赤曰哈剌章

昔都兒

昔都兒欽察氏父禿孫隸蒙古軍籍中統三年從丞
相伯顏討李璮叛以功授百戶至元十年告老以昔
都兒代之十一年昔都兒從大軍南征攻取襄陽唐

鄧申裕鈞許等州晏功授忠顯校尉管軍總把賜銀符將其父軍十四年從諸王伯木兒追擊折兒四台岳不思兒等於黑城哈剌火林之地平之十七年賜金符陞武略將軍侍衛軍百戶時亡宋猶有未附城邑昔都兒言於省願自舉兵下之省從其請諸城聞風而附二十四年賜虎符進宣武將軍漢洞左江萬戶府達魯花赤是年秋七月領洞軍從鎮南王征交趾冬十月至其境駐兵萬劫左丞阿八赤命進兵援其一字城射交人奪其戰艦七明年春正月大兵進通僞興道王居與交人戰于塔兒山督戈撻擊之右臂中毒矢流血盈掬灑血奮戰射死交人二十餘仍督諸軍乘勝繼進大敗之遂入其都城四月戰于韓村堡擒其將黃澤是夜二鼓交人突至謀劫營官軍堅壁以待敵失計詰旦鳴鼓出營交人却追殺甚衆還營立木柵增邏卒交人不敢犯五月鎮南王引兵還以昔都兒爲前軍行次陷泥關戰數十合交人却遂還迎鎮南王于女兒關交人四萬餘截其要道時我軍乏食且疲於戰將佐相顧失色昔都兒率勇士奮戈衝擊之交人却二十餘里遂得全師而還鎮南王閔其勞命樞密臣奏陞其秩二十六年賜虎符授廣

威將軍砲手軍匠萬戶府達魯花赤大德二年卒子也先帖木兒襲

列傳卷第二十

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宋濂　翰林待制承直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王禕等
修

撒吉思

撒吉思回鶻人其國阿大都督多和思之次子也初爲太祖弟斡真必闍赤領王傅斡真薨長子只不干蚤世適孫塔察兒幼庶兄脫迭狂恣欲廢嫡自立撒吉思與火魯和孫馳白皇后乃授塔察兒以皇太弟寶襲爵爲王撒吉思以功與火魯和孫分治黑山以南撒吉思理之其北火魯和孫理之從憲宗攻釣魚山建言乘勢定江南帝嘉之憲宗崩阿里不哥爭立諸王多附之者撒吉思馳白塔察兒曰宜協心推戴世祖塔察兒從之及世祖即位以撒吉思所言授北京宣撫賜宮人襲吉剌氏及金帛鞍服及至鎮鋤奸抑猾遼東以寧會高麗有異志帝遣使究治則委罪於其臣洪察忽械送京師道遼東撒吉思訪知洪察忽以直諫忤意即奏辨爲直其事帝命釋之李璮叛命撒吉思附師從宗王哈必赤討之李璮伏誅哈必赤欲屠城撒吉思力爭曰王者之師誅止元惡脅從罔治因撫摩其人衆情大悅拜山東行省都督

經略統軍一使兼益都路達魯花赤辭不拜上言山東重鎮宜選貴戚臨之帝不許賜京城宅一區益都田千頃及璮馬牧園林水碓海青銀鼠裘之屬先後民乏牛具爲之上聞驗民丁力官給之統軍抄不花田游無度害稼病民元帥野速答兒據民田爲牧地撒吉思隨事表聞有旨杖抄不花一百令野速答兒還其田璮故將毛璋欲率諸部謀執撒吉思以歸宋璋黨上變乃襲璋斬之撒吉思嘗慕古人舉親舉讎之義叛帥故卒得與子女悉用公論多之山東歲屢歉爲請於朝蠲粟萬斛又奏蠲其田租山東人刻石頌德卒年六十六後贈安邊經遠宣惠功臣謚襄惠

月乃合

月乃合字正卿其先屬雍古部氏居臨洮之狄道金略地盡室遷遼東曾祖帖木哥仕金爲馬步軍指揮使官名有馬因以馬爲氏仍把掃馬野禮屬徙靜州之天山以財雄邊宣宗遷汴父昔里吉思辟尚書省譯史試開封判官改鳳翔府兵馬判官死國事贈輔國上將軍恆州刺史謚忠愍月乃合好學負氣父死時年方十七奮然投冠于地曰吾父死國

吾猶不能好家難乎會國兵破汴侍母北行艱關鋒
鏑中北見憲宗辭容端謹帝嘉賞之命贊卜只兒斷
事官事以燕故城為治所月乃合慨然以治道自任
政事修舉歲壬子料民丁於中原凡業儒者試通一
經即不同編户著為令甲儒人免丁者實月乃合始
之也性好施予嘗建言立常平倉舉海內賢士楊奐
劉張孝純輩分布諸郡號稱得人又羅致名士敬鼎
臣授業館下薦引馬文玉牛應之輩為參佐後皆仕
至卿相歲己未世祖以親王南征從行至汴令專饋餉
運漕南鹽百萬斤以給公私之費所過州郡汴蔡鄧

元史列傳卷廿一　三

潁之間商農安業軍政修舉月乃合與有力焉及即
位降詔褒獎世祖將親征阿里不哥月乃合出私財
市馬五百以助軍帝厚賚其家曰當償汝也拜禮部
尚書佩金虎符四年南邊不靖月乃合建言光潁等
處立榷場歲可得鐵一百三萬七千餘斤鑄農器二十
萬事用易粟四萬石輸官不惟官民兩便因可以鎮
服南方詔以本職兼領已括户三千與炒鐵冶其業
古漢軍並聽節制未行以疾卒年四十八贈推忠宣
力翊運功臣正議大夫僉書樞密院事上輕車都尉
梁郡侯謚忠懿子孫登仕籍者甚衆至仁宗朝詔行

科舉曾孫祖常博學能文首繼試會試皆為舉首由
翰林應奉拜監察御史彈言忤上官意去居浮光數
年起為翰林待制累遷御史中丞卒謚文貞

昔班

昔班畏吾人也父闊里別斡赤身長八尺智勇過人
聞太祖北征領兵來歸從征回回國數立功將重賞
之自請為本國坤閭城達魯花赤從之仍賜種田户
二百人昔班事世祖潛邸命長必闍赤中統元年以
為北京路達魯花赤改户部尚書宗正府扎魯花赤
阿里不哥之叛帝命昔班詣河西督糧運給軍還至

元史列傳卷廿一　四

西京北涼萬户阿失鐵木兒等方遣兵將從阿里
不哥昔班矯制召其軍赴行在阿失鐵木兒狐疑未
決昔班委曲諭之且曰皇帝兄也阿里不哥弟也從
兄順事也又何疑焉阿失鐵木兒等請夜潰之期以
翌日復命日以兵圍昔班以行明日皆至曰從爾之
言矣即便宜以西京錢糧給其軍遂率之以行入見
帝歎曰戰陣之間得一夫之助猶為有濟昔班以二
萬軍至其功豈少哉海都叛世祖大閲兵將討之先
命昔班使海都徒之罷兵罷驛來朝昔班至海都傳
上旨諭之海都聽命無違罷置驛而承詔安童軍先已

克火和大王部曲盡獲其輜重海都懼將逃謂昔班曰我不難於殺汝念我父嘗受書於汝姑遣汝歸以安童之事聞非我罪也昔班以聞帝曰汝言是也所是來者亦嘗有此言尋命爲中書右丞商議政事妻以宗王之女不魯真公主明年復使海都諭之來歸且曰苟不從我爾能敵諸王藩衛之兵乎海都辭以畏死不敢昔班奉使奔走三年風沙翳目時年已七十矣命爲翰林承旨給全俸養老年八十九而卒子斡羅思密至元二十三年授浙東宣慰使浙東盜起僞鑄印璽僭稱天降大王斡羅思密討平之移鎮廣

西𥛚蠻羅天祐作亂招諭降之年六十九卒子咬住至大三年授典用監卿有盜竊世祖御帶者懸賞五千錠以購賊咬住擒獲之盜伏誅咬住辭賞武宗嘉其不伐予之千錠官至榮祿大夫宗正府札魯火赤

鐵連

鐵連乃蠻人也居絳州祖伯不花爲宗王拔都王傅鐵連魁偉寡言有謀略早歲宿衛王府拔都分土平陽以鐵連監隰州中統初調平陽馬步站達魯花赤至元初宗王海都叛廷議欲伐之世祖曰朕以宗室之故惟當懷之以德其擇謹密足任大事者往使焉左右以鐵連對遂召見語及六事鐵連應對稱旨帝嘉其辯慧曰此事非汝不可然必先請拔都蒙哥鐵木王所相與計事而後行使二人副之鐵連既奉命欲直造海都境視其虛實然後議于諸王副者弗從曰上命我輩先議于王今遽造敵境不可鐵連曰親承密旨汝輩違則當誅副者懼而從之行既至海都日召宗親宴飲伺其隙謀害之鐵連乃厲聲斥之曰且食勿語望語言脫口相摘爲罪耶良久海都曰直哉酒半鐵連求衣爲歡海都嘉其雄辯解與之其妃上之以皮服二襲付之因語其屬曰爲使者當

如是矣厚贈以行既至拔都蒙哥鐵木王所具告以故王曰祖宗有訓叛者人得誅之如通好不從舉師以行天罰我即外應掩襲勦絕不難矣鐵連還悉以事聞因言於帝曰海都兵繁而銳不宜速戰來則堅壁待之去則勿追自守既固則無虞矣帝深然之敕所受海都皮服全飾以金充朝會宜服以表示焉其賞賜不可勝計後屢使拔都王所道遇海都將兵副者前行失對遇害鐵連後至曰我爲天子使可以非禮犯之耶將兵語屈乃曰前者僞使此真使也釋之遂獨得還帝嘗謂侍臣曰有鐵連則朕之宗族將不

失和失海都旣伺技都王爲備已嚴意乃帖然鐵連
始終凡四往返歷十四年帝謂鐵連曰在朝官之要
重者惟汝所擇對曰臣志在王室其事未辦不敢奉
命今臣母在絳州老且病得侍朝夕幸也詔從其請
授絳州達魯花赤至元十五年平陽李二謀亂鐵連
捕問盡得其狀中書奏進其秩帝曰鐵連豈惟能辦
此耶加宣武將軍至元十八年病卒於官年六十四
子答剌帶嗣官信武將軍同知大同路總管府事

愛薛

愛薛西域弗林人通西域諸部語工星曆醫藥初事

定宗直言敢諫時世祖在藩邸器之中統四年命掌
西域星曆醫藥二司事後改廣惠司仍命領之世祖
嘗詔都城大作佛事集教坊妓樂及儀仗以迎導愛
薛奏曰高麗新附山東初定江南未下天下疲弊此
無益之費甚無謂也帝嘉納之至元五年從獵保定
日且久乃從容於帝前語供給之民曰得無妨爾耕
乎帝爲罷獵至元十三年丞相伯顏平江南還姦臣
以飛語讒之愛薛叩頭諫得解尋奉詔使西北宗王
阿魯渾所旣還拜平章政事固辭擢秘書監領崇福
使遷翰林學士承旨兼修國史大德元年授平章政

事八年京師地震上弗豫中宮召問災異殆下民所
致耶對曰天地示警民何與焉成宗崩内旨索星曆
秘文愛薛厲色拒之仁宗時封秦國公卒追封太師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拂林忠獻王子五人也里牙
秦國公崇福使領合翰林學士承旨黑廝光祿卿闊
里吉思同知泉府院事魯合廣惠司提舉

闊闊

闊闊字子清本蔑里吉氏部族世居不里罕哈里敦
之地其俗驍勇善騎射諸族類畏之國初舉族内附
世祖居潛邸選闊闊爲近侍歲甲辰世祖聞王鶚賢

避兵居保州遣使徵至問以治道命闊闊與廉希憲
皆師事之旣而闊闊出使于外迨還而鶚已行思慕
號泣不食者累日世祖聞而異之歲庚戌憲宗復召
鶚至和林仍命闊闊從之時每旦起盛飾其冠服鶚
讓之曰聖主好賢樂善徵天下士命若從學若等不
能稱上上心惟誇衒鮮華以益驕貴之氣恐窒於外
而塞於中道義之言無自而入吾所不取也闊闊深
自悔悟明日俱紵素以進鶚乃許歲壬子奉命僉諸
路軍籍以丁壯産多者充之所至編籍無撓人皆德
之及還帝悅命領怯薛官爲世祖即位特授中書左

丞未幾遷大名路宣撫使以疾卒年四十子堅童字
永叔少孤甫十歲即從王鶚游既長奉命入國學復
從許衡游弱冠入侍禁廷授中順大夫侍儀奉御遷
中議大夫同修起居注及奉使濟南見楊桓賢遂力
薦之至元二十三年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遷吏部
尚書拜未幾特授通議大夫御史臺侍御史二十四
年扈從東征屢戰有功遷燕南河北道提刑按察使
二十八年授正議大夫燕南河北道肅政廉訪使遂
拜河南行省平章政事驛召赴闕未拜以疾卒年三
十九

禿忽魯

禿忽魯字親臣康里亦納之孫亞禮達石第九子也
自幼入侍世祖命與也先鐵木兒不忽木從許衡學
帝一日問其所學禿忽魯與不忽木對曰二代治平
之法也帝喜曰秉秀才朕初使汝往學不意汝即知
此除蒙古學士奉議大夫客省使進兵部郎中遷僉
太史院嘗宴見世祖屢陳說古今治亂政要多所裨
益至元二十年遷中書右司郎中未幾大宗正薛徹干
薦擧其府判署閱諸獄文案嘗暮歸愀然若有求而
未獲者家人問之曰今日所議死案也於我心有足

彼求所以活之未得其方耳他日歸喜曰我得之矣
於法當流從邊地遷吏部尚書時哈剌哈孫爲湖廣
平章嘗與禿忽魯同在大宗正素知其賢舉以自輔
遷資德大夫湖廣右丞時湖南北盜賊乘舟縱橫
刼掠哈剌哈孫患之禿忽魯曰樹茂鳥集樹伐則散
殺一人足矣盜首爲大使者居九江郡守叟剌馬丹
取賂蔽之遣使擒以來獄成殺而令諸市群盜頓息
湖南宣慰張國紀創徵夏稅民弗堪禿忽魯屢請罷
之至元二十九年辰州蠻叛副樞劉國傑僉院唆木
蘭往討之不利移文索辰澧沅民間弩士三千哈剌

哈孫以民弗習戰強之徒傷吾民弗許禿忽魯曰兵
貴訓練乃可用也漢軍不習弩因蠻攻蠻古所利遂
與之果以此獲勝成宗即位遷江浙右丞適歲旱方
至而雨民心大悅未幾平章不忽木卒帝思之問近
侍曰群臣孰有似不忽木者賀伯顏對曰禿忽魯其
人也且先帝所知遂驛召還賜雕鞍弓矢俄遷樞密
副使大德七年卒年四十八贈推忠翊亮佐理功臣
榮祿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大司
徒趙國公謚文肅子山僧仕至晉寧路總管

唐仁祖

唐仁祖字壽卿畏兀人祖曰唐古直子孫因以唐為
氏初畏兀舉國効順唐古直時年十七給事太祖因
屬之睿宗曰唐古直可任大事睿宗未及用莊聖皇
后擢為札魯火赤父蠻蒙文好射獵世祖即位命蠻
為裕宗潛邸必闍赤陞達魯花赤仁祖少穎悟父沒
母教之讀書通諸方語言文字遂習律中統初詔諸貴
胄為質帝親閱之見仁祖曰是唐古直孫耶聰明無
疑也俾習國字至元六年中書省選蒙古掾十六
年錄囚平陽平反冤滯免死者九十七人十八年授
翰林直學士時中書奏真定保定兩路錢穀逋負廢

歲不決遣仁祖往閱其牘皆中統舊案亟還奏罷之
轉工部侍郎除中書右司郎中拜參議尚書省事時
丞相桑哥秉政威焰方熾仁祖論議不回屢忤桑哥
人皆危之仁祖自若也遷工部尚書桑哥以曹務煩
劇特重困之仁祖處之甚安桑哥出使雲中桑哥考工
部織課稍緩怒曰誤國家歲用亟遣驛騎追還就見
桑哥相府中遽命直吏拘往督工且促其期曰違期
必致汝於法左右皆為之懼仁祖退不謂署長從容
諭之曰丞相怒在我不在爾也汝等勿懼宜力加勉
眾皆感勵晝夜倍其功期未及而畢已而桑哥

敗有旨命仁祖往籍其家且曰桑哥以左右之援
得擇眾易駭然曰仁祖曰怒虎之威可再犯邪恐蹈
垣以寬仁祖獨不為之動桑哥竟敗二十八年除翰
林學士承旨中奉大夫遼陽饑奉旨偕近侍速哥左
丞忻都往賑忻都欲如戶籍口數大小給之仁祖曰
不可昔籍之小口今已大矣可俱以大口給之忻都
曰若要善名而陷我于惡邪仁祖笑曰吾二人善惡
眾已的知豈至是而始要名哉我知為國卹民而已
何卹爾言卒以大口給之俄除通奉大夫將作院使
成宗即位尊大母元妃為皇太后以仁祖善書特勅

書冊文復奉詔督工織絲像世祖御容越三年告成
大德五年再授翰林學士承旨資善大夫知制誥兼
脩國史以疾卒年五十三贈榮祿大夫平章政事追
封淮國公謚文貞子起初拔奉訓大夫秘書監提點
至大中選翰林待制後累遷至亞中大夫侍儀使

朶兒赤

朶兒赤字道明西夏寧州人父斡扎簀世掌其國史
初守西涼率父老以城降太祖有旨副撒都忽為中
興路管民官國兵西征道餉不絕無毫髮私時號曰
廉朝清世祖即位斡扎簀以疾卒遺奏同高智耀以

廷請諱名爵賞財用帝皆納焉㬌兒赤年十五通古
注論語孟子尚書帝以時夏子弟多俊逸欲試用之
召見于香閣帝曰朕聞儒者多𢙺言㬌兒赤奏曰陛
下聖明仁智奄有四海惟當親君子遠小人爾自古
帝王未有不以小人而亡者惟陛下察焉帝曰朕於
廷臣有戇直忠言未嘗不悅而受之還許者亦未嘗
加罪蓋欲養忠直而退詭佞也汝言甚合朕意因問
欲何仕㬌兒赤對曰西夏從田實占正軍僕有調用
則又妨耕作上齊野壙十未墾一南軍屯聚以來子
弟蕃息稍衆若以其成丁者別編入籍以實屯力則

地利益而兵有餘矣請為其總管以盡措畫帝可之
乃授中興路新民總管至官録其子弟之壯者墾田
塞黄河九口開其三流凡三載賦額增倍就轉營田
使秩滿入覲帝大悅陞灌川府尹時公府無祿田㬌
兒赤乃以官曠地給民視秩分畝而薄其稅灌川仕
者有祿自此始未幾臺臣奏為雲南廉訪副使時雲
南諸蠻叛僚佐悉稱故而去㬌兒赤獨居守又八月
省臣大懼歸符印欲遁㬌兒赤乃白于衆曰得撤而
後出遷山南廉訪副使未幾復調雲南廉訪使會行
省丞相帖木迭兒貪暴擅[illegible]殺[illegible]伏誅[illegible]

丁將置于極刑㬌兒赤謂之曰生殺之柄繫于天子
汝以方伯之位而專殺意將何為小民雖法且必審
覆況朝廷之臣耶木花爺丁竟獲免尋復其官㚟夷
與蠻相攜發射省臣受賂助其報仇乃詐奏蠻叛起
兵發良民㬌兒赤奏劾竟發之年六十二卒于官子
仁通為雲南省理問天曆二年三月雲南諸王與萬
户伯忽等叛仁通率官軍抗之沒於陣

和尚

和尚玉耳別里伯牙吾台氏祖哈剌察兒率所部歸
太祖父忽都思膂力過人歲壬辰從睿宗破金大將

合達軍于鈞州三峯山以功賜號拔都魯甲午金亡
乙未授管軍百户從攻宋唐鄧潁蔡襄陽郢復信陽
光等州屢立戰功辛亥賜名馬文錦白金甲冑弓矢
乙卯從攻漢上鐵城寨殁于軍贈竭忠宣力功臣資
德大夫中書右丞上護軍沈國公謚武愍和尚襲父
職己未從世祖攻鄂州中統三年李璮叛從國王計
之戰老僧口斬獲甚衆陞阿剌罕萬户府經歷一元
五年攻襄陽兼修營劚贊畫有方都元帥阿术
才可大用十一年從丞相伯顏渡江與宋軍戰
于魯洑新城沈口伯顏上其功世祖嘉獎不

年從平章阿里海牙攻破岳州取沙市至江陵宋安撫使高達城守拒戰和尚直抵城下諭以禍福達遂開門出降以功陞行省郎中從國兵圍潭州潭守臣李芾堅守攻之三月不下十二年城破芾死諸將利於虜畧欲屠其城和尚宜言曰拒我師者宋將耳其民何罪既受其降即是吾民殺之何忍且今列城多未附降而殺之是堅其效死之心也左丞崔斌曰郎中言是平章阿里海牙意亦與合遂從之一城之人賴以全活由是湖南諸郡聞風皆下世祖聞之賞賜加厚改行省斷事官徇地廣西督前軍攻破靜江遂

蕃行宣撫事廣西平授太中大夫常德路達魯花赤以治最聞擢嶺南廣西道提刑按察使時阿里海牙恃功頗驕恣和尚劾奏不少貸遷江南浙西道提刑按察使浙西宋故都民衆事繁在職惟務鎮靜人服其知大體卒于官年四十九贈宣忠守正功臣銀青榮祿大夫司徒上柱國追封沈國公謚莊肅子千奴

千奴以御史大夫月魯那延薦入見大安閣世祖念其功臣子即以其父官授之拜武德將軍江南浙西道提刑按察使時江浙行中書省行御史臺皆治杭千奴上言行省專控江浙在杭爲宜行臺總鎮江南不宜偏在杭且兩大府並立勢偪則事窒情通則威褻盍移行臺於要便之所後數年遂移行臺於江東遷山南湖北道提刑按察使二十六年加明威將軍遷淮西江北道提刑按察使時桑哥秉政擅權勢焰熏灼人莫敢言千奴乘間入朝見帝於柳林極陳其罪狀帝爲之改容未幾桑哥伏誅又上言其黨猶布中外宜早處分改立肅政廉訪司進廣威將軍授江北淮東道肅政廉訪使三十一年遷江東建康道肅政廉訪使丁祖母憂服闋東平大名諸路有諸王牧爲草地與民田相間互相侵冒有司視強弱爲予奪

連歲爭訟不能定乃命起千奴治之其訟遂息大德二年授大中大夫建康路總管未行奉詔使淮東西問民疾苦察官吏能否千奴勤于咨訪興利除害還奏事民便宜三十事多見采用歷江西湖東江南湖北兩道廉訪使時中書平章伯顏等固位日久黨與衆盛所任之人徇情弄法綱紀漸壞千奴撫其實上于憲臺以聞伯顏等皆被黜前後七持憲節剛正不撓聞朝廷事有不便必上章極論未嘗以內外爲嫌七年授嘉議大夫大都路總管兼大興府尹馭吏治民有方以暇日正街衢表里巷國學興工尤盡其力

仍進通議大夫同僉樞密院事上疏言蒙古軍在山東河南者往戍甘肅跋涉萬里裝橐鞍馬之資皆其自辦每行必鬻田産甚則賣妻子戍者未歸代者當發前後相仍困苦日甚今邊陲無事而虛殫兵力誠爲非計請以近甘肅之兵戍之而山東河南前戍者官爲出錢贖其田産妻子庶使少有瘳也詔從之未幾遷參議中書省事贊決機務精練明敏凡干祿之人由他道進者一切不用時論翕然稱焉成宗崩迎仁宗於潛邸奉武宗即位危疑之際彌綸補益之功爲多拜榮祿大夫平章政事商議樞密院事左遷萬

戶府達魯花赤提調屯田事賜玉帶延祐五年乞致仕帝憫其衰老從其請仍給半俸終其身退居濮上築先聖宴居祠堂於歷山之下聚書萬卷延名師教其鄉里子弟出私田百畝以給養之有司以聞賜額歷山書院家居七年而卒年七十一贈推忠輔治功臣光祿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上柱國追封衛國公諡景憲子龍寳監察御史壽童洪澤屯萬戶早卒不蘭奚南臺御史觀音保襲洪澤屯萬戶字顏忽都赴進士知鄭州以治行第一入爲翰林國史院經歷

劉容

劉容字仲寬其先西寧青海人高祖阿華西夏主尚食西夏平徙西寧民於雲京容父海川在徙中後遂爲雲京人容幼穎悟稍長喜讀書其俗素尚武容亦善騎射然非其好也中統初以國師薦入侍皇太子於東宮命專掌庫藏每退直即詣國子祭酒許衡衡亦與進之至元七年世祖駐蹕鎮海聞容知吏事召至命權中書省掾事畢復前職以忠直稱十五年奉旨使江西撫慰新附之民或勸其頗受送遺歸賂權貴人可立致榮寵容曰剥民以自利吾心何安使還

惟以書籍數車獻之皇太子悉嫉者從而讒之由是稍疏容然容亦終不辯會立詹事院容上言曰太子天下本苟不得端人正士左右輔翼之使傾邪側媚之徒進必有損令德聞者是之俄命爲太子司議改秘書監未幾出爲廣平路總管富民有同姓爭財産者訟連年不決容至取籍考二人父祖名字得其實立斷之爭者遂服皇子雲南王至汴其達魯花赤某欲厚斂以通賄于王容請自從乃減其費後以疾卒於官年五十二

迦魯納答思

迦魯納答思畏吾兒人通天竺教及諸國語翰林學
士承旨安藏扎牙答思薦於世祖召入朝命與國師
講法國師西番人言語不相通帝因命迦魯納答思
從國師習其法及言與字期年皆通以畏吾字譯西
天西番經論既成進其書帝命鋟板賜諸王大臣西
南小國星哈剌的威二十餘種來朝迦魯納答思於
帝前敷奏其表章諸國讋服朝議興兵討暹國羅斛
馬八兒俱藍蘇木都剌諸國迦魯納答思奏此皆蕞
爾之國縱得之何益興兵徒殘民命莫若遣使諭以
禍福不服而攻未晚也帝納其言命岳剌也奴帖滅

等往使降者二十餘國至元二十四年丞相桑哥奏
爲翰林學士帝曰迦魯納答思之官非汝所當奏也
既而擢翰林學士承旨中奉大夫遣侍成宗於潛邸
且俾以節飲致戒成宗即位思其忠遷榮祿大夫大
司徒憐其老命乘車入殿仁宗即位廷議汰冗官獨
迦魯納答思爲司徒如故仍加開府儀同三司賜玉
斝一是年八月卒

闊里吉思

闊里吉思蒙古按赤歹氏曾祖八思不花從攻乃蠻
欽察兀羅思馬扎兒回回諸國常爲先鋒攻敵太祖

嘉之賜以虎符及前降豐州雲州擢充宣撫使祖忽
押忽辛襲職佩虎符憲宗嘗語之曰汝所佩金符舊
矣何以旌世功命改製以賜之中統三年改河中府
達魯花赤卒父藥失謀擢襄陽統軍司經歷改宿州
達魯花赤皆不拜樞密副使孛羅御史中丞木八剌
引見世祖奏曰此忽押忽辛子也冝以其祖父虎符
授之擢中順大夫金剛臺達魯花赤繼改光州屢遷
安東州河中府及溫州潞州以建康路達魯花赤致
仕闊里吉思初以宿衛充博兒赤至元二十五年擢
朝列大夫司農少卿賜金束帶遷中議大夫司農卿

陞資善大夫司農卿拜榮祿大夫行湖廣平章將兵
討海南生黎諸峒寨又明年平之師還徵入見賜玉
束帶金銀幣帛弓矢甲胄及寶鈔鞍勒得旨還鎮成
宗即位入見賜海東青鶻白鶻各一及衣服有差大
德二年改福建行省平章未幾以福建隸江浙改福
建道宣慰使都元帥陞征東省平章政事高麗刑政
無節官冗民稀闊里吉思因悉加裁正以聞有旨徵
入見俾條析便民事宜大德五年復拜湖廣平章踰
年改陝西以目疾還京師加官至金紫光祿大夫雲
南諸路行中書省左丞相卒年六十六子完澤湖廣

右丞征廣西賊卒于軍

小雲石脫忽憐 八丹附

小雲石脫忽憐畏吾人仕其國爲吾魯愛兀赤猶華言大臣也太祖時與其父來歸從征回回國還事睿宗於潛邸真定睿宗分地以爲本路斷事官子八丹事世祖爲寶兒赤鷹房萬戶從征哈剌張有功賜男女各一人金一錠及銀甕等物征阿里不哥戰於昔門禿日三合殺獲甚衆賜金一錠後以鷹房萬戶從裕宗北征至鎮海你里溫賜銀椅及鈔一萬五千貫命歸守真定未幾命行省揚州八丹辭曰臣自幼未

嘗去陛下願留侍左右改隆興府達魯花赤遷授中書右丞諭之曰是朕舊所居汝往居之八丹又辭帝不允居三年海都叛奉旨從甘麻剌太子往征之師還以功賜金一錠卒贈銀青光祿大夫司徒子阿里鷹房千戶石得安西王相府官德暇汝定府達魯花赤阿散甘肅行省平章政事臘真吉會同館使同知通政院有政蹟官至榮祿大夫中書省平章政事燕翰林學士承旨通政院使卒子察乃金紫光祿大夫中書省平章政事察乃子十八人若立平知樞密院事撒的爲中書省參知政事

斡羅思

斡羅思康里氏曾祖哈失伯要國初欵附爲莊聖太后宮牧官祖海都從憲宗征釣魚山殁于陣父明里帖木兒世祖時爲必闍赤後爲太府少監斡羅思至元十九年爲內府必闍赤二十一年拜監察御史遷雲南行省理問領雲南王府事後以忤桑哥被譖籍其家雖金玉帶各一黃金五十兩皆上所賜者乃以公用係官華畜加之罪帝曰口腹之事其寢之二十六年置八番羅甸宣慰司進嘉議大夫宣慰使時諸蠻叛服不常斡羅思平之乃立安撫等司以守焉二

十八年平楊都要等九月進中奉大夫錫虎符明年爲八番順元等處宣慰使都元帥賜三珠虎符大德六年授通奉大夫羅羅思宣慰使兼管軍萬戶進正奉大夫武宗立召還授資善大夫中書左丞領武衛親軍都指揮使大都屯田府事尋進榮祿大夫中書右丞兼翰林國史承旨仍領武衛屯田屢奉旨賜賞莊第宅固辭還四川行省平章政事至大二年召還以痿痹臥病不起皇慶二年卒年五十有六贈光祿大夫益國公子博羅普化初直宿衛爲速古兒赤至大元年爲翰林侍講學士以父疾歸侍延祐四年從

入侍爲速古兒赤扎撒孫至治元年爲速古兒赤五
人之長兼領皇后宮寶兒赤二年擢授河南府同
知予察罕不花領其所掌宿衛天曆元年見文宗于
沐入直宿衛爲温都赤拜監察御史繼遷御史臺經
歷中書右司郎中授中憲大夫隆禧總管府副達魯
花赤

朶羅台

朶羅台唐兀氏祖小丑太祖既定西夏括諸色人匠
小丑以業弓進賜名怯延兀蘭命爲怯憐口行營弓
匠百户徙居和林卒父塔兒忽台襲職阿里不哥叛

塔兒忽台從戰于失木里禿之地死之朶羅台從萬
户也速解兒王哇赤等累戰有功授前衛親軍百户
積官昭信校尉芍陂屯田千户所達魯花赤後以疾
退朶羅台之弟闊闊出亦業弓嘗獻所造弓帝稱善
問其父何名闊闊出對曰塔兒忽台臣之父也帝見
其狀貌魁偉且問其能射乎左右對曰能試之果然
遂命爲近侍明年武備寺臣復以其弓獻九奏用之
帝曰孔子言三綱五常人能自治而後能治人能齊
家而後能治國汝可以此言諭之而後用之俄擢爲
大今資勝庫達魯花赤尋陞卿兵器之所貯總

管唐兀海牙以庫作公署寘甲仗於廡字中多被竊
取之害闊闊出言於帝復之其責其償兵器之既壞
者使者薛綽不花納速魯丁以擬取鷹房軍衣甲弓
矢若干闊闊出責其入文書領去時憲副速魯蠻令
毋入文書丘命有司封鑰其庫將點視之闊闊出不
從事聞帝命笞速魯蠻罷之大德元年陞大同路武
州達魯花赤兼管本□諸軍奥魯勸農事又監建州利用
改僉四川道廉訪司事拜監察御史累官中大夫大
宗路總管卒于官朶羅台之子脫歡初直宿衛歷御
史臺譯史拜監察御史遷四川行省左右司員外郎

四川廉訪司僉事樞密院都事陞斷事官其在四川
時嘗上疏曰内外修寺雖支官錢而一椽一瓦皆勞
民力百姓嗟怨感傷和氣宜亟停罷仍減省供佛飯
僧之費以紓國用如此則上悉天心下合民志不求
福而福自至矣回回户計多富商大賈宜與軍民一
體應役如此則賦役均矣爲國以善爲寶九子女玉
帛羽毛齒革珍禽奇獸之類皆喪德喪志之具今後
回回諸色人等不許貢寶中賣以虛國用違者罪而
没之如此則富商大賈無所施其奸僞而國用有富
積矣兵部侍郎懲直劉功當時稱之

也先不花

也先不花蒙古怯烈氏祖曰昔剌斡忽勒兄弟四人長曰脫不花次曰怯烈哥季曰哈剌阿忽剌方太祖微時怯烈哥已深自結納後兄弟四人皆率部屬來歸太祖以舊好遇之特異他族命爲必闍赤長朝會燕饗使居上列昔剌斡忽勒早世其子孛魯歡幼事睿宗入宿衛憲宗即位與蒙哥撒兒密賛謀議拜中書右丞相遂專國政賜真定之束鹿爲其食邑至元元年以黨附阿里不哥論罪伏誅子四人長曰也先不花次曰木八剌初立御史臺爲中丞次曰答失蠻累官至銀青榮祿大夫次曰不花帖木兒拜榮祿大夫四川省平章政事也先不花初世其職爲必闍赤長裕宗封燕王世祖命也先不花爲之傅嘗謂之曰也先不花吾舊臣子孫端方明信閑習典故爾每事問之必不使爾爲不善也二十三年拜上柱國光祿大夫雲南諸路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時阿郎可馬丁諸種蠻夷爲變討平之遂立登雲等路府州縣六十餘所得戶二十餘萬官其酋長定其貢稅邊境以寧大德二年遷湖廣行省平章爲政不怒而威不察而明大事集議衆論不齊徐決一言切中事理咸出人

意表會汴梁行省有妖狐飛語連湖廣平章政事劉漢傑右丞燕公楠朝廷譯召二人若入二人與也先不花嘗有違言也先不花急遣使附奏明其無他二人皆得釋八年遷平章河南行省河決落黎堤勢甚危督有司先士卒以備之汴以無患九年進拜上柱國銀青榮祿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左丞相賞賜無虛月方面以安至大二年卒天曆二年贈推忠守正佐運翊戴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恒陽王謚文貞子五人曰亦憐真曰禿魯曰答思曰怯烈曰按攤亦憐真事裕宗於東宮爲家令累拜銀青榮祿大夫湖南等處行中書省左丞相延祐元年卒天曆元年贈推誠輔治宣化保德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武昌王謚忠定禿魯歷事四朝起家宗正府也可扎魯花赤拜開府儀同三司中書右丞相御史大夫太傅錄軍國重事薨天曆二年贈懷忠秉義翊宣弼亮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廣陽王答思仕至資德大夫湖南宣慰使怯烈仕至中政使按攤事成宗襲長宿衛有旨給七乘傳使往侍其父也先不花于湖廣諸道憲司以按攤孝行聞拜中奉大夫海北海南道宣慰使都元帥海南

與安南占城諸夷接境海盜生禁叛服不常按撫咸
望素著夷人帖服生黎王高等二十餘洞皆願輸貢
稅在鎮期年以省親辭去至大二年拜資德大夫、
書右丞行浙東道宣慰使司都元帥未幾奔父喪、
武昌以哀毀致疾卒天曆二年贈秉義效忠著節佐
治功臣太保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許進趙國
公中書左丞相謚貞孝子阿答由宿衛起家湖南道
宣慰副使歷拜奎章閣大學士宗祿大夫太禧宗禋
院使都與制神御殿事

列傳卷第二十一

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臣宋濂翰林待制承直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臣王禕等奉

勅修

鐵哥朮

鐵哥朮高昌人世居五城後徙京師曾祖父達釋有
謀略爲國人所信服太祖西征高昌國主懼以錦衣
白貂帽名達釋與謀達釋知天命有歸勸其主執贄
稱臣以安其國由是號爲尚書太祖班師諸王言於
帝曰達釋之子野里朮驍勇善戰所將部落文強大
聞其人每思率衆効順而未有機便盡致之乎太祖

乾隆十年補刊

是其議即詔給驛馬五百疋與俱來既至引見甚悉
重之丙午太祖西征野里朮別從親王按只台與敵
戰有功甚見親遇王方以絳蓋障日而坐及聞野里
朮議事喜見顏色稱善久之既退撤其蓋送之卜里
遂得兼長四環衛之必闍赤壬辰從國兵討金以戰
功最多賞賚優渥甲午副忽都虎籍戶口籌其賦
役公諸功臣以地人服其敏鐵哥朮野里朮長子也
尤沉敏有才嘗有擁兵叛者鐵哥朮率族人與戰于
魚兒濼時軍興符檄繁急鐵哥朮一以其國書識之
無遺失者帝嘉其忠至元中擢爲深州達魯花赤遷

德安府達魯花赤適土人蔡知府者以衆叛鐵哥术率衆先登冒矢石身被數槍猶戰不已遂討平之主將怒將屠其城鐵哥术請曰叛者蔡知府數人而已城中之人何預焉盍誅其黨與而止毋令濫及非辜主將嘉其誠懇城遂得全累官至嘉議大夫婺州路達魯花赤所在咸著政績大德己亥卒成宗勑其孫海壽載其柩歸葬京師贈榮祿大夫江浙行省平章政事柱國封雲國公諡簡肅子四人義堅亞禮幼給事裕宗宮至元十五年爲中書省宣使嘗使河南適汴鄭大疫義堅亞禮命所在村郭構室廬備醫藥以

畜病者由是軍民全活者衆還直省舍人承中書檄徵考上都儲偫及還帝賜錦衣貂裘一襲以旌其能出爲湖州路達魯花赤卒于官月連术同知安陸府事八扎同知宣政院事孫九人海壽義堅亞禮子也由宿衛世祖朝累官至太中大夫杭州路達魯花赤招復流民有恩惠卒贈翰林直學士封范陽郡侯諡惠敏

塔出

塔出布兀剌子也幼孤長善騎射至元元年入侍世祖占對多稱旨賜以寶貨衣物四年給以察罕食邑賦稅之半又還其所俘遞戶三十七年降金虎符授昭勇大將軍山東統軍使鎮莒密膠沂郯邳宿即墨等城設方略謹斥候宋人不敢北鄉九年詔更統軍司爲行樞密院改僉樞密院事敗宋兵攻下瀕淮堡柵略地漣海獲人畜萬計宋人蔣德勝來降塔出表言宜加賞賚以勸來者於是賜黃金五十兩白金倍之十年改僉淮西等處行樞密院事城正陽以扼淮海諸州兵宋陳奕守安豐廬壽等州兵數撓其役塔出選精銳日十數戰奕遁去卒城正陽宋人復造戰艦於六安欲攻正陽塔出詗知之率騎兵焚其艦皖

饋久不繼出兵據險潛取安豐麥以餉軍宋兵壁桃河口塔出將奇兵大破之十一年朝議淮上諸郡宋之北藩城堅兵精攻之不可猝下徒老我師宜先度江剪其根本留兵淮甸絕其救援則長江可乘虛而度也於是以塔出爲鎮國上將軍淮西行省參知政事帥師攻安豐廬壽等州俘生口萬餘來獻賜蒲萄酒二壺仍以曹州官園爲第宅給城南閒田爲牧地宋夏貴帥舟師十萬圍正陽決淮水灌城幾陷帝遣塔出往救之道出潁州遇宋兵攻潁戍卒僅數百人盛暑塔出即發公庫弓矢驅市人出戰預度潁之北

闗攻易破乃急徙民入城伏兵以待是夜宋人果焚北闗火光屬天塔出率衆從暗中射之矢下如雨宋軍退走至沙河大破之溺死者不可勝計明日長驅直走正陽時方霖雨突圍入城遂堅壁不出俄復開霖與右丞阿塔海分帥銳師以出渡淮至中流皆殊死戰宋軍大潰追數十里斬首數千級奪戰艦五百餘艘遂解正陽之圍塔出乃上奏方事之殷宜明賞罰俾將士有所懲勸帝納其言頒賞有差秋八月淮西行省徙爲行院塔出引兵渡淮屯廬揚間十二年從丞相伯顏以舟師與宋軍戰宋軍大潰其臣賈似

道奔揚州遂分兵四出克池州取太平順流東下至建康丹徒江陰常州皆望風迎降時揚州未附諜告揚州人將夜襲瓜洲守將乞援塔出設伏以待揚州軍果夜至塔出拒西津邀擊之殺獲溺死者甚衆入朝帝賜玉帶旌其功授淮東左副都元帥仍佩金虎符十三年加通奉大夫參知政事領淮西行中書省事時沿淮諸州多附塔出禁使掠撫瘡痍練士卒脩姦究境内帖然俄遷江西都元帥征廣東塔出宣布恩信所至溪峒納款廣東遂平十四年加賜雙虎符爲江西宣慰使宋益王昰廣王昺走保嶺海復改江

西宣慰司爲行中書省[illegible]授塔出資政大夫中書左丞行中書省事[illegible]以二王事入議帝命張弘範李恒總兵進討塔出留後以供軍須物江西甫定帝命察其城塔出即表言贛章諸郡皆瀕江城寨瀕從溢無城必至壁溺聚之不便帝從之降之初有誅畔者既敗獲矣塔出謂同僚曰撫治乖方之所致也中閒豈無詿誤止誅其渠魁盡釋餘黨瑞州張公明與左丞呂師夔謀爲不軌塔出廉知其詐曰狂夫欲求貨耳若以曖昧言遽聞之朝廷則大獄滋興也久之呂師夔既居相職詎肯爲狂妄之

事若遷延不決恐彼驚疑反生異謀乃斬公明而後聞帝是之十七年入覲賜勞有加復命行省於江西尋以疾卒於京師時年三十七妻明理氏以貞節稱旌其門閭二子長幸牙襲爵中奉大夫江西宣慰使次必宰牙仕至征東行中書省左丞妻伯牙倫泰安郡武穆王李曾歡之女亦守義有賢行

塔里赤

塔里赤康里人其父也里里白太祖時以武功授帳前總管從征至洛陽得唐白樂天故址遂家焉塔里赤幼穎異好騎射襲父職參佐戎幕

古度軍馬動令以宜行省兵尤擇重臣時南北民戶主客良賤雜揉蒙古軍人以馬宜地互相屯攬命塔里赤至其地理之軍民各得其所由是世祖知其能俾領蒙古軍圍樊襄塔里赤躬冒矢石所向摧陷攻城破襄陽降從丞相伯顏渡江駐臨安承命平章與宋赤等分為六路追襲宋二王塔里赤領軍至福建所過秋毫無犯降者如歸宋都統陳宗榮率衆來降以功遷福建招討使時諸郡盜起其最盛者陳吊眼擁衆五萬陷漳州行省承制命塔里赤爲閩廣大都督征南都元帥總四省軍復漳州生擒陳吊眼戮于市

餘黨悉伏誅繼從征交趾擊敗黃聖許等積功加鎮國上將軍三珠虎符廣東兩江道宣慰使都元帥賀州盜起塔里赤討平之改福建宣慰使又改浙東金齊發卒贈輔國上將軍浙東道宣慰使都元帥諡軍追封臨安郡公子二人脫脫木兒武信州新軍萬戶府達魯花赤萬奴廣西宣慰使都元帥

塔海帖木兒

塔海帖木兒谷谷黑帶人其先在太祖時從國王木華黎收中原爲千戶下蒙古軍總管以西八州破金將王公佐宋斬公佐從攻陝右征河西城金皆有功賜雅田戶二百七十曾祖忒木勒哥嗣從都元帥塔海紺卜征蜀死於興元祖扎剌帶嗣扎剌帶卒父拜答兒尚幼從祖扎里答术柏繼襲其職扎里從都元帥大答征蜀以所統軍二百人破宋軍于巴州斬首三百級生擒五十餘人答术以西川行樞密院檄領兵三千人救硐門大敗宋軍斬首三百餘級俘百餘人以歸拜答兒既長始以父官從行省也速帶兒征建都死軍中塔海帖木兒襲父職初從行院忽敦圍嘉定嘉定降進圍重慶守將張珏出師迎敵塔海帖木兒力戰陷陣功最多十五年又以都鎮軍二百

人破宋軍於白水江奪戰船一俘其衆十三人陞宣武將軍管軍總管從也速答兒征亦奚不薛又從征都掌蠻皆以爲前鋒殺獲甚衆九溪蠻散猫大盤蠻尚木的世用等叛從行省曲立吉思帥師往討皆擒之及殺其酋長頭狗等也速答兒藥剌罕率兵萬八會雲南兵討烏蒙蠻至閘竄其酋長阿蒙率五百餘與奔麻布蠻地塔海帖木兒以四百人追至山箐中大敗之擒阿蒙以歸二十六年又從也速答兒西征不知所終

口兒吉

口兒吉阿速氏憲宗時與父福得來歸從直宿衛領阿速軍三十戶世祖時口兒吉以百戶從元帥阿朮伐宋有功賜以白金等物宋平命充大宗正府也可札魯花赤領阿速軍從征海都以功受上賞師還成宗命宣撫湖廣等處訪求民瘼還仍舊職至大元年武宗命充左衛阿速親軍都指揮使進階廣威將軍四年卒子的迷的兒由玉典赤改百戶領阿速軍從指揮也不干征叛王乃顏却金剛奴軍于鐵寶直之地降唐兀台等千戶以功受賞至大四年襲父職授明威將軍阿速親軍都指揮使子香山事武宗仁宗

宜宿衛天曆元年九月兵興從戰宜興擊殺敵兵七人自昱至薊却敵兵凡一十三處以功賜金帶一授左阿速衛都指揮使

忽都

忽都蒙古晃羅帶氏父孛罕事太祖備宿衛至太宗時爲鎮西行省領蒙古漢軍從攻河中潼關河南與拜只思扎忽歹阿思蘭攻秦鞏及仁和諸堡又與拜只思守京兆歲乙未授左手萬戶從都元帥答海紺卜出征卒軍中憲宗命忽都將其軍從都元帥大答攻邑州又從都元帥紐璘渡馬湖江破宋敘州兵於老君山下中統元年宋將以舟師二千犯成都新津忽都逆擊敗之斬首百五十級至元元年授蒙古漢軍總管二年從都元帥百家奴敗宋將夏貴於懷安五年卒子扎忽帶時在宿衛弟忽都答立襲其職忽都答立卒扎忽帶嗣爲千戶從行樞密院圍重慶重慶守張珏遣勁卒數千出挑戰扎忽帶力戰大破之回軍圍瀘州木下行樞密院遣入朝計事授宣武將軍管軍總管復還攻瀘登城與瀘兵搏戰而死子阿都赤嗣

孛兒速

孛兒速脫脫忒氏世祖時直宿衛扈駕征哈剌章還帝駐蹕六盤見河北有駕舟而來者顧謂左右曰是賊也奈何孛兒速進曰臣請禦之即解衣探渡揮戈刺死舟中二人奪其舟就斬舟中之人餘衆失措帝命左右悉擒之哈刺章平以功論賞子答答呵兒從征宋可有功由宿衛陞武德將軍揭只揭烈温千戶所達魯花赤從征叛王乃顏也不干等皆戈戮死數人擒也不干收其所管欽察之民武宗時進懷遠大將軍元帥卒

月舉連赤海牙

月舉連赤海牙良凡兒從憲宗征釣魚山奉命從趙樂以療師疫賞白金五十兩從太子忽哥赤征雲南戰數勝中統三年火都古答離叛領兵與討平之至元十二年佩虎符為隴右河西道提刑按察使元朗孩火石顏謀亂從皇太子安西王往鎮之皇太子賜以白金五十兩十五年與伯速帶平土魯皇子復賜金衣腰帶金盞且以其功聞十七年進官嘉議大夫仍居舊職二十年進中奉大夫四川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二十一年以疾歸卒明大德八年參與中贈推忠宣力定遠功臣資善大夫陝西行省左丞護軍追封威寧郡公謚襄靖

阿答赤

阿答赤阿速氏父昂和思憲宗時佩虎符為萬戶阿答赤扈從憲宗南征與宋兵戰于釣州以功賞白銀阿里不哥叛從也兒怯等征之有功世祖中統三年從征李璮身二十餘戰累功授金符千戶丞相伯顏平章阿朮之平江南也阿答赤皆在行中著戰功歿于陣帝憫之賜鈔七十錠白金五百兩為葬具仍賜欽察之民一千一百二十九戶令其子伯答兒襲職伯答兒從別剌迭失北征叛王兀吉剌只兒瓦台

戰于牙里伴朵之地以功充上等進定遠大將軍後衛都指揮使兼右阿速衛事從阿速軍往征別失八里與敵兵累戰殺捷樞密臣以其功聞賞白金鞍褒弓矢鞍轡等物復以銀坐椅賜之子斡羅思由宿衛陞僉隆鎮衛親軍都指揮使司事賜一珠虎符天曆元年從降上都若干數特賜三珠虎符陞本衛都指揮使

明安

明安康里氏至元十三年世祖詔民之蕩析離居及僧道漏籍諸色人不當差徭者萬餘人充貴赤令明安領之明安歲扈駕出入克勤于事二十年授定遠大將軍中衛親軍都指揮使明年賜佩虎符領貴赤軍北征又明年立貴赤親軍都指揮使司命為本衛達魯花赤二十四年領蒙古軍八千北征明年至別失八剌哈思之地與海都軍戰有功二十六年冬十二月別乞憐叛劫取官站脫脫火孫塔剌海等明安率衆追擊之五戰五捷悉還之至杭海強民闊闊台撒兒塔台等率衆作亂奪三站地劫脫脫火孫明安引兵又追擊之盡奪其軍二十七年秋七月布四麻當先別乞夫出春伯顏馬兀者台朵兒八兒答兒塔里

雅赤等掠四怯薛牛馬畜以叛，劫滅烈太子、昔博赤
并斡脫布伯各投下民殆盡，明安將兵追擊于汪吉
昔博赤之城，賊軍敗走，還所掠之民，并獲其牛馬畜
牧等以歸。時出伯、伯都所領軍乏食，奉旨以明安所
獲[illegible]牧齊之。二十九年，以功陞定遠大將軍、貴赤親
軍都指揮使司達魯花赤。時別失八剌哈孫盜起，詔
以兵討之，戰于別失八里禿兒古闌，有功。賊軍再合
四千人於忽蘭兀孫，明安設方略與戰，大敗之。大德
二年，復將兵北征，與海都戰。七年，殁于軍。子曰帖哥
台，曰孛蘭奚。帖哥台初爲昭勇大將軍、貴赤親軍都

指揮使司達魯花赤，及改元萬戶府，以其叔父脫迭
出代之。帖哥台後以萬戶改宗仁衛親軍都指揮使，進
銀青榮祿大夫、平章政事。子曰普顏忽里，曰善住。普
顏忽里，懷遠大將軍、貴赤親軍都指揮使司達魯花
赤。善住初入宿衛，歷中書直省舍人、諸色人匠達魯
花赤，遷奉議大夫、僉中衛親軍都指揮使司事。天曆
元年九月，賜佩一珠虎符，從丞相燕帖木兒禦敵檀
州等處，又率其家人那海等一十一人自出乘馬與
遼軍戰，卻其軍，俘八十四人以歸，丞相嘉之。孛蘭奚
昭武大將軍、中衛親軍都指揮使，積官銀青榮祿大

夫、太尉[illegible]使[illegible]
乞台海襲職

忽林失

忽林失，八魯剌䚟氏。曾祖不魯罕罕劄，事太祖，從[illegible]
[illegible]八[illegible]千戶，以其軍與太赤[illegible]等戰[illegible]
[illegible]帝[illegible]兵拔之，以功陞萬戶，賜黃金五十兩、白
金五百兩，押直宿衛。祖許兒台，年十五能騎射，以
勇略稱，從[illegible]欽察，爲千戶，領兵[illegible]從世[illegible]伐
宋[illegible]敗之。父[illegible]爲軍器
監[illegible]從世祖[illegible]阿里不哥，以功受上賞，[illegible]奉旨使

西域，籍[illegible]帝方欲大用之，而卒。忽林失
初入宿衛，後以千戶從征乃顏，馳馬奪戈，衛擊敵營，
矢下如雨，身被三十[illegible]創，成宗[illegible]視[illegible]左右出其鏃，命
醫療之。以其功聞，世祖以兌宋所得銀甕及金酒器
[illegible]之，命領[illegible]後以千戶從皇子闊闊出出征
[illegible]都都兀等戰，有功。成宗
[illegible]改萬戶，與叛王斡羅思察
[illegible]從賜銀[illegible]。武宗嘗曰
[illegible]
[illegible]即位[illegible]

特孚子幹不倫初奉興聖太后旨充千户俄改充萬
户代其父職尋罷歸其父所受司徒印及萬户符於
有司仍直宿衛致和元年秋八月在上都思武宗之
恩與同志合謀奉迎文宗會同事者見執乃乘隙得
奔還大都特賜龍衣一襲命為通政院使天曆元年
九月同丞相燕帖木兒敗王禪等兵于紅橋又戰于
白浮又戰于昌平東又戰于石槽帝嘉其功拜榮祿
大夫知樞密院事以世祖常御金帶賜之

失剌拔都兒

失剌拔都兒阿速氏父月魯達某憲宗時領阿速十

人入覲充阿塔赤從世祖至哈剌之地戰數勝充元里
羊哈台以其功聞賜所俘人一口以賞之後以金瘡
發卒失剌拔都兒至们脫別之地帝特賜白金楷帶
牛馬等物至元二十一年從丞相伯顏南征有功仍
充阿塔赤帝嘗命放海青曰能獲新者賞之失剌拔
都兒即援弓射一兎二禽以獻賞沙魚皮雜帶及彩
裹且命於尚乘寺為少卿於阿速為千户二十四年
授武畧將軍管阿速軍千户賜金符乃顏叛從諸王
和元魯往征之力戰有功乃顏平帝賞以金腰帶及
銀交牀等二十五年進武德將軍尚乘寺少卿兼阿

速千户征合答安等叛之獲其駝馬等物成宗嘉其
功以軍二千益之討[illegible]所將之以功受賞大德
六年卒子那海襲其職至大二年進宣武將軍右
衛阿速親軍都指揮使賜二珠虎符泰定二年卒加
明威將軍

徹里

徹里阿速氏父別吉八在憲宗時從攻釣魚山以功
受賞徹里事世祖充火兒赤從征海都親戈擊其前
鋒官軍二人陷陳被而出之以功受賞後從征杭海
獲其牛馬畜牧悉以給軍食帝嘉之賞鈔二千五百

錠仍以分賚士卒成宗時盜據傳落脫兒之地命將
兵討之獲三千餘人誅其首長還奏命同客省使拔
都兒等往八兒刊之地以所獲人口畜牧悉給其
主軍還帝特賜鈔一百錠武宗居潛邸亦以銀酒器
賞之至大二年立左阿速衛授本衛僉事賜金符皇
慶二年從湘寧王北征以功賜一珠虎符子失列門
直宿衛致和元年秋八月從知院脫脫木兒至潮河
川獲完者八都兒愛的斤等十二人戮八人執四人
歸京師復於宜興遇夾剌乃馬台等迎戰奮戈擊死
二人以功賞白金楷帶天曆元年從擊禿滿台兒之

兵于兩家店殺其四人復以功受賞從戰薊州又殺其四人十一月又追殺十二人于檀子山以功授左衛阿速親軍都指揮使司僉事

昔剌

昔剌兀速兒吉氏至元九年見世祖詔入太官直從討叛王乃顏賜白金楮幣甲胄鞍馬以其才堪使遠成宗特使高麗使和林使江西福建不失使指授忠勇校尉中書直省舍人出監息州遷奉訓大夫武宗詔曰昔剌世祖舊臣可授奉議大夫都水監卿明年加嘉議大夫又明年佩金虎符兼遼東水韃靼

女直萬户府達魯花赤延祐元年特授資善大夫遼陽等處行中書省左丞仍監其軍三年召還特授榮祿大夫大司農卒年六十三贈推誠宣力保德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薊國公謚安穆子不花宿衛仁宗潛邸及即位特授中順大夫中書直省舍人改客省副使遷太中大夫典瑞太監改左司員外郎參議中書省事拜中奉大夫中書參知政事資德大夫宣徽副使同知宣徽事改典瑞院使兼世其父監軍佩金虎符改翰林學士至治元年仍翰林學士監軍領其[illegible]部奉事

乞台

乞台察台氏至元二十四年爲欽察衛百户從土土哈征叛王失烈吉及乃顏有功賜金符陞千户從征忽剌出戰于阿里台之地元貞二年以疾辞子哈贊赤襲職從劄兀兒於兀烈兒之地與哈荅安戰有功大德五年從戰杭海從武宗親征哈剌阿荅復從劄兀兒征不別八倚爲前鋒以功受賞賚皇慶二年授金符爲千户明宗居潛邸延祐四年命從西征與秃滿帖木兒戰于失剌塔兒禹失之地以功復受厚賞居其地十五年天曆二年賜金符授昭勇大將軍同

知大都督府事卒

脫因納

脫因納荅荅叉氏世祖時從征乃顏以功受上賞大德七年授欽察衛親軍千户所達魯花赤武德將軍賜金符八年改太僕少卿十年遷阿兒魯軍萬户府達魯花赤易金虎符進階懷遠大將軍尋改中奉大夫太僕少卿仍兼前職至大二年拜甘肅行尚書省參知政事通奉大夫四年入爲太僕卿陞正奉大夫皇慶元年授阿兒魯萬户府襄陽漢軍達魯花赤仍領太僕卿延祐三年拜資德大夫甘肅行中書右丞

至治二年改通政使轉會福院使尋復通政致和元年分院上都秋八月爲倒剌沙所殺文宗即位特贈宣力守義功臣榮祿大夫上柱國中書平章政事追封冀國公諡忠景有子曰定童只沈哈朗定童襲父職阿兒魯萬户府襄陽萬户府漢軍達魯花赤佩金虎符明威將軍只沈哈朗初授欽察親軍千户所達魯花赤佩金符武畧將軍改授朝列大夫通政院僉使歷同知陞院使積官中奉大夫

和尚

和尚蒙古乃蠻台氏祖海速兒昔烈木千户所蒙古

軍百户伯父兀魯不花初充蒙古軍五十户至元七年從昔烈木千户南征以功命權百户從僉省阿速海牙攻樊城十一年從攻新城又從攻鄂東門攻豪州屢立戰功二十五年賜銀符授敦武校尉後衛親軍百户是年秋卒父怯烈吉襲怯烈吉卒和尚襲至大三年進忠翊校尉後衛親軍副千户賜金符延祐二年江西寧都寇起殺守土官吏從元帥乞住等總兵討之生擒賊酋蔡五九誅之擣其巢穴致和元年八月西安王以兵討倒剌沙命從丞相燕帖木兒擒烏伯都剌分兵備禦天曆元年九月從戰通州以功賞名馬從擊犯紅橋之兵手戈刺死二人敗之奪紅橋及紐鄰澤大夫等力戰於白浮殺其四人和尚白丞相曰兩軍相戰當有辨今號纓俱黑無辨我軍宜易以白丞相然之戰于昌平栗園殺二人又與亞失帖木兒戰于石槽殺三人十月從擊禿滿台兒於檀州南桑口敗之又從丞相追擊其軍于檀州之北有功十一月命領八衛把總金鼓都鎮撫司事

傳卷第二十二

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臣宋濂翰林待制承直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臣王褘等奉
勑修

哈剌哈孫

哈剌哈孫斡剌納兒氏曾祖啓昔禮始事王可汗脫
斡璘王可汗與太祖約為兄弟及太祖得眾陰忌之
謀害太祖啓昔禮潛以其謀來告太祖乃與二十餘
人一夕遁去諸部聞者多歸之還攻滅王可汗并其
眾擢啓昔禮為千戶賜號答剌罕從平河西西域諸
國俾掌理察太宗時從太弟睿宗攻河南取汴蔡滅
金賜順德以為分邑父囊加台從憲宗伐蜀卒于軍
哈剌哈孫威重不妄言笑善騎射工國書又雅重儒
術至元九年世祖錄勳臣後命掌宿衛襲號答剌罕
自是入稱答剌罕而不名帝嘗諭之曰汝家勳載王
府行且大用汝矣又語皇太子曰答剌罕非常人此
可善遇之十八年割欽廉二州益其食邑二十二年
拜大宗正用法平允審錄冤滯所活數百人時相請
以江南獄隸宗正哈剌哈孫曰江南新附教令未孚
且相去數千里欲遙制其刑獄得無冤乎事遂止二
十八年拜榮祿大夫湖廣行省平章政事或言其

在宗正決獄平即去恐難其繼者帝曰湖廣之地欲
嘗試非斯人不可遂行時江湖間盜賊出沒剽掠
商旅得財哈剌哈孫至則發卒悉擒誅之水陸之途
始皆無梗初樞密置行院於各省分兵民為二奸人
相黨自蔽後因入覲極陳其不便帝為罷之因問曰
風憲之職人多言其撓吏治信乎對曰朝廷設此以
糾奸慝貪吏疾之妄為誇耳帝然其言三十年平章
劉國傑將兵征交趾哈剌哈孫戒將吏無擾民會有
奪民蔬菜者杖其千戶軍中肅然俄有旨發湖湘富
民萬家屯田廣西以圖交趾哈剌哈孫密遣使奏曰
往年遠征無功瘡痍未復今又徙民瘴鄉必將怨叛
吏莫知其奏抱卷請署弗答吏再請則曰姑緩之未
幾使還報罷民皆感悅及廣西元帥府請募南丹五
千戶屯田事上行省哈剌哈孫曰此土著之民誠為
便之內足以實空地外足以制交趾之寇可不煩士
卒而饋餉有餘即命度地立為五屯統以屯長給牛
種農具與之湖南宣慰張國紀建言欲按唐宋末徵
民間夏稅哈剌哈孫曰亡國弊政失寬大之意聖朝
其可行耶奏止其議大德二年入朝上都成宗拜光
祿大夫江浙行省左丞相視政七日徵拜中書左丞

史044-064

拜進階銀青光祿大夫凡有所斥言刺之後一以節
用愛民爲務有大政事必引儒臣雜議京師久闕孔
子廟而國學寓他署乃奏建廟學選名儒爲學官采
近臣子弟入學又集羣議建南郊爲一代定制五年
同列有以雲南行省左丞劉深計倡議曰世祖以神
武一海內功蓋萬世今上嗣大歷服未有武功以彰
休烈西南夷有八百媳婦國未奉正朔請往征之哈
剌哈孫曰山嶠小夷遼絕萬里可諭之使來不足以
煩中國不聽竟發兵二萬命深將以往道出湖廣民
疲於餽餉及次順元深脅蛇節求金三千兩馬三千

匹蛇節因民不堪舉兵圍深於窮谷首尾不能相救
事聞遣平章劉國傑往援擒蛇節斬軍中然士卒存
者纔十一二轉餉者亦如之訖無成功帝始悔不用
其言會赦有司議釋深罪哈剌哈孫曰徼名首釁喪
師辱國非常罪比不誅無以謝天下奏誅之七年進
中書右丞相嘗言治道必先守令近年多不得其人
於是精加遴選定官吏贓罪十二章及丁憂婚聘盜
賊等制禁令戶及山澤之利悉與民帝幸上都哈剌
哈孫必留守京師時帝疾漸劇出中宮專制宵附哈
哈孫以財王之天下安然十年加開府儀同三司

監修國史帝疾久十一月帝疾篤入侍醫藥
出總宿衛藩王欲入侍疾者不聽日理機務如故十
一年春成宗崩時武宗撫軍北邊仁宗侍太后在懷
慶諸奸臣謀斷北道請成后垂簾聽政立安西王阿
難答哈剌哈孫密遣使北迎武宗南迎仁宗悉收京
城百司符印封府庫稱疾臥闕下內旨日數至並不
聽文書皆不署衆欲害之未敢發及仁宗至近郊衆
猶未知也三月朔列黨請署后決以三月三日御殿
聽政乃立署之衆大喜莫知所爲明日迎仁宗入執
左丞相阿忽台及安西王阿難答等就誅內難悉平

自冬至春未嘗一至家休沐夏五月武宗至自北即
皇帝位拜太傅錄軍國重事仍錫百撥賜宅一區以
其子脫歡入侍初仁宗之入也阿忽台有勇力人莫
敢近諸王禿剌實手縛之以功封越王三寶奴等嫉其
功爲與其黨以讒言間之以爲非世祖舊制哈剌哈孫力爭之
日祖宗之制非親王不得加一字之封禿剌疏屬豈
得以一日之功廢萬世之制帝不聽禿剌因譖於
帝曰方安西王謀干大統時哈剌哈孫亦嘗署文書由
是復相出鎮北邊詔曰和林爲北邊重鎮今諸部降
者又百餘萬非重臣不足以鎮之念無以易哈剌哈

孫者賜黃金三百兩白銀三千五百兩鈔十五萬貫帛四萬端乳馬六十匹以太傅右丞相行和林省事太后亦賜帛二百端鈔五萬貫至鎮斬爲首者一人分遣使者賑降戶奏出鈔帛易牛羊以給之近水者教取魚食會大雪民無取得食命諸部置傳車相去各三百里凡十傳轉米數萬石以餉饑民不足則益以牛羊又度地置內倉積粟以待來者浚古渠溉田數千頃治稱海屯田教部落雜耕其間歲得米二十餘萬斛北邊大治至大元年賜大帳如諸王諸藩禮十一月寢疾語其屬曰吾不復能佐理國事矣行省之

務汝曹勉之毋貽朝廷憂薨年五十二帝聞之驚悼曰喪我賢相賻鈔二萬五千貫詔歸葬昌平追贈推誠履正佐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順德王諡忠獻子脫歡由太子賓客拜御史中丞襲號答剌罕進御史大夫行臺江南拜平章行省江浙進左丞相兼領行宣政院重厚有父風歷官嚴肅爲政不尚苛暴得衆心致和元年卒于官年三十七子蠻蠻

阿沙不花

阿沙不花者康里國王族也初太祖攻康里時其祖也苦滅古麻里氏新寡有二子曰曲律牙牙皆幼而國亂家破無所依欲入而歸朝廷念無以自達一夕有敗騎皆追負突入營中驅之不去旦乃繫帳營外置所負其旁夜復入營中候有求者歸之如是十餘日終無求者乃發視其裝皆西域重寶驚曰殆天欲資我而東耶不然此豈吾所宜有遂驅馳載二子越數國至京師時太祖已崩太宗立盡獻其所有帝深異之命有司治邸舍具廩餼以居焉居二年聞國中已定謁帝欲歸帝曰汝昔何爲而來今何爲而去且問其所欲對曰臣妾昔以國亂無主遠歸陛下今賴

陛下威德聞國已定欲歸守墳墓耳妾惟二子雖愚無知願留事陛下帝大喜之召二子入宿衛而禮遣之後十三年復來則二子已從憲宗伐蜀矣逮至和林聞憲宗崩諸將皆還而二子獨後心方以爲憂過一古廟因入禱焉若聞神語是稱好好而不知其故問其同人通漢語者知爲吉語還至舍則二子已至矣遂留居焉曲律無子牙牙後封康國王生六子阿沙不花最賢年十四入侍世祖世祖賜土田給奴隸使居與和之天城會西蕃遣使者有所奏請既論遣之後數日帝問近侍諸大臣曰前日西使何請朕何

詳以遣諸大臣莫能對阿沙不花從傍代對甚詳悉帝因怒諸大臣曰卿等任天下之重如此反不若一童子耶嘗扈從上都方入朝而宮草多露跣足而行帝御大安閣望而見之指以為侍臣戒一日故命諸門衛勿納阿沙不花阿沙不花至諸門衛皆不納乃從水竇中入帝問故以實對且曰臣一日不入侍身將何歸帝大悅更諭諸門衛聽其出入命飭四宿衛兵器無敢或慢復使掌門無敢闌入帝曰可用矣乃顏叛諸王納牙等皆應之帝問計將安出對曰臣愚以為莫若先撫安諸王乃行天討則叛者勢自孤矣

帝曰善卿試為朕行之即北說納牙曰大王聞乃顏反耶曰聞之曰大王知乃顏已遣使自歸耶曰不知也曰聞大王等皆欲為乃顏外應今乃顏既自歸矣是獨大王與主上抗也主上聖明亦知非大王意置之不問然二三大臣不能無惑大王何不往見上自陳為萬全計納牙悅許之於是諸王之謀皆解阿沙不花還報帝乃議親征命徵兵遼陽以千戶帥昔寶赤之衆從行乃顏平阿沙不花以大同興和兩郡當車駕所經有帷帟嶺者數十里無居民請詔有司作室嶺中徙邑民百戶居之割境內昔寶赤牧地使

耕種以自養從之阿沙不花既領昔寶赤帝復欲盡徙興和桃山數十村之民以其地為昔寶赤牧地阿沙不花固請存三千戶以給鷹食帝皆聽納民德之至今飲食必祭至元三十年海都叛成宗以皇孫撫軍於北阿沙不花從行踰金山戰杭海有功成宗即位會大宗正扎魯火赤脫兒速以贓汚聞詔鞫問之脫兒速伏罪詔命代之成宗目之曰阿即剌阿即剌譯言閻羅王也有訴朱清張瑄陰私既抵罪帝遣兵部指揮使忽剌木籍沒其家以受賂誅更命阿沙不花往共以實聞賜宅一區鈔萬五千緡燕兩城兵

馬都指揮使事武宗時為懷寧王總軍漠北問今日材可大用者為誰對曰毋弟脫脫將相才也無以易之遂命從行後果為名臣成宗崩安西王阿難答乘間謀繼大統成后及丞相阿忽台諸王迷里帖木兒皆陰為之助時武宗猶在北邊太后及仁宗亦在懷孟未至遂武宗遣脫脫計事京師丞相哈剌哈孫令急還報武宗而成后已密諭通政使只兒哈郎止其驛馬阿沙不花知事急與同知通政院事察乃謀作先日署文書給馬去只兒哈郎睹脫脫已去方詰問吏署案牘乃止太后及仁宗既至京師有言安西王

謀以三月三日僞賀仁宗千秋節因以集事者阿沙不花言之哈剌哈孫且曰先人者勝後人者敗后一下聽政我等皆受制於人矣不若先事而起哈剌哈孫曰善乃前二日白仁宗詐稱武宗遣使召安西王計事至即執送上都盡誅丞相阿忽台以下諸姦臣與哈剌哈孫皆居禁中仁宗以太子監國遣使北迎武宗而武宗遲廻不進遣使還報太后曰非阿沙不花往不可乃遣奉衣帽尚醞以往至野馬川見武宗備道兩宮意及陳安西王謀變始末且言太子監國所以備他變以待陛下臣萬死保其無他武宗大悅解衣衣之拜中書平章政事軍國大事並聽裁決因奏平內難之有功者燕只哥以下十人爲兵馬指揮爲直省舍人詔先奉蒲萄酒及錦綺還報兩宮仁宗即日率羣臣出迎武宗入上都加阿沙不花特進太尉依前平章政事命與丞相塔思不花還京師治安西王黨諸連坐襲加真等三十餘人皆釋之賞命出太府金分賜諸王貴戚及近侍方出朝見一人倉皇若有所懼狀曰此必盜金者召詰問之果得黃金五十兩白金百兩以聞就以金賜之命誅盜者辭曰盜誅固當然非臣所宜得願還金以贖盜死帝悅而

從之有近臣蹴踘帝前帝即命出鈔十五萬貫賜之阿沙不花頓首言曰以蹴踘而受上賞則奇技淫巧之人日進而賢者日退矣將如國家何臣死不敢奉詔乃止帝又嘗御五花殿丞相塔思不花三寶奴中丞伯顏等侍阿沙不花見帝容色日悴乃進曰八珍之味不知御萬金之身不知愛此古人所戒也陛下不思祖宗付託之重天下仰望之切而惟麯糵是沉姬嬪是好是猶兩斧伐孤樹未有不顛仆者也且陛下之天下祖宗之天下也陛下之位祖宗之位也陛下縱不自愛如宗社何帝大悅曰非卿孰爲朕言繼自今毋憂於言朕不忘也因命進酒阿沙不花頓首謝曰臣方欲陛下節飲而反勸之是臣之言不信於陛下也臣不敢奉詔左右皆賀帝得直臣遂進開府儀同三司中書右丞相行御史大夫復平章政事錄軍國重事兼領武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封康國公有以左道謁衆者諸世臣大家多信趨之竟寘于法遷知樞密院事以至大二年十月薨于位年四十七至正元年贈純誠一德正憲保大功臣開府儀同三司中書右丞相上柱國追封順寧王謚忠烈其繼室別哥倫氏亦有至行分居三十年未嘗妄言笑身不

服華緣部旌其門與元配連海的斤氏並封順寧王
夫人子伯嘉訥廉直剛毅憂國如憂家嘗爲京尹也
備衛詣小民梅凍兒誣首海商一百十有六人爲盜
而掠其貲獄具械送刑部命伯嘉訥審錄之盡得其
冤狀白丞相釋之還其貲後遷翰林侍讀學士

拜住

拜住安童孫也五歲而孤大夫人教養之稍長宏遠
端亮有祖風至大二年襲爲宿衛長仁宗即位延祐
二年拜資善大夫太常禮儀院使四年進榮祿大夫
大司徒五年進金紫光祿大夫六年加開府儀同三

司儀並如故每議大政必問曰合典故否同官有異
見者曰大朝止說典故耶拜住微笑曰公試言之國
朝何事不依典故同官不能對太常事簡每退食必延
儒士諮訪古今禮樂刑政治亂得失盡日不倦嘗曰
人之仕宦隨所職司事皆可習至於學問有本施於
事業此儒者之能事宰相之資也英宗在東宮聞宿
衛之臣於左右咸稱拜住賢遣使召之欲與語拜住
謂使者曰嫌疑之際君子所慎我長天子宿衛而與
東宮私相往來我固得罪亦豈太子福耶竟不往英
宗登極拜中書平章政事會諸侯王于大明殿詔進

讀太祖金匱寶訓成儀整肅語音明暢莫不注目以
聽夏五月宣徽使失烈門晏木燮也里失八等謀
爲逆帝密得其事御樓清閣召拜住謀之對曰此輩
擅權亂政久矣今猶不懲陰結黨與謀危社稷宜速
施天威以正祖宗法度帝動容曰此朕志也命率衛
士擒斬之其黨皆伏誅拜中書左丞相先時近侍傳
旨以姓名赴中書銓注者六七百員選曹爲之壅滯
拜住奏閣之注授一依選格次第吏無容姦刑曹事
有情可矜者寬恕之貪暴不法必不少容帝嘗諭左
右曰汝等慎之苟昏國法我雖曲赦拜住不汝恕也

至治元年春正月帝欲結綵樓於禁中元夕張燈設
宴時居先帝喪衆議張養浩上疏拜住謂當進諫即
袖其疏入奏帝悅而止仍賜養浩帛以旌直言三月
從幸上都次察罕腦兒帝以行宮亨麗殿制度卑隘
欲更廣之奏曰此地苦寒入夏始種粟黍陛下初登
大寶不求民瘼而遽興大役以妨農務恐失民望從
之帝嘗謂拜住曰朕委卿以大任者以乃祖木華黎
從太祖開拓土宇安童輔世祖克成善治也卿念祖
宗令聞豈有不盡心者乎拜住再拜曰陛下委臣以
大任臣有所畏者三畏得罪于祖宗畏天下事大識見

所志者畏年少不克負荷無以上報國恩惟陛下垂閔時加訓飭幸甚延祐間朔漠大風雪羊馬駝畜盡死人民流散以子女鬻人爲奴婢拜住以興王根本之地其民宜加賑卹請立宗仁衛總之命縣官贖還衛中以遂生養至元十四年始建太廟于大都至是四十年親享之禮未暇講肄拜住奏曰古云禮樂百年而後興郊廟祭享此其時矣帝悅曰朕能行之預勑有司以親享太室儀注禮節一遵典故毋擅增損冬十月始有事于太廟二年春正月孟享始備法駕設黃麾大仗帝服通天冠絳紗袍出自崇天門拜住攝太尉以從帝見羽衛文物之美顧拜住曰朕用卿言舉行大禮亦卿所共喜也對曰陛下以帝王之道化成天下非獨臣之幸實四海蒼生所共慶也致齋大次行酌獻禮升降周旋儀若素習中外肅然明日還宮鼓吹交作萬姓聳觀百年廢典一旦復見有感泣者拜住率百僚稱賀于大明殿執事之臣賜金帛有差又奏建太廟前殿議行袷禘配享等禮帝從容謂拜住曰朕思天下之大非朕一人思慮所及汝爲朕股肱毋忘規諫以輔朕之不逮拜住頓首謝曰昔虞舜爲君每事詢衆善則舍己從人萬世稱聖桀紂

爲君拒諫自賢悅人從己好近小人國滅而身不保民到于今稱爲無道之主臣等仰荷洪恩敢不竭忠以報然直言之則易行之則難惟陛下力行臣等不言則臣之罪也帝嘉納之時右丞相鐵木迭兒貪虐兇殘殺大臣濫獄賣官廣立朋黨凡忤己者必以事去之左丞平章王毅右丞高昉因任京諸倉糧諸失陷欲坐誅之拜住密言於帝曰論道經邦宰相事也以金穀細務責之可乎帝然之俱得不死鐵木迭兒復引參知政事張思明爲左丞以助己思明爲盡力忌拜住方正每與其黨密語謀中傷之左右得其情乘間以告且請備之拜住曰我祖宗爲國元勳世篤忠貞百有餘年我今年少叨受寵命蓋以此耳大臣協和國之利也今以右相讎我我求報之非特吾二人之不幸亦國家之不幸吾知盡吾心上不負君父下不負士民而已死生禍福天實鑒之汝等毋復言未幾奉旨往立忠獻王碑于范陽鐵木迭兒久稱疾聞拜住行將出從省事入朝至內門帝遣速速諭之還且曰卿年老宜自愛待新年入朝未晚遂怏怏而還然其黨猶布列朝中事必稟乎其家以拜住以不得大肆其姦百計傾之終不能遂在京倉嘗營

庫之職歲終以戶［?］時張思明方稱疾不出衆皆
顧望拜住雖朝夕帝前以事不可緩乃日坐省中謂
僚屬曰左丞病省事遂廢乎郎中卆史奏曰銓敘之
職須慎選擇不得其人未敢遽擬拜住曰汝[illegible]爲
之計耳遣人善慰思明乃出共理銓事拜住每以學
校政化大源必綏實急而主者不務盡心遂致廢弛
請令內外官議整治之有言佛教可治天下者帝問
之對曰清淨寂滅自治可也若治天下捨仁義則綱
常亂矣又嘗問拜住曰今亦有如唐魏徵之敢諫者
乎對曰盤圓則水圓盂方則水方有太宗納諫之君

引所親賢徽政院之臣商議善之六月丙寅敕以平江
陂田萬畝賜拜住辭曰陛下命臣總百揆務當先受賜
田人其謂何帝曰汝勳舊子孫加以廉慎人或援例
朕自諭之秋七月奏召張思明御史臺鞫其罪杖而
逐之鐵木迭兒從子為宿衛拜住奏之勸初杭民吳機
以累代失業之田貢於司徒劉夔夔賂宣政使八剌
吉思買置諸寺以益僧廩矯詔出庫鈔六百五十萬
貫酬其直田已又爲他人之業鐵木迭兒父子及鐵
失等上下蒙蔽分受之爲贓鉅萬其人訴冤以狀
毀人［?］已減鐵木迭兒納其金令有司受其狀拜住

衆怒一事人命臺察鞫之盡得其情以田歸主劉夔八
剌吉思等皆坐死餘論罪有差特赦鐵失冬十二月
進右丞相監修國史帝欲爵以三公懇辭遂不置左
相獨任以政首薦張珪復平章政事召用致仕老臣
優其祿秩議事中書不次用才唯恐弗及日以進賢
退不肖爲重務患法制不一有司無所守奏詳定舊
典以爲通制帝幸五臺拜住奏曰自古帝王得天下
以得民心爲本失其心則失天下錢穀民之膏血多
取則民困而國危薄斂則民足而國安帝曰卿言甚
善朕思之民爲重君爲輕國非民將何以爲君今理

民之事卿等當熟慮而慎行之三年春二月拜住進仁
宗實錄先一日詣翰林國史院聽讀前卷中大德十
一年事不書左丞相哈剌哈孫定策功惟書越王禿
剌勇決從容謂史官曰無左丞相雖百越王何益錄
鷹犬之勞而略其援立之人可乎亟命書之其他
筆削未盡善者一一正之人皆服其識見夏六月拜
住以海運糧視世祖時頓增數倍今江南民力困極
而京倉充羨奏請減二十萬石帝悉併鐵木迭兒所
增江淮糧免之時鐵木迭兒過惡日彰拜住悉以奏
聞帝始奪其官仆其碑鐵失等甚懼帝在上都

夜寐不寧命作佛事拜住以國用不足諫止之既而懼誅者復陰誘群僧言國當有厄非作佛事而大赦無以禳之拜住叱曰爾輩不過圖得金帛而已又欲庇有罪耶奸黨聞之益懼乃生異謀晉王也孫帖木兒時鎮北邊鐵失潛遣人至王所告以逆謀約事成推王為帝王命囚之遣使赴上都告變未至車駕南還次南坡鐵失與赤斤鐵木兒等以所領阿速衛兵為外應殺拜住遂弒帝於行幄晉王即位鐵失等伏誅詔有司備儀衛百官耆宿前導輿拜住畫相於海雲寺大作佛事觀者萬數無不歔欷泣下拜住憂國忘家常直內庭知無不言大官以酒進則憂形于色有盜其家金器百餘兩他寶直鉅萬繼而獲盜得金家僮來告色無喜慍自延祐末水旱相仍民不聊生及拜住入相振立紀綱修舉廢墜裁不急之務杜僥倖之門加惠兵民輕徭薄斂英宗倚之相與勵精圖治時天下晏然國富民足遠夷有古未通中國者皆朝貢請吏而奸臣畏之卒構禍難云母怯烈氏年二十二寡居守節初拜住為太常禮儀院使年方二十吏就第請署字適在後圃閱[illegible]戲母稍後聞其聲呵之曰官事不治而何所為豈大人事耶拜住亦自克責一日入內侍宴英宗知其不飲是日強以數卮既歸母戒之曰天子試汝量故強汝飲汝當日益戒懼無酣于酒又常代祀睿宗原廟歸侍左右母問之曰真定官府待汝若何對曰所待甚重母曰彼以天子威靈及汝先世勳德故耳汝何有焉拜住之母之教也後封東平王夫人泰定初中書奏拜住盡忠以衛於宗社宜勝褒崇以光後世制贈宣忠一德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東平王謚忠獻至正初改宣仁孚道一德佐運功臣餘如故子篤麟鐵穆爾

元史卷第二十三

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臣宋濂翰林待制承直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臣王禕等奉
敕修

察罕

察罕西域板勒紇城人也父伯德那歲庚辰國兵下西域舉族來歸事親王旭烈授河東民賦副總管因居河中猗氏縣後徙解州贈榮祿大夫宣徽使柱國芮國公察罕魁偉穎悟博覽強記通諸國字書為行軍府奧魯千戶奧魯赤參政湖廣辟為蒙古都萬戶府知事奧魯赤進平章復辟為理問政事悉委裁決且令諸子受學焉至元二十四年從鎮南王征安南師次瀘江安南世子遣其叔父詣軍門自陳無罪王命察罕數其罪而責之使者辭屈世子舉衆逃去二十八年授樞密院經歷未幾從奧魯赤移治江西擢郡民言恭鄉石上雲氣五色有物焉視之玉璽也不以兵取恐為居人所有衆惑之察罕曰妄也是必構害他家者覈問之果然前後從奧魯赤出入湖廣江西兩省凡二十一年多著勳績成宗大德四年御史臺奏僉湖南憲司事中書省奏為武昌路治中丞相哈剌哈孫曰察罕廉潔固宜居風憲然武昌大郡非

斯人不可治竟除武昌廣西妖賊高仙道以左道惑衆平民詿誤者以數千計既敗湖廣行省命察罕與憲司雜治之鞫得其情議誅首惡數人餘悉縱遣且焚其籍衆難之察罕曰吾獨當其責諸君無累也以治最聞擢河南省郎中成宗崩仁宗自藩邸入誅羣臣之為異謀者迎武宗于邊河南平章囊加台薦察罕即驛召至上都賜廄馬二匹鈔一千貫銀五十兩曰卿少留行用卿矣武宗即位立仁宗為皇太子授察罕詹事院判進僉詹事院事賜銀百兩錦二匹遣先還大都立院事仁宗至謂曰上以故安西王地賜我置都總管府卿其領之慎擇僚屬勿以詹事位高不屑此也進卿秩資德大夫察罕叩頭謝曰都府之職敢不恭命進秩非所敢當固辭改正奉大夫授以銀印至大元年閱戶口江南諸省還進太子府正加昭文館大學士還家令武宗崩仁宗哀慟不已察罕再拜啓曰庶民脩短尚云有數聖人天命夫豈偶然天下重器懸於殿下徒自苦如宗廟太后何仁宗輟泣曰曩者大喪必命浮屠何益吾欲發府庫以賑鰥寡孤獨若何曰發政施仁文王所以為聖殿下行之幸甚東宮故有左右衛兵命囊加台察罕總右衛且

令審擇官屬仁宗即位拜中書參知政事位總持綱維不屑細務識者謂得大臣體帝嘗賜枸杞酒曰以益卿壽又語宰相曰察罕清素可賜金束帶鈔萬貫前後賞賚不可勝計皇慶元年進榮祿大夫平章政事商議中書省事乞歸解州立碑先塋許之暮年居德安白雲山別墅以白雲自號嘗入見帝望見曰白雲先生來也其被寵遇如此帝嘗問張良何如人對曰佐高帝興漢功成身退賢者也又問狄仁傑對曰當唐室中衰能卒保社稷亦賢相也因誦范仲淹所撰碑詞甚熟帝歎息良久曰察罕博學如此邪嘗譯

貞觀政要以獻帝大悅詔繕寫徧賜左右且詔譯帝範又命譯脫必赤顏名曰聖武開天紀及紀年纂要太宗平金始末等書俱付史館嘗以病請告暨還朝帝御萬歲山圓殿與平章李孟入謝帝曰白雲病愈邪頓首對曰老臣衰病無補聖明荷陛下哀矜放歸田里幸甚不覺沉痾去體帝命賜酒以坐顧李孟曰知止不辱今見其人朕始以答剌罕不憐吉台贊加台等言用之誠多裨益有言察罕不善者其人即非善人也又語及科舉并前古帝王賜姓命氏之事因賜察罕姓白氏初察罕生於河中其夜天氣清肅月

白如晝相者賀曰是兒必貴國人謂白爲察罕故名察罕察罕天性孝友田宅之在河中者悉分與諸昆弟昆弟貧來歸者復分與田宅奴婢縱奴爲民者甚衆故人多稱長者既致仕優游八年以壽終子外家奴太中大夫武岡路總管李家奴早卒忽都篤承直郎高郵府判官孫九人仕者二人闊闊不花哈撒

曲樞

曲樞西上人曾祖達不台祖阿達台父質理花台世贈功臣追封王爵曲樞七歲失怙恃既壯沈密靜專爲徽仁裕聖皇太后宮臣仁宗幼時以曲樞可任保

傅左右擁翼曲樞入則佐視食飲出則抱負游衍鞠躬盡力夙夜匪懈大德二年武宗總戎北邊九年讒人亂國仁宗侍皇太后之國于懷未幾復之雲中連年奔走不暇曲樞櫛風沐雨跋涉艱險無倦色成宗崩仁宗奉太后入朝殲姦宄迎武宗即皇帝位仁宗爲皇太子天下以安拜曲樞榮祿大夫平章政事行太司農未幾進光祿大夫領度支院事加特進封應國公至大元年拜開府儀同三司太子詹事平章軍國重事上柱國依前大司農應國公進太子太保領典醫監事四年授太保錄軍國重事崇賢八太學士兼

太司農領崇祥院司天臺事官爵勳封如故後以疾薨于位子二人長伯都大德十一年特授翰林學士嘉議大夫遷中奉大夫典寶監卿加資德大夫治書侍御史至大元年陞榮祿大夫遷授中書平章政事改侍御史明年拜中書參知政事進右丞年三十二而卒子咬住次伯帖木兒大德十一年特授正議大夫懷孟路總管府達魯花赤兼管諸軍奧魯管內勸農事改府正至大二年遷中奉大夫陝西等處行尚書省參知政事明年入為太子家令遷正奉大夫明年遷資德大夫大都留守兼少府監提控侍御史改除

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修國史尋遷為大都留守兼少府監武衛親軍都指揮使佩金虎符皇慶元年加榮祿大夫子一人相澤都留守

阿禮海牙

阿禮海牙畏吾氏集賢大學士脫烈之子也兄野訥事仁宗於潛邸大德九年仁宗奉興聖太后出居懷州從者單弱多懷去就野訥獨無所畏難成宗崩權臣阿附中宮不遣使告哀於仁宗有間將自懷州入京宮臣或持不可野訥屏人密啟曰天子晏駕而皇子已早卒天下繫主於洪方與懷寧王及殿下世祖裕皇賢孫人心所屬久矣宜急奉太母入定大計邪謀必止迎立懷寧王以丁神器在此行矣仁宗即白太后以二月至京師遂誅柄臣二人遣使迎武宗武宗即位召野訥賜玉帶授嘉議大夫秘書監仁宗居東宮兼太子右庶子遷侍御史崇祥院使兼將作院使間有緣一工官大作民間子女居肆貿貞吏因為奸利野訥奏罷之閭人感悅尋兼太醫院使仁宗即位請召文武老臣諮以朝政又請以中都苑囿還諸民拜樞密院副使進同知樞密院事命為中書平章政事辭未拜野訥之在臺及侍禁中於國家事有

不便輒言之言無不納然韜晦惡盈不泄於外延祐四年卒年四十贈推誠保德翊運功臣金紫光祿大夫行中書省左丞相上柱國趙國公諡忠靖阿禮海牙亦早事武宗仁宗為宿衛以清慎通敏與父兄並見信任十餘年間歷華近入侍帷幄出踐省闥廷無間言至治初出為平章政事歷鎮江浙湖廣河南陝西四省皆有惠政汴人尤懷思之歸朝拜翰林學士承旨丁父憂解官家居天曆元年秋文宗入承大統阿禮海牙即易服南迎至於汴郊見焉帝命復鎮汴省時當擾攘之際阿禮海牙爲備辦求以峙糧儲

命近郡分治戎器閱士卒括[illegible]民間以備不虞先是
文宗即位之詔已播告天下而陝西官府結連靖安
王等起兵東擊潼關阿禮海牙開府庫量出鈔二十
五萬緡備諸行省參政河南淮北蒙古軍都萬戶朵
列圖廉訪副使萬家閭將軍河南以禦之令都鎮撫
卜伯率軍吏巡行南陽高門武關荊子諸隘南至襄
川二江之口督以嚴備萬戶博羅守潼關不能軍是
月一十五日只兒哈郎小江總帥脫帖木兒萬戶孛
之兵突出潼關東掠閿鄉據靈寶盡陝州新安諸郡
邑放兵四劫逐邏前進河南告急之使狎至而朵列

圖亦以兵寡爲言十月一日阿禮海牙集省憲官僚
問以長策與有古者阿禮海牙曰汴在南北之交使
西人得至此則江南三省之道不通于畿甸軍旅應
援何自息乎夫事有緩急輕重今重莫如足兵急莫
如足食吾撒湖廣之平陽保定兩翼軍與吾省之鄧
新翼廬州沂郯砲弩手諸軍以備虎牢裕州哈剌魯
鄧州孫萬戶兩軍以備武關荊子口以歸德之兵及
蒙古兩都萬戶左右兩衛諸部一壯之可入軍者給
馬乘費裝立行伍以次備諸隘考陂等屯兵本自襄
鄧諸軍來田者還其軍益以民之丁壯使守泉陽白

土峽州諸隘別遣塔海以備自蜀至者以汴汝荊襄
兩淮之馬以給之府庫不足則令郡縣假諸殷富之
家安豐等郡之粟溯黃河運至于陝糴諸汴汝近郡
者則運諸滎陽以達於虎牢吾與諸軍各奮忠義以
從王事宜無不濟者衆曰唯命即日部分行事自伯
顏不花王以下省都事李元德等凡省之屬吏與有
官而家居者各授以事而出廉訪使董守中僉事沙
沙在南陽右丞脫帖木兒廉訪使卜顏在虎牢分遣
兵馬以聽其調用餽餉之行千車相望阿禮海牙親
閱實之必豐必良信以期會自虎牢之南至於襄漢

無不畢給蓋爲粟二十萬石豆如之兵甲五十五萬
芻萬萬是時朝廷置行樞密院以總西事襄漢荊湖
河南郡縣皆缺官阿禮海牙使宜擇材以處之朝廷
皆從其請是月西兵逼河南行院使來報曰西人北
行者度河中以趨懷孟磁南行者帖木哥過武關掠
鄧州而殘之直擣襄陽攻破郡邑三十餘橫絕數千
里所過殺官吏焚廬舍虜民人婦女財物賊虐殄盡
西結[illegible]家牌以蜀兵至矣阿禮海牙發符約西行遣
行院官塔海領兵攻帖木哥而又設備於江黃置鐵
鎖於峽口作戰艦以待戰十九日師與西兵遇於鞏

之石渡而湖廣所徵太原之兵最爲可用甫至未
及食或趣之倍道以進與戰及蔡州軍殺傷與墮溺
谷死者相等而虎牢遂爲敵有兵儲一萬阿禮海牙
盡其心民殫其力者一旦悉亡焉行省院與諸軍斂
兵退二十二日至汴民大恐阿禮海牙前後遣使告
于朝輒爲也先捏留不遣不得朝廷音問已二十日
阿禮海牙亦憂之親出行撫其民乃修城闕以備衝
突立四門以通往來戍卒伍以嚴守衛時雖甚危急
阿禮海牙朝夕出入聲色不動怡然如平時衆賴以
安十一月六日西師逼城將百里而近阿禮海牙召

行院將帥憲司與凡在官者而告之曰吾荷國厚恩
唯有一死以報上耳行院之出唯敵是圖而退保吾
城不亦怯乎然敵亦烏合之衆何所受命而敢犯我
乎且吾甲兵非不堅勁芻峙非不豐給而弗利者太
平日久將校不知兵吏士不練習彼所以得披猖至
此彼誠知我爲天子之命則衆沮而散爾何足慮乎
吾今遣使告于朝請降詔大赦脅從詿誤比詔下先
募士以即位詔及朝廷招諭之文入其軍明示利害
吾整大軍而嚮以征之別遣驍將率精騎數千上龍
門燒其後使之進退無據已艤所虜成擒於璧矣

之間必矣而我軍所獲陝西官吏命有司羈而食之
一無所戮報曰諾唯命即日與行院整兵南薰門外
以行會有使者自京師還言齊王已克上都奉天子
寶璽來歸刻日至京矣阿禮海牙乃置酒高會於省
堂以賀發書告屬郡報諸江南三省而募士得蘭住
者齎書諭之西人猶摽掠蘭住訊以其實而朝廷亦
遣都護月魯帖木兒從十餘人奉詔旅撒西軍之在
虎牢者西人殺其從者之半械都護以送諸荊王所
荊王時在河南之白馬寺以是西人雖未解散各已
駭悟又聞行省院以兵至猶豫不敢進朝廷又使參

政馮不花親諭之乃信服請安王遣使四輩與蘭住
來請命逡巡引去雖平阿禮海牙乃解嚴報捷斂餘
財以還民從陝西求民人之被俘掠者歸其家凡數
千人陝西官吏被獲者皆遣還其所阿禮海牙自始
至鎮迄乎告功居汴省者數月後以功遷陝西行御
史大夫復拜中書省平章政事

奕赫抵雅爾丁

奕赫抵雅爾丁字太初回回氏父亦速馬因仕至大
都南北兩城兵馬都指揮使奕赫抵雅爾丁幼穎悟
嗜學所讀書一過目即終身不忘旣又其國字語初

爲中書掾以年勞授江西行省員外郎入爲吏部主事不再閱月固辭擢刑部員外郎四方所上獄反覆披閱成牘多所平反遷陝西漢中道肅政廉訪司僉事不赴改中書右司員外郎尋陞郎中一日與同列共議獄有與其說者奕赫抵雅爾丁曰公等讀律苟不能變通以適事宜譬之醫者雖熟於方論而不能切脈用藥則於疾病奚益哉同列雖不平識者服其爲名言大德八年肆赦廷議性官吏因事受賕者不預奕赫抵雅爾丁曰不可恩如雨露萬物均被贓吏固可嫉比之盜賊則有間矣宥盜而不宥吏何邪刑

部嘗有獄事上讞既論決已而丞相知其失以譴右司主者奕赫抵雅爾丁初未嘗署其案因取成案閱之竊署其名於下或訝之曰茲獄之失公實不與丞相方譴怒而公反追署其案何也奕赫抵雅爾丁曰吾偶不署此案耳豈有與諸君同事而獨求免哉丞相聞而賢之同列因以獲免遷左司郎中時左司闕一都事平章梁暗都剌謂奕赫抵雅爾丁曰人之材幹固嘗有之惟篤實不欺爲難得公嘗以所知舉奕赫抵雅爾丁遂以王毅李迪爲言一時輿論莫不稱允又嘗論朝士如王仁卿賈元播高彥敬成卿李

淸臣輩可大用時諸公遞下除後皆如其言遷翰林侍講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特中奉大夫集賢大學士未幾除江東建康道肅政廉訪使始視事見以獄具陳列庭下甚備問之乃前官所製以待有罪者奕赫抵雅爾丁蹙然曰凡逮至臬司皆命官及有出身之吏廉得其情則將服罪獄具毋庸施也即屏去之監憲一年贓吏削跡至大初元立尚書省拜參議尚書省事召至京師懇辭不就改立中書省復拜參議中書省事亦以疾辭延祐元年卒年四十有七

脫烈海牙

脫烈海牙畏吾氏世居別失拔里之地曾祖闊華八撒木當太祖西征導其主亦都護迎降帝嘉其有識欲官之辭以不敏祖八剌术始從眞定仕至帥府鎮撫富而樂施或貸不償則火其券人稱爲長者父闊里赤性純正知讀書脫烈海牙幼嗜學警敏絕人性整暇雖居倉卒未嘗見其急遽喜從文士游犬馬聲色之娛一無所好內中書宣使出爲寧晉主簿改隆平縣達魯花赤均賦興學勸農平訟橋梁水防備荒之政無一不舉及滿去民勒石以紀其政拜監察御史時江西胡參政殺其弟訟久不決脫烈海牙一訊

竟伏其辜出僉燕南道肅政廉訪司事務存大體不
事苛察在任六年黜汙吏百四十有奇召爲戶部郎
中轉右司員外郎陞右司郎中贊畫之力居多仁宗
在東宮知其啓學出秘府經籍及聖賢圖像以賜時
人榮之母崔氏卒哀毀骨立事聞賜鈔五萬貫給葬
事起爲吏部尚書當能叙爵以平允稱改禮部尚書
領會同館事進中奉大夫荊湖北道宣慰使通峽人
艱食脫烈海牙先發廩賑之而後以聞朝議韙之至
治三年遷淮東宣慰使七月以疾卒于廣陵年六十
有七贈通奉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

事護軍追封恆山郡公弟觀音奴廉明材幹亦仕至
清顯云

列傳第二十四

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臣宋濂翰林待制承直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臣王褘等奉
勅修

康里脫脫

康里脫脫父曰牙牙由康國王封雲中王阿沙不花
之弟也脫脫姿貌魁梧少時從其兄斡秃蠻獵於燕
南斡秃蠻使歸獻所獲世祖見其容氣宇雄步履莊
重歎曰後日大用之才已生於今即命入宿衞成宗
初丞相伯顏在北鄙脫脫奉詔以名鷹賜伯顏伯顏
見之驚問曰汝爲何人子脫脫以實對伯顏語之曰

吾老矣他日可大用者未見汝比大德三年武宗以
皇子撫軍北邊脫脫從行五年叛王海都犯邊脫脫
從武宗討之師次杭海進擊海都大破其衆脫脫手
斬一士之首逆折押以獻武宗壯之兵之始交也武
宗銳欲出戰脫脫執轡力諫武宗怒揮鞭抶其手不
退乃止已而武宗與大將朶兒朶哈語及之朶兒朶
哈曰太子在軍中如身有首如衣有領脫有不虞衆
安所附脫脫之諫可謂忠矣武宗深然之成宗大漸
丞相哈剌哈孫答剌罕稱疾卧直廬中脫脫適以使
事至京師即俾馳告武宗以臨協謀在阿沙不花

時仁宗奉興聖太后至自懷孟既定內難太后以
二子星命付陰陽家推筭所宜立者日者言重光大
荒落有災旃蒙作噩長久重光為武宗年幹旃蒙為
仁宗年幹於是太后頗惑其說遣近臣朶耳諭旨武
宗曰汝兄弟二人皆我所生豈有親疏陰陽家所言
運祚修短不容不思武宗聞之默然遂進脫脫而言曰
我捍禦邊陲勤勞十年又次序居長神器所歸灼然
何疑今太后以星命休咎為言天道茫昧誰能豫知
設使我即位之後所設施者上合天心下副民望則
雖一日之短亦足垂名萬年何可以陰陽之言而乖

祖宗之託哉此蓋近日任事之臣擅權專殺恐我他
日或治其罪故為是奸謀動搖大本耳脫脫汝為我
往察事機疾歸報我脫脫承命即行武宗親率大軍
由西道進按灰由中道床兀兒由東道各以勁卒一
萬從脫脫馳至大都入見太后道武宗所以旨以問
太后愕然曰脩短之說雖出術家為太子周思遠慮
乃出我深愛念慮已除宗王大臣議已定太子不之
宗何為時諸王禿列等侍武宗曰臣下搆戲君無二
心者既而太后仁宗屏左右留脫脫與語曰太子來
性孝友中外屬望今此汝所致乃別有說后汝歸達

為我彌縫闕失使我骨肉無間相見怡愉則汝功多
不細矣脫脫頓首謝曰太母太弟不煩過慮臣侍從
邸歷年頗見信任今歸當即推誠竭忠以開釋太子
後日三宮共處尉有嫌隙斯為脫脫所報効矣先是
太后以武宗遲迴不至已遣阿沙不花往道諸王羣
臣推戴之意及是脫脫繼往行至旺古察武宗在馬
轎中望見其來趣使疾馳與之共載脫脫具致太后
仁宗之語武宗乃大感悟釋然無疑遂遣阿沙不花
還報仁宗即日命駕奉迎于上都武宗正位宸極尊
太后為皇太后立仁宗為皇太子三宮協和脫脫兄

弟之力為多脫脫之至京師也武宗嘗命其同知樞
密院比還問曾視事否脫脫對曰今正殿未御宗親
未見為扈從之臣攬取名位誠恐有累聖德是以未
敢抵事武宗嘉歎久之知樞密院只兒哈忽在潛邸
時嘗有不遜語將寘于法脫脫諫曰陛下新正位大
信未立而輙行誅戮知者以為彼自有罪不知者以
為報仇恐人人自危況只兒哈忽習於先朝典故今
固不可少也乃宥之繼海都而王者曰察八兒素服
武宗威名至是率諸王內附詔特設宴於大庭故事
凡大宴必命近臣敷宣王度以為告戒脫脫薦只兒

哈忽令具其言以進果稱旨武宗歎曰博爾忽博爾術前朝人傑脫脫今世人傑也即以所進之言授脫脫及諸王大臣被賚服就列脫脫即席陳西北諸藩始終離合之由去逆効順之義辭旨明暢聽者傾服自同知樞密院事進中書平章政事拜御史大夫遷江南行臺御史大夫尋召拜録軍國重事中書左丞相脫脫知無不言言無不行中外翕然稱為賢相至大三年尚書省立遷右丞相三寶奴等勸武宗立皇子為皇太子脫脫方備于柳林遣使亟召之還三寶奴曰建儲議急故相召耳脫脫驚曰何謂也曰皇子

寖長聖體近日倦勤儲副所宜早定脫脫曰國家大計不可不慎曩者太弟躬定大事功在宗社位居東宮已有定命自是兄弟叔姪世世相承孰敢紊其序者我輩臣子於國憲章縱不能有所匡贊何可隳其成三寶奴曰今日兄已授弟後日叔尚授姪能保之乎脫脫曰在我不可渝彼失其信天實鑒之三寶奴雖不以為然而莫能奪其議也是時尚書省賜予無節遷叙無法財用日耗名爵日濫脫脫進言曰爵賞者帝王所以用人也今爵及比德賞及罔功緩急之際何所賴乎中書所掌錢粮工役選法刑獄十有三事若從臣言悉遵舊制則臣願與諸臣黽勉從事不然用臣何補遂有詔俾濫受宣勅者赴所屬繳納僥倖之路既塞奔競之風頓衰中臺有贓罰鈔五百萬緡脫脫請出以賑孤寡老疾諸窮而無告者宗王南忽里部人告其主為不軌脫脫辯其誣抵告者罪宗王牙忽禿徵其舊民於齊王八不沙部中鄰境諸王欲奉齊王攻牙忽禿齊王懼奔牙忽禿以避之遂告齊王反脫脫簿問得實乃釋齊王而徙諸王于嶺南邊將脫火赤請以新軍萬人益宗王丑漢廷議俾脫脫往給其資裝脫脫謂時方寧謐不宜挑變生事辭

不行遂遣丞相禿忽魯等二人往給之幾以激變四年正月復為中書左丞相仁宗即位眷待彌篤欲使均逸于外二月拜江浙行省左丞相下車進父老問民利病咸謂杭城故有便河通于江滸堙廢已久若疏鑿以通舟楫物價必平僚佐或難之脫脫曰吾陛辭之日密旨許以便宜行事民以為便行之可也俄有旨禁勿興土功脫脫曰敬天莫先勤民民蒙其利則災沴自弭土功何尤不一月而成是時鐵木迭兒為丞相欲固位取寵乃議立仁宗子英宗為皇太子而明宗以武宗子封周王出鎮于雲南又謀沮撓為

武宗舊臣詔遣至京師居數日脫兀兒夫列門傳兩
宮旨諭脫脫曰初以汝親於所事故召汝今察汝無
他其復還鎮脫脫入謝太后曰臣鄉被先帝知遇而
受太后及今上恩不為不深豈敢昧所自乎還江浙
未幾遷江西行省左丞相英宗嗣位召拜御史大夫
時帖赤先為大夫陰忌之奏改江南行臺御史大夫
復嫉言者劾其擅離職守將徙之雲南會帖赤伏誅
乃解家居不出者五年泰定四年卒年五十六至正
初贈推誠全德守義佐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
上柱國追封和寧王謚忠獻脫脫嘗即宣德別墅延

師以訓子鄉人化之皆向學朝廷賜其精舍額曰景
賢書院為設學官其沒也即其中祠焉子九人其最
顯者二人曰鐵木兒塔識曰達識帖睦邇各有傳

燕鐵木兒

燕鐵木兒欽察氏牀兀兒第三子也系出土土哈傳
武宗鎮朔方備宿衛十餘年特愛幸之及即位拜正
奉大夫同知宣徽院事皇慶元年襲左衛親軍都指
揮使泰定二年加太僕卿三年遷同僉樞密院事致
和元年進僉書樞密院事泰定帝崩于上都丞相倒
剌沙專政宗室諸王脫脫王禪附之利於立幼燕鐵
木兒時總環衛事留京師自以身受武宗寵拔之恩
其子宜纂大位而一居朔漠一處南陲實天之所置
將以啓之由是與公主察吉兒族黨阿剌帖木兒及
腹心之士孛倫赤剌剌等議以八月甲午昧爽率勇
士納只禿魯等入興聖宮會集百官執中書平章烏
伯都剌伯顏察兒兵皆露刃誓衆曰祖宗正統屬在
武皇帝之子敢有不順者斬衆皆股栗遂捕姦黨下
獄而與西安王阿剌忒納失里入守內庭分處腹心
於樞密自東華門夾道重列軍士使人傳命往來其
中以防漏泄即命前河南行省參知政事明里董阿

前宣政院使答剌麻失里乘驛迎文宗于中興且令
密以意諭河南行省平章伯顏選兵備扈從於是封
府庫拘百司印遣兵守諸要害推前湖廣行省左丞
相別不花為中書左丞相詹事塔失海涯為平章前
湖廣行省右丞速速為中書左丞前陝西行省參政
王不憐吉台為樞密副使蕭忙古解仍為通政院使
與中書右丞趙世延樞密同僉燕鐵木兒通政院使
寒食分典庶務貸在京寺觀鈔募死士買戰馬運京
倉粟以餉守禦士卒復遣使於各行省徵發錢帛兵
器諸衛有軍士無統屬者又有當選及罷退軍官

皆縮之頸牌以待識道其當未户諸注目而立乃指使南向拜衆皆愕然始知有所向矣燕鐵木兒宿衛禁中夜則更遷寢處居坐以待旦者將一月弟撒敦子唐其勢時留上都密遣塔失帖木兒召之皆棄其妻子來歸丁酉以撒里不花鎖南班往中興趣大駕癸亥令塔失帖木兒設爲南使云諸王帖木兒不花寬徹普化湖廣河南省臣及河南都萬戶合軍扈駕旦夕且至民勿疑懼丁未命撒敦以兵守居庸關唐其勢屯古北口戊申復令乃馬台爲北使稱明宗從諸王兵整駕南轅中外乃安辛亥撒里不花至自中興云乘輿已啓途詔拜燕鐵木兒知樞密院事丙辰率百官備法駕郊迎丁巳文宗至京師入居大內己未上都王禪及太尉不花丞相塔失帖木兒平章政事買閭御史大夫紐澤舉兵次榆林九月庚申詔燕鐵木兒帥師禦之撒敦先驅至榆林西乘其未陣薄之北軍大敗甲子詔還都以撒敦東平章禿滿迭兒以兵犯遼陽鎮斬關以入遼東往拒至薊州東沙河累戰敗之燕鐵木兒以爲人心擾之際不正大名不足以係天下之心與諸王大臣伏闕勸進文宗固辭曰大兄在朔方朕敢紊天序乎燕鐵木兒曰人心向背之機間不容髮一或失之噬臍無及文宗悟乃曰必不得已當明詔天下以著予退讓之意而後可壬申文宗即位改元天曆赦天下癸酉封燕鐵木兒爲太平王以太平路爲其食邑甲戌加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中書右丞相監脩國史知樞密院事賜黃金五百兩白金二千五百兩鈔一萬錠金素織段色繒二千匹海東白鶻一青鶻二豹一平江官地五百頃即日詔將兵出薊州拒禿滿迭兒乙亥次三河而王禪等軍已破居庸關遂進屯三塚丙子燕鐵木兒蓐食倍道而還丁丑抵榆河關帝出都城將親督戰燕鐵木兒單騎請見曰陛下出民心必驚凡剪寇事一以責臣願陛下亟還宮以安黎庶文宗乃還明日丁丑阿速衛指揮使忽都不花塔海帖木兒伺知太不花構變事覺械送京師斬以徇己卯與王禪前軍遇于榆河北我師奮擊敗之追至紅橋北王禪將樞密副使阿剌帖木兒指揮忽都帖木兒引兵會戰阿剌帖木兒執戈入刺燕鐵木兒側身以刀格其戈就斫之中左臂部將和尚馳擊忽都帖木兒亦中左臂二人驍將也敵爲奪氣遂卻因據紅橋兩軍阻水而陣命善射者射之遂退師于白浮南

命知院也速答兒入都兒亦納思等分爲三隊張兩翼以角之敵軍敗走辛巳敵軍復合麾戰于白浮之野周旋馳突戈戟戛摩燕鐵木兒手斃七人會日晡對壘而宿夜二鼓遣阿刺帖木兒孛倫赤岳來吉將精銳百騎鼓譟射其營敵衆驚擾互自相擊至旦始悟人馬死傷無數明日天大霧獲敵卒二人云王禪僅脫身竄山谷矣癸未天清明王禪集散卒成列出戰我師駐白浮西堅壁不動是夜又令撒敦潛軍繞其後部由入都兒壓其前夾營吹銅角以震盪之敵不悟而亂自相撾擊三鼓後乃西遁遲明追及昌平北斬首數千級降者萬餘人帝遣賜上尊諭旨曰丞相每戰親冒矢石脫有不虞其若宗社何自今後但視高督戰察將士之用命不用命者以賞罰之可也對曰臣以身先之爲諸將法敢後者軍法從事託之諸將萬一失利悔將何及是日敵軍再戰再北王禪單騎亡命也速答兒也不倫撒敦追之就命也速答兒及僉院徹里帖木兒統卒三萬守居庸關還至昌平南俄報古北口不守上都軍掠石槽丙戌遣撒敦爲先驅燕鐵木兒以大軍繼其後至石槽敵軍方炊掩其不備直蹂之大軍並進追擊四十里至牛頭山

擒駙馬孛羅帖木兒平章蒙古荅失牙失帖木兒院使撒兒討溫等獻俘闕下戮之各衛將士降者不可勝紀餘兵奔竄夜遣撒敦襲之逐出古北口丁亥禿滿迭兒及諸王也先帖木兒軍陷通州將襲京師燕鐵木兒急引軍還十月己丑朔日將昏至通州乘其初至擊之敵軍狼狽走渡潞河庚寅夾河而軍敵列植黍秸衣以氈衣然火爲疑兵夜遁辛卯率師渡河追之癸巳駐檀子山之棗林也速帖木兒禿滿迭兒合陽翟王太平國王朶羅台平章塔海軍來鬬士皆殊死戰至晚唐其勢陷陣殺太平死者蔽野餘兵宵潰已而撒敦將輕兵要之弗及而還乙未上都諸王忽刺台指揮阿刺鐵木兒安童入紫荊關犯良鄉游騎逼南城燕鐵木兒即率諸將兵循北山而西令脫衛繫囊盛莝豆以飼馬士行且食晨夜兼程至于盧溝河忽刺台聞之望風西走是日凱旋入自肅清門都人羅拜馬首以謝更生之惠燕鐵木兒曰此皆天子威德吾何力焉入見帝大悅賜燕與聖殿盡懽而罷賜太平王黃金印并降制書及賜玉盤龍衣珠衣寶珠金腰帶等物是日撒敦遣報禿滿迭兒軍復入古北口燕鐵木兒遂以師赴之戰于檀州南野敗之

東路蒙古萬戶哈剌那懷率麾下萬人降餘兵東潰
禿滿迭兒走還遼東獲忽剌台阿剌帖木兒安童朶
羅台塔海等戮之先是齊王月魯帖木兒東路蒙古
元帥不花帖木兒聞文宗即位乃起兵趨上都圍之
時上都屢敗勢蹙壬申倒剌沙肉袒奉皇帝寶出請
死齊王調兵護送至京師庚戌文宗御興聖殿受皇
帝寶下倒剌沙于獄兩都平丁巳加燕鐵木兒以答
剌罕之號使其世世子孫襲之仍賜珠衣二七寶束
帶一白金甕一黃金瓶二海東白鶻一青鶻三白鷹
一豹二十十二月置龍翊衛命領其事先是至治二

年以欽察衛士多爲千戶所者凡三十五故分置左
右二衛至是又析爲龍翊衛二年立都督府以統左
右欽察龍翊三衛哈剌魯東路蒙古二萬戶府東路
蒙古元帥府而以燕鐵木兒兼統之尊隆爲大都督
府燕鐵木兒乞解相印還宿衛帝勉之曰卿且爲省
院惟未入臺其聽後命二月還御史大夫依前開府
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太平王未幾復拜中
書右丞相監脩國史知樞密院事領都督府龍翊侍
衛親軍都指揮使司事就佩元降虎符依前開府儀
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答剌罕太平王先是文

宗以天下既定可行初志詔遣治書侍御史撒迪迎大
兄明宗于漠北三月辛酉乃詔燕鐵木兒護璽寶北
上明宗嘉其功五月特命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
軍國重事中書右丞相監脩國史大都督領龍翊親
軍都指揮使事答剌罕太平王六月加拜太師餘如
故從明宗南還八月朔明宗次王忽察都之地文宗
以皇太子見庚寅明宗崩燕鐵木兒以皇后命奉
皇帝璽寶授文宗疾驅而還晝則率宿衛士以扈從
夜則躬擐甲胄繞幄殿巡護癸巳達上都遂與諸王
大臣陳勸復正大位己亥文宗復即位於上都十二

月丁亥文宗以燕鐵木兒有大勳勞于王室封其曾
祖父班都察溧陽王曾祖妣玉龍徹溧陽王夫人祖
父土土哈昇王祖妣太[illegible][illegible]昇王夫人父牀兀兒揚
王母也先帖你公主察吉兒並爲揚王夫人三年二
月文宗欲昭其勳詔命禮部尚書馬祖常製文立石
於北郊至順元年五月乙丑帝又以屢領寵數未足
以報大勳下詔命獨爲丞相以尊異之署曰燕鐵木
兒勳勞惟舊忠勇多謀奮大義以成功致治平於期
月宜專獨運以重秉鈞授以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
太師太平王答剌罕中書右丞相錄軍國重事監脩

國史提調燕王宮相府事大都督領龍翊親軍都指
揮使司事凡號令刑名選法錢糧造作一切中書政
務悉聽總裁諸王公主駙馬近侍人員大小諸衙門
官員人等敢有隔越聞奏以違制論六月知樞密院
事闊徹伯脫脫木兒等十人忌其權勢之重欲謀害
之也的迷失以其謀告燕鐵木兒即率欽察軍
掩捕按問皆伏誅十二月為建第於興聖宮之西
南二月賜虎坊有人十一月癸亥詔養其子塔剌海
為子辛酉以燕鐵木兒兼奎章閣大學士領奎章閣
學士院事賜[illegible]州之流[illegible]圍[illegible]水[illegible]土田又賜平

江松江江陰蘆場蕩山沙塗沙田等地因言平江松
江所田五百頃有奇糧七千七百石額增為萬石入
官以所得餘米贍弟撒敦以從之四年文宗大漸遺
詔立兒明宗之子已而文宗崩明宗次子懿璘質班
即位四十三日而崩文宗后臨朝燕鐵木兒與大臣
議立文宗子燕帖古思文宗后曰天位至重吾兒年
方幼汝豈能任耶明宗有子妥懽貼睦爾出居廣西
今年十三矣可嗣大統於是奉太后命召還京師至
良鄉具鹵簿迎之燕鐵木兒與之並馬而行於馬上
與[illegible]告以國家多難遣使奉迎之故而妥懽貼

睦爾竟無一語酬之燕鐵木兒疑其意不可測且明
宗之崩實與逆謀恐其即位之後追舉前事故宿留
數月而心志日以瞀亂先是燕鐵木兒自秉大權以
來挾震主之威肆意無忌一宴或宰十三馬取泰定
帝后為夫人前後尚宗室之女四十人或有交禮三
日遽遣歸者而後房充斥不能盡識一日宴趙世延
家男女列坐名鴛鴦會見座隅一婦色甚麗問曰此
為誰意欲與俱歸左右曰此太師家人也至是荒淫
日甚體羸溺血而薨燕鐵木兒既死妥懽貼睦爾始
即位是為順帝乃以撒敦為左丞相唐其勢為御史

大夫元統二年四月命唐其勢總管高麗女直漢軍
萬戶府達魯花赤撥撒敦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
軍國重事答剌罕榮王太傅中書左丞相賜廬州路
為食邑宥世世子孫九死贈燕鐵木兒太師公忠開
濟弘謨同德協運佐命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太師中
書右丞相上柱國追封德王謚忠武至元元年三月
立燕鐵木兒女伯牙吾氏為皇后是時撒敦已死唐
其勢為中書左丞相伯顏獨用事唐其勢忿曰天下
本我家天下也伯顏何人而位居吾上遂與撒敦弟
答里潛蓄異心交通所親諸王晃火帖木兒謀援立

以危社稷。帝數召答里，不至；郯王徹徹禿遂發其謀。
六月三十日，唐其勢伏兵東郊，身率勇士突入宮闕。
伯顏及完者帖木兒、定住、闊里吉思等掩捕獲之。唐
其勢及其弟塔剌海皆伏誅。而其黨北奔答里所，答
里即應以兵，殺使者哈兒哈倫、阿魯灰，用以禡旗。帝
遣阿弼諭之，又殺阿弼，而率其黨和尚、剌剌等逆戰，
爲瑚思監火兒灰、哈剌那海等所敗，遂奔晃火帖木
兒。命孛羅、晃火兒不花追襲之，力窮勢促，阿魯渾察
執答里等送上都，戮之。晃火帖木兒自殺。怯薛官阿
察赤亦預唐其勢之謀，欲殺伯顏，後擒付有司，具伏
其辜伏誅。初，唐其勢事敗，被擒，攀折殿檻，不肯出。塔
剌海走匿皇后坐下，后蔽之以衣，左右曳出斬之，血
濺后衣。伯顏奏曰：「豈有兄弟爲逆，而皇后黨之者？」并
執后。后呼帝曰：「陛下救我。」帝曰：「汝兄弟爲逆，豈能相
救邪？」乃遷皇后出宮，尋酖之于開平民舍。遂簿錄唐
其勢家。

伯顏

伯顏，蔑兒吉䚟氏。曾大父探馬哈兒，給事宿衛。大父
稱海，從憲宗伐宋，歿於王事。父謹只兒，總宿衛隆福
太后宮。伯顏弘毅深沉，明達果斷。年十五，奉成宗命
侍武宗于藩邸。大德三年，從北征海都；五年，從至迭
怯里古之地，力戰，又至哈剌塔之地，累捷，功爲諸將
先。十年，斡羅思失班等叛，奔察八兒之地，武宗命伯
顏追降之。十一年，武宗入會諸王、駙馬於和林，錫號
曰伯顏拔都兒。武宗即位，拜吏部尚書，俄改尚服院
使，又拜御史中丞。至大二年十一月，拜尚書平章政
事，特賜敘虎符，領右衛阿速親軍都指揮使司達
魯花赤。三年，加特進。延祐三年，仁宗命爲周王常侍
府常侍。四年，拜江南行臺御史中丞。五年，就陞御史
大夫。六年，拜江浙行省平章政事。七年，拜陝西行臺
御史大夫。至治二年，復遷南臺御史大夫。泰定二年，
遷江西行省平章政事。三年，遷河南行省平章政事，
舊所賜河南田五千頃，以二千頃奉帝師祝釐，八百
頃助給宿衛，自取不及其半。宿姦頑蠹害民者，必
深治之。致和元年七月，泰定帝崩。八月，丞相燕鐵木
兒遣明里董阿迎立武宗子懷王於江陵，道過河南，
使以謀密告伯顏。伯顏嘆曰：「此吾君之子也。吾夙荷
武皇厚恩，委以心膂，今爵位至此，非覬萬一爲己富
貴計，大義所臨，曷敢顧望。」即集僚屬明告以故。於是
會計倉廩府庫穀粟金帛之數，乘輿供御牢餼膳羞

役旅委積士馬芻備供億之須以及賞賚犒勞之用
靡不備至不足則徵州縣募民折輸明年田租及貸
商人貨貲約倍息以償又不足則邀東南常賦之經
河南者悉止之以給其費徵發民丁增置驛馬補城
櫓浚濠池修戰守之具嚴徼邏斥堠日被堅執銳與
僚佐曹掾籌其便宜即遣蒙哥不花以其事馳告懷
王又使羅里報燕鐵木兒曰公盡力京師河南事我
當自效伯顏別募勇士五千人以迎帝于南而躬勒
兵以俟參政脫別台曰今蒙古軍馬與宿衛之士皆
在上都而令探馬赤軍守諸隘吾恐此事之不可成

也我等圖保性命他何計哉伯顏不從其言其夜脫
別台手刃欲殺伯顏爲變伯顏覺遂拔劍殺之奪其
所部軍器收馬千二百騎懷王命撒里不花拜伯顏
河南行省左丞相懷王至河南伯顏屬櫜鞬擐甲胄
與百官父老導入咸寗伏稱萬歲即上箋叩頭勸進
懷王解金鎧御服寶刀及海東白鶻文豹賜伯顏明
日扈從北行九月懷王即皇帝位是爲文宗特加伯
顏銀青榮祿大夫仍領右衛事加太尉賜黃金二百
五十兩白金一千兩楮幣二十五萬緡進開府儀同
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御史大夫中政院使天曆二年正

月升太保三月加授儲慶使加賜虎符特授忠翊侍
衛親軍都指揮使未幾明宗即位文宗居東宮拜太
子詹事太保開府如故八月拜中書左丞相明宗崩
文宗嗣位加錄政院使三年正月拜知樞密院事至
順元年文宗以伯顏功大不有異數不足以報稱特
命尚世祖闊出太子女孫曰卜顏的斤分賜虎士三
百怯薛丹百黙而吉軍百阿速軍百隸左右宿衛又
賜黃金雙龍符鐫文曰廣忠宣義正節振武佐運功
臣組以寶帶世爲明券又命凡宴飲視諸宗王禮二
年八月進封浚寧王特加授侍正府侍正追封其先

三世爲王又加伯顏昭功宣毅萬戶忠翊侍衛都指
揮使三年拜太傅加徽政使八月文宗崩十月伯顏
奉太皇太后命立明宗之子懿璘質班是爲寧宗十
一月寧宗崩四年六月順帝至自南服入踐大位嘉
伯顏翊戴之功拜中書右丞相上柱國監修國史元
統二年進太師奎章閣大學士領太史院兼領司天
監威武阿速諸衛奏復經筵加知經筵事十一月進
封秦王總領太禧宗禋院中政院宣政院隆祥使司
宮相諸內府總領蒙古欽察斡羅思諸衛親軍都指
揮使三年六月唐其勢及其弟塔剌海私蓄異志謀

危社稷伯顏奉詔誅之餘黨稱兵又親率師往上都
擊破其衆七月伯顏燠殺皇后伯牙吾氏爲臣唐其
勢塔剌海于后宮伯顏怒曰豈有兄弟誅不執而姊
妹當逆者乎遂弒之詔諭天下用國初故事賜伯顏
以答剌罕之號俾世襲之至元元年伯顏贊帝率遵
舊章奉罷妨農之務停海內土木營造四年息彰德
萊蕪冶鐵一年蠲京圻漕戶雜徭減河間兩淮福建
鹽額歲十八萬五千有奇賑沙漠貧戶及南北饑民
至千萬計帝允而行之其知經筵日當進講必與講
官敷陳格言以盡啓沃之道太皇太后賜第時雍坊

有旨雄麗視諸王邸伯顏力辭制度務從損約四年
求解政柄三宮交勉留五年十八詔存大丞相加號
元德上輔賜七寶上書龍虎金符鐫刻如前先數日
伯顏面奏請以賜田歲入所積鈔一萬錠賑帖列堅
木隣納隣三道驛置及關北十三驛之困乏者然伯
顏自誅唐其勢之後獨秉國鈞專權自恣變亂祖宗
成憲虐害天下漸有姦謀帝患之初伯顏欲以其姪
脫脫宿衛伺帝起居懼涉物議乃以樞密知院汪家
奴翰林承旨沙剌班同侍禁近實屬意脫脫故脫脫
歐令日修而衛士拱聽約束伯顏自領諸衛精兵以

燕者不花爲屏蔽導從之盛塡溢街衢而帝側儀衞
反落落如晨星勢焰薰灼天下之人惟知有伯顏而
已脫脫深憂之乘間自陳忘家徇國之意帝猶未之
信遣阿魯世傑班日以忠義與之往復論難益知其
心無他泛聞于帝帝始無疑是年車駕自上都還京
伯顏數以兵巡行紅城諸處歸輒在後三人謀益堅
伯顏不知益逞凶虐構陷郯王徹徹篤奏賜死帝未
允輒傳旨行刑復奏貶宣讓王帖木兒不花威順王
寬徹普化辭色憤厲不待旨而行帝益忿之伯顏且
日益立威鍛鍊諸獄延及無辜六年二月伯顏自領

兵衛請帝出畋脫脫諫帝託疾不往伯顏固請太子
燕帖古思出次柳林脫脫欲有所爲遂與世傑班阿
魯合議白于帝戊戌脫脫悉拘門鑰受密旨領軍阿
魯世傑班侍帝側傳命是夜帝御玉德殿[illegible]符機發
號令詳見脫脫傳中夜二鼓遣太子怯薛月可察兒
率三十騎抵太子營取之入城夜半見帝四鼓命只
兒瓦歹奉詔往柳林出伯顏爲河南行省左丞相以
次伯顏遣人來城下問故脫脫倨城門上宣言有旨
黜丞相一人諸從官無罪可各還本衛伯顏奏乞陛
辭不許遂行道出真定父老奉觴酒以進伯顏問曰

儞曾見子殺父事耶父老曰不曾見子殺父惟見臣殺君伯顏俛首有慚色三月辛未詔徙南恩州陽春縣安置病死于龍興路驛舍

馬札兒台

馬札兒台世系見兄伯顏傳馬札兒台蚤歲從武宗後侍仁宗於藩邸出入左右恪事敏達仁宗悅之及立為皇太子以為中順大夫典用太監尋遷吏部郎中陞侍郎進兵部尚書遷利用監卿進度支卿同知典瑞院事陞院使歷大都路達魯花赤佩虎符行虎賁親軍都指揮使泰定四年拜陝西行臺治書侍御

史關陝大饑縣貸有不及者盡出私財以周貧民所活甚衆轉太府卿又轉都力總使改徽政使三遷皆仍太府卿佩元降虎符領高麗女直漢軍萬戶府達魯花赤拜御史大夫仍領高麗女直漢軍兼右衛阿速親軍都指揮使司達魯花赤提調承徽寺尋遷知樞密院事兼前職加提調武備寺事加會驛欽察闊闊帖木兒千戶所又仍以知樞密院事加鎮守海口侍衛親軍屯儲都指揮使司達魯花赤餘如故至元三年議進爵封王辭以兄伯顏既封秦王兄弟不宜並王乃拜太保分樞密院往鎮北邊民感

有徭役悉蠲除之後為定例六年伯顏既罷黜召拜太師中書右丞相奏罷各處船戶提舉廣東採珠提舉二司兼領右衛阿速軍又兼領群牧監未幾以疾辭帝優詔起之其請益堅遂以太師就第明年以其子脫脫為右丞相而封馬札兒台為忠王至正七年別兒怯不花譖于帝詔安置甘肅以疾薨年六十三馬札兒台所至不以察察為明赫赫為威僚屬各效其勤至於事功既成未嘗以為己出也以仁宗寵遇之深忌日必先百官詣原廟致敬或一食一果之美必持獻廟中仁宗嘗建寺雲州九峯山未成而崩馬

札兒台以私財成之曰是雖未足以報先帝之恩而先帝嘗駐蹕於茲誠不忍過其所而坐視其廢也又建寺都城健德門東十二年特命改封德王令翰林儒臣製詞立碑仍賜旌忠昭德之額長子脫脫次子也先帖木兒

脫脫字大用生而岐嶷異於常兒及就學請於其師浦江吳直方曰使脫脫終日危坐讀書不若日記古人嘉言善行服之終身耳稍長膂力過人能挽弓一石年十五為皇太子怯憐口怯薛官天曆元年襲授成製提舉司達魯花赤二年入覲文宗見之悅曰此

子後必可大用遷內宰司丞兼前職五月命爲府正司丞至順二年授虎符忠翊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元統二年同知宣政院事兼前職五月遷中政使六月遷同知樞密院事至元元年唐其勢陰謀不軌事覺伏誅其黨答里及剌剌等稱兵外應脫脫選精銳與之戰盡禽以獻歷太禧宗禋院使拜御史中丞虎符親軍都指揮使提調左阿速衛四年進御史大夫仍提調前職大振綱紀中外肅然扈從上都還至雞鳴山之渾河帝將畋于保安州馬蹶脫脫諫曰古者帝王端居九重之上日與大臣宿儒講求治道至於飛

鷹走狗非其事也帝納其言授金紫光祿大夫兼紹熙宣撫使是時其伯父伯顏爲中書右丞相既誅唐其勢益無所忌擅爵人赦死罪任邪佞殺無辜諸衛精兵收爲己用府庫錢帛聽其出納帝積不能平脫脫雖幼養於伯顏常憂其敗私請於其父曰伯父驕縱已甚萬一天子震怒則吾族赤矣曷若於未敗圖之其父以爲然復懷疑久未決質之直方直方曰傳有之大義滅親大夫但知忠於國家耳餘復何顧焉當是時帝之左右前後皆伯顏所樹親黨獨世傑班阿魯爲帝腹心日與之處脫脫遂與二人深相結納

而錢唐楊瑀嘗事帝潛邸爲奎章閣廣成局副使得出入禁中帝知其可用每三人論事使瑀參焉五年秋帝駐蹕上都伯顏請出赴應昌脫脫與世傑班阿魯謀伏兵執之東門外弗勝而止會河南范孟矯殺省臣事連廉訪使段輔伯顏風臺臣言漢人不可爲廉訪使時別兒怯不花亦爲御史大夫畏人之議已辭疾不出故其章未上伯顏促之急監察御史以告脫脫脫脫曰別兒怯不花位居我上且掌印我安敢專邪別兒怯不花懼且將出脫脫度不能止以告於直方直方曰此祖宗法度決不可廢盍先爲上言之

脫脫入告于帝及章上帝如脫脫言伯顏知出於脫脫大怒言於帝曰脫脫雖臣之子其心專佑漢人必當治之帝曰此皆朕意非脫脫罪也及伯顏擅貶宣讓威順二王帝不勝其忿決意逐之一日泣語脫脫脫脫亦泣下歸與直方謀直方曰此宗社安危所繫不可不密議論之際左右爲誰曰阿魯及脫脫木兒直方曰子之伯父挾震主之威此輩苟利富貴其語一泄則主危身戮矣脫脫乃延二人于家置酒張樂晝夜不令出遂與世傑班阿魯議俟伯顏入朝執之宿衛士嚴宮門出入螭坳悉爲置宿伯顏見之大驚

召脫脫責之對曰天子所除得不除伯顏
疑脫脫益增兵自衛六年二月伯顏請太子燕帖古
思獵于柳林脫脫與世傑班阿魯合謀以所掌兵及
宿衛士拒伯顏戊戌遂拘京城門鑰命所親信列布
城門下是夜奉帝御玉德殿召近臣汪家奴沙剌班
及省院大臣先後入見出五門聽命又召瑀及江西
范匯入草詔數伯顏罪狀詔成夜已四鼓命中書平
章政事只兒瓦歹齎赴柳林己亥脫脫坐城門上而
伯顏亦遣騎士至城下問故脫脫曰有旨逐丞相
伯顏所領諸衛兵皆散而伯顏遂南行詳見伯顏傳

中書定詔以馬札兒台為中書右丞相脫脫知樞密
院事虎符忠翊衛親軍都指揮使提調武備寺阿速
衛千戶所熏鉛熙等處軍民府撫都總使宣忠兀羅
思護衛親軍都指揮使司提調事招功萬戶府都
總使十月馬札兒台稱疾辭位詔以太師就第至
正元年遂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錄軍國重事詔天
下脫脫乃悉更伯顏舊政復科舉取士行太廟
四時祭雪郯王徹徹禿之冤召宣讓威順二王使
歸藩以阿魯圖正親王之位開馬禁減鹽額蠲逋負
開經筵遴選儒臣以勸講而脫脫實領經筵事

中外翕然稱為賢相二年五月用參議孛羅等言於
都城外開河置閘放金口水欲引通州船至麗正門
役丁夫數萬訖無成功事見河渠志三年詔修遼金
宋三史命脫脫為都總裁官又請修至正條格頒天
下帝嘗御宣文閣脫脫前奏曰陛下臨御以來天下
無事宜留心聖學頗聞左右多沮撓者設使經史不
足觀世祖豈以是教裕皇哉即秘書監取裕宗所授
書以進帝大悅皇太子愛猷識理達臘嘗保育于脫
脫家每有疾飲藥必嘗之而進帝常駐蹕雲州遇烈
風暴雨山水大至車馬人畜皆漂溺脫脫抱皇太子

單騎登山乃免至六歲還帝慰撫之曰汝之勤勞朕
不忘也脫脫乃以私財造大壽元忠國寺於健德門
外為皇太子祝釐其費為鈔十二萬二千錠四年閏
月領宣政院事諸山主僧請復僧司且曰郡縣所苦
如坐地獄脫脫曰若復僧司何異地獄中復置地獄
邪時有疾漸羸且術者亦言年月不利乃上表辭位
帝不允表凡十七上始從之有旨封鄭王食邑安豐
賞賚巨萬俱辭不受乃賜松江田為立稻田提領所
以領之七年別兒怯不花為右丞相以宿憾譖其父
馬札兒台詔徙甘肅脫脫力請俱行在道別閭騎乘

廬帳食飲視其品之精粗及至其地馬札兒台安之
後移西域撒思之地至河西召還甘州就養十一月馬
札兒台薨帝念脫脫勳勞召還京師八年命脫脫為
太傅提調宮傳綜理東宮之事九年朵兒只太平皆
罷相遂詔脫脫復為中書右丞相賜上尊名馬襲衣
玉帶脫脫既復入中書恩怨無不報時開端本堂皇
太子學於其中命脫脫領端本堂事又提調阿速欽
察二衛內史府宣政院太醫院事十年五月居妣薊
國大人憂帝遣近臣諭之俾出理政務於是脫脫用
烏古孫良楨龔伯遂汝中柏伯帖木兒等為僚屬皆

委以腹心之寄小大之事悉與之謀事行而群臣不
知也吏部尚書偰哲篤建言更造至正交鈔脫脫信
之詔集樞密院御史臺翰林集賢院諸臣議之皆唯
唯而已獨祭酒呂思誠言其不可脫脫不悅既而終
變鈔法而鈔竟不行事見思誠傳河決白茅堤又決
金堤方數千里民被其患五年不能塞脫脫用賈魯
計請塞之以身任其事出告群臣曰皇帝方憂下民
為大臣者職當分憂然事有難為猶疾有難治自古
河患即難治之疾也今我必欲去其疾而人人異論
皆不聽乃奏以賈魯為工部尚書總治河防使發河

南北兵民十七萬[illegible]決堤成使復故道凡八月
功成事見河渠志天子嘉其功賜世襲答剌罕
之號又敕儒臣歐陽玄製河平碑以載其功仍賜淮
安路為其食邑[illegible]長吏聽其自用已而汝潁之間
妖寇聚眾反以紅巾為號襄樊唐鄧皆起而應之十
一年脫脫乃奏以弟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兒為知樞
密院事將諸衛兵十餘萬討之克上蔡既而駐兵沙
河軍中夜驚也先帖木兒盡棄軍資器械北奔汴梁
收散卒屯朱仙鎮朝廷以也先帖木兒不習兵詔別
將代之也先帖木兒徑歸昏夜入城仍為御史大夫

陝西行臺監察御史十二人劾其喪師辱國之罪脫
脫怒乃遷西行臺御史大夫朵兒只班為湖廣行省
平章政事而御史皆除各府添設判官由是人皆莫
敢言事十二年[illegible]有號芝麻李者據徐州脫脫請
自行討之以逯魯曾為淮南宣慰使募鹽丁及城邑
趫捷通二萬人與所統兵俱發九月師次徐州攻其
西門賊出戰以鐵翎箭射馬首脫脫不為動麾軍奮
擊之大破其眾入其外郭明日大兵四集亟攻之賊
不能支城破芝麻李遁去獲其黃繖旗鼓燒其積聚
追擒其偽千戶數十人遂屠其城帝遣中書平章政

中命…爲太師依前右丞相…延還
…脫脫…等進師平…還…上
…太子…燕…改徐州爲
武安州而立碑以著其績十三年三月脫脫用左丞
烏古孫良楨右丞悟良哈台議屯田京畿以二人兼
大司農卿而脫脫領大司農事西至西山東至遷民
鎮南至保定河間北至檀順州皆引水利立法佃種
歲乃大稔十四年張士誠據高郵屢招諭之不降詔
脫脫總制諸王諸省軍討之黜陟予奪一切庶政悉
聽便宜行事省臺院部諸司聽選官屬從行禀受節

制西域西番皆發兵來助旌旗累千里金鼓震野出
師之盛未有過之者師次濟寧遣官詣闕里祀孔子
過鄒縣祀孟子十一月至高郵辛未至乙酉連戰皆
捷分遣兵平六合賊勢大蹙俄有詔罪其老師費財
…左丞相太不花中書平章政事月闊察
兒知樞密院事雪雪代將其兵削其官爵安置淮安
死及脫脫之西行也別兒怯不花欲陷之死哈麻力
…帝…還…脫脫深德之至是引爲中書右
…大時脫脫信用汝中柏由左司郎中參議中書省
事平章以下見其議事莫敢異同惟哈麻不爲之下

汝中柏則謂之脫脫以爲宜以院使位居第三於是
哈麻深銜之哈麻嘗與脫脫議授皇太子冊寶禮脫
脫每言中宮有子將寘之何所以故久不行脫脫將
出師也以汝中柏爲治書侍御史使輔也先帖木兒
居中汝中柏恐哈麻必爲後患欲去之脫脫猶豫未
決令與也先帖木兒議也先帖木兒以其有功於己
不從哈麻知之遂譖脫脫於皇太子及皇后奇氏會
也先帖木兒方移疾家居監察御史袁賽因不花等
承哈麻風旨上章劾之三奏乃允奪御史臺印出都
門外聽旨以汪家奴爲御史大夫而脫脫亦有淮安

之命十二月辛亥詔至軍中參議龔伯遂曰將在軍
君命有所不受且丞相出師時嘗被密旨今奉密旨
一意進討可也詔書且勿開開則大事去矣脫脫曰
天子詔我而我不從是與天子抗也君臣之義何在
弗從既聽詔脫脫頓首謝曰臣至愚荷天子寵靈委
以軍國重事蚤夜戰兢懼弗能勝一旦釋此重負上
恩所及者深矣即出兵甲及名馬三千分賜諸將俾
各帥所部以聽月闊察兒雪雪節制客省副使哈剌
答曰丞相此行我輩必死他人之手今日寧死丞相
前拔刀刎頸而死初命脫脫安置淮安俄有旨移置

功集乃路十五年三月臺臣猶以誚輕列疏其兄弟
之罪於是詔流脫脫于雲南大理宣慰司鎮西路流
也先帖木兒于四川碉門脫脫至于哈剌章肅州安
置次子三寶奴蘭州安置各簿錄其官脫脫行至
人理騰衝知府高惠見脫脫欲以女事之許築室一
程外以居雖有加害者可以無虞脫脫曰吾罪人也
安敢念及此巽辭以絕之九月遣官移置阿輕乞之
地高惠以脫脫前不受其女故首發鐵甲軍圍之十
二月己未哈麻矯詔遣使鴆之死年四十二訃聞中
書遣尚舍卿七十六至其地易棺衣以殮脫脫儀狀
雄偉頎然出於千百人中而器宏識遠莫測其蘊功
施社稷而不伐位極人臣而不驕輕貨財遠聲色好
賢禮士皆出於天性至於事君之際始終不失臣節
雖古之有道大臣何以過之惟其惑於群小急復私
讎君子譏焉二十二年監察御史張冲等上章雪其
冤於是詔復脫脫官爵并給復其家產召哈剌章三
寶奴還朝乃也先帖木兒先是亦已死乃授哈剌章
中書平章政事封申國公分省大同三寶奴知樞密
院事二十六年監察御史聖奴也先撒都失里等復
言奸邪構害大臣以致師敗身將我國家兵機不振
從此始錢粮之耗從此始盜賊縱橫從此始生民之
塗炭從此始設使脫脫不死安得天下有今日之亂
哉乞封一字王爵定謚及加功臣之號朝廷皆是其
言然以國家多故未及報而國亡

傳卷第二十五

虧

乃蠻台

乃蠻台木華黎五世孫曾祖曰孛魯祖曰阿禮吉失追封莒王謚忠惠父曰忽速忽爾嗣國王追封薊王乃蠻台身長七尺摯靜有威性明果善斷射能貫札大德五年奉命征海都朶哇以功賜貂裘白金授宣徽院使階榮祿大夫七年拜嶺北行省右丞舊制募民中糧以餉邊是歲中者三十萬石用事者挾私爲

市殺其數爲十萬民進退失措乃蠻台請于朝凡所輸者悉受之以爲下年之數民感其德至治二年改甘肅行省平章政事佩金虎符甘肅歲糴糧於蘭州多至二萬石距寧夏各千餘里至甘州自甘州又千餘里始達亦集乃路而寧夏距亦集乃僅千里乃蠻台下諭令輓者自寧夏徑趨亦集乃歲省費六十萬緡天曆二年遷陝西行省平章政事關中大饑詔募民入粟予爵四方富民應命輸粟露積關下初河南饑告糴關中而關中民遏其糴至是關吏乃河南人修怨拒粟使不得入乃蠻台杖關吏而入其粟京

兆民掠人而食之則命分健卒爲隊捕強食人者其患乃已時入關粟雖多而貧民乏鈔以糴乃蠻台取官庫未毀昏鈔得五百萬緡識以省印給民行用俟官給賑饑鈔如數易之先時民或就食他所多毀墻屋以往乃蠻台諭之曰明年歲稔爾當復還其勿毀之民由是不敢毀及明年還歸皆得按堵如初拜西行臺御史大夫賜金幣玩服等物有命以太宗皇帝舊錫里兒之寶於其後嗣燕只哥解乃蠻台威望素嚴且其頒禮貌益尊至順元年還上都留守佩元降虎符兼貴赤軍都指揮使進階開府儀同三司知嶺北

行樞密院事封宣寧郡王賜金印奉命出鎮北邊錫予尤重國初諸軍置萬戶千戶百戶時金銀符未備惟加纓於槍以爲等威至是乃蠻台爲請于朝皆得給符後至元三年詔乃蠻台襲國王授以金印繼又以安邊撫綏之功賜珠絡半臂并海東名鷹西域文豹國制以此爲極恩六年拜嶺北行省左丞相仍前國王知行樞密院事至正二年遷遼陽行省左丞相以年踰六十上疏辭職歸念其軍士貧乏以私自有馬二百匹羊五百頭給之八年薨于家子一人帖命有司護喪儀詔贈推忠宣惠綏遠

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魯王謚忠獻子二長野仙溥化入宿衛掌速古兒赤特授朝列大夫給事中拜監察御史繼除河西廉訪副使淮西宣慰副使累遷中書參知政事由御史中丞為中書右丞次晃忽而不花

朵兒只

朵兒只木華黎六世孫脫脫子也朵兒只生一歲而孤稍長備宿衛事母至孝喜讀書不屑屑事章句於古君臣行事忠君愛民之道多所究心至治二年授中奉大夫集賢學士時年未及冠一時同寅如郭貫

趙世延鄧文原諸老皆器重之天曆元年朵羅台國王自上都領兵至古北口與大都兵迎敵事定文宗殺朵羅台二年朵兒只襲國王位扈蹕上都詔便道至遼陽之國順帝至元四年朵羅台弟乃蠻台恃太師伯顏勢謂國王位乃其所當襲愬于朝伯顏妻欲得朵兒只大珠環價直萬六千錠朵兒只無以應則慨然曰王位我祖宗所傳不宜從人求買我縱不得為設為之亦我宗族人耳於是乃蠻台以賂故得為國王而除朵兒只遼陽行省左丞相以安靖為治民用不擾六年遷河南行省左丞相為政如在遼陽時

先是河南范孟為亂以詐誣繫省官千百計朵兒只至願知其冤力欲直之而平章政事納麟乃元問官執其說不從已而納麟還言于朝以謂朵兒只心徇漢人朵兒只為人寬弘有度亦不卹也至正四年遷江浙行省左丞相時杭城新經火燬別兒怯不花先為相庶務寬紓朵兒只繼之咸仍其舊民心翕然汀州寇竊發朵兒只調遣將士掩捕之威信所及數月即平帝嘉其績錫九龍衣上尊酒居二年方面晏然杭之耆老請建生祠以前丞相故事朵兒只辭之曰昔者我父平章官浙省我實生於此宜爾父老有愛

於我我於不杭人得無情乎然今天下承平我叨居相位於此唯知謹守法度不辱先人足矣何用虛名為七年召拜御史大夫會丞相虛位秋拜中書左丞相冬陞右丞相監修國史而太平為左丞相是時朝廷興事稽古禮文之事有廢必舉請賜經筵講官坐以崇聖學選清望官專與陳言以求治道覈守令六事沙汰僧尼舉隱逸士事見太平傳咸餘留守司行致賀禮其物先留鴻禧觀俟饋二相朵兒只家臣寓觀中察知物有豐殺其送左相者特豐家臣具白其事請郤之朵兒只曰彼終不送我亦又何從即[illegible]受

之郯王家産既籍于官朵兒只俾掾史錄其數明日
掾史以復韓嘉訥爲平章不知也以目視勃然作色
叱掾史曰公事須自下而上何竟白丞相令安得使
扶出朵兒只不爲動知者咸服其量九年罷丞相位
[illegible]爲氏王之國遼陽十四年詔脫脫總兵南討中書
參議龔伯遂建言宜分遣諸宗王及異姓王俱出軍
吳王朵爾赤厚賂伯遂獲免朵兒只獨曰吾國家世
臣天下有事政効力之秋也吾豈暇與小子輩通賄
賂哉即領兵出淮南聽脫脫節制脫脫遣朵兒只攻
六合拔之既而詔削脫脫官爵罷其兵權朵兒只乃

以本部兵守揚州十五年薨于軍年五十二初朵兒
只爲集賢學士從其從兄丞相拜住在上都南坡之
變拜住遇害賊臣鐵失亦斥欽太兒等并欲殺朵兒
只其從子朵爾直班方八歲走詣怯薛官失都兒求
免以故朵兒只得脫於難朵兒只爲相務存大體而
太平則無理庶務一時政權頗出於太平趨附者衆
朵兒只處之晏然不與較然太平亦能推讓[illegible]
外皆歸爲賢相云二子朵爾帖木兒翰林學士[illegible]
[illegible]哥失里襲國王

朵爾直班

朵爾直班字惟中木華黎七世孫祖曰碩德父曰別
理哥帖木爾朵爾直班甫晬而孤育於從祖母拜住
從父也訪于仁宗降璽書旌其家稍長好讀書年十
四見文宗適將幸上都親閱御衣命錄于簿顧左右
無能書漢字者朵爾直班引筆書之文宗喜曰世臣
之家乃能知學豈易得哉命爲尚衣奉御尋授工部
郎中元統元年擢監察御史首上疏請親祀宗廟赦
命不宜數又陳時政五事其一曰太史言三月癸卯
望月食既四月戊午朔日又食皇上宜奮乾綱脩刑
政疏遠邪佞顓任忠良庶可消弭災變以爲禎祥二

曰親祀郊廟三曰博選勳舊世臣之子端謹正直之
人前後輔導使嬉戲之事不接於目俚俗之言不及
於耳則聖德日新矣四曰經學之臣宜尊寵然必
賞罰公則民心服五曰弭安盜賊振饑民是時日
月薦饑烈風暴作河北山東旱蝗爲災乃復條陳九
事上之一曰比日倖門漸啓刑罰漸差無功者覬覦
希賞有罪者僥倖求免恐刑政漸弛紀綱漸紊將
何以示勸懲臣無所畏憚二曰天下之財皆出于民
民竭其力以佐公上而用猶不足則[illegible]之氣上干
陰陽之和水旱災變所由生也宜令中書省[illegible]三

負睿責戶部詳定减省罷不急之工役止無名之賞
賜三曰禁中常作佛事權宜停止四曰官府日增選
法愈敝宜省冗員五曰均公田六曰鑄錢幣七曰罷
山東田賦總管府八曰罷河南自實田糧九曰禁取
姬妾於海外正月元日朝賀大明殿朶爾直班當糾
正班次即上言百官踰越班制者當同失儀論以懲
不敬先是教坊官位在百官後御史大夫撒迪傳旨
俾入正班朶爾直班執不可撒迪曰御史不奉詔耶
朶爾直班曰事不可行大夫宜覆奏可也西僧為佛
事內廷醉酒失火朶爾直班劾其不守戒律延燒宮

殿震驚九重撒迪傳旨免其罪朶爾直班又執不可
一日間傳旨者八乃已丞相伯顏御史大夫唐其勢
二家家奴怙勢為民害朶爾直班巡歷至漷州悉捕
其人致于法民大悅及還唐其勢怒曰御史不禮我
已甚辱我家人我何面目見人耶荅曰朶爾直班知
奉法而已它不知也唐其勢從子馬馬沙為欽察親
軍指揮使恣橫不法朶爾直班劾奏之馬馬沙因集
無賴子欲加害會唐其勢被誅乃罷遷太府監改奎
章閣學士院供奉學士遷承制學士皆兼經筵官又
陞侍書學士同知經筵事是時朶爾直班甫弱冠又

世家子乃獨以經術侍帝左右帝以為廉事至正元
年罷學士院除翰林學士陞資善大夫於是經筵亦
歸翰林仍命朶爾直班知經筵事是時康里巙巙以
翰林學士承旨亦在經筵在上前敷陳經義朶爾直
班則為翻譯曲盡其意多所啓沃禁中語秘不傳俟
遷大宗正府也可扎魯火赤聽訟之際引諭律令曲
當事情有同僚年老者歎曰吾君是官四十年見公
論事始神人也宗王有殺其大母者朶爾直班與同
僚按實力請于朝必正其罪時相難之出為淮東肅
政廉訪使遷江南行臺治書侍御史未行又還江西

行省左丞以疾不赴北還養疾黃庭山中起為資正
院使五年拜中書參知政事同知經筵事提調宣文
閣時纂集至正條格朶爾直班以謂是書上有祖宗
制誥安得獨稱今日年號又律中條格乃其一門耳
安可獨以為書名時相不能從唯除制誥而已有以
舊音樂得幸者有旨用為崇文監丞朶爾直班它擬
一人以聞帝怒曰選法盡由中書省耶朶爾直班頓
首曰用倖人居清選臣恐後世議陛下今選它人臣
之罪也省臣無與焉帝乃悅陞右丞尋拜御史中丞
監察御史劾奏別兒怯不花章亦上黜御史大夫懿

憐真班為江浙行省平章[illegible]曰若此則
臺綱安在乃再上章劾奏并留大夫不允帝臣皆上
印綬辭職帝諭朵爾直班曰汝其勿辭對曰臺綱隳
矣臣安得獨留帝為之出涕朵爾直班即杜門謝賓
客尋出為遼陽行省平章政事階榮祿大夫至官詢
民所疾苦知米粟羊豕薪炭諸貨皆藉於民賦入
城而貴室僮奴公府隸卒爭強買之僅酬其半直又
其俗編柳為斗大小不一豪賈猾儈得以高下其手
民咸病之即飭有司厲防禁齊稱量諸物乃畢集而
價自平又存恤孤老平準鈔法請銓選汰胥吏慎勾

稽興廢墜起細罪舉苟有罪雖勳舊不貸工部百司
聞風悚懼選名為大常禮儀院使俄遷中政使又遷資
正使會盜起河南[illegible]夏六月拜中書平章政事階光祿
大夫首言治國之道綱常為重前西臺御史張桓伏
節死義不污於賊宜首旌之以勸來者又言宜守荊
襄湖廣以絕後患又數論祖宗之用兵匪專於殺人
蓋以有其道焉今倡亂者止數人顧乃盡坐中華之
民為畔逆豈足以服人心其言頗迕丞相脫脫意時
脫脫倚信左司郎中汝中柏員外郎伯帖木兒故兩
人因擅權用事而朵爾直班正色立朝無所附麗[illegible]

陝州危急因出為陝西行臺御史大夫行至中途聞
商州陷武關不守即[illegible]程至奉元而賊已
至鴻門吏白須日署事不許曰賊勢若此尚何顧陰
陽拘忌哉即就署省事以舉措為應不相聚論事
朵爾直班曰多事如此惡得以常例論乃與行省平
章朵朵約日一會集尋有旨命與朵朵便宜同討
賊即督諸軍復商州乃脩築奉元城壘募民為兵出
庫所藏銀為大錢射而中的者賞之由是人皆為精
兵令商義兵以獸皮為矢房狀如瓠號毛葫蘆軍甚
精銳列其功以聞賜敕書褒獎之由是其軍遂盛而

國家獲其用金州由興元鳳翔達奉元道里迴遠乃
開義谷創置七驛路近以便時御史大夫也先帖木
兒師敗于河南詔臺御史家右魯翀牙范文等十二
人劾奏之朵爾直班當署字頗謂左右曰吾其為平
章須矣未幾命下果然也先帖木兒有脫脫之弟
章陳上脫脫怒故左遷朵爾直班而御史十二人皆
[illegible]中人遮道涕泣曰生我者公也何遽去我而
不留乎及朵爾直班慰遣之不聽乃從間道得出至重
慶聞江陵陷道路阻不可行或請少留以俟之不從
曰必達乃已湖廣行省所轄治澧州既至律諸軍以

法而授納粟者以官人心翕然汝中右丞帖木兒言
於丞相曰不殺[illegible]不安[illegible]其帝
意所眷屬必從[illegible]班職專供公食
時官廩所者[illegible]者親予[illegible]以勸之
而貸其粟以[illegible]至即還以直民[illegible]不從者
又遣官錄[illegible]四川之境民聞其名爭輸粟以助
軍餉右丞伯顏不已方總[illegible]順風旨數侵辱之朵
爾直班不爲動[illegible]役[illegible]至蘄黃伯顏不俟所
計徵索無不給之[illegible]其供需失期者刺管軍帥
王不花奮言曰平章國之重臣今坐不重所食無珍

味徒爲我曹軍食耳今百需立辦顧猶欲誣之是無
人心也我曹更當散還鄉里矣脫脫遣國子助教完
者至軍中風使害之完者至則反加敬禮語人曰平
章勳舊之家國之祥瑞吾苟傷之則人將不食吾餘
矣朵爾直班素有風疾軍中感霧露所患日劇遂卒
于黃州蘭溪驛年四十朵爾直班立朝以扶持名教
爲已任薦拔人才而不以爲私恩留心經術凡伊洛
諸儒之書未嘗去手喜爲五言詩於字畫尤精翰林
學士承旨臨川危素嘗客於朵爾直班謀之曰聞公
之學當務安國家利社稷毋爲留神小藝朵爾直

班深服其言其在經筵開陳大義爲多嘗采前賢遺
言各以類次爲書凡四卷一曰學本二曰君道三曰
臣職四曰國政明道學倫制行存古游藝五者學本
之目也敬天愛民知人納諫治內五者君道之目也
事[illegible]臺察守令將帥贊御五者臣[illegible]之目也興學訓
農理財審刑議兵五者國政之目也帝覽而嘉之賜
名曰治原通訓藏于宣文閣二子鐵固思帖木而篤
堅帖木而

阿魯圖

阿魯圖博爾朮四世孫父木忽剌[illegible]由經工監

襲職爲怯薛官掌環衛遂拜翰林學士承旨選知樞
密院事至元三年襲封廣平王至正四年脫脫辭相
位順帝問誰可代脫脫爲相者脫脫以阿魯圖薦五
月詔拜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而別兒怯不花爲左
丞相從駕行幸每同車出入一時朝野以二相爲和
協是時詔修遼金宋三史阿魯圖爲總裁五年三史
成十月阿魯圖等既以其書進帝御宣文閣阿魯圖
復與平章政事帖木兒塔識太平上奏太祖取金世
祖平宋混一區宇典章圖籍皆歸秘府今陛下以三
國事績命儒士纂修而臣阿魯圖總裁臣素不讀漢

人文書未解其義今者進呈萬幾之暇乞以備乙覽
帝曰此事卿誠未解史書所繫甚重非儒士汎作文
字也彼一國人君行善則國興朕爲君者宜取以爲
法彼一朝行惡則國廢朕當取以爲戒然豈止激勸
人君其間亦有爲宰相事善則卿等宜倣效惡則宜
監戒朕與卿等皆當取前代善惡爲勉朕或思有未
至卿等其言之阿魯圖頓首舞蹈而出右司郎中陳
思謙建言諸事阿魯圖曰左右司之職所以贊助宰
相今郎中有所言與我輩共議見諸行事何必別爲
文字自有所陳耶郎中若居他官則可建言今居左

右司而建言是徒欲顯一己自能言耳將置我輩於
何地思謙大慙服一日與僚佐議除刑部尚書宰執
有所舉或難之曰此人柔軟非刑部所可用阿魯圖
曰廟堂即今選儈子耶若選儈子須選強壯人尚書
欲其詳讞刑牘耳若不枉人不壞法即是好刑官何
必求強壯人哉左右無以答其爲治知大體類如此
先是別兒怯不花嘗與阿魯圖謀擠害脫脫阿魯圖
曰我等豈能久居相位當亦有退休之日人將謂我
何別兒怯不花屢以爲言終不從六年別兒怯不花
乃諷監察御史劾奏阿魯圖不宜居相位阿魯圖即

避出城其姻黨皆爲之不平謂曰丞相所行皆善而
御史言者無理丞相何不見帝自陳帝必辯焉阿魯
圖曰我博爾朮世裔豈丞相爲難得耶但帝命我不
敢辭今御史劾我我宜即去蓋御史臺乃世祖所設
置我若與御史抗即與世祖抗矣爾等無復言阿魯
圖既罷去明年別兒怯不花遂爲右丞相不久亦去
十一年阿魯圖復起爲太傅出守和林邊薨無嗣

紐的該

紐的該博爾朮之四世孫也早歲備宿衛累遷同知
樞密院事既而廢處于家順帝至元五年奉使宣撫

遼東之地整理有司不公不法事三十餘條由是朝
廷知其才陞知嶺北行樞密院事至正十五年召拜
中書平章政事遷知樞密院事十七年以太尉總山
東諸軍守鎮東昌路擊退田豐兵十八年田豐復陷
濟寧進逼東昌紐的該以乏糧棄城退屯柏鄉東昌
遂陷還京師拜中書添設左丞相與太平同居相位
紐的該有識量處事平允淮人攻金復州殺紅軍據
其州者即命選人往賞賚而撫安之浙西張士誠既
降紐的該處置江南諸事咸得其宜士誠大服與和
路富民調戲子婦繫獄更代者皆至京師行賂以故

刑部官得其事久不決紐的該乃除刑部侍郎忽與
和路達魯花赤俾次其宣命遂自經死凡授官惟才
是選不以私人數稱其有大臣體已而還朝遷知
樞密院事嘗臥病謂其所知曰太平負宰相才也嘉
疾固不起而太平亦不能久於位此可歎也朝官至
門候疾者皆謝遣之二十年正月卒

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臣宋濂翰林待制承直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臣王禕等奉
勑修

別兒怯不花

別兒怯不花字大用燕只吉台氏曾祖忙怯禿以千
戶從憲宗南征有功父阿忽台事成宗為丞相被誅
後贈和寧忠獻王別兒怯不花蚤孤八歲以興聖太
后及武宗命侍明宗于藩邸尋入國子學為諸生會
明宗以周王出鎮雲南別兒怯不花從行至大同而
還仁宗名入宿衛一日從殿中望見其儀槩魁異之即
名對懇論之八番宣撫司長乃其世職英宗遂授懷
遠大將軍八番宣撫司達魯花赤既至宣布國家恩
信峒民咸悅有累歲不服者皆喜曰吾故賢帥子孫
也其敢違命率皆卜四部來受約束別兒怯不花以
其事入奏天子嘉而留之泰定三年特授同知太常
禮儀院事益從耆老文學之士雍容議論尋拜監察
御史明年遷中書右司郎中又明年陞參議中書省
事居二年除吏部尚書至順元年其兄治書侍御史
自當諫止明里董阿子閭閭不當爲監察御史并出
別兒怯不花爲廣西兩江道宣慰使司都元帥未幾

丁內艱還京起復爲江浙行省參知政事江浙歲漕米由海道達京師別兒怯不花董其事尋除禮部尚書遷徽政院副使擢侍御史特命領宿衛陞榮祿大夫宣徽使加開府儀同三司凡宿衛士有從掌領官薦用者往往所舉多非其人至別兒怯不花獨揀擇歲久者舉之衆論翕服宣徽所造酒橫索者衆歲費陶瓶甚多別兒怯不花奏製銀瓶以貯而索者遂止至元四年拜御史大夫知經筵事尋遷中書平章至正二年拜江浙行省左丞相行至淮東聞杭城大火燒官廨民廬幾盡仰天揮涕曰杭浙省所治吾被命出鎮而火如此是我不德累杭人也疾馳赴鎮即下令錄被災者二萬三千餘戶戶給鈔一錠焚死者亦如之人給月米二斗幼稚給其半又請口減酒課爲錢千二百五十錠織坊減元額之半軍器漆器權停一年延祐皆停事聞朝廷從之又大作者治民居附其旁者增直買其基焚民就役則厚其傭直又請歲減江浙福建鹽課十三萬引或遇漲潮亢旱輒出禱于神祠所禱無不應在鎮二年雖兒童女婦莫不感其恩名還除翰林學士承旨仍掌宿衛四年拜中書右丞相朝廷議選奉使宣撫使問民疾苦察吏貪

且還自北蕃風上及知與故者俾別兒怯不花往沙汰洗究除弊不可勝計又奏發使諭諸王賜以金衣重賞使各撫其民毋踰法制於是內外震肅明年歲大饑民或流亡令有司賑之欲還鄉者給路糧又錄在京貧人日糧以給帝還自上都遣中使數輩趣使迎謁比見帝親酌酒勞之七年進左丞相明年御史劾奏別兒怯不花而徽政院使高龍卜在帝側爲辭帝遂不允乃出御史大夫亦憐真班爲江浙左丞和中丞以下皆辭職詔復加大保於是兩臺各道言章交至別兒怯不花益不自安尋謫居渤海縣十年正月卒後子達世帖木而用于朝遂贈弘仁輔治秉文守正宣亮同德功臣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太師追封冀王謚忠宣達世帖木而字原理仕至中書平章政事有學識能世其家

太平

太平字允中初姓賀氏名惟一後賜姓蒙古氏名太平仁傑之孫勝之子也仁傑以非罪死太平年尚幼泰定帝時其父冤而與郎之太平資七間朗正大雖在弱齡儼然如老成人嘗受業於趙孟頫又師事雲中呂弼太平始襲父職爲虎賁親軍都指揮使尋擢陝西漢中道廉訪副使文宗名爲工部尚書擢[illegible]

奎章閣工事又除上都留守同知順帝元統初僉廣
樞密副使尋陞同知樞密院事遷御史中丞時中書
有參議佛家閭者儉人也御史劾其非時宰庇之事
寢不行太平辭疾臥家至正二年詔起為中書參知
政事辭進右丞又辭會御史祁君璧復劾佛家閭黜
之乃起就職宗室諸王歲賜廩食多寡不均太平請
於帝均其厚薄守令多失職乃選臺閣名臣充之仍
遣使覈其治行其治最者則增秩賜金幣遼金宋三
史久未完脩至是太平力贊其事為總裁官修成之
時粟貴而金銀賤太平請出官本委官收市之所得

不貲其後兵興卒獲其用四年陞中書平章政事五
年遷宣徽院使宣徽典飲饍權勢多橫索太平取節
閱之惟太常禮儀使所刺不花一無所需太平因言
於帝請擢用近職且厚賜之六年拜御史大夫故事
臺端非國姓不以授太平因辭詔特賜姓而改其名
七年遷中書平章政事位同列上國王朶而只為左
丞相請于帝曰臣猶先臣之藍蠱位固王昧於國
家之理今備位宰相非得太平不足與共事十一月
拜太平左丞相朶而只為右丞相太平辭帝不允仍
詔示天下明年正月詔以舊臣功臣傳特命太平同

監脩國史蓋異數也太平言僧道有妻子者勒為民
以減蠹耗給校官俸以防其冒言賜經筵講官坐以
崇聖學立行都水監以治黃河渠薦士完者篤執禮
哈郎董立張樞李孝光是時天下無事朝廷稽古禮
文之典有陸必旌平生好訪問人材不問南北必記
錄于冊至是多進用之初脫脫既罷相出居西土會
其父馬札兒台卒太平力請令脫脫歸葬以全孝道
左右以為難太平曰脫脫乃心王室大義滅親今父
歿而不克奔訃為善者不幾於怠乎為之固請以故
脫脫得還脫脫既得還朝即拜為太傅然不知太平

之有德於己也因汝中柏讒搆成隙遂欲中傷之是
時中書參政孔思立等皆一時名人太平所拔用者
悉誣以罪黜去九年七月罷為翰林學士承旨既又
誣劾其過失而斥論其子也先忽都不[illegible]僭娶宗室
女脫脫之母聞之謂脫脫兄弟曰太平好人也何害
於汝而欲去之汝兄弟若違吾言非吾子也侍御史
撒馬篤揚言于朝曰御史欲害正人[illegible][illegible]如天下
後世何即日病不起故吏田復勸太平自裁太平曰
吾無罪當聽於天若自殺則誠有罪矣遂還奉元杜
門謝客以書史自適可前益起十五年詔命太平為

江浙行省左丞拜未行改爲淮南行省左丞相兼知
行樞密院事總制諸軍駐于濟寧時諸軍久出糧餉
苦不繼太平命有司給牛具以種麥自濟寧達于海
州民不擾而兵賴以濟議立上兵元帥府輪番耕織
十六年移鎮益都未幾除遼陽行省左丞相羅粟以
給京師處置有法所致甚多而民不擾十七年五月
名爲中書左丞相時毛貴據山東明年由河間入寇
官軍屢敗漸逼京都中外大駭廷議遷都以避之知
者如出一口太平力爭以爲不可起同知樞密院事劉哈
剌不花于彰德引兵擊之大敗賊衆京城遂安會張

士誠以浙西降而晋冀關陝之間察罕鐵木兒屢以
捷奏聞於是中外人心翕然有中興之望矣太平又
考求凡死節之臣雖布衣亦加贈謚有官者就官其
子孫人大感動當時右丞相搠思監家人以造僞鈔
事覺刑部欲連逮鞫思監太平力爲解之曰堂堂宰
相烏得有此事四海觀之若國體何搠思監旣劾罷
太平所得俸祿多分饋之二皇后奇氏與皇太子謀
欲內禪遣宦者資正院使朴不花諭意於太平太平
不答皇后又名太平至宮中舉酒申前意太平依違
而已是時皇太子欲去逐帝近臣又令監察御史劾

帝親暱臣御史中丞禿魯帖木兒未及奏而所劾御
史被遷爲他官皇太子疑也先忽都泄其事益決意
去太平政柄知樞密院事紐的該聞而歎曰善人國
之紀也苟去之國將何賴乎數於帝前左右之以故
皇太子之志未及逞會紐的該死皇太子遂令監察
御史買住桑哥失理劾左丞成遵參政趙中等下獄
死以二人爲太平黨也太平知勢有不可留數以疾
辭位二十年二月拜太保俾養疾于家臺臣奏言以
請當時寄之艱危政賴賢材之宏濟太平以師保兼
相職爲宜帝不能從會陽翟王阿魯輝鐵木兒倡亂

騷動北邊勢逼上都皇太子乃言于帝命太平留守
上都實欲置之死地太平遂往有同知太常院事脫
歡者也先忽都故將也聞陽翟王將至乃引兵縛王
至軍前太平不受令牛致闕下北邊以寧太平終不
以爲己功未幾詔拜太傅賜田若干頃俾歸奉元帝
欲以伯撒里爲丞相伯撒里辭曰臣老不足以任宰
相陛下必以命臣非得太平同事不可於是密旨令
伯撒里留太平毋行太平至沙井聞命而止宿留久
之皇太子惡其既去而復留也二十三年令御史大
夫普化劾太平故違上命所當正其罪詔乃悉拘所

宣命及所賜物偕往陝西之所居爲搠思監[illegible]奏
之安置土蕃道使者逼令自裁太平至東勝賦詩
一篇乃自殺年六十三二十七年監察御史辯其非
辜請加褒贈也先忽都名[illegible]字公秉以好學有俊才
累遷殿中侍御史治書侍御史翰林侍讀學士皆以
選擢貴親軍都指揮使太平之爲相也務廣延才彥
而也先忽都以丞相子又傾己下士以故名稱籍甚
已而拔劫羅從親還奉元居六年召爲兵部尚書同
知樞密院事除通政院使太平再相授知樞密院事
遷太子詹事十九年群盜由開平東屯遼陽冬詔也
先忽都以知樞密院事兼太子詹事率師往討太平
以其年少數請改命不允至則遣將援懿州者俗盜
路[illegible]河東齊而[illegible]延遁[illegible]罷爲上都留守尋改
宣政院使以丁內艱不起搠思監[illegible]相從矣強起之
即日監察御史[illegible]不花劾直又劾罷之已而搠
思監倚皇太子[illegible]搆[illegible]大以[illegible]河[illegible]的沙蠻子按難達
識理沙加識理以[illegible]院官等不執執脫脫[illegible]
舍其從弟遷不已而知其與謀欲釋其事特命大於
而搠思監增入條畫內獨不放[illegible]唯老的沙逃于
[illegible]不兒大同軍中禿堅帖木兒遂以理等遂皆[illegible]

也先忽都皆以[illegible]死之地[illegible]由搠思監所行
使[illegible]州[illegible]泰[illegible]太平[illegible]留居其地執政知其故
成[illegible]忽都遠往[illegible]死之年四十四有詩集十卷

鐵木兒塔識

鐵木兒塔識國王脫脫之子資禀宏偉補國
學諸生讀書[illegible]絕人事明宗於潛邸文宗初由
同知都護府事累遷禮部尚書進參議中書省事擢
陝西行臺侍御史召爲奎章閣侍書學士除大都留
守尋以知樞密院事後至元六年拜中書右丞至正
改元陞平章政事伯顏新罷相庶務多所更張鐵木兒
塔識[illegible]心輔政[illegible]入[illegible]帝爲出宿宣文閣賜坐榻
[illegible]詢以政道必夜分乃罷二年郊鐵木兒塔識言大
[illegible]事必有實惠及民以當天心乃賜民明年田租
半償[illegible]不任[illegible]事歲發富民和糴爲邊餉民
[illegible]病[illegible]官[illegible]多鐵木兒塔識乃請[illegible]輸京倉
[illegible]萬斛[illegible]于和林以爲[illegible]人遇風濤
[illegible]其[illegible]入其人[illegible]奴鐵木兒
[illegible]不可[illegible]天子一視[illegible]人之險以[illegible]
[illegible]而[illegible]倍[illegible]
入利[illegible]國事者[illegible]制[illegible]

國有之今六合一家何以剩採爲說宜有之正可令
觀中國之盛歸告其主使知嚮化兩浙閩鹽額累增
而課愈虧江浙行省請減額鐵木兒塔識奏減十
三萬引五年拜御史大夫務以靜重持大體不爲苛
嬈以立聲威嘗言近歲大臣獲罪重者族滅輕者籍
其妻孥祖宗聖訓父子罪不相及請除之著爲令從
之歲饑民爭赴京城奏出贓罰鈔糴米萬石即近郊寺
觀爲糜食之所活不可勝計尋除遷平章政事位
居第一大駕時巡留守大都請法細民糴於官倉出
印券月給之者其直三百文謂之紅帖米賦籌而給

之盡一月止者其直五百文謂之散籌米今民買其
籌貼以爲利鐵木兒塔識請別發米二十萬石遣官
坐市肆使人持五十文即得米一升外城[illegible]七斤
首相去位帝乃以鐵木兒塔識[illegible]闡究人事我
先朝顧有勞績然實能出其家今有以爲左丞相鐵
木兒塔識扣頭以辭不允乃拜命鐵木兒塔識[illegible]
經紀並內外庶職之人朝夕[illegible]視授命
貢以成放郡邑咿能歐次第顯擢[illegible]分海
潩渠四十萬石置給河漕倉以備內府外是省人與
齊民均受役于官[illegible]

[illegible]選三品職一班[illegible]學
退[illegible]而興[illegible]之中[illegible]老臣預議入政文廢
不許鐵木兒塔識奏請其[illegible]起服合張元亦等二人
之義[illegible]未半年擢補弊之政以次興舉中
[illegible]悅從幸上京還入政事堂甫一日俄感疾薨
[illegible]翊運功臣太師中書右
[illegible]鐵木兒塔識天性忠亮學
[illegible]研究帝嘗問爲治何先
[illegible]文統[illegible]才也朕恨不得如斯人
[illegible]之對曰世祖有堯舜之資文統不以王道告君

而乃尚霸術要近利世祖之罪人也使今有文統正
當遠之又何足取乎初伯顏議罷科舉鐵木兒塔識
時在參議府議不若奏牘及入中書乃議復行之徵
用處士待以不次之擢或疑爲太優鐵木兒塔識曰
隱士無求於朝廷朝廷有求於隱士區區名爵奚足
惜哉識者誦之時脩遼金宋三史鐵木兒塔識爲總
裁官多所協贊云

達識帖睦邇

達識帖睦邇字九成幼與其兄鐵木兒塔識俱入國
學爲諸生讀經史悉能通大義尤好學尋問以世胄

補官爲太府監提點擢治書侍御史以言罷除宣政
院同知陞中書右丞翰林承旨遷大司農至正七年
出爲江浙行省平章政事明年又入爲大司農九年
爲湖廣行省平章政事沅靖柳桂等路猺獠竊發朝
廷以溪洞險阻下詔招諭之達識帖睦邇謂蠻情不
可料請置三分省一台靜江一治沅靖一治柳桂以
左右丞參政分兵鎮其地罷靖州路總管府改立靖
州軍民安撫司改武岡府益以戍兵朝廷皆如其言
已而諸猺獠悉降召還復爲大司農十一年台州方
國珍起海上達識帖睦邇奉詔與江浙行省參知政

事樊執敬往招諭之已而盜起河南拜河南行省平
章政事至則修城池飭備禦盜不敢犯其境還淮南
行省平章政事十五年入爲中書平章政事時中書
庶務多廢吏率遲留至則責委掾擇掾史二人分督
左右曹悉爲剖決出爲江浙行省左丞相兼知行
樞密院事許以便宜行事時江淮盜勢日盛南北阻
隔達識帖睦邇獨治方面而任用非人肆通賄賂賣
官鬻爵一視貨之輕重以爲高下於是謗議紛然所
部郡縣往往淪陷亦恬不以爲意十六年正月張士
誠陷平江七月過杭州達識帖睦邇即棄城遁于富

陽萬戶普賢奴力拒之而苗軍帥楊完者時駐嘉興
亦引兵至敗走張士誠達識帖睦邇乃還初達識帖
睦邇以完者爲海北宣慰使都元帥尋陞江浙行省
參政至是遂陞右丞而苗軍素無紀律肆爲鈔掠所
過蕩然無遺達識帖睦邇方倚完者以爲重莫敢禁
遏故完者益驕日甚而不可制明年士誠寇嘉興屢
爲完者所敗士誠乃遣蠻子海牙以書詐降蠻子海
牙嘗爲南行臺御史中丞以軍結水寨也采石爲
大明兵所敗因走歸士誠故士誠使之來而書詞多
不遜完者欲納之達識帖睦邇不可曰我昔在淮南

嘗招安士誠知其反覆其降不可信完者固勸乃許
之士誠始要王爵達識帖睦邇不許又請爵爲三公
達識帖睦邇曰三公非有司所定今我雖便宜行事
然不敢專也完者又力以爲請達識帖睦邇雖外爲
正詞然實幸其降又恐忤完者意遂授士誠太尉其
弟士德淮南行省平章政事士信同知行樞密院事
其黨皆授官有差士德尋爲
大明兵所擒復陞士信淮南行省平章政事然士誠
雖降而城池府庫甲兵錢穀皆自據如故於是朝廷
以招安張士誠爲達識帖睦邇功詔加太尉當是時

徽州建德皆已陷完者屢出師不利士誠素欲圖完
者而完者貯又强娶平章政事慶童女達識帖木兒
雖主其婚然亦甚厭之乃陰與士誠定計除完者揚
言使士誠出兵復建德完者營在杭城北不爲備遂
被圍苗軍悉潰完者與其弟伯顏皆自殺其後事聞
于朝贈完者潭國忠愍公伯顏衡國忠烈公完者既
死士誠兵遂據杭州十九年朝廷因授士信江浙行
省平章政事士信乃大發浙西諸郡民築杭城先是
海漕久不通朝廷遣使來徵糧士誠運米十餘萬石
達京師方面之權悉歸張氏達識帖睦邇徒存虛名

而已俄而士誠令其部屬自頌功德必欲求王爵達
識帖睦邇謂左右曰我承制居此徒藉口舌以馭此
輩今張氏復要王爵朝廷雖微終不爲其所脅但我
今若逆其意則目前必受害當忍恥含垢以從之耳
乃爲具文書聞于朝至再三不報士誠遂自立爲吳
王即平江治宮闕立官屬好荅蘭帖木兒爲江浙行
省右丞真保爲左右司郎中二人諂事士誠多受金
帛數媒孽達識帖睦邇之短以故張氏遂有不相容
之勢二十四年士信乃使王晟等面數達識帖睦邇
過失勒其移咨省院自陳老病願退又言丞相之任

非士信不可士信即逼取其諸所掌符印而自爲江
浙行省左丞相徙達識帖睦邇居嘉興事聞朝廷即
就以士信爲江浙行省左丞相達識帖睦邇至嘉興
士信竣其垣墻錮其門閤所以防禁之者甚嚴達識
帖睦邇皆不以爲意日對妻妾飲酒放歌自若士誠
令有司公牘皆首稱吳王令旨又諷行臺爲請實授
于朝行臺御史大夫普化帖木兒皆不從至是既拘
達識帖睦邇即使人至紹興從普化帖木兒索行臺
印章普化帖木兒封其印置諸庫曰我頭可斷印不
可與又迫之登舟曰我可死不可辱也從容沐浴更

衣與妻子訣賦詩二章乃仰藥而死臨死擲杯地上
曰我死矣逆賊當踵我亡也後數日達識帖睦邇聞
之歎曰大夫且死吾不死何爲遂命左右以藥酒進
飲之而死士誠乃使載其柩及妻孥北返于京師普
化帖木兒字兼善乃蠻氏行臺御史大夫帖木
可子也累遷福建行省平章政事時境內皆爲諸豪
所據不能有所施設及遷南行臺又爲張士誠所逼
而死然論者以爲其死視達識帖睦邇爲差勝云

列傳第二十七

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宋濂翰林待制承直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王禕等奉
勅修

太不花

太不花弘吉剌氏世爲外戚官最貴顯太不花沉厚
有大度以世胄入官累遷雲南行省右丞歷通政使
上都留守遼陽行省平章政事至正八年太平爲丞
相力薦太不花可大用召入爲中書平章政事明年
太平既罷脫脫復爲相太不花因黨於脫脫謀欲害
太平衆由是不平之十二年盜起河南知樞密院事

老章出師久無功召拜太不花河南行省平章政事
加太尉將兵往代之未期月平南陽汝寧唐隨又下
安陸德安等路招降服叛動合事宜軍聲大振十四
年脫脫以太師右丞相總大兵征高郵詔奪其兵
柄而陞太不花本省左丞相與太尉月闊察兒樞密
知院雪雪代總其兵山東河北諸軍悉令太不花節
制而太不花乃以軍士老狼之故頗驕傲不遵朝廷
命令軍士又往往剽掠爲民患十五年監察御史也
里忽都等劾其慢功虐民之罪於是天子下詔盡奪
其職俾率領火赤溫從平章政事答失八都魯征進

賊之後拜湖廣行省左丞相節制湖廣荆襄諸軍招
捕沔陽湖廣等處水陸賊徒會朝廷復拜太平爲中
書左丞相太不花聞之意不能平歎曰我不負朝廷
朝廷負我矣太平漢人今乃復居中用事安受逸樂
我反在外勤苦耶及擊賊賊且退諸將皆欲乘勝渡
江而太不花乃反勒兵而退以養銳爲名其後賊犯
汴梁守臣請援兵至十往反太不花乃始率兵援汴
梁而猶按甲不進時惟憂太康俱已陷邊警日急或
詰之曰賊旦夕且至丞相兵不進何也太不花顧左
右大言曰我在何物小寇敢犯境耶若等毋多言我

自有抑籌也既而縱軍出掠百里之內蕩然無遺繼
又渡河而北聲取曹濮遂駐于彰德衛輝俄而曹濮
之賊奔竄晉冀大同亦相繼不守遂蔓延不可制朝
廷以爲憂遣兩省重臣諭以密旨授之成算而太不花
恬不爲意是時其子壽童以同知樞密院事將兵分
討山東久無功嘗以事入奏語言有驕慢意帝由是
惡之十八年山東賊愈充斥且逼近京畿於是詔拜
太不花中書右丞相總其兵討山東既渡河即上疏
以謂賊勢張甚軍行宜以粮餉爲先昔漢韓信行軍
蕭何餽粮方今措畫無如丞相太平昔如今太平至

軍中供給事乃可濟不然兵不能進矣其言贊行
平欲其至軍中即害之也時參知政事卜顏帖木兒
張冲等分省山東二人者嘗劾壽童不進兵太不花
至則以其餽運不前斷遣之又以知樞密院事完者
帖木兒爲右丞之日嘗劾其非亦加以失悮專制之
罪擅改其官職至是欲害之事未遂然喧然而太平
與太不花又有隙會其遂來上以其欲害己也遂諷
監察御史迭只兒海等劾其緩師拒命之罪而於帝
前力請之於是乃下詔削其官爵奪其兵柄安置于
蓋州以知樞密院事悟良哈台總其兵太不花聞有

詔夜馳詣劉哈剌不花求救解劉哈剌不花者太不
花故部將也以破賊累有功拜淮南行省平章政事
時駐兵保定見太不花來因張樂大宴舉酒慷慨言
曰丞相國家柱石有大勳勞如此天子終不害丞相
是必讒言間之耳我當自往見上言之丞相毋憂也
哈剌不花即走京師見太平太平問其來何故哈
剌不花具以其故告之太平曰太不花大逆不道今
詔已下尔乃敢爲彼言邪不當慮禍將及尔矣哈剌
不花聞太平言畏懼甚不能發太平度太不花必在
哈剌不花所即語之曰尔能致太不花以來吾以尔

見上尔功不細矣哈剌不花因許之太平乃引入見
帝賜賚良渥初劉哈剌不花之爲部將於太不花也
與分時者同在營下太不花每委任晦而哈剌不花
害沮不行哈剌不花心嘗以爲怨及是知事已不
可解遂執太不花父子送京師未至皆殺之於路

察罕帖木兒

察罕帖木兒字廷瑞系出北庭曾祖闊闊台元初隨
大軍收河南至祖乃蠻台父阿魯溫皆家河南爲潁
州沈丘人察罕帖木兒幼篤學嘗應進士舉有時名
身長七尺修眉覆目左頰有三毫毛怒則毫皆直指

居常慨然有當世之志至正十一年盜發汝潁焚城
邑殺長吏所過殘破不數月江淮諸郡皆陷朝廷徵
兵致討卒無成功十二年察罕帖木兒乃奮義起兵
沈丘之子弟從者數百人與信陽之羅山人李思齊
合兵同設奇計襲破羅山事聞朝廷授察罕帖木兒
中順大夫汝寧府達魯花赤於是所在義士俱將兵
來會得眾萬人自成一軍屯沈丘數與賊戰輒克捷十
五年賊勢滋蔓由汴以南陷鄧許嵩洛察罕帖木兒
兵日益盛轉戰而北遂戍虎牢以遏賊鋒賊乃北渡
盟津焚掠至覃懷河北震動察罕帖木兒進戰大破

以餘黨擲河洲殲之無遺類河北遂定朝廷奇其功
除中書刑部侍郎階中順大夫苗軍以滎陽叛察罕
帖木兒夜襲之虜其衆幾盡乃結營屯中牟已而淮
右賊衆三十萬掠汴以西來擣中牟營察罕帖木兒
結陳待之以死生利害諭士卒士卒賈勇決死戰無
不一當百會大風揚沙自率猛士鼓譟從中起奮擊
賊中堅賊勢遂披靡不能支棄旗鼓遁走追殺十餘
里斬首無算軍聲益大振十六年陞中書兵部尚書
階嘉議大夫繼而賊西陷陝州斷殽函勢欲趨秦晉
知樞密院事荅失八都魯方節制河南軍調察罕帖

木兒與李思齊往攻之察罕帖木兒即鼓行而西夜
拔殽陵立柵交口陝為城阻山帶河險且固而賊轉
南山粟給食以堅守攻之猝不可拔察罕帖木兒乃
焚馬矢營中如炊煙狀以疑賊而夜提兵拔靈寶城
守既備賊始覺不敢動即渡河陷平陸掠安邑蹂晉
南鄙察罕帖木兒追襲之蹴之以鐵騎賊回扼下陽
津赴水死者甚衆相持數月賊勢窮皆潰以功加
中奉大夫僉河北行樞密院事十七年賊尋出襄樊
陷商州攻武關官軍敗走遂直趨長安至灞上分道
掠同華諸州三輔震恐陝西省臺告急察罕帖木

兒即領大衆入潼關長驅而前與賊遇戰輒勝殺獲
以億萬計賊餘黨皆散潰走南山入興元朝廷嘉其
復關陝有大功授資善大夫陝西行省左丞未幾賊
出襲秦隴據鞏昌遂窺鳳翔察罕帖木兒即
先分兵入守鳳翔城而遣諜者誘賊圍鳳翔賊果來
圍之厚凡數十重察罕帖木兒自將鐵騎晝夜馳二
百里往赴比去城里所分軍張左右翼掩擊之城中
軍亦開門鼓譟而出內外合擊呼聲動天地賊大潰
自相踐蹂斬首數萬級伏尸百餘里餘黨皆遁還關中悉
定十八年山東賊分道犯京畿朝廷徵四方兵入衛

詔察罕帖木兒以兵屯涿州察罕帖木兒即留兵戍
清湫義谷屯潼關塞南山口以備他盜而自將鐵騎
往赴召而曹濮賊方分道踰太行焚上黨掠晉冀陷
雲中鴈門代郡烽火數千里復大掠南且還察罕帖
木兒先遣兵伏南山阻隘而自勒重兵屯聞喜絳陽
賊果走南山縱伏兵橫擊之賊皆棄輜重走山谷其
得南還者無幾乃分兵屯澤州塞碗子城屯上黨塞
吾兒谷屯并州塞井陘口以杜太行諸道賊屢至守
將數血戰擊却之河東悉定進陝西行省右丞兼陝西
行臺侍御史同知河南行樞密院事於是天子乃詔

察罕帖木兒守禦關陝晉冀撫鎮漢沔荊襄便宜行閫外事察罕帖木兒益務練兵訓農以平定四方為己責是年安豐賊劉福通等陷汴梁造宮闕易正朔號召群盜巴蜀荊楚江淮齊魯遼海西至甘肅所在兵起勢相聯結察罕帖木兒乃北塞太行南守鞏洛而自將中軍軍沔池會叛將周全棄懷入汴咸命兵攻洛陽察罕帖木兒下令嚴守備別以奇兵出宜陽而自將精騎發新安來援賊至城下見城壁不可犯退引去因追至虎牢塞成皐諸險而還拜陝西行省平章政事仍兼同知行樞密院事便宜行事十九年察罕帖木兒圖復汴梁五月以大軍次虎牢先發遊騎南道出汴南略歸亳陳蔡北道出汴東戰船浮于河水陸並下略曹南據黃陵渡乃大發秦兵出函關過虎牢晉兵出太行踰黃河俱會汴城下首奪其外城察罕帖木兒自將鐵騎屯杏花營諸將環城而壘賊屢出戰戰輒敗遂嬰城以守乃夜伏兵城南旦日遣苗軍跳梁者略城而東賊傾城出追伏兵鼓譟起邀擊敗之又令弱卒立柵外城以餌賊賊出爭之弱卒佯走薄城西門以突騎縱擊悉擒其眾賊自是不敢出八月諜知城中計窮食且盡乃與諸

將閻思孝李克彝虎林赤關保[illegible]文完賀宗哲安童張守禮伯顏孫翥[illegible]因不楊履信關關等議各分門而攻至夜將士鼓勇登城斬關而入遂拔之劉福通奉其偽主從數百騎出東門遁走獲偽后及賊妻子數萬偽官五千符璽印章寶貨無算全居民二十萬軍不敢私市不易肆不旬日河南悉定獻捷京師露布聞中外以功拜河南行省平章政事兼知河南行樞密院事陝西行臺御史中丞仍便宜行事詔告天下先是中原亂江南海漕不復通京師屢苦饑至是河南既定檄書達江浙海漕乃復至察罕帖木兒既定河南乃以兵分鎮關陝荊襄河洛江淮而重兵屯太行營壘旌旗相望數千里乃日修車船繕兵甲務農積穀訓練士卒謀大舉以復山東先是山西晉冀之地皆察罕帖木兒所平定而答失八都魯之子孛羅帖木兒以兵駐大同因欲并據晉冀遂至爭奪天子屢下詔和解之終不聽事見本紀及答失八都魯傳中二十一年[illegible]知山東群賊自相攻殺而濟寧田豐降于賊六月察罕帖木兒乃輿疾自陝抵洛大會諸將與議出師[illegible]并州軍出井陘遼沁軍出邯鄲澤潞軍出磁州懷衛軍出

白馬及汴洛軍水陸俱下分道並進而自率鐵騎建大將旗鼓渡孟津踰覃懷鼓行而東復冠州東昌八月師至鹽河遣其子擴廓帖木兒及諸將等以精卒五萬擣東平與東平賊兵遇兩戰皆敗之斬首萬餘級直抵其城下察罕帖木兒以田豐據山東久軍民服之乃遣書諭以逆順之理豐及王士誠皆降遂復東平濟寧時大軍猶未渡群賊皆聚于濟南而出兵齊河禹城以相抗察罕帖木兒分遣奇兵取間道出賊後南略泰安逼益都北徇濟陽章丘中循瀕海郡邑乃自將大軍渡河與賊將戰于分齊大敗之進逼

濟南城而齊河禹城俱來降南道諸將亦報捷所敗益都兵于好石橋東至海濱郡邑聞風皆送款攻圍濟南三月城乃下詔拜中書平章政事知河南山東行樞密院事陝西行臺中丞如故察罕帖木兒遂移兵圍益都環城列營凡數十大治攻具百道並進賊悉力拒守復擇重塹築長圍遏南洋河以灌城中仍分守要害收輯流亡郡縣戶口所歸職方號令煥然矣二十二年時山東俱平獨益都孤城猶未下六月田豐王士誠陰結賊復圖叛田豐之降也察罕帖木兒推誠待之不疑數獨入其帳中及豐既謀變乃請

察罕帖木兒行觀營壘衆以為不可往察罕帖木兒曰吾推心待人安得人人而防之左右請以力士從又不許乃從輕騎十有一人行至王信營又至豐營遂為王士誠所刺訃聞帝震悼朝廷公卿及京師四方之人不問男女老幼無不慟哭者先是有白氣如索長五百餘丈起危宿掃太微垣太史奏山東當大水帝曰不然山東必失一良將即馳詔戒察罕帖木兒勿輕舉未至而已及於難詔贈推誠定遠宣忠亮節功臣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河南行省左丞相追封忠襄王謚獻武及葬賜賻有加改贈宣忠興運弘

仁效節功臣追封潁川王改謚忠襄食邑沈丘縣所在立祠歲時致祭封其父阿魯溫汝陽王後又進封梁王於是復起擴廓帖木兒拜銀青榮祿大夫太尉中書平章政事知樞密院事皇太子詹事仍便宜行事襲總其父兵擴廓帖木兒既領兵柄銜哀以討賊攻城益急而城守益固乃穴地通道以入十一月拔其城執其渠魁陳猱頭二百餘人獻闕下而取田豐王士誠之心以祭其父餘黨皆就誅即遣關保以兵取莒州於是山東悉平擴廓帖木兒本察罕帖木兒之甥自幼養以為子當是時東至淄沂西踰關陝皆晏

然無事擴廓帖木兒乃駐兵于汴洛朝廷方倚之以爲
安孛羅帖木兒自察罕帖木兒既沒復數以兵爭晉冀
雖屢解諭之而讎隙日深二十二年御史大夫老的沙與
知樞密院事禿堅帖木兒得罪於皇太子皇太子欲誅之
皆奔于大同爲孛羅帖木兒所匿老的沙者帝母舅以故
帝數爲皇太子寢其事而皇太子不從帝無如之何
則傳旨密令孛羅帖木兒隱其迹而丞相搠思監宦
者朴不花皆附皇太子必窮竟其事皇太子又方倚
重於擴廓帖木兒時擴廓帖木兒駐太原與孛羅帖
木兒搆兵勢相持不可解二十四年搠思監朴不花

因誣孛羅帖木兒老的沙謀爲不軌而皇太子亦怒
不已三月天子以故下詔數孛羅帖木兒罪削其官
職而奪其兵孛羅帖木兒不受詔遂遣兵逼京師必
欲得搠思監朴不花乃已天子不得已縛兩人與之
語在搠思監孛羅帖木兒傳七月孛羅帖木兒又與
老的沙合禿堅帖木兒兵同犯闕時擴廓帖木兒遣
部將白鎖住以萬騎衛京師駐于龍虎臺與戰不利
遂奉皇太子奔于太原孛羅帖木兒既入朝據相位
白鎖住又將二萬騎屯漁陽爲朝廷聲援二十五年
擴廓帖木兒以兵擣大同取之皇太子乃趣擴廓帖

木兒大舉以討逆黨丞相也速屯兵東鄙魏遼齊吳
豫邸諸王兵駐西邊而自率擴廓帖木兒兵取中道
抵京師亡何孛羅帖木兒既伏誅帝詔白鎖住兵守
京城遂詔皇太子還京而擴廓帖木兒亦扈從入朝
九月詔拜伯撒里右丞相擴廓帖木兒左丞相伯撒
里累朝舊臣而擴廓帖木兒以後生晚出乃與並相
居兩月即請南還視師是時中原雖無事而江淮川
蜀皆非我所有皇太子累請出督師而帝難之乃詔
封擴廓帖木兒河南王俾總天下兵而代之行擴廓
帖木兒於是分省以自隨官屬之盛幾與朝廷等而

用孫翥趙恒等爲謀主二十六年二月自京師還河
南欲廬墓以終喪左右咸以謂受命出師不可中止
乃復北渡居懷慶又移居彰德初李思齊與察罕帖
木兒同起義師齒位相等及是擴廓帖木兒總其兵
思齊心不能平而張良弼首拒命孔興脫列伯等亦
皆以功自恃各懷異見請別爲一軍莫肯統屬釁隙既
開遂成讎敵擴廓帖木兒乃遣關保虎林赤以兵西
攻良弼于鹿臺而思齊亦與良弼合兵連不能罷擴
廓帖木兒始受命南征而顧乃退居彰德又惟務用
兵陝西天子之命置而不問朝廷因疑其有異志皇

太子之奔太原也欲用唐肅宗靈武故事因而自立擴廓帖木兒與孛蘭奚等不從及還京師皇后奇氏傳旨令擴廓帖木兒以重兵擁太子入城欲脅帝禪之位擴廓帖木兒知其意比至京城三十里即散遣其軍由是皇太子心銜之又是屢趣其出師江淮擴廓帖木兒乃遣弟脫因帖木兒及部將完哲貊高以兵往山東而西兵互相勝負終不解帝又下詔和解之顧乃戕殺詔使天下以等而跋扈之跡成矣二十七年八月帝乃下詔命皇太子親出總天下兵馬而分命擴廓帖木兒以其兵自潼關以東肅清江淮李

思齊以其兵自鳳翔以西進取川蜀禿魯以其兵與張良弼孔興脫列伯等取襄樊王信以其兵固守山東信地然詔書雖下皇太子亦竟止不行而分兵之命擴廓帖木兒終扞拒不肯受於是貊高關保等皆叛擴廓帖木兒關保自察罕帖木兒起兵以來即為將勇冠諸軍功最高而貊高乃孛羅部將兵尤為察罕帖木兒所信任及是兩人見擴廓帖木兒有不臣之心故皆叛之列其罪狀聞于朝罷兵共攻之而皇太子用沙藍答兒帖林沙伯顏帖木兒李國鳳等計立撫軍院總制天下軍馬專備擴廓帖木兒以貊高為知院

大義賜號忠義功臣十月詔落擴廓帖木兒太傅中書左丞相依前河南王以汝州為食邑與弟脫因帖木兒同居河南府而以河南府為梁王食邑從行官屬悉令還朝凡擴廓帖木兒所總諸軍在帳前者白鎖住虎林赤領之在河南者李克彝領之在山東者也速領之在山西者沙藍答兒領之在河北者貊高領之擴廓帖木兒既受詔即退軍屯澤州詔又命禿魯與李思齊張良弼孔興脫列伯率兵東向以正天討二十八年朝廷命左丞孫景益分省太原關保以兵為之守擴廓帖木兒即遣兵據太原而盡殺朝廷所

置官皇太子乃命魏賽因不花及關保皆以兵與思齊良弼諸軍夾攻澤州而天子又下詔削奪擴廓帖木兒爵邑令諸軍共誅之其將士官吏效順者與免本罪惟孫翥趙恒罪在所不赦二月擴廓帖木兒退守于平陽而關保遂據澤潞二州以與貊高合時李思齊張良弼孔興脫列伯與擴廓帖木兒相持既久大明兵時已及河南思齊良弼皆遣使詣擴廓帖木兒告以出師非本心乃解兵大掠西歸七月貊高關保進攻平陽當是時擴廓帖木兒氣稍沮而關保貊高勢方張數請戰擴廓帖木兒不應或師出即復

退一日諜知貊高分軍襲衛輝即夜出師搗其營掩擊之大敗其衆貊高關保皆就擒朝廷聞之罷撫軍院而帖林沙伯顏帖木兒李國鳳皆以誤國皆受黜既而擴廓帖木兒上疏自陳其情悃帝尋亦悔悟下詔滌其前非於是
大明兵已定山東及河洛中原俱不下閏七月帝乃下詔復命擴廓帖木兒仍前河南王太傅中書左丞相孫翥趙恒並復舊職以兵從河北南討也速以兵趨山東禿魯出潼關李思齊兵出七盤金商以圖復汴洛未幾也速兵遂潰禿魯思齊兵亦未嘗出而

擴廓帖木兒又自平陽退守太原不復敢南向事已不可爲矣已而
大明兵迫京城帝北奔國遂以亡及
大明兵至太原擴廓帖木兒即棄城遁領其餘衆西奔于甘肅

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臣宋濂翰林待制承直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臣王禕等奉勅修

答失八都魯

答失八都魯曾祖紐璘也速答兒有傳答失八都魯南加台子也以世襲萬戶鎮守羅羅宣慰司土人作亂答失八都魯撫定有功四川省舉充船橋萬戶出征雲南陞大理宣慰司都元帥至正十一年特除四川行省參知政事撥本部探馬赤軍三千從平章咬住討賊於荊襄九月次安平站時咬住兵既平江陵答失八都魯請自攻襄陽十二年進次荊門時賊十萬官軍止三千餘遂用宋廷傑計招募襄陽官吏及土民避兵者得義丁二萬編排部伍申其約束行至蠻河賊守要害兵不得渡即令屈萬戶率奇兵由間道出其後首尾夾攻賊大敗追至襄陽城南大戰生擒其偽將三十人[illegible]之[illegible]自是閉門不復出答失八都魯乃相視形勢列外八翼包絡襄城外置八營軍峴山楚山以截其援自以中軍四千據虎頭山以瞰城中署從征人李復爲南漳縣尹黎可舉爲宜城縣尹措給其民以賊軍儲城中之民受圍日久夜

半二人縋城叩營門具告虛實願爲內應答失八都
魯與之定約以五月朔日四更攻城拔之寇據而去
至期民亟縋以引官軍先登者近千人時賊船百餘
艘在城北陰募善水者鑿其底天將明城破賊巷戰
不勝走就船船壞皆溺水死僞將王權領千騎西走
遇伏兵被擒襄陽遂平加答失八都魯資善大夫賜
上尊及黃金束帶以其弟識里木爲襄陽達魯花赤
子孛羅帖木兒爲雲南行省理問比賊再犯荆門安
陸沔陽答失八都魯輙引兵敗之尋詔益兵五千以
烏撒烏蒙元帥成都不花聽其調發十三年定青山

荆門諸寨九月率兵略均房平穀城攻開武當山寨
數十獲僞將杜將軍十二月趍攻峽州破僞將趙明
遠木驢寨陞四川行省右丞賜金繫腰十四年正月
復峽州三月陞四川行省平章政事兼知樞密院事
總荆襄諸軍五月命王樞虎兒吐蕃代答失八都魯
守中興荆門且令答失八都魯以兵赴汝寧十月詔
與太不花會軍討安豐是月從留軍所據鄧均許三
州十二月復河陰鞏縣十五年命答失八都魯就管
領太[illegible]應諸王藩將兵馬許以便宜行事六月
[illegible]平章政事進次許州長葛與劉福通野

戰兵共所没將士斉潰九月至中牟收散卒團結屯
種賊復來劫營掠其輜重遂與孛羅帖木兒相失劉
哈剌不花進兵來援大破賊兵獲孛羅帖木兒歸之
復駐汴梁東南青堽十二月調兵進討大敗賊于太
康遂圍亳州僞宋主小明王遁十六年加金紫光祿
大夫三月朝廷差脫歡知院來督兵答失八都魯父
子親與劉福通對敵自巳至酉大戰數合答失八都
魯墜馬孛羅帖木兒扶令上馬先還自持弓矢連發
以斃追者夜三更步回營中十月移駐陳留十一月
攻取夾河劉福通寨十二月庚申次高柴店偪太康

三十里是夜二鼓賊五百餘騎來劫以有備垂遁火
而追之比曉皆陣力戰自寅至巳四門皆陷壯士緣
城入其郛斬首數萬擒僞將軍張敏孫韓等九人殺
僞丞相王羅二人辛酉太康悉平遣孛羅帖木兒告
捷京師帝賜勞內殿且其先臣二世拜河南行省左
丞相仍兼知樞密院事守禦汴梁識里木雲南行省
左丞孛羅帖木兒四川行省左丞將校僚屬賞爵有
差十七年二月詔朝京師加開府儀同三司太尉四
川行省左丞相九月取潞城東明長垣三縣十月詔
遣知院達理麻失理來援分兵守澤潞州而達理麻

失理爲劉福通所殺達達諸軍皆潰答失八都魯力不能支退駐石村朝廷頗疑其玩寇失機使者促戰相踵賊覘知之詐爲答失八都魯通和書遺諸道路使者衆得之以進答失八都魯覺知一夕憂憤死十二月戊子也子孛羅帖木兒別有傳

慶童

慶童字明德康里氏祖明里帖木兒父斡羅思皆封益國公慶童早以勳臣子孫受知仁廟給事內廷遂長宿衛授大宗正府掌判三遷爲上都留守又累遷爲江西河南二行省平章政事入爲太府卿復爲上都留守出爲遼陽行省平章政事以寬厚爲政遼人德之至正十年遷平章行省江浙適時承平頗沉湎于宴樂凡遺逸之士與技官者輒擯斥不用由是不爲物論所與明年盜起汝潁已而蔓延于江浙江東之饒信徽宣鉛山廣德浙西之常湖建德所在不守慶童分遣僚佐往督師旅曾不踰時以次克復既乃令長吏按視民數凡詿誤者悉置不問招徠流離俾安故業發官粟以振之省治燬于兵則拓其故址俾之一新募貧民爲工役而償之以錢杭民賴以存活者尤衆十四年脫脫以太師右丞相統大兵南征一切軍資衣甲器仗穀粟薪藁之屬咸

取具於江浙慶童規措有方陸運川輸千里相屬朝廷賴之明年盜起常之無錫衆議以重兵殲之慶童曰赤子無知迫於有司故弄兵耳苟諭以禍福彼無不降之理盜聞之果投戈解甲請爲良民十六年平江湖州陷義兵元帥方家奴以所部軍屯杭城之北關鉤結同黨相煽爲惡劫掠財貨白晝殺人民以爲患慶童言于丞相達識帖睦邇曰我師無律何以克敵必斬方家奴乃可出師丞相乃與慶童入其軍數其罪斬首以徇民大悅繼而苗軍帥楊完者以其軍守杭城丞相達識帖睦邇既承制授完者江浙行省右丞而完者益以功自驕因求娶慶童女慶童初不許時苗軍勢甚張達識帖睦邇方倚以爲重強爲主婚慶童不得已以女與之明年出鎮海寧州距杭百里地瀕海磽瘠民甚貧居二年盜息而民阜至是慶童在江浙已七年涉歷險艱勞績甚偉召拜翰林學士承旨改淮南行省平章政事未行仍任江浙十八年遷福建行省平章政事未行拜江南行臺御史大夫賜以御衣上尊時南行臺治紹興所轄諸道皆阻絕不通紹興之東明台諸郡則制於方國珍其西杭蘇諸郡則據於張士誠憲臺綱紀不復可振徒存

空名而已二十年召還俄慶童乃由海道趨京師拜中書平章政事俄有譖其子剛僧私通宮人者帝怒殺之慶童因鞅鞅不得志移疾家居久之日飲酒以自遣二十五年詔拜陝西行省左丞相時李思齊擁兵關中慶童至則御之以禮待之以和居三年關陝用寧召還京師二十八年七月大明兵逼京城帝與皇太子及六宮至於宰臣近戚皆北奔而命淮王帖木兒不花監國慶童為中書左丞相以輔之八月二日京城破淮王與慶童出齊化門皆被殺

也速

也速蒙古人倜儻有能名由宿衛歷尚乘寺提點遷宣政院參議至正十四年河南賊芝麻李據徐州也速從太師脫脫南征徐州城堅不可猝拔脫脫用也速計以巨石為礮晝夜攻之不息賊因莫能支也速又攻破其南關外城賊遂遁走以功除同知中政院事繼又領軍從父太尉月闊察兒征淮而會賊圍安豐即往援之渡淮無舟因策馬探水深淺浮而過賊大駭撤圍去進攻濠州有詔班師乃還陞將作院使復從太尉征淮東取盱眙遂進淮南行樞密院副使仍

同知樞密院事討賊海州大敗之賊毛貴航海襲山東據有其地也速計賊必乘虛北侵急引兵北還援長蘆之復滕兗二州及費鄆曲阜泗水五縣其勢遂衄未幾復泰安州及平陰肥城萊蕪新泰四縣又平安水等五十二寨陞知樞密院事討蕭屯賊杜黑兒擒送京師磔之東昌賊將北寇道出陵州也速擊之於景州斬獲殆盡後阜城縣有詔命也速以軍屯駐家橋斷賊北路賊轉攻長蘆也速往與戰流矢貫左手不顧輒躍馬前殺賊五百餘人奪馬二千匹於是分兵下山寨民多來歸拜中書平章政事仍行省淮南雄州蔚州賊繼起也速悉平之知樞密院事劉哈剌不花所部卒掠懷來雲州欲為亂也速以輕騎擊滅其首禍者降其眾作庵下賊陷大寧詔也速往討之賊兵次俠家店也速遣騎即前與戰自旦抵暮散而復合也速遣別騎繞出賊後夾腹背受敵大敗遂拔大寧擒首賊湯通周成等十一万人磔于都市召入覲賞賚優渥陞金紫光祿大夫知樞密院事既而賊雷帖木兒不花程思忠等陷永平詔也速出師遂復灤州及遷安縣時遼東郡縣附永平不拔兵僧粟十萬芻藁山積居民殷富賊乘間竊入遼東

以河為塹賊守不可下也速乃分[illegible]燕
[illegible]與賊戰獲其偽帥二百餘人平山[illegible]
[illegible]寧二縣擒雷帖木兒不花造京師賊[illegible]乞
[illegible]于參政役力帖木兒爲[illegible]今于朝[illegible]許之[illegible]也速
[illegible]師也速度賊必以計怠我師乃緩[illegible]以[illegible]
忠果東戍[illegible]亟追至瑞州竟獲葛[illegible]賊遂[illegible]企
復州詔還京師拜遼陽行省左丞相知行樞密院事
撫安遼東兵農委以便宜[illegible]于永平總兵如故金
復海蓋乾王等賊並起西侵[illegible]中州陰由海道趨永
平閭也速聞者乃止之[illegible]分兵防其衝突賊乃轉

攻大寧爲守將王衆所殺折其眾潰皆西走也
速慮賊窺上都即調右丞忽林台授兵營上都簡精
銳自隨賊後戍果越上都忽林台擊破之賊衆又大
潰永平大寧於是始平乃分命官[illegible]分求安輯其民
使什伍相保以[illegible]種民爲立石頌其勳德[illegible]四
年孛羅帖木兒與右丞相搠思監宿有隙[illegible]不花有怨
遣兵犯闕[illegible]二人以去而也速遂拜中書左丞相七
年孛羅帖木兒留兵守大同自率兵復向闕京師大
震百官從帝城守皇太子統兵迎於清河命也速軍
于平而孛羅帖木兒前鋒已度居庸關至昌平

速一軍皆無鬭志不戰而潰皇太子馳入城尋出奔
于太原孛羅帖木兒遂入京城爲中書右丞相語具
孛羅帖木兒傳二十五年皇太子在太原與擴廓帖
木兒謀清內難承制調甘肅嶺北遼陽陝西諸省諸
王兵入討孛羅帖木兒孛羅帖木兒乃遣御史大夫
禿堅帖木兒率兵攻上都附皇太子者且以禦嶺北
之兵又調也速率兵南禦擴廓帖木兒部將竹貞貊
高等也速軍次良鄉不進謀之於衆皆以謂孛羅帖
木兒所行悖逆危宗社中外同憤遂勒兵蹄永平
西連太原擴廓帖木兒東連遼陽也先不花國王軍

聲大振孛羅帖木兒患之遣其將同知樞密院事姚
伯顏不花以兵往討軍過通州值河水溢不能進駐
虹橋築壘以行姚伯顏不花素輕也速無謀不設備
也速覘知之潛兵破其軍擒姚伯顏不花孛羅帖木兒
大恐自將討也速至通州大雨三日乃還孛羅帖木
兒先以部將保安不附已殺之至是又失姚伯顏不
花二人皆驍將也如失左右手鬱鬱不樂事敗遂伏
誅二十七年詔以也速爲中書右丞相分省山東二
十八年
大明兵取山東閏七月也速與部將哈剌章田勝同

達等禦於莫州敗[illegible]莫州殘民北遷

徹里帖木兒

徹里帖木兒阿胥溫氏祖父累立戰功為西域大族徹里帖木兒幼沉毅有大志早備宿衛擢中書直省舍人遂拜監察御史時右丞相帖木迭兒用事生殺予奪皆出其意道路側目徹里帖木兒抗言歷訴其奸帖木迭兒欲中傷之會山東水鹽課大損除山東轉運司副使甫浹月補其虧數皆足轉刑部尚書京師豪右憚之不敢犯法而以非罪罹法者多所全脫天曆二年拜中書右丞尋陞中書平章政事出為河

南行省平章政事黃河清有司以為瑞請聞于朝徹里帖木兒曰吾知為臣忠為子孝天下治百姓安為瑞餘何益於治歲大饑徹里帖木兒議賑之其屬以為必自縣上之府府上之省然後以聞徹里帖木兒慨然曰民饑死者已衆乃欲拘以常格耶往復累月民存無幾矣此蓋有司畏罪將歸怨于朝廷吾不為也大發倉廩賑之乃上擅發之罪文宗聞而悅之賜龍衣上尊至順元年雲南伯忽叛以知行樞密院事總兵討之治軍有紀律所過秋毫無犯賊平賞賚甚厚悉分賜將士師旋橐裝惟巾櫛而已除留守上都

先是上都官買商旅之貨其直不即酬給以故商旅不得歸至有飢寒死者徹里帖木兒為之請有旨出鈔四百萬貫償之遷江浙行省平章政事以嚴厲為政部內肅然尋召拜御史中丞朝廷憚之風紀大振至元元年拜中書平章政事首議罷科舉又欲損太廟四祭為一祭監察御史呂思誠等列其罪狀劾之帝不允詔徹里帖木兒仍出署事時罷科舉詔已書而未用寶參政許有壬入爭之太師伯顏怒曰汝風臺臣言徹里帖木兒耶有壬曰太師以徹里帖木兒宣力之故擢寘中書御史三十人不畏太師而聽有

壬豈有壬權重於太師耶伯顏意解有壬乃曰科舉若罷天下人才觖望伯顏曰舉子多以贓敗又有假蒙古色目名者有壬曰科舉未行之先臺中贓罰無算豈盡出於舉子舉子不可謂無過較之於彼則少矣伯顏因曰舉子中可任用者唯參政耳有壬曰若張夢臣馬伯庸丁文苑輩皆可任大事又如歐陽元功之文章豈易及邪伯顏曰科舉雖罷士之欲求美衣美食者皆能自向學豈有不至大官者耶有壬曰所謂士者初不以衣食為事其事在治國平天下耳伯顏又曰今科舉取人實妨選法有壬曰古人有

立賢無方科舉取士豈不愈於通事知印等出身者
今通事等得天下凡三千三百二十五名歲餘四百五
十六人玉典赤太醫控鶴皆入流品又路吏及任子
其途非一今歲自四月至九月白身補官受宣者七
十二人而科舉一歲僅三十餘人太師試思之科舉
於選法果相妨邪伯顏心然其言然其議已定不可
中輟乃爲温言慰解之且爲有壬爲能言有壬聞之
曰能言何益於事徹里帖木兒時在座曰參政坐無
多言也有壬曰太師謂我風人劾平章可共坐邪徹
里帖木兒笑曰吾固未嘗信此語也有壬曰宜平章

之不信也設有壬果風人言平章則言之必中矣豈
止如此而已衆皆笑而罷翌日崇天門宣詔特令有
壬爲班首以折辱之有壬懼及禍勉從之治書侍御
史普化誚有壬曰參政可謂過河拆橋者矣有壬以
爲大恥遂移疾不出初徹里帖木兒之在江浙也會
行科舉驛請考官供張甚盛心頗不平故其入中書
以罷科舉爲第一事先論罷校貢士莊田租可給怯
薛衣糧動當國者以發其機至是遂論罷之徹里帖
木兒嘗指斥武宗爲那壁那壁者猶謂之彼也又嘗
以妻弟阿魯渾沙女爲己女冒請珠袍等物於[illegible]

臣復劾其罪而伯顏亦忌其忤已欲斥之詔與徹里
帖木兒于南安人皆快之久之卒于貶所至正二十
三年監察御史野仙帖木兒等辨其罪可依寔食國
公追封王爵定謚加功臣之號事不行

納麟

納麟智耀之孫虔之子也大德六年納麟以名臣子
用丞相哈剌哈孫荅剌罕薦入備宿衛十年除中書
舍人至大四年遷宗正府郎中皇慶元年擢僉河南
廉訪司事延祐初拜監察御史以言事忤旨仁宗怒
叵測中丞朶兒只力救之乃解又言風憲特糺劾之

權而受人賂者宜刑而加流四年遷刑部員外郎六
年出爲河南行省郎中至治三年入爲都漕運使泰
定中擢湖南湖北兩道廉訪使天曆元年除杭州路
總管鋤奸去蠹吏畏民悅明年改江西廉訪使[illegible]
歲饑江西行省難於發粟納麟曰朝廷如不允當
以家貲償之乃出粟以賑民全活甚衆平章政事把
失忽都貪縱不法納麟劾罷之至順元年拜湖廣行
省參知政事元統初召爲刑部尚書未至改江南行
臺治書侍御史尋陞中丞至元元年召拜中書參知
政事遷同知樞密院事尋出爲江浙行省右丞乞致

仕不允除浙西廉訪使力辭不赴至正二年除行宣
政院使上天竺耆舊僧彌戒徑山耆舊僧惠州恣縱
犯法納麟皆坐以重罪所行宣政院設崇教所擬行
省理問官秩四品以治僧獄訟從之尋為江浙行省
平章政事三年遷河南行省平章政事明年入為中
書平章政事七年出為江南行臺御史大夫尋召拜
御史大夫所薦用御史必老成更事者八年進金紫
光祿大夫請老不許加太尉御史劾罷之退居姑蘇
十二年江淮盜起帝命為南臺御史大夫納麟承詔
即起仍命兼太尉設僚屬總制江浙江西湖廣三省

軍馬詔遣直省舍人海玉傳旨慰諭之納麟北面再
拜曰臣雖耄老敢不黽勉從事盡餘生以報陛下至
則修築集慶城郭會江浙杭城失守淮南行省平章
政事失列門引兵往援次于采石納麟使止之曰聞
杭賊易破不足憂今宣城危急先宜以兵救宣城乃
調典瑞院使脫火赤率蒙古軍應之大破賊于城下
門宣州以安已而賊陷徽州廣德常州宜興溧水溧
陽蔓延丹陽金壇句容略上元江寧游兵至鍾山集
慶勢甚危納麟乃力疾治兵部署士卒命治書侍御
史左答納失理守城中中丞伯家奴戍東郊是時胡
廣行省平章政事也先帖木兒軍和州納麟遣使求
援也先帖木兒曰我奉命鎮江北不敢往援江東納
麟復遣監察御史鄭鄒力促其行也先帖木兒引步
騎度采石至臺城入假納麟疾納麟喜即以其故聞
于朝已而也先帖木兒兵東趨秣陵殺賊二千餘人
平湖熟鎮遂復上元江寧境乘勝入溧陽溧水賊潰
奔廣德其據龍潭方山者奔常州時江浙行省平章
政事三旦八右丞佛家閭亦引兵來會所在羣賊皆
敗北州郡悉平十三年納麟固請謝事從之命太尉
如故乃退居慶元十六年九月詔以江南行臺移置

紹興復以納麟為御史大夫仍太尉明年移治紹興
十八年赴召由海道入朝至黑水洋阻風而還十九
年復由海道趨直沽山東俞寶率戰艫斷糧道納麟
命其子安安及同舟人拒之破其衆於海口八月抵
京師帝遣使勞以上尊皇太子亦饋酒脯而納麟感
疾日亟卒于通州年七十有九

傳卷第二十九

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臣宋濂翰林待制承直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臣王禕等奉

黎

馬祖常

馬祖常字伯庸世爲雍古部居靖州天山有錫里吉
思者於祖常爲高祖金季爲鳳翔兵馬判官以節死
贈恒州刺史子孫因其官以馬爲氏曾祖月合乃從
世祖征宋留汴掌饋餉累官禮部尚書父潤同知漳
州路總管府事家于光州祖常七歲知學得錢即以
市書十歲時見燭欹燒屋解衣沃水以滅火咸嗟異

之既長益篤于學蜀儒張頿講道儀真往受業其門
質以疑義數十頿甚器之延祐初科舉法行鄉貢會
試皆中第一廷試爲第二人授應奉翰林文字拜監
察御史是時仁宗在御已久猶居東宮飲酒常過度
祖常上書請御正衙立朝儀御史執簡太史執筆則
雖有懷姦利己之官求賞者不敢出諸口天子承天
地祖宗之重當極調攝至於酒醴近侍進御當思一
獻百拜之義英宗爲皇太子又上書請慎簡師傅於
是姦臣鐵木迭兒爲丞相威權自恣祖常知其盜觀
國史率同列劾奏其十罪仁宗震怒黜罷之秦州山

移祖常言山不動之物今而動焉由在野有當用不
用之賢在官有當言不言之佞故致然爾疏聞大臣
皆家居待罪祖常薦賢拔滯知無不言俄改宣政院
經歷月餘辭歸起爲社稷署令亡何姦臣復相左遷
開平縣尹因欲中傷之遂退居光州久之姦臣既死
乃除翰林待制泰定建儲擢典寶少監太子左贊善
率兼翰林直學士除禮部尚書丁祖母憂起爲右贊
善復除禮部尚書尋辭歸天曆元年召爲燕王內尉
仍入禮部兩知貢舉一爲讀卷官時稱得人陞參議
中書省事參定親郊禮儀充讀冊祝官拜治書侍御

史歷徽政副使遷江南行臺中丞元統元年召議新
政賜白金二百兩鈔萬貫又歷同知徽政院事遂拜
御史中丞帝以其有疾詔特免朝禮光祿日給上尊
祖常持憲務存大體西臺御史劾其僚禁酤時面有
酒容以昔細黙之山東廉訪司言孔氏訟事以事關
名教不行按者亦引去除樞密副使頃之辭職歸光
州復除江南行臺中丞又遷陝西行臺中丞皆以疾
不赴至元四年卒年六十贈攄忠宣憲協正功臣河
南行省右丞上護軍魏郡公謚文貞祖常立朝既久
多所建明嘗議今國族及諸部既誦聖賢之書當知

尊諸母以厚彝倫又議將士弟驍勇有膽任使而
庶民有挽彊蹶張老死草野者當建武學武舉儲材
以備非常時弗用識者韙之祖常工於文章宏贍
而精核務去陳言專以先秦兩漢為法而自成一家
之言尤致力於詩圓密清麗大篇短章無不可傳者
有文集行于世嘗預修英宗實錄又譯潤皇圖大訓
承華事略又編集列后金鑑千秋記略以進受賜優
渥文宗嘗駐蹕龍虎臺祖常應制賦詩尤被歎賞謂
中原碩儒唯祖常云

巎巎

巎巎字子山康里氏父不忽木自有傳祖燕真事世
祖從征有功巎巎幼肄業國子博通群書其正心修
身之要得諸許衡及父兄家傳長襲宿衛風神凝遠
制行峻潔望而知其為貴介公子其遇事英發掀髯
論辨法家拂士不能過之始以承直郎集賢待制遷
兵部郎中轉祕書監丞奉命往取泉舶所齎珠犀不
少留目改同僉太常禮儀院事拜監察御史陞河東
廉訪副使未上遷祕書太監陞侍儀使尋擢中書右
司郎中遷集賢直學士出為行臺治書侍御史拜
禮部尚書監群玉內司所至正色率下國制大樂諸

坊成均本部遇公讌眾伎畢陳巎巎視之泊如僚佐
以下皆肅然遷領會同館事尚書監群玉內司如故
遷兼經筵官復除江南行臺治書侍御史未行留為奎
章閣學士院承制學士仍兼經筵官侍書學士同
知經筵事後陞奎章閣學士院大學士知經筵事除
浙西廉訪使復留為大學士知經筵事尋拜翰林學
士承旨知制誥兼修國史知經筵事提調宣文閣崇
文監先是文宗勤精圖治巎巎嘗以聖賢格言講誦
帝側裨益良多順帝即位之後剪除權姦思更治化
巎巎侍經筵日勸帝務學帝輒就之習授欲寵以師

禮巎巎力辭不可凡四書六經所載治道為帝紬繹
而言必使辭達感動帝衷敷暢旨意而後已若柳宗
元梓人傳張商英七臣論尤喜誦說嘗於經筵力陳
商英所言七臣之狀左右錯愕[illegible]之色然素知
其賢不復肆慍帝暇日欲觀古名畫巎巎即取郭忠
恕比干圖以進因言商王受不聽忠臣之諫遂亡其
國帝一日覽宋徽宗畫稱善巎巎進言徽宗多能惟
一事不能帝問何謂一事對曰獨不能為君爾身辱
國破皆由不能為君所致人君貴能為君它非所尚
或遇天變民災必憂見於色乘間輒進言于帝

天心仁愛人君故以變示儆譬如慈父於子愛則教
之戒之子能起敬起孝則父怒必釋人君側身脩行
則天意必回帝察其真誠虛己以聽特賜只孫燕服
九襲及玉帶楮幣以旌其言巎巎嘗謂人曰天下事
在宰相當言宰相不得言則臺諫言之臺諫不敢言
則經筵言之備位經筵得言人所不敢言於天子之
前志願足矣故於時政得失有當言者未嘗緘默
大臣議罷先朝所置奎章閣學士院及藝文監諸屬
官巎巎進曰民有千金之產猶設家塾延館客豈有
堂堂天朝富有四海一學房乃不能容耶帝聞而深

然之即日改奎章閣爲宣文閣藝文監爲崇文監存
設如初就命巎巎董治又請置檢討等職十六員以
備進講帝皆俞允時科舉既輟巎巎從容爲帝言古
昔取人材以濟世用必由科舉何可廢也帝采其論
尋復舊制一日進讀司馬光資治通鑑因言國家當
及斯時修遼金宋三史歲久恐致闕逸後置局纂修
實由巎巎發其端又請行鄉飲酒于國學使民知遜
悌及請襃贈唐劉蕡宋邵雍以旌道德正直帝從其
請爲之下詔巎巎以重望居高位而雅愛儒士甚於
飢渴以故四方士大夫翕然宗之萃於其門達官有

怙勢者言曰儒有何好君酷愛之巎巎曰世祖以儒
足以致治命裕宗學於贊善王恂今秘書所藏裕宗
倣書當時御筆於學生之下親署御名習書謹呈其
敬慎若此世祖嘗暮召我先人坐寢榻下陳說四書
及古史治亂至丙夜不寐世祖喜曰朕所以令卿從
許仲平學正欲卿以嘉言入告朕耳卿益加懋敬以
副朕志今汝言不愛儒寧不念聖祖神宗篤好之意
乎且儒者之道從之則君仁臣忠父慈子孝人倫咸
敘國家咸治違之則人倫咸失家國咸亂汝欲亂而
家吾弗能禦汝慎勿以斯言亂我國也儒者或身若

不勝衣言若不出口然腹中貯儲有過人者何可易
視也達官色慙既而出拜江浙行省平章政事明年
復以翰林學士承旨召還時中書平章闕員近臣欲
有所薦用以言覘帝意帝曰平章已有其人今行半
途矣近臣知帝意在巎巎不復薦人至京七日感熱
疾卒寔至正五年五月辛卯也年五十一家貧幾無
以爲斂帝聞爲震悼賜賻銀五錠其所負官中營運
錢臺臣奏以罰布爲之代償巎巎善真行草書識者
謂得晉人筆意單牘片紙人爭寶之不翅金玉諡文
忠兄回回字子淵敦默寡言嗜學能文在成宗朝宿

擢太常寺少卿，尋改□院□□，□部□□□□江行
臺郎，舊臣出使稱旨，□入為□□□，遷□御，除山南
廉訪使，□江南行臺治書侍御史，遷淮西廉訪使，尋
除□政，尋而改河南廉訪使。行省參政行事多不法，太
尉納璘為郎中，每格不下，丞相怒，欲□之，□曰□其
賢，抗章舉任，歲□後歷三□，擢為右司郎。馬平章家奴
强市人物，按之無所貸。英宗即位，丞相拜住方薦為
户部尚書，尋拜南臺侍御史，改□□□中書以議定刑
書如法，帝嘉納其奏。泰定初，建議□□□事，奏□罷數
以紓東南民力，□太子詹事丞，改山東廉訪使，未上，
陞翰林侍講學士，遷江浙行省□□□，除宣政
院使，上言乞沙汰僧道，其□有□□□民間，徵□擢
中書右丞，力辭，還第，間闢□□庸□□能食，自是杜
門不出者數年，以疾卒。□□□□□□□者為時之名臣，世
號為雙璧，□嘆嘆子□，□□□□□侍□□□延起崇文
監丞，□□□事中，遷同□□□，□禮儀院事，調崇文大監。

自當

自當，蒙古人也。與宗盱由速古兒赤擢監察御史。
大興縣有以冤事繫獄，其人嘗見有宗盱服□□
□引□至其家，獲之置□□□□□□□□□□□□□□

其亟乃執而鞫之，其人自誣服，自當審其獄辭疑焉，
冤即以上御史臺，臺臣以為□□既具，是□御史畏殺
人耳，不聽，改委他御史讞之，竟處死。後數日，遼陽行
省以獲盜聞，冤始白，人以是服其明。泰定二年，扈從
至上都，糾言參知政事楊庭玉贓罪，不報，即納印還
京師，帝遣使追之，俾復任，即而上章劾庭玉，竟如其
言。又劾奏平章政事禿滿迭兒，入怯薛之日，英宗被
弒，必預聞其謀，不省，乃賜禿滿迭兒黃金繫腰，自當
遂辭職，改工部員外郎。中書省委開昆河，自當往相
之，以為水性不常，民力亦瘁，難以成功，言于朝，河役
乃罷。會次二皇后徂，命工部撤行殿車帳，皆新作之，
自當未即興工，尚書曰：此奉特旨，員外有悞，則罪歸
於衆矣。自當曰：即有罪，我獨任之。未幾，帝果問成否，
省臣乃召自當責問之，自當請入對，既見帝，奏曰：
皇后行殿車帳尚新，若改作之，恐勞民費財，且先皇
后無惡疾，居之何嫌，必欲捨舊更新，則大明殿乃
世祖所御，列聖嗣位，豈皆改作乎？帝大喜，語省臣曰：
國家用人，當擇如自當者，庶不誤大事。特陞上都留
守，歷吏部員外郎。帝欲加號太后曰太皇太后，命會
議之，自當獨曰：太后稱太皇太后，於禮□，□合從

仁宗英宗何以加皇太后號曰太皇太后自當曰英宗孫也今上子也太皇太后之號孫可以稱之子不可以稱之也議遂定還中書宮省使我以同僉宣政院事文宗即位除中書左司郎中有使持詔自江浙還言行省臣意若有不服者帝然命還使問不敬狀將悉誅之自當言於丞相燕帖木兒曰皇帝新即位雲南四川且猶未定乃以使臣一言殺行省大臣恐非盛德事況江浙豪奢之地使臣或不得饜其所需則造言以陷之耳燕帖木兒以言于帝事乃止既而陞參議中書省事燕帖木兒議封太保伯顏王爵衆

論附之自當獨不言燕帖木兒問故自當曰太保位列三公而復加王封後再有大功將何以賜之且丞相封王出自上意今欲加太保王封丞相宜請于上王爵非中書選法也遂罷其議拜治書侍御史初文宗在集慶潛邸欲創天寧寺令有司起民夫江南行臺監察御史亦乞剌台言曰天子為好事宜出錢募夫若欲役民則朝廷聞之非便也至是文宗悉召江南行臺監察御史俾皆入為監察御史而欲黜亦乞剌台自當諫曰當陛下在潛邸時御史盡心為陛下言乃忠也今無罪而黜之非所以示天下乃[illegible]

乞剌台僉憲湖南文宗嘗欲以西湖自當諫曰陛下以萬乘之尊而泛舟自樂如天下何不聽自當遂辭疾不從行文宗在舟中顧謂群臣曰自當終不滿朕此游耶群臣皆奏除目文宗以筆塗一人姓名而綴將作院官閭閭之名自當言閭閭為人誠謹可任教坊司若以居風紀則臺綱掃地矣文宗乃止已而出為陝西行臺侍御史順帝初除福建都轉運鹽使先是自當為左司郎中時泰定帝嘗欲以河間江浙福建鹽引六萬賜中書參議撒迪自當執不可僅以福建鹽引二萬賜之至是自當復建言鹽引宜盡貨

國用以紓民力時撒迪方為御史大夫不以為然毀遣人省自當母于京師所居既而丁母憂居閒久之復起為浙西肅政廉訪使時有以駙馬為江浙行省丞相者與宦豎侍公主勢至杭州達魯花赤位令有司貿買民間物不從輒毆之有司來白自當自當即遣人械以令衆自是丞相府無敢為民害者尋召為同僉樞密院事尋復為治書侍御史同知經筵事寧夏人有告買買等謀害太師伯顏者伯顏令自當與中書樞密等官往寧夏鞫問無其實乃以[illegible]伯顏怒曰自當[illegible]以太師所以[illegible]人勘之[illegible]

憲法所在也必以非吾三人則自當實主其事宜
私當之伯顏乃左遷臣當同知徽政院事白當遷分
以制官自從仕郎累轉至通奉大夫常衎衎在位剛
介常固終始一節有古遺直之風然卒以是忤權貴
而不復柄用君子皆惜焉

阿榮

阿榮字存初怯烈氏父按攤中書右丞阿榮幼事武
宗備宿衛累遷官為湖南道宣慰副使溫迪罕奉使
宣撫湖南事無大小悉以委之會列郡歲飢阿榮分
其廩得為粥以食餓者仍發藥賑之所活甚衆廣西

賊起衆皆洶懼阿榮鎮之以靜督有司治兵守其境
寇不敢入遷湖廣行省左右司郎中召僉會福院事
尋除吏部尚書泰定初出為湖南宣慰使改浙東道
宣慰使都元帥以疾辭天曆初復起為吏部尚書尋
參議中書省事二年拜中書參知政事知經筵事進
奎章閣大學士榮祿大夫大禧宗禋院使兼典制神
御殿事文宗眷遇之甚而阿榮亦盡心國政知無不
言久之心忽鬱鬱不樂以告歸武昌至元元年卒
初阿榮閒居以文翰自娛博究歷代治亂得失見其
合心者則拊腕曰此臣子事國家之實為奇男子烈

丈夫者固不當如是耶曰與當布之士游所至山水
佳處輒琴賦詩日夕忘返尤深於數學逆推事成敗
利不利及人禍福亦天曆後多奇中天曆三年春策
士于廷阿榮與虞集會于貢院慨然與歎語集曰更
一科後科舉當輟輟兩科而後復則人材彬彬大出
矣又歎曰榮不復見之矣君猶及見之集應曰得士
之多幸如存初言今文治方興未必有中輟之理存
初國家世臣妙於文學以盛年登朝在上左右斯文
屬望集老且衰見亦何補耶阿榮又歎曰數當然耳
集問何以知之弗答後三年卒元統三年科舉果罷

至正元年始復如其言

小雲石海涯

小雲石海涯家世見其祖阿里海涯傳其父楚國忠
惠公名貫只哥小雲石海涯遂以貫為氏復以酸齋
自號母廉氏夜夢神人授以大星使吞之已而有娠
及生神彩秀異年十二三膂力絕人使健兒驅三惡
馬疾馳持槊立而待馬至騰上之越二而跨三運槊
生風觀者辟易或挽強射生逐猛獸上下峻阪如飛
諸將咸服其趫捷稍長折節讀書目五行下吐辭為
文不蹈襲故常其旨皆出人意表初襲父官為兩淮

萬戶府達魯花赤鎮永州御軍極嚴猛行伍肅然稍
暇輒投壺雅歌意所暢適不爲形跡所拘一日呼弟
忽都海涯語之曰吾生宦情素薄顧祖父之爵不敢
不襲今已數年矣願以讓弟弟幸勿辭語已即解所
綰黃金虎符佩之北從姚燧學燧見其古文峭厲有
法及歌行古樂府慷慨激烈大奇之仁宗在東宮聞
其以爵位讓弟謂宮臣曰將相家子弟有如是賢
者邪俄選爲英宗潛邸說書秀才宿衛禁中仁宗踐
祚上疏條六事一曰釋邊戍以修文德二曰教太子
以正國本三曰設諫官以輔聖德四曰表姓氏以旌

勳胄五曰定服色以變風俗六曰舉賢才以恢至道
書凡萬餘言未報拜翰林侍讀學士中奉大夫知制
誥同脩國史會議科舉事多所建明忽喟然嘆曰辭
尊居卑昔賢所尚也今禁林清選與所讓軍資孰高
人將議吾後矣乃稱疾辭還江南賣藥於錢唐市中
詭姓名易服色人無有識之者偶過梁山濼見漁父
織蘆花爲被欲易之以紬漁父疑其爲人陽曰君欲
吾被當更賦詩遂援筆立成竟持被去人間喧傳蘆
花被詩其依隱玩世多類此晚年爲文日邃詩亦沖
澹簡遠書法稍取古人之所長變化自成一家所至

士大夫從之若雲得其片言尺牘如獲拱璧其視死
生若晝夜絕不入念慮攸攸焉欲遺世而獨立云泰
定元年五月八日卒年三十九贈集賢學士中奉大
夫護軍追封京兆郡公謚文靖有文集若干卷直解
孝經一卷行于世子男二人阿思蘭海牙慈利州達
魯花赤次八三海涯孫女二人有學識能詞章歸懷
慶路總管段謙云

泰不華

泰不華字兼善伯牙吾台氏初名達普化文宗賜以
今名世居白野山父塔不台入直宿衛歷仕台州錄

事判官遂居於台家貧好讀書能記誦集賢待制周
仁榮養而教之年十七江浙鄉試第一明年對策大
廷賜進士及第授集賢脩撰轉秘書監著作郎拜江
南行臺監察御史時御史大夫脫歡怙勢貪暴泰不
華劾罷之文宗建奎章閣學士院擢爲典籤拜中臺
監察御史順帝即位加文宗后以太皇太后之號大臣
燕鐵木兒伯顏皆偕之泰不華率同列上章言
婦無加夫母不宜加於子不當上太后怒欲殺言
者泰不華語衆曰此事自我發之甘受誅戮決不敢
累諸公也已而后悟慨然曰風憲有臣如此豈不能

祖宗之法乎賜金幣二以旌其直出僉河南廉訪司事俄移淮西繼遷江南行御史臺經歷辭不赴轉江浙行省左右司郎中浙西大水害稼會泰不華入朝力言於中書免其租擢秘書監改禮部侍郎至正元年除紹興路總管革吏弊除沒官牛租令民自實田以均賦役行鄉飲酒禮教民興讓越俗大化召入史館與脩遼宋金三史書成授秘書卿陞禮部尚書兼會同館事黃河決奉詔以珪玉白馬致祭河神竣事上言淮安以東河入海處宜倣宋置撩清夫用輥江龍鐵掃撼蕩沙泥隨潮入海朝廷從其言會用夫

屯田其事中廢八年台州黃巖民方國珍爲蔡亂頭王伏之讎逼逐入海爲亂劫掠漕運執海道千戶德流于實事聞詔江浙參政朶兒只班總舟師捕之追至福州五虎門國珍知事危焚舟將遁官軍自相驚潰朶兒只班遂被執國珍迫其上招降之狀朝廷從之國珍兄弟皆授之以官國珍不肯赴勢益暴橫九年詔泰不華察實以聞既得其狀遂上招捕之策不聽尋除江東廉訪使改翰林侍讀學士知制誥同脩國史已而出爲都水庸田使十年十二月國珍復入海燒掠沿海州郡十一年二月詔孛羅帖木兒爲

江浙行省左丞總兵至慶元以泰不華諳知賊情狀遷浙東道宣慰使都元帥分兵于溫州使夾攻之未幾國珍寇溫泰不華縱火筏焚之一夕遁去既而孛羅帖木兒密與泰不華約以六月乙未合兵進討孛羅帖木兒乃以壬辰先期至大閭洋國珍夜率勁卒縱火鼓譟官軍不戰皆潰赴水死者過半孛羅帖木兒被執反爲國珍飾辭上聞泰不華聞之痛憤輟食數日朝廷弗之知復遣大司農達識帖木邇等至黃巖招之國珍兄弟皆登岸羅拜退止民間小樓是夕中秋月明泰不華欲命壯士襲殺之達識帖木邇適夜

過泰不華密以事白之達識帖木邇曰我受詔招降耳公欲擅命耶事乃止檄泰不華親至海濱散其徒衆拘其海舟兵器國珍兄弟復授官有差既而遷泰不華台州路達魯花赤十二年朝廷征徐州命江浙省臣募舟師守大江國珍懷疑復入海以叛泰不華自分以死報國發兵扼黃巖之澄江而遣義士王大用抵國珍示約信使之來歸國珍益疑拘大用不遣以小舸二百突海門入州港犯馬鞍諸山泰不華語衆曰吾以書生登顯要誠慮負所學今守海隅賊方招徠又復爲變君輩助我擊之其克則汝衆功也不

況則我盡死以報國耳衆皆踴躍願行時國珍戚黨
陳仲達往來計議陳其可降狀泰不華率部衆張受
降旗乘潮而前船觸沙不能行垂與國珍遇呼仲達
申前議仲達目動氣索泰不華覺其心異手斬之即
前搏賊船射死五人賊躍入船復斫死二人賊舉槊
來刺輒斫折之賊群至欲抱持過國珍船泰不華瞋
目叱之脫起奪賊刀又殺二人賊攢槊刺之中頸死
猶植立不仆投其屍海中年四十九時十二年三月
庚子也僮名抱琴及臨海尉李輔德千戶赤盞義士
張君璧皆死之泰不華既沒除江浙行省參知政事

行台州路達魯花赤事不及聞命而沒三年追贈榮
祿大夫江浙行省平章政事柱國封魏國公諡忠介
立廟台州號崇節泰不華尚□□隨俗浮沉太
平為台州知府在位泰不華獨□□都門外太平曰
公且止勿以我累公泰不華曰上□□已死寧畏禍
耶後雖為時相擯斥人莫不□之□篆隸溫潤遒勁
嘗重□正編十卷攷正訛字於經史多有據云

余闕

余闕字廷心一字天心唐兀氏世家河西武威父沙
剌臧卜官廬州遂為廬州人少喪父授徒以養母與

弟子張恒遊文學日進元統元年賜進士及第
授同知泗州事為政嚴明宿吏皆憚之俄召入應奉
翰林文字轉中書刑部主事以不阿權貴棄官歸尋
以修遼金宋三史召復入翰林為修撰拜監察御史
改中書禮部員外郎出為湖廣行省左右司郎中會
莫徭蠻反右丞沙班當帥師出□□□與敢讓之者闕
曰右丞當往受天子命為方嶽重臣不思執弓矢討
賊乃欲自逸邪右丞當往沙班曰郎中語固是如粉
餉不足何闕曰右丞第往此不難致也闕下令趣之
三日皆集沙班乃行以集賢經歷召入遷翰林待制

出僉浙東道廉訪司事丁母憂歸廬州盜起河南陷
郡縣至正十二年行中書于淮東改宣慰司為都元
帥府治淮西起闕副使僉都元帥府事分兵守安慶
于時南北音問不通兵食俱乏抵官十日而寇至拒
却之乃集有司與諸將議屯田戰守計環境築堡砦
選精甲外扞而耕稼于中屬縣灊山八社土壤沃饒
悉以為屯田明年春夏大饑人相食乃捐俸為粥以食
之得活者甚衆民失業者數萬咸安集之請于中書
得鈔三萬錠以振民陞同知副元帥又明年秋大旱
為文祈灊山神三日雨歲以不饑□方樓石□湖出

兵平之令民取湖魚[illegible]十五年夏大雨江漲
屯田禾半沒城下水[illegible]禱以少牢
水輒縮秋稼登[illegible]軍有餘力乃浚隍
增陴隍外環以大防[illegible]引江水注之環植
木為柵城上四面[illegible]完固俄陞都元帥廣
西苗軍五萬從元帥阿思蘭沿江下抵廬州闕移文
謂苗蠻不當使之窺中國詔阿思蘭還軍苗軍有悍
於境者即收殺之凜凜莫敢犯時群盜環布四外闕
居其中左提右挈屹為江淮一保障論功拜江淮行
省參知政事仍守安慶遠近于江右商旅四集如川

趙普勝帥衆攻城連戰三日敗去未幾又至相拒二
旬始退懷寧縣達魯花赤伯家奴戰死十七年趙普
勝同青軍兩道攻我比戰一月餘竟敗而走秋拜淮
南行省右丞安慶倚小孤山為藩籬命義兵元帥胡
伯顏統水軍戍焉十月沔陽陳友諒自上游直擣小
孤山伯顏與戰四日夜不勝奔還安慶賊追至山口
鎮明日癸亥遂薄城下闕遣兵拒於觀音橋俄饒州
祝寇攻西門闕斬却之乙巳賊乘東門紅旗登城闕
簡死士力擊賊復敗去丙午賊并軍攻東西二門又
却之賊志甚乃樹柵起飛樓庚戌復來攻我[illegible]

[illegible]以兵扞賊晝夜不[illegible]
生兵攻東門丙午普勝軍東門友諒軍[illegible]祝寇軍
南門群盜四面蟻集外無一甲之援[illegible]勢尤急闕
身當之徒步提戈為士卒先[illegible]之揮戈愈
力仍分麾下將督三門之兵自以孤軍血戰斬首無
算而闕[illegible]創日中城陷城中火起闕知不可
為引刀自[illegible]水塘中[illegible]氏及子德生女
[illegible]一家被害建方
臥疾罵賊不屈賊義之[illegible]不知所終城中民相率
登城樓自捽其梯曰[illegible]以誓不從賊焚死者以

千計[illegible]守仁陳彬金承宗元
帥府[illegible]府經歷段桂芳千戶火失
不花[illegible]葛延齡丘巹許元琰奏差元都寧
[illegible]安慶推官黃禿倫歹經歷楊恒知事余
[illegible]陳巨濟凡十八人其城陷之日則至正十
八年正月丙午也闕號令嚴信與下同甘苦然稍有
違令即斬以徇闕嘗病不視事將士皆籲天求以身
代闕聞強衣冠而出當出戰矢石亂下如雨士以盾
蔽闕闕却之曰汝輩亦有命何蔽我為故人爭用命
稍暇即注周易帥諸生謁郡學會講[illegible]

聽使知尊君親上之義有古良將風烈或欲挽闕入
翰林闕以國步危艱辭不往其忠國之心蓋素定也
卒時年五十六事聞贈攄誠守正清忠諒節功臣
榮祿大夫淮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
追封豳國公謚忠宣議者謂自兵興以來死節之臣
闕與褚不華爲第一云闕留意經術五經皆有傳注
爲文有氣魄能達其所欲言詩體尚江左高視鮑謝
徐庾以下不論也篆隸亦古雅可傳初闕既死賊義
之求屍塘中具棺斂葬於西門外及安慶內附
大明皇帝嘉闕之忠詔立廟於忠節坊命有司歲時
致祭云

傳卷第三十

傳卷第三十一　元史一百四十四

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臣宋濂　翰林待制承務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臣王褘等奉
勑修

答里麻

答里麻高昌人大父撒吉斯爲遼王傅世祖稱其賢
從討李璮以勲發山東行省大都督答里麻弱冠入
宿衛大德十一年授御藥院達魯花赤遷回回藥物
院尋出僉湖北山南兩道廉訪司事召拜監察御史
時丞相帖木迭兒專權貪肆答里麻偕同寅亦憐真
馬祖常劾其罪高昌僧恃丞相威違法娶婦南城答
里麻詰問之昏不顧利害風紀由是大振擢河東道
廉訪副使隰州村民賽神因醉毆殺姚甲爲首者乘
鬧逃去有司逮同會者繫獄歷歲不決答里麻曰殺
人者既逃存亡不可知此輩皆詿誤無罪而反桎梏
邪悉縱之至治元年帖木迭兒復相以復讎爲事答
里麻辭去明年改燕南道廉訪副使開州達魯花赤
石不花歹頗著政績同僚忌之嗾民誣其與民妻俞
氏飲答里麻察知俞氏乃八十老嫗石不花歹實不
與飲酒於是抵誣告者罪石不花歹復還職行唐縣
民斫桑道側偶有人借斧削其杖其人夜持杖劫民

財事覺并逮窩主與盜同下獄答里麻原其不知
情即縱之深州民媼怒毆兒婦死婦方抱其子子亦
誤觸死媼年七十同僚議免刑答里麻不可曰國制
罪人七十免刑為其血氣已衰不任刑也媼既能殺
二人何謂衰老卒死獄中至治元年除濟寧路總管
興學勸農百廢具修府無停事濟陽縣有牧童持鐵
連結擊野雀誤殺同牧者繫獄數歲答里麻曰小兒
誤殺同牧者實無殺人意難以定罪罰銅遣之泰定
元年陞福建廉訪使朝廷遣宦官伯顏催督綉段撗
取民財宣政院判官术鄰亦叔賂于富僧答里麻皆

劾之遷浙西廉訪使會文宗發江陵阿兒哈禿朵詐
旨求賂不獲罷譖于朝召至京坐以重罪比至帝怒
解遷上都同知留守天曆元年八月明宗崩文宗入
正大統使者旁午答里麻朝暮盡力事無缺失帝特
賜錦衣以嘉之天曆二年遷淮東廉訪使明年召拜
刑部尚書國制新君即位必賜諸王駙馬妃主及宿
衛官吏金帛答里麻曰必唱名給散無虛增之數國
費大省帝復賜黃金腰帶以旌其能元統元年陞遼
陽行省參知政事高麗國使朝京道過遼陽謁省官
各奉布四疋書一幅用紅東省印封之答里麻詰其

使曰國制設印以署公牘防姦偽何為封私書況汝
出國時我尚在京未為遼陽省官今何故有書遺我
汝君臣何欺詐如是耶使辭屈還其書與布元統三
年遷山東廉訪使時山東盜起陳馬騾及新李白晝
剽掠答里麻以為官吏貪污所致先劾去之而後土
捕戒方略朝廷嘉納之即遣兵擒獲齊魯以安除大
都留守帝宴大臣於延春閣特賜答里麻白鷹以
表其貞廉帝嘗命答里麻修七星堂先是修繕必用
赤綠金銀裝飾答里麻獨務樸素令畫工圖山林景
物左右年少皆不然是歲秋車駕自上京還入觀之

乃大喜以手撫壁嘆曰有心哉留守也賜白金五十
兩錦衣一襲至正六年陞河南行省右丞改翰林學
士承旨至正七年遷陝西行臺中丞時年六十九致
事後召商議中書平章政事不拜全俸優養終身

月魯帖木兒

月魯帖木兒卜領勤多禮伯臺氏曾祖貴裕事太祖
為管領怯憐口怯薛官祖合刺襲父職事世祖父普
蘭奚以宿衛為中書右司員外郎與丞相哈刺哈孫
建議迎立武宗累遷至山北遼東道肅政廉訪使月
魯帖木兒幼警穎讀書強記倜儻有大志年十二歲

宗命與哈剌哈孫之子脫歡同入國學仁宗時入宿
衛一日帝顧問左右曰斯人容貌不凡誰之子耶左
右忘其父名月魯帖木兒即對曰臣父普蘭奚也帝
曰汝父贊謀以定國難朕未嘗忘因命脫忽台傳旨
四怯薛扎撒火孫令常侍禁廷毋止其入哈剌哈孫
欲用為中書掌右必闍赤赤辭焉哈剌哈孫曰汝年
幼欲何為乎對曰欲為御史爾人壯其志久之遂拜
監察御史巡按上都劾奏太師右丞相帖木迭兒受
張弼賕六萬貫貸死帝怒碎太師印賜月魯帖木兒
鈔萬貫除兵部郎中拜殿中侍御史遷給事中左侍

儀同脩起居注尋為右司郎中賜坐便殿帝顧左右
謂曰月魯帖木兒識量明遠可大用者也他日帝語
近臣曰朕聞前代皆有太上皇之號今皇太子且長
可居大位朕欲為太上皇與若等遊觀西山以終天
年御史中丞蠻子翰林學士明里董阿皆稱善月魯
帖木兒獨起拜曰臣聞昔之所謂太上皇若唐玄宗
宋徽宗皆當禍亂不得已而為之者也願陛下正大
位以保萬世無疆之業前代虛名何足慕哉帝善其
對仁宗崩帖木迭兒復入中書據相位參議乞失監
以受人金帶繫獄帖木迭兒乃使乞失監愬月魯帖

木兒為御史時誣丞相受見皇太后命丞相哈散等
即徵攻究推問不實事遂釋帖木迭兒乃奏以月魯
帖木兒為山東鹽運司副使降亞中大夫為承事郎
期月間鹽課增以萬計丁外艱扶喪西還擢山南江
北道肅政廉訪副使泰定初遷汴梁路總管再調總
管大同以養親不赴致和元年河南行省平章伯顏
矯制起月魯帖木兒為本省參知政事共議起兵月
魯帖木兒固辭會皇子北還問參政受命何人則將
何辭以對伯顏怒會明里董阿迓皇子過河南而月
魯帖木兒為御史時嘗劾其受賂妄冒受封明里董

阿因說伯顏收之丞相別不花亦與之有隙乃謫月
魯帖木兒乾寧安撫司安置至順四年移置雷州至
元六年順帝召之還至正二年入覲帝欲留之以母
老未葬辭四年乃起同知將作院事尋除大宗正府
也可扎魯花赤九年由大醫院使拜翰林學士承旨
知經筵事進讀之際引援經史嘗本於王道帝嘉納
焉十二年江南諸郡盜賊充斥詔拜月魯帖木兒平
章政事行省江浙因言于丞相脫脫曰守禦江南為
計已緩若得從權行事猶有可為不從陛辭賜尚醞
御衣弓矢甲冑衛卒十人鈔萬五千貫以行比至鎮

引俘至其父老詢守備之方招募民兵數千人號令明肅統師次建德獲首賊何福斬于市遂復淳安等縣俘獲萬餘人復業者三萬餘家是年七月次徽州以疾卒于軍中

卜顏鐵木兒

卜顏鐵木兒字珎卿唐兀吾密氏性明銳倜儻早備宿衛歷事武宗仁宗英宗天曆初由太常署丞拜監察御史陞殿中侍御史累除大都路達魯花赤郡轉運鹽使肅政廉訪使由行中書省參知政事陞左右丞擢行御史臺中丞遂拜江浙行省平章政事至正

十二年春蘄黃賊徐壽輝遣兵陷湖廣侵江東西詔卜顏鐵木兒率軍討之卜顏鐵木兒益募壯健爲兵得驍勇士三千人戰艦三百艘時湖廣平章政事也先帖木兒江西平章政事星吉江南行臺御史中丞蠻子海牙皆以兵駐太平宿留不進卜顏帖木兒至乃與俱前賊方聚丁家洲官軍與遇奮擊敗之遂復銅陵縣擒其賊帥復池州遂分遣萬戶普賢奴屯陽陵山建中屯白面渡閭兒討無爲州而自率鎮撫不花萬戶明安駐池口以防遏上流爲之節度已而江州陷省臣吉死之實卜分牙及威順王寬徹普化

軍俱潰而東安慶被圍甚急遣使來求援諸將皆欲自守信地卜顏鐵木兒曰何言之不忠耶安慶與池止隔一水今安慶固守是其節也而救患之義我其可緩且上流官軍雖潰然皆百戰之餘所乏者錢穀器具而已吾受命總兵其可視之而不恤哉即大發錢穀以周之潰軍皆大集而兩軍之勢復振安慶之圍遂解十三年三月賊衆復來攻池州衆且十萬諸縣皆應之卜顏帖木兒會諸將謀曰賊表裏連結若俟其勢成而坐食諸縣之粟破之實難今新至疲弊知衆其驕惰盡銳攻之則頃刻之間功可成矣衆

曰諾遂分齊與戰果大敗之擒其僞帥停新無等諸縣復平遂乘勝率舟師以進五月與戰于望江又戰小孤山及彭澤又戰龍開河皆破走之進復江州留兵守之七月進兵攻蘄州擒其僞帥鄒普泰遂克其城進兵道士洑焚其柵抵蘭溪口賊之巢曰黃連砦又克而燬之分兵平兩巳河於是江路始通十一月與蠻子海牙四川行省參知政事哈臨禿左丞桑禿失里西寧王牙罕沙軍合而湖廣左丞伯顏不花等軍皆會十二月分道進攻蘄水縣拔其僞都獲僞將相而下四百餘人徐壽輝僅以身免以功詔賜上尊

黃金帶時丞相脫脫方總戎南征聞諸賊皆已破乃
檄伯顏不花征淮東蠻子海牙守裕溪口威順王還
武昌而卜顏鐵木兒獨控長江十六年六月復以軍
守池州十一月卒卜顏鐵木兒持身廉介人不敢干
以私其爲將所過不受禮饋秋毫無犯民不知有兵性至
孝幼養於叔父阿朮事之如親父常乘花馬時稱爲
花馬兒平章云

星吉

星吉字吉甫河西人曾祖朵吉祖搠思吉朵而只父
搠思吉世事太祖憲宗世祖爲怯里馬赤星吉少給

事仁宗潛邸以精敏稱至治初擢中尚監改右侍儀
兼修起居注拜監察御史有直聲自是十五遷爲宣
政院使出爲江南行御史臺御史大夫時承平日久
內外方以覬望爲政星吉獨持風裁御史行部必勅
厲而遣之湖東僉事三寶住儒者也性廉介所至搏
貪猾無所貸御史有以私請者怛不納則誣以事
劾之章至星吉怒曰若人之廉孰不知之乃敢爲是
耶即奏黜御史而白其誣執政者惡之移湖廣行
省平章政事湖廣地連江北威順王歲嘗出獵民病
之又起廣樂園多萃名倡巨賈以網大利有司莫敢

忤星吉至謁王王闔中門啓左扉召以入星吉引繩
床坐王中門西言曰吾受天子命來作牧非王私臣
也焉得由不正之道入乎閽者懼入告王王命啓中
門星吉入責王曰王帝室之懿古之所謂伯父叔父
者也今德音不聞而騁獵宜游貽怨於下恐非所以
自貽多福也王急握星吉手謝之爲悉罷其所爲有
胡僧曰小住持者服三品命恃寵橫甚數以事凌轢
官府星吉命掩捕之得妻妾女樂婦女十有八人獄
其罪而籍之由是豪强斂手貧弱稱快至正十一年
汝潁妖賊起會僚屬議之或曰有鄭萬户老將也宜

起而用之星吉乃命募土兵完城池修器械嚴巡警
悉以其事屬鄭賊聞之遣其黨二千來約降星吉與
鄭謀曰此詐也然降而卻之於是爲不宜宜受而審
之可也果得其情乃殲之械其渠魁數十人以俟命
適有旨召爲大司農同僚受賊賂且嫉其功乃誣鄭
罪釋其所械者明日賊大至內外響應城遂陷武昌
之人斬首夜泣曰大夫不去吾豈爲俘囚乎星吉既
入見具陳賊本末帝大喜命賜食時宰不悅奏爲江
西行省平章政事實外置星吉至江東詔令守江州
時江州已陷賊據池陽太平宣州有三百人賊號

百萬衆皆欲走星吉曰畏賊而逃非勇也坐而待攻非智也汝等皆有妻子財物縱逃其可免乎乃貸富人錢募人爲兵先是行省募兵人給百五十千無應者至是星吉募兵人五十千衆爭赴之一日得三千人乃具舟楫直趨銅陵克之又攻賊白馬灣賊敗走分兵躡之抵白湄賊窮急回拒官軍官軍乘勝奮擊賊盡殪擒其渠魁周驢奪船六百艘軍聲大振遂復池州乃命諸將分道討賊復石埭諸縣賊復來攻命王惟恭列陣當之鋒始交出小艦從旁橫擊大破走之進據清水灣伺者告賊艦至自上流順風舉帆衆

且數十倍諸將失色星吉曰無傷也風勢盛彼倉卒必不得泊但伏橫港中偃旗以待俟過而擊之無不勝矣風怒水駛賊奄忽而過乃命舉旗張帆鼓譟而薄之官軍殊死戰風反爲我用又火破之時賊久圍安慶捷聞遂燒營走進復湖口縣克江州留兵守之命王惟恭柵小孤山而星吉自據番陽口綴江湖要衝以圖恢復時湖廣已陷江西被圍淮淛亦多故卒無繼援之者日久糧盡乏士卒咸困或曰東南完實盍因糧以圖再舉乎星吉曰吾受命守江西必死於此衆莫敢復言有頃賊乘大船四集來攻我軍取

葦縱爲大筏塞上下流火之我軍力戰衆死且盡星吉之從子伯不華與親兵數十人死之星吉猶堅坐不動賊發矢射星吉乃昏仆賊素聞星吉名不忍害舁置密室中至旦乃蘇賊羅拜爭饋以食星吉斥之遂不復食凡七日乃自力而起北面再拜曰臣力竭矣遂絶年五十七星吉爲人公廉明決及在軍中能與將士同甘苦以忠義感激人心故能以少擊衆得人死力云

福壽

福壽唐兀人幼俊茂知讀書尤善應對旣長入備環

衛用年勞授長寧寺少卿改引進使陞知侍儀使進正使出爲饒州路達魯花赤擢淮西廉訪副使入爲工部侍郎僉太常禮儀院事拜監察御史改戶部侍郎陞尚書出爲燕南廉訪使又五遷爲同知樞密院事至正十一年潁州以賊反告時車駕在上都朝堂皆猶豫未決欲歸奏以待命福壽獨以謂比使得請還則事有弗及矣於是決議調兵五百遣衛官哈剌章怯都怯來討之而後以聞順帝善其處事得宜明年改也可札魯忽赤未幾出爲淮南行省平章政事是時濠泗俱已陷師久無功福壽至督戰甚急而上

游賊勢甚洶湧福壽乃議築石頭斷江面守禦有方
衆恃以爲固十五年遷江南行臺御史大夫先是集
慶嘗有警阿魯灰以湖廣平章政事將苗軍來援寇
平其軍鎮揚州而阿魯灰御軍無紀律苗蠻素獷悍
日事殺掠莫能治俄而苗軍殺阿魯灰以叛而集慶
之援遂絕及高郵廬和等州相繼淪陷而集慶勢益
孤人心益震恐且倉庫無儲蓄計未知所出於是民
乃願爲兵以自守福壽因下令民多貲者皆助以糧
餉激厲士衆爲完守計朝廷知其勞數賞賚焉十六
年三月

大明兵圍集慶福壽數督兵出戰盡閉諸城門獨開
東門以通出入而城中勢不能支城遂破百司皆
奔潰福壽乃獨據胡床坐鳳凰臺下指麾左右或勸
之去叱之曰吾爲國家重臣城存則生城破則死尚
安往哉達魯花赤達尼達思見其獨坐若有所爲者
從問所決留弗去俄而亂兵四集福壽遂遇害不知
所在達尼達思亦死之又同時死者有治書侍御史
賀方達尼達思字思明賀方字伯京晉寧人以文學
名事聞朝廷贈福壽金紫光祿大夫江淛行省左丞
相上柱國追封衛國公謚忠肅

道童

道童高昌人自號石巖性深沉寡言以世胄入官授
直省舍人歷官清顯素負能名調信州路總管移平
江路以善政稱至正元年遷大都路達魯花赤出爲
江淛行省參知政事尋召參政中書頃之又出爲江
淛行省右丞遂陞本省平章政事十一年詔仍以平
章政事行省江西是年賊起蘄黃平章政事禿堅理
不花將兵捍江州既而土寇蠭起道童素不知兵事
倉皇無所措左右司郎中普顏不花曰今賊勢衝突
城中無備萬一失守柰何有平章伯顏左丞普致仕居

撫州其人熟知軍務宜以便宜禮請之使署本省左
丞事專任調遣軍旅庶幾事有可濟道童從其言而
伯顏亦欣然爲起曰此正我報國之秋也至則與普
顏不花設禦敵計甚悉明年正月湖廣陷禿堅里不
花由江州道還一月普顏不花將兵往江州至石頭
渡遇賊戰敗道童聞之大恐即棄省印遁走普顏不
花還與伯顏定爲城守之計後數日道童始自南昌
民家來歸遂議分門各守以備敵三月賊衆來圍城
城中置各廂官及各坊正[illegible]少壯男子一心合然而道
童素恤民能任人有功[illegible]

爲之用賊圍城凡兩月而六縣繇志道童密召死士數千人面塗以青額抹黃而衣青衣爲前鋒又別選精鋭數千爲中軍而募助戰者千人爲後命萬戶章妥因不花哈歹領之夜半開門伏兵掩擊賊大噪因奮擊賊賊驚以爲神敗走遂乘勝搗其營復分兵捕其餘黨是時章伯顏普顏不花之功居多伯顏尋以疾卒朝廷以道童捍城有功加大司徒開府仍賜九衣御酒及秋朝廷命亦憐真班爲江西行省左丞相火你赤爲左丞同將兵來江西未幾亦憐真班卒道童屬火你赤平富瑞二州分鎮其地適歲大旱公私匱乏道童乃移咨江浙行省借米數十萬石鹽數十萬引凡軍民約三日人糴官米一斗入昏鈔貳貫又三日買官鹽十斤入昏鈔貳貫民皆便之由是按堵如故而賊亦不敢犯其境十八年夏四月陳友諒復攻江西城時火你赤已陞平章政事加營國公行便宜事任專兵柄而素與道童不相能且含忍不得將士心見城且陷遂夜遁去道童亦棄城退保撫州路欲集諸縣義兵以圖克復而勢已不可爲因嘆曰我爲元朝大臣官至極品今城陷不守尚何面目復見人乎適賊追將至道童欲迎敵渡水未登岸賊衆集道童爲所害事聞賜謚忠烈

傳卷第三十一

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宋濂翰林待制承直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王禕等奉勑修

亦憐真班

亦憐真班西夏人父佐伯以忠勤事世祖爲知樞密院事亦憐真班性剛正動有禮法仁宗召見令入宿衛延祐六年超拜翰林侍講學士中奉大夫至治二年調同知通政院事擢虎符唐兀親軍都指揮使泰定初遷資善大夫典瑞院使天曆二年以選爲太子家令尋陞資政大夫同知樞密院事擢侍御史仍兼指揮使至順初拜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遷功德使指揮使如故尋出爲陝西行省平章政事未行復爲翰林學士承旨元統至元之間伯顏爲丞相專權擅政嫉其論事不阿出爲江南行臺御史大夫尋殺其子答里麻而謫置海南及伯顏敗乃得召還朝至正六年拜光祿大夫御史大夫中臺選中外廉能之官置諸風憲一時號稱得人選宣政院使出爲甘肅行省平章政事設法弭西羌之寇民賴以安立石頌之召還爲銀青榮祿大夫知樞密院事提調太醫院加金紫光祿大夫復爲御史大夫

知經筵事兼宣忠斡羅思扈衛親軍都指揮使嘗奏言風俗人心日趨於薄請禁故吏不許彈劾所事官長太師馬札兒台與子丞相脫脫既謫居在外時有欲傾之嗾人告變且扳宰臣同上奏亦憐真班曰凡爲相者孰無閑退之日況脫脫父子在官無大咎過奈何迫之於險終不從經筵進講必詳必愼故每講文必被嘉納監察御史劾奏時相帝不聽亦憐真班反復論奏不已由是忤上意出爲江浙行省平章政事遷拜湖廣行省左丞相復召知樞密院事十一年潁亳兵起朝廷命將出師多失律致[illegible]進言于時相不見聽復出爲江浙行省左丞相十二年移江西行省左丞相於是妖寇由蘄黃陷饒州饒之屬邑安仁與龍興相接境其民皆相挻爲亂亦憐真班道出安仁曰此兵招之來者厚加賞賚不從者命子答蘭朶兒只與江西左丞火你赤等乘高縱火攻散之餘干久爲盜區亦聞風順服先是江西行省平章政事道童以寬容爲政軍民懈弛亦憐真班既至風采一新威聲大振所在羣盜咸詣歸款矣十四年八月以疾卒于官所部爲之發哀[illegible]贈推忠佐運正憲秉義同德功臣追封齊王謚忠獻子九人長答里麻次

普達失理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修國史兼司八
剌同知稱海宣慰司事哈□□兒只宣政院使桑哥
答思嶺北行省平章沙□□宣理嶺北行省參政翁納
宣理大宗正也可扎魯火赤馬□宣理參□□樞密院
事馬剌宣理內八府宰相

廉惠山海牙

廉惠山海牙字公亮布魯海牙之孫希憲之從子也
父阿魯渾海牙廣德路達魯花赤惠山海牙幼孤從父
鄉公下獨養母而家日不給垢衣糲食不以爲恥母
長負骸櫬負喪渡江而風濤作舟人以神龍怒屍

爲言由仰天大呼曰吾將祔母于先人神亦何咆我
也風遂止年弱冠大臣奏俾入宿衛辭曰吾大父事
世祖以通經號廉孟子今吾不願讀書以科
第進乃入國學積分至治元年登進士第授承事郎
同知順州事有弓匠提舉馬都剌者怙勢奪州民田
同列畏之惠山海牙至即治其事在官期年用薦者
召入史館修英宗仁宗實錄拜監察御史時
中書省有大臣貪狠犯□□□劾之詔同列曰
億以言責獲罪吾之職也又劾太□明里董阿不
當攝祭太廟遷都水監踏會通河閘凡二水又

修京東閘□□□書承命福州總管府治中上言二
月迎佛賞賜□俗時論是之出僉淮東廉訪司事
遷□□行省左右司員外郎歷僉河東河南
江西廉訪司事陞江南行御史臺經歷時山東旱
法大壞以選除都轉運使曾未期月課額賞
令下管上□至正三年初行郊禮召拜侍儀使明年
預修遼金宋三史遷崇文太監自是累遷爲河南
行省右丞時有詔發民治決河編驛□郡丞以不
便上言而時宰不用遷湖廣行省右丞以武昌失守
被劾既而事白遷江西行省右丞時所隸郡縣多

陷于賊乃與平章政事司徒道童協謀竭力以定
守禦招捕之策就除本道廉訪使未幾江西省治
亦陷□□□海濱遂從福建久之除僉江浙行樞密
院事□□□□□行省右丞以兵鎮延平邵武境內
以寧居六餘奉詔還治省事總備禦事且督賦稅
由海道供京師朝廷擢爲遼陽行宣政院使明年
拜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修國史卒年七十
有一

月魯不花

月魯不花字彥明蒙古遜都思氏生而容貌魁偉感

以令聚鄕之未冠父脫帖穆耳以千戶職戍越因受業于韓性先生爲文下筆立就粲然成章就試江浙鄕闈中其選居右榜第一方揭曉試官夢月中有花象已而果符其名人以爲異遂登元統元年進士第授將仕郎台州路錄事司達魯花赤縣未有學乃首建孔子廟旣又延儒士爲之師以教後進丁外艱至正元年朝廷立行都水監以選爲其監經歷尋擢廣東廉訪司經歷會建議將治河決以行都水監丞石之比至改集賢待制除吏部員外郞奉命至江浙糴粟二十四萬石至則第戶產之高下以爲糴之多寡不擾

而事集旣而軍餉不給又奉命出糴于江浙召父老諭曰今天子宵衣旰食惟恐澤不下民而民不得其所耳然东盜賊何夫討賊者必先糧餉以我不汝擾故命我復來蓋討賊卽所以安民耳父老其謂何衆咸應曰公言是也不踰月報事以畢丁母憂中書遣使且起復不應未幾太師右丞相脫脫南征辟從軍事督饋餉饋餉用舒陞吏部郞中尋拜監察御史首上疏言郊廟禮甚缺天子宜躬祀南郊親祭太室繼又上疏言皇太子天下之本當簡老成重臣爲輔導以成其德帝皆嘉納之陞吏部侍郞銓選於江浙時稱其公

允適朝廷有建議欲於河間長蘆置局造海船三百艘者月魯不花卽爲書具言其非便言入中書竟議者遷工部侍郞後分部彰德道過河間民遮拜謝曰微公言吾民其斃矣會方重選守令以保定密邇京畿除保定路達魯花赤陛辭詔諭諄切保定歲輸粮數十萬石於新鄕苦弗便月魯不花請輸京倉以便之俄除吏部尚書保定父老百數詣闕言乞留監郡以撫吾民遂以尚書仍知郡事會賊北渡河日修城浚濠爲戰守具廷議發五省八衛軍出戍外鎭月魯不花疏願留其兵護本郡遂兼統黑軍數千人及團

結西山八十二寨民義軍勢大振賊再侵境皆不利遁去陞中奉大夫錫上尊四馬百疋僚佐增秩有差別降宣敕俾賞有功者召還爲詳定使保定民不忍其去繪像以祀之去保定一月而城陷矣朝廷以月魯不花夙負民望令入城招諭之抵城賊堅壁不出民多竊出詣拜者改大都路達魯花赤有執政以故中書令耶律楚材先塋地冒奏與蕃僧爲業者月魯不花格之弗與轉吏部尚書會劇賊程思忠據宋平其佐雷帖木兒不花僞降事覺被擒殺之思忠壁守遂益堅詔令月魯不花招撫之衆悉難其行月魯

不花毅然曰臣□□□□□□□□□□招諭賊竟入
城諭賊賊皆感泣羅拜□□□□□行□學士俄
復為大都□達魯花赤入見□□□同行□□曰朕
以畿甸之民疲敝特選得□吾民□□□使強決或挾
擢以千牛於非法其□□□□□□□帝及皇后皇
太子皆遣使賜之酒有□□以免役事來訴月魯不
花面斥曰聖訓在耳不□□特資善大夫拜江南行
御史臺中丞陛辭之日帝御嘉禧殿□□□之且賜以
上尊金幣皇太子亦書成德誠明四大字賜之月魯
不花乃□□□□□為政□□□不煩詔進階一品

為榮祿大夫既而除浙西肅政廉訪使會張士誠據
浙西僭王號度弗可與爭遂□□□□□曰吾家世受
國恩恨不能剸賊以報□然乃與賊同處邪令同寺
具舟載妻子而匿身卞櫃中敗以桌枯脫走至慶元
士誠部下察知之遣鐵□□□□□□曹娥江不及而
返俄改山南道廉訪使浮海北行□□□阻還抵鐵山
遇倭賊船甚衆乃挾□舟人力戰拒之倭賊紿旨投
降弗納於是賊即登舟□月魯不花令□伏月魯不
花罵曰吾朝廷命臣寧為賊邪遂遇害當是時隨
家奴那海□□□□□于□□□判官□□□□□家

奴拜敵亦死之同舟死事者八十餘人事聞朝廷贈
推忠宣武正憲徇義功臣銀青榮祿大夫遼陽等處
行中書省平章政事上柱國諡忠肅

達禮麻識理

達禮麻識理字遵道怯烈台氏其先北方大族六世祖
始居開平父曰阿剌不花江西行省參知政事追封
趙國公諡襄惠達禮麻識理幼穎敏從師授經史過目
輒領解至正五年經筵選充譯史益自砥礪于學搢
紳先生皆以遠大期之轉補御史臺譯史遂除御史
臺照磨十五年拜監察御史出僉山北道肅政廉訪

司事未行留為詹事院長史俄遷工部員外郎復留
為長史明年除中議尋陞參議詹事十七年□為
太子家令十八年□□詹太監吏部侍郎御史臺經歷
中書右司郎中十九年除刑部尚書提調南北兵馬
司巡綽事謚通鐵甸人心□恐達禮麻識理能鎮之
以靜民□以為安二十一年□由中書參議陞中書參
知政事同知經筵事二十□□冬遷上都留守兼開
平府尹加榮祿大夫分司上都東鎮三州以督轉輸
二十四年朝廷以前中書平章政事塔失帖木兒來
為留守時孛羅帖木兒擁兵京師而皇太子出居于外

達禮麻識理與塔世帖木兒皆以忠義許國相與結
人心以觀時變未幾改授塔世帖木兒為大司農塔
世帖木兒謂達禮麻識理曰我至京師則制於強臣
未易圖也因留不行適脫吉兒以孛羅帖木兒命屯
兵益里白託腹心於宗王也速也不堅授以金印俾
駐上都之東郊而以留守善安集兵於弘吉剌部落
達禮麻識理遇之有禮善安辭去孛羅帖木兒復調
帖木兒託忽達哥至上都以守禦為名事益矛盾達
禮麻識理與之周旋略無幾微見於外而密遣前宗
王扎魯忽赤月魯帖木兒潛通音問于罕哈哈剌海行

樞密知院益老答兒請亟調兵前行又選留守司照
磨唆恭取兵興州訪求在閑官吏之有才者約束東
西手八剌哈赤虎賁司糺集丁壯苗軍火銃什伍相
聯一旦布列鐵幡竿山下揚言四方勤王之師皆至
帖木兒等大駭一夕東走其所將兵亦潰由是達禮
麻識理增修武備城守益嚴二十五年皇太子在冀
寧命立上都分省達世帖木兒為平章政事達禮麻
識理為右丞便宜行事以固護根本七月禿堅帖木兒
用孛羅帖木兒命以兵犯上都先遣利用少監帖里哥
赤至上都令廣備糧餉遠迓大軍達禮麻識理開陳大

義戮之於市民情乃定已而禿堅帖木兒帥鐵甲馬
步軍蔽野而至呼聲動天達禮麻識理飭軍士城守申
明逆順之理以安人心巡視城壁晝夜不少息夜遣死
士縋城而下焚其攻具而調亂留守禿魯迷失海牙
引兵由小東門出與之大戰日晡兩敗之未幾孛羅
帖木兒伏誅禿堅帖木兒皆奔潰而上都以安拜中
書右丞兼上都留守提調虎賁司加光祿大夫賜黃
金繫腰仍命提調東西手八剌哈赤既而上都分省
罷遷授中書平章政事上都留守位居第一力辭不
允明年召為大宗正府也可扎魯忽赤又明年拜太

子詹事奉詔至軍中宣明大義藩將感悅還翰林學
士承旨秋除知樞密院事大撫軍院事初大撫軍院
之立皇太子用完者帖木兒答爾麻帖林沙伯顏帖
木兒李國鳳等計事以備禦擴廓帖木兒既而政權
不一事務益弊各復引去而達禮麻識理之至事凡
無可為者達禮麻識理之卒也先一夕怯薛官哈剌
章者阿兒剌氏阿魯圖孫也夜夢太祖召見語之曰
我以勤勞取天下以傳于妥懽帖睦爾而達識理達
臘不矜背似殘壞我家法猶不即改圖天命不可保矣
爾吾功臣之後且誠實故召汝語汝曰汝以吾言

告而主及愛猷識理達臘汝不以告吾即亟汝告而
不改則吾它有處之達禮麻識理其人庶幾識事宜
者然知而不言將焉用之吾其亟之矣明旦晗剌
章入見帝具以變告帝令以告皇太子比出則達禮
麻識理已無疾而卒矣

傳卷第三十二

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臣宋濂 翰林待制承直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臣王禕等奉
敕

耶律楚材 子鑄附

耶律楚材字晉卿遼東丹王突欲八世孫父履以學
行事金世宗特見親任終尚書右丞楚材生三歲而
孤母楊氏教之學及長博極群書旁通天文地理律
曆術數及釋老醫卜之說下筆爲文若宿構者金制
宰相子例試補省掾楚材欲試進士科章宗詔如舊
制問以疑獄數事時同試者十七人楚材所對獨優
遂辟爲掾後仕爲開州同知貞祐二年宣宗遷汴完
顏福興行中書事留守燕辟爲左右司員外郎太祖
定燕聞其名召見之楚材身長八尺美髯宏聲帝偉
之曰遼金世讎朕爲汝雪之對曰臣父祖嘗委質事
之旣爲之臣敢讎君耶帝重其言處之左右遂呼楚
材曰吾圖撒合里而不名吾圖撒合里蓋國語長髯
人也己卯夏六月帝西討回回國禡旗之日雨雪三
尺帝疑之楚材曰玄冥之氣見於盛夏克敵之徵也
庚辰冬大雷復問之對曰回回國主當死于野後皆
驗夏人常八斤以善造弓見知於帝因每自矜曰國

家方用武耶律儒者何用楚材曰治弓尚須用弓匠爲天下者豈可不用治天下匠耶帝聞之甚喜日見親用西域曆人奏五月望夜月當蝕楚材曰否卒不蝕明年十月楚材言月當蝕西域人曰不蝕至期果蝕八分壬午八月長星見西方楚材曰女直將易主矣明年金宣宗果死帝每征討必命楚材卜帝亦自灼羊胛以相符應指楚材謂太宗曰此人天賜我家爾後軍國庶政當悉委之甲申帝至東印度駐鐵門關有一角獸形如鹿而馬尾其色綠作人言謂侍衛者曰汝主宜早還帝以問楚材對曰此瑞獸也其名

角端能言四方語好生惡殺此天降符以告陛下陛下天之元子天下之人皆陛下之子願承天心以全民命帝即日班師丙戌冬從下靈武諸將爭取子女金帛楚材獨收遺書及大黃藥材既而士卒病疫得大黃輒愈帝自經營西土未暇定制州郡長吏生殺任情至孥人妻女取貨財兼土田燕薊留後長官石抹咸得卜尤貪暴殺人盈市楚材聞之泣下即入奏請禁州郡非奉璽書不得擅徵發囚當大辟者必待報違者罪死於是貪暴之風稍戢燕多劇賊未夕輒曳牛車指富家取其財物不與則殺之時睿宗以皇子

監國事聞遣中使偕楚材往窮治之楚材詢察得其姓名皆留後親屬及勢家子盡捕下獄其家賂中使將緩之楚材示以禍福中使懼從其言獄具戮十六人于市燕民始安己丑秋太宗將即位宗親咸會議猶未決時睿宗爲太宗親弟故楚材言於睿宗曰此宗社大計宜早定睿宗曰事猶未集別擇日可乎楚材曰過是無吉日矣遂定策立儀制乃告親王察合台曰王雖兄位則臣也禮當拜王拜則莫敢不拜王深然之及即位王率皇族及臣僚拜帳下既退王撫楚材曰真社稷臣也國朝尊屬有拜禮自此始時朝集

後期應死者衆楚材奏曰陛下新即位宜宥之太宗從之中原甫定民多誤觸禁網而國法無赦令楚材議請肆宥衆以爲迂楚材獨從容爲帝言詔自庚寅正月朔日前事勿治且條便宜一十八事頒天下其略言郡宜置長吏牧民設萬户總軍使勢均力敵以遏驕橫中原之地財用所出宜存恤其民州縣非奉上命敢擅行科差者罪之貿易借貸官物者罪之蒙古回鶻河西諸人種地不納稅者死監主自盜官物者死應犯死罪者具由申奏待報然後行刑貢獻禮物爲害非輕深宜禁斷帝悉從之唯貢獻一事不允

曰彼自贖饋獻者宜聽之楚材曰蠹害之端必由於
此帝曰凡卿所奏無不從者汝不能從朕一事耶太
祖之世歲有事西域未暇經理中原官吏多聚斂自
私貲至鉅萬而官無儲偫近臣別迭等言漢人無補
於國可悉空其人以爲牧地楚材曰陛下將南伐軍
需宜有所資誠均定中原地稅商稅鹽酒鐵冶山澤
之利歲可得銀五十萬兩帛八萬匹粟四十餘萬石
足以供給何謂無補哉帝曰卿試爲朕行之乃奏立
燕京等十路徵收課稅使凡長貳悉用士人如陳時
可趙昉等皆寬厚長者極天下之選參佐皆用省部

舊人辛卯秋帝至雲中十路咸進廩籍及金帛陳于
廷中帝笑謂楚材曰汝不去朕左右而能使國用充
足南國之臣復有如卿者乎對曰在彼者皆賢於臣
臣不才故留燕爲陛下用帝嘉其謙賜之酒即日拜
中書令事無鉅細皆先白之楚材奏凡州郡宜令長
吏專理民事萬戶總軍政凡所掌課稅權貴不得侵
之又擧鎭海粘合均與之同事權貴不能平咸得卜
以舊怨尤疾之譖於宗王曰耶律中書令率用親舊
必有二心宜奏殺之宗王遣使以聞帝察其誣責使
者罷遣之屬有訟咸得卜不法者帝命楚材鞫之奏

曰此人倨傲故易招謗今將有事南方他日治之未
晩也帝私謂侍臣曰楚材不較私讐眞寬厚長者汝
曹當效之中貴可思不花奏採金銀役夫及種田西
域與栽蒲萄戶帝令於西京宣德徙萬餘戶充之楚
材曰先帝遺詔山後民質朴無異國人緩急可用不
宜輕動今將征河南請無殘民以給此役帝可其奏
壬辰春帝南征將涉河詔逃難之民來降者免死或
曰此輩急則降緩則走徒以資敵不可宥楚材請製
旗數百以給降民使歸田里全活甚衆舊制凡攻城
邑敵以矢石相加者即爲拒命旣克必殺之汴梁將

下大將速不台遣使來言金人抗拒持久師多死
傷城下之日宜屠之楚材馳入奏曰將士暴露數
十年所欲者土地人民耳得地無民將焉用之帝
猶豫未決楚材曰奇巧之工厚藏之家皆萃于此若
盡殺之將無所獲帝然之詔罪止完顏氏餘皆勿問
時避兵居汴者得百四十七萬人楚材又請遣人入
城求孔子後得五十一代孫元措奏襲封衍聖公付
以林廟地命收太常禮樂生及召名儒梁陟王萬慶
趙著等使直釋九經進講東宮又率大臣子孫執經
解義俾知聖人之道置編修所於燕京經籍所於平

由是文治興焉時河南初破俘獲甚眾軍還逃者
十七八有旨居停逃民及資給者滅其家鄉社亦連
坐由是逃者莫敢舍多殍死道路楚材從容進曰河
南既平民皆陛下赤子走復何之奈何因一俘囚連
死數十百人乎帝悟命除其禁金之亡也惟秦鞏二
十餘州久未下楚材奏曰往年吾民逃罪或萃于此
故以死拒戰若許以不殺將不攻自下矣詔下諸城
皆降甲午議籍中原民大臣忽都虎等議以丁為戶
楚材曰不可丁逃則賦無所出當以戶定之爭之再
三卒以戶定時將相大臣有所驅獲往往寄留諸郡

楚材因括戶口並令為民匿占者死乙未朝議將四
征不廷若遣回回人征江南漢人征西域深得制御
之術楚材曰不可中原西域相去遼遠未至敵境人
馬疲乏兼水土異宜疾疫將生宜各從其便從之丙
申春諸王大集帝親執觴賜楚材曰朕之所以推誠
任卿者先帝之命也非卿則中原無今日朕所以得
安枕者卿之力也西域諸國及宋高麗使者來朝語
多不實帝指楚材示之曰汝國有如此人乎皆謝曰
無有殆神人也帝曰汝等惟此言不妄朕亦度必無
此人有于元者奏行交鈔楚材曰金章宗時初行交

鈔與錢通行有司以出鈔為利收鈔為諱謂之老鈔
至以萬貫唯易一餅民力困竭國用匱乏當為鑒戒
今印造交鈔宜不過萬錠從之秋七月忽都虎以民
籍至帝議裂州縣賜親王功臣楚材曰裂土分民易
生嫌隙不如多以金帛與之帝曰已許奈何楚材曰
若朝廷置吏收其貢賦歲終頒之使毋擅科徵可也
帝然其計遂定天下賦稅每二戶出絲一斤以給國
用五戶出絲一斤以給諸王功臣湯沐之資地稅中
田每畝二升又半上田三升下田二升水田每畝五
升商稅三十分而一鹽價銀一兩四十斤既定常賦

朝議以為太輕楚材曰作法於涼其弊猶貪後將有
以利進者則今已重矣時工匠制造糜費官物十私
八九楚材請皆考覈之以為定制時侍臣脫歡奏簡
天下室女詔下楚材匿之不行帝怒楚材進曰向擇
美女二十有八人足備使令今復選擇臣恐擾民欲
覆奏耳帝良久曰可罷之又欲收民牝馬楚材曰田
蠶之地非馬所產今若行之後必為人害又從之丁
酉楚材奏曰制器者必用良工守成者必用儒臣儒
臣之事業非積數十年殆未易成也帝曰果爾可官
其人楚材曰請校試之乃命宣德州宣課使劉中隨

若儒者以經義詞賦論分為三科儒人被俘為奴者亦令就試其主匿弗遣者死得士凡四千三十人免為奴者四之一先是州郡長吏多借賈人銀以償官息累數倍曰羊羔兒利至奴其妻子猶不足償楚材奏令本利相侔而止永為定制民間所負者官為代償之至一衡量給符印立鈔法定均輸布遞傳明驛券庶政略備民稍蘇息焉有二道士爭長互立黨與其一誣其仇之黨二人為逃軍結中貴及通事楊惟忠執而虐殺之楚材按收惟忠中貴復訴楚材違制帝怒繫楚材既而自悔命釋之楚材不肯解縛進曰臣備

位公輔國政所屬陛下初令繫臣以有罪也當明示百官罪在不赦今釋臣是無罪也豈宜輕易反覆如戲小兒國有大事何以行焉衆皆失色帝曰朕雖為帝寧無過舉耶乃溫言以慰之楚材因陳時務十策曰信賞罰正名分給俸祿官功臣考殿最均科差選工匠務農桑定土貢制漕運皆切於時務悉施行之太原路轉運使呂振副使劉子振以贓抵罪帝責楚材曰卿言孔子之教可行儒者為好人何故乃有此輩對曰君父教臣子亦不欲令陷不義三綱五常聖人之名教有國家者莫不由之如天之有日月也豈

得緣一夫之失使萬世常行之道獨見廢於我朝乎帝意乃解富人劉忽篤馬涉獵發丁劉廷玉等以銀一百四十萬兩撲買天下課稅楚材曰此貪利之徒罔上虐下為害甚大奏罷之常曰興一利不如除一害生一事不如省一事任尚以班超之言為平平耳千古之下自有定論後之負譴者方知吾言之不妄也帝素嗜酒日與大臣酣飲楚材屢諫不聽乃持酒槽鐵口進曰麴糵能腐物鐵尚如此況五臟乎帝悟語近臣曰汝曹愛君憂國之心豈有如吾圖撒合里者邪賞以金帛勅近臣日進酒三鍾而止自庚寅定

課稅格至甲午平河南歲有增羨至戊戌課銀增至一百十萬兩譯史安天合者諂事鎮海首引奧都剌合蠻撲買課稅又增至二百二十萬兩楚材極力辨諫至聲色俱厲言與涕俱帝曰爾欲搏鬭耶又曰爾欲為百姓哭耶姑令試行之楚材力不能止乃歎息曰民之困窮將自此始矣楚材嘗與諸王宴醉臥車中帝臨平野見之直幸其營登車手撼之楚材熟睡未醒方怒其擾已忽開目視始知帝至驚起謝帝曰有酒獨醉不與朕同樂耶笑而去楚材不及冠帶馳詣行宮帝為置酒極歡而罷楚材當國日久

得祿分其親族未嘗私以官行省劉敏從容言之楚
材曰睦親之義但當資以金帛若使從政而違法吾
不能徇私恩也歲辛丑二月三日帝疾篤醫言脈已
絕皇后不知所爲召楚材問之對曰今任使非人賣
官鬻獄囚繫非辜者多古人一言而善熒惑退舍請
赦天下囚徒后即欲行之楚材曰非君命不可俄頃
帝少蘇因入奏請肆赦帝已不能言首肯之是夜醫
者候脉復生適宣讀赦書時也翌日而瘳冬十一月
四日帝將出獵楚材以太乙數推之亟言其不可左
右皆曰不騎射無以爲樂獵五日帝崩于行在所皇

后乃馬真氏稱制崇信姦回庶政多紊奧都剌合蠻
以貨得政柄廷中悉畏附之楚材面折廷爭言人所
難言人皆危之癸卯五月熒惑犯房楚材奏曰當有
驚擾然訖無事居無何朝廷用兵事起倉卒后遂令
授甲選腹心至欲西遷以避之楚材進曰朝廷天下
根本根本一搖天下將亂臣觀天道必無患也後
數日乃定后以御寶空紙付奧都剌合蠻使自書
填行之楚材曰天下者先帝之天下朝廷自有憲章
今欲紊之臣不敢奉詔事遂止又有旨凡奧都剌
合蠻所建白令史不爲書者斷其手楚材曰國之典

故先帝悉委老臣令史何與焉事若合理自當奉行
如不可行死且不避況截手乎后不悅楚材辨論不
已因大聲曰老臣事太祖太宗三十餘年無負於國
皇后亦豈能無罪殺臣也后雖憾之亦以先朝舊勳
深敬憚焉甲辰夏五月薨于位年五十五皇后哀悼
賻贈甚厚後有譖楚材者言其在相位日久天下貢
賦半入其家后命近臣麻里扎覆視之唯琴阮十餘
及古今書畫金石遺文數千卷至順元年贈經國議
制寅亮佐運功臣太師上柱國追封廣寧王謚文正
子鉉鑄

鑄字成仲幼聰敏善屬文尤工騎射楚材薨嗣領中
書省事時年二十三鑄上言宜疏禁網遂采歷代德
政合於時宜者八十一章以進戊午憲宗征蜀詔鑄
領侍衛驍果以從屢出奇計攻下城邑賜以尚方金
鋗以及內廄驄馬己未憲宗崩阿里不哥叛鑄棄妻
子挺身自朔方來歸世祖嘉其忠即日召見賞賜優
渥中統二年拜中書左丞相是年冬詔將兵備禦北
邊從徵兵屢從敗阿里不哥于上都之北至元元年
加光祿大夫奏定法令三十七章吏民便之二年行
省山東未幾徵還初清廟雅樂止有歌詔鑄製宮

八佾之舞四年三月樂舞成表上之仍請賜名大成制曰可六月改榮祿大夫平章政事十一年從拜光祿大夫中書左丞相十年遷平章軍國重事十三年詔監脩國史朝廷有大議必咨訪焉十九年復拜中書左丞相二十年冬十月坐不納職印妄奏東平人聚謀為逆間諜幕僚及黨罪囚阿里沙遂罷免仍沒其家貲之半徙居山後二十二年卒年六十五子十一人希徵希勃希亮希寬希素希固希周希光希逸希征東宣慰使餘失其名至順元年贈推忠保德宣力佐治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懿寧王謚文忠

粘合重山　子南合

粘合重山金源貴族也國初為質子知金將亡遂委質焉太祖賜畜馬四百匹使為宿衛官必闍赤從平諸國有功圍涼州執大旗指麾六軍手中流矢不動已而為侍從官數街侍宮內從容諫曰臣聞天子以天下為憂憂之未有不治忘憂未有能治也置酒為樂此忘憂之術也帝深加賞之立中書省以重山有積勳授左丞相時耶律楚材為右丞相凡建官立法任賢使能與夫分郡邑定課賦通漕運足國用多出楚材而重山佐成之太宗七年從伐宋詔軍前行中書省事許以便宜師入宋境江淮州邑望風款附重山降其民三十餘萬取定城天長二邑不誅一人復入中書視事賜中廄馬十匹貫珠袍一卒贈太尉封魏國公謚忠武十年詔其子江淮安撫使南合嗣行軍前中書省事將大將察罕圍壽春七日始下欲屠其城南合曰不降者獨守將耳其民何罪由是獲免初世祖伐宋軍于汴南合進曰李璮承國恩坐制一方然其人多詐叛無日矣帝亦患之中統元年兩遷宣撫使明年授中書右丞中興等路行中書省

事三年還秦蜀五路四川行中書省事其年李璮反益都帝使諭南合曰卿言猶在耳璮果反矣卿宜謹守西鄙對曰臣誕受詔不敢以西鄙為陛下憂明年授中書平章政事四年病卒封魏國公謚宣昭子博溫察兒知河中府

楊惟中

楊惟中字彥誠弘州人金末以孤童子事太宗知讀書有膽略太宗器之年二十奉命使西域三十餘國宣暢國威敷布政條俾皆籍戶口屬吏乃歸帝於是有大用意皇子闊出伐宋命惟中於軍前行中書省

事克宋棗陽光化等軍光隨郢復等州及襄陽德安府凡得名士數十人收伊洛諸書送燕都立宋大儒周惇頤祠建太極書院延儒士趙復王粹等講授其間遂通聖賢學慨然欲以道濟天下拜中書令太宗崩太后稱制惟中以一相負任天下定宗即位平陽道斷事官斜徹橫恣不法詔惟中宣慰惟中按誅之金亡其將武仙潰于鄧州餘黨散入太原真定間據大明川用金開興年號衆至數萬剽掠數千里詔會諸道兵討之不克惟中仗節開諭降其渠帥餘黨悉平憲宗即位世祖以太弟鎮金蓮川得開府專封拜

乃立河南道經略司於汴梁奏惟中等爲使俾屯田唐鄧申裕嵩汝蔡息亳潁諸州初滅金時以監河橋萬戶劉福爲河南道總管福貪鄙殘酷虐害遺民二十餘年惟中至召福聽約束福稱疾不至惟中設大梃於坐復召之使謂福曰汝不奉命吾以軍法從事福不得已以數千人擁衛見惟中惟中即握大梃擊仆之數日福死河南大治遷陝右四川宣撫使時諸軍帥橫侈病民郭千戶者尤甚殺人之夫而奪其妻惟中戮之以徇關中肅然語人曰吾非好殺國家綱紀不立致此輩賊害良民無所控告雖欲不去可乎

歲己未世祖總統東師奏惟中爲江淮京湖南北路宣撫使俾建行臺以先啓行宣布恩信蒙古漢軍諸帥並聽節制師還卒于蔡州年五十五中統二年追諡曰忠肅公

列傳卷第三十三

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臣宋濂翰林待制承直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臣王禕等奉　敕修

張柔

張柔字德剛易州定興人世力農柔少慷慨尚氣節喜騎射以豪俠稱金貞祐間河北盜起柔聚族黨保西山東流寨選壯士結隊伍以自衛盜不敢犯郡人張信假柔聲勢納流人女為妻柔鞭信百而還其女信憾之譖結黨害柔未幾信有罪當誅柔救之得免於是驍勇之士多慕義從之中都經畧使苗道潤承

制授柔定興令累遷青州防禦使道潤表其才加昭毅大將軍遙領永寧軍節度使兼雄州管內觀察使權元帥左都監行元帥府事繼而道潤為其副賈瑀所殺瑀遣使以好辭來告曰吾得除道潤者以君不助兵故也柔怒叱使者曰瑀殺吾所事吾食瑀肉且未足快意反以此言相戲耶遂移檄道潤部曲會易州軍市川誓衆為之復讐衆皆感泣適道潤麾下何伯祥得道潤所佩金虎符以獻因推柔行經略使事聞加驃騎將軍中都留守兼大興府尹本路經畧使行元帥事戊寅國兵出紫荆口柔率所部逆戰於

狼牙嶺馬蹶被執遂以衆降太祖還其舊職得以便宜行事柔招集部曲下雄易安保諸州攻破賈瑀於孔山誅瑀剖其心祭道潤瑀黨郭收亦降益有其衆從攻滿城金真定帥武仙會兵數萬來攻柔以兵數百出奇迎戰大破之乘勝攻完州下之獲州佐甄全全慨然數柔義而釋之且升為守使將部曲以從己卯仙復來攻敗走之連拔郎山祁陽曲陽諸城寨聞之皆降既而中山叛柔引兵圍之與仙將葛鐵槍戰于新樂流矢中柔頷折其二齒拔矢以戰斬首數千級擒滿城令劉成遂拔中山仙復會兵攻滿城柔

登城拒戰復為流矢中仙兵大呼曰中張柔矣柔不為動開門出戰仙敗走略地至鼓城單騎入城諭以禍福城遂降又敗仙於祁陽進攻深澤寧晉安平克之分遣別將下平棘藁城無極欒城諸縣闊北千餘里由是深冀以北鎮定以東三十餘城緣山反側鹿兒野貍等寨相繼降附一月之間與仙遇者凡十有七每戰輒勝方獻捷于行在所行次宣德而易州軍叛逐其守盧應妻子據西山馬頭寨柔聞之即棄輜重還出奇計破其巢而誅叛者歸其妻子加榮祿大夫河北東西路都元帥號[illegible]州[illegible]置官屬將

二遷授有差燕帥孛赤台敕汲柔柔不爲下乃譖柔
於中都行臺曰張柔驍勇無敵向被執而降今委以
兵柄戰勝攻取威震河朔失今不圖後必難制常欲
殺我我不敢南也行臺召柔幽之土室孛赤台施帳
寢其上環以甲騎明日將殺之孛赤台一夕暴死柔
乃得免金經略使冏突王子昌善戰知名與信安張
進連兵阻水爲固遠近憚之柔出其不意率兵徑渡
生擒以還乙酉真定武仙殺其帥史天倪其弟天澤
使來求援柔遣驍將喬惟忠等率千餘騎赴之與仙
戰敗之遂分遣惟忠宋演略彰德衞齊魯蘇椿堅略

元史列傳卷三十四　三

靑魏山東悉平詔授柔行軍千戶保州等處都元帥丙
戌遣將以兵從國王孛魯攻李全于益都降之丁亥移
鎭保州保自兵火之餘荒廢者十五年盜出沒其間
柔爲之畫市井定民居置官廨引泉入城疏溝渠以
瀉卑濕通商惠工遂致殷富遷廟學于城東南增其
舊制壬辰從睿宗伐金語其衆曰吾用兵殺人多矣
寧無冤者自今以往非與敵戰吾不殺也圍汴京柔
軍於城西北金兵屢出拒戰柔身騎將陣出入數四
金人莫能支金主自黃陵岡渡河次歸德因欲取衞
州柔以兵合擊金主敗走歸德癸巳春圍之以汴京降

柔於金帛一無所取獨入史館取金實錄并祕府圖
書訪求耆德及燕趙故族十餘家衞送北歸遂圍睢
陽金主走汝南汝南倚柴潭爲阻會宋孟珙以兵糧
來會決其南潭水涸金人懼啓南門求死戰柔以
步卒二十餘突其陣從聶福堅先登擒二校以歸又
遣張信攄其內隍諸軍齊進金主自殺汝南旣破下
令燎城一小校縛十人以待一人貌獨異柔問之狀
元王鶚也解其縛賓禮之入朝太宗歷數其戰功班
諸帥上賜金虎符升軍民萬戶乙未從皇子闊出拔
棗陽從大帥太赤攻徐邳丁酉詔屯兵曹武以遏

元史列傳卷三十四　四

宋道出九里關柔欲率所部徑往或言甚險宋必
設伏不若與大軍俱進不聽與二十騎在前據關方
解甲而食宋兵出兩山間鬪數重騎皆失色柔單騎
馳突潰圍大軍繼至遂達曹武遂下隨山諸堡攻洪
山寨破之遂營山下柔率衆分路進迫宋兵乘虛
來襲柔還與之遇自旦至暮凡十餘戰大敗宋師斬
其將校十有三人遂會諸軍攻光州又進趣黃州攻
三山寨至大湖中得戰艦沿江接戰壁於黃州西北
嘗有輕舟出者柔曰此偵伺我隙者也夜必襲我柔
乃分軍爲三以待之鼓時宋師果至柔盡殲之

人數百人溺死者不可計攻其東門矢石雨注柔少
却柔率死士十餘督戈大呼所向仆踣就俘而宋
師懼請和乃還軍太師察罕攻滁州柔以二百騎往
時宋泗盱眙安豐兩淮屯戍州卒候甚嚴或勸柔
勿行不聽且戰且前凡二十餘戰比至滁察罕以滁
久不拔欲解去柔請決戰從之師陣宋驍將出挑戰
宋佯卻宋將騎奔馳及之柳聲墜地宋將執柔槊曳
入其陣飛石中柔鼻兩軍鬨柔得還裹瘡復戰仆之
鞏彥暉劫其營焚城東南隅柔銳卒五十七人先登
拔之己亥以本官節制河南諸翼兵馬征行事河南

元史列傳卷三十四　五

二十餘城皆屬焉庚子詔柔等八萬戶伐宋辛丑升
保州為順天府賜御衣鞍轡各一尚廐馬百疋柱
師由五河口濟淮略和州諸城師還分遣部下將千
人屯田于襄城癸卯冬□軍徙杞初河決於汴
西南入陳留分而為三杞居其中宋兵侵而得之
利騎亳泗杞汴洛以援□□柔乃即故杞之東西中
三山夾河順彼水勢築城結浮梁為進戰退耕之
計敵不敢至會諸軍攻破壽州柔欲留兵守之察罕
不從又敗宋師于泗州還杞上帳下吏夾谷顯□得
罪亡走上變誣柔九事以比大臣□以罪聞

□□□□祖伯誅辛亥憲宗即位授金虎符仍
萬戶甲寅移鎮亳州環亳皆水非舟楫不通柔
築城壁為橋梁屬汴堤以通商賈之利從建孔子廟
設教官弟子員入奏帝悅賜衣一襲銀根甲一金符
九銀符十九頒將校之有功者己未分裨將張果王
仲仁從憲宗征蜀王安國胡進田伯榮宋演從宗王
塔察兒攻荊山柔從世祖攻鄂世祖由大勝關柔由
虎頭關與宋兵遇於沙窩柔子弘彥擊破之進與宋
兵戰敗之世祖自陽邏渡江促柔會兵攻鄂百餘
日不能下世祖諭之曰吾猶獵者不能擒圈中豕野

元史列傳卷三十四　六

獵以供汝食汝可破圍而取之柔乃令何伯祥作鵝
車洞掘其城別選勇士先登攻其西南隅壞之會
憲宗凶問至宋亦行成世祖北還命柔統蒙古漢
軍以俟後命城白鹿磯為久駐計中統元年世祖即
位詔班師阿里不哥反世祖北征詔柔入衛至盧朐
河有詔止之分其兵三千五百衛京師以子弘慶為
質二年以金寶鞍獻詔親見請致仕封安肅公命第
八子弘略襲職至元三年加榮祿大夫判行工部事
城大都四年進封蔡國公五年六月卒年七十九贈
推忠宣力翊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

武康延祐五年加封汝南王謚忠武子十有一人弘略弘範最顯弘範自有傳

弘略字仲傑柔第八子也有謀略通經史善騎射嘗從柔鎮杞從宦歲乙卯入朝憲宗授金符權順天萬戶從征蜀以其幼賜錦衣令還鎮柔既致仕授弘略金虎符順天路管民總管行軍萬戶仍總宣德河南懷孟等路諸軍屯亳者中統三年李璮反求救於宋將夏貴貴自蘄乘虛北奪亳滕徐宿邳滄濱七州新蔡符離蘄利津四縣從守將弘畧率戰船遏之于渦口貴退保蘄弘略發亳軍攻之水陸並進宋兵素憚

之貴焚城宵遁追殺殆盡獲軍資不可計盡復所失地李璮既誅追問當時與璮通書者獨弘略書皆勸以忠孝事得釋朝廷懲璮叛逆務裁諸侯權以保全之乃解弘畧兵職宿衛京師賜只孫冠服以從宴享至元三年城大都佐其父為築宮城總管八年授朝列大夫同行工部事兼領宿衛親軍儀鸞等局十三年城成賜內帑金釦瑤卮授中奉大夫淮東道宣慰使十四年宋廣王昺據閩廣時東海縣儲粟數萬行省檄弘畧將兵二千戍之仍命造舟運粟入淮安弘畧顧民舟有能載米十石者與一石人爭趨之一月而畢十六年遷江西宣慰使會饒州盜起犯都昌弘畧以為饒雖屬江東與南康止隔一湖此寇不滅則吾境必有相扇而起者乃使人直擣其巢穴生縛賊酋磔于市餘黨潰散下令曰不操兵者皆為平民餘無所問頃之以疾歸亳有讒貴臣子在江南買田宅樂而忘歸者詞引弘畧或謂弘畧曰公但居亳未嘗在江南入見宜自明弘畧曰明之則言者獲譴矣吾寧稱疾家居二十九年見世祖於龍虎臺請曰臣之子玠長矣願備宿衛從之且賜以酒曰卿年未老謝事何為特命為河南行省參知政事元貞二年卒

贈推忠佐理功臣銀青榮祿大夫平章政事上柱國蔡國公謚忠毅子三人玠瑾琰

史天倪

史天倪字和甫燕之永清人曾祖倫少好俠因築室發土得金始饒於財金末中原塗炭乃建家塾招徠學者所藏活豪士甚衆以俠稱於河朔士族陷為奴虜者輒出金贖之甲子歲大侵發粟八萬石賑饑者士皆爭附之祖成珪倜儻有父風遭亂盜賊四起乃悉散其家財唯存廬墓而已父秉直讀書尚氣義癸酉太師國王木華黎以兵南伐所向殘破秉直聚族

[illegible]曰方今國家喪亂吾家百口何以自保既而知降
者皆得免乃率里中老稚數千人詣涿州軍門降木
華黎欲用秉直秉直辭而薦其子乃以天倪爲萬戶
而命秉直管領降人家屬屯霸州秉直撫循有方遠
近聞而附者十餘萬家尋遷之漠北降人道饑秉直
得所賜牛羊悉分食之多所全活甲戌從木華黎攻
北京乙亥北京降木華黎承制以秉直爲北京路
都元帥秉直行尚書六部事主餽餉軍中未嘗乏絶
庚寅以老謝事歸丙申卒年七十一三子長天倪次
天安次天澤天澤自有傳天倪始生之夕白氣貫庭

成童姿貌魁傑有道士見而異之曰封侯相也及長
好學日誦千言大安末舉進士不第乃歎曰大丈夫
立身獨以文乎哉使吾遇荒雞夜鳴擁百萬之衆功
名可唾手取也木華黎見而奇之既以萬戶統諸降
卒從木華黎略地三關已南至于東海所過城邑皆
下因進言於木華黎曰金棄幽燕遷都于汴已失策
矣遼水東西諸郡金之腹心也我若得大寧以扼其
喉襟則金雖有遼陽終不能保矣木華黎善之先倫
衮時河朔諸郡結清樂社四十餘社近千人歲時像
倫而祠之至是天倪以其兵二萬人爲義兵號清樂

軍以從兄天祥爲先鋒所向無敵分兵略三河薊州
諸砦望風款服甲戌朝太祖于燕之隆殿所陳皆奇
謀至計大稱旨賜金符授馬步軍都統管領二十四
萬戶從木華黎攻高州又從攻北京皆不戰而克乙
亥授右副都元帥改賜金虎符奉詔南征圍平州金
經略使乞住降進兵真定所屬部邑無不欽附而真
定帥武仙固守不下遂移軍趨大名衆謂城堅不可
拔天倪使攻其西南角勁卒肩上堞拔天倪先登守
將逃遂破其城丙子會木華黎兵於燕南[illegible]川監
軍王守約平州推官合達俱以城叛連謀越海歸金

天倪追襲至樂安合達以益都行省忙古兵來拒敗
之獲守約擒忙古斬首萬級丁丑徇山東諸郡部卒
有殺民豕者立斬以徇軍中肅然遠近響應知中山
李聽趙州李瑀邢州武貴成州武振磁州李平洺州
張正等皆降己卯從木華黎徇河東至絳州其
關樓甃以石作不可破天倪命穴其旁地虛樓陷遂
拔之木華黎喜賞以綉衣金鞍名馬庚辰還軍真定
武仙降木華黎承制以天倪爲金紫光祿大夫河北
西路兵馬都元帥行府事仙副之天倪乃言於木華
黎曰今中原粗定而所過猶縱鈔掠非王者弔民伐

四拜寧心也且王奉天子命為天下除暴豈復效其所為
乎王曰善下令敢有剽虜者以軍法從事辛巳金懷
州元帥王榮潞州元帥裴守謙澤州太守王珍皆以
城降壬午攻濟南水砦破之癸未徇山西遂克三關
不浹旬定四十餘砦兵至河衛喜曰河衛者彧門之
限也河衛既破則彧門不能守矣嚴實以兵來會請
自攻河衛天倪曰合達蒲瓦亦勍敵也實曰易與耳
保為公破之明日實與蒲瓦兵遇於南門合達兵自
比奄至實兵敗竟為所執天倪曰合達以實歸汴必
以今夕急命焉存杜必貴率壯士一千三百伏延津

柳灘渠夜縛實過延津遇存等與戰敗之實得脫歸
必貴戰死未幾帝命天倪四軍真定甲申夏大名總
管彭義斌以宋兵犯河朔天倪逆戰於恩州義斌敗
入保人名乙酉師還闕武仙之黨據西山腰木鐵壁
二砦以叛天倪往擣其巢穴盡擒殺之仙怨謀作亂
乃設宴邀天倪有知其謀者止天倪毋往天倪不從
遂為仙所殺天倪之赴真定也秉直容戒之曰觀武
仙之辭氣終不為我用宜備之天倪曰我以赤心待
人人或相負天必不容頓無慮秉直乃携其孫以擢
還北京至是人服其先識先是天倪嘗嘅夜歸有大

星隕馬前有聲心惡之未及禍天倪死時年三十九
妻程氏聞亂恐汚於賊乃自殺子五人其三人尚幼
俱死於難惟楫權在
楫字大濟歲己亥知中山府事尋從征南行軍萬戶
翼經略徇地蘄黃蕪士卒所向有功壬寅天澤引
楫入見太宗奏曰臣兄天倪死事時二子尚幼臣受
詔攝行府事今楫已成人乞解職授之帝嘉歎曰今
之爭官者多讓官者少鄉此舉殊可嘉尚朕自有官
與之即以楫為真定兵馬都總管佩金虎符辛亥朝
廷始徵包銀楫請以銀與物折仍減其元數詔從之

者為令各道以楮幣相貿易不得出境二三歲輒一
易鈔本日耗商旅不通楫請立銀鈔相權法人以為
便或請運鹽按籍計口給民以食楫爭其不可曰鹽
鐵從民貿易何可若差稅例配之議遂寢元氏民有
怨府倅於遣官者質之無實將抵之死楫力為營解
遣官曰是人陷汝輩死地而反救之何耶楫曰誅之
固足以懲後未若肯之以愧其心況人命至重豈宜
以妄言之故而加以極刑乃杖而遣之中統元年
真定路總管同判本道宣撫司事真定表山帶河山
爲三十餘城生殺進退咸倚辦決楫謹身率先

化信賞罰任賢良大貪亡極撫民成德之所本也
縣佐史有文學者三十餘人後皆知名會天澤言兵
民之柄不可併居一門行之請自臣家始詔即日解
綬歸卒年五十九子炫常德管軍總管烜知孟州事
同知東昌府事熾灌閣提舉煬僉齊西按察司事
權字伯衡勇而有謀初以權萬戶從天澤南征歲壬
子天澤以萬戶改河南經略使乃以權代其任甲寅
屯軍鄧州敗宋將高達於樊城己未世祖自將伐宋
權出迎於淮上世祖渡江次鄂州而憲宗崩世祖北
還乃命權總江上兵江北岸以戍成山中統元年降詔

獎諭賜金虎符授真定河間濟南邢洺衛輝等州路
并本烈以軍屯田州城民戶從邊頭守兵軍總管
萬戶其所屬千戶萬戶悉聽號令至元六年乃至闕
下問以征南之策對曰襄陽乃江陵之藩蔽樊城乃
襄陽之外郛我軍若先攻樊城則襄陽不能支拒不
戰自降矣然後駐兵嘉定擢武淮泗事必有濟帝嘉
其計七年宋兵侵邊權引兵趨荊子口大破之帝賜
白金五百兩權悉以分勞士卒宋將夏貴以船萬艘
載壯士欲奪江面權進攻破之帝賜以衣幣弓矢鞍
勒及而轉使千戶賈復引兵犯我荊路權戍破之賜

白金七百兩制授河南等路宣撫使未上賜金虎符
充江漢大都督總押軍馬總管屯田萬戶會天澤言
一門不可兼掌兵民之柄乃授權鎮國上將軍真定
等路總管兼府尹徙東平又徙河間卒
樞字子明父天安字全甫秉直仲子也歲癸酉從秉
直降太師木華黎以其兄天倪爲萬戶而領其大軍
中丁丑從征河間滄州叛人張致平之己卯從略地太谷
生擒鄜州驍將張從號張鐵槍者乙酉武仙殺天
倪於真定天安率衆來會天澤併力攻仙敗走之以
功授行北京元帥府事撫治真定庚寅宗聚亡叛之

西山羅古爲仙援其從趙和行間城中延僞副李
甲劉清管輸款爲內應户于城兩人是府大帥趣命
戮之天安揣知其詐請自鞫之果得其情遂斬和以
徇壬辰從伐金師還討劍盜梁萬蘇傑等悉平之甲
午宣權真定等路萬戶賜金符丙午入覲賜黃金五
十兩白狐裘一牝馬百乙卯卒樞年二十餘以勳臣
子知中山府有治績甲寅初籍新軍天澤以長兄二
子各有官位而仲兄之子未仕乃奏樞爲征行萬戶
隸以真定彰德衛州懷孟新軍戍唐鄧乙卯敗宋舟
師於泉下之鳥嘴灘賜金虎符戊午憲宗伐宋入自

劍從天澤詣行在朝帝于大散關帝勞之曰卿久鎮東方茲復遠來勤亦至矣樞對曰臣之祖父受國厚恩今陛下親御六師暴露萬里之外臣獨不能出死力以報萬分之一耶帝壯其言命為前鋒立宋劍州僑治於苦竹崖前阻絕澗深數百尺恃險而不備帝使樞偵之樞率健卒數十緣而下得其所以致師處以聞帝趣樞急取之宋人懼乃降翼日大宴帝顧皇后命錄樞酒且諭新附渠帥曰我國家自開創以來未有皇后賜臣下酒者特以樞奕世篤忠貞故寵以殊禮有能盡瘁事國者禮亦如之己未從天澤

敗宋將呂文德於嘉陵江追至重慶而還賜黃金五十兩白金二百兩錦一匹世祖即位改賜金虎符中統二年從天澤扈駕北征三年李璮叛據濟南從天澤往討之城西南有大澗亘歷山樞以一軍獨當其險夾澗而城豎木柵於澗中潦雨暴漲木柵盡壞樞曰賊乘吾隙俟夜必出命作葦炬數百置城上逮三鼓賊果至飛炬擲之風怒火烈弓弩齊發賊衆大潰自相蹂躪死者不可勝計未幾璮伏誅至元四年宋兵圍開達諸州以樞為左壁總帥佩虎符凡河南山東懷孟平陽太原京兆延安等軍悉統之宋兵聞

解去六年高麗人金通精據珍島以叛討之歲餘平下七年進樞昭勇大將軍鳳州經略使樞至謂諸將佐曰賊勢方張未易力勝況炎暑海氣蒸鬱弓力弛弱弩不可用宜分軍為三多張旗幟以疑之吾與諸君潛師擣其巢穴破之必矣與戰大破之其地悉平十二年復以萬戶從丞相伯顏伐宋賜錦衣一襲鞍一弓一矢百甲十注馬十二匹仍給天澤帳下士十人以從宋平署安吉州安撫使時新附之初民所在依險阻自保樞以威信招懷之復業為民者以千萬計十四年移疾還十九年起為東京路總管辭不赴

二十三年拜中奉大夫山東東西道宣慰使治濟南又治益都二十四年卒年六十七子燿昭勇大將軍左衛親軍都指揮使佩金虎符煇奉訓大夫祕書丞

史天祥

史天祥父懷德尚書秉直之弟也歲癸酉大師國王木華黎從太祖伐金天祥隨秉直迎降於涿木華黎命懷德就領其黑軍隸帳下署天祥都鎮撫選降卒之武勇者二百人使領之招徠丁壯得衆萬餘從攻文安大城滄濱長山等二十餘城東下臨沂

家三州所至皆先發詔賜以銀符從大軍攻燕不克
甲戌略地高州拔惠和金源和衆龍山利建富庶等
十五城惟大寧固守不下天祥獲金將完顏胡速木
華黎欲殺之天祥曰殺一人無損於敵適驅天下之
人爲吾敵也且其降時嘗許以不死今殺之無以取
信於後不若從而用之乃以爲千户復合衆攻其城
懷德先登擒其二將爲流矢所中殁于軍乃以所統
黑軍命天祥領之天祥憤痛其父之死攻之愈急乙
亥與大帥烏野兒降其北京留守銀答忽同知烏古
倫進攻北京傍近諸寨磨雲山王都統首詣軍門降

天祥命入列崖擒都統不剌釋其縛仍曉以大義不
剌感泣願效死天祥察其誠許與王都統往說降城
子崖王家奴乃命三人各將舊卒付空名告身使諭
樓子崖等二十餘寨悉降得老幼數萬勝兵八千西
乾河答魯五指山楊趙奴獨固守不下天祥擊之六
小有餘戰趙奴死答魯敗走得戶二萬授西[illegible]
兵馬興州節度使趙守[illegible]天祥與烏野兒分道討
平之答魯復聚衆攻龍山以[illegible]刺烏野兒中會隨陷
馬天祥馳救得免復[illegible]出戰大敗之斬首八千級
氏前[illegible]戰死進克中興府張致盜據錦州從木華黎討

平之會契丹漢軍擒關羸復利州殺劉祿於銀冶斬首
五十級尖山香爐紅螺塔山大蟲駱駝團崖諸寨悉平
虜生口萬餘得錦州舊將杜節所黑軍五百人即命統
之丙子春覲太祖於魚兒濼賜金符授提控元帥拔蓋
金蘇復等州獲金完顏奴耶律神都馬還鎮國上將軍
利州節度使所部降民都總管監軍兵馬元帥丁丑夏
山賊祁和尚據武平討平之縛金將巢元帥又滅重兒
盜衆萬人於興州之東河巳卯權兵馬都元帥蒙古漢
軍黑軍並聽節制下河東平陽河中嵐絳石隰吉鄜
寧八十餘城庚辰至真定木華黎使天祥攻城天祥因

謂曰攻之恐戮及無辜不如先往諭之苟其不從加兵
未晚木華黎許之天祥往見守將武仙諭以禍福仙悟
乃降吾也而請留天祥守真定木華黎曰天下未定智
勇之士可離左右乎吾將別處之乃以秉直之子天倪爲
河北西路兵馬都元帥鎮真定以天祥爲左副都元帥
餘如故引兵南屯邢西通水山下仙兄貴以萬人壁於
山上負固不下天祥携完顏胡速及黑軍百人由鳥道
扳援而上盡擒捕之仙驚曰公若有羽翼者不然何其
能也遂下邢磁相三州從戰黃龍岡破單勝兖三州木
華黎圍東平久不下[illegible]也而不盡力將手斬之天祥請

代攻木華黎嘗伏兵下一之兵已鐵鎖并被之要戰
不已木華黎使人止之曰爾力竭矣宜少休後以金
鞍名馬與之辛巳從取綏德鄜坊等五十餘城壬午
木華黎攻青龍金勝諸堡花帽軍堅守不下既破欲
屠之天祥力諫而止獲壯士五千人癸未太還軍河
中木華黎上其功賜金虎符授蒙古漢軍兵馬都元
帥總十二萬戶鎮河中冬徇西夏破賀蘭山遇敵
射傷頰出血口為之瘖甲申歸北京授右副北京等
七路兵馬都元帥庚寅朝太宗於盧朐河乞致仕不
允辛卯太宗用兵河南強之從行轉漕河上給餉諸

軍壬辰命天祥領汴京百工數千屯霸州之益津行
元帥府事賜錦衣一襲初天祥攻中流矢鏃入頰骨
不能出至是金瘡再發鏃自口出睿宗聞而閔之授
海濱和衆利州等處總管兼領昭州御衣局人匠都
達魯花赤行北京七路兵馬都元帥府事憲宗即位
錫仍舊職戊午秋九月以疾卒年六十八天祥幼有
大志長身騎射力絕人性不嗜酒喜稼穡好施予乙
未括戶縱其奴千餘口俾為民貌雖喪明遂民樂民
之心本睿之也子彬江東提刑按察司使擢灃州

列傳卷第三十五　元史百四十八

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臣宋濂　翰林待制承直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臣王禕等奉
勅修

董俊　子文炳　文用　文直

董俊字用章真定藁城人少力田長涉書史善騎射
金貞祐間邊事方急藁城令立的募兵射一中者拔
為將俊應命一發破的遂將所募兵迎敵歲
乙亥國王木華黎帥兵南下俊以衆降己卯以勞擢知
中山府佩金虎符行[illegible]武[illegible]真定[illegible]
應[illegible]從[illegible]後[illegible]定[illegible]走[illegible]武[illegible]

來附[illegible]春金人發兵益傑治中李全據中山應之
俊軍時屯曲陽從戰[illegible]戰敗之黃山下仙脫走獻
捷于太師木華黎由是陞以降木華黎承制授俊龍虎
衛上將軍行元帥府事駐藁城俊嘗謂木華黎曰武
仙不可測後必為我患請備之木華黎然其言承
制授[illegible]副元帥[illegible]城降為泉州說其衆[illegible]閣
[illegible]事一[illegible]俊[illegible]都元帥[illegible]人俛[illegible]真[illegible]以
叛穿邢洺皆[illegible]俊提兵[illegible]居[illegible]開戰士不滿
千人拒守水[illegible]攻之[illegible]所利乃縱兵蹂禾稼
癸[illegible]之日[illegible]而奪之食無[illegible]不[illegible]也隨

兒而去俊出兵於狩之俘敗走久之俊復夜入真定
僵走死乃納史天倪弟天澤為帥壬辰會諸軍圍汴
明年金主棄汴奔歸德遂圍之金兵夜出薄諸軍壘
水俊力戰死焉時年四十有八俊早喪父事母以孝
聞歲時廟祭非疾病跪拜必盡禮子雖孩乳亦使之
序拜曰祀以孝先也禮儀如是待族親故人皆有恩
意里老家僮亦接之有道見士未時以待其軸為貧延
歸教諸子嘗曰射百日事耳詩書非積學不通屢誡
諸子曰吾一農夫耳遭亂多故徒以忠義事人僅
立門戶深願汝曹力田讀書勿求仕進為吾累也俊

元史列傳卷三十五 二

忠實口訥不為矯異險少移臨陣勇氣懾眾矢石間
怡然若無事雖中傷亦不為動每戰為拔為人曰焉
華軍援閻司壯故戰必持矛先士卒或諫止之俊
曰我人臣也職在前不死乃趨後乎先是戊子
歲朔州行省諸將獻戶口各增數要利吏請如眾俊
曰民實少而欺以為多他日上需求無應必重斂以
承命是我獨利行民則困也行省府時狂男子三
十餘人期日作亂事覺戎兵執縛餘盡釋之深冀間
叛人亡為不能連逮者數萬人有司議當族俊
方以己意赤安郎殺使劉成叛降武仙於

歲成州俊下令曰逆者一人餘能去逆即忠義士與其
家財仍奏官之眾果夾成降沃州民砦天臺為盜既
破將之他將利其子女欲坑之俊曰城降而俘其家
仁者不為也眾義不取南征時人多歸俊願為奴者
既全其家歸悉縱為民鄰境人有被掠賣者亦與直
贖還之其天性之美類如此俊器度弘遠善戰而不
妄殺故人樂為之用大小百戰無不克捷為政寬明
勇人諳治田廬必召與歡語有情者則懲罰之故其
殁也民推思其去也贈翊運効節功臣太傅開府
儀同三司上柱國封壽國公謚忠烈加贈推忠翊運

元史列傳卷三十五 三

效節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改封趙國公
子文炳文蔚文用文直文忠文炳自有傳
文蔚字彥華俊之次子也重厚寡言不事嬉戲立志
勤苦讀書志備及長善騎射膂力絕人事母至孝接
人謙恭凡所與交者賤長幼待之無異至於一揖必
正容端體俛首幾至于地徐徐起拱人所難能兄文
炳為槀城令為精於政家務悉委之凡供給祭祀賓
客之事無不盡心癸丑起民兵南征文炳命文蔚率
十有七人私整鞍馬衣甲自為一隊與眾軍渡淮甲
寅世祖以大理還駐六盤山文炳以文蔚孝謹公勤

司委以事解所佩金符以授帝嘉賞之授槀城等處
行軍千戶南鎮鄧州與荊襄接境沿邊城壁未竣是
年冬十一月修光化乙卯立沘陽丙辰築襄陽文蔚
悉揔之治板幹具畚鍤備候望置木石程其工力時
大饑饉藥其疾病見輒給食告撫之弗事役
米粟成同他將領役夫不恤所吾今董役
者患若此我曹安忍負之各盡力成之丁巳攻襄樊
又虜據漢江北阻湖水卒不得渡文蔚夜領兵士於
淵水伏隘之處伐木拔根立於水實以薪草為橋梁
頃之即成全軍師悉渡閱已合城中大驚異之文蔚

復統拔都軍以當前行奪其外城論功居最己未憲
宗伐宋入川蜀文蔚率沿𣲖鄧之選兵西上由復州
歷紙關而劍閣諸州平地不能守置州治於山師行
大獲雲頂長寧苦竹諸砦長驅而前至釣魚山崖壁
嶮峭崖一徑可登恃險阻未即降帝命攻之文蔚以
次往攻麾激厲將士挾雲梯冒飛石履崎嶇以登且
抵其寨以戰頃之兵士被傷頗還帝親見之加以賞
賚中統元年世祖置武衛軍文蔚以鄧兵入為千戶
帝北狩留屯上都三年李璮以濟南叛文蔚以麾下
軍圍其南面春秋力戰城破璮誅奏功還至元五年

七月十七日以疾卒于上都之崇山第文忠時為樞
密僉院乞護柩南還帝憫之泰定中贈明威將軍
僉右衛使司事上騎都尉追封隴西郡伯
文用字彥材俊之第三子也生十歲父死長兄文炳
教諸弟有法文用學問早成弱冠試詞賦中選將以
真定槀城奉莊聖太后湯沐庚戌太后命文用
偕來上文用始從文炳謁太后于和林城世祖在潛
邸命文用主文書講說帳中常見許重癸丑世祖受
命憲宗自河西征雲南大理文用與弟文忠從軍督
糧械贊軍務丁巳世祖令授皇子經是為北平王雲

南王也又命召遺老竇默姚樞李俊民李冶魏璠於
四方己未伐宋文用發沿邊蒙古漢人諸軍理軍需
將攻鄂州宋賈似道呂文德將兵來拒水陸軍容甚
盛九月世祖臨江閱戰文炳求先進戰文用與文忠
請偕行世祖親料甲冑擇大艦授之大破宋師世
祖即位建元中統文用持詔宣諭邊郡且擇諸軍充
侍衛七月置中書左丞張文謙宣撫大名等路奏
文用為左右司郎中二年八月以兵部郎中參議都
元帥府事三年李璮叛據濟南從元帥闊闊帶統兵
誅之山東平阿朮奉詔伐宋召文用為其屬文用辭

曰新制諸侯總兵者其子弟勿復任兵事今吾兄文
炳以經畧使總重兵鎮山東我不當行阿朮曰潛邸
舊臣不得引此為說文用辭不行至元改元召為
西夏中興等路行省郎中中興自渾都海之亂民間
相恐動竄匿山谷文用至鎮之以靜乃為書置通衢
諭之民乃安於是始開唐來漢延秦家等渠墾中興西涼
甘肅瓜沙等州之土為水田若干於是民之歸者戶
四五萬悉授田種頒農具更造舟置黃河中受諸部
落及潰叛之來降者時諸王只必鐵木兒鎮西方其
下縱橫需索無算省臣不能支文用坐幕府輒面折

以法其徒積忿譖文用於王王怒召文用使左右雜
問之意叵測文用曰我天子命吏非汝等所當問請
得與天子所遣為王傅者辨之王即遣其傅訊文用
其傅中朝舊臣不肯順王意文用謂之曰我漢人生
死不足計所恨者仁慈寬厚如王以重戚鎮遠方而
其下毒虐百姓淩暴官府傷王威名於事體不便因
歷指其不法者數十事其傅驚起去白王王即召文
用謝之曰非郎中我殆不知郎中持此心事朝廷宜
勿怠自是譖不行而省府事頗立二年入奏經畧事
宜以上旨行之中興遂定八年立司農司授山東

東西道巡行勸農使山東自更叛亂野多曠土文用
巡行勸勵無間幽僻入登州境見其墾闢有方乃以郡
守移剌某為能作詩表異之於是列郡咸勸地利畢
興五年之間政績為天下勸農使之最十二年丞相
安童奏文用為工部侍郎代紇石里紇石里阿合馬
私人也其徒譖文用於帝混相即使臨大曰自紇
石里去工部侍郎不給廩大臣且瘦死帝怒從召治
之因急撫文用入見帝望見曰董文用乃為爾治廬
舍者耶吾不聞別令取給有司十三年出文用為衛
輝路總管佩金虎符郡當衝要民為兵者十之九餘

皆羸弱貧病不堪力役會仍得江南圖籍金玉財帛
之運日夜不絕于道驛衛騷輸日役數千夫文用憂
之曰吾民弊矣而又重妨耕作殆不可乃從轉運主
者言州縣吏卒足以備用不必重煩吾民也主者曰
汝言誠然萬一有不虞即罪將安歸文用即手書具
官姓名保任之民得以時耕而運事亦不廢諸郡運
江淮粟于京師衛當運二十五萬石文用計口民籍可役者
無幾且以冰凍水涸舟不能以行至而化為期會甚束
運而民已困矣乃集旁郡通守會議置法民力以舒
十四年尚書省言衛輝過水河上源通沁水北東合流

以便漕者文用曰衛為郡地最下大雨時行沁水溢出百十里間雨更甚水不得達于河即浸淫衛今又引之使來豈惟無衛將無大名長蘆矣會朝廷遣使相地形上言衛州城中浮屠最高者纔與沁水平勢不可開也事遂寢十六年受代歸田里築室數椽僅避風雨讀書賦詩怡然燕居裕宗在東宮數為臺臣言董文用勳舊忠良何以不見用十八年臺臣奏起文用為山北遼東道提刑按察使不赴十九年朝廷選用舊臣召文用為兵部尚書自是朝廷有大議未嘗不與聞二十年江淮省臣有欲專肆而

惡糾察官建議行臺隸行省詔下集朝臣議之文用議曰不可御史臺譬臥虎雖未噬人人猶畏其為虎也今虛名僅存紀綱猶不振一旦摧抑之則風采蕭然無可復望者矣昔阿合馬用事商賈賤役皆行賄入官及事敗欲盡去其人當時以為不可使阿合馬售私恩而朝廷斂怨也乃使按察司考其不可者然後吏有所憚民有所赴[illegible]國家當飭勵之不可摧抑也帝從文用[illegible]書遷翰林集賢二院學士知秘書監[illegible]世榮以貨利得幸權要[illegible]

必能克成功乃建議曰我立法治財視常歲當倍增而民不擾也詔下會議人無敢言者文用陽問曰此錢取於右丞之家耶將取之於民耶取於右丞之家則不敢知若取諸民則有說矣牧羊者歲嘗兩剪其毛今牧人日剪其毛而獻之則主者固悅其得毛之多矣然而羊無以避寒熱即死且盡毛又可得哉民財亦有限取之以時猶懼其傷殘也今盡刻剝無遺猶有百姓乎世榮不能對丞相安童謂坐中曰董尚書真不虛食俸祿者議者出皆讚文用曰君以一言折聚斂之臣而厚邦本真仁人之言哉世榮竟以是

得罪二十二年拜江淮行中書省參知政事文用力辭帝曰卿家世非他人比朕所以任卿者不在錢穀細務也卿當察其大者事有不便但言之文用遂行行省長官者素貴多傲同列莫敢仰視跪起稟白如小吏事上官文用至則坐堂上侃侃與論是非可否無所遷就雖數忤之不顧也有以帝命建佛塔於宋故宮者有司奉行甚急天大雨雪入山伐木死者數百人猶欲併建大寺文用謂其人曰非時役民民不堪矣少徐之如何長官者曰參政奈何格上命耶文用曰非敢格上命今日之困民力而失民心者豈上

意服其人言江吏稍寬民力二十三年朝廷將用兵
海東徵斂益急有司又爲奸利文用請入奏事大略
言疲國家可寶之民力取僻陋無用之小邦列其條
目甚悉言上事遂罷二十五年拜御史中丞文用曰
中丞不當理細務吾當先舉賢才乃舉胡祗遹王惲
雷膺荊幼紀許楫孔從道十餘人爲按察使徐琰魏
初爲行臺中丞當時以爲極選方是時桑哥當國恩
寵方盛自近戚貴人見之皆屏息遜避無敢誰何文
用以舊臣任中丞獨不附之桑哥令人風文用頌己
功於帝前文用不荅桑哥又自謂文用曰百司皆具
食於丞相府矣文用又不荅會朔方軍興糧糗粗備
而誅求愈急文用謂桑哥曰民急矣外難未解而內
伐其根本丞相宜思之於是遠近盜賊蜂起文用持
外郡所上盜賊之目謂桑哥曰百姓豈不欲生養安
樂哉急法苛斂使至此爾御史臺所以救政事之不
及丞相當助之不當抑之也御史臺不得行則民無
所赴愬民無所赴愬而政日亂將不止於臺事之不
行也忤其意益深乃摭拾臺事百端文用日與辨論
不爲屈於是具奏桑哥奸狀詔報文用語密而外人
不知也桑哥日誣譖文用于帝曰在朝惟董文用戇

傲不聽令沮撓尚書省請痛治其罪帝曰彼御史之
職也何罪之有且董文用端謹朕所素知汝善視之
遷大司農時欲奪民田爲屯田文用固執不可遷爲
翰林學士承旨二十七年隆福太后在東宮以文用
舊臣欲使文用授皇孫經具奏上以帝命命之文用
每講說經旨必附以朝廷故事丁寧譬喻反復開悟
皇孫亦特加敬禮三十一年帝命文用以其諸子入
見文用曰臣蒙國厚恩死無以報臣之子何能爲命
至再三終不以見是歲世祖崩成宗將即位上都太
后命文用從行既即位巡狩三不剌之地文用曰先
帝新棄天下陛下巡狩不以時還無以慰安元元宜
趣還京師且至尊人君猶北辰然居其所而衆星拱
之不在勤遠略也帝悟即日可其奏是行也帝每召
入帳中問先朝故事文用亦盛言先帝虛心納諫問
因經世之務談說或至夜半文用自先帝在每燕
與業[illegible]大臣同列裕宗嘗就櫟上賜酒使毋下拜跪
飲皆異數也帝在東宮時正旦受賀於衆中見文用
召使前曰吾向[illegible]甚稱汝賢親取酒飲之至
是眷賚益厚元年詔修先帝實錄陞資德大夫知制
誥兼修國史文用於祖宗世系功德近戚將相家世

勑館省記憶貫穿史館有所考究質問文用應之無遺失大德元年上章請老賜中統鈔萬貫官一子鄉郡侍養六年六月戊寅以疾卒年七十有九子八人士貞士亨士楷士英士昌士恒士廉士方士恒銀青光祿大夫少保壽國公謚忠穆

文直字彥正俊之第四子也剛毅莊重能通經史法律爲藁城長官佩金符以兄文炳及季弟文忠去事世祖次文用亦在朝俱有仰於家而食者餘百口文直勤儉始終不替內則養生送死之合禮外則中表賓客之中度奉上接下一敬一愛謂乎其難也

性好施而通仁里閭或貧不自立每陰濟其急不使之知思所從來微至僮僕必手予衣食或止之曰不忍以其賤遺吾愛心及棄官浮沉里社任真適意親賓過從輒置酒相勞家門日以烜赫己獨恬然不見諸辭色以壽卒年五十有二

文忠字彥誠俊第八子也歲壬子入侍世祖潛邸王知讀書嘗問文忠能之乎文忠曰吾少讀書惟知入則孝於親出則忠於君而已詩非所學也癸丑從征南詔己未伐宋與兄文炳文用敗宋兵於陽羅堡中統元年世祖即位置符寶局以文忠爲

郎授奉訓大夫居益近密嘗呼董八而不名文忠不爲容悅隨事獻納中禁事秘外多不聞至元二年安童以右丞相入領中書建陳十事言皆文忠曰丞相若有賢名公秉政之始人方傾聽可請不得後何以爲遂從旁代對懇惻詳切如身條是疏者始得允八年侍講學士徒單公履欲奏行貢舉知帝於釋氏重教而輕禪乃言儒亦有之科舉類教道學類禪帝怒召姚樞許衡與宰臣廷辨文忠自外入帝曰汝日誦四書亦道學者文忠對曰陛下每言士不治經講孔孟之道而爲詩賦何關修身何益治國由是海

內之士稍知從事實學臣今所誦皆孔孟之言焉知所謂道學而俗儒守亡國餘習欲行其說故以是上惑聖聰恐非陛下教人修身治國之意也事遂止十一年伐宋民間供餽文忠奏請免之帝從之帝嘗見宋降將從容問宋所以亡者以似道爲國薄武人而重文儒將士怨之故所至争解甲歸命也帝問文忠此言何如文忠曰似道薄汝矣而君則貴汝以官富汝以財未嘗薄汝也有怨於似道而移於君不肯一戰社國亡如臣節似道薄汝者非須知汝者不足恃乎帝深

者之有旨徙大都總戶於都中又以冬止之又請罷
官罽田器之稅馳民自爲時多盜詔犯者皆殺無赦
在處繫囚滿獄文忠言殺人取貨與竊一錢者均死
慘黷莫甚恐乖陛下好生之德敕革之或告漢人毆
傷國人及太府監屬盧甲盜剪官布帝怒命殺以懲
衆文忠言今刑曹於囚罪當死者已有服辭猶必詳
讞是豈可因人一言遽加之重典宜付有司閱實以
俟後命乃遣文忠及近臣突薛分覈之皆得其誣狀
遂詔原之帝因責侍臣曰方朕怒時卿輩皆不敢言
非董文忠開悟朕心則殺二無辜之人必取議中外

矣因賜文忠金尊曰用旌卿直裕宗亦語宮臣曰方
天威之震董文忠從容諫正實人臣難能者太府監
屬奉物詣文忠泣謝曰鄙人賴公後生文忠曰吾素
非知子所以相救於危急者蓋爲國平刑豈望子見
報哉却其物不受自安童北伐阿合馬獨當國柄大
立親黨懼廉希憲復入爲相害其私以希憲以右
丞行省江陵文忠言希憲國家名臣今宰相虛位不
可使久居外以孤人望宜早召還從之十六年十月
奏曰陛下始以燕王爲中書令樞密使纔一至中書
自冊爲太子累使明習軍國之事然十有餘年終守

謙退不肯預政非不能也蓋朝廷處之未盡
其事稟太子已奏決而始啟太子是使臣子而可否
君父之命故惟有嘿默遜避而已以臣所知不若令
有司先啟後聞其有不安者則以詔敕斷之庶幾
理順而分正太子必不敢辭其責矣帝即日召大
臣面諭其意使行之後謂太子曰董八崇立國本者
其初忘之耶向者嘗言不講明下省材賢制敕
以僧中書風時近習奏請之事帝銳意欲行之詔廷
臣議其翰林學士承旨王磐曰如是行商之事
設六人官使南方後臣之臣守之法用學問何爲

必令可臣與者三門近臣奏以文忠爲侍中及其屬
以十人臣從侍言曰陛下將別置省此實其時然
然人則可以寬聖心新民聽令盜許之臣與居其
間不可具指文忠文忠然辯曰上無猜臣不盜
不許今在臣而上意實在臣其難言臣盜何事
帝令言者出文忠循訴不止且攻其害國之數帝曰
朕自知之彼不言汝也其人忌文忠欲中害之然以
文忠清慎無過乃奉鈔萬緡爲壽求交驩文忠却之
文炳爲中書左丞卒太傅伯顏乃表文忠可相以從
其兄之下文忠辭曰臣兄有平宋新方之勞可居是任

臣營給事居中所以何力致可居西疆乎十八年陞
典瑞司爲監即爲卿仍以文忠爲之授正議大夫僉
授資德大夫僉書樞密院事卿如故車駕行幸詔文
忠毋扈從留居大都凡宮苑城門直舍徼道環衛紅
也禁兵太府少府軍器尚乘諸監皆領焉兵馬司
舊隸中書併付文忠時權臣累請奪歸中書不報是冬
十月二十有五日晨將入朝忽得疾帝遣中使持
藥投救不及遂卒甚悼惜之賻鈔數十萬後以制贈光
祿大夫司徒封壽國公謚忠貞

嚴實 子忠濟 忠範

嚴實字武叔泰安長清人略知書志氣豪放不治生
産喜交結施與落魄里社間屢以事繫獄俠少輩爲
出死力乃得脫去癸酉秋太祖率兵自紫荊口入分
略山東河北河東所歸全東平行臺調民爲兵以實
爲衆所服命爲百戶甲戌泰安張汝楫據靈巖遣
別將攻長清實破走之以功授長清尉戊寅擢長清
令宋取益都乘勝而西行臺檄實備芻糧爲守禦計
實出督租比還而長清破儀以兵從之有譖于行臺
者謂實與宋有謀行臺以兵圍之實挈家避青崖宋
因以實爲濟南治中分兵四出所至無不下於是太

行之東皆受實節制庚辰三月金河南軍攻彰德守
將單仲力不支數求救實請於主將張林林逗遛不
行實獨以兵赴之比至而仲被擒實知宋不足恃七
月謁太師木華黎於軍門挈所部彰德大名磁洺恩
博滑濬等州戶三十萬來歸木華黎承制拜實金紫
光祿大夫行尚書省事進攻曹濮單三州皆下之偏
將李信留鎮青崖寄有罪懼誅乘實之出殺其家屬
降于宋冬實以兵復青崖擒信誅之進攻東平金
守將和立剛棄城遁實入居之壬午宋將彭義斌率
師取京東州縣實將晁海以青崖降盡掠實家義斌

東西下郡縣多歸之乙酉四月遂圍東平實潛約大
將孛里海合兵攻之兵久不出城中食且盡乃與義
斌連和義斌亦欲藉實而河朔而後圖之尚以兄事
實時麾下衆尚數千義斌悉以付實而青崖爲質者
則留不遣七月義斌下真定道西山與孛里海等軍
相望分實以麾下兵陽助而陰伺之實知勢迫急起
孛里海軍與之合是時義斌戰宋兵潰擒義斌不旬
月京東州縣復爲實有是冬木華黎之弟帶孫取彰
德明年以實東平明年木華黎之子孛魯取益都
實詣行功下庚寅四月朝太宗于牛心之幄殿帝賜

之坐宴享終日賜以虎符數顧實謂侍臣曰嚴實真
福人也甲午朝于和林授東平路行軍萬戶偏裨賜
金符者八人先是實之所統凡五十餘城至是惟德
兗濟單隸東平乙未九月詔實毋事征伐以彰德既
下又破水柵帶孫怒其久不下驅老幼數萬欲屠之實
曰此國家舊民吾兵力不能及為所脅從果何罪耶
帶孫從之繼破濮州復欲屠之實曰百姓未嘗敵我
豈可與執兵刃者同戮不若留之以供芻秣俟人免
者又數萬其後於曹楚丘定陶上黨皆然時兵由武
關出襄鄧實在徐邳間以為河南破屠戮必多乃載

元史列傳卷三五　十六

金繒往贖之且約束諸將毋敢妄有殺掠靈壁一縣
當誅者五萬人實悉救之會大饑民北徙者多餓死
又法禁匿逃者保社皆坐逃亡無所託殭尸蔽野實
命作糜粥盛置道傍全活者衆實部曲有逃歸益都
者數十人益都破皆獲之以為必殺實置不問王義
深者義斌之別將聞義斌敗將奔河南實族屬在東
平者皆為所害河南破實獲義深妻子厚周卹之送
還鄉里終不以舊怨為嫌其寬厚長者類若此庚子
卒年五十九遠近悲悼野哭巷祭旬月不已中統二
年追封實為魯國公謚武惠子忠貞金紫光祿大夫

忠濟忠嗣忠範忠傑忠裕忠祐
忠濟一名忠翰字紫芝實之第二子也儀觀雄偉善
騎射辛卯從其父入見太宗命佩虎符襲東平路行
軍萬戶管民長官開府布政一法其父養老尊賢治
諸道第一領兵略地淮漢偏裨部曲戮力用命定
憲宗即位之始皆加褒寵忠濟初統千戶十有七
卯朝命括新軍山東益兵二萬有奇忠濟弟忠嗣
範為萬戶以次諸弟暨勳將之子為千戶城戍宿
蘄縣而忠濟皆統之己未以從伐詔率師由間
道會鄂親率勇士梯衝登城師還忠濟選勇敢二千

元史列傳卷三五　十九

命千戶將之甲仗精銳所向無前大臣有言其威
太盛者中統二年召還京師命忠範代之忠濟治
平日借貸於人代部民納逋賦歲久愈多及謝事
家執文券來徵帝聞之悉命發內藏代償東平廟
學故隘陋改卜高爽地于城東教養諸生後多顯者
幕僚如宋子貞劉肅李昶徐世隆俱為名臣至元二
十三年特授資德大夫中書左丞行江浙省事以老
辭二十九年賜鈔萬五千緡宅一區召其子瑜入侍
三十年卒忠濟統理六郡凡十一年爵人命官生殺
予奪皆自己出及謝事大小貴而能貧安于義命世

以近鄉之後謚莊孝

忠嗣實之第三子也少從張澄商挺李槙學略知經史大義章奏其兄忠濟授以東平人匠總管遙領單州防禦使事乙卯充東平路管軍萬户丁巳從忠濟略地揚州取邵伯[illegible]戰功己未南征從忠濟渡淮分兵出桂東[illegible]兵相拒三晝夜殺獲甚衆始達鄂州及渡江[illegible]分部攻城九十餘日戰甚力師還授金虎符中統三年李璮叛宋兵攻蘄州勢張甚徐州總管李杲哥降于宋齊山寨爲宋兵所據忠嗣從大帥按脫救邳縣復徐州執李杲哥殺之改鄒之嶧山勝之牙山多所俘獲按脫論功以聞賜銀二百兩幣五十端四年[illegible]青齊之亂居大濟者子弟不得親政於是罷官家居至元十年卒

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臣宋濂　翰林待制承直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臣王禕等奉
勑脩

耶律留哥

耶律留哥契丹人仕金爲北邊千户大祖起兵朔方金人疑遼遺民有他志下令遼民一户以二女真户居防之留哥不自安歲壬申遁至隆安韓州糾壯剽掠其地州發卒追捕留哥皆擊走之因與耶的合勢募兵數月衆至十餘萬推留哥爲都元帥耶的副之營帳百里威震遼東太祖命按陳那衍渾都古行軍至遼遇之問所從來留哥對曰我契丹軍也往附大國道阻馬疲故逗留於此按陳曰我奉旨討女真適與爾會庸非天乎然爾欲效順何以爲信留哥乃率所部會按陳于金山刑白馬白牛登高北望折矢以盟按陳曰吾還奏當以征遼之責屬爾金人遣胡沙帥軍六十萬號百萬來攻留哥聲言有得留哥骨一兩者賞金一兩肉一兩者賞銀亦如之仍世襲千户留哥度不能敵亟馳表聞帝命按陳孛都歡阿魯都罕引千騎會留哥與金兵對陣于迪吉腦兒留哥以姪安奴爲先鋒横衝胡沙軍大敗之以所俘輜

重獻帝召按陳還而以可特哥副留哥屯其地衆以
遼東未定癸酉三月推留哥爲王立妻姚里氏爲妃
以其屬耶廝不爲郡王坡沙僧家奴耶的李家奴等
爲丞相元帥尚書統古與著撥行元帥府事國號遼
甲戌金遣使青狗誘以重祿使降不從青狗度其勢
不可反臣之金主怒復遣宣撫萬奴領軍四十餘萬
攻之留哥逆戰于歸仁縣北河上金兵大潰萬奴收
散卒奔東京安東同知阿憐懼遣使求附於是盡有
遼東州郡遂都咸平號爲中京金左副元帥移剌都
以兵十萬攻留哥拒戰敗之乙亥留哥破東京可特

哥娶萬奴之妻李僊娥留哥不直之有隙既而耶廝
不等勸留哥稱帝留哥曰向者吾與按陳那衍盟願
附大蒙古國削平疆宇倘食其言而自爲東帝是逆
天也逆天者必有大咎衆請愈力不獲已稱疾不出
潛與其子薛闍奉金幣九十車金銀牌五百至按坦
孛都罕入覲帝曰漢人先納款者先引見太傅阿海
奏曰劉伯林納款最先帝曰伯林雖先然迫於重圍
而來未若留哥仗義效順也其先留哥既見帝大悅
謂左右曰凡留哥所獻白之於天乃可受遂以白幕
陳於前七日而後納諸庫因問攜何官對曰遼王帝

命賜金虎符仍遼王又問戶籍幾何對曰六十餘萬
帝曰可發三千人爲質遣蒙古三百人往取之汝
亦以人偕往留哥遣大夫乞奴安撫禿哥與俱且命
詔可特哥曰偕[illegible]之[illegible]法[illegible]其拘縶以來
可特哥懼與耶廝不等紿衆曰留哥已死遂以其
衆叛殺所遣三百人惟三人以歸[illegible]留哥曰
爾母以衆叛[illegible]封汝爵也草青馬肥
可由甲兵私取家孥丙子乞奴金山青狗統古與
推耶廝不僭帝號於澄州國號遼改元天威以留哥
兄獨剌爲平章置百官方閱月其元帥青狗叛歸于

金耶廝不爲其下所殺推其丞相乞奴監國與其行
元帥鴉兒分兵民爲左右翼屯開保州關金盖州守
將衆家奴引兵攻取之留哥引蒙古軍數千適至得
兒獨州并虜姚里氏戶二千鴉兒引敗軍東走留哥
追擊之逐度遼河招撫懿州廣寧徙居臨潢府乞奴
走高麗爲金山所殺金山又自稱國王改元天德統
古與從殺金山而自立喊舍又殺之亦自立戊寅留
哥引蒙古契丹軍及東夏國元帥胡土兵十萬圍喊
舍高麗助兵四十萬克之喊舍自經死徙其民於西
樓自乙亥歲留哥北覲遼東反覆耶廝不僭號已七

餘日金山二年統古與喊舍亦　二年至己卯春留
哥復定之庚辰留哥卒年五十六妻姚里氏入奏時
帝征西域皇太弟承制以姚里氏佩虎符權領其衆
者七年丙戌帝還姚里氏携次子善哥鐵哥永安及
從子塔塔兒孫收國奴見帝于河西阿里湫城帝曰
健鷹飛不到之地爾婦人乃能來耶賜之酒慰勞甚
至姚里氏奏曰留哥既沒官民乏主其長子薛闍扈
從有年願以次子善哥代之使歸襲爵帝曰薛闍今
爲蒙古人矣其從朕之征西域也回回圍太子於合
迷城薛闍引千軍救出之身中槊又於蒲華尋思干

城與回回格戰傷於流矢以是積功爲拔都魯不可
遣當令善哥襲其父爵姚里氏拜且泣曰薛闍者留
哥前妻所出嫡子也宜立善哥者婢子所出若立之
是私己而蔑天倫婢子竊以爲不可帝嘆其賢給驛
騎四十從征河西賜河西俘人九口馬九匹白金九
錠幣器皆以九計許以薛闍襲爵而留善哥塔塔兒
收國奴於朝惟遣其季子永安從姚里氏東歸丁亥
帝召薛闍諭曰昔女真殺爾父起兵自遼東會朕
師又能割愛以爾事朕其用貞慤可尚繼而奸人𢗅
廝不等叛人民離散欲令爾父子之刈者今豈無人

乎朕以兄弟視爾父則爾猶吾子爾父亡矣爾其與
吾弟孛魯古台並轄軍馬爲第三千戶薛闍受命己
丑從太宗南征有功賜馬四百牛六百羊二百庚寅
帝命與撒兒台東征收其父遺民移鎮廣寧府行廣
寧路都元帥府事自庚寅至丁酉連征高麗東夏萬
奴國復戶六千有奇戊戌薛闍卒年四十六子收國
奴襲爵行廣寧府路總管軍民萬戶府事易名石剌
征高麗有功辛亥憲宗以石剌爲國宣力者三代命
益佩更造所佩虎符賜之佐諸王也苦及扎剌台挂
制高麗己未卒年四十五長子古乃嗣中統元年征

河西三年征李壇破嶧山以功皆受賞至元六年朝
廷併廣寧于東京去職是歲卒年三十六子忒哥薛
闍命善哥賜名蒙古歹命從親王口溫不花己丑從
攻破天城堡鳳翔府以功襲充拔都魯壬辰引兵三
千渡河會大軍平金後伐宋援光州棗陽由千戶遷
廣寧尹至元元年卒年五十二子天祐襲廣寧千戶
改廣寧縣尹

劉伯林

劉伯林濟南人好任俠善騎射金末爲威寧防城千
戶壬申歲太祖圍威寧伯林知不能敵乃縋城詣軍

渭生降太祖許之遣禿魯花等與偕入城遂以城降
帝問伯林在金國為何官對曰都提控即以元職授
之令選士卒為一軍與太傅耶律禿花同征討招降
山後諸州太祖北還留伯林屯天成以拒金兵前後數
十戰進攻西京錄功賜金虎符以本職充西京留守
兵馬副元帥癸酉從征山東攻下諸城下之乙
亥同國王木華黎攻破燕京丁丑從大軍攻下山
西諸州木華黎上其功賜名馬二十匹錦衣一襲戊
寅同攻下太原平陽己卯破潞絳及火山聞喜諸州
將特論狀從聞喜民賈天成伯林以北地多亂人難
於衆力爭而止之部曲所獲俘虜萬計悉縱之在威
寧十餘年務農積穀與民休息鄰境凋弊而威寧獨
富庶嘗曰吾聞活千人者後必封吾之所活何啻
萬餘人子孫必有興者乎辛巳以疾卒年七十二累
贈太師封秦國公諡忠順子黑馬
黑馬名嶷字孟方始生時家有白馬產黑駒故以為
小字後遂以小字行驍勇有志略年幾弱冠從父征
伐大小數百戰出入行陣略無懼色嘗獨行遇金兵
圍本部十三人即奮身入圍手殺金兵數人十三人
皆得脫歲壬午襲父職為萬戶佩虎符兼都元帥終

未從國王木華黎攻鳳翔不克回屯絳州又從孛羅
攻西夏虎兒甲申從按真那延攻破東平大名乙酉
金降將武仙據真定以叛從孛羅討之破真定武仙
遁去金將忽察虎以兵四十萬復取山後諸州黑馬
逆戰溢胡嶺大破之斬忽察虎歲己丑太宗即位始
立三萬戶以黑馬為首重喜史天澤次之授金虎符
充管把平陽宣德等路管軍萬戶仍佩太傅府事總
管漢軍從征回回河西諸國及破鳳翔西河洛州諸
城從睿宗入自大散關假道於宋以伐金命黑
馬先由興元金房東下至三峯山遇金大將合達與
戰大破之虜合達斬首數萬級乘勝攻破香山寨及
鈞州賜西錦良馬貂鼠衣以旌其功會增立七萬戶
仍以黑馬為首重喜史天澤嚴實等次之癸巳從破
南京賜綉衣玉帶甲午從破蔡州滅金乙未同都元
帥答海紺卜征西川辛丑改授都總管萬戶統西京
河東陜西諸軍萬戶夾谷忙古歹田雄等並聽節制
入覲帝慰勞之賜銀鼠皮三百為直孫衣尋命巡撫
天下察民利病應州郭志全反脅從詿誤者五百餘
人有司議盡殘之黑馬止誅其為首者數人餘悉從
輕典癸丑從憲宗至六盤山商州與宋接境數為所

侵命黑馬守之宋人斂兵不敢犯丁巳入覲請立成
都以圖全蜀帝從之成都既立就命管領新舊軍民
小大諸務賜號也可禿立中統元年廉希憲商挺宣
撫川陝時密力火者握重兵居成都希憲與挺慮其
為變以黑馬有膽智使乘驛矯詔竟誅之其子訴于
朝世祖諭之曰殺朕命也其勿復言三年命兼成都
路軍民經略使瀘州叛圍黑馬已屬疾猶親督轉輸
不輟左右諫其少休黑馬曰國事方急以此死無憾
遂卒年六十三累贈太傅封秦國公諡忠惠子十二
人元振元禮顯

元振字仲舉黑馬長子也隨父入蜀立成都會商鄧
間有警命黑馬徙鎮商鄧以元振攝萬戶時年方二
十既莅事號令嚴明賞罰不妄麾下宿將皆敬服之
憲宗伐宋駐驆釣魚山以元振與紐璘為先鋒中統
元年世祖即位廉希憲商挺奏以為成都經略使總
管萬戶宋瀘州守將劉整密遣款來降黑馬遣元振
往受之諸將皆曰劉整無故而降不可信也元振曰
宋權臣當國賞罰無章有功者往往以計除之是以
將士離心且整本非南人而居瀘南重地事勢與李
全何異整此舉無可疑者遂行黑馬戒之曰劉整宋

之名將瀘乃蜀之衝要今整遽以瀘降情偽不可知
汝無為一身慮事成則為國家之利不成則當效死
乃其分也元振至瀘整開門出迎元振棄眾而先下
馬與整相見示以不疑明日請入城元振釋戎服從
數騎與整聯轡而入飲燕至醉整心服焉獻金六千
兩男女五百人元振以金分賜將士而歸還其男女
宋瀘州主帥俞興率兵圍瀘州晝夜急攻自正月至
五月城幾陷左右勸元振曰事勢如此宜思變通整
本非吾人與俱死無益也元振曰人以誠歸我既受
其降豈可以急而棄之且瀘之得失關國家利害吾

有死而已食將盡殺所乘馬犒將士募善游者賫蠟
書至成都求援又權造金銀牌分賞有功未幾援兵
至元振與整出城合擊興兵大敗之斬其都統一人
興遁走詣闕且自陳擅造金銀牌罪帝嘉其通於權
變賜錦衣一襲白金五百兩入朝又賜黃金五十兩
弓矢鞍轡黑馬卒元振居喪起授成都軍民經略使
至元七年時議以勳舊之家事權太重宜稍裁抑遂
降為成都副萬戶十一年命兼潼川路副招討使十
二年卒年五十一子緯毅從父行軍元振卒緯襲職
佩虎符為萬戶守潼川創立遂寧諸處山寨從圍釣

魚山數戰有功攻合州授潼川路副招討遷副都元
帥復授管軍萬戶遷同知四川西道宣慰司事入朝
進四川西道宣慰使拜四川西行省參知政事卒
元禮黑馬第五子也性沉厚有謀常從父在軍中歲
甲寅授金符爲京兆路奧魯萬戶中統四年遷興元
成都等路兵馬左副元帥至元元年遷潼川路漢軍
都元帥二年九月宋制置夏貴率軍五萬犯潼川元
禮所領纔數千衆寡不敵諸將登城望貴軍有懼色
元禮曰料敵制勝在智不在力乃出戰屢破之復大
戰蓬溪自寅至未勝負不決激厲將士曰此去城百

里爲敵所梟則城不可得入潼川非國家有矣丈夫
當以死戰取功名時不可失也即持長刀大呼突入
陣所向披靡將士咸奮無一不當百大敗貴兵斬首
萬餘級生擒千餘人捷奏賜錦衣二襲白金三錠名
馬一匹金鞍轡弓矢召入朝命復還潼川立蓬溪寨
元禮又奏嘉定去成都三百六十里其間舊有眉州
城可修復之屯兵以扼嘉定往來之路世祖從之四
年命平章趙寶臣往視可否或以爲眉川荒廢已久
立之無關利害徒費財力元禮力爭之寶臣是其言
遂興役七日而畢宋人駭其速元禮鎮守眉州五年

召入朝充湖宮衣句後之九年起復懷遠大將軍延
安路總管卒

郭寶玉

郭寶玉字玉臣華州鄭縣人唐中書令子儀之裔也
通天文兵法善騎射金末封汾陽郡公兼猛安引軍
屯定州歲庚午童謠曰搖搖罟罟至河南拜閼氏既
而太白經天寶玉嘆曰北軍南汴梁即降天改姓矣
金人以獨吉思忠僕散揆行中書省領兵築烏沙堡
會太師木華黎軍忽至敗其兵一十餘萬思忠等走
寶玉舉軍降木華黎引見太祖問取中原之策寶玉

對曰中原勢大不可忽也西南諸蕃勇悍可用宜先
取之藉以圖金必得志焉又言建國之初宜頒新令
帝從之於是頒條畫五章如出軍不得妄殺刑獄惟
重罪處死其餘雜犯量情笞決軍戶蒙古色目人每
丁起一軍漢人有田四頃人三丁者僉一軍年十五
以上成丁六十破老站戶與軍戶同民匠限地一頃
僧道無益於國有損於民者悉行禁止之類皆寶玉
所陳也帝將伐西蕃患其城多依山險問寶玉攻取
之策對曰使其城在天上則不可取如不在天上至
則取矣帝壯之授抄馬都鎮撫癸酉從木華黎取永

清破嵒州降北京龍山後即抄馬從錦州出燕南破
太原平陽諸州縣甲戌從帝討契丹遺族歷古徐鬼
國訛夷朶等城破其兵三十餘萬寶玉胷中流矢帝
命剖牛腹置其中少頃乃蘇尋復戰收別失八里別
失蘭等城次忽章河西人列兩陣迎拒戰方酣寶玉
望其般疾呼曰西陣走矣其兵果走追殺殆盡進兵
下挦思干城次暗木河敵築十餘壘陳船河中俄風
濤暴起寶玉令發火箭射其船一時延燒乘勝直前
破護岸兵五萬斬大將佐里遂屠諸壘收馬里四城
辛巳可弗义國唯算端罕破乃滿國引兵據挦思干

聞帝將至棄城南走入鐵門屯大雪山寶玉追之遂
奔印度帝駐大雪山前時谷中雪深二丈寶玉請封
山川神壬午三月封崑崙山爲玄極王大鹽池爲惠
濟王從拓栢速不台二先鋒收契丹渤海等國有
功累遷斷事官卒于賀蘭山子德海德山德山以萬
戶破陝州攻潼關卒
德海字大洋資貌奇偉亦通天文兵法金末爲謀克
擊宋將彭義斌於山東敗之知父寶玉北降遂入太
行山大軍至乃出降爲抄馬彈壓從先鋒柘柏西征
渡乞則里八海攻鐵山衣[illegible][illegible]衣冠不利[illegible]乃焚蒿

[illegible]日陣焰滿野敵軍動乘之[illegible]二萬級踰雪嶺西
北萬里進兵次答里國悉平之乙酉還至峽山吐蕃
帥尼倫回紇帥阿必丁反復破斬之戊子春從元帥
闊闊出將騎入關中金人閉關拒守德海引驍騎五
百斬關入殺守者三百人直擣凌風渡秦後兵不至
乃還己丑秋破南山八十三寨陝西平德海導大將
兀欲那按都假道漢中泝荊襄而東與金將武仙軍
十萬遇於白河德海提兵軍擁仙敗走斬首二萬
餘級復破金移剌粘哥軍于[illegible]冬十一月至鈞州辛
卯春正月睿宗軍由洛陽共命于[illegible]山金人溝地

[illegible]軍圍之睿宗令軍中祈雪又燒羊胛骨卜得吉兆
夜大雪深二尺溝中軍僵仆刀槊凍不能舉我軍衝
[illegible]而出金人死者三十餘萬其帥[illegible]合達移剌蒲
兀走匿浮圖上德海命[illegible]浮圖[illegible]而焚之完
顏[illegible]單騎遁還洛陽又破金將[illegible]於中牟完
顏[illegible]十萬來拒戰于鄭先以[illegible]破之殺其都
尉左崇以功遷右監軍壬辰正月破金帥於黃龍岡
癸巳取中[illegible]州[illegible]州[illegible]州[illegible]復叛德海往討之[illegible]
其足以疾歸卒先是太宗詔大臣忽都虎等試天下
僧尼道士選精通經文者千人有能工藝者則命

逞事合住等領之餘皆為民又請天下置學育人材立科目選之入仕者從德涵之請也子侃

侃字仲和幼為丞相史天澤所器留家而教養之弱冠為百戶鷙勇有謀略壬辰金將伯撒復取衛州侃拒之破其兵四萬於新衛州遂渡河襲金主至歸德敗其兵於閔伯臺即從速不台攻汴西以金元帥崔立降以功授總把從天澤屯太康復以下德安功為千戶壬子送兵仗至和林改抄馬那顏從宗王旭烈兀西征癸丑至木乃兮其國塹道置毒水中侃破其兵五萬下一百二十八城斬其將忽都答而兀

朱算灘算灘華言王也丙辰至乞都卜其城在檐寒山上懸梯上下守以精兵悍卒乃築夾城圍之莫能克侃架砲攻之守將卜者納失兒開門降旭烈兀遣侃往說兀魯兀乃算灘來降其父阿力據西城侃攻破之走據東城復攻破殺之丁巳正月至兀里兒城伏兵下令聞鉦聲則起敵兵果來伏發盡殺之海牙算灘降又西至阿剌汀破其游兵三萬禡拶答而算灘降至乞石迷部忽里算灘降西戎大國也地方八千里父子相傳四十二世勝兵數十萬侃兵至破其兵七萬屠西城又破其東城東城殿宇皆構以沈檀木舉火焚之香聞百里得七十二弦琵琶五尺珊瑚燈檠兩城間有大河侃預造浮梁以防其遁城破合里法算灘登舟覩河有浮梁扼之乃自縛詣軍門降其將紂答兒遁去侃追之至暮諸軍欲頓舍侃不聽又行十餘里乃止夜暴雨先所欲舍處水深數尺明日獲紂答兒斬之拔三百餘城又西行三千里至天房其將住石致書請降左右以住石之請為信然易之不為備侃曰欺敵者亡軍機多詐若中彼計恥莫大焉乃嚴備以待住石果來邀我師侃與戰大敗之巴兒算灘降下其城一百八十五又西行四十里至

密昔兒會日暮已休復驅兵起留數病卒西行十餘里頓軍下令軍中銜枚轉箭敵不知也潛兵夜來襲殺病卒可乃算灘大驚曰東天將軍神人也遂降戊午旭烈兀命侃西渡海收富浪侃喻以禍福兀都算灘曰吾昨所夢神人乃將軍也即來降師還西南至石羅子敵人來拒侃直出掠陣一鼓敗之換斯干阿答畢算灘降至賓鐵侃以奇兵奮擊大敗之加葉算灘降己未破兀林游兵四萬阿必丁算灘大懼來降得城一百二十西南至乞里灣忽都馬丁算灘來降西域平侃以捷告至釣魚山會憲宗崩乃還鄧開屯

因立保障世祖即位侃上疏陳建國號築都城立省臺興學校等二十五事及平宋之策其略曰宋據東南以吳越為家其要地則荊襄而已今日之計當先取襄陽既克襄陽彼揚廬諸城彈丸地耳置之勿顧而直趨臨安疾雷不及掩耳江淮巴蜀不攻自平後皆如其策中統二年擢江漢大都督府理問官二年三月益都李璮及徐州總管李杲哥俱反宋夏貴復來犯邊史天澤薦侃召入見世祖問計所出曰羣盜竊發猶柙中虎內無資糧外無救援築城環之坐待其困指日可擒也帝然之賜尚衣弓矢馳至徐斬杲

哥夏貴焚廬舍徙軍民南去侃追貴過宿遷縣奪軍民萬餘人而還賜金符為徐邳二州總管杲哥之弟驢馬復與夏貴以兵三萬來擾邊境侃出戰斬首千餘級奪戰艦二百至元二年有言當解史天澤兵權者天澤遂遷他官侃亦調同知滕州三年侃上言宋人羈留我使宜興師問罪淮北可立屯田三百六十所每屯置牛三百六十具計一屯所出足供軍旅一日之需四年徙高唐令兼治夏津武城等五縣五年邑人吳乞兒濟南道士胡王反討平之七年改白馬令傳咸羅漢與斡德趙當驢反又平之帝以侃習於

手柤爲萬戶從伯下襄陽出兩淮立濟江江南平遷知寧海州居一年卒侃行軍有紀律野營露宿雖風雨不入民舍所至興學課農吏民畏服子秉仁秉義

石天應

石天應字瑞之興中永德人善騎射豪爽不羈頗知讀書鄉里人多歸之太祖時太師國王木華黎南下天應率衆迎謁軍門木華黎即承制授興中府尹兵馬都提控從南征天應造戰艦攻之具臨機應變捷出如神以功拜龍虎衛上將軍元帥右監軍戍熱天

府旗幟色用黑人目之曰黑軍屢從木華黎大小二百餘戰常以身先士卒累功遷右副元帥辛巳秋八月從木華黎征陝右假道於夏自東勝濟河而攻葭州拔之天應因說太師曰西戎雖降實未可信此州南金夏之衝居人健勇倉庫豐實加以長河爲限脫爲敵軍所據後患非細使得命將守之多造舟楫以備不虞亦爲無窮之利也太師然之即授金紫光祿大夫陝西河東路行臺兵馬都元帥以勁兵五千留守葭蘆遂造舟楫於渭上而河多石水漲波惡恐勞費無功天應下令曰有沮吾事者斬其舟橋成諸將悅服

先時葭守王公佐收合餘燼攻金谷關將圖復故地及見橋成遂潰去於是分兵以守葭州護綏之地一日謁木華黎於汾水東木華黎諭以進取之策天應還顧謂將佐謂曰吾累卿等留屯於此今關河東西皆下廣野可以駐軍規取關陝諸君以為如何或謀曰河中雖用武之地南有潼關西有京兆皆金軍所屯且民新附其心未一守之恐貽噬臍之悔天應曰陝右正通鄜延今鄜已下延不於立若發圖書令要人取之猶掌中物耳且國家之急未在河南此州路險地僻糧餉甚難河中饋運於一鎮當用武立功

之地也接方可而東同華地既下餘民戶數十萬若起漕運以通饋餉則關內可剋期而定關內既定長河以南不吾目中矣吾年垂六十矣老將至一旦臥病於牀笫後生輩立功名死不瞑目矣男兒要當死戰陣以報國是吾志也以九月遂移軍河中既而金軍果潛入中條襲河中天應知之先遣驍將吳澤伏兵要路澤勇而嗜酒是夕方醉則林中金兵由間道已直抵城下時兵燼後守具未完新附者爭縋而去敵衆隨入天應見火聚知敵已入奮身角戰左右從者四十餘騎皆曰吳澤誤我或勸西渡河天應曰先

且時人謂我南[illegible]去是不武也縱太師不罪我何面目以見同列乎今日惟死而已收等勉之少頃敵兵四合天應飲血力戰至日午死之木華黎聞而痛惜焉子煥中知興中府事執中行興千戶定興中府相副官初天應死事時弟天禹子佐中在軍中伺敵少懈倒抽其谷灰研之突城而出趨木華黎行營求得蒙古軍數千回與敵戰敗之木華黎嘉其勇奏授金符行元帥府事詔將官各就本城後興中府千戶子安琬襲職佩金符從征大理討金齒皆有功十二年隆興之分寧叛行省檄安琬

討之賊背山而陣安琬引兵出陣後賊驚潰退所距守安琬揮兵直抵壘門賊據營門願少容行伍而戰死且不憾安琬從之賊果出陣安琬突陣而入太平因爲止誅賊首餘非我敵也乃身由賊背生擒之累功至右衛親軍副都指揮使進懷遠大將軍僉院事後授大同等處萬戶領江左新附卒萬人屯田紅城大德三年李萬戶當戍和寧親老且病安琬請代其行及還以病卒子居讓襲職後改忠翊侍衛親軍都指揮使

[illegible]剌達兒

剌捏兒契丹人也幼有大志膂力過人沉毅多謀
略遼亡金以為參議留守等官皆辭不受聞太祖舉
兵私語所親曰為國復讎此其時也率其黨百餘人
詣軍門獻十策帝任之與語奇之賜名賽因必闍赤
又問爾生何地對曰霸州因號為霸州元帥乙亥授
兵馬都元帥佐太師木華黎依北京下高利與松義
錦等二十六城破五十四寨平利州戮劉四祥及錦
州賊張致兵勢方熾且盜名號木華黎命捏兒與大
將[illegible]也[illegible]兒今兵[illegible]之致拒戰捏兒出奇兵掩
擊斬致入[illegible]以功第一以[illegible]賜龍虎衛上將軍兵馬都

提控元帥繼取遼東西兩路守令[illegible]首等下五城與
川監州[illegible]又復與[illegible]也兒計臣之帝遣使者詔之
曰[illegible]白汝功多戰日多今[illegible]汝全兒[illegible]則理民有
事則將[illegible]從[illegible]攻延安
至午從國[illegible]風[illegible]劍甚
畏劍[illegible]自愛
州[illegible]華黎壯之與[illegible]以朱綴
有驍衛七百人[illegible]金兵[illegible]木華黎乘其[illegible]突出
兵中[illegible]霸州元帥也[illegible]軍繼進合兵敗走[illegible]十
[illegible]花赤[illegible]提控元帥[illegible]勝

戶癸未從帝征[illegible]合[illegible]州[illegible]復從
木華黎攻益都下萊州[illegible]二十[illegible]
高州卒贈推忠宣力[illegible]同三司
上柱國追封興民公諡武[illegible]子買奴
買奴幼從父習戰陣初入見太祖問曰汝年小能襲
父爵乎對曰臣年雖小國法不小帝異其對命左右
曰此兒甚肖乃父以為高州等處達魯花赤從征行
萬戶庚寅命攻高麗花府城[illegible]於
敵買奴怒曰兩將隔賊義不獨[illegible]之誅首
將撫安其民進攻開州州將命沙客逆戰擒之城中

人出降男女及金[illegible]以代[illegible]都不受[illegible]韓宣雲泰
等十四城癸巳從[illegible]王[illegible]台[illegible]奴部有功
未幾召買奴與[illegible]之帝命從
親王察合台[illegible]之新[illegible]於險
樹寨三月不能下買奴令[illegible]小徑
上大柵以繩潛引[illegible]人殺[illegible]之[illegible]崖死
餘黨悉平太宗即位錄功賜金[illegible]從征高
麗入王京取其西京而還賜金銀甲加鎮國上將軍
征東大元帥佩金符復命出師高麗[illegible]行以疾卒年
[illegible]效義功臣[illegible]祿大夫平[illegible]追封[illegible]

國公諡忠懿子元臣
元臣別名哈剌哈孫年十六入宿衛[illegible]進止有度
世祖謂丞相和魯火孫曰此勳[illegible]器也以為
怯薛必闍赤襲千戶將其父軍從伐宋攻淮西成清
口取瓜州下通泰累有功至元十二年從丞相伯顏
平宋進階武義將軍中衛親軍總管佩金虎符十四
年只兒瓦台叛圍應昌府時皇女魯國公主在圍中
元臣以所部軍馳擊[illegible]
之公主賜賚甚[illegible]留元臣[illegible]以女妻[illegible]
居一歲召[illegible]遷[illegible]成將軍後衛[illegible]都指揮

元史列傳卷三六　三三

使還鎮應[illegible]二歲召還加昭勇大將[illegible]十九年[illegible]
以所籍入權臣家婢媵之元臣辭曰臣家世清素不
敢自污帝嘉賞不已二十二年進昭毅大將軍同僉
江淮行樞密院[illegible]行院罷歸[illegible]州帝親征乃顏元臣
率家僮五十人從行在所願效前[illegible]八年授僉湖廣
行樞密院將溪洞施容等州[illegible]作亂元臣親入其
境諭以禍福[illegible]悉聽[illegible]二十年卒于官贈安[illegible]
功臣龍虎衛上將軍[illegible]知樞密院事追封[illegible]國公諡
忠[illegible]子迪中奉大夫湖廣道[illegible]元帥
耶律禿花[illegible]

[illegible]禿花[illegible]世居桓州太祖時率衆來歸大軍
入金境為嚮導獲所牧馬甚衆後侍太祖同飲班木
河水從伐金大破忽察虎軍又從木華黎收山東河
北有功拜太傅總領也可那延封濮國公賜虎符銀
印歲給錦幣二百六十疋統萬戶札剌兒劉黑馬史
天澤伐金卒于西河州子朱哥嗣仍統劉黑馬等七
萬戶與都元帥塔海紺卜同征四川卒于軍子寶童
嗣以疾不任事朱哥弟買住嗣而以寶童充隨路新
軍總管買住言於憲宗曰今欲略定兩川下流諸城
當先定成都以為根本臣請往相其地帝從之遂率

元史列傳卷三六　三四

諸軍往成都攻[illegible]定大丁丙卒子忽林帶嗣總諸軍
立成都府卒于軍以兄百家奴嗣自朱哥至百家奴
並襲太傅總領也可那延禿花萬戶兒者百家奴之弟
忽林帶之兒[illegible]行從百家奴解兵柄為他
官乃授[illegible]其軍至元十一年從忽
敦攻嘉定[illegible]康寨以守之十二年從汪田哥攻九
頂山破之[illegible]一人[illegible]降從忽敦徇下瀘敘諸
城圍重慶[illegible]江口又以舟師[illegible]門濮過其援兵
十三年瀘州叛從汪田哥攻之重慶遣兵援瀘[illegible]
破之獲七十人瀘堅守不下禿滿答兒夜率兵攻[illegible]

水戰以進黎明先登入瀘城克之斬其將王世昌李
都統復從不花圍重慶守將張珏拂戰敗之城下重
慶降賜虎符授夔路招討使遷四川東道宣慰使仍
兼夔路招討改同僉四川等處行樞密院事遷四川
等處行中書省左丞尚書省立改行尚書省左丞進
右丞卒忙古帶襲爵之子也世祖時賜金符襲父職
爲隨路新軍總管統領山西兩路新軍從行省也速
帶兒征蜀及四播建都諸蠻夷有功陞萬戶從攻羅
必甸至雲南詔以其衆入緬迎雲南王金齒白衣吝
夯諸蠻往往伏險要爲備忙古帶奮擊破之凡十餘

戰至緬城開金齒亦奉王以還遷副都元帥從諸王
阿台征交趾至白鶴江與交趾偽昭文王戰奪其戰
艦八十七艘又從雲南王攻羅必甸破之二十九年
入覲成宗即位授爲徹易家等處宣慰使兼管軍萬
戶遷大理金齒等處宣慰使都元帥六年烏撒羅羅
斯叛雲南行省命率師討平之事聞賜鈔二千貫銀
五十兩金鞍轡及弓矢以旌其功九年討晉安羅雄
州叛賊阿填擒殺之進驃騎衛上將軍遙授雲南諸
路行中書省左丞行大理金齒等處宣慰使都元帥
卒于軍至大四年贈龍虎衛上將軍平章政事仍追

封濮國公諡康惠子火你赤[illegible]萬戶

王珣 子榮祖

王珣字君寶本姓耶律氏世為遼大族金正隆末契
丹窩斡叛祖成從母氏避難遼西更姓王氏遂爲義
州開義人父伯俊[illegible]以珣君後珣武力
絕人善騎射尤長於[illegible]年二十餘遼[illegible]謂珣曰
君之相甚奇它日因一[illegible]當貴珣未之信居歲餘
有客以青馬來鬻珣私念[illegible]驗乎乃倍
價買之後乘以戰出沒退回無不如意又嘗行淩
水濱得一古刀其背作[illegible]不[illegible]物必成功常佩

之金末[illegible]兵動豪強各
率衆據地珣[illegible]當自振拔否
則爲人所制[illegible]之計衆從之
者[illegible]萬歲乙亥太
師木華黎[illegible]制以珣爲元
帥衆掠義川[illegible]錦州陰結閭
及楊伯傑等來掠義州珣出戰伯傑引去會致兄子
以千騎來衝珣選十八騎突其前從令左右[illegible]之
一卒以槍刺珣珣揮刀[illegible]之其衆潰走獲其[illegible]
[illegible]與中亦叛[illegible]之珣以金軍來會[illegible]

其處夜襲之家人皆遁官及[illegible]所歸木華
黎留之興中遣其子榮祖馳入[illegible]之曰汝父
子宜力我家不意為張致所搆汝父善撫其軍
行今以往當忍恥為[illegible]俟逆黨下彼之族屬城邑人
民一以付汝吾不吝也仍免徭賦五年使汝父子世
為大官珣以木華黎兵復開義擒偽僚等斬之進攻
錦州致部將高益縛致妻子及其黨千餘人以獻木
華黎悉以付珣珣但誅致家其餘皆釋之始還義州
丁丑入朝帝嘉其功賜金虎符加金紫光祿大夫兵
馬都元帥鎮遼東便宜行事兼義川等州節度使珣

貌黑人呼為哈剌元帥哈剌小國言黑也從木華黎
兵略山東至滿城令還鎮戒之曰彼新附之民負山
海之險反覆不常拒者坑之終必為變對曰國朝經
略中原宜以恩信結人若降者則殺後寧復有至者
乎遂還以子榮祖代領其眾甲申春正月卒年四十
八珣為政簡易賞罰明信誅強撫弱竟無徇子四
人榮祖襲
榮祖字敬先珣長子也性沉厚語音如鍾膂力絕人
珣初附於木華黎以榮祖為質稍見任用珣卒襲榮
祿大夫崇義軍節度使義州管內觀察使從嗣國王

孛魯入朝帝聞其勇選力士三人與之搏皆應手
而倒欲留置宿衛會金平章政事葛不哥行省於遼
東咸平路宣撫使蒲鮮萬奴僭號於開元遂命榮祖
還副撒里台進討之拔蓋州宣城等十餘城葛不哥
走死金帥郭琛完顏曳魯馬趙遵李高奴等猶據石
城復攻拔之曳魯馬戰死遵與高奴出降虜生口千
餘撒里台欲散於麾下榮祖屢請皆放為民方城未
下時榮祖遣部卒賈實穴其城城崩被壓衆謂已死
弗顧也榮祖曰士忘身死國安忍棄去發石取之猶
生一軍感激樂為効死有言義人懷反側者撒里台

將屠之榮祖馳驛奏辨事乃止己丑授北京等路征
行萬戶換金虎符伐高麗圍其王京高麗王力屈遣
其兄淮安公奉表納貢進討萬奴擒之趙祁以興州
叛從諸王按只台平之祁黨猶剽掠景薊間復從大
將唐兀台討之將行榮祖曰承詔討逆人耳豈可殺
及無辜宜惟抗我者誅大將然之由是免死者衆再
從征高麗破十餘城高麗遣子縛入質帝賜錦衣旌
其功又從諸王也忽略地三韓降天龍諸堡皆禁暴
掠民悅服之破五里山城請於主將全其民遂下甕
子城竹林寨苦苦數島帝嘉其功賜以金幣官其子

異千户仍賞其部曲移鎮高麗平壤帝遣使諭之曰
彼小國負險自守釜中之魚非久自死緩急可否卿
當熟思榮祖乃募民屯戍開地千里盡得諸島與城
壘高麗遣其世子倎出降遂以倎入朝中統元年夏
詔榮祖詣闕帝撫慰之曰卿父子勤勞於國誠卿如
一進沿邊招討使兼北京等路征行萬户賜寶鞍弓
矢還鎮以病卒年六十五子十三人顯者六人通興
中府尹秦權知義錦川等州總管與征東千户遇襄
陽路管軍萬户遼東京五處征行萬户延鎮國上將
軍中衛親軍都指揮使遂江西湖東道提刑按察使

列傳卷第三十六

列傳卷第三十七　　元史一百五十

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臣宋濂　翰林待制承直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臣王褘等奉勅修

石抹也先

石抹也先遼人也其先嘗從蕭后犯突厥及
後還而所留子孫遂為述律氏號稱后族遼亡改述律
氏為石抹氏其祖庫烈兒誓不食金粟率部落遠徙
年九十夜得疾命家人扶日出則以報及旦沐浴拜
日而卒父脫羅華察兒亦不仕有子五人也先其仲
子也年十歲從其父問宗國之所以亡即大憤曰兒

能復之及長勇力過人善騎射多智略豪服諸部金
人聞其名徵為奚部長即讓其兄贍德納曰兄姑受
之為保宗族計遂深自藏匿居北野山射狐鼠而食
聞太祖起朔方匹馬來歸因言東京為金開基之地
蕩其根本中原可傳檄而定也太祖悅命從太師國
王木華黎收東京師過臨潢次高州木華黎令也先
率千騎為先鋒也先曰兵貴奇勝何以多為獨與金
人新易東京留守將至也先獨與數騎邀殺之懷
其所受詔命至東京謂守門者曰我新留守也入據
府中問吏列兵於城何為吏以邊備對也先曰吾自

執迭來中外晏然素何欲陳兵以動搖人心乎即命撤守備曰寇至在我無勞兩輩是夜下令易置其將佐部伍三日木華黎至入東京不費一矢得地數千里戶十萬八千兵十萬資糧器械山積降守臣寅答虎等四十七人定城邑三十二金人表其根本之地始議遷河南歲乙亥移師圍北京城久不下及城破將屠之也先曰王師拯人水火彼既降而復屠之則未下者人將死守天下何時定乎因以上聞赦之授御史大夫領北京達魯花赤時石天應與豪酋數十據興中府也先分兵降之奏以爲興中尹又命也先

副脫忽闌闍里必監張鯨等軍征燕南未下州郡至平州鯨稱疾不進也先執鯨送行在所帝責之曰朕何負汝鯨對曰臣實病非敢叛帝曰今呼汝弟致爲質當活汝鯨諾而宵遁也先追戮之致己殺使者應其兄矣致既伏誅也先籍其私養敢死之士萬二千人號黑軍者上于朝賜虎符進上將軍以御史大夫提控諸路元帥府事舉遼水之西灤水之東悉以付之後從國王木華黎攻蠡州北城先登中石死時年四十一子四人曰查剌曰咸錫曰博羅曰侃查剌亦善射襲御史大夫領黑軍戊寅從木華黎攻平陽太

及隰吉岢嵐開西諸州下之攻益都久不下及降衆欲屠其城查剌曰殺降不祥且得空城將安用之由是遂免己卯詔以黑軍分屯真定固安太原平陽隰吉岢嵐諸郡又南征詔以黑軍爲前列敗金將白撒官奴于[illegible]渡河再戰盡殺之長驅破汴京入自仁和門收圖籍而還帝悉以諸軍俘獲賜黑軍癸巳從國王塔思征金帥宣撫萬奴於遼東之南京先登衆軍乘之而[illegible]遂克之王解錦衣以賜辛丑太宗嘉其功授真定北京兩路達魯花赤癸卯卒于鄴城年四十四子庫祿滿襲職中統三年從征李璮中流矢卒

子良輔襲黑軍總管至元十七年以功累陞昭毅大將軍沿海副都元帥二十一年改沿海上副萬戶大德十一年告老子繼祖襲萬戶咸錫之子度剌攻樊城戰死贈德納後亦棄金官來歸爲別失八里達魯花赤卒其孫亦剌馬丹仕至遼陽省左丞亦剌馬丹子倉赤爲湖廣行省平章政事

何伯祥 子瑋

何伯祥易州易縣人幼從軍于金從張柔來歸太祖定河朔惟保定王子昌信安張進堅守不下子昌金驍將也柔命伯祥取之兵逼其城子昌出走追及之

伯祥執槍馳馬，子昌反射之，中手而貫槍。伯祥拔矢
棄槍，策馬直前，徒手搏之，擒子昌，追襲之，亦適去。伯
祥遂攻西山諸寨，悉平之。後攻汴梁，拔洛陽，圍歸德，
破蔡州，論功居多，授易州等處軍民總管。丁酉，從主
帥察罕伐宋，伯祥拔三十餘城，獲戰艦千餘艘。又破
芭蕉、望鄉、大洪、張家等寨，所獲甚衆，器械山積。察罕
以其功聞，賜錦衣、金甲、玉子。諸軍入宋境，察罕自他
道還，還諸軍倉皇失措。伯祥曰："此必為敵所遏，不若
出其不意而遂浮入其地，彼不我測，乃可出也。"遂率
兵突戰，且抵司空寨，跡布營壘陵高，伐木為攻取勢。

既夜，命為五營，營火十炬，伏精銳于營側險要之地。
天將明，令士卒東行，而鳴鼓其後。宋兵果來追，伏發，
驚駭潰去，追擊大破之，轉戰百餘里。他軍不能歸者，
皆賴以出。帝聞之，賜金二百兩。世祖南伐，伯祥參預
軍事，多所獻納。卒于軍。贈儀同三司、大保、上柱國，追
封易國公，諡武昌。子珪。
珪始襲父職，知易州。兄行軍千戶，卒，珪復襲之。鎮鹿
州，從圍襄樊。宋將夏貴率舟師來救，珪時建營於城
東北，當其衝。貴兵縱火焚北關，矢近逼，珪萬戶脫因
不花等呼珪入城。珪曰："建功立業，此其時也，何避焉。"

乃率其衆，皆以死戰，開營門，以身先之，貴敗走。至元
十一年，丞相伯顏受命伐宋，辟珪為帳前都鎮撫。師
次陽羅堡，夏貴率戰艦列江上下，珪從元帥阿术率
衆先渡，諸軍繼之，貴復敗走。宋丞相賈似道率舟師
拒于丁家洲，珪將勇敢士出戰，奪舟千餘艘，似道遁
去。授武德將軍、管軍總管，佩金虎符。宋既平，進懷遠
大將軍、太平路軍民達魯花赤，俄陞昭勇大將軍、行
戶部尚書、兩淮都轉運使。至元十八年，擢參議中書
省事。二十年，擢為江浙按察使。二十二年，改大名路
總管。二十八年，遷湖南宣慰使。三十一年，拜中書參

知政事。時宰執凡十一人，珪曰："古者一相，專任賢也。
今宰執員多，政出多門，轉相遲忌，請揩之。"不從。遂乞
代。大德四年，授侍御史，以母病辭。七年，授御史中丞，
陳當世要務十條，上嘉納之。京師孔子廟成，珪言：
"唐虞三代，國都閭巷莫不有學。今孔廟既成，宜建國
學於其側。"從之。賽典赤入拜，高等還自賄所，復相位，
珪言姦黨不可復用，宜選正人以居廟堂，帝深然之。
監察御史郭章劾郎中哈剌哈孫受財，且服，而哈剌
哈孫密結權要，以枉問誣章，珪率臺臣入奏，辨論剴
切，章乃得釋。九年冬，將有事于南郊，議配享，珪曰："嚴

父配天萬世不易不果行成宗崩眾[illegible]阿忽台奉皇
后旨集廷臣議附廟及攝政事[illegible]之阿忽台[illegible]色
曰中丞謂不可行獨不畏死耶眾[illegible]惟瑋從容曰
死畏不[illegible]苟死[illegible]義夫[illegible]何[illegible]以疾去位武
宗即位[illegible]大[illegible]使就職後遷
授平章政事商議[illegible]白上都臨朝問
曰孰爲何中丞導出拜[illegible]知[illegible]以忠直爲國
朕有不逮卿當勉輔至大[illegible]年[illegible]太子詹事兼衛率
使俄拜中書左丞仍平章政事商[illegible]中書省事未幾
擢河南行省[illegible]政事[illegible]屯田事帝召

元史列傳卷三十六　六

至楫前面諭曰[illegible]屯田久勞卿當爲國竭力
賜黑貂裘一錦衣一[illegible]至[illegible]院
以地三千畝賜之三年改河南行省平章政事
[illegible]贈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梁國公諡文
正

李守賢

李守賢字才叔大寧義州人也祖小字[illegible]軍皆從金
將攻宋淮南[illegible]錄功當[illegible]十主將分命
將校救所掠俘[illegible]有失亡者罪死於軍當殺五百人
皆縱之去金大安初守賢暨兄庭植[illegible]守正守忠從

元帥[illegible]太[illegible]王[illegible]太祖于
行在所即命庭植爲[illegible]右[illegible]義
節度使守賢授錦州[illegible]節度觀察使[illegible]
[illegible]元帥[illegible]以[illegible]
[illegible]不可[illegible]自錦州[illegible]路
[illegible]總管既至河東人[illegible]曰吾[illegible]成
代[illegible]朝于和林加[illegible]光祿大夫知平陽[illegible]本
路兵馬都總管[illegible]太宗南伐[illegible]平陽[illegible]治
以[illegible]耕具致[illegible]給[illegible]仍
從[illegible]地河東[illegible]尚[illegible]雲

元史列傳卷三十七　七

中守賢[illegible]以[illegible]姓疲[illegible]不[illegible]時河中
[illegible]下守[illegible]以爲將士[illegible]傷[illegible]臣[illegible]
自[illegible]城先登[illegible]其言[illegible]年[illegible]
[illegible]南[illegible]關二月大破趙[illegible]兵于[illegible]方會師[illegible]
[illegible]留守[illegible]萬[illegible]兵十餘萬保少室山太平寨
守賢以三千人[illegible]其中[illegible]無[illegible]守禦
之才癸巳正月望夕[illegible]爲[illegible]守賢潛遣輕
捷者數十人緣崖[illegible]以登殺其守卒遂大縱兵
入破之下令禁無抄掠[illegible]以[illegible]眾以歸不兩旬
[illegible]香爐[illegible]寨皆望風[illegible]下守賢未嘗[illegible]

殺一人及攻河中[illegible]其[illegible]兒強元[illegible]以其衆出奔
守賢追及降之奏[illegible]師[illegible]縣八將數萬[illegible]號之[illegible]
山守賢使人[illegible]術佑[illegible]降守賢[illegible]界即以所部[illegible]
[illegible]關東[illegible]西[illegible]定甲午冬十月卒年四十六子毅
歲丁酉從太師塔海紺不征蜀[illegible]有功明年攻
劍門又明年下萬州會戰於瞿塘[illegible]獲戰艦千餘艘
辛丑朝行在所授河東道行軍萬戶兼總管己巳
進兵攻成都由廣[illegible]出葭萌[illegible]木瓜旋蜀之餘黨
聞[illegible]為棧閣殺至[illegible]為伏以待毅諜知之令衆[illegible]
牧兵進出其[illegible]擊[illegible]敗走[illegible]至成都破之[illegible]

子[illegible]嘉定戊[illegible]攻[illegible]宋[illegible]戊己未入梁州師次江上
造舟為梁以[illegible]濟[illegible]一[illegible]令人往來之路會江漲
梁中絕宋將率舟[illegible]進戰毅以[illegible]先犯之
諸軍繼[illegible]之[illegible]之[illegible]將曰[illegible]平日白
負[illegible]功獨李毅身犯
矢石[illegible]名如毅乃可耳賜
白金二[illegible]五[illegible]紀[illegible]河東路總管佩金
虎符[illegible]京兆路[illegible]大將軍[illegible]湯磁路至
元七年正月卒年四十九子十一人伯溫見忠義
傳

耶律阿海

耶律阿海遼之故族也金桓州尹撒八兒之孫尚書
奏事官脫迭兒之子也阿海天資雄毅勇略過人尤
善騎射通諸國語金季遣使王可汗見太祖姿貌異
常因進言金國不治戎備俗日侈肆亡可立待帝喜
曰汝肯臣我以何為信阿海對曰願以子弟為質明
年復出使與弟禿花俱往慰勞加厚遂以禿花為質
直宿衛阿海得參預機謀出入戰陣常在左右歲壬
戌王可汗叛盟謀襲太祖太祖與宗親大臣同休戚
者飲辨屯河水為盟阿海兄弟皆預焉既敗王可汗

金人覺其使久不還拘家屬于獄阿海殊不介意攻
戰愈厲帝聞之妻以貴臣之女給戶俾食其賦癸亥
冬進攻西夏諸國累有功丙寅帝建龍旂即大位教
從師闍別略地漢南阿海為先鋒辛未破烏沙堡摩
鞍宣平大捷澮河遂出居庸耀兵燕北癸酉拔宣德
德與乘勝攻北口闍別攻下紫荊關阿海奏曰好生
乃聖人之大德也興創之始願止殺掠以應天心帝
嘉納焉遂分兵略燕南山東諸郡還駐燕之近郊金
主懼請和諭其使曰阿海妻子何故拘繫弗遣即送
來歸師還出塞甲戌金主走汴阿海以功拜太師行

中書省事封禿花為太傅濮國公每宴享必賜坐命
禿花從木華黎取中原阿海從帝攻西域俘其酋長
只闌禿下蒲華尋斯干等城留監尋斯干專任撫綏
之責未幾以疾薨于位年七十三至元十年追封忠
武公子三人長忙古台次綿思哥次捏兒哥忙古台
在太祖時為御史大夫佩虎符監戰兼副元帥官金
紫光祿大夫管領契丹漢軍守中都招安水泊等處
卒無子捏兒哥在太祖時佩虎符為右丞行省遼東
萬奴叛舉家遇害綿思哥襲太師監尋斯干城久之
請還內郡守中都路也可達魯花赤佩虎符卒子二

人買哥通諸國語太祖時為奉御賜只孫服襲其父
中都之職時供億浩繁量貸于民買哥悉以私帑償
之事聞賜銀萬兩戊午從攻蜀師次釣魚山卒于軍
妻移剌氏以哀毀卒特贈貞節子七人老哥歷提刑
按察使入為中書左丞驢馬備宿衛為必闍赤仕至
右衛親軍都指揮使至元二十四年世祖宴于柳林
命驢馬居其父位次賜只孫服二十五年戍哈丹禿
有戰功以老乞骸骨子六人五十奴襲職授都兒中
省右丞文謙興國路總管卜花早卒蒙古不花荊湖
北道宣慰使虎都不花一名文炳明州同知萬奴為

人匠副總管

何實

何實字誠卿其先北京人曾祖擇霄雄於貲好施與
鄉里以善人稱祖鼎敬父道忠仕金為北京留守實
少孤依叔父君氣節不凡家人常入卧內見一青蛇
蜿蜒衣被中駭而視之乃實也及長通諸國譯語驍
勇善騎射倜儻不羈遠近之民慕其雄略咸歸心焉
歲乙亥中原盜起錦州張鯨自立為臨海郡王遣使
納款于太祖尋以叛伏誅鯨弟致協以叛謀於實實
厲聲叱曰天之曆數在朔方汝等恣為不軌徒自斃

耳乃籍戶口一萬募兵三千丙子春來歸大將木華
黎與論兵事奇變百出捭闔欣躍大加稱賞遂引見
太祖獻軍民之數帝大悅賜鞘劍一命從木華黎選
充前鋒時張致復據錦州實與賊遇於神水縣挺身
陷陣殊死戰殺三百餘人獲戰馬兵械甚衆木華黎
奏賜鞍馬弓矢以歆之以功為帳前軍馬都彈壓詔
封木華黎太師國王東下齊數郡使實帥師四千取
燕南齊西之地首擊邢州徇趙郡取魏鄴下博關襲
曹濮恩德泰安濟寧勢如破竹薄濰州與木華黎會
遷兵馬都鎮撫從取大同鴈門石隰等州悉平之引

兵掠太原平陽河中京兆諸城所向款附木華黎錄
其功表實爲元帥左監軍癸未木華黎卒子孛魯嗣
武仙復叛據邢實帥師五千圍之立雲梯先士卒登
堞援稍突之城破武仙走逐北四十里大破之斬首二
百餘級是夜仙黨通去實下令敢有擅剽掠者斬軍
中肅然士民按堵孛魯命戍于邢多著善政邢民敬
之如神明甲申孛魯征西夏以實分兵攻汴陳蔡唐
鄧許鈞睢鄭亳潁所至有功計梟首一千五百餘級
俘工匠七百餘人孛魯復命駐兵邢州分織匠五百
户置局課織丁亥賜金虎符便宜行元帥府事邢因

武仙之亂城屢鐵請移匠局于博孛魯從之憫其勞
痹使勿出征更撥東平嚴實與之分治軍民事博值
兵火後物貨不通實以絲數印置會子權行一方民
獲貿遷之利庚寅有旨收諸將金符乙未孛魯以實
子仲澤爲質子丁酉太宗數召入見實貢金幣紋綺
三篚次陵州遇寇實與左右射之斃二十餘人生獲
十餘人朝于行殿帝歎甚問遇盜之故命所獲寇勿
殺仍以賜實是日賜坐與論軍中故事良久曰思鄉
效力有年朕欲授以征行元帥後當重任實扣頭辭
曰小臣被堅執銳從事鋒鏑二十餘年身被十餘槍

右臂不能舉已爲廢人矣臣不敢辱命願辭監軍之
職幸得元佩金符督治工匠歲獻織幣優游以終其
身於臣足矣帝默然不悅令射以觀其强弱實不能
射命入宿衛察使人覘之實臂果不能舉乃辭十餘
始可其奏遂錫宴取金符親賜之授以漢字宣命充
御用局人匠達魯花赤子孫世其爵更賜白貂帽減
鐵繫腰貂衣一襲弓一矢百遣歸丁巳卒于博子九
人孫十七人子崇禮授應奉翰林文字從仕郎同知
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

郝和尚拔都

郝和尚拔都太原人以小字行幼爲蒙古兵所掠在
郡王迄忒麾下長通譯語善騎射太祖遣使宋往返
數四以辯稱歲戊子以爲九原府主帥佩金符庚寅
率兵南伐略地潼陝有功辛卯授行軍千户乙未從
皇子南伐至襄陽宋兵四十萬逆戰漢水上領先鋒
數百人直前衝其陣宋兵大潰丙申從都元帥塔海
征蜀下興元宋將王連以重兵守劍門乃募敢死士
十二人乘夜破關入蜀諸城悉下明年取夔府抵大
江宋兵三十萬軍於南岸郝和尚拔都選驍勇九人
乞登橫艦陣中所出復入宋兵不能支由是

以善戰名。庚子歲，太宗於行在所命解衣數其瘢痕二十一，嘉其勞，進拜宣德、西京、太原、平陽、延安五路萬戶，易佩金虎符，以兵二萬屬之，復賜馬六騎、金錦、弓鎧有差。甲辰，朝定宗於宿瓮都之行宮，賜銀萬錠，辭以賞過厚，臣不應獨受，臣得效微勞，皆將校協力之功，遂奏將校劉天祿等十一人，皆賜之金銀符。戊申，奉詔還治太原，請凡遠道租稅監課過重者悉蠲除之，歲錢出白金六十錠、粟千石、筆數千，以助國用。己酉，陞萬戶府為河東北路行省，得以便宜從事。凡四年，壬子二月卒，追贈太保、儀同三司，與國公，謚忠定。子十二人：長天翼，佩金符、太原路軍民萬戶、都總管；次仲威，襲五路萬戶、扎剌不花鎮守都元帥、軍民宣慰使、天下大都路總管兼府尹；天祐，陝西奧魯萬戶；天澤，燮州路總管；天麟，京兆等路諸軍奧魯萬戶；天挺，河南江北行中書省平章政事。

趙瑨

趙瑨，雲中蔚州人。父昆，仕金為帥府評事。兄珪，以萬戶守飛狐城。歲庚午，昆卒，珪箝其母如蠡州，留瑨於飛狐。瑨自幼不羈，閑習武事。癸酉，太祖南伐，先鋒至飛狐，城中不知所為，瑨旨隊曰：「大兵壓境，不降何俟？」衆從之。丁丑，太師國王木華黎駐兵檀州，署為百戶，從攻蠡州。金兵閉城拒守，國王怒，將屠其城，瑨泣曰：「母與兄在城中，乞以一身贖一城之命。」哀懇切至，國王義而許之。從攻相州，抵其門，死士突出，瑨挺前擊之，流矢中鼻，側鏃出腦後，拔矢再戰，七日破其城。論功，授冀州行軍都元帥，佩金虎符。瑨讓其兄珪，朝廷從之，改授瑨軍民總管，移還易州達魯花赤，佩金符。太宗下河南，瑨自易州馳驛輸矢二十餘萬至行在，帝大喜，命權中都省事。癸巳，趙瑒據興州叛，瑨進軍平之，遷中山、真定二路達魯花赤。中統元年，詔立十道宣慰司，以瑨為順天宣慰使。至元元年，陞淄萊路總管。六年，改太原路總管。十一年，陞燕南道提刑按察使。十四年，遷河南道。十六年致仕。明年卒，年八十。皇慶元年，贈儀同三司、太保、上柱國，追封定國公，謚襄穆。子秉温。

秉温事世祖潛邸，命受學於太保劉秉忠，從征吐蕃、雲南、大理。中統初，詔行右三部事。至元七年，創習朝儀，閱試稱旨，授尚書禮部侍郎，知侍儀司事。明年，授秘書少監，賜求天下秘書。十九年，遷昭文館大學士，知太史院、侍儀司事。授時曆成，賜鈔二百錠，進階中

奉大夫二十九年紹國朝列聖成帝特命其子慧璽
侍儀使皇慶元年贈金紫光祿大夫司徒雲國公諡
文昭子慧後仕至昭文館大學士

石抹明安

石抹明安桓州人性寬厚不拘小節為童子時嘗騎
牧馬令群兒前導行列號令指揮若父老見
而異之曰是兒體貌不凡後必有異他日必貴既長
數曰士生于世當立功名貴竹帛以傳無窮寧肯碌
碌無聞與草木同腐耶歲壬申太祖率師攻破金之
撫州將遂南向金主命招討紇石烈九斤來援時明
安在其麾下九斤謂之曰汝嘗使北方素識蒙古國
主其往臨陣問以舉兵之由不然即詬之明安初如
所教俄策馬來降帝命縛以俟戰罷問之既敗金兵
召明安詰之曰爾何以詈我而後降也對曰臣素有
歸志向為九斤所使恐其見疑故如所言不爾何由
瞻奉天顏帝善其言釋之命領蒙古軍撫定雲中東
西兩路既而帝欲休兵於北明安諫曰金有天下一
十七路今我所得惟雲中東西兩路而已若置不問
待彼成謀併力而來則難敵矣且山前民庶久不知
兵今以重兵臨之傳檄可定兵貴神速豈宜猶豫帝

從之即命明安引兵南進所至民皆具簞食壺漿以
迎盡有河北諸郡而還帝復命明安及三合拔都將
兵南古北口徇景薊檀順諸州諸將議欲屠之明安
奏曰此輩當死今若生之則彼之未附者皆聞風而
自至矣帝從之乙亥春正月取通州金右副元帥蒲
察七斤以其眾降明安命復其職置之麾下遂駐軍
于京南建春宮金御史中丞李英元帥左都監烏古
論慶壽領兵護軍食以援中都帝遣右副元帥神撒
將四百騎邀之明安將五百騎繼之遇于永清將戰
命士卒佯敗金兵來追迴擊大破之死及溺水者甚
獲李英及所佩虎符得糧千餘車遂招諭永清不
降攻而屠之未幾金將完顏合住監軍阿興蕭哥復
以步兵萬二千人輜車五百兩援中都明安復將三
千騎往掩之遇于涿州宜封寨獲蕭哥合住遁去盡
獲其輜重還屯建春宮四月攻萬寧宮克之取富昌
宜二關攻拔固安縣徇順州之破兵士縛蔡雲主
[illegible]孫以獻明安釋而用之不久逸去復來問
其故對曰有老父在城中恐不能存謀歸欲得侍養
今已歿故復來明安義而釋之五月明安將攻中都
金相完顏復興飲藥死辛而城中官屬父老緇素開

門詣降明安詰之曰負固不服以至此極非汝等罪守者之責也悉令安業仍以粟賑之衆皆感悅明安早從軍旅料敵制勝算無遺策雖祁寒盛暑未嘗不與士卒均勞逸同甘苦其得金府庫珠玉錦綺明安悉具其數上進未嘗以纖毫爲己有中都既下加太傅邵國公兼管蒙古漢軍兵馬都元帥丙子以疾卒于燕城年五十三子二人長咸得不襲職爲燕京行省次忽篤華太宗時爲金紫光祿大夫燕京等處行尚書省事兼蒙古漢軍兵馬都元帥

張榮

張榮字世輝濟南歷城人狀貌奇偉嘗從軍爲流矢貫眥拔之不出令人以足抵其額而拔之神色自若金季山東羣盜蜂起榮率鄉民據濟南黃家崮衆稍盛遂略章丘鄒平濟陽長山辛市蒲臺新城及淄州之地而有之兵至則清野入山歲丙戌東平順天皆內屬榮遂舉其兵與地納欵於按赤台那衍引見太祖問以孤軍數載獨抗王師之故對曰山東地廣人稠悉爲帝有臣若但有倚恃亦不欵服太祖壯之拊其背曰真賽因八都兒也授金紫光祿大夫山東行尚書省兼兵馬都元帥知濟南府事時貿易用銀民

爭發墓取銀榮下令禁絕庚寅朝廷集諸侯議取汴榮請先六軍以清蹕道帝嘉之賜衣三襲詔位諸侯上辛卯軍至河上榮率死士宵濟守者潰詰旦敵兵列陣來拒榮馳之望風披靡奪戰船五十艘麾抵北岸濟師衆軍繼進乘勝破張盤二山寨俘獲萬餘大將阿朮魯恐生變欲盡殺之榮力爭而止癸巳汴梁下從阿朮魯爲先鋒攻睢陽議欲殺俘虜烹其油以灌城又力止之既而城下榮單騎入城撫其民甲午攻沛沛拒守稍嚴其將唆蛾夜來擣營榮覺之唆蛾返走率壯士追殺之乘勝急攻城破就攻徐州守將國

用安引兵突出榮逆擊之亦破其城用安赴水死乙未拔邳州丙申從諸王闊端破宋棗陽光化等三縣時河南民北徙至濟南榮下令民間分屋與地居之俾得樹畜且課其殿最曠野闢爲樂土是歲中書考績爲天下第一李璮據益都私餽以馬蹄金榮曰身既許國何可懷交鄰境知之年六十一乞致仕後十九年世祖即位封濟南公致仕卒年八十三子七人長邦傑襲爵先卒邦直行軍萬戶邦彥權濟南行省邦允知淄州邦孚大都督府郎中邦昌與魯總管邦憲淮安路總管孫四十人宏襲邦傑爵改真定路總

劉亨安

劉亨安其先虞陽人後遷遼東川州初國王木華黎經略遼東兄世英率宗族鄉人詣麾下分兵收燕趙雲朔河東以功充行軍副總管庚辰平陽諸郡援兵之餘民物空竭世英言於王曰自古建國以民爲本今河東救掠殆盡異日我師復來孰給轉輸收存恤亡此其時也王善之以絳州邊地難其人奏授世英絳州節度使兼行帥府事卒于師無子國王孛魯命其族兄德仁襲職丙戌歲金將移剌副樞攻絳州城陷死之木華黎承制命亨安領其衆奏賜金虎符授鎮國上將軍絳州節度使行元帥府事兼觀察使庚寅冬從王師渡河入關辛卯春出鳳翔歷秦隴屯渭陽秋出階城沿漢抵鄧壬辰會大軍於鈞州敗金人於三峯山甲午平蔡既而宋兵二十萬攻汴將趨洛都元帥塔察兒俾亨安將拒之與宋軍遇龍門北遂橫槊躍馬奮突而前衆因乘之宋師奔潰追擊百餘里塔察兒拊其背曰真驍將也延坐諸將之右勞賜甚厚丙申都元帥塔海征巴蜀攻散關破劍門出奇制勝戰功居多進圍成都亨安爲先鋒大破之於城西生擒宋將陳侍郎有喬太宮與亨安爭功未幾攻城喬爲砲所傷亨安負之以出喬感服亨安從宦十年累當勳伐所獲金帛悉推與將佐故士卒咸樂爲之用癸卯冬十二月卒子貞四孫三人弘强弼

明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臣宋濂翰林待制承直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臣王禕等奉敕修

森

薛塔剌海

薛塔剌海燕人也剛勇有志歲甲戌太祖引兵至北口塔剌海帥所部三百餘人來歸帝命佩金符充砲水手元帥屢有功進金紫光祿大夫佩虎符充砲水手軍民諸色人匠都元帥便宜行事從征回回河西欽察畏吾兒康里乃蠻阿魯虎忽纏帖里麻賽蘭諸國俱以砲立功太宗二年睿宗引兵自洛陽渡河塔

剌海由陝右假道金房遂會師于均州三峯山敗金師四年破南京及唐鄧均許諸州取鄢陵扶溝四月卒子奪失剌襲爲都元帥南攻江淮有功歲庚戌卒弟軍勝襲憲宗八年從世祖攻釣魚山苦竹崖大林平青居山破重慶馬湖天水賜以白金鞍馬等物中統三年李璮叛濟南又以砲破其城至元五年從圍襄陽三月卒丞相阿朮欲以千戶劉源署攝帥府事子四家奴年方十六請從軍自効帝壯而許之八年始襲父爵十年冬十二月襄樊未下四家奴立砲攻之明年正月襄陽守吕文煥降繼從丞相伯顏南伐

十月至郢州先登師既渡江四家奴自郢州下沿海諸城堡至建康十二年授武節將軍六月與宋將夏貴戰于峪溪口奪其船二百餘艘十一月屠常州十二月取蘇州十三年攻鎮東七月圍揚州守臣李庭芝棄城走追獲之九月進階懷遠將軍將兵平浙東諸郡從征福建瀲江與宋兵力戰破之獲戰艦千餘艘十六年進階鎮國將軍鎮揚州二十二年改爲萬戶

高鬧兒

高鬧兒女直人事大任從征西域復從闊出太子察

罕那演連歲出征累有功授金符總管管領山前十路砲軍歲己未憲宗憫其老命其子元長襲其職從世祖渡江攻鄂還鎮隨州至元二年移鎮季陽五年從元帥阿朮修立白河口新城鹿門山等處城堡圍襄樊七年充季陽軍馬總管十年從攻樊城先登十一年從渡江鼓戰艦上流與宋人戰殺三百餘人奪其船及鎧仗以功賜虎符陞宣武將軍進兵丁家洲與宋臣孫虎臣等大戰殺五百餘人奪其船及鎧仗無算敗夏貴于焦湖從征常州先登又攻杭州宋平護送宋太后至京師以功進懷遠大將軍萬戶二十

一年領軍二千從大王脫歡征交趾追襲交趾世子
至大海口奪其戰艦以還二十二年陞安遠大將軍
季陽萬户府萬户是年復以兵追襲交趾世子于
海之三叉口與敵軍合戰中毒矢而死子誠里千訥
直宿衛襲父職領兵鎮廣東尋移戍惠州平盜譚大
獠朱珍等元貞元年移戍袁州盜陀頭以衆犯境悉
勦除之尋廣之南恩盜起復領兵平之還沒于袁州
贈懷遠大將軍季陽萬户府萬户輕車都尉渤海郡
侯

王義

王義字宜之真定寧晉人家世業農義有膽智沈默
寡言讀書知大義金人遷汴河朔盜起縣人聚而謀
曰時事如此吾儕欲保全家室宜有所統屬乃相與
推義為長攝行縣事尋辟為郡統太師國王木華黎
兵至城下義率衆以寧晉歸焉入覲太祖賜駿馬二
匹授寧晉令兼趙州以南招撫使是時兵亂民廢農
耕所在人相食寧晉東有數澤周圍四百餘里中有小
堡曰瀝城義曰瀝城雖小而完且有魚藕菱芡之利
不可失也留偏將李直守寧晉身率衆保瀝城由是
全活甚衆歲己亥金將李伯祥據趙州木華黎遣義

襲其城會天大風雨義帥壯士挾長梯疾趨夜四鼓
四面齊登殺守陴者城中亂伯祥挺身走天壇寨一
州遂定木華黎承制授義趙州太守趙冀二州招撫
使丁丑大軍南取鉅鹿洺州二城還軍至唐陽西九
門遇金監軍納蘭率冀州節度使柴茂等將兵萬餘
北行義伏兵桑林先以百騎挑之納蘭趨來迎戰因
稍却誘之近桑林伏起金兵大亂奔還獲納蘭二弟
及萬户李虎戊寅拔束鹿進攻深州守帥以城降順
天都元帥張柔上其功陞深州節度使深冀趙三州
招撫使金將武仙以兵四萬來攻束鹿仙諭軍士曰

束鹿兵少無糧城無樓櫓一日可拔也盡銳來攻義
隨機應拒積三十日不能下大小數十戰皆捷一夕
義召將佐曰今城守雖有餘然外無援兵糧食將盡
豈可坐而待斃推牛饗士率精銳三千銜枚夜出直
擣仙營仙軍亂乘暗攻之殺數千人仙率餘衆遁還
真定悉獲其軍資器仗木華黎聞之遣使送銀牌十
令義賜有功者庚辰拔冀州獲柴茂械送軍前木華
黎表義復上其功授龍虎衛上將軍武安軍節度使
行深冀二州元帥府事賜金虎符辛巳仙復遣其將
盧秀李伯祥以兵襲趙州并取瀝城率戰艦數百

般沿江而下義兵舟楫於紀家莊截其下流遮擊之
義士卒皆水鄉人善水戰回旋開闔往來如風雨船
接則躍登彼船奮戈疾擊敵莫能當殺千餘人擒秀
伯祥退保洹城義引兵援之伯祥西走二子死焉邢
州盜號趙大王聚衆數千據任縣固城水寨真定史
天澤集諸道兵攻之不能下甲午義引兵薄其城一
鼓下之獲趙大王僞縣令等數人殺之餘黨悉平義
乃布教令招集散亡勸率種藝深冀之間遂為樂土
云

王玉 忱附

王玉趙州寧晉人長身驍勇多力金季為萬戶鎮趙
州太師國王木華黎下中原玉率衆來附領本部軍
從攻邢洺磁三州濟南諸郡號長漢萬戶從攻澤潞
諸州潞州堅壁不下玉力戰流矢中左目竟拔其
城又破平陽下太原汾代等州關還署元帥府監軍
以趙州四十寨隸焉先是金將武仙既降復叛殺元
帥史天倪宋將彭義斌在大名陰與仙合不從笑乃
從史天澤攻敗武仙生擒義斌駐軍寧晉東里寨仙
遣人賫詔命誘玉妻妻拒曰妾豈可使丈夫懷二心於
國家耶仙聞之歎而殺其子寧壽玉聞之領數騎突

其圍斬獲數百人而還仙遣人追之不敢進皆曰王
將軍膽氣驍雄我之非敵也仙乃盡發玉先世二十
七家棄骸濁道玉從史天澤諸將擊仙於趙州仙糧
絕走雙門寨圍之會大風仙獨脫走斬其將四十三
人真定遂平加定遠將軍權真定五路萬戶假趙州
慶源軍節度副使有民負西域賈人銀倍其母不能
償玉出銀五千兩代償之又出家奴二百餘口為良
民中統元年二月卒年七十子忱
忱字允中幼聰明敏有才識平章趙璧引見裕宗
潛邸語稱旨命宿衛掌錢穀計簿授山北遼東道提

刑按察司副使駙馬伯忽里數馳獵蹂民田忱以法
繩之憲吏耿熙言微北京宣慰司積年逋負計可得
鈔二十萬錠帝遣使覈實熙懼事露擢增制語有并
打算大小一切諸衙門等事凡十二字追繫官吏至
數百人忱驗問知其詐熙乃款伏裕宗歎于潛邸忱
建言陛下春秋高當早建儲副干言不忽木以聞帝
嘉納焉改河北河南道提刑按察副使忱以江南人
鬻子北方名為養子實為奴也乞禁之又省部以正
軍餘田出調發忱言士卒供官衆多遠涉江海宜加
優恤皆從之[illegible][illegible]木喜[illegible]符於兵既[illegible]土家利其

貲復欲以爲奴又有誣息州汪清爲奴殺而奪其妻子及田宅者獄久不決忱皆正之劾罷鎮南帥唐兀台唐兀台結援大臣誣奏于帝繫忱至京師得雨陳其事世祖大悟抵唐兀台罪擢僉司改廉訪司起忱爲燕南河北道肅政廉訪副使累遷嶺南廣西河東山西兩道肅政廉訪使江陵汴梁兩路總管至大三年拜中奉大夫雲南行省參知政事未行卒

趙迪

趙迪眞定藁城人也幼孤事母孝多力善騎射金末爲義軍萬戶郡將出六鈞强弩立賞募能挽者迪能之即署眞定尉遷藁城尉陞爲丞太祖兵至藁城迪率衆迎降歲壬午改藁城爲永安軍以迪同知節度使事嘗從帝西征他將校豪橫俘掠獨迪治軍嚴所過無犯先是眞定既破迪亟入索藁城人在城中者得男女千餘人諸將欲分取之迪曰是皆我所掠當以歸我諸將許諾迪乃召其人謂曰吾懼若屬爲他將所得則分奴之矣故索以歸之我今縱汝往宜各遂生產爲良民衆感泣而去時兵荒之餘骸骨蔽野迪爲大冢瘞之壬子歲卒年七十子七人椿齡眞定路轉運使

邸順

邸順保定行唐人占籍於曲陽縣金末盜起順會諸族集鄉人豪壯數百人與其弟常築兩砦于石城玄保分據以守歲甲戌率衆來歸太祖授行唐令丙子眞定饑群盜擾城叛民皆穴地以避之盜發地而殺其人順擒數百人殺之朝廷陞曲陽爲恒州以順爲安撫使金將武仙擾眞定帥衆來攻順與戰大敗之賜金虎符加鎭國上將軍恒州等處都元帥庚辰武仙屯兵于黃堯兩山順及弟常又擊敗之時西京都道韋陸結武仙抄掠州縣順擒道韋殺之仙退眞定以自保順從木華黎攻之敗之於王柳口仙遂棄眞定南走以功賜順名察納合兒陞驃騎衛上將軍充山前都元帥弟常賜名金那合兒辛卯春從太宗攻河南諸郡招降民十餘萬以順知中山府己亥佩金符爲行軍萬戶管領諸路元差軍五千人從大軍破歸德府留順戍之丁未駐師五河口宋兵夜襲營順掩殺其衆生獲十五人癸丑攻漣水甲寅舉部屬肖撒八轄隣之功以奏上賜肖撒八轄隣金銀符仍隸麾下丙辰春順卒年七十四子浹襲職己未從世祖渡江圍鄂州有戰功中統元年世祖即位浹以所部

張宣等十二人奏聞于朝遂以金銀符賜之三年圍李璮還守息州至元十一年賜虎符授全州招討副使後又遷懷遠大將軍金州萬户十三年改襄陽管軍萬户三月以樞密院奏行淮西總管萬户府事守廬州十四年移龍興仍管領本翼軍人十五年復爲管軍萬户攻贛州崖石寨太平岩賊有功十七年陞鎮國上將軍都元帥鎮龍興諸路兼管本萬户府事賜銀印吉贛盜起行省還元帥府以鎮之二十一年元帥府罷復爲萬户二十三年佩元降虎符爲歸德萬户鎮守吉安未幾統領江西各萬户集兵七千戍

廣東凡二載大德三年卒年七十七贈輔國上將軍北庭元帥府都元帥護軍追封高陽郡公諡襄敏子榮仁襲佩其虎符爲宣武將軍歸德萬户鎮廣東惠州感瘴疾不任事子貫襲貫卒子士忠襲士忠卒子文虁

順族弟琮

琮太祖時從族兄行唐元帥常來降歲乙酉金降將武仙復據真定叛琮敗之于黄臺癸巳從元帥倴盞滅金于蔡有功真定五路萬户選充總管府推官尋奉旨賜金符授管軍總押管領七路兵馬鎮徐州宋兵入境琮戰却之己亥從大將察罕攻滁州力戰流矢中脇明年卒子澤襲以鎮潁州宋兵攻潁澤戰敗之至元四年從元帥阿术克平塞寨及老鵶山十一年從沙洋奪六艦皆論功受賞有差十二年授武德將軍管軍總管從攻潭州及靜江累官懷遠大將軍管軍萬户郴州路總管府達魯花赤二十二年改授廬州蒙古漢軍萬户尋還潁州與會徽州績溪縣盜起澤討平之二十八年移鎮杭州卒子元謙襲爲潁州萬户元謙卒子祺襲祺卒子忠襲

王善 子慶端附

王善字子善真定藁城人父增監本縣酒務以孝行

稱善資儀雄偉其音若鐘多智略尤精騎射金貞祐播遷田疇荒蕪人無所得食善求食以奉母乙亥群盜蜂起衆推善爲長善約束有法備禦有方盜不能犯擢本縣主簿戊寅擢中山府治中時武仙鎮真定陰蓄異志忌善威名密令知府李齊府判郭安圖之己卯秋齊安張宴伏兵召善計事善覺即還治衆倉卒得入十人慷慨與衆人爭自奮遂誅濟安乃諭其黨曰造謀者李齊耳餘無所問善夜卧北城上戒麾下曰勿以我累汝家當取吾首獻帥府衆曰公何爲出此言我輩惟有効死而已遂率衆來歸授金符同

知中山府事是年冬以兵三百攻武仙仙遣將率精
銳二千拒戰善擒斬之仙走獲龐委其佐段琛城守
復戰拔之入據其城軍勢大振自中山以南降州郡
四十二庚辰還中山真定等路招討使尋加右副元
帥驃騎大將軍屯蠡城壬午陞蠡城爲匡國軍以善
行帥府事癸未進金吾衛大將軍左副元帥仙窮迫
請降詔命復舊鎮善奏仙狼子野心終必反覆請修
城隍備之未幾仙果叛率衆來攻火及西門善出戰
却之仙使其部下宋元俘老幼四千人南奔善追奪
之俾復故業仙自是不敢復入真定其部曲多來降

丙戌以功賜金虎符仍行帥府事壬辰從征河南至
鄭州州將馬伯堅素聞善名登陴大呼曰蠡城王元
帥在軍中否願以城降之善直前免冑與語伯堅果
率衆出降善令軍中秋毫無犯民皆按堵願從善北
渡者以萬計授之土田以安集之丙申燕河北西路
兵馬副都總管辛丑授知中山府事屬縣新樂地居
衝要迎送供給倍於他縣皆取於民善均其勞逸所
徵或未給輒出家貲代輸民德之又放家僮五百人
爲民咸懷其恩癸卯卒年六十一皇慶[illegible]
崇祿大夫司徒追封冀國公諡忠[illegible]軍

千戶征淮南死次慶端
慶端字正甫初爲邳郡總作江水軍提領訓練士卒常
如臨敵敗李璮於老僧口以功佩金符爲千戶監築
大都城移戍清口宋兵來攻守將戰死城欲陷慶端
拔刀督衆裹創力戰城得以全群盜四起復擊走之
進武節將軍管軍總管領左右中衛兵從世祖北征
遷右親軍副都指揮使進侍衛軍都指揮使建威
武營以處衛兵經畫田廬使各安業別立神鋒軍親
教以蹶張弩拔作整暇堂屏利鈍浚渠構室如治家
事至元十九年改詹事丞時有司欲就威武貸粟數

萬石濟飢民裕宗在東宮以問慶端慶端對曰兵民
等耳何間焉即命與之帝嘗遣近侍夜出伺察爲邏
卒所執近侍以實告卒曰軍中惟知將軍令不知其
他近侍以聞帝賞以黑貂裘及親征乃顏命慶端以
所部從時年六十餘與士卒同甘苦晝則擐甲執兵
迎敵夜則不解衣暇則俾士卒爲軍市自相懋遷征
東之功慶端贊畫居多成宗即位論贊畫功拜金吾
衛上將軍中書左丞行徽政副使兼隆福宮左都威
衛使進階資德大夫大德二年加榮祿大夫平章政
事僉書樞密院事兼使如故以疾卒

杜豐

杜豐字唐臣汾州西河人父珪以積德好施鄉稱善人豐少有大志倜儻不群通兵法仕金爲平遥義軍謀克佩銀符太祖取太原豐率所部來降皇弟按赤那延授兵馬都提控從國王按察兒攻平陽先登克絳州解州諸堡招集流民三萬餘家以功賜金虎符陞征行元帥左監軍金人南遁遂以豐守河北庚辰上黨張開以萬衆寇汾州豐率精騎五千敗之從國王阿察兒玉懷吾破溫谷木澗等寨輒先登攻洪洞西山斬首六百餘級攻松平山破之賊墮崖死以萬

計獲生口甚衆金將武仙等往來鈔掠平陽太原間行路梗塞壬午授豐龍虎衛上將軍河東南北路兵馬都元帥便宜行事遂破玉女割渠等寨俘獲千餘人丙戌從按赤那延攻益都金守將突圍出豐戰扼之斬首千級捕虜二十人益都下遂略地登萊降其民萬餘己丑以本部取沁州由是銅鞮武鄉襄垣綿山沁源諸縣皆下辛卯命豐撫定平陽太原真定及遼沁未降山寨皆平之乙未陞沁州長官長官者國初高爵也在沁十餘年寛繇薄賦勸課農桑民以富足丁未請老丙辰疾卒于家年六十有七沁人立祠歲時祀焉子三人思明思忠思敬思敬事世祖潛邸由平陽路同知累遷治書侍御史阿合馬敗臺臣皆罷去思敬以帝所眷知獨留出爲安西路總管僉陝西行省事歷汴梁總管而入中書爲侍御史時桑哥以罪誅風紀爲之振肅未幾拜參知政事改四川行省左丞不赴陞中書左丞致仕年八十六卒諡文定

石抹孛迭兒

石抹孛迭兒契丹人父桃葉兒從霸州孛迭兒仕金爲霸州平曲水寨管民官太師國王木華黎率師至霸州孛迭兒迎降木華黎察其有勇奇之擢爲千戶

歲甲戌從木華黎覲太祖於雄州佩以銀符充漢軍都統帝次牛闌山欲盡戮漢軍木華黎以孛迭兒可用奏釋之因請隸麾下從平高州乙亥授左監軍佩金符與北京都元帥吾也兒分領錦州紅羅山北京東路漢軍二萬又從攻忽闌闍里必的地山東大名比至洺州城守甚嚴師不得進孛迭兒不避矢石率衆先登遂拔之丁丑從平益都淄登萊潍戊寅從定太原忻代平陽吉隰嵐汾石絳州河中潞澤遼沁辛巳木華黎承制陞孛迭兒爲龍虎衛上將軍霸州等路元帥佩金虎符以黑軍鎮守固安水寨既至令

兵士屯田且耕且戰披荊棘立廬舍數年之間城市悉完爲燕京外蔽庚寅朝太宗于行在所賜金符辛卯從國王塔思征河南癸巳從討萬奴於遼東平之孛迭兒始從征伐及後爲將大小百戰所至有功年七十以疾卒子宮子紇查剌查茶剌

賈塔剌渾

賈塔剌渾冀州人太祖用兵中原募能用砲者籍爲兵授塔剌渾四路總押佩金符以將之及攻益都下之加龍虎衛上將軍行元帥左監軍便宜行事師還駐謙謙州卽古烏孫國也歲己丑將所部及契丹女

直唐兀漢兵攻斡脫剌兒城塔剌渾督諸軍穴城先入破之卽軍中拜元帥改銀青光祿大夫從睿宗入散關略關外四州經興元渡漢江略唐鄧申裕諸州鼓行而東河南平陞金紫光祿大夫總領都元帥從大帥太赤攻徐邳平之十六年辛子抄兒赤襲從諸王也孫哥塔察兒南征戊午卒於軍子冀驢襲卒弟六十八襲至元五年諸軍圍襄樊九年六十八帥所部戍駱駝嶺一字城立砲樊城南不發以怠敵心俄帥銳卒突出攻其城西破之以功賜銀幣鞍馬弓矢十一年諸軍南征渡江明年加宣武將軍宋常州守

臣姚訔堅守不下六十八發砲擊其城壁以納諸軍宋將兵突至力戰却之常州旣克帥所令總新附砲手軍臨安降加懷遠大將軍從諸軍追宋二王至海下三十餘城十四年加昭勇大將軍十五年領南軍精銳者入衛加輔國上將軍十八年論功授奉國上將軍管領砲手軍都元帥二十年罷都元帥更授砲手軍匠萬戶佩三珠虎符二十六年卒

奧敦世英

奧敦世英女眞人也其先世仕金爲淄州刺史歲癸酉太祖兵下山東淄州民奉世英及弟保和迎降皆

授以萬戶世英倜儻有武略由萬戶遷德興府尹時金經略使苗道潤率衆欲復山西世英與戰克之將盡殺所俘其黨貫之曰汝華族也畏死而降此卒伍備驅之死戰何忍殺之耶遂止世英從數騎巡部定襄卒於軍保和由萬戶陞昭勇大將軍德興府元帥錫虎符改雄州總管尋以元帥領眞定保定順德諸道農事凡闢田二十餘萬畝改眞定路勸農事兼領諸署賜居第戎器裘馬給戶食其租年五十六致仕保和四子希愷希元希魯希尹希愷襲勸農事皇太后錫以錦服曰無墜汝世業 縣有水旱必力請蠲

祖詔民糴之南征時罷民倉于汴衛歲輸河北諸
路粟以實之分冬月三限失終限者死吏徵斂舞法
民甚苦之希尹知其弊請順時而民不擾以勸農
使兼知黃州希尹至為表均便試之俗為蒙古軍
取民田牧久不歸者悉[illegible]之[illegible]至元二
年遷順天治中三月以[illegible]又踰月遷知河中府秩
滿歸調時阿合馬專政官以賄成希尹不往見之降
武德將軍知景州數月帝命元彰德漕運使希曾漕
州路總管希尹中統三年李璮叛據濟南世祖命丞相
史天澤討之希尹謂天澤曰陳州宜須擊賊自劾試

其騎射壯之命充真定路行軍千戶與賊戰矢無虛
發賊敗走入城中諸王哈必赤賞銀五十兩希尹請
築外城圍之塞[illegible]門[illegible]後其糧絕不戰而坐待其困
天澤從之璮既就擒至元十一年樞密錄其功自右
衛經歷六遷至同知廣東道宣慰司事卒

田雄

田雄字毅英北京人也幼孤能自立以驍勇善騎射
知名金末羣盜蜂起[illegible]年木華黎至北京雄率衆
出降太祖以雄隸太師國王木華黎麾下從征興中
廣寧諸郡定府州縣二十有九及錦州張鯨兄弟之
亂從攻柏鄉邢相辛巳從攻鄜坊綏德諸州有功木
華黎承制授雄隰吉州刺史兼鎮戎軍節度使行都
元帥府事平汾西霍山諸柵壬午以木華黎命授河
中節鎮右天應節制太宗時從攻西和興元諸州又
從攻夔萬諸州論功尤最賜金符授行軍千戶召為
御前先鋒頃之使攻破楨州雷家堡奉旨招納河南
降附得戶十三萬七千有奇民皆按堵而別部將校
縱兵虜掠民惶懼悔降雄力為救護至出己財與之
民得免於害癸巳授鎮撫陝西總管京兆等路事時
關中苦於兵革郡縣蕭然雄披荊棘立官府開陳禍

福招徠四山堡砦之未降者獲其人皆慰遣之由是
來附者日衆雄乃教民力田京兆大治事聞賜金符
定宗時入覲于和林以疾卒年五十八後追封西秦
王子八人大明襲職知京兆等路都總管府事

張拔都

張拔都昌平人歲辛未太祖南征拔都率衆來附願
為前驅遂留備宿衛從近臣漢都虎西征回紇河西
諸蕃道隴蜀入洛屢戰流矢中額不少卻帝聞而壯
之賜名拔都自是漢都虎亦專任之甲午金亡以漢
都虎為砲手諸色軍民人匠都元帥守真定漢都虎

卒無子以拔都代之及拔都虎兒子賽閭少長拔都請于朝歸其政而終老焉子忙古台從憲宗攻蜀釣魚山冶竹二壘冒犯矢石屢挫而不沮遂以勇敢聞中統元年賜銀符領義砲手軍府事尋易金符爲行軍千户從征襄樊有功卒子世澤襲從丞相伯顏南征大小十餘戰皆有功又從平廣西明年收瓊萬諸州拜宣武將軍行軍總管未幾遷副萬户加明威將軍從鎮南王脫歡伐交趾既還及辭舉將校舊嘗往者許留恤之有脫歡者當行適病不能起世澤曰吾祖父以武勇稱吾蒙其餘澤荷國厚恩當輸忠王室

增光前人豈可苟爲自安計耶力請代之凱還人服其義云

張榮

張榮清州人後徙鄢陵歲甲戌從金太保明安降太祖賜虎符授懷遠大將軍元帥左都監乙亥正月奉旨略東平益都諸郡戊寅領軍匠從太祖征西域諸國庚辰八月至西域莫蘭河不能涉太祖召問濟河之策榮請造舟太祖復問舟卒難成濟師當在何時榮請以一月爲期乃督工匠造船百艘遂濟河太祖嘉其能而賞其功賜名兀速赤癸未七月隨鎮國上將軍砲水手元帥甲申七月從征河西乙酉從征關西五路十月攻鳳翔砲傷右髀帝命賜銀三十錠養病於雲內州庚寅七月卒年七十三子奴婢襲佩虎符砲水手元帥領諸色軍匠太祖伐金命由關西小口收附金呂州等郡乙未金亡戊戌授懷遠大將軍癸卯三月從輔國大將軍甲辰二月領蒙古漢軍守均州戊申九月宋兵襲均州奴婢拒戰大敗宋師己酉十一月復與宋兵戰流矢中右臂中統二年卒年七十五子君佐襲佩虎符砲水手元帥戍蔡州五年都元帥阿术命將砲手兵攻襄陽至元八年調守襄

陽一字城宗驥嶺攻南門牛角堡破之攻樊城親立砲摧其角樓樊城破十年襄陽降參政阿魯海牙以宋降將呂文煥入朝奉旨召蒙古漢人萬户凡二十人陛見各以功受賜帝撫諭之令還鎮十一年從軍下漢江至沙洋丞相伯顏命率砲手軍攻其北面火砲焚城中民舍幾盡遂破之賜以良馬金鞍金段又以火砲攻陽邏堡破之十二年從大軍與宋將孫虎臣戰于丁家州復從丞相阿术攻揚州是年冬又從諸軍破常州十三年陞懷遠大將軍仍砲水手元帥秋君佐屯眞揚門絕宋粮道宋制置李庭芝都統

才與城戍拔川□以君佐為安慶府安撫□□民
達魯花赤十四年□安慶野人□及□宣□□□賊
丹攻安慶君佐容命知之時城中□使□□人來
命招□出沒□□賊不敢入乃徙黃州行省□君佐
李衆後貫州因以為黃州等□達魯花赤十五年加鎭國
上將軍仍砲水手□□十戶年命□附漢軍萬人
倚賴西關埧以□□□一十□□□道□□是
卒□

趙天錫□

趙天錫字受之冠氏人□□□□□其祖以財雄鄉
里所與游□□□□□□□□保□氏有功授冠氏丞
從眭為令大安末□□□□佐□□□武校尉酷洛
水縣酒太□□兵□□□□□□□以為冠氏令乃
挈縣人壁桃源□□□山歲辛□□歸行臺東平嚴
實實素知天錫名□□□□下從征上黨以功授冠
氏令俄遷元帥左都監□令如故甲申宋將彭義斌
以大名冠氏元帥李全皆□人心頗搖天錫令衆姑
少避其鋒以□後□乃□□佐從大將孛里海軍
未幾破義斌于眞定授左副元帥同知大名路兵馬
都總管事李全在大名殺其帥蘇椿納全河北從宜

鄭偶□以取冠氏□□□□□□□一日偶自將
萬人來攻天錫率死士乘城力戰□□□夜□慶不能
下東風□□去己丑朝行在所□使□□□從之
戊戌□宋□兵斬黃□彼府還卒于冠氏年五十子
六人賁亨嗣

賁亨字文甫襲行軍千戶己未從國兵渡江攻鄂有
功至元元年總管山東諸翼軍征宋攻襄樊賁亨出
抄斬首以五百人授野人原寫山砦□白河新城七
年借□□劉整朝京師命為征行千戶賜金符及衣
帶鞍馬□以兵□□矢石諸卷先登破之十一年從丞
相伯顏□陽城三月□□□□淮□以濟南淄萊二路新
軍十二年正月從攻鎭江與宋將孫虎臣張世傑大
戰于焦山殺掠甚衆□□年江南平以功陞宣武將
軍十四年授虎符懷遠大將軍處州路總管府達魯
花赤未行適海賊□□□□□行省檄賁亨□使□平之
未幾處州青田縣季文□□□□□以叛賁亨
復其黨始知七縣俱□□又能自□□兩浙安撫使
拖處州天慶觀□□□□閉之將□□□百陳于下
河門賊出戰以精騎躡之遂奪賊□□散走斬首三
級賁亨入城乃招散亡□官府章□□命□萬衆

攻陣惡溪南賁亨分兵拒守白水精銳亂流衝擊虜
萬戶忽都台以援兵至自巳至亥賊方退文龍溺死
忽都台以處卽亂山爲州無城壁可恃且反側欲屠
之賁亨曰我受命來監此郡賊固可殺良民何辜不
從將士虜掠子女金帛賁亨捕得倡率者杖之仍各
求所失還之州民悅服十五年龍泉縣張三八合衆
二萬殺慶元縣達魯花赤也速台兒且屠其家賁亨
將騎士五百往討與賊將鄭先鋒陳壽山二千餘人
戰于浮雲鄉斬首三百餘級三八軍于縣西賊三戰
俱敗軍還賊衆水陸俱設伏賁亨擇步卒驍悍者使

前賊不敢近旣而衢州賊陳千二聚二萬人逐昌葉
丙六亦聚三千人助之賁亨前後斬首三千餘級爲
平之十七年改處州路管軍萬戶二十二年還冠氏
卒年五十七

列傳卷第三十八

列傳卷第三十九　　元史一百五十二

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臣宋濂翰林待制承直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臣王禕等奉

勅修

張晉亨　好古

張晉亨字進卿冀州南宮人也其兄冈知安武軍節
度使事領棗強令顯以冀州數叛之來附嚴實于青
崖後從實來歸進顯安武軍節度使西征戰沒歲戊
寅太師國王木華黎承制署晉亨襲顯爵晉亨沈鷙
有謀略小心畏慎臨事周密實器之以女妻焉實征濮
路偏將李信見殺招撫降于宋晉亨跋涉險阻晝伏

夜行僅免於難實遣子忠貞入質命晉亨與俱丁亥
從國王孛羅征益都以功遷昭毅大將軍領恩州刺
史兼行臺馬步軍都總領再遷鎭國大將軍實征淮
楚河南晉亨皆從甲午從實入覲命爲東平路行軍
千戶圍安慶其守將走邀擊之斬首百級俘獲無算
攻光之定城俘其將士十有五人略信陽從州評
金之才攻六安拔之大小數十戰策功居多實卒
其子忠濟奏晉亨權知東平府事東平貢賦率倍他
道迎送供億簿書獄訟日不暇給歷七年吏畏而民
之辛亥憲宗卽位從忠濟入覲時包銀制行朝議

戶賦銀六兩諸道長吏又有借貸於民者晉亨面責之曰諸君職在親民民之利病尚不知乎今天顏咫尺知而不言罪也承令而不克濟罪當何如且五方土產各異隨其所產則民便而易足必欲輸銀雖破民之產有不能給者大臣以聞明日召見如其言以對帝是之乃得蠲戶額三之一仍聽民輸他物遂為定制欲賜晉亨金虎符辭曰虎符國之名器長一道者所佩臣隸忠濟麾下復佩虎符非制也臣不敢受帝益喜改賜內書金符恩州管民萬戶中統三年李璮叛晉亨從嚴忠範戰於遂城濼勝之改本道與魯萬戶四年授金虎符分將本道兵充萬戶戍宿州自古汴堤南北沃壤閒曠宜屯田以資軍食乃分兵列營以時耕藝遣千夫長以身勸之[illegible]成期年皆獲其利至元八年改懷遠大將軍淄萊路總管尋兼軍事十一年詔伐宋晉亨在道中聞命亟返曰此報效之秋也分道由安慶渡江丞相伯顏留之戍鎮江兼與民政以鎮撫新附移戍焦山瓜洲皆有功十三年卒子好古好禮

好古字信甫少[illegible]涉獵文史識宏遠勇而有謀父晉亨在時知東平府事嚴忠濟承制以好古佐其父官

戍宿州戊午奏貢授行軍千戶攻樊城身中流矢戰不少卻主將旌其功賞銀百兩略揚滁泰興海門而還擊郡伯埭拔之從大軍攻鄂中統元年還宿州忠濟命兼恩州刺史訪民疾苦吏弊立為條約未幾移戍蘄州李璮叛據濟南宋人攻蘄好古率兵迎擊力不敵死之時晉亨在濟南軍中聞之哭曰吾兒死得其所矣弟好義繫下江淮有功

王珍

王珍字國寶大名南樂人世為農家珍慷慨有大志金末擾亂所在盜起南樂人揚鐵槍聚眾保鄉里太祖遣兵攻破河朔鐵槍以兵應之行營帥按只署珍軍前都彈壓鐵槍與金軍戰死眾推蘇椿代領其眾宋將彭義斌帥師侵大名椿戰不利降之義斌遂據大名珍棄其家間道走還軍中按只嘉其誠待遇益厚以為假子復從速渾察擊走義斌蘇椿以大名降珍妻子故在珍語之曰吾非棄汝輩誠不以私愛奪吾報國之心耳聞者稱歎授鎮國上將軍大名路治中軍前行元帥府事俄以取寧海胙城功遷輔國上將軍復授統攝開曹滑濬等處行元帥府事兼大名路安撫使蘇椿復欲叛歸金珍覺之與元帥梁仲先發

兵攻椿椿開南門而遁國王斡真授仲行省珍驃騎衛上將軍同知大名府事兼兵馬都元帥從刺不台經略河南破金將武仙于鄭州復與金人戰于蕭縣斬其將項之仲死國王命仲妻冉守真權行省事珍爲大名路尚書省下都元帥將其軍因用安據徐邳珍從太赤及阿术魯攻拔之授同參大名行省事從軍伐宋破光州棗陽廬壽滁州珍常身先諸將屢有功宋城五河口珍帥死士二十人奪之宋人遁乘勝進師連破濠泗渦口歲庚子入見太宗授總帥本路軍馬管民次官佩金符珍言於帝曰大名困於賦調

貸借西域賈人銀八十鋌及逋糧五萬斛若復徵之民無生者矣詔官償所借銀復盡蠲其逋糧已而朝廷議分蒙古漢軍戍河南以珍戍睢州修城隍明斥候宋兵不敢犯己酉入朝定宗進本路征行萬戶加金虎符在鎮九年卒年六十五子文幹善騎射襲爲行軍萬戶己未從世祖攻鄂州先登中流矢賜以良馬金帛李璮叛從哈必赤討平之哈必赤論功語以官賞文幹對曰增秩則榮及一身賜金則恩逮麾下迺以白金二千兩器四百事雜綵數百縑賞之文幹悉頒之軍中中統三年以父兄弟子並仕同途者罷其弟子文幹弟文禮爲千戶文幹自陳願解己官而留文禮詔從之改同知大名路總管府事累遷河東山西道提刑按察副使近臣言其鄂州之功陞參東川行樞密院事歷全州衛輝東平總管改江東建康道提刑按察使卒于官年五十八發其篋中錢僅七緡貧不能歸葬人以此稱之

楊傑只哥

楊傑只哥燕京寶坻人家世業農傑只哥少有勇略太祖略地燕趙率族屬降附從攻遼左及從元帥阿术魯定西夏諸部有功己丑睿宗賜以金幣命從阿

术魯攻信安阿术魯知其材畧出諸將右命裁決軍務信安城四面阻水其帥張進數月不降傑只哥曰彼恃巨浸我師進不得利退不得歸不若往說之遂見之來怒曰吾已斬二使汝不懼死耶傑只哥無懼色從容言曰今齊魯燕趙地方數千里郡邑聞風納降獨君恃此一城內無軍備外無兵援亡可立待爲君計者不如請降可以保富貴而免死亡進默然曰姑待之凡三往乃降辛卯大名守蘇椿叛討獲之衆議屠城傑只哥曰怒一人而族萬家非招來之道也衆是其言由是濬州聞風納款壬辰師次徐州

阻河不得濟傑只哥躬率知水者以兵操舟得伏草澤中率勁卒數人逆河擊之悉奪其舟衆遂得渡獲河南諸郡降人二萬餘戶進攻汴州金將以兵來拒戰傑只哥率百餘騎突入陣中迎擊於後大敗之捨一月而還皇太弟國王駐兵河上見之賜名拔都授金符命總管新附軍民乙未太宗特賜傑只哥種田民戶祖藏丁酉從阿朮魯攻歸德傑只哥麾諸將縛草作筏渡濠抵城下梯城先登拔之由是進攻得五州十縣四堡二寨己亥宋兵至已發歸德城傑只哥率衆拒戰敗之率舟師追擊轉戰中流溺死年四十子孝

先孝文孝先僉江北淮東道肅政廉訪司事孝友蔚江路總管

劉通

劉通字仲達東平齊河人也初從嚴實來歸繼從攻濮曹相潞定陶楚兵實薦于太師木華黎以通為齊河總管尋授鎮國上將軍左副都元帥濟南知府從州總管行軍千戶大宗錫金符陞上千戶宋將彭義斌攻齊河城率衆夜登通與六七人鼓譟而進宋人驚懼溺死者甚衆明日復合圍城三匝通令守陴者植梨如御敵從撤去宋人懼其詭也大潰義斌

以功兒歲丁酉從德州等處二萬戶軍民總管歲丙辰命千戶復佩金符為行軍千戶從嚴實略地豐道泰淮宋而歸黃安及許州憲宗西征復充行萬戶統東平軍馬攻釣魚山苦竹寨有功師還徙德州東平總管中統元年奉旨戍和林選授虎符進武衛軍副都指揮使李璮叛遣使招復守從守立斬之悍當其討賊梟濟南之食守者出其私蓄以濟師世祖嘉之賜白金五千兩復守閤辭至元二年進左翼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四年殊右翼九年加昭勇大將軍鳳州等處經略使十年遷征東左副都元帥統軍四萬

戰船九百征日本與倭兵十萬遇戰敗之還招降淮南諸郡邑十年授昭信路總管十四年遷黃州宣慰使十五年改太平路總管俄授鎮國上將軍為淮西道宣慰使都元帥二十年加鎮國上將軍三月卒子五人浩澤澧淵注浩中統四年襲千戶至元八年没于兵澤由近侍出為河北道宣慰使澧知長寧州仍僉淵至元十一年佩金符授進義副尉為徐邳屯田總管下丁壯千戶九月領兵巡邏泗州至淮河九里灣遇宋兵戰勝奪其船三十餘艘十二年三月與宋安撫朱焕戰于清河敗之擒十四人奪其輜

重九月從右丞別里迷失攻淮安十三年與宋人戰
昭信軍南靖平山俱有功十四年北覲進武略將軍
管軍總管十五年從元帥張弘範征閩廣詔諸州
以功授武德將軍十六年從攻崖山弘範命汌領後
與軍水戰有功十七年進安遠大將軍爲副招討二
十一年遷潁州副萬戶二十四年從征交趾鎮南王
脫歡命領水步軍二萬攻萬劫江擒十六人繼攻雲
山城賊衆迎敵大敗之師還二十八年捕寇制東穰
其酋長三人三十一年兼領紹興淛江五翼軍守杭
州繼以疾卒大德十一年卒子無疇至大元年襲授

昭信校尉潁州副萬戶俄進武德將軍延祐五年以
病免六年改河南江北行省都鎮撫泰定四年加宣
武將軍

岳存

岳存字彥誠大名冠氏人初歸東平嚴實承制授存
武德將軍帥府都總領保冠氏會金從宜燕寧徙據
大名與冠氏僅一舍數遣兵來攻每不得志復自將
萬人合圍其勢甚張存率死士百餘突出西門勇氣
十倍金人退走存追之越境乃還歲丁丑從嚴實及
武仙戰于彰德西敗之遷修武將軍行冠氏主簿明
年存率騎兵二百步卒二百自彰德北還至開州南
與金將張開遇開衆萬餘存軍依大林戒其軍曰彼
衆我寡不可輕動當聽吾鼓聲爲節乃命騎士居前
步卒次之與敵相去僅二十步一鼓作氣無不一當
百開衆大潰追二十餘里不損一卒而還破河南攻
淮漢無役不與辛丑陞本縣令庚戌移治楚丘數年
有惠政乙卯告老退休田里中統三年以疾卒年八
十九子天禎襲父職冠氏縣軍民彈壓從圍襄樊帥
府承制授管軍百戶修立百丈山鹿門寺堡天禎率
銳士冒矢石從樊城東北角登雲梯爲所傷墮地復

躡梯以登手刃數人築□陽東西城及於鎮江迎戰
都天禎威望其從戰焦山平寧化賊錄功陞管軍千
戶江南平從元帥張弘範覲帝于柳林錫金符銀鞍
勅授昭勇大將軍福州路總管平尤溪賊鐵嶺改吉
州平永新賊後遷贛州七年遷建康管定救荒之政
民爲立碑以紀遺愛焉至大二年卒于建康年七十二
子榮會洺州同知

張子良

張子良字□臣涿州范陽人金末四方兵起所在募
兵自保子良亦聚千餘人入燕趙間耕稼已絕遂聚州

人阻水治舟筏取蒲魚給從之者衆至不能容子良部勒定興新城數萬口就食東平東平守納之久之守棄東平還汴檄子良南屯宿州又南屯壽州更全劫其民出睢口李敏據州子良攻下之敏欲害之走歸宿因以宿帥之衆奪金所劫老幼數萬以還金怒遣徐邳兵帥來攻子良與宿帥破其營金失其軍將走死揚州時金主困於汴援兵盡絕有國用安者因以漣水之衆入援道阻游兵不能進子良與一偏將宵伏夜行得入汴達用安意金君臣以爲自天降也面賜勞來凡所欲皆如用安請因以徐宿

授子良明年子良進米五百石于汴授榮祿大夫總管陝西東路兵馬仍治宿州當是時令已不行於陝而用安亦卒不得志徐宿之間以無食皆出城拾稆穫以食子良嚴兵護之以防[illegible]敵子良被重傷乃率其衆就食泗州泗守[illegible]兵[illegible]之子良與麾下十數人即軍中生縛其守民不欲北歸者皆走傳都子良責以什撫無敢掠其財物戊戌率泗州西城二十五縣軍民十萬八千餘口因元帥阿术來歸太宗命爲東路都總帥授銀青榮祿大夫陞京東路行尚書省兼都總帥管領元附軍民進金紫光祿大

夫庚子賜金符自兵興以來子良轉徙南北依之以全活者不可勝計癸丑憲宗令爲歸德府總管管領元附軍民中統二年夏四月世祖命爲歸德泗州總管降虎符仍管領泗州軍民總管七年罷元管戶隸諸郡縣改授昭勇大將軍大名路總管兼府尹八年卒年七十八贈昭勇大將軍僉樞密院事上輕車都尉追封清河郡侯謚翼敏子二人長懋次亨亨佩金虎符爲管軍千戶子與立襲卒子鑑襲

懋字之美未弱冠已有父風侍子良官京東故懋領其衆從丞相阿术軍立歸德府以其軍鎭之移鎭下

邳知歸德府事李璮叛濟南以其兵戍蔡州中統元年宣授泗州軍總把佩金符至元七年權濟南諸路新軍千戶九年從破襄樊有功十一年丞相伯顏南征其行陣以鋒車弩爲先而衆軍繼之懋以勇驍將弩前行凡所過山川道路險陸通渠筏平塹穿安營設伏出納奇計伯顏信用之擢爲省都鎭撫水陸並進其任甚重師壓臨安宋以其主及母后羣臣北還駐瓜洲伯顏命懋往諭淮西夏貴副以兩介將騎士直趨合肥貴出迎設賓禮懋示以逆順禍福辭旨雄厲貴受命頓首上地圖降書馳還報伯顏大喜復

令行徇鎮東安豐壽春懷遠淮安濠等州郡皆下
復使之徧諭列城軍民使知帝之德意十三年懋
馳驛至上都伯顏上其功宜授懋明威將軍泗州安
撫司達魯花赤十四年改安撫司為總管府置宣慰
使以統之拜同知淮西道宣慰司事十六年改授懷
遠大將軍吉州路總管懋惡衣糲食率之以儉慎刑
平政處之以公新府治設義倉雖能吏不過也部使
者劉宣薦之凡有所懲治朝至夕報豪強悚然郡萬
戶蘇良恃勢為暴為之翼者有十虎之目民甚苦之
乃上其實於憲府盡誅十虎若奪良虎符而黜之民

大悅群盜有寧眾將句以切城者懋聞之率從騎擣
其宄縛其酋長以歸民之流亡與遠郡之來歸者數
千家相率為生祠以祀之十七年二月卒年六十三
贈昭勇大將軍淮東路總管上輕車都尉追封清河
郡侯謚宣敏子二人文煥以父蔭任承務郎江州路
瑞昌縣尹文炳三汊河巡檢文煥子珪初為高安縣
尹有異政由是擢為江西檢校拜南臺御史繼為淮
西江西二道廉訪僉事用能世其家云

唐慶

唐慶不知何許人事太祖為管軍萬戶太祖代金以
慶權元帥左監軍歲丁亥賜虎符授龍虎衛上將軍
使金壬辰太宗復以慶為國信使取金質子督歲幣
以金留下未見帝於官山七月使慶再往令金主黜
帝號稱臣金主不聽慶亦以語侵之金君臣遂謀害
慶夜半以兵入館舍殺慶及其弟山壽與祿并從行
者十七人既滅金購求慶屍不得厚恤其家賜金五
十斤詔官其子仍計其家人口給糧以養焉

齊榮顯

齊榮顯字仁卿聊城人父旺金同知山東西路兵馬
都總管榮顯幼聰悟總角與群兒戲畫地為戰陣端

坐指揮各就行列九歲代父任為千戶佩金符從外
舅嚴實來歸屢立戰功攻濠州宋兵背城為陳榮顯
薄之所向披靡其屬王孝忠力戰中鉤戟榮顯斷戟
拔孝忠出復乘勝入其郛而還主帥察罕壯之賜馬
鞍銀器與趙九河口抵大堤榮顯偕數騎前行覘敵
值邏騎數十從者將退走榮顯曰彼眾我寡若示以
怯必為所乘挽弓策馬射殺兩人乃遂進援五河口
陞權行軍萬戶守宿州墮馬傷股不能復從軍改提
領本路課稅又改本路諸軍鎮撫兼提控經歷司值
府事官鉤校諸路積逋官吏往往罹詬辱榮顯從容

辨理甚力[illegible]分從[illegible]入朝授東平路總管府參議無何博州防禦使時十道下議各分所屬不隸東平榮顯力辯於朝遂止及攻淮南道出東平民間供給費銀二萬錠分路均[illegible]總之得折充賦稅民賴以不困中統元年請告侍親閑居十年卒

石天祿

石天祿父珪山東諸路都元帥死節見忠義傳天祿襲爵以都承制授龍虎衛上將軍東平路元帥佩金虎符時宋將彭義斌取大名及中山天祿與李里海率兵敗之獲義斌又敗金將武仙屢立戰功丙戌孛魯以功奏遷金紫光祿大夫都元帥領戍邊隅數與金人戰未嘗敗北壬辰皇太弟拖雷南渡河天祿為前鋒戰退金兵奪戰船數艘夜至歸德城下襲其營殺二百餘人金將陳防禦出兵追圍天祿天祿潰圍復戰金兵退走提兵掠亳及徐所過望風附降癸巳秋九月破考城復圍歸德冬十一月歸德降甲午入覲改授征行千戶濟[illegible]單二州管民總管乙未從扎剌溫火兒赤渡淮攻[illegible]州至襄陽夾河恭戰退宋兵扎剌溫火兒赤賞以良馬又從攻蘄黃功居其首時詔天祿括戶東平軍民賦稅止依天祿已括籍

[illegible]不仕職以子興祖襲明年天祿卒年[illegible]十四子十人興祖襲千戶官武略將軍己未從伐宋攻鄂州至元四年孫宿州率兵拔泓縣諸郡獲宋統制者十餘人統軍司賞馬二十四錠五百兩錦一十端十二年攻常州為先鋒功在諸將上[illegible]第功授宣武將軍管軍總管戍濕州[illegible]大年[illegible]亂率兵[illegible]之斬首千餘級招輯南[illegible]山寨歸業者[illegible]戶十六年[illegible]武將軍佩金虎符十九年七月卒[illegible]子琪嗣

石抹阿辛

石抹阿辛迪列[illegible]氏歲乙亥率北京等路民一萬二千餘戶來歸太祖[illegible]太師木華黎奏授[illegible]上將軍御史大夫從[illegible]州死焉子[illegible]剌仍以御史大夫領黑軍初其父阿辛時[illegible]其士卒[illegible]號黑軍故曰黑軍戊己卯[illegible]黑軍分[illegible]攻圍[illegible]大原平陽隰吉嵐[illegible]南[illegible]以[illegible]列與南兵遇于河查剌大呼[illegible]之[illegible]渡河[illegible]戰[illegible]之所過城邑爭先款附[illegible]門[illegible]振旅而還論功[illegible]兵[illegible]軍[illegible]南京城堅如立鐵查剌命[illegible]登西南角

拔其飛檣手斬俘卒數十人大軍乘之遂克南京詔以木華黎解錦衣賞之累授兵定路達魯花赤卒子柳城子庫祿滿襲職從攻襄樊與從弟度剌五雲梯衝其堞度剌死焉中統三年庫祿滿從征李璮先登飛矢中額而卒

劉斌 思敬

劉斌濟南歷城縣人少孤鞠于大父有勇力從濟南張榮起兵為管軍千戶歲壬辰攻河南以功授中翼都統攻睢陽軍杏堆距陳州七十里聞睢將率軍於近郊斌率衆夜破之又擊走太康守兵擒其將三日太康陷榮言於帥阿术魯曰太康之平擒其將者斌也移屯襄陽軍乏食斌知青陵多積粟前阻大澤水深不可渡陳可取狀衆難之斌叱之曰彼恃險不我虞取可必也乃率百騎夜發獲敵人使道之前行行至軍中五十餘里遇敵兵斌捨馬揮槊突敵敗之得其糧數千斛還官知中外諸軍事從攻六安先登破其城癸卯擢濟南推官辛亥授本道左副元帥乙卯陞濟南新舊軍萬戶移鎮邳州宋將懾之己未病謂其子曰居官當廉正自守毋瀆貨以喪身敗家語畢而卒年六十有二贈中奉大夫參知政事護軍彭城郡

公諡武莊子思敬

思敬賜名哈八兒都襲父職為征行千戶世祖南征從董文炳攻臺山寨先登中流矢傷甚帝親勞賜酒易金符中統二年授武衛軍千戶從討李璮賜銀六十錠四年授濟南武衛軍總管捕盜有功又賜銀千兩至元三年改宿衛大將軍侍衛親軍左翼副都指揮使四年命築京城八年授廣威將軍西川副統軍佩金虎符九年宋嘉定守臣昝萬壽乘虛攻成都哈八兒都邀擊敗之戰于青城宋兵大敗奪所俘二千人還十二年轉同簽行樞密院事復攻嘉定取之慮敘忠涪諸部及巴縣[illegible]勝[illegible]石筍等寨十九族及西南夷五十六洞[illegible]降[illegible]年[illegible]再敗宋將張思為俘其卒百餘六月瀘州復叛哈八兒都妻子陷焉乃率兵討擒其將任瓊攻破鵝山寨俘九千餘戶又獲其將劉雄及王世昌等夜入東門巷戰殺王安撫等遂克瀘州復攻重慶其將趙午子降舍守臣張珏十六年蜀平陞中奉大夫四川行省參知政事行省改四川北道宣慰使十七年授正奉大夫江西行省參知政事治吉贛盜民賴以安二十年卒年五十六贈推忠宣力果毅功臣平章政事柱國封濱國公

遙授甯子思恭守安遠累官昭毅大將軍右衛親軍都指揮使思義宣武將軍昌國州軍民達魯花赤

趙柔

趙柔涞水人有膽略善騎射好施予金末避兵西山柵險以保鄉井時劉伯元蔡友貴李純等亦各聚衆數千聞柔信義共推爲長柔明號令嚴約束重賞罰爲衆所服歲癸酉太祖遣兵破紫荊關柔以其衆降行省八札奏聞以柔爲涿易二州長官佩金符丙戌群盜並起柔單騎徧入諸柵說降其衆以功遷龍虎衛上將軍眞定涿等路兵馬都元帥佩金虎符賜銀冶總管庚寅太宗命兼管諸處打捕總管丙申加金紫光祿大夫卒至順元年追封天水郡公謚莊靜曾孫世安榮祿大夫江西行省左丞

元史一百五十三

列傳第四十

明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宋濂翰林待制承直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王禕等修

劉敏

劉敏字有功宣德青魯人歲壬申太祖師次山西敏時年十二從父母避地德興禪房山兵至父母棄敏走大將得而畜之一日帝宴諸將於行營敏隨之入帝見其貌偉異之召問所自俾留宿衛習國語閱二歲能通諸部語帝嘉之賜名玉出干出入禁闥初爲奉御帝征西域諸國破之又征回回國破其軍二

十萬爲收其地敏皆從行癸未授安撫使便宜行事兼燕京路征收稅課漕運鹽場僧道司天等事給以西域工匠千餘戶及山東山西兵士立兩軍戍燕置二總管府以敏從子二人佩金符爲二府長命敏總其政賜玉印佩金虎符奏佐吏宋元爲安撫副使高逢辰爲安撫僉事各賜銀章佩金符李臻爲參謀初耶律楚材總裁都邑契丹人居多其徒往往中夜挾弓矢掠民財官不能禁敏戮其渠魁令諸市又豪民冒籍良民爲奴者敏悉歸之還民習星曆者爲司天太史氏興學校進名士爲之師己丑太宗即位改

[illegible]怪殺乙未城和林建萬安宮設宮闈司局立
[illegible]傳以使貢輸既成宴賜甚渥辛丑春授行尚書省
詔[illegible]之政行有司不得與聞俄而牙魯瓦赤自西
[illegible]來與敏同治漢民帝乃見請牙魯瓦赤素剛尚
[illegible]自專遂俾其屬忙哥兒誣敏以流言敏出
手詔示之乃已帝聞之命[illegible]察兒赤中書左丞粘
合重山奉御李簡詰問得實罷牙魯瓦赤仍令敏獨
任復辟李臻為左右司郎中臻在幕府二十年營贊
之力居多丙午定宗即位詔敏與奧都剌同行省事
辛亥夏六月憲宗即位召赴行在所仍命與牙魯瓦
赤同政敏宣請以子世亨自代帝許之賜世亨銀章
佩金虎符賜名塔塔兒台俾諭世亨以不從命者黜
之又賜[illegible]世濟名[illegible]祝台為必闍赤入宿衛帝伐
宋命陜右戰與征蜀敏請見帝曰卿老病不召而來將有
言[illegible]敏曰臣聞天子出征義當從敢辭疾乎但中
原土曠民貧[illegible]遣代恐非計也帝弗納敕還退居
年豐世祖南征詔年豐敏入見諭之曰我太祖勵精
圖治兄而知若此卿爾汝春秋高其彙次以為後法
未幾病歸于燕[illegible]四月卒年五十九

王檝

字巨川鳳翔虢縣人父逵金武節將軍麟游主
[illegible]性倜儻弱冠舉進士不第乃入終南山讀書[illegible]
[illegible]吳泰和中復下第詣闕上書論當世急務金主
俾給事縉山元帥府尋用元帥高琪薦特賜進士出
身授副統軍守涿鹿隘太祖將兵南下撤鏖戰二日
兵敗見執將戮之神色不變太祖問曰汝曷敢抗我
師檝獨不懼死乎對曰臣以布衣受恩拔擢捐軀報國今
既[illegible]得死為幸帝義而釋之授都統佩以金符令
招[illegible]山西渡兵從大軍破紫荊關取涿易保州中山
[illegible]次雄州節度使孫吳熙守不下檝入城諭以禍福
吳遂以城降甲戌授宣撫使兼行尚書六部事從三
合拔都太傅撫定燕兵南征下古北口攻劉雲順等
州所過迎降得漢軍數萬遂圍中都乙亥中都降檝
進言曰國家以仁義取天下不可失信於民宜禁虜
掠以慰民望時城中絕糧人相食乃許軍士給糧入
城轉糴故士得食而民獲粒食又以田野久荒而
兵後無牛宜在官瀕灤[illegible]索軍囤所掠牛十取其一
以給農民[illegible]得牛[illegible]頭分給流民民大悅後宗
[illegible]一合[illegible]安[illegible]檝[illegible]保定新城信安雄霸文安
[illegible]請城[illegible]可于滄州以鎮之遂

役抹安入覲授銀青榮祿大夫仍前職兼御史大夫[illegible]答千戶非阿闍請滄復叛帝命檝討之復命駙馬孛禿分蒙古軍及紀漢軍三千屬檝遂復河間得軍民萬口孛禿惡其反覆欲盡誅之檝辯之曰驅群羊使東西者牧人也羊何知哉殲其渠魁足矣釋此輩遂之近縣強者使從軍弱者使爲農此天之所以畀我也何以殺爲孛禿曰汝能保此輩不復反耶檝曰可即移文保任之俱得全活申命闍里畢與皇太弟國王分撥諸侯王城邑論闍里畢曰漢人中若王宣撫者可任使之遂以前職兼判三司副使後又命檝

臣總括歸附工匠之數將俾大臣分掌之大師阿海具列諸大臣名以聞帝曰朕有其人偶忘姓名耳良久曰得之矣宣人王宣撫可任是職遂命檝掌之時都城廟學既燬於兵檝取舊樞密院地復創立之春秋率諸生行釋菜禮仍取舊岐陽石鼓列廡下內戍從征西夏及秦州夏人盡撤橋梁爲拒軍阻不得前帝問諸將皆不知計所出檝夜督士卒運木石比曉橋成軍乃得進戊子奉監國公主命領省中都屬盜起信安結北山盜李密轉掠近縣檝曰都城根本之地不可無備引水貫城四周經畫纖悉爲券假之固

人而欽不及民人心搖安遣易守請率軍討諸金系之庚寅從征關中長驅入京兆進克鳳翔請于太宗曰此臣鄉邦也願入城訪求親族果得族人數十口以歸壬辰從攻汴京癸巳奉命持國書使宋以兀魯剌副之至宋宋人甚禮重之即遣使以金幣入貢檝前後凡五往以和議未決憂憤致疾卒于南宋人重賻之仍遣使歸其柩葬于燕子六人

王守道

王守道字仲履其先真定平山人金亡辭盜起州縣吏多乘亂貪暴不法民往往殺令丞及屬吏宣撫

司署守道爲縣尉衆悅之因轉攝令改真定主簿史天倪爲河北西路兵馬都元帥鎮真定既收大名潭潞懷孟城邑之未附者以爲府經歷及金恒山公武仙降署爲史天倪副帥守道謂天倪曰是人位居公下意有不平安能帖帖於此宜先事爲備天倪不以爲然未幾果爲所害及仙以城反爲金史氏之人與屬縣事近豪傑納天倪之弟天澤爲主帥攻仙時史天安在白霫聞變率兵亦至遂復真定仙走保西山諸君執守道家人以重幣誘之守道不顧曰與史氏部曲見第撒發綢度以復讎亦逐仙遣去後擢慶源

軍節度使大澤為五路萬戶兼守道行軍叅謀叅撫
察使莊聖太后以真定為湯沐邑守道在鎮以滦紫
頻歲致覲款對稱旨得賜金符錦衣金錢中統二年
天澤入拜左丞相即校真定等路萬戶府叅謀至元
七年卒至大元年以子顯貴特贈銀青榮祿大夫大
司徒追封壽國公諡忠惠仁宗即位優加推忠協力
秉義功臣金紫光祿大夫大司徒上柱國

高宣

高宣遼陽人太宗元年詔宣為元帥賜金符統兵從
睿宗攻大名宣進曰今奉命出師伐罪弔民願勿專

殺以辱上意睿宗忍不能不乃從之下令軍中如宣
言及城破兵不血刃民心悅服四年正月從破金紅
三峯山降者二千餘人就以獻就打捕鷹坊都總
管府統之以宣為都總管賜金符仍令子孫世其職
至元十一年贈宣力功臣銀青榮祿大夫大司徒追
封營國公諡簡靖子天錫事世祖潛邸為必闍赤入
宿衛以恩見中統二年授以其父官賞虎坊都總
管四年改燕京等路奧魯總管仍兼副總管行府事
坊都總管天錫謂丞相線真左丞張文謙曰農桑者
衣食之本不務本則民衣食不足教化不可興古之
王政莫先於此願留意焉丞相以聞帝悅命立司農
司以天錫為中都山北道巡行勸農使兼司農丞尋
遷司農少卿巡行勸農使又遷戶部侍郎進嘉議大
夫兵部尚書卒後贈推忠保義功臣太保儀同三司
上柱國追封營國公諡莊懿子諒裕宗初封燕王以
諒為符寶郎俄命襲其父官為鷹房都總管裕宗甚
愛之謂符寶郎董文忠曰汝為我奏請以諒所管民
戶隸於我庶得諒盡力為我用文忠入奏帝從之未
幾授諒嘉議大夫遷兵部尚書卒仁宗時贈推誠保
德贊治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營國

公諡宣靖子塔失不花成宗命世其祖父官以居職
辭大德元年授奉議大夫章佩監丞四年改朝列大
夫利用監丞八年陞少監武宗即位授中議大夫秘
書監丞仁宗居東宮召入宿衛至大三年冬遷少中
大夫納綿府達魯花赤且諭之曰此先世所守舊職
也皇慶元年春改授嘉議大夫同知崇祥院事冬進
資德大夫為院使延祐四年夏四月帝謂塔失不花
曰汝祖嘗為司農今復以授汝遂遷榮祿大夫大司
農英宗居東宮塔失不花掇摭前代嘉言善行名曰
承華事畧并畫豳風圖以進宮覽之獎諭曰汝能輔

太子以正服甚嘉之命置圖書東宮俾太子時時觀省六年改集禧院使遷太子家令

王玉汝

王玉汝字君璋鄆人少習吏事金末遷民南渡玉汝奉其親從之已而還行臺嚴實入據鄆署玉汝為掾史稍遷補行臺令史中書令耶律楚材過東平奇之版授東平路奏差官以事至京師游楚材門待之若家人父子然實年老艱於從戎玉汝奏請以本府總管代之行夏津災玉汝奏請復其民一歲濟南長官欲以刑上隸朝廷大名長官以冠氏等十七城改隸大名玉汝皆辯正之戊戌以東平地分封諸勳貴裂而為十各私其入與有司無相關玉汝曰若是則嚴公事業存者無幾矣夜靜哭於楚材帳後明日召問其故曰玉汝為嚴公之使今嚴公之地分裂而不能救且無面目還報將死此荒寒之野是以哭耳楚材惻然良久使詣帝前陳愬玉汝進言曰嚴實以三十萬戶歸朝廷崎嶇兵間三弃其家室卒無異志豈與他降者同今裂其土地析其人民非所以旌有功也帝嘉玉汝忠款且以其言為直由是得不分遷行臺知事仍遥領平陰令實卒子忠濟襲職授左右司郎中遂總行臺之政分封之家以嚴氏總握其事頗不自便定宗即位皆聚闕下復欲剖分東平地是時衆心危疑將俛首聽命玉汝力排群言事遂已憲宗即位有旨令常賦外歲出銀六兩謂之包銀玉汝曰民力不支矣乃率諸路管民官懇之闕下得減三分之一累官至龍虎衛上將軍泰定軍節度使兼兗州管內觀察使充行臺參議壬子以病謝事杜門日以經史自娛已而忠濟使人謂玉汝曰君閒久矣可暫起為吾分憂玉汝堅辭以參議印強委之不得已起視事僅五六日裁書置几煥然一新八月既望有星隕庭中已而玉汝卒

焦德裕

焦德裕字寬父其遠祖贊從宋丞相富弼鎮瀛擇關遂為雄州人父用仕金由東鹿令陞千戶守雄州北門太祖兵至州人開南門降用猶力戰遂生獲之帝以其忠壯釋不殺復舊官徇地山東未嘗妄殺一人年六十二卒後以德裕貴追贈中書左丞封恒山郡公謚正毅德裕通左氏春秋以拳勇善射從其舅軒昌軍中金將武仙殺真定守史天倪仙既敗走其黨匿貲王顯齊福等嘯聚數侵掠太行太宗擇廷

臣有才辯者往招之揚惟中以德裕薦遂使真定降齊福擒趙貴王顯亡走德裕追射殺之其地悉平詔賜井陘北障城田中統三年李璮平世祖命德裕曲放益都四年賜金符爲閬蓬等處都元帥府參議宋臣夏貴圍宣撫使張庭瑞于虎嘯山實薪土塞水源人無從得飲府檄德裕援之德裕夜薄貴營令卒各持二炬貴驚走追及鵝鴿殲千人獲馬畜兵仗萬計陞京畿漕運使至元六年僉陝西道提刑按察司事八年轉西夏中興道按察副使十一年從丞相伯顏南征授僉行中書省事遂從下安慶至鎮江焦山寺主僧誘居民叛丞相阿朮既誅其魁欲盡阬其徒德裕諫止之命德裕先入城撫定宋平賜予有加奉旨求異人異書平章阿合馬譖丞相伯顏殺丁家洲降卒事奏以德裕爲中書參政欲假一言證成之德裕辭不拜久之復僉行省事十四年改淮東宣慰使淮西賊保司空山檄淮東四郡守爲應元帥帖哥邏得其檄即械郡守許定國等四人使承反狀將籍其家德裕言四人皆新降將天子既寵綏之有地有民盈所望矣方圖報効安有他覬奈何以疑似殺四守寧知非反間耶盡復其官拜福建行省參知政事二十五年卒年六十六贈[illegible]祿大夫平章政事追封恒國公諡忠肅子[illegible]信州治中

石天麟

石天麟字天瑞順州人年十四入見太宗因留宿衛天麟好學不倦於諸國言語無不習帝命中書令耶律楚材擇正旅務選賢能爲參佐天麟在選賜名蒙古台宗王征西域以天麟爲斷事官憲宗六年遣天麟從海都拘留久之既而叛將劫皇子北安王以往[illegible]所天麟稍與其用事臣相親狎因語以宗親恩[illegible]臣子逆順禍福之理海都聞之悔悟遂遣天

麟與北安王同歸天麟被拘留二十八年始得還世祖大悅賞賚甚厚拜中書左丞兼斷事官天麟辭曰臣奉使無狀陛下宥以弗誅何可復叨榮寵況臣才識淺陋年力衰憊豈能任此恐復貽廟堂羞不敢奉詔帝嘉其誠懇慰良久從之右丞相安童嘗受海都官爵者帝怒天麟奏曰海都實宗親偶有違言非仇敵比安童不拒絕之所以釋其疑心導其臣順也帝怒乃解江南道觀偶藏宋主遺像有僧素與道士有隙訐其事將置之極刑帝以問天麟對曰遼國主[illegible]銅像在西京者今尚有之未聞有禁令也事遂寢

麟年七十餘帝以[illegible]曰卿年老
入宮扶杖此可也時相桑哥用事[illegible]陳其姦人莫敢言
天麟獨言其姦無所顧忌人服其忠直成宗即
位加特進太司徒大安王傲殿天子以其老賜以
藥命安石以之閒頤[illegible]武宗即位
[illegible]年秋八月卒年九十二贈推誠宣
力保德翊運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太師上柱國追封
冀國公謚忠宣子[illegible]侍御史還樞密副使
復以侍御史拜河南行省右丞[illegible]祿大夫南
臺御史中丞次子懷都初為[illegible]累遷刑部尚
書荊湖北道宣慰使孫谷藍[illegible]

李邦瑞

李邦瑞字昌國以字行京兆臨潼人世業宋邦瑞幼
嗜學讀書通大義嘗被掠至太原為金將小史從
守關嶺山寨國王木華黎攻下諸城俘金將走邦瑞
率衆來歸復居太原守臣薦其材具驛馬遣至行在
所中書以其名聞歲庚寅受旨使宋至寶應不得入
未幾命復往仍諭山東淮南路行尚書省李全護送
宋仍拒之後奉旨以行邦瑞道出將貫宋遣賤者來
迎邦瑞怒叱而[illegible]之太宗
慰勞賜弓矢旃裘衣裝及銀十錠邦瑞因奏干戈之
際宗族離散乞歸尋訪帝諭速不解察罕匣剌送海
等邦瑞馳驛南京詢訪親戚或以隸諸部者悉歸之
甲午從諸王闊出經畧河南九所歷河北陜西州郡
四十餘城繪圖以進授金符宣差軍儲使乙未夏六
月卒子榮

楊奐

楊奐字煥然乾州奉天人母嘗夢東南日光射其身
旁一神人以筆授之已而奐生其父以為文明之象
因名之曰奐年十一母殁哀毀如成人金末舉進士
不中乃作萬言策指陳時病皆人所不敢言者未及
上而歸教授鄉里歲癸巳金元帥崔立以汴京降
奐微服北渡冠氏帥趙壽之即延致奐待以師友之
禮門人有自京師載書來者因得聚而讀之東平嚴
實聞奐名數問其所藏奐終不一詣戊戌太宗詔宣
德稅課使劉用之試諸道進士奐試東平兩中賦論
第一從監試官北上謁中書耶律楚材楚材奏薦之
授河南路徵收課稅所長官兼廉訪使奐將行言於
楚材曰僕不敏誤蒙不次之用以書生而理財賦已
非所長又況河南兵荒之後遺民無幾烹鮮之喻正

在今日急而援之者乃必更行假以歲月使得撫摩
瘡痍以爲朝廷憂費基本萬一之助楚材甚喜之與
既至招致一時名士與之議政事約束一以簡易爲
事按行境內親問民務月課幾何難易若何有以增
羨言者輒責之曰剝下欺上汝欲我爲之耶即減元
額四之一公私便之不踰月政成時論翕然以爲前
此漕司未之有也在官十年乃請老于燕之行臺壬
子世祖在潛邸遣召與參議京兆宣撫司事累上書
得請而歸乙卯疾篤處置後事如平時引觴大笑而
卒年七十賜謚文忠奧博覽強記作文務去陳言以

蹈襲古人爲恥朝廷諸老皆折行輩與之交門中書
魏多士名未有出輿右者負不治生產家無十金之
業而喜周人之急雖力不贍猶勉強爲之人有片善
則委曲稱獎惟恐其名不聞或小過失必盡言勸止
不計其怨怒也所著有還山集六十卷天興近鑑三
卷正統書六十卷行于世

[illegible]

賈居貞字仲明真定獲鹿人年十五汴京破奉母居
天平甫冠爲行臺從事時法制未立人以賄賂相交
通有餽黃金五十兩者居貞卻之太宗聞而嘉歎敕

有司月給白金百兩以旌其廉世祖在潛邸知其賢
召用之俾監槩上都城訖事以母喪歸世祖即位中
統元年授中書左右司郎中從帝北征每陳說資治
通鑑雖在軍中未嘗廢書一日帝問郎俸幾何居貞
以數對帝謂其太薄勑增之居貞辭曰品秩宜然不
可以臣而紊制劉秉忠奏居貞爲參知政事又辭曰
他日必有由郎官援例求執政者將何以處之不拜
至元元年參議中書省事詔與左丞姚樞行省河東
山西罷侯置守五年冊爲中書郎中時阿合馬擅權
忌之改給事中同丞相史天澤等纂修國史十一年

丞相伯顏伐宋居貞以宣撫使議行省事既渡江下
鄂漢伯顏以大軍東下留右丞阿里海涯與居貞分
省鎮之居貞曰江陵要地乃宋制閫重兵所屯閫諸
將不肯遷徙之民盈城復皆疾疫芻薪之闕杜門不
敢樵採不乘隙先取之迨春水漲恐上流爲彼所乘
則鄂危矣驛聞十二年春命阿里海涯領兵取江陵
居貞以僉行省事留鄂於是發倉廩以賑流亡宋宗
室子孫流寓者廩食之不變其服而行其楮幣東南
未下州郡商旅留滯者給引以歸之免括商稅弛湖
泊禁造舟百艘練駕以水軍不致病民一方安之妻

安邦以信陽來歸遣入覲裨將陳思聦殺其家居貞以計召至數思聦罪而誅之宋幼主旣降其相陳宜中等挾二王逃閩廣所在翕然民爭應之蘄州寇起司空山屬縣民傅高亦起兵應居貞移檄諭以禍福其下往往渙散繼以官軍遂削平之高變姓名逃遁獲而戮之初遣鄭萬戸討賊鄭言鄂之大姓皆與傅高通請先除之以絶禍本居貞曰高麗子無知行就戮矣大姓何預吾能保其無他鄭旣領兵出留其所善部將戒曰聞吾還軍汝即舉烽城樓内外合發當盡殺城中大姓會其人戰敗溺死其事始彰十四年

拜湖北宣慰使命未下居貞閉門不出而驕將悍卒合謀擾民乃復出視事人恃以無恐及行鄂之老幼號送于道刻其像于石祠之泮宮十五年遷江西行省參知政事未至民爭千里迎訴時逮捕民間受宋二王文帖者甚急坐繫且至三百餘居貞至悉出之投其文帖于水火士卒有挾仇入民家誣爲藏匿以取財者取人子女爲奴妾者皆痛繩以法大水壞民廬居貞發廩賑之南安李梓發作亂居貞慮將帥出兵擾民請親往亦纔千人營于城北遣人諭之賊衆聞居貞至皆散居不復爲亂梓發闔妻子一室自焚死比還不戮一人杜萬一亂都昌居貞明六論之有列已室姓名有數奔上云與賊通居貞下令出誅矣吏延何爲命火其牒十七年朝廷議征日本造戰艦于江南居貞極言民困如此必致亂將入朝奏罷其事未行以疾卒于位年六十三贈推忠靖遠功臣銀青榮祿大夫中書平章政事追封定國公什子鈞

鈞字元播幼讀書淵默有容止擢茶提舉拜監察御史僉淮東廉訪司事行臺都事入爲刑部郎中改右司郎中參議中書省事仁宗即位拜參知政事議罷尚書省所立法遷僉書樞密院復參知政事賜錦衣

黄帶寵眷有加爲政持大[illegible]不子子鈞名譽皇慶元年從幸上都遇疾卒于家前後詔賜鈔三萬貫供葬事子汝立

列傳卷第四十

列傳卷第四十一　　元史一百五十四

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臣宋濂翰林待制承直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臣王褘等奉

勅修

洪福源　俊奇　君祥　萬

洪福源其先中國人唐遣才子八人往教高麗洪其一也子孫世貴於三韓名所居曰唐城父大宣以都領鎮麟州福源爲神騎都領因家焉歲丙子金源契丹九萬餘衆竄入高麗丁丑九月奪江東城池據之戊寅冬十二月太祖命哈赤吉札剌將兵追討大宣迎降與哈赤吉等共擊之降其元帥趙忠壬午冬十

月又遣着古與等十二人窺覘納款虛實還遇害辛卯秋九月太宗命將撒里答討之福源率先附州縣之民與撒禮塔併力攻未附者又與阿兒禿等進至王京高麗王瞮乃遣其弟懷安公請降遂置王京及州縣達魯花赤七十二人以鎮之師還壬辰夏六月高麗復叛殺所置達魯花赤悉驅國人入據江華島福源招集北界四十餘城遺民以待秋八月太宗復遣撒禮塔將兵來討福源盡率所部合攻之至王京處仁城撒禮塔中流矢卒其副帖哥引兵還唯福源留屯癸巳冬十月高麗悉衆來攻西京屠其民劫大

宣以東福源盡以所招集北界之衆來歸處於遼陽瀋陽之間帝嘉其忠甲午夏五月特賜金符爲管領歸附高麗軍民長官仍令招討本國未附人民又降旨諭高麗之民有執王瞮及元構難之人來朝者與洪福源同於東京居之優加恩禮擢用若大兵既加拒者死降者生其降民令福源統之乙未帝命唐古拔都兒與福源進討攻拔龍岡咸從二縣鳳海洞三州山城及慈州又拔金山歸信昌朔州己亥春二月入朝賜以錯甲弓矢及金織文段金銀器金鞍勒等乙巳定宗命阿母罕將兵與福源共拔威州平虜

城辛亥憲宗即位改授虎符仍爲前後歸附高麗軍民長官癸丑從諸王耶虎攻禾山東州春州三角山楊根天龍等城拔之甲寅與札剌台合兵攻光州安城忠州玄風珍原甲向玉果等城又拔之戊午福源遣其子茶丘從札剌台軍會高麗族子王綧入質陰欲併統本國歸順人民譖福源于帝遂見殺年五十三後贈嘉議大夫瀋陽侯謚忠憲子七人俊奇君祥尤知名

俊奇小字茶丘福源第二子也幼從軍以驍勇受知世祖嘗以小字呼之中統二年狀茶丘雪父冤世祖

闕之詔諭之曰汝父方加寵用誤結刑章故於已廢
之中庸沛維新之澤可就帶元降虎符襲父職管領
歸附高麗軍民總管至元六年高麗權臣林衍叛冬
十一月詔以其軍三千從國王頭輦哥討平之還江
華島所有臣民復歸王京十二月帝命茶丘率兵往
鳳州等處立屯田總管府八年二月入朝賜鈔百錠
林衍餘黨裴仲孫等立高麗王祖親屬承化侯爲王
引三別抄軍據珍島以叛五月茶丘奉旨偕經略使
忻都進兵討之破其軍殺承化侯其黨金通精率餘
衆走耽羅帝遣侍衛親軍千戶王岑與茶丘議征耽

之策茶丘表陳通精之黨多在王京可使招之招而
不從擊之未晚從之俄奉旨往羅州道監造戰船且
招降耽羅茶丘得通精之姪金永等七人俾招之通
精不從留金永餘盡殺之十年詔茶丘與忻都率兵
度海擊破耽羅獲通精殺之悉免其脅從者高麗始
平十一年又命監造戰船經營日本國事三月授昭
勇大將軍安撫使高麗軍民總管如故己卯命茶丘
提點高麗農事八月授東征右副都元帥與都元帥
忽敦等領舟師二萬渡海征日本拔對馬一岐宜蠻
等島十四年正月授鎮國上將軍東征都元帥鎮高

麗二月率蒙古高麗女直漢軍從丞相伯顏北征叛
臣只魯瓦歹等四月至脫剌河卒與賊遇茶丘突陣
無前伯顏以其勇聞賜白金五十兩金鞍勒弓矢十
七年授龍虎衛上將軍征東行省右丞十八年與右
丞忻都將舟師四萬由高麗金州合浦以進時右丞
范文虎等將兵十萬由慶元定海等處渡海期至日
本一岐平戶等島合兵登岸兵未交秋八月風壞舟
而還十九年十月命茶丘於平灤黑塌兒監造戰船
七百艘以圖後舉二十一年十一月復授征東行省
右丞二十三年命往江浙等處遣漢人復業二十四

年乃顏叛車駕親征賜以翎根甲寶刀命率高麗女
直漢軍扈從猝遇乃顏驍兵萬餘時茶丘兵不滿三
千衆有懼色茶丘夜令軍中多裂裳帛爲旗幟斷馬
尾爲旄掩映林木張設疑兵乃顏兵大驚以爲官兵
大至遂降帝聞之厚加旌賞凱還授遼陽等處行尚
書省右丞二十七年以兵辭叛王哈丹等竄入高麗
侵掠其國西京距遼陽二千里皆騷動中書省特起
茶丘鎮遼左帝遣闍里台孛羅兒賜以金字圓符命
茶丘以便宜行事二十八年以疾卒年四十八子四
人長曰萬

君祥小字雙叔福源第五子也年十四隨兄忽丘見
世祖于上京帝悅命劉秉忠相之秉忠曰是兒目視
不凡後必以功名顯但當致力于學耳令選師儒誨
之至元三年籍高麗民三百人爲兵令君祥統之從
禿花禿烈伯顏等軍築萬壽山後從開通州運河帝
親諭之曰爾守志忠勤朕所知也帝嘗坐便殿閱江
南海東輿地圖欲召知者詢其險易左丞相伯顏樞
密副使合達以君祥應旨奏對詳明帝悅酌以巨觥
顧謂伯顏曰是兒遠大器也六年林衍叛從頭輦哥
征之八年戍河南九年掠淮西破其大四城十年從

元帥孛魯罕襲淮東之陽湖俘其男女牛馬十一年
入朝帝命伯顏伐宋朝議以宋之兵力多聚兩淮闊
我欲渡江彼必移師拒守遂命右衛指揮使禿滿歹
率輕銳二萬攻淮安以牽制之君祥以蒙古漢軍都
鎮撫從行後伯顏既渡江帝命禿滿歹還軍蕭縣時
君祥奉使伯顏軍中宋黃州制置使陳奕降其子知
漣水軍伯顏遣三十騎往招之因令君祥入奏帝曰
卿可急還陳知府降即偕來也及與俱入朝宴勞甚
厚從元帥孛魯罕攻清河拔之海州安撫丁順約降
孛魯罕令君祥以聞時伯顏方朝上京見君祥甚悅

遂從南伐伯顏克淮安至揚州分兵攻淮西宋制置
夏貴遣牛都統以書抵伯顏曰誰云殺人一萬自損
三千願勿廢國力攻奪邊城若行在歸附邊城焉往
伯顏遣君祥以牛都統入見留三日還軍中仍傳旨
諭伯顏曰事難遙度宜臨機審圖之伯顏師次鎮江
諜報有宋洪都統者爲都督府將伯顏謂君祥曰汝
同姓可往招致也洪都統即欣然來見君祥因厚遇
之師進次臨平山距臨安五十里洪都統來報曰宋
丞相陳宜中殿帥張世傑皆已逃去惟三宮未行宜
早定計以活生民伯顏遂令洪都統護宋三宮令君

祥隨之宋降陞武略將軍中衛親軍千戶十五年命
僉江南民兵還陞明威將軍中衛親軍副都指揮使
十七年進昭勇大將軍十九年授樞密院判官二十
三年轉昭武大將軍同僉樞密院事二十四年乃顏
叛從世祖親征每駐蹕君祥輒以兵車外環爲營衛
布置嚴密帝嘉之凱還加輔國上將軍類次車駕起
居爲東征錄二十八年授遼陽行省右丞用樞密院
留復居舊職俄加集賢大學士依舊同僉樞密院事
議者欲自東南海口辛橋開河合灤河運糧至上都
奉旨與中書右丞阿里相其利害還極言不便罷之

復奉使高麗還改僉書樞密院事成宗即位詔以成
久任官知樞密院暗伯等奏君祥在樞密十六年最
為久者帝曰君祥始終一心可勿遷也大德二年詔
使高麗宣慰彼俾以他事中道追回已而事罷三
年奉使江浙問民間疾苦使還退居昌平之皇華山
絕口不論時事者五年大德九年擢司農俄拜中書
右丞十年春改江浙行省右丞秋改遼陽右丞請於
朝宜新省治增戍兵設儒學提舉宣撫領撫等員以
興文化修武備事未成會武宗即位徵為同知樞密
院事進榮祿大夫平章政事商議遼陽等處行中書

省事改遼陽行省平章政事俄改商議行省事至大
二年卒子遵奉訓大夫同知開元總管府事
萬小字重喜至元十三年入宿衛十八年襲職為懷
遠大將軍安撫使高麗軍民總管仍佩父茶丘所佩
虎符二十四年乃顏叛率兵征之六月至撒里禿魯
之地同都萬戶闊里鐵木兒與乃顏將黃海戰大敗
之又從世祖與塔不台戰又敗之是月至乃顏之地
奉旨留蒙古女直漢軍鎮哈剌河遂遣精騎屈烈至
失剌斡耳朵從御史大夫王速帖木兒討乃顏七月
至札剌麻禿與金家奴戰敗之追至蒙可山那兀江
等處遂平金家奴塔不台等九月師還哈丹入剌哈
赤再叛十月重喜從諸王愛牙哈赤平章塔出都萬
戶闊里鐵木兒征之十二月次木骨不剌時諸王脫
歡監司脫台以兵四千餘人與北黨戰稍卻重喜率
騎兵援之月鈴而陣大破其衆又從諸王乃蠻愛牙
哈赤平章薛闍干與叛王兵戰于元术站又戰于黑
龍江又戰于貼滿哈廝北敗之二十五年重喜又從
王速帖木兒出師五月至貼列可與哈丹禿魯干戰
獲功至木骨兒扒剌又戰八月至朶列河重喜率兵
先渡與戰勝之十月又從王速帖木兒往征木八山

十二月與古土禿魯干戰克之二十七年六月賜白
金五十兩甲一襲九月至禪春與哈丹禿魯干戰二
十八年二月從平章薛闍干至高麗青州五月與合
丹戰八日又戰大敗之六月班師授昭勇大將軍佩
三珠虎符職如故十月薛闍干以重喜入朝且以其
功聞帝嘉之賜玉帶一白金五十兩授龍虎衛上將
軍遼陽等處行中書省右丞二十九年仍佩元降虎
符總管高麗女直漢軍萬戶兼安撫使高麗軍民總
管六月改資德大夫遼陽等處行中書省右丞大德
十年以其叔父君祥行代之十一年武宗即位重喜朝

升上都七月復授遼陽行省右丞至大二年謫漳州行至杭遇赦而止明年卒子滋襲爵

鄭鼎

鄭鼎澤州陽城人幼孤能自立讀書曉大義不妄言笑既長勇力過人尤善騎射初爲澤潞遼沁千戶歲甲午從塔海紺不征蜀攻二里散關屢立戰功還屯秦中未幾宋將余侍郎燒絕棧道以兵圍興元鼎率衆修復之破宋兵解興元之圍乙巳遷陽城縣軍民長官庚戌從憲宗征大理國自六盤山經臨洮下西番諸城拔雪山山徑盤屈舍騎徒步嘗背負憲宗以

行敵據扼險要鼎奮身力戰敵敗北帝壯之賜馬三匹至金沙河波濤洶湧帝臨水傍危石立馬觀之鼎諫曰此非聖躬所宜親扶下馬帝嘉之俄圍大理晝夜急攻城陷禽其主大理平師還命鼎居後道經吐蕃全軍而歸辛亥入朝帝問以時務鼎敷對詳明帝嘉納之賜名曰也可拔都己未賜白金千兩從世祖南伐攻大勝關破之繼破臺山寨禽其守者胡知縣乘勝獨進前陷泥淖還伏兵突出從帝聞鼎奮擊遂殺三人餘衆遁去帝急召鼎還使者以聞帝曰爲將當慎重不可恃勇輕進遂分畀衛士三百人以備不

虞且戒之曰自今非奉朕命毋得輕與敵接秋九月帝駐蹕江滸命諸將南渡先遣彼岸者舉烽火爲應鼎首奪南岸衆軍畢渡進圍鄂州戰益力別攻興國軍遇宋兵五千力戰破之擒其將桑太尉責以懦怯不忠所事斬之中統元年以功遷平陽太原兩路萬戶阿藍答兒渾都海之亂鼎分率本道兵討之二年詔鼎統征西等軍戍雁門關陞遷河東南北兩路宣撫使三年改授平陽太原宣慰使至元三年遷平陽路總管是歲大旱鼎下車而雨平陽地狹人衆常乏食鼎乃導汾水溉民田千餘頃開潞河鵰黃嶺道以

來上黨之粟修學校厲風俗建橫澗故橋以便行旅民德之七年改僉書西蜀四川行尚書省事將兵巡東川過嘉定遇蜀兵與戰江中擒其將李越悉獲戰船八年五月改軍前行尚書省事十一年從伐宋十二年鎮黃州夏四月改授淮西宣慰使十三年加昭毅大將軍賜白金五百兩十四年改湖北道宣慰使移鎮鄂州夏五月蘄黃二州叛鼎將兵討之戰于樊口舟覆溺死年六十有三十七年董文忠等奏鄭也可拔都遇害其叛人家屬物產宜悉與其子納懷帝從之贈中書右丞謚忠毅後加贈宣忠保節功臣平

章政事追封潞國公諡忠肅子制宜
制宜小字納懷州聰敏莊重有器局通習國語至元十四年從父戍太原平陽萬戶仍戍鄂州時鄂闕守俾攝府事十六年朝廷將征日本造樓船何家洲洲地狹衆欲徙居民制宜不從改授寬地居民德之城中屢災或言于制宜曰恐姦人乘間為變宜捕其疑似者痛治之制宜曰吾但嚴守備而已柰何濫及無辜不笞一人災亦遂息有盜伏近郊日暮剽劫流言將入城俄有數男子自城外至顧盼異常制宜命吏[illegible]入獄問之無驗行省疑其非將釋之不從明日再出城東遇一人乘白馬貌服殊異制宜叱下訊之乃與前數男子同為盜者遂正其罪一郡帖然二十四年扈駕東征乃顏請赴敵自效帝顧左右曰而父歿王事惟有一子毋使在行陣制宜請愈力乃命從月兒呂那顏別將一軍以戰功授懷遠大將軍樞密院判官明年[illegible]上都[illegible]制樞府官從行歲留一員司本院事[illegible]不行歲至是以屬制宜制宜遜辭帝曰汝豈漢人比耶竟留之二十八年遷湖廣行省參知政事陛辭帝曰汝父死王事賞未汝及近者要束木伏誅已籍沒其財產人畜汝可擇其佳者取之

制宜對曰彼以贓敗臣復取之寧無汚乎帝賢其所守賜白金五千兩米[illegible]徵拜內臺侍御史安西舊有牧地圉人恃勢冒奪民田十萬餘頃訟于有司積年不能理制宜奉詔而往按圖籍以正之訟由是息三十年除湖廣行樞密副使湖南地闊遠群寇依險出沒韶賀二州及廬陵境民常被害制宜率偏師徇二州道經廬陵永新獲首賊及其黨皆殺之茶鄉譚計龍者聚惡少年匿兵器為姦既捕獲其家納賂以緩獄事制宜怒以勞軍斬計龍于市自是湖以南無復盜賊元貞元年有制行樞密院添置副使一員與制宜[illegible]制宜以員非常設先任者當罷俄入朝特授大都留守領少府監兼武衛親軍都指揮使知屯田事大德八年晉地大震平陽尤甚壓死者衆制宜承命存恤惜緩不及事晝夜倍道兼行至則親入里巷撫瘵殘給[illegible]存者賴之成宗素知其名眷遇殊厚每侍宴輒不敢飲終日侍從容帝察其忠勤屢賜內醞輒持以奉母帝聞之特封其母蘇氏為潞國太夫人十年制宜以疾終年四十有七贈推忠贊治功臣銀青榮祿大夫平章政事追封潞國公諡忠宣子阿兒思蘭嗣

李進

李進保定曲陽人幼隸軍籍初從萬戶張柔屯杞之三叉口時荊山之西九十里曰龍岡者宋境也歲庚戌奉張柔引兵築堡岡上會淮水泛漲宋以舟師卒至主帥察罕率軍逆戰進以兵十五人載一舟轉鬬十餘里奪一巨艦還以功陞百戶戊午憲宗西征丞相史天澤時為河南經略大使選諸道兵之驍勇者從遂命進為總把是年秋九月道由陳倉入興元度米倉關其地荒塞不通進伐木開道七百餘里冬十一月至定遠七十關其關上下皆築連堡宋以五百

人守之巴渠江水環堡東流天澤命進往關下說降之不從進潛視關道歸白天澤曰彼可取也是夜二鼓天澤遣進率勇士七十人掩其不備攻之脫門樞而入以二十人守門者覺拔刀拒之進被傷不以為病遲明俄關諸軍不得入進與二十人力戰殺傷三十人然兵尤上倚拒乃鑿開納諸軍進至上堡殺傷甚衆宋兵不能敵棄走夜將旦進遂得其堡守之關路始通諸軍盡度進以功受上賞己未春二月天澤兵至行在所圍合州釣魚山寨夏五月宋由嘉陵江以舟師來援始大戰三槽山西六月戰山之東有

功秋七月宋兵艤舟二百餘泊黑石峽東以輕舟五十為前鋒北軍之船七十餘泊峽西相距一里許帝立馬東山擁兵二萬夾江而陣天澤乃號令於衆曰聽吾鼓視吾旗無怠也頃之聞鼓聲視其旗東指諸軍遂鼓譟而入兵一交宋前鋒潰走戰艦繼亂順流縱擊死者不可勝計帝親指授諸將曰白旗下服紅半臂突而前者誰也天澤以進對賞錦衣名馬八月又戰守關門前後凡五戰皆以功受上賞世祖即位入為侍衛親軍中統二年宣授總把賜銀符三年從征李璮有功至元八年領兵赴襄陽十二年從略

地湖北湖南宋平以兵馬使分兵屯鄂州十三年領軍二千屯田河西中興府十四年加武略將軍陞千戶十五年移沛六盤山加武毅將軍賜金符十七年陞明威將軍管軍總管十九年賜虎符復進懷遠大將軍命屯田西域別石八里二十三年秋海都及篤娃等領軍至洪水山進與力戰衆寡不敵軍潰進被擒從至檢八里逃還至和州收潰兵三百餘人以戰且行且戰至京師賞金織紋衣二襲鈔千五百貫二十五年授蒙古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司僉事明年又命[illegible]屯田萬戶元貞元年春卒子安襲授武德將

軍左翼屯田萬戶佩虎符皇慶二年加宣武將軍延
祐六年仁宗念其父進嘗北征被掠特賜受中統鈔
五百錠以恤之泰定元年春以疾辭子朶耳只襲

石抹按只

石抹按只契丹人世居太原父大家奴率漢軍五百
人歸太祖歲戊午按只代領其軍從都元帥紐璘攻
成都時宋兵聚於虛泉按只以所部兵與戰大敗之
殺其將韓都統又從都元帥按敦攻瀘州按只以戰
艦七十艘至馬湖江宋軍先以五百艘控扼江渡按
只擊敗之時宋兵於沿江撤橋據守按只相地形造

浮橋師至無留行宋欲撓其役兵出輒敗自馬湖以
達合江涪江清江凡立浮橋二十餘所及四川平浮
橋之功居多己未宋以巨艦載甲士數萬屯清河浮
橋相距七十日水暴漲浮橋壞西岸軍多漂溺按只
軍東岸急撤浮橋聚舟岸下士卒得不死又援出別
部軍五百餘人先鋒奔察火魯赤以聞憲宗遣使慰
諭賞賜甚厚敘州守將橫截江津軍不得渡按只聚
軍中牛皮作渾脫及皮船乘之與戰破其軍奪其渡
口爲浮橋以濟師中統三年授河中府船橋水手軍
總管佩金符以立浮橋功也至元四年從行省也速

帶兒攻瀘州按只以水軍與宋將陳都統張總制戰
于馬湖江按只身被二創戰愈力敗之六年正月也
速帶兒領兵趨瀘州遣按只以舟運兵器械糧食由
水道進宋兵復扼馬湖江按只擊敗之生獲四十人
奪其船五艘復以水軍一千運糧於敘瀘二州軍中
賴之九年從征建都蠻歲餘不下按只先登其城力
戰遂降之軍還道病卒行省承制以其子不老代領
其軍不老從攻嘉定以巨艦七十艘載勇士數千人
遡其上流於府江紅崖灘造浮橋以渡十二年嘉定
降宋將鮮于都統率衆遁不老追至大佛灘盡獲之

行院汪田哥攻取紫雲瀘敘等城不老功最多及諸
軍圍重慶不老先以戰艦三百艘列陣於觀灘絕其
走路十三年領隨路軍五百人會招討藥剌海豎柵
於白水江岸以爲備不老乘夜襲宋軍直抵重慶城
下攻千斯門宋軍潰溺死者衆生擒三十餘人獲
其旗幟甲仗以獻宋合州守將率舟師來援不老擊
敗之於廣陽壩生獲六十餘人奪其船十艘十四年
從攻瀘州不老勒所部兵攻神臂門蟻附以登斬首
五十級明日復戰破之十五年復攻重慶太平門不
老先登殺其守陴卒數十人宋都統趙安以城降總

乞黃亮棄舟遁不老追擒之及其兵士五十人奪戰艦五十艘十六年命襲父職爲懷遠大將軍船橋軍馬總管更賜金虎符兼水路守鎮副萬戶十八年大小盤諸峒蠻叛命領諸翼蒙古漢軍三千餘人戍施州既而蠻酋向貴揩用等降其餘峒蠻之未服者悉平遂以爲保寧等處萬戶

謁只里

謁只里女直人也大父昔寶味也不干登金進士第金亡歸太宗謁只里幼穎悟能記誦及長以孝友聞事世祖潛邸得備宿衛中統初命參議陝西行樞密院事以商挺佐之比行入奏關陝要地軍務非輕臣既仰刺殿之元臣陛下方委任之伏願臨時議論不協必誤大計儻有異同臣請得以上聞帝可其奏與安而遣之未幾改行省斷事官復入宿衛李壇平朝議選宿衛之士監漢軍謁只里佩虎符監軍於邳陽至元七年命爲臨戰以所領諸軍圍襄陽築一字堡以張軍勢一時名將唆都劉國傑李庭等皆隸麾下攻樊城率其軍先登破之所受賞賜悉分將士十一年從丞相伯顏次郢州將數騎而出與宋兵遇有部卒墮馬爲其所得謁只里單騎橫戈直入其軍取

之以還因鈔俘四人時糧餉不繼諸將以爲憂謁只里乃西攻江陵龍灣堡取其粟萬石賴以濟元兵東下宋將夏貴迎戰於陽邏洑伯顏未至衆欲少俟之謁只里曰兵貴神速機不可失宜及其未定而擊之遂自將衝貴軍獲戰船百餘貴敗走伯顏上其功加定遠大將軍十二年攻常州謁只里造雲梯緪橋以登遂克之奉省檄徇安吉諸州皆下十三年宋降伯顏命謁只里監守其宮號令嚴肅秋毫無犯入朝錄功遷昭勇大將軍未幾拜鎮國上將軍浙東宣慰使鎮守紹興十九年卒年四十二子亦老溫襲爲萬戶累遷江東廉訪使脫脫淮東宣慰使

鄭溫

鄭溫眞定靈壽人初從中書楊惟中南征有功爲合必赤千戶從孫和史天澤爲新軍萬戶鎮撫憲宗征西川溫四月不解甲天澤以溫勇奏上其功帝曰此所謂良將也賜名也可拔都賞以鞍勒還至閬州奉旨分管郢蔡羅青居釣魚等山天澤命總統四千人營羅釣魚山中統元年佩金虎符爲總管三年李璮叛詔溫以兵還討于濟南大軍圍其城賊將楊拔都等乘夜斫營溫力戰至黎明賊退諸王哈必赤丞相史

大澤厚賞之七月以忙命溫率兵三千往定益都以
功復受上賞命為侍衛親軍總管至元六年進懷遠
大將軍右衛副都指揮使九年詔溫統蒙古漢人女
直高麗諸部軍萬人渡海征耽羅平之十二年陞右
衛親軍都指揮使率二衛軍萬人從攻岳州江州沙
洋潭州皆有功平章阿里海牙賞銀十錠十四年入
覲遷昭勇大將軍樞密院判官十八年改輔國上將
軍江淮行省參知政事杭民飢出米二十萬石糶之
俄賜以常州官田三十頃二十二年召還二十三年
陞江浙左丞命以新附漢軍萬五千於淮安鹽山泉

塘立屯田二十八年卒年八十一子欽利用監丞鈺
榷茶都運使銓右衛親軍千戶鏞袁州路判官

列傳卷第四十一

[illegible]
汪世顯 德臣 良臣 惟正

汪世顯字仲明鞏昌鹽川人系出旺古族仕金屢立
戰功官至鎮遠軍節度使鞏昌便宜總帥金平郡縣望
風款附世顯獨城守及皇子闊端駐兵城下始率眾降
皇子曰吾征四方所至皆下汝獨固守何也對曰臣不
敢背主失節耳又問曰金亡已久汝不降果誰為耶對
曰大軍迭至莫知適從惟殿下仁武不殺竊意必能保

全闔城軍民是以降也皇子大悅承制錫世顯章服官
從其舊即從南征圍嘉陵擣大安因揚兵蜀境結陣迎
敵世顯以輕騎馳撓之宋曹將軍潰兵相為掎角世
顯單騎突之殺數十人黎明大軍四合[illegible][illegible]王將入
武信遂進逼資普軍葭萌宋將依山為柵拒戰以數
騎往來之乘勝定資州略嘉定峨眉進次開州時方
泥淖由間道攀緣以進宋軍屯萬州南岸世顯即水
北造船以疑之夜從上游鼓革舟襲破之宋師大擾
追奔至夔峽過巫山與宋援軍遇斬首三千餘級明
年師還攻重慶會大暑乃能歸覲太宗錫金符易其

名曰中山且歷數其功□阿拜謝曰此皆聖明福德
所致臣何預焉辛丑蜀帥陳隆之貽書請戰辭甚有
狀百萬望予集諸將議之咸謂隆之可生擒也世顯
曰願臨敵何如無庸詰辭爲軍帥成都隆之戰敗却
堅壁不出其部曲田顯約夜降隆之覺之世顯曰事
急矣亟梯城入救顯得與從者七十餘人出援隆之
斬之世顯復簡精銳五百人擣漢州州兵三千出戰
城閉盡沒三日大軍薄其城又三日克之癸卯春皇
子第功承制拜便宜總帥秦鞏等二十餘州事皆聽
栽決賜虎符錦衣玉帶世顯先已遘疾至是加劇皇

子遣醫絡繹往療竟不起年四十九中統三年論功
追封隴西公謚義武延祐七年加封隴右王子七人
忠臣輩皆便宜副總帥次德臣次直臣皆肖中路都
總領歿於王事次良臣次翰臣與曾兵馬都元帥佐
臣皆爲左翼都總領歿於王事清臣四川行樞密院
副使
德臣賜名田哥字舜輔年十四侍太子獵射無虛
發襲爵管鞏昌等二十四路便宜都總帥從征蜀將前
軍出忠涪所向克獲進攻運山率壯士先所乘馬中
飛石死步戰拔外城宋將余玠攻漢中德臣馳赴之以

□□□□□其名及入覲所以□□□□幼賜印符
城沔州沔據險陵要路□□□□□□部署官屬
□山下集進攻□□□□軍夜出□德臣迎戰殺百人
追至左錦雲頂宋軍來夜斫營覺之殺千人生擒百
又進次隆慶宋軍仍夜出與戰盡殺之又馬□□□
遇伏兵與戰獲其統制□□又詔德臣城益昌諸
成皆聽節制世祖以皇弟□西南德臣入見乞免
□□□賦稅及徭役□□□田爲長久計並從之即命
首行部□□□□□□□通販鬻給饋餉奏乞以兄
□臣攝府事使已行□□□□□□□爲蜀喉襟蜀人

憚其威名諸郡環視莫敢出鬪甲寅春旱嘉陵漕舟
水澁議者欲棄去德臣曰國家以蜀事託我有死而
已今何棄之益發所乘馬縶士□往沿川得粮二千餘
石雲頂出遂將□五千邀戰即陣擒之復得粮五千
石□□□□□金牛水陸運皆至屯田□亦登食用遂
□□□□□□□鄭再立縱令持檄諭苦竹守將
南□□□□□□城中民乘□之□□戍卒數百有
□□□□□□之□□□□□□□山寨相繼
降□余將余晦□□□□以兵數萬城紫金山德
□□□□□□□□□□□□守免南□止

覘其下殺清妻子以叛蜀將扶遠領兵餉之德臣擊
敗之盡獲所餉資糧冬蜀兵二萬復至又敗之獲根
百餘艘魚關至沔水延回爲渡百有八至是悉爲橋
梁戊午歲帝親征次漢中德臣謁行在所初諸路軍
成都卒爲宋人所閒德臣遣將赴之入門先破敵者
奏領此城閬遂解詔使江由輯定如約以城與之帝
幸益昌駐北山謂德臣曰來者言汝立利州之功今
見汝身甚小而膽其人不知敵曾薄汝城否德臣對
曰賴陛下洪福未嘗一來帝曰彼憚卿威名耳賜金
帶止俾立石紀功嘉陵白水交會勢洶急帝問船幾
何可濟德臣曰大軍百萬非可濟延當別爲一路即命
繫舟爲梁一夕而成如履平途帝顧謂諸王曰汪德
臣言不虛發賜白金三十斤仍命刻石紀功苦竹既逆
命至是攻之巖壁峭絕或請建天橋帝以問德臣曰
臣知先登陷陣而已建橋非所知也既而橋果無功
乃率將士魚貫而進帝望見歎曰人言其膽勇豈虛
譽耶宋將趙仲武納款而楊禮猶拒戰奮擊盡殺之
德臣微疾帝勞之曰汝疾非爲我家歟以葡萄酒解
玉帶賜之曰飲我酒服我帶疾其有瘳乎德臣泣謝
宋龍州守將王德新遣所親領劾頂以郡民爲祈奏

如其請進攻長寧山之北守將王佐帝東下德臣爲
先鋒抵大獲山奪水門宋將楊大淵率子乞活數萬
人命引至帝前爲請旦日大淵率衆降已而運山青
居大梁皆降攻釣魚山守臣王堅負險五月不下德
臣單騎至城下大呼曰王堅我來活汝一城軍民宜
早降語未既幾爲飛石所中遂感疾帝遣使問勞俾
還益昌疾曰陛下萬乘天子猶冒寒暑服勞于外臣
待罪行伍死其分也又遣丞相元真賜湯劑卒不起
年三十有六中統三年追封隴西公謚忠烈子六人
長惟正次惟賢大司徒惟和昭文館大學士惟明以質
子爲元帥惟能征西都元帥陞總帥同僉都總帥
良臣年十六七即從兄德臣出征每戰輒當前鋒以
功擢鞏昌便宜都摠領憲宗癸丑以德臣薦爲鞏
昌帥領所部兵屯田白水蜀邊寨不敢復出鈔略憲
宗親征軍至六盤良臣進鞏昌供億所須事集而民
不擾詔授便宜總帥府事良臣奏以與兄德臣勠力
定四川帝曰行軍饋餉所係不輕汝任其責自可立
功良臣既奉命治橋梁平道路造舟車水陸無壅儲
積充牣有旨賜黃金弓矢旌其能世祖即位阿藍答
兒渾都海逆命劫六盤府庫西走欲掠諸部良臣討之

兵至山丹置營收兵不戰以九月伐大散至耀碑谷兩軍相當良臣慷慨[illegible]四[illegible]事係國安危勝負[illegible]可保敗則[illegible]川[illegible]紅死行間不失忠孝之名衆聞踴躍[illegible]人賦揚少遺晦良臣手刃數十人賊勞北衆中乘所得之[illegible]大潰殺阿藍台兒渾都海殺之西鄙悉平[illegible]闕賜金虎符權便宜都總帥中統一年火里叛復討平之入覲賜燕慶賞其功良臣拜謝曰臣奉諸王成算何功之有世祖嘉其能讓復賜金鞍甲胄弓矢轉同簽鞏昌路便宜都總帥宋將昝萬壽[illegible][illegible]二百[illegible]江而上[illegible]犍

青居良臣伏甲數十艘其後身先挑戰萬壽敗入伏發幾獲之三年授閬蓬廣安順慶等路征南都元帥良臣以釣魚山險絕不可攻奏請就近地築城曰武勝以扼其往來四年春良臣攻重慶會元帥府卜花先期與宋將朱禩孫兵交良臣塞其歸路出兵鏖戰之所敵兵為二敗走趨城不得入盡殺之至元六年授東川副統軍八年兄子惟正請於朝謂良臣久勞戎行乞身代之九年復授良臣昭勇大將軍西川等二十四處便宜都總帥兼本路諸軍奧魯總管明年召入帝曰成都以兵久[illegible]須卿安集之汝[illegible]目上[illegible]

簽樞密副使西川行樞密院事蜀人安之十一年進攻嘉定昝萬壽堅守不出良臣度有伏兵大搜山谷果得而殲之進壘薄城萬壽悉軍出戰大破之伏尸蔽江萬壽乞降良臣奏免其死居民按堵良臣統兵順流而下紫雲瀘敘相繼款附還圍重慶十三年宋涪州安撫楊立帥兵救重慶者再良臣皆敗走之宋安撫張珏遣將夾攻龍擾瀘州良臣還軍平之復攻重慶十五年春張珏悉衆鏖戰良臣奮擊大破之身中四矢明日督戰益急珏所部趙安開門納降珏潛遁良臣禁俘掠發粟賑饑民大悅四川悉平捷聞世祖

嘉其名良臣入覲授資善大夫中書左丞行四川中書省事賜白貂裘良臣陳治蜀十五事世祖嘉納良臣至成都以蜀瘡痍之餘極意循撫行省罷改授安西王相不赴十八年夏疾卒年五十一贈儀同三司謚忠惠加贈推誠保德宣力功臣儀同三司陝西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梁國公子七人惟勤雲南諸路行省平章政事惟簡保寧萬戶惟[illegible]同知屯田總管府事惟永征西都元帥惟恭階州同知惟仁人匠總管達魯花赤惟新漢軍千戶

惟正字公理幼穎悟藏書二萬卷喜從文士論議古

今治亂尤喜談兵時出游獵以勒從騎爲攻守狀父
卒于寧皇姪壽王俾權摠父爵守青居山世祖即位
遂真授焉初憲宗遣渾都海以騎兵二萬守六盤及
遣乞台不花守青居至是渾都海叛乞台不花發兵
爲應惟正即命力士縛乞台不花殺之世祖嘉其功
詔東川軍事悉聽處分中統二年入覲賜甲冑鞍
三年詔還鞏昌部攻火都叛民大破惟正謂將吏曰
火都今君倔犬方肆狂猶尚一戰不利則城邑爲墟當
勝以不戰乃發兵躡之戰欲戰不得休則撓之若是
者兩月知其糧盡勞憊曰可矣與戰復捷火都遣三

十人來約降即遣其十人還俾火都自米囤潛兵躡
其後出其不意擒殺之至元十年宋人修合州詔立
武勝軍以拒之惟正臨嘉陵江作柵阨其水道夜懸
燈柵間編竹爲籠中置火炬順地勢轉走照百步外
以防不虞宋人知有備不敢近九年帥兵掠忠涪獲
令薄各一破寨七擒守將六降戶千六百有奇捕虜
五百會丞相伯顏克襄陽議取宋惟正奏曰蜀未下
者數城耳宜併力攻餘杭本根既拔此將焉往願以
本兵由嘉陵下夔峽與伯顏會錢塘帝優詔荅曰四
川事重舍卿誰託既畢曰蜀可功豈伯顏下邪大哉兩

川樞密院合兵圍重慶命益兵助之惟正奪其洪崖門
獲宋將何統制皇子安西王出鎮秦蜀召惟正還十四
年冬皇子北伐而藩王土魯叛於六盤王相府命別速
帶領兵進討惟正爲副別速帶不習兵師行無紀惟正
爲王部曲肅行陳嚴斥候凡軍政一倚重焉進次平涼簡
華兵銳者八十人與俱至六盤土魯先據西山惟正分
安西兵爲左右翼華兵獨居中去土魯一里許皆下馬
手弓土魯遣百騎突陳惟正令引滿毋發將及又命曰
視必中而發於是矢下如雨突騎中者三之一餘盡馳
還土魯軍遂走惟正麾兵逐之三踰山至蕭河擒叛將

燕只哥復進兵土魯亦就擒安西王至惟正迎謁王
歷稱其功明日大燕賞以金尊杯貂裘王妃賜其母
珠絡帽衣且曰吾皇家之婦也爲汝母製衣汝母真
福人也詔惟正入朝世祖推王食食之賜白金五千
兩錦衣一襲授金吾衛上將軍開城路宣慰使十七
年遷龍虎衛上將軍中書左丞行秦蜀中書省事賜
玉帶以省治在長安去蜀遠乃命惟正分省于蜀蜀土
苦罹兵革民無完居一聞馬嘶輒奔竄避匿惟正留
意撫循人便安之二十年進階資德大夫二十一年
改授陝西行中書省左丞入覲上都得痾疾還薨年

州卒年四十四諡貞肅二子[illegible]昌武略將軍成都管軍副萬戶壽昌資德大夫江南行御史臺中丞

史天澤　捨

史天澤字潤甫秉直季子也身長八尺音如洪鍾善騎射勇力絕人從其兄天倪即真定乙酉天倪遣護送其母歸北京既而天倪為武仙所害府僚王縉王守道追及天澤於燕曰變起倉卒部曲散走多在近郊公能迴轡南行不招自至矣天澤毅然曰兄弟之讎義所當復雖死不避況未必死邪即領賓裴易甲伏南還行次滿城得士馬甚衆天澤攝行軍事遣監軍

李伯祐詣國王孛魯言狀且乞濟師天澤時為帳前軍總領孛魯承制命紹兄職為都元帥俾笑乃解將蒙古軍三千人援之合勢進攻盧奴仙驍將葛鐵槍者擁衆萬人來拒戰天澤躬擐之身先士卒勇氣百倍賊退阻泒河半夜而遁天澤追及之生擒葛鐵槍餘衆悉潰獲其兵甲輜重軍威大振遂下中山略無極拔趙州進軍野頭會天澤兄天安亦提兵來赴擊仙敗之仙奔雙門遂復真定未幾宋大名總管彭義斌陰與仙合欲取真[illegible]澤[illegible]笑乃解扼諸[illegible]不得進義斌勢頗熾[illegible]天澤遣說卒伍十

而入自以鐵騎繼其後縛義斌斬之未幾仙復令諜者結死士於城中大曆寺為內應夜斬關而入據其城天澤引步卒數十踰城出至藁城求援於董俊俊授以銳卒數百夜赴真定仙突乃解兵亦至捕叛者三百餘人仙從數騎走保西山抱犢砦哭乃歸怨民之從賊驅萬餘人將殺之天澤曰彼皆吾民但為賊所脅耳殺之何罪力爭得釋乃繕城郭立樓櫓為不可犯之計招集流散存恤困窮以抱犢諸砦仙之巢穴不即剪滅終遺後患急攻下之仙乃遁去繼又取蟻尖馬武等砦而相衛亦降己丑太宗即位議

立三萬戶分統漢兵天澤適入覲命為真定河間大名東平濟南五路萬戶庚寅冬武仙復屯兵於衛天澤合諸軍圍之金將完顏合達以衆十萬來援戰不利諸將皆北天澤獨以千人繞出其後敗一都尉軍與大軍合攻之仙逆走遂徙衛州壬辰春太宗由白坡渡河詔天澤以兵由孟津會河南至則睿宗已破合達軍于三峰山乃命略地京東招降太康杞縣克睢州追斬金將完顏慶山奴於陽邑夏帝北還留睿宗總兵圍汴癸巳春金主突圍而出令完顏白撒自黃龍岡來襲新衛天澤率輕騎馳赴之比至圍已

公天澤奮戈突至城下呼守者曰汝等勉力援兵且至復躍出其衆皆披靡遂與大軍夾擊之白撒等敗走蒲城天澤躡其後白撒等兵尚八萬俘斬殆盡金主以單舸東走歸德天澤追至歸德與諸軍會新衛達魯花赤撒吉思不花欲薄城背水而營天澤曰此主駐兵之地乎彼若來犯則進退失據矣不聽會天[illegible]以爭之亦比還撒吉思不花全軍皆沒金主還蔡[illegible]命元帥倴盞大軍圍之天澤當其北面結栰潛渡汝水血戰連日甲午春正月蔡破金主自經死天澤之真定時政煩賦重貸錢於西北賈人以代輸累倍

其息謂之羊羔利民不能給天澤奏請官為償一本息而止繼以歲饑假貸充貢賦積銀至一萬三千錠天澤傾家貲率族屬官吏代償之又請以中戶為軍上下戶為民著為定籍境內以寧金亡移軍伐宋乙未從皇子曲出攻棗陽天澤先登拔之及攻襄陽宋兵以舟數千陳於峭石灘天澤挾二舟載死士直前搏之覆溺者萬計。丙從宗王口溫不花圍光州天澤先破其外城攻子城又破之師入復州宋兵以舟三千鎖湖面為柵天澤曰柵破則彼自潰親執桴鼓令勇士四十人攻其柵不踰時柵破彼人懼請降

攻壽春天澤獨當二面宋兵夜出斫營天澤手擊殺數人麾下兵繼至悉驅其兵入淮水死乘勝而南所向輒克壬子入覲憲宗賜衛州五城為分邑世祖時在藩邸以漢地不治河南尤甚請以天澤為經略使至則興利除害政無不舉誅郡邑長貳之尤貪橫者二人境內大治阿藍答兒鉤較諸路財賦鍛鍊羅織無所不至天澤以勳舊獨見優容天澤曰我為經略使今不我責而罪餘人我何安乎由是得釋者甚衆戊午秋從憲宗伐宋由西蜀以入己未夏駐合州之釣魚山軍中大疫方議班師宋將呂文德以艨艟

千餘泝嘉陵江而上北軍迎戰不利帝命天澤禦之乃分軍為兩翼跨江注射親率舟師順流縱擊三戰三捷奪其戰艦百餘艘追至重慶而還中統元年世祖即位首召天澤問以治國安民之道即具疏以對大略謂朝廷當先立省部以正紀綱設監司以督諸路霈恩澤以安反側退貪殘以任賢能頒奉秩以養廉禁賄賂以防奸庶能上下丕應內外休息帝嘉納之繼命往鄂渚撤江上軍還授河南等路宣撫使俄兼江淮諸翼軍馬經略使二年夏五月拜中書右丞相天澤既秉政凡前所言治國安民之術無不次第

衆行又定省規十條以正庶務憲宗初年括戶餘百
萬至是諸色占役者太半天澤奏罷之秋九月扈
從世祖親征阿里不哥於昔木土之地詔丞相線真
將右軍天澤將左軍合擊蹙之阿里不哥敗走三年
春李璮陰結宋人以益都叛遂據濟南詔親王哈必
赤總兵討之兇勢甚盛繼命天澤往天澤聞璮入濟
南笑曰豕突入苙無能為也至則進說於哈必赤曰
璮多譎而兵精不宜力角當以歲月斃之乃深溝高
壘絕其奔軼凡四月城中食盡軍潰出降生擒璮斬
于軍門誅同惡者數十人餘悉縱歸明日引軍東行

未至益都城中人已開門迎降初天澤將行帝臨軒
授鉞責以專征俾諸將皆聽節度天澤未嘗以詔示
人及還帝慰勞之悉歸功於諸將其廉密謙退如此
天澤在憲宗時嘗奏臣始攝先兄天倪軍民之職天
倪有二子一子管民政一子掌兵權臣復叨寄遇
一門之內處三要職分所當辭臣可退休矣帝曰卿
其性忠勤有勞於國一門三職何慊何嫌竟不許至
是言者或謂李璮之變由諸侯權太重天澤遂奏兵
民之權不可併於一門行之請自臣家始於是史氏
子姪即日解兵符者十七人至元元年加光祿大夫

右丞相如故二年皇太子燕王領中書省兼判樞密
院事以天澤為輔國上將軍樞密副使四年復授光
祿大夫改中書左丞相六年帝以宋未附議攻襄陽
詔天澤與駙馬忽剌出往經畫之賜白金百錠楮幣
萬緡至則相要害立城堡以絕其聲援為必取之計
七年以疾還燕八年進開府儀同三司平章軍國重
事仍敕右丞相安童諭旨曰兩省院臺或一月一旬
過太事卿可商量小事不煩卿也十年春與平章阿
朮等進攻樊城拔之襄陽降十一年詔天澤與丞相
伯顏總大軍自襄陽水陸並進天澤至郢州遇疾還

襄陽帝遣侍臣賜以葡萄酒且諭之曰卿自朕祖宗
以來躬擐甲冑跋履山川宣力多矣又卿首事南伐
異日功成皆卿力也勿以小疾阻行為憂可且北歸
善自調護瀕至真定帝又遣其子杠與尚醫馳視賜
以藥餌天澤因附奏曰臣大限有終死不足惜但願
天兵渡江慎勿殺掠語不及它以十二年二月七日
薨年七十四訃聞帝震悼遣近臣賻以白金二千五
百兩贈太尉諡忠武後累贈太師進封鎮陽王立廟
天澤平居未嘗自矜伐能及臨大節論大事毅然以
天下之重自任年四十始折節讀書尤熟於資治通

鑑之論多出人意表錢扣之日門庭悄悄或勸以權
自薦天曆躲康喜涣告同堺之語曰類相公無權爵
祿刑賞天子之柄何以權爲因以謝之言者態服當
僉末名士流寓失所悉爲治其生理而賓禮之後多
致顯達破瑞術稱本夫不敘而送至真定署爲參謀
衍爲食邑命王昌齡治之權人多不平而莫能間其
知人之明用人之專如此是以出入將相五十年上
不疑而下無怨人以比於郭子儀曹彬云子格湖廣
行省平章政事格真定順天新軍萬戶樓錡輝路轉
運使江湖廣行省右丞把淮東道廉訪使梓同知澧

州格同知南陽府總中書左丞
格字晉明歲壬子憲宗賜天澤以衛城授格節度使
憲宗崩格北留譙州五年而歸爲鄧州舊軍萬戶既
又代張弘範爲亳州萬戶而以故所將鄧州舊軍授
弘範從攻襄陽襄陽下賜白金衣裘弓矢鞍馬衆軍
渡江平章阿术將二十三萬戶居前每五萬戶擇一
人爲帥統之格居其一於軍先渡爲宋將程鵬飛所
卻格被三創喪其師二百尋復大戰中流矢鵬飛身
亦被七創乃敗走其後樞密院奏格輕進請罪之帝
念其功而薄其罪俾從平章阿里海牙攻潭州砲傷

撫未傷肩矢貫其手哀劍先登拔之遂以軍民安撫
留戍入覲加定遠大將軍賜以天澤所服玉帶從攻
靜江發以轒轀自敵鬬城格所當砲礌敵城車不可
仝乃何隙率衆然梯蟻附而上拔之徇廣西十三州
廣東三州皆下廣江受兵之初溪洞諸蠻皆降雲南
於遣使約之來者五十州雲南爭之事聞詔聽格節
度陞廣西宣撫使改鎮國上將軍廣南西道宣慰使
宋亡廣王中張世傑挾益王是廣王爲擾福州立益
王倖徵嶺海欲復其地詔言夏貴已復漢江州郡諸
戍將以江路既絕不可北歸皆詭計事還鄂江格曰

居停亦爲虛聲所懼邪待貴踰嶺審不可北歸吾與
諸君取道雲南而歸未爲不可敢輒棄戍哉行省議
棄廣東之潮惠循梅封州併兵戍梧州格曰棄地招
侮示敵以怯不可宜增兵戍之劇賊蘇仲等潰攻擾
鎮遠山經王胡凉於外結構於內至欽廉擾開大兵
至則衍嵐渡口軍民皆不敢深入格襲殺賓四州皆
叔其黨格策俾於其界守以上兵令官軍大其廬柵
民戰其人木仲郭八遂降益王餘衆破廉州斬李庚
李福靜江北抵泉州皆城守獨飛圍未凡七月不下
守將淳民間道來告急格分兵赴之珍其衆益上

死衛王立趣廣州遁海中崖山遣曾淵子據雷州諭之降不聽遣兵攻之淵子奔硇州世傑將兵收散欲復取雷州戍將劉仲海拔走之後兵衆來圍城中絕糧士以草爲食格遣欽廉高化諸州糧以給之世傑解圍去詔格戍雷州衛王死廣東西悉平從弘範請復將亳州軍乃還格鄧州舊軍拜參知政事行廣南西道宣慰使入覲拜資德大夫湖廣行中書省右丞移江西右丞復爲湖廣右丞進平章政事卒年五十八子燿福建行省平章政事焴鄂州管軍萬戶

列傳卷第四十二

列傳第四十三

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臣宋濂翰林待制承直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臣王禕等修

黎

董文炳

董文炳字彥明俊之長子也父歿時年始十六率諸幼弟事母李夫人夫人有賢行治家嚴篤於教子文炳師侍其先生警敏善記誦自幼儼如成人歲乙未以父任爲藁城令同列皆父時人輕文炳年少吏亦不之憚文炳明於聽斷以恩濟威未幾同列束手下之吏抱案求署不敢仰視里人亦大化服縣貧重以旱蝗而徵斂日暴民不聊生文炳以私穀數千石與縣縣得以寬民前令因軍興乏用稱貸於人而貸家取息歲倍縣以民蠶麥償之文炳曰民困矣吾爲令義不忍視也吾當爲代償乃以田廬若干畝計直與貸家復籍縣閒田與貧民爲業使耕之於是流離漸還數年間民食以足朝廷初料民令敢隱實者誅籍其家文炳使民聚口而居少爲戶數衆以爲不可文炳曰爲民獲罪吾所甘心民亦有不樂爲者文炳曰後當德我由是賦斂大減民皆富完旁縣民有訟不直者皆詣文炳求決文炳嘗上謁大府旁縣人

聚觀之曰吾邑閧董令今顧亦人耳何其明若神
也時府索無厭文炳抑不予或讒知府府欲中害之
文炳曰吾終不能剝民求利也即棄官去世祖在潛
藩癸丑秋受命憲宗征南詔文炳率義士四十六騎
從行人馬道死殆盡及至吐蕃止兩人能從兩人者
挾文炳徒行躑躅道路取死馬肉續食日行不能三
二十里然志益厲期必至軍會使者過遇文炳還言
其狀時文炳弟文忠先從世祖軍世祖即命文忠解
尚廄五馬載糗糧迎文炳既至世祖壯其忠且閔其
勞賜賚甚厚有任使皆稱旨由是日親貴用事己未

秋世祖伐宋至淮西台山寨命文炳往取之文炳馳
至寨下諭以禍福不應文炳脫冑呼曰吾所以不極
兵威者欲活汝眾也不速下今屠寨矣守者懼遂降
九月師次陽邏堡宋兵築堡于岸陳船江中軍容甚
盛文炳請於世祖曰長江天險宋所恃以為國勢必
死守不奪其氣不可臣請嘗之即與敢死士數十百
人當其前率弟文用文忠載艨艟鼓棹疾趨叫呼畢
奮鋒既交文炳麾眾趨岸搏之宋師大敗命文用輒
報捷世祖方駐香爐峰因策馬下山問戰勝狀則
竦起立鞭仰指曰天也且命他部毋解甲明日

將圍城既渡江會憲宗崩閏十一月班師庚申世祖即
位于上都是為中統元年命文炳宣慰燕南諸道還奏
曰人久弛縱一旦遽束以法不可危疑者尚多宜赦天
下與之更始世祖從之反側者遂安二年擢山東東路
宣撫使方就道會立侍衛親軍帝曰親軍非文炳難任
即還授侍衛親軍都指揮使佩金虎符三年李璮反濟
南璮劇賊善用兵文炳會諸軍圍之璮不得逸久之賊
勢日蹙文炳曰窮寇可以計擒乃抵城下呼璮將田都
帥者曰反者璮耳餘來即吾人毋自取死也田縋城降
曰璮之愛將既降眾遂亂禽璮以獻璮兵有浙漣兩軍

二萬餘人勇而善戰主將怒其與賊配諸軍使陰殺之
文炳當殺二千人言于主將曰彼為璮所脅耳殺之恐
乖天子仁聖之意向天子伐南詔或妄殺人雖大將亦
罪之是不宜殺也主將從之然他殺之者已眾皆大悔
璮伏誅山東猶未靖乃以文炳為山東東路經略使率
親軍以行出金銀符五十有功者聽與之閏九月文炳
至益都留兵于外從數騎衣冠而入居府不設警衛召
璮故將吏立之庭曰璮狂賊詿誤汝等璮已誅死汝皆
為王民天子至仁聖遣經略使撫汝當相安毋懼經略
使得便宜除擬將吏汝等勉取金銀符經略使不敢格

上命不予有功者所部大悅山東以安至元三年廷
懲李璮之亂欲潛銷方鎮之橫以文炳代史氏兩萬
戶為鄧州光化行軍萬戶河南等路統軍副使到官
造戰艦五百艘習水戰預謀取宋方略凡所塞要害
皆列柵築堡為備禦計帝嘗召文炳密謀欲大發河
北民丁文炳曰河南密邇宋境人習江淮地利宜徙
河北耕以供軍河南戰以闢地俟宋平則河北長隸
兵籍河南削籍為民如是為便又將校素無俸給連
年用兵至有身為大校出無馬乘者臣即所部千戶
私役兵士四人百戶二人聽其雇役稍食其力帝皆

從之始頒將校俸錢以秩為差七年改山東路統軍
副使治沂州沂與宋接境鎮兵仰內郡餉運有詔和
糴本部文炳命收州縣所移文無諫以違詔文炳曰
但止之乃遣使入奏略曰敵人接壤知吾虛實一不
可邊民供頓甚勞重苦此役二不可困吾民以懼來
者三不可帝大悟罷之九年遷樞密院判官行院事
於淮西築正陽兩城兩城夾淮相望以綴襄陽及扼
宋腹心十年拜參知政事夏霖雨水潦宋淮西制置
使夏貴帥舟師十萬來攻矢石雨下文炳登城禦之
一夕貴去復來飛矢貫文炳左臂著脇文炳拔矢授

左右發四十餘矢箙中矢盡顧左右索矢又十餘發
矢不繼力亦困不能張滿遂悶絕幾殆明日水入外
郛文炳麾士卒塞之貴乘之擁軍而陳文炳創甚
子士選請代戰文炳壯而遣之復自起束創手劍督
戰士選以戈擊貴將仆不死獲之以獻貴遂去不敢
復來是歲大舉兵伐宋丞相伯顏由襄陽東下與宋
人戰陽羅堡文炳以九月發正陽十一年正月會伯
顏于安慶安慶守將范文虎以城降文炳請于伯顏
曰大軍既疲於陽羅堡吾兵當前行伯顏許之宋都
督賈似道來禦師陳於蕪湖似道棄師走次當塗文

炳復言于伯顏曰采石當江之南和州對峙不取必
有後顧遂進攻之降知州事王喜三月有詔以時向
暑熱命伯顏軍駐建康文炳軍駐鎮江時揚州真州
堅守不下常州蘇州既降復叛張世傑孫虎臣約真
揚兵誓死戰真揚兵戰每敗不敢出世傑等陳大艦
萬艘碇焦山下江中卒居前文炳身犯之載士選
別船弟之子士表請從文炳顧曰吾弟僅汝一子脫
吾與士選不返士元士秀猶足殺敵吾不忍汝往也
士表固請乃許文炳乘輪船建大將旗鼓士選士表
船翼之大呼突陳諸將繼進飛矢蔽日戰酣短兵相

援宋兵亦殊死戰殺傷相當天地積屍委仗江水為之不
流自寅至午宋師大敗世傑走文炳追之于夾灘世
傑收潰卒復戰又破之遂東走於海文炳船小不可
入海夜乃還得甲士萬餘人悉縱不殺獲戰船七百
艘宋力自此遂窮十一月諸軍分三道而進文炳居左
由江並海趨臨安先是江陰軍僉判李世脩欲降不
果文炳檄諭之世脩以城來附令權本軍安撫使所
過民不知兵凡獲生口悉縱遣之無敢匿者咸信前
布皆望旗而服張瑄有衆數千負海為橫文炳命招
討使王世強及士選往喻之士選單舸至瑄所諭以

威德瑄降得海船五百十三年春正月次鹽官鹽官
臨安劇縣俟救至招之再返不下將佐請屠之文炳
曰縣去臨安不百里聲勢相及臨安約降已有成言
吾輕殺一人則害大計況屠一縣耶於是遣人入城
諭意縣降遂會伯顏于臨安城北張世傑以其主
逃之海文炳繞出臨安城南戍浙江亭世傑計不行
乃竊宋主弟吉王昰廣王昺南走而宋主㬎遂降伯
顏命文炳入城罷宋官府散其諸軍封庫藏收禮樂
器及諸圖籍文炳取宋主諸璽符上於伯顏伯顏以
宋主入覲有詔留事一委文炳禁戢豪猾撫慰士女

宋民不知易主時翰林學士李槃承詔招宋士至臨
安文炳謂之曰國可滅史不可沒宋十六主有天下
三百餘年其太史所記具在史館宜悉收以備典禮
乃得宋史及諸注記五千餘冊歸之國史院宋宗室
福王與芮赴京師徧以重寶致諸貴人文炳獨卻不
受及官錄與芮家具籍受寶者惟文炳無名伯顏入
朝奏曰臣等奉天威平宋宋既已平懷徠安集之功
董文炳居多帝曰文炳吾舊臣忠勤朕所素知乃拜
資德大夫中書左丞時張世傑奉吉王昰據台州而
閩中亦爲宋守勅文炳進兵所過禁士馬無敢履踐

田麥曰在倉者吾既食之在野者汝又踐之新邑之
民何以續命是以南人安之不忍以兵相向次台州
世傑遣諸將先守州民文炳下令曰台人首效順於
我我不暇有故世傑據之其民何罪敢有不從所俘
者以軍法論得免者數萬口至溫州溫州未下令曰
毋取子女毋掠民有衆曰諾其守將火城中遁文炳
承命滅火追擒其將數其殘民之罪斬以徇遂嶺閩
人扶老來迎漳泉建寧邵武諸郡皆送款來附凡得
州若干縣若干戶口若干閩人感文炳德最深廟而
祀之十四年召在上都時北邊有警欲親將北伐正

月召文炳四月文炳至自臨安比至帝日問來期
及至即召入文炳拜稽首曰今南方已平臣無所效
力請事北邊帝曰朕召卿意不在是也豎子盜兵朕
自撫定山以南國之根本也盡以託卿卒有不虞便
宜處置以聞中書省樞密院事無大小咨卿而行已
勑主者卿其勉之文炳避謝不許因奏曰臣在臨安
時阿里伯奉詔檢括宋諸藏貨寶追索沒匿甚細人
實苦之宋人未洽吾德遽苦之以財恐非安懷之道
即詔罷之又曰昔者泉州蒲壽庚以城降壽庚素主
市舶謂宜重其事權使爲我扞海寇誘諸蠻臣服因

解所佩金虎符佩壽庚矣惟陛下恕其專擅之罪帝
大嘉之更賜金虎符燕勞畢即聽陛辭文炳求見皇
太子帝許之後勑太子曰董文炳所往茲重見畢即
遣行既見慰諭懇至文炳留士選宿衛即日就道凡
在上都三日至大都更日至中書樞密不署中書案
平章政事阿合馬方恃寵用事生殺任情惟畏文炳
奸狀爲之少斂嘗執筆請曰相公宜爲右丞當署省
案請至再四不肯署皇太子聞之謂宮臣竹忽納曰
董文炳深慮非爾曹所知後或私問其故文炳曰主
上所付託者在根本之重非文移之細且吾少徇則

廢法不徇則致讒讒行則身危而深失付託本意吾
是以預其大政而略其細務也十五年夏文炳有疾
奏請解機務詔曰大都暑熾非病者宜卿可來此固
當愈文炳至上京奏曰臣病不足領機務西北高寒
節散舒暢當復自愈請盡力北邊帝曰卿固忠孝是
不足行也樞密事重以卿僉書樞密院事中書左丞
如故文炳辭不許遂拜八月天壽節禮成賜宴帝命
坐文炳上坐諭宗室大臣曰董文炳功臣也理當坐
是每尚食上食輟賜文炳是夜文炳疾復作勑賜
御醫日來診視九月十三日疾篤洗沐而坐召文忠

等曰吾以先人死王事恨不爲國死邊今至此命也
願董氏世有男能騎馬者勉力報國則吾死瞑目矣
言畢就枕卒帝聞悼痛良久命文忠護喪葬槀城令
所過有司以禮弔祭贈金紫光祿大夫平章政事謚
忠獻子士元士選
士元一名不花字長卿文炳長子也自襁褓喪母祖
母李氏愛之謂文炳曰俟兒能言即令讀書數歲從
名儒受學及長善騎射憲宗征蜀士元年二十三從
叔父文蔚率鄧州一軍西行師次釣魚山宋人堅壁
拒守士元請代文蔚攻之以所部銳卒先登力戰良

以以宅軍不繼而還憲宗壯之賜以金帛中統初文蔚入與禁兵士元以世家子選供奉內班從車駕廵狩北方營預武定山之役帝知其忠勤可任以事會文蔚病卒無子命士元襲爲千夫長出師南征襄漢分禁兵戍淮上士元在軍中修勅武備號令肅然丞相伯顏克江南宋兵保兩淮未下士元數與戰拔淮安堡以功遷武節將軍從太師博魯歡攻揚州駐師灣頭堡時方大暑博魯歡病還京師以行省阿里代領諸軍揚州守將姜才乘隙來攻阿里素不習兵率輕騎數百出堡士元與別將哈剌秃以百騎從之日

已暮宋兵至者萬餘士元謂左右曰大丈夫報國政在今日勿懼也方整陣欲戰阿里趣令左旋已乃通去士元與哈剌秃以部兵赴敵死戰鼓譟震地泥淖馬不能馳乃棄馬步戰至四更敵衆始退及旦阿里來視戰地見士元卧泥中身被十七槍甲裳盡赤有舁至營而絕年四十二哈剌秃亦戰死江淮既平伯顏入朝言於帝曰淮海之役所損者二將而已帝問其人以士元與哈剌秃對帝曰不花健捷過人晝戰必能制敵夜戰而死甚可惜也至大元年贈鎮國上將軍僉書樞密院事謚節愍後加贈推誠効節功臣資德大夫中書左丞[illegible]郡公改謚忠愍

士選字舜卿文炳次子也幼從文炳居兵間晝治武事夜讀書不輟文炳總師與宋兵戰爹山士選戰甚力大敗之追至蘄而還及降張瑄等丞相伯顏臨陳觀之壯其驍勇遣使問之始知爲文炳子奏功假金符爲管軍總管時數有功宋降從文炳入宋宫取宋主降表及收其文書圖籍靜重識大體秋毫無所取軍中稱之宋平班師詔置侍衛親軍諸衛以士選爲前衛指揮使號令明正得士大夫心未幾以其職讓其弟士秀帝嘉其意命士秀將前衛而以士選同僉

行樞密院事於湖廣久之召還宗王乃顏叛帝親征召士選至行在所與李勞山同將漢人諸軍以禦之乃顏軍飛矢及乘輿前士選等出步卒橫擊之其衆敗走緩急進退有禮帝甚善之桑哥事敗帝求直士用之以易其弊於是召士選論議政事以中書左丞與平章政事徹里往鎮浙西聽辟舉僚屬至部察病民事悉以帝意除之民大悅有聚斂之臣爲奸利事發得罪且死詐言所遣船商海外未至請留以待之士選曰海商至則捕繫之不至則無如之何小民斯人之存亡也苟此人幸存則無以謝天下遂竟其[illegible]

浙多湖泊廣蓄泄以藝水旱率為憂民占以種藝水
無所居積故數有水旱士選與徹理力開復之成宗
即位僉行樞密院於建康未幾拜江西行省左丞贑
州盜劉六十僞立名號聚衆至萬餘朝廷遣兵討之
主將觀望退縮不肯戰守吏又因以擾良民賊勢益
盛士選請自往衆欣然託之即日就道不求益兵但
率掾史李霆鎮元明善二人持文書以去衆莫測其
所為至贑境捕官吏害民者治之民相告語曰不知
有官法如此進至興國縣去賊巢不百里命擇將校
分兵守地待命察知激亂之人悉寘于法復誅奸民

之為囊橐者於是民爭出請自效不數日遂擒賊魁
散餘衆歸農軍中獲賊所為文書旁近郡縣富人姓
名具在霆鎮明善請焚之民心益安遣使以事平報
于朝中書平章政事不忽木召其使謂之曰董公上
功簿耶使者曰某且行左丞授之言曰朝廷若以軍
功為問但言鎮撫無狀得免罪幸甚何功之可言因
出其書但請黜贓吏數人而已不言破賊事廷議深
歎其知體而不伐拜江南行御史臺中丞廉威素著
不嚴而肅凜然有大臣風入僉樞密院事俄拜御史
中丞前中丞崔彧久任風紀善斡旋以就事功既卒

不忽木以平章軍國重事繼之方正持大體天下望
之而已多病遂以屬之士選風采明俊中外竦然時
丞相完澤用劉深言出師征八百媳婦國遠冒煙瘴
及至未戰士卒死者十已七八驅民轉粟餉軍谿谷
之間不容舟車必負擔以達一夫致粟八斗率數人
佐之凡數十日乃至由是民死者亦數十萬中外騷
然而完澤說帝江南之地盡世祖所取陛下不興此
役則無功可見於後世帝入其言用兵意甚堅故無
敢諫者士選率同列言之奏事殿中畢同列皆起士
選乃獨言今劉深出師以有用之民而取無用之地

就令當取亦必遣使諭之不從然後聚糧選兵
視時而動豈得輕用一人妄言而致百萬生靈於死
地帝色變士選猶明辯不止侍從皆為之戰慄帝曰
事已成卿勿復言士選曰以言受罪臣之所當他日
以不言罪臣臣死何益帝麾之起左右擁之以出未
數月帝聞師敗績慨然曰董二哥之言驗矣吾愧之
因賜上尊以旌直言始為罷兵誅劉深等世祖嘗字
文炳曰董大哥故帝以二哥呼士選久之出為江浙
行省右丞還汴梁行省平章政事又遷陝西士選平
生以忠義自許尤號廉介自門生部曲無敢持一毫

獻者治家甚嚴而孝弟尤篤時言世家有禮法者必
稱之董氏其禮敬賢士尤至在江西以屬掾元明善
爲賓友既又得吳澄而師之延虞汲於家塾以教其
子諸老儒及西蜀遺士皆以書院之祿起之使以所
學教授遷南行臺又招汲子集與俱後又得范梈等
數人皆以文學大顯於時故世稱求賢薦士亦必以
董氏爲首晚年好讀易澹然終其身每一之官必賣
先業田廬爲行貲故老而益貧子孫不異布衣之士
仕者往往羅廉吏云子守忠雲南行省參知政事守
懿侍正府判官守恕知威州

張弘範

張弘範字仲疇柔第九子也善馬槊頗能爲歌詩年
二十時兄順天路總管弘略上計壽陽行都留弘範
攝府事吏民服其明決蒙古軍所過肆暴弘範杖遣
之入其境無敢犯者中統初授御用局總管三年改
行軍總管從親王哈必赤討李璮於濟南柔戒之曰
汝圍城勿避險地汝無怠心則兵必致死主者慮其
險有來犯必赴救可因以立功勉之弘範營城西
璮出軍突諸將營獨不向弘範弘範曰我營險地璮
乃示弱於我必以奇兵來襲謂我弗悟也遂築長壘

內伏甲士而外爲壕開東門以待之夜令士卒浚壕
益深廣璮不知也明日果擁飛橋來攻未及岸軍陷
壕中得跨壕而上者突入壘門遇伏皆死擒兩賊將
柔聞之曰眞吾子也璮既誅朝廷懲璮盡專兵民之
權故能爲亂議罷大藩子弟之在官者弘範例罷至
元元年弘略既入宿衛帝召見意其兄弟有可代守
順天者且念弘範有濟南之功授順天路管民總管
佩金虎符二年移守大名歲大水漂沒廬舍租稅無
從出弘範輒免之朝廷罪其專擅弘範請入見進曰
臣以爲朝廷儲小倉不若儲之大倉帝曰何說也對

曰今歲水潦不收而必責民輸倉庫雖實而民死亡
殆盡明年租將安出曷若活其民使不致逃亡則歲
有恒收非陛下大倉庫乎帝曰知體其勿問六年括
諸道兵圍宋襄陽授益都淄萊等路行軍萬戶復佩
金虎符朝廷以益都兵乃李璮所教練之卒勇悍難
制故命領之戍鹿門堡以斷宋餉道且絕郢之救兵
弘範建言曰國家取襄陽爲延久之計者所以重人
命而欲其自斃也曩者夏貴乘江漲送衣糧入城我
師坐視無禦之者而城境南接江陵歸峽商販行旅
士卒絡繹不絕寧有自斃之時乎宜城萬山以斷其

西柵灌子灘以絕其東則庶幾速就之道也帥府奏
用其言移弘範兵千人戍萬山既城與將士較射出
東門宋師奄至將佐皆謂衆寡不敵宜入城自守弘
範曰吾與諸君在此何事敵至而不戰乎敢言退者
死即擐甲上馬立遣偏將李庭當其前他將攻其後
親率二百騎爲長陣令曰聞吾鼓則進未鼓勿動宋
軍步騎相間突陣弘範軍不動再進再却弘範曰彼
氣衰矣鼓之前後奮擊宋師奔潰八年築一字城逼
襄陽破樊城外郭九年攻樊城流矢中其肘裹瘡見
主帥曰襄樊相爲唇齒故不可破若截江道斷其援

兵水陸夾攻樊必破矣樊破則襄陽何所恃從之明
日復出銳卒先登遂拔之襄陽既下偕宋將呂文煥
入覲賜錦衣白金寶鞍將校行賞有差十一年丞相
伯顏伐宋弘範率左部諸軍循漢江東略郢西南攻
武磯堡取之從兵渡江弘範爲前鋒宋相賈似道督
兵阻蕪湖殿帥孫虎臣據丁家洲弘範轉戰而前諸
軍繼之宋師潰弘範長驅至建康十二年五月帝遣
使諭丞相毋輕敵貪進方暑其少駐以待弘範進曰
聖恩待士卒誠厚然緩急之宜非可遙度今敵已奪
氣正當乘破竹之勢取之無遺策矣豈宜迂緩使敵

得爲計耶丞相然之馳驛至闕面論形勢得旨進師
十二年次瓜洲分兵立柵據其要害揚州都統姜才
所統兵勁悍善戰至是以二萬人出揚子橋弘範佐
都元帥阿朮禦之與宋兵夾水陣弘範以十三騎徑
度衝之陣堅不動弘範引却一騎躍馬揮刀直趣弘
範弘範旋轡反迎刺之應手顛墜馬下其衆潰亂追
至城門斬首萬餘級自相蹂藉溺死者過半宋將張
世傑孫虎臣等率水軍於焦山決戰弘範以一軍從
旁橫衝之宋師遂敗追至圌山之東奪戰艦八十艘
俘馘千數上其功改亳州萬戶後賜名拔都從中書

左丞董文炳由海道會丞相伯顏進次近郊宋主上
降表以伯姪爲稱往返未決弘範將命入城數其大
臣之罪皆屈服竟取稱臣降表來上十三年台州叛
討平之誅其爲首者而已十四年師還授鎮國上將
軍江東道宣慰使十五年宋張世傑立廣王昺于海
上閩廣響應俾弘範往平之授蒙古漢軍都元帥陛
辭奏曰漢人無統蒙古軍者乞以蒙古信臣爲首帥
帝曰汝知而父與察罕之事乎其破安豐也汝父欲
留兵守之察罕不從師既南安豐復爲宋有進退幾
失據汝父深悔恨良由委任不專故也豈可使汝復

有汝父之悔乎今付汝大事能以汝父之心為心則
予汝嘉面賜錦衣玉帶弘範不受以劍甲為請帝出
武庫劍甲聽其自擇且諭之曰劍汝之副也不用令
者以此處之將行薦李恒為己貳從之至揚州選將
校水陸二萬分道南征以弟弘正為先鋒戒之曰選
汝驍勇非私汝也軍法重我不敢以私撓公勉之弘
正所向克捷進攻三江寨寨據隘乘高不可近因連
兵向之寨中持滿以待弘範下令下馬治朝食若將
持久者持滿者疑不敢動而他寨不虞也忽麾軍連
接轅寨迴將三江寨撥之至漳州軍其東門命別將

攻南門西門乃乘虛搗其北門拔之攻鮑浦寨又拔
之由是瀕海郡邑皆望風降附獲宋丞相文天祥于
五坡嶺使之拜不屈弘範義之待以賓禮送至京師
獲宋禮部侍郎鄧光薦命子珪師事之十六年正月
庚戌由潮陽港發舶入海至甲子門獲宋斥候將劉
青顧凱乃知廣王所在辛酉次崖山宋軍千餘艘碇
海中建樓櫓其上隱然堅壁也弘範引舟師赴之崖
山東西對峙其北水淺舟膠非潮來不可進乃由山
之東轉南入大洋始得逼其舟又出奇兵斷其汲路
燒其宮室世傑有甥在弘範軍中三使招之世傑不

從甲戌李恒自廣州至授以戰艦二使守北面二月
癸未將戰或請先用砲弘範曰火起則舟散不如戰
也明日四分其軍軍其東南北三面弘範自將一軍
相去里餘下令曰宋舟潮至必東遁急攻之勿令得
去聞吾樂作乃戰違令者斬先麾北面一軍乘潮而
戰不克李恒等順潮而退樂作宋將以為且宴少懈
弘範舟師犯其前衆繼之豫構戰樓於舟尾以布幙
障之命將士負盾而伏令之曰聞金聲起戰先金而
妄動者死飛矢集如蝟伏盾者不動舟將接鳴金撤
障弓弩火石交作頃刻并破七舟宋師大潰宋臣抱

其主昺赴水死獲其符璽印章世傑先遁李恒追至
大洋不及世傑走交趾風壞舟死海陵港其餘將吏
皆降嶺海悉平磨崖山之陽勒石紀功而還十月入
朝賜宴內殿慰勞甚厚未幾瘴癘疾作帝命尚醫診
視遣近臣臨議用藥敕衛士監門止雜人毋擾其病
病甚沐浴易衣冠扶坐至中庭面闕再拜退坐命酒
作樂與親故言別出所賜劍甲命付嗣子珪曰汝父
以是立功汝佩服勿忘也語竟端坐而卒年四十三
贈銀青榮祿大夫平章政事謚武畧至大四年加贈
推忠効節翊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齊

國公改謚忠武延祐六年加保大功臣加封淮陽王
謚獻武子珪自有傳

列傳卷第四十三

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臣宋濂翰林待制承直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臣王褘等奉勅修

劉秉忠

劉秉忠字仲晦初名侃因從釋氏又名子聰拜官後始更今名其先瑞州人也世仕遼爲官族曾大父仕金爲邢州節度副使因家焉故自大父澤而下遂爲邢人庚辰歲木華黎取邢州立都元帥府以其父潤爲都統事定改署州錄事歷鉅鹿内丘兩縣提領所至皆有惠愛秉忠生而風骨秀異志氣英爽不羈八

歲入學日誦數百言年十三爲質子於帥府十七爲邢臺節度使府令史以養其親居常鬱鬱不樂一日投筆嘆曰吾家累世衣冠乃汩沒爲刀筆吏乎丈夫不遇於世當隱居以求志耳即棄去隱武安山中久之天寧虛照禪師遣徒招致爲僧以其能文詞使掌書記後遊雲中留居南堂寺世祖在潛邸海雲禪師被召過雲中聞其博學多材藝邀與俱行既入見應對稱旨屢承顧問秉忠於書無所不讀尤邃於易及邵氏經世書至於天文地理律曆三式六壬遁甲之屬無不精通論天下事如指諸掌世祖大愛之海雲

南還以忠遂留藩邸後數歲奔父喪賜金百兩爲葬
具仍遣使送至邢州服除復被召奉旨還和林上書
數千百言其略曰典章禮樂法度三綱五常之教備
於堯舜三王因之五霸假之漢興以來至于五代一
千三百餘年由此道者漢文景光武唐太宗玄宗五
君而玄宗不無疵也然治亂之道係乎天而由乎人
天生成吉思皇帝起一旅降諸國不數年而取天下
勤勞憂苦遺大寶於子孫庶俾萬祀永保無疆之福
嘗聞之曰以馬上取天下不可以馬上治昔武王兄
也周公弟也周公思天下善事夜以繼日每得一事

坐以待旦以匡周室以保周天下八百餘年周公之
力也君上兄也大王弟也思周公之故事而行之在
乎今日千載一時不可失也君之所任在內莫大乎
相相以領百官化萬民在外莫大乎將將以統三軍
安四域內外相濟國之急務必先之也然天下之大
非一人之可及萬事之細非一心之可察當擇開國
功臣之子孫分爲京府州郡監守督責舊官以遵王
法仍差按察官守治者升否者黜天下不勞力而定
也天下户過百萬自忽都那演斷事之後差徭甚大
加以軍馬調發使臣煩擾官吏乞取民不能當是以

逃竄宜比舊減半或三分去一就見在之民以定差
稅招逃者復業再行定奪官無定次清潔者無以遷
汙濫者無以降可比附古例定百官爵祿儀仗使家
足身貴有犯於民設條定罪威福者君之權奉命者
臣之職今百官自行威福進退生殺惟意之從宜從
禁治天下之民未聞教化見在囚人宜從赦免明施
教令使之知畏則犯者自少也教令既設則不宜繁
因大朝舊例增益民間所宜設者十數條足矣教令
既施罪不至死者皆提察然後決犯死刑者覆奏然
後聽斷不致刑及無辜天子以天下爲家兆民爲子

國不足取於民民不足取於國相須如魚水有國家
者置農司勸農桑亦爲助民之有身者皆應業闢田
[illegible]用也今宜打算官民所欠債負若實爲
應當差發所借宜依合罕皇帝聖旨一本一利官司
歸還凡陪償無名虛契所負及還過元本者並行赦
免納糧就遠倉有一廢十者宜從近倉以輸爲便當
驛路州城飲食祗待偏重宜計所費以準差發關市
津梁正稅十五分取一宜從舊制禁橫取[illegible]法以
利百姓倉庫加耗甚重宜令權量度均爲一法使錙
銖圭撮尺寸皆平以[illegible]金銀之所出

沙録石實不易爲一旦以纒絲纈飾皮革塗木石摶
器仗取一時之華麗爲麤而無濟甚可惜也宜從
禁治除帝胄功臣大官以下章服有制外無職之人
不得僭越今地廣民微賦斂繁重民不聊生何力耕
耨以厚產業宜差勸農官一員率天下百姓務農桑
營產業實國之大益古者庠序學校未嘗廢今郡縣
雖有學并非官置宜從舊制修建三學設教授開選
擇才以經義爲上詞賦論策次之兼科舉之設已奉
合罕皇帝聖旨因而言之易行也開設學校宜擇開
國功臣子孫受教選達才任用之天下莫大於朝省

親民莫近於縣宰雖朝省有法縣宰宜擇縣宰正民
自安矣關西河南地廣土沃以軍馬之所出入治而
未豐宜設官招撫不數年民歸土闢以資軍馬之用
實國之大事移剌中丞拘榷鹽鐵諸產商賈酒醋貨
殖諸事以定宣課雖使從實恢辦不足亦取於民拖
兌不辦已不爲輕奥魯合蠻奏請於舊額加倍榷之
往往科取民間科榷並行民無所措手足宜從舊例
辨榷更或減輕罷繁碎止科徵無從獻利之徒削民
害國鰥寡孤獨廢疾者宜設孤老院給衣糧以爲養
使臣到州郡宜設館不得於官衙民家安下孔子爲

百王師立萬世法今廟堂雖廢存者尚多宜令州郡
祭祀釋奠如舊儀近代禮樂器具靡散宜令刷會徵
太常舊人教引後學使器備人存漸以修之實太平
之基王道之本今天下廣遠雖成吉思皇帝威福之
致亦天地神明陰所祐也宜訪名儒循舊禮尊祭上
下神祇和天地之氣順時序之行使神享民依德極
於幽明天下賴一人之慶見行遼曆日月交食頗差
聞司天臺改成新曆未見施行宜因新君即位頒曆
改元令京府州郡置更漏使民知時國滅史存古之
常道宜撰修金史令一代君臣事業不墜於後世甚

有勸也國家廣大如天萬中取一以養天下名士宿
儒之無營運產業者使不致困窮或有營運產業者
令前聖旨蠲差輸差稅其餘大小雜泛並行蠲免
使自給養實國家養士勸人之大也明君用人如大
匠用材隨其巨細長短以施規矩繩墨孔子曰君子
不可小知而可大受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蓋君
子所存者大不能盡小人之事或有一短小人所拘
者狹不能同君子之量然亦一長其才可用之成
功之道也君子不以言廢人不以人廢言大開言路
所以成天下安兆民也天地之大日月之明而或有

之數且蔽天之明者雲霧也蔽人之明者私欲佞說也常人有之蔽一心也人君有之蔽天下也常選左右諫臣使諷諭於未形忖畫於至密也君子之心一於正義懷於忠良小人之心一於利欲懷於讒佞君子得位有容於小人小人得勢必排於君子明君在上不可不辨也孔子曰遠佞人又曰惡利口之覆邦家者此之謂也今言利者衆非圖以利國害民實欲殘民而自利也宜將國中人民必用場冶付各路課稅所以定權其餘言利者並行罷去古者明王不寶遠物所寶惟賢賢如使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此皆一

人之所知賢之精成也古者治世功臣產業自歷井以爲所附後世因之不能復今窮乏者給撿盛者增加重禁行之之人勿作官勢官在任者勿侵民商賈與民和好交易不生擅奪欺罔之害其國家之利也宮籍之制宜會古酌今均爲一法使無敢過越禁私置牢獄遲民無辜鞭背之刑宜禁治以彰好生之德立朝省以統百官分有司以御衆事以至京府州郡親民之職無不備紀綱正於上法度行於下是故天下不勞而治也今新君即位之後可正朝行以爲政本其餘百官不在員多惟在得人乎耳世

祖宗紛亂又言邢州舊萬餘戶兵興以來不滿數百凋壞日甚得良牧守如真定張耕洺水劉肅者治之猶可完復朝廷即以耕爲邢州安撫使肅爲副使由是流民復業升邢爲順德府癸丑從世祖征大理明年征雲南每贊以天地之好生王者之神武不殺故克城之日不妄戮一人己未從伐宋復以雲南所言力贊於上所至全活不可勝計中統元年世祖即位問以治天下之大經養民之良法秉忠采祖宗舊典參以古制之宜於今者條列以聞於是下詔建元紀歲立中書省宣撫司朝廷舊臣山林遺逸之士咸見

錄用文物粲然一新秉忠雖居左右而猶不改舊服時人稱之爲聰書記至元元年翰林學士承旨王鶚奏言秉忠久侍藩邸積有歲年參帷幄之密謀定社稷之大計忠勤勞績宜被褒崇聖明御極萬物惟新而秉忠猶仍其野服散號深所未安宜正其衣冠崇以顯秩帝覽奏即日拜光祿大夫位太保參領中書省事詔以翰林侍讀學士竇默之女妻之賜第奉先坊且以少府宮籍監戶給之秉忠既受命以天下爲己任事無巨細凡有關於國家大體者知無不言言無不聽帝寵任愈隆燕閒顧問輒推薦人物可備器

使者凡所甄拔後悉爲名臣初帝命秉忠相地於桓
州東灤水北建城郭于龍岡三年而畢名曰開平繼
升爲上都而以燕爲中都四年又命秉忠築中都城
始建宗廟宮室八年奏建國號曰大元而以中都爲
大都他如頒章服舉朝儀給俸祿定官制皆自秉忠
發之爲一代成憲十一年扈從至上都其地有南屏
山嘗築精舍居之秋八月秉忠無疾端坐而卒年五
十九帝聞驚悼謂群臣曰秉忠事朕二十餘年小心
慎密不避艱險言無隱情其陰陽術數之精占事知
來若合符契惟朕知之他人莫得聞也出內府錢具

棺斂遣禮部侍郎趙秉溫護其喪還葬大都十二年
贈太傅封趙國公謚文貞成宗時贈太師謚文正仁
宗時又進封常山王秉忠自幼好學至老不衰雖位
極人臣而齋居蔬食終日澹然不異平昔自號藏春
散人每以吟詠自適其詩蕭散閒澹類其爲人有文
集十卷無子以弟秉恕子蘭璋後

秉恕字長卿好讀書年弱冠受易於劉肅遂明理學
兄秉忠事世祖以薦士自任嫌於私親獨不及秉恕
左右以聞召見遂同侍潛邸世祖嘗賜秉忠白金千
兩辭曰臣山野鄙人徼倖遭際服器悉出尚方金無

所用世祖曰卿獨無親故遺之邪辭不允乃受而散
之以二百兩與秉恕秉恕曰兄勳勞有年宜蒙茲賞
秉恕無功可冒恩乎終不受中統元年擢禮部侍郎
邢州安撫副使二年賜金符遷吏部侍郎三年升邢
爲順德府賜金虎符爲順德安撫使至元元年轉官
法行政嘉議大夫歷彰德懷孟淄萊順天太原五路
總管淄萊府有死囚六人獄已具秉恕疑之詳讞得
其實六人賴以不死他所至皆有惠政召除禮部尚
書出爲淮西宣慰使會省宣慰司歷湖州平陽兩路
總管平陽歲荒民艱食輒開倉以賑之全活者衆年

六十卒于官

張文謙

張文謙字仲謙邢州沙河人幼聰敏善記誦與太保
劉秉忠同學世祖居潛邸受邢州分地秉忠薦文謙
可用歲丁未召見應對稱旨命掌王府書記日見信
任邢州當要衝初分二千户爲勳臣食邑歲遣人監
領皆不知撫治徵求百出民弗堪命或訴於王府文
謙與秉忠言于世祖曰今民生困弊莫邢爲甚盍擇
人往治之責其成效使四方取法則天下均受賜矣
於是乃選近侍脫兀脫尚書劉肅侍郎李簡往三人

至邢協心爲治洗滌蠹敝革去貪暴流亡復歸不期月戶增十倍由是世祖益重儒士任之以政皆自文謙發之歲辛亥憲宗即位文謙與秉忠數以時務所當先者言於世祖悉施行之世祖征大理國主高祥拒命殺信使遁去世祖怒將屠其城文謙與秉忠姚樞諫曰殺使拒命者高祥爾非民之罪請宥之由是大理之民賴以全活己未世祖帥師伐宋文謙與秉忠言王者之師有征無戰當一視同仁不可嗜殺世祖曰期與卿等守此言既入宋境分命諸將毋妄殺毋焚人室廬所獲生口悉縱之中統元年世祖即位

立中書省首命王文統爲平章政事文謙爲左丞建立綱紀講明利病以安國便民爲務詔令一出天下有太平之望而文統素忌克謨謀之際屢相可否積不能平文謙遽求出詔以本官行大名等路宣撫司事臨發語文統曰民困日久況當大旱不量減稅賦何以慰來蘇之望文統曰上新即位國家經費止仰稅賦苟復減損何以供給文謙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俟時和歲豐取之未晚也於是蠲常賦什之四商酒稅什之二二年春來朝從留居政府始立左右部講行庶務鉅細畢舉文謙之力爲多三年阿合馬領

左右部總司財用欲專奏請不關白中書詔廷臣議之文謙曰分制財用古有是理中書不預無是理也若中書弗問天子將親莅之乎帝曰仲謙言是也至元元年詔文謙以中書左丞行省西夏中興等路羌俗素鄙野事無統紀文謙得蜀士陷於俘虜者五六人理而出之使習吏事旬月間簿書有品式子弟亦知讀書俗爲一變浚唐來漢延二渠溉田十數萬頃人蒙其利三年還朝諸勢家言有戶數千當役屬爲私奴者議久不決文謙謂以乙未歲戶帳爲斷奴之未占籍者歸之勢家可也其餘良民無爲奴之理議

遂定守以爲法五年白州妖人胡王惑衆事覺逮捕百餘人丞相安童以文謙言奏曰愚民無知爲所詿誘誅其首惡足矣詔即命文謙往決其獄惟三人坐棄市餘皆釋之七年拜大司農卿奏立諸道勸農司巡行勸課請開籍田行祭先農先蠶等禮復與竇默請立國子學詔以許衡爲國子祭酒選貴胄子弟教行之時阿合馬議拘民間鐵官鑄農器高其價以配民創立行戶部於東平大名以造鈔及諸路轉運司干政害民文謙悉於帝前極論罷之十三年遷御史中丞阿合馬慮憲臺發其姦乃奏罷諸道按察司以

惎之文謙奏復其舊然自知爲姦臣所忌力求去會
世祖以大明曆歲久寖差命許衡等造新曆乃授文
謙昭文館大學士領太史院以總其事十九年拜樞
密副使歲餘以疾薨于位年六十八文謙蚤從劉秉
忠洞究術數晚交許衡尤粹於義理之學爲人剛明
簡重凡所陳於上前莫非堯舜仁義之道數忤權倖
而是非得喪一不以經意家惟藏書數萬卷尤以引
薦人材爲己任時論益以是多之累贈推誠同德佐
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魏國公諡
忠宣長子晏仕至御史中丞陝西行省平章政事

封魏國公諡文貞

郝經

郝經字伯常其先潞州人徙澤州之陵川家世業儒
祖天挺元裕嘗從之學金末父思溫辟地河南之魯
山河南亂居民匿窖中亂兵以火熏灼之民多死經
母許亦死經以蜜和寒菹汁決母齒飲之即蘇時經
九歲人皆異之金亡徙順天家貧晝則負薪米爲養
暮則讀書居五年爲守帥張柔賈輔所知延爲上客
二家藏書皆萬卷經博覽無不通往來燕趙間元裕
每語之曰子貌類汝祖才器非常勉之憲宗二年世

祖以皇弟開邸金蓮川召經諮以經國安民之道條
上數十事大悅遂留王府是時連兵於宋憲宗入蜀
命世祖總統東師經從至濮會有得宋國奏議以獻
其言謹邊防守衝要凡七道遂下諸將議經曰古之
一天下者以德不以力彼今未有敗亡之釁我乃空
國而出諸侯窺伺於內小民凋弊於外經見其危未
見其利也王不如修德布惠敦族簡賢綏懷遠人控
制諸道結盟飭備以待西師上應天心下繫人望順
時而動宋不足圖也世祖以經儒生愕然曰汝與張
拔都議邪經對曰經少館張柔家嘗聞其論議此則

經臆說耳宋不知也進七道議七千餘言乃以楊惟
中爲江淮荊湖南北等路宣撫使經爲副將歸德軍
先至江上宣布恩信納降附惟中欲私還汴經曰我
與公同受命南征不聞受命還汴也惟中怒弗聽經
率麾下揚旌而南惟中慚謝乃與經俱行經聞憲宗
在蜀師久無功進東師議其畧曰經聞圖天下之事
於未然則易救天下之事於已然則難已然之中復
有未然者使往者不失而來者得遂是尤難也國家
以一旅之衆奮起朔漠斡斗極以圖天下馬首所向
無不摧破滅金源并西夏蹂荊襄克成都平大理躪

蹀諸夷奄征四海有天下十八盡元魏金源故地而
加多廓然莫與倖大也惟宋不下未能混一連兵搆
禍踰二十年何畏時撥取之易而今日圖惟之難也
夫取天下有可以力并有可以術圖并之以力則不
可久久則頓弊而不振圖之以術則不可急急則徒
倖而難成故自漢唐以來樹立攻取或五六年未有
踰十年者是以其力不弊而卒能保大定功晉之取
吳隋之取陳皆經營比㰦十有餘年是以其術得成
而卒能混一或久或近要之成功各當其可不妄爲
而已國家建極開統垂五十年而一之以兵遺黎殘

姓游氣驚魂廋劉劇殘殆欲殲盡自古用兵未有如
是之久且多也其力安得不弊乎且括兵率賦朝下
令而夕出師躬擐甲冑跋履山川闔國大舉以之伐
宋而圖混一以志則銳以力則強以土則大而其術
則未盡也苟於諸國既平之後息師撫民致治成化
創法立制敷布條綱上下井井不擾不紊任老成爲
輔相起英特爲將帥選賢能爲任使鳩智計爲機衡
平賦以足用屯農以足食内治既舉外禦亦備如其
不服姑以文誥拒而不從而後伺隙觀釁以正天伐
自東海至于襄鄧重兵數道聯幟接武以爲正兵自

漢中至于大理輕兵捷出批亢抵脅以爲奇兵帥臣
得人師出以律高拱九重之内而海外有截矣是而
不爲乃於間歲遽爲大舉上下震動兵連禍結底安
于危是已然而莫可止者也東師未出大王仁明則
猶有未然者可不議乎國家用兵一以國俗爲制而
不師古不計師之衆寡地之險易敵之強弱必合圍
把稍獵取之若禽獸然聚如丘山散如風雨迅如雷
電捷如鷹鶻鞭弭所屬指期約日萬里不忒得兵家
之詭道而長於用奇自滄河之戰乘勝下燕雲遂遺
兵而去似無意於取者既破回鶻滅西夏乃下兵關

陝以敗金師然後知所以深取之是長於用奇也既
而爲斡腹之舉由金房繞出金關之背以攻汴爲搗
虛之計自西和徑入石泉威茂以取蜀爲示遠之謀
自臨洮吐蕃穿徹西南以平大理皆用奇也夫攻其
無備出其不意而後可以用奇豈有連百萬之衆首
尾萬餘里六飛雷動乘輿親出蹈天下倒四海騰擲
宇宙軒豁天地大樹於遐徼之土細窮於委巷之民
撞其鍾而掩其耳嚙其臍而蔽其目如是用奇乎宗
執千金之璧而投瓦石也其初以奇勝也關隴[illegible]
之比平原曠野之多而吾長於騎故所向不能[illegible]

鋒新鋭民物稠夥摧而擠之郡邑自潰而吾長於攻
故所擊無不破是以用其奇而驟勝今限以大山深
谷阨以重險荐阻迂以危途繚徑我之乘險以用奇
則難彼之因險以制奇則易況於客主勢懸蘊蓄情
露無虜掠以爲資無俘獲以備役以有限之險雖有
奇謀秘略無所用之力無所用與無力同勇無所施
與不勇同計不能行與無計同泰山壓卵之勢河海
濯熒之舉摧遏頓滯盤桓而不得進所謂強弩之末
不能射魯縞者也爲今之計則宜救已然之失防未
然之變而已西師既構猝不可解如兩虎相鬬猝入

于巖阻見之者辟易不暇又焉能以理相喻使之逡
巡自退彼知其危竭國以并命我必兵頓無由以自
悔兵連禍結何時而已殿下宜遣人稟命於行在所
大軍壓境遣使喻宋示以大信令降名進幣割地納
質彼必受命姑爲之和偃兵息民以全吾力而圖後
舉天地人神之福也稟命不從殿下之義盡而後進
吾師重慎詳審不爲躁輕飄忽爲前定之謀而一之
以正大假西師以爲奇而用吾正比師南轅先示恩
信申其文移喻以禍福使知殿下仁而不殺非好攻
戰闢土地不得已而用兵之意誠意昭著恩信流行

然後閱實精勇別爲一軍爲帳下之卒舉老成知兵
者俾爲將帥更直宿衛以備不虞其餘師衆各畀侯
伯使吾府大官元臣分師總統爲戰攻之卒其新入
部曲習不知兵雖名爲兵其實役徒者使沿邊進築
與敵郡邑犬牙相制爲屯戍之卒推擇單弱窮竟逃
匿編葺部伍使開望重臣爲之撫育總押近裏故屯
爲鎮守之卒使挈肘之計不行妄意之徒屏息內外
備禦無有缺綻則制節以進既入其境敦陳固列緩
爲之行彼善於守而吾不攻彼恃城壁以不戰老吾
吾合長圍以不攻困彼吾用吾之所長彼不能用其

長選出入便利之地爲久駐之基示必取之勢毋焚
廬舍毋傷人民開其生路以携其心丞肆以疲多方
以誤以弊其力兵勢既振蘊蓄既見則以輕兵掠兩
淮杜其樵採而遏其糧路使血脉斷絕各守孤城示
不足取即進大兵直抵于江沿江上下列屯萬竈號
令明肅部曲嚴整首尾締構各具舟楫聲言徑渡彼
必震疊自起變故蓋彼之精鋭盡在兩淮江面闊越
恃其巖阻兵皆柔脆用兵以來未嘗一戰焉能當我
百戰之鋭一處崩壞則望風皆潰肱髀不續外內限
絕勇者不能用而怯者不能敵背者不能返而面者

不能衝水陸相持必爲我乘是兵家所謂避堅攻瑕
避實擊虛者也必欲存養兵力漸次以進以圖萬全
則先荆後淮先淮後江彼之素論謂有荆襄則可以
保淮甸有淮甸則可以保江南先是我嘗有荆襄有
淮甸有上流皆自失之今當從彼所保以爲吾攻命
一軍出襄鄧直渡漢水造舟爲梁水陸濟師以輕兵
綴襄陽絕其糧路重兵皆趨漢陽出其不意以伺江
隙不然則重兵臨襄陽輕兵捷出穿徹均房遠叩歸
峽以應西師如交廣施黔選鋒透出夔門不守大勢
順流即并兵大出摧拉荆郢橫潰湘潭以成掎角一

軍出壽春乘其銳氣并取荆山駕淮爲梁以通南北
輕兵抄壽春而重兵支布於鍾離合淝之間掇拾湖
濼奪取關隘據濡須塞皖口南入舒和西及於蘄黄
徜徉恣肆以覘江口烏江采石廣布戍邏偵江渡之
險易測備禦之疏密徐爲之謀而後進師所謂潰兩
淮之腹心抉長江之襟要也一軍出維揚連楚盱眙
蹈跨長淮鄰我強對通泰海門揚子江面密彼京畿
必皆備禦堅厚若遽攻擊則必老師費財當以重兵
臨維揚合爲長圍示以必取而以輕兵出通泰直塞
海門瓜步金山柴墟河口游騎上下吞江吸海並著

威聲遲以月時以觀其變是所謂圖緩持久之勢也
三道並出東西連衡殿下或處一軍爲之節制以我
兵力常有餘裕如是則未來之變或可弭已然之失
一日或可救也議者必曰三道並進則兵分勢弱不
若併力一向則莫我當也曾不知取國之術與爭地
之術異併力一向爭地之術也諸道並進取國之術
也昔之混一者皆若是矣晉取吳則六道進唐取陳
則九道進宋之於南唐則三面皆進未聞以一旅之
衆而能克國者或者有之僥倖之舉也豈有堂堂大
國師徒百萬而爲僥倖之舉乎況彼渡江立國百有

餘年紀綱脩明風俗完厚君臣輯睦內無禍釁東西
南北輪廣萬里亦未可小自敗盟以來無日不討軍
實而申警之彷徉百折當我強對未嘗大敗不可謂
弱也直可蔑視謂秦無人直欲一舉而取勝乎秦王
問王翦以伐荆翦曰非六十萬不可秦王曰將軍老
矣命李信將二十萬往不克卒畀翦以兵六十萬而
後舉楚蓋衆有所必用事勢有不可懸料而倖取者
故王者之舉必萬全其倖舉者蹶起無賴之人也嗚
呼西師之出已及瓜戍而猶未即功國家全盛之力
在於東左若亦直前振迅銳而圖功一舉而下令

事晦安則可也如兵力耗弊役成遷延進退不可反為敵人所乘悔可及乎固宜重慎詳審圖之以術若前所陳以全吾力是所謂坐勝也雖然猶有可疑者國家掇取諸國飄忽凌厲本以力勝今乃無故而為大舉若又措置失宜無以挫英雄之氣服天下之心則稔惡懷姦之流得以窺其隙而投其間國內空虛易為搖蕩臣愚所以諄諄於東師反覆致論謂不在於已然而在於未然者此也遂會兵渡江圍鄂州聞憲宗崩召諸將屬議經復進議曰易言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殿下聰明睿知足以有臨發強剛毅足以有斷進退存亡之正知之久矣經在沙陀命經曰時未可也又曰時之一字最當整理又曰可行之時爾自知之大哉王言時乘六龍之道知之久矣自出師以來進而不退經有所未解者故言于真定于曹濮于唐鄧亟言不已未賜開允乃今事急故復進狂言國家自平金以來惟務進取不遵養時晦老師費財卒無成功三十年矣蒙哥罕立政當安靜以圖寧謐忽無故大舉進而不退畀王東師則不當亦進也而遽進以為有命不敢自逸至于汝南既聞凶訃即當遣使徧告諸帥各以次退修好于

宋歸定大事不當復進也而遽進以有師期會于江瀆遣使喻宋息兵安民振旅而歸不當復進也而又進既不宜渡淮又豈宜渡江既不宜妄進又豈宜攻城若以機不可失敵不可縱亦既渡江不能中止便當乘虛取鄂分兵四出直造臨安疾雷不及掩耳則宋亦可圖如其不可知難而退不失為金兀朮也師不當進而進江不當渡而渡城不當攻而攻當速退而不退當速進而不進役成遷延盤桓江渚情見勢屈舉天下兵力不能取一城則我竭彼盈又何俟乎且諸軍疾疫已十四五又延引月日冬春之交疫必大作恐欲還不能彼既上流無虞呂文德已并兵拒守知我國疑必自宿兩淮之兵盡集白鷺江西之兵盡集隆興嶺廣之兵盡集長沙閩越沿海巨船大艦以次而至伺隙而進如遏截於江黃津渡邀遮于大城關口塞漢東之石門限郢復之湖濼則我將安歸無已則突入江浙搗其心腹聞臨安海門已具龍舟則已徒往還抵金山并命求出豈無韓世忠之儔且鄂與漢陽分據大別中挾巨浸號為活城肉薄骨并而拔之則彼委破壁孤城而去溯流而上則入洞庭保荊襄順流而下則精兵健櫓突過滸黃未易遏

也則亦徒費人命我安所得哉臨江一城勝之不武不勝則大損威望復何俟乎然外以示不必不欲渡江不渡江不必攻城既攻城不欲并命不焚廬舍不傷人民不易其衣冠不毀其墳墓三百里外不使侵掠或勸徑趨臨安曰其民人稠夥若往雖不殺戮亦彼踐蹂吾所不忍若天與我不必殺人若天弗與殺人何益而竟不往諸將歸罪士人謂不可用以不殺人故不得城曰彼守城者祇一士人賈制置汝十萬衆不能勝殺人數月不能拔汝輩之罪也豈士人之罪乎益禁殺人歸然一仁上通于天久有歸志不能遂行耳然今事急不可不斷也宋人方懼大敵自救之師雖則畢集未暇謀我第吾國內空虛塔察國王與李行省肱髀相依在於背脅西域諸胡窺覘關隴隔絕旭烈大王病民諸姦各持兩端觀望所立莫不覬覦神器染指垂涎一有狡焉或啓戎心先人舉事腹背受敵大事去矣且阿里不哥已行赦令令脫里赤爲斷事官行尚書省據燕都按圖籍號令諸道行皇帝事矣雖大王素有人望且握重兵獨不見金世宗海陵之事乎若彼果決稱受遺詔便正位號下詔中原行赦江上欲歸得乎昔奉命與張仲一觀新

城自西南隅萬人敵上可並行大車排杈串樓重複必不可攻秖有許和而歸耳斷然班師亟定大計銷禍於未然先命勁兵把截江面與宋議和許割淮南漢上梓夔兩路定疆界歲幣置輜重以輕騎歸渡淮乘驛直造燕都則從天而下彼之姦謀僭志冰釋瓦解遣一軍逆蒙哥罕靈輿收皇帝璽遣使召旭烈阿里不哥摩哥及諸王駙馬會喪和林差官於汴京京兆成都西涼東平西京北京撫慰安輯召真金太子鎮燕都示以形勢則大寶有歸而社稷安矣會宋守帥賈似道亦遣間使請和迺班師明年世祖即位以經爲翰林侍讀學士佩金虎符充國信使使宋告即位且定和議仍敕沿邊諸將毋鈔掠經入辭賜蒲萄酒詔曰朕初即位庶事草創卿當遠行凡可輔朕者亟以聞經奏便宜十六事皆立政大要辭多不載時經有重名平章王文統忌之既行文統陰屬李璮潛師侵宋欲假手害經經至濟南璮以書止經經以璮書聞于朝而行宋敗璮軍于淮安經至宿州遣副使劉仁傑叅議高翿請入國日期不報遺書宰相及淮帥李庭芝庭芝復書果疑經而賈似道方以却敵爲功恐經至謀泄竟館經真州經乃上表宋主曰

願附魯連之義排難解紛豈知唐儉之徒款兵誤國又數上書宋主及宰執極陳戰和利害且請入見及歸國皆不報驛吏棘垣鑰戶晝夜守邏欲以動經經不屈經待下素嚴又久羈困下多怨者經諭曰嚮受命不進我之罪也一入宋境死生進退聽其在彼我終不能屈身辱命汝等不幸宜忍以待之我觀宋祚將不久矣留七年從者怒鬭死者數人經獨與六人處別館又九年丞相伯顏奉詔南伐帝遣禮部尚書中都海牙及經弟行樞密院都事郝庸入宋問執行人之罪宋懼遣總管段佑以禮送經歸賈似道之謀泄奇亦竄死經歸道病帝勅樞密院及尚醫近侍迎勞所過父老瞻望流涕明年夏至闕錫燕大庭咨以政事賞賚有差秋七月卒年五十三官爲護喪還葬謚文忠明年宋平經爲人尚氣節爲學務有用及被留思託言垂後撰續後漢書易春秋外傳太極演原古錄通鑑書法玉衡貞觀等書及文集凡數百卷其文豐蔚豪宕善議論詩多奇崛拘宋十六年從者皆通於學書佐苟宗道後官至國子祭酒經還之歲汴中民射鴈金明池得繫帛書詩云霜落風高恣所如歸期回首是春初上林天子援弓繳窮海纍臣有帛書後題曰至元五年九月一日放鴈獲者勿殺國信大使郝經書于真州忠勇軍營新館其忠誠如此

二弟彝庸皆有名彝字仲常隱居以壽終庸字季常[illegible]順州[illegible]子[illegible]亦[illegible]起家知林州仕至山南江北道肅政廉訪使

列傳第四十四

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臣宋濂翰林待制承直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臣王褘等奉
勑修

姚樞

姚樞字公茂柳城人後遷洛陽少力學內翰宋九嘉識其有王佐略楊惟中乃與之偕覲太宗歲乙未南伐詔樞從惟中即軍中求儒道釋醫卜者會破棗陽主將將盡坑之樞力辯非詔書意他日何以復命乃蹙數人逃入篁竹中脫死拔德安得名儒趙復始得程頤朱熹之書辛丑賜金符爲燕京行臺郎中時牙魯瓦赤行臺惟事貨賂以樞幕長分及之樞一切拒絕因棄官去携家來輝州作家廟別爲室奉孔子及宋儒周惇頤等象刋諸經惠學者讀書鳴琴若將終身時許衡在魏至輝就録程朱所註書以歸謂其徒曰曩所授受皆非今始聞進學之序既而盡室依樞以居世祖在潛邸遣趙璧召樞至大喜待以客禮詢及治道乃爲書數千言首陳二帝三王之道以治國平天下之大經彙爲八目曰脩身力學尊賢親親畏天愛民好善遠佞次及救時之弊爲條三十曰立省部則庶政出一綱舉紀張令不行於朝而變於夕辟

才行舉逸遺慎銓選汰職員則不專世爵而人才出班俸祿則贓穢塞而公道開定法律審刑獄則收生殺之權于朝諸侯不得而專丘山之罪不致苟免毫髮之過免罹極法而寃抑有伸設監司明黜陟則善良姦窳可得而舉刺閣徵斂則部族不橫於誅求簡驛傳則州郡不困於需索脩學校崇經術旌節孝以爲育人才厚風俗美教化之基使士不媮於文華重農桑寬賦稅省徭役禁游惰則民力紓不趨於浮偽且免習工技者歲加富溢勤耕織者日就飢寒肅軍政使田里不知行營往復之擾周匱乏之恤鰥寡使顛連無告者有養布屯田以實邊戍通漕運以廩京都倚債負則賈胡不得以子爲母破稱貸之家廣儲蓄復常平以待凶荒立平準以權物估卻利便以塞倖塗杜告訐以絕訟原各疏弛張之方其下本末兼該細大不遺世祖奇其才動必召問且使授世子經憲宗即位詔凡軍民在赤老温山南者聽世祖總之世祖既奉詔宴羣下罷酒將出遣人止樞問曰頃者諸臣皆賀汝獨默然何耶對曰今天下土地之廣人民之殷財賦之阜有加漢地者乎軍民吾盡有之天子何爲異時廷臣間之必悔而見奪不若惟持兵權供

億之需取之有司則勢順理安世祖曰慮所不及者
乃以聞憲宗從之樞又請置屯田經略司於汴以圖
宋置都運司于衛轉粟于河憲宗大封同姓勅世祖
於南京關中自擇其一樞曰南京河徙無常土薄水
淺舄鹵生之不若關中厥田上上古名天府陸海於
是世祖願有關中壬子夏從世祖征大理至曲先腦
兒之地夜宴樞陳宋太祖遣曹彬取南唐不殺一人
市不易肆事明日世祖據鞍呼曰汝昨夕言曹彬不
殺者吾能爲之吾能爲之樞馬上賀曰聖人之心仁
明如此生民之幸有國之福也明年師及大理城飭

樞裂帛爲旗書止殺之令分號街陌由是民得相完
保丙辰樞入見或讒王府得中土心憲宗遣阿藍答
兒大爲鉤考置局關中以百四十二條推集經略宣
撫官吏下及征商無遺曰俟終局日入此罪者惟劉
黑馬史天澤以聞餘悉誅之世祖聞之不樂樞曰帝
君也兄也大王爲皇弟臣也事難與較遠將受禍莫
若盡王邸妃主自歸朝廷爲久居謀疑將自釋及世
祖見憲宗皆泣下竟不令有所白而止因罷鉤考局
世祖即位立十道宣撫使以樞使東平既至郡置勸
農檢察二人以監之推物力以均賦役罷職官二年

拜太子太師樞曰皇太子未立安可先有太師以所
受制還中書事見許衡傳改大司農樞奏曰在太宗
世詔孔子五十一代孫元措仍襲封衍聖公卒其子
與族人爭求襲爵訟之藩府帝時曰第往力學俟有
成德達才我則官之又曲阜有太常雅樂憲宗命東
平守臣輦其歌工舞郎與樂色俎豆至日月山帝親
臨觀飭東平守臣員闕充補無輟肄習且陛下閔聖
賢之後詩書不通與凡庶等既命洛士楊庸選孔顏
孟三族諸孫俊秀者教之乞真授庸教官以成國家
育材待聘風動四方之美王鏞練習故實宜令提舉

禮樂使不致崩壞皆從之詔赴中書議事及講定條
格且勅諭曰姚樞辭避台司朕甚嘉焉省中庶務須
就一二老成同心圖贊其與尚書劉肅往盡乃心其
尚無隱及將條格成與丞相史天澤奏之帝深嘉納
李璮謀叛帝問樞料何如對曰使璮乘吾北征之釁
瀕海擣燕閉關居庸惶駭人心爲上策與宋連和負
固持久數擾邊使吾罷於奔救爲中策如出兵濟南
待山東諸侯應援此成擒耳帝曰今賊將安出對曰
出下策初帝嘗論天下人材及王文統樞曰此人學
術不純以游說干諸侯他日必反至是文統果因璮

伏誅四年拜中書左丞今省世代罷設守或言中書
政事大壞帝怒大臣罪己不斷者樞上言太祖開創
跨越萬古施治未遑自後數朝官盛刑濫民困財殫
陛下天資仁聖自昔在潛聽聖典訪老成日講治道
如邢州河南陝西皆不治之甚者爲置安撫經略
撫三使司其法選人以居職頒俸以養廉去污濫以
清政勸農桑以富民不及三年號稱大治諸路之民
望陛下之拯己如赤子之求母先帝陟遐國難並興
天開聖人纘承大統即用歷代遺制內立省部外設
監司自中統至今五六年間外侮內叛繼繼不絕然

能使官離債負民安賦役府庫粗實倉廩粗完鈔法
粗行國用粗足官吏遷轉政事更新皆陛下克保祖
宗之基信用先王之法所致今創始治道正宜上答
天心下結民望睦親族以固本建儲副以重祚定大
臣以當國開經筵以格心修邊備以防虞蓄糧餉以
待歉立學校以育才勸農桑以厚生是可以光先烈
成帝德遺子孫流遠譽以陛下才略行此有餘遇者
伏聞聰聽日煩朝廷政令日以月異如木始栽而復
移屋既架而復毀遠近臣民不勝戰懼惟恐大本一
[illegible]年[illegible]陛下之[illegible]家之重[illegible]帝[illegible]爲[illegible]

十年拜昭文館大學士詳定禮儀事其年襄陽下遂
議取宋樞奏如求大將非右丞相安童知樞密院伯
顏不可十一年樞言陛下降不殺人之詔伯顏濟江
兵不踰時西起蜀川東薄海隅降城三十戶踰百萬
自古平南未有如此之神捷者今自夏徂秋一城不
降皆由軍官不思國之大計不體陛下之深仁利財
剽殺所致揚州焦山淮安人殊死戰我雖克勝所傷
亦多宋之不能爲國審矣而臨安未肯輕下好生惡
死人之常情蓋不敢也惟懼屠招徠止殺之信不堅
耳宜申止殺之詔使賞罰必行恩信必布聖慮不勞

軍力不費矣又請禁鞭背黥面及諸濫刑十三年
拜翰林學士承旨十七年卒年七十八謚文獻樞
天質含弘而仁恕恭敏而儉勤未嘗疑人欺己有負
其德亦不留怨憂患之來不見言色有來即謁必反
復告之子[illegible]仕至[illegible]政事從子燧官至翰林學士
承旨以文章大家名於世謚曰文

許衡

許衡字仲平懷之河內人也世爲農父通避地河南
以泰和九年九月生衡於新鄭縣幼有異質七歲入
學授章句問其師曰讀書何爲師曰取科第耳曰如

斯而已乎師大奇之每授書又能問其旨義久之師
謂其父母曰兒穎悟不凡他日必有大過人者吾非
其師也遂辭去父母強之不能止如是者凡更三師
稍長嗜學如饑渴然遭世亂且貧無書嘗從日者家
見書疏義因請寓宿手抄歸既逃難徂徠山始得易
王輔嗣說時兵亂中衡夜思晝誦身體而力踐之言
動必揆諸義而後發嘗暑中過河陽渴甚道有梨衆
爭取啖之衡獨危坐樹下自若或問之曰非其有而
取之不可也人曰世亂此無主曰梨無主吾心獨無
主乎轉魯留魏人見其有德稍稍從之居三年聞亂

且定乃還懷往來河洛間從柳城姚樞得伊洛程氏
及新安朱氏書益大有得尋居蘇門與樞及竇默相
講習凡經傳子史禮樂名物星歷兵刑食貨水利之
類無所不講而慨然以道爲己任嘗語人曰綱常不
可一日而亡於天下苟在上者無以任之則在下之
任也凡喪祭娶嫁必徵於禮以倡其鄉人學者寖盛
家貧躬耕粟熟則食粟不熟則食糠覈菜茹處之泰
然謳誦之聲聞戶外如金石才有餘即以分諸族人
及諸生之貧者人有所遺一毫弗義弗受也樞嘗被
召入京師以其雪齋居衡命守者館之衡拒不受庭

有果熟爛墮地童子過之亦不睨視而去其家人化
之如此甲寅世祖出王秦中以姚樞爲勸農使教民
耕植又思所以化秦人乃召衡爲京兆提學秦人新
脫於兵欲學無師聞衡來人人莫不喜幸來學郡縣
皆建學校民大化之世祖南征乃還懷學者攀留之
不得從送之臨潼而歸中統元年世祖即皇帝位召
至京師時王文統以言利進爲平章政事衡樞輩入侍
言治亂休戚必以義爲本文統患之且竇默日於帝
前排其學術疑衡與之爲表裏乃奏以樞爲太子太
師默爲太子太傅衡爲太子太保陽爲尊用之實不

使數侍上也默以屢攻文統不中欲因東宮以避禍
與樞拜命將入謝衡曰此不安於義也姑勿論禮師
傅與太子位東西鄉師傅坐太子乃坐公等度能復
此乎不能則師道自我廢也樞以爲然乃相與懷制
立殿下五辭乃免改命樞大司農默翰林侍講學士
衡國子祭酒未幾衡亦謝病歸至元二年帝以安童
爲右丞相欲衡輔之復召至京師命議事中書省衡
乃上疏曰臣性識愚陋學術荒疎不意虛名偶塵聖
聽陛下好賢樂善舍短取長雖以臣之不才自甲寅
至今十有三年凡八被召旨出處自念何以報塞又

日者面奉德音叮嚀懇至中書大務容臣盡言臣竊念
愚荷陛下知待如此其厚敢不罄竭所有裨益萬分孟
子以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孔子謂以道
事君不可則止臣之所守大意蓋如此也伏望陛下寬
其不佞察其至懷則區區之愚亦或有小補云其一曰
自古立國皆有規模循而行之則治功可期否則心疑
目眩變易分更未見其可也昔子產相衰周之列國孔
明治西蜀之一隅且有定論終身由之而堂堂天下可
無一定之說而妄為之哉考之前代北方之有中夏者
必行漢法乃可長久故後魏遼金歷年最多他不能實

元史列傳卷四十五　九

皆亂亡相繼史冊具載昭然可考使國家而居朔漠則
無事論此也今日之治非此奚宜夫陸行宜車水行宜
舟反之則不能行幽燕食寒蜀漢食熱反之則必有變
以是論之國家之當行漢法無疑也然萬世國俗累朝
勳舊一旦驅之下從臣僕之謀改就亡國之俗其勢有
甚難者苟曾思之寒之與暑固為不同然寒之變暑也
始於微溫溫而熱熱而暑積百有八十二日而寒始盡
暑之變寒其勢亦然是亦積之之驗也苟能漸之摩之
待以歲月心堅而確事易而常未有不可變者此在陛
下尊信而堅守之不雜小人不責近效不恤流言則致

治之功庶幾可成矣二曰中書之務不勝其煩然其
大要在用人立法二者而已矣近而譬之髮之在首
不以手理而以櫛理食之在器不以手取而以匕取
手雖不能而用櫛與匕是即手之為也上之用人何
以異此然人之賢否未知其詳固不可得而遍用也
然或已知其孰為君子孰為小人而復患得患失莫
敢進退徒曰知人而實不能用人亦何益哉人莫不
飲食也獨易牙為能調五味之和莫不睹日月也獨星
官為能步其次舍之數者誠以得其法故也古人有言
曰為高必因丘陵為下必因川澤為政必因先王之

元史列傳卷四十五　十

道今里巷之談動以古為詬戲不知今日口之所食
身之所衣皆古人遺法而不可違者豈天下之大國
家之重而古之成法反可違邪其亦弗思甚矣夫治
人者法也守法者人也人法相維上安下順而宰執
優游於廟堂之上不煩不勞此所謂省也夫立法用
人今雖未能遽如古昔然已仕者當給俸以養其廉
未仕者當寬立條格俾就敘用則失職之怨少可舒
矣外設監司以察污濫內專吏部以定資歷則非分
之求漸可息矣再任三年抑高舉下則人才爵位略
可平矣至於貴家之世襲品官之任子版籍之數

議之亦不可緩也其二曰民生有欲無主乃亂上
天眷命作之君師此蓋以至難任之於予之可矣之
地而娛之也是以堯舜以來聖帝明王莫不兢兢業
業小心畏慎者誠知天之所畀至難之任初不可以
易心處之也知其為難而以難處則難或可為不知
為難而以易處則他日之難有不可為者矣孔子曰
為君難為臣不易為臣之道臣已告之至矣至為
君之難尤陛下所當專意也臣請言其切而要者夫
人君不患出言之難而患踐言之難知踐言之難則
其出言不容不慎矣昔劉安世行一不妄語七年而

後成夫安世一士人也所交者一家之親一鄉之衆
也同列之臣不過數十百人而止耳而言猶若此况
天下之大兆民之衆事有萬變日有萬機人君以一
身一心而酬酢之欲言之無失豈易能哉故有昔之
所言而今日忘之者今之所命而後日自違者可否
異同紛更變易紀綱不得布法度不得立臣下無所
持循奸人因以為弊天下之人疑惑驚眩且議其無
法無信一至於此也此無他至難之地不以難處而
以易處故也苟從大學之道以脩身為本凡一言一
行必求其然與其所當然不牽於愛不蔽於憎不因

於喜不激於怒虛心端意熟思而審處之雖有不出
者蓋鮮矣奈何為人上者多樂舒肆為人臣者多事
容悅容悅本為私也私心盛則不畏人矣舒肆本為
欲也欲心盛則不畏天矣以不畏天之心與不畏人
之心感合無閒則其所務皆快心事耳快心則口
欲言而言身欲動而動又安肯兢兢業業以修身為
本一言一動熟思而審處之乎此人君踐言之難而
又難於天下之人也人之情偽有易有險險者難知
易者易知此特係夫人之險易者然也然又有衆寡
之分焉寡則易知衆則難知故在上者難於知下而

在下者易於知上其勢然也處難知之地御難知之
人欲其不見欺也難矣昔包拯剛嚴峭直號為明察
然一小吏而能欺之然拯一京尹耳其見欺於人不
過誤一事害一人而已人君處億兆之上操予奪進
退賞罰生殺之權不幸見欺則以非為是以是為非
其害有不可勝既也人君惟無喜怒也有喜怒則贊
其喜以市恩鼓其怒以張勢人君惟無愛憎也有愛
憎則假其愛以濟私藉其憎以復怨甚至本無喜也
誑之使喜本無怒也激之使怒本不足愛也而游譽
之使愛本無可憎也而強短之使憎若是則進退之

必爲君子退者未必爲小人爭者未必爲有功奪者
未必爲有罪以至賞之罰之生之殺之鮮有得其正
者人君不悟其受欺也而反任之以防天下之欺欺
而至此尚可防邪大抵人君以知人爲貴以用人爲
急用得其人則無事於防矣旣不出此則所近者爭
進之人耳好利之人耳無恥之人耳彼挾其詐術千
蹊萬徑以蠱君心欲防其欺雖堯舜不能也夫賢者
以公爲心以愛爲心不爲利回不爲勢屈寘之周行
則庶事得其正天下被其澤其於人國重固如此也
夫賢者遭時不偶務自韜晦世固未易知也雖或知

之而無所援引則人君無由知也人君知之然召之
命之況如焉蒼賢公亦不屑也雖或接之以貌待之以
禮然而言不見用賢者不處也或用其言也而復使
小人參之責小利期近效有用賢之名無用賢之實
賢者亦豈肯尸位素餐以取譏於天下哉此所以難進
者也而又有難合者焉人君處崇高之地大抵樂聞
人過而不樂於聞己之過務快己之心而不務快民
之心賢者必欲匡而正之扶而安之如堯舜之正堯
舜之安而後已故其勢恒難合況夫奸邪佞倖醜正
而惡直肆爲詆毀多方以陷之將見罪戾之不免又

可望其庶事得其正而天下被其澤邪自古及今端
人雅士所以重於進而輕於退者蓋以此耳大禹聖
人聞善即拜猶戒之以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後世
人主宜如何也此任賢之難也奸邪之人其爲心也
險其用術也巧惟險也故千態萬狀而人莫能知惟
巧也故千蹊萬徑而人莫能禦其諂似恭其訐似直
其欺似可信其佞似可近務以窺人君之喜怒而迎
合之竊其勢以立己之威濟其欲以結主之愛愛隆
於上威擅於下大臣不敢議近親不敢言毒被天下
而上莫之知至是而求去之亦已難矣雖然此特人

主之不悟者也猶有說焉如宇文士及之佞太宗昫
見其情而不能斥李林甫妬賢嫉能明皇洞見其奸
而不能退邪之惑人有如此者可不畏哉夫上以誠
愛下則下以忠報上感應之理然也然考之往昔有
不可以常情論者禹抑洪水以救民啓又能敬承繼
禹之道其澤深矣然一傳而太康失道則萬姓仇怨
而去者何邪漢高帝起布衣天下影從滎陽之難紀
信至捐生以赴急則人心之歸可見矣及天下已定
而沙中有謀反者又何邪竊嘗思之民之戴君本於
天命初無不順之心特由使之失望使之不平然後

怨怒生焉禹啓愛民如赤子而太康逸豫以滅德是
以失望漢高以寬仁得天下及其已定乃以愛憎行
誅賞是以不平古今人君凡有恩澤於民而民怨且
怒者皆類此也夫人君有位之初既出美言而告天
下矣既而實不能副故怨生焉等人臣耳無大相遠
人君特以己之私而厚一人則其薄者已疾之矣況
於薄有功而厚有罪人得不怒於心邪必如古者大
學之道以脩身爲本一言一動舉可以爲天下之法
一賞一罰舉可以合天下之公則億兆之心將不求
而自得又豈有失望不平之累哉三代而下稱盛治

者無如漢之文景然考之當時天象數變山崩地震
未易遽數是將小則有水旱之灾大則有亂亡之應
非徒然而已也而文景克承天心一以養民爲務今
年勸農桑明年減田租恩愛如此宜其民心得而和
氣應也臣竊見前年秋孛出西方彗出東方去年冬
彗見東方復見西方議者謂當除舊布新以應天變
臣以爲曷若直法文景之恭儉愛民爲理明義正而
可信也天之樹君本爲下民故孟子謂民爲重君爲輕
書亦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以是論之則天
之道恒在於下恒在於不足也君人者不求之下而求之

高不求之不足而求之有餘斯其所以召天變也其變
已生其象已著乖戾之幾已萌猶且因仍故習抑其
下而損其不足謂之順天不亦難乎此六者皆難之
目也舉其要則脩德用賢愛民三者而已此謂治本
本立則紀綱可布法度可行治功可必否則愛惡相
攻善惡交病生民不免於水火以是爲治萬不能也
其四曰語古之聖君必曰堯舜語古之賢相必曰稷
契蓋堯舜能知天道而順承之稷契又知堯舜之心
而輔贊之此所以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也夫天
道好生而不私堯與舜亦好生而不私君克明俊德

至於黎民於變敬授人時至於庶績咸熙此順承天
道之實也稷播百穀以厚民生契敷五教以善民心
此輔贊堯舜之實也臣嘗反復推衍思之又思參之
往古聖賢之言無不同驗之歷代治亂之迹無不合
蓋此道之行民可使富兵可使強人才可使盛國勢
可使重夙夜念之至熟也今國家徒知斂財之巧而
不知生財之由徒知防人之欺而不欲養人之善徒
患法令之難行而不思法令無可行之地誠能優重
農民勿擾勿害驅游惰之人而歸之南畝課之種藝
懇於而[illegible]行之十年之後倉府之積當非今日之比

大而都邑小而州郡皆設學校使皇子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於學以明父子君臣之大倫自灑掃應對以至平天下之要道十年已後上知所以御下下知所以事上上下和睦又非今日之比矣二者之行萬目斯舉否則他皆不可期也是道也堯舜之道也孟子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上前臣愚區區竊亦願學也其五曰天下所以定者民志定則士安於士農安於農工商安於為工商則在上之人有可安之理矣夫民不安於白屋必求祿仕仕不安於卑位必求尊榮四方萬里輻輳並進各懷無厭無恥

之心在上之人可不為寒心哉臣聞取天下者尚勇敢守天下者尚寬仁也守也各有其宜君人者不可不察也大審而後發發無不中否則觸事而遽言怒之色見於貌言出於口人皆知之徐考其故知其無可甚者則必悔其言之失無可怒者則必悔其怒之失甚至先喜而後怒先怒而後喜號令數變喜怒不節之故也是以先王潛心恭默不易喜怒其未發也雖至近莫能知其發也雖至親莫能移是以洪令簡而無悔則無不中節矣夫數變不可也機失亦不可也罔幽無遠故不恤此今無此何若使人人可信

也書奏帝嘉納之衡自見帝多奏陳及退皆削其草故其言多世罕得聞所傳者特此耳衡多病帝聽五日一至省賜尚方名藥美酒以調養之四年乃聽其歸懷五年復召還奏對亦秘六年命與太常卿徐世隆定朝儀儀成帝臨觀甚悅又詔與太保劉秉忠左丞張文謙定官制衡歷考古今分併統屬之序去其權攝增置冗長側置者凡省部院臺郡縣與夫后妃儲藩百司所聯屬統制定為圖七年奏上之是日使集公卿雜議中書院臺行移之體衡曰中書佐天子總國政院臺宜具呈時商挺在樞密高鳴在臺

皆不樂欲定為咨稟因大言以動衡曰臺院皆宗親大臣若一忤禍不可測衡曰吾論國制耳何與於人遂以其言質帝前帝曰衡言是也吾意亦若是未幾阿合馬為中書平章政事領尚書省六部事因擅權勢傾朝野一時大臣多阿之衡每與之議必正言不少讓已而其子又有僉樞密院之命衡獨執議曰國家事權兵民財三者而已今其父典民與財子又典兵不可帝曰卿慮其反邪衡對曰彼雖不反此反道也阿合馬由是銜之亟薦衡宜在中書欲因以事中之俄除左丞衡屢入辭免帝命左右掖之出衡出及閾還

奏曰陛下命臣出省耶帝笑曰出殿門耳從幸
上京乃論列阿合馬專權罔上蠹政害民若干事不
報因謝病請解機務帝惻然召其子師可入諭旨且
命舉自代者衡奏曰用人天子之大柄也臣下泛論
其賢否則可若授之以位則當斷自宸衷不可使臣
下有市恩之漸也帝久欲開太學會衡請罷益力乃
從其請八年以為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親為擇
蒙古弟子俾教之衡聞命喜曰此吾事也國人子大
朴未散視聽專一若置之善類中涵養數年將必為
國用乃請徵其弟子王梓劉季偉韓思永耶律有尚
呂端善姚燧高凝白棟蘇郁姚燉孫安劉安中十二
人為伴讀詔驛召之來京師分處各齋以為齋長時
所選弟子皆幼稚衡待之如成人愛之如子出入進
退其嚴若君臣其為教因覺以明善因明以開蔽相
其動息以為張弛課誦少暇即習禮或習書算少者
則令習拜跪揖讓進退應對或射或投壺負者罰讀
書若干遍久之諸生人人自得尊師敬業下至童子
亦知三綱五常為生人之道十年權臣屢毀漢法諸
生廩食或不繼衡請還懷帝以問翰林學士王磐磐
對曰衡教人有法諸生行可從政此國之大體宜勿聽

其去帝命諸老臣議其去留竇默為衡懇請之乃聽
衡還以贊善王恂攝學事劉秉忠等奏乞以衡弟子
耶律有尚蘇郁白棟為助教以守衡規矩從之國家
自得中原用金大明曆自大定是正後六七十年氣
朔加時漸差帝以海宇混一宜協時正日十三年詔
王恂定新曆恂以為曆家知曆數而不知曆理宜得
衡領之乃以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教領太史院
事召至京衡以為冬至者曆之本而求曆本者在驗
氣今所用宋舊儀自汴還至京師已自乖舛加之歲
久規環不叶乃與太史令郭守敬等新製儀象圭表
自丙子之冬日測晷景得丁丑戊寅己卯二年冬至
加時減大明曆十九刻二十分又增損古歲餘歲差法
上考春秋以來冬至無不盡合以月食衝及金木二
星距驗冬至日躔校舊曆退七十六分以日轉遲疾
中平行度驗月離宿度加舊曆三十刻以線代管闚
測赤道宿度以四正定氣立損益限以定日之盈縮
分二十八限為三百三十六以定月之遲疾以赤道變
九道定月行以遲疾轉定度分定朔而不用平行度
以日月實合時刻定晦而不用虛進法以躔離朓朒
定交食其法視古皆密而又悉去諸曆積年月日法

之傳會者一本天道自然之數可以施之永久而無弊自餘正訛完闕蓋非一事十七年曆成奏上之賜名曰授時曆頒之天下六月以疾請還懷皇太子為請於帝以子師可為懷孟路總管以養之且使東宮官來諭衡曰公毋以道不行為憂也公安則道行有時矣其善藥自愛十八年衡病革家人祠衡曰吾一日未死敢不有事於祖考扶而起奠獻如儀既撤家人餕怡怡如也已而卒年七十三是日大雷電風拔木懷人無貴賤少長皆哭於門四方學士聞訃皆聚哭有數千里來祭哭墓下者衡善教其言煦煦雖與

童子語如恐傷之故所至無貴賤賢不肖皆樂從之隨其才昏明大小皆有所得可以為世用所去人皆哭泣不忍舍服念其教如金科玉條終身不敢忘或未嘗及門傳其緒餘而折節力行為名世者往往有之聽其言雖武人俗士異端之徒無不感悟者丞相安童一見衡語同列曰若輩自謂不相上下蓋十百與千萬也翰林承旨王磐氣槩一世少所與可獨見衡曰先生神明也大德元年贈榮祿大夫司徒諡文正至大二年加正學垂憲佐運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封魏國公皇慶二年詔從祀孔子廟廷延祐初又詔立書院京兆以祀衡給田奉祠事名魯齋書院魯齋衡居魏時所署齋名也子師可

竇默 李俊民附

竇默字子聲初名傑字漢卿廣平肥鄉人幼知讀書毅然有立志族祖旺為郡功曹令習吏事不肯就會國兵伐金默為所俘同時被俘者三十人皆見殺惟默得脫歸其鄉家破母獨存驚怖之餘母子俱得疾母竟亡扶病藁葬而大兵復至遂南走渡河依母黨吳氏醫者王翁妻以女使業醫轉客蔡州遇名醫李浩授以銅人針法金主遷蔡默恐兵且至又走德安

孝感令謝憲子以伊洛性理之書授之默自以為昔未嘗學而學自此始適中書楊惟中奉旨招集儒道釋之士默乃北歸隱於大名與姚樞許衡朝暮講習至忘寢食繼還肥鄉以經術教授由是知名世祖在潛邸遣召之默變姓名以自晦使者俾其友人往見而微服踵其後默不得已乃拜命既至問以治道默首以三綱五常為對世祖曰人道之端孰大於此失此則無以立於世矣默又言帝王之道在誠意正心心既正則朝廷遠近莫敢不一於正一日凡三召與語奏對皆稱旨自是敬待加禮不令暫去左右世祖

問今之明治道者默薦姚樞即召用之俄命皇子真
金從默學賜以玉帶鉤諭之曰此金內府故物汝老
人佩服為宜且使我子見之如見我也久之請南還
命大名順德各給田宅有司歲具衣物以為常世祖
即位召至上都問曰朕欲求如唐魏徵者有其人乎
默對曰犯顏諫諍剛毅不屈則許衡其人也深識遠
慮有宰相才則史天澤其人也天澤時宣撫河南帝
即召拜右丞相以默為翰林侍講學士時初建中書
省平章政事王文統頗見委任默上書曰臣事陛下
十有餘年數承顧問與聞聖訓有以見陛下急於求

治未嘗不以利生民安社稷為心時先帝在上姦臣
擅權總天下財賦操執在手貢進奇貨衒耀紛華以
娛悅上心其扇結朋黨離間骨肉者皆此徒也此徒
當路陛下所以不能盡其初心救世一念涵養有年
矣今天順人應誕登大寶天下生民莫不懽忻踴躍
引領盛治然平治天下必用正人端士脣吻小人一
時功利之說必不能定立國家基本為子孫久遠之
計其賣利獻勤乞憐取寵者使不得行其志斯可矣
若夫鉤距揣摩以利害驚動人主之意者無他意在
擯斥諸賢獨執政柄耳此蘇張之流也惟陛下察之

代望別選公明有道之士授以重任則天下幸甚他
日默與王鶚姚樞俱在帝前復面斥文統曰此人學
術不正久居相位必禍天下帝曰然則誰可相者默
曰以臣觀之無如許衡帝不悅而罷文統深忌之乃
請以默為太子太傅默辭曰太子位號未正臣不敢
先受太傅之名乃復以為翰林侍講學士詳見許衡
傳默俄謝病歸未幾文統伏誅帝追憶其言謂近臣
曰曩言王文統不可用者惟竇漢卿一人向使更有
一二人言之朕寧不之思耶召還賜第京師命有司
月給廩祿國有大政輒以訪之默與王磐等請分置

翰林院專掌蒙古文字以翰林學士承旨撒的迷底
里主之其翰林兼國史院仍舊纂修國史典制誥備
顧問以翰林學士承旨兼修起居注和禮霍孫主之
帝可其奏默又言三代所以風俗淳厚歷數長久者
皆設學養士所致今宜建學立師博選貴族子弟教
之以示風化之本帝嘉納之默嘗與劉秉忠姚樞劉
肅商挺侍上前默言君有過舉臣當直言都俞吁咈
古之所尚今則不然君曰可臣亦以為可君曰否臣
亦以為否非善政也明日復侍帝於幄殿獵者失一
鶻帝怒侍臣或從旁大聲謂宜加罪帝惡其迎合命

杖之獵者不問既退秉忠等賀曰非公誠結主
知安得感悟至此至元十一年默年八十公卿皆往
賀帝聞之拱手曰此輩賢者安得請於上帝減去數
年留朕左右共治天下惜今老矣悵然者久之默既
老不視事帝數遣中使以珍玩及他器物往存問焉
十七年加昭文館大學士卒年八十五訃聞帝深為
嗟悼賻加厚賜皇太子亦賻以鈔一千貫命有司護
送歸葬孝感默為人樂易平居未嘗評品人物與人
居溫然和易也及論國家大計面折廷諍人謂汲黯
無以過之帝嘗謂侍臣曰朕求賢三十年惟得竇漢

卿及李俊民二人又曰如竇漢卿之心姚公茂之才
合而為一斯可謂全人矣後累贈太師封魏國公諡
文正子履集賢大學士
李俊民字用章澤州人得河南程氏傳授之學金承
安中舉進士第一應奉翰林文字未幾棄官不仕以
所學教授鄉里從之者甚盛至有不遠千里而來者
金源南遷隱於嵩山後徙懷州俄復隱於西山既而
變起倉猝人服其先知俊民在河南時隱士荊先生
者授以邵雍皇極數時之知數者無出劉秉忠之右
亦自以為弗及也世祖在潛邸以安車召之延訪無
虛日遽乞還山世祖重違其意遣中貴人護送之又
嘗令張仲一問以禎祥及即位其言皆驗而俊民已
死賜諡莊靖先生

列傳第四十五

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臣宋濂翰林待制承務郎兼國史院編修官臣王褘等奉勅修

列傳第四十六

宋子貞　商挺　趙良弼

宋子貞字周臣潞州長子人也性敏悟好學工詞賦弱冠領薦書試禮部與族兄知柔同補太學生俱有名於時人以大小宋稱之金末潞州亂子貞走趙魏間宋將彭義斌守大名辟為安撫司計議官義斌歿子貞率衆歸東平行臺嚴實實素聞其名招置幕府用為詳議官兼提舉學校先是實每令人請事于朝

托近侍奏決不經省書因與丞相耶律楚材有違言子貞至勸實致禮丞相通慇懃凡奏請必先咨稟丞相喜自是交懽無間實因此益委信子貞太宗四年實戍黃陵金人悉力來攻與戰不利敵勢頗張曹濮以南皆震有自敵中逃歸者言金兵且大至人情恟懼子貞請於實斬揚言者首以令諸城境內乃安汴梁既下饑民北徙餓殍盈道子貞多方賑救全活者萬餘人金士之流寓者悉引見周給且薦用之拔名儒張特立劉肅李昶輩於羈旅與之同列四方之士聞風而至故東平一時人材多於他鎮七年太宗命子貞為行臺右司郎中中原略定事多草創行臺所統五十餘城州縣之官或擢自將校或起由民伍率昧於從政甚者專以掊克聚斂為能官吏相與為貪私以病民子貞倣前代觀察采訪之制命官分三道糾察官吏立為程式與為期會黜貪墮獎廉勤官府始有紀綱民得蘇息東平將校占民為部曲戶謂之腳寨擅其賦役幾四百所子貞請罷歸州縣實初難之子貞力言乃聽人以為便實卒子忠濟襲爵尤敬子貞請于朝授參議東平路事兼提舉太常禮樂子貞作新廟學延前進士康曄王磐為教官招致生徒幾百人出粟贍之俾習經藝每季程試必親臨之齊魯儒風為之一變歲己未世祖南伐召子貞至濮問以方略對曰本朝威武有餘仁德未洽所以拒命者特畏死爾若投降者不殺脅從者勿治則宋之郡邑可傳檄而定也世祖善其言中統元年授益都路宣撫使未幾入覲拜右三部尚書時新立省部典章制度多子貞裁定李璮叛據濟南詔子貞參議軍前行中書省事子貞單騎至濟南相其形勢因說丞相史天澤曰璮擁衆東來坐守孤城宜增築外城防其奔突彼糧盡援絕不攻自破矣議與天澤合遂擒璮子

遷上書陳便宜十事大略謂官爵人主之柄選法
宜盡歸吏部律令國之紀綱宜早刊定監司總統一
路用非其材不厭人望乞選公廉有才德者爲之今
州縣官相傳以世非法賦斂民窮無告宜遷轉以革
其弊又請建國學教冑子敕州郡提學課試諸生三
年一貢舉有古今中書次第施行之至元二年始罷
州縣官世襲遣子貞與左丞相耶律鑄行山東遷調
所部官還授翰林學士參議中書省事奏請班俸祿
定職田從之俄拜中書平章政事復陳時務之切要
者十二策帝頗悔用子貞晚未幾以年老求退帝曰

卿氣力未衰勉爲朕留措置大事俟百司差有條理
聽卿自便三年十一月懇辭乃得請特敕中書凡有
大事即其家訪問子貞私居每聞朝廷事不便必封
疏上奏愛君憂國不以進退異其心卒年八十一始
病家人進醫藥却之曰死生有命吾年踰八十何以
藥爲病危諸子請遺言子貞曰吾平昔教汝者不少
今尚何言耶子渤字齊彥有才名官至集賢學士

商挺

商挺字孟卿曹州濟陰人其先本姓殷氏避宋諱改
焉父衡僉陝西行省員外郎以戰死挺年二十四汴

京破北走依冠氏趙天錫與元好問楊奐遊東平嚴
實聘爲諸子師實卒子忠濟嗣辟挺爲經歷出爲曹
州判官未幾復爲經歷贊忠濟興學養士癸丑世祖
在潛邸受京兆分地聞挺名遣使徵至鹽州入對稱
旨字而不名闕陪宴語因曰挺來時李壇城胸山東
平當餽米萬石東平至胸山率十石致一石且車淖
于雨必後期後期罪死請輸沂州使壇軍取食便世
祖曰愛民如此忍不從楊惟中宣撫關中挺爲郎
中兵火之餘八州十二縣戶不滿萬皆驚憂無聊挺
佐惟中進賢良黜貪暴明尊卑出淹滯定規程主簿

責印楮幣頒俸祿務農薄稅通其有無期月民乃安
誅一大猾羣吏威懼且請减關中常賦之半明年惟
中罷廉希憲來代陞挺爲宣撫副使丙辰徵京兆軍
需布萬疋米三千石帛三千段械器稱是輸平涼軍
期迫甚郡人大恐挺曰他易集也運致千里妨我蠶
麥鄜之王姓者平涼人也挺召與謀對曰不煩官運
僕家有積粟請以代輸挺大悅載價與之他輸亦如
期復命兼治懷孟境內大治丁巳憲宗命阿藍荅兒
會計河南陝右戊午罷宣撫司挺還東平憲宗親征
蜀世祖將趨鄂漢軍于小濮召問軍事挺對曰蜀道

險遠萬乘豈宜輕動世祖默然久之曰卿言正契吾
心憲宗崩世祖北還道遣張文謙與挺計事挺曰軍
中當嚴符信以防姦詐文謙急追及言之世祖大悟
罵曰無一人爲我言此非商孟卿幾敗大計速遣使
至軍立約未幾阿里不哥之使至軍中執而斬之召
挺北上至開平挺與廉希憲密贊大計世祖既即位
挺奏曰南師宜還扈乘輿西師宜軍便地從之以廉
希憲及挺宣撫陝蜀中統元年夏五月至京兆哈剌
不花者征蜀時名將也渾都海嘗爲之副時駐六盤
山以兵應阿里不哥挺謂希憲曰爲六盤有三策悉

銳而東直擣京兆上策也聚兵六盤觀釁而動中策
也重裝北歸以應和林下策也希憲曰彼將何從挺
曰必出下策已而果然於是與希憲定議令八春汪
良臣發兵禦之事具希憲傳六盤之兵既北而阿藍
荅兒自和林引兵南來與哈剌不花渾都海遇於甘
州哈剌不花以語不合引其兵北去阿藍荅兒遂與
渾都海合軍而南時諸王合丹率騎兵與八春汪良
臣兵合乃分爲三道以拒之既陣大風吹沙良臣令
軍士下馬以短兵突其左繞出陣後潰其右而出八
春直擣其前合丹勒精騎邀其歸路大戰于甘州東

殺阿藍荅兒渾都海軍聞帝大悅曰商孟卿古之良
將也改宣撫司爲行中書省進希憲爲右丞挺爲僉
行省事二年進參知政事宋將劉整以瀘州降繫前
降宋者數百人來歸軍吏請誅以戒挺盡奏而釋之
興元判官費寅有罪懼誅以借兵完城事誣挺與希
憲于朝帝召挺便殿問曰卿在關中懷孟兩著治効
而毀言日至豈間與有沮卿者耶抑位高而志怠耶
比年論王文統者甚衆卿獨無一言挺對曰臣素知
文統之爲人嘗與趙璧論之想陛下猶能記也臣在
秦三年多過其或從權以應變者有之若功成以歸

已事敗分咎於人臣必不敢請就戮挺既出帝顧謂
馬忽剌出樞副合荅等數挺前後大計凡十有七因
嘆曰挺有功如是猶自言有罪若此誰復爲朕戮力
耶卿等識之四年賜金符行四川行樞密院事至元
元年入拜參知政事定議吏事附修遼金二史宜令
王鶚李冶徐世隆高鳴胡祗遹周砥等爲之甚合帝
意二年分省河東俄召還三年帝留意經學挺與姚
樞竇默王鶚楊果纂五經要語凡二十八類以進六
年同僉樞密院事七年遷僉書八年陞副使數軍食
定軍官品級給軍吏俸使四千人屯田開墾三萬畝

收其傭以飾親軍次不勝軍者戶三萬戶一丁者亦
汰去丁多業寡業多丁寡財力相資合出一軍九年
封皇子忙阿剌爲安西王立王相府以挺爲王相十
四年詔王北征王命挺曰關中事有不便者可悉更
張之挺曰延安民兵數千宜使李忽蘭吉練習之以
備不虞未幾禿魯叛以延安兵應敵果獲其力挺進
十策於王曰睦親鄰安人心敬民時備不虞厚民生
一事權清心源謹自治固本根察下情王爲置酒嘉
納王薨王妃使挺請命于朝以子阿難荅嗣帝曰年
少祖宗之訓未習卿姑行王相府事初運使郭琮郎
中郭叔雲與王相趙炳搆隙或告炳不法妃命囚之
六盤獄以死朝廷疑搆殺之執琮叔雲鞫問伏辜事
具趙炳傳初無一毫及挺惟王府文奚徹徹以閔二
郎出語附挈以求生始有曖昧語連挺及其子瓛帝
怒乃敕拘炳家壞下獄帝命趙氏子曰商孟卿老書
生可與諸儒讞其罪吏部尚書青陽夢炎以讞勳奏
曰臣家儒不知挺向來之功可補今之過否帝不悅
曰是同類相助之辭也符寶郎董文忠奏曰夢炎不
知挺何如人臣以曩時推戴之功語之矣帝良久曰
其事果何如對曰臣自未觀耳固聞之假人之辭挺

不實也帝默然十六年春有旨赦不可全以[illegible]釋
之籍其家是冬始釋挺及瓛二十年復樞密副使以
疾免二十一年趙氏子復訟其冤挺又被繫百餘
日乃釋二十五年帝問中丞董文用曰商孟卿今年
幾何對曰八十帝甚惜其老而嘆其康強是歲十
有二月卒有詩千餘篇尤善隸書延祐初贈推忠協
謀佐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魯國公謚
文定子五人琥璘瑭瓛琦琥字台符至元十四年以
姚樞許衡薦拜江南行御史臺監察御史建康戍卒
有利湯氏財者投戈于其家誣爲叛其琥知其冤罪
誣者而釋之遷浮梁縣尹僧思月謀叛破禽其黨纖
火來初代大捷琥亟沐其鼎文法吏責琥擅決行臺
中丞張雄飛曰江南殘毀之餘盜賊蜂起頗尚循常
例安用繩墨爲哉吏議遂屈有妖賊杜萬一僭號
倡亂行省檄琥按問械繫[illegible]盈獄琥悉以詿誤
縱遣之黨與竄伏者猶衆琥特賜招徠不三日雲集
二十七年徵拜[illegible]御史屬地震琥上書言昔
漢文帝有此異以無[illegible]盡以躬行德化而弭也因
條陳漢文時政以進又言爲臣之道在立法任人二
者而已法不徒立須人而行人不濫用惟賢是擇因

舉天下名士十餘人帝從之皆召用待以不次
年還國子司業著有真齋文集璠字禮符仕為右衛
屯田千户歲餘謝病侍親時年纔三十二後還鄉里
築室曰晦道堂蓋取七世祖宗弼宋仁宗時為太子
中舍人年五十掛冠所築堂名也珫字德符大德八
年成宗召備宿衛仁宗在東宮奏授集賢直學士調
大名路治中不赴皇慶元年授集賢侍講學士延祐
四年陞侍讀官通奉大夫賜鈔二萬五千貫泰定元
年遷秘書卿病歸卒琦善畫山水官使蜀詩平易法
秋毫無私

趙良弼

趙良弼字輔之女直人也本姓朮要甲音訛為趙家
因以趙為氏父愨金威勝軍節度使[illegible]忠[illegible]愨長子
良貴昆汝招討使良貴子謙許州兵官悉從子良材
守太原俱死事良弼明敏多智略初舉進士教授趙
州世祖在潛藩召見占對稱旨會立邢州安撫司擢
良弼為幕長邢久不得善吏且當要衝使者旁午民
多逃去良弼區畫有方事或掣制則請諸藩邸再閱
歲凡六往返所請無不從脫兀脫以斷事官鎮邢其
屬要結罪廢者交構嫌隙動相沮撓世祖時征雲南

良弼馳驛白其事遂黜脫兀脫而邢大治户口
增倍世祖在潛藩時分地在關中以廉希憲商挺
宣撫陝西以良弼參議司事阿藍答兒當國譖世祖
英武憲宗遂以阿藍答兒為陝西省左丞相劉
太平參知政事鉤校京兆錢穀鍛煉羣獄死者二十
餘人衆皆股栗良弼乃陳大義詞氣懇款二人卒不
能誣故宣撫司一無所坐己未七月世祖南征召參
議元帥事兼江淮安撫使親執桴鼓率先士卒攻戰
皆捷焚廬舍殺降民所至宣布恩德民皆按堵既
濟江攻鄂州聞憲宗崩世祖北還良弼陳時務十二

事言皆有徵至行在所如京兆察訪秦蜀人情事宜不
旬月具得實還奏曰宗王穆哥無他心宜以西南六
盤悉委之渾都海屯軍六盤士馬精強咸思北歸
恐事有不意紐鄰總秦川蒙古諸軍多得秦蜀民心
年少驍勇輕去就當以重臣臨之疾解其兵柄劉太平
霍魯懷今行尚書省事鳩集糧餉陰有據秦蜀
志百家奴劉黑馬汪惟正兄弟蒙被德惠俱懷忠心俟
命其言後皆驗三月庚申良弼凡五上言勸進曰今中
外皆願大王早進正位以安天下事勢如此豈容中
止社稷安危間不容髮世祖嘉之既即位立陝西四

川宣撫司復以廉希憲商挺為使良弼為參議司事良
弼先行諜諸道提官入奏曰今渾都海日夜思北歸
紐鄰濟兵入川行省先遣使[illegible]紐鄰入[illegible]劉
太平速還京兆入奏從其議[illegible]入
渾都海太平將趙六盤[illegible]從渾都海果擁兵北歸
良弼與汪惟正劉黑馬[illegible]次[illegible]宣
元帥乞台不花誅[illegible]火者[illegible]希憲及趙炳以擅殺
名遣使入奏待[illegible]良弼具以[illegible]前二
帥時止令因以候報臣竊以[illegible]不便宜行之
擅殺在臣實不在宣撫司若上怒希憲等罪[illegible]即

出此奏帝竟不問使者入奏至政府以良弼為良
者陞參議陝西省事[illegible]人嫉其以私憾訟廉希憲商
挺在京兆有異志者凡二十以良弼為徵帝召良弼詰
問良弼泣曰二臣忠良無他心願剖臣心以明之
帝意不釋會平李璮得王文統交通書有疑二臣
意帝怒良弼無所[illegible]良弼幾死不少
帝意乃解賞良弼以故[illegible]元七年以良弼為經
略使領高麗屯田良弼言屯田不便因辭[illegible]以良弼
奉使日本先是至元初數遣使通日本卒不得要領
[illegible]良弼請行帝[illegible]其老不許良[illegible]請乃從之

島以行良弼奏臣父兄四人死事于金乞命翰林臣
文其碑臣雖死絕域無憾矣帝從其請給兵三千以
從良弼辭獨與書狀官二十四人俱舟至金津島其
國人望見使舟欲舉刃來攻良弼捨舟登岸喻旨金
津守延入板屋以兵環之滅燭大譟良弼凝然自若
天明其國太宰府官陳兵四山問使者來狀良弼數
其不恭罪仍喻以禮意太宰官愧服求國書良弼曰
必見汝國王始授之越數日復求國書且曰我國自
太宰府以東上古使臣未有至者今大朝遣使至此
而不以國書見授何以示信良弼曰隋文帝遣裴清

來王郊迎成禮唐太宗高宗時遣使皆得見王王何
獨不見大朝使臣乎復索國書不已詰難往復數四至
以兵脅良弼良弼終不與但頗錄本文與之後又聲言
大將軍以兵十萬來求書良弼曰不見汝國王寧持
我首去書不可得也日本知不可屈遣使介十二人
入覲仍遣人送良弼至對馬島十年五月良弼至自
日本入見帝詢知其故曰卿可謂不辱君命矣後帝
將討日本三問良弼言臣居日本歲餘覩其民俗狠
勇嗜殺不知有父子之親上下之禮其地多山水無
耕桑之利得其人不可役得其地不加富況舟師渡

海海風無期禍害莫測是謂以有用之民力塡無窮之巨壑也臣謂勿擊便帝從之十一年十二月以良弼同僉書樞密院事丞相伯顏伐宋良弼言宋重兵在揚州宜以大軍先擣錢唐後訖如其計又言宋亡江南士人多廢學宜設經史科以育人材定律令以戢姦吏卒皆用其議帝嘗從容問曰高麗小國也匠工弈技皆勝漢人至於儒人皆通經書學孔孟漢人惟務課賦吟詩將何用焉良弼對曰此非學者之病在國家所尚何如耳尚詩賦則人必從之尚經學則人亦從之良弼屢以疾辭十九年得旨居懷孟良弼

別業在溫縣故有地三千畝乃析爲二六與懷州四與孟州皆隸廟學以贍生徒自以出身儒素示不忘本也或問爲治良弼曰必有忍乃其有濟人性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爲甚必克己然後可以制怒必順理然後可以忘怒能忍所難忍容所難容事斯濟矣二十三年卒年七十贈推忠翊運功臣太保儀同三司追封韓國公謚文正子訥陝西平章政事

趙璧

趙璧字寶臣雲中懷仁人世祖爲親王聞其名召見呼秀才而不名賜三僮給薪水命后親製衣賜之視其試服不稱輒爲損益寵遇無與爲比命馳驛四方聘名士王鶚等又令蒙古生十人從璧受儒書敕璧習國語譯大學衍義時從馬上聽璧陳說辭旨明貫世祖嘉之憲宗卽位召璧問曰天下何如而治對曰請先誅近侍之尤不善者憲宗不悅璧退世祖曰秀才汝渾身是膽耶吾亦爲汝握兩手汗也一日斷事官牙老瓦赤持其印請于帝曰此先朝賜臣印也今陛下登極將仍用此舊印抑易以新者耶時璧侍旁質之曰用汝與否取自聖裁汝乃敢以印爲請耶奪其印置帝前帝爲默然久之既而曰朕亦不能爲此

也自是牙老瓦赤不復用子子爲河南經略使河南劉萬戶貪淫暴戾郡中婚嫁必先賂之得所請而後行咸呼之爲翁其黨董主簿尤恃勢爲虐強取民女有色者三十餘人璧至按其罪立斬之盡還民女劉大驚時天大雪因詣璧相勞苦且酌酒賀曰經略下車誅鋤強猾故雪爲瑞應璧曰如董主簿比者尚有其人俟盡誅之瑞應將大至矣劉屛氣不復敢出語歸臥病而卒時人以爲懼死己未伐宋爲江淮荊湖經略使兵圍鄂州宋賈似道遣使來願請行人以和璧請行世祖曰汝登城必謹視吾旗旗動速歸可也

璧登城，宋將宋京曰：北兵若旋師，願割江為界，且歲奉銀絹匹兩各二十萬。璧曰：大軍至濮州時，誠有是請，猶或見從，今已渡江，是言何益！賈制置今焉在耶？璧適見世祖旗動，遽曰：俟他日復議之。遂還。憲宗崩，世祖即位，中統元年，拜燕京宣慰使。時供給蜀軍，府庫已竭，及用兵北邊，璧經畫饋運，相繼不絕。中書省立，授平章政事，議加答剌罕之號，力辭不受。二年，從北征，命還燕，以平章政事兼大都督，領諸軍。是年，始製太廟雅樂，樂工党仲和、郭伯達以知音律在選中，為造偽鈔者連坐，繫獄，璧曰：太廟雅樂，大饗用之，聖上所以昭孝報本也，豈可繫及無辜，而廢雅樂之成哉！奏請原之。三年，李璮反，益都從親王合必赤討之，璮已擄濟南，諸軍乏食，璧從濟河得粟及羊豕以饋軍，軍復大振。至元元年，官制行，加榮祿大夫。帝欲作文檄宋，執筆者數人，不稱旨，乃召璧為之，文成，帝大喜曰：惟秀才曲盡我意。改樞密副使。六年，宋守臣有遣間使納降者，帝命璧詣鹿門山都元帥阿朮營議，命璧同行漢軍都元帥府事。宋將夏貴率兵五萬、饋糧三千艘，自武昌泝流入援，襄陽時漢水暴漲，璧據險設伏待之。貴果中夜潛上，擊策馬出鹿門，行二十餘里，璧發伏兵奪其五舟，大呼曰：南船已敗，我水軍宜速進。貴由是不敢動。明旦，阿朮至，領諸將度江西追，璧率水軍萬戶解汝楫等追貴舟師，遂合戰於虎尾洲，貴大敗走，士卒溺死甚衆，奪戰艦五十，擒將士二百餘人。高麗王植為其臣林衍所逐，帝召璧還，改中書左丞，同國王頭輦哥行東京等路中書省事，聚兵平壤。時衍已死，璧與王議曰：高麗遷居江華島有年，外雖卑辭臣貢，內恃其險，故使權臣無所畏忌，擅逐其主。今衍雖死，王實無罪，若朝廷遣兵護歸，使復國于古京，可以安兵息民，策之上者也。因遣使以聞，帝從之。時同行者分高麗美人，璧得三人，皆還之。師還，遷中書右丞。冬祀太廟，有司失黃幔，索得於神庖竈下，已甚汙弊。帝聞大怒曰：大不敬，當斬。璧曰：法止杖斷流遠，其人得不死。十年，復拜平章政事。十三年卒，年五十七。大德三年，贈大司徒，諡忠亮。子二人：仁榮，同知歸德府事；仁恭，集賢直學士。孫二人：崇，郊祀署令；弘，左藏庫提點。

列傳卷第四十六

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臣宋濂翰林待制承直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臣王褘等奉

勑修

王磐

王磐字文炳廣平永年人世業農歲得麥萬石鄉人號萬石王家父禧金末入財佐軍興補進義副尉國兵破永年將屠其城禧復罄家貲以助軍費賴以免金人遷汴乃舉家南渡河居汝之魯山磐年方冠從麻九疇學于郾城客居貧甚日作糜一器晝爲朝暮食年二十六擢正大四年經義進士第授歸德府

錄事判官不赴自是大肆力於經史百氏文辭宏放浩無涯涘及河南被兵磐避難轉入淮襄間宋荊湖制置司素知其名辟爲議事官丙申襄陽兵變乃北歸至洛西會楊惟中被旨招集儒士得磐深禮遇之遂寓河內東平總管嚴實興學養士迎磐爲師受業者常數百人後多爲名士中統元年即拜益都等路宣撫副使居頃之以疾免李璮素重磐以禮延致之磐亦樂青州風土乃買田渳河之上題其居曰鹿菴有終焉之意及璮謀不軌磐覺之脫身至濟南得驛馬馳去入京師因侍臣以聞世祖即日召見嘉其誠

撫勞甚厚璮據濟南大軍討之命磐參議行臺事璮平遂挈妻子至東平召拜翰林直學士同脩國史出爲真定順德等路宣慰使邢水縣達魯花赤忙兀解貪暴不法縣民苦之有趙清者發其罪既而伏矣適初置監司其妻懼無以藏曰召家人飲酒至醉以利刃之使夜殺清清逃獲免乃盡殺其父母妻子清訴諸官權要蔽忙兀解不爲理又欲反其具獄磐竟奏置諸法籍其家貲以半給清郡有西域大賈稱貸取息有不時償者輒置獄于家拘繫榜掠其人且恃勢干官府互來坐廳事指麾自若磐大怒叱左右捽

下箠之數十時府治寓城上即擲諸城下幾死郡人稱快未幾蝗起真定朝廷遣使者督捕役夫四萬人以爲不足欲牒鄰道助之磐曰四萬人多矣何煩他郡使者怒責磐狀期三日盡捕蝗磐不爲動親率役夫走田間設方法督捕之三日而蝗盡滅使者驚以爲神徵入翰林爲學士入諭宰相首言方今害民之吏轉運司爲甚宜從之仍宜罷去之以蘇民力由是運司遂罷阿合馬欲以大臣請合中書尚書兩省爲一拜右丞相安童爲三公其意欲奪其權有詔會議磐言合兩省爲一而以右丞相總之實便不然則宜

仍請三公既不預政事則不宜虛設長議遂沮遷太常少卿乞致仕不允時宮闕未建朝儀未立凡遇稱賀臣庶雜至帳殿前執法者患其諠擾不能禁磐上疏曰按舊制天子宮門不應入而入者謂之闌入闌入之罪由第一門至第三門輕重有差宜令宣徽院籍兩省而下百官姓名各依班序聽通事舍人傳呼贊引然後進其越次者殿中司糾察定罰不應入而入者準闌入罪庶朝廷之禮漸可整肅於是儀制始定曲阜孔子廟歷代給民百戶以供洒掃復其家至是尚書省以括戶之故盡收為民磐言林廟戶百家

歲賦鈔不過六百貫僅比一六品官終年俸耳聖朝疆宇萬里財賦歲億萬計豈愛一六品官俸不以待孔子哉且於府庫所益無多其損國體甚大時論韙之帝以天下獄囚滋多敕諸路自死罪以下縱遣歸家期秋八月悉來京師聽決囚如期至帝惻然憐之盡原其罪他日命詞臣作詔戒諭天下皆不稱旨意磐獨以縱囚之意命辭帝喜曰此朕所欲言而不能者卿乃能為朕言之嘉獎不已取酒賜之再乞致仕不允國子祭酒許衡將告歸帝遣近臣問磐磐言衡素廉介意其所以求退者得非生員數少坐廩不繼

所不安耶宜增益生員使之就學則庶幾人材有成衡之受祿亦可少安矣詔從之磐移疾家居帝遣使存問賜以名藥磐嘗於會集議事之際數言前代用人二十從政七十致仕所以資其材力閔其衰老養其廉恥之心也今入仕者不限年而老病者不能退終既不自知恥朝廷亦不以為非甚不可也磐是以疾請斷月俸毋[illegible]自秋及春堅乞致仕行遣使[illegible]諭之曰卿年雖老非任劇務何必辭為仍詔祿之終身益堅請斷月俸舊不辭之羅起時方代宋凡帷幄密議有所未決即遣使咨訪磐答畫策稱上意帝

將伐日本問以便宜磐言今方伐宋當用吾全力庶可一舉取之若復分力東夷恐曠日持久功卒難成俟宋滅徐圖之未晚也江南既下磐上疏大要言禁戢軍士選擇官吏賞功罰罪推廣恩信所以撫安新附銷弭盜其言要切皆見施行朝議汰冗官擢近臣以按察司亦在汰冗者之數奏疏曰各路州郡去京師遙遠貪官污吏侵害小民無所控告惟賴按察司為之申理若指為冗官一例罷去則小民冤死而無所訴矣若曰京師有御史臺糾察四方之事是大不然夫御史臺糾察朝廷百官京畿州縣尚有未

又況備居編外路于下分之事若欲併入運司運司專以營利增課為職與管民官常分彼此豈暇顧細民之冤抑哉由是從之得不隸朝廷錄平宋功遷至宰相執政者一十餘人因議更定官制磐奏曰歷代制度有官品有爵號有職位官爵所以示榮寵職位所以委事權臣下有功有勞隨其大小酬以官爵有才有能稱其所堪處以職位此人君御下之術也臣以為有功者宜加遷散官或賜五等爵號如漢唐封侯之制可也不宜任以職位日本之役師行有期磐入諫曰日本小夷海道險遠勝之則不武不

勝則損威臣以為勿伐便帝震怒謂非所宜言且曰此在吾國法言者不赦汝豈有他心而然耶磐對曰臣赤心為國故敢以言苟有他心何為從叛亂之地冒萬死而來歸乎今臣年已八十況無子嗣他心欲何為耶明日帝遣侍臣以溫言撫慰使無憂懼後閱內府珍玩有碧玉寶枕因出賜之磐以年老累乞骸骨丞相和禮霍孫為言乃允其請進資德大夫致仕仍給半俸終身皇太子遣使召入宮賜食慰問良久行之日公卿百官皆設宴以餞明日皇太子賜宴聖安寺公卿百官出送麗澤門外縉紳以為榮磐無

子命其婿著作佐郎李穉賓為東平判官以便養每大臣燕見帝數問磐起居狀始終眷顧不衰磐資性剛方閑居不妄言笑與人交必以正不肯阿意承順帝嘗以古直稱之雖權倖亦所敬顧也阿合馬方得權致重幣求文于碑磐拒弗與所薦宋衜雷膺魏初徐琰胡祗遹孟祺李謙後皆為名臣年至九十二卒之夕有大星隕正寢之東贈端貞雅亮佐治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追封洛國公謚文忠

王鶚

王鶚字百一曹州東明人曾祖成祖立父琛鶚始生

有大鳥止於庭鄉先生張滸曰鶚也是兒其有大名乎因名之幼聰悟日誦千餘言長工詞賦金正大元年中進士第一甲第一人出身授應奉翰林文字六丁授歸德府判官行亳州事父令已年改同知申州事行蔡州汝陽令丁母憂天興二年金主遷蔡詔尚書省移諸恆山公武仙書金主覽書嘉之詔為之右令完顏仲德自翰林薦王鶚也曰朕即位時狀元郎召見惜擢用之晚後為尚書省右司都事陞左右司郎中三年宋將孟珙破蔡萬戶張柔聞其名救之以歸館于保州甲辰冬世祖在潛邸訪求遺逸之

士遣使聘鶚及至使者數輩迎勞召對進講孝經書
易及齊家治國之道古今事物之變每夜分乃罷世
祖曰我雖未能即行汝言安知異日不能行之耶歲
餘乞還賜以馬仍命近侍闊闊柴禎等五人從之學
繼命徙居大都賜宅一所嘗因見請曰天兵克蔡金
主自縊其奉御絳山焚瘞汝水之傍禮為舊君有服
願往葬祭世祖義而許之至則為河水所浸設具牲
酒為位而哭哀申世祖即位建元中統首授翰林學
士承旨制誥典章皆所裁定至元元年加資善大夫
上奏自古帝王得失興廢可考者以有史在也我國

家以神武定四方天戈所臨無不臣服者皆出太祖
皇帝廟謨雄斷所致若不乘時紀錄竊恐久而遺亡
宜置局纂就實錄附修遼金二史又言唐太宗始定
天下置弘文館學士十八人宋太宗承太祖開創之
後設內外學士院史冊燦然號稱文治堂堂國朝豈
無英才如唐宋者乎皆從之始立翰林學士院鶚遂
薦李冶李昶王磐徐世隆高鳴為學士復奏立十道
提舉學校官有言事者謂宰執非其人詔儒臣廷議
可任宰相者時阿合馬巧佞欲乘隙取相位大臣復
助之衆知其非莫敢言鶚奮然擲筆曰吾以衰老之

年無以報國即欲舉任此人為相吾不能插驢尾矣
振袖而起奸計為之中止五年乞致仕詔有司歲給
廩祿終其身有大事則遣使就問之十年卒年八十
四謚文康鶚性樂易為文章不事雕飾嘗曰學者當
以窮理為先分章析句乃經生舉子之業非為己之
學也著論語集義一卷汝南遺事二卷詩文四十卷
曰應物集無子以婿周鐸子之綱承其祀之綱官至
翰林侍講學士

高鳴

高鳴字雄飛真定人少以文學知名河東元裕上書

薦之不報諸王旭烈兀將征西域聞其賢遣使者三
輩召之鳴乃起為王陳西征二十餘策王數稱善即
薦為彰德路總管世祖即位賜誥命金符已而召為
翰林學士兼太常少卿至元五年立御史臺以鳴為
侍御史風紀條章多其裁定尋立四道按察司選任
名士鳴所薦居多時論咸稱其知人天下初定中書
總宰事多壅滯言者請置督事官各二人鳴曰官得
人自無滯設臣職在奉憲願舉察之毋為員外置人
也七年議並三省鳴上封事曰臣聞三省設自近古
其法由中書出政移門下議不合則有駁正或封還

詔書議令則還移中書中書移尚書尚書乃下六部
郡國方今天下大於古而事益繁取決一省猶曰有
壅況二省乎且多置官者求免失政也但使賢俊在
于一堂連署參決自免失政豈必別官異坐而後無
失政乎故曰政貴得人不貴多官不如一省便世祖
深然之議遂罷川陝盜起省臣忠之請專戮其尤者
以止盜朝議將從之鳴諫曰制令天下上死囚必行
論報所以重用刑惜民生也今從其請是開天下擅
殺之路害仁政甚大世祖曰善令速止之鳴每以敢
言被上知嘗入內值大風雪帝謂御史大夫塔察兒

曰高學士年老後有大政就問可也賜太官酒肉慰
勞之其見敬禮如此九年遷吏禮部尚書十一年病
卒年六十六有文集五十卷

李治

李治字仁卿真定欒城人登金進士第調高陵簿未
上辟知鈞州事歲壬辰城潰治微服北渡流落忻崞
間聚書環堵人所不堪治處之裕如也世祖在潛邸
聞其賢遣使召之且曰素聞仁卿學優才贍潛德不
耀久欲一見其勿他辭既至問河南居官者孰賢對
曰險夷一節惟完顏仲德又問完顏合荅及蒲瓦何

如對曰二人將略短少任之不疑此金所以亡也又
問魏徵曹彬何如對曰徵忠言讜論知無不言以唐
諍臣觀之徵為第一彬伐江南未嘗妄殺一人擬之
方叔召虎可也漢之韓彭衛霍在所不論又問今之
臣有如魏徵者乎對曰今以側媚成風欲求魏徵之
賢實難其人又問今之人材賢否對曰天下未嘗乏
材求則得之舍則失之理勢然耳今儒生有如魏璠
王鶚李獻卿蘭光庭趙復郝經王博文輩皆有用之
材又皆賢王所嘗聘問者舉而用之何所不可但恐
用之不盡耳然四海之廣豈止此數子哉王誠能旁

求於外將見集於明廷矣又問天下當何以治之對
曰夫治天下難則難於登天易則易於反掌蓋有法
度則治控名責實則治進君子退小人則治如是而
治天下豈不易於反掌乎無法度則亂有名無實則
亂進小人退君子則亂如是而治天下豈不難於登
天乎且為治之道不過立法度正紀綱而已紀綱者
上下相維持法度者賞罰示懲勸今則大官小吏下
至編氓皆自縱恣以私害公是無法度也有功者未
必得賞有罪者未必被罰甚則有功者或反受辱有
罪者或反獲寵是無法度也法度廢紀綱壞天下不

紊亂已爲卑矣又問昨地震何如對曰天裂爲陽不足地震爲陰有餘夫地道陰也陰太盛則變常今之地震或姦邪在側或女謁盛行或讒慝交至或刑罰失中或征伐驟舉五者必有一于此矣夫天之愛君如愛其子故示此以警之耳苟能辨姦邪去女謁屏讒慝省刑罰慎征討上當天心下協人意則可轉咎爲休矣世祖嘉納之冶晚家元氏買田封龍山下學徒益衆及世祖即位復聘之欲處以清要冶以老病懇求還山至元二年再以學士召就職期月復以老病辭去卒于家年八十八所著有敬齋文集四十卷壁書叢削十二卷泛說四十卷古今黈四十卷測圓鏡海十二卷益古衍疑三十卷

李昶

李昶字士都東平須城人父世弼從外家受孫明復春秋得其宗旨金貞祐初三赴廷試不第推恩授彭城簿志壹鬱不樂遂復求試一夕夢在李彥榜下及第閱討偕之士無之時昶年十六已能爲程文乃更其名曰彥興定二年父子廷試昶果以春秋中第二甲第二人世弼第三甲第三人父子褒貶久異時人以比向歆而世弼遂不復仕晚乃授東平教授以李昶穎悟過人讀書如風習銀故不出户外鄰至罕識其面初從父入科場備童少之譏議紛紜監試者遂其次舍伺察甚嚴昶肆筆數千言比午已脫藁釋褐授徵事郎孟州温縣丞正大改元超授儒林郎賜緋魚袋鄭州河陰簿三年召試尚書省掾再調漕運提舉圍兵下河南奉親還鄉里行臺嚴實辟授都事改行軍萬户府知事實卒子忠濟嗣陞昶爲經歷居數歲忠濟怠於政事貪佞抵隙而進昶言於忠濟曰比年内外衣馬相尚飲宴無度庫藏空虛百姓匱乏若猶循習故常恐或生變惟閤下接納正士黜遠小人

去浮華敦朴素損騎從省宴游雖不能救已然之失尚可以彌未然之禍時朝廷裁抑諸侯法制寖密忠濟縱侈自若昶以親老求歸不許俄以父憂去官杜門教授一時名士若李謙馬紹吳衍輩皆出其門歲己未世祖伐宋次濮州聞昶名召見問治國用兵之要昶上疏論治國則以用賢立法賞罰君道務本清源爲對論用兵則以伐罪救民不嗜殺爲對世祖嘉納之明年世祖即位召至開平訪以國事昶知無不言春過益都時徵需煩重行中書省科徵稅賦雖逋户不貸昶移書時相其略曰百姓困於弊政久矣聖上

仰惟聖明詔天下之人如獲更生拭目傾耳以俟
太平半年之間人漸失望良以渴仰之心太切興除
之政未孚故也側聞欲據丁巳戶籍科徵租稅比之
見戶或加多十六七止驗見戶應輸猶恐不逮復令
包補逃故必致艱難苟不以撫字安集為心惟事供
億則諸人皆能之豈聖上擢賢更化之意哉於是省
府為蠲逋戶之賦中統二年春內難平昶上表賀因
進諷諫曰患難所以存儆戒禍亂將以開聖明伏願
日新其德雖休勿休戰勝不矜功成不有和輯宗親
撫綏將士增修庶政選用百官儉以足用寬以養民

安不忘危治不忘亂恒以北征宵旰之勤永為南面
逸豫之戒世祖稱善久之世祖嘗燕處望見昶輒斂
容曰李秀才至矣其見敬禮如此會嚴忠濟罷以其
弟忠範代之忠範表請昶師事之特授翰林侍講學
士行東平路總管軍民同議官總條十二事剗除宿
弊至元元年還轉之制行減併路府州縣官員於是
罷事家居五年起為吏禮部尚書品格條式選舉禮
文之事多所裁定凡議大政宰相延置上座傾聽其
說六年姦臣阿合馬議陞制國用使司為尚書省昶
告老以歸七年詔授東平路總管[illegible]內召不赴八年

授山東東西道提刑按察使務持大體不事苛細未
幾致仕二十二年昶年已八十三復遣使徵之以老
疾辭賜田千畝二十六年卒年八十有七昶嘗集春
秋諸家之說折中之曰春秋左氏遺意二十卷早年
讀語孟見先儒之失考訂成編及得朱氏張氏解往
往脗合其書遂不復出獨取孟子舊說新說矛盾者
參考歸一附以己見為孟子權衡遺說五卷

劉肅

劉肅字才卿威州洺水人金興定二年詞賦進士嘗
為尚書省令史時有盜內藏官羅及珠盜不時得逮

繫貸珠牙儈及藏吏誣服者十一人刑部議皆置極
刑肅執之曰盜無正贓殺之冤矣金主怒有近侍見
肅具道其旨肅曰辨析冤獄我職也惜一己而戕十
一人之命可乎明日肅省辨愈力右司郎中張天綱
曰吾為汝具奏辨析之奏入金主悟囚得不死調新
蔡令先時縣賦民以牛多寡為差民匿不耕肅至命
樹畜繁者不加賦民遂殷富淮民有竄入宋境籍
為兵而俘其眷所有歸者頗艱於衣食時出怨言曰
不如從治告者以謀叛論肅曰淮限宋境一水耳果
欲叛不難往也曰惟言而心無實準律當杖八十奏

可總攉戶部主事[illegible]
司員外郎又改行運萬戶[illegible]來[illegible]
論綿十萬兩色絹萬匹民不能[illegible]
[illegible]世祖居潛邸以蕭為邢州安撫使[illegible]鐵冶及行
[illegible]帶公私賴焉中統元年擢真定宣撫使時中統新
鈔行罷鈔銀不用真定以鈔交通[illegible]外者凡八千
餘貫公私囂然莫知所[illegible]建三[illegible]一曰仍用舊鈔
二曰[illegible]用三曰[illegible]新鈔如數[illegible]鈔中書從
[illegible]遷[illegible]二年授[illegible]部尚書官
[illegible]所[illegible]二年致仕

新元史列傳卷[illegible] 十五

[illegible]四年[illegible]年七十六[illegible]性舒緩有執[illegible]
[illegible]日[illegible]推忠[illegible]祿大
夫上柱國大司徒邢國公[illegible]文獻子[illegible]部[illegible]
大[illegible]林學士承旨

王思廉字仲常真定獲鹿人幼師太原元[illegible]冠
[illegible]河東辟掌書記[illegible]謝歸至元[illegible]文
忠薦之世祖問文忠曰汝何由知王思廉[illegible]綽
人之善於稱之也遂[illegible]見授符寶[illegible]三年[illegible]
[illegible]為昭文館待制[illegible]大府寶局直長十四年

改翰林待制[illegible]通鑑至唐太宗有[illegible]徵語及
長孫皇后[illegible]事帝命內官引至皇[illegible]其說
后曰是誠有益於[illegible]長[illegible]擇善[illegible]以讀
[illegible]上[illegible]也[illegible]命御史大夫[illegible]速[illegible]木兒大
師月赤察兒御史[illegible]撤[illegible]翰林學士承旨撒立
祭[illegible]成聽[illegible]俾十人為
列以[illegible]之[illegible]曰思廉儒
臣豈宜列衛[illegible]八[illegible]順大夫[illegible]少監十九
年帝幸白海[illegible]千戶[illegible]殺[illegible]臣問台烏於大都
[illegible]連[illegible]屏左右問曰

以易反若知[illegible]對曰[illegible]已反已何末
可也思廉[illegible]曰[illegible]改[illegible]謂之反[illegible]入他國謂之
叛群聚山林賊害民物謂之[illegible]若易之專臣實不能
[illegible]也帝曰朕自即位以來[illegible]之不臣豈以我若
漢高帝[illegible]太祖[illegible]帝位[illegible]思廉曰陛下神聖天
縱前代之君不足比也[illegible]朕往者有問於竇默
其應如響蓋心口不相違故不思而得朕今有問汝
能然乎[illegible]易所為[illegible]仲[illegible]知之否思廉即對曰仲
謙不知帝曰何以明之對曰二人不相[illegible]臣故知其
不知也二十年[illegible]

嘗疾賜御藥顧問安否扈蹕失所乘馬給內廐馬五
足盜竊所賜玉帶更以玉帶賜之裕宗居東宮思廉
進曰殿下府中宜建學官俾左右近侍習親正學必
能裨輔明德裕宗然之裕宗嘗欲買甲第賜思廉思
廉固辭二十三年改嘉議大夫同知大都留守兼少
府監事藩王乃顏叛帝親征思廉問謂留守段貞曰
藩王反側地大故也漢晁錯削地之策實爲良圖盍
爲上言之貞見帝遂以聞帝曰汝何能出是言也貞
以思廉對帝嘉之二十九年遷正議大夫樞密院判
官大德元年成宗即位遷中奉大夫翰林學士仍樞

密院判官以病歸三年起爲工部尚書拜征東行省
參知政事七年總管大名路八年召爲集賢學士十
一年授正奉大夫太子賓客仁宗即位以翰林學士
承旨資善大夫致仕延祐七年卒年八十三贈翰林
學士承旨資德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右丞
上護軍追封恒山郡公謚文恭

李謙

李謙字受益鄆之東阿人祖元以醫著名父唐佐性
恬退不喜仕進謙幼有成人風始就學日記數千言
爲賦有聲與徐世隆孟祺閻復齊名而謙爲首爲東
平府教授生徒四集累官萬戶府經歷復教授東平
先時教授無俸郡斂儒戶銀百兩備束脩謙辭曰家
幸非甚貧者豈可聚貨以自殖乎翰林學士王磐以
謙名聞召爲應奉翰林文字一時制誥多出其手至
元十五年陞待制扈駕至上都賜以銀壺藤枕十八
年陞直學士爲太子左諭德侍裕宗於東宮陳十事
曰正心曰睦親曰崇儉曰幾諫曰戢兵曰親賢曰尚
文曰定律曰正名曰革弊裕宗崩世祖又命傅成宗
於潛邸所至以諫自隨轉侍讀學士世祖深加器重
嘗賜坐便殿飲群臣酒世祖曰聞卿不飲然能爲朕

強飲乎因賜蒲萄酒一鍾曰此極醉人恐汝不勝即
令三近侍扶掖使出二十六年以足疾辭歸三十一
年成宗即位驛召至上都既見勞曰朕知卿有疾然
京師去家不遠且多良醫能愈疾卿當與謀國政餘
不以勞卿也陞學士元貞初引疾還家大德六年召
爲翰林承旨以年七十一乞致仕九年又召至大元
年給半俸仁宗爲皇太子徵爲太子少傅謙皆力辭
仁宗即位召十六人謙居其首乃力疾見帝于行在
疏言九事其略曰正心術以正百官崇孝治以先天
下選賢能以居輔相之位廣視聽以通上下之情恤

貢之以重邦家之本課農桑以豐衣食之源興學校以廣人材之路頒律令使民不犯練士卒居安慮危且於振肅紀綱糾察內外臺憲之官尤當選素著清望深明治體不事苛細者爲之帝嘉納焉遷集賢大學士榮祿大夫致仕加賜銀一百五十兩金織幣及帛各三匹歸卒于家年七十九謙文章醇厚有古風不尚浮巧學者宗之號野齋先生子偘官至大名路總管

徐世隆

徐世隆字威卿陳州西華人弱冠登金正大四年進

士第辟爲縣令其父戍世隆曰汝年少學未至毋急仕進更當讀書多識往事以益智識俟三十入官未晚也世隆遂辭官益篤于學歲壬辰父殁癸巳世隆奉母北渡河嚴實招致東平幕府俾掌書記世隆勸實收養寒素一時名士多歸之憲宗即位以爲拘榷燕京路課稅官世隆固辭壬子世祖在潛邸召見于日月山時方圖征雲南以問世隆對曰孟子有言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夫君人者不嗜殺人天下可定况蕞爾之西南夷乎世祖曰誠如卿言吾事濟矣實時得金太常登歌樂世祖遣使取之觀世隆典領以行既見世祖欲留之世隆以母老辭實子忠濟以世隆爲東平行臺經歷於是[illegible]興學養士中統元年擢燕京等路宣撫使世隆以新民善俗爲務中書省檄諸路養禁衛之羸馬數以萬計芻粟薪炭什器前期戒備世隆曰國馬牧於北方往年無飼於南者上新臨天下京畿根本地煩擾之事必不爲之馬將不來吏白[illegible]使命也其責勿輕世隆曰責當我坐遂弗爲備馬果不至清滄鹽課前政虧不及額世隆綜覈之得增羨若干賜銀三十鋌二年移治順天歲饑世隆發廩貸之全活甚衆三年宣撫司罷世隆還東平

請增宮縣大樂文武二舞令舊工教習以備大祀制可除世隆太常卿以掌之兼提舉本路學校事四年世祖問堯舜禹湯爲君之道世隆取書所載帝王事以對帝喜曰汝爲朕直解進讀我將聽之書成帝命翰林承旨安藏譯寫以進至元元年遷翰林侍講學士兼太常卿朝廷大政諮訪而後行詔命典冊多出其手世隆奏陛下帝中國當行中國事事之大者首惟[illegible]祀祭必有廟因以圖上乞勅有司以時興建從之踰年而廟成遂迎祖宗神御奉安太室而大饗禮成帝悅賞賜優[illegible]侍郎承詔議定三省之

定內外官制上之時朝儀未立世隆奏曰今四海一家萬國會同朝廷之禮不可不肅宜定百官朝會儀從之七年遷吏部尚書世隆以銓選無可守之法爲撰選曹八議九年乞補外佩虎符爲東昌路總管至郡專務以德率下不事鞭箠吏不忍欺民亦化服期年而政成郡人頌之十四年起爲山東提刑按察使時有妖言獄所司逮捕凡數百人世隆剖析詿誤者十八九悉縱遣之十五年移淮東宋將許瓌家童告瓌匿官庫財有司繫其妻孥徵之世隆曰瓌所匿者故宋之物豈得與今盜官財者同論耶同僚不從世

隆獨抗章辯明行臺是之釋不問會征日本世隆上疏諫止語頗剴切當路止不即以聞已而帝意悟其事亦寢十七年召爲翰林學士又召爲集賢學士皆以疾辭世隆儀觀魁梧器度宏博慈祥樂易人忤之無昷色喜賓客樂施與明習前代典故尤精律令善決疑獄二十二年安童再入相奏世隆雖老尚可用遣使召之仍以老病辭附奏便宜九事賜田十頃時年八十卒所著有瀛洲集百卷文集若干卷

孟祺

孟祺字德卿宿州符離人世以財雄鄉里父仁業儒有節行壬辰北渡寓濟州魚臺州師石天祿禮之辟爲詳議府事祺幼敏悟善騎射早知問學侍父徙居東平時嚴實脩學校招生徒立考試法祺就試登上選辟掌書記已而廉希憲宋子貞皆器遇之以聞于朝擢國史院編修官尋從仕郎應奉翰林文字兼太常博士一時典冊多出其手至元七年持節使高麗還稱旨授承事郎山東東西道勸農副使十二年丞相伯顏將兵伐宋詔選宿望博學可持重大計者與俱行遂授祺承直郎行省諮議久之遷郎中伯顏雅信任之時軍書填塞祺酬應剖決略無凝滯師駐建康伯

顏以兵事諮闕政無大小祺與執政並裁決之及戰焦山宋軍下流祺曰不若乘勢速進以奪彼氣如其言遂大破之伯顏聞之喜曰不意書生乃能知兵若是諸將利虜掠爭趣臨安伯顏問計祺對曰宋人之計惟有竄閩爾若以兵迫之彼必速逃一旦盜起臨安三百年之積焚蕩無遺矣莫若以計安之令彼不懼正如取果稍待時日耳伯顏曰汝言正合吾意乃草書遣人至臨安以安慰之宋乃不復議遷閩先是宋降表稱姪稱皇帝履扯不約祺白請爲使徵降表至則會宋相于三省夜二鼓其未央祺正色曰國勢至

此夫後何待遂定議書成宋謝太后内批用寶剳之
以出復起謝太后於內殿取國璽十二枚出伯顏將
親封之祺上之曰管鑰自有主者非所宜親一有不
謹恐異時姦人妄相染汙終不可明遂止江南平伯
顏奏祺前後功多且言祺可任重有旨褒嘉授少中
大夫嘉興路總管佩虎符祺至首以興學為務創立
規制在官未久竟以疾解官歸東平至元十八年擢
太中大夫淛東海右道提刑按察使疾不赴卒年五
十一贈宣忠安遠功臣中奉大夫參知政事護軍魯
郡公謚文襄子二人遵遹

閻復

閻復字子靖其先平陽和州人祖衍仕金殁王事父
忠避兵山東之高唐遂家焉復始生有奇光燭室性
簡重美丰儀七歲讀書穎悟絕人弱冠入東平學師
事名儒康曄時嚴實領東平行臺招諸生肄進士業
迎元好問校試其文預選者四人復為首徐琰李謙
孟祺次之歲己未始掌書記於行臺擢御史掾至元
八年用王磐薦為翰林應奉以才選充會同館副使
兼接伴使扈駕上京賦應制詩二篇寓規諷意世祖
顧和禮霍孫曰有才如此何可不用十二年陞翰林
修撰十四年出僉河北河南道提刑按察司事階奉
訓大夫十六年入為翰林直學士以州郡校官多不
職建議定銓選之法十九年陞侍講學士明年改集
賢侍講學士同領會同館事二十三年除翰林學士
帝屢召至榻前預論詔旨具草以進帝稱善二十八
年尚書省罷復立中書省帝勵精圖治急於擇相一
日召入便殿諭之曰朕欲命卿執政何如復屢謝不
足勝任帝謂侍臣曰書生識義理存謙讓是也勿強
御史臺改提刑按察司為肅政廉訪司首命復為浙
西道肅政廉訪使先是姦臣桑哥當國嘗有旨命翰

林撰桑哥輔政碑桑哥既敗詔有司踣其碑復亦
坐是免官三十一年成宗即位以舊臣召入朝賜重
錦玉環白金除集賢學士階正議大夫元貞元年上
疏言京師宜首建宣聖廟學定用釋奠雅樂從之又
言曲阜守塚戶昨有司併入民籍宜復之其後詔賜
孔林灑掃二十八戶祀田五千畝皆復之請也三年
因星變又上疏言定律令須封贈增俸給適調內外
官且曰古者刑不上大夫令郡守以微罪受杖非所
以厲廉隅江南公田租重宜減以貸貧民後多采用
大德元年仍遷翰林學士二年詔賜楮幣萬貫四年

帝乃召至榻前字呼之曰子靖命中書授以政務復辭其人
卿為朕舉所知復以答剌罕對大德四年即遣使召
入相之後亦拜翰林學士承旨階正奉大夫十一年
春武宗踐祚復首陳三事曰惜名器明賞罰擇人材
帝嘉納之未幾進階榮祿大夫遙授平章政事致仕如
故復力辭不許上疏乞骸骨詔從其請給半俸終身
時仁宗居東宮賜以重錦俾公卿祖道都門外送之仁
宗即位遣使召復復以病辭皇慶元年三月卒年七十七
諡文康有靜軒集五十卷

列傳卷第四十七

列傳卷第四十八　　元史一百六十一

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臣宋濂　翰林待制承直郎同知制誥兼修國史臣王禕等奉　敕修

楊大淵 子文安 附

楊大淵天水人也與兄大全弟大楫皆仕宋大淵總兵守閬州歲戊午憲宗率兵至閬州之大獲城遣宋降臣王仲入招大淵大淵殺之憲宗怒督諸軍力攻大淵懼遂以城降憲宗命誅之汪田哥諫止乃免命以其兵從招降蓬廣安諸郡進攻釣魚山擢大楫為管軍總管從諸王攻禮義城己未冬拜大淵侍郎都行省悉以閬外之事委之世祖中統元年詔諭大淵曰尚厲忠貞之節共成康乂之功大淵拜命踴躍即遣兵進攻禮義城擒其鎮邊總管黃文才路鈐高坦之以歸二年秋調兵出渠川與宋將解恭戰獲統制胡順等將校六十三人有旨褒諭給虎符一金符二銀符五十令論功行賞三年春世祖命出閬達與宋兵戰于平田擒其知軍范燮統制魏興路分黃迪節幹陳亨大淵等先是大淵建言取吳必先取蜀取蜀必先據夔乃遣其

安攻宋巴渠至萬安寨守將盧埴降復使文安相視
達要衝城蟠龍山山四面巖阻可以進攻退守城未
畢宋夔路提刑鄭子發曰蟠龍夔之咽喉使敵得據
之則夔難守矣此必爭之地也遂率兵來爭文安悉
力備禦大淵聞有宋兵即遣經略安撫使文仲將兵往
援宋兵宵遁追敗之秋七月詔以大淵麾下將士有
功賜金符十銀符十九別給海青符二俾事亟則馳
以聞其後賞合州之功復賜白金五十兩大淵欲於
利州大安軍以鹽易軍粮請于朝從之冬大淵入覲
拜東川都元帥俾與征南都元帥欽察同署事大淵

還復於渠江濱築虎嘯城以逼宋大良城不踰時而
就四年宋賈似道遣楊琳齎空名告身及蠟書金幣
誘大淵南歸文安擒之以聞詔誅琳五月世祖以大
淵及張大悅復神山功詔獎諭仍賜蒙古漢軍鈔百
錠至元元年大淵進花羅紅邊絹各百五十段詔曰
所貢幣帛已見忠勤卿守邊陲宜加優恤今後以此
自給俟有旨乃進既而大淵擅殺其部將王仲詔戒
勅之令免籍仲家冬十月大淵諜知宋總統祁昌由
間道運糧入得漢城并欲遷其郡守向良官吏親
屬於內地乃自率軍掩襲遇之于椒坪連戰三日擒

祁昌向良等宋將復甲重以數千詔即已代都統祁恩
願引兵來援復大破之擒其將盛總管及祁昌之翁
二年大淵遣文安以向良之家人往招得漢城未下
四川大淵以疾卒八年追封大淵閬中郡公諡肅翼
子文粲襲爲閬蓬廣安順慶夔府等路都元帥兄子
文安
文安字泰叔父大全仕宋守敘州壬寅國兵入蜀大
全戰死贈武節大夫眉州防禦使諡愍忠官其長子
文仲文安方二歲母劉氏鞠之依叔父大淵于閬州
戊午憲宗以兵攻大獲大淵以郡降授侍郎都行省

文付府授安撫使中統元年授文安監軍攻禮義城
殺傷甚衆奪其粮船繞出通川獲宋將黃文才等四
之二年復出通川與宋將鮮恭大戰擒統制白繼源
三年出開達戰屢勝擒知軍范宋統制魏興黃迪忠
子閏等授文安開達忠萬梁山等處招討使軍於巴
渠萬安寨主盧埴降遂築蟠龍城以據夔達要路宋
兵來爭相持半月文仲以兵來援宋兵宵遁文安追
擊大敗之四年佩銀符陞千户監軍如故進築虎嘯
城以困大良至元元年宋都統張喜引兵攻蟠龍大
戰敗之喜淵帥宵遁出得漢城文安遣兵追喜又敗

之擒裨將陳興復敗方斗城為呂師解援令得將高
先守之宋兵攻潼川行省命文安出援敗宋師于牛
洪之納埧斬獲甚衆宋都統郤昌以重兵運糧餉行
漢且遷其官屬於內地大開命文安先邀之昌立柵
椒原以守合兵攻之連戰三日獲郤昌俘得漢卒良
向良家屬以招良良以城降以所俘獻闕下二年改
授金符仍前職還以宋開達等州擒其統制張剛總
管伏林八月宋兵由開州運糧餉達文安率奇兵間
道邀擊之獲總管方富等行省上其功命充夔東路
征行元帥令以前後所俘入見詔賜黃金鞍馬有差
還攻宋金州斷虎隘殺其將梁富擒路鈐趙當皐
三年春與千戶李吉等略開州之大通興宋州硬弓
張大戰獲統制陳德等冬總帥汪惟正遣其將李木
波等由間道襲開州文安遣千戶王福引兵助之福
先登破其城宋將龐彥海投崖死擒其將劉安仁留
兵戍其地宋諸路兵來救圍城二匝築壘城外文安
密遣人入城諭以堅守四年春行省命文安往救即
率兵赴之糧道宋兵戰甚力飛矢中文安面援仆力
戰大破之殺其將張德等二人文安以創甚還歸閬
宋兵遂復開州文安乃遣總把馬才楊飛寇擒其川將

灘峽與宋兵遇擒其將蒲德五年文仲卒詔文安就
佩金虎符充開州夔東路安撫使軍民元帥仍相副
都元帥府事開州累遭兵燹戶口凋耗文安乃教以
耕桑鰥寡不能自存願相配偶者併為一戶充役民
始復業冬遣千戶馬才張琪略達州擒宋將范仲王
德斛明等六年遣蔡邦光李吉秋永興略達州之宋
師鄭市擒總管周德新裨將王遷秋遣總把王顯略
達州之渠埧擒總管張威冬遣兵掠大寧之曲水擒
副將王仁七年從嚴僉省攻重慶大戰于龍坎敗宋
兵攻鐸鐵寨擒其將秦宜何世賢等捷聞詔賜白金
寶鈔幣帛有差秋攻達州之聖耳城擒宋將楊晉時
仲芟其禾而還又遣元帥蔡邦光略開州擒宋將陳
俊冬文安入見帝諭之曰汝兄弟宣力邊陲朕所知
也進文安階爲明威將軍八年春遣蔡邦光攻達州
戰于聖耳城下擒其將滿桂又戰開州之沙平擒其
將王順時宋以朱禩孫帥蜀禩孫閬人也數遣間諜
動搖人心文安屢獲其諜閬州竟無虞秋八月文安
會東川統軍匣剌攻達州三戰三捷尋遣千戶稅求
與攻開州戰于平墩曲水擒總管王道善軍還以所
俘入見帝深加獎諭擢昭勇大將軍東川路征南招

討使賜金銀寶鈔鞍馬弓矢幣帛有差九年秋領軍出小寧措置屯田遣韓福攻達州九君山擒宋將張俊遣元帥蔡邦兒會蓬州兵邀宋師于木昕戰勝之復遣祛求興楊彪追襲宋裨將劉威等破聖耳外城獲寨主楊桂縱兵焚掠而還九月築金湯城以積屯田之粮且以遏宋龍爪城慮宋兵必來爭遣韓福出兵通川以牽制之與宋兵遇于鐵耳山敗之俘總管蔡雲龍等出達州牛門斷宋兵田路擒總管李佺李德宋兵輸粮達州遣兵于廬灘峽邀擊之擒統制孫聰張順李夏遣元帥李吉略開州戰于瀉油坡擒其

提舉李貴及石笋寨主羅德宋兵復由羅頂山輸粮開達遣蔡邦光李吉伏兵邀之擒裨將吳金等獲其粮船閏十月蓬州兵攻拔龍爪城東川統軍司命文安蕭領之時蓬州兵已去宋都統趙章復來據之且出兵迎敵文安與戰破之擒總管王元而還秋宋都統聞國寶監軍張應庚運粮于達州文安邀之于瀉油坡奪其粮并擒二將宋開州守將鮮汝忠邀遮歸路與戰敗之獲總轄秦興祖譚友孫十一年春三月文安率軍屯小寧得俘者言鮮汝忠等將取蟠龍之麥即遣千戶王新德楊琨等撒掠宋境文安自戍蟠

龍以備之李吉略由山戰于城下擒其將葉勝遣蔡邦光楊彪掠竹山寨與趙統制戰擒其將鄭桂莊俊秋與蒙古漢軍萬戶怯必烈等攻宋夔東拔高陽夔巫等寨擒守將嚴貴與贊廿忠趙興因跨江爲橋以斷宋兵往來之路宋兵來爭戰却之還攻牛頭城以火焚其官舍民居十一月遣蔡邦光略九君山擒其將孫德柳發趙威時宋以鮮汝忠趙章易鎮開達二州而汝忠家屬尚留開文安曰達未易攻若先拔開州俘其家屬以招汝忠則達可不須兵而下矣乃遣蔡邦光率千戶呼延順等往攻開州而盛兵駐蟠龍

以爲聲援十二年正月諸軍夜銜枚薄開州城下遣死士先登斬關以入及城中人知則千戶景疇已立旗幟于城之絶頂矣宋軍潰散擒趙章而守將韓明父子猶率所部兵巷戰力屈亦就擒文安還汝忠家屬于蟠龍遣元帥王師能持檄往達州招之曰降則家屬得全不降則闔城塗炭汝宜早爲計汝忠遂遣趙榮來納降王師能以兵入撫其城汝忠率所部出士詣文安軍門降悉還其妻孥財物趙章子桂楫守師姑城遣兵招之亦降獨洋州龍爪城守將謝益固守併力攻之擒統制王慶益棄城走於是遣元帥李

吉猺家興千户王新德等將兵以鮮汝忠往招由山
等處八城皆望風迎降凱還遣經歷陳德勝以鮮汝
忠趙桂揖等十餘人獻捷京師帝悦加授文安驃騎
衛上將軍兼宣撫使賜鈔一千錠文粲加授鎮國上
將軍文安尋遣其兄子應之往招都勝茂竹廣福三
城自將大軍以爲聲援皆降之秋七月兵至樂勝城
宋將蒲齊川降進攻梁山宋將袁世安堅守文安焚
其外城梁山軍恃忠勝軍爲固力攻拔之殺守將王
智擒部轄景福圍梁山四十日世安隨方備禦竟不
降文安乃移兵攻萬州之牛頭城殺守將何威遷其

民進圍萬州守將上官夔戰守甚力文安乃遣監軍
楊應之鎮撫彭福壽會東川行院兵出小江口以牽
制援兵果與之遇戰敗之擒總管李皐花茂實等萬
州固守不下文安乃解圍去攻石城堡諭降守將譚
汝和攻雞冠城諭降守將杜賦又招石馬鐵平小城
三聖油木牟家下隘等城冬進白帝城夔帥張起巖
堅守不出文安以師老乃還宋都統弋德復據開州
文安乃築城神仙山以逼之令元帥蔡邦光萬户紀
天英屯守十三年進階金吾衛上將軍賜玉帶一夏
朝廷遣安西王相李德輝經畫東川課程宋梁山守

將袁世安遣使約降文安以白德輝德輝大喜即遣
文安將兵奉王旨往招之世安遂降秋七月進軍攻
萬州遣經歷徐政諭守臣上官夔降夔不從圍之數
匝踰月攻拔外城夔守張起巖來救遣鎮撫彭福壽
迎擊破之盡殺其舟師俘其將宋明萬州奪氣文安
徙俘王旨諭夔使降夔終不屈文安盡銳攻城潛遣
勇士梯城宵登斬關而入夔巷戰而死萬州既定遣
使招鐵檠三寶兩城守將楊宜黎拱辰降分兵略施
州擒統制薛忠會大雪遣蔡邦光夜攻殺守帥何艮
夷其城十四年夏進兵攻咸淳府時宋以六郡鎮撫

使馬堃爲守文安與堃同里閈諭之使降堃不從乃
刻期攻城冬十二月潛遣勇士躡雲梯宵登斬關納
外兵堃悉力巷戰達州安撫使鮮汝忠與宋兵力戰
死比曉宋兵大敗堃力屈就擒十五年進兵攻紹慶
守將鮮龍迎敵二月潛遣勇士夜以梯衝攻破其北
門鮮龍大驚收散卒力戰兵敗就擒蜀境已定獨夔
堅守不下朝廷命荆湖都元帥達海由巫峽進兵取
夔州而西川劉僉院挾夔守將趙處往招之文安乃
遣元帥王師能將舟師與俱張起巖竟以城降夏入
覲文安以所得城邑繪圖以獻帝勞之曰汝攻城略

地之功何若是多也擢四川南道宣慰使解白額裘以賜之十七年遣辯士王介諭降散毛諸洞蠻以散毛兩子入覲因進言曰元帥蔡邦光嘗征散毛蠻而死可念也帝曰散毛既降而殺之其何以懷遠乃擢蔡邦光之子陞為管軍總管佩虎符賜散毛兩子金銀符各一并賜其酋長以金虎符遷授文安參知政事行四川南道宣慰使十九年春入覲擢龍虎衛上將軍中書左丞行江西省事到官踰月以疾卒子良之襲佩虎符昭勇大將軍管軍萬戶歷湖南宣慰副使岳州路總管卒

劉整

劉整字武仲先世京兆樊川人徙鄧州穰城整沉毅有智謀善騎射金亂入宋隸荊湖制置使孟珙麾下珙攻金信陽整為前鋒夜縱驍勇十二人渡塹登城襲擒其守還報珙大驚以為唐李存孝率十八騎拔洛陽今整所將更寡而取信陽乃書其旗曰賽存孝累遷潼川十五軍州安撫使知瀘州軍州事整以北方人扞西邊有功南方諸將皆出其下呂文德忌之所畫策輒擯沮有功輒掩而不白以俞興與整有隙使之制置四川以圖整興以軍事召整不行遂誣以

之整遣使詣臨安又不得達及向士璧曹世雄二將見殺整益危不自保乃謀款附中統二年夏籍瀘州十五郡戶三十萬入附世祖嘉其來授夔府行省兼安撫使賜金虎符仍賜金銀符以給其將校之有功者俞興攻瀘州整出寶器分士卒激使戰戰數十合敗之復遣使以宋所賜金字牙符及佩印入獻請益屯兵厚儲積為圖宋計三年入朝授行中書省於成都潼川兩路賜銀萬兩分給軍士之失業者仍兼都元帥立寨諸山以扼宋兵同列嫉整功將謀陷之整懼請分帥潼川七月改潼川都元帥宣課茶鹽以

餉軍四年五月宋安撫高達溫和進逼成都整馳援之宋兵聞賽存孝至遁去將擣潼川又與整遇于錦江而敗至元三年六月遷昭武大將軍南京路宣撫使四年十一月入朝進言宋主弱臣悖立國一隅今天啟混一之機臣願效犬馬勞先攻襄陽撤其扞蔽廷議沮之整又曰自古帝王非四海一家不為正統聖朝有天下十七八何置一隅不問而自棄正統邪世祖曰朕意決矣五年七月遷鎮國上將軍都元帥九月偕都元帥阿朮督諸軍圍襄陽城鹿門堡及白河口為攻取計率兵五萬鈔略沿江諸郡皆嬰城避

其銳得人民八萬六年六月擒都統唐永堅七年三
月築實心臺于漢水中流上置弩砲下爲石囤五以
扼敵船且與阿朮計曰我精兵突騎所當者破惟水
戰不如宋耳奪彼所長造戰艦習水軍則事濟矣乘
驛以聞制可旣還造船五千艘日練水軍雖雨不能
出亦畫地爲船而習之得練卒七萬八月復築外圍
以遏敵援八年五月宋帥范文虎遣都統張順張貴
駕輪船饋襄陽衣甲邀擊斬順獨貴得入城九月陞
叅知河南行中書省事九年三月加諸翼漢軍都元
帥襄陽帥呂文煥登城觀敵整躍馬前曰君昧於天

命害及生靈豈仁者之事而又齷齪不能戰取羞於
勇者請與君決勝負文煥不荅伏弩中整三月破樊
城外郭斬首二千級擒裨將十六人諜知文煥將遣
張貴出城求援乃分部戰艦縛草如牛狀傍漢水綿
亘叅錯衆莫測所用九月貴果夜出乘輪船順流下
走軍士覘知之傍岸燄草牛如晝整與阿朮麾戰艦
轉戰五十里擒貴于櫃門關餘衆盡殺之十一月詔
統水軍四萬戶宋荊湖制置李庭芝以金印牙符授
整漢軍都元帥盧龍軍節度使封燕郡王爲書使永
寧僧持送整所期以間整求富令得之驛以聞于朝

敕張易姚樞雜問整至自軍言宋怒臣畫策攻襄
陽故設此以殺臣臣實不知詔令整復書謂整受命
以來惟知督厲戎兵舉垂亡孤城取宋若果以生靈
爲念當重遣信使請命朝廷顧爲此小數何益於事
時圍襄陽已五年整計樊襄脣齒也宜先攻樊城樊
城人以柵蔽城斬木列置江中貫以鐵索整言於丞
相伯顏令善水者斷木沉索督戰艦趨城下以回回
砲擊之而焚其柵十年正月遂破樊城屠之遣唐永
堅入襄陽諭呂文煥乃以城降上功賜整田宅金幣
良馬整入朝奏曰襄陽破則臨安搖矣若將所練水

軍乘勝長驅長江必皆非宋所有遂改行淮西樞密
院事駐正陽夾淮而城南逼江斷宋東西衝十一年
陞驃騎衛上將軍行中書左丞宋夏貴以水軍來攻
敗之于大人洲十二年正月詔別將兵出淮南整
銳欲渡江首將止之不果行丞相伯顏入鄂捷至整
失聲曰首帥止我顧使我成功後人善作者不必善
成果然其夕憤惋而卒年六十三贈龍虎衛上將軍
中書右丞諡武敏子垣官從[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倉部[illegible]子通泉
埏管軍萬戶均權茶提舉垓都元帥孫九人克仁知
房州

列傳卷第四十八

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臣宋濂等奉
敕修

李忽蘭吉

李忽蘭吉一名庭玉隴西人父節仕金歲乙未自鞏
昌石門山從汪世顯以城降忽蘭吉隸皇子闊端為
質子從攻西川辛丑以功為管軍總領兼總帥府知
事從征西番南詔有功癸丑世祖在潛邸用汪德臣
言承制命忽蘭吉佩銀符為管軍千戶都總領佐汪
惟正立利州乙卯正月將兵三萬取合江大獲山宋

劉都統率衆謀焚利州沙市次青山忽蘭吉以伏兵
取之俘獲甚衆都元帥阿荅忽以聞陞本帥府經歷
兼軍民都彈壓丙辰憲宗更賜金符仍命為千戶都
總領戊午忽蘭吉以兵先趨劒門覘伺宋兵運糧於
長寧追至運曲壩奪之俘將校五人而還憲宗南征
忽蘭吉掌橋道饋餉之事有功賜璽書從攻苦竹隘
山寨先登斬守將楊立獲都統張實招降長寧清居
大獲山運山龍州等寨十一月大獲山守臣楊大淵
納欵已而逃歸憲宗怒將屠其城衆不知所為德臣
諭忽蘭吉曰大淵之去事頗難則亟追之廼單騎至
城下門未閉大呼入城曰皇帝使我來撫汝軍民一
卒引入甲士環立忽蘭下馬執大淵手謂之曰上方
宣諭賜賞不待而來何也大淵曰誠不知國朝禮體
且久出恐城寨有他變是以亟歸非敢有異謀也遂
與偕來一軍皆喜忽蘭吉入奏憲宗曰楊安撫反乎
對曰無也憲宗曰汝何以知之對曰軍馬整肅防內
亂也城門不閉無他心也一聞臣言即撫綏軍民從
臣以出以是知之憲宗曰汝不懼乎對曰臣恐上勞
聖慮下苦諸軍又為一郡生靈命脈所寄故不知其
懼憲宗悅賜蒲萄酒大淵遂以故官作郡都元帥聽

命而民得生全憲宗命忽蘭吉與怯里馬哥領戰船
二百艘掠釣魚山奪其糧船四百艘憲宗攻釣魚山
忽蘭吉作浮梁以通往來己未與怯里馬哥扎胡打
阿都赤闊闊木領蒙古漢軍二千五百略重慶六月
總帥汪德臣沒于軍命忽蘭吉以其軍殿後宋兵水
陸晝夜接戰皆敗之部軍皆青居人賞賚優厚遂與
蕭察都元帥守青居治城壁儲芻糧招納降附宗王
穆哥承制命忽蘭吉佩金符為鞏昌元帥中統元年
德臣子惟正襲總帥守青居五月忽蘭吉等赴上都
時渾都海據六盤山以叛世祖遣忽蘭吉亟還與汪

良臣發所統二十四州兵追襲之十月從宗王哈必赤等次合州忽石湖之地力戰殺渾都海等於陣餘黨悉平二年六月以功授鞏昌後元帥賜金幣鞍馬弓矢九月火都叛於西蕃點西嶺汪惟正帥師襲之至怯里馬之地火都以五百人遁入西蕃詔宗王只必鐵木兒以荅剌海察吉里速木赤將蒙古軍二千忽蘭吉將總帥軍一千追襲火都于西蕃十月擒之四年宣將荅剌海言忽蘭吉功高詔賜虎符忽蘭吉不受問其故對曰臣聞國制將萬軍者佩虎符若汪氏將萬軍已佩之臣何可復佩帝是其言命於總帥

汪惟正下充鞏昌路元帥所屬官悉聽節制六月谷機叛於西蕃帝命好里燕納與惟正追之松州忽蘭吉以千騎先往執谷機至元元年入覲命與同僉總帥汪良臣還蜀守青居是時國兵猶與宋兵相拄于釣魚山三年宋兵陷大梁平山寨下章賽與赤令忽蘭吉領兵千餘騎掠其境先以七百人覘之開寨中擁老幼西去追擊之斬首二百級得馬二百八十獲元帥欽察等家屬百餘口先爲宋兵所得亦奪還之四年以本職充閬蓬廣安順慶夔府等處蒙古漢軍都元帥參議六年賜虎符授昭勇大將軍僉東川行

吉使以軍三千立章廣平山寨置屯田出兵以絶大梁平山兩道十年正月成都失利帝遣人問所以失之之故及今措置之方忽蘭吉附奏曰初立成都惟建子城軍民止於外城別無城壁宋軍乘虛來攻失於不備軍官皆年少不經事之人以此失利西川地曠人稀宜修置城寨以備不虞選任材智廣畜軍儲最爲急務今蒙古漢軍多非正身半以驅奴代宜嚴禁之所謂修築城寨練習軍馬措畫屯田規運糧餉創造舟楫完繕軍器六者不可缺一又當任賢遠讒信賞必罰將内治外戰勝攻取選用良將隨機應變

則邊陲無虞矣六月將兵赴成都與察不花同權省事十一月復還守章廣平山寨前後七年每戰輒勝十三年引兵略重慶復取蘭州十四年承制授延安路管軍招討使十五年禿魯叛于六盤山忽蘭吉以延安路軍會別速台趙炳及總帥府兵于六盤敗禿魯于武川俘其孥還承制授京兆延安鳳翔三路管軍都尉兼屯田守衛事十月改同知利州宣撫使夔東招討如故入覲賜虎符授四川北道宣慰使忽蘭吉請以先受鞏昌元帥之職及虎符與其弟庭望二十年改四川南道宣慰使二十一年奉旨與叅政曲

里吉思僉省巴八左丞汪惟正分兵進取五溪洞蠻時思播以南施黔鼎澧辰沅之界蠻獠叛服不常往往劫掠邊民乃詔四川行省討之也里吉思任正一軍出黔中巴八一軍出思播都元帥脫察一軍出澧州忽蘭吉一軍自夔門會合十一月諸將鑿山開道綿亘千里諸蠻設伏險隘木弩竹矢伺間竊發上命迎敵者皆盡殺之遣諭諸蠻酋長率眾來附改毛岡瑁與走匿崑谷力屈始降二十二年入覲以老病乞歸田里帝憫之得還鞏昌二十六年行省又奏忽蘭吉之功請用前職例故事商議本省軍事二十七

年拜資善大夫遷授陝西等處行尚書省左丞商議軍事食左丞之祿元貞二年入覲授資德大夫陝西等處行中書省右丞議本省公事卒泰定元年謚襄敏

李庭

李庭小字勞山本金人蒲察氏金末來中原改稱李氏家于濟陰後徙壽光至元六年以材武選隸軍籍權管軍千户從伐宋圍襄陽宋將夏貴率戰船三千艘來援泊鹿門山西岸諸翼水軍攻之相持七日庭時將步騎自岸與水軍萬户解汝楫擊之斬其裨將王玘元勝河南行省承制授庭益都新軍千户宋襄陽守將呂文煥以萬五千人來攻萬山堡萬户張弘範方與接戰庭單騎橫槍入陣殺二人擒折倒一擊一人墜馬庭亦被二創復奪後軍槍畢創力皆之八年春兵除益都新軍千户賜號拔都兒與戰襄陽城下追奔逐北直抵城門流矢中左股九年春攻樊城外郛砲傷額及左右手奪其土城進攻襄陽東堡砲傷右肩拔其棲破一字城文煥屢下有鹿山王總管者嘯聚也庭設伏誘擒之以功授金符十年春大軍攻樊城庭運薪芻土牛填城壕立

雲梯城上矢石如雨庭復中砲墜城下絕而復甦累創弗登如是者數四殺獲甚多樊城破襄陽降以功授金虎符為管軍總管十一年九月從伯顏發襄陽次郢州郢在漢水東宋人復於漢水西築新郢以遏我軍黃家灣有溪通藤湖至漢水數里宋兵亦築堡設守備焉庭與劉國傑先登拔之遂拖舟而進攻沙洋新城砲傷左脅破其外堡復中砲墜城下矢貫于胸氣垂絕伯顏命剖水牛腹納其中良久乃甦以功加明威將軍授益都新軍萬户師次陽邏口宋將夏貴鎖戰艦截江面師不得進乃用庭及馬福等計由

沙蕪口入江武磯堡四面皆水庭決其水而攻之大
軍渡江武磯堡亦破遂入鄂不□戰□郢州順流而
東十二年春與宋將孫虎臣戰丁家洲率戰艦二十餘
宋軍潰以功加宣威將軍管軍總管攻真州庭焚其
船二百餘艘擊斬其護軍□□□□欲由大□援臨安
亙出□□戰於溪口敗之從軍攻常州庭力戰於北
門而入十三年春至臨安宋主降伯顏命庭與其
內城收其行宮珍寶□□與□□元台等防護宋主
北覲世□為□下人帝命坐於左手諸王之下百官
之上賜以金銀珠衣各一襲仍諭之曰劉整在時

不曾令坐於此汝有功故加以殊禮汝子孫宜謹
志之又□□□□□□□江南多出死力男兒立功要
在□□一世□□□□救太和嶺總管若次其往征之乃
別□等大□□□□因上擇中軍都元帥仍命其次
子大□襲□□職庭至哈剌和林見兀兒之地越嶺
北與叛王□□大戰敗之移軍河西擊走叛臣霍
□追至大磧而還諸王昔里吉脫脫木兒反庭襲擊
出叛之答里子只必帖木兒賜之死復引兵會諸王
納里忽渡塔迷兒河擊走其餘黨兀斤末台與朮忽
兒等河西悉平十四年入覲世祖勞之以□□

第□江官莊錢萬□千貫又□□□拜福建行中
書省參知政事改福建道宣慰使□□闕備□衛□
七年拜驃騎衛上將軍中書右丞從征日本十八年
軍次竹島遇風船盡壞庭抱壞□□漂流抵岸下收
餘衆由高麗還京師士卒存者十一二繼以父歿歸
葬起復召拜中書左丞□□□□二十四年宗王乃
顏叛驛召至上都從諸王□□□帝□征塔不台金
家奴來拒戰衆號十萬□□□□圍之庭調阿速
軍繼進流矢中胸貫□□□□後戰帝□止之乃已令
軍中備百弩伏數列陣前弩齊發乃不復出帝問庭

彼今夜當何如庭奏必遁去乃引壯士十人持火砲
夜入其陣砲發衆自相殺潰散帝問何以知之庭曰
其兵雖多而無紀律見□□駐此而不戰必疑有大
軍在後是以知其將遁帝人喜賜以金鞍良馬庭奏
若得漢軍二萬從臣便宜用之乃顏可擒也帝難之
命與月兒魯蒙古軍□□進□乃敗以獻帝既南還
庭又親獲塔不台金剛奴以功加龍虎衛上將軍遷
□中書省左丞二十五年乃顏餘黨哈丹禿魯干叛
□於遼東詔庭及樞密副使哈答討之大小□□戰
帥兵而還□□□再戰流矢中左脇入右脇□□

至大河選銳卒泅[illegible]夜[illegible]上流發之馬皆驚走大軍潛於下流畢入天明進戰其衆無馬莫能相敵斬二百餘人於[illegible]高麗死[illegible]資德大夫尚書左丞商議[illegible]院官其長子大用仍賜鈔一萬五千貫庭因奏[illegible]江南之力困於[illegible]征宜依江南[illegible]每歲二八放散以次番上甚便帝可其奏令著爲令宗王海都將犯邊伯顏以請帝命月兒魯與庭議所以爲備庭請下[illegible]馬之令凡得馬十萬匹軍中賴其用拜榮祿大夫平章政事商議樞密院事兼領諸衛屯田事三十一年春世祖崩月兒魯與伯顏

元史列傳四十九　九

等定策立成宗庭翊戴之功居多成宗與太后眷遇甚至[illegible]賜進食以分賜之大[illegible]坐於左手諸王之下百官之上[illegible]以[illegible]珠[illegible]合帝各一銀六錠[illegible]物稱是[illegible]馬五百三十二所還[illegible]成宗[illegible]以[illegible]宗出[illegible]北邊庭請[illegible]行成宗[illegible]依[illegible]榮祿大夫平章政事[illegible]也[illegible]兼後衛親軍都指揮使[illegible]野[illegible]川[illegible]遙授[illegible]中使傳旨授[illegible]之[illegible]八楚[illegible]按灘[illegible]恐動庭[illegible]之疾[illegible]間[illegible]

上[illegible]有[illegible]其家大德八年二月卒至大二年贈[illegible]忠翊衛功臣儀同三司太保上柱國追封[illegible]公[illegible]武毅子大[illegible]同知[illegible]德府事以[illegible]興卒大都護嗣[illegible]武[illegible]新軍萬户戍建康大[illegible]職後[illegible]視[illegible]都指揮使

史弼

史弼字君佐一名塔剌渾蠡州博野人曾祖彬有膽勇太師國王木華黎兵[illegible]下[illegible]民被虜彬開城自守[illegible]諸子曰吾所恃者[illegible]也今吾民自保吾與其[illegible]以死[illegible]若死中求生乃率鄉人[illegible]吾家[illegible]木

元史列傳四十九　十

[illegible]木華黎[illegible]還既而州破獨彬與[illegible]免[illegible]絕人能挽[illegible]弓里門[illegible]數[illegible]守將王[illegible]新其材[illegible]以女[illegible]其材勇於[illegible]耶律鑄[illegible]從[illegible]北[illegible]火[illegible]名聞世祖召之試以[illegible]連[illegible]中[illegible]給[illegible]馬五匹中[illegible]木[illegible]總管[illegible]劉整[illegible]宋攻襄樊[illegible]出挑戰射殺一人因拔刀呼曰我史[illegible]也宋兵卻[illegible]至元十年諸將分十二道圍樊城[illegible]攻東北隅凡[illegible]破之殺其將牛都統[illegible]上其功賜銀

及錦衣金鞍陞懷遠大將軍副萬户遂從丞相伯顏南征攻沙洋堡飛矢中臂城拔凝血盈袖事聞賜金虎符軍至陽羅堡伯顏誓衆曰先登南岸者爲上功弼率健卒直前宋兵逆戰奮呼擊走之伯顏登南岸論弼功第一進宣遠大將軍鄂州平進軍而東至大孤山風大作伯顏命弼禱于大孤山神風立止兵駐瓜洲阿塔海言揚子橋乃揚州出入之道宜立堡選驍將守之伯顏授弼三千人立木堡據其地弼遣以數十騎抵揚州城或止之曰宋將姜才倔強未可易也弼曰吾扼揚子橋據其所必爭之地才乘未固必

來攻我則我之利也才果以萬衆乘夜來攻人挾束薪填塹弼戒軍中無譁俟其至下榾木發砲石擊之殺千餘人才乃退弼出兵擊之會和威阿朮兵繼至大戰才敗走擒其將張都統十三年六月才復以兵夜至弼三戰三勝天明才見弼兵少進迫圍弼弼復奮擊之騎士二人挾火鎗刺弼弼揮刀禦之左右皆仆手刃數十百人及出圍追者尚數百騎弼殿後敵不敢近會援兵至大破之才奔泰州及守將朱煥以揚州降使弼受其降於南門外而弼從數騎出候煥入揚州出南門與之介以示不疑制授昭勇大將

軍揚州路總管府達魯花赤兼萬户冬遷黃州等路宣慰使十五年入朝陞中奉大夫江淮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行黃州等路宣慰使盜起淮西司空山弼平之十七年南康都昌盜起弼往討誅其親黨數十人脅從者宥之江州宣課司税及民米米商避去民皆閉門罷市弼立罷之十九年改浙西宣慰使二十一年黃華反建寧春復霖雨米價湧貴弼即發米十萬石平價糶之而後聞于省省臣欲增其價弼曰吾不可失信寧[illegible]書俸以足之省不能奪益出十萬石民得不飢改淮東宣慰使弼凡三官揚州人喜刻石頌之

號三至[illegible]遷僉書沿江行樞密院事鎮建康二十六年平台州盜楊鎮龍拜尚書左丞行淮東宣慰使冬入朝時世祖欲征爪哇謂弼曰諸臣爲吾腹心者少欲以爪哇事付汝對曰陛下命臣臣何敢自愛二十七年遥授尚書省左丞行浙東宣慰使平處州盜二十九年拜榮祿大夫福建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往征爪哇以亦黑迷失高興副之付金符百五十幣帛各二百以待有功十二月弼以五千人合諸軍發泉州風急濤湧舟掀簸士卒皆數日不能食過七洲洋萬里石塘歷交趾占城界明年正月至東董西董

山牛崎嶼入混沌大洋橄欖嶼假里馬答勾闌等山駐兵伐木造小舟以入時爪哇與隣國葛郎搆怨爪哇主哈只葛達那加剌已爲葛郎主哈只葛當所殺其婿土罕必闍耶攻哈只葛當不勝退保麻喏八歇聞弼等至遣使以其國山川戶口及葛郎國地圖迎降求救弼與諸將進擊葛郎兵大破之哈只葛當走歸國高興言爪哇雖降倘中變與葛郎合則孤軍懸絕事不可測弼遂分兵三道與興及亦黑迷失各將一道攻葛郎至答哈城葛郎兵十餘萬迎敵自旦至午葛郎兵敗入城自守遂圍之哈只葛當出降併取

其妻子官屬以歸土罕必闍耶乞歸易降表及所藏珍寶入朝弼與亦黑迷失許之遣萬戶担只不丁甘州不花以兵二百人護之還國土罕必闍耶於道殺二人以叛乘軍還夾路攘奪弼自斷後且戰且行行三百里得登舟行六十八日夜達泉州士卒死者三千餘人有司數其俘獲金寶香布等直五十餘萬又以沒理國所上金字表及金銀犀象等物進事具爪哇及爪哇國傳於是朝廷以其亡失多杖十七沒家貲三之一元貞元年起同知樞密院事月兒魯奏弼等以五千人渡海二十五萬里入近代未嘗至之國俘其王及諭降旁近小國宜加矜憐遂詔以所籍還之拜榮祿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右丞三年陞平章政事加銀青榮祿大夫封鄂國公卒於家年八十六

高興

高興字功起蔡州人也其先自滑徙汴曾祖拱之祖子洵世以農爲業金末兵亂父青又徙蔡而生興興少慷慨多大節力挽一石弓嘗步獵南陽山中遇虎跳躑大吼衆皆驚走興神色自若發一矢斃之至元十一年冬挾八騎詣黃州謁宋制置陳奕奕使隸麾

下且奇興相貌以甥女妻之十二年丞相伯顏伐宋至黃州興從奕出降伯顏承制授興千戶從破瑞昌之烏石堡張家寨進拔南康行省上其功世祖命興專將一軍常爲先鋒宋殿帥殺使者嚴忠範守於獨松關伯顏使興討之師次吳湯舟戰斬其將三人士卒三人虜四十二人遂破泗陽斬首七千級授金符爲管軍總管從戰銀墅斬宋將三人士二千人擒建平斬其總制二人虜知縣事黃琇由道奪獨松關進至武康擒張濡十三年春宋降伯顏北還留興以兵取郡縣之未下者降建德守方回婺州守劉

十四年二月已卯復□□□□□□□守與以五千人討之七戰至破溪相持□□□□□少不敵力戰潰圍出至建德境與援兵合復□□□□斬首三千復取婺州擒章焴斬之進戰□城□斬首五百級進戰赤山陳家山白□山鄂斬首二千俘五百人獻馘祈興等七人丁□□□餘盡殺之衢州平追朱嗣秀至興擇入閩與擇戰擒陣水南興率奇兵突擒遂戰殺其觀察使達斬首三千餘級擒興擇父子及其將校二十八人獲印五馬五百匹下興化降宋參知政事陳文龍制置印德傳等一百二十人軍二千

□手七千艘海舶七千餘艘疊鉦网上將軍管軍萬戶十四年春遷鎮婺州佩元降虎符充衢婺招討使衆□□山群盜張念九強和尚等殺宣慰使陳祐於新昌興捕斬之復從都元帥忙古臺平福建漳三州授□陽寨屠福成寨□五□安□臨□臺立行省於福建興立行都元帥府於建寧以鎮之以和人萌隸邵武人高日新為從剧聚衆叛□□討降之以招討使□右副都元帥十六年秋入朝待燕大明殿悉獻江南所得珍寶世祖曰□何不少留以自奉對曰□□賊今幸富貴皆陛下所賜何敢隱匿復□□

悅曰直臣也□□奏所部士卒戰功乞官之帝令自定其秩復陞賞有差還與行省宣慰使賜西錦服金線鞍轡本省檄討處州福建及溫台海寇悉下之十七年漳州盜數萬據高安寨官軍討之二年不能下詔以興為福建等處征蠻右副都元帥與都元帥完者都等討之直抵其壁賊乘高瞰下擊之興命人挾束薪蔽身進至山半棄薪而退如是六日誘其矢石殆盡乃然薪焚其柵遂平之斬賊魁及其黨首二萬級十八年盜陳吊眼聚衆十萬連五十餘寨扼險自固興攻破其十五寨吊眼走保千壁嶺興□

至山下誘與語接其手擒下擒斬之漳州境悉平十九年入朝賜銀五百兩鈔一千五百貫及錦服鞍轡弓矢改浙西道宣慰使降人黃華復叛有衆十萬興與戰于鉛山獲八千人華急攻建寧興疾趨與福建軍合獲華將二人華走江山口追至赤巖華敗走赴火死二十一年改淮東道宣慰使二十三年拜江淮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平婺州盜施再十改制東道宣慰使二十四年尚書省立拜行尚書省參知政事捕斬柳分司於婺州丁母憂詔起復討處州盜詹老鶴溫州盜林雄興督由書日擒其渠魁巢□□□

及雄等二百餘人斬于溫州市又奉詔狱平徽州盜汪千十等二十八年詣福建行省以參知政事行福建宣慰使諭漳州盜歐狗降之召入朝拜江西行省左丞二十九年從立福建行省拜右丞爪哇黥使者孟祺詔與爲平章政事與史弼亦黑迷失帥師征之賜玉帶錦衣甲胄弓矢大都良田千畝三十年春浮海抵爪哇亦黑迷失將水軍興將步軍會八節澗爪哇主壻土罕必闍耶降進攻葛郎國降其主哈只葛當事見弼傳又諭降諸小國哈只葛當子昔剌八的昔剌丹不合逃入山谷興獨帥千人深入虜昔剌丹

不合還至答哈城史弼亦黑迷失已遣使護土罕必闍耶歸國具入貢禮興深言其失計土罕必闍耶果殺使者以叛合衆來攻興等力戰却之遂誅哈只葛當父子以歸詔治縱爪哇者弼與亦黑迷失皆獲罪興獨以不預議且功多賜金五十兩成宗即位復拜福建行省平章政事賜玉帶大德二年汀州總管府同知阿里挾怨告興不法召入對蓋得其誣狀阿里伏誅改江浙行省平章政事賜海東青鶻命其子伯顏入宿衛四年遣使賜海東白鶻蒲萄酒良藥八年授樞密副使十年進同知樞密院事皆兼平章改河南行

省平章政事武宗即位召爲行省左丞相商議河南省事賜以先朝御服仁宗寵眷勳舊賜賚尤厚皇慶二年秋九月卒年六十九贈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梁國公謚武宣元統三年加封南陽王子以住泉州總管長壽同知建寧路總管府事忙古台襲萬户伯顏同知寧國路總管府事完者都辰州路總管寶哥治書侍御史

劉國傑

劉國傑字國寶本女眞人也姓烏古倫後入中州改姓劉氏父德寧爲宗王斡臣必闍赤授管領益都軍

民公事國傑貌魁雄善騎射膽力過人少從軍漣海以材武爲隊長至元六年選其兵取襄陽以益都新軍千户從張弘範戍萬山堡宋兵窺伺衆出取薪大出兵來攻堡國傑等以數百人敗之斬首四千餘級由是有名從略荊南抵歸峽轉戰數千里還破宋兵襄陽下從攻樊城破外城火砲傷股裹創復戰平其外城授武略將軍佩金符從破張貴兵廣門閘戰甚力再攻樊城被傷數處血戰竟破之襄陽降世祖聞其勇召見遷武德將軍管軍總管賜銀百兩錦衣弓矢以寵之從伯顏南征十一年次郢州宋兵扼漢水

不得下伯顏謀取黃家灣堡以入漢國傑先登拔之
加武節將軍從破沙洋新城敗孫虎臣丁家洲戰甚
力進萬戶復從阿朮取淮南別軍揚子橋扼宋兵道
宋以萬衆夜奪堡擊走之擒其都統張林宋將張世
傑盛兵出焦山來禦師施鐵縆聯戰船碇江中以示
必死阿朮率諸軍進戰萬戶劉琛由江南繞其後國
傑與董文炳左右夾擊之焚其戰船世傑軍大潰追
奔圌山奪黃鵠船數百艘帝壯之詔加懷遠大將軍
賜號霸都國傑行第二因呼之曰劉二霸都而不名
霸都華言敢勇之士也宋亡入朝加僉書西川行樞

密院事選淮南兵使將之平蜀未行會北邊有警加
鎮國上將軍漢軍都元帥將備兵定北方冬召還帝
親解衣加玉帶賜之十五年復將左右中三衛兵戍
北邊詔有不用命者斬之以聞十六年諸王脫脫木
反寇和林國傑度其衆悉至營中必虛選輕騎襲之
獲其衆萬計脫脫木屢戰不利又殘暴失衆心衆殺之
來降十八年加輔國上將軍十九年征東兵無功而
還帝怒將盡罷大小將校召國傑爲征東行省左丞
既至帝語之故國傑曰罪在元帥耳倘蒙聖慈復諸
將之職彼必人人思奮以雪前恥矣帝從之盡復其

官以國傑征日本會黃華反建寧乃命國傑以征
東兵會江淮參政伯顏等討之國傑破赤巖寨黃華
自殺餘衆皆潰福建行省左丞忽剌出將兵來會栝
桐川欲投賊潰去者盡殺之國傑曰首亂者華也餘
皆脅從招諭不歸誅之未晚衆果出降二十二年
罷征東省除僉書沿江行樞密院改僉院二十三年朝
廷以湖廣重地且多盜拜本省左丞國傑至首平湖
南盜李萬二明年廣東盜起緘肇慶其魁鄧太獠居
前寨劉太獠居後寨相依以爲固國傑趨擣後寨破
之遂拔前寨擒斬二人捕民結盜者皆杖殺之加資

德大夫二十五年湖南盜詹一仔誘衡永寶慶武岡人
嘯聚四望山官軍久不能討國傑破之斬首盜餘衆
悉降將校請曰此輩久亂急則降降而有釁後反矣
不如盡阬之國傑曰多殺不可況殺降耶吾有以處
之矣乃相要地爲三屯在衡曰清化在永曰烏符在
武岡曰白倉還其衆守之每屯五百人以備賊且墾
廢田榛棘使賊不得爲巢穴降者有故田宅盡還之
無者使雜耕屯中後皆爲良民有詔討江西諸盜國
傑趨赴之十一月破蕭太獠於陳古水斬數百人進
平懷集諸寨峒二十六年春東入肇慶攻閩太獠於清

遂還攻蕭太獠於慎潭擒之後攻走嚴太獠四月攻曾太獠於金林又破走之賊深入保險國傑鑿山而入賊衆五千人掩殺略盡七月次賀州兵士冒瘴皆疫國傑親撫視之療以醫藥多得不死會國傑亦病乃移軍道州府東盜陳太獠寇道州國傑討擒之遂攻拔赤水賊寨二十七年江西盜起龍泉下令往擊之諸將交諫曰此他省盜也國傑曰縱寇生患患將誰圖豈可以彼此言耶乃選輕兵棄旗鼓去纓飾一日夜趨賊境賊衆數千迎戰望見軍容不整曰此鄉丁也易之國傑以數十騎兩陣衆從之賊大敗斬首五

百餘級奪所掠男女已暮忽收兵兵屬中民望見怪之莫知其誰問曰又忽至乃[illegible]其男子曰吾劉二霸都也民皆驚以爲神西告別名鍾太獠居南安十八年國傑乘霧突入其巢賊衆驚亂自相蹂踐官軍擁之自旦至午所擒殺甚衆還兵桂東二月龍泉盜復寇鄢縣國傑遂還鄢賊凝保大井山乃分軍三道趨之道險棄馬而入時天大雨賊不爲備盡掩殺之還鎮道州八月永州盜李末子千七寇全州敗官兵殺郡長官上命國傑進討擒之斬首而還以前後功加湖廣右丞二十八年置湖廣等處行樞密院遷副

使移軍武昌秋瑤寇來留邪起國傑復出道州時知上思州黃勝許恃其險遠與交趾爲表裏寇邊二十九年詔國傑討之賊依險出入巖洞篁竹中如飛鳥發毒矢中人輒死國傑身率將士奮擊賊不能敵走象山山近交趾深林不可入乃度其出入列柵圍之徐伐山通道且戰且進二年破其寨勝許挺身走交趾擒其妻子殺之國傑三以書責交趾索勝許交竟匿不與及師還盡取賊巢地爲屯田募慶遠諸人耕之以爲兩江蔽自後蠻人謂屯爲省地莫敢犯者詔遣使即軍中以玉帶賜之三十年入朝帝謂朝

臣曰湖廣重地非劉二霸都不足以鎮此他人不能也命無遷他官俄議伐交趾加湖廣行省平章事以諸王亦吉列台爲帥[illegible]未行會帝崩乃止成宗即位復立行樞密院於[illegible]仍除副使討黔中諸蠻酋既內附復叛又巴洞何世雄犯澧州泊崖洞田萬頃楠木洞孟再師犯辰州朝廷嘗[illegible]泊崖爲施溶州以萬頃知州事三十一年萬頃復叛攻之不能下至是帝即位赦天下詔諭萬頃等亦不降帝以命國傑九月國傑兵至辰進攻明溪賊衆萬[illegible]擁舟上流而下千戶侯忠百戶馬孫兒戰死十月進

兵保木溪萬丑[illegible]八[illegible]八分[illegible]賊[illegible]之險曰萬丑倍
險[illegible]攻國傑鼓之百户李旺辛死士隨陣殺賊奮
擊賊敗遂破其寨[illegible]進攻施溶部將田榮祖請曰施
溶萬頃六溪[illegible]右蓋次二十[illegible]其左右翼也宜先斷
其右臂而後搗其心[illegible]國傑曰甚善處諸軍攻石覺
賊不能支與[illegible]攻施溶擒萬頃斬之從窮捕
賊驀襲坐綠木而進凡千餘里元貞元年即軍中拜
榮祿大夫湖廣行省平章政事辰澧地接溪洞宋嘗
選民立屯免其繇役使禦之在澧者曰隘丁在辰者
曰寨兵宋亡皆廢國傑悉復其制班師又經畫茶陵

衡郴道桂陽凡廣東江西盜所出入之地南北三千
里置戍三十有八分屯將士以守之由是東盡交廣
西亘黔中地周湖廣四境皆有屯戍制度周密諸蠻
不能復寇盜賊遂息自六月入朝賜玉帶錦衣弓矢鞍
轡國傑在軍中每以家貲賞將士帝命倍償之部
曲有功者各遷官大德五年宋隆濟蛇節反烏撒
烏蒙東川芒部諸蠻從之皆叛陷貴州詔國傑以湖廣
兵合四川雲南思播兵以討之賊兵勁利[illegible]提
調官軍戰失利國傑令人持一[illegible]其上伏[illegible]合
以[illegible]盾僑遁[illegible]

敗之[illegible]既而復合衆出戰[illegible]殺[illegible]慶其
餘衆[illegible]以破走之追戰數千里七年春擒斬蛇節宋
隆濟阿女等西南夷悉平詔領其將士入見張宴享
之賞賜甚厚進光祿大夫償其費七金一千九百兩
鈔萬五千錠將士遷官有差命還益都上[illegible]八年還
鎮國傑久行邊患瘴至是病篤平章卜隣吉台率僚
屬問之國傑曰文職不臣若病革小愈得滅此虜則
平無憾矣問以家事不言二月卒年七十二國傑雄
大視死如歸嘗語人曰吾為國宣力雖身棄草野不
恨何必馬革裹屍還葬哉且善推誠得士心故能立

功如此[illegible]聞帝深悼惜贈推忠[illegible]力定遠功臣光祿
大夫司徒柱國封齊國公謚[illegible]子脫歡湖廣行省
平章政事尚宗室孫女

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宋濂翰林待制承直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王禕等修

李德輝

李德輝字仲實通州潞縣人生五歲父且卒指德輝謂其家人曰吾爲吏治獄不任苛刻人蒙吾力者衆天或報之是兒其大吾門乎及卒德輝號慟如成人遭歲凶家貧粟纔五升其母舂蓬稗炊藜莧而食之德輝天性孝悌操履清慎既就外傅嗜讀書束於貧不能卒業乃輟業年十六監酒豐州祿食充足甘旨有餘則市筆札錄書夜誦不休已乃歌禮翹歎曰志士顧安此耶事不足以匡君澤民隱不足以悅親善身天地之間人壽幾何惡可無聞同腐草木也乃謝絕所與游少年求先生長者講學以卒其業時世祖在潛藩用劉秉忠薦使侍裕宗講讀乃與竇默等皆就辟癸丑憲宗封宗親割京兆隸世祖潛藩擇廷臣能理財賦者俾調軍食立從宜府以德輝與孛得乃爲使時汪世顯宿兵利州扼四川衿喉以規進取數萬之師仰哺德輝乃募民入粟綿竹散錢幣給鹽券爲直陸輓興元水漕嘉陵未期年而軍儲充羨取蜀

之大基於此矣中統元年爲燕京宣撫使燕多盜賊僞鈔結死黨殺人德輝悉捕誅之令行禁止次年多不白中書由是忤平章王文統竟去位三年文統以反誅德輝遂起爲山西宣慰使權勢之家籍民爲奴者咸按而免之復業近千人至元元年罷宣慰司授太原路總管府潞藩故傅相無有出爲二千石者帝以太原難治故以德輝爲守至郡崇學校表孝節勸農桑立社倉一權度凡可以阜民者無不爲之嘉禾稼麥六出其境五年徵爲右三部尚書人有訟財殺其兄子者德輝曰此叔殺之無疑遂竟其獄權勢人爲請者甚衆德輝不應罪狀既明請者乃噤服七年帝以蝗旱爲憂命德輝錄囚山西河東行至懷仁民有魏氏發得木偶持告其妻挾左道爲厭勝謀不利於己移數獄詞旨具德輝察其冤知其有愛妾疑妾所爲將請嚙其妻也召妾鞫之不移時而服遂杖其夫而論妾以死皇子安西王鎮關中奏以德輝爲輔遂改安西王相府則親□涇營牧故地可得數千頃起廬舍疏溝澮□□佳田具與貧民二千家屯田其中歲得粟麥芻藁萬計十二年詔以王相撫蜀時宋城守不下者朝廷各置行樞密院於東西川

合兵萬人圍之德輝至成都兩府各遣使咨受兵食方略德輝戒之曰宋已亡矣重慶以彈丸之地不降何歸政以公等利其剽殺民不得有子女懼而不來耳嚮日兵未嘗戰中使奉璽書來赦公等既不能宣言明告嚴備止攻以須其至反購得軍吏殺之僞爲得罪使懼而叛去水陸之師雷鼓並進是堅其不下也中使不諭詐計竟以不奉明詔復命如是者非玩寇而何況復軍政不一相嘗紛紛朝夕敗矣豈能成功哉德輝出未至秦瀘州叛而重慶圍果潰再退守瀘州十四年詔以德輝爲西川行樞密院副使仍兼

王相諸軍既發德輝留成都給軍食是年復瀘州十五年再圍重慶踰月拔之紹興南平夔施思播諸山壁水栅皆下而東川樞府猶故將也懲前與西川相覬望致敗惡相屬願獨軍圍合州德輝乃出合俘繫須慶獄者縱之使歸語州將張珏以天子威德遠著宋室既亡三宮皆北我朝含弘錄功忘過能早自歸必取將相與夏呂比又爲書以禮義禍福反復譬解之以爲汝之爲臣不親於宋之子孫合之爲州不大於宋之天下彼子孫已舉天下而歸我汝猶偃然負阻窮山而曰吾忠於所事不亦惑哉且昔此州之人

不自爲謀者以國有主耻被不義之名故爾得制其死命主今亡矣猶欲以是行之則威下盜遇君竊君首以徼福一旦不難也珏未及報而德輝還王邸既而合州遣李興張郃十二人詗事成都皆獲之釋不殺復爲書縱歸使諭其將王立如諭珏者而辭益剴切立亦計夙與東府有深怨懼誅即使興等導帥幹楊獬懷蠟書間至成都降德輝從兵纔數百人赴之東府害其來諸曰公昔爲書招珏誠亦極矣竟無功而還今立珏牙校也習狙詐不信特以計致公來使與吾爭垂成之功延命頃刻耳未必誠降德輝曰昔

合以重慶存故力可以同惡今已孤絶窮而來歸亦其勢然吾非接人之功者誠懼公等憤其後服誣以嘗抗蹕先朝利其剽奪而快心於屠城也吾爲國活此民豈計汝嫉怨爲哉即單舸濟江薄城下呼立出降安集其民而罷置其吏合人自立而下家繪事之川蜀平復以王相還邸十七年罷行中書省以德輝爲安西行省左丞是年西南夷羅施鬼國既降復叛詔雲南湖廣四川合兵三萬人討之兵且壓境德輝適被命在播乃遣安珏馳止三道兵勿進復遣張孝思諭鬼國趣降其酋阿察熟德輝名曰是活合州

李公耶其言明信可恃即身至播州泣且告曰吾屬百萬人微公來死且不降今得所歸蔑有二矣德輝以其言上聞乃改鬼國為順元路以其酋為宣撫使其後有以受鬼國馬千數譖德輝于朝者帝曰是人朕所素知雖一羊不妄受寧有是耶德輝卒年六十三帝聞訃哭之哀如私親為位而祭者動數千百人合州安撫使王立衰絰率吏民拜哭聲震山谷為發百人護喪興元播州安撫使何彥清率其民立廟祀之

張雄飛

張雄飛字鵬舉琅琊臨沂人父琮仕金守盱眙金人疑之罷其兵權徙居許州其後復命守河陰仍留家人於許雄飛幼失母琮妾李氏養之國兵屠許惟工匠得免有田姓者琮故吏也自稱能為弓且詐以雄飛及李氏為家人由是獲全遂徙朔方雄飛時方十歲至霍州李欲逃恐以累己雄飛知之頃刻不去左右李乃變服與俱逃寓潞州雄飛既長往師前進士王寶英於趙城金亡雄飛不知父所在往來澤潞求之十餘年常客食僧舍已而入關陝歷懷孟滄棣終求其父弗得遂入燕居數歲盡通國言及諸部語至元二年廉希憲薦之于世祖召見陳當世之務世祖大悅授同知平陽路轉運司事搜抉蠹弊悉除之帝問處士羅英誰可大用者對曰張雄飛真公輔器帝然之命驛召雄飛至問以方今所急對曰太子天下本願早定以繫人心閭閻小人有升斗之儲尚知付託天下至大社稷至重不早建儲貳非至計也向使先帝知此陛下能有今日乎帝方卧矍然起稱善者久之他日與江孝卿同召見帝曰今任職者多非材政事廢弛譬之大廈將傾非良工不能扶卿輩能任此乎孝卿謝不敢當帝顧雄飛雄飛對曰古有御史臺

為天子耳目凡政事得失民間疾苦皆得言百官姦邪貪穢不職者即糾劾之如此則紀綱舉天下治矣帝曰善乃立御史臺以前丞相塔察兒為御史大夫雄飛為侍御史且戒之曰卿等既為臺官職在直言朕為汝君苟所行未善亦當極諫況百官乎汝宜知朕意人雖嫉妬汝朕能為汝地也雄飛益自感勵知無不言參議樞密院事費正寅素憸狡有告其罪者詔丞相線真等與雄飛雜治之請託交至雄飛無所顧盡得其罪狀以聞正寅與其黨知仁等皆伏誅會議立尚書省雄飛力爭於帝前忤旨左遷同知京

兆總管府事宗室公主有家奴逃渭南民間爲贅壻
主適過臨潼識之捕其奴與妻及妻之父母皆械繫
之盡沒其家貲雄飛與主爭辨辭色俱厲主不得已
以奴妻及妻之父母家貲還之惟挾其奴以去入爲
兵部尚書平章阿合馬在制國用司時與亦麻都丁
有隙至是羅織其罪同僚爭相附會雄飛不可曰所
犯在制國用時平章獨不預耶衆無以荅秦長卿劉
仲澤亦以忤阿合馬皆下吏欲殺之雄飛亦持不可
阿合馬使人啗之曰誠能殺此三人當以參政相處
雄飛曰殺無罪以求大官吾不爲也阿合馬怒奏出

雄飛爲澧州安撫使而三人竟死獄中時澧州初下
民衆反側雄飛至布宣德教以撫綏之民遂安有巨
商二人犯匿稅及毆人事倅佐受賂欲寬其罪雄飛
繩之益急或曰此細事何執之堅雄飛曰吾非治匿
稅毆人者欲改宋弊政懲不畏法者爾細民以乏食
群聚發富家廩所司欲論以強盜雄飛曰此盜食欲
救死非強也寬其獄全活者百餘人澧西南接溪洞
諸獠悉感服十四年改安撫司爲總管府命雄飛爲
達魯花赤還荊湖北道宣慰使有告常德富民十餘

家與德山寺僧謀爲亂衆議以兵討之雄飛曰告者
必其仇也且新附之民當以靜鎮之兵不可遽用若
有他吾自任其責遂止徐察之果如所言先是荊湖
行省阿里海牙以降民三千八百戶沒入爲家奴自
置吏治之歲責其租賦有司莫敢言雄飛言于阿里
海牙請歸其民於有司不從雄飛入朝奏其事詔還
籍爲民十六年拜御史中丞行御史臺事阿合馬以
子忽辛爲中書右丞行省江淮恐不爲所容奏留雄
飛不遣改陝西漢中道提刑按察使未行阿合馬死
朝臣皆以罪去拜參知政事阿合馬用事日久賣官

鬻獄紀綱大壞雄飛乃先自降一階於是僥倖超躐
者皆降之忽辛有罪敕中貴人及中書雜問忽辛歷
指宰執曰汝曾使我家錢物何得問我雄飛曰我曾
受汝家錢物否曰惟公獨否雄飛曰如是則我當問
汝矣忽辛遂伏辜二十一年春冊上尊號議大赦天
下雄飛諫曰古人言無赦之國其刑必平故赦者不
平之政也聖明在上豈宜數赦帝嘉納之語雄飛曰
大獵而後見善射集議而後知能言汝所言者是朕
今從汝遂止降輕刑之詔雄飛剛直廉慎始終不易
其節常坐省中詔趣召之見於便殿謂雄飛曰若卿

可謂眞廉者矣聞卿貧甚今特賜卿銀二千五百兩鈔二千五百貫雄飛拜謝將出又詔加賜金五十兩及金酒器雄飛受賜封識藏於家後阿合馬之黨以雄飛罷尚書省奏追奪賜物裕宗在東宮聞之命參政溫迪罕諭丞相安童曰上所以賜張雄飛者旌其廉也汝豈不知耶毋爲小人所詆答即古阿散請檢核前省錢穀復用阿合馬之黨竟以追奪之答即古阿散等徵以聞帝慮校核夫嘗命近臣伯顏問之中書左丞耶律老哥勸雄飛詣伯顏自辨雄飛曰上以老臣廉故賜臣然臣未嘗敢輕用而封識以俟若欲虜今日具又何自辨二十一年盧世榮以言利進用雄飛與語請熟議同日皆罷二十三年起爲燕南河北道宣慰使決壅滯汰冗贅政化大行卒于官子五人師野甫謂師白師儀師約師野宿衛東宮時湖廣行省平章政事阿里海牙入覲言之宰相欲白皇太子許以師野荆湖副總管雄飛固止之歸謂師野曰今日汝宿衛者汝宿衛日久因應得官然我方爲執政天下必以我私汝我一日不去此位汝輩勿望有官也其介愼如此

張德輝

張德輝字輝卿冀寧交城人少力學數舉於鄉金貞祐間兵興家業殆盡試補御史臺會盜殺僧者有司蹤跡之獲僧匿一婦人搒掠誣服獄具德輝疑其冤其後果得殺僧者東文楊之咸器其材金亡北渡史天澤開府眞定辟爲經歷官歲乙未從天澤南征籌畫調發多出德輝天澤將誅逃兵德輝救止能令完城光州叢山聚民爲寨以自固天澤議攻之德輝請招之降全活甚衆歲丁未世祖在潛邸召見問曰孔子沒已久今其性安在對曰聖人與天地終始無往不在殿下能行聖人之道性即在是矣又問或云遼以釋廢金以儒亡有諸對曰遼事臣未周知金季乃所親睹宰執中雖用一二儒臣餘皆武弁世爵及論軍國大事又不使預聞大抵以儒進者三十之一國之存亡自有任其責者儒何咎焉世祖然之因問德輝曰祖宗法度具在而未盡設施者甚多將如之何德輝指銀盤喻曰創業之主如製此器精選白金良匠規而成之畀付後人傳之無窮當求謹厚者司掌乃永爲寶用否則不惟缺壞亦恐有竊而去之者矣世祖良久曰此正吾心所不忘也又訪中國人材德輝舉魏璠元裕李冶等二十餘人又問農家作勞何衣

贍德輝對曰農桑天下之本衣食之所從出
者也男耕女織終歲勤苦擇其精者輸之官餘粗惡
者將以仰事俯育而親民之吏復橫斂以盡之則民
鮮有不凍餒者矣戊申春釋奠致胙於世祖世祖
曰孔子廟食之禮何如對曰孔子為萬代王者師有
國者尊之則嚴其廟貌修其時祀其崇與否於聖人
無所損益但以此見時君崇儒重道之意何如耳世
祖曰今而後此禮勿廢世祖又問典兵與宰民者為
害孰多對曰軍無紀律縱使殘暴害固非輕若宰民
者頭會箕斂以毒天下使祖宗之民如蹈水火為害

尤甚世祖默然然後曰然則奈何對曰莫若更遣族人之
賢如口溫不花者使掌兵權勳舊則如忽都虎者使
主民政若此則天下均受賜矣歲丁未夏德輝得告將
還更薦白文舉鄭顯之趙元德李進之高鳴李槃李
濤數人陛辭又陳先務七事曰敦孝友擇人才察下
情貴兼聽親君子信賞罰節財用世祖以字呼之賜
錫賚優厚壬子德輝與元
裕北覲請世祖為儒教大宗師世祖悅而受之因啟
累朝有旨蠲儒戶兵賦乞令有司遵行之從之
辭歸世祖即位起德輝為河東南北路宣撫使

宣撫使下車擊豪強黜贓吏以威信服其民遠數千
里來見曰六十年不復見此人矣平陽民戴之若神
明西川帥紐鄰重取兵千餘人守平陽畏其威莫敢申
理紐鄰屯田若八百餘人已罷兵不歸籍會僉防
戍兵河中浮梁故有守卒不以充數悉條奏之帝可
其請兵後孱民多依庇豪右及有以身傭藉衣食歲
久遂為家奴悉奪還之為民二年考績為十路最陛
見帝勞之命疏所急務條四事一曰嚴保舉以取人
材二曰給俸祿以養廉能三曰易世官而遷都邑四
曰正刑罰而勿屢赦帝嘉納之遷東平路宣慰使春

旱禱泰山而雨東平賦役獄繁視河東相倍蓰凡逾
贓吏悉窮之不少貸奏免逋輸豆粟二十萬斛和糴
粟十萬斛賈合丁議賦重緡今民稅而後輸德輝曰
是誣上以毒下也且後期之責孰任之遂罷其事孀
婦馬氏將鬻其女以代納逋賦分己俸代償之仍錮
其額至元二年秋參議中書省事五年春擢侍御史
辭不拜有言沿邊將校冒代軍士虛糜廩帑世敕按
之奏曰在昔將校備嘗艱阻與士卒同甘苦年少
子弟襲爵或以微功進用豈知軍旅之事哉使初
不遂使覆按此省院素失約束耳痛繩之恐不自

安第易以部曹選武毅才畧者□□使□攻白新
又時奏可否體究厥弊其數爲□□□□議御史
臺條例德輝參以御史統法肯令以令未明何據而
行此事乃□不行□下宜慎思一有頃復召曰朕慮
之熟矣卿當力行之對曰必欲行之乞立宗正府以
正皇族外戚得以糾彈女謁□令奏事諸局承應人
皆得究治帝良久曰其徐行之德輝請老命舉任風
憲者疏烏古倫貞等二十人以聞初河東歲請於朝
發常平貸之并□其秋租有差賦役不均官吏並緣
爲姦賦二□征十年不勝其困苦民率流亡德輝閱實

元史列傳卷五十　十三

戶編均其等第出納有法數十年之弊一旦革去德
輝天資剛直博學有經濟器毅然不可犯望之知爲
端人然性不喜嬉笑與元裕李冶遊封龍山時人號
爲龍山三老□□□年八十

馬亨

馬亨字大用邢州南和人世業農以貲雄鄉里亨少
孤事母孝金季爲□吏庚寅太宗始建十路徵收課
稅使河北東西路使□晉辟亨爲掾以才幹稱甲午
晉薦於中書令耶律楚材授轉運司知事尋陞經歷
擢轉運司副使庚戌太保劉秉忠薦亨於世祖召見

潛邸甚器之既而籍□路戶口以亨□八春忙哥撫
諭西京太原平陽及陝西五路俾民得□既還圖山
川形勢以獻餘使者皆以賄敗惟亨等各賜衣九襲
癸丑從世祖征雲南以亨爲京兆榷課所長官京兆
藩邸分地也亨以寬簡治之不事捃克凡五年民安
而課裕丁巳憲宗遣阿藍答兒等鉤考藩府錢穀亨時
董歲辦課銀五百錠敕之藩府道出平陽適與之遇
亨笑曰見之則銀必扣留不見則必以罪加我與其
銀弗達王府寧獲罪乃避而過之阿藍答兒果怒遣
使逮之王府世祖論亨曰汝往得無據汝罪耶對曰

元史列傳卷五十　十四

無害願一行乃慰遣之既至拘係之窮治百端竟無
所得惟以支竹課分例錢充公用及僦公廨藝運腳
價爲不應勒償其直□□巳世祖知其誣更賜銀三十
二錠己未從世祖攻鄂州治北還遣亨馳驛往西京
等處罷所僉軍并撫□□山西河東陝右漢中既還復
遣轉餉江上軍實中統元年世祖即位陝西四川立
宣撫司詔亨議陝西宣撫司事尋賜金符遷陝西四
川規措軍儲轉運使尋同藍答兒等數亨與宣撫使
廉希憲商挺合謀誅劉太平等悉定關陝尋建行省
命亨與陝西行省左右司郎中時興元畜糧五萬石

欲轉餉太安軍計傭占萬緡衆推亨往時丁內艱以
攝省府事強起之至則以丘官丁產均其役不閱月
而事集無勞民傷財之嘆與元判官郝貴正實狡悍不
法莫有能治之者亨白省府欲以法繩之及經購行
省前保關中有異謀切謀右丞粘合珪誣之亨力辯之
寃賴釋然四年遷陝西五路西蜀四川廉訪都轉運
使未幾朝廷以考課繳諸路轉運司至則併轉運司
入總管府咸奪其制書授亨工部侍郎解鹽副使亨
乃上言以考課定賞罰其人甫集而一切罷之則是
非安在宜還其命書俾仕者有所勸勉從之亨復上

便宜六事一曰東宮保傅當用正人以固國本二曰
中書大政擇任儒臣以立朝綱三曰任相惟賢官不
必備今宰相至十七員宜加裁汰四曰左右郎署暇
贊大政今用豪貴子弟豈能贊襄五曰六曹之職分
理萬機今止設左右二部事何由辦六曰建元以來
使民條畫已多有司往往視為文具宜令憲司糾舉
務在必行疏聞帝即召見有旨卿比安在胡不早言
亨對曰新自陝西來覲帝諭曰卿久著忠勤自今不
令卿遠出矣至元三年進嘉議大夫左三部尚書尋
改戶部尚書金穀出納有條不紊時有賈胡恃制國

用使阿合馬欲與交鈔本私平準之利以增歲課爲
辭帝以問亨對曰交鈔可以權萬貨者法使然也法
者主上之柄今使一賈擅之廢法從私將何以令天
下事遂寢亨又建言立常平義倉謂備荒之具宜亟
舉行而時以財用不足止設義倉七年立尚書省仍
以亨爲尚書領左部亨上言尚書省專領金穀百工
之事其銓選宜歸中書以示無濫尋爲平章阿合馬
所忌以訴免官會國兵圍襄樊廷議河南行省調發
軍餉詔以阿里爲右丞姚樞爲左丞亨爲僉省任其
事水陸供餽未嘗有闕亨之力爲多十年還京師帝

方欲柄用之遽嬰末疾十四年卒年七十一子紹庭
雲南諸路肅政廉訪司副使

程思廉

程思廉字介甫其先洛陽人元魏時以豪右徙雲中
遂家東勝州父臣國初佩金符爲省遣監榷規運使
解州鹽使思廉用太保劉秉忠薦給事裕宗潛邸以
謹愿聞命爲樞密院監印平章政事哈丹行省河南
署爲都事丞相史天澤亡罷之時方規取襄樊使任
轉餉築城置倉以受粟轉輸者與民爭門不時至思
廉令行者異路粟至多露積一夕大雨思廉安卧不

起省中召詰之思廉曰此去敵近中夜驚動衆必驚疑或致他變縱有罪濕不過軍中一日糧耳聞者韙之至元十二年調同知洪州從東平路判官入為監察御史以劾權臣阿合馬黨狀其黨巧為機穽思廉右之參政亦不能害累遷河北河南道按察副使道過輝州屬州歲饑而徵租益急欲止之有司謂法當上請思廉曰若然民已不堪命矣即移文罷徵後果得請二十年河北復大饑流民渡河求食朝廷遣使者集官屬絕河止之思廉曰民急就食豈得已哉天下一家河北河南皆吾民也亟令縱之且曰雖得罪死不恨章上不之罪也衛輝懷孟大水思廉臨視民被與貧全活甚衆水及城不沒者數板即督民防露宿城上督役水不為患衛人德之遷陝西漢中道按察使以母老不赴遷丁母憂二十六年立雲南行御史臺起復思廉為御史中丞給至驛遣其從來賀詞若遜而意甚倨思廉奏言上宜綏懷遠人且明示禍福使毋自外聞者韙之雲南舊有學校而禮教不興思廉力振起之始有從學問禮者成宗即位除河東山西廉訪使太原歲飼諸王駝馬一萬四千餘匹思廉為請止飼千匹平陽諸州民輸租稅於北方民甚苦之思

廉為請得輸河東近郡舊法決事咸有議擢歸曹吏思廉自判牘尾某當某罪吏皆束手思廉累任風憲開正疾惡言事剴切如請早建儲貳訪求賢俊辨車服議封謚養軍力定律令皆急務也與人交有終始或有疾病死喪問遺賙卹往返數百里不憚勞仍為之經紀家事撫視其子孫其於家族尤盡恩意好薦達人物或者以為好名思廉曰若避好名之譏人不復敢為善矣卒年六十二謚敬肅

烏古孫澤

烏古孫澤字潤甫臨潢人其先女真烏古部因以為氏祖璧仕金為明威將軍資用庫使從金主遷汴汴城陷轉徙居大名父仲倜儻有奇節遭金季世憤無所施用嘗言於行親交避之遂縱酒陽狂以自晦然教子特嚴澤性剛毅讀書舉大略一切求諸己不事章句才幹過人世祖將取江南澤以選輸鈔至淮南館丞相阿术見而奇之補淮東大都督府掾至元十四年元帥唆都下兵閩越見澤與語而合即辟元帥府提控案牘時宋廣王據福州改元炎興度我軍且至逃入于海復聚兵甲子門其將張世傑攻泉州興化守臣陳瓚舉郡應之文天祥置都督府于南劍

州守臣張洲行都督府事洲復建寧閩中郡縣往往復從宋江東大擾唆都時軍浙東建信告急唆都謀于衆曰我軍當何先澤曰彼收閩廣而我往浙右非策之善譬之伐木務除其根當先向南會行省撤唆都與左丞塔出會兵甲子州遂度兵閩關八戰而至南劒殺其守臣張清宋師遂退冬十月收福州進攻興化拔之唆都怒其民反覆下令屠城澤屢諫不聽復前說曰世傑不虞我軍遽至方急攻泉州謀固其植我新得泉州民志未固旦暮且失守比我定興化整兵而南彼樹植將固矣莫若開其遺民使走泉南扇

動之世傑將膽落而走是我不戰而完泉州拔於吾兵之馳救也唆都喜開南門縱民去因得脫死者甚衆世傑得此民知興化已破乃解泉州圍去唆都至泉州部署列將裝大艦趣甲子門自將下漳州軍于潮陽引精騎與塔出會十二月入廣州十五年春正月還擊潮州守將馬發備禦甚固澤曰潮人所以城守不下者以外多壁壘爲之援應也第剪其外應彼必覆矣乃分兵攻其一大壘破之餘壘盡散走二旬而潮拔馬發死焉既而文天祥軍潰於江西廣王昺張世傑死于海中唆都還軍福建夏五月詔立行中

書省于福建以唆都行參知政事澤行省都事從朝京師命知興化軍賜金織衣賞其善謀也繼改興化軍爲路授澤行總管府事民歌舞迎候于道曰是吾民復生之父母也喜極而繼以泣郡新殘于兵白骨在野首下令掩埋之又衣食其流離之民有棄子于道者置慈幼曹籍而撫育之郡中惡年少喜爲不義以資衣食名卒伍與後得計功敍授官吏恐激變不敢詰澤悉追毀所授誅其尤無良者會暴始戢始陳瓚以郡應張世傑民多戰死者至是吏援例將籍其產澤語吏曰國家至仁誅止陳瓚從瓚者猶蒙宥民

奈何連坐亟爲令曰民不幸詿誤從陳瓚誅及鬪死無後者其田廬皆存並給其族姻有司無所與吏不能逆乃止當江南未定盜賊所在有之民自相什伍保衛鄉里及時平行省議籍爲兵上下洶洶澤白行省曰國兵非少今籍民以示少非所以安反側也且當籍者衆民或有他心議遂格澤又興學校召長老及諸生講肄經義行鄉飲酒禮旁郡聞而慕之興化故號多士士咸知嚮慕以澤與常袞方儀並肖像祠于學官至元二十一年調永州路判官湖廣平章政事要東木貪縱淫虐誅求無厭或妄言初歸附時州

縣長吏及吏胥富人比屋斂銀將輸之官銀已具而
事遂中止要束木即下令責民自實使者旁午隨地
置獄株連蔓引備極慘酷民以考掠瘐死者載道所
獲乃費要束木盡擁有之有使至永澤戒吏美供帳
豐酒食務順適其意使者感愧無所發其毒因間以
利害曉之一郡由是獲安是歲盜起寶慶武岡皆永
旁郡也行省遣澤討平之俘獲五百餘人簡出其註
誤者百有五十人上書言狀誅其首惡者三十一人
餘得減死二十六年丞相桑哥建議考校錢穀天下
騷動澤嘆曰民不堪命矣即自上計行省要束木怒

曰郡國錢糧無不增羨永州何為獨不然此直孫府
判倚其才辯沮我耳拘縶之非死不釋也明年桑哥
敗要束木伏誅澤始得釋二十九年湖廣平章政事
闊里吉思薦澤才堪將帥以行省員外郎從征海南
黎黎人平軍還上功授廣南西道宣慰副使秋七月
併左右兩道歸廣西宣慰司置元帥府澤為廣西兩
江道宣慰副使僉都元帥府事兩江荒遠瘴癘與百
夷接不知禮法澤作司規三十有二章以為教其
民至今遵守之又省廢置二十二所以紓民力歲饑
上言蠲其田租發永州賀州官粟三千五百石以賑

饑者既竣乃上其事時行省平章哈剌哈孫察其心
[illegible]愛民不以專擅罪之邕管徼外[illegible]寇澤循行
[illegible]徼得阮寨擬亦[illegible]遠邇募民佐徒[illegible]千六百餘
戶[illegible]雷留那扶十屯列營堡以[illegible]墾田築八
[illegible]以節蓄洩得稻田若干畝[illegible]千石為軍儲
[illegible]民賴之無[illegible]元帥府亦千戶利害[illegible]行省檄澤驗
治[illegible]至雷州盡發其奸贓[illegible]所[illegible]四百八十
二[illegible]牛數千以公銀器物稱是海北之民欣忭相慶
御[illegible]孫澤奉使知大體如[illegible]長孺為將討
[illegible]今[illegible]趙充國可屬大任詔擢為海北海南肅訪使

故例去田至秋乃入租後遂計月受之澤視事三月
民輸租計米五百石澤曰夫子有言事君者先其事
後其食吾涖政日淺而受祿四倍非情所安量食而
入餘悉委學官給諸生以勸業常曰士非儉無以養
廉非廉無以養德身一布袍數年妻子朴素無華人
皆言之澤不以為意也雷州地近海潮汐齧其東南
陂塘鹻農病焉而西北廣衍平袤宜為陂塘澤行視
[illegible]陰曰三溪徒注海而不以灌溉此史起所以薄西
門豹也乃教民浚故湖築大堤堨三溪瀦之為[illegible]閘
[illegible]六以制其[illegible]為渠二十有[illegible]以達

歸渠皆支別爲牌設守視者時其啓閉計得民田數
千頃頻每歲潟並爲膏土民歌之曰潟鹵爲田兮孫
父之教渠之決兮長我秔稻自今有年兮無旱無
傍至大元年改福建廉訪使澤宿有德於閩閩人安
之有芝五色産於憲司之澄清堂士民以爲澤之所
致以母年踰八十求歸養長沙歲餘母喪澤以哀毀
卒妻杜以夫死飲食不入口者十有二日不死乃復
食澤積官自承直郎至中大夫諡正憲子良弼仕至
中書右丞以功名終

趙炳

趙炳字彥明惠州灤陽人父弘有勇略國初爲征行
兵馬都元帥積階本國上將軍炳幼失怙恃鞠於從
兄歲儀往平州就食遇盜欲殺之兄解衣就縛炳年
十一泣請代兄盜驚異舍之而去甫弱冠以勲附之
子侍世祖於潛邸恪勤不怠遂蒙眷遇世祖次桓撫
閒以炳爲撫州長城邑規制爲之一新已未王師伐
宋未幾北方有警括兵斂財燕薊騷動王師北還炳
邀迓中途具以事聞追所括兵及横斂財物悉歸於
民世祖嘉其忠中統元年命判北京宣撫司事北京
從宗遠來夷雜處號稱難治時參知政事楊果爲

宣撫使聞炳至喜曰吾屬無憂矣三年括北京鷹坊
等戶丁爲兵蠲其賦令炳總之時李璮叛據濟南炳
請討之國兵圍城炳將千人獨當北面有所俘獲即
縱遣去曰脅從之徒不足治也濟南平入爲刑部侍郎
兼中書省斷事官時有携妓登龍舟者即按之以法
未幾其人死其子犯蹕訴寃詔讓之炳曰臣執法尊
君職當爲也帝怒命之出既而謂侍臣曰炳用法太
峻然非循情者改樞密院斷事官濟南妖民作亂賜
金虎符加昭勇大將軍濟南路總管炳至止罪首惡
餘黨解散歲凶發廩賑民而後以聞朝廷不之罪也
遷山東提刑按察使山東聞其來豪猾屏跡至元九
年命關中重地風俗强悍思得剛鯁舊臣以臨之
授炳京兆路總管兼府尹皇子安西王開府於秦詔
治宮室悉聽炳裁製王府吏卒横暴擾民者即建白
繩以法王命之曰後有犯者勿復啓請若自處之自
是豪猾斂戢秦民以安有旨以解州鹽賦給王府經
費歲久積逋二十餘萬緡有司追理僅獲三之一民
已不堪炳密啓王曰十年之逋責償一日其孰能堪
與其裒斂病民孰若惠澤加於民乎王善其言遽命
免徵會王北伐詔以京兆一年之賦充軍資炳復請

曰所徵逋課足供軍用可悉蠲之以蘇民力令下秦
民大悅十四年加鎮國上將軍安西王相王府冬居
京兆夏徙六盤山歲以爲常王既北伐六盤守者搆
亂炳自京兆率兵往捕前及再旬元惡梟首十五年
春六盤再亂復討平之王還自北嘉賞戰功多賜有
加是歲十一月王薨十六年秋被旨入見便殿帝勞
之曰卿去數載衰白若此關中事煩可知已詢及民
間利病炳悉陳之因言王薨之後運使郭琮郎中郭
叔雲竊弄威柄恣爲不法帝冊聽遠起曰關卿斯言
矣老者增健飲以上尊馬湩改中奉大夫安西王相
兼陝西五路西蜀四川課程屯田事餘職如故即令
乘傳偕勑使數人往按琮等至則琮假嗣王旨入炳
罪收炳妻孥囚之時嗣王之六盤徙炳等於平涼北
崆峒山囚閉益嚴炳子仁榮訴於上即詔近侍二人
馳驛而西脫炳且械琮黨偕來琮乃留使者醉以酒
先遣人毒炳於平涼獄中其夜星隕有聲如雷年五
十九寶以十七年三月也帝聞之撫髀嘆曰失我良臣
俄械琮等百餘人至帝親鞫問盡得其情既各伏辜
命仁榮手刃琮叔雲於東城籍其家以付仁榮仁榮
曰不共戴天之人所蓄之物皆取於民何忍受之帝
嘉之別賜鈔二萬二千五百緡爲治喪具國朝舊制
無賻臣下禮蓋殊恩也六月詔雪炳冤特贈中書左
丞謚忠愍子六人仁顯早亡次仁表仁榮仁旭仁[illegible]
仁執仁榮仕至中書平章政事餘俱登顯仕

列傳卷第五十

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臣宋濂　翰林待制承直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臣王禕等奉敕修

楊恭懿

楊恭懿字元甫奉元人力學強記日數千言雖從親逃亂未嘗廢業年十七西還家貧服勞為養暇則就學書無不讀尤深於易禮春秋後得朱熹集註四書歎曰人倫日用之常天道性命之妙皆萃此書矣父沒水漿不入口者五日居喪盡禮宣撫司行省以掌書記辟不就至元七年與許衡俱被召恭懿不至衡

拜中書左丞日於右相安童前稱譽恭懿之賢丞相以聞十年詔遣使召之以疾不起十一年太子下教中書俾如漢惠聘四皓者以聘恭懿丞相遣郎中張元智為書致命乃至京師既入見世祖遣國王和童勞其遠來繼又親詢其鄉里族氏師承子姓無不周悉十二年正月二日帝御香殿以大軍南征使久不至命筮之其言秘侍讀學士徒單公履請設取士科詔與恭懿議之恭懿言明詔有謂士不治經學孔孟之道日為賦詩空文斯言誠萬世治安之本今欲取士宜敕有司舉有行檢通經史之士使無投牒自售試以經義論策夫旣從事實學則士風還淳民俗趨厚國家得才矣奏入帝善之會北征恭懿遂歸田里十六年詔安西王相敦遣赴闕入見詔於太史院改曆十七年二月進奏曰臣等徧考自漢以來曆書四十餘家精思推算舊儀難用而新者未備故日行盈縮月行遲疾五行周天其詳皆未精察今權以新儀木表與舊儀所測相較得今歲冬至晷景及日躔所在與列舍分度之差大都北極之高下晝夜刻長短參以古制創立新法推算成辛巳曆雖或未精然比之前改曆者附會曆元更立日法全踵故習顧亦無

愧然必每歲測驗修改積三十年庶盡其法可使如三代日官世專其職測驗良久無改步之事矣又合朔議曰日行歷四時一周謂之一歲月踰一周復與日合謂之一月言一月之始日月相合故謂合朔自秦廢曆紀漢太初止用平朔法大小相間或有二大者故日食多在晦日或二日測驗時刻亦鮮中宋何承天測驗四十餘年進元嘉曆始以月行遲速定小餘以正朔望使食必在朔名定朔法有三大二小時以異舊法罷之梁虞𠠎造大同曆隋劉焯造皇極曆皆用定朔為時所阻唐傅仁均造戊寅曆定朔始得

行貞觀十九年四月頻大人皆異之竟改從平朔李淳風造麟德曆雖不用平朔遇四大則避人言以平朔間之又希合當世為進朔法使無元日之食至一行造大衍曆謂天事誠密四大二小何傷誠為確論然亦循常不改臣等更造新曆一依前賢定論推算皆改從實今十九年曆自八月後四月併大實日月合朔之數也詳見郭守敬傳是日方列跪未讀奏帝命許衡及恭懿起曰卿二老毋自勞也授集賢學士兼太史院事十八年辭歸二十年以太子賓客召二十二年以昭文館學士領太史院事名二十九年以

議中書省事召皆不行三十一年卒年七十

王恂

王恂字敬甫中山唐縣人父良金末為中山府掾時民遭亂後多以詿誤繫獄良前後所活數百人已而棄去吏業潛心伊洛之學及天文律曆無不精究年九十二卒恂性穎悟生三歲家人示以書帙輒識風丁二字母劉氏授以千字文再過目即成誦六歲就學十三學九數輒造其極歲己酉太保劉秉忠北上途經中山見而奇之及南還從秉忠學於磁之紫金山癸丑秉忠薦之世祖召見于六盤山命輔導裕宗為太子伴讀中統二年擢太子贊善時年二十八三年裕宗封燕王守中書令兼判樞密院事敕兩府大臣凡有咨稟必令王恂與聞初中書左丞許衡集唐虞以來嘉言善政為書以進世祖嘗令恂講解且命太子受業焉又詔恂於太子起居飲食慎為調護非所宜接之人勿令得侍左右恂言太子天下本付託至重當延名德與之居處況兼領中書樞密之政詔條所當備覽庶務亦當屢省官吏以罪免者毋使更進宦官害人政用之際尤不可非其人民至愚而神變亂之餘吾不之疑則反覆化為忠厚帝深然之恂

早以算術名裕宗嘗問焉恂曰算數六藝之一定國家安人民乃大事也每侍左右必發明三綱五常為學之道及歷代治忽興亡之所以然又以遼金之事近接耳目者區別其善惡論著其得失上之裕宗問以心之所守恂曰許衡嘗言人心如印板惟板本不差則雖摹千萬紙皆不差本既差則摹之於紙無不差者裕宗深然之詔擇勳戚子弟使學於恂師道卓然及恂從裕宗撫軍稱海乃以諸生屬之許衡及衡告老而去復命恂領國子祭酒國學之制實始於此帝以國朝承用金大明曆歲久浸疏欲釐正之知恂

精於算術遂以命之恂薦許衡能明曆之理詔驛召赴闕命領改曆事官屬悉聽恂辟置恂與衡及楊恭懿郭守敬等徧考曆書四十餘家晝夜測驗創立新法參以古制推算極爲精密詳有守敬傳十六年授嘉議大夫太史令十七年曆成賜名授時曆以其年冬頒行天下十八年居父喪哀毀日飲勺水帝遣內侍慰諭之未幾卒年四十七初恂病裕宗屢遣醫診治及葬賻鈔二千貫後帝思定曆之功以鈔五千貫賜其家延祐二年贈推忠守正功臣光祿大夫司徒上柱國定國公謚文肅子寬貞並從許衡游得星曆

之傳於家學裕宗嘗召見語之曰汝父起於書生貧無貲蓄今賜汝鈔五千貫用盡可復以聞恩恤之厚如此寬由保章正歷兵部郎中知蠡州貞由保章副累遷秘書監

郭守敬

郭守敬字若思順德邢臺人生有異操不爲嬉戲事大父榮通五經精於算數水利時劉秉忠張文謙張易王恂同學於州西紫金山榮使守敬從秉忠學中統三年文謙薦守敬習水利巧思絕人世祖召見面陳水利六事其一中都舊漕河東至通州引玉泉水以通舟歲可省僦車錢六萬緡通州以南於蘭榆河口徑直開引由蒙村跳梁務至楊村還河以避浮雞淀盤淺風浪遠轉之患其二順德達泉引入城中分爲三渠灌城東地其三順德澧河東至古任城失其故道没民田千三百餘頃此水開修成河其田即可耕種自小王村經滹沱合入御河通行舟筏其四磁州東北滏漳二水合流處引水由滏陽邯鄲洺州永年下經雞澤合入澧河可灌田三千餘頃其五懷孟沁河雖澆灌猶有漏堰餘水東與丹河餘水相合引東流至武陟縣北合入御河可灌田二千餘頃其六

黃河自孟州西開引少分一渠經由新舊孟州中間順河古岸下至溫縣南復入大河其間亦可灌田二千餘頃每奏一事世祖歎曰任事者如此人不爲素餐矣授提舉諸路河渠四年加授銀符副河渠使至元元年從張文謙行省西夏先是古渠在中興者一名唐來其長四百里一名漢延長二百五十里它州正渠十皆長二百里支渠大小六十八灌田九萬餘頃兵亂以來廢壞淤淺守敬更立牐堰皆復其舊二年授都水少監守敬言舟自中興沿河四晝夜至東勝可通漕運及見查泊兀郎海古渠甚多宜加修理

又言金時自燕京之西麻峪村分引盧溝一支東流
穿西山而出是謂金口其水自金口以東燕京以北
灌田若干頃其利不可勝計兵興以來典守者懼有
所失因以大石塞之今若按視故跡使水得通流上
可以致西山之利下可以廣京畿之漕又言當於金
口西預開減水口西南還大河令其深廣以防漲水
突入之患帝善之十二年丞相伯顏南征議立水站
命守敬行視河北山東可通舟者為圖奏之初秉忠
以大明曆自遼金承用二百餘年浸以後天議欲修
正而卒十三年江左既平帝思用其言遂以守敬與

王恂率南北日官分掌測驗推步於下而命文謙與
樞密張易為之主領裁奏於上左丞許衡參預其事
守敬首言曆之本在於測驗而測驗之器莫先儀表
今司天渾儀宋皇祐中汴京所造不與此處天度相
符比量南北二極約差四度表石年深亦復欹側守
敬乃盡考其失而移置之既又別圖高爽地以木為
重棚創作簡儀高表用相比覆又以為天樞附極而
動昔人嘗展管望之未得其的作候極儀極辰既位
天體斯正作渾天象象雖形似莫適所用作玲瓏儀
以表之矩方測天之正圜莫若以圜求圜作仰儀古

有經緯結而不動守敬易之作立運儀日有中道月
有九行守敬一之作證理儀表高景虛罔象非真作
景符月雖有明察景則難作闚几曆法之驗在於交
會作日月食儀天有赤道輪以當之兩極低昂標以
指之作星晷定時儀又作正方案丸表懸正儀座正
儀為四方行測者所用又作仰規覆矩圖異方渾蓋
圖日出入永短圖與上諸儀互相參考十六年改局
為太史院以恂為太史令守敬為同知太史院事給
印章立官府及奏進儀表式守敬當帝前指陳理致
至於日晏帝不為倦守敬因奏唐一行開元間令南

宮說天下測景書中見者凡十三處今疆宇比唐尤
大若不遠方測驗日月交食分數時刻不同晝夜長
短不同日月星辰去天高下不同即日測驗人少可
先南北立表取直測景帝可其奏遂設監候官一十
四員分道而出東至高麗西極滇池南踰朱崖北盡
鐵勒四海測驗凡二十七所十七年新曆告成守敬
與諸臣同上奏曰臣等竊聞帝王之事莫重於曆自
黃帝迎日推策帝堯以閏月定四時成歲舜在璿璣
玉衡以齊七政爰及三代曆無定法周秦之閏閏餘
乖次西漢造三統曆百二十年而後是非始定東漢

造四分曆七十餘年而儀式方備又百二十一年劉洪造乾象曆始悟月行有遲速又百八十年姜岌造三紀甲子曆始悟以月食衝檢日宿度所在又五十七年何承天造元嘉曆始悟以朔望及弦皆定大小餘又六十五年祖沖之造大明曆始悟太陽有歲差之數極星去不動處一度餘又五十二年張子信始悟日月交道有表裏五星有遲疾留逆又三十三年劉焯造皇極曆始悟日行有盈縮又三十五年傅仁均造戊寅元曆頗采舊儀始用定朔又四十六年李淳風造麟德曆以古曆章蔀元首分度不齊始為總

法用進朔以避晦晨月見又六十三年一行造大衍曆始以朔有四大三小定九服交食之異又九十四年徐昂造宣明曆始悟日食有氣刻時三差又百三十六年姚舜輔造紀元曆始悟食甚泛餘差數以上計千一百八十二年曆經七十改其創法者十有三家自是又百七十四年聖朝專命臣等改治新曆臣等用創造簡儀高表憑其測實數所考正者凡七事一曰冬至自丙子年立冬後依每日測到晷景逐日取對冬至前後日差同者為準得丁丑年冬至在戊戌日夜半後八刻半又定丁丑夏至在庚子日夜半

後七十刻又定戊寅冬至在癸卯日夜半後三十三刻己卯冬至在戊申日夜半後五十七刻庚辰冬至在癸丑日夜半後八十一刻各減大明曆十八刻遠近相符前後應準二曰歲餘自大明曆以來凡測景驗氣得冬至時刻真數者有六用以相距各得其時合用歲餘今考驗四年相符不差仍自宋大明壬寅年距至今日八百一十年每歲合得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刻二十五分其二十五分為今曆歲餘合用之數三曰日躔用至元丁丑四月癸酉望月食既推求日躔得冬至日躔赤道箕宿十度黃道箕九度有

奇仍憑每日測到太陽躔度或憑星測月或憑月測日或徑憑星度測日立術推算起自丁丑正月至己卯十二月凡三年共得一百三十四事皆躔於箕與日食相符四曰月離自丁丑以來至今憑每日測到逐時太陰行度推算變從黃道求入轉極遲疾并平行處前後凡十三轉計五十一事內除去不真的外有二十事得大明曆入轉後天又因考驗交食加大明曆三十刻與天道合五曰入交自丁丑五月以來憑每日測到太陰去極度數比擬黃道去極度得月道交於黃道共得八事仍依日食法度推求皆有食

分得入交時刻與大明曆所差不多六曰二十八宿距度自漢太初曆以來距度不同互有損益大明曆則於度下餘分附以太半少皆私意牽就未嘗實測其數今新儀皆細刻周天度分每度爲三十六分以距線代管窺宿度餘分並依實測不以私意牽就七曰日出入晝夜刻大明曆日出入晝夜刻皆據汴京爲準其刻數與大都不同今更以本方北極出地高下黃道出入內外度立術推求每日日出入晝夜刻得夏至極長日出寅正二刻日入戌初二刻晝六十二刻夜三十八刻冬至極短日出辰初二刻日入申

正二刻晝三十八刻夜六十二刻永爲定式所創法凡五事一曰太陽盈縮用四正定氣立爲升降限依立招差求得每日行分初末極差積度比古爲密二曰月行遲疾古曆皆用二十八限今以萬分日之八百二十分爲一限凡析爲三百三十六限依垜疊招差求得轉分進退其遲疾度數逐時不同蓋前所未有三曰黃赤道差舊法以一百一度相減相乘今依算術句股弧矢方圓斜直所容求到度率積差差率與天道實脗合四曰黃赤道內外度據累年實測內外極度二十三度九十分以圓容方直矢接句股爲

法求每日去極與所測相符五曰白道交周舊法黃道變推白道以斜求斜今用立渾比量得月與赤道正交距春秋二正黃赤道正交一十四度六十六分擬以爲法推逐月每交二十八宿度分於理爲盡十九年恂卒時曆雖頒然其推步之式與夫立成之數尚皆未有定藁守敬於是比次篇類整齊分抄裁爲推步七卷立成二卷曆議擬藁三卷轉神選擇二卷上中下三曆注式十二卷二十三年繼爲太史令遂上表奏進又有時候箋注二卷修改源流一卷其測驗書有儀象法式二卷二至晷景考二十卷五星細

行考五十卷古今交食考一卷新測二十八舍雜坐諸星入宿去極一卷新測無名諸星一卷月離考一卷並藏之官二十八年有言灤河自永平挽舟踰山而上可至開平有言盧溝自麻峪可至尋麻林朝廷遣守敬相視灤河既不可行盧溝舟亦不通守敬因陳水利十有一事其一大都運糧河不用一畝泉舊原別引北山白浮泉水西折而南經甕山泊自西水門入城環匯於積水潭復東折而南出南水門合入舊運糧河每十里置一牐比至通州凡爲牐七距牐里許上重置斗門互爲提閼以過舟止水帝覽奏喜

曰當速行之於是復置都水監俾守敬領之帝命丞相以下皆親操畚鍤倡工待守敬指授而後行事先是通州至大都陸運官糧歲若干萬石方秋霖雨驢畜死者不可勝計至是皆罷之三十年帝還自上都過積水潭見舳艫蔽水大悅名曰通惠河賜守敬鈔萬二千五百貫仍以舊職兼提調通惠河漕運事守敬又言於澄清牐稍東引水與北壩河接且立牐麗正門西令舟楫得環城往來志不就而罷三十一年拜昭文館大學士知太史院事大德二年召守敬至上都議開鐵幡竿渠守敬奏山水頻年暴下非大爲

渠堰廣五七十步不可執政吝於工費以其言爲過縮其廣三之一明年大雨山水注下渠不能容漂沒人畜廬帳幾犯行殿成宗謂宰臣曰郭太史神人也惜其言不用耳七年詔內外官年及七十並聽致仕獨守敬不許其請自是翰林太史司天官不致仕定著爲令延祐三年卒年八十六

楊桓

楊桓字武子兗州人幼警悟讀論語至宰予晝寢慨然有立志由是終身非疾病未嘗晝寢弱冠爲郡諸生一時名公咸稱譽之中統四年補濟州教授後

由濟寧路教授召爲太史院校書郎奉敕撰儀表銘曆日序文辭典雅賜楮幣千五百緡辭不受遷祕書監丞至元三十一年拜監察御史有得玉璽於木華黎曾孫碩德家者桓辨識其文曰受天之命既壽永昌乃頓首言曰此歷代傳國璽也亡之久矣今宮車晏駕皇太孫龍飛而璽復出天其彰瑞應於今日乎即爲文述璽始末奉上于徽仁裕聖皇后成宗即位桓疏上時務二十一事一曰郊祀天地二曰親享太廟備四時之祭三曰先定首相四曰朝見羣臣訪問時政得失五曰詔儒臣以時侍講六曰設太學及府

州儒學教養生徒七曰行誥命以褒善敘勞八曰異章服以別貴賤九曰正禮儀以肅宮庭十曰定官制以省內外冗員十一曰講究錢穀以裕國用十二曰訪求曉習音律者以協太常雅樂十三曰國子監不可隸集賢院宜正其名十四曰試補六部寺監及府州司縣吏十五曰增內外官吏俸祿十六曰禁父子骨肉奴婢相告訐者十七曰定婚娶聘財十八曰罷行用官錢營什一之利十九曰復笞杖以別輕重之罪二十曰郡縣吏自中統前仕官者宜加優異二十一曰爲治之道宜各從本俗疏奏帝嘉納之未幾陞

秘書少監預修大一統志秩滿歸兗州以其業悉讓弟楷鄉里稱焉大德三年以國子司業召未赴卒年六十六桓爲人寬厚事親篤孝博覽羣籍尤精篆籀之學著六書統六書泝源書學正韻大抵推明許慎之說而意加深皆行于世

楊果

楊果字正卿祁州蒲陰人幼失怙恃自宋還亳復徙居許昌以章句授徒爲業流寓轗軻十餘年金正大甲申登進士第會參政李蹊行大司農於許果以詩送之蹊大稱賞歸言於朝用爲偃師令到官以廉幹稱改蒲城改陝皆劇縣也果有應變材能治煩劇諸縣以果治效爲最金亡歲己丑楊奐徵河南課稅起果爲經歷未幾史天澤經略河南果爲參議時兵革之餘法度草創果隨宜贊畫民賴以安世祖中統元年設十道宣撫使命果爲北京宣撫使明年拜參知政事及例罷猶詔與左丞姚樞等日赴省議事至元六年出爲懷孟路總管大修學廟以前嘗爲中書執政官移文中部皆不署名以老致政卒于家年七十五謚文獻果性聰敏美風姿工文章尤長於樂府外若沉默內懷智用善諧謔聞者絕倒微時避亂河南

娶蘇林中女後登科歷顯仕竟與偕老不易其初人以是稱之有西菴集行於世

王構

王構字肯堂東平人父公淵遭金末之亂其兄三人挈家南奔公淵獨誓死守墳墓伏草莽中諸兄呼之不出號慟而去卒得存其家而三兄不知所終構少穎悟風度凝厚學問該博文章典雅弱冠以詞賦中選爲東平行臺掌書記參政賈居貞一見器重俾其子受學焉至元十一年授翰林國史院編脩官時遣丞相伯顏伐宋先下詔讓之命構屬草以進世祖大悅宋亡構與李槃同被旨至杭取三館圖籍太常天章禮器儀仗歸于京師凡所薦拔皆時之名士十三年秋還入翰林以應奉翰林文字陞修撰丞相和禮霍孫由翰林學士承旨拜司徒辟構爲司直時丞相阿合馬爲盜擊死世祖亦悟其姦復相和禮霍孫更張庶務構之謀畫居多歷吏部禮部郎中審囚河南多所平反改太常少卿定親享太廟儀注擢淮東提刑按察副使召見便殿親授制書賜上尊酒以遣之尋以治書侍御史召屬桑哥爲相俾與平章卜忽木檢覈燕南錢穀而督其逋負以十一月晦行期歲終復

命明年春還所歷州縣□□□及邊郡禍且不測如同卜忽木
口設有罪構請以身任之不以累公也會參平□□
免有旨出銓選江西入翰林為侍講學士世祖崩
撰諡冊成宗立由侍講為學士纂修實錄書成參議
中書省事時南士有陳利便請搜括田賦者執政欲
從之構與平章何榮祖共言其不可辨之甚力得不
行以疾歸東平久之起為濟南路總管諸王從者怙
勢行州縣民莫敢忤視構開諭朝從之北境學田為
於地所侵者理而歸之官貸民粟歲飢而責償者已
構請輸以明年武宗即位以纂修國史趣召赴闕拜

翰林學士承旨未幾以疾卒年六十三構歷事三朝
練習臺閣典故凡祖宗諡冊冊文皆所撰定朝廷每
有大議必咨訪焉喜薦引寒士前後省臺翰苑所辟
無慮數十人後居清要皆有名于時子士熙仕至中
書參政卒官南臺御史中丞士點淮西廉訪司僉事
皆能以文學世其家

魏初

魏初字大初弘州順聖人從祖璠金貞祐三年進士
補尚書省令史金宣宗求直言璠首論將相非人及
不當立德陵事疏奏不報後復上言國勢危迫四方

未聞有勤王之舉隴右地險食足其帥完顏胡斜虎
亦可委仗宜遣人往論大計大臣不悅而止閱數月
胡斜虎兵來援已無及金主悔焉金將武仙軍次五
朵山不進求使仙者或薦璠即授朝列大夫翰林修
撰給騎四人以從至則仙已遁去部曲亦多散亡璠
撫循招集得數千人推其中材勇者為帥長仍制符
印予之以檄諭自致金主謂其處置得宜繼聞仙率
餘衆保留山璠復趣仙所宜以明之或譖於仙謂璠欲
奪其軍仙怒命士援刃若欲殺璠然且引一吏與璠
辨璠不為動大言曰王人銜命于諸侯之上將軍

縱不加禮奈何聽讒邪之言欲以小吏笞封疆上將
軍跳山谷而左右無異心者以天子大臣故也苟不
知尊天子安知尊麾下任如將軍者不然吾有死無辱
命仙不能屈璠後以使進兵不應詔還金主已遷歸
德後還忻州金亡璠無所歸乃北還鄉里庚戌歲世
祖居潛邸聞璠名徵至和林訪以當世之務璠條陳
便宜三十餘事舉名士六十餘人以對世祖嘉納後
多采用焉以疾卒于和林年七十賜諡靖肅初其從
孫也璠無子以初為後初好讀書尤長於春秋為文
簡而有法比冠有聲中統元年始立中書省辟為掾

史兼掌書記未幾以祖母老辭歸隱居教授會詔左
丞許衡學士竇默及京師諸儒各陳經史所載前代
帝王嘉言善政選進讀之士有司以初應詔帝雅重
其名方之古直諭知初爲璠子數獎乂之即授國史
院編修官尋拜監察御史首言法者持天下之具御
史臺則守法之司也方今法有未定百司無所持循
宜參酌考定頒行天下帝宴群臣於上都行宮有不
能釂大卮者免其冠服初上疏曰臣聞君猶天也臣
猶地也尊卑之禮不可不肅方今內有太常有史官
有起居注以議典禮記言動外有高麗安南使者入

元史列傳卷五十一　十九

貢以觀中國之儀昨聞錫宴大臣威儀弗謹非所以
尊朝廷正上下也疏入帝欣納之仍諭侍臣自今毋
復爲此舉時襄樊未下將括民爲兵或請自大興始
初言京師天下之本要在殷盛建邦之初詎宜擾動
遂免括大興兵初又言舊制常參官諸州刺史上任
三日舉一人自代況風紀之職與常員異請自今監
察御史按察司官在任一歲各舉一人自代所舉不
當有罰不惟砥礪風節亦可爲國得人遂舉勸農副
使劉宣自代出僉陝西四川按察司事歷陝西河東
按察副使入爲治書侍御史又以侍御史行御史臺

事尋擢揚州擢江西按察使尋徵拜侍御史行臺移建
康出爲中丞卒年六十一子必復集賢侍講學士
焦養直
焦養直字無咎東昌堂邑人夙以才器稱至元十八
年世祖以符寶郎爲典瑞監思得一儒者居之近臣
有以養直薦者帝即命召見數對稱旨以真定路儒
學教授超拜典瑞少監二十四年從征乃顏二十八
年賜宅一區入侍帷幄陳說古先帝王政治帝聽之
忘倦嘗語及漢高帝起自側微誦所舊聞養直從
容論辨帝即開納由是不薄高帝大德元年成宗幸

元史列傳卷五十一　二十

柳林命養直進講資治通鑑因陳規諫之言詔賜酒
及鈔萬七千五百貫二年賜金帶象笏三年遷集賢
侍講學士賜通犀帶七年詔傅太子於宮中歲沃識
至帝聞之大悅八年代祀南海九年進集賢學士十
一年陞太子諭德至大元年授集賢大學士謀議大
政尋以病告老歸而卒贈資德大夫河南等處行中
書省右丞諡文靖子德方以蔭爲興國路總管府判
官
孟攀鱗
孟攀鱗字駕之雲內人曾祖彥甫以明法爲西北路

招討司知事有疑獄當死者百餘人攀鱗辯不從後
三日得實皆釋之祖鶴父澤民皆金進士攀鱗幼日
誦萬言能綴文時號奇童金正大七年擢進士第仕
至朝散大夫招討使歲壬辰汴京下北歸居平陽丙
午為陝西帥府詳議官遂家長安世祖中統三年授
翰林待制同修國史至元初召見條陳七十事大抵
勸上以郊祀天地祠太廟制禮樂建學校行科舉擢
守令以字民儲米粟以贍軍省無名之賦罷不急之
役百司庶府統於六部紀綱制度悉由中書是為長
久之計世祖悉嘉納之咨問諄諄後論王百一許仲
平優劣對曰百一文華之士可置翰苑仲平明經傳
道可為後學矜式帝深然之又嘗召問宗廟郊祀儀
制攀鱗悉據經典以對時帝將親祀詔命攀鱗會太
常議定禮儀攀鱗[illegible]郊祀及宗廟圖以進帝皆親
覽焉後以病請西歸帝令就議陝西五路四川行中
書省事四年卒年六十四延祐三年贈翰林學士承
旨資德大夫上護軍平原郡公諡文定

尚野

尚野字文蔚其先保定人徙滿城野幼穎異祖母劉
厚資之使就學至元十八年以處士徵為國史院編

修官二十年兼興文署丞出為汝州判官廉介有為
憲司屢薦之二十八年遷南陽縣尹初至官獄訟充
斥野裁決無留滯句遂無事改懷孟河渠副使會
遣使問民疾苦野建言永利有成法宜隸有司不宜
復置河渠官事聞于朝河渠官遂罷大德六年遷國
子助教諸生入宿衛者歲從幸上都丞相哈剌哈孫
始命野分學於上都以教諸生仍鑄印給之上都分
學自野始俄陞國子博士誨人先經學而後文藝每
謂諸生曰學未有得徒事華藻若持錢買木所取有
限能自檢者及泉而汲之不可勝用矣時學舍未備
野密請御史臺乞出帑藏所積大建學舍以廣教育
仁宗在東宮野為太子文學多所裨益時從容
燕論德藩野入見帝為加禮至大元年除國子司業
近臣奏分國學西序為大都路學帝已可其奏野言
國學府學混居不合禮制事遂寢四年拜翰林直學
士知制誥同修國史詔野赴吏部議用廕補官野言
所優假或病其太寬野曰今初設此法異將來者
讀書知禮義耳非以貴效日前也眾乃服皇慶元年
陞翰林侍講學士延祐元年改集賢侍讀學士兼國
子祭酒二年以疾歸滿城四方來學者益眾六年

卒于家年七十六贈通奉大夫太常禮儀院使護軍
追封上黨郡公謚文懿野仕開敏志趣正大事繼母
以孝聞文辭典雅一本於理子師易蘄州路總管府
判官師簡中奉大夫奎章閣侍書學士同知經筵事

李之紹

李之紹字伯宗東平平陰人自幼穎悟聰敏從東平
李謙學家貧教授鄉里學者咸集至元三十一年纂
修世祖實錄徵名儒充史職以爲紹李謙薦授將仕
佐郎翰林國史院編修官直學士姚燧欲試其才凡
翰林應酬之文積十餘事併以付之之紹援筆立成

併以藁進燧驚喜曰可謂名下無虛士也大德二年
聞祖母疾辭歸復除編修官陞將仕郎六年陞應奉
翰林文字七年遷太常博士九年丁母憂累起復終
不能奪至大三年仍授太常博士階承事郎四年陞
承直郎翰林待制皇慶元年遷國子司業延祐三年
陞奉政大夫國子祭酒夙夜孳孳惟以教育人材爲
心四年十二月陞朝列大夫同僉太常禮儀院事六
年改翰林直學士復以疾還七年召爲翰林直學士
至治二年陞翰林侍講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三年
告老而歸泰定三年八月卒年七十三子畠蔭父職

尚知諸暨州事之紹平日自以其性遇事優游少斷
故號果齋以自勵有文集藏于家

列傳卷第五十一

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臣宋濂翰林待制承直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臣王褘等奉

勅修

張禧

張禧東安州人父仁義金末從家益都及太宗下山東仁義乃走信安時燕薊已下獨信安猶爲金守其主將知仁義勇而有謀用之左右國兵圍信安仁義率敢死士三百開門出戰圍解以功署軍馬總管守信安踰十年度不能支乃與主將舉城內附率其部曲從宗王合丹平定河南授管軍元帥後攻歸德飛矢入口折其二齒鏃出項後卒賜爵縣侯禧年十六從大將阿术魯南攻徐州歸德復從元帥察罕攻壽春安豐廬滁黃泗諸州皆有功禧素嗜直爲主將所忌誣以他罪欲寘之法時王鶚侍世祖於潛邸禧客往依之鶚請左丞闊闊薦禧與其子弘綱俱入見歲己未從世祖南伐濟江與宋兵始接戰即擒其一將進攻鄂州諸軍穴城以入宋樹柵爲夾城於內入戰者輒不利乃命以厚賞募敢死士禧與子弘綱俱應募由城東南入戰將至城下帝憫其父子俱入險地遣阿里海牙諭禧父子止一人進戰禧所執槍中弩

矢而折取弘綱槍以入破城東南角有逗留不進者十餘人立城下弘綱復奪其槍入轉戰良久禧身中十八矢一矢鏃貫腹悶絕復甦曰得血竭飲之血出可生世祖亟命取血竭遣人往療之禧既愈復從大將納剌忽與宋兵戰于金口李家洲皆捷世祖即位賜金符授新軍千戶三年從征李璮時宋乘璮叛遣夏貴等攻蘄縣宿州等城禧移兵攻之貴走盡復諸城至元元年陞唐鄧等州盧氏保甲丁壯軍總管宋將侵均州總管李玉山敗走帝命禧代之三年與宋將呂文煥戰于高頭赤山乘勝復均州四年改水軍總管益其軍二千五百令習水戰五年從攻襄樊六年七月夏貴率兵援襄陽禧從元帥阿术戰却之八年江水暴溢宋遣范文虎以戰艦千餘艘來援元帥阿术命禧率輕舟夜銜枚入其陣中插葦以識水之深淺及還阿术即命禧率四翼水軍進戰宋兵潰追至淩水奪戰艦七十餘艘九年攻樊城焚其串樓敗宋將張貴于鹿門山十年行省集諸將問破襄陽之策禧言襄樊夾漢江而城敵人橫鐵鎖置木樁于水中今斷鎖毀樁以絕其援則樊城必下樊城下則襄陽可圖矣行省用其計乃破樊城而襄陽繼降帝遣使

錄諸將功授宣武將軍水軍萬戶佩金虎符丞相伯
顔因命禧爲水軍先鋒十二年敗宋將孫虎臣于丁
家洲尋移屯蕉池以斷宋救兵九月從阿术敗宋都
統姜才戰有功加信武將軍十三年從下溫台福建
十四年加懷遠大將軍江陰路達魯花赤水軍萬戶
十六年入朝進昭勇大將軍招討使十七年加鎮國
上將軍都元帥時朝廷議征日本禧請行即日拜行
中書省平章政事與右丞范文虎左丞李庭同率舟
師泛海東征至日本禧即捨舟築壘平湖島約束戰
艦各相去五十步止泊以避風濤觸擊八月颶風大

作文虎庭戰艦悉壞禧所部獨完文虎等議還禧曰
士卒溺死者半其脫死者皆壯士也曷若乘其無回
顧心因糧於敵以進戰文虎等不從曰還朝問罪我
輩當之公不與也禧乃分船與之時平湖島屯兵四
千乏舟禧曰我安忍棄之遂悉棄舟中所有馬七十
疋以濟其還至京師文虎等皆獲罪禧獨免子弘綱
弘綱字憲臣年十八父禧爲主將所誣繫獄將殺之
弘綱亦入獄中獄卒伺擊之弘綱佯狂詬笑守者易
之既寢遂與其父逸去後從其父攻城徇地屢有功
自昭信校尉管軍總把佩銀符換金符爲千戶陞總

管廣威將軍招討副使加定遠大將軍招討使襲鎮
江陰盜起安吉弘綱率兵往捕未踰旬擒之從參政
高興破建德溪寨諸賊後賜三珠虎符授昭勇大將
軍河南諸翼征行萬戶從右丞劉深征八百媳婦國
師次八番與叛蠻宋隆濟等力戰而沒贈宣忠秉義
功臣資善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左丞上護軍追
封齊郡公諡武宣子漢富襲職讓其弟鼎漢後爲監
察御史累官至集賢直學士鼎襲江陰水軍萬戶

賈文備

賈文備字仲武祁州蒲陰人父輔仕金爲祁州刺史

武仙俾輔膺署安今所親國之輔以衆歸太祖詔隸
張柔以兵攻蠡州慶都安平束鹿諸縣皆下之柔開
帥府於蒲城命輔行元帥府事於祁州從定山東還
左副元帥柔將兵在外輔常居守累功改行軍千戶
賜金符尋領順天河南等路軍民萬戶卒文備襲父
千戶職張柔命屯三汊口備宋兵宋以雲梯二十餘
來攻文備率兵鏖戰却之憲宗賜弓矢銀盂歲乙卯
復令襲父左副元帥職兼領順天路中統三年作開
元府路女真水達達等處宣撫使佩金虎符三年遷
開元東京懿州等處宣慰使四年改授萬戶領張柔

所部軍屯亳州宋兵時抄掠淮甸文備以戰却之至元二年加昭勇大將軍真定路總管兼府尹六年調輝路總管七年授西蜀成都等路統軍以疾不赴八年授宿州萬戶尋改河南等路統軍副使兼水陸漕運宋兵時掠糧餉文備敗之併奪其船詔罷統軍文備入覲賜弓矢金鞍錦衣白金十一年復授萬戶漢軍都元帥領劉整軍駐亳州宋將夏貴知亳無備引兵來襲文備出奇邀擊大破之帝賜金鞍金織文段白金丞相伯顏伐宋文備領左翼諸軍以從抵郢州宋築二城夾江布戰艦千艘于江中陳兵兩岸軍不得進文備泛舟由唐河徑出大江攻武磯堡乃從阿朮先渡江大軍繼之遂下鄂漢以功賜白金加昭毅大將軍守鄂州十二年從平章政事阿里海牙趣湖南至潭州城下文備身先鋒鏑砲傷右手流矢中左臂攻戰愈急宋臣李芾死之轉運判官鍾蜚英等以城降十三年加昭武大將軍守潭州十四年衡永郴等郡寇發文備悉討平之十五年進鎮國上將軍湖南道宣慰使徇瓊崖等州及廣東瀕海諸城追宋衛王昺十六年召還拜淮東宣慰使加金吾上將軍鎮慶元十八年復授都元帥二十年改江

東宣慰使討建寧盜黃華二十二年拜荆湖占城行中書省參知政事二十三年改湖廣行省參知政事二十四年致仕後十七年以疾卒延祐四年贈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左丞追封武威郡公諡莊武

解誠

解誠易州定興人善水戰從伐宋敗方畧奪戰船千計以功授金符水軍萬戶兼都水監從征湖之戰獲戰艦三百艘宋以舟師來援誠據舟厲聲呼之援兵不敢動急移舟抵岸乘勢追殺之奪其軍餉三百餘艘既又從攻安豐壽泗亳諸州俱有功又從下雲南大理國以功賜金虎符從攻鄂奪其艦千餘艘殺溺宋軍甚衆世祖嘉其功嘗降制獎之至元三十年卒贈推忠宣力功臣龍虎衛上將軍知樞密院事上護軍追封易國公諡武定子汝楫襲從討李璮平宋累官以功陞至推忠效節功臣資善大夫中書右丞上護軍追封易國公諡忠毅子帶從征廣西下靜江府改毅水軍招討使後爲萬戶從征交趾有功陞廣東道宣慰使卒贈資德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左丞上護軍追封易郡公諡武宣子世英由監察御史歷山南江北道僉事

管如德黃州黃陂縣人父景模爲宋將以蘄州降授淮西宣撫使如德爲江州都統制至元十二年亦以城降先是如德嘗被俘虜思其父與同輩七人間道南馳爲邏者所獲械送于郡如德伺邏者怠即引械擊死數十人各破械脫走間關萬里達父所景模喜曰此真吾兒也至是入覲世祖笑曰是孝於父者必忠於我矣一日授以強弓二如德以左手兼握右手悉引滿之帝曰得無傷汝臂乎後毋復然嘗從獵遇大溝馬不可越如德即解衣浮渡帝壯之由是稱爲拔都賞賚優渥帝問我何以得天下宋何以亡如德對曰陛下以福德勝之襄樊宋咽喉也咽喉被塞不亡何待帝曰善帝又命習國書曰習成當爲朕言之一日帝語如德曰朕治天下重惜人命凡有罪者必令面對再四果實也而後罪之非如宋權姦擅權書片紙數字即殺人也汝但一心奉職毋懼忌嫉之口授湖北招討使總管本部軍馬佩金虎符是年六月丞相阿朮南攻宋如德以兵爲前鋒至楊州楊子橋與宋戰晝夜不息如德先登陷陣擒其帥張都統等宋軍逆潰七月進軍焦山江上復大戰奪宋帥夏都

統船印衣甲及鈔幣等物悉送阿朮所事聞帝命賞之軍分鎮江如德招安諸郡守將皆望風降附不相伯顏取臨安復選能招諸郡者衆推如德如德銜命徇紹興諸郡皆下初世祖以寶刀賜如德及與敵戰刀刃盡缺宋平入覲如德以刀上呈曰陛下向所賜刀從軍以來刀缺如是矣帝嘉其朴十二年遷浙西宣慰使上時政五條一曰立額薄征二曰息兵懷遠三曰立法用人四曰省役恤民五曰設官制祿時法制未備仕多冗員又方用兵日本倭國而軍民之官廩祿未有定制故如德言及之權臣抑不得上二年丞相阿塔海命馳驛奏出征事入見世祖問曰江南之民得無有二心乎如德對曰往歲旱澇相仍民不聊生今累歲豐稔民沐聖恩多矣敢有貳志使果有貳志臣焉敢飾辭以欺陛下乎帝善其言且諭之曰阿塔海有未及者卿善輔導之有當奏聞者卿勿憚勞宜馳驛足之馬來告於朕二十四年遷江西行省參知政事破豪猾去姦吏居民大悅是時贛汀二州盜起如德指揮諸將討平之其脅從者多所全宥二十六年遷江西行尚書省左丞時鍾明亮以循州叛殺掠州縣千里紅璉帝命如德統四省兵討之盡

將欲直擣其巢穴如德曰嘻今田野之氓疲於轉輸介胄之士病於暴露重困斯民而自爲功吾不爲也於是遣使諭以禍福賊感如德誠信即擁十餘騎詣贛州石城縣降平章政事奧魯赤怒其跋扈不臣欲以事殺明亮如德聞之曰皇元仁厚未嘗殺降明亮叛人何足惜所重者信不可失耳年四十有四卒于軍贈江西行省左丞平昌郡公謚武襄子九淳祖積官中順大夫龍興路富州尹

趙匣剌

趙匣剌者始以父任爲千戶佩金符中統三年守東

川四年宋夏貴以兵侵虎嘯山寨元帥欽察遣匣剌率兵往禦之貴敗走追至新明縣斬首三十餘級宋劉雄飛以兵犯青居山舊府匣剌與戰於都尉壩敗之斬首二十餘級欽察攻釣魚山遣匣剌以兵千五百人略地至南還擊敗宋軍生獲軍士五十七人老幼三百四十人從攻大良平宋昝萬壽運糧至渠江之鵝灘匣剌邀擊之斬首五十餘級宋兵大敗匣剌亦被三創矢鏃中左肩不得出欽察惜其驍勇取死囚二人剖其肩視骨節淺深知可出即爲鑿其創拔鏃出之匣剌神色不爲動至元三年爲東川路先鋒使四年元帥拜答攻眉州至蟠龍山遣匣剌以兵五百人擊宋軍生獲四十人五年與管京兆延安兩路新軍戍東安虎嘯山兩城宋楊立以兵護糧送大良平匣剌察知之遂率所部兵與立戰於三重山斬首百五十級擒獲四十餘人立敗走棄其糧千餘石因盡奪其甲仗旗幟而還六年行院遣匣剌攻釣魚山之沙市焚其敵樓從左丞曲力吉思等入朝詔賞白金五十兩細甲一注九年統軍合剌攻釣魚山時匣剌爲先鋒領兵千人略地至葛樹坪與宋兵遇生獲二十餘人斬首四十級十年三月從行院合答攻

釣魚山之沙市匣剌乘夜蟻附而登殺其守兵燒其積聚生獲二十餘人以歸又擊敗宋將張珏兵於武勝軍行院新授權義山砦命匣剌守之十二年率舟師會攻釣魚山戰數有功進圍重慶宋將趙安勒兵出戰匣剌迎擊之夜至二鼓敵衆大潰行院以其功上聞未報而疾作乃遣往瀘州治疾至之夕瀘州復叛匣剌輿疾出戰遂爲其所獲與從者二十人皆死之子世顯船橋副萬戶

周全

周全其先汝寧光州人仕宋爲武翼大夫廣南西路

馬步軍副總管至元十二年從伯顏總兵下江南
全率衆來歸遂以行省檄選授衢州知州是年秋七
月入覲賜金符授明威將軍選授泉州知州兼管軍
千戶冬十月從元帥宋都解下江西諸城邑明年進
兵招討制置使黃萬石降冬十月從大軍征廣東
十一月至韶州城下督攻且率勇士先登與宋兵合
戰斬獲甚衆殺其安撫使熊飛十二月以遊騎巡廣
中忽數千人攻州敵勢張甚全奮入殺敵乘勝奪其
旗鼓火其船及諸軍下廣州全功居多十四年從攻
廣西靜江府宋安撫大姓龍率衆來降其有召固不
下者悉戰敗之奪敵艦以千計殺敵溺死者無算兩
廣以平第功賜虎符授管軍總管十五年益戍贛州
崖石山寨全率兵討平之焚其寨十七年進廣威將
軍管軍副萬戶鎮守贛州二十年以疾去官大德九
年卒贈懷遠大將軍南安寨兵萬戶府萬戶輕車都
尉追封汝南郡侯子祖瑞襲職

孔元

孔元字彥亨真定人驍勇有智畧歲丁酉棄家從軍
隸丞相史天澤麾下戊戌從取焦湖圍壽春先登拔
其西堡己亥從征安豐力戰却敵己酉從圍泗州拔

之辛亥從攻五河口寨得其衆以歸戊午從攻樊城
與王塔察兒命取樊西堡元率死士挺槍大呼擊殺
數百人斬首十九級以獻中統元年扈駕北征二年
宣授管軍總把至元十一年從伐宋爲前鋒所向克
捷十四年進武畧將軍管軍千戶明年還軍北征進
武義將軍侍衛親軍千戶賜佩金符又明年國兵討
叛王失里木等從行院別乞里迷失追其衆至元速
洋所還分軍之半扼其要害地餘衆遂潰獲輜重牛
馬帝大悅賞賚甚厚加宣武將軍右衛親軍總管十
九年以疾卒子鷹揚襲授昭信校尉右衛親軍管軍
千戶仍佩金符至大元年以疾卒子成祖襲延祐二
年卒子那海襲

朱國寶

朱國寶其先徐州人後徙寶坻父存器歷官至修內
司使嘗夜行盧溝橋獲金一囊坐而待其主以付之
其人請中分存器笑而遣之憲宗將攻宋募兵習水
戰國寶以職官子從軍隸水軍萬戶解誠麾下己未
世祖以兵攻鄂國寶攝千戶率銳卒於中流與宋師
鏖戰凡十七戰諸軍渡濟中統二年授千戶佩銀符
三年圍李璮於濟南佩金符鎮戍海東從征襄陽壘

四翼鎮撫督造戰艦築萬山堡至元十一年拔沙洋
隳新城皆與有力焉初師次江上國寶請於丞相伯
顏願當前鋒既而奪船二十艘以獻伯顏壯之宋據
上流方舟數百結爲燧柵伯顏指示曰復能奪取是
乎國寶即奮往破柵既渡江下鄂漢十二年進兵臨
岳州與宋兵戰於岳之桃花灘獲其將高世傑進昭
信校尉管軍總管既降湖右加宣武將軍統蒙古諸
軍鎮常德府知安撫司事時宋諸郡邑多堅守不下
國寶傳檄招諭踰月悉平惟辰沅靖鎮遠未下宋將
李信李發結武岡洞獠分守拒塞國寶擊敗之其衆

退保飛山新城思播諸寨來援國寶復與戰破之擒張
星洸舉等三百餘人進攻新城獲信發等獻俘江陵
行省奏功賜金虎符十四年會諸道兵攻廣西靜江
拔之進秩管軍萬戶鎮守梧州領安撫司事十五年
加懷遠大將軍初宋臨安之破也張世傑挾二王由
閩趨海衆復熾蔓時南恩新州何華張翼聚兵興復
軍勢甚盛國寶選精鋭擊殺華翼及其黨二人斬首
萬餘級俘五百餘人船七百艘奪其兵器無算降其
將十餘軍士二百民三萬餘戶十六年遷定遠大將
軍海北海南道宣慰使瓊賊連結欝林廉州諸洞人

行剽掠國寶悉平之徙廣南化以總反側任龍光等
率所部五千戶降移鎮瓊州立官程吏革弊政訓兵息民
其有條制南寧謝有奎負固不服國寶開示信義脅
奎感悟以其衆來歸於是黎民降者三千戶靈洞降
者三十所十八年破臨高縣寇五百人招降落亥番
峯銅鼓蛤吐桐油等十九洞遣部將韓旺率兵略大
黎密塘橫山誅首惡李實火其巢生致大鐘小鐘諸
部長十有八人加鎮國上將軍海北海南道宣慰使
都元帥供給占城軍餉事集而民不擾二十三年遷
廣南西道宣慰使二十四年入覲帝慰勞之二十五

年進輔國上將軍都元帥參知政事行尚書省事以
軍事至贛州得疾卒于傳舍年五十九子斌襲職累
官加賜金虎符海北海南宣慰使都元帥鎮上副萬
戶佩金虎符鎮福州次昂次欽

張立

張立泰安長清人初隸嚴實麾下累從征伐有功署爲
百戶戊午年憲宗征蜀徵諸道兵立從行次大獲山
宋人阻山爲城帶江爲池恃以自固立統鋭卒攻陷
外堡奪戰船百餘艘復從攻釣魚山有功賜金帛中
統初從世祖北征還授管軍總把賜銀符進侍衛軍

鎮撫換金符改侍衛軍千戶尋遷左衛親軍副都指揮使賜金虎符十四年春率步卒千人轉粟赴和林道出應昌會昔都畔換謀不軌以射士三千踵其後欲乘間奪其資糧立覺其有異急命環車爲柵以備之賊衆已合矢如雨下初立之發上都也每車載二板以備不虞至是建板于車矢不能入騎卒稍前即以戈撞之強弩繼發賊不得近相持連日乃解去是歲增置前後衛兵進明威將軍後衛親軍都指揮使賜璽珠虎符加昭勇大將軍以老乞退子珪襲珪卒子伯潘襲

齊秉節

齊秉節字子度濱州蒲臺人父珪從嚴實攻歸德廬州有功授無棣縣尹攝征行千戶後兼總管鎮棗陽中統三年李璮以益都叛徵諸道兵進討棗陽精銳盡行僅留羸卒千餘珪時攝萬戶府事與宋襄郢對壘敵來覘虛實珪城守周密以東門外壕狹小可越命浚之爲備宋將聶都統陳總管果率兵萬餘抵城東門以板渡壕壕廣板不能及珪率衆力戰敵退走城賴以完事聞賜金符真授千戶至元三年告老舉秉節自代秉節幼倜沈毅涉獵書史頗知兵法襲父

計仍鎮棗陽五年從伐宋築新城白河口堡鹿門山略地郢州大洪山黃仙洞數著戰功七年陞上千戶權萬戶十一年從丞相伯顏至郢造舟由陸入江攻武磯堡擒宋將鬪都統十二年國兵敗宋賈似道孫虎臣舟師于丁家洲命秉節屯建康與宋將趙淮戰于西離山追至溧陽自辰及午宋軍乃退八月遷武義將軍十二月從定太平安慶諸郡與宋將張宮義戰于龍山殺之十四年授宣武將軍管軍總管時黃州復叛令秉節往討斬余總諳于陣十七年授明威將軍二十三年移鎮饒州安仁劇賊吳福一叛秉節

與有司會兵討之擒福一餘黨悉平二十五年陞懷遠將軍棗陽萬戶府副萬戶二十八年卒年六十一子英襲

張萬家奴

張萬家奴父扎古帶事憲宗於潛邸從破金有功賜虎符授河東南北路怯憐口隨路兵馬都總管萬戶從西征下興元閬嘉定歿于軍萬家奴數從都元帥之答火魯征討有功中統二年從都元帥紐璘入朝授以父官宋兵入成都從行院阿脫擊破之至元四年從帥會立眉簡二州從也速答兒攻瀘州大敗宋軍

殺傷過半俘四十餘人以歸七年率諸軍城張廣平
與宋人戰斬首三百餘級獲都統一人從攻重慶破
朝陽寨閬嘉定柵平康太和懷遠諸寨分兵以守之
旦日出師水陸接戰功居多而諸將攻瀘州往往失
利乃詣闕請自任以攻取之效許之遂率舟師百五
十艘自桃竹灘至折魚灘分守江面謹風火嚴號令
約日進攻先據神臂門為梯衝登城殺二百餘人斬
關而入遂拔之加昭勇大將軍會圍重慶將其衆斷
馬湖江分兵水陸往來為游徼加昭毅大將軍以所
部轉餉城都及下流諸屯尋遷招討使與都元帥藥

刺海討亦奚不薛蠻平之進留都元帥詔其子孝忠
為船橋萬戶以萬家奴將四川湖南兵征哈剌章時
雲南吳昌多與羅羅諸蠻皆叛殺掠使者劫奪人民
州郡莫能制遂以其兵討之勦其衆民為之立祠二
十年從征緬戰死之雲南王命其子保童將其軍從
征入太公城有功襲副都元帥又從征至甘州山丹
亦戰死孝忠少從父軍中好攻戰至元十九年從都
元帥也速荅兒討亦奚不薛蠻遇其衆于曾盧關追
至沙谿敗之進攻龍家寨阿那關克之遂攻亦奚不
薛營大破之又以八百人敗阿禾蠻於鹿扎河乘勝

至打鼓寨迭破之諸蠻平以功賜金帛弓矢鞍轡還
軍成都二十二年從討烏蒙蠻復擊降大壩都掌蠻
子諸蠻加明威將軍二十七年詔從西征至沙州諸
州還賜虎符僉書四川等處行樞密院事院罷以本
軍萬戶鎮成都卒

郭昂

郭昂字彥高彰德林州人習刀槊能挽強稍通經史
尤工於詩至元二年上書言事平章廉希憲材之授
山東統軍司知事尋改經歷遷襄陽總軍司轉沅州
安撫司同知佩金符招降溪洞八十餘柵播州張華

以衆寄山昂率兵屠之山徑木猫土獠諸洞盡降十
六年以諸洞酋入朝帝賜金綺衣鞍轡進安遠大將
軍行沅州西南界復新化安仁二縣擒劇賊張虎縱
之曰汝非吾敵願降即來不然吾復擒汝不難也明
日虎降併其衆三千餘人悉使歸民籍軍還衆斂白
金以獻一無所受行至江陵衆復從致金而去昂悉
上之行省宰臣令藏於庫以示諸將二十六年江西
盜起昂討之進逕南安明揚上龍巖湖縣村石門鷹
湖赤水黑風峒諸蠻立太平寨而還會大飢以賊首
家貲分賑之授萬戶賜金虎符鎮撫州未幾省檄昂

赴廣東監造戰船行至廣東界遇宋移檄諭以禍福廣東素服其威信及見其檄即俱降授廣東宣慰使卒年六十一子震杭州路鎮守萬戸惠僉江西廉訪司事豫知寧都州

綦公直

綦公直益都樂安人世業農至元五年爲益都勸農官九年爲沂莒膠密寧海五州都城池所千戸十年賜金符命造征日本戰船于高麗時宋未下世祖知其勇遣使召見俾與乎不烈拔都等領兵同行荆南等處招討司事抵峽州青草灘霖雨不進還屯玉泉

山率兵三千攻安進下寨破之殺宋軍百餘人獲牛馬七百還至襄陽樞密院命督造戰艦運舟襄陽既下奉旨領鄧州光化唐州漢軍及郢復熟券軍九千一百人從諸軍南伐二十年冬至隆興宋軍突出城門逆戰公直敗之追抵城下遂踰壕拔木焚其樓櫓斬首萬餘級生擒七百人隆興降由是南安吉贛皆望風款附平堡柵六百餘所公直又令第三子忙古台攻梅關破淮德山寨入廣東至南海皆下之詔授公直武毅將軍管軍上千戸召入加昭勇大將軍管軍萬戸佩金虎符領侍衛親軍脫伯延伯答罕禿忽魯叛于西夏命公直率軍討平之十八年五月陞輔國上將軍都元帥宣慰使鎮別十八里初帝詔以長子泰襲萬戸公直白陳父年老乞以泰爲樂安縣尹就養其父制可仍終身勿徙他職至是乃以忙古台襲萬戸佩金虎符從之鎮公直陛辭曰臣父喪五年猶葬以行帝許之至家葬事畢遂計樂安稅課及貧民逋負悉以賜金代輸之乃行二十三年諸王海都叛侵別十八里公直從丞相伯顏進戰於洪水山敗之追擊遂遠援兵不至第五子瑷力戰而死公直與妻及忙古台俱陷焉二十四年忙古台奔還授定遠

大將軍中侍衛親軍副都指揮使改湖州砲手軍匠萬戸討衢州山賊有功加昭勇大將軍泰後終於知寧海州

楊賽因不花

楊賽因不花初名漢英字熙載賽因不花賜名也其先太原人唐季南詔陷播州有楊端者以應募起竟復播州遂使領之五代以來世襲其職五傳至昭無子以族子貴遷嗣又八傳至粲粲生价价生文文生邦憲皆仕宋爲播州安撫使至元十三年宋亡世祖詔諭之邦憲奉版籍內附授龍虎衛上將軍紹慶珍

州南平等處沿邊宣慰使播州安撫使卒年四十三
贈推忠效順功臣平章政事追封播國公謚惠敏漢
英邦憲子也生五歲而父卒二十二年母田氏携至
上京見世祖於大安殿帝呼至御榻前熟視其貌手
撫其頂者久之乃諭宰臣曰楊氏母子孤寡萬里來
庭朕甚憫之遂命襲父職錫金虎符因賜名賽因不
花及陛辭詔中書錫宴賜金幣綵繒賚其從者有差
二十五年再入覲時年十二帝見其應對明敏稱善
者三復因宰臣奏安邊事帝嘉之是年改安撫司
為宣撫司授宣撫使兼陞侍衛親軍都指揮使成宗

即位復入不花兩入見贈謚二代大德五年宋隆濟
反[illegible]數郡湖廣行省平章劉二拔都指揮使也
先[illegible]學兵偕賽因不花討之六年秋九月師出
播境[illegible]與賊遇破之前驅[illegible]賊騎猝至賽因不花
奮擊[illegible]大軍繼之賊遂潰乘勝逐北殺獲不可勝
計遂降[illegible]下[illegible]望塵迎款者相繼七年正月進
也蒲[illegible]衆復合又與戰于墨特川大破之折節懼
乞降斬之又擒斬隆濟等西南夷悉平八年賽因不
花復入見進合德大夫至大四年加勲上護軍詔許
[illegible]播南盤前發內優詔賽因不花暨恩州宣慰一

田茂忠率兵討之以疾卒於軍年四十贈推誠秉義
功臣銀青榮祿大夫平章政事柱國追封播國公謚
忠宣子嘉貞嗣

鮮卑仲吉

鮮卑仲吉中山人歲乙亥國兵定中原仲吉首率平
灤路軍民詣軍門降太祖命為灤州節度使從阿术
魯南征充右副元帥攻東信安關州諸城以功賜虎
符從河北等路漢軍兵馬都元帥歲壬辰平蔡有功
加金吾衛上將軍興平路都元帥右監軍永安軍節
度使兼灤州管內觀察使授驃騎常平倉事開國侯尋

卒子某充管軍千戶從札台火兒赤東征高麗中統
元年賜金符扈駕征阿里不哥以功受上賞三年從
征李璮至元十年授侍衛親軍千戶昭武大將軍大
都屯田萬戶佩虎符李子誠襲授宣武將軍高郵上
萬戶府副萬戶佩虎符改授懷遠大將軍金武衛親
軍都指揮使司事領兵征爪哇攻八百媳婦國使廣
東充劉子役尋以疾卒子忽都上襲

完顏石柱

完顏石柱祖德住仕金為管軍千戶父食住歸太祖
從征西域河西又從太宗攻下鳳翔等州有功賜號

八都兒佩銀符爲同州管民達魯花赤改賜金符兼
征行千戶總管八都軍憲宗以年老命石柱襲
其職己未石柱從世祖征合剌章還從元帥紐璘攻
馬湖江石柱奪浮橋與宋兵戰有功賞白金七百五
十兩軍龍化縣與宋兵戰入敗之中統二年授征行
萬戶佩金符三年從都元帥帖哥攻嘉定有功改賜
金虎符至元四年敗宋兵于九頂山生獲四十餘人
五年攻瀘州之水寨擊五攫寨渡馬湖江迎擊宋兵
敗之從行省也速帶兒攻建都建都降從攻嘉定復
瀘州取重慶石柱之功居多十四年遷招勇大將軍

十六年授四川東道宣慰使十七年改鎮國上將軍
四川西道宣慰使總管道路八都萬戶二十年拜四
川行省參知政事卒弟直董觀爲隨路八都萬戶

列傳卷第五十二

列傳卷第五十三　元史一百五十六

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臣宋濂翰林待制承直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臣王禕等奉
勑

王綧

王綧高麗王瞮之猶子也美容儀慷慨有志略善騎
射讀書通大義以質子入朝歲癸丑高麗權臣高令
公叛憲宗命耶虎大王東征綧奉旨爲使講和仍鎮
守其地時高麗人戶新附者並命綧總之中統元年
授金符總管陞佩虎符兼領軍民三年率兵征濟南
李璮至元七年高麗臣林衍叛世祖遣頭輦哥國王

討之綧簽領部民一千三百戶與國王同行是年十
一月以疾辭還家居二十年九月卒壽六十二子三
人阿剌帖木兒襲職授虎符總管高麗人戶至元八
年將兵討叛賊金通精賊敗走耽羅十一年進昭勇
大將軍從都元帥忽都征日本國頗有戰功五年加鎮
國上將軍安撫使高麗軍民總管尋陞輔國上將軍
東征左副都元帥十八年復征日本遇風濤遂沒子
軍閭閭帖木兒入侍武宗潛邸積勞授太中大夫管
民總管兀愛靴兒阿剌帖木兒職佩金虎符授安遠大
將軍安撫使高麗軍民總管東征左副都元帥二十

四年乃顏叛力戰屢捷復從月魯兒那演討塔不歹禿
歡大王于蒙可山那江統兵五千餘衆與入剌哈赤
脫歡相拒絕流戰黑龍江箭中右臂忍傷復戰敵大
敗二十五年征哈丹禿魯干平章闊里帖木兒麾下
論功居多冬十二月賊軍古都禿魯干次於斡魯禿
塞平章率元愛討降之明年加授昭武大將軍遼陽
等處行中書省事又明年哈丹等入寇高麗國境遣
元愛鎭守仍修城壁嚴卒伍軍威大振賊遂潛遁九
月哈丹禿魯干復寇纏春元愛引兵擊卻之二十八年
入覲世祖于內殿嘉其戰功賜尚方玉帶及銀酒器

二十九年改東征左副都元帥府立總管高麗女直
漢軍萬戶府乃授元愛三珠虎符陞鎭國上將軍總
管高麗女直漢軍萬戶府兼瀋陽安撫使高麗軍民
總管

隋世昌

隋世昌其先登州棲霞人父寶徙居萊陽金末隸軍
伍主帥奇其貌以爲管軍謀克俄授懷遠大將軍管
軍總領鎭行村海口太宗下山東寶遂來歸授萊
陽令歷萊州節度判官終高密令世昌其弟四子也
狀貌魁偉善騎射身長八尺鍛渾鐵爲鎗重四十餘
斤能左右擊刺歲癸丑遷充　宋兵來攻海州世
昌戰卻之壬戌克東海世昌先登　陞馬軍隊官己未
攻漣水城世昌樹雲梯攀緣而上身被數鎗衆從之
遂克其城陞馬軍千戶中統元年宋將夏貴軍淮南
新城世昌夜乘艨艟抵城下宋兵出戰斬首數百級
刺殺其守將二人未幾漣水復叛歸宋世昌軍于東
馬寨城外宋兵來攻世昌擊走之三年改步軍千戶
還鎭行村海口至元元年朝議分揀正軍奧魯授萊
陽縣諸軍奧魯長官六年伐宋七年以世昌爲淄萊
萬戶府副都鎭撫守萬山堡建言修一字城以圍襄

樊陞管軍千戶九年敗宋兵于鹿門山元帥劉整築
新門使世昌總其役樊城出兵來爭且拒且築不終
夜而就整授軍二百令世昌立礮簾於樊城欄馬牆
外夜大雪城中矢石如雨軍校多死傷達旦而礮簾
立宋人列艦江上世昌乘風縱火燒其船百餘樊城
出兵鏖戰欄馬牆下世昌流血滿甲勇氣愈壯而樊
城竟破襄陽亦下遷武略將軍引兵由黃泥堡入漢
江攻沙洋攻新城世昌砍其城而先登中數矢傷臂
股腰皆裂昏眩墜地少蘇復進遂下新城明日丞相
伯顏視所坎城高一丈五尺餘論功爲上從諸軍渡

江抵南岸宋兵聯舟來拒世昌以舟師率蒙古哈必赤軍步戰擒其將一人宋師潰世昌追之復與戰大敗之十二年從戰于丁家洲以功陞管軍千戶佩金符十三年圍揚州世昌絕其糧道兼攔湖泊宋兵閒鐵鎗名不敢近揚州平定四城兵馬使從丞相阿朮入見授宣武將軍管軍總管十四年戍揚州擊野人原司空山等七寨皆下之進安撫使佩金虎符鎮激南十七年拜定遠大將軍管軍萬戶尋以獲海賊功進陞安遠大將軍二十三年改沂郯上副萬戶世昌前後數百戰體皆金瘡竟以足疾卒年六十一封定

海郡侯諡忠勇子國英嗣

羅璧

羅璧字仲玉鎮江人父大義爲宋將璧年十三而孤長從朱禩孫入蜀累官武翼大夫利州西路馬步軍副總管禩孫徙荊湖璧從之至江陵右丞阿里海牙領軍下江陵璧從禩孫降授宣武將軍管軍千戶隸丞相阿朮麾下招收淮軍討叛寇有功領本州安撫事至元五年從元帥張弘範定廣州賜金符陞明威將軍管軍總管鎮金山居四年海盜屏絕徙鎮上海督造海舟六十艘兩月而畢至元十二年始運江南粮而河運弗便十九年用丞相伯顏言初通海道漕運抵直沽以達京師立運粮萬戶三而以璧與朱清張瑄爲之乃首部漕舟由海洋抵楊村不數十日入京師賜金虎符進懷遠大將軍管軍萬戶兼管海道運糧二十四年乃顏叛璧復以漕舟至遼陽浮海抵錦州小凌河至廣寧十寨諸軍賴以濟加昭勇大將軍二十五年督漕至直沽倉潞河決水溢幾及倉璧樹柵率所部畚土築堤捍之陞昭毅大將軍同知淮西道宣慰司事請兩淮荒閑之田給貧民耕墾三年而後量取其入從之歲得粟數十萬斛陞鎮國上將

軍海北海南道宣慰使都元帥大德三年除饒州路總管改廣東道宣慰使都元帥山海獠夷不沾王化負固反側乃誘致諸洞蠻夷酋長假以官位曉以禍福由是咸率衆以歸除都水監改正奉大夫通州復多水患鑿二渠以分水勢又浚阜通河而廣之歲增漕六十餘萬石奉命括兩淮屯田得疾歸鎮江而卒年六十六子坤載

劉恩

劉恩字仁甫洺之洺水人後徙威州父辛歸國署曰州長恩幼知詩書勇而有謀以材武隸軍籍累功遷

百戶戍邊管軍總管佩銀符大傅府經歷從入蜀數有戰功宋劉整將兵守瀘州中統三年都元帥紐璘遣恩諭整降以功易賜金符至元三年宋將以戰船五百艘載甲士三萬人夾江上游先以一萬人據雲頂山欲取漢州恩率千人渡江與戰殺其將二人士卒三千餘人溺死者不可勝計授成都路管軍副萬戶六年從平章賽典赤攻嘉定過九頂山與宋軍遇生擒其部將十八人械送京師賞賚甚厚九年從皇子西平王行省也速帶兒征建都恩將前兵爲先鋒師次其地一日三戰皆捷建都兵夜來犯圍恩禦之

死者千餘人時師久駐食且盡恩畫策招諭沿江諸蠻得糧三萬石牛羊二萬頭士氣益振建都因山爲城山有七巔恩奪其五斷其汲道建都窮蹙乃降入朝升管軍萬戶戍眉州十二年昝萬壽以嘉定降恩移戍嘉定安西王遣使召恩至六盤山問曰江南已平四川未下奈何恩曰若以重臣之不徇私者奉詔督責之則半年可下矣王即遣恩與府僚木兒赤乘傳以聞帝以爲然命丞相不花等行樞密院於西川授恩同僉院事十五年重慶降守將張萬走夔府以兵困守不花遣恩招之萬以城降旬月之間得其大小州邑六十四十六年入朝賞賚有加授四川西道宣慰使改副都元帥率蒙古漢軍萬人征斡端進都元帥宣慰使如故賜宿列孫皮衣一錦衣一及弓刀諸物師次甘州奉詔留屯田得粟二萬餘石十八年命恩進兵斡端海都將玉論亦撒率兵萬人迎戰游騎先至恩設伏以待大敗之海都又遣八把率衆三萬來侵恩以衆寡不敵成師而還二十二年僉行樞密院事卒子德祿襲成都管軍萬戶

石高山

石高山德興府人父忽魯虎以侍衛軍從太祖定中

原太宗賜以東昌廣平四十餘戶遂徙居廣平之洺水中統三年高山因平章塔察兒入見世祖因奏曰在昔太祖皇帝所集按察兒孛羅窟里台孛羅海拔都闊闊不花五部探馬赤軍金亡之後散居牧地多有入民籍者國家土宇未一宜加招集以備驅策帝大悅曰聞卿此言猶寐而覺即命與諸路同招集之既集其數仍命高山佩銀符領之四年授管軍總管鎮息州軍令嚴肅寇不敢窺居四年邊境晏然賜金符以獎之至元八年從取光州克襄陽進攻寨樊皆有功十年從阿术略地淮上十一年從下江南以功

陞顯武將軍十二年冬丞相伯顏命以所部兵取寧
國下令毋虜掠既至城下諭以禍福擧國開門迎降
秋毫無犯復令兵從至焦山與宋將孫虎臣張世傑
轉戰百餘里殺獲甚多以功賜金虎符進信武將軍
鎮高郵宋平伯顏等朝京師帝問有瘦而善戰者脫
忘其名伯顏以高山對且盛稱其功帝即召見命高
山自擇一大郡以佚老而以所部軍俾其子領之高
山辭曰臣筋力尚壯猶能為國驅馳豈敢為自安計
帝從之進顯武將軍領兵北征屯亦脫山十六年命
同忽都魯領三衛軍戍和林屯田以給軍儲歲不

之用乃顏叛督戰有功賜三珠虎符蒙古侍衛親軍
都指揮使守衛東宮成宗憫其老以其子闊闊不花
襲職賜鈔三百錠大德七年卒於家年七十六

鞏彥暉

鞏彥暉易州人與兄彥榮俱以武勇稱初彥榮以百
夫長隸千戶何伯祥麾下累有戰功後告老以彥暉
代之諸軍伐宋彥暉從破棗陽斬首甚衆萬戶張柔
之駐曹武也彥暉與伯祥別將一軍破大洪諸寨宋
人出溯郢選兵二萬救之彥暉與伯祥逆戰斬首五
百級生擒曹路分等一十六人是夜宋兵來攻彥暉

率甲士三十人追擊于曹武鎮敵潰走擒其主將以
歸戰光州宋軍于東北夜二鼓命彥暉率勁卒二百
伏西南五鼓東北噪振天地彥暉植梯先登衆繼之
破其外城遂急攻并其子城破之戰滁州彥暉率浮
渾脫者十人夜渡池水入欄馬墻殺守軍三鋪焚其
東南角排寨木柵大軍繼之比明拔其城會大軍攻
黃州諸將壁壘未定有舟來覘柔遣彥暉伏甲二百
於赤壁之下敵軍夜半果水陸並至彥暉等曳槍從
其半過而擊之敵大撓死者無算生擒十七人師還
又破張家寨以守將獻從攻壽州奪其門生擒三人

以出泗州之役諸將自四鼓集城下為塹水所阻黎
明無敢渡者兩軍交射如雨彥暉被重甲徑渡敵將
來禦彥暉刺其胸搏殺之衆畢渡至晡得其外城尋
登其月城彥暉將下顧伯祥失所在乃與王進反求
之敵復追襲彥暉力戰翼伯祥以出由是伯祥與彥
暉如親昆弟然事聞賜彥暉銀符俾兼鎮撫事歲
己未十一月兵渡江次武昌宋援兵四集彥暉逆戰
有舟數十來挑戰彥暉逐之入湖中伏出圍彥暉數
匝左右莫能近彥暉矢盡短兵接身被重傷度不可
免遂投水中敵援之出執歸江州見宋官不屈問以

事不對竟死年五十六長子信襲授銀符易州等處
管軍總把中統三年從紅李璮至元四年從元帥阿
术南征九年從攻樊城先登奪其土城焚西南角樓
殺敵軍十人擒五人宋將矮張以舟兵來援自高頭
堡戰間八十餘里抵襄陽城下奪戰艦二獲其裨將
二人軍八人十一年從丞相伯顏攻沙陽堡率勇士
五十縱火焚其寨敵軍大亂遂破之是年從渡江與
宋兵戰俘生口十一奪戰艦二繼又領軍由陸進五
抵郢城下殺宋兵數十人擒江路分一人以歸十二
年戰丁家洲殺宋兵七十餘人奪戰艦二江南平以

功陞武略將軍管軍千戶鎮太平州十六年以疾辭
子思明思溫思恭思明初患目疾以思溫襲及思溫
卒而思明疾愈復以思明襲思明卒以思恭襲懷孟
萬戶府管軍下千戶佩金符

蔡珍

蔡珍彰德安陽人父興幼隸軍籍從宗王口溫不花
出征權管軍百戶興告老以珍代之珍素驍勇歲戊
午從憲宗攻宋合州釣魚山中統元年從世祖征阿
里不哥三年從征李璮後從塡襄陽徇安慶攻五河
所至有功南方平遂入備宿衛十四年授忠顯校尉

[illegible]合[illegible]戶[illegible]屬驛[illegible]城珍遣[illegible]
[illegible]用遇凍者必扶入[illegible]
[illegible]不使頓絕以致饑困十一
年充[illegible]衛都[illegible]心[illegible]校尉中衛親軍[illegible]
[illegible]敗[illegible]後[illegible]銀符[illegible]建行營命珍督促
[illegible]民[illegible]知[illegible]木[illegible]介[illegible]問其故[illegible]
以[illegible]珍[illegible]之賞以激者[illegible]十
一年[illegible]司丁壯萬戶府都鎮撫
十[illegible]後[illegible]千戶佩金符元貞元年進階
武略[illegible]子[illegible]

蔡泰

蔡泰[illegible]人[illegible]百戶蔡享襲職從攻
[illegible]征[illegible]功中統二年授銀
[illegible]從圍[illegible]有功至元四年賜金
符[illegible]從[illegible]千戶從征西川有功授元
[illegible]八年[illegible]年從攻襄陽矢中右
[illegible]武略將軍管軍總管尋
[illegible]成[illegible]從攻平州矢中鼻援矢督戰[illegible]兵十[illegible]
[illegible]行進[illegible]武德[illegible]征[illegible]破靜[illegible]
[illegible]

潮及子裒幼以凡數往代之二十四年從征交趾
沒裒襲職授金符昭信校尉管軍上千戶延祐二
年覃恩加武略將軍尋進階武德五年陞武節將軍高
州萬戶府副萬戶天曆二年卒子珙襲

賀祉

賀祉益都人父進嘗平漣水有功爲元帥左監軍守
淄州改千戶守滕州祉初以質子入宿衛至元六年
襲父職爲千戶仍守滕州七年宋兵攻滕州祉固守
戰退之十年領舟師五百艘爲先鋒攻五河口城軍
還殿後時宋兵以巨索橫截淮水號混江龍祉用大

刀斷之卻其故兵清河城遂降攻高郵寶應戰淮安
城下尸填壕中丞相伯顏以其功上聞授武節將軍
攻泗州獲戰船五百艘還從右丞別乞里迷失入覲
帝賜以弓矢錦衣鞍勒加宣武將軍領新城絕淮[illegible]
賽虎將遺鋒[illegible]得戰船六百艘及器械上於行樞
院遂命領寶[illegible]民事十四年特賜金虎符懷遠大
將軍二十年帥寧路黃華反以所領軍捕之有功
十四年以征交趾調行湖廣行省檄令守輜重屯田
明州軍還至是卒

孟德

孟德濟南人國初由鄒平縣令淄州節度使累官至
同知濟南路事太宗即位之八年從[illegible]端命領濟
元帥佩金符領濟南軍攻宋徐州光州俘其衆四有
其地歲甲辰定宗崩六皇后稱制大王按只台以德
爲萬戶攻滁斷黃等州積有戰功憲宗即位之三年
命德守睢州五年移守海州宋安撫呂文德以兵攻
邊德敗之俘其太尉劉海丁巳從伯顏攻襄樊己未
與子義從世祖攻鄂州先登中統三年從征李璮璮
平德以老告歸義襲爲萬戶領兵守沂郯四年賜虎
符至元元年城郯六年從山東統軍抽赤如五河宋

軍拒南岸義率兵渡河擊之凡數戰有功九年授懷
遠大將軍遷宿州萬戶十一年宋制置夏貴攻正陽
義奪戰艦數艘遂敗之十二年從地至安慶等處攻
楊子橋獲功十三年三月改守杭州九月從下福建
溫台等處十四年四月授昭勇大將軍瑞州路達魯
花赤十月從鎮潮州十六年授昭勇大將軍招討使
二十二年復爲沂郯萬戶元貞元年以老辭職子智
襲職授三珠虎符宣武將軍爲萬戶延祐二年進明
威將軍以病去職子安世襲

鄭義

鄭義河間人也初爲太宗佩金符山東路都元帥[illegible]
景州軍民人匠長官從代金歲壬辰從戰于歸德
死之弟德溫襲甲午從攻徐州陳州以功升千戶從襲從
萬戶史天澤出征多立戰功年老弟江代其職世祖
北征賜金符授侍衛親軍副都指揮使判武衛軍事
兼景州軍民人匠長官中統三年李璮據濟南叛世
祖令各州縣以官子弟充千戶於是以江子鄭爲千
戶領景州新簽軍千餘敗賊衆于王馬橋諸王哈必
赤賞銀五十兩璮平鄭以例罷江陞爲武衛親軍都
指揮使賜虎符尋改屬左衛至元八年從攻襄陽授
[illegible]

子陳卿襲其職

張榮實 子玉附

張榮實霸州保定縣人父進金季封北平公守信安
城壬辰歲率所部兵民降太宗命爲征行萬戶甲午
征河南與金將國用安戰徐州死焉榮實始以質子
入宿衛襲授金符充征行水軍千戶丁酉改雄州保
定新城長官庚子復命統領水軍甲辰從大將察罕
軍至淮上遇宋將呂文德與戰俘五十餘人賞銀撚
戰馬從攻江陵略襄陽宋以舟師橫截漢水兵不得
渡榮實戰却之獲人百餘戰船數十艘察罕以聞賞

錦袍及銀十五斤又破宋舟于大湖賞銀百兩己未
從世祖南征駐陽羅渡宋兵十萬舟二千迎戰橫截
江水帝以榮實習於水命居前列遂以輕舟率麾下
水校鏖戰北岸獲宋大船二十俘二百溺死不可勝
計斬宋將呂文信中統元年帝即位錄其勳勞授金
虎符水軍萬戶仍以其子顔代爲霸州七處管民萬
戶三年李璮叛榮實從史天澤討平之賞金盌及銀
二百五十兩馬一疋命鎮膠西至元五年從丞相阿
朮攻襄陽敗夏貴擒張順又攻樊城俘其二將賞銀
百兩及弓矢鞍勒十一年增領新軍從丞相伯顔南

征榮實以所部軍先進諸將飛渡鄂漢皆降論功授
昭毅大將軍從阿里海牙攻岳州降宋將高世傑破
沙洋新市降江陵以功加昭武大將軍僉元帥宋都
台征江西隆興擒宋將咎佑撫州降十三年授同知
江西道宣慰使司事未旬日陞鎮國上將軍福建道
宣慰使進兵廣東破降韶州十四年改江東宣慰使
行省參知政事帝以廣東餘黨未附命與右丞塔出
撫定之十五年入覲帝賜酒慰勞授湖北道宣慰使
諸路水軍萬戶是年以疾卒年六十一子顔玉珪
玉襲父職爲懷遠大將軍諸路水軍萬戶十六年討

吉安叛賊有功入覲賜金織文衣弓矢佩刀加輔國上將軍都元帥兼水軍萬戶鎮黄州繼奉旨與元帥唐兀台改立蘄黄等路都元帥府仍管領本道鎮守軍馬二十年廣東盜起遏絶占城糧運二十一年王率兵討平之從參知政事也的迷失入覲賜金織文衣鞍勒弓刀會元帥罷命王充保定水軍上萬戶二十二年番陽湖賊起詔徙水軍萬戶府於南康二十四年從參知政事烏馬兒征交趾累戰有功二十五年師還安南以兵迎戰大戰連日水涸舟不能行王死焉子輔襲萬戶輔卒子通重襲

石抹狗狗

石抹狗狗契丹人其先曰高奴歲辛未太祖至威寧高奴與劉伯林夾谷常哥等以城降會置三萬戶三十六千戶以總天下兵遂以高奴爲千戶遥授青州防禦使佩金符己丑從太宗伐金爲征行千戶卒于軍子常山襲爲千戶癸丑陞總管領典元諸軍奥魯屯田并寶雞驛軍權都總管萬戶歲餘卒子乞兒襲領本萬戶諸翼軍馬從都元帥紐璘攻重慶瀘敘諸城數有戰功時怨都叛於臨洮乞兒帥以蒙古漢軍從往討之至元二年從都元帥按敦移鎮潼川四年九月從攻蓬溪砦死焉子狗狗襲狗狗少從征伐以壯勇稱八年從行省嚴忠範以兵圍重慶攻朝陽砦先登九年宋將昝萬壽率衆襲成都狗狗以蒙古軍二千人敗之十六年朝廷錄其前後功賜金虎符授宣武將軍管軍總管戍遂寧十七年進明威將軍管軍副萬戶亦奚不薛蠻叛從招討使藥剌海討平之行省也速帶兒討都掌蠻蒙蟆子諸蠻戰于雞樓關狗狗以功二十一年以蒙古軍八百從征散毛諸蠻戰於茱萸坪滲水溪皆敗之從守石砦月餘散猫降大盤諸蠻亦降二十四年遷懷遠大將軍夔路萬戶

移戍重慶二十六年卒子安童襲

楚鼎

楚鼎安豐臣家城人父琦仕金爲鎮國上將軍壽春府防禦使金亡歸宋命守宿州歲己亥以州降阿术魯命琦守之[illegible]宋攻宿州城破琦死之宋人囚鼎於鎮江府凡十[illegible]年會赦免至元十二年師度江鼎從知太平州孟之縉降行省遣鼎諭寧國府守將孫世賢下之承制授鼎管軍總管制下加懷遠[illegible]軍領兵鎮寧國平建平南湖廣德諸盜鼎與權萬戶李繼祖遂徽州招討使李銓男漢英歸徽州論下

其城十三年漢英與李世達叛據之中兩縣附之鼎與兀忽納遣知州徵人鄭安之衆按兵而入兵不血刃而亂定十五年始受符印十八年東征日本鼎率千餘人從參范文虎渡海大風忽至舟壞鼎挾破舟板漂流三晝夜至一山會文虎船因得達高麗之金州合浦海屯駐散兵亦漂泛來集遂領之以歸

樊楫

樊楫隨州人仕宋為軍吏從參政阿里海牙下鄂江陵有功以行省命為都事宋平從入朝改員外郎從定廣西陞郎中從攻崖山遷參議行中書省事同知湖南宣慰司事二十一年權僉荊湖占城行中書省事從阿里海牙征交趾無功而還二十四年復征交趾進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將三道進兵與鎮南王與右丞程鵬飛分二道一入永平一入女兒關楫與參政烏馬兒將舟師入海與賊舟遇安邦口擊之斬首四千餘級及生擒百餘人獲船百餘艘兵仗無算遂至萬劫山合鎮南王兵十二月進攻交趾來丁元棄城走敢喃堡二十五年正月王攻敢喃堡破之日烜走入海中交人皆匿其粟而逃張文虎饋餉不至

二月天暑食且盡王命班師楫與烏馬兒將舟師還為賊邀遮白藤江潮下楫舟膠賊舟大集矢下如雨力戰自卯至酉楫被創投水中賊鉤執殺之至順元年贈推忠宣力効節功臣資德大夫江浙行省右丞上冀郡公諡忠定

張均

張均濟南人也父山從軍伐宋以功為百戶陞總把戰死均襲百戶從親王塔察兒攻鄂州西中流矢中統二年從征李璮有功以總把命陞千戶領兵守淄州至元六年從左丞孟文焕攻宋五河口轉戰豪州北遇其伏兵均率衆力戰敗之十年攻漣州奪孫村堡十二年賜金符授忠翊校尉所部萬千戶從攻焦湖奪宋戰船得所虜人又從丞相阿塔海戰有功加武略將軍十四年授虎符加宣武將軍二十二年陞松江萬戶二十四年從鎮南王征交趾二十六年復北征擢明威將軍前衛親軍副都指揮使三十年世祖親征乃顏以扈從功成勞即行命屯田和林規畫備悉有法諸王藥木忽兒北征給餉賴之未嘗乏絕帝嘉其能賜予有加大德元年改和林等處副元帥歷宣慰司同知都元帥加鎮國上將軍延

祐元年卒子世忠襲爲管軍副都指揮使

信苴日

信苴日僰人也姓段氏其先世爲大理國王後累爲
權臣高氏所廢歲癸丑當憲宗朝世祖奉命南征誅
其臣高祥以段興智主國事乙卯興智與其季父信
苴福入覲詔賜金符使歸國丙辰獻地圖請悉平諸
部并條奏治民立賦之法憲宗大喜賜興智名摩訶
羅嵯命悉主諸蠻白爨等部以信苴福領其軍興智
遂委國任其弟信苴日自與信苴福率僰爨軍二萬
爲前鋒導大將兀良合台討平諸郡之未附者攻降

交趾入朝興智在道上卒中統二年信苴日入覲世
祖復賜虎符詔領大理善闡威楚統矢會川建昌騰
越等城自各萬戶以下皆受節制至元元年舍利
畏結威楚統矢善闡及三十七部諸爨各殺守將以
叛善闡屯守官不能禦悉伏兵拒信苴日率衆進討
大敗之於威楚舍利畏遁去羅攻城於統矢城又
大破之遂定其地舍利畏又以衆十萬謀攻大
理詔都元帥也先與信苴日討之師至安寧遇舍利
畏擊破走之諸爨復叛[illegible]捷定新興進攻石城肥
賧皆下之爨部平三年信苴日入覲錄功賜金銀衣

服鞍勒兵器十一年賽典赤爲雲南行省平章政事
更定諸路名號以信苴日爲大理總管未幾舍利畏
復叛信苴日遣石買等詭爲商旅敎贊往見捷矛擒
殺之及其黨一人梟首于市行省以聞復賜金一錠
及金織紋衣於是置郡縣署守令行賦役施政化與
中州等十三年緬國擁象騎數萬掠金齒南甸欲襲
大理行省遣信苴日與萬戶忽都領騎兵千人禦之
信苴日以功授大理蒙化等處宣撫使十八年信苴
日與其子阿慶復入覲帝嘉其忠勤遷大理威楚金
齒等處宣慰使都元帥留阿慶宿衛東宮及陛辭復

拜爲雲南諸路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十九年詔同右
丞拜答兒迎雲南征緬之師行至金齒以疾卒信苴
日治大理凡二十三年子阿慶襲爵累授鎮國上將
軍大理金齒等處宣慰使都元帥佩金虎符

王昔剌

王昔剌保定人初事世祖以其有勇略遂賜名昔剌
拔都從攻釣魚山及阿里不哥累功賜金符授武衛
親軍千戶中統三年從征李璮於濟南屢捷四年春
元帥阿术駐兵河南遣昔剌將蒙古漢軍復立宿州
至元六年賜虎符[illegible]州萬戶引兵攻鹽林山寨多

所俘獲十年授東川行樞密院同僉十五年征夔府
有功十六年從鎮萬州卒子軍子二曰宏曰寧宏先
佩金符爲左衛千戶及樞密院擬寧襲武職寧讓其
兄宏於是授宏中衛都指揮使佩父虎符而以寧代
宏爲千戶佩金符寧從阿剌台憨合孫北征追擊脫
脫木兒之軍于阿納秀阿之地師還又從別急里迷
失等擊賊外剌斬首百餘級復從忽魯忽孫北征有
功陞右衛親軍總管後改前衛都指揮使司僉事子
處恭襲宏職仕至侍御史

　趙宏偉

趙宏偉字子英甘陵人後徙潁川至元十三年國兵
攻宋宏偉以書謁元帥宋都解於軍中奇之俾以兵
略地臨江至吉州宋主將管忠節路分鄧起悉衆出
戰宏偉敗之追北二十餘里薄其城示以禍福知州
周天驥以城降宋都解嘉宏偉有功賞銀三十兩署
爲吉州參佐官吉民有爲亂者宏偉設伏橋下以火
攻之賊戰退走伏發衆蹂踐幾盡乘勝擣其巢穴餘
黨悉出拒戰宏偉旋兵擣其背斬其渠魁一州遂安
宋宿禁軍總管王昌勇敢軍總管張雲誘新附五營
軍爲亂事覺昌就擒宏偉夜襲雲斬首以獻俘其黨
五十人衆欲盡誅之宏偉曰此屬皆以力脅從
也今悉誅戮何以安反側衆得免死以功授太和縣
尹宋相文天祥署其將羅開禮蕭良臣集衆謀復吉
贛臨江宏偉斬良臣俘開禮釋其餘衆十五年以功
賜金符遷永州河渡提舉十七年改衛州路總管府
治中時盜出沒其境宏偉計其地與屯田民既足食
盜亦歛跡郡遂寧謐大德五年用中丞董士恒薦起
僉浙西道肅政廉訪司事鎮江旱饑民租九萬餘石
吏畏飛語復徵于民民無所出行臺令宏偉核實奏
蠲之大風海溢潤常江陰等州廬舍多蕩沒民乏食

宏偉將發廩以賑有司以未得報爲辭宏偉曰民旦
夕餓擅發有罪我先坐遂發之全活者十餘萬遷江
西行臺都事十一年江南大饑宏偉請以贓罰錢賑
之民賴以生至大二年召爲內臺都事仁宗在東宮
稍聞其名遇之甚厚常以[illegible]之及出爲浙東廉訪
司使陛辭之日仁宗出幣[illegible]指所欲者即賜之宏
偉至浙東聞郡人許謙得朱熹之學之傳延致爲師
於是人知向慕未幾擢江南行臺治書侍御史皇慶
二年致仕延祐二年復起爲福建道肅政廉訪使未
幾以疾辭泰定三年卒年四十一贈[illegible]大夫[illegible]

護軍上輕車都尉追封天水郡諡貞獻子思恭追封天水郡侯思敬以處士徵為提趙璉別有傳

列傳卷第五十二

元史一百六十七

列傳卷第五十四

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臣宋濂 翰林待制承直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臣王禕等奉敕修

張立道

張立道字顯卿其先陳留人後徙大名父善登金進士第歲壬辰國兵下河南善以策干太弟拖雷命為必闍赤立道年十七以父任備宿衛世祖即位立道從北征未嘗去左右至元四年命立道使西夏給所部軍儲以幹敏稱皇子忽哥赤封雲南王往鎮其地詔以立道為王府文學立道勸王務農以厚民即署立道大理等處勸農官兼領屯田事佩銀符尋與侍郎寧端甫使安南定歲貢之禮雲南三十七部都元帥寶合丁專制歲久有窺覦之志忌忽哥赤為王設宴置毒酒中且賂王相府官無泄其事立道聞之趨入見守門者拒之立道與爭王聞其聲使人召立道乃得入為王言之王引其手使探口中肉已腐矣是夕王薨寶合丁遂據王座使人諷王妃索王印立道潛結義士得十三人約共討賊刺臂血和金屑飲之推一人走京師告變無何寶合丁乃囚立道將殺之人匠提舉亦忠若珫人也於立道為族兄結

壯士夜劫諸獄出之其亡至王番界遇帝所遣御史大夫博羅歡王傅別怗數答變人俱來二人者遂與立道俱還按實合丁及王府官嘗受賂者皆伏誅有旨召立道等入朝問王薨時狀帝聞立道言泣數行下歔欷久之曰汝等爲我家事甚勞苦今欲事朕乎事太子乎事安西王乎惟汝意所向立道等奏願留事陛下於是賜立道金五十兩以旌其忠張忠等亦皆授官有差八年復使安南宣建國號詔立道並黑水跨雲南以至其國歲貢之禮遂定十年三月領大司農事中書以立道熟於雲南奏授大理等

處巡行勸農使佩金符其地有昆明池介碧雞金馬之間環五百餘里夏潦暴至必冒城郭立道求泉源所自出役丁夫二千人治之洩其水得壤地萬餘頃皆爲良田爨僰之人雖知蠶桑而未得其法立道始教之飼養收利十倍於舊雲南之人由是益富庶羅羅諸山蠻慕之相率來降收其地悉爲郡縣十五年除忠慶路總管佩虎符先是雲南未知尊孔子祀王逸少爲先師立道首建孔子廟置學舍勸士人子弟以學擇蜀士之賢者迎以爲弟子師歲時率諸生行釋菜禮人習禮讓風俗稍變矣行省平章賽典赤表言

於朝有旨進官以褒之十七年入朝力請於帝以雲南王子也先帖木兒襲王爵帝從之遂命立道爲臨安廣西道宣撫使兼管軍招討使仍佩虎符陛辭賜以弓矢衣服鞍馬始赴任會禾泥路大首領必思反扇動諸蠻亟發兵討之拔其城邑鼓行而前徇金齒甸七十城越麻甸抵可蒲皆下之有遺以馴象金風異物者悉獻諸朝二十二年又籍兩江儂士貴孝從殺李維屏所部戶二十五萬有奇以其籍歸有司遷臨安廣西道軍民宣撫使復創廟學於建水路書清白之訓于公廨以警貪墨風化大行入朝值權臣

用事遂退居散地條陳十二策皆切當世之務帝嘉納焉二十七年北京地陷人民震驚命立道爲本路總管未行安南世子陳日燇遣其臣嚴仲維陳子良等詣京師告襲爵先是其國主陳日烜累召不至僅遣其族父遺愛入貢朝廷因封爲安南王遺愛還日烜陰害之遣使問罪日烜拒使者不受命遂遣將討之失利而還帝怒欲再發兵以相完澤平章不忽木言蠻夷小邦不足以勞中國前立道嘗再使安南有功今復使往宜無不承命帝召至香殿諭之曰小國不恭今遣汝往諭朕意宜盡乃心立道對曰君父之

命雖蹈水火不敢辭臣愚恐不足專任乞重臣一人與俱臣爲之副帝曰卿朕腹心臣使一人居卿上必敗卿謀遂授禮部尚書佩三珠虎符賜衣段金鞍弓矢以行至安南界謂郊勞者曰語爾世子當出郭迎詔日燇乃率其屬焚香伏謁道左既抵府日燇拜跪聽詔如禮立道傳上命數其罪爲書曉之日燇曰比三世尊公使公大國之卿小國之師也何以教我立道曰昔鎭南王奉詔致討汝非能勝之也由其不用鄕導爭衆深入不見一人遲疑而還曾未出險風雨驟至弓矢盡壞衆不戰而自潰天子亦旣知之汝所

恃者山海之險瘴癘之惡耳且雲南與嶺南之人習俗同而技力等今發而用之繼以北方之勁卒汝得能抗我汝戰不利不過遁入海中島夷寨寨必來寇抄汝汝食少不能支必爲彼屈汝爲其臣孰若爲天子臣乎今海上諸夷歲貢於汝者亦畏我大國之爾與也聖天子有德於汝甚厚前年之師殊非上意遠將讒汝爾汝曾不悟不能遣一介之使謝罪請命輒稱兵抗拒逐我使人以怒我大國之師今禍且至矣惟世子計之日燇拜且泣涕而言曰公之言良是也爲我計者皆不知出此前日之戰救死而已寧不知惟天子使公來必能活我比面再拜誓死不敢忘天子之德遂迎立道入出奇寶爲賄立道一無所受但要日燇入朝日燇曰貪生畏死人之常情誠有詔貸以不死臣將何辭乃先遣其臣阮代之何惟巖等隨立道上表謝罪修歲貢之禮如初且言所以願朝之意廷臣有害其功者以爲必先朝而後赦日燇懼卒不敢至議者惜之二十八年遷立道奉使按行兩浙尋以爲四川南道宣慰使遷陝西漢中道肅政廉訪使三十年皇曾孫松山封梁王出鎭雲南大德二年廷議求舊臣可爲梁王輔行者立道遂以陝西行臺

侍御史拜雲南行省參政視事期月卒于官立道凡三使安南留雲南最久頗得土人之心爲之立祠於鄯善城西立道所著詩文有效古集平蜀總論安南錄雲南風土記六詔通說若干卷子元雲南行省左右司郎中

張庭珍 庭瑞

張庭珍字國寶臨潢全州人父擇金商州南鄉使歲壬辰籍其民數千來降太宗命監権北京等路賦課俄改北京都轉運使因家北京歲辛亥憲宗即位以庭珍爲必闍赤高麗不庭從征海中江華島

庭珍往問之其王言臣事本朝未嘗不謹而大軍歲入侵掠避而走險不得已也且賂庭珍金銀數千兩庭珍却之而歸以狀聞帝為禁戍兵無擅入其地高麗以安帝伐宋至閬州授安撫使世祖即位自將北伐以庭珍熟知西京入濟南路遣立沙井諸驛兼給糧運伐授同僉上蕃經略使至元六年安南入貢不時以庭珍為朝列大夫安南國達魯花赤佩金符由吐蕃大理諸蠻至于安南世子光昞立受詔庭珍責之曰皇帝不欲以汝土地為郡縣而聽汝稱藩遣使諭旨德至厚也王猶與宋為脣齒妄自尊大今百萬

之師圍襄陽拔在旦夕席卷渡江則宋亡矣王將何恃且雲南之兵不兩月可至汝境覆汝宗祀有不難者其審謀之光昞惶恐下拜受詔既而語庭珍曰聖天子憐我而使者來多無禮汝官朝列我王也相與抗禮古有之乎庭珍曰有之王人雖微序於諸侯之上光昞曰汝過益州見雲南王拜否庭珍曰雲南王天子之子汝蠻夷小邦特假以王號豈得比雲南王況天子命我為安南之長位居汝上耶光昞曰既稱大國何索吾犀象庭珍曰貢獻方物藩臣職也光昞無以對益慚憤使衛兵露刃環立以恐庭珍庭珍解

所佩弓刀坦臥室中曰聽汝何為光昞及群下皆服明年遣使隨庭珍入貢庭珍見帝以所對光昞之言聞帝大悅命付翰林承旨王磐紀之授襄陽行省郎中與阿里海牙從數騎抵襄陽南門呼宋將呂文煥語曰我師所攻無不取者汝孤城路絕外無一兵之援而欲以死守求空名如闔郡之人何汝宜早圖之文煥帳前將田世英曹彪執其總管武榮來降文煥益孤明日遣黑楊都統來議納款將遣之還報庭珍曰彼來或以計覘我未能必其果降此人呂氏腹心不如留之以伐其謀元帥阿朮然之乃留不遣又明

日文煥舉城降以功遷中順大夫遙授知歸德府行樞密院經歷諸軍南渡復為行省郎中俄授金虎符襄陽總管兼府尹改鄧復二州達魯花赤宋平遷平江路達魯花赤改同知浙東宣慰使司事未行拜大司農卿遷尹龍興復南京路總管兼開封府尹開封有控鶴軍士十餘人貸大宅聚居縱橫街陌庭珍始至察其必為盜急捕之得寶玩器服子女滿室窮索其黨俱殺之民以為神河決灌大康漂溺千里庭珍括商人漁子船及縛木為筏載糗糧四出救之全活甚衆水入善利門庭珍親督夫運薪土捍之不能

止乃頹城爲堰水既退即以民兵分防百三十里人免水憂俄卒於官庭珍性清慎丞相伯顏嘗語人曰諸將渡江無不荒貨唯我與國寶始終自守聞者以爲知言弟庭瑞

庭瑞字天表幼以功業自許兵法地志星曆卜筮無不推究以宿衛從憲宗伐蜀爲先鋒中統二年授元帥府參議留戍青居諸軍攻開州達州庭瑞將兵築城虎嘯山扼二州路宋將夏貴以師數萬圍之城當砲皆穿築柵守之柵壞乃依大樹張牛馬皮以拒砲貴以城中人飲于澗外絕其水庭瑞取人畜溲沸煮

之濾土中以洩臭人日飲數合脣皆焦裂堅守踰月援兵不至進庭瑞度宋兵稍懈三分其兵夜劫貴營宋兵亂殺都統欒俊雍貴胡世雄等五人斬千餘級庭瑞亦被傷數處以功授本[illegible]大夫知高唐州改濮州尹遷陝西四川道按察副使政過於猛上官弗便陷以罪徙四川屯田經略副使東西川行樞密院發兵圍重慶朝廷知庭瑞練習軍事換成都總管佩虎符舟楫兵仗糧儲皆倚以辦蜀平陞諸蠻夷部宣慰使甚得蠻夷心碉門羌與婦人老幼入市爭價殺人碉門魚通司繫其人羌酋怒斷繩橋謀入劫之午通司來告急左丞汪惟正問計庭瑞曰羌俗暴悍以鬬殺爲勇今如蜂毒一人而即以門墻之寇待之不可宜遣使往諭禍福彼悟當自回矣惟正曰使者無過於君遂從數騎抵羌界羌陣兵以待庭瑞進前語之曰殺人償死羌與中國之法同有司繫諸人欲以爲見證耳而汝即肆無禮如行省聞于朝召近郡兵空汝巢穴矣其酋長棄槍弩羅拜曰我近者生裂羊脾卜之視肉之文理何如則吉其兆曰有白馬將軍來可不勞兵而罷今公馬果白敢不從命乃論殺人者償盡縱遣之遂與約自今交市著以碉門爲界無

相出入官爲蜀茶增價鬻於羌人以爲患庭瑞更變引法使每引納二緡而付文券與民聽其自市於羌羌蜀便之先時運糧由揚山泝江往往覆陷庭瑞始立屯田人得免患都掌蠻叛蠻善飛鎗雕松枝爲牌自蔽行省命庭瑞討之庭瑞所射矢出其牌半幹蠻驚曰何物弓矢如此之力即請服俘斬其酋蘭德酋等十餘人而招復其餘民授敘州等處蠻夷部宣撫使改潭州路總管時湖廣省臣方剽民爲功庭瑞知不可拒乃辭歸關中三年思成都遂從漢中分家奴往居焉以疾卒庭瑞初屯青居其土多橘時中州艮

得蜀藥其價倍常庭瑞課閹卒日入橘皮若干斤儲
之人莫曉也賈人有喪其資不能歸者人給橘皮一
石得錢以濟莫不感之家有愛妾一日見老人與之
語乃其父也女以告庭瑞召視之其貌甚似問欲得
汝女歸耶其人以為幸侍左右非敢求與歸庭瑞曰
汝女居吾家不過群婢歸嫁則良人矣盡取奩裝書
券還之時人以為難

張惠

張惠字廷傑成都新繁人宋尚書右僕射商英之裔
孫也其先徙居青河後徙蜀歲丙申惠年十四在入
蜀被俘至杭海居數年盡通諸國語丞相蒙速速愛
而薦之入侍世祖藩邸以謹敏稱賜名兀魯忽訥特
世祖即位授燕京宣慰副使為政寬簡奏免分數鈔
罷硝鹹局俄遷侍中至元元年冬拜參知政事行省
山東以銀贖俘囚二百餘家為民其不能歸者使為
僧建寺居之李璮之亂山東民被軍士虜掠者甚衆
惠至大括軍中悉縱之又奏選良吏去冗官以蘇民
瘼遷制國用司副使會改制國用司為尚書省拜參
知政事遷中書左丞進右丞伯顏帥師伐宋十二年
憂詔惠主其饋餉凡江淮錢穀皆領之十二年春宋

降伯顏命惠與參知政事阿剌罕等入城按閱府庫
版籍收其大廟四景靈宮禮樂器物冊寶郊天儀仗
籍江南民為工匠凡三十萬戶惠選有藝業者僅十
餘萬戶餘悉奏還為民伯顏以宋主北遷仍惠居守
惠不待命輒啓府庫封鑰伯顏以聞詔左丞相阿朮
平章政事阿塔海詰之徵還京師二十年拜榮祿大
夫平章政事行省揚州二十二年入覲命以平章
政事行省杭州至無錫卒年六十二惠所至有能聲
及老頗以沉浮取譏子遵等

劉好禮

劉好禮字敬之汴梁祥符人父仲澤金大理評事遷
授同知許州從家保定之完州好禮幼有志知讀書
通國言憲宗時嘗大帥辟為參議歲乙卯改永興府
達魯花赤至元元年以侍儀[illegible]召見言舉人
材數事稱旨五年應詔陳言凡有[illegible]宜先啓皇
太子俾得關習庶政以為社稷生民之福陝西重地
宜封皇子為王以鎮之創築都城宜給直以市民地
選格不宜以中統二年為限後見者不錄帝是其言
勅中書施行七年遷益蘭州等五部斷事官以比古
之都護治益蘭其地深[illegible]民俗不知陶冶

無舟航好禮請工匠於朝以教其民迄今稱便或曰權鹽酒可以佐經費好禮曰朝廷設官要荒務以綏遠寧欲奪其利耶言者慚服十年北方諸王叛執好禮軍中幾死其大將以好禮善應對釋之十六年春叛王召好禮至欠欠州曰皇帝殺我致有今日好禮曰不疑果疑王召王至京師肯遣之耶十七年春好禮率衆走別部所以待兵至迨叛王軍迫好禮西踰雪嶺營好禮自度踰是則無望其還遂以衣服賂叛王千戶俗從東出鐵壁山口間道南走數日從者纔至且千人中道糧絕捕獺以為食七月至剡海

始與戍兵獲得更傳十三州入見帝賜之食與鈔十八年擢承議大夫益州路總管十九年入為刑部尚書俄改禮部又改吏部好禮素言中書象力政臣上往還兩都棄興象恕為一有變從者雖多力何能及未幾象驚幾傷從者二十一年出為北京路總管再入為戶部尚書二十五年六月卒年六十二子昱為河西隴右道肅政廉訪使

王國昌 子通

王國昌膠州高密人初為膠州千戶中統元年入覲世祖察其能遷左武衛親軍千戶凡僉符召問軍旅之事國昌奏對甚悉帝嘉之賜白金錦袍至元五年人有上書言高麗境內黑山海道至宋境為近帝命國昌往視之泛海千餘里風濤洶湧從者恐勸還國昌神色自若徐曰奉天子威命未畢事而遽返可乎遂至黑山乃還帝廷見慰勞而東夷皆內屬惟日本不受正朔帝知隋時曾與中國通遣使諭以威德令國昌率兵護送道經高麗時高麗有叛臣據珍島城帝因命國昌與經略使印突史樞等攻拔之八年復還使入日本乃命國昌屯於高麗之義安郡以為援冬十月卒于軍子通嗣

通初襲爵為左衛親軍千戶十二年從諸軍伐宋渡江鎮鄂州時潭州不下兵薄其城通以所將千人破其柵宋兵遁去通縱兵追擊殺獲甚衆以功進武節將軍從攻揚江下之十四年改侍衛親軍千戶明年通上書言今南方已定而北陲未安請屯田于和林率所部自効帝然之遂遣之從破叛兵于金山俘獲生口及馬羊牛駝不可勝計進顯武將軍賜金虎符陞僉左衛親軍都指揮使從討叛王乃顏遷副都指揮使明年屯田瓜州沙諸州進階明威將軍武宗即位命總京城衛兵樞密院奏通攝左丞領諸衛屯田兵

尋遷屯儲衛親軍都指揮使鎮海口以疾卒子燕出不花襲武德將軍左衛親軍副都指揮使

姜彧

姜彧字文卿萊州萊陽人也父椿避亂徙依濟南張榮因家焉彧幼穎悟好學榮守濟南辟爲掾陞左右司知事尋遷郎中進參議官中統三年彧與榮孫宏入朝因言益都李璮反狀已露宜先其未發制之未報明年春璮果反時諸郡不爲兵備璮即襲據濟南彧棄家從榮招集散亡迎諸王哈必赤進兵討之秋七月捕得生口言城中糧盡勢蹙彧乃昏夜請見王

曰聞王陛辭時面受詔曰發兵誅璮耳毋及無辜今旦夕城且破王宜早諭諸將分守城門勿令縱兵不然城中無噍類矣王曰汝言城破詐陰陽耶彧曰以人事知之若待城破言於王晚矣王悟明日賊衆開門出降王下令諸軍敢入城者論以軍法璮就擒城中按堵如故彧以功授大都督府參議改知濱州時行營軍士多占民田爲牧地縱牛馬壞民禾稼桑棗彧言於中書遣官分畫疆畔捕其強猾不法者寘之法乃課民種桑歲餘新桑徧野人名爲太守桑及遷東平府判官民遮請留馬爲之不行至元五年召拜

治書侍御史出爲河北河南道提刑按察使賜金虎符改信州路總管後累遷陝西漢中河東山西道提刑按察使拜行臺御史中丞後以老病歸濟南尋起燕南河北道提刑按察使三十年二月以疾卒年七十六子迪吉

張礎

張礎字可用其先渤海人金末曾祖琛徙燕之通州祖伯達從忽都忽那顏略地燕薊金守其蒲察斤以城降忽都忽承制以伯達爲通州節度判官遂知通州父鋭爲真定勸農官因家焉礎業儒丙辰歲平章

廉希憲薦于世祖潛邸時真定爲諸王阿里不哥分地阿里不哥以礎不附己銜之遣使言於世祖曰張礎我分地中人當以歸我世祖命使者復曰兄弟至親寧有彼此之間且我方有事於宋如礎者實所倚任待天下平定當遣還也己未從世祖伐宋凡徵發軍旅文檄悉出其手中統元年立中書省以礎權左右司事尋出爲彰德路拘榷官復入爲三部員外郎賜金符爲平陽路同知轉運使改知獻州同知東平府事又改知威州有婦人乘驢過市者按下官暗赤之奴引鳴鏑射婦人墮地奴匿暗赤家礎將以其事

閭暗赤懼乃出其奴論如法至元十四年立諸道提刑按察司以礎爲江南浙西道提刑按察副使佩金符宣慰使失里官吉䚟掠良民爲奴礎劾黜之遂安縣民聚衆負險爲亂命礎與同知浙西道宣慰使劉宣領兵捕之宣即欲進兵礎曰江南新附守吏或失撫字宜遣人招諭以全衆命宣不可礎曰諭之不來加誅未晚遂遣人諭之逆黨果自縛請罪礎釋之宣乃嘆服遷嶺南廣西道提刑按察使廣西宣慰使也里脫強奪民財礎按其罪遷嶺北湖南道提刑按察副使授賓州路總管不赴拜國子祭酒尋出爲安豐路總管三十一年卒于官年六十三贈昭文館大學士正奉大夫封清河郡公謚文敏子叔衡輝路推官

呂域

呂域字伯充河內人七世祖公緒與宋丞相公著爲從昆弟祖庭金末避亂去鄉里父佑歸附初隷兵籍轉徙北郡復至關中家焉廉希憲宣撫京兆聘許衡教授生徒域從衡學衡爲國子祭酒舉域爲伴讀輔成教養之功爲多至元十三年擢陝西道按察司知事未行會宋降者言襄漢新附民情未安有呂子謙者向爲襄陽制置司參謀官今退居鄂其人悉知宋事宜徵用之朝廷或遣使而鄴其人或言子開舊名偉金亂入宋更名爲府字子開於域爲從叔父宜遣域行時江淮兵猶未戢域聞之慨然請行子開既入覲授安撫宣諭使宣詔以子開爲翰林直學士辭不就十四年授域四川行樞密院都事時宋制置使張珏守重慶安撫使王立守合州詔樞府分兵取之李德輝行西院事于成都獲立俱卒張郃等數人將殺之域曰彼不即降者以昔嘗抗命城降懼誅耳今宜釋郃等俾歸諭立未幾立果遣郃等齎蠟書至成都德輝請與東院同受降後期不至德輝承制授立

仍爲安撫使知合州開合縣民禁戢剽掠而還叔崇慶思播夔萬等郡聞之相繼送款巴黔民感域與德輝之惠並祠事之東院以其無功延德輝越境邀功械立于長安獄將誅之域適以事至京師言于許衡衡白留守賀仁傑遂奏宥立賜食虎符仍舊官域亦以平定四川功詔賜金織衣一及鞍勒白金陞奉訓大夫四川行省左右司郎中十九年詔同知順慶路總管府事以疾辭二十年徵爲國子司業以未終喪辭三十年改華州知州勸農興學具有成効及代民爭留之大德中河東饑疫地震月餘不止域與集賢

學士謝興各從之公數十言以究其理且移書廟堂
陳救災弭患之道仁宗即位召拜翰林侍讀學士時
方議行科舉堅曰經明行脩質而少華非惟士有實
行國家當得真才以登治平未幾致仕延祐元年遣
使給驛送還鄉十二月以疾卒年七十八贈陝西
行省參知政事追封東平郡公諡文獻子三人杲果
楨皆顯仕孫曾濟寧路總管

譚資榮

譚資榮字茂卿其先德州人敦厚寡言頗知讀書仕
金爲縣令歲己卯河朔歸版圖資榮率衆款附主帥

稔聞其名即日以金符授元帥左都監爲縣令如故
後從征以功賜金虎符陞行元帥府事復以其弟資
用代充元帥左監軍歲壬辰資榮從攻汴梁有功既
而舉資用自代退而耕田讀書以爲逸老計卒年四
十子二人曰澄曰山阜澄好讀書又習國語爲監縣
多善政世祖在潛邸時澄入見世祖嘉其容止安詳
留居藩府稱其賢而不名以其弟山阜代爲縣遣近
臣出使必以澄偕中統元年制書褒美以爲懷孟路
總管明年入覲賜金符四年易虎符居官時訟至立
決教民力田務本業彰德同知遷河南路總管燕府
尹明年奔父喪中書不從其終制奏起復從職後歷司
農少卿遷陝西四川提刑按察使踰年西南夷羅羅
斯內附帝以澄文武兼資可使鎮撫新國以爲副都
元帥同知宣慰使司事至其境諭之曰皇元一視同
仁不問遠近特遣大帥安集招懷以捍外侮非利徼
求於汝也夷人大悅尋以疾卒子克脩事裕宗于東
宮出爲江南湖北河北河南陝西漢中三道提刑按
察使孫男三人曰忠曰質曰文

王惲

王惲字仲謀衛州汲縣人曾祖經祖宇仕金官敦武

校尉父天鐸金正大初以律學中首選仕至戶部主
事惲有材幹操履端方好學善屬文與東魯王博文
渤海王旭齊名史天澤將兵攻宋過衛一見接以賓
禮中統元年左丞姚樞宣撫東平辟爲詳議官時省
部初建令諸路各上儒吏之能理財者一人惲以選
至京師上書論時政與渤海周正並擢爲中書省詳
定官二年春轉翰林修撰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脩
官尋兼中書省左右司都事治錢穀擢材能議典禮
考制度咸究所長同僚服之至元五年建御史臺首
拜監察御史知無不言論列凡百五十餘章時都水

劉晸交結權姦任用將事陷沒官糧四十餘萬石俾劾之暴其姦利權貴側目又言晸監脩大廟畢功特轉官錫賞今纔數年梁柱摧朽事涉不敬宜論如法晸竟以憂卒秩滿陳天祐霄膺交薦於朝九年授承直郎平陽路總管府判官初絳之太平縣民有陳氏者殺其兄行賂緩獄蔓引逮繫者三百餘人至五年不決朝廷委俾鞫之一訊即得其實乃盡出所逮繫者時絳久旱一夕大雨十三年奉命試儒人于河南十四年除翰林待制拜朝列大夫河南北道提刑按察副使尋改置諸道制下遷燕南河北道按部諸郡

贓吏多所罷黜十八年拜中議大夫行御史臺治書侍御史不赴裕宗在東宮俾進承華事略其目曰廣孝立愛端本進學擇術謹習聽政達聰撫軍崇儒親賢去邪納誨幾諫從諫推恩尚儉戒逸知賢審官凡二十篇裕宗覽之至漢成帝不絕馳道唐肅宗改服絳紗爲朱明服心甚喜曰我若遇是禮亦當如是又至邢峙止齊太子食邪蒿顧侍臣曰一菜之名遽能邪人詹事丞孔九思從旁對曰正臣防微理固當然太子善其說賜酒慰喻之令諸皇孫傳觀稱其善弘益居多十九年春改山東東西道提刑按察副使

在官一年以疾還衛二十二年春以左司郎中召時右丞盧世榮以聚斂進用屢趣之不赴或問其故俾曰力小任大剝衆利己未聞能令者遠之尚恐見浼況可近乎既而果敗衆服其識二十六年授少中大夫福建閩海道提刑按察使黜官吏貪汙不法者凡數十人察繫囚之冤滯者決而遣之戍兵無得寓民家而創營屋以居之每謂爲治之本在於得人乃進言於朝曰福建所轄郡縣五十餘連山距海實爲邊徼重地而民情輕詭由平定以來官吏貪殘故山寇往往嘯聚愚民因而蟻附剽掠村落官兵致討復

蹂踐之甚非朝廷一視同仁之意也今雖不能一一擇任守令而行省官僚如平章左丞尚缺宜特選清望素著簡在帝心文足以撫綏黎庶武足以折衝外侮者使領静之庶幾治安可期矣時行省討劇賊鍾明亮無功俾復條陳利害曰福建歸附之民戶幾百萬黄華一變十去四五今劇賊猖獗又酷於華其可以尋常草竊視之況其地有溪山之險東擊西走出没難測招之不降攻之不克宜選精兵申明號令專命重臣節制以計討之使彼勢窮力竭可取也二十八年召至京師二十九年春見帝於柳林行宮遂

上萬言書極陳時政授翰林學士嘉議大夫成宗即位獻守成事鑑一十五篇所論悉本諸經旨元貞元年加通議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奉旨纂脩世祖實錄曰集聖訓六卷上之大德元年進中奉大夫二年賜鈔萬貫乞致事不許五年再上章求退遂授其子公孺爲衛州推官以便養仍官其孫第秘書郎大德八年六月卒贈翰林學士承旨資善大夫追封太原郡公謚文定其著述有秘鑑五十卷汲郡志十五卷承華事略中堂事記烏臺筆補玉堂嘉話并雜著詩文合爲一百卷

列傳卷第五十四

列傳卷第五十五　元史一百六十八

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臣宋濂翰林待制承直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臣王禕等奉勅修

陳祐 天祥

陳祐一名天祐字慶甫趙州寧晉人世業農祖忠博究經史鄉黨皆尊而師之既殁門人謚曰茂行先生祐少好學家貧母張氏嘗剪髮易書使讀之長遂博通經史時諸王得自辟官屬歲癸丑穆王府署祐爲其府尚書賜其父母銀十鋌錦衣一襲王既分土於陝各表祐爲河南府總管下車之日首禮金季名士李國維楊杲李微薛玄谷訪治道商議古今奏免征西軍數百家及椒竹諸稅粮料等錢又上便民二十餘事朝廷皆從之世祖即位分陝各爲河南西路中統元年真除祐爲總管時州縣官以未給俸多貪暴祐獨以清慎見稱在官八年如始至之日至元二年調官法行改南京路治中適東方大蝗徐邳尤甚責捕至急祐部民丁數萬人至其地謂左右曰捕蝗慮其傷稼也今蝗雖盛而穀已熟不如令早刈之庶力省而有得或以事涉專擅不可祐曰救民獲罪亦所甘心即諭之使散去兩州之民皆賴焉三年朝廷以

祐峯官無名乃賜虎符授嘉議大夫衛輝路總管衛
當四方之衝號爲難治祐申明法令創立孔子廟脩
比干墓且請于朝著于祀典及去官民爲立碑頌德
嘗上書世祖言樹太平之本有三一曰太子国本建
立宜早二曰中書政本責成宜專三曰人材治本選
舉宜審事雖未能盡行時論稱之六年置提刑按察
司首以祐爲山東東西道提刑按察使時中書尚書
二省並立世祖厭其煩欲合爲一集大臣雜議之祐
還朝特命預其議阿合馬爲尚書平章政事欲奏陞
中書右丞相安童爲太師因罷中書省懼祐有異議

許進祐爲尚書參知政事以啗之及入議祐極言中
書政本祖宗所立不可罷三公古官今徒存其虛位
未須設事遂罷阿合馬怒其忤己除祐僉中興等路
行尚書省事西涼隸永昌王府其達魯花赤及總管
爲人誣搆繫獄百餘日王欲悉致之法祐力辨其冤
王怒甚祐執議爾固王亦大悟二人皆獲免持祐泣
曰公再生父母也朝廷大舉伐宋遣祐僉軍山東民
多逃匿聞祐來皆曰陳按察來必無私遂皆出應期
而辦十二年授南京總管兼開封府尹吏多震懾失
措祐因諭曰何必若是前爲盜跖今爲顏子吾以顏

子待之前爲顏子今爲盜跖吾以盜跖待之由是吏
知修飭不敢弄法許蔡間有巨盜聚衆劫掠祐捕之
急逃入宋境宋亡隨制置夏貴過汴祐斥下馬擒殺
之於市民間帖然十四年遷浙東道宣慰使時江南
初附軍士俘虜温台民男女數千口祐悉奪還之未
幾行省榷民商酒稅祐請曰兵火之餘傷殘之民宜
從寬恤不報適祐檢覈慶元台州民田及還至新昌
值玉山鄉盜倉猝不及爲備遂遇害年五十六詔贈
推忠秉義全節功臣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左丞追封
河南郡公謚忠定父老請留葬會稽不得乃立祠祀

之祐能詩文有節齋集子夔邳屯田萬戶初在揚
州聞祐遇盜死泣請于行省願復父讎擒其賊魁戮
于紹興市累官同州知州典儀司通事舍人孫思
魯夔爲邳屯田萬戶思謙河南行省參知政事弟天
祥
天祥字吉甫因兄祐仕河南自寧晉徙家洛陽天祥
少倜儻不羈善騎射中統三年李璮據濟南結宋爲
外援河北河南宣慰司承制以天祥爲千戶屯三汊
口防遏宋兵事平罷歸居偃師南山有田百餘畝躬
耕讀書從之遊者甚衆出居近緱氏山因號曰緱山

先生初天祥未知學祐未之省也別去數歲聞所為
詩於祐祐疑假手它人及與語出入經史談辯該博
乃大稱異至元十一年起家從仕郎鄂復州等處招
討司經歷從闊兵渡江因論軍中事深為行省參政
賈居貞所器重十三年興國軍以籍兵器致亂行省
命天祥權知本軍事天祥領軍士纔十人入其境去
城近百里止二日乃至城中父老來謁天祥諭之曰
捍衛鄉井誠不可無兵任事者籍之過當故致亂爾
今令汝輩權置兵仗以自衛何如民皆稱便乃條陳
其事於行省曰鎮遏姦邪當實根本若內無備禦之

資則外生窺覦之釁此理勢必然者也推此軍變亂
之故正由當時處置失宜昧於外而忘於內凡在軍
中者寸鐵尺杖不得在手遂使姦人得以竊發公私
同被其害今軍中所經殘破單弱至此若推杞防而
不相保伍豈惟外寇可虞第恐舟中之人皆敵國矣莫
若布推赤心於人使戮力同心與均禍福人則我之
人兵則我之兵靖亂止姦無施不可惟冀少加優容
然後責其必成之效行省許以從便處置天祥凡所
設施皆合衆望由是流移復業以至隣郡之民亦歸
者相繼伐茅斬木結壁以居天祥命以十家為甲十

甲有長弛兵禁以從民便人心既安軍勢稍振用土
兵收李必聰山寨不戮一人他寨聞之各自散去境
內悉平時州縣官吏未有俸祿天祥從便規措而廪
給之以止其貪民用弗擾鄰邑分寧為變謀者時至
吏請捕之天祥曰彼以官吏貪暴故叛今我一軍三
年官無侵漁民樂其業使之歸告其黨則謀者反為
我用矣遂一無所問及敗逃入興國境者數千人天
祥命驗口給糧仍戒土人勿侵陵事定皆得保全而
歸莫不服其威信居歲餘詔改本軍為路有代天祥
為總管者務變更舊政治隱匿兵者甚急天祥去未

久而興國復變鄂郡當時府及大江南北諸城邑多
乘勢殺守將以應之時古改行省為宣慰司參政忽
都帖兒賈居貞萬戶鄭鼎臣為宣慰使鼎臣帥兵討
之至樊口兵敗死黃州從撥言攻陽羅堡鄂州大震
時忽都帖木兒恇怯不敢出兵天祥言於居貞曰陽
羅堡依山爲柵素有險彼若來攻我之利也且南
人浮躁輕進易退宜策爲援險而區區鳥合之衆
與之相敵不二三日死必多遁逃者十八九我出
精兵以乘之惟疾乃君始得脫乘此一勝則大勢
已定然後取黃州易若摧枯拉朽耳居貞深然之

而忽都帖木兒忽都木決闊至陽邏堡居貞力趣之
乃引兵宿於青山明日大敗其衆皆如天祥所料初
行省官屬盡執鄂州城中南人將殺之以防內應居
貞救之不能得天祥言是州之人與彼勢本不相接
欲殺之者利其財耳乃止之至是被執者皆就去復
遣天祥權知壽昌府事授兵二百餘人爲亂者聞官
軍至皆棄城依險而自保天祥以衆寡不敵非可以
力服乃遣諭其徒使各歸田里惟生擒其長毛遇順
周監斬于鄂州市得金二百兩詢知爲鄂州賈人之
物召而還之其黨王宗一等十三人繫獄亦既擒以冬

元史列傳卷五十五　五甲　六

至日放令還家約三日來歸獄皆如期而至白宣慰
司上盜欲之由是無復叛者百姓爲立生祠二十一年
三月拜監察御史會右丞盧世榮以掊克聚斂驟陞
執政權傾一時御史中丞崔彧言之帝怒欲致之法
世榮勢燄益張左司郎中周戭因議事微有可否世
榮誣以沮法奏令杖一百然後斬之於是臣僚震懾
無敢言者二十二年四月天祥上疏極言世榮姦惡
其略曰盧世榮素無文藝亦無武功惟以商販所獲
之貲趨附權臣營求入仕輿贓輦賄輸送權門所獻
不充又別立欠少文卷銀一千錠由白身擢江西榷

茶轉運使於其任事專務貪饕所犯贓私動以萬計其
隱秘者固難悉舉惟發露者乃可明言凡其掊取於
人及所盜官物略計鈔以錠計者二萬五千一百一
十九金以錠計者二十五銀以錠計者一百六十八
茶以引計者一萬二千四百五十有八馬以匹計者
十五玉器七事其餘繁雜物件稱是已經追納及未
納見追者人所共知今竟不悔前非狂悖愈甚以苛
刻爲自安之策以誅求爲干進之門既懷無厭之心
廣畜攘掊之計而又身當要路手握重權雖位在丞
相之下朝省大政實得專之是猶以盜蹠而掌阿衡

元史列傳卷五十五　七

之任不止流殃於當代亦恐取笑於將來朝廷信其
虛誑之說俾居相位名爲試驗實授正權校其所能
敗闕如此考其所行毫髮無稱此皆既往之真跡可
謂已試之明驗若謂必須再試止可叙以他官宰相
之權豈宜輕授夫宰天下譬猶製錦初欲驗其能否
先當試以布帛如無能效所損或輕今捐相位以試
驗賢愚猶捨美錦以校量工拙脫致隳壞悔將何追
國家之與百姓上下如同一身民乃國之血氣國乃
民之膚體血氣充實則膚體康強血氣損傷則膚體
羸病未有耗其血氣能使膚體豐榮者是故民富則

國富民貧則國貧民安則國安民困則國困其理然也昔魯哀公欲重斂於民問於有若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以此推之民必須賦輕而後足國必待民足而後豐書曰民為邦本本固邦寧歷考前代因百姓富安以致亂百姓困窮以致治自有天地以來未之聞也夫財者土地所生民力所集天地之間歲有常數惟其取之有節故其用之不乏今世榮欲以一歲之期將致十年之積危萬民之命易一世之榮廣邀增羨之功不恤顛連之患期錙銖之誅取誘上下以交征視民如讎為國斂怨果

欲不為國家之遠慮惟取速效於目前肆意誅求何所不得然其生財之本既已不存斂財之方復何所賴將見民間由此凋耗天下由此空虛安危利害之機殆有不可勝言者計其任事以來百有餘日驗其專務備有顯明今取其所行與所言而已不相副者畧舉數端始言能令鈔法如舊鈔今愈虛始言能令百物自賤物今愈貴始言課程增添三百萬定不取於民而辦今却迫脅諸路官司增數包認始言能令民快樂凡今所為無非敗法擾民者若不早有更張須其自敗正猶蠹雖除去木病亦深始嫉曲突徙薪

乃為焦頭爛額事至於此救將何及臣亦知阿附權要則榮寵可期違忤重臣則禍患難測緘默自固亦豈不能正以事在國家關繫不淺憂深慮切不得無言世祖聞其語遣使召天祥與世榮俱至上都面質之既至即日有內官傳旨縛世榮於宮門外明日入對天祥於帝前再舉其所言與未及盡言者帝皆稱善世榮遂伏誅五月朝廷錄天祥從軍渡江及平興國壽昌之功進秩五品擢吏部郎中二十二年四月除治書侍御史六月命理算湖北湖南行省錢糧天祥至鄂州即上疏劾平章岳束木兇暴不法時桑哥

竊國柄與岳束木姻黨為其爪牙羽翼誣天祥以罪欲致之死繫獄幾四百日二十五年春正月遇赦得釋二十八年擢行臺侍御史未幾以疾辭歸三十年授燕南河北道廉訪使元貞元年改山東西道廉訪使時盜賊群起山東居多詔求弭盜方略天祥上奏曰古者盜賊之起各有所因除歲凶飢饉誘之天時外且勿論他如軍旅不息工役荐興聚斂無厭刑法紊亂之類此皆群盜所起之因中間保護存恤長養之者赦令是也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一歲再赦善人喑啞前人言之備矣兇強梁之徒各執兵杖

殺人取貨不顧其生有司盡力以捕之朝廷加恩以
釋之旦脫縲囚暮即行劫又復督勒有司結限追捕
賊皆經慣習以為常既不感恩又不畏法凶殘悖逆
性已頑定誰非善化能移惟以嚴刑可制所擬事條
皆切於時用於是嚴督有司捕得盜賊甚衆皆杖殺
之其亡入他境者揣知所向選捕盜官及弓兵密授
方略示以[illegible]捕之南至漢江二千餘里悉皆
就擒無得脫者由是東方羣盜屏息平陰縣女子劉
金蓮假妖術以惑衆所至官為建立神堂愚民皆奔
走奉事之天祥謂同僚曰此婦以神怪惑衆聲勢如

此若復有狡獪之人輔翼之倣漢張角晉孫恩之為
必成大害遂命捕繫而杖於市自此神怪屏息天祥
以山東宣慰司官所為暴因劾奏其使貪暴不法事
格不行遂以任以辭去大德三年六月遷河北河南
廉訪使以疾不赴人有冤抑往往就天祥家求直天
祥以不在其位求去之六年陞江南行臺御史中丞
上章諭征西南夷事曰兵有不得已而不已者亦有
得已而不已者惟能得已則已可使兵力永強以備
不得已而不已之用是之謂善用兵者也去歲行省
右丞劉深遠征八百媳婦國此乃得已而不已之兵

也彼荒裔小邦遠在雲南之西南又數千里其地為
僻陋無用之地人皆頑愚無知取之不足以為利不
取不足以為害深欲上罔下帥兵伐之經過八番縱
橫自恣恃其威力虐害居民中途變生所在皆叛深
既不能制亂反為衆所制軍中乏糧人自相食計
窮勢蹙倉黃退走土兵隨襲以致大敗深棄衆奔逃
僅以身免喪兵十八九棄地千餘里朝廷再發陝西
河南江西湖廣四省諸軍使劉二霸都總督以圖收
復叛地湖北湖南大起丁夫運送軍糧至播州交納
其正夫與其擔負自己糧食者通計二十餘萬正當農

時興此大役驅愁苦之人往回數千里中何事不有
或所負之米盡到固為幸矣然[illegible]之軍止仰今次
一運之米自此以後又當如何比聞西征敗卒及其
將校頗知西南夷之地重山複嶺陂澗深林竹木
叢茂皆有長刺軍行徑道在於其間寬處僅容一人
一騎上如登天下如入井賊若乘險邀擊我軍雖衆
亦難施為也又其毒霧烟瘴之氣皆能傷人羣蠻既
知大軍將至若皆清野遠遁阻其要害以老我師彼
進不得前旁無所掠士卒飢餓疫病死亡將有不戰
自困之勢不可不為深慮也且自征伐倭國占城交

趾爪哇緬國以來近三十年未嘗得尺土一民內
屬之益計其所費錢財死損軍數可勝言哉去歲
征及今又以亦復何異前鑑不遠非難見也伴勞民
擾衆見休期只深一人是其禍大又聞八番羅國之
人向爲征西之軍擾害損衆生業相繼逃叛然深入
於巖巇皆欲得其肉而分食之人心皆惡天意亦憎
惟須上承天意下順人心早正深之罪續下明詔示
彼一方以聖朝數十年撫養之恩仍諭自今再無遠
征之役以此招之自有相繼歸順之日使其官民上
下皆知不須遠勞王師與區區小醜爭一旦之勝負

也昔大舜退師而苗民格充國緩戰而羌衆安事載
經傳爲萬世法爲今之計宜且駐兵近境使其水路
遠近得通或用鹽引茶引或用寶鈔多增米價和市
軍糧但法令嚴明官不失信可使米船蔽江而上軍
自足食民亦不擾內安根本外圖遠夷以我之鎮靜
御彼之猖狂布恩以柔其心畜威以制其力期之以
久漸次服之此王者之師萬全之利也若謂業已如
此欲罷不能亦當慮其關繫之大審詳成敗算定而
行彼溪洞諸蠻各有種類今之相聚者皆烏合之徒
必無久能同心敵我之理但急之則相救緩之則相

殘以計使之互相讎怨待彼有可乘之隙我有可動
之時徐命諸軍數道俱進服從者恩之以仁拒敵者
威之以武恩威相濟功乃易成若舍恩任威以蹈深
之覆轍恐他日之患有甚於今日也不報遂謝病去
七年召拜集賢大學士商議中書省事八月地震河
東尤甚詔問弭災之道天祥上章極言陰陽不和天
地不位皆人事失宜所致執政者以其言切直抑不
以聞天祥自彼召還京至是且一歲未嘗得見帝言
事輸忠無地常鬱鬱不自得又不欲苟糜廩祿八年
正月移疾謝去至通州中書遣使追留不還帝聞之

賜鈔五千貫仍命給傳專官護送至其家天祥望闕
拜謝辭所賜鈔而行九年五月拜中書右丞議樞密
院事提調諸衛屯田使者五致詔以年老不能辭十
一年仁宗在懷州遣使賜幣帛上尊酒至大四年仁
宗即位復遣使召之辭以老疾不起延祐三年四月
卒于家年八十累贈推忠正義全德佐理功臣河南
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追封趙國公謚文忠

劉宣

劉宣字伯宣其先潞人也因出戍留居忻金末避地
于陝後從大原宣沉毅清介居家孝友自幼善讀書

有經世之志宣撫張德輝至河東見而器重之辟
爲爲中書省掾宣撫則往從國子祭酒許衡講明理
學初命爲河北河南道巡行勸農副使至元十二年
入爲中書戶部郎中改行省郎中從丞相伯顏平章
阿朮統軍平江南贊畫居多伯顏嘗命宣詣闕上捷
書世祖召見親問以南征事應對稱旨賜器服寵嘉
之江南平命宣沙汰江淮冗官其所存革悉合公論
除知松江府未幾同知浙西宣慰司事在官五年威
惠並著陞江淮行省參議擢江西湖東道提刑按察
使二十三年入爲禮部尚書遂遷吏部時將伐交趾

宣上言曰連年日本之役百姓愁戚官府擾攘今春
停罷江浙軍民歡聲如雷安南小邦臣事有年歲貢
未嘗愆期邊帥生事興兵彼國避入海島使大舉無
功將士傷殘今又下令再征聞者莫不恐懼自古興
兵必須天時中原平土猶避盛夏交廣炎瘴之地毒
氣害人甚於兵刃今以七月會諸道兵于靜江比至
安南病死必衆緩急遇敵何以應之又交趾無糧水
路難通無車馬牛畜馱載不免陸運一夫擔米五斗
往還自食外官得其半若十萬石用四十萬人止可
供一二月軍糧搬載船料軍須通用五六十萬衆廣

西湖南調度頻　民多離散戶令供役亦不能辦況
湖廣密邇溪洞寇盜常多萬一姦人伺隙大兵一出
乘虛生變雖有留後人馬彼將衰老卒難應變何不
與彼中軍官深知事體者論量萬全方略不然將復
蹈前轍矣及再征日本宣又上言其略曰近議復置
征東行省再興日本之師此役不息安危繫焉唆都
建伐占城海牙言平交趾三數年間湖廣江西供給
船隻軍須糧運官民大優廣東羣盜並起軍兵遠涉
江海瘴毒之地死傷過半即日連兵未解且交趾與
我接境蕞爾小邦遣親王提兵深入未見報功唆都

爲賊所殺自遺羞辱況日本海洋萬里疆土闊遠非
二國可比今次出師動衆履險縱不遇風可到彼岸
倭國地廣徒衆猥多彼兵四集我師無援萬一不利
欲發救兵其能飛渡耶隋伐高麗三次大舉數見敗
北喪師百萬唐太宗以英武自負親征高麗雖取數
城而還徒增追悔且高麗平壤諸城皆居陸地去中
原不遠以二國之衆加之尚不能克況日本僻在海
隅與中國相懸萬里哉帝嘉納其言二十三年十二
月中書傳旨議更鈔用錢宣獻議曰原交鈔所起漢
唐以來皆未嘗有宋紹興初軍餉不繼造此以誘商

旋為沿邊羅買之計比銅錢易於賫擎民甚便之稱
有滯礙即用見錢尚存古人子母相權之意日增月
益其法浸弊欲求目前速效未見良策新鈔必欲創
造用權舊鈔只是改換名目無金銀作本稱提軍國
支用不復抑損三數年後亦如元寶矣宋金之弊足
為殷鑒鑄造銅錢又當詳究秦漢隋唐金宋利病著
在史策不待縷陳因朝廢錢已久一旦行之功費不
貲非為遠計大抵利民權物其要自不妄用始若欲
濟今日之用非惟鑄造不敷抑亦不久自弊矣屬桑
哥謀立尚書省以專國柄議遂寢二十五年由崇

賢學士除行臺御史中丞時江浙行省丞相忙古臺
悍戾縱恣常慮臺臣糾言其罪而尤忌宣一日御史
大夫與中丞出建康城點視軍船群御史從有以軍
船載蒿者御史張謙詰之知為行省官所使詰揚州
覆實忙古臺怒即圖報復時大夫之父官于屬郡
隨被按劾遣其黨造建康伺臺中違失臺官皆竦懼
陰往懇求自解惟宣屹然不動忙古臺怨宣愈甚羅
織宣之子繫揚州獄又令建康酒務淘金等官及錄
事司官以罪免者誣告行臺沮壞錢粮以聞于朝必
欲寘宣死地朝廷爲遣官一員置獄于行省鞫問其

事宣及御史六人俱就逮既登舟行省以軍船邏兵
衛嚇迫之至則分異各處不使往來九月朔宣自刎
于舟中始宣將行時書後事一緘付從子自誠令勿啓
比宣死視其書辭云觸怒大臣誣搆成罪豈能與經
斷小人交口辯訟屈膝爲容於怨家之前身爲臺臣
義不受辱當自引決但不獲以身殉國爲恨耳嗚呼
天乎實鑒此心且別有公文言忙古臺罪狀俾得其
姦詐注句林辭句難辯前治書侍御史霍肅爲叙次
其文讀者悲憤宣既引決行省白于朝以爲宣知罪
且自殺前後搆成其事者郎中張斯立也然宣忠義

節操爲世所重聞者莫不嗟悼延祐四年從子白待
上言行實御史臺以聞制贈資善大夫御史中丞上
護軍追封彭城郡公謚忠愍

何榮祖

何榮祖字繼先其先太原人父瑛金貞祐間試文法
入優等補吏後授明威將軍守鉅鹿尸權軍器監主
事金亡徙家廣平榮祖狀貌雄偉顴有赤文如雙樹
背負隆起有知者謂曰子位極人臣且壽相也何氏世
業吏榮祖亦所通習遂以吏累遷中書省掾擢御史
臺都事始折節讀書日記數千言時合馬方用事直

縱廩于其家以收四方之利號曰和市監察御史范
方等斥其非論甚力阿合馬知榮祖主其謀奏為左
右司都事以隸己未幾御史臺除治書侍御史升侍
御史又出為山東按察使而阿合馬莫逞其志矣有
帖木剌思者以倉暨為僉事李唐卿所劾帖木剌思
計無所出適濟南有上變告者唐卿察其妄取訟牒
焚之帖木剌思乃摭取為辭告唐卿縱反者逮繫數
十人獄久不決詔榮祖與左丞郝禎參政耿仁雜鞫
之榮祖得其情欲抵告者罪禎仁傑議以失口亂言
之罪坐之榮祖不可俄遷河南按察使二執政竟以

失口亂言杖其人而株連者俱得釋唐卿之誣遂白
平涼府言有南人二十餘輩叛歸江南安西行省欲
上聞會榮祖來為參政止之曰何必上聞朝廷此輩
去者皆人奴耳今聞江南平適往求其家移文召捕
之可也已而逃者俱獲果人奴也治以本罪而付其
主其於事明決多類此除雲南行省參知政事以母
老辭又拜御史中丞復出為山東東西道按察使時
宣慰使樂實姚演開膠州海道有制禁戢諸人沮撓
粮船遇暴風多漂覆樂實弗信督諸漕卒償之搒掠
慘毒自殺者相繼按察官懼違制莫敢言榮祖曰第

言之若朝廷見譴吾自當之即草辭以奏詔免其徵
召入為尚書參知政事時桑哥專政亟於理算錢穀
人受其害榮祖數請罷之帝不從屢懇請不已乃稍
緩之而畿內民害尤甚榮祖每以為辭同僚曰上既
為免諸路惟未及在京可少止勿言也榮祖執愈堅
至於忤旨不少屈竟不署其牘未踰月而害民之弊
皆聞帝乃思榮祖言召問所宜榮祖請於歲終立局
考校人以為便立為常式詔賜以鈔萬一千貫榮祖
條中外官吏程欲繩時敝桑哥抑不為通榮祖既
與之異見乃以病告特授集賢大學士未幾起為尚

書右丞桑哥敗改中書右丞奏行所定至元新格請
改提刑按察司為肅政廉訪司而立監治之法又上
言國家用度不可不足天下百姓不可不安今理財
者弗顧民力之困言治者弗圖國計之大且當用之
人恒多而得用之人恒少要之省部寔為根本必擇
材而用之按察司雖監臨一道其職在於除蠹弊安
斯民務有弗至則省臺又當遣官體察之庶有所益
帝深然之屢以老疾乞解機務詔免署事惟預議中
書而食其祿尋拜昭文館大學士預中書省事又加
平章政事以水旱請罷不允先是榮祖奉旨定大德

律令書成已久至是乃得請于上詔元老大臣聚聽
之未及頒行適子秘書少監恵沒遂歸廣平卒年七
十九贈光祿大夫大司徒柱國追封趙國公謚文憲
榮祖身至大官而燕第以居飲器用青瓷杯中宮聞
之賜以上尊及金五十兩銀五百兩鈔二萬五千貫
俾置器買宅以旌其廉所著書有大畜十集又有學
易記載道集觀物外篇等書

陳思濟

陳思濟字濟民柘城人也幼讀書即曉大義以才器
見稱于時世祖在潛邸聞其名召之以備顧問

既即位始建省部俾掌敷奏世祖以京兆為國重鎮
命廉希憲等行中書省于陝西思濟寔與偕行多所
贊畫中統三年詔誅王文統召廉希憲入中書思濟
還仍掌敷奏事無巨細悉就準繩姚樞許衡皆器重
之會阿合馬入省耻其位在希憲左每欲肆意而行
希憲守正不從及希憲去位省臣最桀驁者惟阿
合馬莫敢前思濟獨先以文牘進阿合馬輒干希憲
位署押思濟遽掩以手曰此非君押署位也阿合馬
怒目視之衆為之懼思濟神色自若除右司郎中從
希憲行省山東未幾召還至元五年分命中書省總

百揆御史臺正百官一時黜陟登庸憲章程式多出
其手遷承務郎同知高唐州事以績最聞拜監察御
史時阿合馬立尚書省擅權中書右思濟與魏初等
劾其不法帝命近臣正之御史各以次對思濟獨厲
聲曰御史言官也非為辨訟設拂袖而出授奉訓大
夫知沁州為政簡要不務苛察遷中順大夫同知紹
興路總管府事承檄讞獄銅廬有囚罹辟將死縱遣
還家候期來決因拜請曰聞公名久矣君不早決恐
終不可保為閱其案而釋之轉同知兩浙都轉運司
事核吏侵漁民困于賦役悉蠲除之調陝西漢中道

提刑按察副使丁母憂去官二十三年加少中大夫
同知浙東道宣慰司事時浙西大水民饑浙東倉廩
殷實即轉輸以賑之全活者衆撒上中書奏允之浙
東復旱禱于名山雨大澍民賴以甦兩淮鹽課不敷
授嘉議大夫兩淮都轉運使奸弊盡革商賈通行歲
課以足擢嶺北湖南道肅政廉訪使改池州路總管
江浙行省平章也速答兒威勢赫然摘淘金戶三千
括民間田畝檄下力上章以止之累遷通議大夫僉
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事大德五年冬以疾卒年
七十贈正議大夫吏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潁川

郡使謚文肅子誠嗣以蔭入官拜監察御史朝列大夫
僉廣西道肅政廉訪司事

秦長卿

秦長卿洛陽人也姿貌魁特性倜儻有大志世祖在京兆潛藩已聞其名既即位務收攬時才以布衣徵至京師長卿尚風節好論事與劉宣同在宿衛以氣岸相高是時尚書省立阿合馬專政長卿上書曰臣愚贛能識阿合馬其爲政擅生殺人人畏憚之固莫敢言然怨毒亦已甚矣觀其禁絶異議杜塞忠言其情似秦趙高私蓄踰公家貲覬覦非望其事似漢董

卓秦叔人臣無將請及其未發誅之爲便事下中書阿合馬爲人便安善伺人主意又其貲足以動人中貴人力爲抹解事遂寢然由是大恨長卿除興和宣德同知鐵冶事竟誣以折閱課額數萬將逮長卿下吏籍其家産償官又使獄吏殺之獄吏濡紙塞其口以死卿死未幾王著殺阿合馬帝後悟亦追罪之劉楷戮屍并誅其子而長卿冤終不白長卿從子山甫爲建康府判官聞長卿冤狀即日棄官去累薦不起以卒山甫子從龍仕至南臺治書侍御史從德江浙行省參知政事

趙與罴

趙與罴字晦叔宋宗室子嘗登進士第爲鄂州教授至元十二年丞相伯顏既渡江與罴率其宗人之在鄂州者詣軍門上書乃陳不嗜殺人可以一天下且乞全其宗黨後伯顏朝京師世祖問宋宗室之賢者伯顏首以與罴對十三年秋九月遣使召至上京幅巾深衣以見言宋敗亡之故悉由誤用權奸詞旨激切令人感動世祖念之即授翰林待制朝廷立法多所諮訪與罴忠言讜論無所顧惜進直學士轉侍講疏陳江南科斂急督移括大姓宋世丘隴暴露皆大

臣擅易明詔所爲二十七年京師霧四塞明年正月甲寅虎入南城與罴又疏言權臣專政之咎退而家居待罪未幾桑哥敗平章不忽木奏與罴貧窶有守有扣頁世祖曰得非指權臣爲虎者邪賜鈔萬三千貫歲給其妻子衣糧後累遷翰林學士其伯祖師淵嘗從朱熹學家庭受授具有端緒於是與許衡論伊洛關奥衡雅敬之與罴既老成宗命特官其子孟貫以終養大德七年以疾卒家貧無以爲葬成宗命有司賻鈔五千貫給舟車還葬台州之黄岩贈通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天水郡侯謚文簡

姚天福

姚天福字君祥絳州人父居實避兵徙鴈門天福幼讀春秋通大義及長以材辟懷仁丞至元五年詔立御史臺以天福爲架閣管勾尋拜監察御史每廷折權臣帝嘉其直錫名巴兒思謂其不畏強悍猶虎也仍厚賜以旌其忠天福曰臣職居抨彈惟負爵祿是懼敢貪厚賞以重臣罪時御史臺置二大夫綱紀無統天福言于世祖曰古稱一蛇九尾首動尾隨一蛇二首不能寸進今臺綱不張有一蛇二首之患陛下不急拯之久則紊不可理帝詔玉速帖木兒及孛羅

諭之孛羅以年幼白劾天福時按行畿內有出使者凌民取賄天福乃易服間行得其狀奏戮之以徇蒙古怙服十二年詔罷各道按察司天福白大夫玉速帖木兒曰是司之設所以廣視聽虞非常慮至深遠不但繩有司而已也大夫駭然曰微公言幾失之夜入帝卧內奏其言帝大悟詔復立之權臣不悅左遷天福朝列大夫衡州路同知不就起爲河東道提刑按察副使時北鄙兵興轉輸煩急河東民苦徭役天福以反側爲憂劾執政失計奏罷其役徵拜中順大夫治書侍御史十六年江南既平授嘉議大夫淮西道按察使淮甸當兵衝將吏有豪掠爲民害者悉劾除之民大悅轉湖北道按察使發省臣贓事數十以聞帝以其實有勲勞特原之而流其黨與州郡稱右二十年遷山北道按察使其民鮮知稼穡天福教以樹藝績致蕃富民爲建祠而刻石以紀之二十二年入爲刑部尚書尋出爲揚州路總管二十六年復爲淮西按察使按鉅姦一人沒其家貲政化大行二十八年桑哥敗考訊實擾平陽爲多以天福爲平陽總管俾窮治其事俄拜甘肅行省參知政事以母老辭三十一年授陜西漢中道肅政廉訪使尋除真定路

總管兼定驛傳之需多爲民害天福更議措置之方使不擾民寃長爭之省臣以其事聞詔從之頒其制爲天下式大德二年授江西行省參政以疾辭四年拜參知政事大都路總管兼大興府尹畿甸大治後之尹京者以天福爲稱首六年以疾卒年七十三初天福拜御史時其母戒之曰古稱公爾忘私委質爲臣當罄所蘊以盡其職勿以未亡人爲卹俾吾退蹤陵坊死之日猶生之年也天福亦請於憲府曰監察員當言路有犯無隱苟獲譴乞不爲親累或以聞帝歎曰巴兒思孝子雖生今世其蔑烈之言皆合古人

中求之子祖舜秘書監著作郎侃內藏庫副使

許國禎

許國禎字進之絳州曲沃人也祖濟金絳州節度使父日嚴榮州節度判官皆業醫國禎博通經史尤精醫術金亂避地嵩州永寧縣河南平歸寓太原世祖在潛邸國禎以醫徵至翰海留守掌醫藥莊聖太后有疾國禎治之刻期而愈張宴賜坐太后時年五十三遂以白金鋌如年數賜之伯撒王妃病目治者鍼誤損其明世祖怒欲坐以死罪國禎從容諫曰罪固當死然原其情乃恐怖失次所致即誅之後誰敢

復進世祖意解且獎之曰國禎之直可作諫官宗王昔班屢請以國禎隸帳下世祖重違其請將遣之辭曰國禎蒙恩拔擢盡心以報不敢易所事乃不果世祖過飲馬湩得足疾國禎進藥味苦却不服國禎曰古人有言良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已而足疾再作召國禎入視世祖曰不聽汝言果困斯疾對曰良藥苦口既知之矣忠言逆耳願留意焉世祖大悅以七寶馬鞍賜之憲宗三年癸丑從征雲南機密皆得參與朝夕未嘗離左右或在告帝輒不悅九年己未世祖帥師圍鄂州宋人數百

詣門欲盡阬之國禎力諫止之皆得保全師還招降民數十萬口疲餓頓仆者滿道國禎請發榮州軍儲糧賑之全活甚衆世祖即位錄前勞授榮祿大夫提點太醫院事賜金符至元三年改授金虎符十二年遷禮部尚書國禎嘗上疏言慎財賦禁服色明法律嚴武備設諫官均衛兵建學校立朝儀事多施行凡所薦引皆知名士上亦歸重之帝與近臣言及輔衛大臣、潛國禎曰朕昔出征同履艱難者惟數人在耳遂拜集賢大學士進階光祿大夫每召見帝呼為許光祿而不名由是內外諸王大臣皆

以許光祿呼之改翰林集賢大學士卒年七十六時大臣非有勳德爲帝所知者罕得贈諡特贈國禎金紫光祿大夫諡忠憲人以爲榮後加贈推誠廣德協謀亮功臣翰林學士承旨上柱國追封薊國公初國禎母韓氏亦以能醫侍莊聖太后又善調和食味稱旨凡四方所獻珍膳旨酒皆命掌之太后閔其勞賜以真定宅一區歲給衣廩終身國禎由是家焉子扆

扆字君黼一名忽魯火孫從其父國禎事世祖于潛邸進退拒重世祖喜之賜今名俾從許衡學入

衛忠慎小心嘗因事忤旨欲罪之帝後悔謂近侍帖
哥曰朕欲罪忽嘗火孫汝何不言汝二人自今結爲
兄弟有所譴責則更相進諫乃置金酒中賜二人飲
以爲盟時裕宗居東宮帝又諭忽嘗火孫曰若太子
罪汝將誰諫邪遂命東宮臣慶山奴亦同飲金酒俄
除禮部尚書提點太醫院事賜日月龍鳳紋綺衣二
襲每外國使至必命與之語辭理明辨莫不傾服改
尚醫太監帝嘗命畫工寫其像賜之轉正議大夫仍
提點太醫院事有竊大安閣禮神之幣者將誅之群
臣莫敢言忽嘗火孫獨諫曰敬神善事也因置人於

死地臣恐神不享所祭帝即命釋之忽嘗火孫與丞
相安童善國政多所贊益桑哥忌之數譖於上帝不
之信桑哥敗繫于左掖門帝命忽嘗火孫往唾其面
辭不可帝稱其仁厚賜以白玉帶且諭之曰以汝明
潔無瑕有類此玉故以賜汝也成宗即位遷中書右
丞行太常卿力辭乃命以中書右丞署太常事俄改
陝西行中書省右丞時關中饑議發倉粟賑之同列
以未得請于朝不可忽嘗火孫曰民爲邦本今饑餒
如此若俟命下無及矣擅發之罪吾當獨任之不以
累公等遂大發粟不數日命亦下明年卒葬于終南

山而雨歲以大熟民皆畫像祀之忽嘗火孫不事生
業田宅皆上所賜有足疾不能行仁宗以爲先朝老
臣特敕乘小輿入禁中訪以舊事後足益弱不可出
每國有大政詔使近侍即其家問之特授榮祿大夫
大司徒食其祿終身贈推忠守正佐理功臣光祿大
夫陝西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趙國公
謚僖簡

列傳卷第五十五

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宋濂　翰林待制承直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王禕等　修

賀仁傑

賀仁傑字寛甫其先河東隰州人祖擇徙關中遂爲京兆鄠人父賁有材畧善攻戰數從軍有功關中兵後積屍遍野賁買地金天門外爲大塚收瘞之遠近聞者爭挈屍來葬復以私錢勞之嘗治室於毁垣中得白金七千五百兩謂其妻鄭曰語云匹夫無故獲千金必有非常之禍時世祖以皇太弟受詔征雲

南駐軍六盤山乃持五千兩往獻之世祖曰天以賜汝爲用獻對曰殿下新封秦金出秦地此天以授殿下臣不敢私願以助軍且言其子仁傑可用狀即召入宿衛其軍帥怒賁不先白己而專獻金下賁獄世祖聞之大怒執帥將戮之以勳舊而止世祖即位賜賁金符總管京兆諸軍奧魯卒贈輸忠立義功臣銀青榮祿大夫大司徒追封雍國公謚貞獻仁傑從世祖南征雲南北征乃顏皆著勞績後與董文忠居中事上同志協力知無不言言無不聽多所裨益而言不外泄帝深愛重之至元十二年[illegible]又丕

下四川制置使張珏守[illegible]合州安撫使王立守釣魚山相拒二十餘年詔遣東西行樞密院督兵進伐合州聞之召思領東院攻釣魚山不花李德輝領西院攻重慶德輝分守成都獲王立欽卒張合縱之使諭立降立從[illegible]張合等奉蠟書告德輝能自來即降德輝遂從五百騎至釣魚山與東院同受立降東院從後奏誅立并言德輝越境邀功下立長安獄西院從事呂域至都以兵事告許衡許衡告仁傑仁傑爲言於帝帝召樞密臣責之曰汝等以人命爲戲耶今召王立立生則已死則汝等亦從之立至賜金虎符乃

以爲合州安撫使帝一日召仁傑至榻前出白金謂之曰此汝父六盤所獻者聞汝母未葬可持以歸養辭不許乃[illegible]帝欲選民間童女充後宮有司責物多非土產山後鹽禁久爲民害皆[illegible]上都留守[illegible]相擬廷臣以十[illegible]不稱帝顧仁傑曰無以易卿者特授正議大夫上都留守兼本路總管開平府尹明年賜二珠虎符進資德大夫兼虎賁親軍都指揮使尋加榮祿大夫中書右丞留守如故尚書省立桑哥用事奏上都留守司錢穀多失[illegible]留守忽剌忽耳及仁傑

廷與仁傑曰臣漢人不能禁吏戢姦致錢穀多耗陷
臣之罪忽剌忽耳曰臣爲長印在臣手事未有不關
白而能行者是臣之罪帝曰以爵讓人者有之未有爭
引咎歸己者也忽問仁傑在官五十餘年爲留守者
居半車駕春秋行幸出入供億未嘗致上怒其妻劉
氏及帝欲爲娶貴族仁傑固辭乃娶民間女已而喪明夫妻
相敬如初未嘗置媵妾大德九年年七十二請老拜
榮祿大夫平章政事商議陝西行中書省事賜白金
楮幣錦袍玉帶歸第以子勝襲上都留守虎賁指揮
使後成宗崩仁宗入清內難念世祖舊臣欲有所咨

訪召赴闕行至樊橋而卒贈恭勤竭力功臣儀同三
司太保上柱國追封雍國公謚忠貞延祐六年加贈
推誠宣力翊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
封奉元王子勝自有傳

賈昔剌

賈昔剌燕之大興人也本姓賈氏其父仕金爲庖人
昔剌體貌魁碩有志於當世歲甲申因近臣入見莊
聖太后遂從睿宗於和林典司御膳以其頷黃賜名
昔剌俾氏族與蒙古人同甚親幸之又慮其漢人不
習於風土令徙居灤州帝復思之曰昔剌在吾左右

飲食殊安適從召還俾奉膳如故世祖在潛
邸知其重厚使從顯懿皇后於弘吉剌之地自是預謀
帷幄動中機會內出銀三千兩使買珍膳乘傳上太
后愍其出入不聞又賜以牝馬及駒三十匹并牧戶
與之是時兵餘數以所賜分遺鄉里世祖即位立尚
食尚藥二局賜金符提點局事兼領進納御膳生料
年老謝事病篤帝所賜衣衣之而卒追封聞喜郡侯
謚敬懿子丑妮子方幼時世祖愛之嘗坐之御榻使
從征雲南躍馬入水斫戰船破其軍帝奇其勇敢命
戍以輕銳己未從伐宋還自鄂州卒追封臨汾郡公

謚顯毅子虎林赤智勇絕人阿里不哥之叛出其家
名馬以助軍從幸和林中道值大風晝晦敵猝至
擊走之還佩其大父金符提點尚食尚藥二局歷尚
膳使兼司農卿入侍帝問治天下何爲本曰重農爲
本何爲先曰用賢爲先用賢則天下治重農則百姓
足帝深善之超拜宣徽使辭改僉院事仍領尚膳使
卒子禿堅不花襲世職爲尚藥尚食局提點世祖以
故家子獨奇之謂他日可大用使在左右從征乃顏
師次杭海敵猝至帝令急擊之諸近侍見其勢盛多
畏避禿堅不花即馳入其陣疾戰破走之擒其首將

以騎務軍哈罕大風晝晦敵兵千人鼓譟以進禿堅
不花奮擊身被十餘瘡猶力戰復大破之帝奇其勇抗
海叛者請降衆議以爲親犯王師宜誅之禿堅不花
獨曰杭海本吾人或誘之以叛豈其本心哉且兵法
殺降不祥宜赦之帝曰禿堅不花議是以此益知其
可用陞同僉宣徽院事每論政帝前言直而氣不懾
帝亦知其直令察宿衛之士有才器者以名聞所論
薦數十人用之皆稱職時論歸之成宗即位諸侯王
會于上京凡錫饁宴享之節賜予多寡疏戚之分無
一不當其意帝喜曰宣徽得禿堅不花足矣進同知

宣徽院事四年帝弗豫召入侍疾一食一飲必嘗乃
進帝體既安賜錢不受解衣賜之嘗從巡幸禁中衛
士或奪有所欲言帝命進而問之官曰臣幸宿衛有
年矣曰膳充歲賜以時者誠荷陛下厚恩亦由宣徽
有能官禿堅不花其人也帝悅賜珠袍超拜宣徽使
辭曰先臣服勤於茲三世矣位不過僉佐臣何敢有
加於先臣乎帝嘉其退讓乃允其請九年北方乞祿
倫部大雪奏買駝馬補其死損出衣幣於內府身往
給之全活者數萬人還賜七寶笠十年帝病甚入侍
疾愈謹及大漸內難將作援以正義無所回撓武宗

入即位深嘉其忠進階榮祿大夫遥授平章政事商
議宣徽院事行金復州新附軍萬户府達魯花赤至
大二年詔出金帛大賚北邊諸軍以禿堅不花明習
事宜能不憚勞苦使即軍中與其帥月赤察兒定議
而給之諸部大悅帝深器之拜宣徽使出內藏兼金
帝賜之爲同官賈廷瑞所嫉廷瑞請以宣徽院爲門
下省尚書省奏廷瑞擅易官制帝大怒欲殺之禿堅
不花力諫不可帝曰賈廷瑞毀卿不直一錢卿何力
言耶對曰廷瑞所坐不當死不敢以臣私隙誤陛下
失刑廷瑞遂得免帝訪群臣以治道禿堅不花以爲

治國安民之寶在於生財節用帝嘉納焉轉光祿大
夫仁宗即位加金紫光祿大夫延祐四年朔方又被
風雪爲災禿堅不花請賑之如大德時且出私家馬
二百匹以爲助賜錢酬其價不受解御衣賜之托恩
幸以求賞者輒抑弗予帖失王廷顯皆同官也帝賜
帖失海船禿堅不花曰此軍國之所資上不宜賜下
不宜受帝賜廷顯玉帶廷顯欲取太官羊錢一萬五
千緡充其價又執不可於是怨之者衆七年以疾去
官英宗即位帖失覓諸殺之後帖失以大逆伏誅有
乃白贈推忠宣力守諫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

柱國追封薊國公謚忠懿後進封冀安王加贈推忠翊
祖昔剌推忠翊運功臣金紫光祿大夫太保進封
國公祖丑妮子推德効節功臣儀同三司太傅柱國
追封絳國公父禿忽赤推誠宣力守正功臣太師開
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進封臨汾王子班卜忽里台也
速古兒忽赤皆有顯官

劉哈剌八都魯

劉哈剌八都魯河東人本姓劉氏家世業醫至元八
年世祖駐蹕白海以近臣言得召見世祖謂其目有
火光異之遂留侍左右賜名哈剌斡脫赤十七年

擢太醫院管勾昔里吉叛宗王別里鐵穆而奉命往
征之帝諭哈剌八都魯曰當行尚多難事汝善醫復
習騎射能從行乎對曰事君不辭難臣不行將何爲
即請授甲帝曰汝安用甲對曰臣願備一戰士帝曰
醫汝事也甲不可得惟賜以環刀弓矢裘馬等物將
行而母疾請歸省帝命給驛而歸既見母不敢以遠
行告母亦微知之謂曰汝第行我疾安矣遂即辭去
忽涙不下而鼻血暴出數斗亦止馳至王所一日獵
於野有狐竄草中王射之不中哈剌八都魯一發斃
之王大喜王妃有疾與藥即愈王以聞奏爲其府長史

及叛王戰從王請甲王曰上不與汝我何敢與因賞之
使領輜重哈剌八都魯不肯曰大丈夫當効命行陣
乃守輜重如婦人耶見有甲者飲以酒而易之明
日被甲往望見一介而馳心使人問之曰我
也因慨然曰人與我以萬人可殺我爲萬人敵中
道三遇賊射之皆不中王喜甚解衣衣之曰此所
以識也師至山路險頓兵未能進有使者云自脫
忽王所來曰我受太祖分地守此不敢失凡上所使
與昔里吉之過者吾並飲食供給之無異心也且
願見天子而道遠無援令闊王來幸一行一見可乎

王以爲信左右曰此詐也脫忽所居要害始與昔里
吉爲耳目願勿聽乃羈其人遣兵間道窺之獲其游
騎二十人訊之得其情知脫忽方飲酣遂出其不意
進擊大敗之因獲昔里吉所遣使知其不爲又乘
勢進擊大破擒之王乃命哈剌八都魯獻俘宮帝
嘉其材甚賴御膳羊以賜既拜受先割其半者懷
之帝問其故對曰臣始與母訣令歸母幸有則以君
賜遺之帝嘉其志命自今凡賜之食必先賜以
功授和林等處宣慰副使賜與甚厚二十三年陞同
知宣慰司事二十四年又陞宣慰使二十五年

犯邊尚書省以和林邑粮當得知緩急輕重者掌其
出納奏用怯伯嘗曰錢穀非怯伯所知哈剌斡脫赤
可使也進階嘉議大夫職如故使怯伯與俱二十六
年海都兵至皇子北安王使報怯伯率其民避去怯
伯與哈剌八都魯南行六日止入見不剌距海都軍
五六十里怯伯大懼曰事急矣不如順之哈剌八都
魯語其弟欽祖祭祖曰怯伯有二心矣遂潛遁與探
馬赤千户忽剌思遇從騎百餘人問之忽剌思曰吾
在海都軍中聞怯伯反宣慰脫烈歸報天子我故追
以來哈剌八都魯察其誠與之謀結陳乘高立於西

元史列傳卷三十六　九

南令之曰吾將往責怯伯汝曹勿動見吾執弓而起
即相應也既見怯伯怯伯盛言海都之令以威之哈
剌八都魯詭辭自解得間疾趨忽剌思整陣以出怯
伯遣騎來追屢拒却之道遇送軍裝者因護之至闕
海及入見帝喜曰人言汝陷賊乃能來耶命與酒饌
顧謂侍臣曰譬諸畜犬得美食而棄其主怯伯是也
雖未得食而不忘其主此人是也更其名曰察罕斡
脫赤賜以鈔五千貫頓首辭謝乞以所賜與同來者
帝特命受之而令中書定其同來者之賞有差二十
七年遷正奉大夫河東山西道宣慰使奏曰臣累戰

而歸衣裘盡獘河東臣故鄉也願乞錦衣以爲榮帝
以金織文衣賜之居二年召還帝諭之曰自此而北
乃頰故地曰阿八剌忽者產魚吾今立城而以兀連
憨哈納思乞里吉里三部人居之名其城曰肇州汝
往爲宣慰使仍別賜汝名曰小龍兒或曰哈剌八都
魯汝可自擇之對曰龍非臣下所敢承帝曰然則哈
剌八都魯可也復賜以繡衣玉帶及鈔五千貫其爲
人主所眷注如此既至定市里安民居一日得魚九
尾皆千斤遣使來獻俄召還三十一年春世祖崩太
傅伯顏奉皇太后命之曰東方汝嘗鎮之今以屬

元史列傳卷三十六　十

汝勿佚制命乃以爲咸平宣慰使元貞元年召爲御
史中丞行至懿州病卒

石抹明里

石抹明里契丹人姓石抹世典內膳國制內膳爲近
臣非篤敬素著者不得爲明里祖曷魯事太祖睿宗
嘗求之於帝帝聽以其僚十人往勑之曰皇子方總
兵闢地朕輟爾以事之能以事朕之恭事之將用黃
金覆周汝身矣顯懿莊聖皇后語憲宗世祖曰爾曹
事太祖聖躬或小不豫其察視之精百倍乎日汝兄
弟當終始遇之睿宗嘗從太宗西征在道絕汲曷魯

晨起聚草上露煮茶以進睿宗問曰何從得水因告之故師還賜銀帛甚厚年八十卒中統初明里入見世祖令侍臣送明里於裕宗且曰明里朕親臣之子也令以事汝令典膳事已而世祖嘗命裕宗令從人十人來朕將行賞焉十人者至帝前四人列於明里上帝曰第五人非明理耶對曰然帝曰上之明里越一人立帝又曰更上之明理又越一人立帝曰止賜金紋衣一襲明里出侍臣以明里後來反居上相與耳語帝聞之曰明里之祖曷魯事太祖睿宗以及朕兄弟爾時汝輩安在顧謂後來耶帝親詰反者於北

方明里請備持弓師還第功賜白金百兩至元二十八年爲典膳令成宗即位加朝列大夫賜金帶又賜御衣一襲鈔萬五千貫詔曰明里舊臣其令諸子入宿衛可假禮部尚書進階嘉議大夫食尚書祿以老武宗即位詔曰明里夫婦歷事帝后保抱朕躬朕甚德之可特令明里榮祿大夫司徒其妻梅仙封順國夫人賜黃金二百五十兩白金千五百兩衣一襲仁宗在東宮語宮人曰昔朕有疾甚危徽仁裕聖皇后憂之梅仙守視不解帶者七十日令不敢忘其賜明里寶帶錦衣輿及四騾至大三年二月卒年六十有九子皆顯貴

謝仲溫

謝仲溫字君玉豐州豐縣人父睦歡以貲雄鄉曲間大兵南下轉客兀剌城太祖攻西夏過其城睦歡與其帥迎降從攻西京睦歡力戰先登連中三矢仆城下太宗見而憐之命軍校拔其矢縛牛刳其腸裸而納諸牛腹中良久乃甦誓以死報每遇敵必身先之官至太原路金銀鐵冶達魯花赤仲溫豐頤廣顙聲音洪亮略涉書史壬子歲見世祖於野狐嶺命備宿衛凡所行幸必在左右丙辰城上都仲溫爲工部提

領董其役帝曰汝但執梃雖百千人寧不懼汝耶己未大軍圍鄂令督諸將時守江軍士乏食仲溫教之罾魚以充其食帝喜謂侍臣曰朕思不及此飲以駝乳他日不忘汝也一夕帝聞敵軍讙譟命警備仲溫奉繩床帝憑其肩以行至旦不能寐中統元年擢平陽太原兩路宣撫使二年改西京至元九年遷順德路總管時方用兵江淮有寡婦鬻子以償轉輸之直仲溫出俸金贖還之十六年爲湖南宣慰使二十二年改淮東歲旱仲溫導白水塘溉民田公私賴焉三十年春入見帝曰汝非謝仲溫乎朕謂汝死矣從容

語及攻鄂時事帝嘉甚諭曰汝將復官乎朕當為卿擇之對曰臣老矣無能為也一子早亡惟有孫孛完平陛下憐之即日命備宿衛大德六年卒年八十子蘭江州達魯花赤先卒孫孛完承事郎襄寧等路管民提舉司達魯花赤

高觿

高觿字彥解渤海人世仕金祖彝從居上黨父守忠國初為千戶太宗九年從親王口溫不花攻黃州歿于兵觿事世祖備宿衛頗見親幸至元初立燕王為皇太子詔選才儁士充宮屬以觿掌藝文兼領中醞

宮衛監門事又監作皇太子宮規制有法帝嘉之錫以金幣廐馬因賜名失剌十八年授中議大夫工部侍郎行同知王府都總管府事十九年春皇太子從帝北幸時丞相阿合馬留守大都專權貪恣人衆苦之益都千戶王著與高和尚等因搆變謀殺之三月十七日觿宿衛宮中西番僧二人至中書省言今夕皇太子與國師來建佛事省中疑之俾觿出入東宮者雜識視之觿等皆莫識也乃作西番語詢二僧曰皇太子及國師今至何處二僧失色又以漢語詰之倉皇莫能對遂執二僧屬吏訊之皆不伏觿恐有變

乃與尚書忙兀兒張九思集衛士及官兵各執弓矢以備頃之樞密副使張易亦領兵駐宮外觿問果何為易曰夜後當自見觿固問乃附耳語曰皇太子來誅阿合馬也夜二鼓忽聞人馬聲遙見燭籠儀仗將至宮門其一人前呼啓關觿謂九思曰他時殿下還宮必以完澤賽羊二人先請得見二人然後啓關觿呼二人不應即語之曰皇太子平日未嘗行此門今何來此也賊計窮趨南門觿留張子政等守西門亟走南門伺之但聞傳呼省官姓名燭影下遙見阿合馬及左丞郝禎已被殺觿乃與九思大呼曰此賊也

叱衛士急捕之高和尚等皆潰去惟王著就擒黎明中丞也先帖木兒與觿等馳驛往上都以其事聞帝以中外未安當益嚴武備遂勞使遣亟還高和尚等尋皆伏誅二十二年遷嘉議大夫同知大都留守司事兼少府監久之遷中奉大夫河南等路宣慰使卒年五十三

張九思

張九思字子有燕宛平人父滋薊州節度使至元二年九思入備宿衛裕皇居東宮一見奇之以父蔭當補外特留不遣江南既平宋庫藏金帛輸內府而分

授東宮者多罷都總管府以上之九思以工部尚書
兼府事十九年春世祖幸上都皇太子從丞相阿
合馬留守妖僧高和尚千戶王著等謀殺之夜聚數
百人為儀衛稱太子入健德門直趨東宮傳令啓關
甚遽九思適直宿宮中命宿衛者不得擅啓隔闕語在高
觿傳觿知不可紿循垣趨南門外擊殺丞相阿合馬
左丞郝禎時變起倉卒且昏夜衆莫知所為九思當
其詐叱宿衛士併力擊賊盡獲之賊之入也矯太子
命徵兵樞密副使張易易不加審遽以兵與之易既
坐誅而刑官復論以知情將傳首四方九思啓太子
曰張易應變不審而授賊以兵死復何辭若坐以與
謀則過矣請免傳首皇太子言於帝遂從之九思討
賊時右衛指揮使顏進在行中流矢卒其家誣為賊
黨將籍其孥九思力辯之得不坐阿合馬既敗和禮
霍孫拜右丞相中書庶務更新省部用人多所推薦
是年冬立詹事院以九思為丞遂舉名儒上黨宋道
保定劉因曹南夾谷之奇東平李謙分任東宮官屬
二十二年皇太子薨廷議欲罷詹事院九思抗言曰
皇孫宗社人心所屬詹事所以輔成道德者也奈何
罷之衆以為允三十年進拜中書左丞兼詹事丞

年世祖崩成宗即位改詹事院為徽政院以九思為院
使十一月進資德大夫中書右丞會修世祖裕宗實
錄命九思兼領史事大德二年拜榮祿大夫中書平
章政事五年加大司徒六年進階光祿大夫薨年六
十一子金界奴光祿大夫河南省右丞

王伯勝

王伯勝霸州文安人兄伯順給事內廷為世祖所親
幸因以伯勝入見命使宿衛時伯勝年十一廣顙巨
鼻狀貌屹然帝顧謂伯順曰此兒當勝卿可名伯勝
帝嘗沃盥水溫冷甚稱旨問進水為誰內侍李邦寧
曰伯勝帝曰此兒他日必知為政達人情矣至元二
十五年從征乃顏以功授朝列大夫拱衛直都指揮
使元貞元年賜金虎符進階嘉議大夫成宗即位復
進通議大夫初拱衛直隸教坊衛卒多市井無賴竄
名宿衛及伯勝為指揮使乃盡募良家子易之五年
扈從上都天久雨夜聞城西北有聲如戰鼓然伯勝
率衛卒百人出視之乃大水暴至立具畚鍤集土石
捍禦以塞門分決壕隍以泄其勢至旦始定而民弗
知丞相完澤以聞帝嘉之九年以侍成宗疾忤安西
王[illegible]為大寧路總管伯順亦出為[illegible]傳武宗即位

君拜通奉大夫也可札魯花赤刑部尚書至大二年
加右丞明年進銀青榮祿大夫大都留守兼少府監
初大都土城歲必衣葦以禦雨口久土益堅勞費益
甚伯勝奏罷之仁宗立正百官品秩降授資德大夫
尋復陞榮祿大夫拜遼陽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
遼陽省治懿州州僻陋民不知學伯勝始至爲增郡
學弟子員擇賢師以教之使客至無所舍皆館于民
民苦之伯勝乃擇隙地爲館[illegible]度閒田百頃募民耕
種以廩餼之歲大旱伯勝齋戒以禱禱畢即雨人謂
之平章雨延祐二年召爲大都留守遼陽民狀其行

事言於中書乞留伯勝不報民涕泣而去三年特授
銀青榮祿大夫至治二年賜金虎符授武衛親軍都
指揮使兼大都屯田事仍大都留守奉詔監修文武
樓棚威寧殿建太廟泰定三年冬以疾卒賜翊忠宣
力保惠功臣太保金紫光祿大夫上柱國追封薊國
公謚忠敏長子怡初名安童累官至兵部尚書南臺
治書侍御史僉宣徽院事次馬兒以宣武將軍襲武
衛親軍都指揮使孫善果襲伯順官至大司徒

列傳卷第五十七　　元史一百六十

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臣宋濂　翰林待制承直郎同知制誥兼修國史臣王禕等奉　勅修

[illegible]

尚文

尚文字周卿世爲祁州深澤人後徙保定遂占籍焉
文幼穎悟篤志張文謙宣撫河東參政王椅薦其
才遂辟掌書記未幾西夏行中書省復辟之至元六
年治立朝儀太保劉秉忠言於世祖詔文與諸儒採
唐開元禮及近代禮儀之可行於今者斟酌損益凡
文武儀仗服色差等皆文掌爲七年春二月朝儀成

百官肄習帝臨觀之大悅遂爲定制冬十一月立侍
儀司擢右直侍儀使轉司農都事十七年出守郢州
時河朔大旱輝獨以禱得雨境內大稔懷孟民馬氏
家民誣伏殺人獄成獄不能決提刑使者命文讞以
論[illegible]大推[illegible]究情得獄吏僞卒羅盜伏兩獄皆釋十
九[illegible][illegible]戶部郎中奉[illegible]使[illegible][illegible]都提舉司民便之二
十二年除御史臺都事行臺御史上封事言上春秋
高宜禪位皇太子太子聞之懼中臺秘其章不發答
即古阿散等知之請收內外百司吏案大索天下埋
沒錢根而實欲發其事乃[illegible]武御史尋吏案文牘

留徽言不與答即古聞于帝命宗正薛徹干取其章文曰事急矣即白御史大夫白是欲上危太子下陷大臣流毒天下之民其謀至奸也且答即古乃阿合馬餘黨贓罪狼籍宜先發以奪其謀大夫遂與丞相議即入言狀帝震怒曰汝等無罪耶丞相進曰臣等無所逃罪但此輩名載刑書此舉動搖人心宜選重臣為之長庶靖紛擾帝怒稍解可其奏既而答即古受人金與其黨亦坐它贓論死其機實自文發之陞大司農丞轉[illegible]遷吏部侍郎改江南湖北道肅政廉訪使三十一年召為刑部尚書元貞初拜中臺侍

御史時行臺御史及浙西憲司劾江浙行省平章不法者十七事制遣文往詰之左轄闊著猶力爭不服文以上聞平章乃言御史違制取會防鎮軍數宗命省臺大臣雜議咸曰平章勳臣之後所犯皆細事宜罷御史取會軍數法當死文於言平章罪狀明白不受簿責無人臣禮其罪非輕御史糾彈之言匪兵率爭知其跡如欲均役情無害法即有罪亦輕於辯數四臣竝入奏帝意始悟平章御史各杖遣之其守正不撓類如此元貞二年建言治平之冊不果撥斂不急之役宜且停罷咸為成宗所嘉納授河北

河南肅政廉訪使大德元年河決蒲口臺檄令文按視防河之策文建言長河萬里西來其勢湍猛至孟津而下地平土疏移徙不常失禹故道為中國患不知幾百年矣自古治河處得其當則用力少而患遲事失其宜則用力多而患速此不易之定論也今陳留抵睢東西百有餘里南岸舊河口十一已塞者二自涸者六通川者三岸高於水計六七尺或四五尺北岸故堤其水比田高三四尺或高下等大概南高於北約八九尺堤安得不壞水安得不北也蒲口今決千有餘步迅疾東行得河舊瀆行二百里至歸

德橫堤之下復合正流或強湮遏上決下潰功不可成揆今之計河西郡縣順水之性遠築長垣以禦泛溢歸德徐邳民避衝潰聽從安便被患之家宜於河南退灘地內給付頃畝以為永業異時河決他所者亦如之信能行此亦一時救荒之良策也蒲口不塞便朝廷從之會河朔郡縣山東憲部爭言不塞則河北桑田盡為魚鼈之區塞之便帝復從之明年蒲口復決塞河之役無歲無之是後水北入復河故道竟如文言三年調山東廉訪使歷行省參知政事行御史臺中丞七年召拜資善大夫中書左丞淛西饑發廩

不足勞民入粟補官以賑之山東歲凶盜賊竊發出
鈔八百五十餘萬貫以弭之選十道使者奏請巡行
天下問民疾苦又奏斥羅南方白雲宗與民均事賦
役西域賈人有奉珍寶進售者其價六十萬錠省臣
平章顧謂文曰此所謂押忽大珠也六十萬酬之不
爲過矣一坐傳玩文問何所用之平章曰含之可不
渴熨面可使目有光文曰一人含之千萬人不渴則
誠寶也若一寶止濟一人則用已微矣吾之所謂寶
者米粟是也一日不食則飢三日則疾七日則死有
則百姓安無則天下亂以功用較之豈不愈於彼乎

平章固詰觀之文竟不爲動年六十九因疾告老而
歸十年拜昭文館大學士中書右丞商議中書省事
召不起武宗仁宗之世屢延致訪以國事賜燕及金
帛有加進階自光祿大夫轉銀青榮祿大夫仍中書
左丞丐還田里延祐六年拜太子詹事使三往乃起
仁宗命盡言以教太子待以殊禮泰定三年以中書
平章政事致仕明年卒于家年九十二

申屠致遠

申屠致遠字大用其先汴人金末從其父義徙居東
平之壽張致遠肄業府學與李謙孟祺等齊名世祖
南征駐兵小濮荊湖經略使乞實力台薦爲經略司
知事軍中機務多所謨畫師還至隨州所俘男女致
遠悉縱遣之至元七年崔斌守東平聘爲學官十年
御史臺辟爲掾不就授太常太祝兼奉禮郎帝遣太
常卿李羅問毛血之薦致遠對曰毛以告純血以告
新禮也宋平侍友直楊居寬宣慰兩浙舉爲都事首
言宋圖籍宜上之朝江南學田當仍以贍學行省從
之轉臨安府安撫司經歷臨安改爲杭州還總管府
推官宋駙馬楊鎮從子玠節家富於貲守藏吏姚溶
竊其銀懼事覺誣玠節陰與宋廣益二王通有司榜

笞誣服獄具致遠讞之得其情溶服辜玠節以賄爲
謝致遠怒絶之杭人金淵者欲冒籍爲儒儒學教授
彭宏不從淵誣宏作詩有異志揭書于市選者以上
致遠察其情執淵窮詰罪之屬縣械反者十七人訊
之蓋因寇作以兵自衛實非反者皆得釋西僧楊璉真
加作浮圖于宋故宮欲取高宗所書九經石刻以築
基致遠力拒之乃止改壽昌府判官時寇盜竊發加
之遠征日本戰船遠近騷然致遠設施有方衆賴以
安二十年拜江南行臺監察御史江淮行省宣使郝
禎李兼恕平章忙兀台不法有詔勿問仍以顯著付

忙兀台鞫之繫于獄必抵以死致遠慮囚浙西知其
冤狀將縱之忙兀台脅之以勢致遠不爲動竟脫顯
等械使從軍自贖桑哥當國治書侍御史陳天祥使
至湖廣劾平章要束木桑哥摘其疏中語誣以不道
奏遣使往訊之天祥就逮時行臺遣御史按部湖廣
咸憚之莫敢往致遠慨然請行比至累章極論之桑
哥方促定天祥罪會致遠章上桑哥氣沮江西行省
平章馬合謀於商稅外橫加徵取怨平籍鄉民爲匠
戶轉運使盧世榮榷茶牟利致遠并劾之又言占城
日本不可涉海遠征徒費中國銓選限以南北優苦

不均宜考其殿最量地遠近定爲立制則銓衡平而
吏弊革他如罷香莎米造竹課禁設司獄官醫學職
員皆致遠發之二十八年丁父憂起復江南行臺都
事以終制辭二十九年僉江東建康道肅政廉訪司
事未至移疾還元貞元年纂修世祖實錄召爲翰林
待制不赴大德二年僉淮西江北道肅政廉訪司事
行部至和州得疾卒致遠清修苦節恥事權貴聚書
萬卷名曰墨莊家無餘產教諸子如師友所著文辭
行藁四十卷釋奠通禮三卷杜詩纂例十卷集驗方
十二卷集古印章三卷子七人伯驥從事郎湖北湖

南道肅政廉訪司知事驊驥但爲學官駉奉政大夫
兵部員外郎

雷膺

雷膺字彥正渾源人父淵金監察御史膺生七歲而
孤金末母侯氏挈膺北歸渾源艱險備嘗織紝以爲
業課膺讀書膺篤志於學事母以孝聞太宗時詔郡
國設科選試凡占儒籍者復其家膺年甫弱冠得與
其選愈自砥礪遂以文學稱丞相史天澤鎮真定辟
爲萬戶府掌書記世祖即位初置十路宣撫司詔選
隨路使副子弟爲僚屬授膺大名路宣撫司員外郎

中統二年翰林承旨王鶚王磐薦膺爲翰林修撰同
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五年調陝西西蜀四川按
察司參議至元二年改陝西五路轉運司諮議四年
用兵于蜀假金符參議左壁總帥府事師還遷承務
郎同知恩州事憲府表薦其能遂入拜監察御史首
以正君心正朝廷百官爲言又斥聚斂之臣不宜依
相十一年加奉議大夫僉河東山西道提刑按察司
事以稱職聞十四年進朝列大夫山南湖北道提刑
按察副使是時江南新附諸將市功且利俘獲往往
濫及無辜或強籍新民以爲奴隸膺出令得還爲民

者以數千計十八年轉淮西江北道提刑按察副使以母老辭二十年遷行臺侍御史奉母之官分司湖廣江西奏劾按察使二人及行省官吏之不法者二十二年丁母憂去官明年起復授中議大夫江南湖西道提刑按察使時蘇湖多雨傷稼百姓艱食膺請于朝發廩米二十萬石賑之江淮行省以發米太多議存三之一膺曰布宣皇澤惠養困窮行省臣職耳豈可效有司出納之吝耶行省不能奪然之時年六十二即致仕歸老于山陽二十九年徵拜集賢學士成宗即位朝會上都召諸故老諮詢國政膺爲稱首多所建白一日延見便殿奏對稱旨賜白玉帶環一明年賜鈔五千貫進秩二品大德元年夏六月以疾卒于京師年七十三贈通奉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追封馮翊郡公謚文穆子肇順德路總管府判官孫豫南陽府穰縣尹

胡祗遹

胡祗遹字紹聞磁州武安人少孤既長讀書見知於名流中統初張文謙宣撫大名辟員外郎明年入爲中書詳定官至元元年授應奉翰林文字尋兼太常博士調戶部員外郎轉右司員外郎尋兼左司時阿

合馬當國進用群下官冗事煩祗遹建言省官莫如省吏省吏莫如省事以是忤權奸出爲太原路治中兼提舉本路鐵冶將以歲賦不辦責之及其涖職乃以最聞改河東山西道提刑按察副使未平爲荊湖北道宣慰副使有佃民訴其田主謀爲不軌者祗遹察其冤坐告者十九年爲濟寧路總管上八事於樞府言軍政曰役重曰逃戶曰貧難曰正身入役曰僞冒文牒曰官吏保結曰有名無實曰合併偏頗樞府從之以其言著爲定法濟寧移治鉅野縣自國初經兵戈其廢已久民居未集風俗朴野祗遹選郡子弟擇師教之親爲講論期變其俗久之治効以最稱升山東東西道提刑按察使所至抑豪右扶寡弱以敦教化以厲士風民有父子兄弟相訟者必懇切諭以天倫之重不獲已則繩以法召拜翰林學士不赴改江南浙西道提刑按察使未幾以疾歸二十九年朝廷徵耆德者十人祗遹爲之首以疾辭三十年卒年六十七延祐五年贈禮部尚書謚文靖子持太常博士

王利用

王利用字國賓通州潞縣人遼贈中書令太原郡公

籍之七世孫高祖以下皆仕金利用幼穎悟弱冠與魏初同學遂齊名諸名公交口稱譽之初事世祖於潛邸中書辟爲掾辭不就中統初命監鑄百司印章歷太府內藏官出爲山東經略司詳議官遷北京興魯同知歷安肅汝蠡趙四州知州入拜監察御史蓟州有禁地民不得射獵其中違者證州民冒禁籍其家利用糾之違者訴于上利用辨愈力得以所沒入悉歸之民擢翰林待制兼興文署奉旨程試上都隆興等路儒士陞直學士與耶律鑄同修實録出爲河東陝西燕南三道提刑按察副使四川提刑按察使

四川土豪有持官府長短者聞得其貴而當以罪民賴以安都元帥塔海抑巫山縣民數百口爲奴民屢訴不決利用承檄覆問盡出爲民大德二年改安西興元兩路總管其在興元減職田租額站户之役於他郡者悉除之民甚便焉有婦毒殺其夫問藥所從來吏教婦指爲富商所貨獄上利用曰家富而貨毒藥豈人情哉訊之果冤也未幾致仕居漢中成宗詔起爲太子賓客首以切於時政者疏上十七事曰謹畏天戒取法祖宗孝事母后欽奉至尊撫愛百姓舉本抑末清心聽政寡欲養身酒宜節飲財宜節用衣

以賞有罪必罰杜絕讒言求納直諫官職量材而授工役相時而動俾近侍時進經筵講讀經史帝及太子嘉納之皇后聞之命録別本以進利用以老病不能朝帝遣醫診視之利用謂弟利貞利亨曰吾受國厚恩愧不能報死生有命藥不能爲也遂卒年七十七利用每自言平生讀書於恕字有得焉廉希憲當時名相簡重慎許可嘗語人曰方今文章政事兼備者王國賓其人也武宗即位以官僚舊[illegible]贈榮祿大夫柱國中書平章政事封潞國公謚文貞

暢師文

暢師文字純甫南陽人祖淵贈中順大夫上騎都尉魏郡伯父訥有詩名注地理指掌圖仕爲汴幕官贈太中大夫上輕車都尉魏郡侯師文幼警悟家貧無書手録口誦過目輒不忘弱冠謁許衡與衡門人姚燧高凝皆相友善至元五年陳時政十六策丞相安童奇其才辟爲右三部令史十二年丞相伯顏攻宋選爲掾屬從定江南及歸舟中惟載書籍而已十三年編平宋事蹟上之十四年除東川行樞密院都事盡心贊畫多所裨益十六年安西王承制改四川北道宣慰司經歷尋除承直郎潼川路治中修府舍發

地得鈔五十錠同僚分所文十錠不受用以修廟學及傳舍餘作酒器給公用十八年承制改同知保寧路事治尚平簡吏側以安二十二年僉西蜀四川道提刑按察司事二十三年拜監察御史糾劾不避權貴上所纂農桑輯要書二十四年改陝西漢中道巡行勸農副使置義倉教民種藝法二十八年改僉陝西漢中道提刑按察司事時更提刑按察司為肅政廉訪司就僉本道肅政廉訪司事黜汙舉才咸服其公三十一年徙山南道松滋枝江大比惠歲饑民防水性返激百里苦於供給師文以江水安流悉罷其

役駙馬亦都護家人怙勢不法師文治其甚恣者流之大德二年改山東道入為國子司業七年出為陝西行中書省理問官決滯獄不少阿徇頃之以疾家居九年擢陝西漢中道肅政廉訪司使又以疾不赴十年改太常少卿轉翰林侍讀學士朝請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至大元年修成宗實錄賜鈔壹百定不受時制作多出其手二年加少中大夫三年請補外任除太平路總管時大旱師文詣祠致禱不數日澍雨大降遂獲豐年當塗人坐殺牛祈雨而繫者六十餘人師文閱而出之公田米積之盈屋曰我家幾人能盡食此乎呼貧士及細民恣其取去廉訪分司官前後至者必先詣師文稱為先生師文在任未久境內晏然皇慶二年復召為翰林侍讀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奉旨撰王勅成道記序等文賜銀貳錠不受除燕南河北道肅政廉訪使以病去官延祐元年徵拜翰林學士資德大夫行至河南復以疾歸襄陽四年秋八月考河南鄉試歸次襄縣卒于傳舍年七十一葬襄陽峴山泰定二年贈資政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左丞上護軍追封魏郡公謚文肅後至元八年加贈推忠守正亮節功臣三子

曰篤仕至太中大夫江東道肅政廉訪副使

張炤

張炤字彥明濟南人父信以商賈起家貲雄於鄉壬辰歲饑出粟賑貸鄉人賴以全活炤幼穎悟力學始補吏濟南上計壽陽行省有積年勾考未輸銀一千萬五千兩炤條陳利害力爭遂獲免徵民得無擾中統元年辟為中書省掾俄遷右司提控案牘四年出山東東路大都督府員外郎至元四年轉陝西五路西蜀四川行中書省左右司員外郎八年進階奉訓大夫知兗州事時州境亢旱吏民懇禱不雨炤始

甘雨露又閭屬邑有禁戢吏抉官府尉孫暴橫昭繩之以法杖出境外民害遂息十一年改授淮西等路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丞相阿塔海領軍進攻瓜洲鎮江昭運粮儲給戰具凡二年贊畫之力居多十三年揚州未下丞相阿术提兵攻之五月宋將姜庭芝棄城遁泰州昭領兵追揚州城下躬往招諭制置朱煥以城降庭芝亦就擒昭傳檄未下州郡皆望風款附從阿术入覲世祖賜錦衣擢勒十三年陞太中大夫揚州路總管府達魯花赤商議行中書省事俄以虎符時行省在揚州擾大比賈卑昭撫綏勞來上下安之十六年改鎮江路總管府達魯花赤謝病歸購書八萬卷以萬卷送淮南府學資教育二十一年起為東昌路總管蒞政二年吏民畏服以治最稱二十五年卒年六十四延祐五年贈太中大夫東昌路總管追封清河郡侯謚敬惠子用中沂州山場同提舉

袁裕

袁裕字仲寬洛陽人幼孤從兄避難聊城因家焉稍長嗜學中統初由聊城縣丞辟中書右司掾始建言給重囚衣粮醫藥免籍其孥產止令出焚瘞錢從之為令順天路民王仕兒因鬭誤殺人其母年七十

於朝曰兹寡且老恃此兒以為生兒死則兹亦死矣裕言於執政曰因誤殺人情非故犯當矜其母乞宥之執政以聞帝從之因得免死南京總管劉克興掠良民為奴隸後以矯制獲罪當籍孥產之半裕言于中書止籍其家奴隸得復為民者數百至元六年遷開封府判官洧川縣達魯花赤貪暴盛夏役民捕蝗禁不得飲水民不勝忿擊之而斃有司當以大逆寘極刑者七人連坐者五十餘人裕曰達魯花赤自犯衆怒而死安可悉歸罪於民議誅首惡者一人餘各杖之有差部使者錄囚至縣疑其太寬裕辯之益力遂陳其事狀于中書刑曹竟從裕議八年拜監察御史俄有旨授西夏中興等路新民安撫副使兼本道巡行勸農副使奉直大夫佩金符將徙鄂民萬餘于西夏有司雖與廪食而流離顛沛猶多裕與安撫使獨吉請于朝計丁給地立三屯使耕以自養官民便之又言西夏羌渾雜居驅良莫辨宜驗已有從良書者則為良民從之得八千餘人官給牛具使力田為農十三年進甘州等路宣撫副使兼西夏中興等路新民安撫副使明年移鎮甘州十八年調南陽知府明年召拜刑部侍郎出為眞德路總管部有鐵冶提舉

張珪蒸子買妾其妻妬而殺之珪捕其妻訊之服辜
裕用法平允而疾惡不少貸如此二十一年卒于官
年五十九後以其兄有鞠育之恩令其子師愈推蔭
兄子仁師愈後仕至侍御史

張昉

張昉字顯卿東平汶上人父汝明金大安元年經義
進士官至治書侍御史昉性縝密遇事敢言確然有
守以任子試補吏部令史金亡還鄉里嚴實行臺東
平辟爲掾鄉人有執左道惑衆謀不軌者事覺逮捕
詿誤甚衆諸僚佐莫敢言昉獨別白出數百人實才

之進恭職時兵後吏曹雜進不習文法東平轄郡邑
五十四氏繁官牒簿書叢委漫無統紀昉坐曹剖閱
剖牘左酬右答咸得其當事無留滯初有將校死事
以弟襲其職者至是革去昉辨明復之將金夜饋昉
昉卻之慙謝而去同里張氏以絲五萬兩寄昉家而
他適俄而昉家被火家人惶駭走避昉悉力
完所寄絲付張氏乙卯權知東平府事以疾辭家居
養母中統四年參知中書省事商挺鎮巴蜀表爲四
川等處行樞密院參議至元元年入爲中書省左右
司郎中甄別能否公其黜陟人無怨言三年遷制國

用使司郎中制國用司專以財賦令領之衙任事尤
號煩重昉竭誠贊畫出納惟謹賦不加斂而國用以
饒四年丁內憂哀毀踰制尋詔起復錄囚東平多所
平反七年轉尚書省左右司郎中九年改中書省左
司郎中昉有識慮檢覆古今裁定典憲時皆宜之名
爲稱職十一年遷兵刑部尚書上疏乞骸骨致其事
卒贈中奉大夫參知政事追封東平郡公諡莊憲子
克適平陰縣尹孫振祕書著作郎掾中書省左司都
事拱常德路蒙古學教授

郝彬

郝彬字景文霸州信安人也世祖初年十六充太子
宿衛擢揚州路治中宋末鄞縣賊胡賈聚衆海島時
出攻剽宋羈縻以官內附後益橫侵揚州境彬討禽
之泰興人有被役二年而捕賊不獲者吏誣平人獄
已具彬疑其誣覈之果得真賊御史薦彬同知淮西
道宣慰司事覈戶版理屯田諸廢修舉江淮財賦總
管府掌東宮田賦其官屬皆從詹事院奏授不隸中
書恃往爲姦利誅求無厭彬爲總管入見請受憲司
糾察以革私弊罷所隸六提舉司以蘇民瘼從之遂
罷其四國家經常以鹽利居十之八而兩淮鹽獨當天

下之半法日以壞以彬行戶部尚書經理之彬請度卅揖所通道七所均建六倉貴鹽于場運積之倉歲首聽群商赴轉運司探倉第定其所乃買券又定河商江商市易之不知法者若爲法入爲工部尚書改戶部尚書拜中書參知政事俄免歸尚書省立拜參知政事辭不獲命同列務生事要功稅無罪之人彬積誠意開引或從或違横不可制命爲大司徒不拜仁宗在東宮彬懇辭乞力因稱疾篤時相強起之至奏重爲以餌之彬不爲動議罪之罪無從得彬堅臥一稍至數月尚書省臣皆得罪彬不與焉家居七年足

跡未嘗一出門外仁宗思之以爲大司農卿未幾謝病延祐七年二月卒

高源

高源字仲淵晉州人高祖揖爲州法吏用法公平父汝霖爲真定廉訪司照磨使東平道高唐遇盜死源幼力學事母孝補縣吏中統初擢衛輝路知事累陞濟河縣尹有遺愛去官十年民猶立碑頌之遷行臺都事僉江南浙西道提刑按察司事劾常州路達魯花赤馬忽奪民田及他不法事忽懼走賂權臣阿合馬以他事誣源既繫獄一日忽釋之莫知所以[illegible]時

源所居鄰里多阿合馬姻戚素知源孝子至是聞源坐非辜悉詣阿合馬白源孝子也非但我知之天必知之況媒孽之罪非實若妄殺源恃天不祥阿合馬感悟得不死尋除河間等路都轉運副使撫治有條竈戶逃者皆復業常賦外羨餘錢十萬緡至元二十四年爲河東宣慰司參議營田使二十八年遷都水監開通惠河由文明門東七十里與會通河接置閘七橋十二人蒙其利授同知湖南道宣慰司事卒年七十七子夢弼良弼公弼

楊湜

楊湜字彥清真定藁城人習吏學工書算始以府史遷檢法中統元年辟爲中書掾與中山楊珍無極楊卞齊名時人以三楊目之中書省初立國用不足湜論鈔法宜以權貨制國用朝廷從之因俾掌其條制四年授益都路宣慰司諮議選左司提控掾請嚴贓吏法至元二年除河南大名諸處行中書省都事三年立制國用司總天下錢穀以湜爲員外郎佩金符改宣徽院參議湜計欲減籍田其出入之算每月終上之遂著爲令加諸路交鈔都提舉上鈔法便宜事言平準行用庫白金出入有偷濫之弊請以五十兩

佳爲鍰文以元寶鈔之便七年改制國用司爲尚書
省拜戶部侍郎仍兼交鈔提舉時用壬子舊籍定民
賦役之高下湜言貧富不常歲久浸易其可以昔時
之籍而定今之賦役哉廷議是其言之因俾第其輕重人
以爲平湜心計精析時論經費者咸推其能焉子克
忠安豐路總管孫貞

吳鼎

吳鼎字鼎臣燕人至元十七年見裕宗於東宮命入
宿衛二十五年授織染雜造局總管府副總管後積官
至禮部尚書宣徽副使大德十一年山東諸郡饑詔

鼎往賑之朝廷議發米四萬石鈔折米一萬石鼎謂
同使者曰民得鈔將何從易米同使者曰朝議已定
恐不可復得鼎曰人命豈不重於米耶言于朝卒從
所請至大元年改正奉大夫保定路總管時皇太后
欲幸五臺言者請開保定西五迴嶺以取捷徑遣使
即鼎使視地形計工費鼎言荒山斗入人迹久絕非
乘輿所宜往還報太后喜爲寢其役三年召授資善
大夫同知中政院事兩浙財賦隸中政者鉅萬計前
往者率多取其贏鼎治之一無私焉浙有兩富豪曰
朱張家多貸與民錢其後兩家誅沒而券之已償者

亦入于官官雖驗券徵理民不能堪鼎力爲辨白始
獲免四年改京畿漕運使皇慶二年特旨復僉宣徽
院事四月進資政大夫崇祥院使延祐三年卒年五
十有三贈榮祿大夫平章政事柱國追封薊國公諡
貞敏

梁德珪

梁德珪字伯溫大興良鄉人初給事昭睿順聖皇后
宮令習國語通奏對年十一見世祖至元十六年爲
中書左司員外郎俄陞郎中六遷至參議尚書省事
至元三十一年執政入奏事帝詢其曲折不能對德

珪從旁辯析明白通暢帝大悅拜參知政事在省日
久凡錢穀出納之制銓選進退之宜諸藩賜予之節
命有驟至不暇閱簡牘同列莫知措辭德珪數語即
定間遇疑事則曰某事當如某律某年嘗有此旨驗
之皆然北京地震帝問州郡報因之數怪其過多德
珪方在右司詔問焉對曰當國者急於徵索蔓延收
繫以致此爾帝感悟爲大赦中外逋負民賴以蘇大
德間成宗即位一遵祖武廟堂以安靜爲治求進者
不得逞其志朋聚與怨擬事中傷德珪會帝有疾言
者盛氣候告德珪以位居執政不受患樂懷慨引咎

遂安置湖廣帝疾愈問知之召使復位既至帝問卿安在德珪涕泣不能語賜酒饌使往拜其母因以氣疾乞骸骨歸大德八年九月卒於家年四十有六

列傳卷第五十七

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宋濂翰林待制承直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臣王禕等奉
敕修

劉因

劉因字夢吉保定容城人世為儒家五世祖璪生敦武校尉臨洮府錄事判官昉昉生奉議大夫中山府倅保保生秉善金貞祐中南徙以鄉貢登興定進士第終奉直大夫樞密院經歷秉善生述述因之父也歲壬辰述始北歸刻意問學邃性理之說好長嘯中統初左三部尚書劉肅宣撫真定辟武邑令以

疾歸年四十未有子嘆曰天果使我無子則已有子必令讀書因生之夕述夢神人馬載一兒至其家曰善養之既覺而生乃名曰駰字夢驥後改今名及字因天資絕人三歲識書日記千百言過目即成誦六歲能詩七歲能屬文落筆驚人甫弱冠才器超邁日閱方冊思得如古人者友之作希聖解國子司業硯彌堅教授真定因從之遊同舍生皆莫能及初為經學究訓詁疏釋之說輒歎曰聖人精義殆不止此及得周程張邵朱呂之書一見能發其微曰我固謂當有是也及評其學之所長而曰邵至大也周至

也程至正也朱子極其大盡其精而貫之以正也其高見遠識率類此因蚤喪父事繼母孝有父祖父喪未葬投書先友翰林待制楊恕憐而助之始克襄事因性不苟合不妄交遊家雖甚貧非其義一介不取家居教授師道尊嚴弟子造其門者隨材器教之皆有成就公卿過保定者衆聞因名往往來謁因多遜避不與相見不知者或以為傲弗恤也嘗愛諸葛孔明靜以脩身之語表所居曰靜脩不忽木以因學行薦于朝至元十九年有詔徵因擢承德郎右贊善大夫初裕皇建學宮中命贊善王恂教近侍子弟恂卒廼命因繼之未幾以母疾辭歸明年丁內艱二十八年詔復遣使者以集賢學士嘉議大夫徵因以疾固辭且上書宰相曰因自幼讀書接聞大人君子之餘論雖他無所得至如君臣之義自謂見之甚明如以日用近事言之凡吾人之所以得安居而暇食以遂其生聚之樂者是誰之力與皆君上之賜也是以凡我有生之民或給力役或出智能亦必各有以自効焉此理勢之必然亘萬古而不可易而莊周氏所謂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者也因生四十三年未嘗效尺寸之力以報國家養育生成之德而恩命連至因尚敢

以嬰不出貪高尚之名以自媚以負我國家知遇之恩而得罪於聖門中庸之教也哉且因之立心自幼及長未嘗一日敢為崖岸卓絶甚高難繼之行平昔交友苟有一日之雅者皆知因之此心也但或者得之傳聞不求其實止於蹤跡之近似者觀之是以有高人隱士之目惟閣下亦知因之未嘗以此自居也向者先儲皇以贊善之命來召即與使者俱行再奉旨令教學亦即時應命後以老母中風請還家省視不幸彌留竟遭憂制遂不復出初豈有意於不仕邪今聖天子選用賢良一新時政雖前日隱晦之人亦將出而仕矣況因平昔非隱晦者邪況加以不次之寵處之以優崇之地邪是以形留意往命與心違病卧空齋惶恐待罪因素有羸疾自去年喪子憂患之餘繼以痁瘧歷夏及秋後雖平復然精神氣血已非舊矣不意今歲五月二十八日瘧疾復作至七月初二日蒸發舊積腹痛如刺下血不已至八月初偶起一念自歎旁無期功之親家無紀綱之僕恐一旦身先朝露必至累人遂遣人於容城先人墓側修營一舍儻病勢不退當居處其中以待盡遣人之際未免感傷由是病勢益增飲食極減至二十一日使者持

恩命至因初聞之惶怖無地不知所措徐而思之竊
謂供職雖未能扶病而行而恩命則不敢不扶病而
拜因又慮若稍涉遲疑則不惟臣子之心有所不安
而蹤跡高峻已不近於人情矣是以即日拜受留使
者俟病勢稍退與之俱行遷延至今服藥百至略無
一效乃請使者先行仍令學生李道恒納上鋪馬聖
旨待病退自備氣力以行望閣下俯加矜憫曲爲保
全因實跡遠微賤之臣與帷幄諸公不同其進與退
若非難處之事惟閣下始終成就之書上朝廷不強
致帝闕之亦曰古有所謂不召之臣其斯人之徒歟

三十年夏四月十有六日卒年四十五無子聞者嗟
悼延祐中贈翰林學士資善大夫護軍追封容城郡
公謚文靖歐陽玄嘗贊因畫像曰微點之狂而有沂
上風雩之樂資由之勇而無北鄙鼓瑟之聲於裕皇
之仁而見不可留之四皓以世祖之略而遇不能致
之兩生烏乎麒麟鳳凰固宇內之不常有也然而一
鳴而六典作一出而春秋成則其志不欲遺世而獨
往也明矣亦將從周公孔子之後爲往聖繼絕學爲
來世開太平者邪論者以爲知言因所著有四書精
要三十卷詩五卷號丁亥集因所自選又有文集十

餘卷及小學四書語錄門生故友所錄惟易繫辭
說乃因病中親筆云

吳澄

吳澄字幼清撫州崇仁人高祖曄初居咸口里當華
蓋臨川二山間望氣者徐覺言其地當出異人澄生
前一夕鄉父老見異氣降其家鄰媼復夢有物蜿蜒
降其舍旁池中旦以告于人而澄生三歲穎悟日發
教之古詩隨口成誦五歲日受千餘言夜讀書至旦
母憂其過勤節膏火不多與澄俟母寢燃火復誦習
九歲從群子弟試鄉校每中前列既長於經傳皆習

通之知用力聖賢之學嘗舉進士不中至元十三年
民初附盜賊所在蜂起樂安鄭松招澄居布水谷乃
著孝經章句校定易書詩春秋儀禮及大小戴記侍
御史程鉅夫奉詔求賢江南起澄至京師未幾以母
老辭歸鉅夫請置澄所著書於國子監以資學者朝
廷命有司即其家錄上元貞初游龍興按察司經歷
郝文迎至郡學日聽講論錄其問答凡數千言行省
掾元明善以文學自負嘗問澄易詩書春秋奧義歎
曰與吳先生言如探淵海遂執子弟禮終其身左丞
董士選延之於家親執饋食曰吳先生天下士也既

入京師尚有遺擇應奉翰林文字有司敦勸之乃至而代者已到官澄即日南歸未幾除江西儒學副提舉居三月以疾去官至大元年召爲國子監丞先是許文正公衡爲祭酒始以朱子小學等書授弟子久之漸失其舊澄至旦燃燭堂上諸生以次受業日昃退燕居之室執經問難者接踵而至澄各因其材質反覆訓誘之每至夜分雖寒暑不易也皇慶元年陞司業用程純公學校奏疏胡文定公六學教法朱文公學校貢舉私議約之爲教法四條一曰經學二曰行實三曰文藝四曰治事未及行又嘗爲學者言

朱子於道問學之功居多而陸子靜以尊德性爲主問學不本於德性則其蔽必偏於言語訓釋之末故學必以德性爲本庶幾得之議者遂以澄爲陸氏之學非許氏尊信朱子本意然亦莫知朱陸之爲何如也澄一夕謝去諸生有不謁告而從之南者俄拜集賢直學士特授奉議大夫俾乘驛至京師次眞州疾作不果行英宗即位超遷翰林學士進階太中大夫先是有旨集善書者粉黃金爲泥寫浮屠藏經帝在上都使左丞速速詔澄爲序澄曰主上寫經爲民祈福甚盛舉也若用以追薦臣所未知蓋福田利益雖

人所樂聞而輪迴之事彼習其學者猶或不言不過謂爲善之人死則上通高明其極品則與日月爭光爲惡之人死則下淪汚穢其極下則與沙蟲同類其徒遂爲薦拔之說以惑世人今列聖之神上同日月何庸薦拔且國初以來凡寫經追薦不知幾舉若未効是無佛法矣若已効是誣其祖矣撰爲文辭不可以示後世請俟駕還奏之會帝崩而止泰定元年初開經筵首命澄與平章政事張珪國子祭酒鄧文原爲講官在至治末詔作太廟議者習見同堂異室之制乃作十三室未及遷奉而國有大故有司疑於昭

穆之次命集議之澄議曰世祖混一天下悉考古制而行之古者天子七廟廟各爲宮太祖居中左三廟爲昭右三廟爲穆昭穆神主各以次遞遷其廟之宮頗如今之中書六部夫省部之設亦倣金宋豈以宗廟敘次而不考古乎有司急於行事竟如舊次云時澄已有去志會修英宗實錄命總其事居數月實錄成未上即移疾不出中書左丞許師敬奉旨賜宴國史院仍致朝廷勉留之意宴罷即出城登舟去中書聞之遣官驛追不及而還言於帝曰吳澄國之名儒朝廷舊德今請老而歸不忍重勞之宜有所襃異詔

加資善大夫仍以金織文綺二及鈔五千貫賜之澄
身若不勝衣正坐拱手氣融神邁答問亹亹使人渙
若冰釋弱冠時嘗著說曰道之大原出於天神聖繼
之堯舜而上道之元也堯舜而下其亨也洙泗鄒魯
其利也濂洛關閩其貞也分而言之上古則羲黃其
元堯舜其亨禹湯其利文武周公其貞乎中古之統
仲尼其元顏曾其亨乎子思其利孟子其貞乎近古
之統周子其元程張其亨也朱子其利也孰為今日
之貞乎未之有也然則可以終無所歸哉其早以斯
文自任如此故出登朝著退歸于家與郡邑之所經

由士大夫皆迎請執業而四方之士不憚數千里躡
屩負笈來學山中者常不下千數百人少暇即著書
至將終猶不置也於易春秋禮記各有纂言盡破傳
注穿鑿以發其蘊條歸紀敘精明簡潔卓然成一家
言作學基學統二篇使人知學之本與為學之序尤
有得於邵子之學校定皇極經世書又校正老子莊
子太玄經樂律及八陣圖郭璞葬書初澄所居草屋
數間程鉅夫題曰草廬故學者稱之為草廬先生天
曆三年朝廷以澄耆老特命次子京為撫州教授以
便奉養元統元年六月得疾有大星墜其舍東北澄卒年
八十五贈江西行省左丞上護軍追封臨川郡公諡
文正長子文終同知柳州路總管府事京終翰林國
史院典籍官孫當自有傳

列傳卷第五十八

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臣宋濂 翰林待制承直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臣王禕等奉

勅修

程鉅夫

程鉅夫名文海避武宗廟諱以字行其先自徽州徙郢州京山後家建昌叔父飛卿仕宋通判建昌世祖時以城降鉅夫入為質子授宣武將軍管軍千户他日召見問賈似道何如人鉅夫條對甚悉帝說給筆札書之乃書二十餘幅以進帝大奇之因問今居何官以千户對帝謂近臣曰朕觀此人相貌已應貴顯

聽其言論誠聰明有識者也可置之翰林丞相火禮霍孫傳旨至翰林以其年少奏為應奉翰林文字帝曰自今國家政事得失及朝臣邪正宜皆為朕言之鉅夫頓首謝曰臣本疏遠之臣蒙陛下知遇敢不竭力以報陛下尋進翰林修撰屢遷集賢直學士兼秘書少監至元十九年奏陳五事一曰取會江南仕籍二曰通南北之選三曰立考功曆四曰置貪贓籍五曰給江南官吏俸朝廷多采行之賜地京師安貞門以築居室二十年加翰林集賢學士同領會同館事二十三年見帝首陳興建國學乞遣使江南搜訪遺逸御史臺按察司並宜參用南北之人帝嘉納之二十四年立尚書省詔以為參知政事鉅夫固辭又命為御史中丞臺臣言鉅夫南人且年少帝大怒曰汝未用南人何以知南人不可用自今省部臺院必參用南人遂以鉅夫仍為集賢直學士拜侍御史行御史臺事奉詔求賢於江南初書詔令皆用蒙古字及是帝特命以漢字書之帝素聞趙孟藡葉李名鉅夫臨行帝密諭必致此二人鉅夫又薦趙孟頫余恁萬一鶚張伯淳胡夢魁曾晞顏孔洙曾沖子凌時中包鑄等二十餘人帝皆擢置臺憲及文學之職還朝

陳民間利病五事拜集賢學士仍還行臺二十六年時相桑哥專政法令苛急四方騷動鉅夫入朝上疏曰臣聞天子之職莫大於擇相宰相之職莫大於進賢苟不以進賢為念而惟以殖貨為心非為上為德為下為民之意也昔文帝以決獄及錢穀問丞相周勃勃不能對陳平進曰陛下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宰相上理陰陽下遂萬物之宜外填撫四夷內親附百姓觀其所言可以知宰相之職矣今權姦用事立尚書鉤考錢穀以剝割生民為務所委任者率皆貪饕邀利之人江南盜賊竊發良以此也

義以爲宜清尚書之政損行省之權罷言利之官行恤民之事於國爲便桑哥大怒羈留京師不遣奏請殺之凡六奏帝皆不許鉅夫既還行臺二十九年文召鉅夫與胡祗遹姚燧王惲雷膺陳天祥楊恭懿高凝張孔孫夾谷之奇[illegible]入見賜對三十年出爲閩海道肅政廉訪使興學明教吏民畏愛之大德四年遷江南湖北道肅政廉訪使[illegible]治行省平章家數之爲[illegible]下書禁八年[illegible]拜翰林學士商議中書省事十一年以[illegible]風星變命鉅夫應詔陳[illegible]之策其目有五曰敬天曰尊祖曰清心曰持體曰更

化帝皆嘉之雲南省臣言世祖親平雲南民願刻石[illegible]紀功德詔鉅夫撰其文十一年拜山南江北道肅政廉訪使復留爲翰林學士至大元年修成宗實錄二年[illegible]一郡二年復拜山南江北道肅政廉訪使[illegible]闕賜對[illegible]殿拜浙東海右道肅政廉訪使留爲翰林學士承旨皇慶元年[illegible]六事忤時宰意明日[illegible]上嘉勞之[illegible]推鄉所言[illegible]行貢舉法鉅夫建言經學當主程頤朱熹傳註文章宜革唐宋宿弊命鉅夫草詔行之三月以病乞骸骨歸田里不允命尚醫給藥物官其子大本郊祀署令以便侍養時令近臣撫視日勞之曰卿世祖舊臣惟忠惟直其勉加餐少留京師以副朕心鉅夫請益堅特授光祿大夫賜上尊命廷臣以下餞于齊化門外給驛南還勅行省及有司常加存問居五年卒年七十泰定二年贈大司徒柱國追封楚國公謚文憲

趙孟頫

趙孟頫字子昂宋太祖子秦王德芳之後也五世祖

秀安僖王子偁四世祖崇憲靖王伯圭高宗無子立子偁之子是爲孝宗伯圭其兄也賜第于湖州故孟頫爲湖州人曾祖師垂祖希永父與訔仕宋皆至大官入國朝以孟頫貴累贈師垂集賢侍讀學士希永太常禮儀院使並封吳興郡公與訔集賢大學士封魏國公孟頫幼聰敏讀書過目輒成誦爲文操筆立就年十四用父蔭補官試中吏部銓法調眞州司戶參軍宋亡家居益自力於學至元二十三年行臺侍御史程鉅夫奉詔搜訪遺逸于江南得孟頫以之入見孟頫才氣英邁神采煥發如神仙中人世祖顧之

喜使坐右丞葉李上或言孟頫宋宗室子不宜使近左右帝不聽時方立尚書省命孟頫草詔頒天下帝覽之喜曰得朕心之所欲言者矣詔集百官於刑部議法衆欲計至元鈔二百貫贓滿者死孟頫曰始造鈔時以銀爲本虛實相權今二十餘年間輕重相去至數十倍故改中統爲至元又二十年後至元必復如中統使民計鈔抵法疑於太重古者以米絹民生所須謂之二實銀錢與二物相權謂之二虛四者爲直雖升降有時終不大相遠也以絹計贓最爲適中況鈔乃宋時所創施於邊郡金人襲而用之皆出於

不得已迺欲以此斷人死命似不足深取也或以孟頫年少初自南方來譏國法不便意頗不平責孟頫曰今朝廷行至元鈔故犯法者以是計贓論罪汝以爲非豈欲沮格至元鈔耶孟頫曰法者人命所係議有重輕則人不得其死矣孟頫奉詔與議不敢不言今中統鈔虛故改至元鈔謂至元鈔終無虛時豈有是理公不揆於理欲以勢相陵可乎其人有愧色帝初欲大用孟頫議者難之二十四年六月授兵部郎中兵部總天下諸驛時使客飲食之費幾十倍於前吏無以供給強取於民不勝其擾遂請於中書增鈔

給之至元鈔法滯澀不能行詔遣尚書劉宣與孟頫馳驛至江南問行省丞相慢令之罪凡左右司官及諸路官則聽笞之孟頫受命而行比還不笞一人丞相桑哥大以爲譴時有王虎臣者言平江路總管趙全不法即命虎臣往按之葉李執奏不宜遣虎臣帝不聽孟頫進曰趙全固當問然虎臣前守此郡多強買人田縱賓客爲姦利全數與爭虎臣怨之虎臣往必將陷全事縱得實人亦不能無疑帝悟乃遣他使桑哥鍾初鳴時即坐省中六曹官後至者則笞之孟頫偶後至斷事官遽引孟頫受笞孟頫入訴於都堂右

丞葉李曰古者刑不上大夫所以養其廉恥教之節義且辱士大夫是辱朝廷也桑哥亟慰孟頫使出自是所笞唯曹史以下他日行東御牆外道險孟頫馬跌墮于河桑哥聞之言於帝移築御牆稍西二丈許帝聞孟頫素貧賜鈔五十錠二十七年遷集賢直學士是歲地震北京尤甚地陷黑沙水涌出人死傷數十萬帝深憂之時駐蹕龍虎臺遣阿剌渾撒里馳還召集賢翰林兩院官詢致災之由議者畏忌桑哥但泛引經傳及五行災異之言以修人事應天變爲對莫敢語及時政先是桑哥遣忻都及王濟等理算天

下錢糧已徵入數百萬未徵者尚數千萬害民特甚民不聊生自殺者相屬逃山林者則發兵捕之皆莫敢沮其事孟頫與阿剌渾撒里甚善勸令奏帝赦天下盡與蠲除庶幾天變可弭阿剌渾撒里入奏如孟頫所言帝從之詔草已具桑哥怒謂必非帝意孟頫曰凡錢糧未徵者其人死亡已盡何所從取非及是時除免之他日言事者倘以失陷錢糧數千萬歸咎尚書省豈不爲丞相深累耶桑哥悟民始獲蘇帝嘗問葉李留夢炎優劣孟頫對曰夢炎臣之父執其人重厚篤於自信好謀而能斷有大臣器葉李所讀之

書臣皆讀之其所知所能臣皆知之能之帝曰汝以夢炎賢於李耶夢炎在宋爲狀元位至丞相當賈似道誤國罔上夢炎依阿取容李布衣乃伏闕上書是賢於夢炎也汝以夢炎父友不敢斥言其非可賦詩譏之孟頫所賦詩有往事已非那可說且將忠直報皇元之語帝歎賞焉孟頫退謂奉御徹里曰帝論賈似道誤國責留夢炎不言桑哥罪甚於似道而我等不言他日何以辭其責然我疏遠之臣言必不聽侍臣中讀書知義理慷慨有大節又爲上所親信無以公者夫捐一旦之命爲萬姓除殘賊仁者之事也公

入徵之既而徹里至帝前數桑哥罪惡帝怒命衛士批其頰血涌口鼻委頓地上少間復呼而問之對如初時大臣亦有繼言者帝遂按誅桑哥罷尚書省大臣多以罪去帝欲使孟頫與聞中書政事孟頫固辭有旨令出入宮門無禁每見必從容語及治道多所裨益帝問汝趙太祖孫耶太宗孫耶對曰臣太祖十一世孫帝曰太祖行事汝知之乎孟頫謝不知帝曰太祖行事多可取者朕皆知之孟頫自念久在上側必爲人所忌力請補外二十九年出同知濟南路總管府事時總管闕孟頫獨署府事官事清簡有元掀

兒者役於鹽場不勝艱苦因逃去其父求得他人屍遂誣告同役者殺其兒既誣服孟頫疑其寃留弗決踰月掀兒自歸郡中稱爲神明僉廉訪司事韋哈剌哈孫素苛虐以孟頫不能承順其意以事中之會修世祖實錄召孟頫還京師乃解久之遷知汾州未上有旨書金字藏經既成除集賢直學士江浙等處儒學提舉遷泰州尹未上至大三年召至京師以翰林侍讀學士與他學士撰定祀南郊祝文及擬進殿名議不合謁告去仁宗在東宮素知其名及即位召除集賢侍講學士中奉大夫延祐元年改翰林侍講學

士遷集賢侍講學士資德大夫三年拜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帝眷之甚厚以字呼之而不名帝嘗與侍臣論文學之士以孟頫比唐李白宋蘇子瞻又嘗稱孟頫操履純正博學多聞書畫絕倫旁通佛老之旨皆人所不及有不悅者間之帝初若不聞者又有上書言國史所載不宜使孟頫與聞者帝乃曰趙子昂世祖皇帝所簡拔朕特優以禮貌置於館閣典司述作傳之後世此屬呶呶何也俄賜鈔五百錠謂侍臣曰中書每稱國用不足必持而不與其以普慶寺別貯鈔給之孟頫嘗累月不至宮中帝以問左右皆謂其年老畏寒勅御府賜貂鼠裘初孟頫以程鉅夫薦起家為郎及鉅夫為翰林學士承旨求致仕去孟頫代之先往拜其門而後入院時人以為衣冠盛事六年得請南歸帝遣使賜衣幣趣之還朝以疾不果行至治元年英宗遣使即其家俾書孝經二年賜上尊及衣二襲是歲六月卒年六十九追封魏國公謚文敏孟頫所著有尚書註有琴原樂原得律呂不傳之妙詩文清邃奇逸讀之使人有飄飄出塵之想篆籀分隸真行草書無不冠絕古今遂以書名天下天竺有僧數萬里來求其書歸國中寶之其畫山水木

石花竹人馬尤精緻前史官楊載稱孟頫之才頗為書畫所掩知其書畫者不知其文章知其文章者不知其經濟之學人以為知言云子雍奕並以書畫知名

鄧文原

鄧文原字善之一字匪石綿州人父漳徙錢塘文原年十五通春秋在宋時以流寓試浙西轉運司魁四川士至元二十七年行中書省辟為杭州路儒學正大德二年調崇德州教授五年擢應奉翰林文字九年陞脩撰謁告還江南至大元年復為脩撰預脩成宗實錄三年授江浙儒學提舉皇慶元年召為國子司業至官首建白更學校之政當路因循重於改作論不合移病去科舉制行文原校文江浙處士守舊習大書朱熹貢舉私議揭于門延祐四年陞翰林待制五年出僉江南浙西道肅政廉訪司事平江僧有憾其府判官理熙者賂其徒告熙殺人熙誣服文原行部按問得實杖僧而釋熙吳興民夜歸巡邏者執之繫亭下其人逃去有追及之者刺其脅仆地明旦家人得之以歸比死其兄問殺汝者何如人曰白帽青衣長身者也其兄愬於官有司問直初更者曰張福

兒執之使服罪械繫三年文原錄之曰福兒身不滿
六尺永見其長也又傷右脅而福兒素用左手傷宜
在左何右傷也鞫之果得真殺人者而釋福兒桐廬
人戴汝惟家被盜有司得盜獄成送郡夜有焚戴氏
廬者而不知汝惟所之文原曰此必有故也乃得其
妻葉氏與其弟詐殺汝惟狀而於水濱樹下得屍與
濱血斧俱在焉人以為神六年移江東道徽寧國廣
德三郡歲入茶課鈔三千錠後增至十八萬錠竭山
谷所產不能充其半餘皆鑿空取之民間歲以為常
時轉運司官聽用鄉里豪猾以犯法誣民而轉運

司得專制有司凡五品官以下皆杖決州縣莫敢如
何文原請罷其專司俾郡縣領之不報徽民謝蘭家
僮汪姓者死蘭姪回賂汪族人誣蘭殺之蘭誣服文
原錄之得其情釋蘭而坐回時久旱不雨決獄乃雨
至治二年召為集賢直學士地震詔議弭災之道文
原請決滯囚罷僉廉河北儲羨粟以賑飢復申前議
請罷榷茶轉運司又不報明年拜國子祭酒江浙省
臣趙簡請開經筵泰定元年文原兼經筵官以疾乞
致仕歸二年召拜翰林侍講學士以疾辭四年拜嶺
北湖南道肅政廉訪使以疾不赴天曆元年卒年七

十一文原內嚴而外恕家貧而行廉初客京師有
書生病篤取橐中金屬文原以歸其親既死而同舍
生竊金去文原貸金償死者家終身不以語人有文
集若干卷內制集若干卷藏于家子衍蔭授江浙等
處儒學副提舉未任卒至順五年制贈文原江浙行
省參知政事諡文肅

袁桷

袁桷字伯長慶元人宋同知樞密院事韶之曾孫為
童子時已著聲部使者舉茂才異等起為麗澤書院
山長大德初閻復程文海王構薦為翰林國史院檢

閱官時初建南郊桷進十議曰天無二日天既不得
有二五帝不得謂之天作昊天五帝議祭天歲或為
九或為二作祭天名數議圜丘不見於五經郊不見
於周官作圜丘非郊議后土社也作后土即社議三
歲一郊非古也作祭天無間歲議燔柴見于古經周
官以禋祀為天其義各有旨作燔柴泰壇議祭天之
牛角繭栗用牲于郊牛二合配而言之增群祀而合
祠非周公之制矣作郊不當立從祀議郊質而尊之
義也明堂文而親之義也作郊明堂禮儀異制議
用辛魯禮也卜不得常為辛作郊非辛日議北郊

見於三禮尊地而遺社郊鄭玄之說也作北郊議進
官推其博多采用之陞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兼
國史院編脩官請購求遼金宋三史遺書歷兩考遷
待制又再任拜集賢直學士久之移疾去官後仍以
直學士召入集賢未幾改翰林直學士知制誥同脩
國史至治元年遷侍講學士泰定初辭歸桷在詞林
朝廷制冊勳臣碑銘多出其手所著有易說春秋說
清容居士集泰定四年卒年六十一贈中奉大夫江
浙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陳留郡公諡
文清

曹元用

曹元用字子貞世居阿城後徙汶上祖義不仕父宗
輔德清縣主簿元用資稟俊爽幼嗜書一經目輒成
誦每夜讀書常達曙不寐父憂其致疾止之輒以衣
蔽窗隙觀之始以鎮江路儒學正考滿游京師翰林
承旨閻復於四方士少所許可及見元用所爲文
示之元用輒指其疵復大奇之因薦爲翰林國史院
編脩官即論史院僚屬非材請校試取其優者用之
御史臺辟爲掾史元用初不習吏事而見事明決吏
不能欺轉中書省右司掾與清河元明善濟南張養
浩同時號爲三俊除應奉翰林文字遷禮部主事時
累朝皇后既崩者猶以名稱而未有謚號元用言后
爲天下母豈可直稱其名宜加徽號以彰懿德改尚
書省右司都事轉員外郎及尚書省罷退居任城久
之齊魯間從學者甚衆延祐六年授太常禮儀院經
歷屬英宗躬脩祀事銳意禮樂其親祀儀注鹵簿輿
服之制率所裁定初太廟九室合饗于一殿仁宗崩
無室可祔乃于武宗室前結綵爲次英宗在上京召
禮官集議元用言古者宗廟有寢有室宜以今室爲
寢當更營大殿于前爲十五室帝嘉其議授翰林待

制陞直學士至治三年八月鐵失之變賊黨赤斤鐵
木兒還至京師收百司印趣召兩院學士北上元用
獨不行曰此非常之變吾守死不可曲從也未幾賊
果敗人皆稱其有先見之明泰定二年授太子贊善
轉禮部尚書兼經筵官及大朝會爲糾儀官申嚴班
之令俾以序進無爭門而出之擾又謂太醫儀鳳教
坊等官不當序正班當自爲一列後皆行之時宰執
有欲罷科舉法者元用以爲國家文治正在於此胡
可罷也又有欲損太廟四時之享止存冬祭者元用
言宗廟四時之享不可闕一乃經禮之大者其

可惜費而廢禮乎三年夏帝以日食地震星變詔議所以弭災者元用謂應天以實不以文脩德明政應天之實也宜撙浮費節財用選守令卹貧民嚴禋祀汰佛事止造作以紓民力恢賞罰以示勸懲實切中時弊又論科舉取士之法當革冒濫嚴考覈俾得真才之用議上朝廷咸是之拜中奉大夫翰林侍講學士兼經筵官預脩仁宗英宗兩朝實錄又奉旨纂集甲令為通制譯唐貞觀政要為國語書成皆行於時凡大制誥率元用所草文宗時草寬恤之詔帝覽而善之賜金織文錦天曆二年代祀曲阜孔子廟還以司寇像及代祀記獻帝甚喜值太禧宗禋院副使缺中書奏以元用為之帝不允曰此人翰林中所不可無者將大用之矣會卒帝嗟悼久之謂侍臣曰曹子貞盡忠宣力今亡矣可賜鈔五千緡贈正奉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東平郡公謚文獻詩文四十卷號超然集二子偉依

齊履謙

齊履謙字伯恒父義善筭術履謙生六歲從父至京師七歲讀書一過即能記憶年十一教以推步星曆盡洞其訣十三從師聞聖賢之學自是以窮理為務非洙泗伊洛之書不讀至元十六年初立太史局改治新曆履謙補星曆生同輩皆司天臺官子太史王恂問以筭數莫能對履謙獨隨問隨荅恂大奇之新曆既成復預脩曆經曆議二十九年授星曆教授都城刻漏舊以木為之其形如碑故名碑漏內設曲筒鑄銅為丸自碑首轉行而下鳴鐃以為節其漏經久廢壞晨昏失度大德元年中書俾履謙視之因見刻漏旁有宋舊銅壺四於是按圖考定蓮花寶山等漏制命工改作又請重建鼓樓增置更鼓并守漏卒當時遵用之二年遷保章正始專曆官之政三年八月朔時加巳依曆日蝕二分有奇至期不蝕衆皆懼履謙曰當蝕不蝕在古有之況時近午陽盛陰微宜當蝕不蝕遂考唐開元以來當蝕不蝕者凡十事以聞六年六月朔時加戌依曆日蝕五十七秒衆以涉交既淺且復近濁欲匿不報履謙曰吾所掌者常數其食與否則係於天獨以狀聞及其時果食衆嘗爭沒日不能決履謙曰氣本十五日而間有十六日者餘分之積也故曆法以所積之日命為沒日不出本月者為是衆服其議七年八月戊申夜地大震詔問致災之由及弭災之道履謙按春秋言地為陰而主

静事道臣道子道也三者失其道則地爲之弗寧弗
寧之道大臣當反躬責己去專制之威以答天變不
可徒爲禳禱也時成宗寢疾宰臣有專威福者故履
謙言及之九年冬始立南郊祀昊天上帝履謙攝司
天臺官舊制享祀司天雖掌時刻無鐘鼓更漏往往
早晏失節履謙白宰執請用鐘鼓更漏俾早晏有
節從之至大二年太常請修社稷壇及浚太廟庭中
井或以歲君所直欲止其役履謙曰國家以四海爲
家歲君豈專在是三年除授時郎秋官正兼領冬官
正事四年仁宗即位嘉尚儒術臺臣言履謙有學行

可教國學子弟擢國子監丞改授奉直大夫國子司
業與吳澄並命時號得人每五鼓入學風雨寒暑未
嘗少怠其教養有法諸生皆畏服未幾復以履謙簽
太史院事皇慶二年春彗星出東井履謙奏宜增脩
善政以答天意因陳時務八事仁宗爲之動容頗采
臣命速行之自履謙去國學吳澄亦移病歸學制稍
爲之廢延祐元年詔擇善教者於是復以履謙爲國
子司業履謙已蒞嚴教道蒞張每齋置伴讀一人
爲長雖助教闕員而諸生講授不絕時初命國子生
歲貢六人以入學先後爲次第履謙曰不考其業何

以興善而得人乃酌舊制立陞齋積分等法每季考
其學行以次遞升既升上齋又必踰再歲始與私試
孟月仲月試經疑經義季月試古賦詔誥章表策蒙
古色目試明經策問辭理俱優者一分辭平理優者
爲半分歲終積至八分者充高等以四十人爲額然
後集賢禮部定其藝業及格者六人以充歲貢三年
不通一經及在學不滿一歲者並黜之帝從其議自
是人人勵志多文學之士五年出爲滄州知州丁母
憂不果行至治元年拜太史院使泰定二年九月以
本官奉使宣撫江西福建黜罷官吏之貪汚者四百

餘人罷免括地虛加粮數萬石州縣有以先賢子孫
充考夫諸役者悉罷遣之福建憲司職田每畝歲輸
米三石民不勝苦履謙命准令輸之由是召怨及還
京憲司果誣以他事未幾誣履謙者皆坐事免履謙
始得直復爲太史院使天曆二年九月卒履謙篤學
勤苦家貧無書及爲星曆生在太史局會秘書監輦
亡宋故書留置本院因晝夜諷誦深究自得故其學
博洽精通自六經諸史天文地理禮樂律曆下至陰
陽五行醫藥卜筮無不淹貫尤精經籍著大學四傳
小注一卷中庸章句續解一卷論語言仁通旨二卷

書傳詳說一卷易繫辭旨略二卷易本說四卷春秋諸國統紀六卷以皇極之名見於洪範皇極之數始於邵氏經世書數非極也特寓其數於極耳著經世書入式一卷經世書有內外篇內篇則因極而明數外篇則由數而會極著外篇微旨一卷授時曆行五十年未嘗推考履謙日測晷景并晨昏五星宿度自至治三年冬至至泰定二年夏至天道加時真數各減見行曆書二刻著二至晷景考二卷授時曆雖有經串而經以著定法串以紀成數然求其法之所以然數之所從出則略而不載作經串演撰八法一卷元立

國百有餘年而郊廟之樂沿襲宋金未有能正之者履謙謂樂本於律律本於氣而氣候之法具載前史可擇僻地為密室取金門之竹及河內葭莩候之上可以正雅樂薦郊廟和神人下可以同度量平物貨厚風俗列其事上之又得黑石古律管一長尺有八寸外方內為圓空中有隔隔中有小竅蓋以通隔上九寸其空均直約徑三分以應黃鍾之數隔下九寸其空自小竅迤邐殺至管底約徑二寸餘蓋以聚其氣而上之其製與律家所說不同蓋古所謂玉律者也適遷他官事遂寢有志者深惜之至順三年卒

月贈翰林學士資善大夫上護軍追封汝南郡公諡文懿

列傳第五十九

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臣宋濂翰林待制承直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臣王禕等奉勅修

崔斌

崔斌字仲文馬邑人性警敏多智慮魁岸雄偉善騎
射尤攻文學而達政術世祖在潛邸召見應對稱旨
命佐卜憐吉帶將遊騎戍淮南斌負才略卜憐吉帶
甚敬禮之兵駐揚州西城俾斌領騎兵覘敵形勢斌
視敵失亂潛出攏之多所殺獲丁父憂襲授金符
爲總管中統元年改西京參議宣慰司事世祖嘗命
舉漢人識治體者一人安童舉斌入見數陳時
政得失曲中宸慮時世祖銳意圖治斌危言讜論直
指面斥是非立判無有所諱帝幸上都嘗召斌斌下
馬步從帝命之騎因問爲治大體今當何先斌以任
相對帝曰汝其爲我舉可爲相者斌以安童史天澤
對帝默然良久斌曰陛下豈以臣猥鄙所舉未允公
議有所惑歟今近臣咸在乞采輿言陛下裁之帝俞
其請斌立馬颺言曰有旨問安童爲相可否衆雖然
呼萬歲帝悅遂以二人並爲相除斌左右司郎中每
論事帝前群言終日不決者斌以數言決之進見必

與近臣偕其所厭苦知密近之臣有不得與聞者以
此人多忌之會阿合馬立制國用使司專總財賦一
以掊克爲事斌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於帝
前屢斥其姦惡至元四年出守東平五年大兵南征
道壽張卒有撤民廡投其赤子於地以死訴於斌斌
馳謂主將曰未至敵境而先殺吾民國有常刑汝亦
當坐於是下其卒于獄自是莫敢犯歲大侵徵賦如
常年斌馳奏以免復請于朝得楮幣十萬緡以振民
飢六年除同僉樞密院事襄樊之役命斌僉河南行
省事方議攻鹿門山斌曰自峴山西抵萬山北抵漢
江築城設塹以絕餉援則襄陽可坐制矣時調曹濮
民丁屯田南陽斌議罷曹濮屯民以近地兵多者補
之民以爲便又請戶部給濱棣青滄鹽券付行省募
民以米貿之仍增價和糴遠近輸販者輻輳餽餉不
勞而集有旨河南四路籍兵二萬以益襄樊斌即馳
奏曰河南戶少而調度繁多實不堪命減其半爲宜
從之襄陽既下轉嘉議大夫仍僉行中書省十年詔
丞相伯顏總兵南征改行省爲河南宣慰司加中奉
大夫賜金虎符充宣慰使是時襄陽正陽諸軍悉道
河南供億雖繁而事無缺失伯顏既渡江分阿里海

牙定湖南詔斌貳之拜行中書省參政十月圍潭州斌攻西北鐵壩阿里海牙中流矢斌以半夜集柵下黎明畢登不利斌曰彼恃小捷而驕弛吾今焚其角樓斷其後道塹城爲三周如此則城可得諸將然之迺誓師銜枚潛登鐵壩人賫芻秸梯其樓火之且豎木柵城上詰旦布雲梯鼓譟而上斌挾盾先登阿里海牙持酒勞曰取此城公之力也斌白語阿里海牙曰潭人膽破矣若斂兵不進許其來降則土地人民皆我有自重湖以南連城數十可傳檄而定若縱兵急攻彼無噍類得一空城何益從之明

日即遣開示禍福城中爭出降諸將怒其抗敵持久咸欲屠之斌諭以興師本意諸將曰編民當如公說敵兵必誅之斌曰彼各爲其主耳宜旌之以勸未附者且殺降不祥諸將迺止捷聞帝嘉之進資善大夫行中書省左丞潭人德之爲立生祠十一年奉旨撫諭廣西尋命還治湖南潭屬邑安化湘鄉衡山以南賊周龍張唐張虎等所在竊起斌駐兵南嶽凡來降者同僚議欲盡戮以懲反側斌但按誅其首惡脅從者盡釋之十五年被召入覲時阿合馬擅權日甚廷臣莫敢誰何斌從帝至察罕腦兒帝問江南各省撫

如何斌對以治安之道在得人今所用多非其人因極言阿合馬姦蠹帝乃令御史大夫相威樞密副使孛羅按問之汰其冗員黜其親黨檢覈其不法罷天下轉運司海內無不稱快適尚書留夢賢謝元昌言江淮行省事至重而省臣無一人通文墨者乃命斌遷江淮行省左丞既至凡前日蠹國漁民不法之政悉釐正之仍條具以聞阿合馬慮其害己捃摭其細事遮留使不獲上見因誣構以罪竟爲所害裕宗在東宮聞之方食投箸惻然遣使止之已不及矣天下冤之年五十六至大初贈推忠保節功臣太傅開府

儀同三司追封鄭國公謚忠毅子三人良知咸恩孫一人敬皆爲大官

崔彧

崔彧字文卿小字拜帖木兒弘州人負才氣剛直敢言世祖甚器重之至元十六年奉詔偕牙納木至江南訪求藝術之人明年自江南回首言忽都帶兒根索亡宋財貨煩擾百姓身爲使臣乃挈妻子以往所在取索鞍馬芻粟世祖雖聽其言然虛實竟不辨決也十九年除集賢侍讀學士彧言于世祖謂阿合馬當國時同列皆知其惡無一人孰何之者及既決乃

亦自以為掌誠欺罔之大者先有旨凡阿合馬所用之人皆革去臣以為守門卒隸亦不可留如參知政事阿里請以阿散襲父職倘使得請其害又有不可勝言者賴陛下神聖灼知其奸拒而不可臣已疏其奸惡十餘事乞令阿里廷辯帝曰已勅中書凡阿合馬所用皆罷之治黨與纖悉無遺事竟之時朕與汝別有言也又以郝禎耿仁雖從之尋奉旨鈎考樞密文牘遂由刑部尚書拜御史中丞彧言臺臣於國家政事得失生民休戚百官邪正雖王公將相亦宜糾察近唯御史得有所言臣以為臺官皆當建

言庶於國家有補選用臺察官若由中書必有偏徇之弊御史宜從本臺選擇初用漢人十六員今用蒙古十六員相參巡歷為宜皆從其言二十年復以刑部尚書上疏言時政十八事一曰開廣言路多選正人番直上前以司喉舌庶免黨附壅塞之患二曰當阿合馬擅權臺臣莫敢糾其非迨其事敗然後接踵隨聲徒取譏笑宜別加選用其舊人除蒙古人取聖斷外餘皆當問罪三曰樞密院定奪軍官賞罰不當多為阿合馬風旨宜擇有聲望者為長貳庶幾號令明當四曰翰苑亦頗阿合馬功臣宜博訪南北耆儒碩望以重此選五曰郝禎耿仁等雖在典刑為是者尚多罪同罰異公論未伸合次第屏除六曰貴游子弟用即顯官幼不講學何以從政得如左丞許衡教國子則人材輩出矣七曰今起居注所書不過奏事檢目而已宜擇蒙古人之有聲望漢人之重厚者居其任分番上直帝一言動必書以垂法於無窮八曰憲曹無法可守是以奸人無所顧忌宜定律令以為一代之法九曰官冗若徒省一官員併一衙門亦非經久之策宜參眾議而立定成規十曰官僚無以養廉責其貪則苟免所請諸路大小官有俸者量

增無俸者特給然不取之於官惟賦之於民蓋官吏既有所養不致病民少增歲賦亦未為過十一曰內地百姓流移江南避賦役者已十五萬戶去家就旅豈人之情賦重政繁有以致此乞特降詔旨招集復業免其後來五年科役其餘積欠並蠲事產即日給還民官滿替以戶口增耗為黜陟其從江南不歸者與土著一例當役十二曰凡丞相安童遷轉良臣悉為阿合馬所擯黜或居散地或在遠方並令拔擢十三曰簿錄奸黨財物本國家之物不可視為橫得蓋故監用宜以之實帑藏供歲計十四曰大都非如上

都止備巡幸不應立留守司此皆阿合馬以此位置
私黨今宜易置總管府十五曰中書省右丞二而左
丞缺宜改所增右丞置諸左十六曰在外行省不必
置丞相平章止設左右丞以下庶幾內重不致勢均
彼謂非降其名不足鎮壓者姦臣欺罔之論也十七
曰阿剌海牙掌兵民之權子姪姻黨分列權要官吏
出其門者十之七八其威權不在阿合馬下宜罷職
理算其黨維錫丙榮者亦當遷轉他所勿使久據湖
廣十八曰銓選類奏賢否莫知自今三品已上必引
見而後授官疏奏即日命中書行其數事餘命與御

史大夫玉昔帖木兒議行之又言江南盜賊相挺而
起凡二百餘所皆由拘刷水手與造海船民不聊生
故而成變日本之役宜姑止之又江西四省軍需宜
量民力勿強以土產所無凡給物價與民者必以實
召募水手當從其所欲伺民氣稍蘇我力粗備三二
年後東征未晚也世祖以爲不切曰爾之所言如射
然撫弓雖可觀發矢則非是矣或又言昨中書奏旨
差官度量大都州縣地畝本以革權勢兼幷之弊欲
其明白不得不於軍民諸色人戶通行覈實又因而
藉畜牧數目初意本非擾民而近者浮言胥動恐失

農時乞降旨省諭詔中書即行之又言建言者多孰
是孰否中書宜集議可行者行之不可則明諭言者
爲便又言各路每歲選取室女宜罷又言宗文思院
小口關出入宮掖無所容隱所宜須行皆從之二十
一年或劾奏盧世榮不可居相職忤旨罷二十三年
加集賢大學士中奉大夫同僉樞密院事尋出爲甘
肅行省右丞召拜中書右丞與中書平章政事麥术
丁奏曰近者桑哥當國四年中外諸官鮮有不以賄
而得者其昆弟故舊妻族皆授要官美地唯以欺蔽九
重朘削百姓爲事宜令兩省嚴加考覈凡入其黨者

皆汰遂之其出使之臣及按察司官受賕者論如律
仍追宣勑除名爲民又奏桑哥所設衙門其闕冗不
急之官徒費祿食宜令百司集議汰罷及自今調官
宜如舊制避其籍貫庶不害公又大都高貲戶多爲
桑哥等所容庇凡百徭役止令貧民當之今後徭役
不以何人宜皆均輸有敢如前以賄求人容庇者罪
之又軍站諸戶每歲官吏非名取索賦稅倍蓰民多
流移請自今非奉旨及省部文字敢私斂民及役軍
匠者論如法又忽都忽那顏籍戶之後各投下毋擅
招集太宗既行之江南民爲籍已定乞依太宗所行

為是皆從之二十八年由中書右丞遷御史中丞彧
奏太醫院使劉岳臣嘗仕宋熟於前代政事比者命其參
議機務衆皆稱善乞以為翰林學士俾議朝政又言
行御史臺言建寧路總管馬謀因捕盜延及平民搒
掠至死者多又俘掠人財迫通處女受民財積百五
十錠獄未具會赦如臣等議馬謀以非罪殺人不在
原例宜令行臺詰問明白定罪又言昔行御史臺監
察御史周祚劾尚書省官忙兀帶教化的納速剌丁
滅里姦贜納速剌丁滅里反誣祚以罪遣人詣尚書
省告桑哥桑哥曖昧以聞流祚于憨答孫妻子家財

並沒入官祚至和林遇亂走還京師桑哥又遣詣雲
南理算錢穀以贖其罪今自雲南回臣與省臣閱其
伏詞為罪甚微宜復其妻子皆從之二十九年彧偕
御史大夫玉昔帖木兒等奏四方之人來聚闕下率
言事以干進國家名器資品高下具有定格臣等以
為中書樞密宜早為銓定應格者與之不當與者明
語其故使去又言事有是非當否宜早與詳審言之
當者即議施行或所陳有須詰難條具者即令其人
講究否則罷遣帝嘉納之又奏納速剌丁滅里忻都
王巨濟黨比桑哥恣為不法楮幣銓選鹽課酒稅無

不更張變亂之術命江南理算積久逋賦期限嚴急
胥卒追逮半於道路民至嫁妻賣女殃及親鄰維揚
錢塘受害最慘無故而隕其生者五百餘人近者閭里
按問悉皆首實諸死士民乃知聖天子仁愛元元而
使之至此極者實桑哥及其兇黨之為也莫不願食
其肉臣等共議此三人者既已伏辜宜令中書省御
史臺從公論罪以謝天下從之又言河西人薛闍干
領兵為宣慰其吏詣廉訪司告其三十六事檄僉事
簿問而薛闍干率軍人擒問者辱之且奪告者以去
臣議從行臺選御史往按問薛闍干仍先奪其職又

言行臺官言去歲桑哥既敗使臣至自上所者或不
持璽書口傳聖旨縱釋有罪擅籍人家真偽莫辨臣
等請自今凡使臣必降璽書省臺院諸司必給印信
文書以杜姦欺帝曰何人乃敢爾耶對曰交剌也奴
伯顏察兒比嘗傳旨縱罪人帝悉可其奏又奏松州
達魯花赤長孫自言不願為錢穀官願備員廉訪司
令木八剌沙上聞傳旨至臺特令委用臺臣所宜奉
行但徑自陳獻又且嘗有罪理應區別帝曰此自卿
事宜當行之又奏江南李淦言葉李過惡被旨赴京
以辯今葉李物故事有不待辯者李淦本儒人請授

以教官旌其直言又奏鄂州一道舊有按察司要束
木惡其害己令桑哥奏罷之臣覩鄂州等九郡境土
亦廣宜復置廉訪司行御史臺舊治揚州今揚州隸
南京而行臺移治建康其淮東[illegible]淮安仝
宜移治揚州又奏諸官吏受賕在朝則行御史臺首
告在外則諸按察司首告已有旨令自桑哥持國受
賕者不赴憲臺憲司而詣諸司首告偏反覆淹延事
久不竟臣謂宜如前旨惟於本臺行臺及諸道廉訪
司首告諸司無得輒受又監察御史塔的失言女直
人教化的去歲東征妄言以米千石餉闍里鐵木兒

軍萬人奏支鈔四百錠宜令本處廉訪司究問與本
處行省追償議罪皆從之三月中書省臣奏請以彧
為右丞世祖曰崔彧不愛於言惟可使任言責閏六
月又同御史大夫玉昔帖木兒奏近以[illegible]鹽
運司官吏盜官庫錢省部遣人同台[illegible]問凡至二
萬二千餘錠已徵八千九百餘錠猶欠一萬三千一
百餘錠運使張庸嘗獻其妹於阿合馬有寵阿合馬
既沒以官婢事桑哥復有寵故庸[illegible]戚屬得久居
漕司獨盜三千一百錠臣等議宜命臺省遣官同廉
訪司倍徵之又言月林伯察江西廉訪司官朮兒赤

[illegible]東廉訪司官忽兒赤擅縱[illegible]奪民田貪汚
不法令月林伯以事至京宜就令[illegible]問又言揚州鹽
[illegible]司吏財多付商賈鹽計直該鈔[illegible]萬二千八百錠
[illegible]以前追徵足日課以歸省賊以歸學斟酌定罪
[illegible]從之又奏江西[illegible]以妖術致位集
[illegible]其[illegible]核江西學[illegible]貪黠暴橫學校
大[illegible]臣古撒里臺各失察得旨以江南有謀叛
者俾乘傳往蜀明日訪知為禿速忽香山欺罔奏遣
工在京師猶敢誕謾如此宜亟追還訊問帝曰此惡
人也遣之往者朕未嘗知之其亟[illegible]以來二十年彧

言大都民食唯仰客糴頃緣官括商船載通諸物致
販鬻者少米價翔踊臣等[illegible]勿令有司括船為便從
之[illegible]張簡及子乃[illegible]帶告彧等[illegible]道源許
宗師銀萬五千兩又其子知微誣彧不法十餘事有
旨[illegible]所告與已宜并[illegible]者為櫝柚
[illegible]札而後對簡父子所告皆無驗並繫獄簡瘐死仍
籍其家一女入宮乃登帶知微皆坐杖罪除名三十
一年成宗即位先是彧得玉璽于故臣札剌氏之家
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即以上之徽仁裕聖皇
后至是皇后手以授于成宗彧以久任憲臺乞遷[illegible]

職不許成宗諭之曰卿若辭避其誰抗言哉或言肅政廉訪司案牘而令總管府檢劾非宜成宗曰朕知難行當時事由小人擅奏耳其改之大德元年彧又條陳臺憲諸事皆見於施行於是彧居御史臺久又守正不阿以故人疾之監察御史幹羅失剌劾奏中丞崔彧兄在先朝嘗有罪還其所籍家產非宜等事成宗怒其妄言斥而遣之十一月御史臺奏大都路總管沙的盜支官錢及受賍計五千三百緡准律當杖百七不敘以故臣子從輕論而成宗欲止罷其職彧與御史大夫只而合郎執不可已而御史臺奏

彧任中丞且十年非所宜彧遂以病辭成宗諭之曰卿之辭退誠是已然勉爲朕少留之閏十二月兼領侍儀司事與太常卿劉無隱奏新正朝賀歲常習儀大萬安寺成宗曰去歲元都帶以雪故來後今而後然諸不至及失儀者殿中司監察御史同糾之二年加榮祿大夫平章政事與御史大夫禿赤奏世祖聖訓凡在籍儒人皆復其家今歲月滋久老者已矣少者不學宜遵先制俾廉訪司常加勉勵成宗深然之命彧與不忽木阿里渾撒里同翰林集賢議行降詔條使作成人材以備選舉彧以是歲九月卒至大元年七月贈推誠履正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追封鄭國公諡忠肅

葉李

葉李字太白一字舜玉杭州人少有奇質從學於太學博士義烏施南學補京學生宋景定五年彗出于柳理宗下詔罪己求直言是時世祖南伐駐師江上宋命賈似道領兵禦之會憲宗崩世祖班師鄂州圍解似道自詭以爲己功因復入相益驕肆自顓擅置公田關子其法病民甚中外毋敢指議李乃與同舍生康棣而下八十三人伏闕上書攻似道其略曰二

光幷鍇宰執之從似道繆司台鼎變亂紀綱毒害生靈神人共怒以干天譴似道大怒知書稿出於李嗾其黨臨安尹劉良貴誣李僭用金飾齋扁鍛鍊成獄竄漳州似道既敗乃得自便會宋亡歸隱富春山江淮行省及宣慰兩司爭辟之署蘇杭常等郡教授俱不應至元十四年世祖命御史大夫相威行臺江南且求遺逸以李姓名上初李攻似道書其末有前年之師適有天幸克成厥勳之語世祖習聞之每拊掌稱歎及是其姓名聞世祖大悅即授奉訓大夫浙西道儒學提舉李聞命欲遁去而使者致丞相安童書

有云先生在宋以忠言讜論著稱簡在帝心今擢以
五品秩士君子當隱見隨時其尚悉心以報殊遇李
乃拂然北向再拜曰仕而得行其言此臣夙心也敢
不奉詔二十三年侍御史程文海奉命搜賢江南世
祖諭之曰此行必致葉李來李既至京師敕集賢大
學士阿魯渾撒里館于院中它日召見披香殿勞問
卿遠來良苦且曰卿曩時訟似道書朕嘗識之更詢
以治道安出李歷陳古帝王得失成敗之由世祖首
肯賜坐錫宴更命五日一入議事時各道儒司悉以
贖官罷李因奏曰臣欽覩先帝詔書當創業時軍務

繁夥尚招致士類今陛下混一區宇偃武修文可不
作養人才以弘治道各道儒學提舉及郡教授實風
化所係不宜罷請復立提舉司專提調學官課諸生
講明治道而上其成才者於太學以備錄用凡儒戶
徭役乞一切蠲免可其奏是時乃顏叛北邊詔李庭
出師討之而將校多用國人或其親暱立馬相鄉語
輒釋仗不戰逡巡退卻帝患之李密啓曰兵貴奇不
貴衆臨敵當以計取彼既親暱誰肯盡力徒費陛下
糧餉四方轉輸甚勞臣請用漢軍列前步戰而聯大
車斷其後以示死鬪彼嘗玩我必不設備我以大衆

臨之無不勝矣帝 其策諭將帥師果奏捷自是帝
益奇李每罷朝必召見論事二十四年特拜御史中
丞兼商議中書省事李因辭曰臣本羈旅荷蒙眷知
使備顧問固當竭盡愚衷御史臺總察中外機務臣
愚不足當此任且臣日衰瘁鄉素嬰足疾比歲尤劇
帝笑曰卿足艱於行心豈不可行耶李固辭得許因
扣首謝曰臣今雖不居是職然御史臺天子耳目常
行事務可以呈省至若監察御史奏疏西南兩臺咨
稟事關軍國利及生民宜令便宜聞奏以廣視聽不
應一一拘律遂成文具臣請詔臺臣言事各許實封

幸甚又曰憲臣以繩愆糾繆為職苟不自檢於擊搏
何有其有貪惏敗度之人宜付法司增條科罪以懲
欺罔制曰可由是臺憲得實封言事會尚書省立授
李資善大夫尚書左丞李復固辭以謂論臣資格未
宜遽至此帝曰商起伊尹周舉太公豈循格耶尚書
係天下輕重朕以煩卿卿其勿辭賜大小車各一許
乘小車入禁中仍給扶升殿始定至元鈔法又請立
太學一日從至柳林奏曰善政不可以徒行人才不可
以驟進必訓以德義摩以詩書使知古聖賢行事方
易成後賢良輩出胥澤下流唐虞三代咸有學漢

唐明主數幸辟雍睢爲觀美也乃薦周砥等十人爲祭酒等官凡廟學規制條具以聞帝皆從之時帝欲徙江南宋宗室及大姓於北方李秉聞言宋已歸命其民安於田里今無故閩徙必將疑懼萬一有奸乘釁而起非國之利也帝大悟事遂寢陞尚書右丞轉資德大夫昨淮浙饑饉穀價騰踴李奏免江淮租稅之半運湖廣江西粮十七萬石至鎮江以賑饑民帝欲伐交趾召李入議李曰邊方遠夷得之無益軍旅一興費縻鉅萬今山路險巇深入敵境萬一蹉跌非所以威示遠人也乃止二十五年陞平章政事李固辭許之賜以玉帶視秩一品及平江田四千畝於是桑哥爲尚書丞相顓擅國政急於財利毒及生民事具桑哥傳李雖與之同事然莫能有所匡正會桑哥敗事頗連及同列久之李獨以疾得請南還揚州儒學正李淦上書言葉李本一縣徒受皇帝簡知可爲千載一遇而繞近天光即以舉桑哥爲第一事禁近侍言事以排罪殺參政郭佑楊居寬迫御史中丞劉宣自裁錮治書侍御史陳天祥罷御史大夫門荅占侍御史程文海杖監察御史變鈔法拘學粮徵軍官俸減兵士粮立行司農司木綿提舉司增鹽酒醋稅

課官民皆受其禍尤可痛者要束木禍湖廣沙不丁禍江淮滅貴里禍福建又大鉤考錢粮民怨而盜發天怒而地震水災洊至尚賴皇帝聖明更張政化人皆知桑哥用群小之罪而不知葉李舉桑哥之罪葉李雖罷相權刑戮未加天下往往竊議宜斬葉李以謝天下書聞帝矍然曰葉李廉介剛直朕所素知者寧有是耶有旨驛召淦詣京師二十九年二月李南還至臨清帝遣使召之俾爲平章政事佐丞相完澤治省事李上表力辭未幾卒年五十一李既卒而淦至詔以淦爲江陰路教授以旌直言帝嘗問兵部郎中趙孟頫李與留夢炎孰優孟頫對夢炎優帝笑曰不然夢炎以倫魁位宰相而附賈似道病民誤國伴食中書無所可否李舊由諸生力詆似道其遇夢炎甚疾然其性剛直人不能容而朕獨愛之也李前後被賜之物甚多而白奉甚儉嘗戒其子曰吾世業儒甘貧約唯以忠義結主知汝曹其清慎自持勿增吾過指所賜物曰此終當還官也比卒悉表送官一毫不以自私至正八年贈資德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右丞上護軍追封南陽郡公謚文簡

燕公楠

燕公楠字國材南康之建昌人宋禮部侍郎肅之七世孫母雷氏夢五色巨鳥入幃遂生公楠十歲能屬文居父喪廬墓三年再貢于鄉不第後以淮帥辟五遷至通判贛州事至元十三年世祖詔下江南帥臣板授同知贛州事十四年以平廣南功遷同知吉州路總管府事二十二年夏召至上都奏對稱旨世祖賜名賽因囊加帶命參大政辭乞補外除僉江浙行中書省事俄移江淮尚書省立就僉江淮行尚書省事江淮在宋爲邊陲故多閑田公楠請置兩淮屯田勸導有方田日以墾二十五年除大司農領八道勸

農營田司事按行郡縣興利舉弊績用大著劾江西營田使沙不丁貪橫罷之二十七年拜江淮行中書省參知政事桑哥既敗而蠹政未盡去民不堪命公楠赴闕極陳其故請更張以固國本世祖悅會欲易政府大臣以問公楠公楠薦伯顏不忽木闊里吉思史弼徐琰趙琪陳天祥等十人又問孰可以爲首相對曰天下人望所屬莫若安童問其次曰完澤可明日拜完澤爲丞相以公楠及不忽木爲平章政事固辭改江淮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賜弓矢及衛士十人以行三十年復爲大司農升歲匿公私田六萬九千八百六十二頃歲出粟十五萬一千一百斛鈔二千六百貫帛千五百疋麻絲二千七百斤元貞元年進河南行省右丞燧延臨汝民使之召入覲成宗以公楠先帝舊臣慰勞良至改拜江浙行省右丞明年遷湖廣行省右丞轉運司判官唐申家沅州豪橫奪民田武昌縣尹劉權殺主簿誣繫其妻子悉正其罪五年召還朝以卒帝聞甚傷悼之時贈有加特命朝臣護疾南歸

馬紹

馬紹字子卿濟州金鄉人從上黨張播學丞相安童

入侍世祖奏言宜得儒士講論經史以資見聞平章政事張啓元以紹應詔授左右司都事出知單州民刻石頌德至元十年僉山東東西道提刑按察司事益都寧海饑紹發粟賑之十三年移僉河北河南道提刑按察司事未行偕江淮省定選官擢治選同知和州路總管府事民賴以安十九年詔割州與爲東宮分地皇太子選署總管召至京師爲刑部尚書萬億庫吏盜絲四兩時相欲置之重典紹言物情俱輕宜從貸減乃決杖釋之河間李移住妄言惑衆謀爲不軌紹被檄按問所全活數百人二十年參議中書

省事二十二年改兵部尚書踰年復爲刑部尚書二
十四年分立尚書省擢拜參知政事賜中統鈔五千
緡時更印至元鈔前信州三務提舉杜璠言至元鈔
公私非便平章政事桑哥怒曰杜璠何人敢沮吾鈔
法耶欲當以重罪紹從容言曰國家導人使言言可
采用之不可采亦不之罪今重罪之豈不與詔書違
戾乎璠得免拜尚書左丞親王戍邊其士卒有過支
廩米者有司以聞帝欲究問之罪紹言方邊庭用兵
罪之懼失將士心所支驗數者當嗣年之數可也制
可宗親海都作亂其民來歸者七十餘萬散居雲朔
間桑哥議徙之內地就食紹持不可桑哥怒曰馬左
丞愛惜漢人欲令餓死此輩耶紹徐曰南土地燠北
人居之慮生疾疫若恐餓死曷若計口給羊馬之資
俾還本土則未歸者孰不欣慕言有異同丞相何以
怒爲宜取聖裁乃如紹言以聞帝曰馬秀才所言是
也桑哥集諸路總管三十人導之入見欲以趣辦財
賦之多寡爲殿最帝曰財賦辦集非民力困竭必不
能然朕之府庫豈少此哉紹退至省追錄聖訓付太
史書之議增鹽課紹獨力爭山東課不可增議稍減
紹曰苟不節浮費雖重斂數倍亦不足也事遂寢

城種苜蓿地分給居民權勢因取爲己有以一區授
紹紹獨不取桑哥欲奏請賜紹紹辭曰紹以非才居
政府恆憂不能塞責詎敢徼非分之福以速罪戾桑
哥敗跡其所嘗行賂者索其籍閱之獨無紹名桑哥
既敗乃曰使吾早信馬左丞之言必不至今日之禍
帝曰馬左丞忠潔可尚其復舊職尚書省罷改中書
左丞居再歲移疾還家元貞元年遷中書右丞行江
浙省事大德二年移河南省明年卒有詩文數百篇

傳卷第六十

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臣宋濂翰林待制承直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臣王禕等奉

勅修

姚燧

姚燧字端甫世系見燧伯父樞傳父格燧生三歲而孤育於伯父樞樞隱居蘇門謂燧蒙暗教督之甚急燧不能堪楊奐馳書止之曰燧令器也長自有成尔何以急為且許醮以女年十三見許衡於蘇門十八始受學於長安時未嘗為文視流輩所作惟見其不如古人則心弗是也二十四始讀韓退之文試習為

之人謂有作者風稱就正於衡衡亦賞其辭且戒之曰弓矢為物以待盜也使盜得之亦將待之文章固發聞士子之利器然先有能一世之名將何以應人之見役者哉非其人而與之與非其人而拒之鈞罪也非周身斯世之道也至元七年衡以國子祭酒教貴冑奏召舊弟子十二人燧自太原驛致館下燧年三十八始為秦王府文學未幾授奉議大夫兼提舉陝西四川中興等路學校十二年以秦王命安輯庸蜀明年漢嘉新附入諭其民又奉命招王立於合州又明年撫循夔府凡三使蜀皆稱職十七年除陝西漢中道提刑按察司副使録囚延安逮繫詿誤皆縱釋之人服其明決調山南湖北道按部澧州興學賑民孜孜如弗及二十三年自湖北奉旨趨朝明年為翰林直學士二十七年授大司農丞元貞元年以翰林學士召修世祖實録初置檢閲官究覈故事燧與侍讀高道凝總裁之書成大德五年授中憲大夫江東廉訪使移病太平九年拜中奉大夫江西行省參知政事至大元年仁宗居潛邸開宮師府燧年已七十遣正字呂洙如漢徵四皓故事起燧為太子賓客未幾除承旨學士尋拜太子少傅武宗面諭燧燧拜

辭謝曰昔臣先伯父樞嘗除是官尚不敢拜臣何敢受明年授榮禄大夫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修國史四年得告南歸中書以承旨召明年復召燧以病俱不赴卒于家年七十六謚曰文燧先在蘇門山時讀通鑑綱目嘗病國統散於逑年不能一覽而得其離合之槩至告病江東著國統離合表若干卷年經而國緯之如史記諸表將附朱熹凡例之後復取徵建二本校讎得三誤焉序於表首畧曰其一建安二十五年徽本作延康元年凡例中歲改元在興廢存亡之際以前為正當從建本於建安二十五年下注

故元延康至二章武三年繼本大書三年後主禪建
興元年建本無三年則昭烈為無終獻建皆曰後主
於君臣父子之教所害甚大是起十四卷盡十六卷
凡曰後主者皆失於刊工也當於三年下注帝禪建
興元年明年大書帝禪建興二年庶前後無紕謬也
其三天寶十五載注肅宗皇帝至德元載明年惟曰
二載為無始當大書十五載上加肅宗作帝至德使上
同於開元三者鈞失而建安之取至德之一大統固在
也若章武之距建興纔三年耳遽有帝父主子之異
豈不於統大有關乎詳見序篇燧之學有得於許衡

由窮理致知反躬實踐為世名儒為文閎肆該洽豪
而不宕剛而不厲舂容盛大有西漢風宋末弊習為
之一變蓋自延祐以前文章大匠莫能先之或謂世
無知燧者曰豈惟知之讀其文而得其意者猶
寡燧曰世固有厭常喜新開發至者乎然文章以
道輕重道以文輕重彼役於有形而堅者出表古今
人物九品中必以一等置歐陽子則為去聖賢也有
級而不遠其又雖無謝尸之知不害於行後豈有一
言幾乎古而不聞之邪來乎當時孝子順孫欲發揮
其先德必得燧文始可傳信其不得者每為愧恥故

三十年間國朝名臣世勳顯行盛德皆燧所書每來
謁文必其行業可嘉然後許可辭無溢美又稍廣置
燕樂燧則為之喜而援筆大書否則弗易得也時高
麗瀋陽王父子連姻帝室傾貲結朝臣一日欲求燧
文燧靳不與至奉旨乃與之王贈謝幣帛金玉名
畫五十篋盛陳致燧燧即以分散諸屬官及史胥侍
從止留金銀付翰林院為公用其他燧一無所取人
問之燧曰彼藩邦小國惟以貨利為重吾能輕之使
知大朝不以是為意其識量過人類如此然頗
恃才輕視趙孟頫元明善輩故君子以是少之平生

所著有牧庵文集五十卷行于世子三埈圻城

郭貫

郭貫字安道保定人以才行見推擇為樞密中書掾
調南康路經歷改西南道提刑按察司判官會創格
授濟南路經歷至元二十七年拜監察御史承詔分
江北沿淮草地勸農西川行省以其兄之子專權久
不遷調黜政害民三十年僉湖南肅政廉訪司事大
德初遷湖北道宣令四省會兵以數萬計征八百媳
婦國深入炎瘴萬里不毛之地無益於國五年遷江
西憲使恤飢民有惠政入為御史臺都事八年遷集

賢待制進翰林直學士奉詔與遼陽行省平章政事別速合徹里帖木兒往鎮高麗十一年召爲河東廉訪副使至大二年仁宗至五臺山貫進見仁宗因問廉訪使滅里吉歹何以有善政左右對曰皆副使郭貫之教也因賜貫瑪瑙數珠金織文幣入爲吏部考功郎遂拜治書侍御史四年除禮部尚書帝視書其官階曰嘉議大夫以授有司皇慶元年擢淮西廉訪使尋留不遣改侍御史俄遷翰林侍講學士明年出爲淮西廉訪使建言宜置常平倉考按各路農事延祐二年召拜中書參知政事明年陞左丞加集賢大

學士五年除太子詹事貫言皇太子受金寶已三年宜行冊禮又執事之官宜選置從之六年加太子賓客謁告還家至治元年復起爲集賢大學士尋致仕泰定元年遷翰林學士承旨不起至順二年以疾卒年八十有二贈光祿大夫河南行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冀國公謚文憲貫神與精於篆籀當世冊寶碑額多出其手云

夾谷之奇

夾谷之奇字士常其先出女真加古部後訛爲夾谷由爲紀領撒爲水從家於滕州之奇少孤舅杜氏畜之至東平因受業於康曄授濟寧教授辟中書省掾大兵南伐宋授行省左右司都事時行省官與中書權臣有隙特遣使覈其財用而之奇職文書亦被按問張弘範率其屬詣使者言夾谷都事素公清若少有侵漁弘範當與連坐會御史臺奏擢之奇僉江南浙西道提刑按察司事既而移僉江北淮東至元十九年召爲吏部郎中立陂塘澄汰之法著爲令式歲大旱有司議平羨價以遏騰涌之患之奇言羨若省經費輟土木之役庶足召和氣弭災變而有豐稔之期二十一年遷左贊善大夫時裕宗爲皇太子每進

見必賜坐顧遇甚優權臣有欲以均輸法益國賦者慮提刑按察司撓其事請令與轉運司併爲一職詔集群臣議之之奇言按察司者控制諸路發擿姦伏貴任匪輕若使理財則心勞事冗將彌縫自救之不暇又安能糾他人哉併之弗便事遂寢又與諭德李謙條具時政十事上之皇太子一曰正心二曰睦親三曰崇儉四曰幾諫五曰戢兵六曰親賢八曰尚文九曰定律十曰正名命皇太子覽除翰林直學士改吏部侍郎遂拜侍御史二十五年丁母憂以吏部尚書起復屢請終制不許明年卒之奇處識精審明

於大體而不忽細微為政白卓可稱雖老於吏學者
自以為不及為文章尤簡嚴有法多傳於世云

劉賡

劉賡字熙載洺水人五世祖逖以郡吏治獄有陰德
祖廟為右三部尚書賡幼有文名師事翰林學士王
磐至元十三年用薦者授國史院編脩官十六年遷
應奉翰林文字辟為司徒府長史仍兼應奉補外同
知德州事考滿擢太廟署丞太常博士拜監察御史
是時御史中丞崔彧好盛氣待人他御史拜謁彧平
受之獨見賡則待以上客大德二年陞翰林直學士

六年奉使宣撫陝西由侍講學士陞學士至大二年
遷禮部尚書仍兼翰林學士尋拜侍御史頃之還翰
林為學士承旨兼國子祭酒國學故事伴讀生以次
出補吏莫不爭先出時有一生親老且貧同舍生有
名在前者因博士以告曰我齒頗少請讓之先賡曰
讓德之恭也從其讓別為書薦其人朝廷反先用之
自是六館之士皆知讓之為美德也皇慶元年還集
賢大學士仍兼國子祭酒延祐元年復為承旨六年
拜太子賓客七年復入集賢為大學士尋又入翰林
為承旨泰定元年加光祿大夫命僕[illegible]仁[illegible]彌賡獨

抗言其不可事遂已天曆元年卒年八十一賡久典
文翰當時大製作多出其手以耆年宿德為朝廷所
推重云

耶律有尚

耶律有尚字伯強遼東丹王十世孫祖父在金世業
官于東平因家焉有尚資識絕人篤志于學受業許
衡之門號稱高第弟子其學邃於性理而尤以誠為
本儀容辭令動中規矩識與不識莫不服其為有道
之君子至元八年衡罷中書左丞除集賢大學士兼
國子祭酒以教國人之子弟乃奏以門人十二人為

齋長以伴讀有尚其一也十年衡告免還鄉里朝廷
乃以有尚等為助教嗣領其學事居久之拜監察御
史不赴除秘書監丞出知蘄州為政以寬簡得民情
裕宗在東宮召為詹事院長史自有尚既去而國學
事頗廢廷議以謂非有尚無足以繼衡者除國子司
業時學館未建師弟子皆寓居民屋有尚屢以為言
二十四年朝廷乃大起學舍始立國子監立監官而
增廣弟子員於是有尚陞國子祭酒儒風為之丕振
二十七年以親老辭職歸大德改元復召為國子祭
酒尋除集賢學士兼其職仍之遷太常卿又還集賢

□□八年以父憂還□□□□□□起用□□以安車
□之于家累辭不允復起爲昭文館大學士兼國子
祭酒階中奉大夫有尚前後五居國學其立教以義
理爲本而省察必真切以恭敬爲先而踐履必端愨
凡文詞之小技綴緝雕刻足以破裂聖人之大道者
皆屏黜之是以諸生知趨正學崇正道以經術爲尊
以躬行爲務悉爲成德達材之士大抵其教法壹遵
許衡之舊而勤謹有加焉身爲師表者數十年海
內宗之猶如許衡之□也□以年老力請還家
從復領禄皆七千緡即其家賜之卒年八十六賜

謚文正

郝天挺 子佑附

郝天挺字繼先出於朵魯別族自曾祖而上居安肅州
父和上拔都魯當太宗憲宗之世多著武功爲河東
行省五路軍民萬戶天挺英爽剛直有志略受業於
遺山元好問以勳臣子世祖召見嘉其容止有旨
任以政俾執文字備宿衛奉侍裕宗遇之甚厚
雲南□選官屬遂除參議雲南行尚書省事尋陞參
政又擢陝西漢中道廉訪使未幾入爲吏部尚書
拜陝西行御史臺中丞又遷四川行□□□政又

□□□□□□不赴□中書右丞與宰相論事有不
合□□所之一日以奏事□□明允特賜黃金百兩
不受□曰非利汝也第旌汝直言耳成宗崩仁宗以
太后命首定大難及武宗至自朔方遂入正大統定
策之際天挺與有力焉仁宗臨御收召故老天挺與
少保張閭等十人共議大政革尚書省之弊遂成皇
慶之治又出爲江西河南二省右丞召拜御史中丞
入見首陳紀綱之要以鷹爲喻曰御史職在擊奸猶
鷹揚焉禽之弱者易獲也其力大者必借人力不然
不惟失其前禽仍或有傷鷹之患矣帝嘉其言既出

臺臣皆以爲賀風紀大振又上疏陳七事曰惜名爵
抑浮費止括田久任使論好事奬農務本勵學養士
□中書省舉行之辭得以從子外拜河南行省平章
政事時□南王□□□□□□□以師禮由是政
化大行皇慶二年卒年六十七贈光祿大夫中書平
章政事柱國追封冀國公謚文定天挺嘗修雲南實錄
五卷又註唐人鼓吹集一十卷行于世子佑字君輔
以字行由宿衛補官仁宗時拜殿中侍御史
以□□□□大受知遇遷陝西行省參知政事拜□
御史臺侍御史

張孔孫

張孔孫字夢符其先出遼之烏若部爲金人所并遷
遷隆安父之純爲東平萬户府參議夜夢謁孔子廟
得賜嘉果已而孔孫生因丐名於衍聖公遂名今名
既長以文學名辟萬户府議事官萬户嚴忠範之兄
爲陜西行省平章政事辟孔孫以母老不應時汴梁
既下太常樂師流寓東平舊章缺落止存登歌一章
而已世祖居潛邸甞召樂師至日月山觀之至是徐
世隆奏帝宜增設宫縣及文武二舞以備大典因詔
徐世隆爲太常卿而孔孫以奉禮郎爲之副以董樂

師肄成獻之京師廉希憲居政府辟爲掾及安童爲
相尤禮重之授户部員外郎出爲南京總管府判官
時方議下襄樊朝廷急用兵孔孫謂今以越境私販
坐罪者動以千數宜開自新之條俾得効戰贖死朝
論采之僉四川道提刑按察司事尋陞湖北道提刑
按察副使行部巴陵有因三百人因怒冀乙建言興
銀利發其墓而燒其家燒死者三人有司以真圖
射殺人坐之孔孫原其情減罪遷浙西提刑按察副
使改同知保定路總管府事俄拜侍御史行御史臺
至元二十二年安童復入相言于帝曰阿合馬顓

政十年親故迎合者往往濫進擢顯位獨劉宣張孔
孫二人恬守故常終始如一乃除宣吏部尚書孔孫
禮部侍郎尋陞孔孫禮部尚書擢濟南提刑按察使
二十八年提刑按察司改肅政廉訪司仍爲使涖治
于大名一以所沒贓糴粟五千斛賑饑民拜僉河南
江北行中書省事亡何除大名路總管兼府尹大興
學校有獻故河間三百餘里于太后者即上章謂宜
悉還細民從之擢淮東道肅政廉訪使因灘獄鹽
場民尹執中兄弟誣伏爲強盜平反之召還拜集賢
大學士中奉大夫商議中書省事丞相完澤率孔孫

與陳天祥上封事薦和禮霍孫可爲相會地震詔問
弭災之道孔孫條對八事其畧曰蠻夷諸國不可窮
兵遠討濫官汰謫不可復加任用賞善罰惡不可數
[illegible]赦寄獻寶貨不可不爲禁絕供佛無益不可虛
費財用上下豪侈不可不從儉約官冗吏繁不可不
裁減太廟神主不可不備祭享帝悉嘉納之賜鈔
五千貫又累疏言九十致仕者宜加一官丁憂服
闋者宜待起復宿衛之冒濫者必當革州郡之職以
當遷選久任達魯花赤宜量加遷轉又宜增給官吏
俸祿脩建京師廟學設國子生徒給賜曲阜孔廟祭

擇戶相位宜參用儒臣不可專任文吏故和安童伯
顏和禮霍孫與燕希憲等各宜贈謚久之請老還家
拜翰林學士承旨資善大夫致仕集賢大學士如故
大德十一年卒年七十有五孔孫素以文學名且善
琴工畫山水竹石而騎射尤精及其立朝讜言嘉論
有可觀者士論服之

列傳卷第六十一

列傳卷第六十二　　元史一百七十五

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臣宋濂翰林待制承直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臣王褘等修

張珪

張珪字公端弘範之子也少能挽強命中嘗從其父
出林中有虎珪抽矢直前虎人立洞其喉一軍盡讙
至元十六年弘範平廣海宋禮部侍郎鄧光薦將赴
水死弘範救而禮之命珪受學光薦嘗遺一編書目
曰相業語珪曰熟讀此後必賴其用踰還道出江淮
珪年十六攝管軍萬戶十七年真拜昭勇大將軍管
軍萬戶佩其父虎符治所統軍鎮建康未幾弘範卒
喪畢世祖召見親撫之奏曰臣年幼軍事重舊請者
從臣父祖久歷行陣者以副臣帝嘆曰求老成自品
常兒不知出此厚賜而遣之備及其從者十九年太
平宣徽群盜起行省檄珪討之士卒數爲賊所敗卒
有殺民家豕而斧傷其主者珪曰此軍之所以敗也
判其卒悉平諸盜二十九年入朝時朝廷言者謂天
下事定行樞密院可罷江浙行省參知政事張瑄領
海道亦以爲言樞密副使暗伯問於珪珪曰見上當
自之召對珪曰縱使行院可罷亦非瑄所宜言遂

得不罷命爲樞密副使太傅月兒魯那演言珪尚少姑試以僉書果可大用詔從他日帝曰不然是家爲國滅金滅宋盡死力者三世矣而可吝此耶拜鎮國上將軍江淮行樞密副使成宗即位行院罷大德三年遣使巡行天下珪使川陝問民疾苦振鄉孤貧罷冗官黜貪吏還擢江南行御史臺侍御史換文階中奉大夫遷浙西肅政廉訪使劾罷郡長吏以下三十餘人府史胥徒數百徵贓巨萬計珪得監司奸利事將發之事干行省有內不自安者欲以危法中珪賂遺近臣妄言珪有厭勝事且沮鹽法帝遣官雜治之

得行省大小吏及鹽官欺罔狀皆伏罪召珪拜僉樞密院事入見賜只孫冠服侍宴又命買宅以賜辭不受拜江南行臺御史中丞因上疏極言天人之際災異之故其日有修德行廣言路進君子退小人信賞必罰減冗官節浮費以法祖宗成憲累數百言劾大官之不法者不報併及近侍之熒惑者又不報遂謝病歸久之拜陝西行臺中丞不赴武宗即位召拜太子諭德未幾日拜賓客後拜詹事辭不就尚書省立中外洶洶中丞久闕方議擇人仁宗時在東宮曰必欲得真中丞惟張珪可即日召拜中丞至大四年帝

崩仁宗將即位廷臣用太皇后旨行大禮於隆福宮法駕已陳矣珪言當御大明殿御史大夫止之曰議已定雖百奏無益珪曰未始一奏詎知無益入奏帝悟移仗大明既即位賜只孫衣二十襲金帶一帝嘗親解衣賜珪明日復召謂之曰朕欲賜卿寶玉非卿所欲以帨拭面領納諸珪懷曰朕澤之所存朕心之所存也皇慶元年拜榮祿大夫樞密副使徽政院使失列門請以洪城軍隸興聖宮而已領之以上旨移文樞密院衆恐懼承命珪固不署事遂不行延祐二年拜中書平章政事請減煩冗還有司以清政務得

專修宰相之職帝從之著爲令教坊使曹咬住拜禮部尚書珪曰伶人爲宗伯何以示後世力諫正之皇太后以中書右丞相鐵木迭兒爲太師萬戶別薛參知行省政事珪曰太師論道經邦鐵木迭兒非其人別薛無功不得爲外執政車駕度居庸失列門傳皇太后旨召珪切責杖之珪創甚輿歸京師明日遂出國門珪子景元掌符璽不得一日去宿衛至是以父病篤告歸帝驚曰卿別時卿父無病景元頓首涕泣不敢言帝不懌遣參議中書省事換住往賜之酒遂拜大司徒謝病家居繼丁母憂廬墓寢苫啜粥者

三年六年七月帝憶珪生日賜上尊特宋至治二年
英宗召見於易水之上曰四世舊臣朕將畀卿以政
珪辭遣近臣設醴丞相拜住問珪曰宰相之體何
先珪曰莫先於格君心莫急於廣言路是年冬起珪
爲集賢大學士先是鐵木迭兒既復爲丞相以私怨
殺平章蕭拜住御史中丞楊朶兒只上都留守賀伯
顏大小之臣不能自保會地震風烈勑廷臣集議弭
災之道珪抗言於坐曰弭災當究其所以致災者漢
殺孝婦三年不雨蕭楊賀冤死非致沴之端乎死者
固不可復生而情義猶可昭白毋使朝廷終失之也

元史列傳卷六十二　四

又拜中書平章政事侍宴萬壽山賜以玉帶三年秋
八月御史大夫鐵失既行弑逆夜入都門坐中書堂
矯制奪執符印珪密疏言賊黨罪不可逭旣皆伏誅
鐵木迭兒之子治書侍御史鎖南獨議遠流珪曰於
法強盜不分首從發冢傷尸者亦死鎖南從弑逆親
斫丞相拜住臂乃欲活之耶遂伏誅盜竊仁廟神主
時參知政事馬剌兼領太常禮儀使當還左丞珪曰
以參政還左丞姑曰叙進而太常奉宗祏不謹當待
罪而反遷官何以謝在天之靈命遂不下泰定元年
六月車駕在上都先是帝以災異詔百官集議珪乃

與樞密院御史臺翰林集賢兩院官極論當世得失
與左右司員外郎宋文瓚詣上都奏之其議曰國之
安危在乎論相昔唐玄宗前用姚崇宋璟則治後用
李林甫楊國忠天下騷動幾致亡國雖賴郭子儀諸
將效忠竭力克復舊物然自是藩鎮縱橫紀綱亦不
復振矣良由李林甫妬害忠良布置邪黨姦惑蒙蔽
保祿養禍所致死有餘辜如前宰相鐵木迭兒姦狡
險深陰謀叢出專政十年凡宗戚忤已者巧飾危間
陰中以法忠直被誅竄者甚衆始以贓敗諂附權姦
失列門及嬖幸也里失班之徒尚全其生尋任太子

元史列傳卷六十二　五

太師未幾仁宗賓天乘時幸變再入中書當英廟之
初與失列門等恩義相許表裏爲姦誣殺蕭楊等以
快私怨天討元凶失列門之黨既誅坐要上功遂獲
信任諸子內布宿衛外據顯要蔽上抑下杜絕言路
賣官鬻獄威福已出一令發口上下股栗稍不附已
其禍立至權勢日熾中外寒心由是群邪並進如逆
賊鐵失之徒名爲義子實其腹心忠良屏迹坐待收
繫先帝悟其姦惡仆碑奪爵籍沒其家終以遺患構
成弑逆其子鎖南親與逆謀所由來者漸矣雖剖棺
戮尸夷族其家猶不足以塞責今復回給所籍家産

諸子尚在京師會赦再入宿衛世祖時阿合馬貪殘
敗事雖死猶正其罪況如鐵木迭兒之姦惡者哉臣
等議宜遵成憲仍籍鐵木迭兒家產遠竄其子孫外
郡以懲大姦君父之讎不共戴天所以明綱常別上
下也鐵失之黨結謀弒逆君相遇害天下之人痛心
疾首所不忍聞比奉旨以鐵失之徒旣伏其辜諸王
按梯不花孛羅月魯鐵木兒曲呂不花兀魯思不花
亦已流竄逆黨脅從者衆何可盡誅後之言事者其
勿復奏臣等議古法弒逆凡在官者殺無赦聖朝立
法強盜劫殺庶民其同情者猶且首從俱罪況弒逆

之黨天地不容宜誅按梯不花之徒以謝天下書曰
惟辟作福惟辟作威臣無有作福作威臣而有作福
作威害于而家凶于而國蓋生殺與奪天子之權非
臣下所得盜用也遼王脫脫位冠宗室居鎮遼東屬
任非輕國家不幸有非常之變不能討賊而乃覬幸
赦恩報復讎怨殺親王妃主百餘人分其羊馬畜產
殘忍骨肉盜竊主權聞者切齒今不之罪乃復厚賜
放還仍守爵土臣恐國之紀綱由此不振設或效尤
何法以治且遼東地廣素號重鎮若使脫脫久居彼
旣縱肆將無忌憚況令死者含冤感傷和氣臣等議

聖朝典憲關赦殺人罪在不原宜奪削其爵土置之
他所以彰天威刑以懲惡國有常憲武備卿即烈前
太尉不花以累朝待遇之隆俱位高列不思補報專
務姦欺詐稱奉旨令鷹師強收鄭國寶妻古哈貪其
家人畜產自恃權貴莫敢如何事聞之官刑曹逮鞫
服實竟原其罪輦轂之下肆行無忌遠在外郡何事
不爲夫京師天下之本縱惡如此何以爲政古人有
言一婦銜冤三年不雨以此論之即非細務臣等議
宜以即烈不花付刑曹鞫之中賣寶物世祖時不聞
其事自成宗以來始有此弊分珠寸石售直數萬當

時民懷憤怨臺察交言且所酬之鈔率皆天下生民
膏血錙銖取之從以捶楚何其用之不吝夫以經國
有用之寶而易此不濟饑寒之物又皆有司聘要和
買大抵皆時貴與斡脫中寶之人妄稱呈獻冒給回
賜高其直且十倍蠹耗國財暗行分用如沙不丁之
徒頃以增價中寶事敗具存吏牘陛下即位之初首
知其弊下令禁止天下欣幸臣等比至中書乃復奏
給累朝未酬寶價四十餘萬錠較其元直利已數倍
有事經年遠者三十餘萬錠復令給以市舶番貨計
今天下所徵包銀差發歲入止十一萬錠已是四年

倍入之數比以經費弗足急於科徵臣等議番舶之貨宜以資國用紓民力寶貨請俟國用饒給之日議之太廟神主祖宗之所妥靈國家孝治天下四時大祀誠為重典比者仁宗皇帝皇后神主盜利其金而竊之至今未獲斯乃非常之事而捕盜官兵不聞杖責臣等議庶民失盜應捕官兵尚有三限之法監臨主守倘失官物亦有不行知覺之罪今失神主宜罪太常請揀其官屬免之國家經賦皆出於民量入為出有司之事比者建西山寺損軍害民費以億萬計刺繡經幡馳驛江浙逼迫郡縣雜役男女動經年歲窮奢致怨近詔雖已罷之又聞姦人乘間奏請復欲興修流言喧播群情驚駭臣等議宜守前詔示民有信其刺繡事非歲用之常者悉罷之人有冤抑必當昭雪事有枉直尤宜明辨平章政事蕭拜住中丞楊朵兒只等枉遭鐵木迭兒誣陷籍其家以分賜人聞者嗟悼比奉明詔還給元業子孫奉祀家廟修葺苟完未及寧處復以其家財仍賜舊人止酬以直即與非罪籍沒無異臣等議宜如前詔以元業還之其直以酬後所賜者則人無冤憤矣德以出治刑以防姦若刑罰不中姦宄滋長雖有智者不能禁止

比者也先鐵木兒之徒遇宋太醫妻女故省門外強拽以入姦宿館所事聞有司以扈從上都為解竟弗就鞫乘輿之下肆惡無忌京民憤駭何以取則四方臣等議宜遵世祖成憲以姦人命有司鞫之臣等又議天下囚繫冤滯不無方今盛夏宜命省臺選官審錄結正重刑疏決輕繫疑者申聞詳讞邊鎮利病宜命行省行臺體究除廣海鎮戍卒更病者給粥食藥力死者人給鈔二十五貫責所司及同鄉者歸骨於其家歲貢方物有常制廣州東莞縣大步海及惠州珠池始自大德元年姦民劉進程連言利分蜑戶七百餘家官給之糧三年一採僅獲小珠五兩六兩入水為蟲魚傷死若眾遂罷珠戶為民其後同知廣州路事塔塔兒等又獻利於失列門刱設提舉司監採廉訪司言其擾民復罷歸有司既而內正少卿魏暗都刺冒啟中旨馳驛督採耗廩食疲民驛非舊制請悉罷遣歸民善良死於非命國法當為昭雪鐵失弑逆之變學士不花指揮不顏忽里院使秃古思皆以無罪死未蒙贈鐵木迭兒專權之際御史徐元素以言事鎖項死東平及賈秃堅不花之屬皆未申理臣等議宜追贈死者優敘其子孫且命刑部及監察

宂文取勘其餘有宂濫者亦實以累政出多門古人
所戒今內外增置官署員宂俸濫白丁驟陞出身入
流壅塞日甚軍民俱受其害夫爲治之要莫先於安
民安民之道莫急於除濫費汰宂員世祖設官分職
俱有定制至元三十年已後改陞創設日積月增雖
奉旨取勘減降近侍各私其署夤緣保留姑息中
止至英宗時始銳然減罷崇祥壽福院之屬十有三
署徽政院斷事官江淮財賦之屬六十餘署不幸遘
難大故未竟其餘比奉詔凡事悉遵世祖成憲若復
循常取勘調虛文延歲月必無實效即與詔旨異矣

元史列傳卷六十二　十一

臣等議宜救中外軍民署置官吏有非世祖之制及
至元三十年已後改陞創設員宂者詔格至日悉減
併除罷之近侍不得巧詞復奏不該常調之人亦不
得濫入常選累朝斡耳朵所立長秋承徽長寧寺及
邊鎮屯戍別議處之自古聖君惟誠於治政可以動
天地感鬼神初未嘗徼福於僧道以厲民病國也且
以至元三十年言之醮祠佛事之目止百有二大德七
年再立功德使司積五百有餘今年一增其目明年
即指爲例已倍四之上矣僧徒又復營幹近侍
買作佛事指以筭卦欺昧奏請增修布施莽齋自

本傳奉所司不敢較問供給恐後況佛以清淨爲本
不奔不欲而僧徒貪慕貨利自違其教一事所需金
銀鈔幣不可數計歲用鈔數千萬錠數倍於至元間
矣凡所供物悉爲己有布施等鈔復出其外生民脂
膏縱其所欲取以自利畜養妻子彼既行不修潔適
足褻慢天神何以要福比年佛事愈繁累朝享國不
永致災愈速事無應驗斷可知矣臣等議宜罷功德
使司其在至元三十年以前及累朝忌日醮祠佛事
名目止令宣政院主領修舉餘悉減罷近侍之屬並
不得巧計擅奏妄增名目若有特奉傳奉從中書復

元史列傳卷六十二　十二

奏乃行古今帝王治國理財之要莫先於節用蓋侈
用則傷財傷財必至於害民國用匱而重斂生如鹽
課增價之類皆足以厲民矣比年游惰之徒妄投宿
衛部屬及宦者女紅太醫陰陽之屬不可勝數一人
收籍一門蠲復一歲所請衣馬芻糧數十戶所徵入
不足以給之耗國損民爲甚臣等議諸宿衛宦女之
屬宜如世祖時支請之數給之餘悉簡汰闌端赤牧
養馬駝歲有常法分布郡縣各有常數而宿衛近侍
委之僕御役民放牧始至即奪其居俾飲食之殘傷
桑果百害蠭起其僕御四出無所鈐束私鬻芻豆瘠

損馬驢大德中始責州縣正官監視蓋收拘闌遺監以收之至治初復散之民間其官知而不察御史及河間路守臣屢言之臣等議宜如大德闌遺之制正官監臨閱視肥瘠拘役衛士侍御官為令兵戎之興號為凶器擅開邊釁非國之福蠻夷無知少梗王化得之無益失之無損至治三年參卜郎盜始者劫殺使臣利其財物而已至用大師期年不戢傷我士卒費國資糧臣等議好生惡死人之恒性宜令宣政院督守將嚴邊防遣良使抵巢招諭簡罷冗兵明敎邊吏謹守禦勿生事則遠人格矣天下官田歲入所以

贍衛士給戍卒自至元三十一年以後累朝以是田分賜諸王公主駙馬及百官宦者寺觀之屬遂令中書酬直海漕虛耗國儲其受田之家各任土著姦吏為莊官催甲斗級巧名多取又且驅迫郵傳徵求饋廩折辱州縣閉償逋負至倉之日變鬻以歸官司交忿農民窘竄臣等議惟諸王公主駙馬寺觀如所與公主桑哥剌吉及普安三寺之制輸之公廩計月直折支以鈔令有司兼令輸之省部給之大都其所賜百官及宦者之田悉拘還官著為令國家經費皆取於民世祖時淮北內地惟輸丁稅鐵木迭兒為相專

務聚斂遣使括勘兩淮河南田土重並科糧又以兩淮荊襄沙磧作熟收徵徼名興利農民流徙臣等議宜如舊制止徵丁稅其括勘重並之糧及沙磧不可田畝之稅悉除之世祖之制凡有田者悉役之民典賣田隨收入戶鐵木迭兒為相納江南諸寺賄賂奏令僧人買民田者毋役之以里正主首之屬逮今流毒細民臣等議惟累朝所賜僧寺田及亡宋舊業如舊制勿徵其僧道典買民田及民間所施產業宜悉役之著為令僧道出家屏絕妻孥蓋欲超出世表是以國家優視無所徭役且處之宮寺清淨絕俗為

心誦經祝壽比年僧道往往畜妻子無異常人如蔡道泰班講主之徒傷人逞欲壞教干刑者何可勝數俾奉祠典豈不褻天瀆神臣等議僧道之畜妻子者宜罪以舊制罷遣為民賞功勸善人主大柄豈宜輕以與人世祖臨御三十五年左右之臣雖甚愛幸未聞無功而給一賞者比年賞賜泛濫蓋因近侍之人窺伺天顏喜悅之際或稱乏財無居或稱嫁女取婦或以技物呈獻殊無寸功小善遞互奏請要求賞賜回奉奄有國家金銀珠玉及斷沒人畜產業似此無功受賞何以激勸既傷財用復啟倖門臣等議非有

以勳勞效著明賞顯不宜加以賞賜之著為令臣等
所言弑逆未討姦惡未除忠憤未雪冤枉未理政令
不信賞罰不公賦役不均財用不節民怨神怒皆足
以感傷和氣惟陛下裁擇以答天意消弭災變帝不
從珪復進曰臣聞日食修德月食修刑應天以實不
以文動民以行不以言刑政失平故天象應之惟陛
下矜察允臣等議乞悉行之帝終不能從未幾珪病
增劇非扶掖不能行有詔常見免拜跪賜小車得乘
至殿門下帝始開經筵令左丞相與珪領之珪進翰
林學士吳澄等以備顧問自是辭位甚力猶封蔡國

公知經筵事別刻蔡國公印以賜泰定二年夏得旨
暫歸三年春上遣使召珪期於必見珪至帝曰卿來
時民間如何對曰臣老少賓客不能遠知真定保定
河間臣鄉里也民饑甚朝廷雖賑以金帛惠未及者
十五六惟陛下念之帝惻然敕有司畢賑之拜翰林
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修國史國公經筵如故帝察其
誠命養疾西山繼得旨還家未幾起珪商議中書
省事以疾不起四年十二月薨遺命上蔡國公印珪
嘗自號曰澹菴子六人

李孟

李孟字道復潞州上黨人曾祖執金末舉進士祖昌
祚歸朝授金符潞州宣撫使父唐歷仕秦蜀因徙居
漢中孟生而敏悟七歲能文倜儻有大志博學強記
通貫經史善論古今治亂開門授徒遠近爭從之一
時名人商挺王博文皆折行輩與交郭彥通名能知
人嘗語唐曰此兒骨相異常宰輔之器也至元十四
年隨父入蜀行省辟為掾不起調晉原縣主簿又辭
行御史臺交薦之亦不就後以事至京師中書右丞
楊吉丁一見奇之薦于裕宗得召見東宮未幾裕宗

薨不及擢用成宗立首命採訪先朝聖政以備史官
之紀述陝西省使孟討論編次秉筆以進時武宗仁
宗皆未出閣徽仁裕聖皇后求名儒輔導有薦者曰
布衣李孟有宰相才不為太子師傅大德元年武宗撫軍
北方仁宗留宮中孟日陳善言正道多所進益成宗
聞而嘉之詔授太常少卿執政以孟未嘗一造其門
沮之不行改禮部侍郎命亦中止仁宗侍昭獻元聖
皇后降居懷州又如官山孟常單騎以從在懷州四
年誠節如一左右化之皆有儒雅風由是上下益親
每進言曰堯舜之道孝悌而已矣今大兄在朝方大

母有居外之憂陛下當迎奉意旨以娛樂之則孝悌
之道皆得矣仁宗深納其言日問安視膳婉容愉色
天下稱孝焉有暇則就孟講論古先帝王得失成敗
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義孟特善論事忠愛懇惻
言之不厭而治天下之大經大法深切明白厥後仁
宗入清內難敬事武皇篤孝母后端拱以成太平之
功文物典章號爲極盛嘗與群臣語握拳示之曰所
重乎儒者爲其握持綱常如此其固也其講學之功
如此者實孟啟之也成宗崩安西王阿難答謀繼大
統成后爲之主丞相樞密同聲附和中書左丞相哈

元儒傳卷之二　十六

剌哈孫荅剌罕密使來告仁宗疑而未行孟曰支子
不嗣世祖之典訓也今宮車晏駕大太子遠在萬里
宗廟社稷危疑之秋殿下當奉大母急還宮庭以折
奸謀固人心不然國家安危未可保也仁宗猶豫未
決孟復進曰邪謀得成以一紙書召還則殿下母子
且不自保豈暇論宗族乎仁宗悅曰先生之言宗廟
社稷之福乃奉太后還都時哈剌哈孫稱病堅臥仁
宗遣孟往問之適成后使人問疾絡繹不絕孟入長
揖而坐已而前引其手胗其脈衆以爲醫乃不疑之
既得知安西王即位有日還告曰事急矣先發者制

人後發者制於人不可不早圖之左右之人皆不能
決惟曲出伯鐵木兒勸其行或曰皇后深居九重八
璽在手四衛之士一呼而應者累萬安西王府中從
者如林殿下侍衛寡弱不過數十人兵仗不備奮赤
手而往事未必濟不如靜守以俟阿合之至然後圖
之未晚也阿合中國稱呼謂武宗也孟曰群邪違棄
祖訓黨附宮闈欲立庶子天命人心必皆弗與殿下
入造內庭以大義責之則凡知君臣之義者無不捨
彼爲殿下用何求而弗獲兄清宮禁以迎大兄之至
不亦可乎且安西既正位號縱大太子至彼安肯兩

元儒傳卷之二　十七

手進璽退就藩國必將鬪于國中生民塗炭宗社危
矣且危身以及其親非孝也遺禍難於大兄非悌也
得時弗爲非智也臨機不斷無勇也仗義而動事必
萬全仁宗曰當以卜決之命召卜人有儒服持囊遊
于市者召之至孟出迎語之曰大事待卜而決但言
其吉乃入筮遇乾三五皆九立而獻卦曰是謂乾之
睽乾剛也睽外也以剛處外乃定內也君子乾乾[illegible]
宮也飛龍在天一治也輿曳牛掣其人形且劓[illegible]
發也睽宗噬膚往必濟也大君外至明相麗也乾[illegible]
不次事乃睽也剛運[illegible]從也孟曰筮不違[illegible]

是謂大寶時不可以失仁宗意[illegible][illegible]士扶上
馬諸王及諸臣皆步從入自延春門哈剌[illegible]東掖
不就之至殿前收首謀及同惡者悉誅鞫獄奏御寶
北迎武宗中外翕然隨以定仁宗監國使孟參知政
事孟久在民間備知閭閻幽隱損益庶務悉中利病
遠近無不悅服然特抑絕僥倖群小多不樂孟不為
變事定乃言于仁宗曰執政大臣當自天子親用今
乘輿在道孟未見顏色誠不敢冒當重任固辭弗許
遂遁去不知所之夏五月武宗即位有言于帝曰內
難之初定也李孟嘗勸皇弟以自取如彼言宜有今

日武宗察其誣弗聽仁宗亦不敢復言孟至大二年
仁宗為皇太子嘗侍帝同太后內宴酒半仁宗惻然思
戚然改容帝顧問曰吾弟今日不樂何所思耶仁宗
從容起謝曰賴天地祖宗神靈神器有歸然成今日
母子兄弟之歡者李道復之功為多適有所思不自
知其變於色也帝甚友愛感其言即命搜訪之得之
許昌陘山遣使召之三年春正月入見武宗于玉德
殿帝指孟謂宰執大臣曰此皇祖妣命為朕賓師
宜速任之三月特授榮祿大夫中書平章政事集
賢大學士同知樞密院事仁宗聞之眞拜中書平章

李道復光祿大夫推恩其三世帝諭之曰卿朕之舊
學其盡心以輔朕之不及孟感知遇力以國事為已
任節賜與重名爵覈太官之濫費汰宿衞之冗員貴
戚近臣惡其不便於己而心服其公無間言為司空
司徒太尉古之三公自大德以來封拜紛多釋老二
教設官統治權抗有司撓亂政事僧道尤甚其擾孟
言人君之柄在賞與刑賞一善而天下勸罰一惡而
天下懲柄乃不失所施失當不足勸懲何以為治僧
道士既為出世法何用官府繩治乃奏雪冤死者復
其官蔭濫冒名爵者奪之罷僧道官天下稱快仁

宗初出居懷孟見吏弊欲痛剗除之孟進言曰吏亦
有賢者在乎設法以陶之而已帝曰卿儒者宜與此
輩氣類不合而力加護祐如此眞長者之言卿在朕
前惟舉人所長而不斥其短尤朕所深嘉也時承平
日久風俗奢靡車服僭擬上下無章近臣恃恩求請
無厭時宰不為裁制乃更相汲引望幸恩賜耗竭公
儲以為私惠孟言貴賤有章所以定民志賜與有節
所以勸臣下請各為之限制帝皆從之孟在政府雖
多所補益而自視常若不及嘗因間言曰臣學聖人
道遭遇陛下陛下堯舜之主也臣不能以天下為堯

舜之民上負陛下下負所學乞解罷政權避賢路帝
曰朕在位必卿在中書朕與卿相與終始自今其勿
復言繼賜爵秦國公帝親授以印章命學士院降制
又圖其像敎詞臣爲之贊及御書秋谷二字識以璽
而賜之入見必賜坐語移時稱其字而不名其見尊
禮如此帝嘗語近臣曰道復以道德相朕致天下蒙
澤賜之鈔十萬貫令有司作爲治第孟辭曰臣布衣際
遇所望於陛下者非富貴之謂也悉辭不受皇慶元
年正月授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脩國史仍平章
政事未幾請告歸葬其父母帝勞餞之曰事訖宜速

還毋久留孤朕所望十二月入朝帝大悅慰勞甚至
因請謝事優詔不允請益堅乃命以平章政事議中
書省事承旨翰林二年夏乞還國公印奏三上始如
所請帝每與孟論用人之方孟曰人材所出固非一
途然漢唐宋金科舉得人爲盛今欲興天下之賢能
如以科舉取之猶勝於多門而進然必先德行經術
而後文辭乃可得眞材也帝深然其言決意行之延
祐元年十二月復拜平章政事二年春命知貢舉及
廷策進士爲監試官七月進金紫光祿大夫上柱國
改封韓國公職任如故已而以衰病不任事乞解政

權歸田里帝不得已從所請復爲翰林學士承旨入
侍宴閒禮遇尤厚延祐七年仁宗崩英宗初立太師
鐵木迭兒復相以孟前共政時不附己讒搆誣謗盡
收前後封拜制命降授集賢侍講學士嘉議大夫度
其必辭因中害之孟拜命欣然適翰林學士劉賡來
慰問即與同入院宣徽使以聞曰李孟今日供職舊
例當賜酒帝愕然曰李道復乃肯俯就集賢耶時鐵
木迭兒子八爾吉思侍帝側帝顧謂曰爾輩謂彼不
肯爲是官今定何如由是讒不得行嘗語人曰老臣
待罪中書無補于國聖恩寬宥不奪其祿今老矣其

何以報稱帝聞而善之恩意稍加至治元年卒御史
累章辨其誣詔復元官至治中贈舊學同德翊戴輔
治功臣太保儀同三司上柱國進封魏國公謚文忠
孟宇量閎廓材畧過人三入中書民間利害知無不
言引古證今務歸至當士無貴賤苟賢矣不進拔不
已遊其門者後皆知名退居一室蕭然如布衣爲文
有奇氣其論必主於理其獻納謀議常自毀其槀家
無幾存皇慶延祐之世每一政之繆人必以爲鐵木
迭兒所爲一令之善必歸之於孟焉子獻御史中丞
同知經筵事

張養浩

張養浩字希孟濟南人幼有行義嘗出遇人有遺諸
幣于塗者其人已去追而還之年方十歲讀書不輟
父母憂其過勤而止之養浩晝則默誦夜則閉戶張
燈竊讀山東按察使焦遂聞之薦爲東平學正游京
師獻書于平章不忽木大奇之辟爲禮部令史仍薦
入御史臺一日病不忽木親至其家問疾四顧壁立
歎曰此眞臺掾也及爲丞相掾選授堂邑縣尹人言
官舍不利居無免者竟居之首毀淫祠三十餘所罷
舊盜之朔望參者曰彼皆良民饑寒所迫不得已而

爲盜耳既加之以刑猶以盜目之是絕其自新之路
也衆盜感泣互相戒曰毋負張公有李虎者嘗殺人
其黨暴戾爲害民不堪命前尹莫敢詰養浩至盡
寘諸法民甚快之去官十年猶爲立碑頌德仁宗在
東宮召爲司經未至改文學拜監察御史初議立尚
書省養浩言其不便既立又言變法亂政將禍天下
臺臣抑而不聞乃揭言曰昔桑哥用事臺臣不言後
幾不免今御史既言又不以聞臺將安用時武宗將
親祀南郊不豫遣大臣代祀風忽大起人多凍死養
浩于祀所揚言曰代祀非人故天示之變大違時相

意時省臣奏用臺臣養浩歎曰尉專捕盜縱不得職
使盜自選可乎遂疏時政萬餘言一曰賞賜太侈二
曰刑禁太弛三曰名爵太輕四曰臺綱太弱五曰土
木太盛六曰號令太浮七曰倖門太多八曰風俗太
靡九曰異端太橫十曰取相之術太寬言皆切直當
國者不能容遂除翰林待制復構以罪罷之戒省臺
勿復用養浩恐及禍乃變姓名遁去尚書省罷始召
爲右司都事在堂邑時其縣達魯花赤嘗與之有隙
時方選養浩爲內臺相授以其職遷翰林直學士
改祕書少監延祐初設進士科遂以禮部侍郎知貢

舉進士詣謁皆不納但使人戒之曰諸君子但思報
效奚勞謝爲擢陝西行臺治書侍御史改右司郎中
拜禮部尚書英宗即位命參議中書省事會元夕帝
欲於內庭張燈爲鰲山即上疏于左丞相拜住拜住
袖其疏入諫其略曰世祖臨御三十餘年每值元夕
閭閻之間燈火亦禁況闕庭之嚴宮掖之邃尤當戒
慎今燈山之構臣以爲所翫者小所繫者大所樂者
淺所患者深伏願以崇儉慮遠爲法以喜奢樂近爲
戒帝大怒既覽而喜曰非張希孟不敢言即罷之仍
賜尚服金織幣一帛一以旌其直後以父老棄官歸

養召爲吏部尚書不拜丁父憂未終喪復以吏部尚書召力辭不起泰定元年以太子詹事丞兼經筵說書召又辭改淮東廉訪使進翰林學士皆不赴天曆二年關中大旱饑民相食特拜陝西行臺中丞既聞命即散其家之所有與鄉里貧乏者登車就道遇餓者則賑之死者則葬之道經華山禱雨于嶽祠泣拜不能起天忽陰翳一雨二日及到官復禱于社壇大雨如注水三尺乃止禾黍自生秦人大喜時斗米直十三緡民持鈔出糴稍昏即不用詣庫換易則豪猾黨蔽易十與五累日不可得民大困乃檢庫中未毀

昏鈔文可驗者得一千八十五萬五千餘緡悉以印記其背又刻十貫五貫爲券給散貧乏命米商視印記出糶詣庫驗數以易之於是吏弊不敢行又率富民出粟因上章請行納粟補官之令聞民間有殺子以奉母者爲之大慟出私錢以濟之到官四月未嘗家居止宿公署夜則禱于天晝則出賑饑民終日無少怠每一念至即撫膺痛哭遂得疾不起卒年六十關中之人哀之如失父母至順二年贈攄誠宣惠功臣榮祿大夫陝西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濱國公謚文忠二子彊引溫先卒

敬儼

敬儼字威卿其先河東人後徙易水五世祖嗣徽仕金官至參知政事曾祖子淵樂陵令祖鑑同知滑州事皆以進士起家父元長有學行官至太常博士儼其仲子也幼不爲嬉戲長喜讀書善屬文御史中丞郝良弼薦爲殿中知班尚[illegible]若干[illegible]受知於廣平王月呂祿那演遂辟太傅太師兩府掾調高郵縣尹未赴選充中書省掾朱清張瑄爲海運萬戶豪縱不法過儼與其交[illegible]致厚賂儼怒拒之二人以罪伏誅籍其家多以賄敗連坐獨儼不與大德二年授吏部

主事改集賢司直會胡祖有怨於相哥剌合孫答剌罕參儼令誣丞民口[illegible]等事六年擢禮部員外郎有改邪守于當以除清官繼庶許其非嫡者儼察其誣按之果如所言七年拜監察御史時省臣有既黜而復叔用者儼劾官巧佞與相比周以賄貨撓法門必劾去之江浙行省與浙西憲司交章相攻擊中書命官往治之儼與阿思蘭海牙偕行儼議多不合而上之月授卒是儼議七月遷中書左司都事擢從上京留京貝人有以運糧供給北邊而得官者當付省數十萬石以付有上者遂不發儼奏徹之

以輸選九年授吏部郎中以父病辭已而父卒既終
喪復入御史臺爲都事中丞何某與執政有隙省議
欲發擧選之當否儼曰曩者省除吏千餘人臺亦當
分別之邪語聞議遂寢江南行御史臺與江浙省爭
攻訐儼曰省臺政事風化本原各宜盡職顧乃以
小故忿爭而廢上職乎建康路總管侯珪貪縱事敗
儼嘔遣官究其事及其夤緣近侍奏請原之命下已
無及矣武宗撫軍北邊成宗累疑宰臣有異志者事
定命儼偕鞫問之悉得其情除山北廉訪副使入爲
右司郎中武宗臨御湖廣省臣有僞爲警報馳驛入

奏以圖柄用者儼面詰之曰汝守方面既有警豈得
擅離職是必虛誕耳其人竟以狀露被斥旱蝗爲災民
多因饑爲盗有司捕治論以真犯獄既上儼議互有
從違儼曰民饑而爲盗迫於不得已非故爲也且死者
不可復生宜在所矜貸用是得減死者甚衆至大元
年授右司郎中出爲江西諸道行御史臺治書侍御史
先是儼以議立尚書忤宰臣意適兩淮鹽法久滯
乃右遷儼爲轉運使欲以陷之比至有勢家之貪
污亂法既久行課後虧至一十五萬引河南行省
乘攻來侵商販奸以數爲人常例儼以亭戶凋

此已甚以美利奪民力將殫病人以爲己非宰臣事
事遂止仁宗踐阼召爲戶部尚書廷議欲革尚書省
弊政儼言遽罷錢不用恐細民失利不從以疾辭皇
慶元年除浙東道廉訪使有錢塘退卒詐服僧衣稱
太后旨建婺州雙溪石橋因大興工役以病民儼命
有司發其奸贓杖遣之仍請奏罷其役郡大火焚毀
千家儼令發廩以賑貧餓取怠司廢堂材木及諸路
學廢之家者建孔子廟二年拜江西等處行中書省
參知政事舊俗民有爭往往越訴于省吏得並緣爲
奸利訟以故繁儼令下省府非有司不得侵民訟事

遂簡認設科擧儼薦臨川吳澂金陵楊剛中爲考試
官得人爲多其年冬移疾居真州除江南諸道行
御史臺侍御史不赴四年春詔促就前職以疾辭七
月召爲侍御史十月遷太子副詹事御史大夫脫歡
答剌罕奏行之制曰可湖廣省臣以贓敗儼一日五
奏卒正其罪臺臣有劾去而復職者御史復劾之章
再上有旨命丞相樞密共決之儼曰如是則臺事去
矣遂即帝前奏黜之因伏殿上叩頭言代帝諭之曰
事其由汝汝其從位五年夏五月拜中書參知政事
宰臣復奏用之儼亦堅辭不允賜大學衍義及所服

犀帶每入見帝以字呼之曰威卿而不名其見禮遇
如此嘗劾諸院及寺監僧夫人其僚屬者歲久多冒
濫富民或以賂進有至大官者儼以名聞帝惋惜會
臺臣亦以爲言乃奏請悉追奪之遂著爲令六年告
病賜衣一襲遣醫視疾儼以其鄉在近圻恐復徵用
乃徙居淮南雖親故皆不接見至治元年除陝西諸
道行御史臺中丞泰定元年改江南諸道行御史臺
中丞皆不赴年六十五即告老朝廷雖命其子自強
爲安慶總管府判官而未從其請四年春遣使賜酒
徵爲集賢大學士榮祿大夫商議中書省事備令使

者先返而挈家歸易水九月帝特署爲中政院使復
賜酒召之乃輿疾入見賜食以勞親爲差吉日使視
事命朝會日無下拜是月拜中書平章政事復以老
病辭不從天曆改元朝議欲盡戮親王之在上京者
儼抗論謂是皆循常歲例從行殺之非[illegible]衆取之殺
免居月餘傷足告歸家居十餘年病不仁行猶勉書
不廢臨終戒子弟曰國恩未報而至不祿奈何汝曹
當清白守恒業無急仕進正冠幘端坐而逝贈翰林
學士承旨光祿大夫柱國封魯國公諡文忠自強官
大夫禮部員外郎儼有詩文若干卷藏於家叔祖

鉉與太原元好問同登金進士第國初爲中都提學
著春秋備忘四十卷仁宗朝命刻其書令行于世

列傳卷六十二

穆

曹伯啓

曹伯啓字士開濟寧碭山人弱冠從東平李謙游篤於問學至元中歷仕為蘭谿主簿尉獲盜三十械徇諸市伯啓以無左驗未之信俄得真盜尉以是黜累遷常州路推官豪民黃甲恃財殺人賂佃客誣伏伯啓讞得其情遂坐甲拔入為河南省都事台州路治中御史潘昂霄廉訪使王俁交薦擢拜西臺御史

改都事關陝自許衡倡道學教多士伯啓請建祠立學以表其績朝議是之涇陽民誣其尹不法伯啓覈實抵民罪四川廉訪僉事[illegible]阿木[illegible]苛刻聞伯啓糾黜之延祐元年陞內臺都事遷刑部侍郎丞相鐵木迭兒專政一日召刑曹官屬問曰西僧訟某之罪何為久弗治眾莫敢對伯啓[illegible]曰犯在赦前丞相怒甚然莫之奪也冤平[illegible]鐵木迭兒欲併誅守者伯啓執不可杖遣之八番帥擅殺延邊[illegible]已而帥代之命伯啓往詰其事次沅州道梗伯啓[illegible]兵往則彼驚將致變乃遣令史[illegible]單騎前往今

帥備得其情止奏坐[illegible]擅[illegible]民以安大同宣慰使法忽魯丁擅[illegible]累[illegible]鈔萬朝廷遣使者[illegible]最後伯啓往其人已死論其子弟曰[illegible]微[illegible]其納賂於人者若償之於官[illegible]父所賂之數[illegible]而渝歸賂於其子爲鈔五[illegible]可與者即[illegible]上與免之出[illegible]之延祐五年遷司農丞本官至江[illegible]檢校[illegible]六倉於浙東[illegible]盜賣漏

失者有罰歸[illegible]為令[illegible]侍御史因言揚清激濁屬在[illegible]則直之[illegible]加論可也今訟究一切不[illegible]制手織去位英宗立召拜山北[illegible]佛宇甚亟御史觀音奴等以激[illegible]激怒上聽遂逮言者伯啓曰[illegible]以不諍廻劾[illegible]織賦使昭代有[illegible]聽俄拜[illegible]學士御史臺侍御史有詔刊定大元通制伯[illegible]五刑者刑與五等今黥杖徒役於千里之外百無一生還者是一人身備五刑非五刑各底於人也法當

段易丞相足之會伯啓除浙西廉訪使不果行泰定初引年北歸優游鄉社鄉人賢之名所居爲曹公里伯啓性莊肅奉身清約在中臺所薦俱名士尤多爲侍讀學士考試國子首取呂思誠[illegible]僉事范震言宰臣欺上罔下不報范飲恨死伯啓爲上其事書于太史真州知州呂世英以剛直獲罪伯啓白其枉進擢風憲其好彰善率類此天曆中起伯啓爲淮東廉訪使陝西諸道行御史臺中丞使驛敦遣伯啓喟然曰吾年且八十尚忘知止之戒乎終不起一時被命者因相繼去位天下之士高之至順三年長子震亨卒于毗陵伯啓往撫之明年二月卒于毗陵年七十九有詩文十卷號漢泉漫稿續集三卷行世子六人孫十人皆顯仕

李元禮

李元禮字庭訓眞定人資性莊重燕居不妄言笑歷易州大都路儒學教授遷太常太祝陞博士定撰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昭睿順聖皇后裕宗文惠明孝皇帝尊諡議稱頌功德典雅詳贍圜丘升祔太室禮文多其所討定元貞元年擢拜監察御史彈劾無所回撓二年有旨建五臺山佛寺皇太后將臨

李元禮上疏曰古人有言曰生民之利害社稷之大計惟所見聞而不係職司者獨宰相得行之諫官得言之今朝廷不設諫官御史職當言路即諫官也烏可坐視得失而無一言以裨益聖治萬分之一哉伏見五臺創建寺宇土木既興工匠夫役不下數萬附近數路州縣供億煩重男女廢耕織百物踊貴民有不聊生者矣伏聞太后親臨五臺布施金幣廣資福利其不可行者有五時當盛夏禾稼方茂百姓歲計全仰秋成扈從經過千乘萬騎不無蹂躪一也太后春秋已高親勞聖體往復暑途數千里山川險惡不避風日輕冒霧露萬一調養失宜悔將何及二也今上登寶位以來遵守祖宗成法正當兢業持盈之日上位舉動必書簡冊以貽萬世之則書而不法將焉用之三也夫財不天降皆出於民今日支持調度方之曩時百倍而勞民傷財以奉土木四也佛本西方聖人以慈悲方便爲教不與[illegible]下跡奇寶[illegible]雖無一物奉獻而一心恭敬亦不爲怒今太后爲國家爲蒼生崇奉祈福未獲昭受而先勞聖體聖天子曠定省之禮[illegible]之懷五也伏願中路回轅端居深宮儉以養德靜以頤神上以

從先皇后之[illegible]軌次以盡聖天子之孝心下以慰元
元之望如此則不祈福而福至矣臺臣不敢以聞大
德元年侍御史萬僧與御史中丞崔彧不合詣架閣
庫取前章封之入奏曰崔中丞私黨漢人李御史爲
大言謗佛不宜建寺帝大怒遣近臣賫其章勅右丞
相完澤平章政事不忽木等鞫問不忽木以國語譯
而讀之完澤曰其意正與吾同往吾嘗以此諫太后

曰吾非喜建此寺蓋以先皇帝在時嘗許爲之非汝
所知也或與萬僧面質於完澤不忽木抗言曰他御
史懼不肯言惟一御史敢言誠可賞也完澤等以章
上聞帝沉思良久曰御史之言是也乃罷萬僧復元
禮職未幾改國子司業以疾卒贈亞中大夫翰林直
學士輕車都尉追封隴西郡侯子端仕至禮部尚書

王壽

王壽字仁卿涿郡新城人幼穎敏從學長以通國字
爲中書掾既而用朝臣薦入侍裕宗眷遇特異至元
十九年授兵部員外郎二十二年陞吏部郎中二十
四年分置尚書省遂革二十八年罷尚書省歸中書
復任吏部郎中以增康里不忽木柄用當道即自免
去明年授大司農丞不赴元貞二年出爲燕南河北
道廉訪副使大德二年不忽木爲中執法復兼官歸
三年授集賢直學士秩滿就陞侍讀學士俄擢御史
臺侍御史論事剴切六年二月召壽奉香江南徧祠
嶽鎮海瀆咨訪去歲風水爲災百姓艱食凡所經過
採聽入對使還具奏民之利病繫於官吏善惡在今
宜選公廉材幹存心愛物者專撫字用方正大深識
治體者居風憲天灾代有賑濟以時無勞聖慮惟是
豪右之家仍據權要當罷其職處之京師以保全之
此長久之道也初壽與臺臣奏宰相内統百官外均
四海位尊任重不可輕假非人三代以降國之興衰

民之休戚未有不由相臣之賢否也世祖初置中書
省以忽魯不花塔察兒線真安童伯顏等爲丞相史
天澤劉秉忠廉希憲許衡姚樞等實左右之當時稱
治比唐貞觀之盛迨至阿合馬郝禎耿仁盧世榮桑
哥忻都等壞法黷貨流毒億兆近者阿忽台伯顏八
都馬辛阿里等專政媚惑中禁幾搖神器君子小人
已試之驗較然如此臣願推愛君恩治之心邪正互
陳成敗對舉庶幾上悟天衷懲其既往知所進退天
下之事可從而理也九年參議中書省事十年改吏
部尚書十一年武宗即位首拜御史中丞未幾更拜

左丞俄復拜御史中丞至大二年三月以疾求代三年夏遷太子賓客集賢大學士秋九月卒年六十明年贈銀青榮祿大夫平章政事上柱國薊國公諡文正

王倚

王倚字輔臣其先東萊人也父永福金末避地徙燕爲宛平著姓富雄閭里倚爲人孝友樂易重然諾與人交不苟合讀書務躬行不專事章句世祖選良家子入侍東宮時倚年弱冠在衆中儀觀獨偉太保劉秉忠深器重之即以充選倚服勤守恪遂見信任有

詔皇太子裁決天下事凡朝政所急民瘼所係倚知無不言是時官職未備而湯沐分邑地廣事繁當有統屬乃拜倚工部尚書行本位下隨路民匠都總管至元二十一年詔立東宮官屬以倚爲家丞又置儲用司掌貨幣出納令倚兼之後以疾辭職仍給太子家丞祿以優養之倚上言不事事而苟竊祿食臣心誠所未安不許力辭再四方許之二十六年皇孫出鎮懷孟帝爲選老成練達舊臣護之乃以屬倚陛辭帝目之良久謂侍臣曰倚修潔人也左右皇孫得人矣及行營幕所在軍政肅然未幾召還二十八年以禮部尚書以疾辭明年卒年五十三贈正議大夫禮部尚書追封太原郡侯諡忠肅子二人鵬翀棧總管府總管

劉正

劉正字清卿清州人也年十五知讀書習吏事初辟制國用使司令史遷尚書戶部令史至元八年罷諸路轉運司立局考核逋欠正掌其事大都運司負課銀伍百四十七錠逮繫倪運使等四人徵之視本路歲入簿籍實無所負辭久不決正察其冤遍閱吏牘得至元五年李介甫關領課銀文契七紙適合其數

驗其字書皆司庫辛德柔所書也辛貧窶時已富實交結權貴莫敢誰何正廉得其實始白尚書捕鞫之悉得課銀辛既伏辜而四人得釋正由是知名轉樞密院令史辟掾中書十四年分省上都會諸王昔里吉叛至居庸關守者告前有警急使姑退正曰職當進而却縱後至者必誅矣馳出關至上都還將請黃白金符充戰賞主者告之中書檄工部造給之後帝以爲欺罔欲誅治正曰軍賞貴速先造符印而後奏命豈不可乎帝釋之十五年擢左司都事時阿合馬當國與江淮行省阿里伯崔斌有隙誣以盜官糧四

十萬命刑部尚書李子忠與正馳驛往按其事雖弗
具阿合馬復遣北京行省參知政事張澍等四人雜
治之竟實二人于死正乃移疾還家十八年徵為左
司員外郎十九年春阿合馬併中書左右司為一遂
為左右司員外郎三月阿合馬敗火魯霍孫為右丞
相復為左司員外郎謁告歸九月中書傳旨捕正與
參政咱喜魯丁等偕至帝前問曰汝等皆黨於阿合
馬能無罪乎正曰臣未嘗阿附惟法是從耳會日暮
中書送內俱械繫于宮東隙地踰數日姦黨多伏誅
復械繫正于拱衛司火魯霍孫曰上嘗謂劉正衣白
衣行炭穴十年可謂廉潔者乃免歸二十年春樞密
院奏為經歷陞參議樞密院事二十五年桑哥既立
尚書省擢為戶部侍郎陞戶部尚書督濬河閘驗
運官爵課事幾閣于漕乃移疾歸二十八年桑哥敗
完澤為丞相復擢為戶部尚書陞參議尚書省罷仍
參議中書省事湖南[illegible]廢子因爭廕不得誣告
其兄匿亡宋官金正知其誣罪之仍官其兄濟南張
同知子求為兩淮運使正知其不稱弗與張遂作飛
語搆其事帝召正詰之曰匿金事在右司爭廕事在
[illegible]六議乃幕長寢右而舉左寧無私乎正辨折明

事遂釋三十年御史臺奏為侍御史中書省奏為吏
部尚書已而復留為侍御史遷江南行御史臺中丞
大德元年改同僉樞密院事尋出為雲南行中書省
左丞右丞忙兀突魯迷失請征緬正以為不可俄俱
被徵又極言其不可不從師果無功雲南民歲輸金
銀近中慶城邑戶口則詭稱逃亡甸寨遠者季秋則
遣官領兵往徵人馬芻粮往返之費歲以萬計所差
官必重賂省臣乃得遣徵收金銀之數必十加二而
折閱之數又如之其送迎饋賂亦如納官之數所遣
者又以銅雜銀中納官正首疏其弊給官秤俾土官
身詣官輸納其弊始革始至官儲財二百七十萬索
白銀百錠比四年得鈔一千七十萬索金百錠銀三
千錠七年秋還清州八年六月以左丞行省江西冬
十月改江浙武宗即位召為中書左丞陞右丞二年
立尚書省懇辭還家仁宗即位召諸老臣入議國事
正請開言八事一曰守成憲二曰重省臺三曰辨邪
正四曰貴名爵五曰正官箴六曰開言路七曰慎賞
罰八曰節財用會行赦改元集議行之仁宗初政風
動天下正與諸老臣陳贊之力居多累乞致仕不許
拜榮祿大夫平章政事議中書省事尋議經理河南

淮浙江西民田增茶鹽課額王壽言不可弗從歲大
旱野無麥穀種不入土臺臣言燮理非其人姦邪蒙
蔽民多冤滯感傷和氣所致有旨會議平章李孟曰
燮理之責儒臣獨孟一人請避賢路平章忽都不丁
曰臺臣不能明察奸邪感否時政可還詰之正言臺
省一家當同心獻替擇善而行豈容分異耶孟搖首
竟如忽都不丁言右丞相帖木迭兒傳旨廉訪司權
太重故按事失實自今不許專決六品以下官平章
忽都不丁李孟將議行之正言但當擇人法不可易
也事遂寢延祐六年卒後贈宣力贊治功臣光祿大

夫司徒柱國趙國公謚忠宣子秉德官秘書監丞歷
兵工二部侍郎出為安慶路總管秉仁以廕為中書
架閣管勾累官工部尚書致仕

謝讓

謝讓字仲和潁昌人祖義有材勇金貞祐間為義軍
千戶讓幼穎悟好學及壯推擇為吏補宣慰司令史
國兵取宋立行中書省於江西讓以選為令史調河
間等路都轉運鹽司經歷先是竈戶在軍籍者悉除
其名以丁多寡為額輸鹽其後多頹舊戶代為煮鹽
而額錢甚高讓言軍戶既落籍為民當與舊竈戶均
役既令代役宜復其役使重困乎有令顧人必
厚與直乃聽先是以戶率令見戶包納其鹽由是
豪強者以計免而貧弱愈困讓令驗物力多寡比次
甲乙以均之擢西臺御史舉湖廣行省平章政事合
剌哈孫答剌罕可為御史大夫山東廉訪使陳天祥
可為御史中丞右司員外郎高昉可任風憲劾江浙
省臣聽詔不恭及不法事帝遣使雜問既款服詔令
讓與俱來人皆危之讓恬然若無事者臺綱以之益
振大德間詔立陝西行御史臺以讓為都事凡御史
封章及文移其可否一決于讓入為中書省右司都

事遷戶部員外郎時東勝雲豐等州民飢乞糴鄰郡
總司懼其販鬻為利閉其糴事聞于朝讓設法禁
閉糴者有罪三州之民賴以全活者甚衆四年授宗
正府郎中擢監察御史遷中書省右司員外郎出為
湖廣行省左右司郎中時廣西兩江岑雄黃聖許等
屢相讎殺為邊患讓謂此曹第可懷柔不宜力競窮
其法以羈縻之使不至跳梁可也若乃舍中國有用
之民爭炎荒不毛之地非長策也因書榜招諭以禍
其黨湖廣省憲使張國紀建言科江南夏稅讓極言
其非便遷河南行省左右司郎中是時江淮屯戍

二十餘萬引王分鎮揚州皆以兩淮[illegible]之不足
則漕於湖廣江西是歲會計兩淮供[illegible]不滿石讓
請以淮鹽三十萬引鬻之收其價[illegible]食不勞
遠運公私便之至大元年轉戶部侍郎時京倉主計
吏以倉廩多弊漏惟久雨米壞請復糶糶其上困捺
諸米中以給內外工人及宿衛者讓察其奸以奏詰
易之奸弊悉除二年拜西臺治書侍御史三年拜治
書侍御史未上改同僉樞密院事尋拜戶部尚書仁
宗在東宮以讓先朝舊人召見賜酒以示眷注四年
改刑部尚書仁宗即位加[illegible]正議大夫入謝賜以卮

酒讓痛飲之帝曰人言老尚書不飲何飲耶讓曰君
賜不敢違也少頃醉不能立命扶出之翼日讓謝帝
曰老尚書誠不飲也初尚書省柄臣擅援留守鄭阿
爾思蘭籍其家中外冤之尚書省罷未有直其冤者
讓明其事以所籍貲産給還之有旨六部事疑不決
者須讓共議而後上聞於是戶部吏定鈔法禮部吏
正禮文讓皆與焉刑部有私議未署字而擅用印吏
懼遂私敘讓罪事覺讓度無損於事且憐吏以非辜被法
況之曰吾署也其寬厚多類此讓上言古今有天下
者皆有律以輔治堂堂聖朝詎可無法以準之使吏

任其情民罹其害乎帝嘉納之乃命中書省纂集典
章以讓精律學使爲校正官賜青鼠裘一襲侍宴服
六襲二年朝廷以吏多滯事責曹掾不如程者令下
讓曰刑獄非錢穀銓選之比寬以歲月尚慮失實豈
可律以宗法乎乃入白丞相曰尚書言是也由是
刑曹獨得不責程遷拜陝西行省參知政事未幾拜
西臺侍御史命甫下詔罷西臺復立就拜侍御史四
年十月卒于官年六十有六贈正奉大夫河南行省
參知政事追封陳留郡公謚惠穆子好古奉政大夫
福寶司提舉

韓若愚

韓若愚字希賢保定滿城人由武衛府史拔通惠河
道所都事開河有功詔賜錦衣一襲遷留守司都事
尋陞經歷出知薊州改中書左司都事時監燒昏鈔
者欲取能名輙以所燒鈔爲僞鈔使管庫者誣服獄
既具若愚知其冤罷之得免死者十餘人遷刑部郎
中提舉諸路寶鈔庫擢吏部郎中仁宗即位故事凡
潛邸官吏不次遷擢若愚以歲月定其資品遷者允
今皇慶元年還內臺都事改刑部侍郎尋擢中書右
司郎中時議禁民田獵犯者抵死若愚曰昔齊宣王

之盜房四十以求其麼疵者如殺人之罪宜亦非之
衆以爲然遂輕其刑時參政曹鼎新辭職帝曰若效
韓若愚廉勤足矣何用辭爲繼命若愚參議中書省
事鐵木迭兒爲右丞相以憎愛進退百官恨若愚不
附己羅織以事帝知其枉不報拜戶部尚書延祐六
年命理河間等路囚輕重各得其情復拜參議中書
省事丞相鐵木迭兒復入相以舊憾誣若愚罪欲殺
之帝不從復奏奪其官除名歸鄉里至治三年詔雪
其冤泰定元年命復其官尋拜刑部尚書遷湖廣省
參知政事未行改詹事丞八月命宣撫江浙復留爲

侍御史時左丞相倒剌沙擅威福以事誣侍御史亦憐
瑓等下樞密獄無敢言其冤若愚以計奏左丞相倒
剌沙爲右大夫其事遂解三年擢浙西廉訪使未行拜
河南省左丞會文宗平內難若愚畫策中機帝嘉之
進資政大夫天曆三年遷淮西江北道廉訪使九月
以疾卒年六十八贈資德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
左丞上護軍追封南陽郡公謚貞肅

趙師魯

趙師魯字希顔霸州文安縣人父趾秘書少監贈禮
部尚書師魯爲人風采端莊在太學力學不怠上舍

祐初爲興文署丞五年遷將作院照磨七年辟爲御
史臺掾後補中書省掾於朝廷典章故實律令文法
無不練習臨事明敏果斷執政亦之及典銓選平允
無私人無不服擢工部主事遷中書省檢校官咸著
能名泰定中拜監察御史時大禮未舉師魯言天子
親祀郊廟所以通精誠迓福釐生烝民阜萬物百王
不易之禮也宜參成憲講求故事對越以格純嘏帝
嘉納焉元夕令出禁中命有司張燈山爲樂師魯上
言燕安怠惰荒淫之基奇巧珍玩奢侈之端觀
燈事雖微而縱耳目之欲則上累日月之明疏聞遽

命罷之賜師魯酒一上尊且命御史大夫傳旨以嘉
忠直是時宰相倒剌沙專命令不使中外預知師
魯又上言古之人君將有言也必先慮之於心咨之
於衆決之於故老大臣然後行然行之後若汗不可
反未有獨出柄臣之意不咨衆謀者也不報倒剌沙
雖剛狠亦服其敢言有竊七寶未父致仕其子請預
蔭其官而執政者爲之地師魯劾其非事遂止遷樞
密院都事改本院經歷致和初陞奉政大夫參議樞
密院事天曆中遷樞密院判官改兵部侍郎丁父憂
特旨起爲同僉樞密院事師魯固辭不就服除復爲

[illegible]宮州官稍蕃治四川軍馬論上以[illegible]闕于郭寬
[illegible]方法士卒懷其[illegible]信來[illegible]道中順大夫[illegible]部侍郎
[illegible]院復奏爲其院判官久之出爲河間[illegible]運鹽
使除守興利法度修紡絕巡察之奸[illegible]州[illegible]代鹽
[illegible]之費寵戶商人無不便之歲課遂大[illegible]日又割
己俸率僚史新孔子廟命吏往江右製[illegible]歸工師
春秋釋奠士論稱之師曾由從官久與[illegible]每辭
不集疾篤棄官歸京師至元三年九月辛[illegible]五十有
一贈嘉議大夫禮部[illegible]天水郡侯諡文清

劉德溫

劉德溫字純甫大名人起家中書省宣使大德十一
年以年勞授從仕郎[illegible]照磨[illegible]建興聖宮又調
承務郎[illegible]大夫內宰司丞奉中
旨徵河南[illegible]釋平其價令出鈔以償民甚
便之復[illegible]大[illegible]司丞奉旨代祠嶽瀆比還
遷中憲大[illegible]總[illegible]華嚴之下供
億浩繁[illegible]不[illegible]遂甄用少監[illegible]
中大夫禮部[illegible]大夫同知上都留守司
事省檄[illegible]民以[illegible]不時得[illegible]望德溫下令
曰[illegible]入[illegible]吏有敢爲[illegible]之於是糶不踰期而

集賢大司農承耕籍之儀取[illegible]時德溫欲考訂典
禮集爲成書未果代授通議大夫永平路總管永平
當天曆兵革之餘野無居民德溫爲政[illegible]年而戶口
增[illegible]學校以育人材[illegible]畢舉歲大旱禱
而雨歲以小稔[illegible]二水爲害有司歲發民築堤德
溫曰流亡始復而又役之是重困民也遂罷其役而
水亦不復至有豪民武斷于鄉里[illegible]莫敢治德溫
按得其罪論如法杖之書其過于門[illegible]克以不逆伏
誅永平古孤竹國也國初郡守楊[illegible]請于朝諡伯
夷曰清惠叔齊曰仁惠爲廟以祠之而祠禮猶未具
也德溫言[illegible]有司春秋具牢禮致祭復之著爲式賜
廟額曰聖清[illegible]之至順四年卒年六十九贈正
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彭城郡侯諡清惠

尉遲德誠

尉遲德誠字信甫絳州人祖天澤仕金爲庫官郡王
帶孫按絳州天澤在侍中道見兵死者[illegible]以法收瘞
之帶孫令佩[illegible]符[illegible]絳州御衣局人匠總管父[illegible]仕
至潞州知州德誠[illegible]太子率更丞至大元年改詹
事院都事二年遷[illegible]令司丞仁宗以爲[illegible]恪宗賜酒
帛[illegible]左右數薦[illegible]則未嘗語人聽事前有[illegible]

不種而蕭偶出一莖雙穗衆以爲嘉禾唯家令四年
選爲河東山西道宣慰司同知擧劾寬稅歛上計
十帥入見帝方食賜以餕餘擢工部尚書未幾改
湖行臺治書侍御史延祐元年遷京畿都漕運使二
年拜遼東道肅政廉訪使上疏言事其略曰勢諸王
□懷其心防出入以嚴宮禁立諫官以遠讒佞出□科
擧以求人材立常平以備荒年汰僧道以寬民力擧
賢良以勵忠孝抑奢侈以厚風俗及極鈔法載元官
等事未報而卒年五十三

秦起宗

秦起宗字元卿其先上黨人後徙廣平深水遂留大
名父當金季兵起竄山林爲洞於其觀以居傍穴大洞
可□其空中百人閉之以作酒出侍兵兵入索惟見其
親屢曰孝士也釋之去□人曰秦父生我起宗生長
兵間學書無從得紙父順山□何爲簡□以授之成誦
削去更書年十七□□從吉學學輙成辟式衛譯史
御史中丞塔察兒愛其才遷中臺史是時尚書省專
制更張起宗持文嚴不爲所泄仁宗即位罷尚書省
轉中書吏累遷太子家令司典簿言上言□官爲
輔導德義財賦非所治也辭非是之遷南臺御史建

康多水或賓災而有司抑之或無災而詐災起宗徵
行得實入以爲神明文宗初立命威順王征八番行
省□省宴加台拒命不平起宗極言武昌重□宜備
上流之師親王不可遠去□止之及王入見帝詢□
八番之行非秦元卿□爲□詐其從入蕃餘遂無功
擬於道路將劾議以起宗治蜀幕府□□秦元
卿帝引筆改曰起宗其眷注如此拜中臺侍御史劾中
政和尚受人婦人賂賓縣官屋不歉起宗從臺官入
見與辨久之勅令起起宗不起命曰蔡出明日立太
子有赦起宗又奏不罪和尚無以正□法和尚服辜

帝曰爲御史當如是矣元會賜只孫服令得與大宴
又劾闊寬卜呐耳竊父妾以逃其父憤死瀆亂天常
流之嶺南自是盡言無諱皆見聽用有御史奏議一
卷遷都漕運使帝召諭之曰漕輸事多廢闕賴御史
治之爾出爲撫州路總管至官有司供張甚盛問其
費所從出小吏不敢隱曰借辦於民遂亟使歸之凡
席僅給而已自是官府僚佐有宴集成禮即止□□
衆曰我素農家安儉約務安靜庶使吾民化之居一
歲以老去官明年以兵部尚書致仕居一歲卒謚昭
肅子四人釣銓鐸鏞釣西臺御史鏞延徽寺經歷銓

[illegible]省掾譯丞卒

列傳卷第六十三

列傳卷第六十四　　元史一百七十七

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宋濂翰林待制承直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王禕等奉
敕修

張思明

張思明字士瞻其先獲嘉人後徙居輝州思明穎悟過人讀書日記千言至元十九年由侍儀司舍人辟御史臺掾又辟尚書省掾左丞相阿合馬既死世祖追怒其奸欺命尚書簿問遺孽一日召右丞何榮祖左丞馬紹盡輸其贓以入思明抱牘從日已昏命讀之自昏達曙帝聽忘疲曰讀人吐音大似侍儀舍人右丞對曰正由舍人選爲掾帝嘉之曰斯人可用明日擢爲大都路治中思明以超遷踰等固辭乃改湖廣行省都事元貞元年召爲中書省檢校六曹無滯案遷戶部主事大德初擢左司都事有獄西域辭法思明以戎衆不用初立海道運糧萬戶府于江浙受除者憚涉險不行思明請升等以優之因著爲令五年轉吏部郎中九年改集賢司直十年除江浙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十一年參兩浙大饑首贊發廩賑之至大三年遷兩浙鹽運使未上入參議樞密院事改中書省左司郎中皇慶元年擢授兩浙鹽運使歲

宦侍屬請上增數思明曰鹿縮不常若一以增爲額
是我希一巳之榮遺百世之害二年召爲戶部尚書
延祐元年進參議中書省事二年拜中書參知政事
仁宗即位浮屠妙總統有寵敕中書官其弟五品思
明執不可帝大怒召見切責之對曰選法天下公器
徑路一開來者雜還故寧違旨獲戾不忍隳祖宗成
憲使四方得窺陛下淺深也帝心然其言而業已許
之曰卿可姑與之後勿爲例乃爲萬億庫提舉不與
散官久之近臣疾其持法峭直日構讒間出爲工部
尚書帝問左右曰張士瞻居工部得無快快乎對曰

勤政如初帝嘉嘆之命授宣政院副使五年除西京
宣慰使嶺北戍士多貧者歲凶相扼爲盜[illegible]
上行邊境乃安因疏和林運糧不便事十一[illegible]
以端硯上尊會左丞相哈散辭職帝不允其請[illegible]
帝諭之曰朕任卿未專耶曰非曰近臣有撓汝者耶
曰無有也然則何爲而辭對曰臣自揆才[illegible]陛下
國事若必欲任臣願薦一人爲助帝問爲誰朕當留
汝哈散再拜謝曰臣所薦者張思明即日升思明中書參
知政事此召乘車駕幸上都見於道慰勉之曰卿向
不負朕往委故朕用今敘言復起汝未幾拜左丞帝

崩英宗宅憂右丞相帖木迭兒用事日誅大臣不附
已者中外洶洶思明諫曰山陵甫畢新君未立丞相怒
行殺戮國人皆謂陰有不臣之心萬一諸王駙馬疑
而不至將柰之何不可不熟慮也衆皆危之帖木迭
兒大悟曰非左丞言幾誤吾事而造壽安山寺監察
御史觀音保瑣咬兒哈的迷失成珪李謙亨諫帝
震怒殺觀音保瑣咬兒哈的迷失以成珪李謙亨屬
吏思明白丞相曰言事御史職也祖宗已來未嘗殺
諫臣成李既屬吏當論法丞相乃力言之二人得從
輕典及拜住爲左丞相與帖木迭兒各樹朋黨賊害

忠良思明懼禍及累表辭不獲後竟誣以不[illegible]家[illegible]子
女口凍餓死四百人遂廢于家杜門六年文宗天曆
元年起爲江浙行中書省左丞會陝西大饑中書擬
江浙鹽運司歲課十萬定賑之吏白周急所入已輸
京師宮田咨中書思明曰陝西飢民猶鮒在涸轍往
復貽月是索之枯魚之肆也其以下年未輸者如數
與之有罪吾當坐朝廷韙之二年復以中書左丞召入
覲慈仁殿數陳累朝任賢使能治民定國之道因以
衰老辭帝未允明日即移告去重紀至元三年卒年
七十八思明平生不治產不畜財收書三萬七千餘

梁允明於律與謝仲和曹鼎新同稱三絶贈推忠翊
治守義功臣依前中書左丞上護軍清河郡公謚貞敏

吳元珪

吳元珪字君璋廣平人父鼎燕南提刑按察副使元
珪簡重好深沉之思凡征謀治法律令章程皆得於
家庭之所授受至元十四年世祖召見命侍左右授
後衛經歷佩金符十七年從幸上都受命取御藥於
大都萬歲山元珪乘傳未盡一晝夜而至帝奇其速
擢樞密都事陞經歷嘗從同知樞密院事俺伯進西
蕃鎧甲帝問其制度元珪應對詳明帝益奇之初江

南既定樞密奏裁定官屬京師五衛行省萬戶府設
官有差均俸祿給醫藥設學校置屯田多元珪所論
建二十六年參議樞密院事時繕修宮城尚書省奏
役軍士萬人留守司主之元珪亟陳其不便乃立武
衛繕理宮城以留守段天祐兼都指揮使凡有興作
必以聞於樞府尋陞樞密院判官奏定萬戶用軍士
八人千戶四人百戶二人多役者有罰二十八年除
禮部侍郎遷左司郎中三十一年參議中書省事大
德元年除吏部尚書選曹銓注多有私其鄉里者元
珪曰此風不可長川黨朔黨之興宋之所由衰也請

[illegible]悉皆謝絶三年宣撫燕南劾貪吏若干人罷之
尚書河朔連年水旱五穀不登元珪言春秋之義以
養民為本凡用民力者必書蓋民力息則生養遂生
養遂則教化行而風俗美宰相嘉其言土木之工稍為
之息六年僉河南行中書省事將行拜江浙行省參
知政事初朱清張瑄以財雄江南編以金幣連結當
路及伏誅錄其家具籍所交諸公貴人而江浙省臣
為尤甚惟元珪一無所污武宗即位由僉樞密院事
拜樞密副使詔元珪二十餘人議政中書若惜人力
嚴選舉節財用定律令謹賞罰建科舉課農桑汰冗

員易封贈皆切於世務者初詔發軍萬人屯田稱海
以實遼海都之亂被俘者衆至是頗有來歸者飢寒
不能存至鬻子以活元珪具其事以聞詔賜鈔贖之
帝在東中即聞元珪名至是特加平章政事賜白金
二百五十兩只孫衣四襲仁宗即位詔元珪與十六
人議時政皇慶元年出拜江浙行省左丞江淮漕臣
言江南殷富蓋由多匿腴田若再行檢覈之法當益
田畝累萬計元珪[illegible]四十年戶有定籍
田有定畝一有動搖[illegible]其論因爭月餘不
能止稱疾去延祐元年[illegible]省左丞歲餘召還

宮二指揮陽謝病為樞密副使召見嘉禧殿帝
以先朝舊臣乞在告朕特加崇祿大夫賜鈔五千緡
泰定二年元珪奏曰昔世祖限田四百畝以給軍需
餘田悉貢賦稅今經理江淮田土第以增多為能加
以有司頭會箕斂俾元元之民困苦日甚臣恐變生
不測非國之福惟陛下少加意焉帝曰凡軍士之田
並遵舊制至治元年英宗即位元珪與知樞密院事
帖木兒不花上軍民之政十餘事大抵言諸王近侍
不可干軍政管軍官吏不可濫承軍戶軍官之材者
當選其職有司賦役當務均一而軍民不可有所偏
軍官襲職惟傳適嗣而支庶不可有所亂帝並嘉納
即降旨施行之元珪以年老致仕至治二年起商議
中書省事三年卒泰定元年贈光祿大夫河南等處行
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趙國公謚忠簡三年復加推
誠佐理功臣光祿大夫司徒

張昇

張昇字伯高其先定州人後徙平州昇幼警敏過人學
語時輒能辨字音應對異於常兒既長力學工文辭
至元二十九年用薦者授將仕郎翰林國史院編修
官頃修陞編實錄陞[illegible]文宗時陞修撰歷應

署令遷太常博士成宗崩大臣承中旨議奉徽號饗
宗廟昇曰在故典凡有事于宗廟必書嗣皇帝名今
將何書議遂寢武宗即位議躬祀禮昇據經引古參
酌時宜以對帝嘉納之至大初改太常寺為太常禮
儀院即除昇為判官久之外補知汝寧府民有告寄
束書於其家者踰三年取閱有禁書一編且記里中
大家姓名于上昇亟呼吏焚其書曰妄言誣民且再
更赦矣勿論同列懼皆引起既而事聞廷議謂昇脫
逆軌遣使窮問卒無跡可指乃詰以擅焚書狀昇對
曰事固類叛執然昇備位郡守為民父母今斥誣訴
免究誣雖重得罪不避乃坐奪俸二月旁郡移文報
吳人侯君遠者言歲直壬子六月朔日蝕其占為兵
寇歲癸丑其應在吳分野同列欲召屬縣為備御計昇
曰此訛言也當白息毋用惑民聽斥其無稽衆論韙
之部使者采治行為諸郡冠歷江西行省左右司郎
中除紹興路總管初大德至大間歲大饑且疫癘民
死者殆半賦稅鹽課責里胥代納吏並緣為姦害富
家昇為詮于簿籍白行省蠲之前守有為江浙行省
參知政事者名代者祿米有隙欲內之罪移平江歲
輸海運糧[illegible]三萬俾郡[illegible]製如數民患苦之不能

埋[illegible]守詔歲例如凡置兆陶昇言麻非越土所生
每以賣異郡事於越無與奪上卒罷之昇既謹於繩
吏又果於去民疾故人心悅服歷湖北道廉訪使江
南行臺治書侍御史召為參議中書省事改樞密院
判官尋復中書參議至治二年又出為河東道廉訪
使未行拜治書侍御史明年出為淮西道廉訪使泰
定二年拜陝西行省參知政事加中奉大夫尋遷遼
東道廉訪使屬永平大水民多捐瘠昇請發海道糧
十八萬石鈔五萬緡以賑饑民且蠲其歲賦朝廷從
之民得全活者衆月年召拜侍御史天曆初出為山

東道廉訪使時方有警有司請完城以為備昇曰即
得吾以生完城是棄民也由是民皆安之文宗賜尚
醞文幣以賞其功踰年召為太禧院副使兼奉貢神
御殿事除河南行省左丞復遷淮西道廉訪使昇時年六
十有九上書乞致仕至順二年復起為集賢侍講學
士文宗眷待之意甚隆元統元年順帝即位首詔在
廷耆艾訪問治道昇條上時所宜先者十事悉兼經
筵官廷試進士將命昇讀卷事已告省先塋恩賜金
織文[illegible]明年以年老陞奎章閣大學士資善大夫
知[illegible]遂求致仕以疾辭帝察其不可強

許之尋命本郡月給祿半以終其身至正元年卒年
八十一贈資德大夫河南等處行中書省左丞謚文憲

臧夢解　陸垕

臧夢解慶元人宋末中進士第未官而國亡至元十三年
從其鄉郡守將內附授奉訓大夫婺州路軍民人匠
提舉未幾例革其所司而省東宣慰司舉夢解才兼儒
吏可試州郡朝廷是之授息州知州未行改知海寧
州時淮東按察副使王慶之按行至其州見夢解剛
直廉慎而學有淵與自任職以來門無私謁官署蕭
然凡有差役皆當其貧富而吏無所預於是民以戶

計者新增七百六十有四田以頃計者新闢四百四
十有三桑柘榆柳交蔭境內而政平訟簡為諸州縣
最乃舉夢解才德兼備宜擢清要以展所蘊而御史
臺亦以其廉能抗章薦之二十七年夢解薦去者至
是已五年矣屬江陰饑江浙行省委夢解賑之夢解
不為文具皆躬至其地而人給以米所活四萬五千餘
人江南行臺治書侍御史荀宗道聞而疑之舉其名
上聞除同知林陽路總管府事三十年擢奉議大夫
廣西肅政廉訪副使故事烟瘴之地行部者多不躬
至而夢解咸遍歷焉遂按問賓州梁州兩路[illegible]

赤與九貪官姦吏置于法者無慮八十餘人文平反邕州黃震被誣贓罪及滁州唐氏婦被誣殺夫罪凡兩冤獄大德元年遷江西肅政廉訪副使有臨江路總管李倜素狡獪而又附大臣勢以控持省憲夢解按其贓罪而一道澄清六年遷浙東肅政廉訪副使九年除廣東肅政廉訪使夢解至是既老且病乃納祿退居杭州以亞中大夫湖南宣慰副使致仕後至元元年卒夢解博學洽聞為時名儒然不少迂腐而敏於政事其操守尤為介特所著書有周官考三卷春秋徵一卷夢解嘗自號魯山大夫士之稱之者不以官

皆曰魯山先生云同時有陸垕者與夢解齊名監察御史鄭鵬南嘗以二人並薦于朝垕字仁重江陰人也自幼以孝友聞至元間丞相伯顏以師南下垕是時年未冠而志强氣銳率其鄉人見之論議有合兵遂不涉其境鄉人義之伯顏奏授為同知徽州路總管府事以廉能擢置臺憲累遷至湖南肅政廉訪副使陞浙西廉訪使所至以黜贓吏洗冤獄為己任且嘗上章奏免儒役及舉行浙西助役法年五十卒賜諡莊簡

陳顥

陳顥字仲明其先居盧龍有名山者仕金為謀克監軍太祖得之以為平陽等路軍民都元帥子孫徙清州遂為清州人顥幼穎悟日記誦千百言稍長游京師登翰林承旨王磐安藏之門磐熟金典章安藏通諸國語顥兼習之安藏乃薦顥入宿衛尋為仁宗潛邸說書於是仁宗奉母后出居懷慶顥從行日開陳以古聖賢居艱貞之道會成宗崩仁宗入定內難以迎武宗顥皆預謀及仁宗即位以推戴舊勳特拜集賢大學士榮祿大夫仍宿衛禁中政事無不與聞科舉之行顥贊助之力尤多顥時伺帝燕閒輒取聖經所載

大經大法有切治體者陳之每見嘉納帝嘗坐便殿群臣入奏事望見顥喜曰陳仲明在列所奏必善事矣顥以父年老力請歸養清州帝特命顥長子孝伯為知州以就養顥固辭乃以孝伯為州判官帝欲用顥為中書平章政事顥叩首謝曰臣無汗馬之功又乏經濟之器一旦寘之政塗徒速臣敗臣願得朝夕左右獻替可否庶少裨萬一亦以全臣愚忠帝乃允仁宗崩辭祿家居者十年文宗即位復起為集賢大學士上疏勸帝大興文治增國子學弟子員蠲儒之徭役文宗皆嘉納焉顥先後居集賢署薦士牘累數百

有許之者顥曰吾寧以謬舉受罰蔽賢誠所不忍順
帝元統初顥扈蹕行幸上都至龍虎臺帝命造膝前
而握其手曰卿累朝老臣更事多矣凡議政事宜極
言無隱顥頓首謝不敏顥每集議其言無不剴切後
至元四年致政命食全俸于家明年卒年七十六至
正十四年贈攄誠秉義佐理功臣光祿大夫河南江
北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魯國公謚文忠
顥出入禁闥數十年樂談人善而惡聞人過大夫士
因其薦拔以至顯列有終身莫知所自者是以結知
人主上下無有怨尤歐陽玄為國子祭酒與顥同考

試國子伴讀每出一卷顥必拾而觀之苟得其片言
善即以真選列稱之曰善玄歎曰陳公之心蓋篤於
仁而踰於厚者真可使鄙夫寬薄夫敦矣子敬伯至
正中仕為中書參知政事歷左丞右丞二十七年拜
中書平章政事

傳卷第六十四

傳卷第六十五　元史一百七十八

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臣宋濂　翰林待制承直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臣王褘等奉敕修

穆

梁曾

梁曾字貢父燕人祖守正父德昭皆以曾貴贈安定郡
公曾少好學日記書數千言中統四年以翰林學士
承旨王鶚薦辟中書左三部令史三轉為中書省掾
至元十年用累考及格授雲南諸路行省都事佩銀
符久之陞員外郎十五年轉同知廣南西道左右兩
江宣撫司事明年除知南陽府唐鄧二屬州為淮陽

府所奪曾按圖經稽國制以聞事得復舊南陽在宋
末為邊鄙桑柘未成而歲賦絲民甚苦之曾請折輸
布民便之十七年朝廷以安南世子陳日烜不就徵
遣曾使其國乃見賜三珠金虎符貂裘一襲進兵部
尚書與禮部尚書柴椿偕行至安南語秘不傳明年
日烜遣其叔遺愛奉表從曾入獻方物帝封遺愛為
安南國王賜幣帛遣歸二十一年除曾湖南宣慰司
副使居三年以疾去二十九年改淮西宣慰司副使
復以親老辭召至京師入見內殿有旨令曾再使安
南授吏部尚書賜三珠金虎符并衣裘馬弓矢器幣

以禮部郎中陳孚為副十二月改授淮安路總管而行三十年正月至安南其國有三門中曰陽明左曰日新右曰雲會陪臣郊迎將由日新門入曾大怒曰奉詔不由中門是我辱君命也即回館既而請開雲會門入曾復執不可始自陽明門迎詔入又責日燇親出迎詔且講所朝尚右之禮以書往復者三次具宣布天子威德而風其君入朝世子陳日燇大感服三月令其國相陶子奇等從曾詣闕請罪并上萬壽頌金冊表章方物而以黃金器幣奇物遺曾為贐曾不受以還諸陶子奇八月還京師入見進所與陳日

燇往復議事書帝大悅解衣賜之且令坐地上右丞阿里意不然帝怒曰梁曾兩使外國以口舌息兵戈爾何敢爾是日有親王至自和林帝命酌酒先賜曾諸親王曰汝所辦者汝事梁曾所辦吾與汝之事汝勿以為後也復於便殿賜酒饌留宿禁中語安南事至一鼓方出明日陶子奇等見詔陳其方物象躑躅于庭而命曾引所獻象曾以袖引之象隨曾轉如素馴者復命引他象亦然帝以曾為福人且問曰汝亦懼否對曰雖懼君命不敢違帝稱善或譏曾受安南賂者帝以問曾曾對曰安南以黃金器幣奇物遺臣臣不受以屬陶子奇矣帝曰苟受之何不可也尋賜曾金一錠金帨二物中書以使安南三次金虎符與之仍乘傳之任淮安到官興學校厲風俗河南行省凡有疑者皆委曾議之大德元年除杭州路總管戶口復者五萬二千四百戶請禁昏夜鞫囚游街黥刑朝廷是之著為令四年丁內艱先是丁憂之制未行曾上言請如禮七年除澤州路總管以未終制不赴明年遷兩浙都轉運鹽使又明年拜江南行省參知政事賜二珠金虎符尋以遷京葬以母喪未葬扶柩北歸至長蘆有旨賜鈔一千錠小營葬十年召為中

書參議言朝賜只孫一襲十一年轉正奉大夫出為河南行省參知政事尋遷湖廣行省參知政事四年以疾辭歸特賜藥物存問備至皇慶元年仁宗以曾前朝舊臣特授昭文館大學士資德大夫累章乞致仕不允復起為集賢侍講學士有大政必入咨曾以諸老議之延祐元年奉詔代祀中岳等神還至梁以病不復職寓居淮南杜門不通賓客惟以書史自娛至治二年卒年八十一卒之前十日有大星隕于所居流光燭地人皆異之

劉敏中

敏中字端甫濟南章丘人幼卓異不凡年十三語
其父景石曰昔賢居於學而不求知豐於功而不自
衒此後人所弗逮也父奇之鄉先生杜仁傑愛其文
益相器之敏中嘗與同儕各言其志曰自幼至老損見
而無愧色乃吾志也至元十一年由中書掾擢兵部
主事拜監察御史權臣桑哥秉政敏中劾其姦邪不
報遂辭職歸其鄉既而起為御史臺都事時同官王
約以言去敏中杜門稱疾臺臣強視事敏中曰使約
無罪而被劾吾固不當出誠有罪耶則我既為同僚
又何交交不能諫止亦不無過也出為燕南肅政廉

元史傳卷六十五　四

訪副使入為國子司業遷翰林直學士兼國子祭酒
大德七年詔遣宣撫使巡行諸道敏中出使遼東山
北道所部一令倅貪暴者一繩以法錦州雨水為
災輒發倉賑之除東平路總管擢陝西行臺治書侍
御史以年老為集賢學士商議中書省事上疏陳十
事曰正朝綱省庶政進善良黜姦邪公道杜私門
慎賞罰貴節儉法嚴武備舉封贈宗室女臣合中旨
禁其邪謀敏中援禮力爭之武宗即位召敏中至上
京庶政多所更定授集賢學士皇太子於宮仍面賜
[illegible]賜金幣有加頃之除河南行省參知政事

徵拜治書侍御史出為淮西肅政廉訪使轉山東宣
慰使以疾遂召為翰林學士承旨會公卿集議弭災之道
敏中疏列七事帝嘉納焉以疾還鄉里敏中平生身
不媿俗不論錢義不苟進進必有所匡救援據今
古雍容不迫每以時事為憂或鬱而弗伸則戚形于
色中夜歎息至淚濕枕席為文辭理備辭明有中菴
集二十五卷延祐五年卒年七十六贈光祿大夫柱
國追封齊國公謚文簡

王約

王約字彥博其先汴人祖通北徙真定約性穎悟風

元史傳卷六十五　五

格不凡從中丞魏初游博覽經史工文辭務達國體
非好不以動其心至元十三年翰林學士王磐薦為
從事承旨火魯火孫以司徒開府奏授從仕郎翰林
國史院編修官兼司徒府掾既而辟掾中書除禮部
主事二十四年拜監察御史授承務郎首請建儲及
修史事時丞相桑哥銜參政郭佑為中丞時奏誅右
丞盧世榮等故誣以他罪約上章直佑冤按治成都
鹽運使王鼎不法罷官除名轉御史臺都事南臺侍
御史程文海入言事多斥桑哥罪桑哥怒又以約與
之表裏六奏殺之上不從約以隴西地遠請立行臺

陝西詔從之出賑河間饑民均糶有方全活甚衆三
十一年遷中書右司員外郎四月成宗即位言二十
二事曰實京師放差稅開獵禁蠲逋負賑窮獨停冗
役禁鷹房振風憲除宿蠹慰遠方却貢獻詢利病利
農民勵學校立義倉覈稅户重名爵明賞罰擇守令
汰官屬定律令革兩司又請中書去繁文一取信於
行省一責成於六部調兵部郎中改禮部郎中請行
贈謚之典以旌忠勳付時政記於史館以備纂錄立
供需府以專供億皆從而行之拜翰林直學士知制
誥同修國史奉詔賑京畿東道饑民發米五十萬石

所活五十餘萬人因條畿京東利病十事請發米續
賑之中書用其言民獲以甦高麗王昛年老停國子
謜有不安其政者飛謗譖間及謜朝京師潛使人賂
用事者留謜不遣昛復位乃委用小人厚歛濫刑國
人群愬于朝中書令執其奸惡繫刑部其黨復不悛
奏屬約鞫問約至宣布明詔而諭之曰天地間至親
者父子至重者君臣彼小人知自利寧肯為汝家國
地耶昛感泣謝曰臣年耄聽信憸邪是以致此今聞
命矣願奉表自雪且請子謜還一其小人黨與惡應
使者治翼日約遣捕覈按其罪流一一人杖三人一

流二人命故臣洪子藻為相俾更學政罷非
道水驛十三免昛歲貢非土產物東民大喜還報
旨除太常少卿奉詔約同宗正御史讞獄京師約讞
凡在前廟帝不允乃鬮論決二百六十六人當死
者七十二人釋無罪者八十八人平反吳得誠冤嫁
良家入倡女十一人杖流不以帶刀闌入殿庭者八十
人因議鬬毆殺人者宜一死一笞著為令又以浙民
於行省南臺之訟不決命約訊之約至杭二十日而
理省臺無異辭特拜刑部尚書以錄前功大德十一
年仁宗至自懷州肅清宮禁以平章賽典赤安西王

阿難荅與左丞相阿忽台潛謀為亂命刑曹鞫責其
狀約曰在法謀逆不必搒掠竟當伏誅由是結知仁
宗需寶庫失金約疑番直宿衛者盜之未幾果得實
庫官吏獲免監察御史言通州倉米三萬石因雨而
濕約謂必積氣所致宜且堪用釋守者罪宗王兄弟
二人守邊兄陰有異志弟諫不聽即上馬馳去兄遣
奴挾弓矢追之弟發矢斃其奴兄訴因其弟獄當死
約議曰兄之奴即弟之奴況殺之有故立釋之還
禮部尚書請明定丁憂之制申旌表之恩免郡縣徭
之徵皆從之京民王氏仕江南而歿有遺腹子八歲

育之年十八乃訴其姊匿貲若干有司責之急約視
其牘曰無父之子育之以人[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氏[illegible]姊之恩
居多誠利其貲嘗[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前議而斥之柴
氏初無子命張氏子[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子張出爲僧柴之子
又歿僧乃訟家產[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約問曰汝出家旣分承
汝師衣鉢又何爲[illegible][illegible]氏業乎僧不能荅遂歸柴八
應後者至大二年[illegible]月[illegible]武宗尊號及冊皇后[illegible][illegible]
禮儀注約[illegible]總之加制仁宗在東宮雅知約名思用
以自輔擢太子詹事丞從幸五臺山約諫不可久留
即日還上京初安西王封於秦旣以謀逆誅國除廢

職入詹事院[illegible][illegible]大臣奏請封其子復國仁宗以問
約曰安西以何罪誅今復之何以懲將來議遂寢明
年進太子副[illegible][illegible]約抗[illegible]陳節飲辭[illegible]懇切仁宗嘉
納焉承制立左衛率府統侍衛軍萬人同列欲置軍
官約持不可衆難之曰東宮非[illegible][illegible]使耶約曰[illegible][illegible]事
東宮官也[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可[illegible]仁宗[illegible]名問約對曰皇太
子[illegible]不敢不爲天[illegible][illegible]不敢[illegible]仁宗悟竟罷議同列
復傳命增立右衛率府取河南蒙古軍萬人統之約
屛人語曰左衛率府舊制有之今置右府何爲者公
宜深思之不可累儲宮也又命取安西兵器給宿衛

士約詣詹事完澤曰詹事移文數千里取兵器人必
驚疑主上聞之奈何完澤色愧曰慮不及此又命
福建取繡工童男女六人約言曰福建去京師六七
千里使人父子兄弟相離有司承風動擾豈美事耶
仁宗止之稱善再三家令薛居敬上言陝西分地五
事因被命往理之約不爲署行語之曰太子潛龍也
當勿用之時爲飛龍之事可乎遂止薦翰林學士李
謙爲太子少傅請立故丞相淮安忠武王伯顏祠于
杭皆從之仁宗以詹事院諸事循軌大喜面賜犀帶
力辭又賜江南所取書籍亦辭仁宗常字而不名諭

羣臣曰事未經王彥博議者勿啓又謂中丞朶解田
在詹事而不求賜予者惟彥博與汝二人耳一日御
宗西園觀角觝戲有旨取繒帛賜之約入遥見問曰
汝何爲來仁宗遽止之又欲觀作戲事已集而約至
即命罷去其見敬禮如此四年三月仁宗正位宸極
欲用陰陽家言卽位光天殿卽東宮也約言於太保
曲樞曰正名定分當御大內太保入奏遂卽位於大
明殿中書奏約陝西行省參知政事帝大怒特拜河
南行省右丞約陛辭帝賜卮酒及弓矢先是至大間
尚書省用建言者冒獻河南官民地爲無主奏立田

擢府歲輸數萬石是歲詔罷之寓建言人於海外命
河南行省復其舊業行省方並緣為奸田猶未給約
至立期檄郡縣釐正如詔會詔更銅錢銀鈔法且令
天下稅盡收至大鈔約度河南歲用鈔七萬錠必致
上供不給乃下諸州凡至大至元鈔相半聚入方詔
命為言約曰吾豈不知第歲終諸事不集責亦匪輕
丞相卜憐吉台贊之曰善遣使白中書省臣入說遂為
令行天下南陽孛术魯翀以書謁約大奇之即署為
郡學正既又薦之中書擢翰林國史院編修官皇慶
改元元日詔中書省曰亦省王右丞可即召之約以

三月一日至召見慰勞特拜集賢大學士推恩三世
贈諡樹碑約首奏河南行省丞相卜憐吉台勳閥舊
臣不宜久外召至封河南王約又建議行封贈禁服
色興科舉皆著為令甲上疏薦國子博士姚登孫應
奉翰林文字揭傒斯成都儒士楊靜請起復中山知
府致仕輔惟良前尚書參議李源左司員外郎曹元
用皆除擢有差辯奏故左丞賓履有遺腹子棄外宜
收養歸宗為曹氏後延祐二年丞相帖木迭兒專政
奏遣大臣分道奉使宣撫命約巡行燕南山東道約
至衛輝有毆母貢獄者其母泣訴言老疾惟此一息死

則一門絕矣約原其情杖一百而遣之冠州民有兄
訐其弟服詛者讞之則曰我求嗣也索授時曆驗其
日良信乃縱之使還拜樞密副使視事明日召見
賜酒帝謂左右曰人言彥博老病朕今見之精力尚
強可堪大任也是夕知院駙馬塔失帖木兒宿衛帝
戒之曰彥博非汝友宜師事之至治元年英宗即位
帖木迭兒復相約辭職不出二年以年七十致仕三
年丞相拜住一新政務尊禮老臣傳詔起約復拜集
賢大學士商議中書省事以其祿居家每日一至中
書省議事至治之政多所參酌又嘗奉詔與中書省

官及他儒臣條定國初以來律令名曰大元通制頒
行天下朝廷議罷征東省立三韓省制式如他省詔
下中書雜議約對曰高麗去京師四千里地瘠民貧
夷俗雜尚非中原比萬一梗化疲力治之非幸事也
不如守祖宗舊制丞相稱善奏罷議不行高麗人聞
之圖公像歸祠而事之曰不絕國祀者王公也泰定
元年奉詔廷策天下士第八剌張益等八十五人始
增乙科負額至一十五人天曆元年文宗踐祚約入
賀賜宴大明殿帝勞問甚歡時年七十有七平居樸
度和粹謙抑自持後進謁見必加禮貌俸祿所入布

嬸姻族外及貧士從父居貧月奉錢米餽肴饍事之
如父歲時朔望携子姪至先塋展拜懷戀謹時祭及
五祀動稽古禮邦人以爲矜式至順四年二月己酉
卒年八十二皇太后聞之嗟悼以尚醞二尊遣徽政
院臣臨弔致奠勑中書省以下賻贈有差是月庚申
葬城西岡子原約平生著作有史論三十卷高麗志
四卷潛丘藁三十卷行於世子思誠奉議大夫秘書
監著作郎

王結

王結字儀伯易州定興人祖逖勤以質子軍從太祖

西征娶阿魯渾氏自西域徙戍秦隴又徙中山家焉
結生而聰穎讀書數行俱下終身不忘嘗從太史董
朴受經深於性命道德之蘊故其措之事業見之文
章皆悉有所本憲使王仁見之曰公輔器也年二十
餘游京師上執政書陳時政八事曰立經筵以養君
德行仁政以結民心育英材以備貢舉擇守令以正
銓衡敬賢士以厲名節革冗官以正職制辨章程以
定民志務農桑以厚民生其言剴切純正皆治國之
大經大法宰相不能盡用之時仁宗在儲邸或薦結
充宿衛乃集歷代君臣行事善惡可爲鑒戒者日陳

于前仁宗嘉納焉武宗立以仁宗爲皇太子大德
十一年命置東宮官屬以結爲典牧太監階太中大
夫近侍以俳優進結言昔唐莊宗好此卒致禍敗殿
下方育德春宮視聽宜謹仁宗偉納之仁宗即位
集賢直學士出爲順德路總管教民務農興行孝
弟長民好禁若遂登于書俾朝夕閱習之屬邑巨鹿
沙河有唐魏徵宋璟墓乃祠二公于學表其言論風
旨以厲多士遷揚州又遷寧國以從弟紳僉江東廉
訪司事辭不赴改東昌路境有黃河故道而會通堤
遏其下流夏月潦水壞民麥禾結疏爲斗門以泄之

民獲耕治之利至治二年參議中書省事時拜住爲
丞相結言爲相之道當正己以正君正君以正天下
除惡不可猶豫猶豫恐生他變服用不可奢僭奢僭
則害及于身丞相是其言未幾除吏部尚書薦名士
宋本韓鏞等十餘人泰定元年春廷試進士以結充
讀卷官遷集賢侍讀學士中奉大夫會有月食地震
烈風之異結昌言于朝曰今朝廷君子小人混淆刑
政不明官賞太濫故陰陽錯謬咎徵荐臻宜修政事
以弭天變是歲詔結知經筵扈從上都結援引古訓
陳說時政之失與帝有所感焉中宮聞之亦命結等進

歸結以故事辭明年除浙西廉訪使中途以疾還歲
餘拜遼陽行省參知政事遼東大水穀價翔湧結請
于朝發粟數萬石以賑饑民召拜刑部尚書天曆元
年文宗即位拜陝西行省參知政事改同知儲慶司
事二年拜中書參知以事入謝光天殿以親老辭帝
曰忠孝能兩全乎是時迎立明宗于朔方明宗命文
宗居皇太子位於是遣大臣奉璽北迓近侍有求除
拜賞賚者結曰俟天子至議之初上都之變失皇太
子寶更鑄新寶近侍請視舊製宜加大結曰此寶當
傳儲嗣不敢踰舊制也或致以于死而籍其妻孥貲

產者結復論之近侍益怨譖誣曰其速罷政又命爲
集賢侍讀學士丁內艱不起元統元年復除浙西廉
訪使未行召拜翰林學士資善大夫知制誥同修國
史與張起巖歐陽玄修泰定天曆兩朝實錄拜中書
左丞中宮命僧尼於慈福殿作佛事已而殿災結言
僧尼褻瀆當坐罪左丞相疾革家人請釋重囚禳之
結極陳其不可先時有罪者北人則徙廣海南人則
徙遼東去家萬里往往道死結請更其法移鄉者止
千里外改過聽還其鄉因著爲令職官坐罪者多從
重科結曰古者刑不上大夫今貪墨雖多然士之廉

恥不可以不養也聞者謂其得體至元元年詔復入
翰林以疾不能赴詔二年正月十八日卒年六十
有二結立言制行皆法古人故相張珪曰王結非聖
賢之書不讀非仁義之言不談識者以爲名言慨遂
於易著易說、卷臨川吳澄讀而善之及卒公卿
于朝士大夫弔于家曰正人亡矣四年五月詔贈資
政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右丞護軍追封太
原郡公謚文忠有詩文十五卷行于世

宋衜

宋衜字弘道潞州長子人金兵部員外郎元吉之孫

衜善記誦年十七避地襄陽已而北歸僑居河內著
十有五年遊燕經略河南聞其名禮聘之中統三年
擢翰林修撰李璮畔璧行中書省事於濟南至元五
年大兵守襄陽璧行元帥府事衜皆從爲軍事多所
咨訪六年高麗權臣林衍廢其國王而立其弟溫詔
遣國王頭輦哥與璧將兵討之以衜爲行省員外郎
持詔徙江華島居民於平壤復命賜勞良厚仍賜衣
段授河南路總管府判官不赴十二年入爲太常少
卿預省官制行燕南稽田野事十六年太子以其德
召見應對詳雅大悅寵以旨自見數蒙召對侍講經幄

問諭爲多十八年除秘書監十九年江西分地留署都邑守令皆命銜銓衆二十年初立詹事院以前命銜爲太子賓客旋燕見優賜密授多所錫賚二十三年卒有經山集十卷行于世

張伯淳

張伯淳字師道杭州崇德人少舉童子科以父任銓受迪功郎淮陰尉改揚州司戶參軍尋舉進士監臨安府都稅院辟觀察推官除太學錄入本朝至元二十三年授杭州路儒學教授遷浙東道按察司知事二十八年擢福建廉訪司知事歲餘有薦伯淳於帝前者遣使召問明年入見帝問冗官風憲體姦猾幣貲常賦大議所對悉稱旨命至政事堂將重用之固辭遂授翰林直學士進階奉訓大夫謁告以歸授慶元路總管府治中行省檄按疑獄衢秀皆得其情大德四年即家拜翰林侍講學士明年造朝屬從肯都又明年卒有文集若干卷藏于家

列傳卷第六十五

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宋濂　翰林待制承直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王禕等奉

撰

賀勝

賀勝仁傑子也字貞卿一字舉安小字伯顏以小字行從許衡學通經傳大義年十六入宿衛凝重寡言世祖甚器重之大臣有密奏輒屏左右獨留勝許聽之出則參乘輿入則侍帷幄非休沐不得至家至元二十四年乃顏叛帝親征勝直武帳中雖親王不得至勝傳旨餉諸將詰旦合戰還侍帝側矢交帳前勝立侍不動乃顏既敗帝還都乘輿夜行足苦寒勝解衣以身溫之帝一日畋還勝參乘伶人蒙采毳作獅子舞以迎駕輿象驚奔逸不可制勝投身當象前後至者斷靷縱象乘輿乃安勝退創甚帝親撫之遣尚醫尚食視護拜集賢學士領太史院事詔賜一品服盛世榮桑哥秉政勢焰熏灼勝父仁傑留守上都不肯爲之下桑哥欲含中之累數十奏帝皆不聽至元二十八年桑哥敗罷尚書省政歸中書帝問誰可相者勝對曰天下公論皆屬完澤遂相完澤而以勝參知政事三十年僉樞密院事遷大都護大德九

年勝父仁傑請老以勝代爲上都留守兼本路都總管開平府尹虎賁親軍都指揮使既至通商賈抑豪縱出納有法裁量有度供億不匱民賴以安諸權貴子弟奴隸有恃橫驕縱者悉繩以法至大三年進光祿大夫左丞相行上都留守兼本路總管府達魯花赤尋又加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尋聖州民高氏籍虎賁以貲雄鄉里身死子幼有達官利其財使其部曲強娶高氏婦勝白帝斥之高氏以全歲大饑輒發倉廩賑民乃自劾待罪帝報曰祖宗以上都之民付卿父子欲安之也卿能如此朕復何憂卿其視事民

德之爲立祠上都西門外帝聞之復命工寫其像以賜俾傳示子孫未幾以足疾請老不許曰卿卧護足矣賜小車出入禁闥初開平人張弼家富弼死其奴索錢民家弗得歐負錢者至死有治其獄者教奴引弼子并下之獄丞相鐵木迭兒受其賂六萬緡終不爲直勝素惡鐵木迭兒貪縱居同巷不與往來聞弼事以語御史中丞楊朶兒只楊朶兒只以語監察御史玉龍帖木兒徐元素遂劾奏丞相逮治其左右得所賂事實以聞帝亦素惡鐵木迭兒欲誅之鐵木迭兒走匿太后宮中太后爲言僅奪其印綬而罷之及

英宗即位在諒闇中鐵木迭兒遂復出據相位乃執楊朶兒只及中書平章政事蕭拜住用目戮于市且復誣勝坐受賜車迎詔不敬并殺之勝死之日百姓持紙錢哭于屍傍甚哀泰定初詔雪其冤贈推忠宣力保德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秦國公謚惠愍至正三年加贈推忠亮節同德翊戴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涇陽王改謚忠宣子二人維一開府儀同三司中書左丞相監脩國史惟賢太中大夫同知上都留守司事孫均太子詹事

楊朶兒只

楊朶兒只河西寧夏人少孤與其兄皆幼即知自立語言儀度如成人事仁宗于藩邸甚見倚重大德丁未從撫懷孟仁宗開朝廷有變將北還命朶兒只與李孟先之京師與右丞相哈剌哈孫定議迎武宗于北藩仁宗還京師朶兒只夙夜宿衛密致警備仁宗嘉其勞親解所服帶以賜既佐定內難仁宗居東宮論功以爲太中大夫家令丞日夕待側雖休沐不至家衆敬憚之會兄卒涕泣不勝哀仁宗憐之存問優厚事寡嫂有禮待兄子不異己子家人化之進正奉大夫延慶使武宗聞其賢召見之仁宗曰此人誠可任

大事然剛直寡合武宗稱元之曰然仁宗始總大政執誤國老將盡按誅之朶兒只曰爲政而尚殺非帝王治也帝感其言特誅其尤者民大悅帝他日與中書平章李孟論元從人材孟以朶兒只爲第一帝然之拜禮部尚書初尚書省改作至大銀鈔視中統一當其二十五又鑄銅爲至大錢至是議罷之朶兒只曰法有便否不當視立法之人爲廢置銀鈔固當廢銅錢與楮幣相權而用昔之道也國無棄寶民無失利錢未可遽廢也言雖不盡用時論是之遷宣徽副使御史請遷爲臺官帝以宣徽膳用素不會計

特以委之未之許也有言近臣受賄者帝怒其非所當言將誅之時張珪爲御史中丞叩頭諫不聽朶兒只言于帝曰誅言者失刑誅諫者失誼世無諍臣久矣張珪真中丞也帝喜竟用珪言拜朶兒只爲侍御史帝宴閒時群臣侍坐者或言笑踰度帝見其正色爲之改容有犯法者雖貴幸請無所貸怨者因共譖之帝知之深譖不得行擢資善大夫御史中丞中書平章政事張閭以妻病謁告歸江南奪民河渡地朶兒只以失大體劾罷之江東西奉使斡來不稱職權臣其奸贓不問朶兒只劾而杖之斡來媿死御史

納璘言事忤旨帝怒甚朶兒只救之一日至八九奏曰臣非愛納璘誠不願陛下有殺御史之名帝曰爲卿宥之可左遷爲昌平令昌平畿內劇縣欲以是困納璘朶兒只又言曰以御史宰京邑無不可者但以言事而銜左遷恐後之來者用是爲戒不肯復言矣帝不允後數日帝讀貞觀政要朶兒只侍側帝顧謂曰魏徵古之遺直也朕安得用之對曰直由太宗太宗不聽徵雖直將焉用之帝笑曰卿意在納璘耶當赦之以成爾直名也有上書論朝政闕失而觸宰相宰相怒將擬以殺之朶兒只曰詔書云言雖不當

無罪今若此何以示信天下果誅之臣亦負其職矣帝悟釋之於是特加昭文館大學士榮祿大夫以獎其直言時位一品者多乘間邀王爵贈先世或謂朶兒只盍倚方重請之當可得也朶兒只曰家世寒微幸際遇至此已懼弗稱尚敢求多乎且我爲之何以風厲俊偉者遷中政院使未幾復爲中丞遷集賢大學士爲權臣鐵木迭兒所害而死年四十二初武宗崩皇太后在興聖宮鐵木迭兒爲丞相踰月仁宗即位因逐相之居兩歲得罪斥罷更自結徽政近臣復再入相恃勢貪虐兇穢愈甚中外切齒群臣不知

所爲御史中丞蕭拜住拜中書右丞又拜平章政事稍牽制之朵兒只自侍御史拜御史中丞慨然以糾正其罪爲己任上都富民張弼殺人繫獄鐵木迭兒使大奴脅留守賀伯顏出之及強以他奸利事不能行一日坐都堂盛怒以官事召留守將罪之留守言大奴所干非法不敢從他實無罪鐵木迭兒語詘得解去朵兒只廉得其所受弼賍鉅萬大奴猶數千使御史徐元素按得實入奏而御史亦輦真又發其私罪二十餘事帝震怒有詔逮問鐵木迭兒逃匿帝爲不御酒數日以待決獄盡誅其大奴同惡數人鐵

木迭兒終不能得朵兒只持之急徽政近臣以太后旨召朵兒只至宮門責以違旨意者對曰待罪御史奉行祖宗法必得罪人非敢違太后旨也帝仁孝恐誠出太后意不忍重傷咈之但罷其相位而遷朵兒只爲集賢學士帝猶數以國事問之對曰非臣職事臣不敢與聞所念者鐵木迭兒雖去君側反得爲東宮師傅在太子左右恐售其奸則禍有不可勝言者仁宗崩英宗猶在東宮鐵木迭兒復相乃宣太后旨召蕭拜住朵兒只至徽政院與徽政使失里門御史大夫禿忒哈雜問之責以前違太后旨之罪朵兒只

曰中丞之職恨不即斬汝以謝天下果違太后旨汝豈有今日耶鐵木迭兒又引同時爲御史者二人證成其獄朵兒只顧二人唾之曰汝等嘗得備風憲乃爲是犬彘事耶坐者皆慚俯首即起入奏未幾稱旨執朵兒只載諸國門之外與蕭拜住俱殺之是日風沙晦冥都人恟懼道路相視以目英宗即位詔書遂加以誣罔大臣之罪鐵木迭兒權勢既成毫髮之怨無不報者太后驚悔而帝亦覺其所譖毀者皆先帝舊臣及[illegible]治而鐵木迭兒以病死會有天災求直言會議廷中集賢大學士張珪中書參議回回皆稱

蕭楊等死甚冤是時不即昭雪者失色言然不得遂及生拜平章即言丞相拜住曰賞罰不當枉抑不伸不以爲治若蕭楊等冤何可不爲昭雪也丞相善之遂請於帝而昭雪其冤特贈思順佐理功臣金紫光祿大夫司徒上柱國夏國公謚襄愍朵兒只死時權臣欲奪其妻劉氏與人劉氏剪髮毀容以自誓乃免子不花

不花幼有才氣能以禮自持好讀書善書初仁宗聞而召之應對稱旨欲以爲翰林直學士力辭後遣家[illegible]爲學以藝諸武備司提點轉僉河東[illegible]

訪司事嘗出按部民有殺子以誣怨者獄成不花疑
之曰以十歲兒受十一創且彼以斧殺怨必盡其力
何創痕之淺及不入骨耶遂得其情平反出之河東
民饑先衍已貸以賑請未得命即發公廩賑之民遂
賴不死天曆初文宗入繼大統除通政院判將行值
陝西諸軍指[illegible]所至守吏率民迎之不花獨率衆出
禦呼西人諭之曰民者祖宗艱難所致國家大事何
與於民汝等[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又欲殘此無辜吾有爲民死
爾不敢從也[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獲二仆亦見執曰吾主既爲國
死吾[illegible][illegible]人[illegible]今苟得生他日何以見吾主於地下
不花死從者[illegible][illegible]欲超[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要勅之至順二年贈嘉
議大夫禮部尚書以旌其忠

蕭拜住

蕭拜住契丹石抹氏也曾祖醜奴有智力善騎射識
見明敏仕金爲古北口屯戍千戶歲庚午國兵南下
金將招燈必舍遣醜奴於暮[illegible]督領兵三千人力戰
不克矢中其胸遂開關出使納降太祖令[illegible]以所招
燈必舍追及平灤降之因攻取平灤檀順[illegible][illegible]薊州
及昌平紅螺平頂諸砦又兩敗金兵於[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州軍民元帥太祖方西征醜奴嘗造竹箭弓弩弦各
一萬授檀順昌平萬戶仍管打捕鷹房人匠卒于官
後追封順國公諡忠毅弟老瓦始以楊城漁寨來降
爲醜奴弟充質子多立戰功襲檀州節度使言安以
水柵未下陰誘湯河川人叛去老瓦追之不克死焉
醜奴子青山中統元年襲萬戶至元十一年從丞相
伯顏平宋還授湖北提刑按察使追封順國公諡武
定青山子哈刺帖木兒少事裕宗於東宮與宿衛仕
爲檀州知州追封順國公諡康惠拜住乃哈刺帖木兒
之子也嘗從成宗北征特授檀州知州入爲禮部郎
中擢同知大都路總管府事出知中山府以憂去官

會仁宗過中山有同官者譖於近侍曰知州去官實
懼迎候煩勞耳帝頷之適行田野間見老嫗問之曰
府中官孰賢嫗對曰有蕭知府者不知也復過神祠
有數老人焚香羅拜遣問之曰汝輩何所禱合辭對
曰蕭知府奔喪還欲速其來是以禱也帝意遂釋武
宗即位起復爲中書左司郎中出爲河間路總管召
爲右衛率使遷戶部尚書遂拜御史中丞皇慶元年
遷陝西行中書省右丞延祐三年進中書平章政事
除典瑞院使超授銀青榮祿大夫崇祥院使英宗即
位之十有九日右丞相鐵木迭兒怨拜住在省中牽

制其所爲又發其姦贓專制等事遂請依皇太后旨并前御史中丞楊朶兒只皆殺之帝曰人命至重刑殺非輕不宜倉卒二人罪狀未明當白太后俟詳讞之若果無冤誅之未晚竟殺之並籍其家語見楊朶兒只及鐵木迭兒傳泰定間贈守正佐治功臣太保儀同三司柱國追封蜀國公謚忠愍拜住之死有吳仲者潰守其尸三日不去竟收葬之

列傳卷第六十六

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臣宋濂　翰林待制承直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臣王禕等奉　勑修

耶律希亮

耶律希亮字明甫楚材之孫鑄之子也初六皇后命以赤帖吉氏歸鑄生希亮於和林南之涼樓曰禿忽思六皇后遂以其地名之憲宗嘗遣鑄覈錢糧于燕鑄曰臣先世皆讀儒書儒生俱在中土願攜諸子至燕受業憲宗從之乃命希亮師事北平趙衍時方九歲未浹旬已能賦詩歲丙辰憲宗召鑄還和林希亮獨留燕歲戊午憲宗在六盤山希亮詣行在所已而鑄扈從南伐希亮亦在行明年憲宗崩于蜀希亮將輜重北歸陝右又明年爲中統元年世祖即位阿里不哥反遣使召主將渾都海鑄說渾都海等入朝皆不從則棄其妻子挺身來歸既而渾都海知鑄去怒遣百騎追之不及乃使百人監視希亮母子迫脅使從行自靈武過應吉里城至西涼甘州阿里不哥遣大將阿藍答兒自和林帥師至焉支山希亮見之阿藍答兒問而父安在希亮曰不知與吾父同任事者宜知之渾都海怒詬曰我焉得知之其父今亡命東

兒皇帝矣希亮曰若然則何謂不知阿藍荅兒熟視渾都海曰此言深有意焉詰希亮甚急希亮曰使吾知之亦從而去安得獨留阿藍荅兒以爲實免其監涖既而阿藍荅兒渾都海爲大兵所殺其殘卒北走衆推哈剌不花爲帥希亮潛匿甘州北黑水東沙陀中殿兵已過十餘里有牽馬者適至老婢徧言衆奄至驅至肅州哈剌不花與鑄有婚姻之好又哈剌不花在蜀時嘗疾病鑄召醫視之遂以酒食因釋希亮縛謂曰我受恩於汝父此聊報之秋也及抵沙州北川希亮與兄弟徒步負任不火食者數日是冬涉雪

踰天山至北庭都護府二年至昌八里城夏踰馬納思河抵葉密里城乃定宗潛邸湯沐之邑也時六皇后之妹主后位與宗王火忽皆欲東覲希亮母密知其事勞希亮入見已而事不果冬至于火孛之地三年定宗幼子大名王聞其不能歸遣以幣帛鞍馬乃從大名王至忽只兒之地會宗王阿魯忽至誅阿里不哥所用鎮守之人唆羅海欲附世祖復從大名王及阿魯忽二王還至葉密里城王遺以耳環其二珠大如榛實價直千金欲穿其耳使帶之希亮辭曰不敢因是以傷父母之遺體也且無功受賞於禮尤不

可王又餉金束帶辭之且曰報來此於遺體宜無傷五月又爲阿里不哥兵所驅西行千五百里至孛劣撒里之地六月又西至換扎孫之地又從至不剌城又西行六百里至徹徹里澤剌之山后妃輜重皆留于此希亮母及兄弟亦在焉希亮單騎從行二百餘里至出布兒城又百里至也里虔城而哈剌不花之兵奄至希亮又從二王興師還至不剌城與哈剌不花戰敗之盡俘其衆二王乃函其頭遣使報捷十月至于亦思寬之地四年至可失哈里城四月阿里不哥兵復至希亮又從征至渾八升城時希亮母從后避

暑於阿體八升山先是鑄嘗言于世祖臣之妻子皆在北邊至是世祖遣不華出至二王所因以璽書召希亮馳驛赴闕六月由苦先城至哈剌火州出伊州涉大漠以還八月入覲世祖于上都之大安閣備陳邊事及羈旅困苦之狀世祖憐之賜鈔千錠金帶一幣帛三十命爲速古兒必闍赤至元八年授奉訓大夫符寶郎十二年既平宋世祖命希亮問諸降將曰本可伐否夏貴呂文煥范文虎陳奕等皆云可伐希亮奏曰宋與遼金攻戰且三百年干戈甫定人得息肩俟數年興師未晚世祖然之十三年太府監令史

歷賛言於監官各路所貢布長三丈唯平陽加一丈
諸怯薛歹以故爭取平陽布苟截其長者與他郡等
則無所爭而以其所截者爲縣灤宮殿器皿之用甚
便監官從之適左右以其事聞帝以詰監官倉
皇莫知所以對歸罪於賛帝命斬之希亮遇諸塗贊
以冤告希亮命少緩具以實入奏有旨令董文用讞
之竟釋贊而召御史大夫塔察兒等讓之曰此事言
官當言而不言向微禿忽思不幾誅此人耶十四年
轉嘉議大夫禮部尚書尋遷吏部尚書帝駐蹕察納
兒台之地希亮至奏對畢董文用問大都近事希亮

曰因圖多因耳世祖方欹枕而卧忽寤問其故希亮
奏曰近奉旨漢人盜鈔六文者殺以是因多帝驚問
孰傳此語者臣曰此旨實脫兒察所傳脫兒察曰陛
下在南坡以語蒙古兒童帝曰前言戲耳曷嘗著爲
令式乃罪脫兒察希亮因奏曰令既出矣必明其錯
誤以安民心帝善其言即命希亮至大都諭旨中書
十七年希亮以跋涉西土足病痿躄謝事而去退居
濼陽者二十餘年至大二年武宗訪求先朝舊臣特
除翰林學士承旨資善大夫尋改授翰林學士承旨
知制誥兼脩國史希亮以職任史官乃類次世祖實

言善行以進英宗取其書置禁中又之閒居京師四
方之士多從之游泰定四年卒年八十一希亮性至
孝國厄遐方家皆散亡已盡僅藏祖考畫像四時就
穹廬陳列致奠盡誠盡敬糾漠之人咸相聚來觀歎
曰此中土之禮也雖疾病不廢書史或中夜起坐取
燭以書所著詩文及從軍紀行錄三十卷目之曰憘
軒集贈推忠輔義守正功臣資善大夫集賢學士上
護軍追封漆水郡公謚忠嘉

趙世延

趙世延字子敬其先雍古族人居雲中北邊曾祖黠

公爲金群牧使太祖得其所牧馬駿公死之祖按竺
邇幼孤鞠於外大父术要甲訛爲卼家因氏爲趙驍
勇善騎射從太祖征伐有功爲蒙古漢軍征行大元
帥鎮蜀因家成都父黑梓以門功襲父元帥職兼文
州吐蕃萬户達魯花赤世延天資秀發喜讀書究心
儒者體用之學弱冠世祖召見俾入樞密院御史臺
肄習官政至元二十一年授承事郎雲南諸路提刑
按察司判官時年二十有四烏蒙蠻酋叛世延會省
臣以軍討之蠻兵大潰即請降二十六年擢監察御
史與同列五人劾丞相桑哥不法中丞趙國輔桑哥

黨也抑不以聞吏以告桑哥於是五人者悉爲其所擠而世延獨幸免奉旨按平陽郡監也先忽都贓鉅萬鞫左司郎中董仲威殺人獄皆明允二十九年轉奉議大夫出僉江南湖北道肅政廉訪司事敎儒學立義倉撤淫祠脩澧陽縣壞隄嚴常澧掠賣良民之禁部內晏然元貞元年除江南行御史臺都事以親不赴大德元年復除前官三年移中臺都事俄中書左司都事臺臣奏仍爲都事中臺六年出山東肅政廉訪司副使改江南行臺治書侍御史十年除安西路總管安西故京兆省臺所治號稱會府前政率淹者三千牘世延既至不三月剖決殆盡陝民饑省臺議請于朝賑之世延曰救荒如救火顧先發廩以賑朝廷設不允世延當傾家財若身以償省臺從之所活者衆至大元年除紹興路總管改四川肅政廉訪使蒙古軍士科差繁重軍士越戍往來者多害人且軍官或抑良爲奴世延皆除其弊而正其罪又脩都江堰民尤便之四年拜中奉大夫陝西行臺侍御史先是八百媳婦蠻寇邊右丞劉深往討之兵敗而還坐罪棄市及是右丞阿忽台當權行世延言蠻夷事在羈縻而乃煩天討致軍旅亡失誅戮省臣猶使盡得其地何補於國今窮兵黷武實傷聖治朝廷第當選重臣知治體者付以邊寄兵宜止勿用事聞樞密院臣以爲用兵國家大事不宜以一人之言爲興輟世延聞之章再上事卒罷皇慶二年拜江浙行省參知政事尋召還拜侍御史延祐元年省臣奏比奉詔漢人參政用儒者趙世延其人也帝曰世延誠可用然雍古氏非漢人其署宜居右遂拜中書參知政事居中書二十月遷御史中丞有旨省臣自平章以下率送之官其禮前所無有由是爲權臣所忌乃用皇太后旨出世延爲雲南行省右丞陛辭帝特命仍還御史臺爲中丞三年世延劾奏權臣太師右丞相帖木迭兒罪惡十有三詔奪其官職尋陞翰林學士承旨兼御史中丞世延固辭乃辭中丞五年進光祿大夫昭文館學士守大都留守乞補外拜四川行省平章政事世延議即重慶路立屯田物色江津巴縣閑田七百八十三頃摘軍千二百人墾之歲得粟萬一千七百石明年仁宗崩帖木迭兒復居相位銳意報復屬其黨何志道誘世延從弟胥益兒哈呼誣告世延罪逮世延置對至夔路遇赦世延以疾抵荊門留就醫帖木迭兒遣使督追至京師俾其黨煅煉

使成獄會有旨事經赦原勿復問帖木迭兒更以它事白帝繫之刑曹逼令自裁世延不爲動居囚再歲胥益兒哈呼自以所訴涉誣欺亡去中書左丞相拜住屢言世延亡辜得旨出獄就舍以養疾先是帝獵北涼亭顧謂侍臣曰趙世延先帝所尊禮而帖木迭兒妄入其罪數請誅之此殆報私怨耳朕豈能從之侍臣皆扣頭稱萬歲帖木迭兒在上京聞世延出獄索省牘視之怒曰此左丞相圖上所爲也事聞帝語之曰此朕意耳未幾帖木迭兒死事乃釋世延出居於金陵泰定元年召還朝除集賢大學士明年出爲江南行臺御史中丞四年入朝復爲御史中丞又遷中書右丞明年有旨趙世延頃爲權姦所誣中書宜徧移天下昭雪其非辜仍加翰林學士承旨光祿大夫經筵開兼知經筵事選拔勸講者皆一時名流又加同知樞密院事泰定帝崩燕鐵木兒與宗王大臣議武宗二子周王懷王於法當立周王遠在朔漠而懷王久居民間備嘗艱險民必歸之天位不可久虛不如先迎懷王以從民望八月即定策迎之于江陵懷王即位是爲文宗當是時世延贊畫之功爲多文宗即位世延仍以御史中丞兼翰林學士承旨以疾

乞歸田里詔不允天曆二年正月復除江南行臺御史中丞行次濟州三月改集賢大學士六月又加奎章閣大學士八月拜中書平章政事冬世延至京固辭不允詔以世延年高多疾許乘小車入內至順元年詔世延與虞集等纂修皇朝經世大典世延屢奏臣衰老乞解中書政務專意纂脩帝曰老臣如卿者無幾求退之言後勿復陳四月仍加翰林學士承旨封魯國公秋以疾移文中書致其事明日即行養疾於金陵之茅山以歲還朝不能行二年改封涼國公元統二年詔賜世延鈔凡四萬緡至元改元仍除奎章閣大學士翰林學士承旨中書平章政事魯國公明年五月至成都十一月卒享年七十有七至正二年贈世忠執法佐運翊亮功臣太保金紫光祿大夫上柱國追封魯國公謚文忠世延歷事凡九朝歇歷省臺五十餘年負經濟之資而將之以忠義守之以清介飾之以文學凡軍國利病生民休戚知無不言而於儒者名教尤拳拳焉爲文章波瀾浩瀚一根於理嘗較定律令彙次風憲宏綱行于世五子達者三人野峻台黃州路總管次月魯江浙行省理問官伯忽夔州路總管天曆初囊加台據蜀叛死于難特贈

推忠秉義効節功臣資善大夫中書右丞上護軍追封蜀郡公謚忠懿

孔思晦

孔思晦字明道孔子五十四世孫也資質端重而性簡默童丱時讀書已識大義及長授業於導江張𩑔講求義理於詞章之習薄而弗為家貧躬耕以為養雖劇寒暑而為學未嘗少輟遠近爭聘為子弟師大德中遊京師祭酒耶律有尚欲薦之以母老辭而歸母臥疾躬進藥餌衣不解帶居喪勺水不入口者五日至大中舉茂才為范陽儒學教諭延祐初調寧陽學

先是兩學校官率以廕補不能守職而思晦以儉約自將教養有法比代去學者皆不忍舍之於是孔氏族人相與議思晦適長且賢宜襲封爵奉祠事狀上政府事未決仁宗在位雅崇尚儒道一日問孔子之裔今幾世襲爵為誰廷臣具對曰未定帝親取孔氏譜牒按之曰以嫡庶襲封者思晦也復奚疑特授中議大夫襲封衍聖公月俸百緡加至五百緡賜四品印泰定三年山東廉訪副使王鵬南言襲爵上公而階止四品於格弗稱且失尊崇意明年升嘉議大夫至順二年改賜三品印思晦以宗祀其重恆懼弗勝每遇祭祀必敬必慎初廟燬于兵後雖苟完而角樓圜墻未備思晦竭力營度以復其舊金絲堂壞又一新之祭器禮服悉加整飭又以尼山乃毓聖之地故有廟已毀民冒耕祭田且百年思晦復其田且請置尼山書院以列于學官朝廷從之三氏學舊有田三千畝占于豪民子思書院債有營運錢萬緡負於民取子錢以供祭祀久之民不輸子錢并負其本思晦皆理而復之聖父舊封齊國公思晦言于朝曰宣聖封王而父爵猶公願加褒崇乃詔加封聖父啓聖王聖母王夫人五季時孔末之後方盛欲以偽滅真害

宣聖子孫幾盡至是其裔復欲冒稱宣聖後思晦以為不早辯則真偽久益不可明彼與我不共戴天乃列于族與共拜殿庭可乎遂會族人稽典故斥之既又重刻宗譜于石而孔氏族裔益明矣元統元年卒年六十七卒之日有鶴百餘翔其屋上又見神光自東南落其舍址至正中朝廷加贈其官而賜謚曰文肅子曰克堅襲封衍聖公階嘉議大夫既而進通奉大夫至正十五年召為同知太常禮儀院事拜陝西行臺侍御史遷國子祭酒擢山東肅政廉訪使不赴孫希學襲封衍聖公

傳卷第六十七

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臣宋濂　翰林待制承直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臣王禕等奉

敕

列傳

元明善

元明善字復初大名清河人其先蓋拓跋魏之裔居清河者至明善四世矣明善資穎悟絕出讀書過目輒記諸經皆有師法而尤深於春秋弱冠游吳中已名能文章浙東使者薦爲安豐建康兩學正辟掾行樞密院時董士選僉院事待之若賓友不敢以曹屬御之及士選陞江西左丞又辟爲省掾會贛州賊劉

貴反明善從士選將兵討之檢賊三百人明善議緩誅誤得全活者百三十人一日將佐白宜多殺俘獲及尸一切死者以張軍聲明善固爭以爲王者之師恭行天罰小醜陸梁殺其渠魁可爾民何辜焉既又得賊所書贛吉民丁十萬于籍者有司喜欲滋蔓爲利明善請火其籍以滅跡二郡遂安陞掾南行臺未幾授樞密院照磨轉中書左曹掾擇曹僚留事始明善在江西時朱瑄爲其省參政明善有所駁而齊瑄假爲從騎又益壯瑄愛之致米三十斛酬其直後瑄敗江浙行省籍其家得金穀之簿書米三十斛送元

役仍不言以酬焉直明善坐免又之有爲辨白其事者乃復掾省曹仁宗居東宮首擢爲太子文學及即位改翰林待制與修成宗順宗實錄陞翰林直學士詔節尚書經文譯其關政要者以進明善舉宋忠臣子存賢直學士文陞同譯潤許之書成每奏一篇帝必稱善曰二帝三王之道非卿莫聞也興聖太后既受尊號廷臣請因肆赦明善曰赦非善人之福宥過可也奉旨出賑山東河南饑時彭城下邳諸州連數十驛民餓爲甚而官無文書發貸明善以鈔萬二千錠分給之曰擅命獲罪所不辭也還脩武宗實錄

又陞翰林侍講學士預議科舉服色等事延祐二年始會試天下進士明善首充考試官及廷試又爲讀卷官所取士後多爲名臣改禮部尚書正孔氏宗法以宣聖五十五世孫思晦襲封衍聖公事上制可之擢參議中書省事旋復入翰林爲侍讀歲中拜湖廣行省參知政事又召入集賢爲侍講議廟制陞翰林學士脩仁宗實錄英宗親祀大室禮從延祐降請署御名命明善代署者三眷遇之隆當世莫並焉至治一年卒于位泰定間贈資善大夫河南行省左丞河郡公謚曰文敏明善早以文章自豪出入

秦漢間晚益精諳有文集行世初在江西金陵與
虞集劇論以相切劘明善言集治諸經惟朱子所定
者耳自漢以來先儒所嘗盡心者考之殊未博集亦
言凡爲文辭得所欲言而止必如明善云若雷霆之
震驚鬼神之靈變然後可非性情之正也二人初相
得甚驩至京師乃復不能相下董士選之自中臺行
省江浙也二人者俱送出都門外士選曰伯生以教
導爲職當早還復初宜終送我集還明善送至二十
里外士選下馬入邸舍中爲席出橐中肴酒同飲
乃舉酒屬明善曰士選以功臣子出入臺省無補國

家惟求得佳士數人爲朝廷用之如復初與伯生他
日必皆光顯然恐不免爲人構間復初中原人也仕
必當道伯生南人將爲復初摧折今爲我飲此酒慎
勿如是明善受卮酒跪而釂之起立言曰誠如公言
無論他日今除已聞矣請公再賜一卮明善終身不
敢忘公言乃再飲而別眞人吳全節與明善交尤密
嘗求明善作文既成明善謂全節曰伯生見吾文必
有譏彈吾所欲知成季爲我治具招伯生來觀之若
已入石則無及矣明日集至明善出其文問何如集
曰公能從集言去百有餘字則可傳矣明善即泚筆

屬集凡刪百二十字而文益精當明善大喜乃歡好
如初其每見明經之士亦以明善之言告之明善一
子晦蔭受峽州路同知早卒

虞集　弟槃　范梈

虞集字伯生宋丞相允文五世孫也曾祖剛簡爲利
州路提刑有治績嘗與臨邛魏了翁成都范仲黼李
心傳輩講學蜀東門外得程朱氏微旨著易詩書論
語說以發明其義蜀人師尊之祖珏知連州亦以文
學知名父汲黃岡尉宋亡僑居臨川崇仁與吳澄爲
友澄稱其文清而醇嘗再至京師贖族人被俘者十

餘口以歸由是家益貧晚稍起家教授於諸生中得
李本魯翀歐陽玄而稱許之以翰林院編脩官致仕
娶楊氏國子祭酒文仲女咸淳間文仲守衡以汲從
未有子爲禱於南岳集之將生文仲晨起衣冠坐而
假寐夢一道士至前牙兵啓曰南嶽眞人來見旣覺
閽報館得男心頗異之集三歲即知讀書歲乙亥汲
挈家趨嶺外干戈中無書冊可攜楊氏口授論語孟
子左氏傳歐蘇文聞輒成誦比還長沙就外傳始得
刻本則已盡讀諸經通其大義矣文仲世以春秋名
家而族弟參知政事棟明於性理之學楊氏在室即

並通其說故集與弟槃皆受業家庭出則以契家子從吳澄游授受具有源委左丞董士選自江西除南行臺中丞延集家塾大德初始至京師以大臣薦授大都路儒學教授雖以訓迪為職而益自充廣不少暇佚除國子助教即以師道自任諸生時其退每挾策趨門下卒業他館生多相率詣集請益丁內艱服除再為助教除博士監祭殿上有劉生者被酒失禮俎豆間集言諸監請削其籍大臣有為劉生謝者集持不可曰國學禮義之所出也此而不治何以為教仁宗在東宮傳旨諭集勿竟其事集以劉生失禮狀上之移詹事院竟黜劉生仁宗更以集為賢大成殿新賜登歌樂其師世居江南樂生皆河北田里之人情性不相能集親教之然後成曲復請設司樂一人掌之以俟考正仁宗即位責成監學拜臺臣為祭酒除吳澄司業皆欲有所更張以副帝意集力贊其說有為異論以沮之者澄投劾去集亦以病免未幾除大常博士丞相拜住方為其院使間從集問禮器祭義甚悉集為言先王制作以及古今因革治亂之由拜住歎息益信儒者有用朝廷方以科舉取士說者謂治平可力致集獨以謂當治其源還集賢修撰因

會議學校乃上議曰師道立則善人多學校者士之所受教以至於成德達材者也今天下學官猥以資格授強加之諸生之上而名之曰師爾有司弗信之生徒弗信之於學校無益也如此而望師道之立可乎下州小邑之士無所見聞父兄所以導其子弟初無必為學問之實意師友之游從亦莫辨其邪正然則所謂賢材者非有天降地出安有可望之理哉為今之計莫若使守令求經明行修成德者身師尊之至誠懇惻以求之其德化之及庶乎有所觀感也其次則求夫操履近正而不為詭異駭俗者確守先儒經義師說而不敢妄為奇論者眾所敬服而非鄉愿之徒者延致之日諷誦其書使學者習之入耳著心以正其本則他日亦當有所發也其次則求鄉貢至京師罷歸者其議論文藝猶足以聳動其人非若泛泛莫知根柢者矣六年除翰林待制兼國史院編脩官仁宗嘗對左右歎曰儒者皆用矣惟虞伯生未顯擢會晏駕不及用英宗即位拜住為丞相頗超用晉俊時集以憂還江南拜住不知也乃言於上遣使求之於蜀不見求之江西又不見集方省墓吳中使至受命趨朝則拜住不及見矣泰定初考試禮部言於

同列曰國家科目之法諸經傳注各有所主者將以一道德同風俗非欲使學者專門擅業如近代五經學究之固陋也聖經深遠非一人之見可盡試藝之文推其高者取之不必先有主意若先定主意則求賢之心狹而差自此始矣後再爲考官率持是說故所取每稱得人泰定初除國子司業遷祕書少監天子幸上都以講臣多高年命集與集賢侍讀學士王結執經以從自是歲嘗疑行經筵之制取經史中切於心德治道者用國語漢文兩進讀潤譯之際患夫陳聖學者未易於盡其要指時務者尤難於極其情

每選一時精於其學者爲之猶數日乃成一篇集爲反覆古今名物之辨以通之然後得以無忤其辭之所達萬不及一則未嘗不退而竊歎焉拜翰林直學士俄兼國子祭酒嘗因講罷論京師恃東南運糧爲實竭民力以航不測非所以寬遠人而因地利也與同列進曰京師之東瀕海數千里北極遼海南濱青齊萑葦之場也海潮日至淤爲沃壤用浙人之法築堤捍水爲田聽富民欲得官者合其衆分授以地官定其畔以爲限能以萬夫耕者授以萬夫之田爲萬夫之長千夫百夫亦如之察其惰者而易之一年勿

征也二年勿征也三年視其成以地之高下定額於朝廷以次漸征之五年有積蓄命以官就所儲給以祿十年佩之符印得以傳子孫如軍官之法則東面民兵數萬可以近衛京師外禦島夷遠寬東南海運以紓疲民遂富民得官之志而獲其用江海游食盜賊之類皆有所歸議定于中說者以爲一有此制則執事者必以賄成而不可爲矣事遂寢其後海口萬戶之設大畧宗之文宗在潛邸已知集名既即位命集仍兼經筵嘗以先世墳墓在吳越者歲久湮沒乞一郡自便帝曰爾材何不堪顧今未可去爾除奎章

閣侍書學士時關中大饑民枕籍而死有方數百里無孑遺者帝問集何以救關中對曰承平日久人情宴安有志之士急於近效則怨讟興焉不幸大菑之餘正君子爲治作新之機也若遣一二有仁術知民事者稍寬其禁令使得有所爲隨郡縣擇可用之人因舊民所在定城郭修閭里治溝洫限畎畝薄征斂招其傷殘老弱漸以其力治之則遠去而來歸者漸至春耕秋斂皆有所助一二歲間勿征勿徭封域既正友望相濟四面而至者均齊方一截然有法則三代之民將見出於空虛之野矣帝稱善因進曰幸假

臣一歲試以此法行之，三五年間必有以報朝廷者。左右有曰：虞伯生欲以此去爾。遂罷其議。有敕諸兼職不過三，免國子祭酒。時宗藩暌隔，功臣汰侈，政教未立，帝將策士於廷，集被命爲讀卷官，乃擬制策以進，首以勸親親、體羣臣、同一風俗、協和萬邦爲問，帝不用。集以入侍燕閒無益時政，且媢嫉者多，乃與大學士忽都魯都兒迷失等進曰：陛下出獨見，建奎章閣，覽書籍，置學士員，以備顧問。臣等備員，殊無補報，竊恐有累聖德，乞容臣等辭職。帝曰：昔我祖宗睿智聰明，其於致理之道，生而知之。朕早歲跋涉艱阻，視我祖宗，既乏生知之明，於國家治體，豈能周知。故立奎章閣，置學士員，以祖宗明訓、古昔治亂得失，日陳於前。卿等其悉所學，以輔朕志。若軍國機務，自有省院臺任之，非卿等責也。其勿復辭。有旨采輯本朝典故，倣唐宋會要，脩經世大典，命集與中書平章政事趙世延同任總裁。集言：禮部尚書馬祖常多聞舊章，國子司業楊宗瑞素有曆象地理記問度數之學，可共領典。翰林脩撰謝端、應奉蘇天爵、太常李好文、國子助教陳旅、前詹事院照磨宋褧、通事舍人王士點俱有見聞，可助撰錄。庶幾是書早成。帝以嘗命脩

遼、金、宋三史，未見成績，大典令閣學專率其屬爲之。既而以累朝故事有未備者，請以翰林國史院脩祖宗實錄時百司所具事蹟參訂。翰林院臣言於帝曰：實錄，法不得傳於外，則事蹟亦不當示人。又請以國書脫卜赤顏增脩太祖以來事蹟，承旨塔失海牙曰：脫卜赤顏非可令外人傳者。遂皆已。俄世延歸，集專領其事。再閱歲，書乃成，凡八百帙。既上進，以目疾丐外任，不允，乃舉治書侍御史馬祖常自代，不報。御史中丞趙世安乘間爲集請曰：虞伯生久居京師，甚貧，又病目，幸假一外任。帝怒曰：一虞伯生，汝輩不容耶？帝方嚮用文學，以集弘才博識，無施不宜，一時大典冊咸出其手，故重聽其去。集每承詔有所述作，必以帝王之道、治忽之故，從容諷切，冀有感悟。承顧問及古今政治得失，尤委曲盡言，或隨事規諫，出不語人，諫或不入，歸家悒悒不樂。家人見其然，不敢問其故也。時世家子孫以才名進用者衆，患其知遇日隆，每思有以間之。既不效，則相與摘集文辭，指爲譏訕，賴天子察知有自，故不能中傷。然集遇其人未嘗少變。一日，命集草制封乳母夫爲營都王，使貴近阿榮、巙巙傳旨。二人者素忌集，繆言制封營國公，集

具尊儀必相自有司來索衛詞甚急集以藁進丞相憮然問故集知爲所紿即請易藁以進終不自言二人者愧之其雅量類如此論薦人材必先器識心所未善不爲牢籠以沽譽評議文章不折之於至當不止其詭於經者文雖善不與也雖以此二者忤物速謗終不爲動先人襲伯遂以才俊爲馬祖常所喜祖常爲御史中丞伯遂游其門祖常亟稱之欲集爲薦引集不可曰是子雖小有才然非遠器亦恐不得令終祖常猶未以爲然一日邀集過其家設宴酒半出薦稿求集署集固拒之祖常不樂而罷文宗崩集在

告欲謀南還弗果幼君崩大臣將立妥歡帖穆爾太子用至大故事召諸老臣赴上都議政集在召列祖常使人告之曰御史有言乃謝病歸臨川初文宗在上都將立其子阿剌忒納答剌爲皇太子乃以妥歡帖穆爾太子乳母夫言明宗在日素謂太子非其子黜之江南驛召翰林學士承旨阿鄰帖木兒奎章閣大學士忽都魯篤彌實書其事于脫卜赤顏又召集使書詔播告中外時省臺諸臣皆文宗素所信用同功一體之人御史亦不敢斥言其事意在諷集速去而已伯遂後以用事敗殺其身世乃服集知人元統二年

遣使賜上尊酒金織文綺二召還禁林疾作不能行屢有敕即家撰文褒錫勳舊侍臣有以舊詔爲言者帝不懌曰此我家事豈由彼書生耶至正八年五月己未以病卒年七十有七官自將仕郎十二轉爲通奉大夫贈江西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封仁壽郡公集孝友方二親以故家令德中遭亂亡僑寓下邑左右承顏無違弟槃早卒教育其孤無異己子兄采以從庠揃淢京師負數千緡盡力營貸代償之無難色撫族弟姪孤嫠具有恩意山林之士知古學者必折節下之援後進雖少且賤如敵己旹縉門藉奕來

嘗有所附麗集議中書正言讜論多見容受屢以片言解疑讞出人於濱死亦不以爲德張珪趙世延尤敬禮之有所疑必咨焉家素貧歸老後食指益衆登門之士相望於道好事爭相求合以行之然碑板之文不苟作南昌富民有伍真父者貲甲一方娶諸王女爲妻充本位下郡總管既卒其子屬豐城士甘懃求集文銘父墓以鈔五百錠侑禮物集不許懃愧歎而去其東歸後之入還以爲賓客費雖空乏弗恤也集學雖博洽而究極本原研精探微心解神契其經緯彌綸之妙一寓諸文藹然慶曆乾淳

風烈嘗以江左先賢甚衆其人皆未易知其學皆未易言後生晚進知者鮮矣欲取太原元好問中州集遺意別爲南州集以表章之以病目而止平生爲文萬篇藁存者十二三早歲與弟槃同闢書舍爲二室左室書陶淵明詩於壁題曰陶庵右室書邵堯夫詩題曰邵庵故世稱邵庵先生子四人安民以廕歷官知吉州路安福州游其門見稱許者莆田陳旅旅亦有文行世國學諸生若蘇天爵王守誠輩終身不名他師皆當世稱名卿者其交游尤厚者曰范梈槃字仲常延祐五年第進士授吉安永豐丞丁父憂除湘鄉州判

官頗稱辟古有富民殺人使隸之者坐之上下皆阿從槃獨不署殺人者卒不免死而坐者得以不冤有巫至其州稱神降告其人曰某方火即火又曰明日某方火民以火告者槃皆趣救之迨其夜告者數十縱食盡廢縣長吏以下皆迎巫至家厚禮之又曰將有大水且兵至州大家皆遁室逃槃得劫火卒一人訊之盡得巫黨所爲坐捕盜司召巫至詰之無敢施縛箠者槃謂卒曰此將爲大亂安有神乎急治之其黨與數十人羅絡內外衆將爲變者同係皆不敢動乃召自爲之槃乃斷巫并其黨如法一時吏民

始服儒者爲政若此秩滿除嘉魚縣尹槃已卒槃幼時嘗讀柳子厚非國語以爲國語誠可非而柳子之說亦非也著非非國語時人已歎其有識詩書春秋皆有論著而春秋乃其家學故尤善讀吳澄所解諸經義輒得其旨趣所在澄亟稱之凡集接方外士必扣擊其說皆以爲聖人之教不明爲學者無所底止苟於吾道異端疑似之間不能深知而欲竊究夫性命之原死生之故其不折而歸之者寡矣槃不然閒諸僧道坐輒不入竟以其爲人方正有如此雖集亦嚴憚之然不幸年不及艾而卒范梈字亨父一字德機

清江人家貧早孤母熊氏守志不他適長而教之梈天資穎異所誦讀輒記憶雖癯然清寒若不勝衣於流俗中克自樹立無苟賤意居則困窮守節竭力以養親出則假陰陽之技以給旅食號詩工文用力精深人罕知者年三十六始客京師即有聲諸公間中丞董士選延之家塾以朝臣薦爲翰林院編脩官秩滿御史臺擢海南海北道廉訪司照磨巡歷遐僻不憚風波瘴癘所至興學教民雪理冤滯甚衆還江西湖東長吏素稱嚴刻於倅屬中獨敬畏之選充翰林供奉御史臺又改擢福建閩海道知事閩俗素汙文

編脩宋良家子爲[illegible]上[illegible]州[illegible]曾[illegible]依[illegible]敢[illegible]討[illegible]竊[illegible]
其弊廉訪使取以上聞[illegible]能遂之其弊遂革[illegible]
疾歸故里天曆二年授湖南嶺北道廉訪司經歷以
養親辭是歲母喪明年十月[illegible]以疾卒年五十九所
著詩文多傳於世[illegible]正[illegible]官不可干以私謁
食飲水泊如也[illegible]自任少許可嘗曰若耳
父可謂特立獨行之士矣爲文志其墓以東漢諸君
子擬之

揭傒斯

揭傒斯字曼碩龍興富州人父來成宋鄉貢進士傒
斯幼貧讀書尤刻苦晝夜不少懈父子自爲師友由
是貫通百氏早有文名大德間稍出游湘漢湖南帥
趙淇素號知人見之驚曰他日翰苑名流也程鉅夫
盧摯先後爲湖南憲[illegible]重之鉅夫因妻以從妹
延祐初鉅夫[illegible]薦于朝特授翰林國史院編修官
時平章李孟監修國史讀其所撰功臣列傳嘆曰是
方可名史筆若他人直[illegible]吏牘耳[illegible]應奉翰林文字
仍兼編修遷國子助教復留爲應奉南歸省母旋復
召還傒斯凡三入翰林朝廷之事臺閣之儀靡不閑
習集賢學士王約謂與傒斯談治道大起人意授之

以政[illegible]每[illegible]不可大用[illegible]平章[illegible]首擢爲[illegible]以
教勳戚大臣子孫文宗時奎章閣中有所咨訪奏對稱旨
恒以字呼之而不名每中書奏用[illegible]必問曰其材何
如揭曼碩[illegible]出所上大[illegible]以[illegible]以示[illegible]曰此朕授
經郎揭曼碩所進也其[illegible]上[illegible]北富州地小産金官
所賦於[illegible]民之[illegible]爲[illegible]金戶[illegible]百而以其人[illegible]之故往
他郡采金以獻歲課自四兩累增至四十九兩其人既
死而三[illegible]戶[illegible]無什一又貧不[illegible]生有司遂責民之受
役於官者[illegible]民多以是破産中書[illegible]傒斯言遂[illegible]其
征民[illegible]以[illegible]富州人至今[illegible]之與脩經世大典文宗取
其所[illegible]之讀謂近臣曰此豈非唐律乎特授藝
文監丞參檢校書籍事[illegible]屢稱其[illegible]實欲進用之會文
宗崩而止元統初詔對便殿慰諭[illegible]父命賜以諸王所
服表裏各一[illegible]自[illegible]識以授之遷翰林待制陞集賢學
士階中奉大夫先是[illegible]官赴吏部銓者必移集賢考較
其所業[illegible]賢下[illegible]子監監[illegible]博士[illegible]文[illegible]稽[illegible]踰[illegible]月
傒斯請史其法以事付本院屬官人[illegible]便之奉旨祠北
嶽濟瀆南鎮便道西還[illegible]孝王[illegible]屢促其還傒
斯引疾固辭既而天子親[illegible]奉學士乃即
日就道未至改翰林直學士[illegible]陞侍講學士

同知經筵事以對品進階中奉大夫傒斯超陞不越二等獨傒斯進四等轉九階蓋異數也經筵無專官日領日知多宰執大臣故供辭奏義必屬傒斯訂定而後進其言往往寓獻替之誠務以裨益治道天子嘉其忠懇數出金織文段以賜至正三年年七十致其事而去詔遣使追及于漷南尋復奉上尊諭旨還撰明宗神御殿碑文成賜楮幣萬緡白金五十兩中宮賜亦如之求去不許命丞相脫脫及執政大臣面諭毋行傒斯曰使揭傒斯有一得之獻諸公用其言而天下蒙其利雖死于此何恨不然何益之有丞相因問方今政治何先傒斯曰儲材為先養之於位望未隆之時而用之於周密庶務之後則無失材廢事之患矣一日集議朝堂傒斯抗言當蕪行新舊銅錢以救鈔法之弊執政言不可傒斯持之益力丞相雖稱其不阿而竟莫行其言也詔修遼金宋三史傒斯與為總裁官丞相問修史以何為本曰用人為本有學問文章而不知史事者不可與有學問文章知史事而心術不正者不可與用人之道又當以心術為本也且與僚屬言欲求作史之法須求作史之意古人作史雖小善必錄小惡必記不然何以示

懲勸由是毅然以筆削自任凡政事得失人材賢否一律以是非之公至於物論之不齊必反覆辨論以求歸於至當而後止四年遼史成有旨獎諭仍督早成金宋二史傒斯留宿史館朝夕不敢休因得寒疾七日卒時方有使者至自上京錫宴史局以傒斯故改宴日使者以聞帝為嗟悼賜楮幣萬緡仍給驛舟護送其喪歸葬江南六年制贈護軍追封豫章郡公諡曰文安有敵爵而無官階者有司失之也傒斯少處窮約事親菽水粗具而必得其歡心暨有祿入衣食稍踰於前輒愀然曰吾親未嘗享是也故平生清儉至老不渝友于兄弟終始無間言立朝雖居散地而急於薦士揚人之善惟恐不及而聞吏之貪墨病民者則尤不曲為之掩覆也為文章敘事嚴整語簡而當詩尤清婉麗密善楷書行草朝廷大典冊及元勳茂德當得銘辭者必以命焉殊方絕域咸慕其名得其文者莫不以為榮云

黃溍

黃溍字晉卿婺州義烏人母童氏夢大星墜于懷乃有娠歷二十四月始生溍溍生而俊異比成童授以書不一月成誦迨長以文名於四方中延祐二年

進士第授台州寧海丞縣地瀕鹽場亭戶恃其不統
於有司肆毒害民編戶隸漕司及財賦府者亦謂名
有所憑橫暴尤甚溍皆痛繩以法吏以利害白弗顧
也民有後母與僧通而酖殺其父者反誣民所爲獄
將成溍變衣冠陰察之具知其姦僞卒直其冤惡少
年名在盜籍者而謀爲刦奪未行邑大姓執之圖中
賞格初無獲財左驗事久不決溍爲之疏別以其獄
上論之如本條免死者十餘人遷兩浙都轉運鹽使
司石堰西場監運改諸暨州判官巡海官舸例以三
載一新費出于官而責足于民有餘則總其事者私

焉溍撙節浮濫以餘錢還民讙呼而去奸民以僞鈔
鉤結黨與脅攘人財官若吏聽其謀挾往新昌天台
寧海東陽諸縣株連所及數百家民受毒至慘郡府
下溍鞫治溍一問皆引伏官吏除名同謀者各杖遣
之有盜繫於錢唐縣獄游民賂獄吏私縱之假署文
牒發其來爲向導逮捕二十餘家溍訪得其情以正
盜宜傳重議持僞文書來者又非州民俱械還錢唐
誣者自明入爲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兼國史院
編脩官轉國子博士視弟子如朋友未始以師道自
尊輕納人拜而來學者滋益恭業成而仕皆有聞于

世將欲增設禮殿配位四配位合東坐而西向學官
或議分置於左右同列不敢爭溍獨面折之事乃止
出爲江浙等處儒學提舉溍年始六十七不俟引年
亟上納祿侍親之請絕江徑歸俄以秘書少監致仕
未幾落致仕除翰林直學士知制誥同脩國史尋兼
經筵官執經進講者三十有二帝嘉其忠數出金織
紋段賜之陞侍講學士知制誥同脩國史同知經筵
事階自將仕郎七轉至中奉大夫俄上章求歸不俟
報而行帝聞之遣使者追還京師復爲前官久之始
得謝南還優游田里間凡七年卒於繡湖之私第年

八十一贈中奉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
護軍追封江夏郡公謚曰文獻溍天資介特在州縣
唯以清白爲治月俸弗給每鬻產以佐其費及升朝
行挺立無所附足不登鉅公勢人之門君子稱其清
風高節如冰壺玉尺纖塵弗汙然剛中少容觸物或
弦急霆震若未易涯涘一旋踵間煦如陽春溍之學
博極天下之書而約之於至精剖析經史疑難及古
今因革制度名物之屬旁引曲證多先儒所未發文
辭布置謹嚴援據精切俯仰雍容不大聲色譬之澄
湖不波一碧萬頃魚鼈蛟龍潛伏不動而淵然之光

自不可犯所著書有日損齋稿三十三卷義烏志七
卷筆記一卷同郡柳貫吳萊皆浦陽人貫字道傳器
局凝定端嚴若神嘗受性理之學於蘭溪金履祥必見
諸躬行自幼至老好學不倦凡六經百氏兵刑律曆
數術方技異教外書靡所不通作文沉鬱舂容涵肆
演迤人多傳誦之始用察舉為江山縣儒學教諭仕
至翰林待制與溍及臨川虞集豫章揭傒斯齊名人
號為儒林四傑所著書有文集四十卷字系二卷近
思録廣輯三卷金石竹帛遺文十卷年七十三卒萊
字立夫集賢大學士直方之子也輩行稍後於貫溍天

資絕人七歲能屬文凡書一經目輒成誦嘗往族父
家日易漢書一帙以去族父迫扣之萊琅然而誦不
遺一字三易他編皆如之衆驚以為神延祐七年以
春秋舉上禮部不利退居深褭山中益窮諸書奧旨
著尚書標說六卷春秋世變圖二卷春秋傳授譜一
卷古職方録八卷孟子弟子列傳二卷楚漢正聲二
卷樂府類編一百卷唐律刪要三十卷文集六十卷
他如詩傳科條春秋經說胡氏傳證誤皆未脫藁萊
尤喜論文嘗云作文如用兵兵法有正有奇正是法
度要部伍分明奇是不為法度所縛舉眼之頃千變

萬化坐作進退擊刺一時俱起及其欲止什伍各還
其隊元不曾亂聞者服之貫平生極慎許與每稱萊
為絕世之才溍晚年謂人曰萊之文嶄絕雄深類秦
漢間人所作實非今世之士也吾縱操觚一世又安敢
及之哉其為前輩所推許如此萊以御史薦調長薌
書院山長未上卒年僅四十有四君子惜之私謚曰
淵穎先生

傳卷第六十八

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臣宋濂 翰林待制承直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臣王禕等奉勑修

豫

張起巖

張起巖字夢臣其先章丘人五季避地禹城高祖迪以元帥右監軍權濟南府事從家濟南當金之季張榮據有章丘鄒平濟陽長山辛市蒲臺新城淄州之地歲丙戌歸於太祖始終能效忠節迪與其子福寶先後羽翼之福仕為濟南路軍民鎮撫兵鈐轄權府事生東昌錄事判官鐸鐸生四川行省儒學副提舉範範生起巖初其母氏有娠見長蛇數丈入擷下已忽不見乃驚而誕起巖幼從其父學年弱冠以察舉為福山縣學教諭值縣官捕蝗移攝縣事久之聽斷明允其民相率曰若得張教諭為真縣尹吾屬何患焉政成遷安丘中延祐乙卯進士首選除同知登州事特旨改集賢修撰轉國子博士升國子監丞進翰林待制兼國史院編修官丁內艱服除選為監察御史中書參政楊廷玉以墨敗臺臣奉旨就鞫堂之下史丞相倒剌沙疾其摧辱同列怒誣臺臣罔上欲實之重辟起巖以新除留臺抗章論曰臺臣按劾百官

論列朝政職使然也今以奉職獲戾風紀解體正直結舌忠良寒心殊非盛世事且世皇建臺閣廣言路維持治體陛下即位詔旨動法祖宗今臺臣坐譴公論杜塞何謂法祖宗耶章三上不報起巖廷爭愈急帝感悟事乃得釋猶皆坐罷免還鄉里遷中書右司員外郎進左司郎中兼經筵官拜太子右贊善丁外艱服除改燕王府司馬拜禮部尚書文宗親郊起巖充大禮使導帝陟降步武有節衣前後襜如昭位百官望之如古圖畫中所視帝甚嘉之賜賚優渥特參議中書省事寧宗崩燕南俄起大獄有妄男子上變言部使者謀不軌按問皆虛法司謂唐律告叛者不反坐起巖奮謂同列曰方今嗣君未立人情危疑不亟誅此人以杜奸謀慮妨大計趣有司具獄都人肅然大事尋定中書方列坐銓選起巖薦一士可用丞相不悅起巖即攝衣而起丞相以為忤己遷翰林侍講學士知制誥兼修國史修三朝實錄加同知經筵事御史臺奏除浙西廉訪使不允已而擢陝西行臺侍御史將行復留為侍講學士拜江南行臺侍御史召入中臺為侍御史轉燕南廉訪使搏擊豪強不少容貸貧民賴以吐氣滹沱河水為真定害起巖論封

□神爲俊牒而移文責之復修其隄防合其湮鬱水患遂息陞江南行臺侍御史中丞拜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脩國史知經筵事右丞相別怯里不花爲臺臣所糾去位未幾再入相諷詞臣言臺章之非起巖執不可聞者壯之俄拜御史中丞論事剴直無所顧忌與上旨多不合詔脩遼金宋三史復命入翰林爲承旨充總裁官積階至榮祿大夫起巖熟於金源典故宋儒道學源委尤多究心史官有露才自是者每立言未當起巖據理竄定深厚醇雅理致自足史成年始六十有五遂上疏乞骸骨以歸後四年卒謚曰

文穆起巖面如紫瓊美髯方頤而眉目森揚可望而知爲雅量君子及其臨政決議意所背鄉屹若泰山不可回奪或時面折人面頸發赤不少恕廟堂閒之識者謂其外和中剛不受人籠絡如歐陽脩名聞四裔安南脩貢其陪臣致其世子之辭必候起巖起居性孝友少處窮約下帷教授躬致米百里外以養父母撫弟如石教之官學無不備至衆親族弗克葬者二十餘喪且買田以給其祭凡獲俸賜必與故人賓客共之卒之日廩無餘粟家無餘財先是至元乙酉三月乙亥太史奏文昌星明文運將興時世祖仁華上京明日丙子皇孫降生於儒州是夜起巖亦生其後皇孫踐祚是爲仁宗始詔設科取士及廷試起巖遂爲第一人論者以爲非偶然也起巖博學有文善篆隸有華峯漫藁華峯類藁金陵集各若干卷藏于家子二人琳琛

歐陽玄

歐陽玄字原功其先家廬陵與文忠公脩同所自出至曾大父新始遷居瀏陽故玄爲瀏陽人幼岐嶷母李氏親授孝經論語小學諸書八歲能成誦始從鄉先生張貫之學日記數千言即知屬文十歲有黃冠

師注目視玄謂貫之曰是兒神氣凝遠目光射人異日當以文章冠世廊廟之器也言訖而去亟追與語已失所之部使者行縣玄以諸生見命賦梅花詩立成十首晚歸增至百首見者駭異之年十四益從宋故老習爲詞章下筆輒成章每試庠序輒占高等弱冠下帷數年人莫見其面經史百家靡不研究伊洛諸儒源委尤爲淹貫延祐元年詔設科取士玄以尚書與貢明年賜進士出身授岳州路平江州同知調太平路蕪湖縣尹縣多疑獄久不決玄察其情皆爲平翻豪右不法虐其驅奴玄斷之從良貢賦徵發及

時民樂趨事教化大行飛蝗獨不入境改武岡縣尹縣控制溪洞蠻獠雜居撫字稍乖輒弄兵犯順玄至踰月赤水太淸兩洞聚衆相攻校官曹相顧失色計無從出玄即日單騎從二人徑抵其地諭之至則死傷蒲道戰鬬未已獠人熟玄名弃兵伏道拜而言曰我曹非不畏法緣訴某事於縣縣官不爲直反以徭役橫斂揞克之情有弗堪乃發憤就死耳不意煩我淸廉官自來玄諭以禍福歸爲理其訟獠人遂安召爲國子博士陞國子監丞致和元年遷翰林待制兼國史院編修官時當兵興玄領印攝院事日直內廷

參決機務凡遠近調發制詔書檄既而改元天曆郊廟建后立儲肆赦之文皆經撰述復條時政數十事實封以聞多見推行明年初置奎章閣學士院又置藝文監隸焉首選淸望官居之文宗親署玄爲藝文少監奉詔纂修經世大典陞太監檢校書籍事元統元年改僉太常禮儀院事拜翰林直學士編修四朝實錄俄兼國子祭酒召赴中都議事陞侍講學士復兼國子祭酒重紀至元五年足患風痺乞南歸以便醫藥帝不允拜翰林學士未幾懇辭去位帝復不允免其行朝賀禮至正改元更張朝政事有不便者集議廷中玄極言無隱科目之復沮者尤衆玄力爭之不成南歸從起爲翰林學士以疾未行詔修遼金宋三史召爲總裁官發凡舉例俾論撰者有所據依史官中有悻悻露才論議不公者玄不以口舌爭俟其呈藁援筆竄定之統系自正至於論贊表奏皆玄屬筆五年帝以玄歷仕累朝且有修三史功諭旨丞相超授爵秩遂擬拜翰林學士承旨及入奏上稱快者再三已而乞致仕帝傳不允御史臺奏除福建廉訪使行次浙西疾復作乃上休致之請作南山隱居使游山水之間行幾爲之忘復拜翰林學士承旨玄

屢力辭不獲命奉勑定國律尋乞致仕以情懇切乃特授湖廣行中書省右丞致仕賜白玉束帶給俸賜以終其身將行帝復降旨不允仍前翰林學士承旨進階光祿大夫十四年汝潁盜起蔓延南北州縣幾無完城玄獻招捕之策千餘言皆可行當時不能用十七年春乞致仕以中原道梗欲由蜀還鄉帝復不允時將大赦天下宣赴內府玄久病不能步履丞相傳旨肩輿至延春閣下實異數也是歲十二月戊戌卒於崇教里之寓舍年八十五中書以聞帝賜[illegible]二品[illegible]崇仁昭德推忠守正功臣大司徒柱國

楚國公謚曰文玄性度雍容含弘縝密處己儉約爲政廉平歷官四十餘年在朝之日殆四之三三任成均而兩爲祭酒六入翰林而三拜承旨修實錄大典三史皆大製作屢主文衡兩知貢舉及讀卷官凡宗廟朝廷雄文大冊播告萬方制誥多出玄手金繒上尊之賜幾無虛歲海內名山大川釋老之宮王公貴人墓隧之碑得玄文辭以爲榮片言隻字流傳人間咸知寶重文章道德卓然名世羽儀斯文贊衛治具與有功焉玄無子以從子逵爲後先玄卒有圭齋文集若干卷傳于世

許有壬

許有壬字可用其先世居穎後徙湯陰有壬幼穎悟讀書一日五行嘗閱衛州淨居院碑文近千言一覽輒背誦無遺年二十暢師文薦入翰林不報授開寧路學正陞教授未上辟山北廉訪司書吏擢延祐二年進士第授同知遼州事會關中有警鄰州驚民出避棄殘羸滿道上有壬獨率弓箭手閉城門以守率獲無虞州有追逮不許胥隸足跡至村疃唯給信牌令執里役者呼之民安而事集右族貪虐者懲之冤獄雖有成案皆平翻而釋其罪州遂大治六年己未除山北廉訪司經歷至治元年遷吏部主事二年轉江南行臺監察御史行部廣東以貪墨劾罷廉訪副使哈只蔡衍至江西會廉訪使苗好謙監焚昏鈔檢視鈔者日至百餘人好謙恐其有弊痛鞭之人畏罪率剔真爲僞以迎其意詭庫史而下榜掠無全膚迄莫能償有壬覆視之率真物也遂釋之凡勢官豪民人畏之如虎狼者有壬悉擒治以法部內肅然召拜監察御史八月英宗暴崩於南坡賊臣鐵失遣使者自上京至封府庫收百官印有壬知事急即往告御史中丞蔣守廉守廉謂宮禁事非子所當問有壬即

疏守廉及經歷朶爾只班監察御史郭也先忽都阿附鐵失之罪以俟十月鐵失伏誅泰定帝發上都御史大夫紐澤先還京師有壬即抽疏上之及帝至復上章言帖木迭兒之子瑣南與聞大逆乞賜典刑其兄弟勿令出入宮禁中書平章政事王毅右丞高昉橫罹奪爵而四川行省平章政事趙世延受禍尤慘皆請雪冤復職繼上正始十事一曰輔翼太子宜先訓導二曰遴選長官宜先培養三曰通籍宮禁宜別貴賤四曰欲謹兵權宜削兼領五曰武備廢弛宜加脩飭六曰賊臣妻妾宜禁勢官徵索七曰前赦權以

止變宜再詔以正名八曰怯木迭兒諸子宜籍沒以
懲惡九曰考驗經費以戢民賦十曰撙節浮蠹以紓
國用帝多從之泰定元年初立詹事院選爲中議改
中書左司員外郎京畿饑有壬請振之同列讓曰子
言固善其如虧國何有壬曰不然民本也不虧民顧
豈虧國耶卒白於丞相發糧四十萬斛濟之民賴以
活者甚衆國學舊法每以積分次第貢以出官執政
用監丞張起巖議欲廢之而以推擇德行爲務有壬
抗之曰積分雖未盡善然可得博學能文之士若曰
集德行之擇其名固佳恐皆厚貌深情專意外飾或

懵不能識丁矣議久不決三年六月陞右司郎中其
事遂行已而復覈獲盜例有賞論者多疑其僞有淹
四十餘年者屢訴於馬首有壬曰盜賊方熾求疵太
甚緩急何以使人但經部使者覆覈者皆予官俄移
左司郎中每遇公議有壬屢爭事得失汎掃積滯幾
無留牘都事宋本退語人曰此貞觀開元間議事也
明年丁父憂天曆三年擢兩淮都轉運鹽司使先是
鹽法壞廷議非有壬不能集事故有是命有壬詢究
弊端立法而通融之國課遂登至順二年二月召參
議中書省事未幾以丁母憂去元統元年復以參議

召明年甲戌拜治書侍御史韓僉宣問學士院侍讀
學士仍治臺事會福達魯花赤宗卜藉丞相勢宿衛
東宮其行頗涉獵御史劾之完卜藏御史大夫家有
工捕而遣之九月拜中書參知政事知經筵事帝詔
羣臣議上皇太后尊號爲太皇太后有壬曰皇上於
皇太后母子也若加太皇太后則爲孫矣非禮也衆
弗之從有壬曰今制封贈祖父母降於父母一等蓋
推恩之法近重而遠輕今尊皇太后爲太皇太后是
推而遠之乃反輕矣豈所以尊之者耶弗之聽中書
平章政事徹理帖木兒以私憾奏罷進士科有壬廷

爭甚苦不能奪竟稱疾在告帝強起之拜侍御史會
汝寧棒胡反大臣有忌漢官者取賊所造旗幟及偽
宣勅班地上問曰此欲何爲耶意漢官諱言反將以
罪中之有壬曰此曹建年號稱李老君太子部署士
卒以敵官軍其反狀甚明尚何言其語遂塞廷議欲
行古劓法立行樞密院禁漢人南人勿學蒙古畏吾
兒字書有壬皆爭止之重紀至元初長蘆韓公溥因
家藏兵器遂起大獄株連臺省多以賊敗獨無有
壬名由是忌者益甚有壬度不可留遂歸彰德已而
南近村漢閭至元六年召入中書仍爲參知政事明

年改元至正有壬極論帝當親祀太廟初后廢位徽
政院當罷改元命相當合為一詔冗職當汰錢糧
當裁節如此之類不一而足人皆難之惟有左丞
二年囊加慶善八及孛羅帖木兒獻議開西山金口
導渾河踰京城達通州以通漕運丞相脫脫主之甚
力有壬曰渾河之水湍悍易決而足以為害淤淺易
塞而不可行舟況地勢高下甚有不同徒勞民費財
耳不聽後卒如有壬言先是有壬之父熙載仕長沙
日以義學訓諸生既歿而諸生思之為立東岡書院
朝廷賜額設官以為育才之地南臺監察御史木八

剌沙綠眭毗憝言書院不當立并講學諸生誣蔑有壬
并其二弟有儀有孚有壬遂稱病歸四年改江浙行
省左丞辭六年召為翰林學士既上又辭監察御史
累章辨其誣俄拜制所復所從木上復以翰林學士
承旨召仍知經筵事明年夏拜御史中丞賜白玉束
帶及御衣一襲未幾復以病歸監察御史谷蘭不花
銜有壬時短長之奏劾甚力帝弗聽十二年盜起河
南聲撼河朔聞有壬建備禦之策十五條以授郡將
民籍以安十三年起拜河南行省左丞朝廷遣將出
征環河南境連營以百數一切芻餉皆仰給之有壬

從容集事若平時然十五年遷集賢大學士尋改樞
密副使復拜中書左丞時以言為諱有壬力言朝廷
務行姑息之政賞重罰輕故將士貪掠子女玉帛而
無鬬志遂倡招降之策言多不載有曾名開自高郵
來言張士誠乞降眾共事且成皆大喜有壬獨疑其
妄呼曾詰之果語塞不能對轉集賢大學士兼太子
左諭德階至光祿大夫有壬前朝舊德太子頓敬禮
之一日入見方辟鷂館以為樂遽呼左右屏去十七
年以老病力乞致其事久之始得請給俸賜以終其
身二十四年九月二十一日卒年七十八有壬歷事

七朝垂五十年遇國家大事無不盡言皆一根至理
而曲盡人情當權臣恣睢之時稍忤意輒誅竄隨之
有壬絕不為巧避計事有不便明辨力諍不知有死
生利害君子多之有壬善筆札工辭章歐陽玄序其
文謂其雄渾閎偉湧如層瀾迫而求之則淵靚深實
蓋深許之也所著有至正集若干卷謚曰文忠子一
人曰楨

宋本

宋本字誠夫大都人自幼穎拔異常兒既成童聚經
史窮日夜讀之句探字索必通貫乃已嘗從父禎官

江陵江陵王奎文明性命義理之學本性質所得造
詣日深善爲古文辭必已出峻潔刻厲多微辭年四
十始還燕至治元年策天下士于廷本爲第一人賜
進士及第授翰林脩撰泰定元年春除監察御史首
言逆賊鐵失等雖伏誅其黨樞密副使阿散身親弒
逆以告變得不死竄嶺南乞早正天討國制範黃金
爲大廟神主仁宗室盜竊去本言在法民間失盜
捕之違期不獲猶治罪太常失典守及在京應捕官
皆當罷去又言中書宰執日趨禁中固寵苟安永向
不至中堂壅滯機務乞戒飭臣僚自非入宿衛日必

詣所署治事皆不報踰月調國子監丞夏風烈地震
有旨集百官雜議弭災之道時宿衛士自北方來者
復遣歸乃百十爲群剽劫殺人桓川道中既逮捕旭
滅傑奏釋之蒙古千户使京師宿邸中適民間朱甲
妻女市過邸門千户悅之并從者奪以入朱泣訴於
中書旭滅傑庇不問本適與議本復抗言鐵失餘黨
未誅仁廟神主盜未得桓州盜未治朱甲冤未伸
政失度民憤天怨災異之見職此之由辭氣激奮
皆聳聽冬移兵部員外郎二年轉中書左司都事
議招撫溪洞民故將李牢山之子嘗假兵部尚書

諸王帥兵征討林州民李在道納妾留不進兵敗
歸樞密副使王卜鄰吉台言李平得有功當遷官本
言李在軍娶妾逗撓軍期宜亟寘諸法況可官邪王
色沮乃不敢言旭滅傑死左丞相倒剌沙當國得君
與平章政事烏伯都剌皆西域人西域富賈以其國
異石名曰瑣者來獻其估鉅萬或未酬其直諸嘗有
過爲司憲褫官或有出兵門下者三年冬烏伯都剌
自禁中出至政事堂集僚執傳佐命左司員外郎胡
彝以詔稾示本乃以星變地震赦天下仍命中書酬
累朝所獻諸物之直擬用自英廟至今爲憲臺奪官

者本讀竟白曰今赦災異而畏獻物未酬直者憤怨
此有司細故形諸王言必貽笑天下司憲褫有罪者
官世祖成憲也今上御位累詔法世祖今擢用之是
廢成憲而反汗前詔也倘復有邪佞贓穢者將治之
邪置不問邪宰執聞本言相視嘆息罷去明日宣詔
竟本遂稱疾不出四年春還禮部郎中天曆元年冬
陞吏部侍郎二年改禮部侍郎是年文宗開奎章閣
置藝文監檢校書籍超大監至順元年遷奎章閣學
士院供奉學士二年冬出爲河東廉訪副使將行擢
禮部尚書三年冬寧宗崩順帝未至皇太后在興聖

宮正旦議循故事行朝賀禮本言宜止興聖宮發
大明殿朝賀眾是而從之元統元年兼經筵官冬拜
陝西行臺治書侍御史不拜復留為奎章閣學士院
承制學士仍兼經筵官二年夏轉集賢直學士兼國
子祭酒兼經筵如故是年冬十一月二十五日卒年
五十四階自承務郎十四轉至太中大夫本性高抗
不屈持論堅正制行純白不可干以私而篤於交
義堅若金鐵人有片善稱之不少置危以拯亡斯大
自任知貢舉取進士滿百人額為設卷首增第一甲
為三人父官南中貧貲宅以去居官清約自持饘粥

元史傳卷六十九　十五

至不給本未弱冠聚徒以養親殆二十年歷任通顯
猶僦屋以居及卒北歸賻贈不能給棺斂執紼者逾
二千人皆縉紳大夫門生故吏及國子諸生未嘗
一雜市井時人榮之本所著有至治集四十卷行于世
褧正獻弟褧字顯夫登泰定元年進士第授校書郎
累官至翰林直學士謚文清褧嘗為監察御史於朝
廷政事多所建明其文學與本齊名人稱之曰二宋
云

謝端

謝端字敬德蜀之遂寧人宋末蜀亡多避兵江陵因
家焉端幼穎異五六歲能吟詩十四能作賦弱冠與
尚書宋本同師明性理為古文大儒教授江陵城中
以文學并名時號謝宋史杠官荊湖南道加延禮焉
之姚樞樞以文章大名自負少所許可以所為文
示端端一讀即能指摘其用意所在樞歎獎不已語
人後二十年吾將首當易行哉用為著署校書不
試科舉法行鄉試江南行省中選舉以內艱不會試
延祐五年乃擢進士乙科授承事郎潭州路湘
陰州事歲滿入為國子博士遷太常博士盜入太廟
失第八室黃金主篋既失端禮官非其守不當坐亦

元史傳卷六十九　十六

不辭尋除翰林修撰陞待制以選為[illegible]遂為
翰林直學士階大中大夫端善為[illegible]作湘吟御史
東于不敢舞文法吏民無辭皆遂之部使者行部
旁郡滯訟皆委端讞端剖決如流積牘無留其文章
嚴謹有法寧約近疏無奢縱歷居翰林久至順元統
以來國家崇號慈極升祔先朝加封宣聖考妣制冊
多出其手與修文宗明宗寧宗三朝實錄及累朝功
臣列傳時稱其有史才初文宗建奎章閣蒐羅中外
才俊置其中嘗語阿榮曰當今文學之士朕惟未識
謝端亡何文宗崩而不及用端端又與趙郡蘇天爵

同著正統論辨金宋正統甚悉世多傳之至元六年卒年六十二元世蜀士以文名者曰虞集而謝端其次云

列傳卷第六十九

列傳卷第七十　　元史一百八十三

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臣宋濂翰林待制承直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臣王禕等奉敕修

王守誠

王守誠字君實太原陽曲人氣宇和粹性好學從鄧文原虞集游文辭日進泰定元年試禮部第一廷對賜同進士出身授秘書郎遷太常博士續編太常集禮若干卷以進轉藝林庫使與著經世大典拜陝西行臺監察御史除奎章閣鑒書博士拜監察御史僉山東廉訪司事改戶部員外郎中書右司郎中拜禮部尚書與修遼金宋三史書成擢參議中書省事調燕南廉訪使至正五年帝遣使宣撫四方除守誠河南行省參知政事與大都留守荅爾麻失里使四川首薦雲南都元帥述律鐸爾直有文武材劾四川廉訪使某與行省平章某不相能誣宣使蘇伯延行賄於平章某瘦死獄中至是伯延親屬有愬會茶鹽轉運司官亦訟廉訪使累受金廉訪使倉皇去官至揚州死副使而下皆以事罷憲史四人奏差一人籍其家而貲之餘皆斥云重慶銅梁縣尹張文德出遇少年執兵刃疑為盜擒執之眾拒敵文德斬其首得懷

中帛旗書曰南郭趙王城黨閭之遂焚掠雙山文德捕殺
百餘人重慶府官以私怨使縣吏誣之乃議文德罪比
不即捕強盜例加四等遇赦免猶擬杖一百守城至爲
直其事他如以贓罪誣人動至數千緡與夫小民田婚
之訟殆百十計守誠皆辨析詳讞辭窮吐實爲之平反
州縣官多取職田者累十有四人悉釐正之因疏言仕
於蜀者地僻路遠俸給之薄何以自養請以戶絕及屯
田之荒者召人耕種收其入以增祿秩宜賓縣尹楊濟
亨欲於蟠龍山建憲宗神御殿儒學提舉謝晉賢請復
文翁石室爲書院皆采以上聞成之風采聳動天下論

功治蹟遷進資政大夫河南行省左丞未上母劉氏
歿于京師聞喪亟歸遂遘疾以至正九年正月卒年五
十有四帝賜鈔萬緡諡文昭有文集若干卷

王思誠

王思誠字致道兗州嵫陽人天資過人七歲從師授
孝經論語即能成誦家本業農其祖佑詔家人曰兒
大不教力田反教爲迂儒邪思誠益自力弗懈後從
汶陽曹元用游學大進中至治元年進士第授管州
判官召爲國子助教改翰林國史院編修官尋陞應
奉翰林文字再轉爲待制至正元年遷奉議大夫國

子司業二年拜監察御史上疏言京畿去年秋不雨
冬無雪方春首月蝗生黃河水溢蓋不雨者陽之亢
水湧者陰之盛也嘗聞一婦銜冤三年大旱往歲伯
顏專擅威福僇殺不辜郯王之獄燕鐵木兒宗黨死
者不可勝數非直一婦之冤而已豈不感傷和氣邪
宜雪其罪敕有司行禱百神陳牲幣祭河伯發卒塞
其缺被災之家死者給葬具庶幾可以召陰陽之和
消水旱之變此應天以實不以文也行部至廣州首
言采金鐵冶提舉司設司獄掌囚之應徒配者鈦趾
以舂金鑛舊嘗給衣與食天曆以來水壞金冶因罷

其給啗草飲水死者三十餘人類死者又數人夫罪
不至死乃拘囚至於饑死不若加杖而使速死之愈
也況州縣俱無囚糧輕重囚不決者多死獄中獄吏
妄報其病月日用藥次第請定瘦死多寡罪著爲令
又言至元十六年開壩河設壩夫戶八千三百七十
有七車戶五千七十出車三百九十兩船戶九百五
十出船一百九十艘壩夫累歲逃亡十損四五而運
糧之數十增八九船止六十八艘戶止七百六十有
一車之存者二百六十七兩戶之存者二千七百五
十有五晝夜奔馳猶不能給壩夫戶之存者一千八

百三十有二一夫日運四百餘石肩背成瘡窮苦如兒甚可哀也河南湖廣等處打捕鷹房府打捕戶尚玉等一萬三千二百二十五戶阿難答百姓劉德元等二千三百戶可以簽補使勞佚相資又言燕南山東密邇京師比歲饑饉郡盜縱橫巡尉弓兵與提調捕盜官會隣境以討之賊南則會于北賊西則會于東及與賊會望風先遁請立法嚴禁之又言初開海道置海仙鶴哨船四十餘艘往來警邏今弊船十數止於劉家港口以捕盜爲名實不出海以致寇賊猖獗宜即萊州洋等處分兵守之不令泊船島嶼禁鎮民與梢水爲婚有能捕賊者以船畀之獲賊首者賞以官仍移江浙河南行省列戍江海諸口以詰海商還者審非寇賊始令泊船下年粮船開洋之前遣將士乘海仙鶴於二月終旬入海庶幾海道寧息朝廷多是其議松州官吏誣構良民以取賂愬于臺者四十人選思誠鞫問思誠密以他事入松州境執監州以下二十三人皆罪之還至三河縣一囚愬不已俾其黨異處使之言囚曰賊向盜某芝麻某追及刺之幾死賊以是圖復讎今弓手欲捕獲功之數適中賊計其賊實其妻裙也以裙示失主主曰非吾物其黨

詢屈遂釋之豐潤縣一囚年最少枕繫瀕死疑而問之曰昏暮三人投宿將詰集場約同行夜半趣行至一冢間見數人如有宿約者疑之衆以爲盜告不從脅以白刃驅之前至一民家衆皆入獨留戶外遂潛奔赴縣未及報而被收思誠遂正有司罪而獲免出僉河南山西道肅政廉訪司事行部武鄉縣監縣來迓思誠私語吏屬曰此必贓吏未幾果有愬于道者思誠即問曰得無許監縣敓汝馬乎其人曰然監縣抵罪吏屬問思誠先知之故曰衣弊衣乘駿馬非詐而何陝西行臺言欲疏鑿黃河三門立水陸站以達於關陝移牒思誠會陝西河南省憲臣及郡縣長吏視之皆畏險阻欲以虛辭復命思誠怒曰吾屬自欺何以責人何以待朝廷諸君少留吾當躬詣其地衆惶恐從之河中灘磧百有餘里巉石錯出路窮舍騎徒行攀緣葛以進衆憊喘汗弗敢言凡三十里度其不可乃作詩歷叙其險執政采之遂寢其議召修遼金宋三史調秘書監丞會國子監諸生相率爲鬨復命爲司業思誠召諸生立堂下黜其首爲鬨者二人罰而降齋者七十人勤者升惰者黜於是更相勉勵超陞兵部侍郎監燒昏鈔忽心悸弗寧已而

病事畢馳還京師侍疾及丁內憂扶櫬南歸甫釋服
廷行內外通調決選郡縣守令起思誠太中大夫河
間路總管滏河水頻溢決鉄燈干鉄燈干真定境也
乃其邑吏責而懲之遂集民丁作堤晝夜督亡兼月
而塞復築夾堤于外亘十餘里命瀕河民及弓手刈
置芻舍於上擊木以防盜決是年民獲耕藝歲用大
稔乃募民運磚甃治郭外行道高五尺廣倍之往來
者無泥塗之病南皮民父祖嘗瀕御河種柳輸課於
官名曰御課後河決柳俱沒官猶徵之九十餘年其
子孫益貧不能償思誠陳請于朝除之郡庭生嘉禾

三本一本九莖一本十六莖一本十三莖五六穗
條屬欲上進思誠曰吾嘗惡人行異政沽美名乃止
所轄景州廣川鎮漢董仲舒之里也河間尊福鄉博
士毛萇舊居也皆請建書院設山長員召拜禮部尚
書十二年帝以四方民頗失業命名臣巡行勸課思
誠至河間及山東諸路召集父老宣帝德意莫不感
泣或進二麥穗豆帝嘉之賜上尊二召還遷國子祭
酒俄復為禮部尚書知貢舉升集賢侍講學士兼國
子祭酒應詔言事一曰置行省丞相以專方面二曰
寬內郡徵輸以固根本三曰汰冗兵以省糧運四曰

改祿秩以養官廉五曰罷行兵馬司以便詰捕六曰
復倚郭縣以正紀綱七曰設常選以起淹滯尋出為
陝西行臺治書侍御史辭以老病不允力疾戒行十
七年春紅巾陷商州奪七盤進據藍田縣距奉元一
舍思誠會豫王阿剌忒納失里及省院官於安西王
月魯帖木兒邸衆洶懼無言思誠曰陝西重地天下
之重輕繫焉察罕帖木兒河南名將賊素畏之宜遣
使求援此上策也或將嫉客兵輒已論久不決思誠
曰吾兵弱旦夕失守欲將安歸乃移書察罕帖木兒
曰河南為京師之庭戶陝西實內郡之藩籬兩省相

望互為脣齒陝西危則河南豈能獨安乎察罕帖木
兒新復陝州得書大喜曰先生真有為國為民之心
吾寧負越境擅發之罪遂提輕兵五千倍道來援思
誠犒軍于鳳凰山還定守禦九事夜宿臺中未嘗解
衣同官治送妻子過渭北思誠止之分守北門其屬
聞事急欲圖苟免思誠從容諭之曰吾受國重寄安
定一方期戮力報効死之可也自古皆有死在遲與
速耳衆乃安既而援兵破賊河南總兵官果以察罕
帖木兒擅調遣人問之思誠亟請於朝俾察罕帖
木兒專守關陝仍令便宜行事詔從之俾樞密院掾

史田甲受賂事覺田豫邸監察御史捕之急并繫其母思誠過市中見之曰古者罪人不孥況其母乎吾不忍以子而繫其母令釋之不從思誠因自劾不出諸御史謁而謝之初監察御史有封事自中丞以下惟署紙尾莫敢問其由事行始知之思誠曰若是則上下之分安在凡上章必拆視不可行者以臺印封置架閣庫俄起五省餘丁軍思誠爭曰關中方用兵困於供給民多愁怨復有是役萬一爲變所繫豈輕耶事遂寢十七年召拜通議大夫國子祭酒時卧疾聞命即起至朝邑疾復作十月卒于旅舍年六十

有七謚獻肅

李好文

李好文字惟中大名之東明人登至治元年進士第授大名路濬州判官入爲翰林國史院編修官國子助教泰定四年除太常博士會盜竊太廟神主好文言在禮神主當以木爲之金玉祭器宜貯之别室又言祖宗建國以來七八十年每遇大禮皆臨時取具博士不過循故事應答而已往年有詔爲集禮而乃令各省及各郡縣置局纂修宜其久不成也禮樂自朝廷出郡縣何有哉白長院者選僚屬數人仍請以

翰閣文牘以資採録三年書成凡五十卷名曰太常集禮遂國子博士丁內艱服闋起爲國子監丞拜監察御史時復以至元紀元好文言年號襲舊於古未聞襲其名而不蹈其實者未見其益因言時弊不如至元者十餘事錄囚河東有李拜拜者殺人而行兇之仗不明凡十四年不決好文曰豈有不決之獄如是其久乎立出之王傅撒都剌以足蹋人而死衆皆曰殺人非刃當杖之好文曰怙勢殺人甚於用刃況因有所求而殺之其情爲尤重乃置之死河東爲之震肅出僉河南浙東兩道廉訪司事六年帝親享太室

召僉太常禮儀院事至正元年除國子祭酒改陝西行臺治書侍御史遷河東道廉訪使二年帝郊祀召爲同知太常禮儀院事帝之親祀也至寧宗室遣阿魯問曰兄拜弟可乎好文與博士劉聞對曰爲人後者爲之子也帝遂拜由是知好文必命好文攝禮儀使四年除江南行臺治書侍御史未行改禮部尚書與修遼金宋史除治書侍御史仍與史事俄除參議中書省事視事十日以史故仍爲治書已而復除陝西行臺治書侍御史時臺臣皆缺好文獨署臺事西蜀奉使以私憾摭僉四川廉訪司事文傳僉事兀馬兒王武事文傳死兀

馬兆誣服式不屈以輕侮抵罪好文曰奉使代天子
行事當問民疾苦黜陟邪正今行省以下至於郡縣
未聞舉劾一人獨風憲之司無一免者此豈正大之
體乎遂劾御史力辯武等之枉并言奉使不法者十餘
事六年除翰林侍講學士兼國子祭酒又遷改集賢
侍講學士仍兼祭酒九年出參湖廣行省政事改湖
北道廉訪使尋召為太常禮儀院使於是帝以皇太
子年漸長開端本堂命皇太子入學以右丞相脫脫
大司徒雅不花知端本堂事而命好文以翰林學士
兼諭德好文力辭上書宰相曰三代聖王莫不以教

世子為先務蓋帝王之治本於道聖賢之道存於經
而傳經期於明道出治在於為學關係至重要在得
人自非德堪範模則不足以輔成德性自非學臻閫
奧則不足以啟迪聰明宜求道德之鴻儒仰成國家
之盛事而好文天資本下人望素輕草野之習而久
與性成章句之學而寖以事廢驟膺重託負荷誠難
必別加選掄庶幾國家有得人之助而好文免妨賢
之譏丞相以其書聞帝嘉歎之而不允其辭好文言
欲求二帝三王之道必由於孔氏其書則孝經大學
論語孟子中庸乃摘其要略釋以經義又取史傳及

先儒論說有關治體而協經旨者加以所見倣真德
秀大學衍義之例為書十一卷名曰端本堂經訓要
義奉表以進詔付端本堂令太子習焉好文又集歷
代帝王故事總百有六篇一曰聖慧如漢孝昭後漢
明帝幼敏之類二曰孝友如舜文王及唐玄宗友愛
之類三曰恭儉如漢文帝却千里馬罷露臺之類四
曰聖學如殷宗緝學及陳隋諸君不善學之類以為
太子問安餘暇之助又取古史自三皇迄金宋歷代
授受國祚久速治亂興廢為書曰大寶錄又取前代
帝王是非善惡之所當法當戒者為書名曰大寶龜

鑑皆錄以進焉久之陞翰林學士承旨階榮祿大夫
十六年復上書皇太子其言曰臣之所言即前日所
進經典之大意也殿下宜以所進諸書參以貞觀政
要大學衍義等篇果能一一推而行之則萬幾之政
太平之治不難致矣皇太子深敬禮而嘉納之後屢
引年乞致仕辭至再三遂拜光祿大夫河南行省平
章政事仍以翰林學士承旨一品祿終其身

孛朮魯翀　子遠附

孛朮魯翀字子翬其先隆安人金泰和間定女直姓
氏屬望廣平祖德從憲宗南征因家鄧之順陽以功

封南陽郡侯父居謙用翀貴封南陽郡公初居謙辟
掾江西以家行隨生翀贛江舟中名翀者三人以爲
與翀稍長即勤學父歿家事漸落翀不恤而爲學益
力乃自順陽徙往江西從新喻蕭克翁學克翁宋參
政燧之四世孫也隱居不仕學行爲州里所敬嘗夜
夢大鳥止其所居蒹葭軒外舉家驚異出視之冲天
而去明日翀至翀始名思溫字伯和克翁爲易今名
字以夢故後復從京兆蕭𣂏游其學益宏以肄翰林
學士承旨姚燧以書抵𣂏曰燧見人多矣學問文章
無足與子翬比倫者於是𣂏以女妻之大德十一年

用薦者授襄陽縣儒學教諭陞汴梁路儒學正會修
世皇實錄燧首以翀薦至大四年授翰林國史院編
修官延祐二年擢河東道廉訪司經歷遷河南行臺
監察御史賑濟汴藩多所建白五仁所臨宗御史時
英皇未出閣翀言宜擇正人以輔導帝嘉納之尋劾
奏中書參議元明善帝初怒不納明日乃命改明善
他官而傳旨慰諭翀巡按遼陽有旨給以弓矢環刀
後因爲定制還往淮東聚惡司官發跡淮東憲臣惟
尚刑多置獄具翀曰國家所以立風紀蓋將肅清天
下初不尚刑也取其獄具焚之時有旨凡以吏進者

例降二等從七品以上不得用翀言科舉未立人才
多以吏進若一槩屈抑恐未足盡天下持平之議請
吏進者宜止於五品許之因著爲令除右司都事時
相鐵木迭兒專事刑戮以復私憾翀因避去頃之擢
翰林修撰又改左司都事於是拜住爲左相使人召
翀曰今規模已定不同往日宜早至也翀強爲起官
國子監隷中書俾翀兼領之先是陝西有變府縣之
官多罣誤者翀白丞相曰此輩皆脅從非同情者乃
悉加銓敘帝方獵柳林駐故東平王安童碑所因獻
駐蹕頌皆稱旨命坐賜飲尚尊從幸上京次龍虎臺

拜住命翀傳旨中書翀領之行數步還曰命翀傳否
拜住歎曰真謹飭人也間謂翀曰爾可作宰相否翀
對曰宰相固不敢當然所學宰相事也夫爲宰相者
必福德才量四者皆備乃足當耳拜住大悅以酒觴
翀曰非公不聞此言迎駕至行在所翀入見帝賜之
坐陞右司員外郎奉旨預修大元通制書成翀爲之
序泰定元年遷國子司業明年出爲河南行省左右
司郎中丞相曰吾得賢佐矣翀曰世祖立國成憲具
在慎守足矣譬若乘舟非一人之力所能運也翀乃
日刪繁除弊省務爲之一新三年擢燕南河北道廉訪

俊晉州達魯花赤有罪就逮而奉使宣撫以印帖徵
之欲緩其事集發其姦奉使因逃去入僉太常禮儀
院事盜竊太廟神主集言各室宜增設都監員內外
嚴置扃鑰晝巡夜警著爲定制從之又纂修太常集
禮書成而奏上有旨命集兼經筵官文宗之入也大
臣問以典故集所建白近漢文故事殷皆是之文宗
嘗字呼子翬而不名命集與平章政事溫迪罕等十
人商論大事日夕備顧問宿直東廡下文宗在大位
以俟明宗集極言大兄遠在朔漠北兵有阻神器不
可久虛宜攝位以俟其至文宗納其言及文宗親祀

天地社稷宗廟集爲禮儀使詳記行禮節文於笏遇
至尊不敢直書必識以兩圈帝偶取笏視曰此爲皇
帝字乎因大笑以笏還集拔事上天曆大慶詩三章
帝命藏之奎章閣擢陝西漢中道廉訪使會立太禧
院除僉太禧宗禋院兼祗承神御殿事詔遣使趣之
還迎駕至龍虎臺帝問子登來何緩太禧院使阿榮
對曰集體豐肥不任乘馬從水道來是以緩耳太禧
臣曰聚禁中以便顧問帝嘗問阿榮曰魯子翬飲食
何如對曰與衆人同又問談論如何曰集所談義理
之言也從幸上都嘗奉敕撰碑文稱旨帝曰俟朕還

大都當選洪潤筆貲也遷集賢直學士兼國子祭酒
諸生素已聞集至是私相歡賀集以古者教育有業
退必有居在制弟子員初入學以年貲所貳之品與
羊羊集曰與其養口腹孰若爲吾黨燥濕寒暑之虞
乃命撙集之得錢二萬緡有奇作屋四區以居學者
諸生積分有六年未及釋褐者集至皆使就試而官
之帝師至京師有旨朝臣一品以下皆乘白馬郊迎
大臣俯伏進觴帝師不爲動惟集舉觴立進曰帝師
釋迦之徒天下僧人師也余孔子之徒天下儒人師
也請各不爲禮帝師笑而起舉觴卒飲衆爲之悚然

文宗崩皇太后聽政命別不花塔失海牙阿兒思蘭
馬祖常史顯夫及集六人商論國政集以大位不可
久虛請嗣君即位早正宸極以幸天下帝既即位大
臣以爲赦不可頻行集曰今上以聖子神孫入繼大
統當新天下耳目今不赦豈可及此於新造之君乎
皇大后以爲宜從集言議乃定遷禮部尚書階中憲
大夫有大官某無子而妾有子者其妻以田盡入于
僧寺其子訟之集召其妻詰之曰汝爲人妻不以資
產遺其子他日何面目見汝夫於地下卒反其田元
統二年除江浙行省參知政事逾年以遷墓故歸鄉

明年爲翰林侍講學士以疾辭不上至元四年
卒年六十贈通奉大夫陝西行省參知政事護軍追
封南陽郡公諡文靖卿洪毅明悟不妄言笑其爲學一
本於性命道德而記問宏博異言僻語無不淹貫文章
簡奥典雅深合古法用是天下學者仰爲夫儀其居閒
學者父論書謂自許之後卜以師道自任者惟耶
律有尚及卿而已有文集六十卷子遠字明道以卿
蔭調秘書郎轉襄陽縣尹須次居南陽賊起遠以忠
義自奮傾貲募丁壯得千餘人與賊拒戰俄而賊大
至遂遇害死遠妻丁氏爲賊所執賊欲妻之乃詆賊曰

我實朱致家婦縣令妻夫死不貳肯從汝狗彘以
生乎賊醜其言將辱之丁氏號哭大罵不從乃見殺舉
家皆被害

李泂

李泂字溉之滕州人生有異質始從學即穎悟強記
作爲文辭如宿習者姚燧以文章負大名一見其文
深歎異之力薦于朝授翰林國史院編修官未幾以
親老就養江南久之辟中書掾非其志也辭去復除集
賢院都事轉太常博士拜住爲丞相聞泂名擢監修
國史長史歷秘書監著作郎太常禮儀院經歷奏定

初除翰林待制以母老不克赴服闋天曆初復以
待制召於是文宗方開奎章閣延天下知名士充學
士泂數進見奏對稱旨超遷翰林直學士俄特授
奎章閣承制學士泂既爲帝所知遇乃著書曰輔治
篇以進文宗嘉納之朝廷有大議必使與焉會詔修
經世大典泂方臥疾即強起曰此大制作也吾其可
以不預力疾同修書成既進奏旋謁告以歸復除翰
林直學士遣使召之竟以疾不能起泂骨骼清峻神
情開朗秀眉疏髯目瑩如電顏面如冰玉而唇如渥
丹然望之者疑爲神仙中人也其爲文章

奮筆揮灑迅飛疾動汨汨滔滔思態疊出縱橫奇變
若紛錯而有條理意之所至臻極神妙泂每以李太
白自擬當世亦以是許之嘗游匡廬王屋少室諸山
留連久乃去人莫測其意也僑居濟南有湖山花竹之
勝作亭曰天水面文宗嘗勅虞集製文以記之泂
尤善書自篆隸草真皆精詣爲世所珍愛卒年五十
九有文集四十卷

蘇天爵

蘇天爵字伯脩真定人也父志道歷官嶺北行中書
省左右司郎中和林大饑救荒有惠政時稱能吏天

爵由國子學生公試名在第一等釋褐授從仕郎大都
路薊州判官丁內外艱服除調功德使司照磨泰定
元年改翰林國史院典籍官陞應奉翰林文字至順
元年預修武宗實錄二年陞修撰擢江南行臺監察
御史明年慮囚于湖北湖北地僻遠民獠所雜居天
爵冒瘴毒徧歷其地囚有言冤狀者天爵曰憲司歲
兩至不言何也皆曰前此慮囚者應故事耳今聞御
史至當受刑故不得不言天爵為之太息每事必究
心雖盛暑猶夜篝燈治文書無倦江陵民文甲無子
育其甥雷乙後乃生兩子而出乙乙俟兩子行賣茶

即舟中取斧並斫殺之沉斧水中而血漬其衣跡故
在事覺乙具服部使者乃以三年之疑獄釋之天爵
曰此事二年半耳不殺人何以衣污血又何以知
斧在水中又其居去殺人處甚近何謂疑獄遂復
致乙死常德民盧甲莫乙汪丙同出傭甲誤墮水死
甲弟之為僧者欲私甲妻不得訴甲妻與乙通而殺
其夫乙不能明誣服擊之死所折其首棄草間屍與仗
棄譚氏家溝中臭往索果得髑髏然殆與仗皆無有
而譚誣證曾見一屍水漂去天爵曰屍與仗縱存乎
已八年未有不腐者召譚詰之知甲死時乙已葬

其言曾見一屍水漂去妄也天爵語吏曰此乃疑獄
況不止三年俱釋之其明於詳讞大抵此類入為監
察御史道改奎章閣授經郎元統元年復拜監察御
史在官四閱月章疏凡四十五上自人君至于朝廷
政令稽古禮文閭閻幽隱其關乎大體繫乎得失者
知無不言所劾者五人所薦舉者百有九人明年預
修文宗實錄遷翰林待制尋除中書右司都事兼經
筵參贊官後至元二年由刑部郎中改御史臺都事
三年遷禮部侍郎五年出為淮東道肅政廉訪使憲
綱大振一道肅然入為樞密院判官明年改吏部尚

書拜陝西行臺侍御史復為吏部尚書陞參議
中書省事是時朝廷更立宰相庶務多所弛張而天
子圖治之意甚切天爵知無不言言無顧忌夙夜謀
畫須髮盡白至正二年拜湖廣行省參知政事遷陝
西行臺侍御史四年召為集賢侍講學士兼國子祭
酒天爵自以起自諸生進為師長端己悉心以範學
者明年出為山東道肅政廉訪使尋召還集賢充京
畿奉使宣撫究民所疾苦察吏之奸貪其興除者七
百八十有三事其糾劾者九百四十有九人都人有
包韓之譽然以忤時相意竟坐不稱職罷歸七年起

帝察其誣，乃復起爲湖北道宣慰使、浙東道廉訪使，俱未行，拜江浙行省叅知政事。江浙財賦，居天下十七，事務最煩劇，天爵條分目別，細鉅不遺。九年，召爲大都路都總管，以疾歸。俄復起爲兩浙都轉運使，時鹽法弊甚，天爵拯治有方，所辦課爲鈔八十萬錠，及期而足。十二年，妖寇自淮右蔓延及江東，詔仍江浙行省叅知政事，總兵于饒、信，所克復者一路六縣。其方略之密，節制之嚴，雖老帥宿將不能過之。然以憂深病積，遂卒于軍中，年五十九。天爵爲學，博而知要，長於紀載，嘗著國朝名臣事略十五卷、文類七十卷。其爲文長於序事，平易溫厚，成一家言，而詩尤得古法，有詩稾七卷、文稾三十卷。於是中原前輩，凋謝殆盡，天爵獨身任一代文獻之寄，討論講辯，雖老不倦。晚歲復以釋經爲已任。學者因其所居，稱之爲滋溪先生。其他所著文，有松廳章疏五卷、春風亭筆記二卷、遼金紀年、黃河原委，未及脫稾云。

傳卷第七十

[illegible]

王都中

王都中，字元俞，福之福寧州人。父積翁，仕宋爲寶章閣學士、福建制置使。至元十三年，宋主納土，乃以全閩八郡圖籍來上，入覲世祖於上京，降金虎符，授中奉大夫、刑部尚書、福建道宣慰使兼提刑按察使。尋除叅知政事，行省江西。俄以爲國信使，宣諭日本，至其境，遇害于海上。都中生三歲，即以恩授從仕郎、南劍路順昌縣尹。七歲，從其母葉詣闕下，世祖閔焉，給驛券俾南還，賜平江田八千畝、宅一區。已而世祖追念其父功不置，特授都中少中大夫、平江路總管府治中。時年甫十七，僚吏見其年少，頗易視之。都中遇事剖析，動中肯綮，皆瞠眙不敢欺。崑山有號易官田者，事覺而八年不決，都中爲披故牘，洞見底裏，其人乃伏辜。吳江有豪拒有司築堤護田之令，而歸過於衆人者，都中詢知其故，皆置不問，其人乃無所逃罪。學舍久壞不治，而郡守缺，都中曰：聖人之道，人所共由，何獨守得爲乎。乃首募大家合錢新其禮殿、秩廡，余

浙東道宣慰副使金華有毆殺人者吏受賕以爲病
死都中摘舊吏覆按得其情獄具縣長吏而下皆以
贓敗餘姚有豪民張甲居海濱爲不法擅制一方吏
無敢涉其境都中捕繫之痛繩以法遷荊湖北道宣
慰副使道歲侵都中躬履山谷以拯其饑民賴以全
活者數十萬武宗詔更鈔法行銅錢以都中爲通才
除江淮泉貨監凡天下爲監者六惟江淮所鑄錢號
最精改郴州路總管郴居楚上流谿洞猺獠往來民
間憚其强獷莫敢與相貿易都中懷之以恩懾之以
威乃皆悅服郴民染於蠻俗喜鬬爭都中乃大治學

舍作籩豆簠簋笙磬琴瑟之器使其民識先王禮樂
之器延宿儒教學其中以義理開曉之俗爲之變衡
州茶陵富民覃乙死無子惟一小妻及其贅壻妾誣
其壻拜屍成婚箴匿玉杯夜明珠珠連八百餘人奉
使宣撫移其獄誘之都中窮治悉得其情而正其罪
州長吏而下計其贓至十一萬五千餘緡人以爲神
明遷饒州路總管年饑米價翔踊都中以官倉之米
定其價爲三等言於行省以爲須糶以下等價民乃
可得食未報乃減下等價減十之二使民就糴時宰
以其擅遣都中曰饒去杭幾二千里比議定往還非

旬月不可人七日不食則死吾能忍死以待乎其民
[illegible]與言曰公爲我輩減米價公果得罪我輩當鬻
子以代公償時宰聞之乃罷郡歲貢金而金戶貧
[illegible]不常都中考得其實乃更定之包銀之法戶不過
四兩州縣徵之加十倍都中責之一以詔書從事
名香以兩歧之麥六穗之禾爲獻都中曰此聖主
[illegible]瑞非陛下所致[illegible]以聞于朝以內憂去郡民
生爲立祠服闋除兩浙都轉運鹽使未上擢海北海
南道肅政廉訪使中書省臣奏國計莫重於鹽笑乃
如前除鹽亭竈戶三千一比附推排世祖舊制也[illegible]

[illegible]者[illegible]久不果行都中乃爲臣子者使皆避謫
行以其事乃請于行省行之一十四場驗其物力高
下以損益之役既平[illegible]私使之權猶廷[illegible]
海道肅政廉訪使俄遷福建道宣慰使都元帥又改
[illegible]東道[illegible]都元帥[illegible]省被徵整點七路軍
所境內晏然徙廣東道宣慰使都元帥[illegible]易鎮皆佩
元降金虎符元統初朝廷以兩浙鹽法久壞詔命都
中以正奉大夫行戶部尚書兩浙都轉運鹽使仍賜
[illegible]法沔都中既至參酌[illegible]所行於兩浙者次第施
行之鹽法遂修[illegible]政事中[illegible]以

行斷於是天子閔其老詔以爲江浙行省參知政事至正元年卒贈昭文館大學士諡清獻都中歷仕四十餘年所至政聲輒振著而治郡之績尤爲稱最無以尚之當世南人以政事之名聞天下而位至省憲者惟都中而已又其清約之操得於家傳所賜田宅之外不增一疃不易一椽廪祿悉以給族姻之貧者人尤以是多之幼留京師及拜承德郎知所趨晩中年尤致力於根本之學自號句木齋有詩集二卷

王克敬

王克敬字叔能大寧人幼奇穎常謁江浙丞相完澤見之謂左右曰是兒資貌秀偉異日必令器也大寧朔土習尚少文而克敬獨孜孜爲儒者事既仕累遷江浙行省照磨尋陞檢校徽州民汪俊上變誣富人反省臣遣克敬往驗之克敬察其言不實中道數其罪陳禍福俊悔將對簿竟仰藥以死調奉議大夫知順州以內外艱不上除江浙行省左右司都事延祐四年往四明監倭人互市先是往監者懼外夷情叵測必嚴兵自衛如待大敵克敬至悉去之撫以恩意皆帖然無敢譁有吳人從軍征日本陷於倭者從至中國訴於克敬願還本鄉或恐爲禍階克敬曰豈有軍士懷恩德來歸而不之納邪脫有釁吾當坐事聞朝廷嘉之番陽大饑總管王都中出廪粟賑之行省欲罪其擅發克敬曰番陽距此千里比待命民且死彼爲仁而吾屬顧爲不仁乎都中因得免拜監察御史用故事監吏部選有僉歷當陞者吏故抑之問故吏曰有過克敬曰法笞四十七以下不陞今不至是吏曰責罪重曰失出在刑部銓曹安知其罪重卒陞之治書侍御史張伯高曰往者監選以減駁爲能今王御史乃論增品級可爲世道賀矣尋遷左

司都事時英宗臨精圖治丞相拜住請更前政不便者會議中書堂克敬首言江南包銀民貧有不能輸者有司以責之役户甚無謂也當罷之兩浙煎鹽户牢盆之役其重者尤害民當免其它役議定以聞悉從之泰定初出爲紹興路總管郡中計口受鹽民困於誅求乃上言乞減鹽五千引運司弗從因歎曰使我爲運使當令越民少蘇矣行省檄克敬抽分舶貨物蕃者例籍其貨商人以風水爲解有司不聽克敬曰其貨出其國地有遠近貨有輕重貿重險出萬死舍近而趨遠棄重而取輕豈人情邪具以上聞衆不

能奪商人傭之權江西道廉訪副使除兩浙鹽運
司使首減紹興民食鹽五千引州逮犯私鹽者以
一婦人至怒曰豈有逮婦人千百里外與吏卒雜處
者污教甚矣自今毋得逮婦人遂著爲令明年擢
湖南道廉訪使調海道都漕運萬戶是歲當天曆之
變海漕舟有後至直沽者不果復漕江南還行省
欲坐罪督運者勒其還趨直沽克敬以謂脫其常年
而往返者是仁可罪今蹈萬死完所漕而還豈得已
哉乃請令其以石數附次年所漕舟達京師省臣從
之召爲參議中書省事有以飛語中大臣者下其章

克敬持古八議之法謂勳貴可以不議其罪狀不明
而輕罪大臣何以白天下宰相傳旨大長公主爲皇
外姑賜錢若干平雲南軍還賜錢若干英后入覲賜
錢若干克敬乞覆奏宰相怒曰參議乃敢格詔命邪
克敬曰用財宜有道大長公主供饋素優今賜錢出
無名不當也自諸軍征討以來賞格未下平雲南省
獨先受賞是不均也英后遠遷從御衆多非大勳舊
恩意不能洽今賜物鮮少是不周也宰相以聞帝可
其議拜中奉大夫參知政事行省遼陽俄除江南行
臺治書侍御史又遷淮東道廉訪使以正綱紀爲己任

不緘貪墨不阿宗戚聲望益著入爲吏部尚書乘傳
至淮安墜馬居吳中養疾元統初起爲江浙行省參
知政事紹興能爲言個江淮田從之松江大姓歲
漕米萬石獻京師以其人既死子孫貧且行省令有司
仍歲徵弗足則逮之松江田賦中入又包納克敬曰
匹夫妄獻米徼名爵以榮一身今身死家破又已奪
其爵不可使一郡之人均受其害國用寧乏此耶具
論免之江浙大旱諸民田減租唯僧田不減遂
移牘中書以謂不可忽天變而毒疲民須停征賊竊
發行省遣官召戍兵之在行省者往討之會樞密院調軍馬官

缺故事漢人不得與聞軍政衆莫知所爲克敬抗言行
省任方面之寄今事急一有急於此者亦將拘法坐
視邪乃調兵往討事行給糧有蓑棗聞于朝即令
江西湖廣二省亦如之視事五月請老年甫五
十九謂人曰穴鼠必危弱實之木必傷其根
無功德而黍竊名位以異此故常懷止足之分也又
曰世俗喜言勿認真此非名言臨事不認真豈盡忠
之道乎故其歷官所至俱有政績可紀時稱名卿克
敬平居讀書其有所得者輒抄寫之又有所著詩文
卒于家元統二年卒年六十一贈中奉大夫陝西

贈[illegible]行省參知政事[illegible]梁郡公[illegible]謚文[illegible]子時以文
[illegible]歷仕中書參知政事至左丞以翰林學士承旨
致仕

任速哥

任速哥渤海人自幼事父母以孝稱性倜儻尤喜有疏財而尚氣不尚勢利義之所在必[illegible]之有古俠士風而家居恂恂儒者不能過初宿衛官爲右衛千戶公卿以其賢薦于朝英宗召見與語悅之由是出入禁門侍以心膂擢[illegible]之末鐵失與倒剌沙[illegible]宗遷殺遂引去自是不復[illegible]仕居常扼腕

戒酐歸[illegible]矣已而[illegible]人曰以[illegible]其[illegible]本定中倒剌沙用事[illegible]政[illegible]速建與口外[illegible]之[illegible]孤臣朝夕[illegible]心[illegible]倫藏者以未有義策也[illegible]之武宗有子二人[illegible]周王正統所[illegible]遂[illegible]以達意次子[illegible]人望所歸而近在金陵易於[illegible]命[illegible]心推[illegible]大計則先帝之[illegible]然之[illegible]兄方舍[illegible]說[illegible]人於結納之久乃告以所謀燕帖木兒初聞之[illegible]日徐說之曰天下之事常[illegible]而道兩從以[illegible]討[illegible]不克況公國家世臣[illegible]休戚

今國將[illegible]他日有先我而謀者禍必及矣於是與帖木兒許之致和元年懷王自金陵遷江陵俄而泰定帝崩倒剌沙踰月不立君物情洶洶速哥乃與速速從燕帖木兒奉豫王令率諸豪傑乘時奮義以八月四日執居守省臣發兵塞居庸諸關召文武百寮集闕下諭以翊戴大義遣使迎懷王於江陵懷王至京師羣臣請正大統遂即皇帝位是爲文宗論功行賞擢速哥爲禮部尚書速哥辭曰臣叢備宿衛南坡之變不能勇效一死以報國士之知今日之舉皆諸將相之力在臣未足贖罪又焉敢言功乎文宗慰勉

之乃拜命而其他賞賚一無所受尋遷長寧寺卿繼出爲安豐路總管又入爲壽福府總管又爲都水使者居官恂恂然幾以自伐之意人或詢以翊戴之事往往遜謝終無所言君子尤以是多之

陳思謙

陳思謙字景讓其家世見祖祐傳中思謙少孤警敏好學凡名物度數綱紀本末考訂詳究尤深於邵子皇極經世書文宗天曆初政收擢賢能丞相高昌王亦都護舉思謙時年四十矣召見興聖宮明年二月授典寶監經歷十一月改禮部主事省言教坊儀鳳

二司請併入宣徽以清禮部之選其官屬不當與文
武臣並列朝會宜置百官之後大樂之前詔從之而
二司隸禮部如故至順元年拜西行臺監察御史建
明八事一曰正君道二曰結人心三曰崇禮讓四曰
正綱紀五曰審銓衡六曰勵孝行七曰紓民力八曰
脩軍政先是關陝大饑民多鬻産流徙及來歸皆無
地可耕思謙言聽民倍直贖之使富者收兼入之利
貧者獲已棄之業從之監察御史李擴行部甘肅金
州民劉海延都某男元元自稱流民王延祿非海延
都之子告海延都掠其財擴聽之以酷法抑其父思

謙劾擴逆父子之天壞朝廷之法遂抵擴罪明年二
月遷太禧宗禋院都事九月拜監察御史首陳四事
言上有宗廟社稷之重下有四海烝民之生前有祖
宗垂創之艱後有子孫長久之計中論秦漢以來上
下三千餘年天下一統者六百餘年而已我朝開國
百有餘年混一六十餘年土宇人民三代漢唐所未
有也民有千金之産猶謹守之以爲先人所營况居
天下承祖宗艱難之業而傳祚萬世者乎臣思以
興亡懇懇言者誠以皇上有元之聖主今日乃皇上
盛年圖治之機茲不可失也又言户部賜田諸怯

支計海青獅豹肉食及局院工粮好事布施一切泛
支以至元三十年以前較之動增數十倍至順經費
缺二百三十九萬餘定宜節無益不急之費以備軍
國之用苟能三分損一以惠民夫豈小哉又言軍站
消乏僉補則無殷實之户接濟則無羨餘之財倘有
征行必括民間之馬苟能脩馬政亦其一助也方今
西越流沙北際沙漠東及遼海地氣高寒水甘草美
無非牧養之地宜設置群牧使司統領十監專治馬
政并畜牛羊數年之後馬寔蕃盛或給軍以收兵威
或給站以優民力牛羊之富又足以給國用非小補

也又言銓衡之弊入仕之門太多黜陟之法太簡州
郡之任太濫朝省之除太速欲設三策以救四弊一
曰至元三十年以後增設衙門冗濫不急者從實裁
并其外有選法者并入中書二曰宜參酌古制設辟
舉之科令三品以下各舉所知得才則受賞失實則
受罰三曰古者刺史入爲三公郎官出宰百里蓋使
外職識朝廷治體内官知民間利病今後歷縣尹有
能聲善政者受郎官御史歷郡守有奇才異績者任
憲使尚書其餘各除資品通遷在内者不得三考連
任京官在外者須歷兩任乃遷内職若非出類守不

毀官者則備以年勞處以常調凡朝缺官員須二十月之上方許遷除帝可其奏命中書議行之時有官居喪者往往奪情起復思謙言三年之喪謂之達禮自非金革不可從權遂著於令有詔起報嚴寺思謙曰兵荒之餘當罷土木以紓民力帝嘉之曰此正得祖宗立臺憲之意繼此事有當言者無隱賜綵綺旌之未幾遷右司都事元統二年五月轉兵部郎中十一月改御史臺都事重紀至元元年五月出爲淮西道廉訪副使至淮未朞月引疾歸六月召爲中書省員外郎上言強盜但傷事主者皆得死罪而故殺從

而加之人與鬬而殺人者例杖一百七下得不死與私宰牛馬之罪無異是視人與牛馬等也法應加重因姦殺夫所姦妻妾同罪律有明文今止坐所犯似失推明遂令法曹議著爲定制至正元年轉兵部侍郎以丁內艱服除召爲右司郎中歲凶盜賊蠭起剽掠州邑思謙力言于執政當竭府庫以賑貧民分兵鎭撫中夏以防後患五年參議中書省事轉刑部尚書改湖南廉訪使八年遷淮東宣慰司都元帥九年遷浙西廉訪使湖廣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辭十一年改淮西廉訪使廬州盜起思謙亟命廬州路總管抗州不花領弓兵捕之而賊已不可撲滅矣言于宣讓王帖木兒不花曰承平日久民不知兵王以帝室之冑鎭撫淮甸豈得坐視思謙願與王戮力殄滅且王府屬怯薛人等數亦不少必有能摧鋒陷陣者惟王圖之王曰此吾責也但鞍馬器械未備何能禦敵思謙括官民馬置兵甲不日而集分道並進遂禽渠賊廬州平既而頴寇將渡淮又言于王曰頴寇東侵亟調芍陂屯卒用之王曰非奉詔不敢調思謙言非常之變理宜從權擅發之罪思謙坐之王感其言從之其姪立本爲屯田萬户召諭曰吾祖宗以忠義傳家

汝之職乃我先人力戰所致今國家有難汝當身先士卒以圖報效庶無負朝廷也尋召入爲集賢侍講學士脩定國律十二年拜治書侍御史明年陞中丞年近七十上章乞老不允特旨進一品授榮祿大夫仍御史中丞入謝感疾及命下強拜受命明日卒贈宣猷秉憲佐治功臣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柱國追封魯國公謚通敏

韓元善

韓元善字大雅汴梁之太康人唐檢校司空贈司徒元以宣武軍節度使兼統義成軍留鎭汴子孫遂爲

太康韓氏父克昌至大間仕為監察御史以論事有
名聲元善由國子監生積分中程釋褐除新州判官
累擢江南行臺監察御史歷中書左司郎中吏部侍
郎吏部尚書僉樞密院事至正三年拜中書參知政
事五年遷大司農卿尋出為江南行御史臺中丞燕
南肅政廉訪使九年召拜中書左丞同知經筵事十
一年丞相脫脫奏事內廷以事關兵機而元善及參
知政事韓鏞皆漢人使退避勿與俱由是遂與右丞
玉樞虎兒吐華同分省彰德以給饋餉十二年御史
大夫也先帖木兒總兵討汝寧元善至衛輝以病卒

元善性純正明達政體歷臺閣三十餘年遂躋丞
轄以文學治才羽翼廟謨論議之際秉義陳法不徇
鄉上官國是所在倚之以為重嘗以謁告侍親居家
效范文正公遺規置田百畝為義莊以周貧族至正
交鈔初行賜近臣各二百錠元善復以買田六百畝
為義莊延名士以教族人子弟云

崔敬

崔敬字伯恭大寧之惠州人通刑名法律之學淮東
山南廉訪司皆辟書吏天曆初辟御史臺察院書吏
歷刑部令史徽政院掾以選中書掾至元五年用
累考及格授刑部主事六年遷樞密院都事拜監察
御史時既毀文宗廟主削文宗后皇太后之號徙東
安州而皇弟燕帖古思文宗子也又放之高麗敬上
疏略曰文皇獲不軌之愆已撤廟祀叔母有階禍之
罪亦削鴻名盡孝正名斯亦足矣惟念皇弟燕帖古
思太子年方在幼罹此播遷天理人情有所不忍明
皇當上賓之日太子在襁褓之間尚未有知義當矜
憫蓋武宗視明文二帝皆親子也陛下與太子皆嫡
孫也以武皇之心為心則皆子孫固無親疏以陛下
之心為心未免有彼此之論臣請以世俗喻之常人

有百金之產尚置義田宗族困阨者為之教養不使
失所況皇上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子育黎元當使一
夫一婦無不得其所今乃以同氣之人置之度外適
足貽笑邊邦取辱外國況蠻夷之心不可測度倘生
他變關係非輕興言至此良為寒心臣願殺身以贖
太子之罪望陛下遣近臣迎歸太后太子以全母子
之情盡骨肉之義天意回人心悅則宗社幸甚不報
又上疏諫天子巡幸上都宜御內殿其略曰世祖以
上都為清暑之地車駕行幸歲以為常閣有大安殿
有鴻禧睿思所以保養聖躬適起居之宜存畏敬之

心也今失剌斡耳朵思乃先皇所以備宴游非常時
臨御之所今陛下以孝治天下屢降德音祗行宗
廟親祀之禮雖勤於經知罔不欽悅而國家多故天
道變更臣備員風紀以言為職願大駕還大內居深
宮嚴宿衛與宰臣謀治道萬機之暇則命經筵進講
究古今盛衰之由緝熙聖學乃宗社之福也時帝數
以歷代珍寶分賜近侍敬又上疏曰臣聞世皇時大
臣有功所賜不過緡鈔重惜天物為後世慮至遠也
今山東大饑燕南亢旱海潮為災天文示儆地道失
寧京畿南北蝗飛蔽天正當聖主恤民之日近侍之

臣不知慮此奏稟承請殆無虛日甚至以府庫百年
所積之寶物遍賜儈御閹寺之流乳稚童孩之子帑
藏或空萬一國有大事人有大功又將何以為賜乎
乞追回所賜以示恩不可濫庶允公論是年出僉山
北廉訪司事按部全寧獄有李秀以坐造偽鈔連數
十人而皆與秀不相識敬疑而讞之秀曰吾以訓童
子為業居村落間有司至秀舍謂秀為偽造鈔者搒
楚之下不敢不誣服耳敬詢知始謀者乃大同王濁
十餘年事不泄而有司誤以李秀為王濁也移文至
大同果得王濁為首造偽鈔者至正初遷河南又遷

江東所至抑豪猾惠下窮究滯興學勸農百廢具
舉除江西行省左右司郎中入為諸路寶鈔提舉改
工部侍郎十一年遷同知大都路總管府事直沽河
淤數年中書省令敬發卒之給鈔數萬定募工萬人
不三月告成咸服其能除刑部侍郎遷中書左司郎
中十二年歷兵部尚書為樞密院判官十四年遷刑
部尚書廣東府憲僉殺以沙加班處大逆敬詳憲府
以私相害致有是變殺人者自有典章得坐一人大
逆非謀反則不科得坐一家敬立論全重而執輕朝
廷咸以為然十五年復為樞密院判官尋拜參知政

事行省河南復為兵部尚書兼濟寧軍民屯田使朝
廷給以鈔十萬錠散於有司招致居民軍士立管屯
種歲收得百萬斛以給邊防居歲餘其法井井十有
七年召為大司農少卿遂拜中書參知政事盜據齊
魯敬與平章政事答蘭參知政事俺普分省陵州陵
州乃南北要衝無城郭而居民散處敬無領兵制戶
工四部事供給諸軍事無不集丞相以其能上聞賜
之上尊仍命其便宜行事敬與俺普密議曰我軍強
且勝彼將敗而降如得伏義之士直抵其巢穴而招
安之亦方面之幸也有國子生王恪等願請往敬

使司埈以官俾之行至鄆城見李秉彝田豐等諭以
逆順禍福之理豐與秉彝皆悔過自新山東郡邑之
復敬之策居多敬以軍馬供給浩繁而民力日疲乃
請行納粟補官之令中書以其言聞詔從之河北諸
南士民踵躡而至積粟百萬石綺段萬疋用以給軍
費民獲少蘇十八年除山東行樞密院副使俄遷江
浙行省左丞卒年六十七贈資善大夫江浙行省左
丞如故謚曰忠敏

列傳卷第七十一

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臣宋濂翰林待制承直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臣王褘等奉

勅修

呂思誠

呂思誠字仲實平定州人六世祖宗禮金進士遼州司
戶宗禮生仲堪亦舉進士仲堪生時敏時敏生釗爲千
夫長死國事釗生[illegible]允[illegible]生允辛平定知州致仕思
誠之生也母馮氏夢一丈夫烏巾襴衫紅鞓束帶趨而
揖曰我文昌星也及寤思誠生有神光見者異之及
從蕭𣂏學治經已而入國子監爲陪堂生試國子伴
讀中其選擢泰定元年進士第授同知遼州事未赴丁
內艱改景州蓨縣尹[illegible]民[illegible]三等均其徭役刻孔子
象令社學祀之[illegible]歲春行[illegible]樹畜勤斂考賞以罷惰人
爭趨事縣無[illegible]乃力民石[illegible]等流離積年至是聞風復
業即議立[illegible]社定議[illegible]門報縣不孝弟不事生業
者悉書[illegible]其[illegible]若[illegible]人同飲食若干多
[illegible]户思誠盡祛其弊天曆
兵興豫貸鈔於民[illegible]先集民用不擾
于後得官價亟以還民[illegible]其大父因河南亂被掠
爲人奴歲納丁粟以[illegible]力學及其主與

史044-536

三紛紛舁身粟三十石仍代之輸并得爲良民化月
賀羊劉智社民李拜酒來見欲訟弟以羊思誠叱之
退王青兄弟四人友愛彌篤思誠至其家取酒勸酬
權同骨肉李之兄弟相謂曰我等終不敢見尹矣久
具酒食相切責悔前過私居三十年復還同爨綏民
張復叔母孀居且聾丐食以活思誠聞之即日迎
養思誠憐其貧令爲媒互人以養之天旱道士持青
蛇曰盧師谷小青謂龍也禱之即雨思誠以其惑人
殺蛇逐道士雨亦隨至歲有蝗蝗多除祠動以百餘
計刑牲以祭者無虛日思誠命毀之唯存江都相

董仲舒祠擢翰林國史院檢閱官從陞編修文宗在
奎章閣有旨取國史院史竟以進右丞以往院長貳無
敢言思誠在末僚獨跪閣下爭曰國史紀當代人君
善惡自古天子無觀閱之者事遂寢尋擢國子監丞
陞司業拜監察御史與幹玉倫徒等劾中書平章政
事徹里帖木兒變亂朝政帝上留中不下思誠納印綬
殿前遂出僉廣西廉訪司事行縣縣土官有于
師者恃勢魚肉人恐其[illegible]其子逐思誠於[illegible]思
誠縛之悉發其陰私窮繁其罪一道震肅移淛西道
咸帖睦邇時爲南臺御史大夫與江浙省臣有隙

思誠劾之思誠曰吾爲天子耳目不爲臺臣鷹犬也
不聽已而開行省平章左吉貪墨淛民多怨之思誠
奏疏其罪流之海南復召爲國子司業遷中書左司
員外郎盜殺河南省臣以僞檄呼廉訪使段輔入行
省事及事敗註誤者三十餘人將寘於法思誠言於
朝皆釋之陞左司郎中思誠素剛直人多嫉之遂以
言罷起爲右司郎中拜刑部尚書科舉復行與簽書
樞密院事韓鏞爲御試讀卷官改禮部尚書御史臺
奏爲治書侍御史總裁遼金宋三史升侍御史樞密
院奏爲副使御史臺留爲侍御史會平章政事鞏卜

班不法監察御史劾之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兒曰姑
徐之思誠趣入奏鞏卜班罷大夫銜思誠將謀擠之
思誠即謁告朝廷知思誠無他遷河東廉訪使未幾
召爲集賢侍講學士兼國子祭酒出爲湖廣行省參
知政事諸生抗疏留之不可遂中授湖北廉訪使入
爲中書參知政事陞左丞轉御史中丞劾奏清道官
不盡職罷之再任左丞知經筵事提調國子監兼翰
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修國史加榮祿大夫總裁后
妃功臣傳會稡六條政類帝賜玉帶眷顧彌篤又爲
樞密副使仍知經筵事復爲中書左丞御史大夫納

麟誣參政孔思立受賕事或欲連中思誠納麟曰呂
左丞素有厲聲難以及之遂止拜集賢學士仍兼國
子祭酒吏部尚書偰哲篤爲左司都事武祺等建言更
鈔法以楮幣一貫文省權銅錢一千文爲母銅錢爲
子命廷臣集議思誠曰中統至元自有母子上料爲
母下料爲子譬之蒙古人以漢人子爲後皆人類也
尚終爲漢人之子豈有故紙爲父而立銅爲子者乎
一座咸笑思誠又曰錢鈔用法見虛一致以虛換實
也今歷代錢至正錢中統鈔至元鈔交鈔分爲五項
慮下民知之藏其實而棄其虛恐不利於國家也偰

哲篤曰至元鈔多僞故更之爾思誠曰至元鈔非僞
人爲僞爾交鈔若出亦有僞者矣且至元鈔猶故戚
也家之童奴且識之交鈔猶新戚也雖不敢不親人
未識也其僞反滋多爾況祖宗之成憲其可輕改哉
偰哲篤曰祖宗法弊亦可改矣思誠曰汝輩更法又
欲上誣世皇是汝與世皇爭高下也且自世皇以來
諸帝皆謚曰孝改其成憲可謂孝乎偰哲篤曰錢鈔
兼行何如思誠曰錢鈔兼行輕重不倫何者爲母何
者爲子汝不通古今道聽而塗說何足行哉偰哲篤
忿曰我等策既不可行公有何策思誠曰我有三字

策曰行不得行不得[illegible]脫脫見思誠言直頗狐疑
未決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兒御史曰呂祭酒之言亦有
足者但不當在廟堂上大聲厲色爾已而監察御史
承望風旨劾思誠狂妄奪其誥命并所賜玉帶後入
遷湖廣行省左丞遷太醫院宣使泰初即其家迫還
之初窘辱之不遺餘力思誠不爲動貽書參議龔伯
遂曰去年許可用爲河南左丞今年呂思誠爲湖廣
左丞世事至此足下得無動心乎抵武昌城下語諸
將曰賊據城與諸君相持經久必不知吾爲此來出
其不意可以入城遂行諸將不獲已隨其後竟不煩

轉鬪而入詢其故賊兪卒無備盡驚走思誠乃大會
軍民官吏告之曰賊去示吾弱也賊將復來於是申
號令戒職事備器械葺城郭明部伍步謀自守徐議
出征苗軍素橫侵辱省憲思誠正色叱之曰若等能
殺呂左丞乎自是無敢復至留未數日召還復爲中
書左丞思誠去二日城復陷移光祿大夫大司農俄
得疾以至正十七年三月十七日卒年六十有五思
誠氣宇凝定素以勁挺聞不爲勢利所屈三爲祭酒
一法許衡之舊諸生從化後多爲名士嘗病古注疏
太繁魏了翁刪之太簡將約其中以成書不果有文

集若干卷兩漢通紀若干卷謚忠肅

汪澤民

汪澤民字叔志徽之婺源州人宋端明殿學士藻之七世孫也少警悟家貧力學既長遂通諸經延祐初以春秋中鄉貢上禮部下第授寧國路儒學正五年遂登進士第授承事郎同知岳州路平江州事以母年八十上書願奪所授官一等或二等得近地以便養不允南歸奉母之官州民李氏以貲雄其弟死妻誓不他適兄利其財嗾族人誣婦以奸事獄成而澤民至究知其枉爲直之會朝廷徵江南包銀府檄澤

民分辨民不擾而事集尋遷南安路總管府推官鎮守萬戶朵兒赤持官府短長郡吏王甲毆傷縣長官訴郡同僚畏朵兒赤託故不視事澤民獨捕甲繫之獄朵兒赤賂遺御史受甲家人訴欲出之澤民正色與辨御史沮怍夜遁去乃竟罪王甲潮州府判官錢珍以姦淫事殺推官梁楫事連廣東廉訪副使劉珍坐繫者二百餘人省府官凡六委官鞫問皆顧忌淹延[illegible]後檄澤民讞之獄立具人服其明再調信州路總管府治中丁母憂服除授平江路總管府[illegible]感久絕往來一日邀廣飲

廣弟子[illegible]欲行師財且老[illegible]往他僧所殺之明日訴官他僧不勝考[illegible]乃誣服三經審錄詞無異[illegible]按行[illegible]澤民取行兇刀視之刀上有鐵工姓名召工問之乃其弟子刀也一訊吐實即械之而出他僧人[illegible]以[illegible]神明[illegible]路兗州知州孔子後衍聖公襲封職三品澤民建議以謂宜陞其品秩以示褒崇宣聖之意廷議從之至正三年朝廷修遼金宋史召澤民赴[illegible]除國子司業與修史書成遷集賢直學士階太中大夫兩月即移書告老大學士和尚曰集賢翰林[illegible]之地先生何爲遽去願少留以副

上[illegible]澤民[illegible]以布[illegible]三品志願足矣遂以嘉議大夫禮部尚書[illegible]致仕既歸[illegible]與門生故人相娛嬉遊超然若忘世者十五年蘄黃賊陷徽州時澤民居宣州已而賊來犯宣州江東廉訪使道童雅重澤民口就之詢守禦之計[illegible]明年長槍軍[illegible]班等叛來[illegible]曰我雖無官守故受國厚恩臨危受死非臣子節留不去凡戰鬭籌畫多澤民從決之[illegible]兵既而[illegible]城陷澤民爲所執使之降大罵不屈遂遇害年七十[illegible]大夫江浙行中書省左丞追封譙國郡公謚文節郎

干文傳

干文傳字壽道平江人祖宗顯宋承信郎父雷龍鄉貢進士宗顯之先世以武弁入官而力教其子以文易武故雷龍再舉進士宋亡不及仕及生文傳乃名今名以期之文傳少嗜學十歲能屬文未冠已有聲薦用舉者爲吳及金壇兩縣學教諭饒州慈湖書院山長仁宗詔舉進士文傳首登延祐二年乙科授同知昌國州事累遷長洲烏程兩縣尹陞婺源知州又知吳江州文傳長於治劇所至俱有善政自其始至昌國即能柔之以恩信於是海島之民雖頑獷不易治至有剽掠海中若化外然者亦爲之變俗初長官强愎自恣文傳推誠以待之久乃自屈服鹽場官方倚轉運司勢厓使州民家業破蕩文傳語同列曰吾屬受天子命以牧此民可坐視而弗之救乎乃亟爲陳理上官莫能奪民賴以免長洲爲文傳鄉邑文傳徙揖公署無事未嘗輒出而親舊莫敢通私謁會創行助役法凡民田百畝令以三畝入官爲受役者之助文傳既專任其縣事而行省又以無錫州及華亭上海兩縣之事諉爲文傳諭豪家大姓以腴田來歸而中人之家自是不病於役其在烏程有富民張甲

之妻王無子張納一妾於外生子未晬王誘妾以兒來尋逐妾殺兒焚之文傳聞而發其事得死兒餘骨王厚賄妾之父母買鄰家兒爲妾所生兒初不死文傳令妾抱兒乳之兒啼不就乳妾之父母吐實乃呼鄰婦至兒見之躍入其懷乳之即飲王遂伏辜州徒縣民有二弟共殺其姊者獄久不決浙西廉訪司俾文傳鞫之既得其情其母乞貸二子命爲終養計文傳謂二人所承有輕重以首從論則爲首者當死司官從之婺源之俗男女婚聘後富則渝其約有育其女至老死不嫁者親喪貧則不舉有停其柩累數世不葬者文傳下車即召其耆老使以禮訓告之閱三月而婚喪俱畢宋大儒朱熹上世居婺源故業爲豪民所占子孫訴于有司莫能直文傳諭其民以理不煩窮治而悉歸之復募好義者即其故宅基建祠俾朱氏世守焉有富民江丙出游京師娶娼女張爲婦江既客死張走數千里返其柩以葬前妻之子困苦之既而殺之瘞其屍山谷間官司知之利其賄不問文傳乃發其事而論如法文傳所官其所設施多此類故其治行往往爲諸州縣最韓鏞時僉浙西廉訪司事作爲程謠以紀其績論者謂其有古循吏之風

至正三年召赴闕承詔預修宋史書成當祿從遷仍有旨四品以下各進一官擢文傳集賢待制亡何以嘉議大夫禮部尚書致仕卒年七十八文傳氣貌充偉識度凝遠喜援引後進考試江浙江西鄉闈所取士後多知名爲文務雅正不事浮藻其於政事爲尤長云

韓鏞

韓鏞字伯高濟南人延祐五年中進士第授將仕郎翰林國史院編修官尋遷集賢都事泰定四年轉國子博士俄拜監察御史當時由進士入官者僅百之一由吏致位顯要者常十之九帝乃欲以中書參議傅巖起爲吏部尚書鏞上言吏部掌天下銓衡巖起從吏入官烏足盡知天下賢才況尚書秩三品巖起累官四品耳於法亦不得陞制可其奏天曆元年除僉浙西廉訪司事擊姦暴黜貪墨而特舉烏程縣尹干文傳治行爲諸縣最所至郡縣爲之肅然二年轉江浙財賦副總管至順元年除國子司業尋遷南行臺治書侍御史順帝初歷僉宣徽及樞密院事至正二年除翰林侍講學士既而拜侍御史以剛介爲時所忌言事者誣劾其贓私乃罷去五年臺臣辨其誣

遂復起爲參議中書省事七年朝廷慎選守令參知政事魏中立言于帝曰今必欲得賢守令無加鏞者帝乃特署鏞姓名授饒州路總管饒之爲俗尚鬼有覺山廟者自昔爲妖以禍福人爲盜賊者事之尤至將爲盜必卜之鏞至即撤其祠宇沉土偶人于江凡境內淫祠有不合祀典者皆毀之人初大駭已而皆嘆服鏞知民可教俾俊秀入學宮求宿儒學行俱尊者列爲五經師旦望必幅巾深衣以謁先聖月必考其課試以示勸勵每治政之暇必延見其師生與之講討經義由是人人自力於學而饒之以科第進者視他郡爲多鏞居官廨自奉澹泊僚屬亦皆化之先是朝使至外郡者官府奉之甚侈一不厭其所欲即銜之往往騰謗于朝其出使于饒者鏞延見郡舍中供以糲飯退皆無有後言其後有旨以織幣脆薄遣使笞行省臣及諸郡長吏獨鏞無預鏞治政雖細事其詳密多類此十年拜中書參知政事十一年丞相脫脫在位而龔伯遂輩方用事朝廷悉議更張鏞有言不見聽人或以鏞優於治郡而執政非其所長遂出爲甘肅行省參知政事及脫脫罷用事者悉誅而鏞又獨免禍乃遷西行臺中丞歿于官

李稷字孟豳滕州人稷幼穎敏八歲能記誦經史從其父官袁州師夏鎮又從官鉛山師方回孫鎮回孫皆名進士長於春秋稷兼得其傳泰定四年中進士第授淇州判官淇當要衝稷至能理其劇歲大饑告于朝發以賑之民獲以蘇游民尚安兒飲博亡賴稷疑其爲非督弓兵擒之果盜隣村王甲家財與其黨五人俱伏辜調海陵縣丞亦有能聲入爲翰林國史院編修官擢御史臺照磨至正初出爲江南行臺監察御史還都事又入爲監察御史劾奏閹宦高龍卜

恃賴恩私侵撓朝政擅作威福交通時相萌殺公行爲國巨蠹乞加竄逐以正邦刑章上流高龍卜于征東又言御史封事須至御前開拆以防壅蔽之患言事官須優加擢用以開諫諍之路殿中侍御史給事中起居注須任端人直士書百司奏請及帝所可否月達省臺付史館以備纂修之實承天護聖寺火有旨更作乃上言水旱相仍公私俱乏不宜妄興大役議遂寢會朝廷方注意守令因言下縣尹多從吏部銓注或非其才宜併歸省選茶鹽鐵課責備長吏動受刑遣何以臨民宜分委佐貳按下達魯花赤[illegible]

害民宜爲佐貳帝悉可其奏擢中書左司都事又四遷爲戶部尚書十一年廷議以中原租稅不實將履畝加稅稷詣都堂言曰方今妖寇竊發民庶流亡此政一行是驅民爲盜也相臣是之尋參議中書省事俄遷治書侍御史十二年從丞相脫脫出師征徐州徐既平詔告歸滕州遷曾祖父以下十七喪序昭穆以葬勑賜碑樹焉既而召爲詹事丞除侍御史俄遷中書參知政事皇太子受冊攝大禮使遂除樞密副使命躬祀郊廟攝太常少卿尋復爲侍御史又爲中書參知政事俄陞資善大夫御史中丞尋特加榮祿

大夫至正十九年丁母憂兩起復爲陝西行省左丞擢樞密副使乞終制不起服闋命爲大都路總管兼大興府尹除副詹事二十四年出爲陝西行臺中丞未行改山東廉訪使得疾上章致仕還京師卒年六十一贈推忠贊理正憲功臣集賢大學士榮祿大夫柱國追封齊國公謚文穆稷爲人孝友恭儉廉慎忠勤居家嚴而有則與人交一以誠恪尤篤於鄉鄰朋友之誼中丞任擇善陳思謙既沒皆撫其遺孤人以是多之出入臺省者二十年始卒無疵焉時名卿云

益清

蓋苗字耘夫大名元城人幼聰敏好學善記誦及弱
冠游學四方藝業大進延祐五年登進士第授濟寧
路單州判官州多繫囚苗請疏決之知州以為囚數
已上部使者未錄不可決苗曰設使者有問請身任
其責知州乃勉從之使者果閱牘而去歲饑白郡府
未有以應會他邑亦以告郡府遣苗至戶部以請戶
部難之苗伏中書堂下出糠餅以示曰濟寧民率食
此況不得此食者尤多豈可坐視不救乎因泣下時
宰大悟凡被災者咸獲賑焉有官粟五百石陳腐以
借諸民期秋成還官及秋郡責償甚急部使者將責

知州苗曰官粟實苗所貸今民飢不能償苗請代還
使者乃已其責單州稅粮歲輸館陶倉距單五百餘
里載馱擔負民甚苦之春猶未足是秋館陶大熟苗
先期令民糴粟倉下十月初倉廩已至省民力什之
五辟御史臺掾除山東廉訪司經歷歷禮部主事擢
江南行臺監察御史建言嚴武備以備不虞簡兵帥
以壯國勢全功臣以隆大體惜官爵以清銓選考實
行以抑奔競明賞罰以杜姦欺計利害以厚民情去
民賊以崇禮節皆切於時務公論韙之天曆初文宗
詔以建康潛邸為佛寺務窮壯麗毀民居七十餘家

仍以御史大夫督其役苗上封事曰臣聞使民以時
使臣以禮自古未有不由斯道而致隆平者陛下龍
潛建業之時居民困於供給幸而獲覩今日之運百
姓跂足舉首以望非常之恩今奪農時以剏佛寺又
廢民居使之家破產蕩豈聖人御天下之道乎昔漢
高帝興於豐沛為復兩縣光武中興南陽免稅三年
既不務此而隆重佛氏何以滿斯民之望哉且佛以
慈悲為心方便為教今尊佛氏而害生民無乃違其
方便之教乎臺臣職專糾察表正百司今乃委以修
繕之役豈其禮哉書奏御史大夫果免督役入為監

察御史文宗幸護國仁王寺泛舟玉泉苗進曰今頻
年不登邊陲不靖政當恐懼修省何暇逸游以臨不
測之淵乎帝嘉納之賜以對衣上尊即日還宮臺臣
擬苗僉推東廉訪司事以聞帝曰仍留蓋御史朕欲
聞其讜言也以丁外艱去免喪除太禧宗禋院都事
中書擬苗行視河道還言河口淤塞今苟不治後日
必為中原大患都水難之事遂寢至正初用薦者知
亳州修學宮完州廨有豪強占民田為已業民五十
餘人訴於苗苗訊治之豪民咸自引服苗曰爾等罪
甚重然吾觀皆有改過意遂從輕議至元四年起為

左司都事在左司僅十八日凡決數百事丁內艱宰
相惜其去重賻之至正二年起爲戶部郎中俄擢御
史臺都事御史大夫欲以故人居言路苗曰非其才
也大夫不悅而起其晚邀至私第以謝人而賢之出
爲山東廉訪副使益都淄萊地舊稱產金朝廷遣一
府六所綜其事民歲買金以輸官至是六十年矣民
有忤其官長意輙謂所居地有金礦掘地及泉而後
止猾吏爲奸利莫敢誰何苗建言罷之三年入爲戶
部侍郎四年由都水監遷刑部尚書初盜殺河南省
憲官延坐五百餘家已有詔除首罪外餘從原宥至

是宰臣追復欲盡誅戮苗堅持不可御史趣具獄苗
曰肆赦後殺在法所無御史獨宜劾苗其敢累朝廷
之寬仁乎卒用苗議罷之出爲山東廉訪使民飢爲
盜所在羣聚乃上救荒弭盜十二事勅宣慰使賑散
不法者有司援例欲徵苗所得職田苗曰年荒民困
吾無以救尚忍征歛以肥已耶輙命已之同僚皆無
敢取召參議中書省事五年出爲陝西行臺侍御史
遷陝西行省參知政事六年復入爲治書侍御史陞
侍御史尋拜中書參知政事同知經筵事大臣以兩
京馳道狹隘奏毀民田廬廣之已遣使督有司治之

矣苗執曰馳道創自至元初何今日獨爲隘乎力爭
乃罷又欲宿衛士悉出爲郡長官俾以養貧苗議曰
郡長所以牧民豈養貧之地哉果有不能自存賜之
錢可也若任郡寄必擇賢才而後可議遂寢又欲以
鈔萬貫與角觝者苗曰諸處告飢不蒙賑恤力戲何
功獲此重賞乎又命四川廉訪司事家人違例收職
田奉使宣撫直坐其主宰臣命奉使即行遣苗請付
法司詳議勿使憲司以爲口實於是時相頗謂僚佐
曰所以引蓋君至樞機者欲其相助也迺每事相抗
何耶今後有公務毋白參政苗歎曰猥以非才待罪

執政中書之事皆當與聞今宰相言若此不退何俟
將引去而適有旨拜江南行臺御史中丞然宰臣怒
苗終不解比至即除甘肅行省左丞時苗已致仕歸
田里矣時宰從奏旨趣赴任苗舁疾就道至鎮即上
言西土諸王爲國藩屏賜賚雖有常制而有司牽於
文法遂使恩澤不以時及有匱乏之憂大非隆親厚
本之意又言甘肅每歲中糧弊百端請以糧鈔兼
給則軍民咸利矣朝廷從之遷陝西行御史臺中丞
到官數日即上疏乞骸骨還鄉里明年卒年五十八
贈攄誠贊治功臣中書左丞上護軍追封魏國公謚

文獻苗學術淳正性孝友喜施與置義田以贍宗族平居恂恂謹謹及至遇事張目敢言雖經剉折無少回撓有古遺直之風焉

傳卷第七十二

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臣宋濂 翰林待制承直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臣王禕等奉

勅修

張楨

張楨字約中汴人幼刻苦讀書登元統元年進士第授彰德路録事辟河南行省掾楨初娶祁氏祁生賈富家頗驕縱見楨貧不爲禮合巹踰月即出之祁之兄訟于官且汙楨以贓賕事左右司官聽之楨因移疾不出滯按俱積平章政事月魯帖木兒怒曰張楨剛介士也豈汝曹所當議耶郎中虎者禿謁而謝之乃左黨爲亂鋒殺月魯帖木兒城中大擾楨暮夜縋城出得免踰年除高郵縣尹門無私謁縣民張提領尚任俠武斷鄉曲一日縣有所囑楨執之盡得其罪狀衆中交其抑者成吏前乃伏而徙之人以爲快守城千户狗兒妻崔氏爲兒小婦所譖雪死其鬼憑七歲女訴縣訴楨俗言死哭尸見瘞舍後楨率吏卒即其所發土得尸拘狗兒及小婦鞫之皆伏辜人以爲神明焉累除中政院判官至正八年拜監御史劾太尉阿乞剌欺罔之罪并言明里董阿也先帖木兒不花皆陛下不共戴天之讎伯顏賊殺宗

至嘉王郯王一十二口稽之古法當以闔門誅而其妻
子兄弟尚仕于朝宜急誅竄別兒怯不花阿附權姦
亦宜遠竄今災異迭見盜賊蜂起海寇敢於要君閫
帥敢於玩寇若不振舉恐有唐末藩鎮噬臍之禍不
能及毛貴陷山東上疏陳十禍根本之禍有六征討
之禍有四歷數其弊一曰輕大臣二曰解權綱三曰
事安逸四曰杜言路五曰離人心六曰濫刑獄所謂
根本之禍六也其言事安危之禍略曰臣伏見陛下
以盛年入纂大統履艱難而登大寶因循治安不預
防慮寬仁恭儉漸不如初今天下可謂多事矣海內
可謂不寧矣天道可謂變常矣民情可謂難保矣是
陛下警省之時戰兢惕厲之日也陛下宜卧薪嘗膽
奮發悔過思祖宗創業之難而今日墜亡之易於是
而修實德則可以答天意推至誠則可以回人心凡
土木之勞聲色之好燕安鴆毒之惑皆宜痛撤勇改
有不盡者亦宜防微杜漸而禁於未然減宮女節浮
費畏天恤人而陛下乃安焉處之如天下太平無事
時此所謂根本之禍也至若不慎調度不資群策不
明賞罰不擇將帥所謂征討之禍四也其言不明賞
罰之禍略曰臣伏見調兵六年初無紀律之法又無

激勸之宜將帥因敗爲功指虛爲實大小相謾上下
相依其性情不一而邀功求賞則同是以有覆軍之
將殘民之將怯懦之將貪婪之將曾無懲戒所經之處
雞犬一空貨財俱盡及其面諛游說反以克復受賞
今克復之地悉爲荒墟河南提封三千餘里郡縣星
羅棊布歲輸錢穀數百萬計而今所有者封丘延津
登封偃師三四縣而已兩淮之北大河之南所在蕭
條夫有土有人有財然後可望軍旅不乏餽餉不竭
今寇敵已至之境固不忍言未至之處尤可寒心如
此而望軍旅不乏餽餉不竭使天雨粟地湧金朝夕
存亡且不能保況以地力有限之費而供將帥無窮
之欲哉其爲自捨亂階亦已危矣陛下事佛求福飯
僧消禍以天壽節而禁屠宰皆虛名也今天下殺人
矣陛下泰然不理而曰吾將以是求福福何自而至
哉潁上之寇始結白蓮以佛法誘衆終飾威權以兵
抗拒視其所向駸駸可畏其勢不至於亡吾社稷燼
吾國家不已也堂堂天朝不思靖亂而反爲階亂其
禍至慘其毒至深其關繫至大有識者爲之扼腕有
志者爲之痛心此征討之禍也疏奏不省權臣惡其
訐直二十一年除僉山南道肅政廉訪司事至則劾

中書參知政事也先不花樞密院副使脫脫木兒治書侍御史奴奴弄權誤國之罪又不報方是時孛羅帖木兒駐兵大同察罕帖木兒駐兵洛陽而毛貴據山東勢逼京畿二將玩寇不進方以爭晉冀爲事搆兵相攻互有勝負朝廷乃兩罷也先不花脫脫木兒奴奴往辯之既受命不前進楨又言其貪懦庸鄙苟懷自安之計無憂國致身之忠朝廷將使二家釋憾協心討賊此國之大事謂宜風馳電走而乃迂回退懾枉道江安以西繞出數千里遲遲而行使兩軍日夜仇殺黎庶肝腦塗地實此三人之所致也宜急殛之

以救時危亦不報楨乃慨然嘆曰天下事不可爲矣即辭去居河中安邑山谷間結茅從容麻有訪之者不復言時事但對之流涕而已二十四年孛羅帖木兒犯闕皇太子出居冀寧奏除贊善又除翰林學士皆不起擴廓帖木兒將輔皇太子入討孛羅帖木兒遣使傳皇太子旨賜以上尊且訪時事楨復書曰今燕趙齊魯之境大河內外長淮南北悉爲丘墟關陝之區所存無幾江左日思荐食上國湘漢荆楚川蜀淫名僭號幸我有變利我多虞閤下國之右族三世二王得不思廉藺之於趙寇賈之於漢乎京師一殘

假有不逞之徒崛起草澤借名義尊君父倡其說於天下閤下將何以處之乎守京師者能聚不能散禦外侮者能進不能退紛紛藉藉神分志奪國家之事能不爲閤下憂乎志曰不備不虞不可以爲師僕之惓惓爲言者獻忠之道也然爲言大要有三保君父一也扶社稷二也衛生靈三也請以近似者陳其一二衛出公振國至於不父其父趙有沙丘之變其臣成兌平之不可謂無功而後至於不君其君唐肅宗流播之中怵於邪謀遂成靈武之篡千載之下雖有智辯百出不能爲雪嗚呼是豈可以不鑒之乎然吾

聞之天之所廢不驟也驟其得志肆其寵樂使忘其警悟之心非安之也厚其毒而降之罰也天道其欲民厭其汰而鬼神弗福也其能久乎閤下覽觀焉其出於萬全則善矣詢之輿議急則其變不測徐則其變必起通其往來之使達其上下之情得其情則得其術矣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今九重在上者如寄青宮在下者如寄生民之憂國家之憂也可不深思而熟計之哉擴廓帖木兒深納其說是用事克有成後三年卒

歸暘

歸暘字彥溫汴梁人將生其母楊氏夢朝日出東山上有輕雲來掩之故名暘學無師傳而精敏過人登至順元年進士第授同知潁州事鉏奸擊強人不敢以年少易之山東鹽司遣奏差至潁恃勢為不法暘執以下獄時州縣奉鹽司甚謹順指氣使輒奔走之暘獨不為屈轉大都路儒學提舉未上至元五年十一月杞縣人范孟謀不軌詐為詔使至河南省中殺平章月魯帖木兒左丞劫烈廉訪使完者不花總管撒里麻召官屬及去位者署而用之以段輔為左丞使暘北守黃河口暘力拒不從賊怒繫於獄衆叵測所為暘無懼色已而賊敗汴賊者皆獲罪暘獨免同里有吳炳者嘗以翰林待制徵不起賊呼炳同知西臺炳不敢辭時人為之語曰歸暘出角吳炳無光暘自此名譽赫然明年轉國子博士拜監察御史及入謝臺臣奏曰此即河南抗賊者也帝曰好事御史宜數為之暘以上尊己而辭官歸養親汴上親既歿家食久之至正五年除僉河南廉訪司事行部西京以法繩趙王府官屬之貪暴者王二遣使請不為動宣寧縣有殺人者蔓引數十人一讞得其情盡釋之沁州民仲玉為人所殺有司以蒲察山兒當之暘察其誣

蹤跡得其殺人者山兒遂不死六年轉僉淮東廉訪司事改宣文閣監書博士兼經筵譯文官七年遷右司都事順江酋長樂孫求內附詔立宣撫司及置郡縣一十二處暘曰古人有言鞭雖長不及馬腹使郡縣果設有事不救則孤來附之意救之則罷中國而事外夷所謂獲虛名而受實禍也與左丞呂思誠抗辯甚力丞相太平笑曰歸都事善辯如此何相抗乃爾耶然其策果將焉出暘曰其酋長可授宣撫勿責其貢賦使者賜以金帛遣歸足矣卒從暘言京師苦寒有丐訴丞相馬前丞相命皮服予之仍襃在官所藏皮服之數悉給貧民暘曰宰相當以廣濟天下為心皮服能幾何而欲給之耶莫若錄其饑者稍賑之耳丞相悟而止雲南死可伐叛詔以元帥述律遵道往諭之未幾命平章政事亦都渾將兵討之事久無功二人上疏紛紜中書欲罪述律暘曰彼事未白而專罪一人豈法意乎況一諭之而一討之彼將何所適從然亦非使者之罪也湖廣行省左丞沙班卒其子沙的方為中書掾請奔喪丞相以沙的有兄弟不許暘曰孝者人子之同情以其有兄弟而不許其行非所以孝治天下也遂之[illegible]賊入[illegible]思州陽元帥軍以

討之暘曰易軍而將不諳教令恐不能決勝若命揚就統其衆彼悅於恩命必能自効所謂以夷狄攻夷狄中國之利也帝不從後竟無功八年陞左司員外郎中書用暘言損河間餘鹽五萬引以裕民楮幣壅不行廷議出楮幣五百萬錠易銀實內藏暘復持不可曰富商大賈盡易其鈔於私家小民何利哉六月遷參議樞密院事時方國珍未附詔江浙行省參知政事朶兒只班討之一軍皆沒而朶兒只班被執將畀之暘曰將之失利其罪固當然所部皆北方步騎不習水戰是驅之死地耳宜募海瀕之民習水利者

擒之既而國珍遣人從朶兒只班走京師請降暘曰國珍已致我王師又拘我王臣力屈而來非眞降也必討之以令四方朝廷方事姑息卒從其請後果屢叛如暘言遷御史臺都事俄復參議樞密院事十二月陞樞密院判官九年正月轉河西廉訪使未上改禮部尚書會開端本堂皇太子就學召暘爲贊善未幾遷翰林直學士同修國史仍兼前職暘言師傅當與皇太子東西相向授書其屬亦以次列坐庶其中座以待至尊臨幸不然則師道不立矣時衆言人人殊卒從暘議俄以疾辭帝遣左司郎中趙璉賜白

金文綺不受初暘在上都時脫脫自甘州還且入相中書參議促暘偕員外郎李稷謁暘私第致脫脫之命屬草詔暘辭曰丞相將爲伊周事其入相之詔當命詞臣視草今屬筆於暘恐累丞相之盛也明日見帝命爲之奈何暘曰事理非順亦當固辭明日知不可屈乃已十年正月遷四川行省參知政事十二年除刑部尚書十五年再除刑部尚書凡三遷皆以疾辭十七年授集賢學士兼國子祭酒使者迫之暘輿疾至京師卧于南城不起時海內多故暘上二策一曰振紀綱二曰選將材三曰審形勢歷歷數千言時以爲老生

常談不能用十一月以集賢學士資德大夫致仕給半俸終身辭不受明年乞骸骨僑居弘州徙蔚州又徙宣德皆間關避兵尋抵大同及關陝小寧來居解之夏縣皇太子出奔冀寧強起之居數月復還夏縣二十七年卒年六十三

陳祖仁

陳祖仁字子山汴人也其父安國仕爲常州晉陵尹祖仁性嗜學早從師南方有文名至正元年科舉復行祖仁以春秋中河南鄉貢明年會試在前列及對策大廷遂魁多士賜進士及第授翰林修撰同知制

詔兼國史院編修官歷太府監令太常博士遷翰林待制出僉山東肅政廉訪司事擢監察御史復出爲山北肅政廉訪司副使召拜翰林直學士陞侍講學士除參議中書省事二十年五月帝欲脩上都宮闕工役大興祖仁上疏其略曰自古人君不幸遇艱虞多難之時孰不欲奮發有爲成不世之功以光復祖宗之業苟或上不來於天道下不順於民心緩急失宜舉措未當雖以此道持盈守成猶或致亂而況欲撥亂世反之正乎夫上都宮闕創自先帝脩於累朝自經兵火焚燬殆盡所不忍言此陛下所爲日夜痛心所宜亟圖興復者也然今四海未靖瘡痍未瘳倉庫告虛財用將竭乃欲驅疲民以供大役廢其耕耨而荒其田畝何異扼其吭而奪之食以速其斃乎陛下追惟祖宗宮闕念茲在茲然不思今日所當興復乃有大於此者假令上都宮闕未復固無妨於陛下之寢處使因是而違天道失人心或致大業之隳廢則夫天下者亦祖宗之天下生民者亦祖宗之生民陛下亦安忍而輕棄之乎願陛下以生民力爲本以恢復天下爲務信賞必罰以驅策英雄親正人遠邪佞以圖謀治道夫如是則承平之觀不日咸復詎

止上都宮闕而已乎疏奏帝嘉納之二十三年十二月拜治書侍御史時宦者資正使朴不花與宣政使桑雝內恃皇太子外結丞相搠思監驕恣不法監察御史傅公讓上章暴其過忤皇太子意左遷吐蕃宣慰司經歷它御史連章論諫皆外除祖仁上疏皇太子言御史糾劾桑雝不花姦邪等事此非御史之私言乃天下之公論臺臣審問尤悉故以上啓今殿下未嘗詳察輒加沮抑擯斥御史詰責臺臣使姦臣[illegible]政之情不得達於君父則亦過矣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臺諫者祖宗之所建立以二豎之微而於天下之重臺諫之言一切不卹獨不念祖宗乎且殿下職分止於監國撫軍問安視膳而已此外予奪賞罰之權自在君父今方毓德春宮而使諫臣結舌人肆忠豈惟君父徒擁虛器而天下蒼生亦將奚望疏上皇太子怒令御史大夫老的沙諭祖仁以謂臺臣所言雖是但桑驥等俱無是事御史糾言不實已與美除昔裕宗爲皇太子兼中書令樞密使凡軍國重事合奏聞者乃許上聞非獨我今日如是也祖仁乃復上疏言御史所劾得於田野之間殿下所詢不出宮闈之外所以全此二人者止不見其姦昔唐德宗

云人言盧杞姦邪朕殊不覺使德宗早覺之安得相
是杞之姦邪當時知之獨德宗不知爾今此二人亦
皆姦邪舉朝知之在野知之天下知之獨殿下未知
耳且裕宗既領軍國重事理宜先閱其綱若至孝諫
封章自是御前開拆假使必皆經由東宮君父或
有差失諫臣有言太子將使之聞奏乎不使之聞奏
乎使之聞奏則傷其父心不使聞奏則陷父於惡殿
下將安所處知知此說則今日糾劾之章不宜阻矣
御史不宜斥矣斥其人而美其除不知御史所言為
天下國家乎為一身官爵乎斥者去來者言言者無

窮而美除有限殿下又安所處祖仁疏既再上即辭
職而御史下至吏卒皆辭闕於是皇太子以其事聞
朴不花豪驛乃皆辭退而天子令老的沙諭旨祖仁
等祖仁復上書天子曰祖宗以天下傳之陛下今乃
壞亂不可救藥雖曰天運使然亦陛下刑賞不明之
所致也且區區二豎猶不能除況於大者願陛下俯
從臺諫之言擯斥此二人不令其以辭退為名成其
姦計使海內皆知陛下信賞必罰自二人始則將士
孰不效力天下可全而有以還祖宗若猶優柔不斷
則臣寧有餓死于家誓不與之同朝牽聯及禍以待

後世正人同罹書奏天下大怨而是時侍御史李國
鳳亦上疏言比二人必當斥於是臺臣[illegible]沙以
下皆左遷而祖仁出為甘肅行省[illegible]人扼
突衣單北以豹女託於其父宗族即日[illegible]十七
月孛羅帖木兒入中書[illegible]肅政
廉訪使召拜國子祭酒[illegible]軍政
利害不報辭職除翰林學士遂拜中書參知政事是
時天下亂已甚而祖仁性剛直遇事與時宰論議數
不合乃超授其階榮祿大夫仍還翰林為學士尋
遷太常禮儀院使二十七年

大明兵也取山東而朝廷方疑擴廓帖木兒有不臣
之心專委撫軍院總兵馬以備之祖仁乃與翰林學士
承旨王時待制黃哻編修[illegible]伏闕上書言近者南軍
侵陷全齊不踰月而逼畿甸朝廷睿命丞相也速出師
軍馬數少勢力孤危而中原諸軍左牽右掣調度失宜
京城四面並無藩蔽宗社安危正在今日臣愚等以為
馭天下之勢當論其輕重強弱遠近先後不宜膠於一
偏拘於故轍前日南軍僻在一方而擴廓帖木兒近在
肘腋勢將竊持國柄故宜先於致討則南軍遠而輕而
擴廓帖木兒近而重也今擴廓帖木兒勢已窮蹙而

寇軍突至萬一不利於宗社故宜先於救難則擴廓
帖木兒弱而輕南軍近而重也陛下宜仁涵育皇太
子賢明英斷當此之時宜審其輕重強弱改弦更張
而撫軍諸將亦宜以公天下爲心審時制宜令擴廓
帖木兒軍與離散豈能復振若止分撥一軍逼襲必
就擒獲其餘師彼中見調一應軍馬令其倍道東行勤
王赴難與也速等聲勢相援仍遣重臣分道宣諭催
督庶幾得宜若如從膠於前說動以言者爲擴廓帖木
兒辨說而鉗制天下之口不幸猝有意外之變朝廷亦
不得聞而天下之事去矣書上不報十二月祖仁又

上書皇太子言近日降詔削河南軍馬之權雖所當
然然此項軍馬終爲南軍之所忌設使其有悖逆之
心朝廷以忠臣待之其心媿沮將何所施今未有所
見遽以此名加之彼若甘心以就此名其害有不可
言者朝廷若善用之豈無所助然人皆知之而不敢
言者誠恐誣以受財游說罪名無所昭雪也況擴
廓帖木兒屢上書疏明其心曲是其心未絕於朝廷
以待朝廷之開悟當今爲朝廷計者不過戰守遷三
事以言乎戰則資其犄角之勢以言乎守則望其勤
王之師以言乎遷則假其藩衛之力極力勉厲使行

猶恐遲晚豈可使數萬之師棄置於一方當此危急
之秋宗社存亡係在旦夕不幸一旦有唐玄宗倉卒
之出則是以祖宗百年之宗社朝廷委而棄之此時
雖欲碎首殺身何濟於事故今不復避忌惟以宗社
存亡爲重奉疏以聞疏上亦不報二十八年秋
大明兵進壓近郊有旨命祖仁及同僉太常禮儀院
事王遜志等載太廟神主從皇太子北行祖仁等乃
奏曰天子有大事出則載主以行從皇太子非禮也
帝然之還守太廟以俟命俄而天子北奔祖仁守神
主不果從八月二日京城破將出健德門爲亂軍所

害時年五十五祖仁一目眇貌寢身短瘠而語音清
亮議論偉然負氣剛正似不可犯者其學博而精自
天文地里律曆兵乘術數百家之說皆通其要爲文
簡質而詩清麗世多稱傳之王遜志字文敏惲之曾
孫也以廕授侍儀司通事舍人歷隰州判官大寧縣
尹擢陝西行臺監察御史累遷僉漢中河西山北三
道肅政廉訪司事入爲工部員外郎遷禮部郎中拜
監察御史劾僉事不蘭奚平章宜童皆逆臣子孫當
屏諸遐裔除大府少監出爲江西廉訪副使召僉太
常禮儀院事京城不守公卿爭出降遜志獨家居衣

覓而坐其友中政院判官王益來告曰新朝寬大不推不死且仍與官益出諂官自言狀遜志怫然斥之曰君既自不忠又誘人爲不義耶因戒其子曰汝謹繼吾宗即自投井中死。

成遵

成遵字誼叔南陽穰縣人也幼敏悟讀書日記數千百言年十五喪父家貧勤苦不廢學問二十能文章時郡中先輩無治進士業者遵欲爲以不合程式爲患一日慨然曰四書五經吾師也文無逾於史漢韓柳區區科舉之作何難哉會楊惠初登第來尹穰遵

乃書所作數十篇見之惠撫卷大喜語之曰以此取科第如拾芥耳至順辛未至京師受春秋業於夏鎮遂入成均爲國子生時陳旅爲助教喜其文數以語于奎章閣侍書學士虞集集亟欲見之旅令以己爲俾遵馳詣集集方有目疾見遵來迫而視之曰適觀生文今見生貌公輔器也吾老矣恐不及見生當自愛重也元統改元中進士第授將仕郎翰林國史院編脩官明年復脩泰定明宗文宗三朝實錄後至元四年升應奉翰林文字五年辟御史臺掾至正改元擢太常博士明年轉中書檢校尋拜監察御史扈從

至上京上封事十天子宜慎起居節嗜慾以保養聖躬聖躬安則宗社安矣[illegible]近[illegible]帝政容稱善又言臺察四事一曰差選臺臣[illegible]問事二曰左遷御史杜塞言路三曰御史不思盡言循默求進四曰體覆廉訪奏牘不實賢否混淆帝皆嘉納之諭臺臣曰遵所言甚善皆世祖風紀舊規也特賜上尊旌其忠讜又言江浙火災當蠲郵及劾火曾怨赤不法十事皆從之復上封事言時務四事一曰法祖宗二曰節財用三曰抑奔競四曰明激勸奏入帝稱善久之命中書[illegible]以行[illegible]事并劾九七十餘事皆指訐

時弊執政者忌之二年自刑部員外郎出爲陝西行省[illegible]外郎以[illegible]病辭歸五年丁母憂八年擢僉淮東肅政廉訪司事改禮部郎中奉使山東淮北察守令賢否得循良者九人貪墨者二十一人奏之九人皆陞上尊幣帛仍加顯擢其二十一人悉黜之九年改刑部郎中尋遷御史臺都事[illegible]吏多父母之喪免者[illegible]許今後官吏凡[illegible]私[illegible]毀死不許[illegible]官須覓其[illegible]人不[illegible]免避[illegible]人固可怒然與人倫孰重且國家以孝治天下寧[illegible]一人千百不可使天下有無親之吏御史大夫是之

古陞戶部侍郎遷中書右司郎中時刑部獄案
久而不決者積數百遵與其僚分閱之共議其輕重
各當其罪未幾無遺事時有令入粟補官有犯其
罪而入粟得七品雜流者為怨家所告有司議輸粟
例無有過不與之文遵曰賣官鬻爵已非盛典況以
賣官與殺人之人其將何以為治必奪其敕還其粟
著為令乃可省臣從之除工部尚書先是河決白茅
鄆城濟寧皆為巨浸或言當築堤以遏水勢或言必
疏南河故道以殺水勢而漕運使賈魯言必疏南河
塞北河使復故道役不大興害不能已廷議莫能決

元史傳卷七十三　十八

乃命遵偕大司農禿魯行視河議其疏塞之方以聞
十一年春自濟寧曹濮汴梁大名行數千里掘井以
量地形之高下測岸以究水勢之淺深遍閱史籍博
采輿論以謂河之故道不可得復其議有八而丞相
脫脫已先入賈魯之言及遵與魯力陳不可且
曰濟寧曹鄆連歲饑饉民不聊生若聚二十萬人於
此地恐後日之憂又有重於河患者脫脫怒曰汝謂
民將反耶自辰至酉辯論終不能入明日執政者謂
遵曰修河之役丞相意已定且有人任其責矣公
毋多言幸為兩可之議　遵曰腕可斷議不可易也

遂出為大都河間等處都轉運鹽使初汝汴二郡
多爲商運司賴之是時汝寧盜起侵汴境朝廷調兵
往討括舟運糧以故舟楫不通商販遂絕遵隨事處
宜國課皆集十四年調武昌路總管武昌自十二年
為沔寇所殘蕩民死於兵疫者十六七而大江上下
皆剽盜阻絕米直翔湧民心遑遑遵白於省臣假軍
儲鈔萬錠募勇敢之士且戈船截兵境且戰且行糴
粟於太平中興民賴以全活者眾會省臣出師遵攝
省事於是省中惟遵一人乃遂作僞塞城門籍
民為兵得五千餘人設萬夫長四配守四門所以為

元史傳卷七十三　十九

防禦之備其至號令嚴[illegible]賞罰明萬艘舡往來江中
終不敢近岸城賴以安十五年擢江南行臺治書侍
御史召拜參議中書省事時河南之賊蔓延河北
焚掠郡縣上下相[illegible]若常事左右司官僚持其牘
白丞相[illegible]曰今天下州縣[illegible]過半[illegible]之民利安
者以天塹黃河為之[illegible]所以剝
脣相依以供軍儲而[illegible]民猶得保
其室家故也今賊北渡河而官軍不[illegible]大河之險
已不能守河北之民復何所恃乎河北民心一搖國
勢將如之何語未畢[illegible]不[illegible]宰相已下皆[illegible]之

揮廣乃以入奏帝詔即遣使罪守河猶餅而守御自
是亦頗嚴先是湖廣倪賊質咸順王之子而遣人請
降求為湖廣行省平章剌臣欲許者平遵曰平章之
職亞宰相也承平之時雖德望漢人抑而不與今叛
逆之賊挾勢要求輕以與之如綱紀何或曰王子世
皇嫡孫也不許是棄之與賊非親親之道也遵曰頃
項執太公欲烹之以挾高祖高祖乃以分羹答之奈
何今以王子之故廢天下大計乎衆皆韙其論除治
書侍御史俄復入中書為參知政事雖省僅六曰丞
相每決大議則曰姑少緩之衆莫曉其意及遵拜執

政喜曰大政事今可決矣十七年升中書左丞階資
善大夫分省彰德是時太平在相位以事忤皇太子
皇太子深銜之欲去之而未有以發以為遵及參知
政事趙中皆太平黨也遵中兩人去則太平之黨孤
十九年用事者承望風旨嗾寶坻縣尹鄧守禮弟鄧
子初等誣遵與參政趙中參議蕭庸等六人皆受贓
皇太子命御史臺大宗正府等官雜問之鍛鍊使成
獄遵等竟皆死杖中外冤之二十四年御史臺臣辯
明遵等皆誣枉詔復給還其所校宜物

曹鑑

曹鑑字克明宛平人穎悟過人舉止異常兒既冠南
遊具通五經大義大德五年用翰林侍講學士郝彬
薦為鎮江淮海書院山長十一年南行臺中丞廉恒辟
為掾史丁內艱復起補掾史除興文署令伴送安南
使者往返問難倡和應答如響使者敬服以為中國
有人至治二年授江浙行省左右司員外郎明年奉
行括釋氏白雲宗田稽檢有方不數月而事集纖豪
無擾泰定七年遷湖廣行省左右司員外郎時丞相
忽剌歹怙勢恣縱妄為威福僚屬多畏避鑑遇事徇
理據行獨不為回撓湖北廉訪司舉鑑宜居風紀不報

天曆元年調江浙財賦府副總管屬淮浙大水民以
蠲告鑑損其賦什六七勢家因而請免者鑑覈實論
令首輸元統二年陞同僉太常禮儀院鑑習典故達
今古凡禮樂度數名物罔不周知因集議明宗皇后
祔廟事援禮據經辯析詳明君子多之至元元年以
中大夫陞禮部尚書俄感疾而卒年六十五追封譙
郡侯諡文穆鑑天性純孝親族貧乏者周䘏恐後歷
官三十餘年僦屋以居歿之日家無餘貲惟蓄書數
千卷皆鑑手較定鑑為詩賦尚騷雅作文法西漢每
稿成學者爭相傳誦有文集若干卷藏于家鑑任湖

廣貢外時有故祿頽淵伯以辰砂一包餽鑑鑑漫爾
置篋笥中半載後因欲合藥捌命取視之乃有黃金
五十兩雜其中鑑驚歎曰淵伯以我爲何如人也淵伯
已歿鑑呼其子歸之其廉慎不欺如此

張翥

張翥字仲舉晉寧人其父爲吏從征江南調饒州安
仁縣典史又爲杭州鈔庫副使翥少時負其才儁豪
放不羈好蹴踘喜音樂不以家業屑其意其父以爲
憂翥一旦翻然改曰大人勿憂今請易業矣乃謝客
閉門讀書晝夜不暫輟因受業於李存先生存家安

仁江東大儒也其學傳於陸九淵氏翥從之游道德
性命之說多所研究未幾留杭又從仇遠先生學遠
於詩最高翥學之盡得其音律之奧於是翥遂以詩
文知名一時已而薄游維揚居久之學者及門甚衆
至元末同郡傅巖起居中書薦翥隱逸至正初召爲國
子助教分教上都生員退居淮東會朝廷脩遼金宋
三史起爲翰林國史院編脩官史成歷應奉脩撰遷
太常博士陞禮儀院判官又遷翰林歷直學士侍講學
士乃以侍講學士兼祭酒翥勤於誘掖後進絶去崖岸不徒
以師道自尊用是學者樂親炙之有以經義請問者

必歷舉衆說爲之折衷論辯之際雜以談笑無不厭
其所得而後已嘗奉旨詣中書集議時政衆論鋒起
翥獨默然丞相搠思監曰張先生平日好論事今一
語不出何耶翥對曰諸人之議皆是也但事勢有緩
急施行有先後在丞相所決耳搠思監善之明日除
集賢學士俄以翰林學士承旨致仕階榮祿大夫孛
羅帖木兒之入京師也命翥草詔削奪擴廓帖木兒
官爵且發兵討之翥毅然不從左右或勸之翥曰吾
臂可斷筆不能操也天子知其意不可奪乃命他學
士爲之孛羅帖木兒雖知之亦不以爲怨也及孛羅

帖木兒既誅詔乃以翥爲河南行省平章政事仍翰
林學士承旨致仕給全俸終其身二十八年三月卒
年八十二翥長於詩其近體長短句尤工文不如詩
而每以文自負常語人曰吾於文已化矣蓋吾未嘗
構思特任意屬筆而已它日翰林學士沙剌班示以
所爲文請易置數字苦思者移時終不就沙剌班曰
先生於文豈猶未化耶何思之苦也翥因相視大笑
蓋翥平日善諧謔出談吐語輒令人失笑一座盡傾
入其室藹然春風中也所爲詩文甚多無丈夫子及
死國遂亡以故其遺藁不傳其傳者有律詩樂府僅

三卷叛亂兵興以來死節死事之人爲書曰忠義
錄識者題之

傳卷第七十三

傳卷第七十四　　元史一百八十七

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臣宋濂　翰林待制承直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臣王禕奉

勅修

烏古孫良楨

烏古孫良楨字幹卿世次見父澤傳資器絕人好讀書至治二年蔭補江陰州判官丁內艱服除調婺州武義縣尹有惠政改漳州路推官獄有疑者悉平反之上言律徒者不杖今杖而又徒非恤刑意宜加徒減杖遂定爲令移泉州並以能稱轉延平判官拜陝西行臺監察御史劾遼陽行省左丞相達識帖睦邇貴國不忠援漢高帝斬丁公故事以明人臣大義并劾御史中丞胡居祐奸邪皆罷之中外震懾陞都事猶以言不盡行辭去後起爲監察御史良楨以帝方覽萬幾不可不求賢自輔於是連疏天曆數年間紀綱大壞元氣傷夷天祐聖明入膺大統而西宮秉政奸臣弄權畜憾十有餘年天威一怒陰晦開明以正大名以章大孝此誠兢兢業業祈天永命之秋其術在乎敬身修德而已今經筵多領以職事臣數日一進講不逾數刻已罷而闇御小臣恒侍左右何益於盛德哉臣願招延儒臣若許衡者數人置於禁密

常以唐虞三代之道啓沃宸衷日新其德實萬世無疆之福也又以國俗父死則妻其從母兄弟死則收其妻父母死無憂制遂言綱常皆出於天而不可變議法之吏乃言國人不拘此例諸國人各從本俗是漢南人當守綱常國人諸國人不必守綱常也名曰優之實則陷之外若尊之內實侮之推其本心所以待國人者不若漢南人之厚也請下禮官有司及右科進士在朝者會議自天子至於庶人皆從禮制以成列聖未遑之典明萬世不易之道又言處士劉因道學經術可比許文正公衡從祀孔子廟廷皆不報

御史臺作新風憲後疏其所當行者以舉賢才爲綱而以厚風俗均賦役重審理汰冗官選守令出奉使均公田爲目指擿剴切雖觸忌諱亦不顧也宦者罕失愛妾殺其妻糜其肉飼犬上疏乞正重刑并論宦寺結廷臣撓政爲害可汰黜之憸倖側目至正四年召爲刑部員外郎轉御史臺都事五年改中書左司都事出爲江東道肅政廉訪司副使上官一日辭歸六年授平江路總管不拜八年復召爲右司員外郎九年陞郎中尋遷廣東道肅政廉訪使未行還爲郎中遷福建道肅政廉訪使中道召還參議中書省事兼經筵官十一年拜治書侍御史陞中書參知政事同知經筵事十三年陞左丞兼大司農卿仍同知經筵事時中書參用非人事多異同不得一一如志會軍餉不給請與右丞悟良哈台主屯田歲入二十萬石東宮久未建懇懇爲言車駕幸上都始册皇太子立詹事院擇召爲副詹事每直端本堂則進正心誠意之說親君子遠小人之道皇太子嘉納焉當時盜賊蠭起帝甚惡之下詔分討必盡誅而後已良楨言平賊在收人心以回天意多殺非道也乃赦以安之十四年還淮南行省左丞初泰州賊張士誠既降復

叛殺淮南行省參知政事趙琏進據高郵六合太師脫脫奉詔總諸王軍南征而良楨治參議龔伯璲刑部主事盧山等從之既平六合乘克高郵會詔罷脫脫兵柄遂有上變告伯璲等勸脫脫勒兵北向者下其事鞫問詞連良楨簿對無所驗即日還中書左丞命分省彰德主調軍食居半歲還中書十六年進階榮祿大夫賜玉帶一十七年除大司農明年陞右丞兼大司農辭不允論罷陷賊延坐之令有惡少年誣知宜興州張復通賊之罪中書將籍其孥吏抱按請署良楨曰手可斷按不可署同列變色亦不署良楨

自左曹登政府多所建白罷福建山東食鹽浙東西長生牛租瀕海被災圍田稅民皆德之嘗論至正格輕重不倫吏得並緣爲姦擧明律者數人參酌古今重定律書書成而罷家居輒訓諸子曰吾無過人者惟待人以誠人亦以誠遇我汝宜志之晩歲病痺數謁告病益侵遂卒自號約齋有詩文奏議凡若干卷藏于家

賈魯

賈魯字友恒河東高平人幼負志節旣長謀略過人延祐至治間兩以明經領鄕貢泰定初恩授東平路

儒學教授辟憲史歷行省掾除潞城縣尹選丞相東曹掾擢戶部主事未上一日覺心悸尋得父書筆勢顚縮即辭歸比至家父已有風疾未幾卒魯居喪服闋起爲太醫院都事會詔修遼金宋三史召魯爲宋史局官書成選魯燕南山東道奉使宣撫幕官考績居最遷中書省檢校官上言十八河倉近歲淪沒官糧百三十萬斛其弊由富民兼幷貧民流亡宜合先正經界然事體重大非處置盡善不可輕發書累數萬言切中其弊俄拜監察御史首言御史有封事宜專達聖聰不宜臺臣先有所可否陞臺都事遷山北

廉訪副使復召爲工部郎中言考工一十九事至正四年河決白茅堤又決金堤並河郡邑民居昏墊壯者流離帝甚患之遣使體驗仍督大臣訪求治河方畧特命魯行都水監魯循行河道考察地形往復數千里備得要害爲圖上進二策其一議脩築北堤以制橫潰則用工省其一議疏塞並擧挽河東行使復故道其功數倍會遷右司郎中議未及竟其在右司言時政二十一事皆見擧行調都漕運使復以漕事二十事言之朝廷取其八事一曰京畿和糴二曰優恤漕司舊領漕戶三曰接連委官四曰通州總治豫

定委官五曰船戶困於壩夫海運壞於壩戶六曰疏濬運河七曰臨淸運糧萬戶府當隷漕司八曰宣忠船戶付本司節制事未盡行旣而河水北侵安山淪入運河延袤濟南河間將壞兩漕司鹽場實妨國計九年太傅右丞相脫脫復相論及河決思拯民艱以塞詔旨乃集廷臣群議言人人殊魯昌言河必當治復以前二策進丞相取其後策與魯定議且以其事屬魯魯固辭丞相曰此事非子不可乃入奏大稱帝旨十一年四月命魯以工部尚書總治河防使進秩二品授以銀章領河南北諸路軍民發汴梁大名十

有三路民一十五萬廬州等戍十有八翼軍二萬供
役一切從事大小軍民官咸稟節度便宜興緝是月
鳩工七月鑿河成八月決水故河九月舟楫通十一
月諸埽諸堤成水土工畢河復故道事見河渠志帝
遣使報祭河伯召魯還京師魯以河平圖獻帝適覽
臺臣奏疏請褒脫脫治河之績次論魯功超拜榮祿
大夫集賢大學士賞賚金帛勑翰林丞旨歐陽玄製
河平碑以旌脫脫勞績具載魯功且宣付史館幷贈
魯先臣三世尋拜中書左丞從脫脫平徐州脫脫既
旋師命魯追餘黨分攻濠州同總兵官平章月可察

兒督戰魯誓師曰吾奉旨統八衛漢軍頓兵于濠七
日矣爾諸將同心協力必以今日巳午時取城池然
後食魯上馬麾進抵城下忽頭眩下馬且戒兵馬弗
散病愈亟却藥不肯汗竟卒于軍中年五十七十三
年五月壬午也月可察兒躬爲治喪選士護柩還高
平有旨賜交鈔五百錠以給喪事子穎

逯魯曾

逯魯曾字善止脩武人性剛介通經術中天曆二年
進士第授翰林國史院編修官辟御史臺掾掌機密
監察御史劾中丞史顯夫簡傲魯曾開實封於大夫
前曰中丞素持重以人周旋御史以人情劾之
非公論由是皆以爲忤除太常博士武宗一廟未立
后主配享集賢學士定議之魯曾抗言先朝以武宗皇
后真哥無子不立其主伯顏爲右丞相以爲明宗
母亦乞列氏可以配享徽政院傳太后旨以文宗
之母唐兀氏可以配享伯顏問魯曾曰先朝既以真
哥皇后無子不爲立主今所立者明宗母乎文宗母
乎對曰真哥皇后在武宗朝已膺玉冊爲武宗皇
后明宗文宗二母后因爲妾也今以無子之故不爲
立主以妾后爲正宮是爲臣而廢先君之后爲子而

追封先父之妾於禮不可且燕王垂即位追廢其母
后而立其生母爲后以配享先王爲萬世笑豈可復
蹈其失乎集賢大學士陳顥素嫉魯曾出曰唐太宗
冊曹王明之母爲后是亦二后也豈不可乎魯曾曰
堯之母爲帝嚳庶妃堯立爲帝未聞冊以爲后而配
嚳皇上爲大元天子不法堯舜而法唐太宗邪衆服
其議而伯顏題之遂以真哥皇后配焉復拜監察御
史劾荅失海牙阿吉剌太尉鞏卜班右丞元突鑿
部尚書吉當普監察御史哈剌完者月魯不花陀
呂思誠郎中皆黜之八人之中惟思誠以罪不當

守是法餘皆伯顏之黨朝廷肯然令居密院都事上
言前伯顏專殺大臣其黨利其家財巧誣以罪今大
小官及諸人有罪止坐其身不宜籍其妻女郯王爲
伯顏搆陷妻女流離當給還其家以從子孫從之除
刑部員外郎承辨正撥罹伯顏所誣者擢宗正府郎
中出爲陝西行省左右司郎中除山北道肅政廉
訪司事入爲禮部郎中至正十二年從丞相脫脫討徐
州以官軍不習水土欲募鹽丁爲軍乃超授魯
曾資善大夫淮南宣慰使領征討招募鹽丁五
千人從征徐州平錄功命將所部軍守淮東卒於軍

貢師泰

貢師泰字泰甫寧國之宣城人父奎以文學名家延
祐至治間官京師爲集賢直學士謚文靖師泰早
肄業國子學爲諸生泰定四年釋褐出身授從仕郎
太和州判官丁外艱改徽州路歙縣丞江浙行省辟
爲掾尋以土著自劾去大臣有以其名聞者擢應奉
翰林文字丁內外艱服闋除紹興路總管府推官郡有
疑獄悉爲詳讞而剖決之山陰白洋港有大船飄近
岸史甲二十人適取鹵海濱見其無主因取其所遺
而船中有二死人有朱乙者怪其作物而有死人

爲史甲等所劫史傭作富民高丙家事遂連高史臨承
而高亦就逮師泰審詢之則里中沈丁載物抵杭而
回漁者張網海中因盜網中魚爲漁者所殺史實未
嘗殺人奪物高亦弗知情其冤皆白游徼徐裕以巡
鹽爲名肆掠村落間一日遇諸暨商奪其所賫錢挾
殺之投尸於水走告縣曰我獲私鹽犯人畏罪赴水
死矣官驗視以有傷疑之遂以疑獄釋師泰追詢覆
案之具得裕所以殺人狀復俾待報餘姚孫國賓以
求賂不獲姚甲造僞鈔受賕而釋之執高乙曾丙赴有
司誣以同造僞高嘗爲姚行用實非自造孫既含怒

因加罪於高而思與孫有隙故并連之曾與高未嘗
相識也師泰疑高等罪若不合以孫詰之辭屈而情
見即釋曾而加高以本罪其誣處死孫亦就法其於
冤抑詳讞之明多類此以故郡民自以不冤治行爲
諸郡第一考滿復入翰林爲應奉預修后妃功臣列
傳事畢遷宣文閣授經郎歷翰林待制國子司業擢
禮部郎中再遷吏部拜監察御史自世祖以後省臺
之職南人斥不用及是始復舊制於是南士復得居
省臺自師泰始時論以爲得人至正十四年除吏部
侍郎時江淮兵起京師食不足師泰奉命和糴于浙

右得糧百萬石以給京師遷兵部侍郎朝廷以京師
至上都驛户凋弊命師泰巡視整飭之至則歷究其
病原驗其富貧而均其徭役數十郡之民賴以稍蘇
豪貴以其不利於己深嫉之然莫能有所中傷也會
朝廷欲仍和糴浙西因除師泰都水庸田使十五年
庸田司罷擢江西廉訪副使未行遷福建廉訪使居
亡何除禮部尚書時平江缺守廷議難其人師泰又
以選爲平江路總管其年冬[illegible]士誠自高郵
率衆渡江直抵城下攻圍甚急明年春守將弗能支
斬關遁去師泰領義兵出戰力不敵亦懷印綬棄城
遁匿海濱者久之士誠既納降江浙行省丞相達識
帖睦邇以便宜授師泰兩浙都轉運鹽使至則剔其
積弊通其利源大課以集國用資之丞相復承制除
師泰江浙行省參知政事二十年朝廷除户部尚書
俾分部閩中以閩鹽易糧由海道轉運給京師凡爲
糧數十萬石朝廷賴焉二十二年召爲祕書卿行至
杭之海寧得疾而卒師泰性倜儻狀貌偉然既以文
字知名而於政事尤長所至績效輒暴著尤喜接引
後進士之賢者不問識不識即加推轂以故士譽翕然
歸之有詩文若干卷行于世

周伯琦

周伯琦字伯温饒州人父應極至大間仁宗爲皇太
子召見獻皇元頌爲言于武宗以爲翰林待制後爲
皇太子說書日侍英邸仁宗即位遷集賢待制終池
州路同知總管府事伯琦自幼從宦游京師入國學
爲上舍生積分及高等去以蔭授將仕郎南海縣主
簿三轉爲翰林修撰至正元年改奎章閣爲宣文閣
藝文監爲崇文監伯琦爲宣文閣授經郎教戚里大
臣子弟每進講輒稱旨且日被顧問帝以伯琦工書
法命篆宣文閣寶仍題扁宣文閣及摹王羲之所書
蘭亭序智永所書千文刻石閣中自是累轉官皆宣
文崇文之間而眷遇益隆矣帝嘗呼其字伯温而不
名會御史奏風憲宜用近臣特命僉廣東廉訪司事
八年召入爲翰林待制預修后妃功臣列傳累陞直
學士十三年有旨令南士皆得居省臺除伯琦兵部
侍郎遂與貢師泰同擢監察御史兩人皆南士之望
一時榮之時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兒以大軍南討而
失律喪師陝西行臺監察御史劉希曾等十人共劾
奏之伯琦乃劾希曾等越分干譽希曾等皆坐左遷
補郡判官由是不爲公論所與十三年遷崇文太監

兼經筵官代祀天妃丁內艱十四年起復爲江東肅
政廉訪使長槍鎖南班陷寧國伯琦與僚佐倉皇出
見之尋遁走至杭州除兵部尚書未行改浙西肅政
廉訪使江南行臺監察御史劾伯琦失陷寧
國宜正其罪十七年江浙行省丞相達識帖睦爾承
制假伯琦參知政事招諭平江張士誠士誠既降江
南行臺監察御史亦劾伯琦罷除同知太常禮儀
院事士誠留之未行拜資政大夫江浙行省左丞於
是留平江者十餘年士誠既滅伯琦乃得歸鄱陽尋
卒伯琦儀觀溫雅粹然如玉雖遭時多艱而善於自

保博學工文章而尤以篆隸真草擅名當時嘗著六
書正譌說文字原二書又有詩文藁若干卷

吳當

吳當字伯尚澄之孫也當幼承祖訓以穎悟篤實稱
長精通經史百家言侍其祖至京師補國子生久之澄
既捐館四方學子從澄遊者悉就當卒業焉至正五
年以父文蔭授萬億四庫照磨未上用薦者改國子
助教勤講解嚴繩墨諸生皆樂從之會詔修遼金宋
三史當預編纂書成除翰林修撰七年遷國子博士
明年陞監丞十年陞司業明年遷翰林待制又明年

改禮部員外郎十三年擢監察御史尋復爲國子司
業明年遷禮部郎中又明年除翰林直學士時江南
兵起且五年大臣有薦當世居江西習知江西民俗
且其才可任政事者詔擢拜江西肅政廉訪使偕江
西行省參政火你赤兵部尚書黃昭招捕江西諸郡
便宜行事當以朝廷兵力不給既受命至江南即召
募民兵由浙入閩至江西境建昌界招安新城孫塔
擒殄李三道路既通乃進攻南豐渠兇鄭天瑞遁鄭
原自刎死十六年調檢校章廸率本部兵與黃昭夾
攻撫州斬殺首冦胡志學進兵復崇仁宜黃於是達

撫兩郡悉定是時參知政事朶歹總兵撫建積年無
功因忌當屢捷功在己上又以爲南人不宜總兵則
構爲飛語謂當與黃昭皆與冦通有旨解二人兵柄
除當撫州路總管昭臨江路總管並供億平章火你
赤軍火你赤移當從事官范淳及章廸將士皆憤怒
不平當諭之曰上命不可違也而火你赤又上章言
二人者難任牧民尋有旨當與昭皆罷總管除名十
八年火你赤自瑞州還龍興當與昭皆隨軍不敢去先
是當與昭平賊功狀自廣東由海道未達京師而朶
歹火你赤等公牘乃先至故朝廷責當昭皆左遷及

得當昭功狀乃始知其誣詔拜當中奉大夫江西行省參知政事昭湖廣行省參知政事命未下而陳友諒已陷江西諸郡火你赤兵戊遁當乃戴黃冠著道士服杜門不出日以著書爲事友諒遣人辟之當卧床不食以死自誓乃舁床載之舟送江州拘留一年終不爲屈遂隱居廬陵吉水之谷坪逾年以疾卒年六十五所著書有周禮纂言及學言稾

傳卷第七十四

傳卷第七十五　　元史一百八十八

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臣宋濂翰林待制承直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臣王褘等奉

勅修

董摶霄　弟昂霄

董摶霄字孟起磁州人由國子生辟陝西行臺掾時天大旱從侍御史郭貞讞獄華陰縣有李誠兒累殺商賈于道爲賊十五年至百餘事事覺獄已具賄賂有司謂徒黨未盡獲五年不決人皆以爲憤摶霄知之以言于貞即以尸諸市中天乃大雨授四川肅政廉訪司知事除溧陽縣尹入爲戶部主事陞員外郎

拜監察御史又出僉遼東肅政廉訪司事歷江西行省左右司郎中遷浙東宣慰副使其歷官所至往往理冤獄革弊政才略益著稱于時至正十一年除濟寧路總管奉旨從江浙平章教化征進安豐兵至合肥定林站遇賊大破之時朱皋固始賊復猖獗軍少不足以分討有大山民砦及芍陂屯田軍摶霄皆獎勞而約束之遂得障蔽朱皋我軍屯失家寺賊至追殺之乃遣進士程明仲往諭賊中招徠者千二百家函恐知其虛實夜縛浮橋於淝水既渡賊始覺賊衆[illegible]渡者輒爲其所敗摶霄乃麾騎士

別渡淺灘繞賊後如出東南向與壯士迎敵搏霄忽
躍馬渡㵎揚言於衆曰賊已敗道軍皆渡一鼓而擊
之賊大敗亟追殺之相藉以死者二十五里遂復安
豐十二年有旨命搏霄攻濠州又命移軍援江南道
渡江至湖州德清縣而徽饒賊已陷杭州教化問搏
霄計搏霄曰賊皆野人見杭城子女玉帛非平日所
有必縱慾不暇為備宜急攻之今欲退保湖州設使
賊乘銳直趨京口則江南不可為矣教化猶豫未决
而諸將亦難其行搏霄正色曰江浙相君方面既陷
於賊今可取而不取誰任其咎復挾劍頓諸將曰諸

君荷國厚恩而臨難苟免今相君在是敢有慢令者
斬計乃決遂進兵杭城賊迎敵至鹽橋搏霄麾壯士
突前斬殺數級而諸軍相繼夾攻之凡七戰追殺至
清河坊賊奔接待寺塞其門而焚之賊皆死遂從杭
州已而餘杭武康德清次第以平搏霄亦受代去徽
饒賊復自昱嶺關寇於潛行省乃假搏霄為參知政
事俾復提兵討之搏霄曰必欲除殘去暴所不敢辭
若假以重爵則不敢受即日引兵至臨安新溪是為
入杭要路既分兵守之而始進兵至叶口及虎檻遇
賊皆大破之追殺至於潛遂復其縣治既又克復昌

化縣及虜降賊將盧大斋二千人賊又有犯千
秋關者搏霄還軍守於潛而賊兵大至樊脩郭盧舍
搏霄按軍不動左右請出兵搏霄曰未也遣人執白
旗登山望賊約曰賊以我為怯必少懈伺其有間則
麾所執旗又伏兵城外皆授以火礮約曰見旗動
礮即發已而旗動礮發兵乃盡出斬首數千級遂復
千秋關未幾賊復攻獨松百丈幽嶺三關搏霄乃先
以兵守多溪多溪三關要路也既又分爲三軍一出
獨松一出百丈一出幽嶺然後會兵擣賊巢遂乘勝
復安吉七戰而克之賊將以其徒來降者數百人既

數日賊復來寇獨松搏霄即以兵守苦嶺及黃沙嶺
賊帥梅元來降且言復有帥十一人欲降者即遣偏
將余思忠至賊砦諭之賊皆入暗室潛議思忠持大
投入室內挾劍語衆曰元帥命我來活汝汝復何議
已而火起焚其砦叱賊黨散去而引賊帥來降明日
進兵廣德克之有蘄賊與饒池諸賊復犯徽州賊中
有道士俗作十二里霧搏霄以兵擊之已而妖霧開
豁諸伏兵皆起襲賊兵後賊大潰亂斬首數萬級擒
千餘人獲道士焚其妖書而斬之遂平徽州十四年
除水軍都萬戶俄陞樞密院判官從丞相脫脫征高

鄆分戍鹽城興化賊衆八十萬從勝兩湖間凡十有三摶霄勒平之即其地築十二砦賊入輒迷故道盡殺之自是不復敢犯賊恃習水渡淮北據安東州摶霄招善水戰者五百人與賊戰安東之大湖大敗之遂復安東十六年勒平北沙廟灣沙浦等砦遂進兵泗州不利賊乘勝東下斷我軍糧道乃回軍屯北沙糧且絕與賊死戰凡七晝夜賊敗走奪賊舡七十餘乃得度徙保泗州時方暑雨淮水溢諸營皆避去而摶霄獨守孤城賊環繞數十里攻之摶霄坐城上遣偏將以騎士由四門突出賊後約曰旗一麾即還既而

旗動騎士還步卒自城中出夾擊之賊大敗然賊皆猶阻西行之路乃結陣而往訓以奇兵轉戰數十合軍始得至海寧朝廷嘉其功陞同僉淮南行樞密院事摶霄建言于朝曰淮安爲南北襟喉江淮要衝之地其地一失兩淮皆未易復也則救援淮安誠爲急務爲今日計莫若於黃河上下并瀕淮海之地及南自沭陽北抵沂莒贛榆諸州縣布連珠營每三十里設一總砦就三十里中又設一小砦使斥堠烽燧相望而巡邏往來遇賊則并力野戰無事則屯種而食然後進有援退有守此善戰者所以常爲不可勝以

待敵之可勝也又海寧一境不通舟楫軍糧惟可陸運而凡瀕淮海之地人民屢經盜賊宜加存撫權令軍人搬運其陸運之方每人行十步三十六人可行一里三百六十人可行一十里三千六百人可行一百里每人負米四斗以夾布囊盛之用印封識人不息肩米不著地排列成行日行五百回計路二十八里輕行一十四里重行一十四里日可運米二百石每運給米一升可供二萬人此百里一日運糧之術也又江淮流移之民并安東海寧沭陽贛榆等州縣俱廢其民壯者既爲軍老弱無所依歸者宜設置軍

民防禦司擇軍官材堪牧守者使居其職而籍其民以屯故地於是練兵積穀且耕且戰內全山東完固之邦外禦淮海出沒之寇而後恢復可圖也十七年毛貴陷益都般陽等路有旨命摶霄從知樞密院事卜蘭奚討之而濟南又告急摶霄乃提兵援濟南賊衆自南山來攻濟南望之兩山皆赤摶霄按兵城中先以數十騎挑之賊衆悉來闕騎兵少卻至磵上伏兵起遂合戰城中兵又大出大破之而般陽賊復約泰安之黨踰南山來襲濟南摶霄列兵城上弗爲動賊夜攻南門獨以矢石禦之黎明乃默開東門放兵

出賊後既旦城上兵皆下大開南門合擊之賊敗走復追殺之賊衆悉無遺者於是濟南始寧詔就陞淮南行樞密院副使兼山東宣慰使都元帥仍賜上尊金帶褚幣名馬以勞之有嫉其功者譖於總兵太尉紐的該令搏霄依前詔從卜蘭奚同征益都搏霄即出濟南城屬老且病請以其弟昂霄代領其衆朝廷從之授昂霄淮南行樞密院判官未幾有旨命搏霄守河間之長蘆十八年搏霄以兵北行且曰我去濟南必不可保既而濟南果陷搏霄方駐兵南皮縣之魏家莊適有使者奉詔拜搏霄河南行省右丞甫拜

命毛貴兵已至而營壘猶未完諸將謂搏霄曰賊至當如何搏霄曰我受命至此當以死報國耳因拔劍督兵以戰而賊衆突至搏霄前捽而問曰汝爲誰搏霄曰我董老爺也衆刺殺之無血惟見其有白氣衝天是日昂霄亦死之事聞贈宣忠守正保節功臣榮祿大夫河南行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魏國公謚忠定昂霄贈推誠秉節功臣嘉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隴西郡侯謚忠毅搏霄早以儒生起家輒爲能吏會天下大亂乃復以武功自奮其才略有大過人者而當時用之不能盡其才君子惜之

劉哈剌不花

劉哈剌不花其先江西人倜儻好義不事家產有古俠士風居燕趙有年遂爲探馬赤軍戶至正十二年頴亳盜起朝廷以太不花爲河南行省平章政事總兵討之哈剌不花上書陳十事其七言兵機及攻守方略太不花大喜即辟爲掾史未幾奏除左右司都事太不花以哈剌不花嘗爲探馬赤有膂力善騎射俾統前八翼軍充先鋒將明號令信賞罰士皆樂爲之用而料敵成敗所向無失是時荅失八都魯軍潰于長葛收集散卒復屯中牟哈剌不花軍於汴梁南

彭子岡有自長葛來者言總兵官已爲賊所敗於中牟哈剌不花曰賊既捷兵必騁至我不可不往援遂整兵而前既而有使馳報夜四鼓賊從洧川渡河未知其所向哈剌不花曰是必襲荅失八都魯耳我行已緩不及事不若以精銳斷賊歸路覆之必矣於是領軍徐行天未明伏軍其歸路賊果襲荅失八都魯營大掠輜重而回哈剌不花伏軍四起賊大敗盡俘獲之當是時荅失八都魯雖以平章政事總大兵而哈剌不花功名與之相埒十七年山東毛貴率其賊衆由河間趨直沽遂犯漷州至棗林已而略柳林

遂[illegible]命樞密副使達國珎戰死京師人心大駭在廷之臣或勸東巡以避之或勸遷都關陝衆議紛然獨左丞相太平執不可哈剌不花時為同知樞密院事奉詔以兵拒之與之戰于柳林大捷賊衆悉潰退走據濟南京師遂安哈剌不花之功居多哈剌不花後遷河南行省平章政事以卒初哈剌不花與信州人倪晦字孟晰同事泰不花為掾史晦涉書史精文墨機識警敏泰不花深委任之言無不從而哈剌不花或有所論白多沮不行由是心銜泰不花及泰不花事敗走詣哈剌不花求援而哈剌不花不能曲為保全乃縛泰不花送京師致之死地君子以是少之

王英

王英字邦傑益都人性剛果有大節膂力絶人善騎射襲父職為莒州翼千戶父子皆善用雙刀人號之曰刀王至元二十九年江西行樞密院命帥師南雄討賊丘太老賊六百餘人突至英與戰殺其帥劉把東獲九十餘人元貞元年從左丞董士選討大山賊劉貴擒之二年討永新安福二州賊餘黨皆息延祐二年寧都賊起行省命英率各萬戶軍討之賊勢甚張英屢戰皆勝斬獲不可勝數積屍盈野水為不流行省平章李世安遣英從江浙平章裴閭所領軍於閩境至木麻坑擒賊蔡五九又追賊至上虎嶂遇賊三千餘人盡殲之至治元年以大臣薦授忠武校尉益都淄萊萬戶府副千戶天曆元年授宣武將軍至順二年行省命英招捕桂陽州賊張思進等二千人英至布以威信皆相率請降元統元年授懷遠大將軍同知海北海南道宣慰使司事至元三年萬安軍賊吳汝判等作亂聚衆三千人英至賊皆就擒未幾李志甫起漳州劉虎仔起潮州詔命江西行省右丞燕帖木兒討之方興起時英已致仕平章政事術撒里謂僚佐曰是雖鼠竊狗偷非刀王行不可其人雖老必可以義激乃使迎致之英曰國家有事吾雖老其可坐視乎據鞍橫槊精神飛動馳赴焉及賊平英功居多至正中毛貴陷益都英時年九十有六乃謂其子弘曰我世受國恩美官厚祿備嘗享之今老矣縱不能事戎馬以報天子尚忍食異姓之粟以求生乎水漿不入口者數日遂卒毛貴聞之使具棺衾以葬將斂舉其尸不動焚香祝曰公子弘請公歸葬先塋祝畢尸遂起觀者莫不驚異山東宣慰使普

般不花及[illegible]
永有夷齊之風爲臣之[illegible]者也[illegible]

石抹宜孫 邁里古思

石抹宜孫字申之其先遼之迪烈乣人五世祖曰也
先事太祖爲御史大夫有傳也先之曾孫曰繼祖
字伯善襲父職爲沿海上副萬户初以沿海軍分鎮
台州皇慶元年又移鎮婺處兩州馭軍嚴肅平寧都
寇有戰功且明達政事講究鹽筴多合時宜爲學本
於經術而旁通名法縱横天文地理術數方技釋老
之說晁鎡爲紳閭宜孫其子也宜孫性警敏嗜學問

於書務博覽而長於詩歌嘗借嫡弟厚孫蔭襲父職
爲沿海上副萬户守處州及弟長即讓其職還之退
居台州至正十一年方國珍起海上江浙行省檄宜
孫守溫州宜孫即起任其事其年閩寇犯處州復檄
宜孫以兵平之以功陞浙東宣慰副使分府于台州
頃之處之屬縣山寇並起宜孫復奉省檄往討之至
則築處州城爲禦敵計十七年江浙行省丞相達
識帖睦邇承制陞宜孫行樞密院判官總制處州分
院治于處又以江浙儒學副提舉劉基爲其院經歷
蕭山縣尹蘇友龍爲照磨而宜孫又辟郡人胡深葉

琛章溢參謀其軍事處爲郡山谷聯絡盜賊憑據險
阻輒竊發不易平治宜孫用基等謀或擣以兵或誘
以計未幾皆殲殄無遺類尋陞同僉行樞密院事當
是之時天下已多故所在守將各自爲計相保守於
是浙東則宜孫在處州邁里古思在紹興爲犄角十
八年十二月
大明兵取蘭溪且逼婺而宜孫母實在婺城宜孫泣
曰義莫重於君親食祿而不事其事是無君也母在
難而不赴是無親也無君無親何以立天地間哉即
遣胡深等將民兵數萬往赴援而親率精銳爲之殿

兵至婺與
大明兵用炮擊即敗績而還時經略使李國鳳至浙東
承制拜宜孫江浙行省參知政事階中奉大夫明年
大明兵入處州宜孫將數十騎走福建境上欲圖恢
復而所至人心已去事不可復爲乃嘆曰處州吾所守
者也今吾勢已窮無所於往不如還處州死亦爲
處州鬼耳既還至處之慶元縣爲亂兵所害事聞朝
廷贈推誠宣力効節功臣集賢大學士榮祿大夫上
柱國追封越國公謚忠愍邁里古思者寧夏人也字
善卿至正十四年進士授紹興路錄事司達魯花赤

苗軍主將楊完者在杭縱其軍鈔掠莫敢誰何民甚苦之俄有至紹興城中强奪人馬者邁里古思擒斬數人苗軍乃懼不敢復至其境邁里古思名譽遂大振會江南行臺移治紹興擢邁里古思爲行臺鎮撫乃大募民兵爲守禦計處州山賊焚掠婺之永康東陽邁里古思提兵往擊之與石抹宜孫約期夾攻其巢穴山賊以平擢江東廉訪司經歷仍留紹興以兵衛臺治時浙東西郡縣多殘破獨邁里古思保障紹興境内吏民愛之如父母江浙省臣乃承制授行樞密院判官分院治紹興會方國珍遣兵侵據紹興

屬縣邁里古思曰國珍本海賊今既降爲大官而復來害吾民可乎欲率兵往問罪先遣部將黄中取上虞中還請益兵是時朝廷方倚重國珍資其舟以運糧而御史大夫拜住哥與國珍素通賄賂情好甚厚憚邁里古思擅舉兵恐且生事即使人召邁里古思至其私第與計事至則命左右以鐵鎚撾死之斷其頭擲厠溷中城中民聞之不問男女老幼無不慟哭者黄中乃率其衆復仇盡殺拜住哥家人及臺府官員及史獨留拜住哥不殺以告于張士誠士誠乃遣其將以兵守紹興拜住哥尋遷行宣政院使監察御史交

首紿言拜住哥陰害帥臣幾致激變不忠莫斯爲甚宜將諸人與寘于嚴刑於是詔削拜住哥官職安置潮州而邁里古思之寃始白

傳卷第七十五

列傳第七十六　　元史一百八十九

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臣宋濂翰林待制承直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臣王禕等奉
敕修

儒學一

前代史傳皆以儒學之士分而爲二以經藝顓門者爲儒林以文章名家者爲文苑然儒之爲學一也六經者斯道之所在而文則所以載夫道者也故經非文則無以發明其旨趣而文不本於六藝又烏足謂之文哉由是而言經藝文章不可分而爲二也明矣元興百年上自朝廷內外名宦之臣下及山林布衣之士以通經能文顯著當世者彬彬焉衆矣今皆不復爲之分別而采取其尤卓然成名可以輔教傳後者合而錄之爲儒學傳

趙復字仁甫德安人也太宗乙未歲命太子闊出帥師伐宋德安以嘗逆戰其民數十萬皆俘戮無遺時楊惟中行中書省軍前姚樞奉詔即軍中求儒道釋醫卜士凡儒生掛俘籍者輒脫之以歸復在其中樞與之言信奇士以九族俱殘不欲北因與樞訣樞恐其自裁留帳中共宿既覺月色皓然惟寢衣在遽馳馬周號積屍間無有也行及水際則見復已被髮徒

跣仰天而號欲投水而未入樞曉以徒死無益汝存則子孫或可以傳緒百世隨吾而北必可無他復強從之先是南北道絕載籍不相通至是復以所記程朱所著諸經傳註盡錄以付樞自復至燕學子從者百餘人世祖在潛邸嘗召見問曰我欲取宋卿可導之乎對曰宋吾父母國也未有引他人以伐吾父母者世祖悅因不強之仕惟中聞復論議始嗜其學乃與樞謀建太極書院立周子祠以二程張楊游朱六君子配食選取遺書八千餘卷請復講授其中復以周程而後其書廣博學者未能貫通乃原羲農堯舜所以繼天立極孔子顏孟所以垂世立教周程張朱氏所以發明紹續者作傳道圖而以書目條列于后別著伊洛發揮以標其宗旨朱子門人散在四方則以見諸登載與得諸傳聞者共五十有三人作師友圖以寓私淑之志又取伊尹顏淵言行作希賢錄使學者知所嚮慕然後求端用力之方備矣樞既退隱蘇門乃即復傳其學由是許衡郝經劉因皆得其書而尊信之北方知有程朱之學自復始復爲人樂易而耿介雖居燕不忘故土與人交尤篤分誼元好問文名擅一時其南歸也復贈之言以博溺心末喪本爲戒

[illegible]以以訓易求文王孔子之用心焉勉其受人以後進
[illegible]此復家江漢之上以江漢自號學者稱之曰江
漢先生
張𣞙字達善其先蜀之導江人蜀亡僑寓江左金華
王柏得朱熹三傳之學嘗講道於台之上蔡書院𣞙
從而受業焉自六經語孟傳註以及周程張氏之微
言朱子所嘗論定者靡不潛心玩索究極根柢用功
既專久而不懈所學益弘[illegible]南北之士鮮能及
之至元中行臺中丞吳[illegible]聞其名延致江寧學宮
俾子弟受業中州士大夫欲淑子弟以朱子四書者

皆遣從𣞙游或闢私[illegible]迎之其在維揚來學者尤衆
遠近翕然尊爲碩師不[illegible]呼而稱曰導江先生大
臣薦諸朝特命爲孔顏孟三氏教授鄒魯之人服誦
[illegible]訓久而不忘[illegible]氣宇[illegible]音吐洪亮講說特精詳
子弟從之者[illegible]如也其高第弟子知名者甚多夾
谷之奇楊剛中尤顯𣞙無子有經說及文集行世吳
[illegible]以爲議論正援據博貫穿縱橫儼然新安
朱氏之尸祝也至正中眞州守臣以𣞙及郝經吳澄
[illegible]作祠宇[illegible]之曰三賢祠
[illegible]先本劉氏後[illegible]

錢武肅王嫌名更爲金氏履祥從曾祖景文當宋建
炎紹興間以孝行著稱其父母疾禱于天而靈應
隨至事聞于朝爲改所居鄉曰純孝履祥幼而敏睿
父兄授之書即能記誦比長益自策勵凡天文地
形禮樂田乘兵謀陰陽律曆之書靡不畢究及壯知
向濂洛之學事同郡王柏從登何基之門基則學于
黃榦而榦親承朱熹之傳者也自是講貫益密造詣
益邃時宋之國事已不可爲履祥遂絕意進取然負
其經濟之畧亦未忍遽忘斯世也會襄樊之師日急
宋人坐視而不敢救履祥因進牽制擣虛之策請以

重兵由海道直趨燕薊則襄樊之師將不攻而自解
且備敘海舶所經凡州郡縣邑下至巨洋別島難易
遠近歷歷可據以行宋終莫能用及後朱瑄張清獻
海運之利而所由海道視履祥先所上書咫尺無異
者然後人服其精確德祐初以迪功郎史館編校起
之辭弗就宋將改物所在盜起履祥屏居金華山中
兵燹稍息則上下巖谷追逐雲月寄情嘯詠視世故
若將凂也平居獨處終日儼然至與物接則盎然和懌
訓迪後學諄切無倦而尤篤於分義有故人子坐事
[illegible]分[illegible]不相知者十[illegible]

以完其子後貴履祥終不自言祖見勞問辛苦而已
何基王柏之喪履祥率其同門之士以義制服觀者
始知師弟子之繫於常倫也履祥嘗謂司馬文正公
光作資治通鑑祕書丞劉恕為外紀以記前事不本
於經而信百家之說是非謬於聖人不足以傳信自
帝堯以前不經夫子所定固野而難質夫子因魯史
以作春秋王朝列國之事非有玉帛之使則魯史不
得而書非聖人筆削之所加也況左氏所記或闕或
誣凡此類皆不得以辟經為辭乃用邵氏皇極經世
曆胡氏皇王大紀之例損益折衷一以尚書為主下

及詩禮春秋旁採舊史諸子表年繫事斷自唐堯以
下接于通鑑之前勒為一書二十卷名曰通鑑前編
凡所引書輒加訓釋以裁正其義多儒先所未發既
成以授門人許謙曰二帝三王之盛其微言懿行宜
後王所當法戰國申商之術其苛法亂政亦後王所
當戒則是編不可以不著也他所著書曰大學章句
疏義二卷論語孟子集註考證十七卷書表注四卷
謙為益加校定皆傳于學者天曆初廉訪使鄭允中
表上其書于朝初履祥既見王柏首問為學之方柏
告以必先立志且舉先儒之言居敬以持其志立志

以定其本志立乎事物之表敬行乎事物之內此為
學之大方也及見何基基謂之曰會之屢言賢者之
賢理欲之分便當自今始會之蓋柏字也當時議者
以為基之清介純實似尹和靖柏之高明剛正似謝
上蔡履祥則親得之二氏而並充於已者也履祥居
仁山之下學者因稱為仁山先生大德中卒元統初
里人吳師道為國子博士移書學官祠履祥于鄉學
至正中賜謚文安
許謙字益之其先京兆人九世祖延壽宋刑部尚書
八世祖仲容太子洗馬仲容之子曰洸曰洞洞由進

士起家以文章政事知名于時洸之子寔事海陵胡
瑗能以師法終始者也由平江徙婺之金華至謙五
世為金華人父觥登淳祐七年進士第仕未顯以殁
謙生數歲而孤甫能言世母陶氏口授孝經論語入
耳輒不忘稍長肆力於學立程以日課取四部書分
晝夜讀之雖疾恙不廢既乃受業金履祥之門履祥
語之曰士之為學若五味之在和醯醬既加則酸鹹
頓異子來見我已三日而猶夫人也豈吾之學無以
感發子耶謙聞之惕然居數年盡得其所傳之奧於
書無不讀窮探聖微雖殘文羨語皆不敢忽有不可

通則不敢強於先儒之說有所未安亦不苟同也讀四書章句集註有叢說二十卷謂學者曰學以聖人為準的然必得聖人之心而後可學聖人之事聖賢之心具在四書而四書之義備於朱子顧其辭約意廣讀者安可以易心求之乎讀詩集傳有名物鈔八卷正其音釋考其名物度數以補先儒之未備仍存其逸義旁采遠捜而以己意終之讀書集傳有叢說六卷其觀史有治忽幾微倣史家年經國緯之法起太皥氏迄宋元祐元年秋九月尚書左僕射司馬光卒備其世數總其年歲原其興亡著其善惡蓋以為

光卒則中國之治不可復興誠理亂之幾也故附於續經而書孔子卒之義以致其意焉又有自省編晝之所為夜必書之其不可書者則不為也其他若天文地理典章制度食貨刑法字學音韻醫經術數之說亦靡不該貫旁而釋老之言亦洞究其蘊嘗謂學者孰不曰闢異端苟不深探其隱而識其所以然能辨其同異別其是非也幾希又嘗句讀九經儀禮及春秋三傳於其宏綱要領錯簡衍文悉別以鉛黃朱墨意有所明則表而見之其後吳師道購得呂祖謙點校儀禮視謙所定不同者十有三條而已謙不喜

矜露為詩文非扶翼經義張維世教則未嘗輕筆之書也延祐初謙居東陽八華山學者翕然從之尋開門講學遠而幽冀齊魯近而荊揚吳越皆不憚百舍來受業焉其教人也至誠諄悉內外殫盡嘗曰己有知使人亦知之豈不快哉或有所問難而詞不能自達則為之言其所欲言而解其所惑討論講貫終日不倦攝其粗疏入於密微聞者方傾耳聽受而其出愈真切惰者作之跼者伸之拘者開之放者約之及門之士著錄者千餘人隨其材分咸有所得然獨不以科舉之文授人曰此義利之所由分也謙篤於

孝友有絕人之行其處世不膠於古不流於俗不出里閭者四十年四方之士以不及門為恥縉紳先生之過其鄉邦者必即其家存問焉或訪以典禮政事謙觀其會通而為之折衷聞者無不厭服大德中熒惑入南斗句已而行謙以為災在吳楚竊深憂之是歲大侵謙貌加瘠或問曰豈食不足耶謙曰今公私匱竭道殣相望吾能獨飽耶其處心蓋如此廉訪使劉庭直副使趙宏偉皆中州雅望於謙深加推服論薦於朝而中外名臣列其行義者前後章數十上而部使者以遺逸薦之鄉郡大夫以禮聘之衡皆莫能致至

其晚節猶以身任正學之重遠近學者以其身之安否爲斯道之隆替焉至元三年卒年六十八嘗以白雲山人自號世稱爲白雲先生朝廷賜諡文懿先是何基王柏及金履祥歿其學猶未大顯至謙而其道益著故學者推原統緒以爲朱熹之世適江浙行中書省爲請于朝建四賢書院以奉祠事而列于學官同郡朱震亨字彥修謙之高第弟子也其清修苦節絕類古篤行之士所至人多化之

陳櫟字壽翁徽之休寧人櫟生三歲祖母吳氏口授孝經論語輒成誦五歲入小學即涉獵經史七歲通

進士業十五鄉人皆師之宋亡科舉廢櫟慨然發憤致力於聖人之學涵濡玩索貫穿古今嘗以謂有功於聖門者莫若朱熹氏熹沒未久而諸家之說往往亂其本真乃著四書發明書傳纂疏禮記集義等書亡慮數十萬言凡諸儒之說有畔於朱氏者刊而去之其微辭隱義則引而伸之而其所未備者復爲說以補其闕於是朱熹之說大明於世延祐初詔以科舉取士櫟不欲就試有司強之試鄉闈中選遂不復赴禮部教授於家不出門戶者數十年性孝友尤剛正日用之間動中禮法與人交不以勢合不以利遷

善誘學者諄諄不倦臨川吳澄嘗稱櫟有功於朱氏爲多凡江東人來受業於澄者盡遣而歸櫟櫟所居堂曰定宇學者因以定宇先生稱之元統二年卒年八十三揭傒斯誌其墓乃與吳澄並稱曰澄居通都大邑又數登用于朝天下學者四面而歸之故其道遠而章尊而明櫟居萬山間與木石俱而足跡未嘗出鄉里故其學必待其書之行天下乃能知之及其行也亦莫之禦是可謂豪傑之士矣世以爲知言

胡一桂字庭芳徽州婺源人父方平一桂生而穎悟好讀書尤精於易初饒州德興沈貴寶受易於董夢

程夢程受朱熹之易於黃榦而一桂之父方平及從貴寶夢程學嘗著易學啓蒙通釋一桂之學出於方平得朱熹氏源委之正宋景定甲子一桂年十八遂領鄉薦試禮部不第退而講學遠近師之號雙湖先生所著書有周易本義附錄纂疏本義啓蒙翼傳朱子詩傳附錄纂疏十七史纂並行于世其同郡胡炳文字仲虎亦以易名家作易本義通釋而於朱熹所著四書用力尤深餘干饒魯之學本出於朱熹而其爲說多與熹牴牾炳文深正其非作四書通凡辭異而理同者合而一之辭同而指異者析而辨之往往

窮其未盡之緒東南學者因其所自號稱雲峰先生炳文嘗用薦者署明經書院山長再調蘭溪州學正

黃澤字楚望其先長安人唐末舒艱為資州內江縣令卒葬焉子孫遂為資州人宋初有舒為大理評事銑監察御史累贈金紫光祿大夫澤十一世祖也五世祖拂與二兄播揆同年登進士第蜀人榮之父儀可累舉不第隨兄驥子官九江蜀亂不能歸因家焉澤生有異質慨然以明經學道為志好為苦思屢以成疾疾止復思久之如有所見作顏淵仰高鑽堅論蜀人治經必先古注疏澤於名物度數考覈精審而義理一宗程朱作易春秋二經解二禮祭祀述略大德中江西行省相臣聞其名授江州景星書院山長使食其祿以施教又為山長於洪之東湖書院受學者益衆始澤嘗夢見夫子以為適然既而屢夢見之最後乃夢夫子手授所較六經字畫如新由是深有感發始悟所解經多徇舊說乃作思古吟十章極言聖人德容之盛上達於文王周公秩滿即歸閉門授徒以養親不復言仕嘗以為去聖久遠經籍殘闕傳注家多失其本旨近世儒者又各以才識求之故其說雖多而經旨愈晦必積誠研精有所悟入然後

可以窺見聖人之本真乃揭六經中疑義千有餘條以示學者既乃盡悟失傳之旨自言每於幽閒寂寞顛沛流離疾病無聊之際得之及其久也則豁然無不貫通自天地定位人物未生已前沿而下之凡邃古之初萬化之原載籍所不能具者皆昭若發蒙如示諸掌然後由伏羲神農五帝三王以及春秋之末皆若身在其間而目擊其事者於是易春秋傳注之失詩書未決之疑周禮非聖人書之謗凡數十年苦思而未通者皆渙然冰釋各就條理故於易以明象為先以因孔子之言上求文王周公之意為主而其機括則盡在十翼作十翼舉要忘象辯象略辯同論於春秋以明書法為主其大要則在考覈三傳以求向上之功而脈絡盡在左傳作三傳義例考筆削本旨又作元年春王正月辨諸侯娶女立子通考魯隱公不書即位義殷周諸侯禘祫考周廟太廟單祭合食說作丘甲辨凡如是者十餘通以明古今禮俗不同見虛辭說經之無益嘗言學者必悟經旨廢失之由然後聖人本意可見若易象與春秋書法廢失大略相似苟通其一則可觸機而悟矣又懼學者得於創聞不復致思故所著多引而不發乃作易學濫觴

春秋指要示人以求端用力之方其於禮學則謂鄭氏深而未完王肅明而實淺作禮經復古正言如王肅混郊丘廢五天帝并崑崙神州爲一趙伯循言王者禘其始祖之所自出以始祖配之而不及群廟之主胡宏家學不信周禮以社爲祭地之類皆引經以證其非其辯釋諸經要旨則有六經補注詆排百家異義則取杜牧不當言而言之義作翼經罪言近代覃思之學推澤爲第一吳澄嘗觀其書以爲平生所見明經士未有能及之者謂人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楚望真其人乎然澤雅自慎重未嘗輕與

人言李泂使過九江請北面稱弟子受一經且將經紀其家澤謝曰以君之才何經不可明然亦不過筆授其義而已若余則於艱苦之餘乃能有見吾非邵子不敢以二十年林下期君也泂歎息而去或問澤自閟如此寧無不傳之懼澤曰聖經興廢上關天運子以爲區區人力所致耶澤家甚貧且年老不復能教授經歲大侵家人采木實草根以療飢晏然曾不動其意惟以聖人之心不明而經學失傳若己有罪爲大戚至正六年卒年八十七其書存于世者十二三門人惟新安趙汸爲高弟得其春秋之學爲多

蕭𣂏字惟斗其先北海人父仕秦中遂爲奉元人𣂏性至孝自爲兒時翹楚不凡稍出爲府史上官語不合即引退讀書南山者三十年製一革衣由身半以下及臥輒倚其樹玩誦不少置於是博極羣書天文地理律曆筭數靡不研究侯均謂元有天下百年惟蕭惟斗爲識字人學者及其門受業者甚衆嘗出遇一婦人失金釵道旁疑𣂏拾之謂曰殊無他人獨翁居後耳𣂏令隨至門取家釵以償其婦後得所遺釵愧謝還之鄉人有自城中暮歸者遇寇欲加害詭言我蕭先生也寇驚愕釋去世祖分藩在秦辟𣂏與楊

恭懿韓擇侍秦邸𣂏以疾辭授陝西儒學提舉不赴省憲大臣即其家具宴爲賀使一從史先詣𣂏舍𣂏方汲水灌園從史至不知其爲𣂏也使飲其馬即應之不拒及冠帶迎賓從史見𣂏有懼色𣂏殊不爲意後累授集賢直學士國子司業改集賢侍讀學士皆不赴大德十一年拜太子右諭德扶病至京師入覲東宮書酒誥爲獻以朝廷時尚酒故也尋以病力請去職人問其故則曰在禮東宮東面師傅西面此禮今可行乎俄除集賢學士國子祭酒依前右諭德疾作固辭而歸卒年七十八賜謚貞敏𣂏制行甚高真

履實踐其教人必自小學始為文辭立意精深言近而指遠一以洙泗為本濂洛考亭為據關輔之士翕然宗之稱為一代醇儒所著有三禮說小學標題駁論九州志及勤齋文集行于世

韓擇者字從善亦奉元人天資超異信道不惑其教學者雖中歲以後亦必使自小學等書始或疑為陵節勤苦則曰人不知學白首童心且童蒙所當知而皓首不知可乎擇尤邃禮學有質問者口講指畫無倦容士大夫游宦過秦中必往見擇莫不虛往而實歸焉世祖嘗召之赴闕以疾不果行其卒也門人為服緦麻者百餘人

侯均字伯仁亦奉元人父母蚤亡獨與繼母居賣薪以給奉養積學四十年群經百氏無不淹貫旁通釋老外典每讀書必熟誦乃已嘗言人讀書不至千徧終於己無益故其答諸生所問窮索極探如取諸篋笥名振關中學者宗之用薦者起為太常博士後以上疏忤時相意不待報可即歸休田里均貌魁梧而氣剛正人多嚴憚之及其應接之際則和易款洽雖方言古語世所未曉者莫不隨問而答世咸服其博聞

同恕字寬甫其先太原人五世祖遷秦中遂為奉元人祖昇父繼先博學能文廉希憲宣撫陝右辟掌庫鑰家世業儒同居二百口無間言恕安靜端凝羈丱如成人從鄉先生學日記數千言年十三以書經魁鄉校至元間朝廷始分六部選名士為吏屬關陝以恕貢禮曹辭不行仁宗踐阼即其家拜國子司業階儒林郎使三召不起陝西行臺侍御史趙世延請即奉元置魯齋書院中書奏恕領教事制可之先後來學者殆千數延祐設科再上鄉試人服其公六年以奉議大夫太子左贊善召入見東宮賜酒慰問繼而獻書歷陳古誼盡開悟涵養之道明年春英宗繼統以疾歸致和元年拜集賢侍讀學士以老疾辭

恕之學由程朱上遡孔孟務貫浹事理以利於行教人曲為開導使得趣向之正性整潔平居雖大暑不去冠帶母張夫人卒事異母如所生父喪哀毀致目疾時祀齋肅詳至嘗曰養生有不備事猶可復追遠有不誠是誣神也可逭罪乎與人交雖外無適莫而中有繩尺門人有貸錢而死償其直不受曰物之數也何以償為家無儋石之儲而聚書數萬卷扁所居曰榘菴時蕭𣂏居南山下亦以道高當世入城府必主恕家士論稱之曰蕭同恕自京還家居十三年縉紳望之若景星麟鳳鄉里稱為先生而不姓至順二年卒

年七十八制贈翰林直學士封京兆郡侯諡文貞其
所著曰默菴集二十卷默弟子第五居仁字士安幼
即穎悟弱冠從默受學博通經史躬率子弟致力農
畝而學徒亦日盛其宏度雅量能容人所不能容嘗行
田間遇有竊其桑者居仁輒避之鄉里高其行義率
多化服作字必楷整遊其門者不惟學明而行加修
焉卒之日門人相與議易名之禮私謚之曰靜安先
生

安熙字敬仲真定藁城人祖滔父松皆以學行淑其
鄉人熙既承其家學及聞保定劉因之學心向慕焉
熙家與因所居相去數百里因亦聞熙力於爲己之
學深許與之熙方將造其門而因已歿乃從因門人
烏叔備問其緒說蓋自因得宋儒朱熹之書即尊信
力行之故其教人必尊朱氏然因之爲人高明堅勇
其進莫遏熙則簡靚和易務爲下學之功其言先聖
文有曰追憶舊聞卒究前業灑掃應對謹行信言餘
力學文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發軔聖塗以存諸心以
行諸己以及於物以化於鄉其用功切實可謂
篤學朱氏者熙遭時承平不求仕進家居教授垂數
十年四方之來學者多所成就既歿鄉人爲立祠於

藁城之西筦鎮其門人蘇天爵爲輯其遺文而虞集
序之曰使熙得見劉氏廓之以高明厲之以奮發則
劉氏之學當益昌大於時矣

列傳卷第七十六

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臣宋濂翰林待制承直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臣王禕等奉

敕修

儒學二

胡長孺字汲仲婺州永康人當唐之季其先自天台來徙宋南渡後以進士科發身者十人持節分符先後相望曾祖寮欽州司法參軍脫畧豪雋輕貲急施人以鄭莊稱之祖巖起嘉定甲戌進士知福州閩縣事卓行危論奇文瑰句端平嘉定間上大夫皆自以為不可及其在江西幕府平贛州之難於指顧之頃全活數十萬人父居仁淳祐丁未進士知台州軍州事文辭政事亦絕出於四方至長孺其學益大振九經諸史下逮百氏名墨縱橫旁行敷落律令章程無不包羅而揆序之咸淳中外舅徐道隆為荊湖四川宣撫參議官長孺從之入蜀銓試第一名授迪功郎監重慶府酒務俄用制置使朱禩孫之辟兼總領湖廣軍馬錢糧所僉廳與高彭李湜梅應春等號南中八士已而復拜福寧州倅之命會宋亡退棲永康山中至元二十五年詔下求賢有司強起之至京師待詔集賢院既而召見內殿拜集賢修撰與宰相議不

合改教授揚州元貞元年移建昌錄事關官撒長孺擠之程文海方貴顯其家氣燄薰灼即違法人不敢呵問其樹外門侵官道長孺亟命撤之至大元年轉台州路寧海縣主簿階將仕佐郎大德丁未浙東大侵戊申復無麥民相枕死宣慰同知脫歡察議行振荒之令斂富人錢一百五十萬給之至縣以餘錢二十五萬屬長孺藏去乃行旁州長孺察其有乾沒意悉散於民閱月再至索其錢長孺抱成案進曰錢在是矣脫歡察怒曰汝膽如山耶何所受命而敢無忌若此長孺曰民一日不食當有死者誠不及以聞然官書具在可徵也脫歡察雖怒不敢問縣有銅巖惡少年狙伺其間出鈔道為過者患官不能禁長孺偽衣商人服令蒼頭負貨以從陰戒驍卒十人躡其後長孺至巖中人果出要之長孺方遜辭以謝驍卒俄集皆成擒俾盡得其黨寘於法夜行無虞民荷溺器糞田偶觸軍卒衣卒抶傷民且碎器而去竟不知主名民來訴長孺陽怒其誣械于市俾左右潛偵之向抶者過焉戟手稱快執詣所隸杖而償其器嫗聚浮屠庵誦佛書為禳祈一嫗失其衣適長孺出鄉嫗訟之長孺以牟麥寘羣嫗合掌中命繞佛誦書

如初長孺閉目叩齒作集神狀且曰吾使神監之矣
盜衣者行數周麥當芽一嫗屢開掌視長孺指縛之
還所竊衣長孺白事帥府歸吏告有殺事屢鬨弗伏
者長孺曰此易易爾夜伏吏案下黎明出殺者訊之
辭愈堅長孺詳謂令長曰頃聞國家有詔盡逆之叱
隸卒縛殺者東西楹空縣而出庭無一人殺者相謂
曰事至此死亦無承行將自解矣語畢案下吏躍而
出殺者驚咸叩頭服罪永嘉民有弟質珠步搖於兄
者嫂焉兄妻愛之紿以亡於盜屢訟不獲直往告長
孺長孺曰爾非吾民也叱之去未幾治盜長孺嗾盜

誣兄受步搖爲贓逮兄赴官力辯數弗置長孺曰爾
家信有是何謂誣耶兄倉皇曰有固有之乃弟所質
者趣持至驗之呼其弟示曰得非爾家物乎弟曰然
遂歸焉其行事多類此不能盡載延祐元年轉兩浙
都轉運鹽使司長山場鹽司丞階將仕郎未上以病
辭不復仕隱杭之虎林山以終長孺初師青田余學
古學古師王夢松夢松亦青田人傳龍泉葉味道之
學味道則朱熹弟子也淵源既正長孺益行四方訪
求其旨趣始信涵養用敬爲最切默存持擴超然自
得故其爲人光明宏偉專務明本心之學慨然以孟

子自許[illegible]一時學者莫
之有如飢渴之於食飲[illegible]二千石弗致
[illegible]經義環聽者數百人[illegible]人雖壞盜
與物同庭初無二本皆躍躍然[illegible]者爲
辭章有精魄金春玉撞壹發其和平之音海內宗
者如[illegible]碑版煜煌照耀四裔苟非其人雖一金
易一字毅然不與[illegible]士屢司文衡貴實賤華文
風爲之一變晚寓武林病喘上氣者頗久一旦具酒
食與[illegible]鄰別云將返故鄉門人有識其微意者問曰
先生精神不衰何爲遽欲觀化乎長孺曰精神與死

生初無相涉也就[illegible]至夜半喘忽止其子輒排户視
之則正衣冠坐逝矣年七十五所著有瓦缶編南
昌集寧海漫抄顏樂齋稿行于世其從兄之綱之純
皆以經術文學名[illegible]綱字仍仲[illegible]具於聲音
字畫之說自言獨得其妙[illegible]純字穆仲
咸淳中戊進士[illegible]如[illegible]老[illegible]不明濟可謂人
稱之爲三胡云
熊朋來字與可豫章人宋咸淳甲戌登進士第第四
人授從仕郎寧國路録事判官聽公事未上而宋亡
世祖初得江南於宋之遺士而用之尤重進士以

故相留夢炎爲考官召甲戌狀元王龍澤乃江南行臺監察御史朋來龍澤榜下進士而聲名在龍澤下然不肯表襮苟進隱處州里閒生徒受學者每歲數十人取朱子小學書提其要領以示之學者家傳其書幾遍天下豫章爲江西會府行中書省提刑按察司皆在焉凡居是官者多朝廷名公卿皆以賓禮延見廉希憲之子惇爲參知政事以師禮事朋來終身稱門人劉宣爲提刑按察使尤加禮敬朋來和而不肆分而不猜與群賢講論經義無虛日儒者咸倚以爲重焉會朝廷遣治書侍御史王構銓外選于江

西於是參政徐琰李世安列薦朋來爲閩海提舉儒學官使者報聞而朝廷以東南儒學之士惟福建廬陵最盛特起朋來連爲兩郡教授所至考古篆籀文字調律呂協歌詩以興雅樂制器定辭必則古式學者化焉用薦者以常格調定安尉士論不赴授以福清州判官致仕朋來視之莫如也四方學者因其所自號稱爲天慵先生每燕居鼓瑟而歌以自樂嘗著瑟賦二篇學者爭傳誦之門人歸之者日衆旁近舍館至不能容朋來黙然爲說經旨文義老益不倦凡其所指授者多爲聞人延祐初詔以進士科取士

時科舉廢已久有司咸不知其典故以不稱明詔爲懼行省官主其事者諮問於朋來動中軌度因以由請四方得遵用之及請爲考試官則曰應試者十九及吾門不可其後江淛湖廣皆聘問致禮以爲主文朋來屢往應之及對大廷其所選士居天下三之一初朋來以周禮首薦鄉郡而元制周官不與設科治戴記者又鮮朋來屢以爲言蓋朋來之學諸經中三禮尤深是以當世言禮學者咸推宗之至治中英宗始采用古禮親御袞冕祠太廟銳意於制禮作樂之事翰林學士元明善應言于朝以朋來爲薦未及

召而卒年七十八朋來動止有常喜怒不形於色接賓客人人各自以得其意有家集三十卷其大若明乎禮樂之事略於世教其餘若天文地理方技名物度數靡不精究于太古鄉貢進士

戴表元字帥初一字曾伯慶元奉化州人七歲學古詩文多奇語稍長從里師習詞賦輒棄不肯爲咸淳中入太學以三舍法陞內舍生既而試禮部第十人登進士乙科教授建康府後遷臨安教授行戶部掌故皆不就大德八年表元年已六十餘執政　薦于朝起家拜信州教授再調教授婺州以疾辭江表元

閔宋季文章氣萎薾而辭骫骳骳弊已甚慨然以振起斯文爲己任時四明王應麟天台舒岳祥並以文學師表一代表元皆從而受業焉故其學博而肆其文清深雅潔化陳腐爲神奇蓄而始發間事摹畫而隅角不露施於人者多尤自祕重不妄許與至元大德間東南以文章大家名重一時者唯表元而已其門人最知名者曰袁桷桷之文其體裁議論一取法於表元者也表元晚年翰林集賢以脩撰博士二職論薦而老疾不可起年六十七卒有剡源集行于世當表元時有四明任士林者亦以文章知名云

牟應龍字伯成其先蜀人後徙居吳興祖子才仕宋贈光祿大夫謚清忠父巘爲大理少卿應龍幼警敏過人日記數千言文章有渾厚之氣應龍當以世賞補京官盡讓諸從弟而擢咸淳進士第時賈似道當國自擬伊周謂馬廷鸞曰君故與清忠游其孫卓見之當處以高第應龍拒之不見及對策具言上下內外之情不通國勢危急之狀考官不敢寘上第調光州定城尉應龍曰昔吾祖對策以直言忤史彌遠得洪雅尉今固當爾無媿也沿海制置司辟爲屬以畝辭不仕而宋亡矣故相留夢炎重世祖爲吏部尚書以書招之曰苟至翰林可得也應龍不荅已而起家教授溧陽州晚以上元縣主簿致仕初宋亡時大理卿已退不任事一門父子自爲師友討論經學以義理相切磨於諸經皆有成說惟五經音考盛行於世應龍爲文長於敘事時人求其文者車轍交於門以文章大家稱於東南人儗之爲眉山蘇氏父子而學者因應龍所自號稱之曰隆山先生泰定元年卒年七十八

鄭滁孫字景歐處州人宋景定間登進士第知溫州樂清縣累遷宗正丞禮部郎官至元三十年有以滁

孫名薦者世祖召見授集賢直學士尋陞侍講學士又陞學士乞致仕歸田里弟陶孫字景潛亦登進士第監西嶽祠先陶孫徵至闕奏對稱旨授翰林國史院編脩官會纂脩國史至宋德祐末年事陶孫曰臣嘗仕宋宋是年亡義不忍書書之非義矣終不書世祖嘉之陞應奉翰林文字後出爲江西儒學提舉滁孫兄弟在當時最號博洽儒學之士翕然推之隆福宮以其兄弟前朝士乃製衣親賜人以爲異遇焉滁孫所著有大易法象通義周易記玩等書陶孫有文集若干卷

陳孚字剛中台州臨海人幼清峻穎悟讀書過目輒
成誦終身不忘至元中孚以布衣上大一統賦江浙
行省為轉聞于朝署上蔡書院山長考滿諧選京師
二十九年世祖命梁曾以吏部尚書使安南選南
士為介朝臣薦孚博學有氣節調翰林國史院編修
官攝禮部郎中為曾副陛辭賜五品服佩金符以行
三十年正月至安南世子陳日燇以憂制不出郊遣
陪臣來迎又不由陽明中門入曾與孚回館致書詰
日燇以不庭之罪且責日燇當出郊迎詔及講新朝
尚右之禮往復三書宣布天子威德辭直氣壯皆孚

筆也其所贈孚起郤之詳見梁曾傳中使還除翰林
待制兼國史院編修官帝方欲寘之要地而廷臣以
孚南人且尚氣頗嫉忌之[illegible]路總管府治中
再遷治中衢州所至多[illegible]請為鄉郡特
授奉直大夫台州路總管府治中大德七年詔遣奉
使宣撫循行諸道時台州旱民饑道殣相望江浙行
省檄浙東元帥脫歡察兒發粟賑濟而脫歡察兒怙
勢立威不卹民隱驅迫有司動置重刑孚曰使吾民
日至莩死不救者脫歡察兒也遂詣宣撫使訴其不
法十有九事宣撫使按實坐其罪命有司亟

發倉賑饑民賴以全活者衆而孚亦以此致疾卒于
家年六十四孚天材過人性任俠不羈其為詩文大
抵任意即成不事雕斲有文集行于世子遘江浙行
省左右司員外郎致仕女長孃適學坂董士楷太常
禮儀院太祝守辭之母也未嫁適同里韓戒之行樞
密院經歷謙之母也俱有貞節朝廷旌表其門閭
州[illegible]于振其家俊與孚略同孚極敬畏之自以為不
可及于振於天下之書無所不記當其為文也酒酣
耳熱命侍史二三人潤筆以俟子振據案疾書隨紙
數多寡頃刻輒盡雖事料醲郁美如簇錦律之法度

不免乖剌人亦以此少之
蕭朴字大初順德人自幼強記比冠師事樂舜咨劉
道濟慨然有求道之志至元十六年用提刑按察使
薦起家為陝西知法官未幾以親老歸養尋召為太
史院主事復辭不赴皇慶初朴年已踰八十詔以翰
林修撰致仕延祐三年無疾而終年八十有五朴所
為學自六經及孔孟微言與凡先儒所以開端闡幽
者莫不研窮其旨而會通之故其心所自得往往有
融貫之妙其事親孝與人交智愚賢否一待以誠或
有犯之者夷然不與之校[illegible]嘗曰朴之學造詣

既深充養交至其為人方而通和而介君子人也朴
家近龍岡學者因稱之曰龍岡先生云
楊載字仲弘其先居建之浦城後徙杭因為杭人少
孤博涉羣書為文有跌宕氣年四十不仕戶部賈國
英數薦于朝以布衣召為翰林國史院編修官與修
武宗實錄調管領係官海船萬戶府照磨兼提控案
牘延祐初仁宗以科目取士載首應詔遂登進士第
授承務郎饒州路同知浮梁州事遷儒林郎寧國路
總管府推官以卒初吳興趙孟頫在翰林得載所為
文極推重之由是載之文名隱然動京師凡所撰述

人多傳誦之其文章一以氣為主博而敏直而不肆
自成一家言而於詩尤有法嘗語學者曰詩當取
材於漢魏而音節則以唐為宗自其詩出一洗宋季
之陋建康之上元有楊剛中字志行自幼厲志操及
為江東憲府照磨風采凜凜有足稱者其為文奇奧
簡澀動法古人而不屑為世俗平凡語元明善極嘆
異之仕至翰林待制而卒有霜月集行于世其甥李
桓字齊仲同郡人由鄉貢進士累遷江淛儒學副提
舉亦以文鳴江東紆餘豐潤學者多傳之載與剛中
同輩行而桓則稍後云

劉詵字桂翁吉安之廬陵人生穎悟幼失父知自樹
立年十二作為科場律賦論策之文藹然有老成氣
宋之遺老鉅公一見即以斯文之任期之既冠重
厚醇雅素以師道自居教學者有法聲譽日隆江南
行御史臺屢以教官館職遺逸薦皆不報詵為文根
柢六經蹦躒諸子百家融液今古而不露其踔厲風
發之狀四方求文者日至于門其所為詩文曰桂隱
集桂隱詵所號也至正十年卒年八十三同郡龍仁
夫字觀復劉岳申字高仲其文學皆與詵齊名有集
行世而仁夫之文尤奇逸流麗所著周易多發前儒之

之所未發岳申中用薦者為遼陽儒學副提舉仁夫江
淛儒學副提舉皆不就
韓性字明善紹興人其先家安陽宋司徒兼侍中魏
忠獻王琦其八世祖也高祖左司郎中膺胄從南
渡家于越性天資警敏七歲讀書數行俱下日記萬
言九歲通小戴禮作大義操筆立就文意蒼古老生
宿學皆稱異焉及長博綜羣籍自經史至諸子百氏
靡不極其津涯究其根柢而於儒先性理之說尤深
造其閫域其為文辭博達儁偉變化不測自成一家
四方學者受業其門戶外之屨至無所容延祐中

詔以科舉取士學者多以文法爲請性語之曰今之
貢舉悉本朱熹私議爲貢舉之文不知朱氏之學可
乎四書六經千載不傳之學自程氏至朱氏發明無
餘蘊矣顧行何如耳有德者必有言施之場屋直其
末事豈有他法哉凡經其口授指畫不爲甚高論而
義理自勝不期文之工而不能不工以應有司之求
亦未始不合其繩尺也士有一善必爲之延譽不已
及辨析是非則毅然有不可犯之色性出無輿馬僕
御所過負者息肩行者避道巷夫街叟至於童稚廝
役咸稱之曰韓先生韓先生云憲府嘗舉爲教官謝

曰幸有先人之弊廬可庇風雨薄田可具饘粥讀書
砥行無愧古人足矣祿仕非所願也受而不赴暮年
愈自韜晦然未嘗忘情於斯世郡之良二千石政事
有所未逮輒往咨訪性從容開導洞中肯綮裨益者
多天曆中趙世延以性名上聞後十年門人李齊爲
南臺監察御史力舉其行義而性已卒矣年七十有
六卒後南臺御史中丞月魯不花嘗學於性言性法
當得謚朝廷賜謚莊節先生其所著有禮記說四卷
詩音釋一卷書辨疑一卷郡志八卷文集十二卷當
性時慶元有程端禮端學兄弟者端禮字敬叔幼穎

悟純篤十五歲能記誦六經曉析大義慶元自宋季
皆尊尚陸九淵氏之學而朱熹氏學不行於慶元端
禮獨從史蒙卿游以傳朱氏明體適用之指學者及
門甚衆所著有讀書工程國子監以頒示郡邑校官
爲學者式仕爲衢州路儒學教授卒年七十五端學
字時叔通春秋登至治辛酉進士第授僊居縣丞尋
改國子助教動有師法學者以其剛嚴方正咸嚴憚
之遷太常博士命未下而卒後以子徐貴贈禮部尚
書所著有春秋本義三十卷三傳辨疑二十卷春秋
或問十卷

吳師道字正傳婺州蘭溪人自羈丱知學即善記覽
工詞章才思涌溢發爲歌詩清麗俊逸弱冠因讀宋
儒真德秀遺書乃幡然有志於爲己之學刮摩淬礪
日長月益嘗以持敬致和之說質于同郡許謙謙復
之以理一分殊之旨由是心志益廣造履益深大抵
務在發揮義理而以闢異端爲先務登至治元年進
士第授高郵縣丞明習文法吏不敢欺再調寧國路
錄事會歲大旱飢民仰食于官者三十三萬口師道
勸大家得粟三萬七千六百石以賑飢民又言于部
使者轉聞於朝得粟四萬石鈔三萬八千四百錠賑

之三十餘萬人賴以存活擢池州建德縣尹郡學有
田七百畝爲豪民所占郡下其事建德俾師道究治
之即爲按其圖籍悉以歸於學建德素少茶而榷稅
它縣民以爲病即爲極言于所司罷榷稅爲中書左
丞呂思誠侍御史孔思立列薦之召爲國子助教尋
陞博士其爲教一本朱熹之旨而遵許衡之成法六
館諸生人人自以爲得師丁內憂而歸以奉議大夫
禮部郎中致仕終于家所著有易詩書雜說春秋胡
傳附辨戰國策校註敬鄉錄及文集二十卷師道同
郡又有王餘慶字叔善仕爲江南行臺監察御史亦

以儒學名重當世云

陸文圭字子方江陰人幼而穎悟讀書過目成誦終
身不忘博通經史百家及天文地理律曆醫藥算數
之學宋咸淳初文圭年十八以春秋中鄉選宋亡隱
居城東學者稱之曰墻東先生延祐設科有司強之
起試凡一再中鄉舉文圭爲文融會經傳縱橫變化
莫測其涯際東南學者皆宗師之朝廷數遣使以幣
聘之以老疾不果行卒年八十五文圭爲人剛明超
邁以奇氣自負於地理考覈甚詳凡天下郡縣沿革
人物土產悉能默記如指諸掌先屬纊一日語門人
曰以數考之吾州二十年後必有兵變慘於五代建
炎吾死當葬不食之地勿封勿樹使人不知吾墓庶
無暴骨之患其後江陰之亂冢墓盡發人乃服其先
知有墻東類藁二十卷文圭同里有梁益者字友直
其先福州人博洽經史而工於文辭其教人以變化
氣質爲先務學徒不遠千里從之自文圭既卒州以
西稱學術醇正爲世師表者惟益而已益所著書有
三山藁詩緒餘史傳姓氏纂又有詩傳旁通發揮朱
熹氏之學爲精年五十六卒

周仁榮字本心台州臨海人父敬孫宋太學生初金

華王柏以朱熹之學主台之上蔡書院敬孫與同郡
楊珏陳天瑞車若水黃超然朱致中薛松年師事之
受性理之旨敬孫嘗著易象占尚書補遺春秋類例
仁榮承其家學又師珏天瑞治易禮春秋而工爲文
章用薦者署美化書院山長美化在處州萬山中人
鮮知學仁榮舉行鄉飲酒禮士俗爲變後辟江浙行
省掾史省臣皆呼先生不以吏遇之泰定初召拜國
子博士遷翰林修撰陞集賢待制奉旨代祀嶽瀆至
會稽以疾作不復還朝卒年六十有一其所教弟子
多爲名人而泰不華實爲進士第一其弟仔肩字

道以春秋登延祐五年進士第終奉議大夫惠州路總管府判官與其兄俱以文學名仁榮同郡有孟夢恂字長文黃巖人與仁榮同師事楊珏陳天瑞夢恂講解經旨體認精切務見行事四方游從者皆服焉部使者薦其行義署本郡學錄至正十三年以設策禦寇捄鄉郡有功授登仕郎常州路宜興州判官未受命而卒年七十四賜諡號曰康靖先生所著有性理本旨四書辨疑漢唐會要七政疑解及筆海雜錄五十卷

陳旅字衆仲興化莆田人先世素以儒學稱旅幼孤資稟穎異其外大父趙氏學有源委撫而教之旅得所依不以生業為務惟篤志於學於書無所不讀稍長負笈至溫陵從鄉先生傅古直游聲名日著用薦者為閩海儒學官適御史中丞馬祖常使泉南一見奇之謂旅曰子館閣器也胡為留滯于此因相勉遊京師既至翰林侍講學士虞集見其所為文慨然歎曰此所謂我老將休付子斯文者矣即延至館中朝夕以道義學問相講習自謂得旅之助為多與祖常交口游譽於諸公間咸以為旅博學多聞宜居師範之選中書平章政事趙世延又力薦之除國子

助教居三年考滿諸生不忍其去請于朝再任焉元統二年出為江浙儒學副提舉至元四年入為應奉翰林文字至正元年遷國子監丞階文林郎又二年卒年五十有六旅於文自先秦以來至唐宋諸大家無所不究故其文典雅峻潔必求合於古作者不徒以徇世好而已有文集十四卷旅平生於師友之義尤篤每感虞集為知己嘗在浙江時集歸田已數載旅因大比請于行省參知政事孛朮魯翀親奉書幣詣集主文鄉闈欲為問候計乃衝冒炎暑千里訪集于臨川集感其來留旬日而別惓惓以斯文相勉慘然若將永訣焉集每與學者語必以旅為平生益友也一日夢旅舉杯相向曰旅甚思公今知公之不忘旅也但不得身餘而聞旅卒集作詩哭之同時有程文陳繹曾者皆名士文字以文徽州人仕至禮部員外郎作文明潔而精深序事尤有法繹曾字伯敷處州人為人雖口吃而精敏異常諸經註疏多能成誦文辭汪洋浩博其氣燁如也官至國子助教論者謂二人皆與旅相伯仲云

李孝光字季和溫州樂清人少博學篤志復古隱居鴈山五峯下四方之士遠來受學名譽日聞泰不

華以師事之南行臺監察御史闕[illegible]薦之館閣至正七年詔徵隱士以祕書監著作郎召與完者圖執禮哈琅董立同應詔赴京師見帝于宣文閣進孝經圖說帝大悅賜上尊明年陞文林郎祕書監丞卒于官年五十三孝光以文章負名當世其文一取法古人而不趨世尚非先秦兩漢語弗以措辭有文集二十卷

宇文公諒字子貞其先成都人父挺祖徙吳興今爲吳興人公諒通經史百氏言弱冠有操行嘉興富氏延爲子弟師夜將半聞有叩門者問之乃一婦人公諒厲聲叱去之翌日即以他事辭歸終不言以其故至順四年登進士第授徽州路同知婺源州事丁內艱改同知餘姚州事夏不雨公諒出禱輒應歲以有年民頌之以爲別駕雨攝會稽縣申明冤滯所活者衆省檄察實松江海塗田公諒以潮汐不常後必貽患請一槩免科省臣從之遷高郵府推官未幾除國子助教日與諸生辨析諸經六館之士資其陶甄者往往掲爲名臣調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以病得告後召爲國子監丞除江浙儒學提舉改僉嶺南廉訪司事以疾請老公諒平居雖暗

室必正衣冠端坐讀書手記一冊識其端曰書有所爲夜則書之其不可書則不敢爲天地鬼神實聞斯言其檢飭之嚴如此所著述有折桂集觀光集辟水集以齋詩稿玉堂漫稿越中行稿凡若干卷門人私諡曰純節先生

伯顏一名師聖字宗道哈剌魯氏隸軍籍蒙古萬戶府世居開州濮陽縣伯顏生三歲常以指畫地或三或六若爲卦者六歲從里儒授孝經論語即成誦蚤喪父其兄曲出買經傳等書以資之日夜誦不輟稍長受業宋進士建安黃坦坦曰此子穎悟過人非諸生可比因命以顏爲氏且名而字之爲文之坦辭曰余不能爲爾師群經有朱子說具在歸而求之可也伯顏自弱冠即以斯文爲己任其於大經大法粲然有覩而心所自得每出於言意之表鄉之學者來相質難隨問隨辨咸解其惑於是中原之士聞而從游者日益衆至正四年以隱士徵至京師授翰林待制預修金史既畢辭歸已而復起爲江西廉訪僉事數月以病免及還四方之來學者至千餘人蓋其爲學專務講解而務真知力踐不屑事舉子詞章而必期措諸實用士出其門不問知其爲伯顏氏學者至於

異端之徒亦往往棄其學而學焉十八年河南賊蔓
延河北伯顏言於省臣將結其鄉民爲什伍以自保
而賊兵大至伯顏乃渡漳北行邦人從之者數十萬
家至磁與賊遇賊知伯顏名士生劫之以見賊將誘
以富貴伯顏罵不屈引頸受刃與妻子俱死之年六
十有四既死人或剖其腹見其心數孔曰古稱聖人
心有七竅此非賢士乎乃納心其腹中覆瘞而掩之
有司上其事贈奉議大夫僉太常禮儀院事謚文節
太常謚議曰以城守論之伯顏無城守之責而死可
與江州守李黼一律以風紀論之伯顏無在官之責

而死可與西臺御史張桓並驅以平生有用之學成
臨義不奪之節乃古之所謂君子人者時以爲確論
伯顏平生修輯六經多所著述皆燬于兵
贍思字得之其先大食國人國既內附大父魯坤乃
東遷豐州太宗時以材授真定濟南等路監榷課稅
使因家真定父斡直始從儒先生問學輕財重義不
干仕進贍思生九歲日記古經傳至千言比弱冠以
所業就正于翰林學士承旨王思廉之門由是博極
羣籍汪洋茂衍見諸踐履皆篤實之學故其年雖少
已爲鄉邦所推重延祐初詔以科第取士有勸其就

試者贍思笑而不應既而侍御史郭思貞翰林學士
承旨劉賡參知政事王士熙交章論薦之泰定三年
詔以遺逸徵至上都見帝于龍虎臺眷遇優渥時倒
剌沙柄國西域人多附焉贍思獨不往見倒剌沙屢
使人招致之即以養親辭歸天曆三年召入爲應奉
翰林文字賜對奎章閣文宗問曰卿有所著述否明
日進所著帝王心法文宗稱善詔與脩經世大典以
論議不合求去命奎章閣侍書學士虞集諭留之贍
思以母老辭遂賜幣遣之後命集傳旨曰卿且暫
還行召卿矣至順四年除國子博士丁內艱不赴後

至元二年拜陝西行臺監察御史即上封事十條曰
法祖宗攬權綱敦宗室禮勳舊惜名器開言路復科
舉罷數軍一刑章寬禁網時姦臣變亂成憲帝方虛
己以聽贍思所言皆一時羣臣所不敢言者侍御史
趙承慶見之歎曰御史言及此天下福也戚里有執
政陝西行省者恣爲非道贍思發其罪而按之輒棄
職夜遁會有詔勿逮問然猶杖其私人及分巡雲南
按省臣之不法者其人即解印以去遠藩爲之震悚
襄漢流民聚居宋之紹熙府故地至數千戶私開鹽
井自相部署往往劫囚徒殺巡卒贍思乃以其狀聞

釋其當役上言紹熙土饒利厚流戶日增若以其人散還本籍恐為邊患宜設官府以撫定之詔即其地置紹熙宣撫司三年除僉湖西肅政廉訪司事即按問都轉運鹽使海道都萬戶行宣政院等官贓罪湖右郡縣無敢為貪墨者復以湖右諸僧寺私蔵猾民有所謂道人道民行童者類皆瀆常亂倫隱徭役使民力日耗契勘嘉興一路為數已二千七百乃建議悉勒歸本族俾供王賦庶以少寬民力朝廷是之即著以為令四年改僉浙東肅政廉訪司事以病免歸贍思歷官臺憲所至以理冤澤物為己任平反大辟之

獄先後甚衆然未嘗故出人罪以市私恩嘗與五府官決獄咸寧有婦宋娥者與鄰人通鄰人謂娥曰我將殺而夫娥曰張子文行且殺之明日夫果死跡盜數日娥始以張子文告其姑五府官以為非共殺且既經赦宥宜釋之贍思曰張子文以為娥許之矣且娥夫死及旬乃始言之是娥與張同謀度不能終隱故發之也豈赦可釋哉樞密判官曰平反活人陰德也御史勿執常法贍思曰是謂故出人罪非平反也且公欲種陰德於生者奈死者何乃獨上議刑部卒正娥罪其審刑當罪多類此至正四年除江東肅政廉訪副使十年召為祕書少監議治河事皆辭疾不赴十一年卒于家年七十四　二十五年皇太子撫軍冀寧承制封拜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恒山郡侯謚曰文孝贍思邃於經而易學尤深至於天文地理鍾律算數水利旁及外國之書皆究極之家貧饘粥或不繼其考訂經傳常自樂也所著述有四書闕疑五經思問奇偶陰陽消息圖老莊精詣鎮陽風土記續東陽志重訂河防通議西國圖經西域異人傳金哀宗記正大諸臣列傳審聽要訣及文集三十卷藏于家

傳卷七十七

傳卷第七十八　　元史一百九十一

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宋濂翰林待制承直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王禕等奉

勑修

良吏

自古國家上有寬厚之君然後為政者得以盡其愛民之術而良吏興焉班固有曰漢興與民休息凡事簡易禁罔疏闊以寬厚清靜為天下先故文景以後循吏輩出其言蓋識當時之治體矣元初風氣質實與漢初相似世祖始立各道勸農使又用五事課守令以勸農繫其殿最故當是時良吏班班可見亦寬厚之効也然自中世以後循良之政史氏缺於紀載今採其事蹟之可取者作良吏傳

譚澄字彥清德興懷來人父資榮金末為交城令國兵下河朔乃以縣來附賜金符為元帥左都監仍兼交城令未幾賜虎符行元帥府事從攻汴有功年四十移病舉弟資用自代資用卒澄襲職澄幼穎敏為交城令時年十九有文谷水分溉交城田文陽郭帥專其利而堰之訟者累歲莫能直澄折以理令決水與共利於民豪民有持吏短長為奸者察得其主名皆以法治之歲乙未括民戶有司多以浮客占籍及征賦逃竄殆盡官為稱貸積息數倍民無以償澄入覲因中書耶律楚材面陳其害太宗惻然為免其逋其私負者年雖多息取倍而止凡民能歸者給復三年詔下公私便之壬子復大籍其民澄盡削交城之不土著者賦以時集甲寅世祖還自大理道見留藩府凡遣使必以澄偕而以其弟山代為交城令時世祖以皇弟開府京兆總天下兵歲丁巳有間之者憲宗疑之遂解兵柄遣阿藍答兒往京兆大集官吏置計局百四十二條以考覈之罪者甚衆世祖每遣左丞

闊闊與答闊旋其間以彌縫其缺及親入朝事乃釋中統元年世祖即位擢懷孟路總管借鐵賜金符換金虎符歲旱令民鑿唐溫渠引沁水以溉田民用不饑教之種植地無遺利至元二年遷河南路總管改平灤路總管七年入為司農少卿俄出為京兆總管居一年改陝西四川道提刑按察使建言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宜令民年四十無子聽取妾以為宗祀計朝廷從之遂著為令四川僉省嚴忠範守成都為宋將昝萬壽所敗退保子城世祖命澄代之至則葺暴骸修焚室賑饑貧集逃亡民心稍安會西南夷羅羅斯

內附帝以撫新國宜擇文武全才遂以澄爲副都元帥同知宣慰使司事比至以安民爲務十八世祖嘗與太保劉秉忠論一時牧守秉忠曰若邢之張耕懷之譚澄何憂不治然存心恤大名嘗爲諸路總管求虎符宣麻澄至中書省臣曰上不識譚澄耶乃爲顯所舉中書特爲去之其介如此子孝將歷湖北河南陝西二道提刑按察使

許維禎字周卿遂州人至元十五年爲淮安總管府判官屬縣鹽城及丁溪場有二虎爲害維禎默禱于神祠一虎去一虎死祠前境內旱維禎禱而雨蝗

亦息是年冬無雪父老言于維禎曰冬無雪民多疾奈何維禎曰吾當爲爾禱已而雪深三尺朝廷聞其事方欲用之而卒年四十四子撥

許楫字公度太原忻州人幼從元裕學年十五以儒生中河東選河東宣撫司又舉爲賢良方正孝廉辟至京師平章王文統命爲中書省掾以不任簿書辭改知印丞相安童左丞許衡深器重之一日從省臣立殿下世祖見其美鬚髯偉問曰汝秀才耶楫頓首曰臣學秀才而未敢自謂秀才也帝喜其對授中書省架閣庫管勾兼承發司事未幾立大司農司以楫爲勸農司使時商挺爲安西王相過於途楫因言廣延之西荒野數千頃可屯田如募民立屯田歲可得穀給王府之需挺以其言入奏從之三年屯成果獲其利未幾佩金符爲陝西道勸農使至元十三年宋平帝命平章廉希憲行中書於荊南府以楫爲左右司員外郎汪文光與金帛求見楫曰汝等已爲大臣民矣宜選賢以撫字之乃用金帛以求見明年改湖北湖南提刑按察副使武岡富民有毆死出征軍人者以家財之半誘其佃者代已款伏楫審得其情釋佃者繫富民人服其明改江西道提刑

按察副使行省命招討郭昂討畲賊董旗兵士俘掠甚衆楫悉究得良民六百口遣還鄉里二十二年授中議大夫徽州總管時立尚書會計天下錢粮參知政事忻都戶部尚書王巨濟倚勢刻剝遣吏徵徽州民鈔多輸二千定巨濟怒其少欲更益千定楫詣巨濟曰公欲百姓死耶生耶如欲其死雖萬定可徵也巨濟怒解徽州賴以免楫去前徽之績溪歙縣民柯三八汪千十等因歲饑阻險爲寇行省右丞教化以兵捕之相拒七月乃使人諭之三八等曰但得許總管來我等皆降矣行省爲驛召楫至命往招之

揖單騎詣賊壘衆見揖來皆拜曰我公既來請署常
以付我揖白教化請退軍一舍聽其來降不聽會以
參政高興代教化揖復以前言告之興從其計賊果
降二十四年授太中大夫東平總管謝事二年卒壽
七十十一子餘慶重慶崇慶餘失其名
田滋字榮甫開封人至元二年由汴梁路總管府知
事入爲御史臺掾十二年拜監察御史十三年宋平
滋建言江南新附民情未安加以官吏侵漁宜立行
御史臺以鎭之詔從其言遂超拜行御史臺侍御史
歷兩浙鹽運使河南路總管大德二年遷浙西廉訪
使有縣尹張或者被誣以贓獄成滋審之但俛首泣
而不語滋以爲疑明日齋沐詣城隍祠禱曰張或坐
事有冤狀願神相滋明其誣守廟道士進曰曩有王
成等五人同持誓狀到祠焚禱火未盡而去之爐中
得其遺藁今藏於壁間豈其人耶視之果然明日詣
憲司詰成等不服因出所得火中誓狀示之皆驚愕
伏辜張或得釋十年陞濟南路總管尋拜陝西行省
參知政事時陜西不雨三年道過西嶽因禱曰滋奉
命來參省事而陝西不雨者三年民饑而死滋將何
歸願神降甘澤以福黎庶到官果大雨滋即開倉以

貸五千餘石給小民之無種者俾來歲收成以償官
民大悅未幾以疾卒于位贈通奉大夫河南行省參
知政事追封開封郡公謚莊肅
卜天璋字君璋洛陽人父世昌仕金爲河南孔目官
憲宗南征率衆欵附授鎭撫統民兵二千戶陞眞定
路管民萬戶憲宗六年籍河北民徙河南者三千餘
人俾尊領之遂家汴天璋幼穎悟長負直氣讀書史
識成敗大體至元中爲南京府史時河北饑民數萬
人集河上欲南徙有詔令民復業勿渡衆洶洶不肯
還天璋慮其生變勸總管張國寶聽其渡國寶從之
遂以無事河南按察副使程思廉察其賢辟爲憲史
繼聞薦著後爲中臺掾有侍御史倚勢貪財御史發
其贓天璋主文牘未及奏頃爲所譖俱拘内庭御史
對食悲哽天璋問故御史曰吾老唯一女心憐之聞
吾繫不食數日矣是以悲耳天璋曰死職義也奈何
爲兒女子泣耶御史慙謝俄見原免丞相順德王當
國擢掾中書爲提控事有可否必力辯他相怒天璋
言不置王竟從其議且曰掾能如是吾復何憂大德
四年爲工部主事蔚州有劉帥者豪奪民産吏不敢
決省檄天璋往訊之帥服田竟歸民大德五年以樞

敬大臣閻伯虎[illegible]貞府引見賜鈔衣[illegible]
刃後令[illegible]大臣揚行縣服[illegible]秋滿當
臣奏留之特以[illegible]代[illegible]宗時遂宗正
府[illegible]中尚[illegible]省[illegible]中[illegible]成化
[illegible]路
[illegible]不軌者
[illegible]宗召天
[illegible]太[illegible]指曰[illegible]不[illegible]下天璋
也因問以[illegible]天璋對以臣待罪刑部郎中復問誰
所薦者對曰臣不才誤蒙擢用帝曰先朝以謝仲和

爲[illegible]部爲部下皆服還萬也汝宜[illegible]職勿急即以
[illegible]刑[illegible]之跡視[illegible]入[illegible]信[illegible]及錦
衣[illegible]後[illegible]命[illegible]反獄[illegible]君[illegible]也必
行[illegible]天[illegible]令[illegible]知
府[illegible]
[illegible]天璋[illegible]止息[illegible]
[illegible]使劉[illegible]
[illegible]聽[illegible]
因事[illegible]作威[illegible]
衛之[illegible]

璋[illegible]之[illegible]佐村不可天璋曰民既如[illegible]
[illegible]山死矣失申之責吾獨任之不以累
[illegible]發以賑之民賴全活其[illegible]顧屬
若此火延燒之東門天璋具衣冠向火拜禱[illegible]嗚
山有虎爲暴天璋移文山神立捕獲之以治行第一
閩[illegible]東廉訪使先是豪民瀕海壖專商舶以射利
[illegible]以路[illegible]天璋至致辛決去之嶺南地素無
水[illegible]始有[illegible]人謂天璋政代所致云尋[illegible]致事
天[illegible]二年蜀兵起荊楚大[illegible]後拜山南廉訪使人謂
公[illegible]必不行矣天璋曰國步方艱吾年八十恒[illegible]

[illegible]所[illegible]致[illegible]行[illegible]則爲風紀清吏治州部
[illegible]然[illegible]價[illegible]下令勿損殺價聽民自使於
[illegible]集[illegible]後[illegible]司贓罰庫緡錢不輸
[illegible]留用[illegible]民適通稱頌會詔二品官言
時[illegible]行[illegible]因列[illegible]事凡萬餘言目之曰中興濟
治策[illegible]中時[illegible]因引去既歸亦以餘祿給其族黨
家無[illegible]天璋處之晏如也至順二年[illegible]通議大
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河南郡侯謚正獻

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臣宋濂翰林待制承直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臣王禕等奉
勑修

良吏二

耶律伯堅字壽之桓州人氣豪俠喜與名士游用薦舉入官爲工部主事至元九年轉保定路清苑縣尹初安肅州苦徐水之害訴於大司農司大司農司欲奪水故道導水使東東則清苑境也地勢不利果導之則清苑被其害而水亦必反故道爲災伯堅陳其形勢圖其利害要大司農司官及郡守行視可否事

遂得已縣西有塘水溉民田甚廣勢家據以爲磑民以失利来訴伯堅命毀磑決其水而注之田許以溉田之餘月乃得堰水置磑仍以其事聞于省部著爲定制縣居南北之衝歲爲親王大官治供帳於縣西限以十月成至明年復撤而新之吏得並緣侵漁其費不貲伯堅命築公館以代供帳其弊遂絕凡郡府賦役於縣有重於他縣者輒曰寧得罪於上不可得罪於下必詣府力爭之在清苑四年民親戴之如父母比去而猶思之立石頌其德焉擢爲恩州同知

段直字正卿澤州晉城人至元十二年河北河東山東盜賊充斥直聚其鄉黨族屬結壘自保世祖命大將略地晉城直以其衆歸之幕府承制署直潞州元帥府右監軍其後論功行賞分土世守命直佩金符爲澤州長官澤民多避兵未還者直命籍其田廬於親戚鄰人之戶且約曰俟業主至當析而歸之逃民聞之多來還者命歸其田廬如約民得安業素無產者則出粟賑之爲他郡所俘掠者出財贖之以兵死而暴露者收而瘞之未幾澤爲樂土大修孔子廟割田千畝置書萬卷迎儒士李俊民爲師以招延四方來學者不五六年學之士子以通經被選者百二十

有二人在官二十年多有惠政朝廷特命提舉本州學校事未拜而卒

諳都剌字瑞芝凱烈氏祖阿思蘭嘗從大將阿朮伐宋仕至興寧路達魯花赤子孫因其名蘭遂以蘭爲氏諳都剌通經史兼習諸國語成宗時爲翰林院札爾里赤職書制誥會有旨命書藩王添力聖旨諳都剌曰此旨非惟有虧國體行且爲民殃矣帝聞之謂近臣曰小吏如此真難得也事乃止尋授應奉翰林文字凡蒙古傳記多所校正陞待制時方選守令除遂州達魯花赤以最聞陞上尊名幣除集賢直學士

至順元年遷襄陽路達魯花赤山西大饑河南行省
恐流民入境為變檄守武關諳都剌驗其良民輙聽
其度關吏曰得無違上命諳都剌曰吾防姦耳非
仇良民也可不開其生路耶既又煑粥以食之所活
數萬人又城臨漢水歲有水患為築堤城外遂以無
虞元統二年除益都路總管俗頗悍黠而諳都剌務
興學校以平易治之有匕馬賊白晝劫人久不能捕
諳都剌生擒之其黨賂宣慰使哈剌鐵哥以枉勘縱其
賊已而賊劫河間復被獲乃盡輸其情言諳都剌之
誣始白俾再任一考親王買奴鎮益都其府屬病民

諳都剌裁抑之民以無擾至正六年卒年七十子燮
徵堅同知新喻州事以孝稱
楊景行字賢可吉安太和州人登延祐二年進士第
授贛州路會昌州判官會昌民素不知井飲汲于河
流故多疾癘不知陶瓦以茅覆屋故多火災景行教
民穿井以飲陶瓦以代茅茨民始免於疾癘火災豪
民十人號十虎干政害民悉捕寘之法乃創學舍禮
師儒勸民斥腴田以贍士弦誦之聲遂盛調永新州
判官奉郡府命覈民口租除刻宿弊奸欺不容細民
頼焉改江西行省照磨遷撫州路宜黃縣尹理白冤

獄之不決者數十事陞撫州路總管府推官發摘奸
伏郡無冤獄金溪縣民陶甲厚積而兇險嘗屢誣陷
其縣長吏罷去之由是官吏畏其人不敢詰治陶遂
恣橫於一州景行至以法痛繩之徙五百里外金溪
豪僧雲住發人冢墓取財物事覺官吏受賄緩其獄
景行急按之僧以賄動之不聽乃賂當道者以危語
撼之一不顧卒治之如法由是豪猾屏迹良民獲安
轉湖州路歸安縣尹奉行省命理荒田租民無數弊
景行所歷州縣皆有惠政所去民皆立石頌之以翰
林待制朝列大夫致仕年七十四卒

林興祖字宗起福州羅源人至治二年登進士第授
承事郎同知黃巖州事三遷而知鉛山州鉛山素多
造偽鈔者豪民吳友文為之魁遠至江淮燕薊莫不
行使友文奸黠悍鷙因偽造致富乃分遣惡少四五
十人為吏於有司伺有欲告之者輒先事戕之前後
殺人甚衆奪人妻女十一人為妾民罹其害銜冤不
敢訴者十餘年興祖至官曰此害不除何以牧民即
張榜禁偽造者且立賞募民首告俄有告者至佯以
不實斥去又有告獲偽造二人并贓者乃鞫之款成
友文自至官為之營救興祖命併執之須臾來訴友

文者百餘人擇其重罪一二事鞫之獄立具逮捕其
黨一百餘人悉寘之法民害既去政聲籍甚江浙行
省丞相別兒怯不花薦諸朝陞南陽知府改建德路
同知俱未任至正八年特旨遷爲道州路總管行至
城外猺賊已迫其後相去僅二十里時湖南副使哈
剌帖木兒屯兵城外聞賊至以乏軍需欲退兵興祖
聞即夜詣說留之哈剌帖木兒曰明日得鈔五千錠
楯五百乃可破賊興祖許之明日甫入城視事即
以恩信勸諭鹽商貸鈔五千錠且取郡樓舊桐板爲
楯日中皆備哈剌帖木兒得鈔楯大喜遂留爲禦賊
計賊聞新總管至一日具五百楯以爲大軍且至中
夕遁去永明縣洞猺屢竊發爲民害興祖以手牓諭
之皆曰林總管廉而愛民不可犯也三年不入境春
旱蟲食麥苗興祖爲文禱之大雨三日蟲死而麥稔
已而罷興作賑貧乏輕徭薄斂郡中大治憲司考課
以道州爲最以年老致仕終于家
觀音奴字志能唐兀人氏居新州登泰定四年進士
第由戶部主事再轉而知歸德府廉明剛斷發擿如
神民有銜冤不直者雖數十年前事皆千里奔走來
訴觀音奴立爲剖決旬日悉清彰德富商任甲抵睢

陽驢斃令郄乙剖之任以怒毆郄經宿而死郄有妻
王氏妾孫氏孫訴于官官吏納任賄謂郄非傷死反
抵孫罪置之獄王來訴冤觀音奴立破械出孫于獄
而呼任詰之曰吾爲文具香幣若爲吾以郄事禱諸
城隍神令神顯於吾有睢陽小吏亦預郄事畏觀音
奴嚴明且懼神顯其事乃以任所賂鈔陳首曰郄實
傷死任賂上下匿其實吾亦得賂敢以首於是罪任
而釋孫寧陵豪民楊甲夙嗜王乙田三頃不能
得值王以飢攜其妻就食淮南而王得疾死其妻還
則田爲楊據矣王妻訴之官楊行賄僞作文憑曰王
在時已售我觀音奴令王妻挽楊同就崔府君神祠
質之楊懼神之顯靈先期以羊酒浼巫囑神勿泄其事
及王與楊詣祠質之果無所顯明觀音奴疑之召巫
詰問巫吐其實曰楊以羊酒浼我囑神曰我實據王
田幸神勿泄也觀音奴因訊得其實坐楊罪歸其田
王氏責神而撤其祠亳州有蝗食民禾觀音奴以事
至亳民以蝗訴立取蝗向天祝之以水研碎而飲是
歲蝗不爲災後陞爲都水監官
周自強字剛善臨江路新淦州人好學能文練於吏
事以文法推擇爲吏泰定間廣西洞猺及自強往見

徭酋說以禍福中其要害徭酋立爲罷兵貢方物納款請命事聞于朝特旨超授廣西兩江道宣慰司都事轉饒州路經歷遷婺州路義烏縣尹周知民情而性度寬厚不爲刻深民有以爭訟訐于庭者一見即能知其曲直然未遽加以刑責必從容諭以中語反覆開譬之令其誦讀講解若能悔悟首實則原其罪若迷謬怙惡不悛然後繩之以法不少貸民畏且愛獄訟頓息民間田稅之籍多失實以故差徭不平白強出令履畝覈之民不能欺文簿井井可攷於是賦役平均貧富樂業其聽訟決獄物無遁情縣吏欲以片言欺惑之不可得由是政治大行聲聞籍甚部使者數以廉能舉于朝選授撫州路金溪縣尹階奉議大夫政績愈著以亞中大夫江州路總管致仕

白景亮字明甫南陽人明法律善書筭由征東行省譯史有勞超遷南恩知州陞沔陽府尹奏最于朝特授衢州路總管先是爲郡者於民間徭役不盡校田畝以爲則吏得並緣爲下其手富民或優有餘力而貧弱不能勝者多至破產失業景亮深知其弊乃始覈驗田畝以均之役之輕重一視田之多寡大小家各使得宜咸便安之由是民不勞而事易集他郡邑皆取以爲法郡學之政久弛從祀諸賢無塑像諸生無廩餼祭服樂器有缺景亮皆爲備之儒風大振搢紳稱頌焉景亮性廉介勤苦自奉甚薄妻尤儉約惟以脫粟蔬飯而已部使者嘗上其事特詔褒美賜以宮錦改授台州路總管卒于官

王艮字止善紹興諸暨人尚氣節讀書務明理以致用不苟事言說淮東廉訪司辟爲書吏遷淮西會例革南士就辟爲吏於兩淮都轉運鹽使司以歲月及格授廬州錄事判官淮東宣慰司辟爲令史以廉能稱再調峽州總管府知事又辟江浙行省掾史會朝廷

復立諸市舶司艮從省官至泉州建言若買舊有之船以付舶商則費省而工易集且可絕官吏侵欺掊克之弊中書省報如其言凡爲船六艘省官錢五十餘萬緡歷建德縣尹除兩浙都轉運鹽使司經歷紹興路總管王克敬以計口食鹽不便嘗言於行省未報而克敬爲轉運使集議欲稍損其額以紓民力沮之者以爲有成籍不可改艮毅然曰民實寡而強賦多民之錢今死徙已衆矣顧重改民籍而輕棄民命乎且浙右之郡商賈輻輳未嘗以口計也移其所賦散於商旅之所聚實爲良法於是議歲減紹興食鹽

五千六伯引尋有復拼前議者良欲辭職去丞相聞
之亟遣留良而議遂定遷海道漕運都萬户府經歷
紹興之官糧入海運者十萬石城距海十八里歲令
有司拘民船以備短送吏胥得並緣以虐民及至海
次主運者又不即受有折缺之患良執言曰運户既
有官賦之直何復為是紛紛也乃責運户自載糧入
運船運船為風所敗者當覈實除其數移文往返連
數歲不絕良取吏牘披閱即除其糧五萬二千八伯
石鈔二百五十萬緡運户乃免於破家遷江浙行省
撿校官有請中書訴松江富民包隱田土為糧一百

七十餘萬石沙蕩為鈔五百餘萬緡宜立官府糾察
收追之中書移行省議遣官驗視而松江獨當十九
良至松江條陳曲折以破其誣妄言其不過欲獻勑
廷之聽而報宿怨且冀創立衙門為徼名罔計耳萬
一民心動搖患生不測豈國家培養根本之策哉良
言上事遂寢除江西行省左右司員外郎吉之安福
有小吏誣民欺隱詭寄田租九千餘石初止八家前
後數十年株連至千家行省數遣官按問吏已伏其
虛誑而有司喜功生事者復勒其民報合徵糧六伯
餘石憲司援詔條革去終莫能止良到官首言是州

之糧比元經理已增一千一百餘石豈復有欺隱詭
寄者乎准憲司所擬可也行省用良言悉蠲之良在
任歲餘以中憲大夫淮東道宣慰副使致仕卒年七
十一

盧琦字希韓惠安人登至正二年進士第十二年梢
遷至永春縣尹始至縣饑鏈止橫斂均賦役減口鹽
二百餘引蠲包銀榷鐵之無徵者已而訟息民安乃
新學宮延師儒課子弟月書季考文風翕然鄰邑仙
遊盜發琦適在邑境盜遥見之迎拜曰此永春大夫
也為大夫百姓者何幸之大乎吾邑長乃以暴毒驅

我故至此耳琦因立馬喻以禍福衆皆投刃槊請縛
其酋以自新琦許之酋至琦械送帥府自是威惠行
於境外十三年泉郡大饑死者相枕藉其能行者皆
老幼扶携就食永春琦命分諸浮屠及大家使食之
所存活不可勝計十四年安溪寇數萬人來襲永春
琦聞召邑民喻之曰汝等亦戰則與之戰不能則我
當獨死之爾衆皆感憤曰使君何言也使君父母我
民亦子其忍以父母畀賊邪且彼寇方肆虜掠我妻
子焚毀我室廬乃一邑深讎也今日之事有進無退
使君其勿以為憂因踴躍爭奮琦率以攻賊大破之

明日賊復傾巢而至又破之大小三十餘戰斬獲
千二百餘人而邑民無死傷者賊大衂遂遁去時兵
革四起列郡皆洶洶不寧獨永春晏然無異承平時
十六年改調寧德縣尹而去
鄒伯顏字從吉高唐人爲建寧崇安縣尹崇安之爲
邑區別其土田名之曰都者五十五五十都之田上送
官者爲糧六千石其大家以五十餘家而乘五千石
細民以四百餘家而合一千石大家之田連跨數都
而細民之糧或僅升合有司常以四百之細民配五
十大家之役故貧者受役旬日而家已破伯顏曰貧

弱之受困一至此乎乃取其糧籍而分計從有糧一
石者受一石之役有糧升斗者受升斗之役田多者
受數都之役而不可辭田少者稱其所出而無倖免
貧困無告之民始得以休息崇安賦役之均遂爲四
方最邑有宋趙抃所鑿溝溉民田數千畝歲久溝湮
而田廢伯顏修濬溝十里繞楓樹陂累石以爲固溝
悉復抃遺跡而田爲常稔民賴其利安慶路嘗得造
僞鈔者遣卒械其囚至崇安求其黨而執之囚與卒
結謀望風入良民家肆虐伯顏捕訊得其狀即執而
歸諸安慶自是僞造之連逮無濫及崇安者於是行

省帥府御史憲府咸舉其能選調漳州路判官
劉秉直字清臣大都武清人至正八年來爲衛輝路
總管守法役興教化敦四民之業崇五土之利養鰥
寡恤孤獨賊劫汲縣民張聚鈔一千二百錠而殺之
賊不獲秉直具詞致禱城隍祠而使人伺于死所忽
有村民阿蓮者戰怖仆地具言賊之姓名及所在乃
命尉襲之果得賊于汴遂正其罪秋七月虫蝗生民
患之秉直禱于八蜡祠虫皆自死歲大饑人相食死
者過半秉直出俸米倡富民分粟餒者食之病者與
藥死者與棺以葬天不雨禾且槁秉直詣城北太行

之巔峪神祠具詞祈祝有青蛇蜿蜒而出觀者異之
辭神而還行及數里雷雨大至秩滿以親老去官侍
養
許義夫碭山人爲夏邑縣尹每親詣鄉社敎民稼穡
見民勤謹者出己俸賞之怠惰者罰之三年之間境
內豐足後爲封丘縣尹值至正四年大饑盜賊羣起
抄掠州縣義夫聞賊至近境乃單馬出郊十里外迎
之見賊數百人義夫力言封丘縣小民貧皆已驚惶
逃竄幸無入吾境也言辭懇欵賊遂他徙封丘之民
得免於難

傳卷第七十九

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臣宋濂　翰林待制承直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臣王禕奉

勅修

忠義

李伯溫守賢之孫毅之子也長兄惟則懷遠大將軍平陽征行萬戶次伯通歲甲戌錦州張致叛國王木華黎命擊之六戰城北伯通死焉伯溫行平陽元帥府事領青龍堡專任東征知平陽已陷弟守忠被執選驍勇拒守久之金人盡銳來攻守卒夜多逾去李成開水門導敵入伯溫登堞樓謂左右曰吾兄弟伏節擁麾受方面之寄今不幸失利當以死報國吾弟已被執我不可再辱汝等宜自逃生士卒皆猶豫不忍去伯溫即拔劍殺家屬投井中以刃植柱刺心而死金人登樓見伯溫抱柱如生無不嗟歎子守正自幼時寳質於木華黎後爲平陽守活俘虜甚衆以功授銀青榮祿大夫河東南路兵馬都元帥歲庚寅上黨晉陽合兵攻汾州將陷守正以義赴援衆寡不敵別遣老弱百人曳薪揚塵多張旗幟敵懼遂解去汾人持牛酒迎犒五百道不絕且泣謝曰幸公完是州德甚大願奉是州以從開中兵屯吉州首領楊鐵槍以數千

人叛守正出兵擒之軒成據隰州守正往擊之中矢傷足及歸瘡甚會金人完顏合達攻平陽守正裹瘡戰歿大帥以其兄守忠代之守忠官至銀青榮祿大夫河東南路兵馬都元帥兼知平陽府事壬午冬平陽公胡景山以青龍堡降嘗從攻益都北還軍將彭智孫乘間據義州叛守忠聞之長驅抵城下力戰復之丁亥夏四月金紇石烈眞發擊平陽行營招討使權國王按察兒於洪洞守忠出援之會於高梁師潰入城平陽副帥夾谷常德潛鑿東門以納金兵城遂陷金人執守忠至汴誘以高爵使降守忠罵之語惡金人怒置守忠鐵籠中火炙死

石珪泰安新泰人宋徂徠先生守道之裔孫也世以讀書力田爲業體貌魁偉膂力過人倜儻不羈金貞祐南渡兵戍四起珪率少壯負險自保與滕陽陳敬宗聚兵山東破張都統李霸王兵於龜蒙山宋將鄭元龍以兵迎敵珪敗之於亳陽遂乘勝引兵入盱眙會宋賈涉誘殺漣水忠義軍統轄季先人情不安衆迎珪爲帥呼爲太尉歲戊寅太祖使葛葛不罕與宋議和己卯珪令麾下劉順直抵尋斯干城入覲太祖慰勞順且敕珪曰如宋和議不成吾與爾永結一家

吾必殺汝。琪還告珪，珪心感服，日夜思降。庚辰，宋帥
渝盟，珪棄其妻孔氏、子金山，杖劍渡淮。宋將追之，曰：
太尉廻，完汝妻子。珪不顧。宋將沉珪妻子於淮。遂率
順及李溫、田字、皇甫華歸木華黎。木華黎悅之，謂曰：若
得東平、南京，授汝判之。辛巳，木華黎承制授珪光祿
大夫、濟兗單三州兵馬都總管、山東路行元帥，佩金
虎符，便宜從事。後金棄東平，珪與嚴實分據汶、轄濟
兗沂滕邳諸州。癸未，太祖詔曰：石珪棄妻子提兵歸
順，戰勝攻取，加授金紫光祿大夫、東平兵馬都總管、
山東諸路都元帥，餘如故。秋七月，珪領兵破曹州，與
金將鄭從宜連戰數日，夜糧絕，援兵不至，軍無叛意。
珪臨陣，馬仆被擒，囚至汴。金主壯其爲人，誘以名爵，
欲使招珪，憤然曰：吾身事大朝，官至光祿，復能受封
他國耶？假我一朝，當縛爾以獻。金主大怒，蒸殺于市。
珪怡然就死，色不變。其麾下立祠兗州祀焉。

攸哈剌拔都，渤海人，初名興哥，世農家，善射，以武斷
鄉井。金末避地大寧，國兵至，出保高州富庶寨，剽獵
以食，屢奪大營馬畜，又射死兵追者。國王木華黎率
兵攻寨，寨破，奔高州。國兵圍城，下令曰：能斬攸興哥
首以降，則城中居民皆獲生。守者召謂曰：汝奇男子，
吾寧忍斷汝首以獻，汝宜出降乎？不然，吾一城生靈
無噍類矣。興哥乃折矢出降，諸將怒，欲殺之。木華黎
曰：壯士也，留之爲吾用。仆伏麾下，從木華黎攻通州，
獻計一夕造砲三十，突[illegible]數十，城州將出降，[illegible]以貢
以降。木華黎承命與哥取之，與所衛攻[illegible]，三以貢
兵上木華黎，以其功聞，太祖賜名哈剌拔都。從木華
黎略地燕南，先鋒至大名，金將徒單登城督戰，哈
剌拔都射之，中左目，其衆將開門南奔，追擊斬首。論
功賜金符，充[illegible]，後改授金虎符、虎衛上將
軍、河東北路兵馬都元帥，從太師[illegible]破，哈剌
拔都[illegible]行律不[illegible]，聞
于城者，搜括[illegible]，閱民問語曰：爾父母
子女相失矣，皆不可爲生者，無以爲贖，奈何？明
日下令軍中，有俘者能贖，無貲者官爲贖之，
民得免死者甚衆。庚辰，[illegible]知府立西風寨，奪居
民耕牛。民群訴之，哈剌拔都領數騎追殺梁知府，梟
首西門，收耕牛還民。木華黎南攻[illegible]，可西行，令剌拔
都迎之，破陽州及諸縣地，回諸寨。辛巳三月，金兵
攻[illegible]陽縣，王[illegible]將左右[illegible]，各分兵守。哈剌
[illegible]不當，百哈剌拔[illegible]，以牛引甲騎十餘人救之

道三交見金兵衆烽東西兩山哈剌拔都趣之大戰天將明金兵遁去擣太原之虛由西門俘獲哈剌拔都家屬哈剌拔都聞之徑趨西山復奪以還五月金趙提控率兵三萬圍太原哈剌拔都將騎三十出西門令騎曳柴揚塵鼓譟曰國兵三萬至矣金兵懼潰去癸未金馬武京來攻太谷縣柔林寨哈剌拔都設伏于險將輕騎衝其陣伏發大敗之時太原諸邑皆下惟石家昂及盂州陵井寨忻州清泉寨爲金守皆未下甲申十月將兵至陵井遣卒叩寨門詐曰納糧將守者弗悟門啓徑入蹂踐之衆潰其酋長走石家

昂遂平陵井寨乙酉二月清泉寨酋長王毅降石家昂亦降丁亥五月叛人夜獻太原東門于武仙仙引兵入哈剌拔都擊戰仙兵大至諸將自城外呼曰彼哈剌拔都汝當出哈剌拔都曰眞定史天倪平陽李守忠隰州田雄皆失守矣我又棄太原將何面目見主上及國王乎家屬任公等所俘哈剌拔都誓與城同存亡遂歿于陣太祖以其子幼命其長弟王七十復兵太原己丑攻鳳翔府中砲死哈剌拔都長子忙兀台嗣鎮太原

任志潞州人歲戊寅太師國王木華黎略地至潞州志首迎降國王授以虎符充元帥收帽山寨數與金兵戰比有功金嘗擒其長子如山以招之曰降則爾子得生不降則死志曰我爲大朝之帥豈愛一子親射其子殪之木華黎嘗召諸將議事志亦預微道經武安北縣已反爲金志死之國王聞之令其子存襲庚寅金將武仙攻潞州存戰死辛卯正月有旨潞州元帥任存妻郭氏家屬令有司廩給仍賜第以居之十一月以存父子死事子立尚幼先官其姪成爲潞州長官待立長而還授之成卒授立潞州長官佩金符後遷澤州尋遷陳州卒

耶律忒末契丹人父丑哥仕遼爲都統遼亡不屈節夫婦俱死焉金主嘉其忠義授忒末都統歲甲戌國兵至金徙于汴忒末及子天祐率衆三萬內附授銀符監軍天祐招諭從元帥史天倪略趙州平棘藁城元氏柏鄉贊皇臨城等縣籍其民五千餘置吏安輯焉歲辛巳太師木華黎總領諸道兵馬承制加忒末洺州等路征行元帥與天祐略邢洺磁相懷孟招花馬劉元帥有功木華黎又承制授忒末眞定路安撫使洺州元帥進攻臨澤潞降其民六千餘戶以功遷河北西路安撫使兼澤潞元帥府事壬午改仕遷

居真定天祐襲職以天倪攻取畚都諸城略滄棣得
戶七千兼滄棣州達魯花赤佩金符時金鹽山衛鎮
鹽場未下天祐以計克之歲運鹽四千席以佐軍儲
甲申攻大名拔之乙酉金降將武仙據真定以叛殺
守將史天倪忒末父子夜踰城而出將以聞會天倪
弟天澤還自北京遇諸蒲城合蒙古諸軍南與賊戰
走武仙復真定朝廷以天澤襲兄爵而以天祐鎮趙
州明年仙復犯真定天澤潛師出藁城忒末與其妻
石抹氏及家眷在真定者皆陷焉仙遣其僕劉攬兒
持書誘天祐曰汝能誅趙州官吏以降當活汝父母

仍授汝元帥不爾盡烹之忒末密令攬兒語天祐曰
仙賊狡猾汝所知也毋以我故墮其撲穽以虧忠節
且吾老難兩全汝能固守不失國家大計我視刀鋸
甘如薺矣天祐慟哭承命馳至藁城以賊書示天澤
天澤曰王陵之事照耀史冊汝能遵父命忠誠許國
功不在王陵下天祐乃趨還趙壁卒衆殊死戰仙怒
盡殺忒末家一十八人戰于欒城元氏高邑栢鄉仙
兵屢挫監軍張林密搆仙黨啓門納賊天祐倉皇巷
戰手殺數十人身被十餘瘡斬關出復收散卒圍城
丁亥賊棄走追至藁城會天澤兵夾擊殺林加泰

國上將軍洺州征行元帥兼楚州安撫使以傷纏致
仕居趙卒孫世傑朝列大夫江西榷茶都轉運使
伯八兒合丹氏祖明里也赤哥嘗隸太祖帳下初怯
烈王可罕與太祖為鄰國甚相親好既而敗盟與其
子先兒潛謀襲太祖因遣使通問許以女妻太祖
弟合撒兒至期太祖欲往明里也赤哥疑其詐諫止
之王可罕知謀泄遂謀入地後為太祖所滅父脫倫
闊里必屈從太祖征西域累立奇功世祖即位以伯
八舊臣子孫擢為萬戶命領諸部軍馬屯守欠欠州
至元十二年親王昔列吉脫鐵木兒叛奔海都伯八

以聞且頗提兵往討之未得命為彼所襲死焉脫鐵
木兒虜其二子八剌不蘭奚分置左右居歲餘待之
彌厚八剌陰結脫鐵木兒近侍也里伯禿謀報父仇
後為也伯里禿家人泄其謀八剌知事不成將家族
南奔脫鐵木兒遣騎追之至一河八剌馬驚不能渡
圍拒之射中數人力窮兄弟就擒脫鐵木兒責之曰
我待汝厚甚而汝反為此耶八剌曰汝背叛君上害
我父掠我親屬我誓欲殺汝以報君父之讎今力窮
被執從汝所為適令跪不屈以鐵撾碎其膝終不跪
與弟不蘭奚同被害幼子何都兀赤官至河北河南

遼肅政廉訪使

合剌普華岳璘帖木爾子也幼侍母與敎氏居益都常歎曰幼而不學有不墮吾宗者乎父時以斷事官建牙保定合剌普華往白其志父奇之俾習畏兀書及經史記誦精敏出於天性李璮畔其母攜季子脫烈普華避地登萊間音問隔絕號泣徹晝夜雜從叔父撒吉思平賊山東卒奉其母以歸撒吉思深加器重自言其才不及言於世祖召給宿衛嘗以事至益都於四腳山下置廣興商山冶以勞授金符爲商山鐵冶都提舉未及代以職讓其弟時委授代職

運粟興敗還爲行都漕運使帥諸翼兵萬五千人從事飛輓江南平上疏言親睦將帥禮大臣以存國家之體興學校獎名節以勵天下之士正名分嚴考課以定百官之去通衆常都貢獻以厚生民之本又言江南新附宜招集旅力稍通商賈征薄入以撫馴其民不然恐尙煩宵旰之慮帝多采用其言爲漕米二十萬餘斛漕達于河舟覆損十之一而又每斛視都斛多三升時阿合馬專政責償舟人合剌普華伏闕抗言逕之躍皆出於元降而水道之虞非人力所及且彼雖罄其家不足以償苟朝廷必不任虧損臣獨當

其責詔勿治阿合馬憤之乃出合剌普華爲嶺南海道都督花赤俟還江南宣慰使未至官改廣東都轉運鹽使兼領諸番市舶時盜梗鹽法陳良臣扇東莞香山惠州負販之徒萬人爲亂江西行省命與招討使答失蠻討捕之先驅斬渠魁以訊獄告猶抵賊巢招誘餘黨復業仍條言鹽法之不便者悉除其害按察使脫歡大爲姦利遂奏罷之群盜歐南喜僭王號僞署丞相招討衆號十萬因圖上其山川形勢及攻取之策三卜餘條遂與都元帥課兒伯海牙宣慰都元帥曰佐萬戶王中信等分兵搗之未幾右丞唆都督兵

征占城交阯屬護餉道北至東莞博羅二界中遇劇賊歐鍾等犄角絕石的其鋒銳甚合剌普華身先士卒且戰且行矢竭馬創徒步格鬬殺數十人勇氣益厲以衆寡不敵爲所執賊欲奉之爲主不屈遂遇害于中心岡是夕其妻希召特勤氏夢其來告曰吾死矣知事張德劉闓亦夢之二人相繼死而軍中往往見其乘騅督戰云後贈戶部尚書守忠全節功臣謚忠愍子二人偰文質越倫質偰文質官至吉安路達魯花赤贈宣惠安遠功臣禮部尚書追封雲中郡侯謚忠襄子六人偰玉立偰直堅偰哲篤偰朝吾偰列箎皆第進士

篤官至江西行省右丞以文學政事稱于時趙倫質子普著俱
括篤子傑百僚遜善著孚正宗河北思簡皆相繼登第一門
世科之盛當時所希有君子蓋以爲其忠義之報云、
劉天孚字裕民大名人由中書譯史爲東平總管府
判官改都漕運司判官知冠州再知許州所至有治
績時檢核屯田臨潁鄧艾口民稻田三百頃有欲官
之者指爲古屯陳于中書請復築之中書下天孚按
實天孚爲辨其非章數上乃止襄城與葉縣接壤其
南爲湛河襄城民食滄鹽葉縣民食解鹽刻石河南
岸以爲界葉縣令有貪污者妄徙石於北二里誣其

民食私鹽繫治百餘家兩縣閧辨葉縣倚陝漕勢以
凌襄城中書遣官案其實天孚爲考其元界移石故
處而葉縣令被罪去歲大旱天孚禱即雨野有蝗天
孚令民出捕俄群烏來啄蝗爲盡明年麥熟時有青
蟲如蠶食麥人無可奈何忽生大花蟲盡嚙之許人
立碑頌焉轉萬億寶源庫同提舉遷江西行省左右
司郎中以母老不赴俄丁母憂服除起知河中府視
事始兩月陝西行省丞相阿思罕爲亂舉兵至河中
時事起不虞達魯花赤朶兒只趨晉寧告亂天孚日
夜治戰守具選丁壯分守要害令河東縣達魯花赤

脫因都守大慶關津口盡收船舫東岸令判官孫伯
帖木兒守汾陰推官程謙守禹門河東縣尹王文義
守風陵等渡阿思罕軍列栅河西岸使來索舟天孚
度不能拒乃遣人至晉寧乞援兵不報居七日阿
思罕縛筏河上欲縱火屠城同知府事鐵哥與河東
廉訪副使明安答見事急且患城中人偏乃詣阿思
罕軍阿思罕因之而斂船濟兵兵既入城阿思罕以
把河度領舟楫爲天孚罪欲脅使附己方坐府治鞭
令諸軍天孚佩刀直前衆遏之不得進退謂幕僚王
從善等曰吾家本微賤荷朝命至此今不幸遭大變

吾何忍從之而負上恩哉且與其辱於阿思罕之手
吾寧蹈河以死遂拂衣出時天寒河冰方堅天孚拔
所佩刀斫冰開北望爲國語若祝謝者再拜已脫衣
幘岸滸乃投水中阿思罕大怒籍其家郡人咸哀痛
之事平詔其弟天惠給驛以歸其柩葬于大名贈推
誠秉節功臣中奉大夫河東山西道宣慰使護軍彭
城郡侯謚忠毅
蕭景茂漳州龍溪人也性剛直孝友家貧力農重改
至元四年南勝縣民李智甫作亂掠龍溪景茂與兄
偕集鄉丁拒之據觀音山橋搶與賊戰衆敗景茂被

執賊脅使從己景茂罵曰狗盜我生爲大元民死作隔州鬼豈從汝爲逆耶隔洲其所居里也賊怒縛景茂於樹臠其肉使自啖景茂益憤罵賊遂以刀抉其口至耳傍景茂罵不絕聲而死有司上其事朝廷命褒表之仍給錢以葬

列傳卷第八十

傳卷第八十一　元史一百九十四

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臣宋濂翰林待制承直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臣王禕等奉
勑修

忠義二

張桓字彥威真定藁城人父本知汝寧府因家焉桓以國子生釋褐授滑之白馬丞入補中書掾擢國子典簿拜陝西行臺監察御史以言事不合去未幾汝寧盜起桓避之確山賊久知桓名襲獲之羅拜請爲帥弗聽因六日擁至渠魁前杻立趨揖桓坐與之抗論逆順其徒捽桓起跪桓仰天大呼詈叱彌厲且屢唾賊面賊猶不忍殺謂桓曰汝但一揖亦恕汝死桓瞋目叱曰吾恨不能手斬逆首肯聽汝誘脅而折腰哉賊知終不可屈遂刺之年四十八賊後語人曰張御史真鐵漢害之可惜事聞贈禮部尚書謚忠潔

李黼字子威潁人也工部尚書守中之子守中性卞急遇諸子極嚴每一飲酒輒半月醉不解黼百計承順求寧親心終不可得跪而自訟往往達旦無幾微厭怠之意初補國學生泰定四年遂以明經魁多士授翰林修撰明年代祠西嶽省臣謂黼曰敕使每後我今可易邪黼曰王人雖微春秋序於諸侯之上遂

君也奈何後乎省臣不敢對改河南行省檢校官遷
禮部主事拜監察御史首言檢祠祭皆古今大祭令
太廟唯二祭而日享佛祠神御非禮也宜援經行之
成均教化之基不當隸集賢宜備省臣兼領諸侯王
歲賜有定額分封易代之際陳請恩例世系戚疏無
成書可攷宜倣先代修正玉牒皆不報轉江西行省
郎中入爲國子監丞遷宣文閣監書博士兼經筵官
嘗與勸講每以聖賢心法爲帝言之俄中書命暘巡
視河渠暘上言曰蔡河源出京西宋以轉輸之故平
地作堤今河底壅淤高出地面秋霖一至橫潰爲災

宜按故迹修浚他日東河或有不測之阻江淮運物
當由此分道達京萬世之利也亦不報升秘書太監
拜禮部侍郎奉旨詳定中外所上封事已而廷議內
外官通調授暘江州路總管至正十一年夏五月盜
起河南北據徐蔡南陷蘄黃焚掠數千里造舡拄岸
銳意南攻九江居下流實江東西襟喉之地暘治城
壕修器械募丁壯分守要害且上攻守之策於江西
行省請兵屯江北以扼賊衝庶幾大江之險賊不得
共之不報暘嘆曰吾不知死所矣乃獨椎牛饗士激
忠義以作士氣數日之間紀綱粗立十二年正月已

未賊渡江陷武昌威順王及省臣相繼逃遁艦蔽江
而下江西大震賊乘勝破瑞昌右丞孛羅帖木兒方
軍于江閩之通黼雖孤立銳氣愈奮厲時黃梅縣主
簿也孫帖木兒願出擊賊黼大喜向天瀝酒與之誓
言始脫口賊游兵已至境急檄諸鄉落聚木石於險
塞處邀賊歸路倉卒無號乃墨士卒面統之出戰黼
身先士卒大呼陷陣也孫帖木兒繼進賊大敗逐北
六十里獲丁依險阻乘高下木石橫屍蔽路殺獲二
萬餘黼還謂左右曰賊不利於陸必由水道以舟薄
我苟失備禦吾屬無類矣乃以長木數千冒鐵椎

於杪暗植沿岸水中逆刺賊舟謂之七星樁會西南
風急賊舟數千果揚帆順流鼓譟而至舟遇樁不得
動進退無措黼麾將士奮擊發火翎箭射之焚溺死
者無算餘舟散走行省上黼功請拜江西行省參政
行江州南康等路軍民都總管便宜行事已而賊勢
更熾西自荊湖東際淮甸守臣往往棄城遁黼守孤
城提孱旅斬馘扶傷無日不戰中外援絕二月甲申
賊將薄城分省平章政事禿堅不花自北門遁黼引
兵登陴布戰具賊已至甘棠湖焚西門乃張弩箭射
之賊趦趄未敢進轉攻東門黼救東門賊已入與之

巷戰知力不敵揮劍叱賊曰殺我毋殺百姓賊自巷
背來刺黼墮馬黼與從子秉昭俱爲賊而死郡民聞
黼死哭聲震天相率具棺葬于東門外黼死踰月參
政之命始下年五十五黼兄冕居潁亦死于賊秉昭
冕季子也事聞贈黼攄忠秉義效節功臣資德大夫
淮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左丞上護軍追封隴西郡
公謚忠文詔立廟江州賜額曰崇烈官其子秉方集
賢待制

李齊字公平廣平人家甚貧客於江南工辭章元統
元年進士第一歷命河南淮西廉訪司事移知高郵

府有政聲至正十年盜突入府驛取十二馬去齊躬
追謝長等殺之十一年州人秦觀保造兵仗將圖刼
掠復獲而行誅十三年泰州白駒場亭民張士誠及
亂破泰州河南行省遣齊往招降被拘久之賊內自
相殺始縱齊來歸泰州平賊徒尚蟻聚士誠復鼓譟
殺參知政事趙璉掠官庫民財走入得勝湖俄陷興
化縣行省以左丞偰哲篤偕宗王鎮高郵使齊出守
甓社湖夏五月乙未數賊入城一譟呼而省憲官皆
遁齊急還救城賊已閉門拒我遂連興化援得勝湖
舟艦四塞募延入寶應縣已而有詔凡叛逆者赦之

詔至高郵不得入賊紿曰請李知府來乃受命行省
強齊往至則下齊獄中齊盛辯說士誠本無降意特
遷延爲緩師計耳官軍諜知之乃進攻城士誠呼齊
使跪齊叱曰吾膝如鐵豈肯爲賊屈士誠怒扼之跪
齊立而詬之乃曳倒捶碎其膝而刲之論者謂大科
三魁若泰不華沒海上李黼隕九江洎齊之死皆不
負所學云

褚不華字君實隰州石樓人沉默有器局泰定初補
中瑞司譯史授海道副千戶轉嘉興路治中遷拜南
臺西臺監察御史遷河西道廉訪僉事移淮東未幾

陞副使汝潁盜發勢張甚不華行部至淮安極力爲
守禦計賊至多所斬獲且請知樞密院老章判官劉
甲守韓信城相犄角爲聲援復上章劾總兵及諸將
逗撓之罪朝廷録其功陞廉訪使階中奉大夫甲有
智勇與賊戰輒勝賊憚之號曰劉鐵頭不華賴之
總兵者聞不華劾己甚恚嫉乃撤甲別將兵擊賊黃
以困不華甲去韓信城陷賊乃掘塹相銜接水寨以
困我既而天長青軍叛普顏帖木爾所統黃軍復叛
賊皆挾之來攻不華知事危退入哈剌章營賊稍引
去乃出援楊村橋賊奄至救廉訪副使不達失里突

其後不華以飭兵入淮安時城之東西南三面皆賊
惟北門通沭陽[illegible]亦[illegible]使[illegible]揚進駐兵沭
陽淮安倚其芻餉而[illegible]以[illegible]沭陽之路又絕
賊計拔城可取進攻南頓[illegible]不華[illegible]元帥張存義出
大西門會僉[illegible]部[illegible]引死戰賊敗走
追北二十餘里城中[illegible]轉運糧萬斛
入河竟為賊所[illegible]以[illegible]軍攻闉日
益急總兵者[illegible]五日里援兵不出凡遣使
十九輩告急皆不聽城中饑者仆[illegible]取啖之一
切草木螺蛤魚蛙燕鼠及鞾皮[illegible]敗弓之筋

皆盡而後父子夫婦老稚更相食斂骸為薪人多露
處坊陌生荊棘力既盡援絕不[illegible]西門力鬬中
傷見執為賊所[illegible]子伴哥[illegible]救之亦見殺時至
正十六年十月乙丑也不華守淮安五年殆數十百
戰精忠大節人比之張巡云朝廷聞之贈翰林學士
承旨榮祿大夫柱國追封衛國公謚曰忠肅賻鈔二
百錠以卹其家

郭嘉字元禮濮陽人祖昂父惠俱以戰功顯嘉慷慨
有大志始由國子生登泰定三年進士第授彰德路
林州判官累遷翰林國史院編修官除廣東道宣慰
使司都元帥府經歷未幾入為京畿漕運使司副使
尋拜監察御史會朝廷以海寇起欲於浙東溫台慶
元等路立水軍萬戶鎮之衆論紛紜莫定擢嘉禮部
員外郎乘驛至慶元與江浙行省會議可否嘉至首
詢父老知其形便請罷之會方擇守令綏輯遼東乃
授嘉廣寧路總管兼諸奧魯勸農防禦屬盜起軍旅
數興供餉煩擾日民苦和糴轉輸而吏胥得因時為
奸嘉設法計其戶口第其甲乙民甚便之有詔團結
義兵嘉括其民數千教以坐作進退萬千百夫各統
以長號令行一賞罰明信故東方諸郡錢粮之富甲

兵之精推嘉為最十八年寇陷上京嘉聞之躬率義
兵出禦既而遼陽陷嘉行巡邏去城十五里遇青
號隊伍百餘人紿言官軍嘉疑其詐俄果脫青衣變
紅嘉出馬射賊分兵兩翼而夾攻之生擒賊數百死
者無算嘉見賊勢日熾孤城無援乃集同官議攻守
之計衆皆失措嘉曰吾計決矣因竭家所有衣服財
物犒將士以勵其勇敢且曰自我祖宗有勳王室今
之盡忠吾分內事也況身守此土當生死以之餘不
足恤矣頃之賊至圍城日數十里有大呼者曰遼陽
我得矣何不出降嘉挽弓射呼者中其左頰墮馬死

賊稍引退嘉遂開西門逐之賊大至力戰以死事聞
贈崇化宣力效忠功臣資善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
省左丞上護軍封太原郡公謚忠烈

喜同周姓河西人初爲後宮衛士衆稱其才選充承
徽寺經歷再調南陽縣達魯花赤居二歳妖賊起陷
鄧州人情洶洶俄而賊鋒抵南陽南陽無城無兵賊
入之若虛邑喜同以計獲數賊詰之云賊將大至悉
斬之以安衆心晝夜督丁壯巡邏守備時大司農銭
木尔以兵駐于諸葛菴爲賊所襲死之賊遂乘銳取
南陽喜同守西門望見賊勢盛即以死自許與家人

訣曰吾與汝等不能相顧矣但各逃生吾分死此以
報國也已而城中皆哭喜同策厲義兵奮力與賊搏
賊退去明日復至與戰甚力殺賊凡數百賊知無後
援戰愈急南陽遂陷喜同突圍將自拔賊横刺其馬
馬蹶喜同鞭馬躍而起手斬刺馬者俄而爲他賊所
追身被數創不能鬬遂見執爲所殺妻邢氏聞喜同
力戰死帥家僮數人出走遇賊奪賊刀斫之且罵且
前亦見殺一家死者二十餘人贈南陽路判官貯寶

陽録事司達魯花赤塔不台字彦暉者元統元年進
士魏武衛淡書塔不台來供餉王耆酒輕戰備一夕賊

劫王王卧未能起爲所執塔不台馳騎奪王亦爲賊
所得比明見賊酋王拜乞活塔不台以足蹴王曰猶
欲生乎賊復屈其拜塔不台拒而詬之且與縛者角
遂支解

韓因字可宗汴梁人少習舉子業負氣不群盗據汝
寧官軍討之久不下會朝廷詔赦叛逆募可持詔入
賊者即借以官因應命乃借因以唐州判官使爲賊
渠恐其黨心摇導因止于外納詔不讀詰問再三因
荅以恩宥寬大禍福所係甚切不聽乃縱因歸報因
出乘馬周賊屯大言曰汝輩好百姓何不出降歸田

里而甘從逆賊驅使邪衆愕眙相顧或以告賊渠賊
追因責其所言因極口肆詈賊怒寸割因

卞琛大名人世爲農夫早游學京師得補國子生既
而丁母憂治農于家至正十二年鄰郡盗起未幾來
剽掠琛與從子小十府史李仲亨等協謀統丁壯數
百人撃賊丁壯皆民兵無弓矢之備直以鉤鉏白鋌
當賊賊矢雨集琛與衆潰散被擒仲亨小十皆死賊素
知琛諭之曰汝從我解汝縛不從殺汝琛嗔罵曰我
國子生也視汝逆賊真狗彘也吾寧義死不從賊生
罵不止賊屢脅不聽殺之

喬彝字仲常晉寧人性高介有守一時名稱籍甚至
正十八年賊由絳州垣曲縣襲晉寧城陷城中死者
十二三彝整冠衣聚妻子家有大井彝坐井上令妻
子婢輩循次投井中而已隨赴之彝既死賊首王士
誠使人即彝家邀致之至則彝已死矣賊平朝廷贈
彝臨汾縣尹賜謚純潔有張嵩起王佐者皆士人也
並以不屈賊而死嵩起字傳霖汾州人累舉不中嘗
用薦者徵為國子助教居一歲免歸盜既去晉寧復
臨汾州嵩起與妻赴井死王佐字元輔晉寧人從父
居上都教授里巷不與時俯仰會賊至倉卒不能避

為所獲欲降之佐傲岸自如詬賊不輟因見害又有
吳德新者字止善建昌人工醫留京師久之嘗往寧
夏會盜至德新見執脅使降德新厲聲曰我生為皇
元人死作皇元鬼誓不從爾賊賊乃縛其兩手加白
刃頸上迫其畏屈德新罵不已乃曳之井上陽欲擠
之德新偶得寬即自投井中仰罵賊賊下射矢貫其
頂罵益力賊怒以長槍刺之然亦壯其志憐其死曰
此真丈夫也以土埋井而去
顏瑜字德潤兗州曲阜人兗國復聖公五十七代孫
也以行誼用舉者為鄒及陽曲兩縣教諭至正十八
年田豐起山東瑜挈家走鄆城道遇賊以刃來脅瑜
曰爾何人瑜曰我東魯書生也賊執瑜曰爾書生吾
不爾殺可從我見主帥瑜罵曰爾賊何主帥耶賊怒
欲殺瑜瑜無懼色復使之寫旗瑜大詬曰爾大元百
姓天下亂叛爾為兵而反為叛逆我腕可斷豈能為
爾寫旗從爾叛乎賊以槍刺瑜至死罵不絕口其妻子
皆為所害又有曹彥可者亳州人會妖寇起里中多
田野無賴子目不知書者既破亳以帛子竿皆羣趨
彥可家劫之使寫旗彥可力辭乃迫以刀斧彥可唾
之曰我儒者知有君父寧死耳豈為汝寫旗者耶賊

怒遂見害年七十矣其家素貧又死於亂棄殯其尸
賊既定有司具以事聞中書為給貲以葬賜謚節愍
王士元字彥佐恩州人泰定四年進士由棣州判官
累遷知磁州值軍興餽餉需索日繁民不堪命士元
心念其民力為區畫至為將士陵辱訶責弗避也改
知濬州州瀕黃河嘗經盜賊城堞不完市井蕭條士
元邑邑不得志而臨事未嘗易其素至正十七年賊
復迫濬州州兵悉潰散士元坐堂上顧其子致微使
避賊曰吾守臣居此職也若可逃生子侍立不忍去
賊前問曰爾為誰士元叱曰我王知州也強賊識我

否賊欲縛士元士元奮拳毆賊賊怒并其子殺之
楊樸字文素河南人早以文學得推擇為吏仕至滁
州全椒縣尹滁界廬江廬江陷於寇滁人震動行省
參政也先總兵于滁不理軍事唯縱飲至暮城門不
鑰寇入縱火猶張燭揮杯急踰城出走樸度必死乃
盡殺其妻女朝服坐堂上盜欲降之樸指妻女示曰
我已戕我屬政欲死官守耳尚何云云乃連唾之賊
縶樸倒懸樹上而割其肉至盡猶大罵弗絕
趙璉字伯器宏偉之孫也至治元年登進士第授嵩
州判官再調汴梁路祥符縣尹入為國子助教累遷

湖廣行省左右司郎中除杭州路總管杭於東南為
劇郡地大民夥長吏多不稱其職璉為人強毅開敏
精力絕人吏莫不服其明決而不敢欺浙右病於徭
役民充坊里正者皆破其家朝廷令行省召八郡守
集議便民之法璉獻議以屬縣坊正為雇役里正用
田賦以均之民咸以為便有盜誘其同惡持刃出市
斫人以索金市民乃戶歛以予之人無敢言者璉曰
此不可長也遣卒掩捕之盡戮諸市踰年召拜吏部
侍郎杭人思之刻其政績于石歷中書左司郎中除
禮部尚書尋遷戶部拜參議中書省事出為山北遼

東道廉訪使是時河南兵起湖廣荊襄皆陷而兩淮
亦騷動朝廷乃析河南地立淮南江北行省于揚州
以璉參知政事璉方病水腫即與疾而行既至分省
鎮淮安又移鎮真州會張士誠為亂寔起海濱陷泰
州興化行省遣兵討之不克乃命高郵知府李齊往
招諭之士誠因請降行省授以民職且乞從征討以
自効遂移璉鎮泰州璉乃趣士誠治戈船趨濠泗士
誠疑懼不肯發又覘知璉無備遂復反夜四鼓縱火
登城璉力疾捫佩刀上馬與賊鬭市衢賊圍璉邀至
其舟璉詬之曰汝重罪在不赦今既宥爾誅戮又錫

以名爵朝廷何負於汝乃既降復反邪汝棄信逆天
滅不旋踵我執政大臣豈為汝賊輩屈乎即馳騎奮
擊賊賊以槊揮璉墜地欲舁登其所璉瞋目大罵遂
死之其僕揚兒以身蔽璉亦俱死又亂定州民收其
屍歸殯于真州事聞賜鈔三百錠仍官其子鑄弟琬
字仲德仕至台州路總管至正二十七年方國珍以
舟挾琬至黃巖琬赫登白龍與舍於民家絕粒不食
人勸之食輒唾曰卻之七日而死
孫撝字自謙曹州人至正二年進士授濟寧路録事
會士誠據高郵叛或謂其有降意朝廷擇為馬兒

使招諭士誠而用撝爲輔行撝家居不知也中書借
撝集賢待制給驛就其家起之撝強行抵高郵士誠
不逆詔使撝等既入城反覆開諭士誠等唯唯然以
聽已而拘之他室或日一饋食或間日一饋食欲以
降撝撝唯詬斥而已乃令其黨捽撝肆其陵辱撝不
屈也及士誠徙平江撝與士誠部將張茂先謀將撝
所授站馬劄子遣壯士浦四許誠赴鎮南王府約日
進兵復高郵謀泄執撝訊問撝罵辱不絕竟爲所害
後賊中見失節者輒自相嗤曰汝詎孫待制耶事聞
贈翰林侍讀學士中奉大夫護軍追封曹南郡公謚

忠烈賜田三頃恤其家

石普字元周徐州人至正五年進士授國史院編修
官改經正監經歷淮東西盜起朝廷方用兵普以將
略稱同僉樞密院事董鑰嘗薦其材會丞相脫脫討
徐州以普從行徐平錄功遷兵部主事尋陞樞密院
都事從樞密院官守淮安時張士誠據高郵普詣丞
相面陳破賊之策且曰高郵負重湖之險地皆沮洳
騎兵卒莫能前與普步兵三萬保取之高郵既平則
濠泗易破普請先驅爲天下忠義倡丞相壯之命權
山東義兵萬戶府事招民義萬人以行而汝中柏者

乃用事陰沮之減其軍半初令普便宜行事及行又
使聽淮南行省節制普行次范水砦日未夕普令軍
中具食夜漏三刻下令銜枚趨寶應其營中更鼓如
平時抵縣即登城樹幟城上賊大驚潰因撫安其民
由是諸將疾普功水陸進兵乘勝拔十餘砦斬賊首
百將抵高郵城分兵三隊一遏城東門水戰一爲奇
兵虞後一普自將攻北門遇賊與戰賊不能支遁入
城普先士卒躡之縱火燒關門賊懼謀棄城走而援
軍望之按不進且忌普成功總兵者遣蒙古軍千騎
突出普軍前欲收先入之功而賊以死扞蒙古軍恇

怯卻走普止之不可遂爲賊所蹂踐率墜水中普
軍亂賊乘之普勒餘兵血戰良久伏創大呼曰大丈
夫當爲國死有不進前者斬奮擊直入賊陣中從者
僅三十人至日西援絕被創墮馬復步戰數合賊益
至賊指曰此必頭目不可使逸須生致之普叱曰死
賊奴我即石都事何云頭目左右爲賊鎗所中猶手
握其鎗斫賊死賊衆攢鎗以刺普普與從者皆力戰
俱死之

盛昭字克明歸德人由儒學官累遷淮南行省照磨
會詔使往高郵不得達而還衆稱賊已迎拜詔矣

民等行省不虞其詐乃遣照入高郵招□□士誠宗
士□拒不聽拘諸舟中□語所從吏□□之止此行
耳而已既而官軍攻□□士誠援照以兵使出拒□
令照叱曰吾奉命招諭汝汝拘留詔使罪不容誅又
欲吾從汝爲賊□大罵不絶口賊怒先剜其髀肉而
後磔之
楊乘字文載濱州□□人至正初爲休寧縣尹民俗
殺爲盜乘立法招之使自新皆棄兵□□□爲良民
其後累官江浙行省左右司□外郎□海道漕糧
舟免官寓居松江張士誠□□平江其從弟郭良弼董

良乘于士誠士誠遣□經持幣來曰良弼綏皆名臣
今已失節顧欲引我以濟其惡邪且讓經平日讀書
云何經俛首不能對乘曰與客痛飲竟日不爲所屈
行乎乘曰乘以一小吏致身顯官有死而已尚何行
之有經促其行愈急乘乃整衣冠自經死年六十四
納速剌丁字士瞻其父馬合木從征襄陽以勞擢澬
州達魯花赤因家大名納速剌丁起身鄉貢進士補
淮東廉訪司書吏丁母憂服闋補兩淮鹽運司□之
揚州淮東宣慰司至正十年賊發真州納速剌丁以
八□往襲之獲賊四十二人已而泰州賊大□□□

江府官舘司□□宗事納速剌丁建議築四城立
外寨撥提領阿□□兵與賊抗行省檄其提戰艦六十
徇舟十四上下巡捕以固江面且後蒙古軍五百往
征寧道遇賊斬□二百餘級生獲十八人遂抵□潭
而還未幾出巡江上賊突至聯船來鬭納速剌丁手
射死二十賊奪其□放火小船二百賊因遁走俄復擁艟
澤口又擊走之追抵三百餘級其子寶童擒賊陳
亞虎等及其□旗□□□發良涇且召納速剌丁還
真州而賊犯蕪湖南行臺檄使來援乃以兵赴及至
賊船已薄岸□□分戰艦縱擊□賊奔潰得斬甚衆

賊不得渡江者多納速剌丁之功也因留守蕪湖江
口泰州李二起行省授之捍高郵得勝湖賊船七十
餘艘乘風而來即前擊之焚其二十餘船賊潰去李
二尖援遂降其黨張士誠殺李二復爲亂戰參政趙璉
入據興化而水陸襲高郵屯兵東門納速剌丁以舟
師會諸軍討之距三垛鎮賊衆猝至納速剌丁麾兵
拒其□之賊彼□而前乃發火箭火鏃射之死者蔽
流而下賊縱船扺背盡力來攻而阿速衛軍及在岸
萬戶侍衛官兵賊勢熾皆遁走納速剌丁顧以死□其
三子寶童海壽□□山鹽曰汝輩可亟走寶童等不

昔去家皆死之省臣爲請其家事聞贈納速剌丁佳
西元帥府經歷

傳卷第八十二　　元史一百九十五

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臣宋濂翰林待制承直郎同知制誥兼修國史臣王禕等修

奉　勅

忠義三

伯顏不花的斤字蒼崖畏吾兒氏駙馬都尉中書丞相封高昌王雪雪的斤之孫駙馬都尉江浙行省丞相封荊南王朶兒的斤之子也倜儻好學曉音律初用父廕同知信州路事又移建德路會徽寇犯遂安伯顏不花的斤將義兵平之又擒淳安叛賊方清之以功陞本路總管至正十六年授衢州路達魯花赤明年行樞密院判官阿魯灰引兵經衢州軍無紀律所過輒大剽掠伯顏不花的斤曰阿魯灰以官軍而爲民患此國賊也可縱之乎乃帥兵逐之出境郡賴以寧陞浙東都元帥守禦衢州頃之擢江東道廉訪副使階中大夫十八年二月江西陳友諒遣賊黨王本國等號二十萬寇信州明年正月伯顏不花的斤自衢引兵援之及至遇寇於城東力戰破走之時鎮南王子大聖奴樞密院判官席閏等屯兵城中聞伯顏不花的斤至爭開門出迎羅拜馬前伯顏不花的斤入城同領督以破賊自許後數日賊復來攻城門

史044-617

顏不花的斤大饗士卒約曰今日破賊不用命者斬乃命大都閭將阿速諸軍及民兵為左翼出南門高義范則忠將信陽一軍為右翼出北門自與忽都不花將沿海諸軍為中軍出西門部伍既整因奮擊賊營斬首數千級賊亂幾擒奉國適賊將突至我入其營者咸沒其勢將殆忽都不花復勒兵力戰大破之三月友諒弟友德營于城東繞城植木柵攻我益急又遣偽萬戶周伯嘉來說降高義潛與之通紿忽都不花等謂與奉國相見則兵可解忽都不花信之率則忠等十八人往見奉國因之不還明日奉國令高義以計來誘伯顏不花的斤時伯顏不花的斤坐城上見高義單騎來伯顏不花的斤謂曰汝誘十帥無一人還今復來誘我耶我頭可斷足不可移乃數其罪斬之由是日夜與賊鏖戰糧竭矢盡伯顏不少衰夏四月有大呼於城下者曰有詔參謀海魯丁臨城問之曰何來曰江西來海魯丁曰如此乃賊耳吾元朝臣子可受爾偽詔乎呼者曰我主開信州久不下知爾忠義故來詔爾往守空城欲何為耶海魯丁曰汝聞張睢陽事乎偽使者不答而去伯顏不花的斤笑曰賊欲我降爾城存與存城亡與亡吾計之熟矣

時軍民唯食草苗茶紙既盡括靴底煮食之又盡掘鼠羅雀及殺老弱以食五月大破賊兵六月奉國親來攻城晝夜不息者踰旬賊皆穴地百餘所或魚貫梯城而上伯顏不花的斤登城麾兵拒之已而士卒力疲不能戰萬戶顧馬兒以城叛城遂陷席閏出降大聖奴海魯丁皆死之伯顏不花的斤力戰不勝遂自刎其部將蔣誠盡殺妻子及蔣廣奮力巷戰誠遇害死廣為奉國所執愛廣勇敢使之降廣曰我寧為忠死不為降生汝等草中一盜爾吾豈屈汝乎賊怒磔廣于竿廣大罵而絕有陳受者信小民也伯顏不花的斤知受有膂力募為義兵尋戰敗為賊擒痛罵不屈賊焚殺之先是伯顏不花的斤之援信州也嘗南望泣下曰我為天子司憲視彼城之危急忍坐視乎吾知上報天子下拯生民餘皆無可恤所念者太夫人耳即日入拜其母鮮于氏曰兒不得事母矣母曰爾為忠臣吾即死復何憾鮮于氏太常典簿樞之女也伯顏不花的斤因命子也先不花奉其母間道入福建以江東廉訪司印送行御史臺遂力守孤城而死朝廷賜謚曰桓敏

劉執敬字時中濟寧鄆城人性警敏好學由國子生

擢授經郎嘗見帝師不拜或讓之曰帝師天子素崇
重王公大臣見必俯伏作禮公獨不拜何也執敬曰
吾孔氏之徒知尊孔氏而已何拜與教為歷官至侍
御史至正七年擢山南道廉訪使俄移湖北道十年
授江浙行省參知政事十二年二月督海運于平江
卜日將發官大宴犒于海口俄有客船自外至驗其
券信令入而不虞其為海寇也既入港即縱火鼓譟
時變起倉猝軍民擾亂賊竟焚舟劫糧以去執敬既
走入崑山自咎於失防心鬱鬱不解及還省而昱嶺
關有警平章政事月魯帖木兒引軍拒之賊不得進

月魯帖木兒俄以疾卒賊遂犯餘杭執敬時已被命
討賊海上至是事急不得舍去與平章政事定定治
事省中調兵出戰皆不利掾史蘇友龍素抗直有為
進言於執敬曰賊且至城內空虛無備柰何執敬曰
吾濟礪戈矛當殲賊以報國儻或不克有死而已何
畏哉俄報賊已至執敬遽上馬帥衆而出中塗與賊
遇乃射死賊四人賊又逐之射死三人已而賊來方
盛塡咽街巷且縱火衆皆潰去賊知其無援呼執敬
降執敬怒叱之曰逆賊守關吏不謹汝得至此恨不
碎汝萬段何謂降耶乃奮刀斫賊因中槍而墮從僕

田也先殿救之亦中槍死事聞贈翰林學士承旨榮
祿大夫追封魯國公謚
全普庵撒里字子仁高昌人初為中書省檢校時太
師汪家奴擅權用事臺諫無敢言者普庵撒里獨於
衆中歷數其過諤諤無懼色拜監察御史即首劾汪
家奴十罪乃見黜然而氣節益自振不以摧衄遂阻
歷詆權貴朝臣莫不畏憚出為廣東廉訪使尋除兵
部尚書未幾授贛州路達魯花赤至郡發擿奸惡一
郡肅然至正十一年潁州盜起即修築城壘旬月之
間甲兵之具畢備於是發公帑募勇士得兵三千人

日練習之皆可用屬邑有為賊所陷者往往遣兵復
之境內悉安十六年以功拜江西行省參政分省於
贛十八年江西下流諸郡皆為陳友諒所據乃與總
管哈海赤戮力同守友諒遣其將幸文才率兵圍贛
使人脅之降普庵撒里斬其使日擐甲登城拒之力
戰凡四月城中食盡義兵萬戶馬合謀沙欲舉城降
賊普庵撒里不從遂自剄事聞朝廷贈謚曰徹哀哈
海赤守贛尤有功城陷之日賊將脅之使降哈海赤
謂之曰與汝戰者我也爾毋殺贛民當速殺我耳
遂見殺

周鏜字以聲瀏陽州人篤學通春秋登泰定四年進
士第授衡陽縣丞再調大冶縣尹縣有豪民持官府
短長號爲難治鏜狀若柔愞而毅然有威不可犯抑
豪強惠窮民治行遂爲諸縣最累遷國子助教脩
功臣列傳擢翰林國史編脩官乃出爲四川行省儒
學提舉便道還家無何盜起湖南北郡縣皆陷瀏陽
無城守盜至民皆鼠竄鏜告其兄弟使遠引自謂我
受國恩脫不幸必死毋爲相累也賊至得鏜欲推以
爲主鏜唯瞠目厲聲大罵賊知其不可屈乃殺之鏜
同時有謝一魯字至道者亦瀏陽人至元乙亥鄉貢

進士嘗爲石林書院山長賊陷瀏州一魯奉親匿岩
谷中官兵復郡邑亡者稍歸乃還理故業俄而賊復
至生縛一魯一魯罵賊甚厲舉家咸遇害
聶炳字韞夫江夏人元統元年進士授承事郎同知
平昌州事炳幼孤其母改適自平昌還始知之即迎
其母以歸久之轉寶慶路推官會峒猺寇邊湖廣行
省右丞禿赤統兵討之屯于武岡以炳攝分省理問
官悍卒所至掠民爲俘炳言于禿赤釋其無驗者數
千人至正十二年遷知荊門州纔半歲淮漢賊起荊
門不守炳出募士兵得衆七萬復荊門又與四川行

省平章政事咬住復[illegible]居多既而[illegible]
之賊勢復振賊將俞君正合兵來攻荊門炳率孤
軍晝夜血戰援絕城陷爲賊所執極口罵不絕賊以
刀抉其齒盡乃斷其臂而支解之大哉賊陷潛江縣
達魯花赤明安達爾率兵出擊擒其偽將劉萬戶
進兵擊賊衆大至出門死其家纔有一子挾山奔
牙懷印綬去得免明安達爾吉布氏字士元炳同年
進士由循州判官再轉爲潛江[illegible]
劉耕孫字存吾茶陵州人至順元年進士授承事郎
桂陽路臨武縣尹臨武近猺獠耕孫至召父老告之

曰吾儒士也今爲汝邑尹爾父老當體吾教訓其子
弟孝弟力田暇則[illegible]吾教乃爲建
學校求民間俊秀教之[illegible]三年之化大
興邑[illegible]歛[illegible]
川[illegible]
[illegible]斬[illegible]攻破
[illegible]家[illegible]故茶
陵久不失守十五年[illegible]寧國路推官[illegible]
寧民饑發粟賑之活者萬計命大經筵南班[illegible]
寧及寧國耕孫分守城西南日[illegible]事夜率兵[illegible]

同守江浙行省遣參知政事吉尼哥兒來援至則兵已疲矣城中有援不爲備瑣南班知之夜四鼓引衆緣堞而上城遂陷瑣南班力戰遇害弟濟孫以國學生下第授常寧州儒學正湖南陷常寧長吏棄城走民奉印請濟孫爲城守城賴以完者一年外援俱絶死之長子碩爲武昌江夏縣魯湖大使起義兵援茶陵亦死之

俞述祖字紹芳慶元象山人由翰林書寫考滿調廣東元帥府都事入爲國史院編脩官已而出爲沔陽府推官至正十二年蘄黄賊迫州境述祖領民兵守

綠水洪幷力捍禦之兵力不支沔陽城陷民兵悉潰述祖爲賊所執械至其僞主徐壽輝所誘之使降述祖罵不輟壽輝怒支解之有子方五歲亦死事聞贈奉訓大夫禮部郎中象山縣男

桂完澤者永嘉人嘗從江西左丞李孛兒留京師得爲平江路管軍鎮撫爲仇家所訐免官會賊攻昱嶺關行省遂假前官令從征完澤勇于討賊凡再戰關下皆勝尋又與賊鬬爲所執其妻弟金德亦被擒皆反縛于樹臨以白刃脅之降金德意未決完澤呼曰金舅舅乎漢即死不可聽賊德曰此言最足因大罵賊怒剖二人之腹而死

丑閭字時中蒙古氏登元統元年進士第累官京畿漕運副使出知安陸府至正十二年蘄賊曾法興犯安陸時丑閭募兵得數百人帥以拒賊敗賊前隊棄城追之而賊自他門入亟還兵則城中火起軍民潰亂計不可遏乃歸服朝服出坐公堂賊脅以白刃丑閭猶諭以逆順一賊排丑閭下使拜不屈且怒罵賊酋不忍害拘之明日又逼其從亂丑閭疾叱曰吾守土臣寧從汝賊乎賊怒以刀斫丑閭左脇斷而死賊憤其不降復以布囊盛其屍舁置其家丑閭妻侯氏

出大哭且列酒肉滿前渴者令飲酒飢者令食肉以紿賊之不防已至夜自經死事聞贈丑閭河南行省參知政事贈侯氏寧夏郡夫人立表其門曰雙節

有爲三者湖廣省一公使也素不知書湖廣爲寇陷皁隸輩悉起剽殺爲盜亦拉三以從三辭曰賊名惡我等豈可爲衆劫強之終弗從怒將殺之三遂嗒罵賊乃縛諸十字木舁之以行而剮其肉三益罵不止抵江上斷其喉委去其妻隨三號泣撿拾剮肉納布裙中伺賊稍收三血骸脫衣裹之大泣投江而死

孛羅帖木兒字國賓高昌人由宿衛補官十三轉而

為江東廉訪副使以選為襄陽路達魯花赤至正十
一年盜起汝潁均州鄖縣人田端子等亦聚衆殺官
吏孛羅帖木兒將民兵捕斬之未幾行省廉訪司同
檄孛羅帖木兒以其所領兵會諸軍於均房同討賊
賊始退而穀城尤化以急告即帥兵趨穀城而分遣
穀城主簿脫因等趨尤化且遣使求粮於襄陽不應
遣同知也先不花促之又不應軍乏食不能行乃駐
于朱店復遣從子馬哈失力往告詞甚苦切廉訪分
司王僉事本路總管柴肅禮奴其責罰之適經首
來獻尤化所獲首級且言孛羅帖木兒在穀城與賊

相持未知存沒宜急濟其糧少緩恐弗及矣於是脫
二人擁遺還而命也先不花與萬戸也先帖木兒戰
數千人會孛羅帖木兒以討賊明年正月襄陽失守
也先不花等聞之驚潰孛羅帖木兒領義兵二百人
且戰且引至監利縣遇沔陽府達魯花赤咬住同知
三山安陸府同知燕只不花荊襄提舉相哥失力之
師時濱江有船千餘乃糾合諸義兵丁壯水工五千
餘人畀以軍號給以刀稍具衝馬五十水陸繼進比
至石首縣聞中興路亦陷乃議援江陵就元帥帖綵
而道阻不得前仍趨襄陽賊方駐縣南恐乘其不虞

擊之獲其船二十七艘生擒賊黨劉咬兒訊得其情
進次潛江縣又斬賊數百級獲三十餘船梟賊將劉
萬戸許堂式等是日甫止兵未食而賊大至與戰抵
暮咬住等軍各當一面不能救孛羅帖木兒被重創
麾馬哈失力使去曰吾以死報國汝無留此馬哈失
力泣曰死生從叔父既而孛羅帖木兒被執賊請同
為逆孛羅帖木兒怒罵之遂遇害馬哈失力帥家奴
求其尸復與賊戰俱沒于陣舉家死者凡二十六人
彭庭堅字允誠溫州瑞安人擢至正四年進士第授
承事郎同知沂州事毁牛皇神祠驅鄰郡上馬賊兇

民機急徵斂民甚便之俄以平反獄囚忤上官意遂
棄去十年詔選守令以建寧路崇安縣尹起庭堅于
家屬鉛山猺周良寫發犯閩關庭堅禦之有法寇不
入境十一年陞同知建寧路總管府事江西寇犯庭
堅率民兵克復建陽又進兵平浦城十二年攝僉都
元帥府事與邵武路總管吳按攤不花夾攻邵武庭
堅設雲梯火礮晝夜攻擊寇遁追斬渠魁董元帥鐵
和尚衆邑邵武悉平總兵官江浙參政章嘉上功于
朝陞同知福建道宣慰使司副都元帥鎮邵武冬寇
陷建寧縣十三年庭堅統建陽崇安浦城三縣民兵收

泰寧寇惟請降復建寧縣選師邵武江浙行省檄庭堅節制建寧邵武二郡諸軍十四年盜侵政和松溪江南行臺中丞吳鐸督軍建寧撤庭堅至時鎮撫萬戶岳煥謀遣下煥素惡庭堅欲繩以法煥雅使部卒乘其不備詐爲賊兵突入交鋒衆皆潰庭堅獨留不去遂遇害死年四十三故吏張椿儒士夏志行江晃率柩還崇安民哀泣如喪父母立祠像歲時祭禱數降靈響旁邑立祠亦如之南行臺監察御史介觀行部巡察獲其賊斬之爲上其事贈中奉大夫福建道宣慰使都元帥封忠愍侯

王伯顏字伯敬濱州霑化人由湖廣省宣使歷永州祁陽湖州烏程縣尹信州推官至正九年遷知福寧州居三歲陞福建鹽運副使幹行憲府以時方倚極留伯顏仍領州事未幾賊自邵武間道偪福寧乃與監州阿撒都剌募壯兵五萬分扼險阻賊至楊梅嶺立柵伯顏與子相馳破之賊帥王善俄擁衆直壓州西門胥吏皆解散伯顏麾下唯白挺市兒數百人爾伯顏射賊不復反顧賊以長鎗舂馬馬仆遂見執善說伯顏曰聞公有惠政此州那可無尹公爲[illegible]尹可乎伯顏詬善曰我天子命官不幸失守義當[illegible]從

汝反乎善怒叱左右捶以鏃弗屈遂毆之伯顏嚼舌出血噀善面罵曰反賊殺即殺何以毆爲吾民天民也汝不可害大丞相親討叛逆百萬之師雷擊電掃汝輩小醜將無遺種顧敢爾邪賊亦執阿撒都剌至善厲聲責其倡亂禁不能對伯顏從旁呼善曰我殺賊何辜邪我死當爲神以殺汝言訖挺頸受刃頸斷涌白液如乳暴屍數日色不變州人哭聲連巷賊既殺阿撒都剌欲釋相官之相詈曰吾與汝不共戴天恨不寸斬汝我受汝官邪賊殺之相妻潘氏挈二女爲賊所獲亦罵賊母子同死伯顏既死賊時覩其引兵出入明年州有僧林德誠者起兵討賊乃望空呼曰王州尹王州尹宜率陰兵助我斬賊時賊正祠神覩紅衣軍來以爲僞帥康將軍亟往迎之無有也四面皆青衣官軍賊大敗斬其酋江二蠻福寧遂平事聞贈嘉議大夫濟南路總管上輕車都尉追封太原郡侯

劉濬字濟川其先興州人曾祖海僉進士第一人仕至河南府尹死于國難子孫遂家河南濬由廉訪司書吏調連江縣寧善鄉巡檢至正十三年江西賊帥王善寇閩官軍守羅源縣拒之羅源與連江接壤勢

符追濟妻眞定史氏故相家女　有才識謂濟曰事急矣可聚兵以捍一方於是盡出篋中物募壯士百餘命仲子健將之浹旬間衆至數萬賊尋破羅源分兩道攻福州濟拒之辰山三戰三捷俄聞福州陷衆多潰去濟獨帥健兵進遇賊于中麻突其陣斬前鋒五人賊兵大至鏖戰三時頃濟中箭墮馬健下馬拔之俱被獲濟忿戟手大罵賊縛濟階下先斫手一指罵彌厲再斫一指亦如之指且盡斫兩腕次及兩足濟色不少變罵聲猶不絕遂割其喉舌而死健亦以死拒賊眷義之舍健使斂濟屍瘞之健歸請兵於帥

府以復父讎弗聽健盡散家貲結死士百人詐為工商從丐入賊中夜半發火大譟賊驚擾自相屠戮健手斬殺其父者張破四并擒善及寇首陳伯祥來獻祭之事聞贈濟福建行省檢校官授健古田縣尹官為濟立祠福州北門外有司歲時致祭云

朶里不花字端甫蒙古人始為宿衛官累歷顯要擢遼陽行省右丞陞平章政事陳友諒陷江西詔拜江西行省平章政事與平章政事阿兒渾沙等分道進討遂泛海南下趨廣東駐師揭陽降土寇金元祐招復循梅惠三州之寇承制官其酋長俾治賊以給兵食又別規粟四千石輸送京師自是英華欽連諸郡皆附且治兵由梅嶺以圖江西而元祐有異志託以鎮服其土遮道固留先是制書命劉巨海僉廣東元帥府事未發元祐竊取易其名私畀從賊劉文遠誘與俱往事覺文遠伏誅而元祐及其弟元泰子榮禦不復伐榮率外賊突入奪符信殺官吏變起倉卒衆莫能支朶里不花與參政楊泰元等勒兵拒戰而賊來益衆朶里不花病瘡所中創甚其子寄蘭不花率麾下力與抗死之朶里不花遂被執擁至太平橋罵不絕口遂為賊殺其妻卜顏氏妾高麗氏在側不去亦[illegible]十年[illegible]

皆大罵曰我平章遇爾父子厚矣爾父子何爲遂至此亦皆遇害其部將吟乞兒首顏阿剌不花歹不花等俱戰死

野峻台其父世延自有傳由四川行省左右司郎中西行臺監察御史河西廉訪使轉黃州路總管湖廣[illegible]除朝廷察其材升四川行省參政命與平章咬住討賊咬住軍五千及分統卒八百使野峻台為前驅賊方據巴東縣攻拔之是時歸峽等州皆為賊所守野峻台攻賊江上斬前鋒等已而歸峽平又進拔枝江松滋兩縣乘勝趨江陵賊出津清水門鏖戰至夕

賊退入城乃撤其門候咬住軍至殺出戰三時
頃咬住軍止百步外不救賊兜擒剮之遂死事聞贈
榮祿大夫陝西行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涼國公諡
忠壯
陳君用字子材延平人少負氣勇猛過人紅巾起江
淮由撫盱入閩閩閫授君用南平縣尹給錢伍萬緡俾
募千兵君用散家財繼之導官軍復建陽浦城等縣
以功授同知建寧路事亡何賊圍福州君用率兵往
援大敗賊衆廉訪僉事郭興祖佩君用明珠虎符使
權同知副都元帥遂引兵蹈北嶺至連江門水而陣

君用曰今日不盡殺賊吾不復生還矣乃率壯士六
十人徒涉斬殺賊稍潰既而復合君用大呼轉戰中
槍而死事聞贈懷遠大將軍浙東道宣慰司同知副
元帥輕車都尉潁川郡侯諡忠毅
卜理牙敦北庭人累官至山南廉訪使治中興中興
爲江漢藩屏卜理牙敦每按臨所部咸悉翕然至正十
二年寇犯中興卜理牙敦以兵與拒射賊多死賊稍
退明日復擁衆來襲東門卜理牙敦力與之戰被執
不屈而死又明日賊復來攻荊中興判官上都統兵
出擊之既而東門失守上都令黃反閉力屈賊執之

復降上都大罵賊怒剖其腹刳其心而死
潮海扎剌台氏由國子生入官爲靖安縣達魯花赤
至正十二年蘄黃賊起攻瑞州縣尹黃紹同集義兵
爲禦賊計未幾賊兵數萬由武寧來寇紹赴行省求
援潮海獨率衆與戰于象湖大破之乃起進士胡斗
元塗淵爵廖宗甘崇等謀畫而以勇士黃雲爲前鋒
自二月至于八月戰屢捷擒賊將洪元帥而賊黨益
盛黃雲戰死我軍挫衄潮海遂被圍爲賊所執殺
于富州子民安圖襲父職爲本縣達魯花赤十三年
師喪敗走賊將復縣治十四年賊兵復至民安圖迎

戰力竭賊執而囚之紹字仲先臨川人登至正八年
進士第以求援出靖安而道阻絕遇官軍護紹得入
龍興而龍興亦被圍其後圍解紹乃與民安圖招諭
叛境過建昌之高坪遇賊紹與戰不勝正衣冠怒罵爲
賊所害斗元字元浩靖安人至正十年領江西鄉薦
第一下第署鶖溪書院山長賊至靖安掠斗元鄉里
斗元以鄉兵擊敗之入縣治與潮海共圖戰守及潮
海被執賊脅之使降斗元罵不屈乃以土埋其頸不
死又縛置塘堂斗元仆墻以出逃入深山狂罵不[illegible]
黃雲撫州人寓靖安素以勇捷稱每接戰獨以身[illegible]

敵嘗爲數十人所圍即奮身躍出至是身中數十鎗
噴血罵賊而死
魏中立字伯時濟南人由國子伴讀歷官至陝西行
臺御史中丞遷守饒州賊既陷湖廣分攻州郡官軍
多疲懦不能拒所在無賴子多乘間竊發不旬日衆
輒數萬皆短衣草屨齒木爲杷削竹爲槍截緋帛爲
巾襦弥野皆赤中立聞警即率丁壯分塞險要戒守
備俄而賊至達魯花赤馬來出戰不能發一矢賊愈
偪中立以義兵擊卻之已而賊復合遂爲所執以紅衣
被其身中立叱之須髯盡張賊執歸蘄水欲屈其從

己中立大罵不已遂被害未幾賊又犯信州信州總
管于大本以土兵備禦賊首項甲破東門而入執大
本至蘄水爲僞獻僞主釋其縛畀僞印一紐且命以官
大本投印于地而詬僞主痛罵之遂亦遇害大本字
德中密州人始由儒學教諭入官云

傳卷第八十二

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臣宋濂 翰林待制承務郎兼國史院編修官臣王禕等修

忠義四

普顏不花字希古蒙古氏倜儻有大志至正五年由
國子生登右榜進士第一人授翰林修撰調河南行
省員外郎十一年遷江西行省左右司郎中蘄黃徐
壽輝兵寇普顏不花戰守之功爲多語在道童傳十
六年除江西廉訪副使頃之召還授益都路達魯花
赤遷山東廉訪使再轉爲中書參知政事十八年詔

與治書侍御史李國鳳同經略江南至建寧江西陳
友諒遣鄧克明來寇而平章政事阿魯溫沙等皆夜
遁國鳳時分鎮延平城陷遁去普顏不花曰我承制
來此去將何之吾與此城同存亡耳命築各門甕城
前後拒戰六十四日賊大敗賊衆明年召還授山
東宣慰使再調同知樞密院事平章山東行省守禦益
都
大明兵破城普顏不花擐城力戰城陷而平章政事
保保出降普顏不花還拜其母曰兒忠孝不能兩全
有二弟當爲終養拜辭其母至官舍坐堂上主將召

賢召之再三不往既而面縛之脅降不從曰我元朝
進士官至極品臣各爲其主不屈死之先之其妻阿
魯真歷呼家人告之曰我夫受國恩我亦封齊國夫
人今事至此惟有死耳家人莫不欷歔泣下已而普
顔不花二弟之妻各抱幼子及婦妾令南井死比
阿魯真欲下而井塡咽不可容遂投于後舍北井其
女及妾女孫女皆隨死焉是時有由宗晉平章山東
行省于東昌榮見列郡皆降告其父曰人生世間不
能全忠孝者兒也父曰何爲榮曰城中兵少不敵戰
則萬人之命由兒而廢但有一死報國可遂自經

閔本字宗先河內人性剛正毅而刻意於學早歲
得推擇爲吏歷臺史御史大夫不花奇本之才辟以
爲掾平反冤獄甚有聲擢御史臺照磨頃之遷樞密
院都事拜監察御史除中書右司都事丁轉爲吏部
尚書移刑戶二部皆以能見稱本素貧凡有日疾嘗
上章乞謝事不允詔授集賢侍講學士
大明兵薄京師本謂其妻程氏曰國事至此吾知之
矣吾不能立功補報敢愛六尺軀以苟活哉程氏曰
君能死忠我尚有愛於君乎本乃朝服與程氏北向
再拜大哭

本死遂各縊焉二女長安兒次女女兒見本死呼天號
泣亦自縊於其傍丁好禮者廣平人也字闕善以材
累官至翰林國史院都事爲太子司經兵至拜侍講
家人曰吾始祖海藍伯封河東公者與太祖同事王
可汗太祖取王可汗收諸部落吾祖引數十騎馳西
北方太祖使人追問之曰昔者與皇帝同事王可汗
王可汗今已滅欲爲之報仇則帝乃天命欲改事帝
則吾心有所不忍故避之於遠地以沒吾生耳此吾
祖之言也且吾祖生朔漠其言尚如此今吾生長中
原讀書國學而可不知大義乎況吾上世受國厚恩

至吾又食祿今其國破尚忍見之與其苟生不如死
遂赴井死其家人瘞之舍東以其書籍焚之爲殉
云
趙弘毅字仁卿眞定晉州人少好學家貧無書傭於
臣室晝則爲役夜則借書讀之或閔其志但使總其
事而不役焉嘗受經於臨川吳澄始辟翰林書寫再
轉爲國史院編脩官泊大興署令
大明兵入京城弘毅嘆息曰忠臣不二君烈女不二
夫此古語也我今力不能救社稷但有一死報國耳
乃與其妻解氏皆自縊其子恭中書管勾與妻子訣別

今乘輿北奔我父子食祿不能効尺寸力吾父母已
死尚何敢愛死乎或止之曰我曹官卑何自苦如此
恭叱曰爾非我徒也古者忠義人各盡自心豈問職
之崇卑乎遂公服北向再拜亦縊死恭女官奴年十
七見恭死方大泣適隣嫗數輩來相率出避曰我未
適人避將何之不聽嫗欲力挽之女曰人生在世便
百歲亦須一死乃潛入中堂解衣帶自經
鄭玉字子美徽州歙縣人幼敏悟嗜學既長覃思六
經尤邃於春秋絕意仕進而勤於教學者門人受業
者衆所居至不能容學者相與即其地搆師山書院

以處焉玉爲文章不事雕刻鍛煉流傳京師揭傒斯
歐陽玄咸加稱賞至正十四年朝廷除玉翰林待制
奉議大夫遣使者賜以御酒名幣浮海徵之玉辭疾
不起而爲表以進曰名爵者祖宗之所以遺陛下使
與天下賢者共之者陛下不得私予人待制之職臣
非其才不敢受酒與幣天下所以奉陛下陛下得以
私與人酒與幣臣不敢辭也玉旣不仕則家居日以
著書爲事所著有周易纂註十七年
大明兵入徽州守將將要致之玉曰吾豈事二姓者
耶因被拘囚久之親戚朋友攜具餉之則從容爲之
盡歡且告以必死狀其妻聞之使語之曰君死吾
其相從地下矣玉使謂之曰若果從吾吾其無憾
矣明日具衣冠北向再拜自縊而死
黃殷士字殷士撫州金谿人博學明經善屬文尤長於
詩至正十七年用左丞相太平奏授淮南行省照磨
未行除國子助教遷太常博士轉國子博士陞監丞
擢翰林待制兼國史院編修官二十八年京城既破
喟歎曰我以儒致身累蒙國恩爲帝子師代言禁林
今縱無我戮何面目見天下士乎遂赴井而死年六
十一有詩文傳于世

柏帖穆爾字君壽蒙古人家世歷履無所考居官所
至以廉能著聲至正中累遷爲福建行省左右司郎
中行省治福州二十七年
大明以步兵出杉關取邵武以舟師由海道趣閩奄
至城下柏帖穆爾知城不可守引妻妾坐樓上慷慨
謂曰丈夫死國婦人死夫義也今城且陷吾必死於
是若等肯吾從乎皆泣曰有死而已無他志也縊而
死者六人有十歲女度其不能自死則紿之曰汝稽
顙拜佛庶保我無患也甫拜即以弓弦縊之死乳媼
抱其幼子旁立以泣柏帖穆爾視之歎曰父死國

毋死夫妾與女從父子從母皆當死汝三歲兒於義何
所從乎為宗祀計可也乃命乳媼抱匿之近民舍而斂
金珠畀之曰即有緩急可以此贖命也有頃兵入城
即舉燈自燃四壁火大發遂自焚死
迭里彌實字子初回回人性剛介事母至孝年四十
始仕或勸之曰吾不忍舍吾母以去也以宿衛年
勞授行宣政院崇教三遷為漳州路達魯花赤居三
年民甚安之時陳有定據全閩八郡之政皆用其私
人以總制之朝廷命官不得有所與
大明兵取福州興化泉州皆納款以告迭里彌

實仰天歎曰吾不材位三品國恩厚矣其何以報乎
報國恩者有死而已亡何吏走白招諭使者至請出
城迓之迭里彌實從容語之曰爾第往吾行出矣乃
詣廳事具公服北面再拜畢引斧斫其印文又大書
手版曰大元臣子卯入位端坐取所佩刀刺喉中以
死既死猶手握刀據坐儼然如生時郡民相聚哭
庭中斂其屍葬東門外時又有獨步丁者回回人
舉進士累官僉廣東廉訪司事有旨復着為江西行
省左右司都事皆閒居寓福州而復以行省命攝長
樂縣尹福州既下獨步丁曰吾兄弟三人皆忝進

士受國恩四十年今雖無官守然大節所在其可辱
乎以石自繫其腰投井死復亦回回人世食君祿今雖
攝官若不以死報國則無以見先人于地下引繩自
經死獨步丁兄曰穆魯丁者官建康曰海魯丁者
官信州先是亦皆死國難云
朴賽因不花字德中肅良合台人有膂力善騎射由
速古兒赤授利器庫提點再轉為資正院判官累遷
同知樞密院事遷翰林學士承旨賜虎符兼巡
軍合浦全羅等處軍民萬戶府元帥除大司農出為
嶺北行省右丞陞平章政事至正二十四年甘肅行

省以孛羅帖木兒矯殺皇后皇孫遣人白事平章政
事也速答兒即欲署諭眾榜朴賽因不花持不可曰
此大事何得輕信況非符驗公文卒不署榜既而果
反行會皇太子撫軍冀寧承制拜朴賽因不花翰林
學士承旨還集賢大學士又為宣政院使遂拜中書
平章政事
大明兵逼京師詔朴賽因不花以兵守順承門其所
領兵僅數百羸卒而已乃嘆息謂左右曰國事至此
吾但知與此門同存亡也城陷被執以見主將唯請
速死不少屈主將命留營中終不屈殺之是時有張

庸者字存中溫州人性豪宕精太乙數會世亂以策
干經略使李國鳳承制授庸福建行省員外郎治兵
杉關頃之計事赴京師因進太乙數圖順帝嘉之擢
秘書少監皇太子立大撫軍院命庸團結房山還同
僉將作院事又除刑部尚書仍領團結會諸寨既降
庸守驛馬谷遣從事段禎請援於擴廓帖木兒不報
庸獨堅守拒戰衆皆潰庸無去志已而寨民李世傑
執庸出降以見主將庸不屈與禎同被殺
丁好禮字敬可真定蠡州人精律算初試吏於戶部
辟中書掾授戶部主事擢江南行臺監察御史復入

元史列傳卷八十三 八

戶部為員外郎拜監察御史又入戶部為郎中陞侍
郎除京畿漕運使建議置司於通州重講究漕運利
病著為成法人皆便之除戶部尚書時國家多故財
用空乏好禮能撙節浮費國家用度恆賴之以給拜參
議中書省事遷治書侍御史出為遼陽行省左丞未
行留為樞密副使至正二十年遂拜中書參知政事
時京師大饑天壽節廟堂欲用故事大讌會好禮言
今民父子有和食者君臣當修省以弭大患讌會宜
減常度不聽乞謝事乃以集賢大學士致仕給全俸
家居擴廓帖木兒扈從皇太子還京輸山東粟以遺

[illegible]好禮不受二十七年復起為中
書平章政事[illegible]不合謝政去特封[illegible]國公
大明兵入京城或勸[illegible]為大將好禮叱之曰我以小
吏致位極品爵上公今老矣恨無以報國所欠惟一
死耳後數日大將[illegible]好禮不肯行[illegible]門抗辭
不屈而死年七十五[illegible]中書參知政事[illegible]
[illegible]各為其主死自[illegible]分河
[illegible]蒙古氏由國學生
[illegible]監察御史與同列劾知
[illegible]中興總管府判官

元史列傳卷八十三 九

其後也先帖木兒以罪黜召拜監察御史累轉參政
中書其節義與好禮並云

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臣宋濂　翰林待制承直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臣王禕等奉　勅修

孝友

世言先王沒民風惡俗元有天下其教化未必古若
也而民以孝義聞者蓋不乏焉豈非天理民彝之存
於人心者終不可泯歟上之人苟能因其所不泯者
復加勸獎而興起之則三代之治亦可以漸復矣今
觀史氏之所載其事親篤孝者則有臨江劉良臣汴
梁陳善同官強安濬州高守質安豐高澤鞏昌王欽

脩武賈思忠榆次縣王士寧河南朱友諒泉州蕭森寧
陵呂德汲縣劉淇建昌鄭佛生棠邑張復亨保定邢
政寶應夏起郯城臨潼任居敬隴西周慶徐德興汝寧
李從善華州要敬色目氏沙的其居喪廬墓者則有
太原王構萊州任梓平灤王振北京張洪範登封王
佐下蔡許從政張鎰留平王賈儈鄭州段好仁趙群
薛明善張齊汴梁韓樂劉斌張裕何泰史恪高成鄧
孝祖李文淵杜天麟張顯祖涇陽張國祥延安王旻
東昌張帶永平梁訥高唐鄭毅劉居敬同州趙良南
陽曲郝陳介休劉梓大同高著江郁毛翔歸德葛祥張

德成張遜王珪劉弼汲縣徐呂祖貞定宋貞工世賢
晉寧史賓保定耿德溫張行一賈秉賓張昂河南王
宗道孫喬夾谷天祐趙州趙德隆安豐王德新石思
讓賀寧何澤大都于麟李朝華陰李寧屈秀懷慶侯
榮廣平郭天一輝州王思中牟關讓曹州鄧淵呂政
徐州胡居仁張允中衛輝王慶福建朱虎龍隨州高
可貴濟寧魏鐸武康王子中淮安程溫汶上趙恒須
城許時中衡山歐陽誠復江陵穆堅劍州王欽定陶
元顯祖絳州姚好智宿州孫克忠集慶傅霖濟南宋
懷忠牟克孝汝寧張郁泉州黃道賢谷城王福解州

靖興曾般陽戴貞兗州王治沔陽徐勝祖興中石抹
呂齡峽州秦桂蒙古色目氏納鉺丁赤思馬改住阿合
馬拜住木八剌王龍帖木兒鎖住唐兀歹晏只哥李桑羅
歹塔塔思歹其累世同居者則有休寧朱震雷池州方
時發河南李福貞定杜良華州王顯政建寧王貴甫
句容王榮同成鄢陵夏全保定成珪開平溫義大同
王瑞之平江湯文英鄭州貞從政江州范士奇涇州
李子才宿州王以其散財周急者則有河南高顏和
台州程達大灃州湯居恭李孔英建康湯大有吉州
劉如翁嚴用父高唐孟恭松江管仲德章夢賢聶楷

江陵陳一寧中興傅文鼎永州唐必榮濟南李恭寧夏何惠月天子皆嘗表其門閭或復其家故據唐史之例具列姓名於篇端擇其事蹟尤彰著者後別爲之傳云

王閏東平須城人父素多貧既老盡廢之不甘淡薄每食必需魚肉閏朝夕勤苦入市營求無闕父性復耽疾閏左右承顏甚得其歡心鄉里稱焉父嘗卧疾夜然長明燈室中火延簾壁間閏聞火聲驚起馳救火已熾煙燄蔽窗戶閏突入火中解衣蒙父抱而出飢體灼爛而父無少傷一女不能救遂焚死牛犢二年復其役

郭道卿興化莆田人四世祖義重至孝宋紹興間有詔旌之鄉里爲立孝子祠至元初內附闔盜起居人竄匿道卿與弟佐卿獨守孝子祠不忍去遂俱被執盜將殺佐卿道卿泣告曰吾有兒已長弟弱子幼請代弟死佐卿亦泣告曰吾家事賴兄以理請殺我道卿固引頸請刃盜相顧曰汝孝門兄弟若此吾何忍害兩釋之道卿年八十子廷煒爲延寧路平準行用庫使辭歸侍養道卿嘗病危甚廷煒憂瘁扶護一夕髮盡白有司言狀旌之

蕭道壽京兆興平人家貧鬻薪以自給母年八十餘道壽事養盡禮每旦候母起衣綿親侍盥櫛日三飯必侍母食然後敢就食至夕必侍母寢然後退就寢出外必以告母許乃敢出母或怒欲罰之道壽自進杖伏地以受杖足母命起乃起起復再拜謝違教拱立左右候色喜乃退母嘗有疾醫累歲不能療道壽刲股肉啖之而愈至元八年賜羊酒表其門

郭狗狗平陽翼城人父寧爲欽察先鋒使首領官戍大良平宋將史太尉來攻夜陷大良平寧全家被俘史將殺寧狗狗年五歲告史曰勿殺我父當殺我史驚問寧曰是兒幾歲耶寧曰五歲史曰五歲兒能爲是言吾當全汝家即以騎送出寧等往合州道遇圍兵詐驚散寧家俱得還御史以事聞命旌之

張閏延安延長縣人隸軍籍八世不異爨家人百餘口無間言日使諸女諸婦各聚一室爲女功工畢斂貯一庫室無私藏幼穉啼泣諸母見者即抱哺一婦歸寧留其子衆婦共乳不問孰爲己兒兒亦不知孰爲己母也閏兄顯卒即以家事付姪聚聚辭曰叔父行也叔宜主之閏曰姪宗子也姪宜主之相讓既久卒以付聚縉紳之家自謂不如至元二十八年旌表

其門又有燕河南田道十世同居陝州向存義汴梁
丁煦八世同居州縣請於朝並加旌表
田改住汝上人父病不能愈禱于天去衣卧冰上一
月同縣王住兒母病卧冰上半月
甯猪狗小丹州人母年七十餘患風疾藥餌不効猪
狗割股肉進啖遂愈歲餘復作不能行猪狗手滌溷
穢護視甚周造板輿載母夫婦共舁行園田以娛之
後卒居喪有禮鄉閭稱爲潭州萬戶移剌𤱶子李家
奴九歲母病瞽言不可治李家奴割股肉煮糜以進
病乃痊撫州路總管管如林潭州民朱天祥並以母

疾刲股旌其家
畢也速荅立迷裏氏家泰州父喪廬墓次晝夜悲號
有飛鳥翔集墳土踴起又有尹夢龍中興人母喪負
土爲墳結廬居其側手書孝經千餘卷散鄉人讀之
有群烏集其家樹
樊淵建康句容人幼失父事母爲孝至元十二年秦
母避兵茅山兵至欲殺其母淵抱母號哭以身代死
兵兩釋之三十年江東廉訪使者辟爲吏母亡奔喪
衣成行路服闋奉神主事之起居飲食十年如平生
臺憲交薦淵不忍去墳墓終不起延祐間汀州寧化

人賴祿孫母病值蔡五九作亂及母從邑人避南山
盜至衆散走祿孫守母不去盜將刃其母祿孫以身
翼蔽曰勿傷吾母寧殺我母渴不得水祿孫含唾哺
之盜相顧駭歎不忍害反取水與之有掠其妻去者
衆責之曰奈何辱孝子婦使歸之事聞並賜褒表
劉德泉汴梁杞縣人早喪母父榮再娶王氏生二子
居敬居元俱幼德泉甚撫之及王氏病卒乃益相友
愛至元末歲飢父欲使析居德泉泣止不能得乃各
受其業以去久之父卒兄弟相約同爨和好如初至
治三年真定朱顯自至元間其祖父已分財至顯念

姪彥昉等年幼無恃謂弟耀曰父子兄弟本同一氣
可異處乎乃會拜祖墓下取分券焚之復與同居延
祐間蔚州吳思達兄弟六人嘗以父命析居思達爲
開平縣主簿父卒還家治葬畢會宗族泣告其母曰
吾兄弟別處十餘年矣今多破産以一母所生忍使
兄弟苦樂不均耶即以家財代償其逋更復共居母
卒哀毀廬墓後柳連理人以爲友義所感又有宋汝
諧濮州人父子明嘗命與兄汝弼別産子明卒汝弼
家盡廢汝諧泣請共居仲父子昭子玉貧病汝諧迎
至家奉湯藥甘旨甚謹後卒喪葬盡禮鄉人賢之州

縣各以名聞表其閭

郭回郡武人家貧年六十無妻奉母寄宿神祠中營養甚艱母年九十八卒回傭身得錢葬之每旦詣墳哭祭十四年不輟州上狀令給衣糧贍濟仍表異之

孔全亳州鹿邑人父成病刲股肉啖之愈後卒居喪盡哀廬墓左負土爲墳日六十負風雨有虧俟霽則補之三年起墳廣一畝高三丈餘張子夔安西人父喪每夜半以背負土肘膝行地匍匐至葬所篩細土爲墳陳乞兒歸德夏邑人年九歲母喪哀毀親負土爲墳高一丈廣十六步人憫其幼欲助之則泣拜而辭又有峨眉趙閔安解州張琛南陽李庭瑞息州段剛伯顏南陽怯烈歹皆居喪有至行廬墓次負土爲墳並以有司所請表異之

楊一懷孟人至元間憐其叔清家貧欲以分契詣神祠焚之與清同居者三十年無間言張本東昌茌平人篤孝事伯父叔父皆甚謹伯父嘗病本晝夜不去側復裁以巾車與挽詣岱嶽禱之張慶真定人善事繼母伯父泰與居河南慶聞其貧迎歸養之供饍豐備過於所生元善大名人父有昆弟五人因貧流散江淮父之從客死至大四年善往尋其骸骨并迎弟姪等一十五喪而歸改葬祖父母以諸喪序列祔於塋次州縣以聞旌其家

趙毓唐州人父禍遷鄭之管城其先三世同爨毓官福州司獄滿歸以母老不復仕一日會諸弟姪中遣訓頒世世無異爨且祝天歃血以盟自是大小百口略無間言同力合作家道以殷毓長兄瑞早世嫂劉氏守志毓率家人事之甚恭次兄璉繼歿嫂王氏毓母以其少許歸改嫁王氏曰婦無再嫁之義願終事姑毓妹贅王佑佑亡妹念佑母無子乞歸朱氏養之人謂孝友節義萃毓一家元貞初旌之

胡光遠太平人母喪廬墓一夕夢母欲食魚晨起號天將求魚以祭見生魚五尾列墓前傍有獺跡里人驚異方共聚觀有獺出草中銜水去衆知是獺所獻以狀聞于官表其閭至順間永平麗遷母病瘇三年不能起忽思食魚遷求于市不得歸途歎恨忽有鯉躍入其舟作羹以獻母悅病愈

陳韶孫廣州番禺人父劉以罪流肇州韶孫年十歲不忍父遠謫朝夕號泣願從父不能奪遂與俱往跋涉萬里不憚勞苦道過遼陽平章塔出見而憫焉語之曰天子寬仁罪不及嗣從地苦寒非汝所堪吾送

汝故鄉汝願之乎部孫曰既不能以身代父當丐生
以之歸井所願也墖出驚異以錢賞之大德六年劉
廷部孫哀慟見者皆爲之泣下肇州萬戶府以聞命
遣還鄉里仍旌異之
李忠晉寧人幼孤事母至孝大德七年地大震郇保
山移所過居民廬舍皆摧壓傾圮將近忠家分爲二
行五十餘步復合忠家獨完吳國寶雷州人性孝友
父卒廬墓大德八年境內蝗害稼惟國寶田無損人
皆以爲孝感所致云
李茂大名人徙家揚州父興壽臨卒語茂曰吾病且
死爾善事母茂泣受命奉母孟氏益謹母嘗病目失
明茂禱于泰安山三年復明又願母壽每夕祝天乞
損己年益母孟氏竟年八十四而歿居喪哀慟聞者
傷之大德九年揚州再火延燒千餘家火及茂廬皆
風返而滅事聞旌之
羊仁廬州廬江人至元初阿朮兵南下仁家爲所掠
父被殺母及兄弟皆散去仁年七歲賣爲汴人李子
安家奴力作二十餘年子安憐之縱爲良仁踪蹟得
母於潁州蒙古軍塔海家兄於睢州蒙古軍岳納家
弟於邯鄲連大家皆爲役尚無恙乃爲懇親故貸得

鈔百錠歷詣諸家以贖之經營百計更六十乃得遂
大小二十餘口復爲良孝友甚篤鄉里差之大
德十一年旌其家又有黃覺經建昌人五歲因亂失
母稍長誓天誦佛書願求母所在乃渡江涉淮行乞
而往衝冒風雨備歷艱苦至汝州梁縣春店得其母
以歸章卿孫蜀人本劉氏幼爲章提刑養子與母富
氏相失三十八年遍訪於江西諸郡迎歸養之俞全
杭州人幼被掠賣爲劉鐵家奴後獲爲良自汴步歸
杭尋其母及姊得之事母以孝聞李鵬飛池州人生
母姚氏爲嫡母不容改嫁爲朱氏妻鵬飛幼不知也

年十九思慕哀痛誓學醫以濟人冀見母行求三歲
至蘄州羅田縣行乞時朱氏家方疫鵬飛起之遂迎
還奉養久之復歸朱氏時度江省覲既卒歲時攜子
孫往祭墓終其身並以有司所請旌其閭
趙一德龍興新建人至元十二年國兵南伐被俘至
燕爲鄭留守家奴歷事三世號忠幹至大元年一日
拜請於其主鄭阿思蘭及其母羅國太夫人曰一德
自去父母得全生依門下者三十餘年矣故鄉萬里
未獲歸省雖思慕刻骨未嘗敢言今父母已老脫有
不幸則永爲天地間罪人矣因伏地涕泣不能起阿

思蘭母子皆感動，許以歸期一歲而返。一德至家，父兄已沒，惟母在，年八十餘。一德卜地葬二柩畢，欲少留事母，懼得罪，如期還燕。阿思蘭母子嘆曰：彼賤隸乃能是，吾可不成其孝乎！即裂券縱爲良。一德將辭歸，會阿思蘭以冤被誅，詔籍錄其家，群奴各亡去，一德獨奮曰：主家有禍，吾忍同路人耶！即留不去。與張錦童詣中書訴枉狀，得昭雪，還其所籍。大夫人勞一德曰：當吏籍吾家時，戚不相顧，汝獨冒險以白吾枉，疾風勁草，於汝見之。今吾家業既喪而復存者，皆汝力也，吾何以報汝。因分美田廬遺之。一德謝曰：一德雖鄙人，非有利於是也，重哀吾主無罪而受殘，故留以報主。今老母八十餘，得歸侍養，主之賜已厚矣，何以田廬爲。遂不受而去。皇慶元年，旌其門。

王思聰，延安安塞人，業力田，農隙則教諸生，得束脩以養親。母喪，盡哀。父繼娶楊氏，事之如所生。以家多幼稚侵父食，別築室曰養老堂，奉之。朝夕定省，愈久不怠。父嘗病瘍，思聰憂甚，拜禱于天，瀨膝皆成瘡，得神泉飲之，愈。後復失明，思聰舐之，即能視。縣上狀，命表異之。

徽徽担，古思氏，幼喪父，事母篤孝，稍壯，母歿，慟哭頓

勺水漿不入口者三日。既葬，居喪有禮，每節序祭祀，哭泣常如袒括時。年四十餘，思慕猶如孩童，每見人父母，則嗚咽流涕。人問其故，曰：人皆有父母，我獨無，是以泣耳。至大三年，旌表。

王初應，漳州長泰人。至大四年二月，從父義士樵劉嶺山，有虎出叢棘中，搏義士，傷右肩。初應赴救，抽鐮刀刺虎鼻，殺之，義士得生。泰定二年，同縣施合德，父真祐嘗出耘，爲虎拖去，合德與從弟發仔持斧前殺虎，父得生。並旌其門。

鄭文嗣，婺州浦江人。其家十世同居，凡二百四十餘年，一錢尺帛無敢私。至大間，表其門。文嗣歿，從弟大和繼主家事，益嚴而有恩。家庭中凜如公府，子弟稍有過，頒白者猶鞭之。每遇歲時，大和坐堂上，群從子皆盛衣冠，雁行立左序下，以次進拜跪，奉觴上壽畢，皆肅容拱手，自右趨出，足武相銜，無敢參差者。見者嗟慕，謂有三代遺風。狀聞，復其家部。使者余闕爲書東浙第一家以褒之。大和方正，不奉浮屠老子教，冠昏喪葬，必稽朱熹家禮而行。執親喪，哀甚，三年不御酒肉。子孫從化，皆孝謹。雖嘗仕宦，不敢一毫有違家法。諸婦唯事女工，不使預家政。宗族里閭皆懷之。以

恩家畜兩馬一出則一鳴之不食人以爲孝義所感
有家範三卷傳于世
王蔭福寧人性孝而好義父嘗疾甚蔭夜禱於天願
減己年益父壽父絶而復甦告其友曰適有神人黃
衣紅帕首恍惚語我曰汝子孝上帝命錫汝十二齡
疾遂愈後果十二年而卒母沈氏病渴語蔭曰得瓜
以啖我渴可止時冬月求於鄕不得行至深與嶺値
大雨蔭避雪樹下思母病仰天而哭忽見巖石間青
蔓離披有二瓜焉因摘歸奉母母食之渴頓止兄孟
齡早世嫂林氏更適劉仲山仲山嘗以田囑於蔭及

死不能葬且無子族以其貧莫肯爲之後蔭即以田
還之使置後且治葬焉州宗氏死不葬者時民貧未
葬者衆畏令悉焚柩棄骨野中蔭哀之以地爲義阡
收瘞之有死不能斂者復買棺以贈人皆感焉至大
四年其鄕旱民艱糴蔭盡出儲粟賑之有施福等十
一家飢欲死蔭聞惻然欲濟之家粟已竭即以己田
易穀百石分給之福等德其活己每月朔會佛祠爲
祈福福建宣慰司上狀旌之
郭全遼陽人幼喪母哀戚如成人及壯父庭王又卒
居廬三載啜粥而墨事繼母唐古氏甚孝唐古氏生

四子皆幼全躬耕以給洎長娶婦各求分財異居全
不能止凡田廬器物悉自取朽弊者奉唐古氏以居
甘旨無乏唐古氏卒全年六十餘哀痛毁瘠廬其墓
終喪又有劉德本元人父沒後妻何氏德事之如所
生家貧傭工取直寸錢尺帛皆上之四弟並何出德
撫愛尤篤年五十未娶稱貸得錢先爲弟求婦諸弟
亦化其德一門藹然鄕里稱爲劉佛子馬押忽也里
可溫氏素貧事繼母張氏庶母呂氏克盡子職劉居
敬大都人年十歲繼母郝氏病居敬憂之懇天以求
代狀聞並褒表之

楊皞扶風人父清母牛氏牛氏嘗病劇皞叩天求代
遂差如是者再後牛氏失明皞登太白山取神泉洗
之復如故牛氏歿哀毁特甚葬之日大雨獨皞墓前
後數里密雲蔽之雨不沾土送者大怳葬畢令妻衛
氏家居養清皞獨廬墓上負土爲墳蔬食水飲終其
喪清卒亦如之
丁文忠許州偃城人業鼓治母和氏疾與弟文孝竭
力調侍母卒文忠廬墓側不與妻面者三年父貴又
疾醫不能療文忠造車一輛兄弟共挽之載父禱于
嵩山五臺泰安河瀆諸祠途遇異僧遺藥而愈延祐

七年旌之
邵敬祖宛丘人父發廬墓母嬰疾歿河決不克葬殯于
城西敬祖露宿依其側風雨不去友人哀之爲縛草
合庇之前後居廬六年兩髀俱成濕疾至治三年旌
其家其後又有永平李彥忠父喪廬墓八年不至家
茶陵譚景星幼失父自念之廬其墓十年亳州郭成
年七十一母喪食粥廬墓一年朝夕哭臨人哀其老
而能孝
屈鐸汴梁蘭陽人蚤孤育於伯父及壯事伯父如所
生伯父老無子鐸爲買妾歲餘産一女其妾性頗不

淑嫉妬女死久之伯父卒鐸喪之甚哀遺腹生一
男鐸撫育失告其母及妻妹護視之已復廬戶外中
夜潛察不敢安寢弟能食常自抱哺與同臥起十年
不少怠弟有疾鐸夜秘禱星斗哀籲曰天不伐余家
鐸父子聞可去一人勿喪吾弟使伯父無後也明旦
弟愈母死哀毀踰禮廬于墓側不理家事宗族勸之
歸鐸曰今歲凶多盜吾家雖貧安知墓中無可欲乎
倘驚吾親之靈雖生何爲卒守廬不去
孫秀實大寧人性剛毅喜周人急里人王仲和嘗趁
秀實貸富人鈔二千錠貧不能償棄其親逃去數年

其親思之疾秀實日饋薪米存卹終不樂秀實哀之
遂爲代償取券還其親復命奴控馬齎金訪仲和使
歸父子歡聚聞者莫不嗟美又李懷玉等貸秀實鈔
一千五百錠度以無償盡還其券不徵後有賈進大
同人大德九年地震民居多傷且乏食進給酒藥炭
米濟之每歲冬製木綿衣數百襲衣寒者買地爲義
阡使無墓者葬之李子敬陝西三原人嫁不能嫁者
五十餘人葬不能葬者五十餘喪焚逋券四萬餘貫
有司以名聞並旌之
宗祀大都人年十九父內寧卒擗踴號泣絕而復甦

水漿不入口者三日哀氣傷心遂成疾伏臥床榻猶
哭不止淚盡繼之以血既葬疾轉甚杞有繼母無他
兄弟度不能自起作遺書囑其妻楊氏曰汝善守志
以事吾母遂卒楊氏遺腹生一男人以爲孝感天不
絕其嗣云泰定三年旌其門
趙榮扶風人母強氏有疾榮剖股肉啖之者三復負
母登太白山禱于神得聖水飲之乃痊後年七十五
卒榮哭痛不食三日方飲水七日乃食粥葬之日白
雲覆其墓前後十五里葬畢而散負土成墳廬其
側終喪

吳好直華州蒲城人父殁事繼母孝兄弟嘗求分財
好直勸諭不能止即以己所當得悉推與之出從師
學居洛三十年無少悔又有甄城柴郁陳舜咨皆能
孝友以己産分讓兄弟縣令言狀並旌表之
余丙建德遂安人幼喪母泣血成疾父亡不忍葬結
廬古山下殯其中日閉戶守視有牧童遺火延殯廬
丙與子慈亟撲不止欲投身火中與柩俱焚俄暴雨
火滅
徐鈺鎮江人始冠侍父鎮將之婺源過丹陽小駱鎮
乘橋失足墮水中同行者立岸上不能救鈺投谿擁
父出鎮得挽行舟以升鈺力憊且水勢湍急遂溺死
屍流四十五里得于雞江浙行省言狀表異之
尹莘汴梁洧川人至治初遊學於京師忽夢母疾心
悸之馳歸母已亡居廬疏食哀毀骨立每雞鳴而起
手治祭饌詣墓所哭奠之風雪不廢父輔臣嘗病瘵
莘侍奉湯藥衣不解帶嘗其糞以驗差劇夜則禱於
天曰莘母亡不能見父病不能治爲人子若此何以
自立於世願死以代父命數日愈鄉里嗟異之又有
商唐孫希賢母病痢希賢閱方書有曰血溫身熱者
死血冷身涼者生希賢嘗之其血溫乃號泣祈天求

身代之母遂愈高郵卜勝鼎幼時不能藥日嘗病以
求愈兄疾於北辰乞減己年延之並痊
劉廷讓大寧武平人至順初北方兵起民被殺掠廷
讓挈家避山中有幼弟方乳母王氏置于途兵急廷
讓乃棄己子一手抱幼弟一手扶母疾馳得免事聞
旌之
劉道[illegible]川[illegible]縣人家貧業農母卜氏好聲樂每聽技
者以簫鼓至門必令娛侍或自歌舞以悅母心卜氏
目失明[illegible]酒肉侍之三十年不懈卜氏年八十
五忽從門至大門[illegible]丁祥一百
以親喪明以舌舐之復能視延命者衰
張旺男安豐霍丘人幼失父母陳氏居貧守志旺男
九歲賣鍚以養及長母病伏枕數月旺男[illegible]
惟日夜痛哭禮天求代未幾遂愈又自以生業微不
能多給乃不娶以終母年縣令言于朝旌之
張思孝華州人母喪以孝聞父疾調護甚至不愈以
父溺湯糜器盡泣盡飲之復潔齋致禱乞以身代未
幾遂瘳至順三年表其門
杜佑邳州人河南行省署爲三叉水馬站提領父成
病于家佑忽心驚遍體沾汗即棄職歸父病始二日

禱神求代且嘗糞以驗疾父卒廬墓盡哀有馴兎之瑞

長壽父帖住官平章政事生五子長山壽早世次即長壽次永壽福壽怯古海牙元統間帖住歿長壽哀毀盡禮服闋當除叙與弟羅拜母前曰吾父廉貧諸弟未有所立願以職讓永壽永壽讓福壽福壽曰二兄能讓福壽獨不能耶以讓怯古海牙母從之怯古海牙遂告於省爲太禧宗禋院神御殿令佐郎滿秩議大夫兄弟奉母尤篤邦閭美之子大閭河中猗外僧毅長應恭兄那海爲典學官自以常迎沿不得養

其親即棄職與外僧代之人稱外僧能孝那海能義又有畏吾氏秋秋及濠州高中嘉定武進皆以侍親不願仕以祖父蔭讓叔父昆弟云

孫瑾鎮江丹徒人父喪哀毀嚴冬跣足而步侍柩四載衣不解帶斷食葷誦佛書及葬扶柩渡江潮波方湧俄順風異如履平地事繼母虞氏尤孝嘗患癰瑾親吮之又患目瑾舐之復明虞氏卒卜日將葬時春暮雨瑾夜號天乞霽至旦雲日開朗甫掩壙陰氣復合雨注數日不止又有吳希曾睢寧人父卒葬之日大雨希曾跪柩前炷艾然腕火熾雨止既葬廬於墓左縣上狀並旌之

王恭河南偃師人以兵部侍郎爲房府判贖親老辭歸侍養塋理先墓身負水灌松柏父喪過哀侍母禹氏尤謹歲凶恭夫婦采野菜雜食而營奉甘旨無乏母有疾恭手除溷穢嘗哺飲食且嘗糞以驗疾勢天曆初兵至河南居民悉竄恭守視母病項中一劍不去母驚悸而歿恭居喪盡禮人稱孝焉有詔旌其閭

黨汝道德州齊河人父興卒居喪以孝聞母高氏治家嚴汝道承順甚恭母嘗寢疾晝夜不去側一日母

屏人授以金珠若干曰汝素孝室無私蓄我一旦不諱此物非汝有矣何爲藏之毋令他兄弟知也汝道泣拜曰吾父母起艱難成家業今此宅皆已多汝道恨無以報大恩尚敢受此以重不孝之罪乎竟辭之母卒哀毀終喪不御酒肉性尤友愛二弟將析居汝道悉以美田廬讓之二弟早世撫諸孤如己子鄉人劉顯等貧無以爲生汝道割己田各畀之使食其租終身里中嘗大疫有食瓜得汗而愈者汝道即多市瓜及攜米歷戶饋之或曰癘氣能染人勿入也不聽恣周行問所苦然卒無恙有死者復贈以棺槥人

成歲之嘗出麥粟貸人至秋蝗食稼人無以償汝道
聚其券焚之縣令李讓爲詩旌其家

列傳卷第八十四

列傳第八十五　元史一百九十八

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臣宋濂翰林待制承直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臣王禕等奉

勅修

孝友二

王庸字伯常雄州歸信人事母李氏以孝聞母有疾庸夜禱北辰至叩頭出血母疾遂愈及母卒哀毀幾絕露處墓前旦夕悲號一夕雷雨暴至鄰人持寢席往欲蔽之見庸所坐臥之地獨不霑濕咸嘆異而去復有蜜蜂數十房來止其家歲得蜜蠟以供祭祀

黃贇字止敬臨江人父君道延祐間求官京師留贇江南時贇年幼及既長聞其父娶後妻居永平乃往省之則父歿已三年矣庶母聞贇來盡挾其貲去更嫁拒不見贇贇號哭語人曰吾之來爲省吾父也今不幸吾父已歿思奉其柩歸而葬之莫知其墓苟得見庶母示以葬所死不恨矣尚忍利貲財邪久之聞庶母居海濱亟裹糧往庶母復拒之三日不納庶母之弟憐之與偕至永平屬縣樂亭求父墓又弗得贇哭禱于神一夕夢老父以杖指葬處曰見片磚即可得明日就其地求之庶母之弟曰眞是已斂時有某物可驗啓柩得父骨以歸

石明三者與母居餘姚山中一日明三自外歸覓母不見見壁穿而卧內有三虎子知母為虎所害乃盡殺虎子礪巨斧立壁側伺母虎至斫其腦裂而死復往倚巖石傍執斧伺候斫殺牡虎明三亦立死不仆張目如生所執斧牢不可拔

劉琦岳州臨湘人生二歲而母劉氏遭亂陷于兵琦獨事其父稍長思其母不置常歎曰人皆有母而我獨無輙歔欷泣下及冠請於父往求其母遍歷河之南北淮之東西數歲不得後求得於池州之貴池迎以歸養其後十五年而父歿又三年而母歿終喪猶蔬食有司上其事旌表其門曰孝義

劉源歸德中年人母吳氏年七十餘病甚不能行適兵火起月延至其家隣里俱逃源力不能救乃呼天號泣趨入抱母為火所焚而死

祝公榮字大昌處州麗水人隱居養親事母甚孝母歿居喪盡禮突失火公榮力不能救乃伏棺悲哭其火自滅鄉里異之塑二親像於堂朝夕事之如事生焉

陸思孝紹興山陰樵者性至孝母老病痢思孝醫禱久之不效思孝方欲刲股肉為糜以進忽夢寐間恍若有神人者授以藥劑思孝得而異之即以奉母其疾遂愈

姜兼嚴州淳安人七歲而孤與二兄養母至孝母死兼哀慕幾絕既葬獨居墓下朝夕哭奠寢焉荒山中躬自爨蔬食飲水一衰麻寒暑不易同里陳氏戴氏子不能事其父母聞兼之行翻然感而悔皆迎養焉

胡伴侶鈞州密縣人其父實嘗患心疾數月幾死更數醫俱莫能療伴侶乃齋沐焚香泣告于天以所佩小刀於右脇傍刲其皮肉割脂一片煎藥以進父疾遂瘳其傷亦旋愈朝廷旌表其門

王士弘延安中部人父搆有疾士弘傾家貲求醫見醫即拜遍禱諸神扣額成瘡父歿哀毀盡禮廬墓三年足未嘗至家墓廬上有奇鵲來巢飛鳥翔集與士弘親近若相狎然鄉咸異之終其後建祠於塋前朔望必往奠祭雖風雨不廢也有司上其事于朝旌表之

何從義延安洛川人祖良祖母李氏偕亡從義廬於墓側旦夕哀慕不脫絰帶不食菜果惟啖蔬食而已事父世榮母王氏孝養尤至伯祖溫伯祖母郝氏叔祖恭叔祖母賀氏叔祖讓叔祖母姜氏叔父珎叔母

光氏皆無子比其亡也從義咸爲治葬築祠墳奉祀
以禮時人義之
哈都赤大都固安州人天性篤孝幼孤養母母嘗有
疾醫治不痊哈都赤禱其所佩小刀仰天泣曰母
生我劬勞今當捐身報之乃割開左脇取肉一片作
羹進母母曰此何肉也其甘如是數日而病愈
高必達建昌人五歲時父明大忽棄家遠遊莫知所
適必達既長晝夜哀慕乃娶妻以養母而歷往四方
求其父十餘年不得見心愈悲繼聞傳黄州全眞道
院中有盧明子者學道三十年矣本姓高氏建昌人

也匿姓名爲道人云必達詣問知爲父即往拜之具
言家世及己之所生歲月大父母之喪葬始末因哀
號叩頭不已盧明猶堅坐不顧久之斥曰我非汝父
不去何爲必達留侍左右不少懈辭氣哀惻同矜其
徒謂盧明曰師有子如此忍弗歸乎盧明不得已乃
還家必達孝養篤至鄉里稱之
曾德濮陽人宗聖公五十七代孫母早亡父仲祥再
娶左氏仲祥游襄陽樂其土俗因贅左氏家焉亂兵
陷襄陽遂失左氏德遍往南北求之五年乃得于唐
州閒奉迎以歸孝養甚至有司以聞詔旌復其家

靳昺字克昌絳州曲沃人兄榮爲奎章閣承制學士
奉母王氏官于朝母歿昺與兄榮護喪還家至平定
大雷雨流水驟至昺伏柩上榮呼之避水昺不忍舍
去遂爲水所漂沒後得王氏柩於三里外得昺屍於
五里外詔賜孝子靳昺碑
黄道賢泉州人嫡母唐無子道賢在襁褓而生母蘇
以疾去既長思念生母屢請於父得召之歸道賢竭
力養二母得其歡心父病篤道賢晝夜奉湯藥不離
膝下遍求良醫莫効乃夜禱于天願減己一紀之算
以益父壽其父遂愈至元統二年乃歿果符一紀之

數道賢居喪盡禮負土築墳廬于墓側疏食終制至
元二年有司上其事旌其門曰孝子黄氏之門
史彥斌邳州人嗜學有孝行至正十四年河溢金鄉
魚臺墳墓多壞彥斌母卒慮有後患乃爲厚棺刻銘
曰邳州沙河店史彥斌母柩仍以四鐵環釘其上然
後葬明年墓果爲水所漂彥斌縛草爲人置水中仰
天呼曰母棺被水不知其處願天矜憐哀子之心假
此芻靈指示母棺言訖涕泣橫流乃乘舟隨草人所
之經十餘日行三百餘里草人止桑林中視之母柩
在焉載歸復葬之

張紹祖字子讓潁州人讀書力學以孝行聞于朝特授河南路儒學教授至正十五年奉父避兵山間賊至執其父將殺之紹祖泣曰吾父耆德善人不當害請殺我以代父死且若等非父母所生乎何忍害人父也賊怒以戈擊之戈應手挫鈍因感而相謂曰此眞孝子不可害乃釋之

李明德瑞州路上高縣人讀書有志操孝行篤至至正十四年亂兵陷袁州因抄掠上高兵執其父欲殺之明德泣告曰子豈不能代父乎願勿害吾父也兵遂殺明德而免其父後以高壽終

張緝字士明益都膠州人性孝友能詩文至正七年與兄紳弟經同領鄉薦由濰州儒學正轉泰州幕職棄之養親居揚州十五年揚州亂緝母姬氏方臥病賊突入卧内舉槍欲刺姬緝以身蔽姬槍中緝脇三日而死

魏敬益字士友雄州容城人性至孝居母喪哀毀骨立素好施與有男女失時者出貲財爲之嫁娶歲凶老弱之饑者爲糜以食之敬益有田僅十六頃一日語其子曰自吾買四莊村之田十頃環其村之民皆不能自給吾甚憫焉今將以田歸其人汝謹守餘田可無餓也乃呼四莊村民諭之曰吾買若等業使若等貧不聊生有親無以養吾之不仁甚矣請以田歸若等衆聞皆愕眙不敢受強與之乃受而言諸有司有司以聞于中書請加旌表丞相賀太平歎曰世乃有斯人哉

陽森字伯而龍興新建人早喪父事母至孝母嘗病熱更數醫弗能効母不肯飲藥曰惟得水我疾乃可愈爾時天氣甚燠森求水不得累日號哭於池上忽聞池中若有聲拭淚視之乃水澌也亟取以奉母其疾果愈

孫抑字希武世居晉寧洪洞縣抑登進士第歷仕至刑部郎中關保之變挈父母妻子避兵平陽之柏村有亂兵至村剽掠拔白刃嚇抑母求財不得舉刃欲斫之抑亟以身蔽母請代受斫母乃得釋而抑父被虜去不知所之或語之曰汝父被驅而東矣若東軍俘所掠民皆殺之汝往無生理死也抑曰吾可畏死而棄其父乎遂往出入死地屢瀕危殆卒得父以歸

石永紹興新昌人性淳厚事親至孝值亂兵掠鄉里永父謙孫年八十老不能行永負父匿山谷中亂兵執其父欲殺之永亟前抱父請以身代兵遂殺永而

釋其父

王克己延安中部人父伯通殁克己負土築墳廬於墓側貊高縱兵暴掠縣民皆竄克己獨守墓不去家人呼之避兵克己曰吾誓守死三年以報吾親雖死不可棄也遂不去俄而兵至見其身衣衰絰形容憔悴曰此孝子也遂不忍害竟終喪而歸

劉思敬延安宜君人事其繼母沙氏杜氏孝養之至鈺里親母父年八十兩目俱喪明會亂兵剽掠其鄉思敬負父避于巖穴中有兵至欲殺思敬思敬泣曰我父老矣又無目我死不足惜使我父何依乎兵憐其孝不忍殺父子皆免於難

呂祐字伯通晉安人至正二十六年郡城破有卒入其室拔白刃脅其母林氏索財寶不得揮刃欲斫母祐急以身蔽母而奪其刃手指盡裂被傷仆地良久而甦開目視母曰母幸無恙我死無憾矣遂瞑目死

周樂溫州瑞安人宋狀元坦之後父日成通經能文海賊竊據溫州拘日成置海舟上樂隨往事其父甚謹一日賊酋遣人沉日成于水樂泣請曰我有祖母幸留父侍養請以己代父死不聽樂抱父不忍捨遂同死焉

傳卷第八十五

列傳卷第八十六　元史一百九十九

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臣宋濂 翰林待制承直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臣王禕等奉敕修

隱逸

古之君子資經世之術度時不可為故高蹈以全其志使得其時未嘗不欲仕仕而行所學及物之功豈少哉後世之士其所蘊蓄或未至而好以跡為高當邦有道之時且遁世離羣謂之隱士世主亦苟取其名而強起之及考其實不如所聞則曰是欺世釣譽者也上下豈不兩失也哉元之隱士亦多矣如杜瑛遺執政書暨張特立居官之政則非徒隱者也蓋其得時則行可隱而隱頗有古君子之風而世主亦不強之使起可謂兩得也已自是及隱逸稱者蓋往往而有今摭其可傳者作隱逸傳

杜瑛字文玉其先霸州信安人父時昇金史有傳瑛長七尺美鬚髯氣貌魁偉金將亡士猶以文辭規進取瑛獨避地河南緱氏山中時兵後文物凋喪瑛搜訪諸書盡讀之讀輒不忘而究其指趣古今得失如指諸掌間關轉徙教授汾晉間中書粘合珪開府於相瑛赴其聘遂家焉與良田千畝辭不受術者言其

所居下有藏金家人欲發視輒止之後來居者累資
黃金百斤其不苟取如此歲己未世祖南伐至相召
見問計瑛從容對曰漢唐以還人君所恃以爲國者
法與兵食三事而已國無法不立人無食不生亂無
兵不守今宋皆蔑之殆將亡矣興之在聖主若控襄
樊之師委戈下流以擣其背大業可定矣帝悅曰儒
者中乃有此人乎瑛復勸帝數事以謂事不如此後
當如彼帝納之心賢瑛謂可大用命從行以疾弗果
中統初詔徵瑛時王文統方用事辭不就左丞張文
謙宣撫河北奏爲懷孟彰德大名等路提舉學校官

又辭遺執政書其略曰先王之道不明異端邪說害
之也橫流奔放天理不絕如線今天子神聖俊乂輻
湊言納計用先王之禮樂教化興明脩復維其時矣
若夫簿書期會文法末節漢唐猶不屑也執事者因
陋就簡此焉是務良可惜哉夫善始者未必善終今
不能迴流求源明法正俗育材興化以拯數百千年
之禍僕恐後日之弊將有不可勝言者矣人或勉之
仕則曰後世去古雖遠而先王之所設施本末先後
猶可考見故爲政者莫先於復古苟因習舊弊以求
合乎先王之意不亦難乎吾又不能隨時俛仰以赴

機會將焉用仕於是杜門著書一不以窮通得喪動
其志優游道藝以終其身年七十遺命其子處立處
愿曰吾即死當表吾墓曰緱山杜處士天曆中贈資
德大夫翰林學士上護軍追封魏郡公諡文獻所著
書曰春秋地理原委十卷語孟旁通八卷皇極引用
八卷皇極疑事四卷極學十卷律呂律曆禮樂雜志
三十卷文集十卷其於律則究其始研其義長短清
濁周徑積實各以類分取經史之說以實之而折衷
其是非其於曆則謂造曆者皆從十一月甲子朔夜
半冬至爲曆元獨邵子以爲天開於子取日甲月子

星甲辰子爲元會運世之數無朔虛無閏餘章以三
百六十爲歲而天地之盈虛百物之消長不能出乎
其中矣論閉物開物則曰開於巳閉於戌五天之中
也六地之中也戊巳月之中星也又分卦配之紀年
合之大定庚寅交小過之初六國朝之甲寅三月二
十有二日寅時交小過之九四多先儒所未發攟其
要著于篇云

張特立字文舉東明人初名永避金衛紹王諱易今
名中泰和進士爲偃師主簿改宣德州司候州多金
國戚號難治特立至官但往謁之有五將軍率家奴

劫民群羊特立命大索邑里道遇將軍家混言誘之
曰將軍宅寧有盜羊者邪聊視之以杜衆口皆使人
索其後庭得羊數十遂縶其奴械其于隣他舍捕
得之以近族得減死論豪貴由是遵法民賴以全正
大初遷洛陽令時軍旅數起郡縣窘迫東帥紇石烈
牙兀歸又侮慢儒士會移鎮陝右道經洛陽見特立
淳古不禮之遽責令治粮具期三日足後期如軍法
縣民素賢特立爭輸於庭帥大奇之既而拜監察御
史首言世宗諸孫不宜幽囚尚書右丞顏盞石魯與
細民爭田參知政事徒單兀典諂事近習皆當罷黜

執政者忌之會平章政事白撒犒軍陝西特立又劾
其掾不法白撒訴于世宗言特立所言事失實世宗
宥之遂歸田里特立通程氏易晚教授諸生東平嚴
實每加禮焉歲丙午世祖在潛邸受王印首傳旨諭
特立曰前監察御史張特立養素丘園易代如一今
年幾七十研究聖經宜錫嘉名以光潛德可特賜號
曰中庸先生又諭曰先生年老日病不能就道故令
趙寶臣諭意且名其讀書之堂曰麗澤壬子歲復降
璽書諭特立曰白首窮經誨人不倦無過不及學者
宗之昔已賜嘉名今復諭意癸丑特立卒年七十五

中統二年詔曰中庸先生學有淵源行無瑕玷雖
喪亂不改故常未遂丘園之賁俄興窀穸之悲可復
賜前號以彰寵數特立所著書有易集說歷年係事
記

杜本

杜本字伯原其先居京兆後徙天台又徙臨江之清
江今爲清江人本博學善屬文江浙行省丞相忽剌
木得其所上救荒策大奇之及入爲御史大夫力薦
于武宗嘗被召至京師未幾歸隱武夷山中文宗在
江南時聞其名及即位以幣徵之不起至正三年右

丞相脫脫以隱士薦詔遣使賜以金織文幣上尊酒
召爲翰林待制奉議大夫兼國史院編修官使者致
君相意趣之行至杭州稱疾固辭而致書於丞相曰
以萬事合爲一理以萬民合爲一心以千載合爲一
日以四海合爲一家則可言制禮作樂而躋五帝三
王之盛矣遂不行本湛靜寡欲無疾言遽色與人交
尤篤於義有貧無以養親無貲以爲學者皆濟之平
居書冊未嘗釋手天文地理律曆度數靡不通究尤
工於篆隸所著有四經表義六書通編十原等書學
者稱爲清碧先生至正十年卒年七十有五時有張

子長者婺之金華人分度傚不起扱幼聰慧外家
潘氏蓄書數萬卷樞盡取而讀之過目輒不忘既長
肆筆成章頃刻數千言有問以古今沿革政治得失
宇宙之分合禮樂之廢興以至帝號官名歲月先後
歷歷如指諸掌其爲文務推明經史以扶翼教道尤
長於敘事嘗取三國時事撰漢本紀列傳附以魏吳
載記爲續後漢書七十三卷臨川危素稱其立義精
密可備勸講朝廷取其書藏宣文閣浙東部使者交
薦之前後章凡九上至正三年命儒臣纂修遼金宋
三史右丞相脫脫以監修國史領都總裁辟樞本府

長史力辭不拜七年中命史臣纂修本朝后妃功臣
傳復以翰林修撰儒林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
官召樞俾與討論復避不就使者強之行至杭州樞
辭而歸嘗著春秋三傳歸一義三十卷刊定三國志
六十五卷林下竊議曲江張公年譜各一卷敝帚編
若干卷至正八年卒年五十有七
孫轍字履常其先自金陵徙家臨川轍幼孤母吳氏
教之知警策自樹立比長學行純篤事母甚孝家居
教授門庭蕭然而考德問業者日盛郡中儁彥行輩
皆出其門轍與人言一以孝弟忠信爲本所[illegible]

和聞者莫不油然感悟待親戚鄉里禮意周洽言論
間未嘗幾微及人過失長短士子至郡者必來見部
使者長史以下仁且賢者必造焉轍樂易莊敬接之
以禮言不及官府憲司屢辟皆不就江西行省特以
遺逸舉轍一人轍善爲文章吳澄嘗敘其集曰所謂
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其見稱許如此元統二年年
七十有三卒于家同郡吳定翁字仲谷其先當宋初
自金陵來從定翁幼歲儼如成人寒暑衣冠不少懈
清修文雅與孫轍齊名而最善爲詩揭傒斯稱其幽
茂疎澹可比盧摯御史及江西之方伯牧守部使者

辟薦相望終身不爲動程鉅夫嘗貽書曰臨川士友
及門者踵相接也何相望足下琛琛如王人而不可
得見乎定翁嘗曰士無求用於世惟求無媿於世人
以爲名言

何中

何中字太虛撫之樂安人少穎悟以古學自任家有
藏書萬卷手自校讎其學弘深該博廣平程鉅夫清
河元明善柳城姚燧東平王構同郡吳澄揭傒斯皆
推服之至順二年江西行省平章全岳柱聘爲龍興
郡學師明年六月以疾卒所著有易類象二卷書傳

補遺十卷通鑑綱目測海三卷知非堂稾十七卷同
郡危復之字見心宋末爲太學生師事湯漢博覧群
書好讀易尤工於詩至元初元帥郭昂屢薦爲儒學
官不就至元中朝廷累遣奉御察罕及翰林應奉詹
玉以幣徵之皆弗起隱於紫霞山中士友私謚曰貞
白先生

武恪

武恪字伯威宣德府人初以神童遊學江南吳澄爲
江西儒學副提舉薦入國學肄業明宗在潛邸選恪
爲說書秀才及出鎭雲南恪在行明宗欲起兵陝西

恪諫曰太子北行於國有君命於家有叔父之命今
若向京師發一箭史官必書太子反左右惡恪言乃
曰武秀才有母在京合遣其回恪遂還京師居陋巷
教訓子弟文宗知其名除秘書監典簿秩滿丁内艱
再除中瑞司典簿改汾西縣尹皆不起人或勸之仕
恪曰向爲親屈今親已死不復仕矣居數歲會朝廷
選守令泰不華舉恪爲平陽沁水縣尹亦不赴近臣
又薦爲授經郎恪遂陽爲瘖瘂不就恪好讀周易每
日堅坐或問之曰先生之學以何爲本恪曰以敬爲
本所著有水雲集若干卷其從之學者多有所成傳

家奴爲太尉完者不花僉樞密院事皆有賢名

傳卷第八十六

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宋濂翰林待制承直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王禕等修

[illegible]

列女

崔氏　周氏　楊氏
胡烈婦　闕文興妻　郎氏
秦氏二女　焦氏　趙孝婦
霍氏二婦　王德政妻　只魯花真
段氏　朱虎妻　閻氏
馬英　馮氏　李君進妻

朱淑信　葛妙真　王氏
張義婦　丁氏　趙美妻
脫脫尼　趙彬妻　貴哥
臺叔齡妻　李智貞　蔡三玉

古者女子之居室也必有傅姆師保爲陳詩書圖史以訓之凡在右佩服之儀內外授受之別與所以事父母舅姑之道蓋無所不備也而又有天子之后妃諸侯之夫人躬行於上以率化之則其居安而有淑順之稱臨事而有貞特之操者夫豈偶然哉後世此道既廢女生而處閨闥之中溺情愛之私耳不聆箴史之言目不睹防範之具由是動踰禮則而往往自放於邪僻矣苟於是時而有能以懿節自著者焉非其生質之美則亦豈易致哉史氏之書所以必錄而弗敢略也元受命百餘年女婦之能以行聞於朝者多矣不能盡書采其尤卓異者具載于篇其間有不忍夫死感慨自殺以從之者雖或失於過中然較於苟生受辱與更適而不知愧者有間矣故特著之以示勸勵之義云

崔氏周术忽妻也丁亥歲從术忽官平陽金將來攻城克之下令官屬妻子敢匿者死時术忽以使事在

上黨崔氏急即抱幼子禎以詭詞自言於將將信之使軍吏書其臂出之崔氏曰婦人臂使人執而書非禮也以金賂吏使書之紙吏曰吾知汝賢婦然令不敢違命崔曰[illegible][illegible]吏驚[illegible]而[illegible][illegible]既出有言其詐者將怒命追之崔與禎伏土窖三日得免既與术忽會未幾术忽以病亡崔年二十九即大慟柩前誓不更嫁斥去麗飾服皂布弊衣放散婢僕躬自紡績悉以資產遺親舊有權貴使人諷求娶輒自爬毀其面不欲生四十年未嘗妄言笑預言會治家教子有法比古烈婦云

周氏，灤平石城人，年十六適李伯通，生一子，名易全。未伯通監豐潤縣，闔兵攻之，城破，不知所終。周氏抱易被虜，謂偕行者曰：「人苟愛其生，萬一受辱，不如死也。」即自投于塹，主者怒，拔佩刀三斫其體而去。得不死，遂攜易而逃，間關至汴，績紝以自給，教易讀書有成。

楊氏，東平須城人，夫郭三從軍襄陽，楊氏留事舅姑，以孝聞。至元六年，夫死戍所，母欲奪嫁之，楊氏號痛自誓乃已。久之，夫骨還，舅曰：「新婦年少，終必他適，可令吾子骸殼地下耶？」將求里人亡女骨合瘞之。楊氏聞，益悲，不食五日，自經死，遂與夫共葬焉。

胡烈婦，渤海劉平妻也。至元七年，平當戍棗陽，車載其家以行，夜宿沙河傍，有虎至，銜平去。胡覺起，追及之，持虎足，顧呼車中兒取刀殺虎，虎死，扶平還至季陽城，求醫，以傷卒。縣官言狀，命恤其母子，仍旌異之。

至大間，建德王氏女，父出耘舍傍，遇豹為所噬，曳之升山，父大呼，女識父聲，驚趍救，以父所棄鋤擊豹腦殺之，父乃得生。

闞文興妻王氏，名醜醜，建康人也。文興從軍漳州，為萬戶府知事，王氏與俱行。至元十七年，陳吊眼

亂，攻漳州，文興率兵與戰，死之。王氏被掠，義不受辱，乃紿賊曰：「俟吾葬夫，即汝從也。」賊許之，遂脫，得負屍還，積薪焚之，火既熾，即自投火中死。至順三年，事聞，贈文興侯爵，諡曰英烈，王氏曰貞烈夫人，有司為立廟祀之，號雙節云。

郎氏，湖州安吉人，宋進士朱甲妻也。朱嘗仕浙東，以郎氏從。至元間，朱殁，郎氏護喪還，至玉山里，留居避盜。勢家柳氏欲強娶之，郎誓不從，夜負裝奉柩遁，柳邀之中途，復死拒得免。家居養姑甚孝，姑嘗病，即禱天，刲股肉雜羹而愈。後姑喪，以哀聞。大德十一年旌表之。又有東平鄭氏、大寧杜氏、安西楊氏，並少寡守志，割體肉療姑病。

秦氏二女，河南宜陽人，逸其名。父嘗有危疾，醫云不可攻，姊閉戶默禱，鑿己腦和藥進之，[illegible]愈。父後復病欲絕，妹刲股肉置粥中，父小[illegible]即[illegible]。[illegible]女可間人。父病癩十年，女禱于天，求以身[illegible]，[illegible]血旬月而愈。許氏女，安豐人，父疾，割股[illegible]之[illegible]愈。張氏女，廬州人，嫁為高垕妻，母病日衰，明張氏婿，嘗抱母遊以舌舐之，日忽能視。州縣各以狀聞，褒表之。

[illegible]氏，涇陽褚天祐妻也。天祐祖父始皆從軍役，祖母

楊氏母焦氏並家居守志至元二十三年天祐從征死甘州妻焦氏年少宗族欲改嫁之焦氏哭且言曰袁氏不幸三世早寡自祖姑以來皆守節義豈可至吾而遂廢乎吾生爲袁氏婦死則葬袁氏土爾若不能改容事他人也衆不敢復言周氏澤州人嫁爲安西張興祖妻年二十四興祖歿舅姑欲使再適周氏弟從曰妾家祖父皆早世妾祖母若母並以貞操聞妾或中道易節是忘故夫而辱身人也夫忘故夫不義辱先人不孝不孝不義妾不爲也遂居孀三十年奉舅姑生事死葬無違禮其女與外祖皆無後葬祭之事亦周氏主之有司以聞並賜旌異

趙孝婦德安應城人早寡事姑孝家貧傭織於人得美食必持歸奉姑自以麤糲不厭嘗念姑老一旦有不諱無由得棺乃以次子鬻富家得錢百緡買杉木治之棺成置于家南鄰失火時南風烈甚火勢及孝婦家孝婦亟扶姑出避而棺重不可移乃撫膺大哭曰吾爲姑賣兒得棺無能爲我救之者若莫大焉言畢風轉而北孝婦家得不焚人以爲孝感所致

霍氏二婦尹氏楊氏夫家鄭州人至元間尹氏夫耀卿歿姑命其更嫁尹氏曰婦之行一節而已再嫁而失節妾不忍爲也姑曰世之婦皆然人未嘗以爲非汝獨何恥之有尹氏曰人之志不同妾知守妾志爾姑不能強楊氏夫顯卿繼歿處姑欲其嫁即先白姑曰妾聞娣姒猶兄弟也宜相好爲今姒既留妾可獨去乎願與共修婦道以終事吾姑姑曰汝果能若是吾何言哉於是同處二十餘年以節孝聞又有邠州任氏乾州田氏皆一家三婦俱少寡誓不他適戮力蠶桑以養舅姑事聞並命褒表

王德政妻郭氏大名人少孤事母張氏孝謹以女儀聞於鄉及笄富貴家爭求聘張氏不許時德政教授里中年四十餘貌甚古陋張氏以貧不能教二子欲納德政爲婿使教之宗族皆不然郭氏慨然願順母志既歸與德政相敬如賓囑教二弟有成未幾德政卒郭氏年方二十餘勵節自守甚有貞名大德間表其家

只魯花真蒙古氏年二十六夫忽都病卒誓不再醮孝養舅姑逾二十五年舅姑歿塵衣垢面廬于墓終身至元間旌之其後又有翼城宋仲榮妻梁氏舅歿負土爲墳懷孟何氏大名逯氏並以夫歿守志養舅姑以壽終親負土築墳高三丈許

段氏隆興霍榮妻也榮無子嘗乞人為養子榮卒段
氏年二十六養舅姑以孝稱舅姑歿榮諸父仲汾貪
其產謂段曰汝子假子也可令歸宗汝無子宜改適
霍氏業汝無預焉段曰家貲不可計但再醮非義尚
容妾思之即退入寢室引針刺面墨漬之誓死不嫁
大德二年府上狀中書給羊酒幣帛仍命旌門復役
如制又有興和吳氏以刀劃其面成紀謝思明妻趙氏
自截其髮劉濟川妻武氏溧水曹子英妻尤氏
嚙指滴血並誓不更嫁各以有司為請旌之
朱虎妻茅氏崇明人大德間虎官都水監坐罪籍其

家吏錄送茅及二子赴京師太醫提點師甲乞歸
家欲妻之茅氏誓死不從母子三人以帛相結連晝
夜倚抱號哭形貌銷毀師知不可奪釋之茅氏託居
京明尼寺憂憤不食卒
聞氏紹興俞新之妻也大德四年新之歿聞氏年尚
少父母慮其不能守欲更嫁之聞氏哭曰一身二夫
烈婦所恥妾可無生可無恥乎且姑老子幼妾去當
令誰視也即斷髮自誓父知其志篤乃不忍強姑久
病風且失明聞氏手滌溷穢不怠時漱口上堂舐其
目目為復明及姑卒家貧無貲備工與子親負土葬

之朝夕悲號鄰里嘉其孝為之語曰聞氏孝
婦當聞俞氏又有劉氏渤海伍某妻也少寡家貧
使有無不從舅姑病劉禱于天以身代姑疾乃愈
既而舅挽小舟舟覆劉禱于祠以答神貺
馬英河內人性孝父喪哀毀二兄繼歿英獨事母
甚謹又本二兄歿無後使得保全發節及喪母卜地
葬諸先塋負土成墳手植松柏廬墓側終身趙氏
女名玉兒冠州人嘗許為李氏婦未婚夫死遂誓不
嫁以養父母父母歿負土為墳鄉里稱孝焉
馮氏名淑安字靜君大名儒家女山陰縣尹山東李

如忠繼室也如忠初娶蒙古氏生子任數歲而卒大
德五年如忠病篤謂馮曰吾已矣其柰汝何馮氏引
刀斷髮自誓不他適如忠歿兩月遺腹生一子名伏
李氏及蒙古氏之族在北聞如忠歿於官家多遺財
相率來山陰馮氏方病衆聞盡取其貲及子任以去
馮不與校一室蕭然唯餘如忠及蒙古氏之柩而已
朝夕哭泣鄰里不忍聞久之鬻衣櫬厝二柩蕺山下
攜其子廬墓側時年始二十二羸形苦節為女師以
自給父母來視之憐其孤苦欲使更適人馮爪面流
血不肯從居二十年始護喪歸葬汶上齊魯之人聞

之莫不嘆息

李君進妻王氏遼陽人大德八年君進病卒卜葬將發引親戚鄰里咸會王氏謂衆曰夫婦死同穴義也吾得從良人逝不亦可乎因撫棺大慟嘔血升許即仆于地死衆為斂之與夫柩出葬送者數百人莫不洒泣移剌氏同知湖州路事耶律忽都不花妻也夫歿割耳自誓既葬廬墓側悲號不食死趙氏名哇兒大寧人年二十夫蕭氏病劇謂哇兒曰我死汝年少若之何哇兒曰君幸自寬脫有不可諱妾不獨生必從君地下遂命匠制巨棺夫歿即自經死家人同棺斂葬焉又有霍州朱克彬妻周氏大都費廢妻王氏買哥妻耶律氏曹州鄒臘兒妻康氏陝州陳某妻別娥娥大同宋[illegible]童妻班氏李安童妻胡氏晉州劉恕妻趙氏與寧王思忠妻張氏饒州劉楫妻趙氏東平徐頂妻彭氏大寧趙璀兒妻安氏陳恭妻張氏武靖妻劉氏宋敬先妻謝氏撒里妻蕭氏古城魏貴妻周氏任城郭灰兒妻趙氏棗陽朱某妻丁氏藁縣王保子妻趙氏興州某氏妻魏氏灤州裴某妻董氏錡成州張保童妻郜氏利州高塔必也妻白氏河南楊某妻盧氏蒙古氏忽术妻阿不察相兀孫妻脫脫真

至少早寡不忍獨生以死從夫者事聞悉命褒表或賜錢賻諡云

朱淑信山陰人少寡誓不再嫁一女妙淨幼哭父雙目並失明及長擇偶者不至家貧歲凶母子相依以苦節自厲士人王士貴重其孝乃求娶焉

翁妙真宜城民家女九歲聞日者言母年五十當死妙真聞悲慟祝天誓不嫁終身齋素以延母年母後年八十一卒吳吾氏三女家錢塘諸兄遠仕不歸母思之疾三女欲慰母意乃共斷髮誓天終身不嫁以養母同力侍護四十餘年母竟以壽終事上並賜旌異

王氏燕人張買奴妻也年十六買奴官錢塘病歿塟城西十里外王氏每旦被髮步往奠之伏墓大慟幾絕久而致疾舅姑力止其行乃已服闋舅姑謂之曰吾子已歿新婦年尚少宜自圖終身計毋徒淹吾家也王氏泣曰父母命妾奉箕帚於張氏今夫不幸早逝天也此足豈可復履他人門乎固不從嫠居三十年貞白無少玷又有馮翊王義妻盧氏睢陽劉澤妻解氏東平楊三妻張氏並守志有節命旌其門

張義婦濟南鄒平人年十八歸里人李伍伍與從子

受戍福寧未幾死戍所張獨家居養舅姑甚至父母
舅姑病凡四割股肉救不愈及死喪葬盡禮既而
歎曰妾夫死數千里外妾不能歸骨以葬者以舅姑
父母在無所仰故也今不幸父母舅姑以死而夫骨
終暴棄遠土使無妾即已妾在敢愛死乎乃卧積水
上誓曰天若許妾取夫骨雖寒甚當得不死踰月竟
不死鄉人異之乃相率贈以錢大書其事于衣以行
行四十日至福寧見零問夫葬地則榛莽四塞不可
識張哀慟欲絶夫忽降于童言動無異其生時告張
死時事甚悲且指示骨所在處張如其言發得之持
骨祝曰爾信妾夫耶入口當如冰雪黏如膠已而果
然官義之上于大府使者護喪還給錢使葬仍旌門
復其役

丁氏新建鄭伯文妻也大德間伯文病將歿丁氏與
訣曰妾自得侍巾櫛誓與偕老君今不幸疾若是脫
有不諱妾當從但君父母已老無他子婦侍養妾苟
復自亡使君父母食不甘味則君亦不瞑目矣妾且
忍死以奉其餘年必不改事他人以負君於冥冥也
伯文卒丁氏年二十七居喪哀毀服既除父母屢議
奪嫁之丁氏每聞必慟哭曰妾所以不死者非爲生

有他志也與良人約將以事舅姑耳今舅姑在堂固
無恙妾可棄去而不信於良人乎父遂止舅姑嘗病
丁氏夙夜護視衣不解帶及死喪葬盡禮事上表其
門

白氏太原人夫慕釋氏道棄家爲僧白氏年二十
留養姑不去服勤紡績以供租賦夫一日還迫使他
適白斷髮誓不從夫不能奪乃去姑年九十卒竭力
營葬畫姑像祀之終身

趙美妻王氏内黄人至治元年美溺水死王氏誓守
志舅姑念其年少無子欲使更適人王氏曰婦義無
再醮且舅姑在妾可棄而去耶舅姑乃欲以族姪與
繼婚王氏拒不從舅姑迫之力王氏知不免即引繩
自經死

李冬兒甄城人丁從信妻也年二十三從信
歿服闋父母呼歸問之曰汝年少居孀又無子何以
自立吾爲汝再擇婿何如冬兒不從詣從信冢哭欲
縊墓樹上家人防之不果日暮還從信家夜二鼓入
室更新衣自經死

李氏濱州惠高兒妻也年二十六
高兒歿父欲奪歸嫁之李氏不從自縊而死

脫脫尼雍吉剌氏有色善女工年二十六夫哈剌不
花卒前妻有二子皆壯無婦欲以本俗制收繼之脫
脫尼以死自誓二子復百計求遂脫脫尼恚且罵曰

汝會獸行欲妻母耶若死何面目見汝父地下乎子
慙謝罪乃析業而居三十年以貞操聞又成都
李世安妻也年十九世安卒夫弟世顯欲收繼之王
氏不從引刀斷髮復自割其耳創甚親戚驚嘆爲醫
療百日乃愈狀上並旌之

趙彬妻朱氏名錦哥洛陽人也天曆初西兵掠河南
朱氏遇兵五人被執過與亂朱氏拒曰我良家婦豈
從汝賊耶兵怒捽曳箠楚之朱氏度不能脫即紿謂
之曰汝幸釋我舍後井傍有瘞金當發以遺汝兵信
之乃隨其行朱氏得近井即抱三歲女躍身赴井中

死是歲又有傀師王氏女名安哥從父避兵邛山丁
家洞兵入搜得之見安哥色美驅使出欲污之安哥
不從投澗死有司言狀並表其廬

貴哥蒙古氏同知宣政院事羅五十三妻也天曆初
五十三得罪貶海南籍其家孥以貴哥賜近侍卯罕
卯罕親率車騎至其家迎之貴哥度不能免令婢僕
以飲食延卯罕於廳事如廁自經死

臺叔齡妻劉氏順寧人也粗知書克修婦道一日地
震屋壞壓叔齡不能起家復失火叔齡母前不得
救延焚叔齡並見呼曰吾已不可得出當亟出以[illegible]母

劉謂夫妹曰汝救汝母吾死必死吾不得復生矣即
自投火中死火滅家人得二屍燼中猶相摟不開
官嘉其烈上于朝命録付史臣

李智貞建寧浦城人父子明無子智貞七歲能讀書
九歲母病調護甚謹及卒哀慟欲絕不茹葷三年治
女工供祭祀及笄父甘旨不乏鄉里稱爲孝女父嘗
許爲鄭全妻未嫁從父客邵武邵武豪陳良悅其美
強納采求聘智貞斷髮拒之且數自求死良不能奪
卒歸全事舅姑父母皆有道泰定間全病歿智貞悲
泣不食數日而死

蔡三玉龍溪陳端才妻也盜起漳州掠龍溪父廣瑞
與端才各竄去三玉獨偕夫妹出避鄰祠中盜入斫
夫妹見三玉美不忍傷與里婦吳氏同驅納舟中行
至柳營江迫妻之三玉佯許諾因起更衣自投江水
而死越三日屍流至廣瑞舟側廣瑞識爲女收斂之
歐氏脫歸言狀有司高其操行請表之乃命旌門復
役仍給錢以葬

列傳卷第八十七

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臣宋濂翰林待制承直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臣王禕等奉
勅修

列女

武用妻蘇氏真定人從家京師用疾蘇氏刲股爲粥以進疾即愈生子德政四歲而寡夫之兄利其資欲逼而嫁之不聽未幾夫兄舉家死惟餘一弱孫蘇氏取而育之德政長事蘇氏至孝蘇氏死時天大旱德政方掘地求水以供葬事忽二蛇躍出德政閉默禱焉二蛇一東一北隨其地掘之果得泉有司上其事旌復其家

任仲文妻林氏寧海人家甚貧年二十八而寡姑患風疾不良於行林氏早莫扶侍惟謹撫育二子皆有成年一百三歲而卒

江文鑄妻范氏名妙元奉化人年二十一歸于江及門未合卺夫忽以痼疾卒范曰我既入江氏之門即江氏婦也豈以夫亡有異志哉遂居江氏之家撫諸姪江孫江道如己子卒年九十五有柳氏者蘄郡人爲戶部主事趙野妻未成婚而野卒柳哭之盡哀誓不再嫁其兄將奪其志柳曰業已歸趙氏雖未成婚

而夫婦之禮已定矣雖凍餓死豈有他志哉後寢疾不肯服藥曰我年二十六而寡今已逾半百得死此疾幸矣遂卒

姚氏餘杭人居山谷間夫出刈麥姚居家執爨姑何氏往汲澗水久而不至俄聞覆水聲亟出視則虎銜其姑以走姚奔往逐之即以手毆其脇隣人競執器械以從虎乃置之而去姚負姑以歸求藥療之奉養二十餘年而卒又方寧妻官勝娘者建寧人寧耕田勝娘饁之見一虎方搏其夫勝娘即棄饁奪鋤連擊之虎舍去勝娘負夫至中途而死有司以聞爲旌復其家

衣氏汴梁儒士孟志剛妻志剛卒貧而無子有司給以棺木衣氏紿匠者曰可寬大其棺吾夫有遺衣服欲盡置其中匠者然之是夕衣氏具雞黍祭其夫家之所有悉散之隣里及同居王媼曰吾聞一馬不被兩鞍吾夫既死與之同棺共穴可也遂自剄死有侯氏者鈞州曹德妻德病死侯氏語人曰年少夫亡婦人之不幸也欲守吾志而亂離如此其能免乎遂縊死於墓又周經妻吳氏郭惟辛妻郝氏陳輝妻白氏張頂住妻杜氏程一妻成氏李貞妻武氏猪都刺妻

張氏並𡱝 獨生自縊而死事聞咸旌異之
湯煇妻張氏處州龍泉人會兵亂其家財先已移入
山砦夫與姑共守之舅以疾未行張歸任藥膳且以
輿自隨既而賊至即命以輿載其舅而已遇賊賊以
刃脅之曰從我則生否則死張掠髮整衣請受刃賊
未忍殺張懼污即奪其刃自剚死年二十七又湯婍
者亦龍泉人有姿容賊殺其父母以刃脅之婍不勝
悲咽乞早死因以頸觸刃賊怒斫殺之其妹亦不受
辱而死
俞士淵妻童氏嚴州人姑性嚴待之寡恩童氏柔順

以事之無少拂其意者至正十三年賊陷咸平官軍
復之已乃縱兵剽掠至士淵家童氏以身蔽姑衆欲
污之童氏大罵不屈一卒以刃擊其左臂愈不屈又
一卒斷其右臂罵猶不絕衆乃皮其面而去明日乃
死
張氏女高郵人城亂賊知張女有姿色入其家索之
女乃匿複宇間賊將害其父母女不忍乃出拜賊
賊即伏地呼其父母爲丈人媪而以女行女欣欣然
從之過橋投水死有高氏婦者同郡人也携其女從
夫出避亂見道旁空舍入其中脫金纒臂與女且語

夫令疾行夫望女稍遠乃解足紗自經賊至焚其舍
夫抵儀真夜夢婦來告曰我已縊死彼舍矣其精爽
如此
惠士玄妻王氏大都人至正十四年士玄病革王氏
曰吾聞病者糞苦則愈乃嘗其糞味甘王氏色愈憂
士玄囑王氏曰我病必不起前妻所生子汝善保護
之待此子稍長即從汝自嫁矣王氏泣曰君何爲出
此言耶設有不諱妾義當死尚復有他說乎君幸有
兄嫂此兒必不失所居數日士玄卒比葬王氏遂居
殯側蓬首垢面哀毀逾禮常以妾子置左右飲食寒

煖惟恐不至歲餘妾子亦死乃哭曰無復望矣屢引
刀自殺家人驚救得免至終喪朝夕備辦酒禮祭士
玄于墓祭畢衆欲行酒王氏已縊死於樹矣又有王
氏者良鄉費隱妻也隱有疾王氏數嘗其糞及疾篤
囑王氏曰我一子一女雖妾所生無異汝出也我
死汝其善撫育之遂卒王氏居喪撫其子女既而子
又死服除謂其親屬曰妾聞夫乃婦之天今夫已死
妾生何爲乃執女手語之曰汝今已長稍知人事嘗
念在此汝自司之遂相抱慟哭是夜縊死於園中
契徐名彩鸞又和甫成徐嗣源之女娶

通經史每誦文天祥六歌必為之感泣至正十五年青田賊寇浦城徐氏從嗣源逃旁近山谷賊持刀欲害嗣源徐氏前曰此吾父也寧殺我賊舍父而止徐氏徐氏語父曰兒義不受辱今必死父可速去賊拘徐氏至桂林橋拾炭題詩橋闌有惟有桂林橋下水千年照見妾心清之句乃厲聲罵賊投于水賊競出之既而乘間復投水死

周婦毛氏松陽人美姿色至正十五年隨其夫避亂麻蹊山中為賊所得脅之曰從我多與若金否則殺汝毛氏曰寧剖我心不願汝金賊以刃磨其身毛氏因大罵曰碎咼賊汝碎則臭我碎則香賊怒刳其腹而去年二十九

丁尚賢妻李氏汴梁人年二十餘有姿容至正十五年賊至欲虜之李氏怒曰吾家六世義門豈能從賊以辱身乎於是闔門三百餘口俱被害

李順兒者許州儒士李讓之女也性聰慧頗涉經傳年十八未嫁至正十五年賊陷鈞州密邇許昌父謂其母曰吾家以詩禮相傳此女必累我女聞之泣曰父母可自逃難勿以我為憂須臾於後園內自經而死

吳守正妻禹氏名淑靖字素清紹興人至正十六年從家宗德之石門淑靖嘗從容謂守正曰方今群盜蜂起萬一不測妾惟有死而已不使人汚此身也是年夏盜陷宗德淑靖倉皇攜八歲女登舟以避有盜數輩奔入其舟將犯淑靖淑靖乃抱幼女投河死

黃仲起妻朱氏杭州人至正十六年張士誠寇杭州其女臨安奴倉皇言曰賊至矣我別母求一死也俄而賊驅諸婦至其家且指朱氏母子曰為我看守日暮我當至也朱氏聞之懼受辱遂與女俱縊死妾馮氏見其母子已死嘆曰我生何為徒受辱耳亦自縊死繼而仲起弟妻蔡氏抱幼子玄童與乳母湯氏皆自縊及暮賊至見諸屍滿室執仲起將殺之哀求得脫賊遂盡掠其家財而去

焦士廉妻王氏博興人養姑至孝至正十七年毛貴作亂官軍競出虜掠王氏被執紿曰我家墓田有藏金可共取也信之隨王氏至墓所王氏哭曰我已得死所矣實無藏金汝可於此殺我乃與妾杜氏皆遇害又有趙氏者平陽人年二十未嫁寇亂趙被驅迫以行度不能免紿賊曰吾取所藏金以遺汝賊信之遂還投于廁而死

陳淑真富州陳璧之女璧故儒者避亂移家龍興淑真七歲能誦詩鼓琴至正十八年陳友諒寇龍興淑真見鄰嫗倉皇來告乃取琴坐牖下彈之曲終泫然流涕曰吾絕絃於斯乎父母怪問之淑真曰城陷必遭辱不如早死明日賊至其居臨東湖遂溺焉水淺不死賊抽矢脅之上岸淑真不從賊射殺之時同郡李宗頤妻夏氏名婉常亦儒家女與女匿居後圃中賊至挾其女共投井死

秦閏夫妻柴氏晉寧人閏夫前妻遺一子尚幼柴氏鞠如己出未幾柴氏有子閏夫病且死囑柴氏曰我

病不復起家貧惟二幼子汝能撫其成立我死亦無憾矣閏夫死家事日微柴氏辛勤紡績遣二子就學至正十八年賊犯晉寧其長子為賊驅迫在圍中既而得脫初在賊時有惡少與張福為仇往滅其家及官軍至福訴其事事連柴氏長子法當誅柴氏引次子詣官泣訴曰往從惡者吾次子非吾長子也次子曰我之罪可加於兄乎鞫之至死不易其言官反疑次子非柴氏所出訊之他人始得其情官義柴氏之行為之言曰婦執義不忘其夫之命子趨死而能成母之志此天理人情之至也遂釋免其長子而次子亦得不死時人皆以為難二十四年有司上其事旌其門而復其家

也先忽都蒙古欽察氏大寧路達魯花赤鐵木兒不花之妻以夫恩封雲中郡君夫坐事免官居大寧至正十八年紅巾賊至也先忽都與妾玉蓮走尼寺中為賊所得令與衆婦縫衣拒不肯為賊嚇以刃也先忽都罵曰我達魯花赤妻也汝曹賊也我不能為針工以從賊賊怒殺之玉蓮因自縊者九三賊併殺之先是其子完者帖木兒年十四與父出城見執于賊完者拜哭請以身代父死賊愛完者姿秀遂挈以從

久之乃獲脫歸訪母屍并玉蓮葬焉

呂彥能者陵州人至正十八年賊犯陵州彥能與家人謀所往其姊久嫠居寓彥能家先曰我喪夫二十年又無後不死何為苟辱身則辱吾弟矣赴井死其妻劉氏語彥能曰妾為君家婦二十八年茲不幸遭亂雖死不負君君可自往妾入井矣彥能二女及子婦王氏二孫女皆隨劉氏溺井一門死者七人

劉公翼妻蕭氏濟南人有姿色頗通書史至正十八年閻毛貴兵將壓境豫與夫謀曰妾詩書家女誓以求雪自將儻城陷被執悔將何追妾以二子一女累

君去作清白鬼於泉下耳夫曰事未至何急於此居亡何城陷蕭解絛自縊死

袁氏孤女建康路溧水州人年十五其母嚴氏孀居極貧病癱瘓卧于床者數年女事母至孝至正十二年兵火延其里鄰婦強攜女出避火女泣曰我何忍舍母去乎同死而已遂入室抱母共焚而死

徐允讓妻潘氏名妙圓山陰人至正十九年與其夫從舅避兵山谷間舅被執夫泣以救舅脫夫被兵所殺欲強辱潘氏潘氏因紿之曰我夫既死我從汝必矣若能焚吾夫可無憾也兵信之聚薪以焚其夫火

既熾潘氏且泣且語遂投火以死又諸暨蔡氏者王琪妻也至正二十二年張士誠陷諸暨蔡氏避之長寧鄉山中兵卒至有造紙鑊方沸遂投其中而死

趙洙妻許氏集賢大學士有壬之姪女也至正十九年紅巾賊陷遼陽洙時爲儒學提舉夫婦避亂匿資善寺洙以叱賊見害許氏不知也賊甘言誘許氏令指示金銀之處許氏大言曰吾詩書宦冕故家不幸遇難但知守節而死他皆不知也賊以刃脅之許氏色不變已而知其夫死因慟哭仆地罵聲不絕口且曰吾母居武昌死于賊吾女兄弟亦死賊今吾夫又死焉使我得報汝當瞑汝矣遂遇害寺僧見許氏死狀哀其貞烈賊退與洙合葬之

張正蒙妻韓氏紹興人正蒙嘗爲湖州德清稅務提領至正十九年紹興兵變正蒙謂韓氏曰吾爲元朝臣子於義當死韓氏曰爾果能死於忠吾必能死於節遂俱縊死其女池奴年十七泣曰父母既死吾何以獨生亦投崖而死又何氏者處之龍泉縣李銳妻也因避兵于邑之繩門嶺賊至何氏被執欲污之乃與子榮兒女四娘投崖而死

劉氏二女長曰貞年十九次曰孫年十七龍興人皆

未許嫁陳友諒寇龍興其母泣謂二女曰城或破置汝何所二女曰寧死不辱父母也城陷二女登樓相繼自縊婢鄭奴亦自縊

于同祖妻曹氏茶陵人父德夫教授湖湘間同祖在諸生中因以女妻焉至正二十年茶陵陷曹氏聞婦女多被驅逐謂其夫及子曰是尚可全生乎我義不辱身以累汝也顧舅年老汝等善事之遂自刎死其李氏驚抱持之不得亦引刀自刎絕而復蘇曰得從小君地下足矣是夕死

李仲義妻劉氏名翠哥房山人至正二十年縣大饑

平章劉哈剌不花兵乏食執仲義欲烹之仲義弟馬兒走報劉氏劉氏遽往救之涕泣伏地告於兵曰所執者是吾夫也乞矜憐之貸其生吾家有醬一甕米一斗五升窖于地中可掘取之以代吾夫兵不從劉氏曰吾夫瘦小不可食吾聞婦人肥黑者味美吾肥且黑願就烹以代夫死兵遂釋其夫而烹劉氏聞者莫不哀之

李弘益妻申氏興寧人至正二十年賊陷興寧申語弘益曰君當速去勿以我婦人相累若賊入吾室必以妾故害及君矣言訖投井死弘益既免於難再娶

安氏居二歲而弘益以疾卒安氏時年三十泣謂諸親曰女子一適人終身不改不幸夫死雖生亦何益哉乃竊入寢室膏沐薰香自縊于柩側

鄭琪妻羅氏名妙安信州弋陽人幼聰慧能暗誦列女傳年二十歸琪琪家世官族同居百餘口羅氏執婦道無間言琪以軍功擢鉛山州判官羅氏封宜人至正二十年信州陷羅氏度弋陽去州不遠必不免於難輒取所佩刀淬礪令銛甚琪問何為對曰時事如此萬一遇難為自全計耳已而兵至羅氏自刎死時年二十九

周如砥女年十九未適人至正二十年鄉民作亂如砥與女避于邑西之客僧嶺女為賊所執賊曰吾未娶當以汝為妻女曰我周典史女也死即死豈能從汝耶賊遂殺之如砥時為紹興新昌典史

狄恒妻徐氏天台人恒早歿徐氏守節不再醮至正二十年鄉民為亂避難于牛圍山為賊所執驅迫以前徐紿之曰吾渴甚欲水水一杯賊令自汲即投井而死時年十八

柯節婦陳氏者長樂石梁人至正二十一年海賊劫石梁其夫適在縣郭陳氏出避賊道與賊遇被執以

行陳氏且行且罵賊亂捶之挾以登舟罵不已忽振厲自投江中其父方卧病見其女至呼之不應驚曰吾豈夢耶既而有自賊中歸者言陳氏死狀乃知其鬼也明日屍逆流而上止石梁岸傍時盛暑屍已變其夫驗其背有黑子乃慟哭曰是吾妻也舁歸斂之

李馬兒妻袁氏瑞州人至正二十二年李病疫袁氏年十九誓不再嫁以養舅姑有王成者聞袁氏有姿色狀勢欲娶之袁氏曰吾聞烈女不更二夫寧死不失身也遂往夫墓痛哭縊死樹下

王士明妻李氏名賽兒房山人至正二十五年竹貞

軍至縣李氏及其女李家奴皆被執士明隨至軍軍
忽逐之李氏謂其女曰汝父爲軍所逐吾與汝必
不能免與其受辱不若死女曰母先殺我李氏即以
所佩鎌刀殺其女遂自殺竹貞聞之爲之葬祭仍
書其門曰王士明妻李氏貞節之門有司上其事爲
樹碑焉

陶宗媛台州人儒士杜思絅妻也歸杜四載而夫亡
宗媛志守節台州被兵宗媛方居姑喪忍死護柩爲游
兵所執逼辱宗媛曰我若畏死豈留此耶任汝殺我
以從姑于地下爾遂遇害其妹宗婉弟妻王淑亦皆
赴水死

高麗氏宣慰副使孛羅帖木兒妻也至正二十七年
十二月其夫死於兵謂人曰夫既死矣吾安能復事
人乎乃積薪塞户以火自焚而死

張訥妻劉氏藍田人訥爲監察御史早卒劉守志不
二河東受兵劉氏二子衡衍俱以事出外度不能自
脫遂與二婦孫氏姚氏俱死衡婦孫氏衍婦姚氏給家人婦
姑同縊焉有華氏者大同張思孝妻爲貊高兵所執
以不受辱見殺其婦劉氏偃壓姑屍大罵不已兵併
殺之後家人爲其屍婦姑之手猶相持不捨

觀音奴妻卜顏的斤蒙古氏宗王黑閭之女大都被
兵卜顏的斤謂其夫曰我乃國族且年少必不容於
人豈惜一死以辱家國乎遂自縊而死時張棟妻王
氏語家人曰吾爲狀元妻義不可辱赴井死其姑哭
之慟亦赴井死

安志道妻劉氏冀州人志道及劉氏之弟明理並登
進士第劉氏避兵隱岩穴中軍至欲污之劉氏曰我
弟與夫皆進士也我豈受汝辱乎軍士以兵磨其體
劉大罵不輟聲軍怒乃鉤斷其舌含糊而死

宋謙妻趙氏大都人兵破大都趙氏子婦溫氏高氏
孫婦高氏徐氏皆有姿色合謀曰兵且至矣我等豈
可辱身以苟全哉趙即自經死子婦孫婦四人諸孫男女
六人及妾三人皆赴井而死

齊關英妻劉氏河南人關英爲千夫長戰死澤潞間
劉氏貧無所依守志不奪有來強議婚者劉氏給曰
吾三年之日有心願償畢當從汝所言是日徑往彰
德天寧寺登浮圖絕頂祝天曰妾本河南名家劉氏
女遭世亂適湖南齊關爲妻今夫已死不敢失節也
遂投地而死

王宗仁妻宋氏進士宋褧之女也宗仁家永平永平

受兵宋氏從夫避下鐘子山夫婦爲軍所虜行至玉
田縣有窺宋氏色美欲害宗仁者宋氏顧謂夫曰我
不幸至此必不以身累君言訖遂携一女投井死時
年二十九
王履謙妻齊氏太原人治家嚴肅克守婦道至正十
八年賊陷太原齊氏與二婦蕭氏呂氏及二女避難
於趙莊石巖賊且至度不能免顧謂二女曰汝家五
世同居號爲清白豈可虧節辱身以苟生耶長女曰
吾夫已死今爲未亡人得死爲幸呂氏曰吾爲中書
左丞之孫義不受辱齊氏大哭乃與二婦二女及二

孫女俱投岩下以死
王時妻安氏名正同磁州人平章政事祐孫女也至
正十九年時以參知政事分省太原安氏從之二十
年賊兵寇太原城陷殺掠進安氏與其妻李氏同赴
井死事聞贈梁國夫人謚莊潔
孫樣顧妻岳氏大都人兵入都城岳氏謂其夫曰我
等恐被驅逐將奈何其夫曰事急惟有死耳何避也遂
火其所居夫婦赴火以死其母王氏二女一子皆抱
持赴火死
金氏鮮安德國明經孫妻也京城既破謂其女曰汝
父出捍城我三品命婦汝儒家女又進士妻不可受
辱抱二歲子及女赴井死
江琰妻潘氏徽州婺源人年二十八而琰卒潘氏誓
不他適以其夫從兄之子元圭爲後元圭時始三歲
鞠之不啻己出潘氏卒年六十二元圭之子良屋有
子燕山燕山卒時妻李氏年二十四無子乃守志自
誓父母欲奪而嫁之不聽燕山兄子惟德娶俞氏惟
德早死二子甚幼俞氏守節辛勤不墜家業故人譽
汪氏之門而稱曰三節同郡歙縣吳子恭之妻蔣氏
年二十八而夫亡孀居五十年年七十八卒至正十
四年旌表門閭

列傳卷第八十八

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臣宋濂翰林待制承直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臣王褘等修

釋老

釋老之教行乎中國也千數百年而其盛衰每繫乎時君之好惡是故佛於晉宋梁陳黃老於漢魏唐宋而其效可覩矣元興崇尚釋氏而帝師之盛尤不可與古昔同語維道家方士之流假禱祠之說乘時以起曾不及其什一焉宋舊史嘗志老釋厥有旨哉乃本其意作釋老傳

帝師八思巴者土番薩斯迦人族款氏也相傳自其祖朶栗赤以其法佐國主霸西海者十餘世八思巴生七歲誦經數十萬言能約通其大義國人號之聖童故名曰八思巴少長學富五明故又稱曰班彌怛歲癸丑年十有五謁世祖于潛邸與語大說日見親禮中統元年世祖即位尊爲國師授以玉印命製蒙古新字字成上之其字僅千餘其母凡四十有一其相關紐而成字者則有韻關之法其以二合三合四合而成字者則有語韻之法而大要則以諧聲爲之宗也至元六年詔頒行於天下詔曰朕惟字以書言言以紀事此古今之通制我國家肇基朔方俗尚簡古未遑制作凡施用文字因用漢楷及畏吾字以達本朝之言考諸遼金以及遐方諸國例各有字今文治寖興而字書有闕於一代制度實爲未備故特命國師八思巴創爲蒙古新字譯寫一切文字期於順言達事而已自今以往凡有璽書頒降者並用蒙古新字仍各以其國字副之遂升號八思巴曰大寶法王更賜玉印十一年請告西還留之不可乃以其弟亦憐真嗣焉十六年八思巴卒訃聞賻贈有加賜號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宣文輔治大聖至德普覺真智佑

國如意大寶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師至治間特詔郡縣建廟通祀泰定元年又以繪像十一頒各行省爲之塑像云亦憐真嗣爲帝師凡六歲至元十九年卒答兒麻八剌乞列嗣二十三年卒亦攝思連真嗣三十一年卒乞剌斯八斡節兒嗣成宗特造寶玉五方佛冠賜之元貞元年又更賜雙龍盤紐白玉印文曰大元帝師統領諸國僧尼中興釋教之印大德七年卒明年以輦真監藏嗣又明年卒都家班嗣皇慶二年卒相兒加思嗣延祐元年卒二年以公哥羅古羅思監藏班藏卜嗣至治三年卒旺出兒監藏嗣

定二年卒公哥列思八冲納思監藏班藏卜嗣賜玉印降璽書諭天下其年卒天曆二年以輦真吃剌失思嗣八思巴時又有國師膽巴者一名功嘉葛剌思西番突甘斯旦麻人幼從西天竺古達麻失利傳習梵秘得其法要中統間帝師八思巴薦之時懷孟大旱世祖命禱之立雨又嘗咒食投龍湫頃之奇花異果上尊湧出波面取以上進世祖大悅至元末以不容於時相桑哥力請西歸既復召還謫之潮州時樞密副使月的迷失鎭潮而妻得奇疾膽巴以所持數珠加其身即愈又嘗爲月的迷失言異夢及已還朝

期後皆驗元貞間海都犯西番界成宗命禱于摩訶葛剌神已而捷書果至又爲成宗禱疾遄愈賜與甚厚且詔分御前校尉十人爲之導從成宗北巡命膽巴以象輿前導過雲州語諸弟子曰此地有靈怪恐驚乘輿當密持神呪以厭之未幾風雨大至衆咸震懼惟膽巴無虞復賜碧鈿盃一大德七年夏卒皇慶間追號大覺普慈廣照無上膽巴帝師其後又有必蘭納識里者初名只剌瓦彌的理北庭感木魯國人幼熟畏兀兒及西天書長能貫通三藏暨諸國語大德六年奉旨從帝師授戒於廣寒殿代帝出家更今

今名皇慶中命繙譯諸梵經典延祐間特賜銀印授光祿大夫是時諸番朝貢表箋文字無能識者皆令必蘭納識理譯進嘗有以金刻字爲表進者帝遣視之廷中愕眙觀所以對必蘭納識理隨取案上墨汁塗金葉審其字命左右執筆口授表中語及使人名氏與貢物之數書而上之明日有司閱其物色與所上譯之書無少差者衆無不服其博識而竟莫測其何所從得也或者以爲神悟云授開府儀同三司仍賜三臺銀印兼領功德使司事厚其廩餼俾得以養母爲至治三年改賜金印特授沙津愛護持且命爲

諸國引進使至順二年又賜玉印加號普覺圓明廣照弘辯三藏國師三年與安西王子月魯帖木兒等謀爲不軌坐誅其所譯經漢字則有楞嚴經西天字則有大乘莊嚴寶度經乾陀般若經大涅槃經稱讚大乘功德經西番字則有不思議禪觀經通若干卷元起朔方固已崇尚釋教及得西域世祖以其地廣而險遠民獷而好鬬思有以因其俗而柔其人乃郡縣土番之地設官分職而領之於帝師乃立宣政院其爲使位居第二者必以僧爲之出帝師所辟舉而總其政於內外者帥臣以下亦必僧俗並用而軍民

適攝於是帝師之命與詔勅並行於西土百年之間
朝廷所以敬禮而尊信之者無所不用其至雖帝后
妃主皆因受戒而為之膜拜正衙朝會百官班列而
帝師亦或專席於坐隅且每帝即位之始降詔褒護
必勅章佩監絡珠為字以賜蓋其重之如此其未至
而迎之則中書大臣馳驛累百騎以往所過供億送
迎比至京師則敕大府假法駕半仗以為前導詔省
臺院官以及百司庶府並服銀鼠質孫用每歲二月
八日迎佛威儀往迓且命禮部尚書郎中專督迎接
及其卒而歸葬舍利又命百官出郭祭餞大德九年

專遣平章政事鐵木兒乘傳護送賻金五百兩銀千
兩幣帛萬匹鈔三千定皇慶二年加至賻金五千兩
銀一萬五千兩錦綺雜綵共一萬七千匹其兄弟
子姓之往來有司亦供億無乏泰定間以帝師弟公
哥亦思監將至詔中書持羊酒郊勞而其兄瑣南藏
卜遂尚公主封白蘭王賜金印給圓符其弟子之號
司空司徒國公佩金玉印章者前後相望為其徒者
怙勢恣睢日新月盛氣燄熏灼延于四方為害不可
勝言有楊璉真加者世祖用為江南釋教總統發掘
故宋趙氏諸陵之在錢唐紹興者及其大臣塚墓凡

一百一所戕殺平民四人受人獻美女寶物無算且攘
奪盜取財物計金一千七百兩銀六千八百兩玉帶
九玉器大小百一十有一雜寶貝百五十有二大珠
五十兩鈔一十一萬六千二百定田二萬三千畝私
庇平民不輸公賦者二萬三千戶他所藏匿未露者
不論也又至大元年上都開元寺西僧強市民薪民
訴諸留守李璧璧方詢問其由僧已率其黨持白梃
突入公府隔案引璧髮捽諸地捶扑交下拽之以歸
閉諸空室久乃得脫奔訴于朝遇赦以免二年復有
僧龔柯等十八人與諸王合兒八剌妃忽禿赤的斤

爭道拉妃墮車毆之且有犯上等語事聞詔釋不問
而宣政院臣方奏取旨凡民毆西僧者截其手詈之
者斷其舌時仁宗居東宮聞之亟奏寢其令泰定二
年西臺御史李昌言嘗經平涼府靜會定西等州見
西番僧佩金字圓符絡繹道途馳騎累百傳舍至不
能容則假館民舍因迫逐男子姦污女婦奉元一路
自正月至七月往返者百八十五次用馬至八百四
十餘匹較之諸王行省之使十多六七驛戶無所控
訴臺察莫得誰何且國家之制圓符本為邊防警報
之虞僧人何事而輒佩之乞更正僧人給驛法且令

臺憲得以糾察不報必蘭納識里之誅也有司竊之得其人畜土田金銀貨貝錢幣邸舍書畫器玩以及婦人七寶裝具價直鉅萬萬云若歲時祝釐禱祠之常號稱好事者其目尤不一有曰鎮雷阿藍納四華言慶讚也有曰亦思滿藍華言藥師壇也有曰搠思串卜華言護城也有曰朵兒禪華言大施食也有曰朵兒只列朵四華言美妙金剛迴遮施食也有曰察兒哥朵四華言迴遮也有曰籠哥兒華言風輪也有曰喒朵四華言作施食也有曰出朵兒華言出水濟六道也有曰黨剌朵四華言迴遮施食也有曰典朵

兒華言常川施食也有曰坐靜有曰魯朝華言獅子吼道場也有曰黑牙蠻答哥華言黑獄帝主也有曰搠思江朵兒麻華言護江神施食也有曰赤思古林搠華言自受主戒也有曰鎮雷坐靜有曰吃剌察坐靜華言秘密坐靜也有曰斟惹華言文殊菩薩也有曰古林朵四華言至尊大黑神迴遮施食也有曰歇白咱剌華言大喜樂也有曰必思禪華言無量壽也有曰覩思哥兒華言白傘蓋咒也有曰收札沙剌華言五護陀羅尼經也有曰阿昔答撒答昔里華言八十頌般若經也有曰撒思納屯華言大理天神咒也

有曰闊兒魯弗卜屯華言大輪金剛咒也有曰且八迷屯華言無量壽經也有曰亦思羅八華言最勝王經也有曰撒思納屯華言護神咒也有曰南占屯華言懷相金剛也有曰卜魯八華言咒法也又有作擦擦者以泥作小浮屠也又有作答兒剛者其作答兒剛者或一所二所以至七所作擦擦者或十萬二十萬以至三十萬又嘗造浮屠二百一十有六實以七寶珠玉半置海畔半置水中以鎮海災延祐四年宣徽使會每歲內廷佛事所供其費以斤數者用麪四十三萬九千五百油七萬九千酥二萬一千八百七

十蜜二萬七千三百自至元三十年間醮祠佛事之目僅百有二大德七年再立功德司遂增至五百有餘僧徒貪利無已營結近侍欺昧奏請布施莽齋所需非一歲費千萬較之大德不知幾倍又每歲必因好事奏釋輕重囚徒以為福利雖大臣如阿里闊赤如別沙兒等莫不假是以逭其誅宣政院參議李良弼受賕鬻官直以帝師之言縱之其餘殺人之盜作奸之徒實緣幸免者多至或取空名宣勅以為布施而任其人可謂濫矣凡此皆有關乎一代之治體者故公備著焉若夫天下寺院之領於內外宣政院曰

禪曰教曰律則固各守其業惟所謂白雲宗白蓮宗
者亦或頗通奸利云
丘處機登州棲霞人自號長春子兒時有相者謂其
異日當為神仙宗伯年十九為全真學于寧海之崑
嵛山與馬鈺譚處端劉處玄王處一郝大通孫不二
同師重陽王真人重陽一見處機大器之金宋之季
俱遣使來召不赴歲己卯太祖自乃蠻命近臣札八
兒劉仲祿持詔求之處機一日忽語其徒使促裝曰
天使來召我我當往翌日二人者至處機乃與弟子
十有八人同往見焉明年宿留山北先馳表謝拳拳

以止殺為勸又明年趣使再至乃發撫州經數十國
為地萬有餘里蓋蹀血戰場避寇叛域絕糧沙漠自
崑崙歷四載而始達雪山常馬行深雪中馬上舉策
試之未及積雪之半既見太祖大悅賜食設廬帳甚
飭太祖時方西征日事攻戰處機每言欲一天下者
必在乎不嗜殺人及問為治之方則對以敬天愛民
為本問長生久視之道則告以清心寡欲為要太祖
深契其言曰天錫仙翁以寤朕志命左右書之且以
訓諸子焉於是錫之虎符副以璽書不斥其名惟曰
神仙一日雷震太祖以問處機對曰雷天威也人罪

莫大於不孝不孝則不順乎天故天威震動以警之
似聞境內不孝者多陛下宜明天威以導有衆太祖
從之歲癸未太祖大獵于東山馬踣處機請曰天道
好生陛下春秋高數畋獵非宜太祖為罷獵者久之
時國兵踐蹂中原河南北尤甚民罹俘戮無所逃命
處機還燕使其徒持牒招求於戰伐之餘由是為人
奴者得復為良與瀕死而得更生者毋慮二三萬人
中州人至今稱道之歲乙酉熒惑犯尾其占在燕處
機禱之果退舍丁亥又為旱禱期以三日雨當名瑞
應已而亦驗有旨改賜宮名曰長春且遣使勞問制

若曰朕常念神仙神仙毋忘朕也六月浴于東溪越
二日天大雷雨太液池岸北水入東湖聲聞數里魚
鼈盡去池遂涸而北口高岸亦崩處機嘆曰山其摧
乎池其涸乎吾將與之俱乎遂卒年八十其徒尹志
平等世奉璽書襲掌其教至大間加賜金印處機之
四傳有曰祁志誠者居雲州金閣山道譽甚著丞相
安童嘗過而問之志誠告以脩身治世之要安童感
其言故其相世祖也以清靜忠厚為主及罷還第退
然若無與於世者人以為有得於志誠之言其後安
童復被召入相辭不可遂往決於志誠志誠曰昔與

子同列者何人今同列者何人安童悟入見世祖辭曰臣昔爲宰相年尙少幸不失陛下事者承佐皆臣所師友今事臣者皆進與臣俱則臣之爲政能有加於前乎世祖曰誰爲卿言是對曰祈眞人世祖嘆異者久之

正一天師者始自漢張道陵其後四代曰盛來居信之龍虎山相傳至二十六代宗演當至元十三年世祖已平江南遣使召之至則命廷臣郊勞待以客禮及見語之曰昔歲己未朕次鄂渚嘗令王一清往訪卿父卿父使報朕曰後二十年天下當混一神仙之

言驗於今矣因命坐錫宴特賜玉芙蓉冠組金無縫服命主領江南道教仍賜銀印十八年二十五年再入覲世祖嘗命取其祖天師所傳玉印寶劍觀之語侍臣曰朝代更易已不知其幾而天師劍印傳子若孫尙至今日其果有神明之相矣乎嗟嘆久之二十九年卒子與棣嗣爲三十七代襲掌江南道教三十一年入覲卒于京師元貞元年弟與材嗣爲三十八代襲掌道教時潮嚙鹽官海鹽兩州爲患特甚與材以術治之一夕大雷電以震明日見有物魚首龜形者磔于水裔潮患遂息大德五年召見于上都幄殿

八年授正一教主主領三山符籙武宗即位來觀特授金紫光祿大夫封留國公錫金印仁宗即位特賜寶冠組織文金之服延祐三年卒四年子嗣成嗣爲三十九代襲領江南道教主領三山符籙如故其徒

張留孫者字師漢信州貴溪人少時入龍虎山爲道士有道人相之曰神仙宰相也至元十三年從天師張宗演入朝世祖與語稱旨遂留侍闕下世祖嘗親祠幄殿皇太子侍忽風雨暴至衆駭懼留孫禱之立止又嘗次日月山昭睿順聖皇后得疾危甚亟召留孫請禱既而后夢有朱衣長髯從甲士導朱輦白獸

行草間者覺而異之以問留孫對曰甲士導輦獸者臣所佩法籙中將吏也朱衣長髯者漢祖天師也行草間者春時也殿下之疾其及春而瘳乎后命取所畫像以進視之果夢中所見者帝后大悅即命留孫爲天師留孫固辭不敢當乃號之上卿命尙方鑄寶劍以賜建崇眞宮于兩京俾留孫居之專掌祠事十五年授玄教宗師錫銀印又特任其父信州路治中尋復陞江東道同知宣慰司事是時天下大定世祖思與民休息留孫得間因論黃老治道貴清淨聖人在宥天下之旨深契上衷及將以完澤爲相

命留孫筮之得同人之豫留孫進曰同人柔得位而
進乎乾君臣之合也豫利侯命相之事也何吉如之
願陛下勿疑及拜完澤天下果以爲得賢相大德中
加號玄教大宗師同知集賢院道教事且追封其三
代皆魏國公官階品俱第一武宗立召見賜坐陞大
真人知集賢院位大學士上尊文加特進進講老子
推明謙讓之道及仁宗即位猶恒誦其言且諭近臣
曰累朝舊德惟餘張上卿爾進開府儀同三司加號
輔成贊化保運玄教大宗師刻玉爲玄教大宗師印
以賜至治元年十二月卒年七十四天曆元年追贈

道祖神應玄君其徒吳全節嗣全節字成季饒州安
仁人年十三學道于龍虎山至元二十四年至京師
從留孫見世祖三十一年成宗至自朔方召見賜古
琱玉蟠螭環一勅每歲侍從行幸所司給廬帳車馬
衣服廩餼著爲令大德十一年授玄教嗣師錫銀印
視二品至大元年賜七寶金冠織金文之服三年贈
其祖昭文館大學士封其父司徒饒國公母饒國太
夫人名其所居之鄉曰榮祿里曰具慶至治元年留
孫卒二年制授特進上卿玄教大宗師崇文弘道玄
德真人總攝江淮荊襄等處道教知集賢院道教事

玉印一銀印二并授之全節嘗代祀嶽瀆還成宗問
曰卿所過郡縣有善治民者乎對曰臣過洛陽太守
盧摯平易與爲而民以安靖成宗曰吾憶其人即日
召拜集賢學士成宗崩仁宗至自懷孟有狂士以危
言訐翰林學士閻復者事叵測全節力爲言于李孟
孟以聞仁宗意解復告老而去當時以爲朝廷得敬
大臣體而不以口語傷賢者全節蓋有力焉全節雅
好結士大夫無所不傾其交長者尤見親而敬推轂
善類唯恐不盡其力至於振窮周急又未嘗以恩怨
異其心當時以爲頗有俠氣云全節卒年八十有二

其徒夏文泳嗣
真大道教者始自金季道士劉德仁之所立也其教
以苦節危行爲要而不妄取於人不苟侈於已者也
五傳而至酈希誠居燕城天寶宮見知憲宗始名其
教曰真大道授希誠太玄真人領教事內出冠服以
賜仍給紫衣三十襲賜其從者至元五年世祖命其徒
孫德福統轄諸路真大道賜銅章二十年改賜銀印
二又三傳而至張志清其教益盛授演教大宗師冠
神沖妙玄應真人志清事親孝尤耐辛苦制行賢峻
東海珠牢山舊多虎志清往結茅居之虎皆避徙然

頗爲人害志淸曰是吾奪其所也遂去之後吾臨濟
地大震城郭邑屋摧壓死者不可勝計獨志淸所居
裂爲二無少損焉乃徧巡木石間聽呻吟聲救活者
甚衆朝廷重其名給驛致之掌教事志淸令傳徒步
至京師深居簡出人或不識其面貴人達官來見率
告病伏卧内不起至於道德縉紳先生則納屨杖屨
求見不以爲難時人高其風至畫爲圖以相傳焉
太一教首始金天眷中道士蕭抱珍傳太一三元法
籙之術因名其教曰太一四傳而至蕭輔道世祖在
潛邸聞其名命史天澤召至和林賜對稱旨留居宮

邸以老請授弟子李居壽掌其教事至元十一年建
太一宫于兩京命居壽居之領祠事且禮祀六丁以
繼太保劉秉忠之術十三年賜太一掌教宗師印十
六年十月辛丑月直元辰勅居壽祠醮奏赤章于天
凡五晝夜事畢居壽請間曰皇太子春秋鼎盛宜參
預國政且又因典瑞董文忠以爲言世祖喜曰行將
及之其後詔太子參決朝政庶事皆先啓後聞者蓋
居壽爲之先也

傳卷第八十九

列傳卷第九十　元史二百三

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臣宋濂翰林待制承直郎同知制誥兼修國史院編修官臣王禕等奉勅修

方技　工藝附

曰昔帝王物興雖星曆醫卜方術異能之士莫不過
絕於人類非後來所及蓋天運也元有中土鉅公異
人身兼數器者皆應期而出相與立法創制開物成
務以輔成天業亦云盛哉若道流釋子所挾多方事
適逢時旣皆別爲之傳其他以術數言事輒驗及以
醫著效被光寵者甚衆舊史多闕弗錄今取其事蹟

可見者爲方技篇而以工藝貴顯亦附見焉
田忠良字正卿其先平陽趙城人金亡徙中山忠良
好學通儒家雜家言嘗識太保劉秉忠於微時秉忠
薦于世祖遣使召至帝視其狀貌步趨顧謂侍臣曰
是雖以陰陽家進必將爲國用俄指西序第二人謂
忠良曰彼手中握何物忠良對曰雞卵也果然帝喜
又曰朕有事繫心汝試占之對曰以臣術推之當是
一名僧病耳帝曰然國師也遂遣左侍儀奉御也先
乃送忠良司天臺給筆札令秉忠試星曆遁甲諸書
秉忠奏曰所試皆通司天諸生鮮有及者詔官之司

天帝曰朕用兵江南困于襄樊累年不決柰何忠良對曰在酉年矣至元十一年阿里海牙奏請率十萬衆渡江朝議難之帝密問曰汝試筮之濟否忠良對曰濟帝獵于柳林御幄殿侍臣甚衆顧忠良曰今拜一大將取江南朕心已定果何人耶忠良環視左右目一人對曰是偉丈夫可屬大事帝笑曰此伯顏也爲西王旭烈兀使朕以其才留用之汝識我心賜鈔五百貫衣一襲七月十五日夜白氣貫三台帝問何祥忠良對曰三公其死乎未幾太保劉秉忠卒八月帝出獵駐蹕召忠良曰朕有所遺汝知何物還可獲得否對曰其數珠乎明日二十里外人當有得而來獻者已而果然帝喜賜以貂裘十月有旨問忠良南征將士能渡江否勞師費財朕甚憂之忠良奏明年正月當奏捷矣十二年正月師取鄂州丞相伯顏遣使來獻宋寶有玉香爐盤以賜忠良及金織文十疋二月帝不豫召忠良謂曰或言朕今歲不嘉汝術云何忠良對曰聖體行自安矣三月帝疾愈賜銀五百兩衣材三十疋五月車駕清暑上都道使來召曰叛者浸入山陵久而不去汝與和禮霍孫率衆往視之既至山陵如故俄而叛兵大至圍之三匝三日不

解忠良引衆夜歸獻狀不貲和禮霍孫以爲神白其事于帝賜黃金十兩八月以海都爲邊患遣皇子北平王那木罕丞相安童征之忠良奏曰不吉將有叛者帝不悅十二月諸王昔里吉劫皇子丞相以入海都帝召忠良曰朕幾信讒言罪汝今如汝言汝祀神致禱雖黃金朕所不吝忠良對曰無事於神皇子未年當還後果然十四年八月車駕駐隆興北忠良奏曰昔里吉之叛以安童之食不彼及也今宿衛之士曰食一以豈能充饑竊有怨言矣帝怒笞主膳二人俾均其食十五年三月汴梁河清三百里帝曰憲宗生河清朕生河又清今河又清何耶忠良對曰應在皇太子宮矣帝語符寶郎董文忠曰是不妄言殆有徵也十八年特命爲太常丞少府爲諸王昌童建宅於太廟南忠良往仆其柱少府奏之帝問忠良對曰太廟前豈諸王建宅所耶帝曰卿言是也又奏曰太廟前無馳道非禮也即勅中書闢道國制十月上吉有事于太廟或請牲不用牛忠良奏曰梁武帝用麵爲犧牲後如何耶從之遷太常少卿二十年將征日本國召忠良擇日出師忠良奏曰僻陋海隅何足勞天戈不聽二十四年請建大社於朝右建郊壇於國

南城藏引進使二十九年遷太常卿大德元年遷昭文館大學士中奉大夫兼太常太卿十一年成宗崩阿忽台等持異謀將以皇后教祔成宗於廟忠良爭曰嗣皇帝祔先帝於廟禮也皇后教非制也阿忽台等怒曰制自天降耶汝不畏死敢沮大事忠良竟不從既而仁宗以太弟奉皇太后至自懷州潛與寮謀誅阿忽台等武宗即位進榮祿大夫大司徒賜銀印仁宗即位又進光祿大夫領太常禮儀院事延祐四年正月卒年七十五贈推忠守正佐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趙國公諡忠獻子天澤翰林侍講學士嘉議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

靳德進其先潞州人後徙大名祖璘業儒父祥師事陵川郝溫兼善星曆金末兵亂與母相失母悲泣而盲祥訪得之舐其目百日復明人稱其孝國初王出于劉敏行省事燕辟祥寘幕下佩以金符時潘師得攘生殺無辜者多賴祥以免贈集賢大學士諡安靖德進為人材辨幼讀書能通大義父殁益自刻勵尤精於星曆之學世祖命太保秉忠選太史官屬德進以選受天文星曆卜筮三科管勾凡交蝕躔次六氣侵沴所言休咎輒應時因天象以進規諫多所裨益

累遷秘書監掌司天事從征叛王乃顏擇度日時率中機會諸將欲勦絕其黨德進獨陳天道好生請緩師以待其降俄奏言叛始由惑於妖言遂謀不軌宜括天下術士設陰陽教官使訓學者仍歲貢有成者一人帝從之遂著為令成宗以皇孫撫軍北邊帝遣使授皇太子寶德進預在行凡攻戰取勝皆豫尅期日無不驗者亦間言事得失多所裨益成宗即位歷陳世祖進賢納諫咨詢治亂之原帝嘉納之授昭文館大學士知太史院領司天臺事賜金帶宴服都城以茯苦靡或請以冕易之帝以問德進對曰若是役繇興物必踴貴民力重困臣愚未見其可議遂寢劫中書自今凡集議政事必使德進預焉所建明多見於施行尋以病丐閒仁宗時在東宮特令中書加官以留之會車駕自上京還召見白海行宮授資德大夫中書右丞議通政院事仁宗即位命領太史院事力辭不允以疾卒于位贈推誠贊治功臣榮祿大夫大司徒柱國魏國公諡文穆子泰工部侍郎

張康字汝安號明遠潭州湘潭人祖安厚父世英康早孤力學旁通術數宋呂文德江萬里留夢炎皆推重之皆辟幕下宋亡隱衡山至元十四年世祖遣中

丞崔彧祀南嶽就訪隱逸彧見湖南行省參政崔斌
言康隱衡山學通天文地理彧遂具以聞遣使召康
與斌偕至京師十五年夏四月至上都見帝親試所
學大驗授著作佐郎仍以內嬪松夫人妻之凡召對
禮遇殊厚呼以明遠而不名嘗雨諭凡有所問使極
言之十八年康上奏是占午大一理佐主大將客
參將囚直符治事主師無分明年春京城當有盜兵
事干將相十九年三月盜果起京師殺阿合馬等帝
欲征日本命康以太一推之康奏曰南國甫定民力
未蘇且今年太一無算舉兵不利從之嘗陽大史院
五靖十年補尹

錢分千貫以與康不受然服其廉久之乞歸田里優
詔不許遷奉直大夫秘書監丞年六十五卒子天祐
李杲字明之鎮人也世以貨雄鄉里杲幼歲好醫藥
時易人張元素以醫名燕趙間杲捐千金從之學不
數年盡傳其業家既富厚無事於技操有餘以自重
人不敢以醫名之大夫士或病其資性高謇少所降
屈非危急之疾不敢謁也其學於傷寒癰疽眼目病
為尤長北京人王善甫為京兆酒官病小便不利目
睛凸出腹脹如鼓膝以上堅硬欲裂飲食且不下甘
淡滲泄之藥皆不效杲謂衆醫曰疾深矣內經有之

膀胱者津液之府必氣化乃出焉今用滲泄之劑而
病益甚者是氣不化也啓玄子云無陽者陰無以生
無陰者陽無以化甘淡滲泄皆陽藥獨陽無陰其欲
化得乎明日以羣陰之劑投不再服而愈西臺掾蕭
君瑞二月中病傷寒發熱醫以白虎湯投之病者面
黑如墨本證不復見脈沉細小便不禁杲初不知用
何藥及診之曰此立夏前誤用白虎湯之過白虎湯
大寒非行經之藥止能寒腑藏不善用之則傷寒本
病隱曲於經絡之間或更以大熱之藥救之以苦陰
邪則他證必起非所以救白虎也有溫藥之升陽行

經者吾用之有難者曰白虎大寒非大熱何以救君
之治奈何杲曰病隱於經絡間陽不升則經不行經
行而本證見矣本證又何難焉果如其言而愈魏邦
彥之妻目翳暴生從下而上其色綠腫痛不可忍杲
云翳從下而上病從陽明來也綠非五色之正殆肺
與腎合而為病邪乃瀉肺腎之邪而以入陽明之藥
為之使既效矣而他日病復作者三其所從來之經
與腎色各異乃曰諸脈皆屬於目脈病則目從之此
必經絡不調經不調則目病未已也問之果然因如
所論而治之疾遂不作馮叔獻之姪櫟年十五六病

傷寒目赤而頓渴脉七八至醫欲以承氣湯下之已
煑藥而杲適從外來馮告之故杲切脉大駭曰幾殺
此兒内經有言在脉諸數爲熱諸遲爲寒今脉八九
至是熱極也而會要大論云病有脉從而病反者何
也脉之而從按之不鼓諸陽皆然此傳而爲陰證矣
令持薑附来吾當以熱因寒用法處之藥未就而病
者爪甲變頓服者八兩汗尋出而愈陝帥郭巨濟病
偏枯二指著足底不能伸杲以長針刺骩中深至骨
而不知痛出血一二升其色如墨又且謬刺之如此
者六七服藥三月病良已裴擇之妻病寒熱月事不

至者數年已喘嗽矣醫者率以蛤蚧桂附之藥投之
杲曰不然夫病陰爲陽所搏温劑太過故無益而
反害投以寒血之藥則經行矣已而果然杲之設施
多類此當時之人皆以神醫目之所著書今多傳於
世云

工藝

孫威渾源人幼沈鷙有巧思金貞祐間應募爲兵以
驍勇稱及雲中來附守帥表授義軍千戸從軍攻潞
州破鳳翔皆有功善爲甲嘗以意製蹄筋翎根鎧以
獻太祖親射之不能徹大悅賜名也可兀蘭佩以金

符授順天安平懷州河南平陽諸路工匠都總管從
攻邠乾突戰不避矢石帝勞之曰汝縱不自愛獨不
爲吾甲冑計乎因命諸將衣其甲者問曰汝等知所
愛重否諸將對皆失旨意太祖曰能捍蔽爾輩以與
我國家立功者非威之甲耶而爾輩言不及此何也
復以錦衣賜威每從戰伐恐民有横被屠戮者輒以
蒐簡工匠爲言而全活之歲庚子卒年五十八至大
二年贈中奉大夫武備院使神川郡公謚忠惠子拱
爲監察御史後襲順天安平懷州河南等路甲匠都
總管巧思如其父嘗製甲二百八十襲以獻至元十

一年别製疊盾其製張則爲盾斂則合而易持世祖
以爲古所未有賜以幣帛丞相伯顏南征以甲冑不
足詔諸路集匠民分製拱董順天河間甲匠先期畢
工且象虎豹異獸之形各殊其制皆稱旨十五年授
保定路治中適歲饑議開倉賑民或曰宜請于朝拱
曰救荒事不可緩也若得請而後發粟以賑之則民
餓死矣苟見罪吾自任之遂發粟四千五百石以賑
饑民高陽土豪據沙河橋取行者錢人以爲病拱執
而罪之二十二年除武備少卿遷大都路軍器人
匠總管陞工部侍郎成宗即位覃例曾供給賜銀

兩織紋段五十匹帛二十五匹鈔萬貫元貞二年授大同路總管兼府尹大德五年遷兩浙都轉運使鹽課歲二十五萬引歲不能足拱至增五萬引遂爲定額九年改益都路總管兼府尹仍出內府弓矢寶刀賜之卒於官贈大司農神川郡公謚文莊

阿老瓦丁

阿老瓦丁回回氏西域木發里人也至元八年世祖遣使徵砲匠于宗王阿不哥王以阿老瓦丁亦思馬因應詔二人舉家馳驛至京師給以官舍首造大砲竪于五門前帝命試之各賜衣段十一年國兵渡江

平章阿里海牙遣使求砲手匠命阿老瓦丁往破潭州靜江等郡悉賴其力十五年授宣武將軍管軍總管十七年陞見賜鈔五千貫十八年命屯田於南京二十二年樞密院奉旨改元帥府爲回回砲手軍匠上萬户府以阿老瓦丁爲副萬户大德四年告老子富謀只襲副萬户皇慶元年卒子馬哈馬沙襲

亦思馬因回回氏西域旭烈人也善造砲至元八年與阿老瓦丁至京師十年從國兵攻襄陽未下亦思馬因相地勢置砲于城東南隅重一百五十斤機發聲震天地所擊無不摧陷入地七尺宋安撫呂文煥懼以城降既而以功賜銀二百五十兩命爲回回砲手總管佩虎符十一年以疾卒子布伯襲職時國兵渡江宋兵陳于南岸擁舟師迎戰布伯於北岸竪砲以擊之舟悉沉沒後每戰用之皆有功十八年佩三珠虎符加鎮國上將軍回回砲手都元帥明年改軍匠萬户府萬户遷刑部尚書以弟亦不剌金爲萬户佩元降虎符宣廣威將軍布伯俄進通奉大夫浙東道宣慰使賜鈔二萬五千貫俾養老馬子哈散應授昭信校尉萬户府同知致和元年八月樞密院檄亦不剌金所部軍匠至京師賜鈔二千五百貫金繒四

端與馬哈馬沙造砲天曆二年以疾卒子亞古襲

阿尼哥尼波羅國人也其國人稱之曰八魯布幼敏悟異凡兒稍長誦習佛書期年能曉其義同學有爲繪畫粧塑業者讀尺寸經阿尼哥一聞即能記長善畫塑及鑄金爲像中統元年命帝師八合斯巴建黃金塔于吐蕃尼波羅國選匠百人往成之得八十人求部送之人未得阿尼哥年十七請行衆以其幼難之對曰年幼心不幼也乃遣之帝師一見奇之命監其役明年塔成請歸帝師勉以入朝乃祝髮受具爲弟子從帝師入見帝視之久問曰汝來大國得無懼

乎對曰聖人子育萬方子至父前何憚之有又問汝來何爲對曰臣家西域奉命造塔吐蕃二載而成見彼土兵難民不堪命願陛下安輯之不遠萬里爲生靈而來耳又問汝何所能對曰臣以心爲師頗知畫塑鑄金之藝帝命取明堂針灸銅像示之曰此安撫王檝使宋時所進歲久闕壞無能修完之者汝能新之乎對曰臣雖未嘗爲此請試之至元二年新像成關鬲脉絡皆備金工歎其天巧莫不愧服凡兩京寺觀之像多出其手爲七寶鑌鐵法輪車駕行幸用以前導原廟列聖御容織錦爲之圖畫弗及也至元十

年始授人匠總管銀章虎符十五年有詔返初服授光祿大夫大司徒領將作院事寵遇賞賜無與爲比卒贈太師開府儀同三司涼國公上柱國謚敏慧子六人曰阿僧哥大司徒阿述腊諸色人匠總管府達魯花赤有劉元者嘗從阿尼哥學西天梵相亦稱絕藝元字秉元薊之寶坻人始爲黄冠師事青州把道録傳其藝非一至元中凡兩都名刹塑土範金摶換爲佛像出元手者神思妙合天下稱之其上都三皇尤古粹識者以爲造意得三聖人之微者由是兩賜宮女爲妻命以官長其屬行幸必從仁宗嘗勅元非

有旨不許爲人造他神像後大都南城作東嶽廟元爲造仁聖帝像巍巍然有帝王之度其侍臣像乃若憂深思遠者始元欲作侍臣像久之未措手適閱秘書圖畫見唐魏徵像豁然曰得之矣非若此莫稱爲相臣者遽走廟中爲之即日成士大夫觀者咸歎異焉其所爲西番佛像多祕人罕得見者元官爲昭文館大學士正奉大夫秘書卿以壽終摶換者漫帛土偶上而髹之已而去其土髹帛儼然成像云

列傳卷第九十

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臣宋濂翰林待制承直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臣王禕等奉

勅修

宦者

前世宦者之禍嘗烈矣元之初興非能有鑒乎古者也然歷十有餘世考其亂亡之所由而初不自奄人出何哉蓋自太祖選貴臣子弟給事內廷凡飲食冠服書記上所常御者各以其職典之而命四大功臣世為之長號四怯薛故天子前後左右皆世家大臣及其子孫之生而貴者而宦官之擅權竊政者不得有為於其間雖或有之然不旋踵而遂敗此其詒謀可謂度越前代者矣如李邦寧者以亡國奄豎遭遇世祖進齒薦紳遂躋極品然其言亦有可稱者焉至於朴不花乃東夷之人始以西宮同里因緣柄用遂與權奸同惡相濟訖底于誅戮則固有以致之也用特著之于篇

李邦寧字叔固錢唐人初名保寧宋故小黃門也宋亡從瀛國公入見世祖命給事內庭警敏稱上意令

學國書及諸蕃語即通解遂見親任授御帶庫提點陞章佩少監遷禮部尚書提點太醫院使成宗即位進昭文館大學士太醫院使帝嘗寢疾邦寧不離左右者十餘月武宗立命為江浙行省平章政事邦寧辭曰臣以閹腐餘命無望更生先朝幸赦而用之使得承乏中涓高爵厚祿榮寵已甚陛下復欲置臣宰輔臣何敢當宰輔者佐天子共治天下者也奈何以寺人汙之陛下縱不臣惜如天下後世何誠不敢奉詔帝大悅使大臣白其言于太后及皇太子以彰其善帝嘗奉皇太后燕大安閣閣中有故篋問邦寧曰此何篋也對曰此世祖貯裘帶者臣聞有聖訓曰藏此以遺子孫使見吾朴儉可為華侈之戒帝命發篋視之歎曰非卿言朕安知之時有宗王在側遽曰世祖雖神聖然嗇於財邦寧曰不然世祖一言無不為後世法一予一奪無不當功罪且天下所入雖富苟用不節必致匱乏自先朝以來歲賦已不足用又數會宗藩資費無算旦暮不給必將橫斂掊怨豈美事耶太后及帝深然其言俄加大司徒尚服院使遙授丞相行大司農領太醫院事階金紫光祿大夫太廟舊嘗遣官行事至是復欲如之邦寧諫曰先朝非不欲親

致纔祀誠以疾廢禮耳今陛下繼成之初正宜開彰
孝道以率先天下躬祀太室以成一代之典循習故
弊非臣所知也帝稱善即日備法駕宿齋宮且命邦
寧為大禮使禮成加恩三代曾祖顯贈銀青光祿大
夫司徒謚敬懿祖德懋贈儀同三司大司徒謚忠懿
父搖贈大保開府儀同三司謚文穆仁宗即位以邦
寧舊臣賜鈔千錠辭弗受國學將釋奠敕遣邦寧致
祭于文宣王點視畢至位立殿戶方闔忽大風起殿
上及兩廡燭盡滅燭臺底鐵鐏入地尺無不拔者邦
寧悚息伏地諸執事者皆伏良久風定乃成禮邦寧

因斷悔累日初仁宗為皇太子丞相三寶奴等用事
畏仁宗英明邦寧揣知其意言於武宗曰陛下富於
春秋皇子漸長父作子述古之道也未聞有子而立
弟者武宗不悅曰朕志已定汝自往東宮言之邦寧
慚懼而退仁宗即位左右咸請誅之仁宗曰帝王曆
數自有天命其言何足介懷加邦寧開府儀同三司
為集賢院大學士以疾卒

朴不花

朴不花高麗人亦曰王不花皇后奇氏微時與不花
同鄉里相為依倚及選為宮人有寵遂為第二皇后

居興聖宮生皇太子愛猷識理達臘於是不花以閹
人入事皇后者有年皇后愛之情意甚膠固累遷
官至榮祿大夫資正院使資正院者皇后之財賦悉
隸焉至正十八年京師大饑疫時河南北山東郡縣
皆被兵民之老幼男女避居聚京師以故死者相枕
藉不花欲要譽一時請于帝市地收瘞之帝賜鈔七
千錠中宮及興聖隆福兩宮皇太子皇太子妃賜金
銀及他物有差省院施者無算不花出玉帶一金帶
一銀二錠米三十四斛麥六斛青貂銀鼠裘各一襲
以為費擇地自南北兩城抵盧溝橋掘深及泉男女

異壙人以一屍至者隨給以鈔舁負相踵既覆土就
萬安壽慶寺建無遮大會至二十年四月前後瘞者
二十萬用鈔二萬七千九十餘錠米五百六十餘石
又於大悲寺修水陸大會三晝夜凡居民病者予之
藥不能喪者給之棺翰林學士承旨張翥為文頌其
事曰善惠之碑於是帝在位久而皇太子春秋日盛
軍國之事皆其所臨決皇后乃謀內禪皇太子而使
不花諭意於丞相太平太平不荅二十年太平乃罷
去而獨搠思監為丞相時帝益厭政不花乘間用事
與搠思監相為表裏四方警報將臣功狀皆抑而不

□內外解體然根株盤固氣燄熏灼內外百官趨附之者十九宣政院使脫歡與之同惡相濟爲國大蠹二十四年監察御史也先帖木兒孟也先不花傅公讓等乃劾奏不花脫歡姦邪當屏黜御史大夫老的沙以其事聞于皇太子執不下而皇后庇之尤固御史乃皆坐左遷治書侍御史陳祖仁連上皇太子書切諫之而臺臣大小皆爲辭職皇太子乃爲言於帝令二人皆辭退而祖仁言猶不已又上皇帝書言二人亂階禍本今不芟除後必不利漢唐季世其禍皆起此輩而權臣藩鎮乘之故千尋之木吞舟之魚其腐敗必由於內陛下誠思之寧爲寒心臣願陛下從臺諫之言將二人特加擯斥不令以辭退爲名成其姦計海內皆知陛下信賞必罰自此二人始將士孰不効力寇賊亦皆帖服天下可全而有以還祖宗之舊若優柔不斷彼惡日盈將不可制臣寧餓死于家誓不與同朝牽聯及禍語具陳祖仁傳會治書侍御史李國鳳亦上書皇太子言不花驕恣無上招權納賂奔競之徒皆出其門駸駸有趙高張讓田令孜之風漸不可長衆人所共知之獨主上與殿下未之知耳自古宦者近君親上使少得志未有不爲國家禍者望殿

下思履霜堅冰之戒早賜奏聞投之西夷以快衆心則紀綱可振紀綱振則天下之公論爲可畏法度爲之可犯政治脩而百廢舉矣由是帝大怒國鳳祖仁等亦皆左遷時老的沙執其事頗力皇太子因惡之而皇后又譖之於內帝以老的沙母舅故封爲雍王遣歸國已而復以不花爲集賢大學士崇正院使皇后之力也老的沙至大同遂留孛羅帖木兒軍中是時搠思監朴不花方倚擴廓帖木兒爲外援怨孛羅帖木兒匿老的沙不遣遂誣孛羅帖木兒與老的沙謀不軌二十四年詔削其官使解兵柄歸四川孛羅帖木兒知不出帝意皆搠思監朴不花所爲怒不奉詔宗王不顏帖木兒等爲表言其誣枉而朝廷亦畏其強不可制復下詔數搠思監朴不花互相壅蔽簧惑主聽之罪屏搠思監于嶺北竄朴不花于甘肅以快衆憤而復孛羅帖木兒官爵然搠思監朴不花皆留京城實未嘗行未幾孛羅帖木兒遣禿堅帖木兒以兵向闕聲言清君側之惡是月十二日駐于清河帝遣達達國師問故往復者數四言必得搠思監朴不花乃退兵帝度其勢不可解不得已執兩人畀之孛羅乃退朴不花竟爲孛羅帖木兒所殺事具搠思

監孛羅帖木兒傳

列傳卷第九十一

列傳卷第九十二　　元史二百六

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宋濂　翰林待制承直郎同知制誥兼修國史編修官臣王禕等奉

叛臣

姦臣

古之為史者善惡備書所以示勸懲也故孔子脩春秋於亂臣賊子之事無不具載而楚之史名檮杌皆以戒夫為惡者使知所懼而不敢肆焉後世作史者有酷吏佞幸姦臣叛逆之傳良有以也元之舊史往往詳於記善略於懲惡是蓋當時史臣有所忌諱而不敢直書之爾然姦巧之徒挾其才術以取富貴竊威福始則毒民誤國而終至於殞身亡家者其行事之槩亦或散見於實錄編年之中猶有春秋之意存焉謹摭其尤彰著者彙次而書之作姦臣傳以為世鑒而叛逆之臣亦各以類附見云

阿合馬回回人也不知其所由進世祖中統三年始命領中書左右部兼諸路都轉運使專以財賦之任委之阿合馬奏降條畫宣諭各路運司明年以河南鈞徐等州俱有鐵冶請給授宣牌以興鼓鑄之利世祖陞開平府為上都又以阿合馬同知開平府事領左右部如故阿合馬奏以禮部尚書馬月合乃兼領

已括戶三千興煽鐵冶歲輸鐵一百三萬七千斤就
鑄農器二十萬事易粟輸官者凡四萬石至元元年
正月阿合馬言太原民煮小鹽越境販賣民貪其價
廉競買食之解鹽以故不售歲入課銀止七千五百
兩請自今歲增五千兩無問僧道軍匠等戶鈞出其
賦其民間通用小鹽從便是年秋八月罷領中書左
右部併入中書超拜阿合馬爲中書平章政事進階
榮祿大夫三年正月立制國用使司阿合馬又以平
章政事兼領使職久之制國用使司奏以東京歲課
布疏惡不堪用者就以市羊於彼真定順天金銀不
中程者宜改鑄別怯赤山出石絨織爲布火不能然
請遣官採取又言國家費用浩繁今歲自車駕至都
已支鈔四千錠恐來歲度支不足宜量節經用十一
月制國用使司奏桓州峪所採銀鑛已十六萬斤百
斤可得銀三兩錫二十五斤採鑛所需鬻錫以給之
悉從其請七年正月立尚書省罷制國用使司又以
阿合馬平章尚書省事阿合馬爲人多智巧言以功
利成效自負衆咸稱其能世祖急於富國試以行事
頗有成績又見其與丞相線真史天澤等爭辨屢有
以詘之由是奇其才授以政柄言無不從而不知其

專愎益甚矣丞相安童含容久之言於世祖曰臣近
言尚書省樞密院御史臺宜各循常制奏事其大者
從臣等議定奏聞已有旨俞允今尚書省一切以聞
似違前奏世祖曰汝所言是豈阿合馬以朕頗信用
敢如是耶其不與卿議非是宜如卿所言又言阿合
馬所用部官左丞許衡以爲多非其人然已得旨咨
請宣付如不與恐異日有辭宜試其能否久當自見
世祖然之五月尚書省奏括天下戶口既而御史臺
言所在捕蝗百姓勞擾括戶事宜少緩遂止初立尚
書省時有旨凡銓選各官吏部擬定資品呈尚書省

姦臣傳卷第二　三

由尚書咨中書聞奏至是阿合馬擢用私人不由部
擬不咨中書丞相安童以爲言世祖令問阿合馬阿
合馬言事無大小皆委之臣所用之人臣宜自擇安
童因請自今唯重刑及遷上路總管始屬之臣餘事
並付阿合馬庶事體明白世祖俱從之八年三月尚
書省再以閱實戶口事奏條畫詔諭天下是歲奏增
太原鹽課以千錠爲常額仍令本路兼領九年併尚
書省入中書省又以阿合馬爲中書平章政事明年
又以其子忽辛爲大都路總管兼大興府尹右丞相
安童見阿合馬擅權日甚欲救其弊乃奏大都路總

管以次多不稱職，乃選人代之。蓋又奏阿合馬、張惠
挾宰相權為商賈，以網羅天下大利，厚毒黎民，困無
所訴。阿合馬曰：「誰為此言，臣等當與廷辯。」安童進曰：
省左司都事周祥中木取利，罪狀明白。」世祖曰：「若此
者徵畢，當顯黜之。」既而樞密院奏，以忽辛同僉樞密
院事，世祖不允，曰：「彼賈胡，事猶不知，況可責以機務
耶。」十二年，伯顏帥師伐宋，既渡江，捷報日至。世祖命
阿合馬與姚樞、徒單公履、張文謙、陳漢歸、楊誠等議
行鹽鈔法於江南，及貿易藥材事。阿合馬奏：「樞云：『江
南交會不行，必致小民失所。』公履云：『伯顏已嘗榜諭

交會不換，今亟行之，失信於民。』文謙謂：『可行與否，當
詢伯顏。』漢歸及誠皆言：『以中統鈔易其交會，何難之
有。』」世祖曰：「樞與公履，不識事機。朕嘗以此問陳巖，巖
亦以宋交會速宜更換。今議已定，當依汝言行之。」又
奏：「北鹽藥材，樞與公履皆言可使百姓從便販鬻。臣
等以為此事若小民為之，恐紊亂不一。擬於南京、衛
輝等路，籍括藥材，蔡州發鹽十二萬斤，禁諸人私相
貿易。」世祖曰：「善，其行之。」十二年，阿合馬又言：「比因軍
興之後，減免編民征稅，又罷轉運司官，令各路總管
府兼領課程，以致國用不足。臣以為莫若驗戶數多

寡，遠以就近，立都轉運司，量增課額。選廉幹官分理
其事。應公私鐵鼓鑄，官為局賣，仍禁諸人毋私造銅
器。如此，則民力不屈，而國用充矣。」乃奏立諸路轉運
司，以亦必烈金、札馬剌丁、張暠、富珪、蔡德潤、紇石烈
亨、阿里和者、完顏迪、姜毅、阿老瓦丁、倒剌沙等為使。
有亦馬都丁者，以虧官銀得罪，而罷既死，而所負尚
多，中書省奏議蠲免。世祖曰：「此財穀事，其與阿合馬
議之。」十五年正月，世祖以西京饑，發粟萬石賑之，又
諭阿合馬宜廣貯積，以備闕乏。阿合馬奏：「自今御史
臺非白省，毋擅召倉庫吏，亦毋究索錢穀數，及集議

中書不至者，罪之。」其沮抑臺察如此。四月，中書左丞
崔斌奏曰：「先以江南官冗，委任非人，遂命阿里等澄
汰之。今已顯有徵驗，而不以聞，是為罔上。杭州地大，
委寄非輕，阿合馬溺於私愛，乃以不肖子抹速忽充
達魯花赤，佩虎符，此豈量才授任之道。」又言：「阿合馬
先自陳乞免其子弟之任，乃今身為平章，而子若姪
或為行省參政，或為禮部尚書、將作院達魯花赤、領
會同館，一門悉處要津，自背前言，有虧公道。」有旨並
罷黜之，然終不以是為阿合馬罪。世祖嘗謂淮西宣
慰使昂吉兒曰：「夫宰相者，明天道，察地理，盡人事，兼

此三者乃爲稱職阿里海牙麥朮丁等亦未可爲相
回回人中阿合馬才任宰相其爲上所稱道如此十
六年四月中書奏立江西榷茶運司及諸路轉運鹽
使司宣課提舉司未幾以忽辛爲中書右丞明年中
書省奏阿塔海阿里言今立宣課提舉司官吏至五
百餘員左丞陳巖范文虎等言其擾民且侵盜官錢
乞罷之阿合馬奏昨有旨籍江南糧數屢移文取索
不以實上遂與樞密院御史臺及廷臣諸老集議謂
設立運司官多併宜諸路立提舉司都省行省各委
一人任其事今行省未嘗委人即諮罷之乃歸咎臣
等然臣所委人有至者僅兩月計其俸用凡千一百
錠以彼所管四年較之又當幾何今立提舉司未及
三月而罷豈非恐彼姦弊呈露故先自言以絕迹耶
宜令御史臺選能臣同往凡有非法具以實聞世祖
曰阿合馬所言是其令臺中選人以往若已能自白
方可責人阿合馬嘗奏宜立大宗正府世祖曰此事
豈卿輩所宜言乃朕事也然宗正之名朕未之知汝
言良是其思之阿合馬欲理算江淮行省平章阿里
伯右丞燕帖木兒立行省以來一切錢穀奏遣不魯
合答兒劉思愈等往檢覈之得其擅易命官八百員

自分左右司官及鑄造銅印等以聞世祖曰阿里
伯等何以爲辭阿合馬曰彼謂行省昔嘗鑄印矣臣
謂昔以江南未定故便宜行之今與昔時事異又擅
支糧四十七萬石奏罷宣課提舉司及中書遣官理
算徵鈔爲二千錠有奇二人竟以是就戮時阿合馬
在位日久益肆貪橫援引姦黨郝禎耿仁驟升同列
陰謀交通專事蒙蔽逋賦不蠲衆庶流移京兆等路
歲辦課至五萬四千錠猶以爲未實民有附郭美田
輒取爲己有內通貨賄外示威刑廷中相視無敢論
列有宿衛士秦長卿者慨然上書發其姦竟爲阿合
馬所害斃于獄事見長卿傳十九年三月世祖在上
都皇太子從有益都千戶王著者素志疾惡因人心
憤怨密鑄大銅鎚自誓願擊阿合馬首妖僧高和
尚以秘術行軍中無驗而歸詐稱死殺其徒以尸欺
衆逃去人亦莫知著乃與合謀以戊寅日詐稱皇太
子還都作佛事結八十餘人夜入京城旦遣二僧詣
中書省令市齋物省中疑而訊之不伏及午著又遣
崔總管矯傳令旨俾樞密副使張易發兵若干以是
夜會東宮前易莫察其僞即令指揮使顏義領兵俱
往著自馳見阿合馬詭言太子將至令省官悉候于

宮前阿合馬還右司郎中脫歡察兒等數騎出關北行十餘里遇其衆偽太子者責以無禮盡殺之奪其馬南入健德門者二鼓莫敢何問至東宮前其徒皆下馬獨偽太子夜立馬指揮呼省官至前責阿合馬數語著即牽去以所袖銅鎚碎其腦立斃繼呼左丞郝禎至殺之囚右丞張惠樞密院御史臺留守司官皆遙望莫測其故尚書張九思自宮中大呼以為詐留守司達魯花赤博敦遂持梃前擊立馬者墜地弓矢亂發衆奔潰多就禽高和尚等逃去著挺身請囚中丞也先帖木兒馳奏世祖時方駐蹕察罕腦兒聞

之震怒即日至上都命樞密副使孛羅司徒和禮霍孫參政阿里等馳驛至大都討為亂者庚辰獲高和尚于高梁河辛巳孛羅等至都壬午誅王著高和尚于市皆醢之并殺張易著臨刑大呼曰王著為天下除害今死矣異日必有為我書其事者阿合馬死世祖猶不深知其姦令中書毋問其妻子及詢孛羅乃盡得其罪惡始大怒曰王著殺之誠是也乃命發墓剖棺戮尸于通玄門外縱犬啗其肉百官士庶聚觀稱快子姪皆伏誅沒入其家屬財產其妾有名引住者籍其藏得二熟人皮於櫃中兩耳具存一閹豎專掌其扃鑰訊問莫知為何人但云詛呪時置神座其上應驗甚速又以絹二幅畫甲騎數重圍守一幄殿兵皆張弦挺刃內向如擊刺之為者畫者陳其姓又有曹震圭者嘗推算阿合馬所生年月王臺判者引圖讖皆言涉不軌事聞勑剮四人者皮以徇

盧世榮大名人也阿合馬專政世榮以賄進為江西榷茶運使後以罪廢阿合馬死朝廷之臣諱言財利事皆無以副世祖裕國足民之意有桑哥者薦世榮有才術謂能救鈔法增課額上可裕國下不損民世祖召見奏對稱旨至元二十一年十一月辛丑召中

書省官與世榮廷辯論所當為之事右丞相和禮霍孫等守正不撓為衆詞所勝與右丞麥朮丁參政張雄飛溫迪罕皆罷復起安童為右丞相以世榮為右丞而左丞史樞參政不魯迷失海牙撒的迷失參議中書省事拜降皆世榮所薦也世榮既驟被顯用即日奉旨中書整治鈔法遍行中外官吏奉法不虔者加以罪是日同右丞相安童奏竊見老幼疾病之民衣食不給行乞於市非盛世所宜見宜官給衣糧委各路正官提舉其事又奏懷孟竹園江湖魚課及襄陽屯田事越三日安童奏世榮所陳數事乞詔示天

下世祖曰阶給丐者衣食外並依所陳乃下詔云金
銀係民間通行之物自立平準庫禁百姓私相買賣
今後聽民間從便交易懷孟諸路竹貨係百姓栽植
有司拘禁發賣使民重困又致南北竹貨不通今罷
各處竹監從民貨賣收稅江湖魚課已有定例長流
採捕貧民恃以爲生所在拘禁今後聽民採用軍國
事務往來全資站驛馬價近增又令各戶供使臣飲
食以致疲弊今後除驛馬外其餘官爲支給既而中
書省又奏鹽每引十五兩國家未嘗多取欲便民食
今官豪詭名罔利停貨待價至一引賣八十貫京師

亦百二十貫貧者多不得食議以二百萬引給商一
百萬引散諸路立常平鹽局或販者增價官平其直
以售庶民用給而國計亦得世祖從之世榮居中書
未十日御史中丞崔彧言其不可爲相大忤旨下彧
吏按問罷職世榮言京師富豪戶釀酒酤賣價高味
薄且課不時輸宜一切禁罷官自酤賣明年正月壬
午世祖御香殿世榮奏臣言天下歲課鈔九十三萬
二千六百定之外臣更經畫不取於民裁抑權勢所
侵可增三百萬定初未行下而中外已非議臣請與
臺院面議上前行之世祖曰不必如此卿但言之世

榮奏古有榷酤之法今宜立四品提舉司以領天下
之課歲可得鈔千四百四十定自王文統誅後鈔法
虛弊爲今之計莫若依漢唐故事括銅鑄至元錢及
製綾券與鈔參行因以所織綾券上之世祖曰便益
之事當速行之又奏於泉杭二州立市舶都轉運司
造船給本令人商販官有其利七商有其三禁私泛
海者拘其先所蓄寶貨官買之匿者許告沒其財半
給告者今國家雖有常平倉實無所畜臣將不費一
錢但盡禁權勢所擅產鐵之所官立爐鼓鑄爲器鬻
之以所得利合常平鹽課糴粟積於倉待貴時糶之

必能使物價恒賤而獲厚利國家雖立平準然無曉
規運者以致鈔法虛弊諸物踴貴宜令各路立平準
周急庫輕其月息以貸貧民如此則貸者衆而本且
不失又隨朝官吏增俸州郡未及可於各路立市易
司領諸牙儈人計商人物貨四十分取一以十爲率
四給牙儈六爲官吏俸國家以兵得天下不藉糧餽
惟資羊馬宜於上都隆興等路以官錢買幣帛易羊
馬於北方選蒙古人牧之收其皮毛筋角酥酪等物
十分爲率官取其八二與牧者馬以備軍興羊以充
賜予帝曰汝先言數事皆善固當速行此事亦善祖

宗時亦欲行之而不果朕當思之世榮因奏曰臣之
行事多爲人所怨後必有譖臣者臣寔懼焉請先言
之世祖曰汝言皆是惟欲人無言者安有是理汝無
防朕飲食起居間可自爲防疾足之犬狐不愛焉主
人豈不愛之汝之所行朕自愛也彼姦僞者則不愛
耳汝之職分既定其無以一二人從行亦當謹衛門
戶遂諭丞相安童增其從人其爲帝所倚眷如此又
十有餘日中書省請罷行御史臺其所隸按察司隸
內臺又請隨行省所在立行樞密院世祖曰行院之
事前日已議由阿合馬任智自私欲其子忽辛行省

元史姦臣傳卷二百五 十二

兼兵柄而止汝今行之於事爲宜明日奏陞六部爲
二品又奏令按察司總各路錢穀擇幹濟者用之其
刑名事上御史臺錢穀由部申省世祖曰汝與老臣
共議然後行之可也二月辛酉御史臺奏中書省請
罷行臺改按察爲提刑轉運司俾兼錢穀臣等竊惟
初置行臺時朝廷老臣集議以爲有益今無所損不
可輒罷且按察司兼轉運則糾彈之職廢請右丞相
復與朝廷老臣集議得旨如所請壬戌御史臺奏前
奉旨令臣等議罷行臺及兼轉運事世榮言按察司
所任皆長才舉職之人可兼錢穀而廷臣皆以爲不

可彼所取人臣不敢止惟言行臺不可罷者衆議皆
然世祖曰世榮以爲何如奏曰欲罷之耳世祖曰其
依世榮言中書省奏立規措所秩五品所司官吏以
善賈者爲之世祖曰此何職世榮對曰規畫錢穀者
遂從之又奏天下能規運錢穀者向日皆在阿合馬
之門今籍錄以爲汙濫此豈可盡廢臣欲擇其通才
可用者然懼有言臣用罪人世祖曰何必言此可用
者用之遂以前河間轉運使張弘綱撒都丁不魯合
散孫桓並爲河間山東等路都轉運鹽使其他擢用
者亦依世榮既以利自任懼怨之者衆乃以九事說

元史姦臣傳卷二百五 十三

世祖詔天下其一免民間包銀三年其二官吏俸免
民間帶納其三免大都地稅其四江淮民失業貧困
鬻妻子以自給者所在官爲收贖使爲良民其五逃
移復業者免其差稅其六鄉民造醋者免收課其七
江南田主收佃客租課減免一分其八添支內外官
吏俸五分其九定百官考課升擢之法大抵欲以釋
怨要譽而已世祖悉從之既而又奏立真定濟南江
淮等處宣慰司兼都轉運使以治課程仍立條例禁
諸司不得追攝管課官吏及遣人輒至辦課處沮擾
按察司不得檢察文卷又奏大都酒課日用米千石

以天下之衆比京師當居三分之二酒課亦當日用
米二千石令各路但總計日用米三百六十石而已
其奸欺盜隱如此安可不禁臣等已責各官增舊課
二十倍後有不如數者重其罪制曰從之三月庚子世
榮奏以宣德王好禮並爲浙西道宣慰使世祖曰宣
德人多言其惡世榮奏彼入狀中書能歲辦鈔七十
五萬定是以令往從之四月世榮奏曰臣伏蒙聖恩
事事委臣臣愚以爲今日之事如數萬頃田昔無田
之者草生其間臣今創田之已耕者有之未耕者有
焉或纔播種或既生苗然不令人守之爲物蹂踐則

可惜也方今丞相安童督臣所行是守田者也然不
假之以力則田者亦徒勞耳守田者假之力矣而天不
雨則亦終無成所謂天雨者陛下與臣添力是也惟
陛下憐臣世祖曰朕知之矣令奏行事之目皆從之
世榮居中書纔數月恃委任之專肆無忌憚視丞相
猶虛位也左司郎中周戭與世榮稍不合坐以廢格
詔旨奏而殺之朝中凜凜監察御史陳天祥上章劾
之大槩言其苛刻誅求爲國斂怨將見民間凋耗天
下空虛考其所行與所言者已不相副始言能令鈔
法如舊弊今愈甚始言能令百物自賤今百物愈貴

始言課程增添三百萬定不取於民今迫脅諸路勒
令如數虛認而已始言令民快樂今所爲無非擾民
之事若不早爲更張待其自敗正猶蠹雖除而木已
病矣世祖時在上都御史大夫玉速帖木兒以其狀
聞世祖始大悟即日遣使召八都兒禿剌帖木兒等
還大都命安童集諸司官吏老臣儒士及知民間事
者同世榮聽天祥彈文仍令世榮天祥同赴上都壬
戌御史中丞阿剌帖木兒郭佑侍御史白禿剌帖木
兒參政撒的迷失等以世榮所伏罪狀奏曰不白丞
相安童支鈔二十萬定擅升六部爲二品效李璮令

急遞鋪用紅青白三色囊轉行文字不與樞密院議
調三行省萬二千人置濟州委漕運使陳柔爲萬戶
管領以沙全代萬戶寧玉戍浙西吳江用阿合馬黨
人潘傑馮珪爲杭鄂二行省參政宣德爲杭州宣慰
餘分布中外者衆以鈔虛閉回易庫民間昏鈔不可
行罷白酵課立野麪木植磁器桑棗煤炭匹段青果
油坊諸牙行調出縣官鈔八十六萬餘定丞相安童
言世榮昔奏能不取於民歲辦鈔三百萬定令鈔復
實諸物悉賤民得休息數月即有成效今已四閱月
所行不符所言錢穀出者多於所入引用儉人紊亂

選法翰林學士趙孟頫等亦以爲世榮初以財賦自任當時人情不敢預料將謂別有方術可以增益國用及今觀之不過如御史所言更張之機正在今日若復恣其所行爲害非細阿剌帖木兒同天祥等與世榮對於世祖前一一款伏遣忽都帶兒傳旨中書省命丞相安童與諸老臣議世榮所行當罷者罷之更者更之所用人實無罪者朕自裁處遂下世榮于獄十一月乙未世祖問忽剌出曰汝於盧世榮有何言對曰近漢人新居中書者言世榮款伏罪無遺者獄已竟猶日養之徒費廩食有旨誅世榮刲其肉以食禽獺

桑哥膽巴國師之弟子也能通諸國言語故嘗爲西蕃譯史爲人狡黠豪橫好言財利事世祖喜之及後貴幸乃諱言師事膽巴而背之至元中擢爲總制院使總制院者掌浮圖氏之教兼治吐蕃之事御史營嘗欲以筆劄爲按察使世祖曰此人桑哥嘗言之及盧世榮見用亦由桑哥之薦中書省嘗令李留判若市油桑哥自請得其錢市之司徒和禮霍孫謂非汝所宜爲桑哥不服至與相毆且謂之曰與其使漢人侵盜曷若與僧寺及官府營利息乎乃以油付與之桑哥後以所營息錢進和禮霍孫曰我初不悟此也一日桑哥在世祖前論和雇和買事因語及此世祖益喜始有大任之意嘗有旨令桑哥具省臣姓名以進廷中有所建置人才進退桑哥咸與聞焉二十四年二月復置尚書省遂以桑哥與鐵木兒爲平章政事詔告天下改行中書省爲行尚書省六部爲尚書六部三月更定鈔法頒行至元寶鈔於天下中統鈔通行如故桑哥嘗奉旨檢覈中書省事凡校出虧欠鈔四千七百七十錠昏鈔一千三百四十五錠平章麥朮丁即自伏參政楊居寬微自辯以爲實掌銓選錢穀非所專桑哥令左右拳其面因問曰旣典選事果無黜陟失當者乎尋亦引服參議伯降以下凡鉤考遺脫耗失等事及參議王巨濟嘗言新鈔不便忤旨各款伏遂參政忻都奏聞世祖令丞相安童與桑哥共議且諭毋令麥朮丁等他日得以藉口誣伏爲辭此輩固狡獪人也數日桑哥又奏鞫中書參政郭佑多所逋負尸位不言以疾爲託臣謂中書之務隳惰如此汝力不能及何不告之蒙古大臣故毆辱之令已款服世祖命窮詰之佑與居寬後皆棄市人咸冤焉臺吏王良弼嘗與人議尚書省政事又言尚

書鈎校中書不遺餘力乃曰我曹得發尚書奸利其誅籍無難桑哥聞之捕良弼至與中書省官洎札魯忽赤鞫問款服謂此曹誹謗不誅無以懲後遂誅良弼籍其家有吳德者嘗爲江寧縣達魯花赤求仕不遂私與人非議時政又言尚書今日覆正中書之弊他日復爲中書所覆汝獨不死也耶或以告桑哥捕得德按問殺之沒其妻子入官桑哥嘗奏以沙不丁遙授江淮行省左丞烏馬兒爲參政依前領泉府市舶兩司拜降福建行省平章既得旨乃言於世祖曰臣前言凡任省臣與行省官並與丞相安童共議今奏用

沙不丁烏馬兒輩適丞相還大都不及通議臣恐有以矯奏爲言者世祖曰安童不在朕若主也朕已允行省言者其令朕前言之時江南行臺與行省並無文移事無巨細必咨內臺呈省聞奏桑哥以其往復稽留誤事宜如內臺例分呈各省又言按察司文案宜從各路民官檢覈遞相糾舉且自太祖時有旨凡臨官事者互相覺察此故事也從之十月乙酉世祖遣諭旨翰林諸臣以丞相領尚書省漢唐有此制否咸對曰有之翌日左丞葉李以翰林集賢諸臣所對奏之且言前省官不能行者平章桑哥能之宜爲右

丞相制曰可遂以桑哥爲尚書右丞相兼總制院使領功德使司事進階金紫光祿大夫於是桑哥奏以平章鐵木兒代其位右丞阿剌渾撒里陞平章政事葉李遷右丞參政馬紹陞左丞十一月桑哥言臣前以諸道宣慰司及路府州縣官吏稽緩誤事奏遣人遍笞責之今真定宣慰使速哥南京宣慰使答失蠻皆勳賢舊臣之子宜取聖裁敕罷其任明年正月以甘肅行尚書省參政鐵木哥無心任事又不與協力奏乞牙帶代之未幾又以江西行尚書省平章政事忽都鐵木兒不職奏而罷之兵部尚書忽都答兒

不勤其職桑哥毆罷之而後奏世祖曰若此等不罷汝事何由得行也萬億庫有舊牌條七千餘條桑哥言歲久則腐宜析而他用賜諸王出伯銀二萬五千兩幣帛爲匹載以官驛至則併以爲賜桑哥言不若以驛載五而回世祖甚然之其欲以小利結知如此漕運司達魯花赤怯來未嘗巡察沿河諸倉致盜詐僞敗者多桑哥議以兵部侍郎塔察兒代之自立尚書省凡倉庫諸司無不鈎考先摘委六部官復以爲不專乃置徵理司以治財穀之當追者時桑哥以理算爲事毫分縷析入倉庫者無不破產及當更代人

皆棄家而遯之十月桑哥奏湖廣行省錢穀已責平章要束木自首償矣外省欺盜必多乞以參政忻都戶部尚書王巨濟參議尚書省事阿散山東西道提刑按察使何榮祖札魯忽赤禿忽魯泉府司卿李佑奉御吉丁監察御史戎益僉樞密院事崔彧尚書省斷事官燕真刑部尚書安祐監察御史伯顏等十二人理算江淮江西福建四川甘肅安西六省每省各二人特給印章與之省部官既去事不可廢擬選人為代聽食元俸理算之間宜給兵以備使令且以為衛世祖皆從之當是時天下騷然江淮尤甚而諂諛之徒方且諷都民史吉等為桑哥立石頌德世祖聞之曰民欲立則立之仍以告桑哥使其喜也於是翰林製文題曰王公輔政之碑桑哥又以總制院所統西蕃諸宣慰司軍民財穀事體甚重宜有以崇異之奏改為宣政院秩從一品用三台銀印世祖問所用何人對曰臣與脫因於是命桑哥以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右丞相兼宣政使領功德使司事脫因同為使世祖嘗召桑哥謂曰朕以葉李言更至元鈔所用者法所貴者信汝無以楮視之其本不可失汝宜識之二十六年桑哥請鉤考甘肅行尚書省及益都淄萊淘金

總管府僉省趙仁榮總管明里等皆以罪罷世祖幸上都桑哥言去歲陛下幸上都臣日視內帑諸庫今歲欲乘小輿以行人必竊議世祖曰聽人議之汝乘之可也桑哥又奏近委省臣檢責左右司文簿凡經監察御史稽照者遺逃尚多自今當令監察御史即省部稽照書姓名於卷末苟有遺逃易於歸罪仍命侍御史堅童視之失則連坐世祖從之乃笞監察御史四人是後監察御史赴省部者掾令史與之抗禮但遣小吏持文簿置案而去監察御史遍閱之而臺綱廢矣參政忻都既去尋召赴闕以戶部尚書王巨濟專任理算江淮省左丞相忙兀帶總之閏十月桑哥輔政碑成樹于省前樓覆其上而丹雘之桑哥言國家經費既廣歲入恒不償所出以往歲計之不足者餘百萬錠自尚書省鉤考天下財穀賴陛下福以所徵補之未嘗斂及百姓臣恐自今難用此法矣何則倉庫可徵者少而盜者亦鮮矣臣憂之臣愚以為鹽課每引今直中統鈔三十貫宜增為一定茶每引今直五貫宜增為十貫酒醋稅課江南宜增額十萬錠內地五萬錠協濟戶十八萬自入籍至今十三年止輸半賦聞其力已完宜增為全賦如此則國用庶可支臣等免於罪矣世祖曰

如所議行之桑哥既專政凡銓調內外官皆由於
而其宜勑尚由中書桑哥以爲言世祖乃命自今
勑並付尚書省由是以刑爵爲貨而販之咸走其門
入貴價以買所欲貴價入則當刑者脫求爵者得綱
紀大壞人心駭愕二十八年春世祖畋於漷北也里
審班及也先帖木兒徹里等劾奏桑哥專權黷貨時
不忽木出使三遣人趣召之至覲於行殿世祖以問
不忽木對曰桑哥壅蔽聰明紊亂政事有言者即誣
以他罪而殺之今百姓失業盜賊蜂起召亂在旦夕
非亟誅之恐爲陛下憂留守賀伯顏亦嘗爲世祖陳
其奸欺久而言者益衆世祖始決意誅之二月世祖
諭大夫月兒魯曰屢聞桑哥沮抑臺綱杜言者之口
又嘗捶撻御史其所罪者何事當與辨之桑哥等持
御史李渠等已刷文卷至令侍御史杜思敬等勘驗
辨論往復數四桑哥等辭屈明日帝駐蹕土口復召
御史臺暨中書尚書兩省官辨論尚書省執卷奏曰
前浙西按察使只必因監燒鈔受贓至千錠嘗檄臺
徵之二年不報思敬曰文之次第盡在卷中今尚書
省折卷持對其弊可見速古兒赤闍里抱卷至前奏
曰用朱印以封紙縫者防欺弊也若輩爲宰相乃拆

卷破印與人辨是教吏爲奸當治其罪世祖是之責
御史臺曰桑哥爲惡始終四年其奸贓暴著非一汝
臺臣難云不知中丞趙國輔對曰知之世祖曰知而
不劾自當何罪思敬等對曰奪官追俸惟上所裁數
日不決大夫月兒魯奏臺臣久任者當斥罷新者
存之乃仆桑哥輔政碑下獄究問至七月乃伏誅
平章要束木者桑哥之妻黨在湖廣時正月朔日
百官會行省朝服以俟要束木召至其家受賀畢
方詣省望闕賀如常儀又陰召卜者有不軌言
至是中書列其罪以聞世祖命械致湖廣即其
省戮之
鐵木迭兒者不兒火赤之子也嘗逮事世祖成宗大
德間同知宣徽院事兼通政院使武宗即位爲宣徽
使至大元年由江西行省平章政事拜雲南行省左
丞相居二載擅離職赴闕尚書省奏奉旨詰問尋以
皇太后旨得貸罪還職明年正月武宗崩仁宗在東
宮以丞相三寶奴等變亂舊章誅之用完澤及李孟
爲中書平章政事銳欲更張庶務而皇太后在興聖
宮已有旨召鐵木迭兒爲中書右丞相踰月仁宗即
位因遂相之及幸上都命鐵木迭兒留守大都平章

完澤等奏故事丞相留治京師者出入得張蓋今右
丞相鐵木迭兒大都居守時方盛暑請得張蓋如故
事許之是年冬制贈鐵木迭兒曾祖孛海都運宣力
保大功臣太尉謚武烈祖不憐吉帶推誠保德定遠
功臣太尉謚忠武父木兒火赤推忠佐理同德功臣
太師謚忠貞並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鄆王
皇慶元年三月鐵木迭兒奏臣誤蒙聖恩擢任中書
年衰且病雖未能深達政體思竭忠力以圖報効中
有創行敢不自勉前省弊政方與更新欽惟列聖相
承混一區宇有萬幾若非整飭恐致解弛今朝

夕視事左右司六部官有不盡心者當論決再不悛
者黜勿叙其有託故僥倖他職者亦不叙仁宗是其
言既而以病去職延祐改元丞相哈散奏臣非世勳
族姓幸逢陛下爲宰相如丞相鐵木迭兒練達政體
且嘗監修國史乞授其印俾領翰林國史院軍門五
務并令議之仁宗曰然趣其啓諸皇太后與之印大
事必使預聞遂拜開府儀同三司監修國史錄軍國
重事居數月復拜中書右丞相合散爲左丞相鐵木
迭兒奏蒙陛下憐臣復擢爲首相依阿不言誠負聖
恩比者內侍隔越奏旨者衆倘非禁止致治實難請

敕諸司自今中書政務毋輒干預又得旨[illegible]徑諸
蕃商販者獲厚利商者益衆中國物輕蕃貨反重今
宜以江浙右丞曹立領其事發舟十綱給牒以往歸
則征稅如制私往者沒其貨又經用不給若不預爲
規畫必至愆誤臣等集諸老議皆謂動鈔本則鈔法
愈虛加賦稅則毒流黎庶增課額則比國初已倍五
十矣惟預買山東河間運使來歲鹽引及各冶鐵貨
庶可以足今歲之用又江南田糧往歲雖嘗經理多
未覈實可始自江浙以及江東西宜先事嚴限格信
罪賞令田主手實頃畝狀入官諸王駙馬學校寺觀

亦令如之仍禁私匿民田貴戚勢家毋得沮撓請敕
宰臣協力以成則國用足矣仁宗悉從之尋遣使者
分行各省括田增稅苛急尤甚江右爲甚致贛民蔡
五九作亂寧都南方騷動遠近驚懼乃命其事明年
鐵木迭兒奏天下庶務總統於中書而刑制省臣亦
分領之請以錢帛鈔法刑名委平章李孟左丞阿卜
海牙參政趙世延等領之其權儲法造作驛傳委
平章張驢右丞蕭拜住參政曹從革等領之得旨如
所請七月詔諭中外命右丞相鐵木迭兒總宣政院
事[illegible]十一月大宗正府奏累朝舊制凡

示重刑必決於發古大臣今宜貶於太師右丞相從
之鐵木迭兒既再入中書居首相怙勢貪虐兇穢滋
□從蕭拜住自御史中丞爲中書右丞尋拜平章
政事稍牽制之而楊朵兒只自侍御史拜中丞慨然
以糾正其罪爲已任上都富人張弼殺人繫獄鐵木
迭兒使家奴脅留守賀伯顏使出之伯顏持正不可
撓而朵兒只已廉得丞相所受張弼賂有顯徵乃與
拜住及伯顏奏之內外監察御史凡四十餘人共劾
鐵木迭兒桀黠姦貪陰賊險狠蒙上罔下蠹政害民
布置爪牙威讋朝野凡可以誣陷善人要功利已者

靡所不至取晉王田千餘畝興教寺後壖園地三十
畝衛兵牧地二十餘畝竊食郊廟供祀馬受諸王合
兒班答使人鈔十四萬貫寶珠玉帶氊衣幣帛又計
鈔十餘萬貫受杭州永興寺僧章自福賂金一百五
十兩取殺人囚張弼鈔五萬貫且既已位極人臣又
領宣政院事以其子八思吉思爲之使諸子無功於
國盡居貴顯縱家奴陵虐官府爲害百端以致陰陽
不和山移地震災異數見百姓流亡已乃恬然略無
省悔玆家之富又在阿合馬桑哥之上四海疾怨已
久咸願車裂斬首以快其心如蒙早加顯戮以示天

下庶使後之爲臣者知所警戒奏既上仁宗震怒有
詔逮問鐵木迭兒既與聖近侍家有司不得捕仁宗
不樂者數日又恐誠出皇太后意不忍重傷咈之乃
僅罷其相位而已鐵木迭兒家居未逾年又起爲太
子太師中外聞之莫不驚駭參政趙世延爲御史中
丞率諸御史論其不法數十事而內外御史論其不
可輔導東宮者又四十餘人然以皇太后故終不能
明正其罪明年正月辛丑仁宗崩越四日鐵木迭兒
以皇太后旨復入中書爲右丞相又逾月英宗猶在
東宮鐵木迭兒宣太后旨召蕭拜住與朵兒只至徽

政院與徽政院使失里門御史大夫禿忒哈雜問之
責以前違太后旨令伏罪即起入奏遂稱旨執二人
棄市是日白晝晦冥都人恂懼英宗將行即位禮鐵
木迭兒恒稱足中書省啓祖宗以來皇帝登極詔書
率百官稱賀班首惟上所命英宗曰其以鐵木迭兒
爲之既即位鐵木迭兒即奏前平章王毅右丞高昉
等徵理在京倉庫所貯糧數七十八萬石責償於倉
官及監臨出內者所負幣帛紙繆者責償於本處官
吏之黃其事者仍立程嚴督違者杖之五月英宗在
上都鐵木迭兒爲留守賀伯顏素不附己乃奏其以

便服迎詔爲不敬下五府雜治竟殺之鄜民爲之流
涕趙世延時爲四川行省平章政事鐵木迭兒銜其
貲嘗論已方入相時即從東宮啓英宗遣人逮捕之
世延未至鐵木迭兒使諷世延嗾以美官令告引同
時異已者世延不肯從至是坐以違詔不敬令法司
窮治請寘極刑英宗曰彼罪在赦前所宜釋免鐵木
迭兒對曰昔世延與省臺諸人譖害老臣請究其姓
名英宗曰事皆在赦前矣又爲用問後數日又奏世
延嘗毀先帝又不允有司承望風旨鍛鍊欲使自裁
世延終無所屈賴英宗素聞其忠良得免於死鐵木

迭兒恃其權寵乘間肆毒睚眦之私無有不報英宗
覺其所譖毀者皆先帝舊人滋不悅其所爲乃拜拜
住爲左丞相委以心腹鐵木迭兒漸見疎外以疾死
于家御史蓋繼元宋翼言其上負國恩下失民望生
逃顯戮死有餘辜乃命毀所立碑追奪其官爵及封
贈制書籍沒其家子班丹知樞密院事尋以贓敗不
敍鎖南嘗爲治書侍御史其後鐵失弑英宗鎖南以
逆黨伏誅

哈麻

哈麻字士廉康里人父禿魯母爲寧宗乳母禿魯以
故封冀國公加太尉階金紫光祿大夫哈麻與其弟
雪雪早備宿衛順帝深眷寵之而哈麻有口才尤爲
帝所褻幸累遷官爲殿中侍御史雪雪累官集賢學
士帝每即內殿與哈麻以雙陸爲戲一日哈麻服新
衣侍側帝方啜茶即噀茶於其衣哈麻視帝曰天子
固當如是耶帝一笑而已其被愛幸無與爲比由是
哈麻聲勢日盛自藩王戚里皆遺賂之彝以謀害脫
脫出爲南安召入爲禮部尚書俄遷同知樞密院事
至正初脫脫爲丞相其弟也先帖木兒爲御史大夫
哈麻日趨附其兄弟之門會脫脫去相位而別兒怯

不花爲丞相與脫脫有舊怨頗欲中傷之哈麻每於
帝前力營救之以故得免初別兒怯不花與太平韓
嘉訥禿滿迭兒等十人結爲兄弟情好甚密及別兒怯
不花罷九年太平爲左丞相韓嘉訥爲御史大夫
乃素疾哈麻諷監察御史斡勒海壽列其罪惡劾奏
之其小罪則受宣讓王等駝馬諸物其大者則設帳
房於御幄之後無君臣之分又悖以提調寧徽寺爲
名出入脫忽思皇后宮闈無閑犯分之罪尤大寧徽
寺者掌脫忽思皇后錢糧而脫忽思皇后帝庶母也
哈麻知御史有所言先已於帝前泣訴其非罪事皆太

平韓嘉納所擬，及韓嘉納以御史所言奏，帝大怒，斥弗納。明日，章再上，帝不得已，僅奪哈麻、雪雪官職，居之草地，而斡勒海壽為陝西廉訪副使。於是太平罷為翰林學士承旨，韓嘉納罷為宣政使，尋出為江浙行省平章政事。有頃，脫脫為皇后所訴，帝謂御史所劾哈麻事為侵己，帝益怒，乃詔奪海壽官，屏歸田里，禁錮之。已而脫脫復為丞相也，先帖木兒復為御史大夫，而謫太平居陝西，而加韓嘉納以贓罪，杖流奴兒干以死，別兒怯不花既罷，猶出居般陽，而禿滿迭兒自中書右丞出為四川右丞，亦誣以罪，追至中道

殺之。已而哈麻復見召用，而脫脫兄弟德之。十二年八月，哈麻拜中書添設右丞。明年正月，正除右丞。時脫脫方信任汝中柏，由郎中為參議中書，自平章政事以下，見其議事，皆唯唯而已，獨哈麻性剛決，與之論議不合，汝中柏因譖哈麻於脫脫。八月，出哈麻為宣政院使，又位居第三。哈麻由是深銜脫脫。初，哈麻嘗陰進西天僧以運氣術媚帝，帝習為之，號演揲兒法。演揲兒，華言大喜樂也。哈麻之妹婿集賢學士禿魯帖木兒，故有寵於帝，與老的沙、八郎、答剌馬吉的、波迪哇兒禡等十人，俱號倚納。禿魯帖木兒性姦

狡，帝愛之，言聽計從，亦薦西蕃僧伽璘真於帝。其僧善秘密法，謂帝曰：「陛下雖尊居萬乘，富有四海，不過保有見世而已。人生能幾何，當受此秘密大喜樂禪定。」帝又習之，其法亦名雙修法，曰演揲兒，曰秘密，皆房中術也。帝乃詔以西天僧為司徒，西蕃僧為大元國師。其徒皆取良家女，或四人，或三人奉之，謂之供養。於是帝日從事於其法，廣取女婦，惟淫戲是樂。又選采女為十六天魔舞。八郎者，帝諸弟，與其所謂倚納者，皆在帝前相與褻狎，甚至男女裸處，號所處室曰皆即兀該，華言事事無礙也。君臣宣淫，而群僧出

入禁中，無所禁止，醜聲穢行，著聞于外，雖市井之人亦惡聞之。皇太子年日以長，尤深疾禿魯帖木兒等所為，欲去之，未能也。十四年秋，脫脫領大軍討高郵，哈麻乘間遂復入中書為平章政事。脫脫之出師也，以汝中柏為治書侍御史，俾輔也先帖木兒。汝中柏累言哈麻必當屏斥，不然，必為後患，而也先帖木兒不從。哈麻知之，恐終不自保，因誹於皇后奇氏曰：「皇太子既立，而冊寶及郊廟之禮不行者，脫脫兄弟之意也。」皇后既頗信之。哈麻復與汪家奴之子桑哥實里、也先帖木兒之客明理明古譖諸皇太子，會也先

帖木兒移疾家居於是監察御史袁賽因不花等劾
承望哈麻風指奏劾也先帖木兒罪惡章凡三上而
帝始允詔收御史臺印令也先帖木兒出都門聽旨
而遂以知樞密院事汪家奴為御史大夫尋降詔數
脫脫老師費財之罪即軍中奪其兵柄安置淮安路
而脫脫也先帖木兒皆流貶遂以死並籍其家貲入
口而以所籍也先帖木兒者賜哈麻十五年四月雪
雪由知樞密院事拜御史大夫五月哈麻遂拜中書
左丞相國家大柄盡歸其兄弟二人矣明年二月哈
麻既為相自以前所進西天僧為恥告其父禿魯曰我

兄弟位居宰輔宜導人主以正今禿魯帖木兒專媚
上以淫褻天下士大夫必譏笑我將何面目見人我
將除之且上日趨於昏暗何以治天下今皇太子年
長聰明過人不若立以為帝而奉上為太上皇其妹
聞之歸告其夫禿魯帖木兒禿魯帖木兒恐皇太子為帝則己必
先見誅即以聞于帝然不敢斥言淫褻事第曰哈麻
謂陛下年老故耳帝大驚曰朕頭未白齒未落遽謂
我為老耶帝即與禿魯帖木兒謀去哈麻雪雪計已
定禿魯帖木兒走匿尼寺中明日帝遣使傳旨哈麻
與雪雪毋早入朝其家居聽旨御史大夫搠思監因

劾奏哈麻與雪雪罪惡帝曰哈麻雪雪兄弟二人雖有
罪然侍朕日久且與朕弟懿璘質班皇帝實同乳可姑
緩其罰令其出征已而中書右丞相定住平章政事桑
哥失里復糾劾哈麻雪雪之罪不已乃命其兄弟出
城受詔遂詔哈麻於惠州安置雪雪於肇州安置比
行俱杖死哈麻既死仍籍其家財也先帖木兒所封
之庫藏其封識固未嘗啓也哈麻兄弟寵幸方固而
一旦遽見廢外人皆謂帝怒其潛害脫脫兄弟之故
而不知其罪蓋由於不軌其兄弟之死人無恤之者

搠思監

搠思監怯烈氏野先不花之孫亦憐真之子也早歲
性寬厚簡言語皆以遠大之器期之泰定初襲長宿
衛為必闍赤怯薛官至順二年除內八府宰相元統
初出為福建宣慰使都元帥居三年通達政治威惠
甚著後至元三年拜江浙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國用
所倚海運為重是歲搠思監被命督其役措置有方
所漕米三百餘萬石悉達京師無耗折者六年擢湖
北道肅政廉訪使未行改江浙行省右丞福建鹽法
久壞詔搠思監往究其私鬻盜鬻及出納之弊至則
悉歷得其利病爲罷行之至正元年改山東肅政廉

訪使尋召拜中政使明年正月除陝西行臺御史中
丞三月復爲中政使八月調大府卿[illegible]中書參
知政事尋陞右丞六年遷御史中丞[illegible]除翰林學士
承旨俄復爲中丞又由資政使陞宣徽使九年除太
宗正府也可扎魯火赤宗王國人咸稱其明果尋復
入中書爲右丞十年四月陞平章政事階光祿大夫
十一年十一月拜御史大夫進銀青榮祿大夫十二
年四月復爲中書平章從丞相脫脫平徐州有功十
三年復拜御史大夫尋又爲中書平章十四年九月
奉命率師討賊淮南身先士卒面中流矢不爲動十

五年遷陝西行省平章復召還拜知樞密院事俄復
拜中書平章兼大司農分司提調大都留守司及屯
田事一日入侍帝見其面有箭瘢深歎閔焉遂爲首
平章十六年復遷御史大夫四月遂拜中書左丞相
明年二月進右丞相十八年加太保[illegible]宇
魯海牙宗王祖也先不花爲遼王父宗[illegible]王
是時天下多故日已甚外則軍旅煩興[illegible]內
則帑藏空虛用度不給而帝方溺於娛樂不恤政務
於是搠思監居相位久無所匡救而又公受賄賂貪
聲著聞物議喧然是年冬監察御史燕赤不花劾奏

搠思監任用私人朶列及妾弟崔完者帖木兒印造
僞鈔事將敗令朶列自殺以滅口搠思監乃詐謝事
解機務詔止收其印綬而御史答里麻失里王彝言
不已帝終不聽也會遼陽賊勢張甚[illegible]年遂起爲遼
陽行省左丞相未行二十年二月復拜中書右丞相
初降詔諭天下時帝益厭政而宦者資正院使朴不
花乘間用事爲姦利搠思監因與結構相表裏四方
警報及將臣功狀皆壅不上聞孛羅帖木兒擴廓帖
木兒各擁强兵于外以權勢相軋釁隙遂成搠思監
與朴不花黨於擴廓帖木兒而誣孛羅帖木兒以非

罪二十四年三月帝因下詔削奪其官爵且命擴廓
帖木兒以兵討之而宗王不顏帖木兒禿堅帖木兒
等皆稱兵與孛羅帖木兒合表言其無罪於是帝爲
降詔曰自至正十一年妖賊竊發屬嘗選命將相分
任乃職視同心膂凡厥庶政悉以委之豈期搠思監
朴不花夤緣爲姦互相壅蔽以致在外宣力之臣因
而解體在內忠良之士悉陷非辜又復奮其私讎誣
搆孛羅帖木兒老的沙等同謀不軌朕以信任之專
失於究察遂調兵往討孛羅帖木兒已嘗陳詞而乃
寢匿不行今宗王不顏帖木兒等仰畏明威遠來控

詐以表其情朕爲惻然興念而搠思監朴不花猶飾
虛詞簧惑朕聽其以搠思監屏諸嶺北朴不花竄之
甘肅以快衆憤孛羅帖木兒等悉與改正復其官職
然詔書雖下而搠思監朴不花仍留京師四月孛羅
帖木兒乃遣禿堅鐵木兒稱兵犯闕必得搠思監朴
不花乃已帝不得已縛二人畀之遂皆爲孛羅鐵木
兒所殺已而監察御史復奏言搠思監矯殺丞相太
平盜用鈔板私家草詔任情放選鬻獄賣官費耗庫
藏居廟堂前後十數年使天下八省之地悉致淪陷
乃誤國之姦臣究其罪惡大赦難原宜依姦臣阿合
馬之死剖棺戮尸搠思監之罪視阿合馬爲有過今
其雖死必剖棺戮尸爲宜有旨從之而臺臣言猶不
已遂復沒其家產而竄其子宣徽使觀音奴於遠方
怯烈氏四世爲丞相者八人世臣之家鮮與比盛而
搠思監早有才望及居相位人皆仰其有爲當時多
事顧乃守之以懦濟之以貪遂使天下至於亂亡而
不可爲論者謂元之亡搠思監之罪居多云

元史傳卷九十二

叛臣

李璮小字松壽濰州人李全子也或曰璮本衢州徐氏
子父嘗爲揚州司理參軍全蓋養之爲子云太祖十六
年全叛宋舉山東州郡歸附太師國王孛魯承制拜全
山東淮南楚州行省而以其兄福爲副元帥太宗三年
全攻宋揚州敗死璮遂襲爲益都行省仍得專制其地
朝廷數徵兵輒諉辭不至憲宗七年又調其兵赴行在
璮親詣帝言益都乃宋航海要津分軍非便帝然之
命璮歸取漣海數州璮遂發兵攻拔漣水相連四城大張
捷之功中統元年世祖即位加璮江淮大都督璮言
近獲生口知宋調兵將攻漣水且諜見許浦射陽湖舟
艦相望勢欲出膠西向益都請繕城塹以備詔出金符
十銀符五授璮以賞將士有功者且賜銀三百錠降詔
獎諭蒙古漢軍之在邊者咸聽節制璮復揚言宋呂文
德合淮南兵七萬五千來攻漣水且規築堡以臨我及
得賈似道呂文德書辭甚悖傲知朝廷近有內顧之憂
必將肆志於我乞選將益兵臣當帥先渡淮以雪慢書
之辱執政得奏諭以朝廷方通和議還待惟當固封圉
且南人用間其詐非一彼既不至毋或妄動璮乃上言

臣所領益都土曠人稀自立海州今八載將士未嘗釋
甲轉輓未嘗息肩民力凋耗莫甚斯時以一路之兵抗
一敵國衆寡不侔人所共患賴陛下神武旣克漣海二
州復破夏貴孫虎臣十餘 之師然臣豈敢恃此必敵
人之不再至哉且宋人今日西無掣肘宜得併力而東
若以水陸綴漣而遣舟師、 海以北擣膠萊之虛然後
師步騎直指沂莒滕嶧則山東非我有矣豈可易視而
不爲備哉臣昨追敵至淮安非不能乘勝取揚楚徒以
執政止臣故臣不敢深入昔以東陽唐鄧陳蔡諸軍攻
荊山取壽泗以亳宿徐邳諸軍合臣所統兵攻揚楚則

兩淮可定兩淮旣定則選兵以取江南自守以寛民力
將無施不可此上策也因上將校爲泰等功第狀詔以
益都官銀分賞之二年正月璮言于行中書省以宋人
聚兵糧數十萬列艦萬三千艘于許浦以侵內郡而宣
撫司轉輸不繼恐一旦水陸道絶緩急莫報請選精騎
倍道來援衷襄協攻乘機深入江淮可圖也旣而來獻
漣水捷詔復獎諭仍給金符十七銀符二十九增賜將
士庚寅璮輒發兵修益都城塹直報宋人來攻漣水詔
遣阿朮哈剌拔都愛仙 不花等悉兵赴之仍諭虜宜
益兵赴調璮遂請節制諸 所集兵馬且請給兵器

中書議與矢三萬給矢十萬三年四月又以宋賈
似道誘總管張元進等書來上蓋璮專制山東者
三十餘年其前後所奏凡數十事皆恫疑虛喝挾敵
國以要朝廷而自爲完繕益兵計其謀亦深矣初以
其子彥簡質于朝而借爲私驛自益都至京師質子
營至是彥簡遂用私驛逃歸璮遂反以漣海三城獻
于宋殲蒙古戍兵引麾下具舟艦還攻益都甲午入
之發府庫以犒其黨遂寇濱棣民聞璮反皆入保城
郭或奔竄山谷由是自益都至臨淄數百里寂無人
聲癸卯帝聞璮反遂下詔暴其罪甲辰命諸軍討璮

己酉以璮故殺中書平章王文統壬子璮盜據濟南
癸酉命史樞阿朮帥師赴濟南璮帥衆出掠輜重將
及城官軍邀擊大敗之斬首四千級璮退保濟南五
月庚申築環城圍之甲戌圍合璮自是不得復出猶
日夜拒守取城中子女賞將士以悦其心且分軍就
食民家發其蓋藏以繼不足則家賊之鹽令以人爲
食至是人情潰散璮不能制各什伯相結縋城以出
璮知城且破乃手刃愛妾乘舟入大明湖自投水中
水淺不得死爲官軍所獲縛至諸王合必赤帳前丞
相史天澤言宜即誅之以安人心遂與蒙古軍官囊

家并誅焉

王文統字以道益都人也少時讀權謀書好以言撼人遍干諸侯無所遇乃往見李璮璮與語大喜即留置幕府命其子彥簡師事之文統亦以女妻璮由是軍旅之事咸與諮决歲上邊功虛張敵勢以固其位用官物樹私恩取宋漣海二郡皆文統謀也世祖在潛藩訪問才智之士素聞其名及即位厲精求治有以文統爲薦者亟召用之乃立中書省以總內外百司之政首擢文統爲平章政事委以更張庶務建元爲中統詔諭天下立十路宣撫司示以條格欲差發辦而民不擾鹽課不失常額交鈔無致阻滯遂詔行中書省造中統元寶交鈔立互市于潁州漣水光化軍是年冬初行中統交鈔自十文至二貫文凡十等不限年月諸路通行稅賦並聽收受明年二月世祖在開平召行中書省事祃祃與文統親率各路宣撫使俱赴闕世祖自去秋親征叛王阿里不哥于北方凡民間差發宣課鹽鐵等事一委文統等裁定及振旅還宮未知其可否何若且以往者急於用兵事多不暇講究所當振其紀綱者宜在今日故召文統等至責以成効用游顯鄭鼎趙良弼董文炳等爲各路宣撫司復以所議條格詔諭各路俾遵行之未幾又詔諭宣撫司并達魯花赤管民官課稅所官申嚴私鹽酒醋麴貨等禁文統爲人忌刻初立中書時張文謙爲左丞文謙素以安國利民自負故凡講論建明輒相可否文統積不能平思有以陷之文謙竟以本職行大名等路宣撫司事而去時姚樞竇默許衡皆世祖所敬信者文統諷世祖授樞爲太子太師默爲太子太傅衡爲太子太保外佯尊之實不欲使朝夕備顧問於左右也默嘗與王鶚及樞衡俱侍世祖面詆文統曰此人學術不正必禍天下不可處以相位世祖曰若是則誰可爲者默以許衡對世祖不懌而罷鶚嘗請以右丞相史天澤監脩國史左丞相耶律鑄監脩遼史文統監脩金史世祖曰監脩階銜俟脩史時定之又明年二月李璮反以漣海三城獻于宋先是其子彥簡由京師逃歸璮遣人白之中書及反書聞人多言文統嘗遣子蕘與璮通音耗世祖召文統問之曰汝教璮爲逆積有歲年舉世皆知之朕今問汝所策云何其悉以對文統對曰臣亦忘之容臣悉書以上書畢世祖命讀之其間有曰螻蟻之命苟能存全保爲陛下取江南世祖曰汝今日猶欲緩頰

於朕耶會璮遣人持文統三書自洛水至以書示之文統始錯愕駭汗書中有期甲子語世祖曰甲子之期云何文統對曰李璮久蓄反心以臣居中不敢即發臣欲告陛下縛璮久矣第緣陛下加兵北方猶未靖也比至甲子猶可數年臣為是言姑遲其反期耳世祖曰無多言朕拔汝布衣授之政柄遇汝不薄何負而為此文統猶枝辭傍說終不自言臣罪當死乃命左右斥去始出所縛書示之召竇默姚樞王鶚僧子聰及張柔等至示以前書曰汝等謂文統當得何罪文臣皆言人臣無將將而必誅柔獨疾聲大言曰宜剮世祖又曰汝同辭言之諸臣皆曰當死世祖曰渠亦自服朕前矣文統乃伏誅子蕘并誅詔諭天下曰人臣無將垂千古之彝訓國制有定懷二心者必誅何期輔弼之僚廼蓄姦邪之志平章政事王文統起由下列擢寘台司倚付不為不深待遇不為不厚庶收成效以底丕平乃與反臣李璮之同謀潛使子蕘之通耗邇者獲親書之數[illegible]其有反狀者累年宜加肆市之誅以若上天之怒已於今月二十三日將反臣王文統并其子蕘正典刑訖於戲負國恩而謀大逆死有餘辜處相位而被極刑時或未喻咨爾有衆

予至懷然文統終以反誅而元之立國其規模法度世謂出於文統之功為多云

阿魯輝帖木兒滅里大王之裔也初太宗生七子而滅里位第七世祖既定天下乃大封宗室為王滅里其一也滅里生脫忽脫忽生俺都剌俺都剌生禿滿至大元年始封陽翟王鑄金印駞紐俾鎮北藩禿滿傳曲春曲春傳太平[illegible]阿魯輝帖木兒襲其封會兵起[illegible]屬祖宗王以北方兵南討阿魯輝帖木兒[illegible]也不可為乃乘間擁衆數萬屯于木[illegible]地而奏宗王以叛且遣使來言於帝曰祖宗以天下付汝汝何故失其太半盍以國璽授我我當自為之帝聞神色自若徐曰天命有在汝欲為則為之於是降詔開諭俾其悔悟阿魯輝帖木兒不聽乃命知樞密院事禿堅帖木兒等擊之行至稱海起哈剌赤萬人為軍其人素不習為兵而一旦驅之使戰既與兵猶未接皆脫其衣奔阿魯輝帖木兒軍中禿堅帖木兒軍遂敗績單騎還上都二十一年更命少保知樞密院事老章以兵十萬擊之且俾阿魯輝帖木兒之弟忽都帖木兒從行軍中遂大敗其衆阿魯輝帖木兒[illegible]

其部將脫驩知其勢窮乃與宗王囊加王樞虎兒吐華擒阿魯輝帖木兒送闕下帝命誅之於是加老章太傅脫驩知遼陽行樞密院事仍以忽都帖木兒襲封陽翟王而宗王囊加等悉議加封尋又詔加封老章和寧王以嶺北行省丞相知行樞密院事俾鎮其藩云

傳卷第九十三

逆臣

鐵失

鐵失者當英宗即位之初以翰林學士承旨宣徽院使爲太醫院使未逾月特命領中都威衛指揮使明年改元至治有珍珠燕服之賜三月特授光祿大夫御史大夫仍金虎符忠翊侍衛親軍都指揮使依前太醫院使英宗嘗御鹿頂殿謂鐵失曰徽政雖隷太皇太后朕視之與諸司同凡簿書宜悉令御史檢覈既而又命領左右阿速衛冬十月英宗親祀太廟以中書左丞相拜住爲亞獻官鐵失爲終獻官明年冬十月江南行臺御史大夫脫脫以疾請于朝未得旨輒去職鐵失奏罷之杖六十七謫居雲南治書侍御史鎖南鐵木迭兒之子也罷爲翰林侍講學士鐵失奏復其職英宗不允十二月鐵失以御史大夫忠翊親軍都指揮使左右衛阿速親軍都指揮使太醫院使兼領廣惠司事英宗嘗謂臺臣曰朕深居九重臣下奸貪民生疾苦豈能周知故用卿等爲耳目曩者鐵失迭兒貪蠹無厭汝等拱默不言其人雖死宜籍其家以懲後也又明年三月申命大夫鐵失振舉臺

綱詔諭中外旣而御史臺請降旨開言路英宗曰言
路何嘗不開但卿等選人未當爾朕知鐵失所劾者率
因宿怨羅織成獄加之以罪遂玷其人終身不得伸
監察御史曾輿入思吉思可任大事未幾以貪墨伏
誅若此者言路遊人當乎否乎時鐵木迭兒旣死罪
惡日彰英宗委任拜住爲右丞相撥立紀綱修舉廢
墜以進賢退不肖爲急務鐵失以姦黨不自安潛蓄
異圖秋八月癸亥英宗自上都南還駐蹕南坡是夕
鐵失與知樞密院事也先鐵木兒大司農失禿兒前中
書平章政事赤斤鐵木兒前雲南行省平章政事完

者前治書侍御史鎖南鐵失之弟宣徽使鎖南典瑞
院使脫火赤樞密副使阿散僉書樞密院事章台衛
士禿滿及諸王按梯不花孛羅月魯鐵木兒曲律不
花兀魯思不花等以鐵失所領阿速衛兵爲外應殺
右丞相拜住而鐵失直犯禁幄手弒英宗于臥所九
月四日晉王即位鐵失及其黨皆伏誅
孛羅帖木兒答失八都魯之子也從父討賊屢立戰
功其語見父傳父旣歿孛羅帖木兒引兵退駐井陘
口十八年正月命孛羅帖木兒爲河南行省平章政
事仍總領其父元管諸軍三月擊劉福通於衛輝走

之進克濮州四月屯兵真定六月自武安由彭城邀
復沙劉等敗之九月命統領諸軍夾攻曹州十月遣
參政臣福統前軍自西門入孛羅帖木兒自北門入
四門並進克復曹州擒殺僞官武宰相許知院獲僞
印信金牌等物十九年二月過代州收山東潰將孟
本周諸軍三月詔孛羅帖木兒移兵至大同[illegible]本都
督兵農司事特屯種以孛羅帖木兒領之當月領兵
豐州雲內與關先生戰關軍奔潰將有揚誠者據蔚
州六月詔遣平章月魯不花樞密同知八剌火者督
兵捕之七月圍其城俄有旨命回兵十一月再命勦

捕二十年正月孛羅帖木兒追誠至飛狐縣東關誠
棄軍遁降其潰卒回駐大同二月除中書平章政事
三月命討上都程思忠兵次興和思忠奔潰七月擊
敗田豐僞將王士誠於臺州詔總領一應達達漢人
諸軍便宜行事八月命守石嶺關以北察罕帖木兒
守石嶺關以南九月孛羅帖木兒欲得冀寧遣兵自
石嶺關直趨圍其城三日復退屯交城十月詔孛羅
帖木兒守冀寧遣保保殷興祖高脫因倍道趨之守
者不納察罕帖木兒遣鎖住陳秉直以兵來爭孛羅
帖木兒部將脫列伯戰敗之二十一年正月命平章

火失帖木兒參政七十往諭解之孛羅帖木兒罷兵還鎮九月命孛羅帖木兒於保定以東河間以南屯田二十二年二月偽平章左李遣楊傑祖至大同降三月孛羅帖木兒遣裨將也速不花等將兵五萬戍大同陞孛羅帖木兒太尉中書平章位居第一張良弼來受節制李思齊遣兵攻良弼于武功良弼伏兵大破之二十三年十月孛羅帖木兒復南侵擴廓帖木兒所守地遂據真定初朝廷既黜御史大夫老的沙安置東勝州帝别遣宦官密諭孛羅帖木兒令留軍中而皇太子累遣官索之孛羅帖木兒匿不遣二

十四年正月孛羅帖木兒陰使人殺其叔父左丞亦只兒不花佯為不知往弔不受朝廷惡其跋扈又以匿老的沙事三月辛卯詔罷孛羅帖木兒兵權四川安置孛羅帖木兒殺使者拒命遣部將會禿堅帖木兒提兵犯闕揚言索右丞相搠思監資正院使朴不花二人先是朝廷立衛屯田首命中書右丞也先不花提督與禿堅帖木兒分屯之地相近因擾及其親里構成嫌隙也先不花乃譖禿堅帖木兒詆毀朝政孛羅帖木兒與禿堅帖木兒相友善且知其誣遣人白其非罪皇太子以孛羅帖木兒握兵跋扈今乃與

禿堅帖木兒交通又匿不發之臣遂與丞相搠思監議請詔削其官分其兵於四川右丞相察罕不花領之孛羅帖木兒謂非帝旨故不聽命舉兵助禿堅帖木兒四月壬寅入居庸乙巳至清河列營將犯闕帝遣達達國師藏卜院使往問故乃命屏搠思監于嶺北竄朴不花于甘肅實執送與之庚戌禿堅帖木兒自建德門入見帝延春閣慟哭請罪帝賜宴慰勉詔赦其罪仍以孛羅帖木兒為太保中書平章兼知樞密院事守禦大同以禿堅帖木兒為中書平章政事辛亥孛羅帖木兒還大同皇太子恚怒不已再徵擴

廓帖木兒兵保障京師五月詔擴廓帖木兒總兵調諸道軍分討大同擴廓帖木兒白其父察罕帖木兒在時與孛羅帖木兒連年相讐殺朝廷累命官講和二軍已還兵各守其地至是擴廓帖木兒乃大發兵諸道來攻大同調麾下鎖住守護京師兵不滿萬以其部下青軍楊同僉守居庸擴廓帖木兒自將至太原調督諸軍七月孛羅帖木兒率兵與禿堅帖木兒老的沙等復犯闕京師震駭丙戌皇太子親統兵迎於清河丞相也速屯軍不蘭奚軍於昌平也速軍士皆無鬬志軍潰同僉被殺於居庸不蘭奚戰敗走皇

太子亦馳入城丁亥夜鎖住留東宮官僚從太子出
奔大原戊子孛羅帖木兒兵至駐健德門外欲追襲
皇太子老的沙力止之三人入見帝宣文閣泣拜訴
冤帝亦爲之泣乃賜宴康寧殿命孛羅帖木兒太保
中書左丞相老的沙中書平章政事禿堅帖木兒御
史大夫部屬將士布列省台總攬國柄八月壬寅詔
加孛羅帖木兒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
太保中書右丞相節制天下數月間誅狎臣禿魯帖
木兒波迪哇兒禡等罷三宮不急造作沙汰宦官減
省錢糧禁西番僧人佛事數遣使請皇太子還朝使

至太原拘留不報二十五年皇太子在外日夜謀除
內難承制調嶺北甘肅遼陽陝西及擴廓帖木兒
等軍進討孛羅帖木兒孛羅帖木兒怒出皇后于外
幽置百日遣禿堅帖木兒率軍討上都附皇太子者
調也速南禦擴廓帖木兒軍也速次良鄉不進而歸
永平遣人西連太原東連遼陽軍聲大振孛羅帖木
兒患之遣驍將姚伯顔不花統兵出禦至通州河溢
營虹橋以待也速出其不意襲而破之擒姚伯顔殺
之孛羅帖木兒大恐自將出通州三日大雨而還孛
羅帖木兒先嘗以自疑殺其將保安既又失姚伯顔

鬱鬱不樂乃日與老的沙飲宴荒淫無度酗酒殺人
喜怒不測人皆畏忌威順王子和尚受帝密旨與徐
士本謀結勇士上都馬金那海伯達兒帖古思不花
火兒忽達洪寶寶黃哈剌八禿龔伯遂等陰圖刺之七月乙酉禿堅帖
木兒遣人來告上都之捷孛羅帖木兒起入奏行至
延春閣李樹下伯達兒自衆中奮出斫孛羅帖木兒
中其腦上都馬及金那海等競前斫死之老的沙傷額
趨出得馬走匿其家擁孛羅帖木兒母妻及其子天寶
奴北遁有旨令民間盡殺其部黨明日遣使函孛羅
帖木兒首級往太原詔皇太子還朝諸道兵聞詔罷

歸九月皇太子朝京師十二月獲禿堅帖木兒老的
沙伏誅

傳第九十四

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臣宋濂翰林待制承直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臣王禕等奉敕修

外夷一

高麗

高麗本箕子所封之地又扶餘別種嘗居之其地東至新羅南至百濟皆跨大海西北度遼水接營州而靺鞨在其北其國都曰平壤城即漢樂浪郡水有出靺鞨之白山者號鴨淥江而平壤在其東南因恃以爲險後闢地益廣并古新羅百濟高句麗三國而爲一其主姓高氏自初立國至唐乾封初而國亡垂拱

以來子孫復封其地後稍能自立至五代時代主其國遷都松岳者姓王氏名建自建至燾凡二十七王歷四百餘年未始易姓入元太祖十一年契丹人金山元帥六哥等領衆九萬餘竄入其國十二年九月攻拔江東城據之十三年帝遣哈只吉劄剌等領兵征之國人洪大宣詣軍中降與哈只吉等同攻圍之高麗王名㬚奉牛酒出迎王師且遣其樞密院使吏部尚書上將軍翰林學士承旨趙冲共討滅六哥劄剌與冲約爲兄弟冲請歲輸貢賦劄剌曰爾國道遠難於往來每歲可遣使十人入貢十二月劄剌移

文取兵糧遣米一千斛十四年正月遣其權知閤門祇候尹公就中書注書崔逸以王和牒文送劄剌行營劄剌遣使報之高麗王以其侍御史朴時允爲館伴使迎之帝又遣蒲里帒也持詔往諭之高麗王迎拜設宴九月皇太弟國王及元帥合臣副元帥劄剌等各以書遣宣差大使慶都忽思等十人趣其入貢尋以方物進十五年九月大頭領官堪古苦著古歟等從以皇太弟國王書趣之仍進方物十六年七月有旨諭以伐女直事始奉表陳賀八月著古歟使其國十月喜速不瓜等繼使焉十七年十月招遣著古

歟等十二人至其國察其納款之實十八年八月宣差山木𧸐等十二人復以皇太弟國王書趣其貢獻十九年二月著古歟等復使其國十二月又使焉盜殺之于途自是連七歲絕信使矣太宗三年八月命撒禮塔征其國國人洪福源迎降于軍得福源所率編民千五百戶旁近州郡亦有來歸者撒禮塔即與福源攻未附州郡又使阿兒禿與福源抵王京招其主王㬚㬚遣其弟懷安公王侹請和許之置京府縣達魯花赤七十二人監之遂班師十一月元帥蒲桃迪巨唐古等領兵至其王京㬚遣使奉牛酒迎之十

二月一日復遣使勞元帥于行營明日其使人與元帥所遣人四十餘輩入王城付文牒又明日瞰遣王侢等詣撒禮塔屯所犒師四年正月帝遣使以璽書諭瞰三月瞰遣中郎將池義源錄事洪巨源金謙等賫國贐牒文送撒禮塔屯所四月瞰遣其將軍趙叔璋御史薛慎等奉表入朝五月復下詔諭之六月瞰盡殺朝廷所置達魯花赤七十二人以叛遂率王京及諸州縣民竄海島洪福源集餘民保聚以俟大兵八月復遣撒禮塔領兵討之至王京南攻其處仁城中流矢卒別將鐵哥以軍還其已降之人令福源領之十月瞰遣其將軍金寶鼎郎中趙瑞章上表陳情五年四月詔諭瞰悔過來朝且數其五罪自平契丹賊殺劄剌之後未嘗遣一介赴闕罪一也命使賫詔旨省諭輒敢射回罪二也爾等謀害著古歟乃稱萬奴民戶殺之罪三也命汝進軍仍令汝弼入朝爾敢抗拒竄諸海島罪四也汝等民戶不拘集見數輒敢妄奏罪五也十月瞰復遣兵攻隔巳附西京等處降民劫洪福源家六年福源得請領其降民處之東京賜佩金符七年命唐古與洪福源領兵征之九年拔其龍岡咸從等十餘城十年五月其國人趙玄習李元

祐等率二千人迎降命居東京受洪福源節制且賜御前銀符使玄習等佩之以招未降民戶又李君式等十二人來降待之如玄習臣十二月瞰遣其將軍金寶鼎御史宋彥琦等奉表入朝十一年五月詔徵瞰入朝瞰以母喪辭六月乃遣其禮賓卿盧演禮賓少卿金謙充進奉使副奉表入朝十月有旨諭瞰徵其親朝於明年十二月瞰遣其新安公王佺與寶鼎彥琦等百四十八人奉表入貢十二年三月又遣其右諫議大夫趙脩閤門祗侯金成寶等奉表入貢五月復下詔諭之十二月瞰遣其禮賓少卿宋彥琦侍御史權聽充行李使入貢是歲攻拔昌朔等州十三年秋瞰以族子縛爲己子入質當定宗憲宗之世歲貢不入故自定宗二年至憲宗八年凡四命將征之凡拔其城十有四憲宗末瞰遣其世子倎入朝世祖中統元年三月瞰卒命倎歸國爲高麗國王以兵衛送之仍赦其境內制曰我太祖皇帝肇開大業聖聖相承代有鴻勳芟夷群雄奄有四海未嘗專嗜殺也凡屬國列侯分茅錫土傳祚子孫者不啻萬里孰非向之勍敵哉觀乎此則祖宗之法不待言而章章矣今也普天之下未臣服者惟爾國與宋耳宋所恃者長江

而長江失險所籍者川廣而川廣不支遂成自微其藩翰大軍已駐乎心腹鼎魚幕燕亡在旦夕爾初世子奉幣納款束身歸朝含哀請命良可矜憫故遣歸國完復舊疆安爾田疇保爾室家弘好生之大德捐宿構之細故也用是已嘗戒敕邊將斂兵待命東方既定則將迴戈於錢塘迨餘半載乃知爾國內亂渝盟邊將復請戒嚴此何故也以謂果內亂耶權臣何不自立而立世孫以謂傳聞之誤耶世子何不之國而盤桓於境上也豈以世子之歸愆期而左右自相猜疑私憂過計而然耶重念島嶼殘民久罹塗炭穿

兵極討殆非本心且御失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敵推赤心置人腹中則反側之輩自安矣悠悠之言又何足校申命邊閫斷自予衷無以逋逃間執政無以飛語亂定盟惟爭推誠一切勿問宜施曠蕩之恩一新遐邇之化自尚書金仁俊以次中外枝黨官吏軍民聖旨到日已前或有首謀內亂旅拒王師已降附而還叛因仇讎而擅殺無所歸而背主亡命不得已而隨衆脅從應據國人但曾犯法罪無輕重咸赦除之世子其趣裝命駕歸國知政解仇釋憾布德施恩緬惟瘡痍之民正在撫綏之日出彼滄溟宅於平壤

賣刀劍而買牛犢舍干戈而操耒耜凡可援濟毋憚勤勞苟富庶之有徵與禮義之可復亟正疆界以定民心我師不復踰限矣大號一出朕不食言復有敢踵亂犯上者非干爾主乃亂我典刑國有常憲人得誅之於戲世子其王矣往欽哉恭承丕訓永爲東藩以揚我休命四月復降旨諭倎曰朕祗若天命獲承祖宗休烈仰惟覆燾一視同仁無遐邇小大之間也以爾歸款既册爲王還國今得爾與邊將之書因知其上下之情朕其憫焉倎來出水就陸免軍馬侵擾還被虜及逃民皆從之詔班師乃赦其境內六月倎

遣其子永安公僖判司宰事韓即入賀即位國王封册王印及虎符賜之是月又下詔撫諭之二年四月遣使入貢四月倎入朝六月倎更名禃遣其世子愖奉表以聞八月賜禃玉帶一遣侍衛將軍孛里察禮部郎中高逸民護送還國九月禃遣其侍御史張鎰奉表入謝十月帝遣阿的迷失焦天翼持詔諭以開榷場事三年正月罷互市諸王塔察兒請置鐵冶從之請立互市不從賜禃曆後歲以爲常禃遣使入謝優詔答之四月禃遣其臣諫議大夫朴倫郎將宰洪成等奉表入朝六月遣使入貢八月朴倫等還賜西錦三段間金熟綾六段十月詔諭禃籍

編民出師旅輸糧餉助軍儲是月植遣使入貢四年二月以植不答詔書詰其使者植表乞俟民生稍蘇然後惟命帝以其辭意懇實允之朝貢物數亦命稍其力焉自三月至于六月植凡三遣使入貢賜植羊五百十一月植以免置驛籍民等事遣其翰林學士韓就奉表入謝五年正月丁丑朔植遣使奉表入賀諭還使令植親朝京師四月以西北諸王率衆款附擬命歲朝王公群牧于上都又遣必闍赤古乙獨徵植入朝脩世見之禮五月植遣其僕閣子奈酒張鎰從古乙獨入見六月乃親朝九月帝以改中統五年

為至元元年遣郎中路得成持赦令與植郎將康允紹頒其國十月植入朝十二月還植還國是年春植遣使入貢自是終世祖二十一年其國入貢者凡三十有六至元二年二月立瀋州以處高麗降民帝欲通好日本以高麗與日本鄰國可為鄉導八月遣國信使兵部侍郎黑的禮部侍郎殷弘司議官伯德孝先等使日本先至高麗諭旨十二月植遣其樞密院副使宋君斐借禮部侍郎金贊等導詔使黑的殷弘等往日本不至而還四年正月植遣君斐等奉表從黑的等入朝六月帝以植飾辭令去使徒還復遣黑的與君斐等以詔諭植委以

日本事以必得其要領為期九月植遣其起居舍人潘阜書狀官李挺充國信使持書詣日本五年正月植遣其弟淐入朝帝以植見欺於淐面數其事切責之特遣北京總管兼大興府尹于也孫脫禮部郎中孟甲持詔諭植其略曰向請撤兵則已撤之矣三年當去水就陸而前言無徵也又太祖法制凡內屬之國納質助軍輸糧設驛編戶籍置長官已嘗明諭之而稽延至今終無成言在太祖時王㬚等已入質傳亦祖立餘平奉行今將問罪於宋其所助士卒舟艦幾何輸糧則就為儲積至若設官及戶版事其

意謂何故以問之三月于也孫脫等至其國四月植遣其門下侍郎李藏用奉表與也孫脫等入朝五月帝敕藏用曰往諭爾主速以軍數實奏將遣人督之今出軍爾等必疑將出何地或欲南宋或欲日本爾主當造舟一千艘能涉大海可載四千石者藏用曰舟艦之事即當應命但人民殘少恐不及期往者臣國有軍四萬三十餘年間死於兵疫今止有牌子頭五十戶百戶千戶之類虛名而無軍卒帝曰死者有之生者亦有之藏用曰賴聖德含撤兵以來有生長者僅十歲耳帝又曰自爾來者言海中之事於宋得

倭國可三日而至日本則朝發而夕至舟中載米海
中捕魚而食之則豈不可行乎又勅殷用曰歸可以此
言諭爾主七月詔都統領脫朶兒武德將軍統領王
國昌武略將軍副統領劉傑等使其國敕其來朝者
大將軍崔東秀偕行八月至其國植出郊天府迎之
蓋諭以閱軍造船也九月以植表奏潘阜等奉使無
功而還復遣黑的等使日本詔植遣重臣導送十二
月植遣其知門下省事申思佺禮部侍郎陳井起居
舍人潘阜等從國信使黑的等赴日本借禮部侍郎
張鎰奉表從脫朶兒入朝六年正月植遣其大將軍

康允紹奉表賀誅權臣金俊等二月植復遣申思佺
奉表從黑的入朝六月植遣其世子諶入朝賜植玉
帶一惟金五十兩從官銀幣有差七月帝遣明威將
軍都統領脫朶兒武略將軍統領王國昌武略將軍
副統領劉傑等十四人往高麗相視耽羅等處道路詔植選官引達以
人言耽羅海道往南宋日本甚易故也八月世子諶
至朝奏本國臣下擅廢植立其弟安慶公淐事詔遣
使臣斡朶思不花李諤等至其國詳問之九月其樞
密院副使金方慶奉表從斡朶思不花等入朝樞密
院御史臺奏世子諶言朝廷若出征能辦軍三千偕

往五月如官軍入境臣宜同往庶不致擾帝然之詔
授世子諶特進上柱國敕諶率兵三千赴其國難命
抄不花往征其國以病不果行詔遣蒙哥都代之十月
帝以植淐廢置乃林衍所爲遣中憲大夫兵部侍郎
黑的淄萊路總管府判官徐世雄詔植淐衍等以十
二月同詣闕下面陳情實聽其是非又遣國王頭輦
哥等率兵壓境如踰期不至即當窮治首惡進兵勦
戮仍趙璧行中書省于東京仍詔諭高麗國軍民十
一月高麗都統領崔坦等以林衍作亂挈西京五十
餘城入附遣斷事官別同虎馳驛於王綽洪茶丘所

管實科差戶內僉軍至東京付樞密院得三千三百
人高麗西京都統李延齡乞益兵遣忙哥都率兵二
千赴之樞密院臣議征高麗事初馬亨以爲高麗者
本箕子所封之地漢晉皆爲郡縣今雖來朝其心難
測莫若嚴兵假道以取日本爲名乘勢可襲其國定
爲郡縣耳又言今既有釁端不宜遣兵代之萬一不
勝上損國威下損士卒彼或上表言情宜赦其罪矣
戢其貢獻以安撫其民庶幾成其化俟南宋已平
彼有他志回兵誅之亦未晚也樞密院經歷馬希
驥亦言今之高麗乃古新羅百濟高句麗三國併而

爲一大抵藩鎭權分則易制諸侯強盛則難臣驗彼
州城軍民多寡離而爲二分治其國使權侔勢等自
相維制則徐議良圖亦易爲區處耳黑的等至其國
禃受詔復位遣借禮部侍郎朴烋從黑的等奉表入
朝十一月王親朝京師七年正月遣使言比奉詔臣
已復位令從七百人入覲詔令從四百人來餘留之
西京詔西京內屬改東寧府畫慈悲嶺爲界以忙哥
都爲安撫使佩虎符率兵戍其西境詔諭其國官吏
軍民以討林衍之故其略曰朕卽位以來閔爾國久
罹兵亂冊定爾主俾還兵戍十年之間其所以撫護

安全者靡所不至不圖逆臣林衍自作弗靖擅廢易
國王禃脅立安慶公淐詔令赴闕復稽延不出豈可
釋而不誅已遣行省率兵東下惟林衍一身是討其
安慶公淐本非得已在所寬宥自餘脅從詿誤一無
所問二月遣軍送禃就國詔諭高麗國官吏軍民曰
朕惟臣之事君有死無二不意爾國權臣輒敢擅廢
國主彼既驅率兵衆將致爾衆危擾不安以汝黎庶
之故特遣兵護送國王禃還國奠居舊京命達魯花
赤同往鎭撫以靖爾邦惟爾東土之人不知爲汝之
故必生疑懼爾衆成當無畏按堵如故已別敕將帥

嚴戒兵士勿令侵犯汝或妄動汝妻子及汝身當致
俘略宜審思之初有旨令頭輦哥行省駐西京而以
忙哥都趙良弼充安撫使與禃俱入其京既而復令
行省入其王京而以脫脫朶兒充其國達魯花赤罷
安撫司四月東京行尚書省軍近西京遣徹徹都等
同禃之臣鄭子璵等持省劄召高麗國令公林衍俟
還言衍已死子惟茂襲令公位其國侍郎洪文係尚書
宋宗禮殺惟茂及衍婿崔宗紹惟茂弟惟䄄自到衍黨
裴仲孫等復集餘衆立禃庶族承化侯爲王竄入珍
島大軍攻王京西開城遣人收繫林衍妻子衍黨

禃議遷江華島居民於王京仍宣詔撫綏之禃弗從
主入居其舊京始從行省之議六月禃遣人報有朝
廷逃軍與承化侯者以三別抄軍叛世子愖復言叛
兵據江華島宜率軍水陸進擊之禃復報叛兵悉遁
去世子愖言叛兵刼府庫燒圖籍逃入海中行省使
人覘江華島中百姓皆空島之東南相距約四十里
叛兵乘船候風勢欲遁於是即命乃顏率衆追擊之
七月丞相安童等言頭輦哥等遣大托忙古解來言
令阿海領軍一千五百屯王京伺察其國中遂以阿
海爲安撫使十一月中書省臣言於高麗設置屯田

經畧司以忻都史樞爲鳳州等處經畧使佩虎符領軍五千屯田於金州又令洪茶丘以舊領民二千屯田阿剌帖木兒爲副經畧司總轄之而罷阿海東閭十一月世子愖還有詔諭植以其陪臣元傅等妄奏頭輦哥國王爲頭行省官員數事及其國私與南宋日本交通又往年所言括兵造船至今未有成效且詔自此以往或先有事南宋或先有事日本兵馬船艦資糧早宜措置是月又詔植曰嚮者遣信使通問日本不謂執迷固難以善言開諭此卿所知將經畧於彼敕有司發卒屯田爲進取之計庶免爾國他日轉輸之勞仍遣使持書先示招懷卿其悉心盡慮裨贊方畧期於有成以稱朕意初林衍之變百姓驚擾至是下詔撫慰之十二月詔諭植送使通好日本曰朕惟日本自昔通好中國實祖容遣使賫詔卿導達去使講信脩睦爲其疆吏所梗竟不獲明諭朕心後以林衍之亂故不暇及今旣輯寧爾家遣少中大夫祕書監趙良弼充國信使期於必達仍以忽林赤王國昌洪茶丘將兵送抵海上比國信使還姑令金州等處屯駐所需粮餉卿專委官赴彼逐近供給并鳩集金州旁左船艦於金州需待無致稽緩匱乏八年

正月植遣其樞密使金鍊奉表入見請結婚安撫使阿海畧地珍島與逆黨遇多所亡失中書省臣言諜知珍島餘粮將竭宜乘弱攻之詔不許二月命忽都答兒持詔諭裴仲孫三月仲孫乞諸軍退屯然後內附忻都未從其請有詔諭之四月忻都言仲孫稽留詔使負固不服乞與忽林赤王國昌分道進討從之以討珍島諭植五月忻都與史樞洪茶丘大敗珍島賊獲承化侯斬之其黨金通精走耽羅七月植遣其上將軍鄭子璵奉表謝平珍島世子愖率其尚書右丞宋玢軍器監薛公儉等衣冠胤胄二十八人入侍八月忽林赤赴鎮邊合浦縣屯所九月植遣其通事別將徐稱導送宣撫趙良弼使日本帝遣愖還國十一月植遣其同知樞密院事李昌慶奉表謝許婚事九年正月植遣其別將白琚偕張鐸等十二人奉表入見世子愖以其國尚書右丞宋玢父上將軍宋完禮討林惟茂狀言其功于中書省遣郎中不花馬璘使高麗諭以供戰船輸軍糧事二月植致書日本使通好于朝六月遣西京屬城諸達魯花赤及質子金鎰等歸國十年正月植遣其世子諶入朝四月經畧使忻都同洪茶丘領兵入海攻拔耽羅城禽金通精

昇奉詔誅之六月禃遣其大將軍金方慶表奏攻破南
州九月禃屢言小國地狹比歲荐歉其生券軍乞駐
東京詔令營北京界仍敕東京路運米二萬石賑之
達魯花赤焦天翼還朝十一年正月己卯朔宮闕告
成帝御正殿受皇太子諸王百官朝賀禃遣其少
卿李義孫等入賀三月遣木速塔八撒木合持詔使
高麗僉軍五千六百人助征日本五月皇女忽都魯
揭里迷失下嫁于世子愖七月其樞密院副使奇蘊
奉表告王禃薨命世子愖襲爵詔諭高麗國王宗族
及大小官員百姓人等其略曰國王王禃存日屢言

世子愖可為繼嗣令愖襲爵為王凡在所屬並聽
節制八月世子愖還至其國襲位九月遣其齊安侯
王淑上表謝恩十一月皇女入京城愖復遣其判閤
門事李信孫等奉表入謝十二月以黑的為高麗達
魯花赤李益受代還十二年七月黑的還朝十一月
遣使諭愖改官職名號愖遣其帶方侯王澂率衣冠
子弟二十人入侍以石抹天衢充副達魯花赤十三
年七月愖遣其僉議中贊金方慶奉表賀平宋十一
月愖遣其判秘書寺事朱悅奉表奏改名賰十四年
正月金方慶等為亂命愖治之仍命忻都洪茶丘飭

兵禦倭十五年一月賰以達魯花赤石抹天衢秩滿
來代請復留三年從之東征元帥府上言以高麗侍
中金方慶與其子愃忻婿趙卞等陰養死士四百
人匿鎧仗器械造戰艦積糧餉欲謀作亂捕方慶等
按驗得實已流諸海島然高麗初附民心未安可發
征日本還卒二千七百人置長吏屯忠清全羅諸處
鎮撫外夷以安其民復令士卒備牛畜耒耜為來歲
屯田之計七月改鑄駙馬高麗王印賜賰十六年正
月敕其國置大灰艾州東京柳石李落四驛十七年
五月賰以民饑乞貸粮萬石從之七月以其國初置

驛站民乏食命給糧一歲仍禁使臣往來勿求索飲
食十月加賰開府儀同三司中書左丞相行中書省
事十八年二月賰言本國必闍赤不諳行移文字請
除郎中員外各一員以為參佐賰又請易宣命職銜
增駙馬字從之六月賰言本國置驛四十民畜凋弊
敕併為二十站仍給馬價八百錠八月陞其僉議府
為從三品十一月金州等處置鎮邊萬戶府以控制
日本十九年正月賰以日本寇其邊海郡邑燒居室
掠子女而去請發闍里帖木兒麾下蒙古軍五百人
戍金州又從之二十年五月立征東行中書省以高

麗國王與阿塔海共事二十八年五月以睶子謜爲
世子授特進上柱國賜銀印十月以其國饑給以米
二十萬斛三十年二月睶遣使入奏復更名昛及乞
功臣號制曰特進上柱國開府儀同三司征東行中
書省左丞相駙馬高麗王昛世守王爵選尚我家載
旌藩服之功宜示褒嘉之寵可賜號推忠宣力定遠
功臣餘如故益懋厥勳對揚休命十一月昛入朝成
宗元貞二年七月陞其僉議司爲二品大德元年十
一月封昛爲逸壽王以世子謜爲高麗王從所請也
二年七月中書省臣奏謜有罪當廢復以其父昛爲

元史外夷傳卷九十五　五

王三年正月昛遣使入貢丞相完澤等言世祖時或
言高麗僭設省院臺有旨罷之其國遂改立僉議府
密直司監察司今謜加其臣趙仁規司徒司空侍中
之職又昛給仁規赦九死獎諭文書又擅寫皇朝帝
系又自造曆加其女爲令妃又立資政院以崔冲紹
爲興祿大夫又旨奉太后旨公主與謜兩位下怯薛
解合併爲一謜不奉旨謜又擅殺千户金呂而以其
金符給宦者未合兒又仁規進女侍謜有巫蠱事今
乞將仁規冲紹發付京兆鞏昌兩路安置不得他適
昛行事不法謜年少妄殺無辜乞降詔戒飭帝命杖

仁規冲紹而遣之二月詔諭昛并闔境臣民自今以
始勉遵守國之規益謹畏天之戒凡在官者各勤乃
事協力匡贊毋蹈前非自干刑憲緇黄士庶各安其
業五月哈散使高麗還言昛不能服其衆朝廷宜遣官
共理之遂復立征東行省命闊里吉思爲高麗行省
平章政事九月昛遣使入貢以朝廷增置行省上表
陳情其畧言累世有勤王之功凡八十餘年歲修職
貢嘗以世子入侍得聯婚帝室遂爲甥舅實感至恩
使小國不替祖風永脩侯職是所望也四年二月征
東行省平章闊里吉思言高麗國王自署官府三百

元史外夷傳卷九十五　六

五十八所官四千五十五員衣食皆取之民復苛征
之又其大會王曲蓋龍扆警蹕諸臣舞蹈山呼一如
朝儀僭擬過甚遣山東宣慰使塔察兒刑部尚書王
泰亨賫詔諭之使釐正以聞三月闊里吉思復上言
僉議司官不肯供報民户版籍州縣疆界本國横科
暴斂民少官多刑罰不一若止依本俗行事實難撫
治五年二月爲昛罷行省官有詔諭昛秋七月昛上
表言昔居海島時嘗用山呼後改呼千秋今既奉明
詔一切皆罷又并官府九十餘所汰官吏二百七十
餘員他如雜徭病民驛騎煩擾等事亦皆省之詔

曰卿其體朕意所言當始終行之或有不然寧不愧懼耶自大德二年復位八年而薨子謜復襲王位成宗初年尚寶塔實憐公主十一年進爵瀋陽王繼襲位高麗國王生子燾燾受遜位以仁宗皇慶二年四月封高麗國王是年其弟暠立為世子以其父瀋陽王請於朝故也自瞰傳其子植植傳其子昛昛傳其子謜謜傳其子燾燾傳其弟暠植初名倎昛初名愖又名賰後乃名昛謜則更名章云

耽羅

耽羅高麗與國也世祖既臣服高麗以耽羅為南宋日本衝要亦注意焉至元六年七月遣明威將軍都統領脫脫兒武德將軍統領王國昌武略將軍副統領劉傑往視耽羅等處道路詔高麗國王王禃選官導送時高麗叛賊林衍者有餘黨金通精遁入耽羅九年中書省臣及樞密院臣議曰若先有事日本未見其逆順之情恐有後辭可先平耽羅然後觀日本從否徐議其事且耽羅國王嘗來朝覲今叛賊逐其主據其城以亂舉兵討之義所先也十年正月命經略使忻都史樞及洪茶丘等率兵船大小百有八艘討耽羅賊黨六月平之於其地立耽羅國招討司屯鎮邊軍千七百人其貢賦歲進毛施布百匹招討司後改為軍民都達魯花赤總管府又改為軍民安撫司三十一年高麗王上言耽羅之地自祖宗以來臣屬其國林衍逆黨既平之後尹邦寶充招討副使以計求徑隸朝廷乞仍舊帝曰此小事可使還屬高麗自是遂復隸高麗

日本

日本國在東海之東古稱倭奴國或云惡其舊名故改名日本以其國近日所出也其土疆所至與國王世系及物產風俗見宋史本傳日本為國去中土殊遠又隔大海自後漢歷魏晉宋隋皆來貢唐永徽顯慶長安開元天寶上元貞元元和開成中並遣使入朝宋雍熙元年日本僧奝然與其徒五六人浮海而至奉職貢并獻銅器十餘事奝然善隸書不通華言問其風土但書以對云其國中有五經書及佛經白居易集七十卷奝然還後以國人來者曰滕木吉以僧來者曰寂照寂照識文字繕寫甚妙至熙寧以後連貢方物其來者皆僧也元世祖之至元二年以高麗人趙彝等言日本國可通擇可奉使者三年八月命兵部侍郎黑的給虎符充國信使禮部侍郎殷弘

以金符充國信副使持國書使日本書曰大蒙古國皇帝奉書日本國王朕惟自古小國之君境土相接尚務講信修睦況我祖宗受天明命奄有區夏遐方異域畏威懷德者不可悉數朕即位之初以高麗無辜之民久瘁鋒鏑即令罷兵還其疆域反其旄倪高麗君臣感戴來朝義雖君臣歡若父子計王之君臣亦已知之高麗朕之東藩也日本密邇高麗開國以來亦時通中國至於朕躬而無一乘之使以通和好尚恐王國知之未審故特遣使持書布告朕志冀自今以往通問結好以相親睦且聖人以四海為家不相通好豈一家之理哉以至用兵夫孰所好王其圖之黑的等道由高麗高麗國主王稙以帝命遣其樞密院副使宋君斐借禮部侍郎金贊等導詔使黑的等往日本不至而還四年六月帝謂王稙以辭為解令去使徒還復遣黑的等至高麗諭稙委以日本事以必得其要領為期稙以為海道險阻不可辱天使九月遣其起居舍人潘阜等持書往日本留六月亦不得其要領而歸五年九月命黑的弘復持書往至對馬島日本人拒而不納執其塔二郎彌二郎二人而還六年六月命高麗金有成送還執者俾中書省

國亦不報有成留其太宰府守護所者久之十月又命秘書監趙良弼往使書曰蓋聞王者無外高麗與朕既為一家王國實為鄰境故嘗馳信使修好為疆場之吏抑而弗通所獲二人敕有司慰撫俾齎牒以還遂復寂無所聞繼欲通問屬高麗權臣林衍構亂坐是弗果豈王亦因此輟不遣使或已遣而中路梗塞皆不可知不然日本素號知禮之國王之君臣寧肯漫為弗思之事乎近已滅林衍復舊王位安集其民特命少中大夫秘書監趙良弼充國信使持書以往如即發使與之偕來親仁善鄰國之美事其或猶豫以至用兵夫誰所樂為也王其審圖之良弼將往乞定與其王相見之儀廷議與其國上下之分未定無禮數可言帝從之七年十二月詔諭高麗王王稙送國信使趙良弼通好日本期於必達仍以忽林失王國昌洪茶丘將兵送抵海上比國信使還姑令金州等處屯駐八年六月日本通事曹介升等上言高麗迂路導引國使外有捷徑倘得便風半日可到若使臣去則不敢同往若大軍進征則願為鄉導帝曰如此則當思之九月高麗王王稙遣其通事別將徐稱導送良弼使日本日本始遣彌四郎者入朝帝

寔勞遣之九年二月樞密院臣言奉使日本趙良弼
遣書狀官張鐸來言去歲九月與日本國人彌四郎
等至太宰府西守護所守者云曩為高麗所紿屢言
上國來伐豈期皇帝好生惡殺先遣行人下示璽書
然王京去此尚遠願先遣人從奉使回報良弼乃遣
鐸同其使二十六人至京師求見帝疑其國主使之
來云守護所者詐也詔翰林承旨和禮霍孫以問姚
樞許衡等皆對曰誠如聖筭彼懼我加兵故發此輩
伺吾強弱耳宜示之寬仁且不宜聽其入見從之是
月高麗王植致書日本五月又以書往令必通好大

朝皆不報十年六月趙良弼復使日本至太宰府而
還十一年三月命鳳州經略使忻都高麗軍民總管
洪茶丘以千料舟拔都魯輕疾舟汲水小舟各三百
共九百艘載士卒一萬五千期以七月征日本冬十
月入其國敗之而官軍不整又矢盡惟虜掠四境而
歸十二年二月遣禮部侍郎杜世忠兵部侍郎何文
著計議官撒都魯丁往使復致書亦不報十四年日
本遣商人持金來易銅錢許之十七年二月日本殺
國使杜世忠等征東元帥忻都洪茶丘請自率兵往
討廷議姑少緩之五月召范文虎議征日本八月詔

募征日本士卒十八年正月命日本行省右丞相阿
剌罕右丞范文虎及忻都洪茶丘等率十萬人征日
本二月諸將陛辭帝敕曰始因彼國使來故朝廷亦
遣使往彼遂留我使不還故使卿輩為此行朕聞漢
人言取人家國欲得百姓土地若盡殺百姓徒得地
何用又有一事朕實憂之恐卿輩不和耳假若彼國
人至與卿輩有所議當同心協謀如出一口答之五
月日本行省參議裴國佐等言本省右丞相阿剌罕
范右丞李左丞先與忻都茶丘入朝時同院官議定
領舟師至高麗金州與忻都茶丘軍會然後入征日

本又為風水不便再議定會於一岐島今年三月有
日本船為風水漂至者令其水工畫地圖因見近太
宰府西有平戶島者周圍皆水可屯軍船此島非其
所防若徑往據此島使人乘船往一岐呼忻都茶丘
來會進討為利帝曰此間不悉彼中事宜阿剌罕輩
必知令其自處之六月阿剌罕以病不能行命阿塔
海代總軍事八月諸將未見敵喪全師以還乃言至
日本欲攻太宰府暴風破舟猶欲議戰萬戶厲德彪
招討王國佐水手總管陸文政等不聽節制輒逃去
本省載餘軍至合浦散遣還鄉里未幾敗卒于閶脫

歸官軍六月入海七月至平壺島移五龍山八月一日風破舟五日文虎等諸將各自擇堅好船乘之棄士卒十餘萬于山下衆議推張百戶者爲主帥號之曰張總管聽其約束方伐木作舟欲還七日日本人來戰盡死餘二三萬爲其虜去九日至八角島盡殺蒙古高麗漢人謂新附軍爲唐人不殺而奴之閶輩是也蓋行省官議事不相下故皆棄軍歸久之莫青與吳萬五者亦逃還十萬之衆得還者三人耳二十年命阿塔海爲日本省丞相與徹里帖木兒右丞劉二拔都兒左丞募兵造舟欲復征日本淮西宣慰使昂吉兒上言民勞乞寢兵二十一年又以其俗尚佛遣王積翁與補陀僧如智往使舟中有不願行者共謀殺積翁不果至二十三年帝曰日本未嘗相侵今交趾犯邊宜置日本專事交趾成宗大德二年江浙省平章政事也速答兒乞用兵日本帝曰今非其時朕徐思之三年遣僧寧一山者加妙慈弘濟大師附商舶往使日本而日本人竟不至

列傳卷第九十五

列傳卷第九十六　元史二百九

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宋濂 翰林待制承直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臣王禕等奉敕修

外夷二

安南

安南國古交趾也秦幷天下置桂林南海象郡秦亡南海尉趙佗擊幷之漢置九郡交趾居其一後女子徵側叛遣馬援平之立銅柱爲漢界唐始分嶺南爲東西二道置節度立五筦安南隸焉宋封丁部領爲交趾郡王其子璉亦爲王傳三世爲李公蘊所奪即封公蘊爲王李氏傳八世至昊旵陳日煚爲昊旵壻遂有其國元憲宗三年癸丑兀良合台從世祖平大理世祖還留兀良合台攻諸夷之未附者七年丁巳十一月兀良合台兵次交趾北先遣使二人往諭之不返乃遣徹徹都等各將千人分道進兵抵安南京北洮江上復遣其子阿朮往爲之援幷覘其虛實交人亦盛陳兵衛阿朮遣軍還報兀良合台倍道兼進令徹徹都爲先鋒阿朮居後爲殿十二月兩軍合交人震駭阿朮乘之敗交人水軍虜戰艦以還兀良合台亦破其陸路兵又與阿朮合擊大敗之遂入其國日煚竄海島得前所遣使於獄中以破竹束體入膚

比釋縛一使死因屠其城國兵留九日以氣候鬱熱
乃班師復遣二使招日煚來歸日煚還見國都皆已
殘毀大發憤縛二使遣還八年戊午二月日煚傳國
于長子光昺改元紹隆夏光昺遣其壻與其國人以
方物來見兀良合台送詣行在所別遣訥剌丁往諭
之曰昔吾遣使通好爾等執而不返我是以有去年
之師以爾國主播在草野復令二使招安還國爾又
縛還吾使今特遣使開諭如爾等矢心內附則國主
親來若猶不悛明以報我光昺曰小國誠心事上則
大國何以待之訥剌丁還報時諸王不花鎮雲南兀

良合台言于王復遣訥剌丁往諭使遣使偕來光昺
遂納款且曰俟降德音即遣子弟爲質王命訥剌丁
乘傳入奏世祖中統元年十二月以孟甲爲禮部郎
中充南諭使李文俊爲禮部員外郎充副使持詔往
諭之其略曰祖宗以武功創業文化未脩朕纘承丕
緒鼎新革故務一萬方適大理國守臣安撫聶只陌
丁馳驛表聞爾邦有嚮風慕義之誠念卿昔在先朝
已嘗臣服遠貢方物故頒詔旨諭爾國官僚士庶凡
衣冠典禮風俗一依本國舊制已戒邊將不得擅興
兵甲侵爾疆埸亂爾人民卿國官僚士庶各宜安治

如故復諭甲等如交趾遣子弟入覲當善視之毋致
寒暑失節重勞苦之也二年孟甲等還光昺遣其族
人通侍大夫陳奉公員外郎諸衛寄班阮琛員外郎
阮演詣闕獻書乞三年一貢帝從其請遂封光昺爲
安南國王三年九月以西錦三金熟錦六賜之復降
詔曰卿既委質爲臣其自中統四年爲始每三年一
貢可選儒士醫人及通陰陽卜筮諸色人匠各三人
及蘇合油光香金銀朱砂沉香檀香犀角玳瑁珍珠
象牙綿白磁盞等物同至仍以訥剌丁充達魯花赤
佩虎符往來安南國中四年十一月訥剌丁還光昺

遣楊安養充員外郎及內令武復桓書舍阮求中謹
郎范舉等奉表入謝帝賜來使玉帶繒帛藥餌鞍轡
有差至元二年七月使還復優詔答之仍賜曆及頒
改元詔書三年十二月光昺遣楊安養上表三通其
一進獻方物其二免所索秀才工匠人其三願請訥
剌丁長爲本國達魯花赤四年九月使還答詔許之
仍賜光昺玉帶金繒藥餌鞍轡等物未幾復下詔諭
以六事一君長親朝二子弟入質三編民數四出軍
役五輸納稅賦六仍置達魯花赤統治之十一月又
詔諭光昺以其國有回鶻商賈欲訪以西域事令發

遣以來是月詔封皇子爲雲南王往鎭大理鄯闡交
趾諸國五年九月以忽籠海牙代訥剌丁爲達魯花
赤張庭珍副之復下詔徵商賈回鶻人六年十一月
光昺上書陳情言商旅回鶻一名伊溫死已日久一
名婆婆尋亦病死又據忽籠海牙謂陛下須索巨象
數頭此獸軀體甚大步行甚遲不如上國之馬伏候
勅旨於後貢之年當進獻也又具表納貢別奏表謝
賜西錦幣帛藥物七年十一月中書省移牒光昺言
其受詔不拜待使介不以王人之禮遂引春秋之義
以責之且令以所索之象與歲貢偕來又前所貢藥

物品味未佳所徵回鶻輩託辭欺誑自今已往其審
察之八年十二月光昺復書言本國欽奉天朝已封
王爵豈非王人乎天朝奉使復稱王人與之均禮恐
辱朝廷況本國前奉詔旨令依舊俗凡受詔令奉安
于正殿而退避別室此本國舊典禮也來諭索象前
恐忤旨故依違未敢直對實緣象奴不忍去家難於
差發又諭索儒醫工匠而陪臣黎仲佗等陛見之日
咫尺威光不聞詔諭況中統四年已蒙原宥今復諭
及豈勝驚愕惟閣下其念之九年以葉式捏爲安南
達魯花赤李元副之十年正月葉式捏卒命李元代

式捏爲合撒兒海牙副之中書省復牒光昺言比歲
奉使還者言王每受天子詔令但拱立不拜與使者
相見或燕席位加於使者之上今覽來書自謂既受
王爵豈非王人乎考之春秋叙王人於諸侯之上釋
例云王人蓋下士也夫五等邦君外臣之貴者也下
士內臣之微者也以微者而加貴者之上蓋以王命
爲重也後世列王爲爵諸侯之尤貴者顧豈有以王
爵爲人者乎王寧不知而爲是言耶抑辭令之臣誤
爲此言耶至於天子之詔人臣當拜受此古今之通
義不容有異者也乃云前奉詔旨並依舊俗本國遵

奉而行凡受詔令奉安於正殿而退避別室此舊典
禮也讀之至此實頗驚訝王之爲此言其能自安於
心乎前詔旨所言蓋謂天壤之間不啻萬國國各有
俗驟使變之有所不便故聽用本俗豈以不拜天子
之詔而爲禮俗也哉且王之教令行於國中臣子有
受而不拜者則王以爲何如君子貴於改過細想高
明其亮察之十一年光昺遣童子冶黎文隱來貢十
二年正月光昺上表請罷本國達魯花赤其文曰微
臣僻在海隅得霑聖化與函生時抃鼓舞乞念臣已
歸附上國十有餘年雖奉三年一貢然迭遣使臣疲

於往來未嘗一日休息至天朝所遣達魯花赤旅臨臣境安能空回況其行人動有所恃凌轢小國雖天子與日月並明安能照及覆盆且達魯花赤可施於邊蠻小醜豈有臣既席王封爲一方藩屏而反立達魯花赤以監臨之寧不見笑於諸侯之國乎與其畏監臨而修貢孰若中心悅服而修貢哉臣恭遇天朝建儲冊后大恩溥霈施及四海輒敢哀鳴伏望聖慈特賜矜恤今後二次發遣綱貢一請鄯闡奉納一請中原拜獻凡天朝所遣官乞易爲引進使庶免達魯花赤之弊不但微臣之幸實一國蒼生之幸也二月復降詔以所貢之物無補於用諭以六事且遣合撒兒海牙充達魯花赤仍令子弟入侍十二年二月光昺遣黎克復文粹入貢以所奏就鄯闡輸納貢物事爲不敬上表謝罪并乞免六事十四年光昺卒國人立其世子日烜遣中侍大夫周仲彥中亮大夫吳德邵來朝十五年八月遣禮部尚書柴椿會同館使哈剌脫因工部郎中李克忠工部員外郎董端同黎克復等持詔往諭日烜入朝受命初使傳之通也止由鄯闡黎化往來帝命柴椿自江陵直抵邕州以達交趾閏十一月柴椿等至邕州永平寨日烜遣人進書

謂今聞國公辱臨弊境邊民無不駭愕不知何國人使而至於斯乞回軍舊路以進椿回牒云禮部尚書等官奉上命與本國黎克復等由江陵抵邕州入安南所有導護軍兵今乘驛馬宜來界首遠迓日烜左御史中贊兼知審刑院事杜國計先至其太尉率百官自富良江岸奉迎入館十二月二日日烜就館見使者日烜拜讀詔書椿等傳旨曰汝國內附二十餘年向者六事猶未見從汝若弗朝則修爾城整爾軍以待我師又云汝父受命爲王汝不請命而自立今復不朝異日朝廷加罪將何以逃其責請熟慮之日烜仍舊例設宴于廡下椿等弗就遂歸館日烜遣范明字致書謝罪改宴于集賢殿日烜言先君棄世予初嗣位天使之來開讀詔書使予喜懼交戰于中竊聞宋主幼小天子憐之尚封公爵於小國亦必加憐昔詔六事已蒙赦免若親朝之禮予生長深宮不習乘騎不諳風土恐死於道路子弟太尉以下亦皆然天使回謹上表達誠兼獻異物椿曰宋主年未十歲亦生長深宮如何亦至京師但詔旨之外不敢聞命且我四人實來召汝非取物也椿等還日烜遣范明字鄭國瓚中贊杜國計奉表陳情言孤臣

稟氣軟弱恐道路艱難徒暴白骨致陛下哀傷而無
益天朝之萬一伏望陛下憐小國之遼遠令臣得與
鰥寡孤獨保其性命以終事陛下此孤臣之至幸小
國生靈之大福也茲貢方物及二馴象十六年三月
椿等先達京師留鄭國瓚于邕州樞密院奏以日
烜不朝但遣使臣報命飾辭托故延引歲時巧佞雖
多終違詔旨可進兵境上遣官問罪帝不從命來使
入覲十一月留其使鄭國瓚于會同館復遣柴椿等
四人與杜國計持詔再諭日烜來朝若果不能自覲
則積金以代其身兩珠以代其目副以賢士方技子
女工匠各二以代其土民不然修爾城池以待其審
處焉十八年十月立安南宣慰司以卜顏鐵木兒爲
參知政事行宣慰使都元帥別設僚佐有差是月詔
以光昺既沒其子日烜不請命而自立遣使往召又
以疾爲辭止令其叔遺愛入覲故立遺愛代爲安南
國王二十年七月日烜致書于平章阿里海牙請還
所留來使帝即遣還國是時阿里海牙爲荊湖占城
行省平章政事帝欲交趾助兵糧以討占城令以己
意諭之行省遣鄂州達魯花赤趙翥以書諭日烜十
年朝廷復遣陶秉直持璽書往諭之十一月趙翥抵

安南日烜尋遣中亮大夫丁克紹中大夫阮道學等
持方物從翥入覲又遣中衷大夫范至清朝請郎杜
抱直等赴省計事且致書于平章言添軍一件占城
服事小國日久老父惟務以德懷之迨于孤子之身
亦繼承父志自老父歸順天朝三十年于茲干戈示
不復用軍卒毀爲民丁一資天朝貢獻一示心無二
圖幸閣下矜察助糧一件小國地勢瀕海五穀所產
不多一自大軍去後百姓流亡加以水旱朝飽暮飢
食不暇給然閣下之命所不敢違擬於欽州界上永
安州地所俟候輸納續諭孤子親身赴闕面奉聖訓
老父在時天朝矜憫置之度外今老父亡歿孤子居
憂感病至今尚未復常況孤子生長遐陬不耐寒暑
不習水土艱難道途徒暴白骨以小國陪臣往來尚
爲瘴氣所侵或十之五六或死者過半閣下亦已素
知惟望曲爲愛護數奏天朝庶知孤子宗族官吏一
一畏死貪生之意豈但孤子受賜抑一國生靈賴以
安全共祝閣下享此長久自天之大福也二十一年
三月陶秉直使還日烜復上表陳情又致書于荊湖
占城行省大意與前書略同又以瓊州安撫使陳仲
達聽鄭天祐言交趾通謀占城遣兵二萬及船五百

以爲應援又致書行省其畧曰占城乃小國內屬大
軍致討所當哀籲然未嘗敢出一言蓋天時人事小
國亦知之矣今占城逆爲叛逆執迷不復是所謂不
能知天知人者也知天知人而反與不能知天知人
者同謀雖三尺兒童亦知其弗與況小國乎幸貴省
裁之八月日烜弟昭德王陳璨致書於荊湖占城行
省自願納款歸降十一月行省右丞唆都言交趾與
占臘占城雲南暹緬諸國接壤可即其地立省及於
越里潮州毗蘭三道屯軍鎮戍因其糧餉以給士卒
庶免海道轉輸之勞二十二年三月荊湖占城行省

言鎮南王昨奉旨統軍征占城遣左丞唐兀䚟馳驛
赴占城約右丞唆都將兵會合又遣理問官曲烈宣
使塔海撒里同安南國使阮道學等持行省公文責
日烜運糧送至占城助軍鎮南王路經近境令其就
見比官軍至衡山縣聞日烜從兄興道王陳峻提兵
界上既而曲烈及塔海撒里引安南中亮大夫陳德
鈞朝散郎陳嗣宗以日烜書至言其國至占城水陸
非便願隨力奉獻軍糧及官軍至永州日烜移牒邕
州言貢期擬取十月請前塗預備丁力若鎮南王下
車之日希文番報行省命萬户趙脩已以己意復書

復移公文令開路備糧親迎鎮南王及官軍至邕州
安南殿前范海崖領兵屯可蘭韋大助等處至思明
州鎮南王復令移文與之至祿州復聞日烜調兵拒
守丘溫丘急嶺隘路行省遂分軍兩道以進日烜復
遣其善忠大夫阮德輿朝請郎阮文翰奉書與鎮南
王言不能親見未光然中心欣幸以往者欽奉聖詔
云別敕我軍不入爾境今見邕州營站橋梁往往相
接實深驚懼幸昭仍忠誠少加矜恤又以書抵平章
政事乞保護本國生靈庶免逃竄之患鎮南王命行
省遣總把阿里持書與德輿同往諭日烜以興兵之

故實爲占城非爲安南也至急保縣地安南管軍官
阮盈屯兵七源州又村李縣短萬劫等處俱有興道
王兵阿里不能進行省再命倪閏往覘虛實斟酌調
軍然不得殺掠其民未幾撒荅兒解李邦憲孫祐等
言至可離隘遇交兵拒敵祐與之戰擒其管軍奉御
杜尾杜祐始知興道王果領兵迎敵官軍過可離隘
至洞板隘又遇其兵與戰敗之其首將秦岑中傷死
聞興道王在內傍隘又進兵至變住村諭其权兵開
路迎拜鎮南王不從至內傍隘來令旨令人招之又
不從官軍遂分六道進攻執其將大僚班殿台與道

王逃去追至萬劫攻諸隘皆破之興道王尚有兵船千餘艘距萬劫十里遂遣兵士於沿江求船及聚板大釘灰置場栰造選各翼水軍令烏馬兒拔都領數與戰皆敗之得其江岸遺棄文字二紙乃日烜與鎭南王及行省平章書復稱前詔別勑我軍不入爾境今以占城旣臣復叛之故因發大軍經由本國殘害百姓是太子所行違悞非本國違悞也伏望勿外前詔勒回大軍本國當具貢物馳獻復有異於前者行省復以書抵之以爲朝廷調兵討占城屢移文與世子俾開路備糧不意故違朝命俾興道王輩拒兵

迎敵射傷我軍與安南生靈爲禍者爾國所行也今大軍經爾國討占城乃上命世子可詳思爾國歸附已久宜體皇帝涵洪慈憫之德卽令退兵開道安諭百姓各務生理我軍所過秋毫無擾世子宜出迎鎭南王共議軍事不然大軍止於安南開府因令其使阮文翰達之及官軍莅生口乃稱日烜調其聖翊等軍船千餘艘助興道王拒戰鎭南王遂與行省官親臨東岸遣兵攻之殺傷甚衆奪船二十餘艘興道王敗走官軍縛栰爲橋渡富良江北岸日烜沿江布兵船立木柵見官軍至岸卽發砲大呼求戰至晚又遣

其阮奉御奉鎭南王及行省官書請小却大軍行省復移文責之遂復進兵日烜乃棄城遁去仍令阮效銳奉書謝罪并獻方物且請班師行省復移文招諭遂調兵渡江壁於安南城下明日鎭南王入其國宮室盡空惟留屢降詔勑及中書牒文盡行毀抹外有文字皆其南北邊將報官軍消息及拒敵事情日烜僭稱大越國主憲天體道大明光孝皇帝陳威晃禪位于皇太子立太子妃爲皇后上顯慈順天皇太后表章於上行使吳天成命之寶日烜卽居太上皇之位見立安南國王係日烜之子紹寶年號所居宮

室五門額書大興之門左右挾門正殿九間書天安御殿正南門書朝天閣又諸處張榜云凡國內郡縣假有外寇至當死戰或力不敵許於山澤逃竄不得迎降其險隘拒守處俱有庫屋以貯兵甲其棄船登岸之軍猶殺日烜引宗族官吏於天長長安屯聚興道王范殿前領兵船復聚萬劫江口阮盝駐西路永平行省整軍以備追襲而唐兀䚟與唆都等兵至自占城與大軍會合自入其境大小七戰取地二千餘里王宮四所初敗昭明王兵擊其昭孝王大僚護皆死昭明王遠遁不敢復出又於安演州清化長安

獲亡宋陳尚書壻交趾梁奉御及趙孟信葉郎將等
四百餘人萬户李邦憲劉世英領軍開道自永平入
安南每三十里立一寨六十里置一驛每一寨一驛
屯軍三百鎮守巡邏復令世英立堡專提督寨驛公
事右丞寬徹引萬户忙古䚟孛羅哈答兒由陸路李
左丞引烏馬兒拔都由水路敗日烜兵船禽其建德
侯陳仲日烜逃去追至膠海口不知所往其宗族文
義侯父武道侯及子明智侯壻彰懷侯并彰憲侯亡
宋官曾參政蘇少保子蘇寶章陳尚書子陳丁孫相
繼率衆來降唐兀䚟劉珪皆言占城無糧軍難久駐

鎮南王令唆都引元軍於長安等處就糧日烜至安
邦海口棄其舟楫甲伏走匿山林官軍獲船一萬艘
擇善者乘之餘皆焚棄復於陸路追三晝夜獲主口
稱上皇世子止有船四艘興道王及其子三艘太師
八十艘走清化府唆都亦報日烜太師走清化烏馬
兒拔都以軍一千三百人戰船六十艘助唆都襲擊
其太師等兵復令唐兀䚟沿海追日烜亦不知所往
日烜弟昭國王陳益稷率其本宗與其妻子官吏來
降乃遣明里昔班等送彰憲侯文義侯及其弟明誠
侯昭國王子義國侯入覲文義侯得北上彰憲侯義

國侯皆爲興道王所殺彰憲侯死義國侯脫身還軍
中官軍聚諸將議交人拒敵官軍雖數敗散然增兵
轉多官軍困乏死傷亦衆蒙古軍馬亦不能施其技
遂棄其京城渡江北岸決議退兵屯思明州鎮南王
然之乃領軍還是日劉世英與興道王興寧王兵二
萬餘人力戰又官軍至如月江日烜遣懷文侯來戰
行至冊江繫浮橋渡江左丞唐兀䚟等軍未及度而
林內伏發官軍多溺死力戰始得出境唐兀䚟等馳
驛上奏七月樞密院請調兵以今年十月會潭州聽
鎮南王及阿里海牙擇帥總之二十三年正月詔省

臣共議遂大舉南伐二月詔諭安南官吏百姓數日
烜罪惡言其戕害叔父陳遺愛及弗納達魯花赤不
顏鐵木兒等事以陳益稷等自拔來歸封益稷爲安
南國王賜符印秀暖爲輔義公以奉陳祀申命鎮南
王脫懽左丞相阿里海牙平定其國以兵納益稷五
月發忙古臺麾下士卒合鄂州行省軍同征之官兵
入其境日烜復棄城遁六月湖南宣慰司上言連歲
征日本及用兵占城百姓罷於轉輸賦役煩重士卒
觸瘴癘多死傷者群生愁嘆四民廢業貧者棄子以
偷生富者鬻產而應役倒懸之苦日甚一日今復有

事交趾動百萬之衆虛千金之費非所以恤士民也且舉動之間利害非一又蠻交趾已嘗遣使納表稱藩若從其請以紓民力計之上也無已則宜寬百姓之賦積糧餉繕甲兵俟來歲天時稍利然後大舉亦未為晚湖廣行省臣線哥是其議遣使入奏且言本省鎮戍凡七十餘所連歲征戰士卒精銳者罷於外所存者皆老弱每一城邑多不過二百人竊恐姦人得以窺伺虛實往年平章阿里海牙出征輸糧三萬石民且告病今復倍其數官無儲畜和糴於民間百姓將不勝其困宜如宣慰司所言乞緩師南伐樞密院以聞帝即日下詔止軍縱士卒還各營益授從師還鄂二十四年正月發新附軍千人從阿八赤討安南又詔發江淮江西湖廣三省蒙古漢券軍七萬人船五百艘雲南兵六千人海外四州黎兵萬五千海道運糧萬户張文虎費拱辰陶大明運糧十七萬石分道以進置征交趾行尚書省奥魯赤平章政事烏馬兒樊楫參知政事總之並受鎮南王節制五月命右丞程鵬飛還荊湖行省治兵六月樞密院復奏令烏馬兒與樊參政率軍士水陸並進九月以瓊州路安撫使陳仲達南寧軍民總管謝有奎延欄軍民總

管符庇成出兵船助征交趾並令從征日烜遣其中大夫阮文通等入貢十一月鎮南王次思明留兵二千五百人命萬户賀祉統之以守輜重程鵬飛孛羅合荅兒以漢券兵萬人由西道永平奥魯赤以萬人從鎮南王由東道女兒關以進阿八赤以萬人為前鋒烏馬兒樊楫以兵由海道經玉山雙門安邦口遇交趾船四百餘艘擊之斬首四千餘級生擒百餘人奪其舟百艘遂趨交趾程鵬飛孛羅合荅兒經老鼠陷沙茨竹三關凡十七戰皆捷十二月鎮南王次茅羅港交趾興道王遁因攻浮山寨破之又命程鵬飛阿里以兵二萬人守萬劫且修普賴山及至靈山木柵命烏馬兒將水兵阿八赤將陸兵徑趨交趾城鎮南王以諸軍度富良江次城下敗其守兵日烜與其子棄城走敢喃堡諸軍攻下之二十五年正月日烜及其子復走入海鎮南王以諸軍追之次天長海口不知其所之引兵還交趾城命烏馬兒將水兵由大滂口迓張文虎等糧船奥魯赤阿八赤等分道入山求糧攻交趾集兵箇沉箇黎磨山魏寨發兵皆敗之斬萬餘級二月鎮南王引兵還萬劫阿八赤將前鋒奪關繫橋破三江口攻下堡三十二斬數萬餘級得

船二百艘米十一萬二千餘石乃由大滂口趨塔山遇賊船千餘擊破之至安邦口不見張文虎船復還萬劫得米四萬餘石普頼至靈山木栅成命諸軍居之諸將因言交趾無城池可守倉庾可食張文虎等糧船不至且天時已熱恐糧盡師老無以支久爲朝廷羞宜全師而還鎮南王從之命烏馬兒樊楫將水兵先還程鵬飛塔出將兵護送之三月鎮南王以諸軍還張文虎糧船以去年十二月次屯山遇交趾船三十艘文虎擊之所殺畧相當至綠水洋賊船益多度不能敵又船重不可行乃沉米於海趨瓊州

費拱辰糧船以十一月次惠州風不得進漂至瓊州與張文虎合徐慶糧船漂至占城亦至瓊州凡亡士卒二百二十人船十一艘糧萬四千三百石有奇鎮南王次內傍關賊兵大集王擊破之命萬戶張均以精銳三千人殿力戰出關諜知日烜及世子興道王等分兵三十餘萬守女兒關及丘急嶺連亘百餘里以遏歸師鎮南王遂由單己縣趨盝州間道以出次思明州命愛魯引兵還雲南奧魯赤以諸軍北還日烜尋遣使來謝進金人代己罪十一月以劉庭直李思衍萬奴等使安南持詔諭日烜來朝二十六年

月中書省臣奏既罷征交趾宜拘收行省符印四月日烜遣其中大夫陳克用等來貢方物二十七年日烜卒子日燇遣使來貢二十八年十一月鎮守永州兩淮萬戶府上千戶岑榮上書言軍事大要以朝廷賞罰不明士不用命將帥不和坐失事機其弊有不可勝言者書上不報二十九年九月遣吏部尚書梁曾禮部郎中陳孚持詔再諭日燇來朝詔曰省表具悉去歲禮部尚書張立道言曾到安南識彼事體請往開諭使之來朝因遣立道往彼令汝國羅織既已自陳朕復何言若曰孤在制及畏死道路不敢來朝

且有生之類寧有長久安全者乎天下亦復有不死之地乎朕所未喻汝當具聞徒以虛文歲幣巧飾見欺於義安在三十年梁曾等使還日燇遣陪臣陶子奇等來貢廷臣以日燇終不入朝又議征之遂拘留子奇於江陵命劉國傑與諸侯王亦里吉解等同征安南勅至鄂州與陳益稷議八月平章不忽木等奏立湖廣安南行省給二印市蕃船百解者千艘用軍五萬六千五百七十人糧三十五萬石馬料二萬石鹽二十一萬斤預給軍官俸津遣軍人水手人鈔二錠器仗凡七十餘萬事國傑設幕官十一人水陸分

進又以江西行樞密院副使徹里蠻為右丞從
征安南陳巖趙修己雲從龍張文虎岑雄等亦令共
事益稷隨軍至長沙會寢兵而止三十一年五月成
宗即位命罷征遣陶子奇歸國日烜遣使上表慰國
哀并獻方物六月遣禮部侍郎李衎兵部郎中蕭泰
登持詔往撫綏之其畧曰先皇帝新棄天下朕嗣守
大統踐祚之始大肆赦宥無間遠近惟爾安南亦從
寬宥已勅有司罷兵遣陪臣陶子奇歸國自今以往
所以畏天事天者其審思之大德五年二月太傅完
澤等奏安南來使鄧汝霖竊畫宮苑圖本私買輿地
圖及禁書等物又抄寫陳言征收交趾文書及私記
北邊軍情及山陵等事宜遣使持詔責以大義三月
遣禮部尚書馬合馬禮部侍郎喬宗亮持詔諭日燇
大意以汝霖等所為不法所宜窮治朕以天下為度
勅有司放還自今使价必須選擇有所陳請必盡情
悃向以虛文見紿曾何益於事哉勿憚改圖以貽後
悔中書省復移牒取萬户張榮實等二人與去使偕
還武宗即位下詔諭之屢遣使來貢至大四年八月
世子陳日㷃遣使奉表來朝仁宗皇慶二年正月交
趾軍約三萬餘衆馬軍二千餘騎犯鎮安州雲洞殺
掠居民焚燒倉廩廬舍又陷祿洞知洞等處虜生口
孳畜及居民貲產而還復分兵三道犯歸順州屯兵
未退廷議俾湖廣行省發兵討之四月復得報交趾
世子親領兵焚養利州官舍民居殺掠二千餘人且
聲言昔右江歸順州五次劫我大源路掠我生口五
千餘人知養利州事趙珏禽我思浪州商人取金一
碾侵田一千餘頃故來讎殺六月中書省俾兵部員
外郎阿里溫沙樞密院俾千户劉元亨同赴湖廣行
省詢察之元亨等親詣上中下由村相視地所詢之
居民農五又遣下思明知州黄嵩壽往詰之謂是阮
盂世子太史之奴然亦未知是否於是牒諭安南國
其畧曰昔漢置九郡唐立五管安南實聲教所及之
地況獻圖奉貢上下之分素明厚往薄來懷撫之惠
亦至聖朝果何負於貴國今胡自作不靖禍焉斯啓
雖由村之地所係至微而國家輿圖所關甚大兼之
所殺所虜皆朝廷係籍編户省院未敢奏聞然未審
不軌之謀誰實主之安南回牒云邊鄙鼠竊狗偷輩
自作不靖本國安得而知且以貨賂借至元亨復牒
責安南飾辭不實却其貨賂且曰南金象齒貴國以
為寶而使者以不貪為寶來物就付回使請審察事

情明以告我而道里遼遠情辭虛誕終莫得其要領
元貞[illegible]推原其由因交人向背侵永平邊境今復擬[illegible]
劾成風羔聞阮孟世子乃交趾跋扈之人爲今之計
莫若遣使諭安南歸我土田返我人民仍令當國之
人正其疆界究其主謀開釁之人戮於境上申飭邊
吏毋令侵越却於永平置寨募兵設官統領給田土
牛具令自耕食編立部伍月立賞罰令其緩急首尾
相應如此則邊境安靜永無侵虞事聞有旨俟安南
使至即以諭之自延祐[illegible]及至治之末疆場寧
謐貢獻不絕泰定元年世子陳日爌遣陪臣莫節夫
等來貢益稷久居於鄂遂授湖廣行省平章政事當
成宗朝賜田二百頃武宗朝進銀青榮祿大夫加金
紫光祿大夫復加儀同三司文宗天曆二年夏益稷
卒壽七十有六詔賜錢五千緡至順元年謚忠懿王
二年夏四月世子陳日焯遣其臣鄧世延等二十四
人來貢方物

列傳卷九十六

列傳卷第九十七　　元史一百一十

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臣宋濂翰林待制承直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臣王褘等奉

外夷三

緬

緬國爲西南夷不知何種其地有接大理及去成都
不遠者又不知其方幾里也其人有城郭屋廬以居
有象馬以乘舟筏以濟其文字進上者用金葉寫之
次用紙又次用檳榔葉蓋騰譯而後通也世祖至元
八年大理鄯闡等路宣慰司都元帥府遣乞解脫因
等使緬國招諭其主內附四月乞解脫因等導其使
价傅來以聞十年二月遣勘馬剌失里乞解脫因等
使其國持詔諭之曰間者大理鄯闡等路宣慰司都
元帥府差乞解脫因導王國使价傅詣京師且言緬
至王國但見其臣下未嘗見王又欲觀吾大國舍利
朕矜憫遠來即使來使覲見又令縱觀舍利益詢其
所來乃知王有內附意國雖云遠一視同仁今再遣
勘馬剌失里及禮部郎中國信使乞解脫因工部郎
中國信副使卜云失往諭王國誠能謹事大之禮遣
其子弟若貴近臣僚一來以彰我國家無外之義用
敦永好時乃之休至若用兵夫誰所好王其思之十

二年四月建寧路安撫使賀天爵言得金齒頭目阿郭之言曰乞解脫因之使緬乃故父阿必所指也至元九年三月緬王恨父阿必故領兵數萬來侵執父阿必而去不得已厚獻其國乃得釋之因知緬中部落之人猶羣狗耳比者緬遣阿的入等九人至乃侯視國家動靜也令白衣頭目是阿郭親戚與緬為鄰嘗謂入緬有三道一由天部馬一由驃甸一由阿郭地界俱會緬之江頭城又阿郭親戚阿提犯在緬掌五甸戶各萬餘欲內附阿郭願先招阿提犯及金齒之未降者以為引道雲南省因言緬王無降心去使

不返必須征討六月樞密院以聞帝曰姑緩之十一月雲南省始報差人探伺國使消息而蒲賊阻道今蒲人多降道已通遣金齒千額總管阿禾探得國使達緬俱安十四年三月緬人以阿禾內附怨之攻其地欲立砦騰越永昌之間時大理路蒙古千戶忽都大理路總管信苴日總把千戶脫羅脫孩奉命伐永昌之西騰越蒲驃阿昌金齒未降部族駐劄南甸阿禾告急忽都等晝夜行與緬軍遇一河邊其衆約四五萬象八百馬萬匹忽都等軍僅七百人緬人前乘馬次象次步卒象被甲背負戰樓兩旁挾大竹筒

短槍數十於其中乘象者取以擊刺忽都下令賊衆我寡當先衝河北軍親率二百八十一騎為一隊信苴日以二百三十三騎傍河為一隊脫羅脫孩以一百八十七人依山為一隊交戰良久賊敗走信苴日追之三里抵寨門旋濘而退忽南面賊兵萬餘繞出官軍後信苴日馳報忽都復列為三陣進至河岸擊之又敗走追破其十七砦逐北至窄山口轉戰二十餘里賊及象馬自相蹂死者盈三巨溝日暮忽都中傷遂收兵明日追之至千額不及而還捕虜甚衆軍中以一帽或一兩靴一氊衣易一生口其脫者又為

阿禾阿昌邀殺歸者無幾官軍有傷者雖多僅蒙古軍獲一象不得其性被擊而斃餘無死者十月雲南省遣雲南諸路宣慰使都元帥納速剌丁率蒙古爨僰摩些軍三千八百四十餘人征緬至江頭深蹂酋首細安立砦之所招降其磨欲等三百餘砦土官曲蠟蒲折戶四千孟磨愛呂戶一千磨柰蒙匡里答八剌戶二萬蒙忙甸土官甫祿堡戶一萬木都彈禿戶三百九三萬五千二百戶以天熱還師十七年二月納速剌丁等上言緬國輿地形勢皆在臣目中矣先奉旨若重慶諸郡平然後有事緬國今四川已底定

請益兵征之旁以聞丞相脫里察海脫里察海曰陛
下初命發合剌章及四川與阿里海牙麾下士卒六
萬人征緬令八速剌丁止欲得萬人帝曰是矣即命
樞密繕甲兵修武備議選將出師五月詔雲南行省
發四川軍萬人命藥剌海領之與前所遣將同征緬
十九年二月詔思播叙諸郡及亦奚不薛諸蠻夷等
處發士卒征緬二十年十一月官軍伐緬克之先是
詔宗王相吾答兒右丞太卜參知政事也罕的斤將
兵征緬是年九月大軍發中慶十月至南甸太卜由
羅必甸進軍十一月相吾答兒命也罕的斤取道於

阿昔江達鎮西阿禾江造舟二百下流至江頭城斷
緬人水路自將一軍從驃甸徑抵其國與太卜軍會
令諸將分地攻取破其江頭城擊殺萬餘人別令都
元帥玄世安以兵守其地積糧餉以給軍士遣使持
輿地圖奏上二十二年十一月緬王遣其鹽井大官
阿必立相至太公城欲來納款為孟乃甸白衣頭目
解塞阻道不得行遣謄馬宅者持信搭一片來告驃
甸土官匿俗乞報上司免軍馬入境匿俗給榜遣謄
馬宅回江頭城招阿必立相赴省且報鎮西平緬麓
川等路宣慰司宣撫司差三傪持榜至江頭城付阿

必立相忙直卜算二人期以兩月領軍來江頭城宣
撫司率蒙古軍至驃甸相見議事阿必立相乞言於
朝廷降旨許其悔過然後差大官赴闕朝廷尋遣鎮
西平緬宣撫司達魯花赤兼招討使怯烈使其國二
十三年十月以招討使張萬為征緬副都元帥也先
鐵木兒征緬招討司達魯花赤千戶張成征緬招討
使並虎符敕造戰船將兵六千人征緬俾禿滿帶為
都元帥總之雲南王以行省右丞愛魯奉旨征收金
齒察罕迭吉達地撥軍一千人是月發中慶府繼至
永昌府與征緬省官會經阿昔甸差軍五百人護送

招緬使怯烈至太公城二十四年正月至忙乃甸緬
王為其庶子不速速古里所執囚於昔里怯答剌之
地又害其嫡子三人與大官木浪周等四人為逆雲
南王所命官阿難答等亦受害二月怯烈自忙乃甸
登舟留元送軍五百人于彼雲南省請今秋進討不
聽既而雲南王與諸王進征至蒲甘喪師七千餘緬
始平乃定歲貢方物大德元年二月以緬王的立普
哇拿阿迪提牙嘗遣其子信合八的奉表入朝請歲
輸銀二千五百兩帛千疋馴象二十糧萬石詔封的
立普哇拿阿迪提牙為緬王賜銀印子信合八的為

緬國世子賜以虎符三年三月緬復遣其世子奉表入謝自陳部民爲金齒殺掠率皆貧乏以致上供金幣不能如期輸納帝憫之止命間歲貢象仍賜衣遣還四年四月遣使進白象五月的立普哇拿阿迪提牙爲其弟阿散吉牙等所殺其子窟麻剌哥撒八逃詣京師命忙兀禿魯迷失率師往問其罪緬賊與八百媳婦國通其勢張甚忙兀禿魯迷失請益兵又命薛超兀兒等將兵萬二千人征之仍令諸王闊闊節制其軍六月詔立窟麻剌哥撒八爲王賜以銀印秋七月緬賊阿散吉牙等昆弟九十一人各奉方物入朝命餘人置中慶遣者蘇等九人至上都八月緬國阿散吉牙等昆弟赴闕自言殺主之罪罷征緬兵五年九月雲南參知政事高慶宣撫使察罕不花伏誅初慶等從薛超兀兒圍緬兩月城中薪食俱盡勢將出降慶等受其重賂以炎暑瘴疫爲辭輒引兵還故誅之十月緬遣使入貢

占城

占城近瓊州順風舟行一日可抵其國世祖至元間廣南西道宣慰使馬成旺嘗請兵三千人馬三百匹征之十五年右丞唆都以宋平遣人至占城還言其

王失里咱牙信合八剌哈迭瓦有內附意詔降虎符授榮祿大夫封占城郡王十六年十二月遣兵部侍郎教化的總管孟慶元萬戶孫勝夫與唆都等使占城諭其王入朝十七年二月占城國王保寶旦拏囉耶邛南護占把地囉耶遣使貢方物奉表降十九年十月朝廷以占城國主孛由補剌者吾曩歲遣使來朝稱臣內屬遂命左丞唆都等即其地立省以撫安之既而其子補的專國負固弗服萬戶何子志千戶皇甫傑使暹國宣慰使尤永賢亞闌等使馬八兒國舟經占城皆被執故遣兵征之帝曰老王無罪逆命者乃其子與一蠻人耳苟獲此兩人當依曹彬故事百姓不戮一人十一月占城行省官率兵自廣州航海至占城港港口北連海海旁有小港五通其國大州東南止山西旁木城官軍依海岸屯駐占城兵治木城四面約二十餘里起樓棚立回回三梢砲百餘座又木城西十里建行宮孛由補剌者吾親率重兵屯守應援行省遣都鎮撫李天祐總把賈甫招之七往終不服十一月招真臘國使速魯蠻請往招諭復與天祐甫偕行得其回書云已修木城備甲兵刻期請戰二十年正月行省傳令軍中以十五日夜半發

船攻城至期分遣瓊州安撫使陳仲達總管劉金總把栗全以兵千六百人由水路攻木城北面總把張斌百户趙達以三百人攻東面沙嘴省官三千人分三道攻南面舟行至天明泊岸為風濤所碎者十七八賊開木城南門建旗鼓出萬餘人乘象者數十亦分三隊迎敵矢石交下自卯至午賊敗北官軍入木城復與東北二軍合擊之殺溺死者數千人守城供餉饋者數萬人悉潰散國主棄行宮燒倉廩殺永賢亞闌等與其臣逃入山十七日整兵攻大州十九日國主使報答者來求降二十日兵至大州東南遣報

答者回許其降免罪二十一日入大州又遣博思兀魯班者來言奉王命國主太子後當自來行省傳檄召之官軍復駐城外二十二日遣其舅寶脫禿花等三十餘人奉國王信物雜布二百匹大銀三錠小銀五十七錠碎銀一甕為質來歸款又獻金葉九節標搶曰國主欲來病未能進先使持其搶來以見誠意長子補的期三日請見省官卻其物寶脫禿花曰不受是薄之也行省度不可卻始令收貯乃以上聞寶脫禿花復令其王第四子利世麻八都八德剌第五子世利印德剌來見且言先有兵十萬故求戰今皆

敗散聞敗兵言補的被傷已死國主頰中箭今小愈愧懼未能見也故先遣二子來議赴闕進見事省官疑其非真子聽其還諭國主早降且以問疾為辭遣千户林子全總把栗全李德堅偕往覘之二子在途先歸子全等入山兩程國主遣人來拒不果見寶脫禿花謂子全曰國主遷延不肯出降今反揚言欲殺我可歸告省官來則來不來我當執以往子全等回省是日又殺何子志皇甫傑等百餘人二月八日寶脫禿花又至自言吾祖父伯叔前皆為國主至吾兄今孛由補剌者吾殺而奪其位斬我左右二大指我

實怨之願禽孛由補剌者吾補的父子及大拔撒機兒以獻請給大元服色行省賜衣冠撫諭以行十三日居占城唐人曾延等來言國主逃於大州西北鴉候山聚兵三千餘并招集他郡兵未至不日將與官軍交戰懼唐人泄其事將盡殺之延等覺而逃來十五日寶脫禿花偕宰相報孫達兒及撮及大師等五人來降行省官引曾延等見寶脫禿花詰之曰延等姦細人也請繫縲之國主軍皆潰散安敢復戰又言今未附州郡凡十二處每州遣一人招之舊州水路公行省與陳安撫及寶脫禿花各遣一人乘舟招諭

攻取陸路則乞行省官陳安撫與已往諭國主補的及攻其城行省猶信其言諭兵一千屯半山塔遣子金德堅等領軍百人與寶脫禿花同赴大州進討約者急則報半山軍子全等比至城西寶脫禿花背約得行自北門乘象遁入山官軍獲諜者曰國主實在鴉候山立砦聚兵約二萬餘遣使交趾真臘闍婆等國借兵及徵賓多龍舊州等軍未至十六日遣萬戶張顒等領兵赴國主所棲之境十九日顒兵近木城二十里賊浚濠塹拒以大木官軍斬刈超距奮擊破其二十餘衆轉戰至木城下山林阻隘不能進賊旁

出截歸路軍皆殊死戰遂得解還營行省遂整軍聚糧刱木城遣總管劉金千戶劉涓岳榮守御二十一年三月六日唆都領軍回十五日江淮省所遣助唆都軍萬戶忽都虎等至占城唆都舊制行省舒眉蓮港見營舍燒盡始知官軍已回二十六日忽都虎令百戶陳奎招其國主來降二十七日占城主遣王通事者來稱納降忽都虎等諭令其父子奉表進獻國主遣文勞卬大巴南等來稱唆都除蕩其國貧無以獻來年當備禮物令嫡子入朝四月十二日國主令其孫濟目理勤蟄文勞卬大巴南等奉表歸款是年平章政事阿里海牙奉鎮南王脫歡發兵假道交趾伐占城不果行

暹

暹國當成宗元貞元年進金字表欲朝廷遣使至其國比其表至已先遣使蓋彼未之知也賜來使素金符佩之使急追詔使同往以暹人與麻里予兒舊相讎殺至是皆歸順有旨諭暹人勿傷麻里予兒以踐其言大德三年暹國主上言其父在位時朝廷嘗賜鞍轡白馬及金縷衣乞循舊例以賜帝以丞相完澤答剌罕言彼小國而賜以馬恐其鄰忻都輩譏朝

廷仍賜金縷衣不賜以馬

爪哇

爪哇在海外視占城益遠自泉南登舟海行者先至占城而後至其國其風俗土產不可考大率海外諸蕃國多出奇寶取貴於中國而其人則醜怪情性語言與中國不能相通世祖撫有四夷其出師海外諸蕃者惟爪哇之役爲大至元二十九年二月詔福行省除史弼亦黑迷失高興平章政事征爪哇會福建江西湖廣三行省兵凡二萬設左右軍都元帥府二征行上萬戶四發舟千艘給糧一年鈔四萬錠

虎符十金符四十銀符百金衣段百端用備功賞亦黑迷失等陛辭帝曰卿等至爪哇明告其國軍民朝廷初與爪哇通使往来交好後刺詔使孟右丞之面以此進討九月軍會慶元弼亦黑迷失領省事赴泉州興率輜重自慶元登舟涉海十一月福建江西湖廣三省軍會泉州十二月自後渚啓行三十年正月至构欄山議方略二月亦黑迷失孫參政先領本省幕官并招諭爪哇等處宣慰司官曲出海牙楊梓全忠祖萬戶張塔剌赤等五百餘人船十艘先往招諭之大軍繼進於吉利門弼興進至爪哇之杜並足與

亦黑迷失等議分軍下岸水陸並進弼與孫參政帥都元帥那海萬戶寧居仁等水軍自杜並足由戎牙路港口至八節澗興與亦黑迷失帥都元帥鄭鎮國萬戶脫歡等馬步軍自杜並足陸行以萬戶申元為前鋒遣副元帥土虎登哥萬戶褚懷遠李忠等乘鑽鋒船由戎牙路於麻喏巴歇浮梁前進赴八節澗會招諭爪哇宣撫司官言爪哇主婿土罕必闍耶舉國納降土罕必闍耶不能離軍先令楊梓甘州不花全忠祖引其宰相昔剌難答吒耶等五十餘人來迎三月一日會軍八節澗澗上接杜馬班王府下通莆

奔大海乃爪哇咽喉必爭之地又其謀臣希寧官沿河泊舟觀望成敗再三招諭不降行省於澗邊設偃月營留萬戶王天祥守河津土虎登哥李忠等領水軍鄭鎮國省都鎮撫倫信等領馬步軍水陸並進希寧官懼棄船宵遁獲鬼頭大船百餘艘令都元帥那海萬戶寧居仁鄭珪高德誠張受等鎮八節澗海口大軍方進土罕必闍耶遣使來告葛郎王追殺至麻喏巴歇請官軍救之亦黑迷失張參政先往安慰土罕必闍耶鄭鎮國引軍赴章孤接援興進至麻喏巴歇却稱葛郎兵未知遠近興回八節澗亦黑迷失尋

報賊兵今夜當至召興赴麻喏巴歇七日葛郎兵三路攻土罕必闍耶八日黎明亦黑迷失孫參政率萬戶李明迎賊於西南不遇興與脫歡由東南路與賊戰殺數百人餘奔潰山谷日中西南路賊又至興再戰至晡又敗之十五日分軍為三道伐葛郎期十九日會答哈聽砲聲接戰土虎登哥等水軍泝流而上亦黑迷失等由西道興等由東道進土罕必闍耶軍繼其後十九日至答哈葛郎國主以兵十餘萬交戰自卯至未連三戰賊敗奔潰擁入河死者數萬人殺五千餘人國主入内城拒守官軍圍之且招其降是

國主哈只葛當出降撫諭令還四月二日遣土罕必闍耶還其地具入貢禮以萬戶捏只不丁甘州不花率兵二百護送十九日土罕必闍耶背叛逃去留軍拒戰捏只不丁甘州不花省掾馮祥皆遇害二十四日軍還得哈只葛當妻子官屬百餘人及地圖戶籍所上金字表以還事見史弼高興傳

瑠求

瑠求在南海之東漳泉興福四州界內彭湖諸島與瑠求相對亦素不通天氣清明時望之隱約若煙若霧其遠不知幾千里也西南北岸皆水至彭湖漸低近瑠求則謂之落漈漈者水趨下而不回也凡西岸漁舟到彭湖已下遇颶風發作漂流落漈回者百一瑠求在外夷最小而險者也漢唐以來史所不載近代諸蕃市舶不聞至其國世祖至元二十八年九月海船副萬戶楊祥請以六千軍往降之不聽命則遂伐之朝廷從其請繼有書生吳志斗者上言生長福建熟知海道利病以為若欲收附且就彭湖發船往諭相水勢地利然後興兵未晚也冬十月乃命楊祥充宣撫使給金符吳志斗禮部員外郎阮鑒兵部員外郎並給銀符往使瑠求詔曰收撫江南已十七年

海外諸蕃罔不臣屬惟瑠求邇閩境未曾歸附議者請即加兵朕惟祖宗立法凡不庭之國先遣使招諭來則按堵如故否則必致征討今止其兵命楊祥阮鑒往諭汝國果能慕義來朝存爾國祀保爾黎庶若不効順自恃險阻舟師奄及恐貽後悔爾其慎擇之二十九年三月二十九日自汀路尾澳舟行至是日巳時海洋中正東望見有山長而低者約去五十里祥稱是瑠求國鑒稱不知的否祥乘小舟至低山下以其人衆不親上令軍官劉閏等二百餘人以小舟十一艘載軍器領三嶼人陳煇者登岸岸上人衆不曉三嶼人語為其殺死者三人遂還四月二日至彭湖祥責鑒志斗已到瑠求文字二人不從明日不見志斗蹤跡覓之無有也先志斗嘗斥言祥生事要功欲取富貴其言誕妄難信至是疑祥害之祥顧稱志斗初言瑠求不可往今祥已至瑠求而還志斗懼罪逃去志斗妻子訴于官有旨發祥鑒還福建置對後遇赦不竟其事成宗元貞三年福建省平章政事高興言今立省泉州距瑠求為近可伺其消息或宜招宜伐不必它調兵力興請就近試之九月高興遣省都鎮撫張浩福州新軍萬戶張進赴瑠求國禽生口

一百三十餘人

三嶼

三嶼國近瑠求世祖至元三十年命選人招誘之平章政事伯顏等言臣等與識者議此國之民不及二百戸時有至泉州爲商賈者去年入瑠求軍船過其國國人餉以糧食館我將校無它志也乞不遣使帝從之

馬八兒等國

海外諸蕃國惟馬八兒與俱藍足以綱領諸國而俱藍又爲馬八兒後障自泉州至其國約十萬里其國

至阿不合大王城水路得便風約十五日可到比餘國最大世祖至元間行中書省左丞唆都等奉璽書十通招諭諸蕃未幾占城馬八兒國俱奉表稱藩餘俱藍諸國未下行省議遣使十五人往諭之帝曰非唆都等所可專也若無朕命不得擅遣使十六年十二月遣廣東招討司達魯花赤楊庭璧招俱藍十七年三月至其國國主必納的令其弟肯那却不剌木省書回回字降表附庭璧以進言来歲遣使入貢十月授哈撒兒海牙俱藍國宣慰使偕庭璧再往招諭十八年正月自泉州入海行三月抵僧伽耶山舟人

鄭震等以阻風乏糧勸往馬八兒國或可假陸路以達俱藍國從之四月至馬八兒國新村馬頭登岸其國宰相馬因的謂官人此来甚善本國船到泉州時官司亦嘗慰勞無以爲報今以何事至此庭璧等告其故因及假道之事馬因的乃託以不通爲辭與其宰相不阿里相見又言假道不阿里亦以它事辭五月二人蚤至館屏人令其官者爲通情實乞爲達朝廷我一心願爲皇帝奴我使札馬里丁入朝我大必闍赤赴筭弾（華言國主也）告變筭弾籍我金銀田産妻孥又欲殺我我詭辭得免今筭弾兄弟五人皆聚加一

之地議與俱藍交兵及聞天使来對衆稱本國貧陋此是妄言凡回回國金珠寶貝盡出本國其餘回回盡来商賈此間諸國皆有降心若馬八兒既下我使人持書招之可使盡降時哈撒兒海牙與庭璧以阻風不至俱藍遂還哈撒兒海牙入朝計事期以十一月俟北風再舉至期朝廷遣使令庭璧獨往十九年二月抵俱藍國國主及其相馬合麻等迎拜璽書三月遣其臣祝阿里沙忙里八的入貢時也里可温兀咱兒撒里馬及木速蠻主馬合麻等亦在其國聞詔使至皆相率来告願納歲幣遣使入覲會蘇木達

亦遣人因俱藍主乞降庭璧皆從其請四月還至那旺國庭璧復說下其主忙昂比至蘇木都剌國國主土漢八的迎使者庭璧因諭以大意土漢八的即日納欵稱藩遣其臣哈散速里蠻二人入朝二十年馬八兒國遣僧撮及班入朝五月將至上京帝即遣使迓諸途二十三年海外諸蕃國以楊庭璧奉詔招諭至是皆來降諸國凡十曰馬八兒曰須門那曰僧急里曰南無力曰馬蘭丹曰那旺曰丁呵兒曰來來曰急蘭亦䚟曰蘇木都剌皆遣使貢方物

列傳卷九十七